四庫提要著錄叢書

《四庫提要著錄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經部第一八冊目次

夏小正戴氏傳四卷 （宋）傅崧卿註 明嘉靖二十五年袁褧刻本	〇〇一
春秋釋例不分卷 （晉）杜預撰 清鈔本	〇一三
春秋集傳纂例十卷 （唐）陸淳撰 明刻本	二四二
春秋權衡十七卷 （宋）劉敞撰 明鈔本	三六一
沈先生春秋比事二十卷 題（宋）沈棐撰 明祁氏淡生堂鈔本	五〇六

夏小正戴氏傳四卷

（宋）傅崧卿註

明嘉靖二十五年袁褧刻本

夏小正戴氏傳四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宋傅崧卿撰。崧卿字子駿，山陰人。官至給事中。夏小正本大戴禮記之一篇。隋書經籍志始於大戴禮記外，別出夏小正一卷，注云戴德撰。崧卿序謂隋重賞以求逸書，進書者多以邀賞帛，故離析篇目而爲此。有司受此，又不加辨，而作志者亦不復考。是於理亦或然。然考吳陸璣詩草木鳥獸蟲魚疏，曰大戴禮夏小正傳云：蘩由胡。由胡，旁勃也。則三國時已有傳名。疑大戴禮記舊本但有夏小正之文，而無其傳。戴德爲之作傳，別行，遂自爲一卷。故隋志分著於錄。後盧辯作大戴禮記注，始採其傳編入書中。故唐志遂不著錄耳。又隋志根據七錄，最爲精核，不容不知夏小正爲三代之書，漫題德撰。疑夏小正下當有傳字，或戴德撰字當作戴德傳字，今本譌脫一字，亦未可定。觀小爾雅亦孔叢之一篇，因有李軌之注，遂別著錄，是亦旁證矣。崧卿以爲隋代誤分，似不然也。惟是篇屢經傳寫，傳與本文混淆爲一。崧卿始仿杜預編次左氏春秋之例，列正文於前，而列傳於下，每月各爲一篇，而附以注釋。又以關澮藏本與集賢所藏大戴禮記本參校異同，注於下方。其闕本注釋二十三處，亦併附錄，題曰舊注以別之。蓋是書之分經傳自崧卿始。朱子作儀禮經傳通解，以夏小正分析經傳，實沿其例。其詮釋之詳，亦自崧卿始。金履祥通鑑前編所注，實無以勝之。於是書可謂有功。儒者盛稱朱子考定之本與履祥續作之注，而不以創始稱崧卿，蓋講學家各尊所聞，非公論也。其中如正月之斗柄縣在下，五月之菽糜將閑諸，則九月之辰繫于日，十一月之于時月也萬物不通，皆宜爲經文而誤列於傳。其正月之始用暢，乃以解初歲祭耒明用暢以祭自此始，宜爲傳文而誤列於經。皆爲未允。然大戴之學，治之者稀。小正文句簡奧，尤不易讀。崧卿獨稽核舊文，得其端緒，俾讀者有徑之可循，固考古者之所必資矣。

夏小正戴氏傳序

山陰傅崧卿

崧卿少時讀禮記著孔子得夏時於杞鄭氏注曰夏四時之書也其存者有小正而鄭注月令引小正者八如注孟春東風解凍蟄虫始振魚上冰云夏小正正月啓蟄魚涉負冰注田事既飭先定準直農乃不惑云夏小正農率均田注仲春上丁命樂正習舞釋菜云夏小正曰丁亥萬用入學注季春后妃齋戒親東鄉躬桑禁婦女毋觀省婦使以勸蠶事云夏小正妾子始蠶執養宮事注孟夏王瓜生云夏小正曰王萯莠注仲夏令民毋艾藍以染云夏小正曰五月啓灌藍蓼注季夏鷹乃學習云夏小正六月鷹始摯注仲秋群鳥養羞云夏小正曰九月丹鳥羞白鳥說曰丹鳥也者謂丹良也白鳥也者謂閩蚋也其謂之鳥者重其養者也有翼爲鳥養也者不盡食也凡引夏小正以注月令者八辭大氏約嚴不類秦漢以來文章信其爲有夏氏之遺書顧欲睹其全未之得政和中聞外兄關澮藏書始得而讀之星昏旦伏見中正當鄉若寒暑日風氷雪雨旱之節草木稊莠之候羽毛鱗臝蠕動之屬蟄興粥伏鄉遷陟降離隕鳴呴之應罔不具紀爲王政民事繫焉蓋夏之月令也志時之有是物往往以見言之豈謂據人所見者辭固當爾耶闕本合傳爲一卷而不著作傳人名氏按漢唐藝文志不載惟隋志有其目曰夏小正一卷戴德撰疑澮所藏即此書後讀孔穎達禮記正義其䟽月令注曰夏小正大戴禮之篇名也因求集賢所藏大戴禮版本參校信然漢唐志既錄戴氏禮矣此書宜不別見抑不知取戴禮爲此書自何代始意者隋重賞以求逸書進書者務多以徼賞帛故離析篇目而爲此乎有司受之旣不加辨而作志者亦不復考且小正夏書德所撰傳爾而隋志云然可謂踈矣德西漢梁人與聖俱受禮后蒼號大戴嘗爲信都太傅而集賢大戴禮其前乃云漢九江太守戴德撰以儒林傳考之爲

九江太守者聖也書藏集賢蓋久幸無有正其訛謬者使世亡漢史而大戴禮獨傳後人渠復有知德爲信都太傅者歟繇是知前代書因陋承訛流傳及今不可復辨者蓋多矣豈特是書也哉關本戴禮皆以夏小正文錯諸傳中渾渾之書雜以漢儒文辭醇駁弗類且所訓疑有失本指者乃倣左氏春秋列正文其前而附以傳月爲一篇凡十有二篇釐爲四卷名曰夏小正戴氏傳關本簡編失倫悉以大戴禮是正兩書互有得失或字衍脫不同則擇其善者從之仍注其下而關其可疑者大戴禮無注釋關本注釋二十三處懼與今注相揉則云舊注别之來者宜詳焉

宣和辛丑九月一日序

夏小正戴氏傳卷第一

春

正月啓蟄雁北鄉雉震呴（關本脫呴字）魚陟負氷農緯厥耒初歲祭耒始用暢（關本作暘舊注音颺按暘不生也暢訓達作暢爲是）囿有見韭時有俊風寒日滌凍塗田鼠出農率均田獺獸祭魚（戴禮作獺祭魚以傳考之當作獺獸祭魚）鷹則爲鳩農及雪澤初服于公田耒芸鞠則見初昏參中柳梯梅杏杝桃則華（關本杝作杝非是杝音移木名也）緹縞雞桴粥（粥舊注音育）

傳正月啓蟄言始發蟄也鴈北鄉先言鴈而後言鄉者何也見鴈而後數其鄉也鄉者何也鄉其居也鴈以北方爲居何以謂之居（戴孔何以謂之爲居）生且長焉爾九月遰鴻鴈（遰音遞按唐韻迢遰去也避也）先言遰而後言鴻鴈也（舊注而一作如）見遰而後數之則鴻鴈也（關本圜東數作如今以上文正其誤與大戴合）何不謂之南鄉也（戴禮何不謂南鄉）曰非其居也故不謂

之南鄉大戴無之字記鴻鴈之遰而舊注一作如不記其何鄉也曰鴻不必當小正之遰必者也戴禮無下必字雊震呴震也者鳴也呴也者鼓其翼也關本雊震雊震也者鳴也大戴禮雊震呴震呴震也者鳴也今依大戴禮增呴字下震二字蓋衍文宜刪正月必雷雷不必聞關本聞作同惟雊爲必聞之何以謂之雷則雊震呴相識以雷關本何必謂之雷則震呴相識以雷魚陟負氷陟升也負氷云者言解蟄也農緯厥耒緯束也束其耒云爾者

用是見君之亦有耒也關本作見君子之亦有耒也初歲祭耒始用暢關本作暘舊注音韔暢也者終歲之用祭也其曰初云爾也者言是月之始用之也初者始也關本初歲祭耒始用暢暢者其曰初云爾暢也者終歲之用祭也言是月之始初者始也大戴禮初歲祭耒始用暢也其月初云爾暢也者終歲之用祭也言是月之始用之也初者始也或曰祭韭也囿有見韭囿也者園之燕也大戴禮囿也園之燕者也時有俊風俊者大也關本俊也者大也大風南風也何大於南風也曰合

氷必於南風關本合氷作合水解氷必於南風生必於南風收必於南風關本收作殺故大之也寒日滌凍塗舊注滌一作滌滌也者變也變而煖也凍塗也者大戴凍塗者凍下而澤上多也田鼠出田鼠者嗛鼠也記時也農率均田率者循也均田者始除田也言農夫急除田也獺獸祭魚大戴作獺祭魚其必與之獸何也曰非其類也祭也者得多也善其祭而後食之關本善作美十月豺祭

獸謂之祭獺祭魚謂之獸祭何也大戴及關本作謂之獸何也舊注一作謂之祭獸以上文考之當作謂之獸祭豺祭其類獺祭非其類故謂之獸大之也鷹則爲鳩鷹也者其殺之時也鳩也者非其殺之時也善變而之仁也故具言之也則盡其辭也鳩爲鷹變而之不仁也故不盡其辭也農及雪澤言雪澤之無高下也初服于公田古有公田焉者古言先服公田而後服其田也采芸舊注雲似

邪曰可食爲廟采也關本一爲廟赤也鞠則見鞠也者何
也大戴鞠者何也星名也鞠則見也關本無鞠字歲再見
爾初昏參中蓋記時也云斗柄舊注一作斗杓縣在
下言斗柄者所以著參之中也柳稊稊也者
發孚也關本稊者發字也梅杏杝桃則華杝桃山桃
也關本杝作柂緹縞緹縞也者莎隨也關本縞也者莎隨也
舊注緹莎隨莎草也爾雅縞侯莎大戴禮緹縞也者莎隨也以下文及正文考之當作緹
者莎隨也縞也者舊注縞一作緹大戴作媞其實也先言得而

後言縞何也縞先見者也何以謂之小正以
小著名也大戴以著名也雞桴粥粥也者關本无下粥字相
粥之時也或曰桴嫗伏也粥養也舊注音育崧御按記
嫗伏嫗音於具伏
二月往耰黍關本黍作桼禪初俊羔助厥母粥綏
多女士關本作綏綏丁亥萬用入學祭鮪榮堇采
蘩昆小蟲抵蚳來降關本小虫傳自昆蚳誤列於五月以下脫承蔡
梅之下燕乃睇剝鱓大戴鱓作鼉有鳴倉庚榮芸時

有見稊始收
傳二月往耰黍關本黍作桼禪禪也初俊羔助厥
母粥音育俊也者大也粥也者養也言大羔能
食草木而不食其母也羊羔非其子而後養
之羊羔關本作羊蓋舊注蓋一作羔善養而記之也或曰夏
有煑祭大戴夏作憂祭也者用羔是時也不足喜
樂善羔之爲生也關本不足善樂喜羔之爲生也而記之與
羊牛舊注一本作羔羊腹時也綏多女士關本綏作緌綏

安也冠子取婦之時也丁亥萬用入學丁亥
者吉日也萬也者干戚舞也入學者太學也
謂今時大舍采也祭鮪祭不必記記鮪何也
鮪之至有時美物也鮪者魚之先至者也關本
脁之字而其至有時謹記其時榮堇莱也大戴莱也
作莱色采蘩大戴采作莱蘩由胡由胡者蘩母也皆
豆實也故記之昆小蟲抵蚳昆者衆也猶魂
大戴猶作由魂也者動也小蟲動也其先言動而

後言蟲者何也萬物至是動而後著大戴脫至字抵猶推也蚳螘卵也爲祭醢也取之則必推之推之不必取取必推而不言取來降燕乃睇燕乙也降者下也言來者何也莫能見其始出也關本作莫能見始出也故曰來降言乃睇何也睇者眄也眄者視可爲室者也大戴作也者百鳥皆曰巢突穴取與之室關本作取與室何也捺泥而就家人人內也關本作就家入人內也剝鱓以爲鼓也

關本鱓作鼉有鳴倉庚倉庚者商庚也關本倉庚作商庚也脫者字商庚者長股也榮芸時有見稊始收有見稊而後始收是小正序也大戴小正序也作小其序也小正之序時也皆若是也稊者所爲豆實關本自也皆豆實也以下脫簡在五月承又言之時何也之後也

三月參則伏攝桑委揚舊注委一作苑羵羊螜則鳴頒冰采識妾子始蠶執養宮事祈麥實越有小旱田鼠化爲鴽拂桐芭鳴鳩

傳三月參則伏伏者非亡之辭也大戴禮亡作忘星無時而不見我有不見之時故曰伏云攝桑攝而記之急桑也委舊注一作苑揚揚則花舊注一作苑而後記之羵羊羊有相還之時其類羵羵然舊注羵羵一作羴羴記變爾或曰羵羝也螜則鳴螜天螻也頒冰頒冰也者分冰以授大夫也關本以接授大夫也采識識草也大戴草作早妾子始蠶妾而後子何也曰事有漸也言自卑事者始也大戴

禮作言自卑事者始無也字以義權之當云言事自卑者始執養宮事執操也養長也祈麥實麥者五穀之先見者故急祈而記之也越有小旱越于也記是事恒有小旱田鼠化爲鴽鴽鶉也變而之善故盡其辭也鴽爲鼠變之不善故不盡其辭也拂桐芭拂也桐芭之時也舊注一本拂也者桐芭之時也或曰言桐芭始生貌拂拂然也鳴鳩言始相命也先鳴而後鳩何也鳩者鳴而後知其鳩也關本

自鳩言始相命以下脫簡在二月傳
承由胡者繁母今以大戴禮正其誤

夏小正戴氏傳卷第一

夏小正戴氏傳卷第二

夏

四月昴則見初昏南門正鳴札囿有見杏鳴
蜮王萯莠取荼莠幽越有大旱執陟攻駒
傳四月昴則見初昏南門正南門者星也歲
再見一正蓋大正所取法也鳴札札者寧縣
也鳴而後知之故先鳴而後札囿有見杏囿
者山之燕者也鳴蜮鳴蜮也或曰屈造之屬
也王萯莠取荼荼也者以爲君薦蔣也閩本無以字
莠幽越有大旱記時爾執陟攻駒執也者
始執駒也閩本作始執駒執駒也者離之去母也執
而升之君也攻駒也者敎之服車數舍之也
五月參則見浮游有殷鳩則鳴時有養日乃
衣瓜舊注一作乃衣衣良蜩鳴匽之興五日翕望乃
伏啓灌藍蓼鳩爲鷹唐蜩鳴初昏大火中種
黍菽糜或曰種黍菽糜以心中爲節傳因大火中而及之非小正文煮梅

蓄蘭頒馬

傳五月參則見參也者伐（舊注作牧）一星也故盡其辭也浮游有殷殷衆也浮游殷之時也浮游者渠略也朝生而暮死稱有何也有見也

鴂則鳴（大戴禮闕本鴂作鴂以下攷考之當作鴂）鴂者伯鷯也鳴者相命也其不辜之時也是善之故盡其辭也時有養日養長也一則在本一則在末故其記曰時養日之也（大戴禮口之作曰之舊注其紀曰有養日云也）

乃衣瓜瓜者急瓜之辭也瓜者始食瓜也（舊注一本乃衣瓜乃衣者急衣之辭也衣也者始創衣也）

良蜩鳴良蜩也者五采具匽之興五日翕望乃伏其不言生而稱興何也不知其生之時故曰興以其興也故言之興五日翕也望也者月之望也而伏云者不知其死也故謂之伏五日也者十五日也翕也者合也伏也者入而不見也（戴禮入作人闕本無也字）

啓灌藍蓼啓者別也陶而疏之也灌也者聚生者也（戴禮灌也者作灌者）記時也

鳩爲鷹唐蜩鳴唐蜩鳴者匽也

初昏大火中大火者心也心中種黍菽糜時也

煮梅爲豆實也

蓄蘭爲沐浴也菽糜以在經中矣又言之時何也是食短閔而記之

頒馬分大夫卿之駒也（戴禮脫大字）

將閒諸則或取離駒納之則法也（闕本自是食短以下止則法也脫簡在三月拂拂然也鳴之後）

六月初昏斗柄（闕本舊注柄一作杓）正在上

煮桃

鷹始摯

傳六月初昏斗柄正在上五月大火中六月斗柄正在上此見斗柄之不在當心也蓋當依依尾也煮桃桃也者杝桃也杝桃也者山桃也煮以爲豆實也（大戴禮杝作梔按爾雅椴杝郭璞注云白椴也樹似白楊而古今字書有杝而無梔釋云木名亦無有訓山桃者爾雅榹桃山榹音斯唐韻亦云此書云梔桃也者山桃也梔當作榹蓋傳寫之訛）鷹始摯而言之何也諱殺之辭也故言摯云（大戴作放摯云）

卷終

夏小正戴氏傳卷第三

秋

七月莠雚葦貍子肇肆湟潦生苹爽死苹莠爾雅苹藾蕭又曰萍蓱其大者蘋又曰荓馬帚據此則上苹當作萍下苹當作荓傳同漢案戶寒蟬鳴初昏織女正東鄉時有霖雨灌荼斗柄縣在下則旦

傳七月莠雚葦未莠則不爲雚葦莠然後爲雚葦故先言莠貍子肇始也肆遂也言其始遂也其或曰肆殺也其或曰其字疑衍湟潦生苹湟潦生苹也者大戴禮無湟潦生苹者五字湟下處也有湟然後有潦舊注潦一作潰潦而後有苹草也大戴禮潦而後有苹草也苹作萃爽死爽也者猶疏也苹莠苹也者馬帚也漢案戶漢也者河也大戴禮無者河也三字案戶也者直戶也言正南舊注南或作爲大戴禮作爲北也寒蟬鳴蟬鳴也者蝭蠑也初昏織女正東鄉時有霖雨灌聚也荼雚葦之莠也大戴禮無也字爲

蔣褚之也雚未莠爲菼葦未莠爲蘆大戴禮莠皆作秀斗柄縣在下則旦

八月剝瓜玄校剝棗栗零大戴禮栗作粟丹鳥羞白鳥辰則伏鹿人從駕爲鼠參中則旦

傳八月剝瓜剝瓜者也大戴禮無剝瓜也者四字畜瓜之時也玄校玄也者黑也大戴禮玄作玆校也者若綠色然婦人未嫁者衣之剝棗剝也者取也栗零大戴禮栗作粟零也者降零而後取之故不言剝也丹鳥羞白鳥丹鳥者謂丹良也白鳥謂閩蚋也其謂之鳥何也重其養者也有翼者爲鳥羞也者進也閩本無也字不盡食也辰則伏辰也者大戴禮無者字謂星也伏也者大戴禮作伏見也者入而不見也鹿人從鹿人從者從羣也鹿之養也離群而善之離而生非所知時也故記從不記離大戴禮作鹿人鹿人從者從群也鹿之養也離群善而善而之離而生非所知時也故記從不記離君子之居幽也不言或曰人從人

從也者大戴禮作或曰人人從大者於外小者於內率之也大戴禮無故字鴽爲鼠參中則旦

九月內火遰鴻鴈主夫出火夫當作火傳同陟玄鳥蟄熊羆豹貉鼬鼪則穴大戴禮貉作貉穴則大榮鞠樹麥或曰樹麥傳文王始裘雀入于海爲蛤

傳九月內火內火也者大火大火也者心也遰鴻鴈遰往也主夫出火主夫也者主以時縱火也陟玄鳥蟄陟升也閩本升作并蓋誤玄鳥也

者燕也先言陟而後言蟄何也陟而後蟄也熊羆豹貉鼬鼪則穴若蟄而大戴禮貉作貉穴則大榮鞠鞠草也鞠榮而樹麥時之急也王始裘者何也衣裘之時也辰繫于日雀入于海爲蛤蓋有矣非常入也

夏小正戴氏傳卷第三

夏小正戴氏傳卷第四

冬

十月豺祭獸初昏南門見黑鳥浴時有養夜雉入于淮爲蜃織女正北鄉則旦

傳十月豺祭獸善其祭而後食之也初昏南門見大戴禮脫見字南門者星名也及此再見矣黑鳥浴黑鳥者何也烏也浴也者飛乍高乍下也大戴禮作黑鳥浴者何也烏也今從閩本時有養

夜者養長也大戴禮云時有養者長也今從閩本若日之長也云雉入于淮爲蜃蜃者蒲盧也織女正北鄉則旦織女星名也

十有一月王狩陳筋革嗇人不從隕麋角

傳十有一月大戴禮脫有字王狩王狩者言王之時田冬獵爲狩陳筋革者省兵甲也嗇人不從不從者弗行於時月也萬物不通隕麋角隕墮也日冬至陽氣至始動諸向生皆蒙符

矣故麋角隕記時焉爾大戴禮云記時時焉爾衍一字

十有二月鳴弋玄駒賁納卵蒜虞人入梁隕

麋角月令仲冬麋角解與小正十一月記隕麋角合十二月又記之蓋衍文戴氏因誤為之傳失之矣

傳十有二月鳴弋弋也者禽也先言鳴而後言弋何也鳴而後知其弋也玄駒賁玄駒也者蟻也闕本玄駒賁者何也走於地中也納卵蒜卵蒜也者本如卵者也納者何也納之君也虞人入梁虞人官也梁者主設罟罟者也隕麋角蓋陽氣且睹也故記之也

夏小正戴氏傳卷第四

男君通直郎知泉州晉江縣事 穀 刊版

孫君迪功郎前靜江府修仁縣尉 揄 校勘

至大元年二月十一日校錄

右硃校字依玉𤥁山房影宋鈔本校之 有堂吳志忠記

春秋釋例不分卷

(晉)杜預撰

清鈔本

春秋釋例十五卷、永樂大典本、

晉杜預撰。預事蹟詳晉書本傳。是書以經之條貫必出於傳，傳之義例歸總於凡。左傳稱凡者五十、其別四十有九、皆周公之垂法、史書之舊章。仲尼因而修之、以成一經之通體。諸稱書不書先書故書不言不稱書曰之類、皆所以起新舊發大義、謂之變例。亦有舊史所不書、適合仲尼之意者、仲尼即以爲義。非互相比較、則褒貶不明。故別集諸例及地名譜第歷數相與爲部。先列經傳數條以包通其餘、而傳所述之凡繫焉。更以己意申之、名曰釋例。地名本之秦始郡國圖、世族譜本之劉向世本、與集解一經一緯、相爲表裏。晉書稱預自平吳後從容無事、乃著集解。又參考衆家譜第、謂之釋例。又作盟會圖春秋長歷、備成一家之學、比老乃成。今考土地名篇、稱孫氏僭號於吳、故江表所記特略。則其屬稾實在平吳以前、故所列多兩漢三國之郡縣、與晉時不盡合。至盟會圖長歷、則皆書中之一篇、非別爲一書。觀預所作集解序、可見史所言者未詳。晉書又稱當時論者謂預文義質直、世人未之重、惟祕書監摯虞賞之。考嵇含南方草木狀、稱晉武帝賜杜預蜜香紙萬番、寫春秋釋例及經傳集解、則當時固重其書。史所言者、亦未盡確也。其書自隋書經籍志而後、竝著於錄、均止十五卷。惟元吳萊作後序、云四十卷。豈元時所行之本卷次獨分析乎。自明以來、是書久佚。惟永樂大典中尚存三十篇、竝有唐劉蕡原序。其六篇有釋例而無經傳。餘亦多有脫文。謹隨篇掇拾、取孔穎達正義及諸書所引釋例之文補之。校其譌謬、釐爲四十七篇、仍分十五卷、以還其舊。吳萊後序亦竝附焉。案預集解序云、釋例凡四十部。崇文總目云凡五十三例。而孔穎達正義則云、釋例事同則爲部、小異則附出、孤經不及例者、聚於終篇。四十部次第、從隱即位爲首、先有其事則先次之。世族土地、事既非例、故退之終篇之前。是土地名起於宋衛遇于垂。世族譜起於無駭卒。無駭卒在遇垂之後、故地名在世族前。今是書原目不可考。故因孔氏所述之大旨、推而廣之、取其事之見經先後爲序。長歷一篇、則次之土地名世族譜後、以集解序述歷數在地名譜第後也。土地名篇釋例云、據今天下郡國縣邑之名、山川道涂之實、爰及四表、

皆圖而備之。然後以春秋諸國邑盟會地名附列之、名曰古今書。春秋盟會圖別集疏一卷附之。釋例所畫圖本依官司空圖、據泰始之初郡國爲正。孫氏初平、江表十四郡皆貢圖籍、荊揚徐三州皆改從今爲正、不復依用司空圖。則是書應有圖、而今已佚。又有附盟會圖疏、臚載郡縣、皆是元魏隋唐建置地名、非晉初所有、而陽城一條、且記唐武后事。當是預本書已佚、而唐人補輯。又土地名所釋亦有後人增益之語。今仍錄原文、而各加辨證於下方。考預書雖有曲從左氏之失、而用心周密、後人無以復加。其例亦皆參考經文、得其體要。非公穀二家穿鑿月日者比。摯虞謂左丘明本爲春秋作傳、而左傳遂自孤行。釋例本爲傳設、而所發明何但左傳、故亦孤行。案故字文義未明、疑爲當字之譌、然晉書原本如是、姑仍其舊文。良非虛美。且永樂大典所載、猶宋時古本。觀夫人內女歸寧例一篇末云、凡若干字、經傳若干字、釋例若干字、當時校讎精當、概可想見。如長歷載文公四年十有二月壬寅夫人風氏薨。杜云、十二月庚午朔、無壬寅。近刻注疏本竝作十有一月。案十一月庚子朔、三日得壬寅、不可謂無壬寅也。又襄公六年經文本云十有二月齊侯滅萊。而近刻左傳本前則曰十一月齊侯滅萊萊恃謀也。後則曰晏弱圍棠十一月丙辰而滅之。今考長歷十一月丁丑朔、是月無丙辰。十二月丁未朔、十日得丙辰。杜預係此日於十二月下、不言日月有誤。可見今本傳文兩言十一月、皆十二月之譌也。如此之類、可以校訂舛譌者、不可縷數。春秋以左傳爲根本、左傳以杜解爲門逕、集解又以是書爲羽翼。緣是以求筆削之旨、亦可云考古之津梁、窮經之淵藪矣。

原序

聖人文乎魯史志乎周道筆削隱顯有權有義一正於周制而已權焉故有諱國惡避世禍屬事以變文也義焉故有例典禮脩備亂尊主以行法也彰明五始上稟班朔布象之本則公旦禮經列國群史悉得書之矣詳略一字下殺衰俗强臣之衛則仲尼志蘊異代鮮克究其極焉有晉大儒杜預暗首春秋深明權義乃謂學者未可與權必先講義義之通明繇有宗本舉一則推萬可知討源則衆流畢會是以禮經言凡者謂其統之有也志在可例者謂其會之有元也厥初寄辭史法假述

霸政其事著於桓文其道窮於魯衛且諸侯專而宗周微三家盛而公室削道不克振事待以書由是立經舉元後世非以例義求之則莫能一而貫也綻寧有言左氏失誣公羊失俗穀梁失短斯皆謂偏執空文而昧乎變例者也夫然釋例之作宗本於舊章非元凱獨斷而然也寔包括三傳同歸於聖經之奥數且曰八公書即位而四公發傳雖以不書不稱為文其義則一也昭定哀薨皆不書公言權在三家也襄公在楚每月以不朝告於廟特於正月釋之者人理所自新也諸侯雖有九伐之法必稟明於天子可以執不可輒殺也考之徵條

足以見天歷人謀相與用捨一權一義始終詳焉始於平王東遷謂魯秉周禮尚可與之乎終於哀公西狩謂叔孫專政魯其不可為矣嗚呼夾谷之後使仲由毀三桓城收其甲兵不克孔子之衛至十一年自衛反魯聖經脩成後二年太山其頹三桓勝魯聖人斯文於是乎掃地矣漢興帝制立賢良文學之士率以春秋治天下晉主中國元凱以春秋為安危故述兹凡例意欲安中國而御四夷釋權義以正禮經後儒有以知可例者文也可釋者志也善言春秋者不以文害志故志定而後斷物物待其斷則例可待焉例可忘焉故序劉晉序

春秋釋例

公即位

隱元年春王正月（傳曰不書即位攝也）

桓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莊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傳曰不稱即位文姜出故）

閔元年春王正月（傳曰不書即位亂故）

僖元年春王正月（傳曰不稱即位公出故也）

釋例

文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宣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成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襄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昭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定元年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

哀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右公即位凡十八

釋例曰凡有國有家者必審別嫡庶以明正統君薨之

君薨之

遭喪繼立者每新年正月必改元正位百官以序故國史皆書即位于策以表之隱既繼室之子于第應立而尋父娶仲子之意委位以讓桓天子既已定之諸侯既已正之國人既已君之而隱終有讓國授桓之志故不行即位之禮也隱莊閔僖雖居君位或有故而不修即位之禮或讓而不為或痛而不忍或亂而不得禮廢事異國史固無所書非行其禮而不書于文也（按遭喪繼立者以下永樂大典本之隱元年正義所引釋例補入）

文公成公先君之喪未葬而書即位因主正立之始所以繫之正表稱以國百姓之心此乃國君始終之大禮周虔于廢嘉禮以即華華畢無改反喪服也雖踰年行即位之禮者通乎國內而須既葬卒哭乃免喪古之制也（按文公成公以下永樂大典本之經文元年正義所引釋例補入）

之遺　典士　改元　年也（定元年……）　正書　每月　月釋　嘉禮　在外　斯禮

（傳曰不稱即位）

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喪在外踰年乃入故國史自改踰之常國史闕先年即位之亂因以此年為元年也然則正月之時未有公未即位先而不改而于喪至即稱元年者公未即位既未改元未改之前亦眾前君之年于時喪未至此年不昭公卅三年也六月改改之後方以元年紀事也史官定策統有一統不可半年從前半年從後則年非一通此其故也入年即稱元年也古法既然故漢魏以來雖于祖位改元必于喪畢即以元年冠之是有同于古也（按癸亥以下永樂大典本之定元年正義所引釋例補入）

日嗣子之位國已定也尚書顧命即是天子在殯之
襄廿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傳曰春王正月公在楚
釋不朝正于廟也
昭卅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傳曰春王正月公在乾
侯不先書鄆與乾侯非公且徵過也
卅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傳曰春王正月公在乾
侯言不能外內也
卅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傳曰春王正月公在乾
侯言不能外內又不能用其人也
所以闕朝正之禮甚多唯書此一年釋此一事者斯

制與
而改
中年
朝正
臣每
正月
正嘉
公之在
者斯

日嗣子之位國已定也尚書顧命即是天子在殯之遺
制也推此亦足以準諸侯之禮矣天子諸侯喪制與士
不同國史每備而錄其得失嗣子位定於初喪而改元
必須踰年者繼父之業成父之志不忍有變於中年也
襄二十九年經書春王正月公在楚傳曰釋不朝正書
所始還明書公至今其復書在楚者明國之守臣每月
亦以公不朝之故告於廟也每月必告而特於正月釋
之者蓋歲之正也月之正也日之正也三始之正嘉禮
所重人禮所以自新故特顯所以釋他月也公之在外
所以闕朝正之禮甚多唯書此一年釋此一事者斯禮
有常非義例所急故因公遠出踰年存此一事以示法
也魯之群公以疾不視朔多矣亦因齊事而見亦釋不
朝正之義也昭公之孫每正月必書者以孫告廟也昭
二十五年始出居鄆及乾侯累歲之外而仲尼不書於
經故傳曰不先書鄆與乾侯非公且徵過也既以非責
公之妄且明過謬之可掩故不顯書其在外使若在國
然也自三十年至於終殁則皆顯書所在之地傳皆隨
年而立言其事明罪之在公非復過誤也三代封建自
上及下降殺以兩君不亢高臣不極卑強弱相恭衆力
相須賢愚相厠故雖有昏亂之君必有忠賢之輔我周

東遷、晉鄭是依、無知之亂、寔獲小白、驪姬之妖、重耳以興、天下雖亂、鮮而不土崩、海內雖(彭)慶沸而不覽(盈)溢、天生季氏以貳魯侯、季氏未有篡奪之惡、公雖失志、亦無抽筋倒懸之急、聽用謀豎僥倖之私、旣不能強、又不能弱、所以封死於外、見賤於春秋也、凡所君即位、必書元以明年首、稱王以壹紀統、年之四節、雖或無事、必在於事雖時也、傳各言其所感而已、賴氏說以為魯十二公國史盡書即位、仲尼修之、乃有所不書、若寔即位、則為隱公無讓、若寔有讓、則史無緣虛書也、又賈氏云、不書隱即位、所以惡桓之篡、然則僖不篡閔、閔不篡莊、而此三君、皆不書即位、復以何惡、隱公傳則以攝為文、莊公傳則以姜出為文、閔公傳則以亂為文、僖公傳則以公出為文、此皆是實、不假文設義也、丘明於四公發傳、以不書不稱起文、其義一也、（按丘明三句永樂大典無之從左傳正義所引釋例增入）劉賈穎又欲為傳文生例云、思深不忍、則傳言不稱、思淺可忍、則傳言不書、（按此四句永樂大典誤作思深不忍傳言不書從正義所引釋例改）正傳據傳詞、殊多不通、案穀梁盈則去不言大夫、（按永樂大典無案字從正義所引釋例增）敍良宵則云不稱大夫、君氏卒則云不曰堯不言姓、不書姓、鄭伯克段則云稱鄭伯、（按鄭伯克段六字永樂大典脫去從正義所引釋例增入）此皆同意而別文之驗也、傳本意在解經、非曲文以生例也、（按曲字永樂大典誤作由）若當盡錯綜傳辭以生義類、則不可通、苟說此一兩事、雖欲翠觀、終必泯焉、

雜類釋例

春秋書會盟朝聘例第二

隱十年春王二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

傳曰春王正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癸丑盟于鄧爲師期也

桓二年春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

傳曰會于稷以成宋亂爲賂故立華氏也

桓十四年春王正月公會鄭伯于曹

傳曰春會于曹曹人致餼禮也

僖元年秋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人于檉

傳曰盟于犖謀救鄭也

釋例會

僖五年夏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止

傳曰會于首止會王太子鄭謀寧周也

僖九年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

傳曰夏會于葵丘尋盟且修好禮也

僖二十一年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盂執宋公以伐宋

傳曰秋諸侯會宋公于盂子魚曰禍其在此乎君欲已甚其何以堪之於是楚執宋公以伐宋

文十七年夏六月諸侯會于扈

傳曰晉侯蒐于黃父遂復合諸侯于扈平宋也公不與會齊難故也書曰諸侯無功也

宣七年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于黑壤

傳曰晉侯之立也公不朝焉又不使大夫聘晉人止公于會盟于黃父公不與盟以賂免故黑壤之盟不書諱之也

襄五年秋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鄫人于戚

傳曰九月丙午盟于戚會吳且命戍陳也穆叔以屬鄫爲不利使鄫大夫聽命于會

襄八年夏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人于邢丘

傳曰五月甲辰會于邢丘以命朝聘之數使諸侯之大夫聽命季孫宿齊高厚宋向戌衛甯殖邾大夫會之鄭伯獻捷于會故親聽命大夫之不書尊晉侯也

襄十四年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人宋人衛人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吳于向

傳曰春吳告敗于晉會于向爲吳謀楚故也夏傳曰於是齊崔杼宋華閱仲江會伐秦不書惰也向之會亦如之衛北宮括不書于向書于伐秦攝也

襄十六年春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溴梁

傳曰晉侯宴于溫使諸大夫舞曰歌詩必類齊高厚之詩不類荀偃怒且曰諸侯有異志矣使諸大夫盟高厚高厚逃歸於是叔孫豹晉荀偃宋向戌衛甯殖鄭公孫蠆小邾之大夫盟曰同討不庭矣

夏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

傳曰書曰會鄭伯爲夷故也

襄二十六年夏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

傳曰六月公會晉趙武宋向戌鄭良霄曹人于澶淵以討衛疆戚田趙武不書尊公也向戌不書後也鄭先宋不失所也

襄二十七年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奐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

傳曰宋向戌善于趙文子又善于令尹子木欲弭諸侯之兵以爲名也

襄三十年冬十月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

傳曰宋災故諸侯大夫會以謀歸宋財冬十月叔孫豹會晉趙武齊公孫蠆宋向戌衛北宮佗鄭罕虎及小邾之大夫會于澶淵既而無歸于宋故不書其人君子曰信其不可不慎乎澶淵之會卿不書不信也夫諸侯之上卿會而不信寵名皆棄不信之不可也如是詩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信之謂也又曰淑慎爾止無載爾僞不信之謂也書曰某人某人會于澶淵宋災故尤之也不書魯大夫諱之也

定十年夏公會齊侯于夾谷

傳曰公會齊侯于祝其實夾谷孔丘相犂彌言於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齊侯從之孔丘以公退曰士兵之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齊侯聞之遽辟之將盟齊人加於載書曰齊師出竟而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丘使茲無還揖對曰而不反我汶陽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齊侯將享公孔丘謂梁丘據曰齊魯之故吾子何不聞焉事既成矣而又享之是勤執事也乃不果享齊人來歸鄆讙龜陰之田也

哀七年夏公會吳于鄫

傳曰夏公會吳于鄫吳來徵百牢邾茅夷鴻以束帛乘韋自請救于吳書夏盟于鄫衍秋而盡賓之云

哀十二年夏公會吳于橐皐

傳曰會吳于橐皐吳使太宰嚭請尋盟公不欲使子貢對云云乃不尋盟也

秋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鄖

傳曰秋衛侯會吳于鄖公及衛侯宋皇瑗盟而卒辭吳盟

哀十三年夏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

傳曰夏公會單平公晉定公吳夫差于黃池秋七月辛丑盟吳晉爭先云云乃先晉人于黃池

釋例曰傳曰朝以正班爵之義率長幼之序會以訓上下之則制財用之節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間朝以講禮載朝而會以示威載會而盟以顯昭明古之制也春秋之世文襄之伯其務不煩更制三年而聘五年而朝有事而會不協而盟足以昭禮命事謀闕而已雖備其制莫於事雖君臣交馳相繼于時或以拜朝或以發聘報聘來聘謂使而來見疏數之節無復常制皆書有禮者亦時之所宜也將求于人必先下之故公孫夏謝晉不敏君子稱善事大國也稱朝者兩君相見揖讓於兩楹之間聘者使問于隣國必皆使卿尊君命也會者講禮示威遇者草次相見二國君各道路相逢也盟殺牲載書大國制其言小國尸其事珠槃玉敦以承流血而同歃 按左傳正義引釋例承字作奉 饋侯伯致禮于其國都則主人與于盟可知故稱客而不復稱主盟于宋是也

天子畿內封爵各無明據禮記又是後儒所集（按左傳正義引釋例此句作記後人所作）禮春秋同今據春秋以考之君三公六卿之位者皆以伯爵子爵君之位而別食采邑經自因氏以為文其稱公者皆三公非五等公也稱伯稱子皆爵稱也通經傳既無稱侯又無稱男者天子之制本不以此爵賜畿內也毛凡之等始以列国入為公卿世事天朝而本封絕滅者若滅號鄭之等或畿內諸侯據其本封兼仕王朝者也王之公卿皆書爵祭伯凡伯是也卿大夫稱字南季榮叔是也元士中士稱名劉夏石尚是也下士稱人公會王人于洮是也其或稱祭公舉官而

言也單伯或稱子時王降爵也附庸稱名邾犂來是也魯之叔孫父兄載命而書于經魯之司空亞旅一命而經書不推此知諸侯卿大夫載命以上皆書于經自一命已下大夫及士經皆稱人名字不得見也王之世子不名諸侯之世子則名會王世子于首止曹世子射姑來朝是也附庸世子稱人郳人牟人葛人來朝是也此皆輿策之正文也至于夫子治春秋則因事以示褒否王官之宰當以才授位而渠伯糾攝父之職出聘列国故去字稱名蓋非渠名伯糾也仍叔之子王以恩使故稱父以職幼弱嘉陳之好故不名其卿殺穀伯鄧侯故

以名繫爵貶杞伯責儀父諸此謂夫子之變例也名重於字故君父之前自名朋友之接自字是以春秋之義貶責書其名斥所重也褒厚顯其字避所諱也傳試入例衛侯燬滅邢同姓故名又言穀伯綏鄧侯吾離來朝名賤之也又云不稱蔡許之君乘楚車故也謂之失位此皆褒貶之例例有不稱人也諸侯故在事傳有明文而經稱人者凡十有二條丘明不示其義而諸儒皆據生意原無所出貶諸侯而去爵稱人是為君臣同文非正等差之謂也又澶淵大夫之會傳曰不書其人而經總稱諸侯此大夫及諸侯經傳所以為別也通校春秋

自宣公五年以下百數十年諸侯之咎甚多而皆無貶稱人者益明此盡當時告命注記之異非仲尼所以為例故也楚之君臣最多混錯舊說隨文強生善惡之狀混瀆無已其不能辞則皆言惡無其得志然當齊桓之盛而經以屈完敵之若此必有褒貶非抑楚也此乃楚之初興未閑周之典禮告命之書自生異同猶秦之僻陋不與中國準故春秋亦未以存例也楚之熊繹始封于楚僻在荊山蓽路藍縷以處草莽及武王熊通始居江漢之間然猶未能自同于列國故經稱荊敗蔡師荊人來聘楚人使宜申來獻捷從其所居之稱而總其君

臣至于魯傳始稱楚人而班次在蔡下僖二十一年當楚成王之世能遂其業同公侯會于盂楚之君爵始與中國列然其臣名氏猶多差錯至魯成二年楚公子嬰齊始乃具列傳曰鄭不書匱盟也兼為楚臣示例也自此以上春秋誅以入例自此以下褒貶之義可得而詳吳既通上国故其君朝會不同于例亦隨楚之初始也莊三十二年慶父既殺子般国人不與懼而適齊時魯無君其行無辭蓋假赴告之禮而出也云介爲盧東夷之國也寔以朝來故傳書其朝不能備儀故經但稱來也郤犨文子交盟會魯晉之君其意一也故唯書來盟

曰比之魯大夫也胥命于蒲本無歃牒申約言以相結故傳曰不盟也鄭人來渝平公及齊侯平莒及鄭之屬皆棄從好惡盟要以成信不歃血也而宋人及楚平蟹齊平時寔盟而不書平者從赴辭也昭六年冬齊侯伐北燕七年春而平冬春相接其間無異丈故不重言燕猶桓五年冬州公如曹六年春因曰寔來也傳以其不分明故題見齊燕平之月以正之也盟于鄧盟于牽盟于戚公既在會而不書于盟者以理推之會在盟前知非後盟也蓋公還告會而不告盟也諸侯畏晉而竊與楚盟故書盟而貶其卿此所以成晉爲盟主也吳之強

大始于會鄫終于黄池凡三會三伐三盟唯書會伐而不書盟者吳以盟主自居而行其夷礼禮儀不典則神明不蠲非所以結信義昭明徳故不錄其盟不與其成爲盟主也既不與吳之爲盟主則宋魯衛三国私盟可許故無貶文也稷之會經稱成宋亂成猶平也桓公受賂立華氏貪賂之甚也惡其指斥故遠言始與三國爲會之本意也璧假易田而謂之假皆所以諱國惡也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宋公盟經備其事而傳無釋文公羊穀梁蓋以為從魯女媵陳國之婦于鄄聞宋衛有亂遂權事之宜以成二君之好一人而二事得失

舉重者也周禮諸侯之世子誓于天子則下其君禮一等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此謂公侯伯子男之世子出會朝聘之儀也誓者告于天子正以爲世子受天子報命者也未誓謂在国正之而未告天子者也曹之世子未誓而來故賓之以上卿謂比于諸侯上卿也繼子男之末命数相等故也齊世子光先之立也閨于諸侯則亦是未誓天子之丈于次亦當賓之以上卿繼子男之末晉侯嘉其先至故特進之令在滕薛之上此謂霸主臨時之宜非常例也鄫之国君既正爵役于魯則降戕附庸不得復在諸侯本劍故世子從豹如晉經不書及傳

先見于當時故但遂之而已也襄仲既受命聘周未發
又兼受命聘晉故傳云將聘于周遂初適晉也入自春
秋九十餘歲魯大夫于是始聘晉國故云初聘也齊仲
孫之來發于省魯之難故不言聘不稱仲孫故曰嘉之
高子盟不稱使得遂之宜亦其義也祭仲來聘傳無明
文叔榮以為祭叔祭公來聘天子內臣不得外交故不
言使不與其得外聘也魯受其聘行其禮故書聘也盟
者假神明以要不信故再辭或稱同以服異為言也
有臣而盟君臣而盟君是子盟父故春秋王世子以上
會諸侯者皆同會而不盟兆之盟王室有子帶之亂襄

王懼不立吾難于齊遣王人與諸侯盟故傳釋之曰謀
王室以明王室勑其來盟非諸侯所敢與也踐土之盟
王子虎臨會諸侯而不同歃故經唯列諸侯而傳具載
其寔聖賢之童意以為將來永法也一年之間諸侯新姓
舅天子而翟泉之盟子虎在列君子以為非天子之命
爵上下常郵故不存魯侯而人子虎以示為戒諸在盟者
經皆奪其寵名傳既見所加罪又重明不會公侯之法明表
有二闕也雖澤之會單子與盟亦王所命也大國之卿當
小國之君是以得會伯子男也傳稱叔老會鄭伯為表
故與其義也衛叔武稱子見表稱例會以訓上下之則

盟以申舊要之言雖一時之事所用禮殊在王會列衆
国之名則在盟總曰諸侯因事約文皐鼬之盟魯侯重
見會盟異處也若大會盟名列未彰總曰諸侯者或會
而無功或功不及其事也不書其會後者通謂君臣相
會不及會所故總書其国而不見地所以避不敏也若戰
陣之事則皆列諸侯唯不書戰地處父為晉正卿動不
以禮而親蜀公盟故貶其族族詘非卿故微人常稱為
邇也以直厭不直而隨此稱人則所罪之名不章故特
書處父也君子守臣受命不受辭出疆有所以利社稷
者專之可也故襄仲始盟趙盾遂會盟伊洛之戎四日

之閒經稱書公子不以遂事常辭顯之也古之盟會必
備禮儀示等威明貴賤各以成禮為節節制無備則名
位不懸華孫居擾攘之世而能率由古典所以敬事而
自重也事敬則魯尊而禮篤故貴之也至于宴會進稱
先人之罪讓以失辭傳云魯人為以敏明君子之所不
與也宋伐陳之貳而受楚之討可謂守清丘盟信也諸
侯背宋不救故傳云不寔其言華椒承君命以結信當
徵言以成利者也而承辭偽之言質以誤其國故宋可為
守信而華椒亦受虛謗之貶也袁僑猨至禮不敵諸侯
故以大夫盟大夫禮之正也溴梁之盟抗稱大夫文異

於雞澤者、記事者異、非傳例也。邢丘之會、晉悼霸功就德立刑行、其務不煩諸侯、故別遣魯公、而約以大夫聽命。是時鄭伯獻捷、而親于會、則諸侯大夫雖在列、不爲敵公侯。公侯之名無所加尊、故春秋特貶四國大夫、所以尊崇晉德、明示來世。尊晉侯者、明罪在大夫、猶尊秦謂之崇德。蜀之盟、蔡侯許之君參會、故叟齊無譏。澶淵之會、趙武向戌良霄以大夫而會魯公、違古禮之制、其罪一也。戌加後會之尤、霄有不失所之譏、文不得並言鄭、不書其罪、故特言尊公明。公尊則非三人之所敵。三人之罪既正、而二人獨以他義別序也。季孫專魯、祿之去公室三世矣。制命出於私門、非國所知也。叔孫豹魯之賢人、欲匡難以矯時、故季孫俾之不敢以己意犯公命、以敦叔孫、釋己而依順也。邾滕之班、不列于會、豹不登朝、固請受命而行。臨會邾滕降次、事非救危、即不聘請、又不辭會、而師意改命、失命之甚。君飽食於深宮、今一出命、恭命之使、所宜崇長、雖有小失、遂而伸之、國內固知我君命之不可以違、則季氏有惲、而義士生心。君子以謂豹不倚順以顯若命之君、而辨小是以自從。故以違命貶之也。蔡許之君、附粟于楚、謂之失位諸侯之鄉、在於盟誓、一言之違、寵名皆喪。此則仲尼之微意、而明將來之刑罰也。衛北宮括懈於會、向攄於伐秦、一年之中、與廢隨事。過而能改、不遠複、無祇悔之義也。凡此三百七十餘條、劉賈許君曲爲解義、來盟細碎、既非經傳本体、又諸無傳者、或有直辭、不須傳文、絶落而諸儒皆妄爲生義、逐於不窮。今諸經無傳、非直辭者、皆從闕文也。夾谷之會、齊侯叔公、孔丘以義叱之、以兵威之、將盟、又使茲無還責侵田。距齊之享、屈強國、正典儀、此聖人之大司徒也。以二君雖會而兵刃相要、二國微臣共終盟事、故殺而不書、非所諱也。舊說以異同于黑壤之屬、爲貶仲尼。遇者、倉卒簡儀、若道路相逢遇者耳。於禮、（按此句左傳正義引釋例作周禮）天子曰遇。劉氏因此名以說春秋自上傳遇。按禮春曰朝、夏曰宗、秋曰覲、冬曰遇。此四時之名。今春秋不皆同、又於禮（按又字正義引釋例作之）天子當是百官備物之時、而去過禮簡易。經書季姬鄫子遇于防、防此婦呼夫共朝、豈用見天子之禮、於理皆違。

戰敗例第三　從此節亦出大典今補

釋例曰長狄之役雖俱陳而鼓音不作偽以俟敵人息其無整以死士犯其體陷已陳故以狄見又不書其敗頭也又有類例莊十年乙亥敗宋師于乘丘宋未陳而薄之故書敗者及自書來也莊十一年夏敗宋師于鄑傳曰宋人未陳曰敗某師於鄑于鄑宋師未陳而薄之故以敗書也上釋於敵未陳之說其所以桓十三年戰不書所于期戰而在之地也以戰而後其期類於偏倚其甚於敗於偏者偏國而不書地故十二年桓同戰書曰帥周使至于所以某類也然則偏戰者日有日所限其所以山陵谷之日已也今紀侯鄭伯今也已已于鄭伯之丁未戰杜之例也已三會例以月書其戰於例各以日殺速之之文在於會紀侯鄭伯之于十二年十二月丁未戰于宋使其類也以其成者之例傳十三年乙未會紀侯鄭伯人陪於來了來戰于宋之其類也及其類例

春秋　四時　夏百　于陳

其趨而書戰在者僅其之甚者之而兼有無可以戰者之河曲之戰秦晉之役是皆有之戰是書而歡之說書必還軍見敢之及稱大公云士未整甚整從而軍背以去於時書戰而不書敗也鄭之戰上軍先陳其文乃敗於書戰又書敗也莊十年乙未傳例楚之勇氣食佩取以殺材桓人界賢之也莊四年乙未傳例上稱例以鄢陵之戰楚師從其大崩楚子傷目而退陳曰戰也

杜指事而言之竟楚子身敗非所敗也故曰楚子敗績傳十五年秦晉戰韓原諸侯而止之秦必秦晉所不言敗不言敗也以上稱傳例士曲曰敗績也莊十一年宋師敗績則指此類也其大夫也比方之四時春秋　夏百　于陳足以服眾威權是以自固進不成又不能退服雖杜有之君之雖而安非二君見而勝之則不書敗其敗績但書之故夫晉國前之以弔以上宋師勝之言大失外而未使事例以成三年無乃其事也書之以前而鮮敗之正失也而見之敗　他此傳公十一年晉秦相之法王又得其例之以後書郊戚如宋佐其師國之而使其後之一年皆敗而又刺殺以秋之又書刺之轉甘例及傳之敗之曰敗某師也　桓公八年王人使例　此也諸侯

杜預春秋釋例第四　母弟　從此以前見永樂大典其節目亦存

隱元年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鄢

傳曰公子呂曰國不堪貳云云　公曰無庸將自及云云大叔完聚繕甲兵具卒乘將襲鄭夫人將啟之公聞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大叔段段入于鄢公伐諸鄢　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稱鄭伯譏失教也謂之鄭志不言出奔難之也

七年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傳曰齊侯使夷仲年來聘結艾之盟也

桓三年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傳曰冬齊仲年來聘致夫人也

桓十四年夏五月鄭伯使其弟語來盟

釋例　母弟

傳曰夏鄭子人來尋盟且修曹之會也

宣十七年冬十一月壬午公弟叔肸卒

傳曰冬公弟叔肸卒公母弟也傳例曰凡太子之母弟公在曰公子不在曰弟凡稱弟皆母弟也

成十年春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

傳曰衛子叔黑背侵鄭晉命也

襄二十年秋云云陳侯之弟黃出奔楚

傳曰陳慶虎慶寅畏公子黃之逼愬諸楚曰與蔡司馬同謀楚人以為討書曰云云陳侯之弟黃出奔楚言非其罪也

襄二十三年夏陳侯之弟黃自楚歸于陳

傳曰楚人納公子黃

襄二十七年夏衛侯之弟鱄出奔晉

傳曰殺甯喜云云子鮮曰逐我者出納我者死賞罰無章云云遂出奔晉云云公使止之不可及河又使止之止使者而盟于河託於木門不鄉衛國而生

襄三十年夏五月天王殺其弟佞夫

傳曰儋括欲立王子佞夫佞夫弗知戊子儋括圍蔿逆成愆成愆奔平時五月癸巳尹言多劉毅單蔑甘過單成殺佞夫儋括瑕廖奔晉書曰天王殺其弟佞夫罪在王也

昭元年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

傳曰秦后子有寵於桓如二君於景其母曰弗去懼選癸卯鍼適晉其車千乘書曰秦伯之弟鍼出奔晉罪秦伯也

昭八年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

傳曰哀公有廢疾三月甲申公子招公子過殺悼太子偃師而立公子留云云書曰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罪在招也

定十年冬云云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彄出奔陳

傳曰宋公子地嬖蘧富獵云云地出奔陳公弗止辰為之請不聽辰曰是我廷吾兄也吾以國人出君誰與處冬母弟辰暨仲佗石彄出奔陳

定十一年春云云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彄公子地自陳入于蕭以叛

傳曰春宋公母弟辰暨仲佗石彄公子地入于蕭以叛秋樂大心從之大為宋患寵向魋故也

定十四年秋云云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〇釋例曰母弟之寵異於衆弟蓋緣自然之情以養母氏之志公在雖

供稱公子其兄為君則時稱弟殊而異之親而睦之既異隆友于之恩亦以篤為人弟之敬成相親之益也通庶子為君故不言夫人之子而曰母弟母弟之見於經者二十而傳之所發者六條而已凡稱弟皆母弟此策書之通例庶弟不稱弟而母弟得稱公子故傳之所發隨釋而稱弟者親不言母必稱弟也秦伯之弟鍼適晉女叔齊曰秦公子必歸此公子亦國子常言得而通之證也仲尼因母弟之例據例以興義鄭伯懷害弟之心天王縱群臣而殺其弟夫子探書其志顯書稱二兄以首惡佞夫稱弟不聞反謀鄭段去弟身為謀首按左傳正

義引釋例不聞反謀及身為謀首字下有也字然則兄害弟者稱弟以章兄罪弟又害兄則去弟以罪弟身也推此以觀其餘秦伯之弟鍼陳侯之弟黃衛侯之弟鱄出奔皆是兄害其弟者也秦伯有千乘之國而不能容其母弟傳曰罪秦伯則鍼罪稱也陳侯不能制御群臣使逆其弟傳曰言非罪也非黃之罪則罪在陳侯此至舉之文也至於陳招殺兄之子宋辰率群卿以背宗國據大邑以成叛逆然不推及於其兄故以首惡稱弟稱名從而下相殺也統論其義兄弟二人交相殺害各有曲直存弟則示兄曲也鄭伯既失教若於例存弟則嫌善

段也故特去弟而兩見其義也若夫朝聘盟會嘉好之事此乃兄弟之篤睦非義例之所與故仍因舊史之策或稱弟或稱公子踐土之盟叔武不稱弟此其義也莒挐非卿非卿則不應書今書獲足特書之不稱弟

列貴係之[illegible]以為郝氏之遺也[illegible]係去國于此廿年矣[illegible]後稱不號[illegible]而[illegible]附屬[illegible]隨[illegible]釋例謂 在[illegible]句子上

幼稚之文此蓋公羊之妄而先儒曾不覺悟取以為左氏義今推按傳之上下覈父之弒隱公皆謀於桓然則桓公已成人也傳曰生桓公而惠公薨指明仲子唯有此男非謂生在薨年也桓公已成人而弒隱公公即

段也故特去弟而兩見其義也若夫朝聘盟會嘉好之事此乃兄弟之篤睦非義例之所與故仍因舊史之策或稱弟或稱公子踐土之盟叔武不稱弟此其義也莒挐非卿非卿則不應書今書獲故特書之猶不稱弟則諸書弟者皆卿書公子慶父伐於餘丘而公羊以為莊公母弟計其年歲既未能統軍又無晉悼王孫滿幼稚之文此蓋公羊之妄而先儒曾不覺悟取以為左氏義今推按傳之上下覈父之弒隱公皆謀於桓然則桓公已成人也傳曰生桓公而惠公薨指明仲子唯有此男非謂生在薨年也桓公已成人而弒隱公公即

位乃娶于齊自應有長庶故氏曰孟氏此明證也按左傳正義引釋例云慶父為長庶故或稱孟氏當是約奉杜氏原文 公疾問後嗣於叔牙叔牙稱慶父疑是同母弟也傳稱季友文姜之愛子與公同生故以死奉般情義相推考之左氏有若符契也今先儒說母弟甚惡褒貶既多相錯又云稱弟皆謂公子不為大夫者得以君為尊按傳莒挐非卿乃法所不書書而不言弟非傳以君為尊也凡聘享嘉好之事於是使卿故夷仲年來聘等皆以卿稱弟而行此例所謂凡稱弟皆母弟左氏傳明文而自遺之頴氏之文曰臣無境外之交故去弟以貶季友子招樂憂故去弟以懲過鄭段去

弟、唯以名通、故謂之叔。今此二人皆書氏公子者、名卿之
美稱、又非叔顯也。

引釋例班序譜 案桓十六年夏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 正義云諸侯之序以大小爲次蔡此處在陳下蓋以爲後至 自隱至莊十四年四十三歲衛與陳凡四會衛在陳上自莊十五年盡僖十七年三十五歲凡六會陳在衛上 莊十六年正義引釋例班序譜 案莊十六年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滑伯滕子同盟于幽柱集 群云陳國小爲盟會曾在衛下齊桓始霸楚亦始侯 陳侯介于二大國之閒而爲三恪之家故實桓因而進之逆班在衛上終于春秋 齊桓既沒宋楚爭盟起僖十八年盡二十七年陳無蔡凡三會在蔡上楚合諸侯蔡與陳凡六會其五在陳上 昭四年正義引釋例班序譜 蔡昭四年正義云楚以大小爲序不進陳班故蔡多在陳上 晉合諸侯二十國起僖二十八年盡襄十四年大事皆陳後次蔡蔡後次衛 襄二十七年正義引釋例班序譜

歸獻例第廿一 案此篇永樂大典全缺

釋例曰歸者遺也獻者自下奉上之稱遺者敵體相與之辭傳曰諸侯不相遺俘齊侯楚人夫辭稱獻失禮遺俘故因其來辭見自卑也以其太卑故書以示過 莊卅一年正義引釋例

齊人來歸衛寶公羊穀梁經傳及左氏傳皆同唯左氏經獨言衛俘考三家經傳有六而其五皆言寶此必左氏經誤也 莊六年正義引釋例

班序譜第廿二 案此篇永樂大典全缺其篇目見桓十二年孔穎達正義

釋例曰周之宗盟異姓為後故踐土之盟載書齊宋雖大降于鄭衛序周而言猶謂王官之宰臨盟者也其餘雜盟未必皆然踐土召陵二會晉蔡在衛上諸國次之至盟乃正其高下者敬恭明神本其始也 定四年正義引釋例

十八年正義引釋例 曹為春秋主常列諸侯上非其實次也子叔卑卿也依魯大夫之比列于莒上故傳曰魯故也叔孫豹曰宗衛吾匹也又曰諸侯之會寡君未嘗後衛君是尊在衛上也宋既先代之後又襄公一合諸侯以紹齊桓之伯宋在齊上則魯次宋也 莊十四年正義引釋例

會隱至莊十四年四十三歲征伐盟會者凡十六國時無霸主會同不并無以成序其間蔡與衛凡七會六在衛上唯此處在陳下故以為蓋後至也 桓十六年正義

杜預春秋釋例

弔贈葬例第五 按此篇永樂大典所佚也

隱元年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傳曰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緩也且子氏未薨故名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贈死不及尸弔生不及哀豫凶事非禮也

三年秋武氏子來求賻

傳曰武氏子來求賻王未葬也

五年夏四月葬衛桓公

傳曰葬衛桓公衛亂是以緩

桓十七年秋八月云癸巳葬蔡桓侯

釋例弔贈葬

莊三年夏云五月葬桓王

傳曰夏五月葬桓王緩也

閔元年夏六月辛酉葬我君莊公

傳曰夏六月葬莊公亂故是以緩也

文五年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賵三月云王使召伯來會葬

傳曰王使榮叔來含且賵召昭公來會葬禮也

六年冬十月公子遂如晉葬晉襄公

傳曰襄仲如晉葬襄公也

八年冬十月云公孫敖如京師

傳曰：稱叔，如周弔也。

九年春，毛伯來求金。

傳曰：毛伯，衛來求金，非禮也。不書王命，王未葬也。

冬，（經）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

傳曰：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禮也。諸侯相弔賀也，雖不當事，苟有禮焉，書之，以無忘舊好也。

宣十年夏四月，（經）公如齊。

傳曰：公如齊奔喪。

成十年秋，（七月）公如晉。

傳曰：秋，公如晉，晉人止公，使送葬。冬，葬晉景（公）。公送葬，諸侯莫在，魯人辱之，故不書，諱之也。

十八年冬，（經）十有二月丁未，葬我君成公。

傳曰：葬我君成公，書順也。

襄三十年冬十月，葬蔡景公。

昭六年春王正月，（經）葬秦景公。

傳曰：大夫如秦，葬景公，禮也。

十三年冬十月，葬蔡靈侯（公）。

傳曰：葬蔡靈侯，禮也。

定十五年秋，（經）（九月）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

傳曰：葬定公，雨，不克襄事，禮也。

內外葬一百有二，弔、贈、會葬、求賻、拜葬二十六，錯綜其十八，以包通之。

釋例曰：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各以赴弔遠近為差等，所以通意叙事，周與四方。諸侯各自以其方會盟慶書，肆覲東后，地如俗禮，皆不施於異方遠盟，故諸侯必以五月為斷。夫哀死送終，臣子之所盡禮，是以未及期而葬，謂之不懷；過期而不葬，謂之緩慢，以示譏也。春秋從實書，以示是非。衛桓公十四月而葬，傳稱亂，是以緩不以責衛臣子之辭也。周室雖亂，桓王七年乃葬，亦由怠慢，故傳稱緩以示譏。名伯來會葬，傳謂之得禮，宰咺歸賵，但譏其緩。此天子使接諸侯之禮。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及其失也，禮過於重。文襄之伯，因而抑之。諸侯之喪，大夫弔，卿供葬事；夫人之喪，士弔，大夫送葬，猶過古制。故公子遂如晉，葬晉襄公，傳不言禮；葬秦景公，傳曰大夫如秦葬景公，特稱禮也。一以示古制，二以示當他國之葬，必須魯會，三以示奉使非卿，則不得書於經。此皆丘明之微文也。萬國之數至衆，封疆之守至重，故天子之喪，諸侯不得越境而奔，修服於其國，卿供弔送之禮（按：弔送，引釋例作弔葬），訖葬卒葬。此天子崩，諸侯遣卿供弔葬之經傳，葬贈之幣（按：葬，左傳正義引釋例作喪贈）。

卑禹曰賵、貨財曰賻、衣服曰襚、珠玉曰含、然而總謂之
賵、故傳曰、贈死不及尸、奔之與魯、非方嶽同盟、魯既不
赴秦、秦不賵魯、會自其常也、僖穆二公、雖有同盟之義、
二君已卒、則二子亦非待同盟之禮也、今秦康逮蔡諸
華、欲通於魯、無以為辭、因秋泉有盟、追贈僖公并及
成風、假弔禮而行、故曰禮也、送葬不及尸、故謂不當其事、
書者、書於策書、示子孫、以示過厚之好也、魯君既葬多
不順制、唯成公既於路寢、五月而葬、國家安靜、世嫡承
嗣、故傳見莊之緩、舉成書順以包之也、諸侯之葬、書經
者甚多、至於葬蔡重公、傳獨云得禮、以明存亡繼絕、絕

識雖史義不得廢也、送終之式、必有定期、以兩復期、既
非怠慢、禮成於倫、故傳稱禮以明之、毛伯求金、亦但稱
非禮、武氏子來、但言未葬、所以示人君既葬乃得行
成君之制、宜非仲尼所改之例、故傳例以居之、因成文
以示義也、凡崩薨卒者見經一百五十、不書葬者四十
八、或魯慢而不往、或亂而不葬、或諱而見隱、或喪而不
成、言時事之詳略、無較例也、吳楚之君、僭而不典、故絕
而不書、以懲求名之偽也、周禮太史氏掌喪事、考其德
行而賜之諡、及周之衰、天子不能帥禮、則臣子亦自奉
諡、皆因葬而成其禮、故葬乃稱諡、自卒而外赴者、皆正

爵而稱名、順死考終、不敢違其典也、書葬者皆從主人私
稱、客主之敬、各有本末、識敬各得其所、而後二國之禮
制成也、賈頴云、君弒不書葬、賊不討也、按蔡世子般弒
其君、國人不討而書葬、宋長萬弒君、國人臨之而不書
葬、此違經傳者也、既葬蔡桓侯、獨不稱公、劉賈許曰、卒
而季歸、無臣子之詞也、蔡侯無臣子、以弟承位、群臣無廢
主、社稷不乏祀、故傳稱蔡季嘉之、非所貶也、杞伯稱子
傳為三發、蔡侯有貶、傳亦宜說、既久譌誤、疑在闕文也、
凡公所出朝聘奔喪會葬、皆正書、如不言其事、此春秋之
常、宣十年、公如齊、劉賈許曰、不書奔喪、諱之過也、於聘例、

既不宜稱、生此義、又諱過之意、欲懲成十年公如晉、所
諱在于不書晉侯葬、亦復不同也、

春秋釋例第六（大夫卒）（按此篇見永樂大典惟篇目佚今從本書第十四篇崩薨卒例補）

隱元年冬十有二月（云云）公子益師卒

傳曰、衆父卒、公不與小斂、故不書日。

五年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彄卒

傳曰、冬十有二月辛巳、臧僖伯卒、公曰、叔父有憾於寡人、寡人不敢忘、葬之加一等。

文十四年秋（云云）九月甲申公孫敖卒於齊

傳曰、穆伯請重賂以求復、惠叔以爲請、許之、將來、九月卒於齊、告喪請葬、不許。

十五年夏（云云）齊人歸公孫敖之喪

傳曰、齊人或爲孟氏謀曰、魯爾親也、飾棺寘諸堂阜、魯必取之、從之、卞人以告、惠叔猶毀以爲請、立於朝以待命、許之、取而殯之、齊人送之、書曰齊人歸公孫敖之喪、爲孟氏且國故也、葬視共仲也。

釋例（大夫卒）

宣八年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辛巳有事於太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

傳曰、有事于太廟、襄仲卒而繹、非禮也。

襄五年冬（云云）十有二月（云云）辛未季孫行父卒

傳曰、季文子卒、大夫入斂、公在位、宰庀家器爲葬備、

昭十五年春（云云）二月癸酉有事於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

傳曰、禘、叔弓莅事、籥入而卒、去樂卒事、禮也。

定五年夏（云云）六月丙申季孫意如卒

傳曰、季平子行東野、還未至、丙申卒于防。

大夫卒三十一、錯錄其七以包通之。

釋例曰、一君之卿佐、是謂股肱、股肱或虧、何痛如之、疾則親問焉、死則親其小斂大斂（按左傳正義引釋例死字作喪）慎終歸厚之義也、故仲尼修春秋、卿佐之喪、公不與小斂大斂（無大斂二字）則不書日、示薄厚、戒將來也（按永樂大典也字作之二字從正義所引釋例改）正即親新死小斂爲文（按親字正義引釋例作以）則但臨大斂及不臨其喪、亦同不書日也。公子彄季文子經皆書日、傳又因事以見恩厚、此皆丘明所以申尋二例、互相起發之意也。公孫敖縱情棄命、既已絕位、非大夫也、而倫書於經者、惠叔毀請於朝、感子以赦父、敦公族之恩、崇仁孝之教、故傳曰爲孟氏、且國故也。仲遂叔弓、皆過祭事而卒、得失之義、存於所書之辭、各如其事、故得傳直言舉禮以正之也。傳稱朝聘而終、以尸將事、又有朝聘而已遭喪之禮、今仲遂至黃而復、道死於垂、明不以尸將事也、垂實齊地、故書之、魯大夫卒其境內、則不書地、季孫行東野、卒于房是也。其或公疾在外、大夫卒於國、（按正義引釋例卒字上有不字）而猶存其日者、君子不責人以所不得備、非不欲臨也。（按備字以下六字永樂大典無之從正義所引釋例增入）其生見經傳、死而不書卒者、皆不得以卿禮終也。凡日月者、所以紀遠近、明先後、蓋記事之常、錄各隨事而存其日月、不有闕也。

國史集而書於策、則簡其精粗、合其同異、率意以約文、按春秋朝聘侵伐執殺大夫土功之屬、或時或月、皆不書日、要盟戰敗崩薨卒葬之屬、亦不皆同、然已頗多書日、自文公已上、書日者二百四十九、宣公已下、亦俱六公、書日者四百三十二、計年數略同、而日數加倍、此則久遠遺落、不與近同也、承他國之告、既有詳略、且魯國故典、亦又參差、去其日月、則或害事之先後、備其日月、則古史有所不載、故春秋皆不以日月為例、唯卿佐之喪獨託日以見例者、事之得失、既未足褒貶人君、然亦非死者之罪、無辭可以寄文、而人臣輕賤、死日可略、故

特假日以見義、日食傳曰、不書朔與日、官失之也、甲乙者、歷之紀也、晦朔者、日月之會也、日食不可以不存晦朔、晦朔須甲乙而可推、故日食必以書朔日為例、於大夫之卒、唯以不存甲乙為義、豈明之傳、月無徵文、日之為例者、二事而已、其餘略詳、皆無義例也、而諸儒溺於公羊穀梁之說、橫為左氏造日月褒貶之例、經傳久遠、本有其異義者、猶尚難通、況以他書驅合左氏、引二條之例、以施諸日、無例之月、妄以生義、此所以乖誤而謬戾也、僖三十三年冬十二月、公至自齊、乙巳、公薨于小寢、隕霜不殺草、李梅實、晉人陳人鄭人伐許、凡四事、皆

當共繫十二月、賈氏唯以二事繫月、云月者、為公薨不憂隕霜李梅實也、然則假設不夏、即不得書月、不得書月、則無緣知霜不殺草之月、又云至伐許、在何月、為可去此、亂註記、說義後世也、溫之會、有日而無月、賈氏云欲上月則嫌與會、欲下月則嫌與月、故但書日、即如賈氏例、本自可書月、而懸屬下事、奚獨不有日而無月者十四處未聞所解、說此一事、而復自違、鄭文公卒、公使弔焉、不敬、因云弔有賵、故不書日、杞伯姬卒、經亦不書日、而傳曰、弔如同盟、禮也、未不申解、公孫敖出奔、賈氏曰、日者以罪廢命、大討也、公子慶父弒君出奔、應在大

討、而經不書日、何以又不說盟之見經皆有三事、其五十三不書日、五十書日、賈氏許氏曰、盟載詳者日月備、易者日月略、詳易之別、殊無其證、清丘之盟、恤病討貳也、溴梁之盟、同討不庭、辭無詳易、而溴梁書日、清丘不書日、此比甚多、皆散他例、略因此論、舉數事焉、先世通儒而乖妄若此者、由於左氏與公羊穀梁厠者、謂左氏不傳春秋、世無盟主、聽新可戮、假取二傳以校當時之事、然亦後進君子所當悟思也

杜預春秋釋例第十　戎取入　案此篇見永樂大典債幕日件今補

文十五年夏云云晉郤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

傳曰新城之盟蔡人不與晉郤缺以上軍下軍伐蔡曰君弱不可以怠戊申入蔡以城下之盟而還傳例曰凡勝國曰滅之獲大城焉曰入之

一原在五年以伐邾修下

襄十三年夏取邿

傳曰夏邿亂分為三師救邿遂取之傳例曰凡書取言易也用大師焉曰滅弗地曰入

此條在襄十年滅偪陽下 下作因

昭四年秋云云九月取鄫

傳曰九月取鄫言易也莒亂著丘公立而不撫鄫鄫叛而來故曰取凡克邑不用師徒曰取

莊十年冬十月齊師滅譚譚子奔莒

傳曰齊侯之出也過譚譚不禮焉及其入也諸侯皆賀譚又不至冬齊師滅譚譚無禮也譚子奔莒同盟故也

釋例戎入之故

閔二年冬云云十二月狄入衛

傳曰冬十二月狄人伐衛云云衛懿公及狄人戰於滎澤衛師敗績遂滅衛衛侯不去其旗是以甚敗云云狄人入衛也

僖十年春王正月云云狄滅溫溫子奔衛

傳曰春狄滅溫蘇子無信也蘇子叛王即狄又不能于狄狄人伐之王不救故滅蘇子奔衛

僖十二年夏楚人滅黃

傳曰黃人恃諸侯之睦于齊也不共楚職曰自郢及我九百里焉能害我夏楚滅黃

僖十九年冬云云梁亡

傳曰梁亡不書其主自取之也初梁伯好土功亟城而弗處民罷而弗堪則曰某寇將至乃溝公宮曰秦將襲我民懼而潰秦遂取梁

僖二十二年春公伐邾取須句　二十一年

傳曰邾人滅須句須句子來奔因成風也成風為之言于公曰崇明祀保小寡周禮也蠻夷猾夏周禍也若封須句是崇皞濟而修祀紓禍也二十二年傳曰春伐邾取須句反其君焉禮也

僖二十五年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

傳曰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同姓也故名

僖二十六年秋楚人滅夔以夔子歸

傳曰夔子不祀祝融與鬻熊楚人讓之對曰我先王熊摯有疾鬼神弗赦而自竄于夔吾是以失楚又何祀焉秋楚成得臣鬬宜申帥師滅夔以夔子歸

文五年秋楚人滅六

傳曰六人叛楚即東夷秋楚成大心仲歸帥師滅六云云臧文仲聞六與蓼滅曰皋陶庭堅不祀忽諸德之不建民之無援哀哉

文七年春公伐邾三月甲戌取須句

傳曰春公伐邾間晉難也三月甲戌取須句寘文公子焉非禮也

宣九年秋取根牟

傳曰秋取根牟言易也

宣十五年夏云云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

傳曰潞子嬰兒之夫人晉景公之姊也酆舒為政而殺之又傷潞子之目晉侯將伐之云云六月癸卯晉荀林父敗赤狄于曲梁辛亥滅潞

宣十六年春王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

傳曰春晉士會帥師滅赤狄甲氏及留吁及鐸辰也

成六年春取鄟

傳曰取鄟言易也

襄六年冬十二月齊師滅萊

傳曰十一月齊侯滅萊萊恃謀也

襄十年夏五月甲午遂滅偪陽

傳曰夏四月戊午會于柤云云晉荀偃士匄帥卒攻偪陽親受矢石甲午滅之書曰遂滅偪陽言自會也

哀八年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

傳曰春宋公伐曹將還褚師子肥殿曹人詬之不行師待之公聞之怒命反之遂滅曹執曹伯及司城彊以歸

釋例曰夫興滅繼絕帝王之達典也勤而撫之五伯之所以役王命也兄弟甥舅侵敗王略王命伐之則有征討之事兵之所加不可細舉故策書之典以例而言用大師起大衆重力以陷敵因而有之故名勝國通以滅爲文也以成師重力雖獲大城得而弗有故直以出入爲辭曰入之而已滅不苞地國不苞邑滅邑必主大師故毋發例取者乘其衰亂或受其潰叛或用小師不頓兵勞力則直言取如取如攜言易也傳四發取例者鄟以師取鄟以叛而來根牟東夷鄟附庸國各不同故也鄟爲小

釋例曰先王之命天子之地一圻列國一同自是以衰[illegible]

[illegible]

則直言取如取如攜言易也傳四發取例者
鄟以叛而來根牟東夷鄟附庸國各不同故也

国、非邑非夷、故以凡例附譚黄萊六之滅傳但見四国之咎有以取之非所以解滅例也、狄滅衛而書入者狄無之告衛之君臣死盡齊桓存之以告諸侯言狄已去不能有其土地也穢于叛王即狄又不能于狄、滅而居之以中国之狄也作事不時則怨讟動于民彼梁伯者虐興無度之功詐稱無害之愆壞滿其宮以盡百姓之心開大国之志是妖孽之先徵自亡之寔應故不言秦滅梁而以自亡為釋也衛侯滅邢無異罪同姓故名燬子承祝融鬻熊之胤世絶其祀而欲移之于楚見責又不以礼服罪狀由于不祀宜在見罪故無異訊晉侯滅虞而脩虞祀供其職貢傳稱罪虞且言易亦其義也狄有五罪伐之正也不書林父士會者狄告辞也會以訓上下叙徳刑遂滅偪陽言滅生于會非本意也鲁人背晉而好宋是以致討宋公既還而不忘諸師之説怒而反兵一舉滅曹非本志故以入告也

春秋釋例第十

隱公二年秋九月紀裂繻來逆女 傳曰紀裂繻來逆女卿為君逆也

隱公七年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 無傳

桓公三年秋七月公子翬如齊逆女 傳曰公子翬如齊逆女脩先君之好故曰公子也

桓公三年秋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讙 傳曰齊侯送姜氏非礼也傳例曰凡公女嫁于敵国姊妹則上卿送之以礼于先君公子則下卿送之于大国雖公子亦上卿送之于天子則諸卿皆行公不自送于小国則上大夫送之

夫人姜氏至自齊 無傳

釋例

桓公三年冬齊侯使其弟仲年來聘 傳曰致夫人也

桓公八年冬十月 無傳

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 傳曰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礼也

桓公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 傳曰凡諸侯之女行唯王后書也

莊公元年夏單伯送王姬 無傳

莊公二十二年冬公如齊納幣 無傳

莊公二十四年夏公如齊逆女 無傳

莊公二十四年秋公至自齊傳無

莊公二十四年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戊寅大夫宗婦覿用幣

傳曰秋哀姜至公使宗婦覿用幣非禮也

僖公五年夏公孫茲如牟

傳曰夏公孫茲如牟娶焉

僖公二十五年夏四月云云宋蕩伯姬來逆婦傳無

僖公三十一年冬杞伯姬來求婦傳無

文公二年冬云云公子遂如齊納幣

傳曰襄仲如齊納幣禮也傳例曰凡君即位好舅甥修婚姻娶元妃以奉粢盛孝也孝禮之始也

文公四年夏逆婦姜于齊

傳曰逆婦姜于齊卿不行非禮也君子是以知出姜之不允于魯也曰貴聘而賤逆之君而卑之立而廢之棄信而壞其主在國必亂在家必亡不允宜哉詩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敬主之謂也

宣公元年春王正月云云公子遂如齊逆女

傳曰公子遂如齊逆女尊君命也

宣公元年春王正月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

傳曰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尊夫人也

宣公五年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叔姬

傳曰齊高固來逆女自為也故書曰逆叔姬卿自逆也

成公八年春宋公使華元來聘聘共姬也

成公八年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

傳曰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禮也

成公八年冬十月云云衛人來媵

傳曰衛人來媵共姬禮也傳例曰凡諸侯嫁女同姓媵之異姓則否也

成公九年春云云二月伯姬歸于宋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晉人來媵

傳曰晉人來媵禮也

成公十年夏云云五月云云齊人來媵十四年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

傳曰宣伯如齊逆女稱族尊君命也

成公十四年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

傳曰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舍族尊夫人也君子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汙懲惡而勸善非聖人誰能脩之也

襄公十五年春云云劉夏逆王后于齊

傳曰官師從單靖公逆王后于齊卿不行非禮也

釋例曰凡稱君即位循婚姻娶元妃謂諒陰既終嘉好之事通於內外之禮始備求除凶之即位也古者諸侯之娶嫡夫人及左右媵各有姪娣皆同姓之國國三人凡九女參骨肉至親所以息陰訟陰訟息所以廣繼嗣也當時雖無其人必待年長而送之所以絕望求塞非常也辟猶慮患不救故遣大夫隨加之聘謂之媵所以獎遜敬之

寔也夫人竟不更聘必以姪娣媵繼室一與之醮則終
身不二所以重婚姻之禮固人倫之義人倫既固上足

宣元年傳注釋例曰按昔以為遂如齊逆女尊君命也遂以夫人婦姜
至自齊尊夫人也

也公子遂如齊逆女傳曰尊君命也公孫茲如牟傳曰
禮也若天子之異文也逆婦姜于齊傳曰卿不行非礼
也劉夏逆王后于齊傳曰官師從單靖公卿不行非禮

寔也夫人竟不更聘必以姪娣媵繼室一與之醮則終
身不二所以重婚姻之禮固人倫之義人倫既固上足
以奉宗廟下足以継後世若夫婦之義也天子至尊無
敵則上卿親迎而上公臨之諸侯若有故不得親迎必
使宗親上大夫為介凡内外君臣逆十六傳所以發異
例有四紀裂繻来逆女傳曰卿為君逆也齊高固来逆
叔姬傳曰書叔姬卿自逆也若外君臣来逆女之異文
也公子遂如齊逆女傳曰尊君命也公孫茲如牟傳曰
禮也若天子之異文也逆婦姜于齊傳曰卿不行非礼
也劉夏逆王后于齊傳曰官師從單靖公卿不行非禮
也知祭公如紀時亦有卿卿不書舉重略軽猶鞌邲之
戰唯書郤克林父若又天子及諸侯使公卿之文也国
君之娶必卜隣国之吉人臣亦卜国内之耦所以美邦
胤也君若有故而外婚則称使以出不得称婚卿非君
命不越境也婚禮雖奉時君之命其言必稱先君以為
礼辞故公子翬逆女傳稱脩先君之好公子遂逆女傳稱
曰尊君命互發其義也徃必稱族以示其遠雖在途必
去族以替之所以成小君之尊禮父母逆女不下堂著
外成之節委之於迎者也齊侯送姜氏經指事而書傳
亦隨文而釋以見其非也婚禮卿納幣而君親迎君有

故即使卿逆之則書卿名以夫人至父母之國又遣使
致女所以進貞女成大禮也桓公不書納幣而遣公子
翬逆女逆女踰月翬未反而立公會齊侯于讙本非親
逆因接夫人直稱夫人至者為失禮不亦言之文也莊
公顧割臂之盟崇寵孟任故即位二十三年乃娶元妃
雖丹楹刻桷身自納幣而有孟任之嫌故與姜氏俱反
而異入經所以不至禮書也文公既不親逆又不使卿
君而卑之立而廢之故不稱逆女皆國史敘事之宜也
天子娶則稱逆王后君為君逆女則稱逆女其自為逆
則稱所逆之字尊卑之別也逆稱王后而逆之曰季姜

俾父母之尊也天子嫁女於諸侯必使諸侯同姓者主
之諸侯嫁女於大夫必使大夫同姓者主之尊卑不得
交禮也魯諸公納幣咸在即位之前成公娶夫人不納
幣此經文闕也貴聘而賤逆失之微者傳詳言其不終
若寔不納幣非所畧也諸侯婚禮久亡以士婚準之不
得唯五於納幣逆女逆女二事皆必卿行卿行則書之
他禮非卿則不書也宋公使華元來聘聘不應使卿故
傳言聘恭姬也使公孫壽來納幣納幣應使卿故傳明
言得禮也魯君之婚亦唯存納幣逆女此其義也魯自
惠已上世娶于宋自桓已下娶于齊及春秋之末襄昭

定哀四公皆違其舊三桓執政欲以削公室外援成已
之私故哀公將因越人以去三桓越人請妻之於是季
孫賂太宰嚭以絶其計哀公不能自固出奔而死祿之
去公室亦難以禮論也杞蕩二伯姬皆自為子來迎之
與來雖異然其寔一也文公宣公成公夫人皆稱婦各
有姑之辭也宣公納幣雖或在即位之前據為喪娶不
須疑責而自明故無譏文也成公逆女及夫人至為得
禮故詳其文丘明謂之微而顯婉而成章也宋公之娶
伯姬幣聘而備晉衛為媵蓋右婚之道故傳每為之發
伯姬以賤逆婦宋齊人來媵皆非所應故傳亦無文也

叔姬歸於紀此待年之女年滿特行故書其歸公子翬
如齊逆女此經正文而賈氏云使翬逆女兼修艾之盟
婚姻禮之大事方遣逆女無緣兼脩盟會若實如此經
當變文不得以逆女為使而更以脩盟為實也又此年
春公已會齊侯而成婚豈復須逆女之臣以申文要斯
不然矣夫人遜于齊傳云不稱姜氏絶不為親止釋遜
例也至于哀婚則或稱姜而不言氏或稱氏而不言姜
立明不發其例斯蓋經傳闕也

內女卒葬例第四 注：按此篇見录與大異其篇目亦存

隱三年夏四月辛卯君氏卒

傳曰、夏、君氏卒、聲子也、不赴于諸侯、不反哭于寢、不祔于姑、故不曰薨、不稱夫人、故不言葬、不書姓、為公故、曰君氏

三年冬 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

僖元年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

閔二年傳曰、閔公之死、哀姜與知之、故遜于邾、齊人取而殺之于夷、以其尸歸、僖公請而葬之也

冬 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

傳曰、夫人氏之喪至自齊、君子以齊人之殺哀姜也為已甚矣、女子從人者也

文四年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

釋例 內女卒義

五年春 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風

傳曰、春、王使榮叔來含且賵、召昭公來會葬、禮也

十七年夏四月癸亥葬我小君聲姜

傳曰、葬聲姜、有齊難、是以緩也

宣八年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

傳曰、葬敬嬴、旱、無麻、始用葛茀、雨不克葬、禮也、禮、卜葬先遠日、辟不懷也

襄四年秋七月戊子夫人姒氏薨

傳曰、定姒薨、不殯于廟、無櫬、不虞、匠慶謂季文子曰、子為正卿、而小君之喪不成、不終君也、君長、誰受其咎、初季孫為己樹六檟于蒲圃東門之外、匠慶請木、季孫曰略、匠慶用蒲圃之檟、季孫不御、君子曰、志所謂多行無禮、必自及也、其是之謂乎

秋 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姒

定十五年秋七月壬申姒氏卒

傳曰、姒氏卒、不稱夫人、不赴、且不祔也

秋 九月 辛巳葬定姒

傳曰、葬定姒、不稱小君、不成喪也

哀十二年夏五月甲辰孟子卒

傳曰、夏五月、昭夫人孟子卒、昭公娶于吳、故不書姓、死不赴、故不稱夫人、不反哭、故不言葬小君

莊二年秋七月齊王姬卒 古夫人卒葬

四月夏 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

二十九年冬十有二月紀叔姬卒

三十年秋 八月癸亥葬紀叔姬

僖九年秋七月乙酉伯姬卒

文十二年春 二月庚子子叔姬卒

傳曰、叔姬卒、不言杞、絕也、書叔姬、言非女也

成八年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

傳曰、杞叔姬卒、來歸自杞、故書也

九年春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

傳曰、杞桓公來逆叔姬之喪、請之也、杞叔姬卒、為杞故也、逆叔姬、為我也

襄三十年夏 五月甲午宋災宋伯姬卒

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宋恭姬。

傳曰：甲午，宋大災，宋伯姬卒，待姆也。君子謂宋共姬女而不婦，女待人，婦義事也。傳曰：叔弓如宋，葬共姬也。

右內女卒葬，夫人卒葬二十四，內女卒十二，錯綜其二十三以包通之。釋例曰：夫人喪禮有三，薨則赴于同盟之國，既葬，日中自墓反虞于正寢，所謂反哭于寢也，卒哭而祔于祖姑，皆然，則書曰夫人某氏薨，葬我小君某氏，此備禮之文也。姒氏卒，傳曰：不稱夫人，不赴且不祔也。葬定姒，不稱小君，不成喪也。然則夫人子氏赴而不反哭，故不書葬；定姒則反哭而不赴，故書葬而不言

小君。君昭之孟子者，以同姓為諱，男女生革其姓，遏而知極，然吳子太伯下及魯昭公，親遠矣，所諱在于名義而已。君夫人之位，籍小君之尊，已三世也，季氏當國，而不為之服，至今仲尼釋己之國朝不成其喪，以世嫡夫人亦不書於策，此季氏之[illegible]也。凡妾子為君，其母猶為夫人，雖先君不命其母，母以子貴，其嫡夫人薨，則尊得加於臣子，內外之禮皆如夫人矣，故以氏之喪責以小君不成，曰禮也。隱公以讓攝位，[illegible]似稱君氏以別妾媵，蓋是一時之宜，隱之至義也。凡夫人薨，夫所則書地明

失常也。哀姜不書姓，經闕文也。夫人姒氏薨葬，皆以礼倫為文，明季文子雖議從略殘，既聞匠慶之言，懼而修禮，殯葬無闕也。齊王姬卒，魯為主，比內女也。紀侯大去其國，令弟納邑附齊，齊侯嘉而愍之，恩及伯姬，伯姬，魯女也，故以來告，大夫會葬，故書齊侯葬紀伯姬也。叔姬繼伯姬之後，紀侯既卒，依紀季居酅，貞義守節，加而愍之，故亦存弔葬之禮也。子叔姬卒，傳曰：不言杞，絕也。書叔姬，言非女也。出棄之女反其在室，則與既笄成人者同，故亦書卒也。昭三年傳曰：昔文襄之伯，君薨大夫弔，卿共葬事；夫人，士弔，大夫送葬。宋伯姬之卒，宋人義其

待姆，書其葬，以賢其貞節，使卿送葬，舉謚成禮，君子嫌其致過於節，故以女而不婦示義，經文仍舊，非仲尼所變，故亦不嫌書曰，以示別之，蓋丘明善達聖旨，扶春秋之義也。內女唯諸侯夫人卒乃書，恩成於敵體，其所嘉愍，乃還長，又簡於文襄之法也。其非適諸侯，則略之以服制相準也。生書其來而死不錄，卒從外大夫之比也。伯姬卒，未適人，故不稱國，既笄成人，故書。孟子卒，傳曰：昭公娶于吳，故不書姓，此為昭公加諱，不復繫吳，改其姓號，經傳因而不革也。論語謂之吳孟子，蓋時人常言，非經傳正文也。而賈氏以謂言孟子若言吳之長女，稱吳長

女既不異於同姓之長女，與未聞其異，無所為別也。又齊侯葬紀伯姬，不書謚，蓋亡國之婦，夫妻皆降，莫為之謚也。而賈許方以諸侯禮說，又失之也。禮公子為其母練冠麻縗，既葬除之，及其嗣位為君，非復公子，嫡母亮則伸其母尊，而先儒同之公子，亦繆矣。

杜預春秋釋例第十之 侵伐襲 （按此篇見永樂大典僅篇目係今補）

釋例曰：侵伐襲者，師旅討罪之名也。鳴鍾鼓以聲其過曰伐，寢鍾鼓以入其境曰侵，掩其不備曰襲，此所以別興師用兵之狀也。其但稱圍救戍遷而言也。周禮萬二千五百人為軍，二千五百人為師，五百人為旅。傳曰：君以軍行，祓社釁鼓。又曰：嘉好之事，君行師從，卿行旅從。然春秋不書師旅，一皆曰師，從衆辭也。大夫將滿師稱師，不滿稱人而已。卿將滿稱師，（按此句左傳正義引釋例作卿將滿師則兩書與永樂大典本異）師卿將不言師旅，此史策記注之常也。（按左傳正義之說其用公羊之說）翬之伐衞，固請專命，王命伐宋，羽父不待君以速進，而

釋例

先會二國，自以為名，故皆貶其族。齊為侯伯，鄭伯又為王卿士，二君奉王命以討宋惡，羽父之專進，故使微者同伐，動而無功，故無成敗也。老桃之會而不同伐，公既獨敗宋師，鄭乃尋其末蹤，事同一時，故不重告于廟也。齊侯鄭伯戰于郎，夫子善魯人之秉周班，惡三國之伐有禮，故正王爵以表周制，去侵伐以見無罪，此狄人之所以扶獎王室，敦崇大教，故詭常例以特見也。衞孔達為政，不恭，背盟主，興兵于鄭，國受討喪邑，害而告陳，雖從陳之謀，僅得自定，以謀而濟，故君子但明言今古而不釋其尤也。秦伯用孟明而致敗，敗而罪已，赦其闕而

養其志、孟明增脩其德以霸西戎、夫子嘉之、故伐秦之
役、貶四國大夫、四國大夫奉君命而行、今以一義變例、
故稱尊秦、謂之崇德、明罪不在四國大夫也、傳稱秦伯
伐晉、既嘉孟明、以善稱穆公、又曰、遂伯西戎、而經書秦
人、知稱人非諸侯之褒貶也、鄭受楚命伐宋、大敗宋師、
獲其上卿、此晉之不競也、晉于是申命衆國、大起其衆
將以雪宋之耻、取威定霸、趙盾為政、而畏鬬椒之威、不
敢遂其所志、託辭班師、失宋之心、孤諸侯之望、楚之橐
左、為吳所誘、以喪軍師、皆所以致敗也、子重興鍾鼓以
救彭城、而寔使輕軍與鄭人侵之、故經以寔事稱人書

侵、而傳本其始發言伐也、諸經傳異文而非例所及者、
其義皆然、陳蔡楚之與國、鄭欲求親于晉、故伐而入之、
晉士莊伯詰其侵小、問陳之罪、子產答以東門之役、故
免于訛、及其侵蔡、既無晉命、又無直辭、君死主少、興師
以求媚於晉、義取辭畧、不能以德懷親、又不以直報怨、
故二大夫異于子產也、陳之見伐、本以助晉、晉不逆勞、
而法以詰之、得盟主遠理、故仲尼曰、晉為伯、鄭入陳、非
文辭不為功、善之也、戎之侵魯、魯人不知、去而遠追、又
無獲、邊境不備、使不在疆、所以為諱也、諱此君之闕、亦
所以示戒于將來之君也、楚人棄君助臣、取彭城以封

叛者、剖正與偽、雖非復宋地、故追書繫宋、不與楚人之
所得入也、虎牢鄭之邦境、晉人既有之、又城而居之、將
以脅鄭、鄭畏逼而強服、遇楚而復叛、八年之間、一南一
北、至于數四、晉悼慮其未已、故大城置戍、先以示威、鄭
服之日、釋戍以歸之、德立刑行、故能終有鄭國、春秋探
書其本意、善之也、三都強盛、以奪三家之權、陪臣執政、
下凌上替、仲由惡之、而仲尼弗禁、師帥登臺、僅不相克、
隨事而書、以示三家之強、無義例也、晉伐鮮虞、文無主帥、
既例所不及、麻隧寔戰、而但書伐、欲以為不告、則時公
在師、欲以為諱伐無罪、則秦直晉曲、欲以為無功諱負、

見秦師敗績、此皆經文闕漏、傳文獨存也、賈氏以晉直
秦曲、無辭不得敵有辭、故不書戰、而韓之戰秦直晉曲、
宋之戰、魯義而不信、亦皆書戰、事類甚多、此既不安、又
師者、是人衆之通言、取而復為義、云諸經稱師、皆以明用
師之遠、楚師滅陳、則曰失用師之道、文体通同、一善一惡、諸
稱師者百六十四、患不能通、則但為稱師、而不見將帥之主、
數栰生義、此為更在將帥、與不復在師也、但是戰伐之事、
亦俱稱師、其人存其事顯、則所責明、其人沒而但稱師、則
所責隱、仲尼曷為舍此而明彼、言左氏不明義例、不以為
義例則異同詳畧、皆本史也、而諸君區區溺意于訖文、

亦其為帥其人係其事顯則所責明其人沒而但稱師
旣已滅降爲楚縣而書陳災者猶晉之梁山沙鹿崩不書晉也災害不以
係于所災所害故以所在爲名（僖十四年正義引釋例案宣十五年傳天反時爲災地反物爲妖民反德爲亂亂則妖災生）
是感之非底民之昭十年傳曰國無災不同則國報禍于日月之災言以政
取譏者其國君不由民以民表人政釋例引此所以民爲人其民謂人也
今無從致釋例全
文附錄于此

歆于無義之中求義無異施錦繡以爲纖縞用鄭比于毛也

災異例第十三（按此篇原缺大典全闕）

釋例曰物者雜而言之則昆蟲草木之類也大而言之則歲時日月星辰之謂也歲者水旱饑饉也時者寒暑風雨雷電雪霜也日月者薄食疾明也星辰者彗孛霣落失長次也山崩地震者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升也凡天反其時地反其物以害其物性皆爲妖災（宣十五年正義引釋例）天人之際或異而無感或感而不可知沙鹿崩國期年必有大咎梁山崩則云山有朽壞而自崩此皆聖賢之理言達者所宜先識（僖十四年正義引釋例）

隱十年秋七月庚寅鄭師入郜猶在郜蔡人從之伐戴八月壬戌鄭伯圍戴癸亥克之取三師焉

襄二十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傳曰春王正月公在楚釋不朝正于廟也）

昭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傳曰春王正月公在乾侯不先書鄆與乾侯非公且徵過也）

三十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傳曰春王正月公在乾侯言不能外內也）

三十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傳曰春王正月公在乾侯言不能外內又不能用其人也）

日月之行一歲十二交會以其小有盈縮故有雖交而不食者或有頻交而食者（[illegible]）

釋例曰大廟（廟室例第十八）有八名其體一也肅然清靜謂之清廟行禘祫序昭穆謂之大廟告朔行政謂之明堂行饗射養國老謂之辟雍占雲物望氣祥謂之靈臺其四門之學謂之大學其中室謂之大室總謂之宮諸儒皆以廟學爲一鄭氏以爲異處（[illegible]）

傳曰春王正月公在乾侯言不能外內又不能用其人也

日月之行一歲十二交會以其小有盈縮故有雖交而不食者或有頻交而食者

釋例曰大廟有八名其體一也肅然清靜謂之清廟行禘祫序昭穆謂之大廟告朔行政謂之明堂行饗射養國老謂之辟雍占雲物望氣祥謂之靈臺其四門之學謂之大學其中室謂之大室總謂之合宮諸儒皆以廟學為一鄭氏以為異處

廟室例第十八

[illegible]

春秋釋例第十 崩薨卒

隱十一年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傳曰壬辰羽父使賊弒公于寪氏不書葬不成喪也

桓十八年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傳曰公會齊侯于濼遂及文姜如齊齊侯通焉公謫之以告夏四月丙子享公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于車

閔二年秋八月辛丑公薨傳曰秋八月共仲使卜齮賊公于武闈

僖三十三年冬十有二月乙巳公薨于小寢傳曰冬云云公薨于小寢即安也

釋例崩薨卒

成十八年秋云云八月云云己丑公薨于路寢傳曰己丑公薨于路寢言道也

昭三十二年冬云云十有二月己未公薨于乾侯傳曰己未公薨云云書曰公薨于乾侯言失其所也

崩薨卒一百五十錯綜其三十一以包通之

隱七年春王正月云云滕侯卒

傳曰春滕侯卒不書名未同盟也傳例曰凡諸侯同盟於是稱名故薨則赴以名告終稱嗣也以繼好息民謂之禮經也

僖二十三年冬十有一月杞子卒

傳曰杞成公卒書曰子杞夷也不書名未同盟也傳例曰凡諸侯同盟死則赴以名禮也赴以名則亦書之

不然則否、遐不敢也

桓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
傳曰、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再赴也、於是陳亂、文公子佗殺太子免而代之、公疾病而亂作、國人分散、故再赴

僖四年夏許男新臣卒
傳曰、許穆公卒于師、葬之以侯、禮也、凡諸侯薨于朝會加一等、死王事加二等、於是有以衮斂也

二十七年夏六月庚寅齊侯昭卒
傳曰、夏、齊孝公卒、有齊怨不廢喪紀、禮也

文三年夏五月王子虎卒
傳曰、夏四月乙亥、王叔文公卒、來赴弔如同盟、禮也

成十三年夏五月云云曹伯廬卒于師、
傳曰、公會晉侯伐秦、云云、曹宣公卒于師

襄六年春王三月壬午杞伯姑容卒
傳曰、杞桓公卒、始赴以名、同盟故也

七年冬云云十有二月云云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鄵
傳曰、及將會于鄬、云云、子駟使賊夜弒僖公、以瘧疾赴于諸侯

十二年秋九月吳子乘卒
傳曰、秋、吳子壽夢卒、臨于周廟、禮也、凡諸侯之喪、異姓臨于外、同姓於宗廟、同宗於祖廟、同族於禰廟、是故魯為諸姬臨于周廟、為邢凡蔣茅胙祭臨于周公之廟也

昭元年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麇卒
傳曰、楚公子圍將聘於鄭、云云、聞王有疾而還、云云、入問王疾、縊而弒之、云云、葬王于郟、謂之郟敖

三年春王正月丁未滕子原卒
傳曰、丁未、滕子原卒、同盟故書名也

六年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
傳曰、杞文公卒、弔如同盟、禮也

二十五年冬云云十有一月己亥宋公佐卒于曲棘
傳曰、宋元公將為公故如晉、云云、己亥、卒于曲棘

三十一年夏四月丁巳薛伯穀卒
傳曰、薛伯穀卒、同盟故書

定四年夏云云五月杞伯成卒于會

十四年夏云云五月吳子光卒
傳曰、吳伐越、越子句踐禦之陳於檇李、云云、靈姑浮以戈擊闔閭、闔閭傷將指、取其一屨、還卒於陘、去檇李七里

哀十年春云云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
傳曰、吳伐齊、云云、齊人弒悼公、赴于師、吳子三日哭於軍門之外也

昭二十二年冬十月王子猛卒
傳曰、十一月乙酉、王子猛卒、不成喪也

莊三十二年冬十月己未子般卒
傳曰、子般即位、次于黨氏、冬十月己未、共仲使圉人犖賊子般于黨氏也

文十八年冬十月子卒

傳因冬十月仲孫忌反祝而立宣公，書曰子卒，諱之也

襄三十一年秋九月癸巳子野卒

傳曰毀也

右崩薨卒一百五十，錯綜其三十一，以包通之。

釋例曰：[illegible]天子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古之制也。春秋所稱，曲存魯史之義，內稱公而書薨，所以自尊其君，則不得不畧外諸侯書卒，以自異也。至於既葬，雖邾許子男之君，皆稱謚而言公，各順臣子之辭，兩通其義也。諸侯同盟，皆稱名以接神，故薨則臣子必以名赴同盟之國，告亡君之終，稱今君之嗣，好惡由之，故傳曰：有恭怠不廢喪紀，禮也。盟載之辭，下逮子子孫孫，當奉而書志，故云：雖好，好同則相親，相親則不爭，故曰息民也。杞子降爵，[illegible]娘有異同，故傳重發不書之例，又更發凡者，以明雖[illegible]薨赴有法，若或違之，國史亦承告而書，不必改正也。杞伯姑容未有與襄盟，而事建其究王子虎又未接於文，嘗與僖同盟，故皆用同盟之禮，蓋繼好之義也。嫌於赴非所盟之君，又天子公卿其禮或異，故傳曰：始赴以名，同盟故也。又曰：而如同盟，各以正所疑也。赴以名則亦書之者，謂諸侯雖不同盟，或以名赴也，不然則否。避不敏者，謂雖同盟而赴不以名，則亦不書名，以審遺謬也。蓋姑之卒，傳重復發者，有奪田之怨，而不廢喪紀，故禮以明之也。陳人以赴兩書其日，釋緩告亂，書以尤月。天王僞赴，逆用其虛，明日月闕否，亦從赴辭。子駟實

[illegible]

僞之情，可以兩見，承赴而書之，亦所以示將來。許靈公卒于師，吳子壽夢卒，臨於周廟，公登觀臺，必書雲物，傳皆發凡以言例，經皆無異議。諸若此，蓋周之舊禮，傳因事以存於經，則常事不書也。若卒于朝會，或書師，或書地者，史之成文，非義所存也。至於魯公之薨，則皆書地，成公

故禮以明之也陳人再赴兩書其日猶從告亂書以九十二
月天王偽赴遲用其虛明日月闕否亦從赴辭子駟實
弒僖公赴以瘧疾而經從之楚弒郟敖齊弒陽生皆其
類也君子不變其文以疑其疑（按二句永樂大典無二其字從左傳正義所引）
且虛實相生隨而表之（按表字永樂大典誤長從正義所引釋例改正）真（釋例增）
偽之情可以兩見承赴而書之亦所以示將來許穆公
卒于師吳子壽夢卒臨於周廟公登觀臺必書雲物傳
皆發凡以言例經皆無異議諸若此蓋周之舊禮傳曰
事以存於經則常事不書也若卒于朝會或書師或書地
者史之成文非義所存也至於魯公之薨則皆書地成公

此下頁廢 存悉

薨路寢傳稱得道昭薨乾侯言其失所諱內事謹凶變（昭三十二年）
也其未成君而卒者君未葬則嗣子書名在喪之禮也
既葬則嗣君諒闇孝臣復吉免喪服則禮成也文公既
葬襄仲殺惡及視書曰子卒與未成君同文所以為諱
也惡視猶不稱則知隱閔二公殺薨桓不稱殺亦諱之
也臣之事君猶子事父微諫見志違勝說辭執其是而
諫其非（按諫其非三字永樂大典脫從左傳正義所引釋例補入）不必其得蓋臣致
將然而將順其已然故有隱諱之義焉至於激節之士
則不然南史執簡而累進董狐書法而不隱觸權叔君
而自刖晏嬰端委而引直賢聖亦錄而善之（按此句左傳正義引）

頁廢

薨路寢傳稱得道昭薨乾侯言其失所諱內事謹凶變（昭三十二年）
也其未成君而卒者君未葬則嗣子書名在喪之禮也
以子惡卑之正適嗣後免喪則君君也書仲得殺而殺之文公既
固以為嫌故不稱君書君君之子也且子般子野或見殺以為諱
或不勝喪哀則不足成號為孝而滅性故直略而書卒亦諱之
也（依自以子惡書之正適以下永樂大典誤在莊卅年正義所引釋例增）其是而
諫其非（按諫其非三字永樂大典脫從左傳正義所引釋例補入）不必其得蓋臣致
將然而將順其已然故有隱諱之義焉至於激節之士
則不然南史執簡而累進董狐書法而不隱觸權叔君
而自刖晏嬰端委而引直賢聖亦錄而善之（按此句左傳正義引）

弑殺例

釋例作聖賢亦錄而實之所以廣義訓傳大道啟有三仁此之謂也

劉賈許穎復於薨卒生例云日月詳者弔贈備日月略者弔有闕傳無此事非義大夫卒例

宣公四年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

傳曰楚人獻黿於鄭靈公及食大夫黿召子公而弗與也子公怒染指於鼎嘗之而出公怒欲殺子公子公與子家謀先子家曰畜老猶憚殺之而況君乎反譖子家子家懼而從之夏弑靈公書曰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權不足也君子曰仁而不武無能達也傳例曰凡弑君稱君君無道也稱臣臣之罪也

宣十八年秋七月邾人戕鄫子于鄫

傳曰邾人秋戕鄫子于鄫傳例曰凡自賊其君曰弑自外曰戕

戕弑

桓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

傳曰宋督攻孔氏殺孔父而取其妻公怒督懼遂弑殤公君子以督為有無君之心而後動於惡故先書弑其君

莊十二年秋八月甲午宋萬弑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

十一年傳曰乘丘之役公以金僕姑射南宮長萬公右歂孫生搏之宋人請之宋公靳之曰始吾敬子今子魯囚也吾不敬子矣病之十二年傳曰秋宋萬弑閔公于蒙澤遇仇牧于門批而殺之遇大宰督于東宮之西又殺之立子游

僖九年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

傳曰里克丕鄭欲納文公故以三公子之徒作亂冬十月里克殺奚齊于次書曰殺其君之子未葬也

僖十年春王正月晉里克弑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

九年傳曰初獻公使荀息傅奚齊對曰臣竭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及里克將殺奚齊先告荀息荀叔曰吾與先君言矣不可以貳能欲復言而愛身乎雖無益也將焉避之且人欲善誰不如我我欲無二而能謂人已荀息立公子卓以葬十一月里克殺公子卓于朝荀息死之君子曰詩所謂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荀息有焉

文十四年秋九月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

傳曰子叔姬妃昭公生舍叔姬無寵舍無威公子商人驟施於國而多聚士盡夏五月昭公卒舍即位

秋九月乙卯夜商人殺舍而讓元

齊人立懿公使來告難故書以九月

文十六年冬十一月宋人弑其君杵臼

傳曰宋公子鮑禮於國人襄夫人欲通之而不可乃助之施昭公無道國人奉公子鮑以因夫人既夫人將使田公孟諸而殺之公曰不能其大夫至於君祖母以及國人諸侯誰納我夫人使謂司城去公對曰臣而逃其難若後君何冬來諸侯鼎納我夫人使謂孟諸未至夫人王姬使帥甸攻而殺之蕩意諸死之書曰宋人弑其君杵臼君無道也

文十八年夏五月戊戌齊人弑其君商人

傳曰齊懿公之為公子也與邴歜之父爭田弗勝及即位乃掘而刖之而使歜為僕納閻職之妻而使職驂乘乃謀殺懿公納諸竹中冬十一月莒弑其君庶其傳曰莒紀公生太子僕又生季佗而黜僕且多行無禮于國僕因國人以弑紀公以其寶玉來奔

宣二年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弑其君夷皋

傳曰晉靈公不君厚斂以彫牆從臺上彈人而觀其避丸也宰夫胹熊蹯不熟殺之寘諸畚使婦人載以過朝宣子驟諫公患之晉侯飲趙盾酒伏甲將攻之靈輒倒戟以禦公徒而免之丁丑趙穿攻靈公于桃園宣子未出山而復太史書曰趙盾弑其君以示於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討賊

非子而誰宣子曰嗚呼我之懷矣自詒伊慼其我之
謂矣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盾古之
良大夫也為法受惡惜也越竟乃免

襄二十六年春王二月辛卯衛甯喜弒其君剽

二十年傳曰衛甯惠子疾召悼子曰吾得罪於君悔而無及也名藏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君入則掩之若能掩之則吾子也若不能猶有鬼神吾有餒而已不來食矣悼子許諾二十六年傳曰二月庚寅甯喜右宰穀伐孫氏殺子叔及太子角書曰甯喜弒其君剽言罪在甯氏也

襄三十年夏四月蔡世子般弒其君固

傳曰蔡景侯為太子般娶于楚通焉太子弒景侯

三十一年冬十有一月

莒人弒其君密州

傳曰莒犁比公生去疾及展輿既立展輿又廢之犁比公虐國人患之十一月展輿因國人以攻莒子弒之乃立書曰莒人弒其君買朱鉏言罪之在也

昭十三年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弒其君虔于乾谿

傳曰楚子之為令尹也殺大司馬薳掩而取其室及即位奪薳居田羣喪職之族啟越大夫常壽過作亂以蔡公之命召子干子晳及郊而告之情強與之盟入襲蔡蔡公乃奉蔡公之命召二子而盟于鄧依陳蔡人以國楚公子比為王夏五月癸亥王縊于芋尹申亥氏王之無厭也故從亂如歸昭十九年

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弒其君買

傳曰夏許悼公瘧五月戊辰飲太子止之藥卒太子奔晉書曰弒其君君子曰盡心力以事君舍藥物可也

哀六年秋七月齊陳乞弒其君荼

傳曰陳僖子使召公子陽生冬十月丁卯立之使胡姬以安孺子如賴使朱毛告于陳子曰微子則不及此然

君異於器不可以二器二不匱君二多難敢布諸大夫僖子不對而泣曰君舉不信羣臣乎以齊國之困困又有憂少君不可以訪是以求長君庶亦能容羣臣乎不然夫孺子何罪毛復命公悔之毛曰君大訪於陳子陳子圖其小可也使毛遷孺子於駘不至殺諸野幕之下

弒殺二十七錯綜其

十七以逆通之隱四年秋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

傳曰州吁如陳石碏使告于陳曰此二人者實弒寡君敢即圖之陳人執之而請涖于衛九月衛人使右宰醜涖殺州吁于濮

桓六年秋蔡人殺陳佗

莊公二十二年傳曰陳厲公蔡出也故蔡人殺五父而立之

莊九年春齊人殺無知

傳曰雍廩殺無知

僖三十年秋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

二十八年傳曰衛侯與元咺訟衛侯不勝執衛侯歸之于京師元咺歸于衛立公子瑕三十年傳曰衛侯使賂周歂冶廑曰苟能納我吾使爾為卿周冶殺元咺及子適子儀

昭十三年夏四月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

傳曰公子比為王公子黑肱為令尹次于魚陂公子棄疾為司馬先除王宮使觀從從師于乾谿而遂告之且曰先歸復所後者劓師及訾梁而潰棄疾使周走而呼曰王至矣國人大驚使蔓成然走告子干子晳曰王至矣國人殺君司馬將來矣君若早自圖也可以無辱眾怒如水火焉不可為謀又有呼而走至者曰眾至矣二子皆自殺丙辰棄疾即位

事未成君附見討弒君之賊經書有三臣弒君在官者
殺無故郤定公之言也其傳之蓋有自矣在國中者無
非其臣何臣見君之讐而不討者乎則齊人殺無知衛

人殺州吁是也、然蔡人殺陳佗、楚人殺夏徵舒、非其國
人也、而與國人同書君君臣臣、天下之大義也、世豈有
無君之國哉、陳恒弒其君、孔子沐浴而告諸朝、請討、齊
臣非魯之所得討也、以為齊之君、猶魯之君、則雖魯討
之可也、亂臣賊子、不容於六合之內、聖人之為法嚴如
此、然晉里克弒二君、惠公殺之、書曰晉殺其大夫里克、
衛甯喜弒其君剽、獻公殺之、書曰、衛殺其大夫甯喜、乃
與殺大夫同文、而不加之以弒君之辭、蓋惠公之殺里
克也、曰、微子則不及此、雖然、子弒二君與一大夫、為子
君者不亦難乎、則惠公非為卓奚齊討克也、畏克之逼

也、獻公之殺甯喜也、初患其專、公孫免餘請殺之、曰、公
勿與知、而公勿禁、遂攻甯氏而殺喜、則獻公非為剽討
喜也、畏喜之專也、則亦殺大夫而已矣、克喜之惡、終身
不得正、春秋書之非以寬克喜、所以正惠公獻公也、吾
然後知聖人折獄用刑、必先正名、子曰、名不正則言不
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
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克喜之名、可謂
不正矣、不唯卓奚齊剽之弒、終無以正其罪、使晉衛之
刑、皆若二人、民亦無所措其手足矣、言言天下之善至
于無德可名、聖人不強名、名之斯小矣、言天下之惡至

於無罪可加、聖人不強加之、加之斯輕矣、人之所以為
人者、以有禮也、禮之所以為禮者、以有父子君臣夫婦
兄弟朋友也、夫婦兄弟朋友猶之可也、至於父子君臣、
人道之義盡矣、而弒君之賊、有以世子而弒者、外無君
也、內無父也、言天下之惡至是而極矣、故春秋衆弒君
稱國、微者弒君稱人、大夫公子弒君稱名氏、至於世子
弒無得而加、則亦舉世子而名之爾、楚世子商臣弒其
君頵、蔡世子般弒其君固是也、乃本氏而弒者、則亦以
名見而已、衛州吁弒其君完、齊無知弒其君諸兒是也
而公羊曰、曷為國氏、當國也、穀梁曰、大夫弒其君、以國

氏者、嫌也、弒而代之也、是為當氏而不氏、春秋豈以是
為義乎、凡公羊穀梁當國者、皆謂為君、夫弒而篡者
孰非欲為君、楚商臣蔡般非當國者乎、嫌者謂其非正
嫡也、夫既曰弒矣、何問其正不正也、齊公子商人鄭公
子歸生、皆以公子弒者也、一篡一不篡、春秋之文一施
之、而獨別于州吁無知乎、蓋大夫而弒者、異姓繫其姓、
同姓繫公子、皆仍其實也、異姓微者書以人、同姓微者
辭矣、窮則非名無以見、春秋微者、初無同姓異姓之別
至於弒則有父子之親、爲有宗族之義、爲不可以不別
也、此謂極天下之至惡、而不可加以罪者、聖人不為之

變辭以示貶者也魯謂公羊穀梁而不知此乎、公子翬弒隱公公子慶父弒子般及閔公春秋無皆貶文所謂內大惡諱也雖曰諱之而終不可沒者隱不書葬則翬之罪無所逃矣閔不書葬則慶父之罪無所逃矣此吾所謂無諱者也隱之臣子不能討翬至使桓公之世復得以大夫進爵而氏見般與閔之臣子不能討慶父先使得如齊後使得奔莒則食人之祿而忘其君處人之位而廢其法其罪皆不勝誅也故宋不討賊至使萬出奔陳魯不討賊至使慶父得奔莒春秋皆同辭而一施之左氏謂宋人請萬于陳以賂陳人使婦人飲之酒而眾以犀革宋人醢之者妄也果爾當與衛州吁同書而殤公得葬矣季友雖得慶父于莒不能正其罪而誅之使其有請不獲而自盡非討賊之道也與石碏異矣是以慶父雖死而閔公亦不得葬此春秋所以嚴君親之義也

楚靈王之死觀從矯棄疾朝吳之命而名公子比于晉與之盟因四族之徒以入楚殺太子祿而以公子比為王靈王聞之而縊春秋不生觀從書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弒其君虔于乾谿陳乞召公子陽生于於魯誣鮑牧而強與之盟以立陽生陽生立而殺孺子荼春秋不以陽生當殺而書陳乞弒其君荼者觀從陪臣也不得君其君能為亂而已矣雖矯朝吳之命而名比使比而不從觀從能自為亂乎觀從不能殺太子祿而立公子比則靈王遂延于外猶未至於死則靈弒王者非觀從所能為比為之也陳乞齊之執政也使荼不當立而陽生當立則其初以死爭之可也既不能正而與高國共立荼矣則荼乞之君也乃偽事高國而去之卒逐二人而召陽生此豈陽生所能自為者乎陽生與荼不能兩立塗之人所知也未有陽生立而荼可全者則弒荼者非陽生所能為陳乞為之也君子之斷獄如是其嚴雖有大姦大惡無所遁其情不知者以秋比初不聞其謀與乞泣而對朱毛以為可免也故曰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其是之謂乎

此下三葉本在下篇入國例八
後四葉本在歸入國復國例

春秋釋例　歸入納例

宣十一年冬，王丁亥，楚人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

傳曰：冬，楚子爲陳夏氏亂故伐陳，云云，因縣陳，云云，乃復封陳，云云，故書曰：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書有禮也。

昭十二年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

傳曰：春，齊高偃納北燕伯款于唐，因其衆也。

哀二年夏四月，云云，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

傳曰：晉侯使趙鞅納衛太子于戚，云云，使太子絻，八人衰絰，僞自衛逆者，告于門，哭而入，遂居之。

納者，內弗受也。帥師而後納者，有伐也。何用弗受也？以輒不受也。以輒不受父之命，受之王父也。信父而辭

辭相也

王父，則是不尊王父也。其弗受，以尊王父也。

成十八年傳張金引

釋例曰：凡去其國者，通謂君臣及公子母弟也。國逆而立之，本無位，則稱入；本有位，則稱復歸。齊小白入于齊，本無位也。衛侯鄭復歸于衛，復其位也。諸侯納之，有位無位，皆曰歸。孫林父、蔡季是也。身爲戎首，則曰復入，晉欒盈是也。皆所以明內外之援，辨逆順之辭。故經正魚石、衛衎以表舊制，傳稱凡例總而明之也。衛人逆公子晉于邢，宜稱入，善其得衆。公子友忠於社稷，國人思之，故閔公爲落姑之盟以復之。夫衛之公子晉絕位而在邢，魯之季子黜弱而出奔，咸得民望，享有國家，是以聖人貴之，殊其文也。莊六年五月，衛諸侯犯逆王命以納衛朔，大其事，故字王人，謂之子突，稱懼有違衆之危，而以國逆告，華元賓國逆，欲挾晉以自助，故以外納赴，春秋從而書之，以示二子之情也。韓魏有輔國之強，陳蔡有復國之端，故晉趙鞅、楚公子比，皆稱歸。從諸侯納之例也。言非晉楚之所能制，挾據愛君以請，故會曹伯，有國逆之辭，許叔有國逆之文，此皆時史因周典以起時事之情，例稱諸侯納之曰歸。今經諸稱納者，皆有興師見納之事，不須例而自明，故但言納而不復言歸也。郕有成君，晉趙盾不度于義而大興諸侯之師，涉郕之境，見辭而退，雖有服義之善，所興者廣，所害者衆，故貶稱人。衛侯鄭、曹伯負芻皆見執在周，晉魯請而復之。鄭稱歸于衛，負芻稱歸自京師，所發同而文異者，意例本歸，不以他文爲義。賈氏又以爲諸歸國稱所自之國，所自之國有力也。按楚公子比去晉而不逆，是無援於外，而經書自晉，陳侯吳、蔡侯廬，皆平王所復，可謂有力於楚，而不言自楚，此既明證。又春秋釋入，其例有二，施於師旅，則曰不地，在歸復則曰國逆。國逆而立，又以爲例。逆而不立，則皆非例。所及，鄭之良霄以罪而入，入則見殺，而復例之，例稱凡去其國，明非天子之制。周

敬王王子猛、不書出而書入、襄王書出而不書入、凡自
周無出、故非春秋舊例也、諸在外稱入、直外入內、記事
者常詞、義無所取、而賈氏惟夫人姜氏例之入、皆以為
例、如此甚多、又依於穀梁云、稱納者內難之詞、因附會
諸納為義、至於納北燕伯于陽、稱因其衆、窮不能通、乃
云時陽守雖距難違、故稱納、此又無證、經書楚人圍陳
納頓子、則頓國之所欲也、納公孫寧儀行父、傳言有禮、
不言內難也、北燕伯傳有國衆之文、陳縣而見復、上下
交歡、二人雖有淫縱之闕、今道楚匡陳賊討君葬、威權
方盛、傳稱其禮、理無內難、此皆先儒說之不妥也、

是如例第十九系黃義
舊為目次今從改經稽
以三傳例從異補

讀

浚洙、莊公九年冬、郛邑民之聚也、國家之藩衞、百姓之
保郛、不固則敗、不修則壞、故雖不臨寇、必於農隙備其
守禦、無妨民務、傳曰、龍見而畢務、戒事也、謂夏之九月、
周之十一月、龍星角亢晨見東方、於是納其禾稼、三務
如始畢、而戒民以功事、火見而致用、大火星次角亢、而
晨見、於是致其用也、水昏正而栽、謂夏十月、定星昏而中、
於是樹板幹而興作、日至而畢、日既南至、微陽始動、故土功息、
傳既顯稱凡例、而書時書不時、各重發者、以別無傳而
興作、如書旱之別過雩也、浚洙者、深之也、冬興功而無
傳、亦得其時也、

凡書旱之別過雩也下

冬城西郛、傳特曰懼齊、此其意也、書冬城西郛以下永樂大典本至注
莊廿九年正 冬城諸防、臧武仲請俟畢農事、故傳曰
其所引釋例增
書事時、言興作出火見於周之前、亦可通以事時而
移之也、按襄十三年正義云、此冬城防經書不言月
而民事已閒、書於前未至於
而事已以時致、書書事時也
事畢、以春秋詳其以失敗患、不以他病備猶有不而
然則不拘時制、諸侯以其城郛修務以禮、正月城楚
丘而書、傳稱期此其義也、下詳 浚洙者深之也、冬興
功而無傳、亦得其時、此下無之字、下得其時
邑曰築、則下事他主功之事則通用、於例從簡、築
農周郛、十里非正、偏是也、周禮四縣為都、四井為邑
此周之才制、小大王別也、若邑有先君之宗廟則稱
小曰都、尊其所居而大之也、然則都而宗廟所宜稱
城、謂是也、而猶以唯都為先君之廟、恐諸本非然邑
也、國語曰、諸有都、王卿廟、是後人尊都之處、廟下
先君同非稱、傳書也、推十二年冬城向、修曰書時
書其下月即城向、左遷其月以經傳事類相推則
通在下遣、此之謂郛以發書時之修不慎也、其說其
見長歷也、書自冬城以下永樂大典本注許敬輯
備此三傳例從異補

拼補釋例第卅二　按此篇見永樂大典其篇目亡闕

夫人內女歸寧　莊二十七年冬杞伯姬來

傳曰、杞伯姬來歸寧也、傳例曰、凡諸侯之女、歸寧曰來、出曰來歸、夫人歸寧曰如某、出曰歸于某、

十二年春王三月紀叔姬歸于酅、僖十四年夏六月季姬及鄫子遇于防、使鄫子來朝

傳曰、使鄫子季姬來寧、公怒鄫子之不來朝也、夏、遇于防而使來朝也

十五年秋九月云云季姬歸于鄫、二十八年秋杞伯姬來、文九年春云云夫人姜氏如齊、無傳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齊、無傳十五年冬云云十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

傳曰、齊人來歸子叔姬、王故也

釋例　夫人行

十八年冬十月云云夫人姜氏歸于齊

傳曰、夫人姜氏歸于齊、大歸也

宣五年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

傳曰、冬來、反馬也

十六年秋郯伯姬來歸

傳曰、秋、郯伯姬來歸、出也

成五年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右夫人內女歸寧出凡十一、

桓十八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于濼、夫人姜氏遂如齊、

傳曰、春、公將有行、遂與姜氏如齊、申繻曰、女有家、男有室、無相瀆也、謂之有禮、易此必敗

莊二年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

傳曰、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書姦也

七年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

傳曰、春、文姜會齊侯于防、齊志也

僖十七年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

傳曰、秋、聲姜以公故、會齊侯于卞

右夫人行十一、錯綜其四附見

釋例曰、歸寧者、女子既嫁、有時而歸、問父母之寧否、父母沒、則使卿歸、亦問兄弟也、出者謂犯七出而見絶者也、歸者有所往之稱、來者有所反之言也、故嫁謂之歸、而寧謂之來、見絶而出、則以來歸為辭、來而不返也、如某者非終安之稱、歸于某者、亦不反之辭也、叔姬以娣而適紀、紀侯大去其國而死、叔姬歸于酅、紀季自定於齊、姬得歸酅、全守節義、以終婦道、故繫之於紀、而以初嫁為文、賢之也、不書其來、既非常寧、又非大歸也、鄫季姬以禮來寧、公怒而絶之、故亦不書來寧、遂留之、至明年九月乃遣、故更書歸、明前年已絶於鄫也、齊人執子叔姬、魯請于王、而後齊人送之、故與棄出者異文、禮送女謙不敢自安、留其所送之馬、三月廟見、而後大家遣使返其馬、今高固因返馬禮、遂與子叔姬俱寧、情近於瀆、故

經并書其來，而傳見逆焉，以示譏也。婦人無外事，見兄
弟不踰閾，故其他行，非禮所及，亦例所不存，而當時實
有入出，或以事寧，或以淫縱，小君之行，不得不書，故直
書其事行，與其善惡，各繫於本。會于禚，傳稱書姦，夫人
入齊地也。會于防，傳稱齊侯志，入魯地也。於經無例，傳
以實言也。凡內女見經，而不書歸者，時史之闕漏，而賈
氏皆以為適世子故也。按杞桓公以僖二十三年即位
襄六年卒，凡在位七十一年，文成之世，經書叔姬二人
卒，一人出，皆杞桓公夫人也，而經皆不書歸，知雖正夫
人歸，或亦有所不載，非惟適世子也。凡八百六十六字經
傳三百九十四字

逆

釋例四百七十二 逆降例第卅 釋例曰：
邢遷于夷儀，則以自遷為文，宋人遷宿，齊人遷陽，則以
宋齊為文，各從彼此所遷之實，記注之常辭，亦非例也。
須句子，魯之私屬，若顓臾之比，魯謂之社稷之臣，故來
奔反不書於經。賈氏云：但因成風來，不見公，亦未安。
逃潰例第卅四
莊十七年秋，鄭詹自齊逃來

逃 傳

傳五年秋八月，鄭伯逃歸不盟
傳曰：王使周公召鄭伯曰：吾撫汝以從楚，輔之以晉，可以少安。鄭伯喜於王命，而懼其不朝於齊也，故逃歸不盟。孔叔止之云云。
襄七年冬十二月，陳侯逃歸
傳曰：二慶使告陳侯於會曰：楚人執公子黃矣，君若不來，群臣不忍社稷宗廟，懼有二圖。陳侯逃歸。
傳曰：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也
成公九年冬十一月，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庚申，莒潰
傳曰：冬十一月，楚子重自陳伐莒，圍渠丘，城惡，衆潰，奔莒。莒城亦惡，庚申，莒潰，楚遂入鄆，莒無備故也。君子曰：恃陋而不備，罪之大者也；備豫不虞，善之大者也。
傳曰：衆保於城，城保於德，言上能以德附衆，以功庇下，
民信其德，恃其固，故能交相依以衛社稷，苟無固志，盈
城之衆，一朝而散，如積水之敗，故曰潰，潰衆散流移之
辭。國君而逃，師棄盟違，其與儀棄其章服，群臣不知其
謀，社稷不保其安，此與匹夫逃竄無異，是以在衆為潰，
在君為逃，以別上下之名，無取於別國邑也。賈、潁以舉
國曰潰，一邑為叛。按左氏無此義也。傳曰：陳侯如楚，慶氏
以陳叛，此則舉國不必言潰也。叛者，舉城而屬他，非民潰
之謂也。例曰云潰逃者，謂一國一軍一邑，君臣相須為
用，變文以別之也。鄭詹見囚於齊，自齊逃來，此為逃囚，
無不可逃，春秋指事而書，所謂民逃，非在上之逃也，而
賈氏復申以入例，亦不安也。

蒐狩例第十七 釋例
曰：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故傳曰：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
於農隙以講武事也。三年而治兵，習戰備也；入而振旅，
治兵禮畢，整衆而還也。歸而飲至，告于廟也。所以教軍

成十七年...待廣為魯山...傳文屬魯山...上失民也今經但言
伐屬魯山無屬魯山...之文若經本無此文則卯以為...
經文而如失民之得也...釋例...
...傳...書...
...
...釋例...

無不可逃春秋指事而書所謂民逃非在上之逃也而
貫民復申以入例亦不安也

「蒐狩例第十七 ...釋例」

曰以教民戰是謂棄之故傳曰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
於農隙以講武事也三年而治兵習戰備也入而振旅
治兵禮畢整衆而還也歸而飲至告于廟也所以數軍
實昭文章明貴賤順少長辨等列習威儀也晉侯登有
莘之墟以望曰長幼有禮此之謂也田狩必有三驅之
禮以備四時之祀鳥獸之肉不登于俎骨角毛羽不登
于器則君不舉出必告于廟獲必用於廟於是乃書赦
舉稱寡君屬有宗祧之事於武城此事之謂也凡天子
諸侯田狩皆於其封內傳曰鄭之有原圃猶秦之有具
囿不越國而取諸人隱公觀魚于棠棠實他境故傳云
遠地（按左傳正義引釋例云舊說棠魯地據傳公辭曰略地則非魯境也今釋例無此文恐有脫佚）河
陽實已屬晉非王狩所在故言非其地也且明德義在
隱其召君之闕也丘明之為傳所以寫仲尼之意也而
河陽之狩趙盾之弑泄冶之罪於此三事特稱仲尼者
危疑之理須聖言以明之聖人辭可能使人信之賢者
之辭則不能此其義也三王異正朔而夏數為得天雖
在周世於言時舉事皆據夏正故公以春狩於郎傳曰
書時禮也焚咸丘魯地非蒐狩常處經不言蒐狩但稱
焚咸丘言火田盡物非蒐狩之義也

昭八年經...蒐于紅傳言革車千乘所
以示大蒐之而經不書大閱事同而文異傳不四書經書者是時史之
闕略仲尼略而從之春秋不可錯綜經文此之類也...蒐于紅不
書大蒐書公失權在三家也十一年蒐于比蒲經書大蒐復云書大蒐
大蒐在三家隨文從意以非例為例不復知其自違也
按紅之蒐下...昭八年正義...釋例補入
在非蒐狩之義也下

杜預春秋釋例第廿九 按此篇見永樂大典惟篇目佚今補

釋例曰：凡師一宿為舍，再宿為信，過信為次，此周公之典，以詳師出入行止遲速，因為之名也。兵事尚速，老師費財，不可以久，故春秋以告命，三日以上必告其次舍之與信。不書者，輕碎不以告也。兵未有所加，所次則書之，以示遲速。公次于滑，師次于郎，是也。既書兵所加，則不書其次，以事為宜，非虛次，諸久兵而不書次是也。所加而又書次者，義有所次，遂伐楚，次于陘，盟于召陵，遂次于匡是也。所記或次在事前，次以成盟事也；或次在事後，事成而次也，皆隨事實，無義例也。楚子蔡侯次于厥貉，宋公、鄭伯、陳侯、麇子不書於經者，陳鄭自懼而從楚子，宋公勢卑以苟免在列，鄭伯為楚僕任，受令於司馬，麇子恥之，遂逃師而歸。三君失位降爵，故不列諸侯。宋鄭猶然，則陳侯必同也。叔孫豹次于雍俞，傳曰：禮也。善其宗助盟主，非以次為禮也。齊桓次于聶北，救邢，亦以存邢，具其器用而還師，人無私，見善不在次也。而賈氏皆以為善。次之與不次，臨時用兵之宜，非禮之所用素例也。若魯公次于乾侯之比，非為用師，不應在例，而復例之，亦為濫也。

釋例

大夫奔例第卅三 按此篇見永樂大典其篇目亦存

宣十年夏四月，齊崔氏出奔衛。

此條見下宣十八年冬十月歸父還自晉條上

傳曰：崔杼有寵於惠公，高國畏其逼也，公卒而逐之，奔衛。書曰崔氏，非其罪也，且告以族，不以名。傳例曰：凡諸侯之大夫違，告於諸侯曰：某氏之守臣某，失守宗廟，敢告。所有玉帛之使者則告，不然則否。

文八年冬，宋司城來奔。

傳曰：宋襄夫人，襄王之姊也，昭公不禮焉。夫人因戴氏之族，以殺襄公之孫……云云。司城蕩意諸來奔，效節於府人而出。公以其官逆之，皆復之，亦書以官，皆貴之也。

十四年秋，宋子哀來奔。

傳曰：宋高哀為蕭封人，以為卿，不義宋公而出，遂來奔。書曰宋子哀，貴之也。

宣十八年冬十月，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

傳曰：公孫歸父以襄仲之立公也，有寵，欲去三桓以張公室，與公謀而聘于晉，欲以晉人去之。冬，公薨，季文子云云，遂逐東門氏。子家還，及笙，壇帷，復命於介。既復命，袒括髮，即位哭，三踊而出，遂奔齊。書曰歸父。

大夫奔

成十二年春，周公出奔晉。

十一年傳曰：周公楚惡惠襄之逼也，且與伯與爭政，不勝，怒而出。及陽樊，王使劉子復之，盟于鄄而入。三日，復出奔晉。十二年傳曰：春，王使以周公之難來告。書曰：周公出奔晉。傳例曰：凡自周無出，周公自出故也。

襄二十年秋，陳侯之弟黃出奔楚。

傳曰：陳慶虎、慶寅畏公子黃之逼，愬諸楚曰：與蔡司馬同謀。楚人以為討，云云。書曰陳侯之弟黃出奔楚，言非其罪也。

襄二十九年秋九月，齊高止出奔北燕。

傳曰：秋九月，齊公孫蠆、公孫竈放其大夫高止於北燕。乙未，出。書曰出奔，罪高止也。好以事自為功，且專。

於難及之

昭

元年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

傳曰秦后子有寵於桓如二君於景其母曰不去懼選癸卯鍼適晉其車千乘書曰秦伯之弟鍼出奔晉罪秦伯也

昭二十年夏曹公孫會自鄸出奔宋

釋例曰奔者迫窘而去逃死四鄰不以禮出也故傳曰義即進否則奉身以退迫君而奔及禮而見放俱去其國故通以為文仲尼修春秋又所以稱為優劣也傳罪之人皆身受禍難唯子哀不義宋公先機而發是以貴而書字也若乃稱司城以責劫卿於國人書歸父之還以善復命於介因齊人告辭以著其無罪蓋隨事以示褒貶也傳既云書曰崔氏以明非罪復云且告以族不以名知典策之禮當以名通齊國雖謬以族告適合仲尼褒貶之實因而不革以示無罪且明春秋之作或因舊史成文不必有改也夫立功立事國之厚益而身之表的也表高的明雖女人猶效嚮焉而況當塗之士是以君子慎之道者貴善行者無轍迹功遂而身退高奇既犯其始又尋以終之免死為幸斯乃賢聖之篤戒故變於言奔文致其罪以示過曹公孫會雖小國之卿當有玉帛之使於魯曹人以告而書也陳公子黃逼而出奔既稱弟以明無罪故不復變本告之名賈氏以為稱名以貶陳黃之逼是不復顧有非罪之文一黃之身或罪或否也

杜預釋例

春秋書入

隱八年春云云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庚寅我入祊

傳曰鄭伯請釋泰山之祀而祀周公以泰山之祊易許田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不祀泰山也

桓十五年夏云云五月云云許叔入于許

隱十一年傳曰鄭伯使許大夫百里奉許叔以居許東偏云云桓十五年傳曰許叔入于許云云

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

傳曰秋鄭伯因櫟人殺檀伯而遂居櫟也

莊六年夏六月衛侯朔入于衛

五年傳曰冬伐衛納惠公也六年傳曰春王人救衛夏衛侯入放公子黔牟于周放甯跪于秦殺左公子洩右公子職乃即位君子曰云云

九年夏云云齊小白入于齊

傳曰夏公伐齊納子糾桓公自莒先入

二十四年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

傳曰秋哀姜至

成十八年夏云云宋魚石復入于彭城

傳曰楚子辛鄭皇辰侵城郜取幽丘同伐彭城納宋魚石向為人鱗朱向帶魚府焉以三百乘戍之而還書曰復入凡去其國國逆而立之曰入復其位曰復歸諸侯納之曰歸以惡曰復入

襄二十三年夏云云晉欒盈復入于晉

傳曰欒盈帥曲沃之甲因魏獻子以晝入絳云云

二十五年秋八月云云衛侯入于夷儀

傳曰晉侯使魏舒宛沒逆衛侯將使衛與之夷儀云云八月云云衛獻公入于夷儀

三十年秋七月云云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鄭人殺良霄

傳曰癸丑晨自墓門之瀆入因馬師頡介于襄庫以伐舊北門駟帶率國人以伐之云云伯有死於羊肆

昭二十二年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

傳曰冬十一月乙巳晉籍談荀躒帥九州之戎及焦瑕溫原之師以納王于王城

二十六年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

傳曰召伯逆王于尸云云癸酉王入于成周

定十一年秋宋樂大心自曹入于蕭

傳曰宋公母弟辰暨仲佗石彄公子地入于蕭以叛秋樂大心從之大為宋患寵向魋故也

桓十七年秋八月蔡季自陳歸于蔡

傳曰蔡桓公卒蔡人召蔡季于陳秋蔡季自陳歸于蔡

閔元年秋八月云云季子來歸

傳曰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請復季友也齊侯許之使召諸陳公次于郎以待之季子來歸嘉之也

僖二十八年夏云云六月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

傳曰衛元咺奉叔武以受盟云云

其六月晉人復衛侯甯武子與衛人盟于宛濮云云衛侯先期而入云云曹伯襄復歸于曹

傳曰晉侯有疾曹伯之豎侯獳貨筮史使曰以曹為辭云云遂復曹伯

三十年秋云云衛侯鄭歸于衛

傳曰晉侯使醫衍酖衛侯甯俞貨醫使薄其酖不死公為之請納玉於王與晉侯皆十瑴王許之秋乃釋衛侯衛侯使賂周歂冶廑云云

成十四年夏衛孫林父自晉歸于衛傳曰晉侯使郤犨送孫林父而見之十五年秋八月云云宋華元自晉歸于宋傳曰魚石曰右師苟獲反雖許之討必不敢且多大功國人與之不反懼桓氏無祀於宋也云云魚石自止華元于河上請討許之云云十六年秋云云曹伯歸自京師傳曰曹人復請于晉晉侯謂子臧反吾歸而君子臧反曹伯歸

襄二十六年春王二月云云甲午衛侯衎復歸于衛傳曰衛侯使子鮮為復辭云云子鮮不獲命於敬姒以公命與甯喜言曰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云云二月庚寅甯喜右宰穀伐孫氏云云辛卯殺子叔及太子角云云甲午衛侯入書曰復歸國納之也

昭十三年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弒其君虔于乾谿傳曰觀從以蔡公之命召子干子皙及郊而告之情強與之盟入襲蔡蔡公云云依陳蔡人以國云云以入楚云云公子比為王云云夏五月癸亥王縊於芋尹申亥氏秋八月云云蔡侯廬歸于蔡傳曰平王即位既封陳蔡而皆復之禮也隱大子之子廬歸于蔡禮也傳曰悼太子之子吳歸于陳禮也陳侯吳歸于陳

定十三年冬云云晉趙鞅歸于晉傳曰韓魏以趙氏為請十二月辛未趙鞅入于絳盟于公宮

隱八年春云云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庚辰我入祊傳曰鄭伯請釋泰山之祀而祀周公以泰山之祊易許田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不祀泰山也

宣十一年春云云齊人歸我濟西田傳曰春公如齊齊侯以我服故歸濟西之田

成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於齊

定十年夏云云齊人來歸鄆讙龜陰之田

哀八年冬十有二月云云齊人歸讙及闡傳曰十二月齊人歸讙及闡季姬嬖故也

同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故傳曰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武事也三年而治兵習戰備也入而振旅治兵禮畢整眾而還也歸而飲至告于廟也所以數軍昭文章明貴賤順少長辨等列習威儀也晉侯登有莘之墟以望曰長幼有禮此之謂也田狩必有三驅之禮以備四時之祀鳥獸之肉不登於俎骨角羽毛不登于器則君不舉出必告于廟獲必用於廟於是乃書椒舉稱寡君屬有宗祧之事於武城此事之謂也凡天子諸侯田狩皆於其封內傳曰鄭之有原圃猶秦之有具囿不越國而取諸人隱公觀魚于棠棠實他境故傳云遠地按左傳正義引釋例之舊說棠魯地據傳公辭欲略地則非魯境也今釋例無此文恐有疏佚河陽實已屬晉非王狩所在故言非其地也且明德義在隱其名君之闕也丘明之為傳所以寫仲尼之意也而河陽之狩趙盾之殺泄冶之罪於此二事特稱仲尼者免疑之理須聖賢以明之聖人辭可能使人信之賢者之

辭則不能此其義也三王異正朔而夏數為得天雖在周世於言明舉事皆據夏正故公以春狩於郎傳曰書時禮也焚咸丘尊地非苑狩常處經不言苑狩但稱焚咸丘言火田盡物非苑狩之義也

傳二十五年秋楚人圍陳納頓子於頓

傳曰楚令尹子玉追秦師弗及遂圍陳納頓子於頓

莊三年經秋紀季以酅入于齊 疏 釋例曰齊侯鄭伯詐朝于紀欲以襲之紀人大懼而謀難于魯請王命以求成于齊公告不能齊遂逼之遷其三邑而…危而不能自入…附庸先祀不廢社稷有奉書之力也故書字不書名書入不書叛也顯分也傳曰始判為紀庶去其本也判貴謂紀季以酅奔齊不言叛不能專酅也傳稱紀侯不能下齊以与紀季季非叛也紀亡之後叔姬歸于酅明為附庸猶得專酅故可歸也莊十年釋例書叔姬歸于酅…示書夫興侯

公行至例第廿三

特此得別見求衛之與傳各自役今補

桓二年秋云云九月云云公及戎盟于唐 傳曰公及戎盟于唐修舊好也 冬公至自唐 傳曰冬公至自唐告于廟也傳例公行告于宗廟反行飲至舍爵策勳焉禮也特相會往來稱地讓事也自參以上則往稱地來稱會成事也 十六年夏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 十五年傳曰冬會于袲謀伐鄭將納厲公不克而還十六年夏伐鄭 秋七月公至自伐鄭 傳曰秋公至自伐鄭以飲至之禮也 十八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于濼公及夫人姜氏遂如齊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丁酉公之喪至自齊 非例 莊二十三年夏公如齊觀社 傳曰公如齊觀社非禮也 公至自齊 傳無 二十四年夏公如齊逆女 秋公至自齊 傳無 二十七年春公會杞伯姬于洮 傳曰公會杞伯姬于洮非事也天子非展義不巡狩諸侯非民事不舉卿非君命不越境也 僖十六年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邢侯曹伯于淮 十七年夏滅項云云九月公至自會 傳曰淮之會公有諸侯之事未歸而取項齊人以為討而止公秋聲姜以公故會齊侯于卞九月公至書曰至自會猶有諸侯之事焉且諱之也 二十八年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子秦人于溫諸侯遂圍許 二十九年春云云公至自圍許 傳無 宣五年春公如齊夏公

至自齊

傳曰春公如齊高固使齊侯止公請叔姬焉夏公至自齊書過也宣七年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于黑壤傳曰晉侯之立也公不朝焉又不使大夫聘晉人止公于會盟于黃父公不與盟以賂免故黑壤之盟不書諱之也八年春公至自會傳無襄十年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柤夏五月甲午遂滅偪陽傳曰春會于柤會吳子壽夢也云云晉荀偃士匄請伐偪陽而封宋向戌焉云云甲午滅之書曰遂滅偪陽言自會也公至自會傳無十二年冬云云公如晉傳曰公如晉朝且拜士魴之辱禮也十三年春公至自晉傳曰春公至自晉孟獻子書勞于廟禮也昭二十五年云云九月己亥公遜于齊次于陽州二十六年三月公至自齊居于鄆傳曰三月公至自齊處于鄆言魯地也二十七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傳曰至自齊處于鄆言自外也定十二年冬云云十有二月公圍成傳曰將墮成公斂處父謂孟孫墮成齊人必至于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障也無成是無孟氏也子偽不知我將不墮冬十二月公圍成弗克公至自圍成傳無公行一百七十六書至者八十二錯總其二十九以苞通之經書公行及至皆因告于廟書之于策桓二年公至自唐傳曰告于廟也然則凡盟有一百五公行一百七十

釋例曰凡公出朝聘奔喪會葬告但書而不書其事

六書至者八十二據盟有以下十八字永樂大典不載據左傳正義所引釋例增不書至者九十有四皆不告廟也隱公之不告謙也餘公之不告慢於禮也公或朝或會或盟或伐或得禮或失禮其事非一故傳隨而釋之以明釋告廟也嫌他例不通故復總曰凡公行告于宗廟反行飲至舍爵策勳焉禮也此以明公出境當無不告及其反也則必飲至有功則策勳故公至自伐鄭傳重言以飲至之禮孟獻子書勞于廟傳復云得禮所以反覆凡例也公朝于晉而獻子書勞知策勳非惟討伐之功雖或常事有以寧國安民亦書功于廟也然則凡行飲至必以嘉會昭告于祖禰有功則舍爵策勳無功勞告成事而已若夫執止之辱厭尊毀列所以累其先君忝其社稷固當克躬罪己不以嘉禮自終宣公如齊既已見止違婚於鄰國之臣而行飲至之禮故傳曰書過桓公之喪至自齊此則死還告廟而書至者也據死字永樂大典誤既字書至又衍一禮字從左傳正義所引釋例改莊公違禮如齊觀社用飲至之禮此則失禮之書至者也公又如齊逆女則得禮亦書至也宣公黑壤之會以賂免諱不書盟而復書至亦諱不以見止告廟也襄公至自晉此則策勞還而書至昭公至自齊居于鄆此則宜告而書至者也諸書至皆告廟啓反或即實而

言、或有所諱避、傳於伐鄭見飲至之禮、於宣見書遂之譏、於襄見書勞于廟、舉此三者、以苞其他行也。傳十七年傳曰、公至自會、猶有諸侯之事、諱之也、明以諸侯之事、越境還至、用飲至之禮、正也。公以滅項為齊所止、會事既畢、踰年乃還、非公所終、而經書至自會、故傳特釋曰、猶有諸侯之事、且諱之也。溫之會、遂圍許、書公至自圍許、柤之會、遂滅偪陽、書公至自會、諸若此類、事勢相接、或以始致、或以終致、蓋時史之異、耳無他異也（按此句永樂大典無之從正義所引釋例增入）陪臣執命、大都耦國、仲由建墮三都之計、而成人不從、故公親伐圍之、雖不越境、動衆興兵、大

其事、故出入皆告于廟也。

啓蟄而郊、謂夏正建寅之月、於是祀南郊、配后稷、以祈農事也。龍見而雩、謂建巳之月、蒼龍七宿之體、皆見東方、於是大雩祭天、遂為百穀祈膏雨也。始殺而嘗、謂建酉之月、蒹葭蒼蒼、白露為霜、陰氣始殺、嘉穀始熟、於是薦嘗於宗廟也。閉蟄而烝、謂建亥之月、草木枯落、昆蟲閉蟄、履霜堅冰、萬物皆成、可薦者衆、於是享祭烝於祖考也。言凡祀舉郊雩烝嘗、則天神人鬼地祇之祭皆通也。其他群祀不錄、可知也。礿祠及地祇、經無其事、故不備言、亦約文以相包也。過則書者、謂非其時、非其祀、不

郊雩烝嘗例第五（按此篇見永樂大典篇目佚今從孔穎達春秋正義補）

方、於是大雩祭天、遂為百穀祈膏雨也。始殺而嘗、謂建酉之月、蒹葭蒼蒼、白露為霜、陰氣始殺、嘉穀始熟、於是薦嘗於宗廟也。閉蟄而烝、謂建亥之月、草木枯落、昆蟲閉蟄、履霜堅冰、萬物皆成、可薦者衆、於是享祭烝於祖考也。言凡祀舉郊雩烝嘗、則天神人鬼地祇之祭皆通也。其他群祀不錄、可知也。礿祠及地祇、經無其事、故不備言、亦約文以相包也。過則書者、謂非其時、非

旱而雩之類是也、始夏而雩者、為純陽用事、防有旱災、
而祈之也、至于四時之旱、則又因用此禮而求雨、亦曰
雩、宗廟之祀也、既有天時、又須所薦之物可薦、卜日又
有吉否、則仲月其常也、故周禮祀號、曰以四時仲正之
也、經書正月烝、得仲月之時也、其夏五月復烝、此為過
烝、若但書夏五月烝、則唯可知其非時、故先發正月之
烝而後經書五月烝、以示非時并
明載烝瀆也、四時享祀、孝子之所以致思、故雖大災大
禮大凶亡喪哀、是以廢大事乃有闕、今以建未之月、而
脩嘗祭之禮非也、然既戒日致齋、御廩雖災、不害嘉穀、
祭亦不應中廢、故經書乙亥嘗、以示過、傳釋之以不害
也、傳曰、春不雨、夏六月雨、自十月不雨至于五月、不曰
旱、不為災也、然則雖書不雨、必須將為災、然後得雩、常
事不書、諸書雩而傳不以旱釋之者、皆過也、經書過雩
則旱雩不別、故傳七發之、天子郊祀、因望祭四方羣神、
諸侯不得依天子、唯望祭其封內山川分野之星、是謂
三望、魯以周公、故得用天子禮樂、故雖諸侯而特郊祀、
配以后稷、其望祭也、自從常祀制也、常祀自祭之所必、
故禮唯卜郊日、而又卜可郊與否、今郊既配有日、而更
復疑卜、或既耕而後卜郊、廢上天之祀、而別祀三望、闕
大存小、怠慢失序、故經書猶、傳皆隨而發之也、此事三
見、卜而傳釋其二、以明卜郊不從與郊牛死、所以不郊、
雖異而譏同也、成七年不郊、亦俱以牛事、故不重釋也、
辛丑用郊文異、而丘明不發、明時史之辭、非聖意也、凡
以旱為雩者、傳皆從而釋之、上辛季辛、一月之中、義雩
釋其旱甚明、皆得禮也、先儒之辯郊雩烝嘗、各據所見、
多不審悉、今博採以斷諸疑、歷法正月節立春、啟蟄為
中氣、二月節驚蟄、春分為中氣、三月節清明、穀雨為中
氣、四月節立夏、小滿為中氣、五月節芒種、夏至為中氣、
六月節小暑、大暑為中氣、七月節立秋、處暑為中氣、八
月節白露、秋分為中氣、九月節寒露、霜降為中氣、十月
節立冬、小雪為中氣、十一月節大雪、冬至為中氣、十二
月節小寒、大寒為中氣、凡十二月而節氣有二十四、共
通三百六十六日、分為四時、閒之以閏月、故節未必得
恆在其月初、而中氣亦不得恆在月之半、是以傳舉天
宿氣節為文、而不以月為正、僖公襄公夏四月卜郊、但
譏其非所宜卜、而不譏其四月不可郊也、孟獻子曰、啟
蟄而當郊、不應過春分也、按歷法有啟蟄驚蟄、而無龍
見始殺閉蟄、郊郊而後耕、耕謂春分也、言得啟蟄、此古
人所名不同、然其法推不得有異、傳曰、火伏而後蟄者

畢、此謂十月始蟄也、至十一月則遂閉之、猶二月之驚蟄、既啓之後、遂驚而走出、始蟄之後、又自閉塞也、白露秋分、謂之始殺、龍星之體、昏見謂立夏之月、言得此月節、則當卜祀、過涉次節、則以過而書、故秋雩書不時、此涉周之立秋節也、土功作、不必月日、故亦書龍見而畢、務戒事也、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此其大準也、周禮、祭宗廟以四仲、蓋言其下限也、月令之書、出自呂不韋、其意也、欲為秦制、非古典也、穎氏因之以為龍見五月、五月之時、龍星已過於是、此為疆牽天宿以附會呂不韋之月令、非據而據、既以不安、且又自違其

左氏稱秋大雩、書不時、此秋即穎氏之五月、而忘其不時之文、欲以雩祭、劉賈又以為諸書用、皆不宜、反於禮者也、施之又用郊、似若有義也、至于對用幣、及用鄫子、諸若此比、皆當須用以別所用者也、若不言用、則事叙不明、所謂辭窮、非聖人固造此用以示義也、且諸過祀三望之類、奚獨皆不書用邪、按左傳用幣於社、稱曰得禮、爾有用矛於齊師、孔子以為義無不宜之例也、丘明云我師豈欺我哉、

[illegible]

春秋釋例

桓八年春正月己卯烝傳無

夏五月丁丑烝傳無

杜預春秋釋例第廿五 按此篇見永樂大典其篇見亡存

王侯及夫人出奔

桓六年春寔來

五年傳曰冬淳于公如曹度其國危遂不復六年春自曹來朝書曰寔來不復其國也

桓十五年夏云云五月鄭伯突出奔蔡

傳曰祭仲專鄭伯患之使其壻雍糾殺之云云祭仲殺雍糾云云公載以出之也

十六年冬云云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

傳曰宣姜與公子朔構急子云云二公子故怨惠公云云立公子黔牟惠公奔齊

莊元年春云云三月夫人遜于齊

傳曰夫人遜于齊不稱姜氏絕不為親禮也

四年夏云云紀侯大去其國

傳曰紀侯不能下齊以與紀季紀侯大去其國違齊難也

閔二年秋云云九月夫人姜氏遜于邾

釋例王侯及夫人出奔

傳曰閔公之死哀姜與知之故遜于邾也

僖二十四年冬天王出居于鄭

傳曰初甘昭公有寵于惠后云云頹叔桃子曰我寔使狄狄其怨我遂奉太叔以狄師攻王王將禦之王曰先后其謂我何云云天子無出書曰天王出居于鄭避母弟之難也

二十八年夏四月云云衛侯出奔楚

傳曰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與故出其君以悅于晉衛侯出居于襄牛云云衛侯聞楚師敗懼出奔楚遂適陳矣

文十二年春王正月郕伯來奔

十一年傳曰郕太子朱儒自安於夫鍾國人弗徇十二年春郕伯卒郕人立君太子以夫鍾與郕邽來奔公以諸侯逆之非禮也故書曰郕伯來奔不書地尊諸侯也

襄十四年夏四月己未衛侯衎出奔齊

傳曰衛獻公誠孫文子寗惠子食皆服而朝日旰不召而射鴻于囿二子從之不釋皮冠而與之言二子怒云云公出奔齊云云公使祝宗告亡且告無罪定姜曰無神何告若有不可誣也有罪若何告無舍大臣而與小臣謀一罪也先君有冢卿以為師保而蔑之二罪也余以巾櫛事先君而暴妾使余三罪也告亡而已無告無罪也

昭三年冬北燕伯款出奔齊

傳曰燕簡公多嬖寵欲去諸大夫而立其寵人冬燕大夫比以殺公之外嬖公懼奔齊書曰北燕伯款出奔齊罪之也

二十一年冬蔡侯朱出奔楚

傳曰楚費無極取貨東國而謂蔡人曰朱不用命於楚君將立東國若不先從王欲楚必圍蔡蔡人懼出朱而立東國云云

二十三年秋七月莒子庚輿來奔

傳曰莒子庚輿虐而好劍苟鑄劍必試諸人國人患之又將叛齊烏存帥國人以逐之

二十五年秋九月己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齊侯唁公于野井

傳曰齊侯將唁公于平陰公先至于野井齊侯曰寡人之罪也使有司待于平陰為近故也書曰公孫于齊次于陽州齊侯唁公于野井禮也將求於人則先下之禮之善物也

哀十年春王二月邾子益來奔

七年傳曰秋伐邾云云以邾子益來云云八年傳曰乃歸邾子邾子又無道吳子使太宰子餘討之囚諸樓臺栫之以棘使諸大夫奉太子革以為政十年春邾隱公來奔齊甥也故遂奔齊也

桓十一年秋云云九月云云鄭忽出奔衛

傳曰雍氏宗有寵于宋莊公故誘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死云云祭仲與宋人盟以厲公歸而立之秋九月丁亥昭公奔衛己亥厲公立也

昭元年秋云云莒展輿出奔吳

傳曰莒展輿立而奪群公子秩公子召去疾于齊秋齊公子鉏納去疾展輿出奔吳云云君子曰莒展之不立棄人也夫人可棄乎詩曰無競維人善矣

六年夏四月云云陳公子留出

奔鄭

傳曰、哀公有廢疾、三月甲申、公子招公子過殺悼太子偃師而立公子云云、公子勝愬之于楚云云、公子留奔鄭也、二十六年冬十月云云、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

奔楚

二十二年秋經書王室亂、二十三年秋經書尹氏立王子朝、二十六年傳曰、晉師克鞏、召伯盈逐王子朝、王子朝及召氏之族毛伯得尹氏固南宮囂奉周之典籍以奔楚也

釋例曰、君為元首、
臣為股肱、股肱元首、同體合用、相須而成也、然假異氣
以合德、執名義以相服、非忠誠之感、和理之應、則四體
交競、元首失德、燕款以多寵見逐、鄭突以專臣失位、蔡
朱以外諸出奔、莒展以棄人不立、由此觀之、君臣之間、
有釁多矣、唯秉德而志公者、必博聽而遠覽、無常親也、

無常疏也、有親必有疏、有常必致非常也、此人君之安
危、今古之成敗也、諸侯有國、社稷是重、州公如曹、度其
國危、危而無患慮、容身於魯、社稷絕祀、非奔非朝、故寔
來、內諱奔謂之遜、使若不為臣子之所逐、自遜位而去
之文、姜與公如齊、以淫見譖、懼而歸訴于襄、襄公戕公
而委罪於彭生、然公之謀、姜所不與、疑懼而自留于齊、
莊公感其不反、以闕即位之禮、故姜氏自齊而還魯、魯
人探情以責之、故復出奔、夫子以為姜氏罪不與弒、於
莊公之義、當以母淫於齊、而絕其齊親、全母子之道、故
經不稱姜氏、傳曰、絕不為親、禮也、明絕之於齊也、又稱

夫人、明母義存也、哀姜外淫、故遜稱姜氏、明義異也、文
姜之身、終始七如齊、再如莒、皆以淫行書出而不書反、
則元年遜亦不告廟、推可知也、紀侯力弱處窮、自以列
國不忍屈辱於齊、使紀季以酅求安、而脫身外寓、季累
為附庸、社稷有奉、故不言滅、不見迫逐、故亦不言奔、大
去者、不反之辭、蓋時史即實而言、仲尼不改書、故傳不
言、故書曰也、天子以天下為家、故傳曰、凡自周無出、今
居為名而不書奔、殊之於列國、鄭之世子以地來奔、
此罪人也、公乃嘉而居之、謬用諸侯之禮、待之同于鄭
伯、天子即而書鄭伯來奔、書斯於此、亦有意於褒貶也、

諸侯奔亡、皆迫逐而苟免、非自出也、傳稱衛孫林父甯
殖出其君、名在諸侯之策、此以名臣赴告之文也、仲尼
之經、更沒逐者、主名、以自奔為文、責其君不能自安自
固、所犯非徒所逐之臣也、且衛赴不以名、而燕赴以名、
各隨赴而書之、著義在彼、不在此也、傳不發於蔡朱衛
衍、而發於燕款者、款罪輕於衛衍、而重於蔡朱、故舉中
示例、以兼通上下也、朱雖無罪、失位而出奔、按此句永樂大典作據位出奔、從左傳正義所引釋例增補亦其咎也、晉侯問於師曠曰、衛
人出其君、不亦甚乎、對曰、或者其君寔甚、良君將賞善
而刑惡、養人如子、蓋之如父、容之如地、民奉如君、愛之

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其可出乎。夫君、神之主也、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匱神之祀、百姓絕望、將焉用之、不去何為。天之愛民甚矣、豈使一人肆于民上、以縱其淫、必不然矣。晉侯悼感衛衍而發問、師曠恃其目盲、因問荅以極言、且明君不能君、故臣亦不能臣、罪不絕在臣也。鄭忽既葬、免喪而不稱君者、忽為太子、有母氏之寵、宗卿之援、有功於諸侯、此太子之盛者也、守介節以失大國之助、知三公子之強、不用祭仲之言、修小善、潔小行、從匹夫之義、亡社稷之大計、故君子謂之善自為謀、言不能謀國也、父卒而不能自君、鄭人亦不君之、是以出則降名以赴、入則逆之以太子之禮、始於見逐、終於見殺、三公子更立、亂國若寡、忽之由也、故仲尼因而示義也、公子留莒展與書名者、篡弒而立、未列於會也、諸侯即位、上有王命、次則列國以為班、然後成君、故凡不受先君之命者、雖已踰年、不與諸侯會而出奔、皆不稱爵、此古之常制、故傳曰、會于平州以定公位也、

執大夫行人。

一襄十一年秋、云、楚人執鄭行人良霄

傳曰、鄭人使良霄太宰石㚟如楚、告將服于晉、云云、楚人執之、書曰行人、言使人也

一桓十一年秋、云、九月宋人執鄭祭仲

傳曰、宋雍氏宗、有寵於宋莊公、故誘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死、九月丁亥、歸而立之、昭公奔衛、己亥、厲公立也

一莊十七年春、齊人執鄭詹

五年夏單伯至自齊

傳曰、齊人許單伯請而赦之、使來致命、書曰單伯至自齊、貴之也

一成十六年秋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苕丘

傳曰宋雍氏宗有寵於宋莊公故誘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死九月丁亥歸而立之昭公奔衛己亥厲公立也

莊十七年春齊人執鄭詹

傳曰春齊人執鄭詹鄭不朝也

僖四年夏齊人執陳轅濤塗

傳曰陳轅濤塗謂鄭申侯曰師出於陳鄭之間國必甚病若出於東方觀兵於東夷循海而歸其可也申侯曰善濤塗以告齊侯許之申侯見云云齊侯說與之虎牢執陳轅濤塗秋伐陳討不忠也

文十四年冬云云單伯如齊齊人執單伯齊人執子叔姬

傳曰襄仲使告于王請以王寵求昭姬于齊冬單伯如齊請叔姬齊人執之又執子叔姬

一文十五年夏單伯至自齊

傳曰齊人許單伯請而赦之使來致命書曰單伯至自齊貴之也

一成十六年秋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苕丘

傳曰宣伯使告郤犨云云晉人執季文子于苕丘公還待于鄆使子叔聲伯請季孫于晉云云乃許魯平赦季孫也

一襄十八年晉人執衛行人石買

十七年傳曰石買孫蒯伐曹取重丘曹人愬于晉十八年冬晉人執衛行人石買于長子執孫蒯于純留為曹故也

一襄二十六年秋晉人執衛甯喜

傳曰六月公會晉趙武宋向戌鄭良霄曹人于澶淵以討衛疆戚田云云於是衛侯會之晉人執甯喜遺使赦齊以先歸也

一昭八年夏四月云云楚人執陳行人干徵師殺之

傳曰徵師赴于楚且告有立君公子勝愬之于楚楚人執而殺之書曰楚人執陳行人干徵師殺之罪不在行人也

一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

傳無

一十一年冬十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

傳曰楚子滅蔡用隱太子于岡山申無字曰不祥五牲不相為用況用諸侯乎

一十三年秋八月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

傳曰邾人莒人愬于晉曰魯朝夕伐我幾之矣我之不共魯故之以晉侯不見公云云公不與盟晉人執季孫意如云云以平子歸

一十四年春云云意如至自晉

傳曰春意如至自晉尊晉罪己禮也

一二十三年春王正月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婼

傳曰邾人城翼還將自離姑云云遂取邾師獲鉏弱地邾人愬于晉晉人來討叔孫婼如晉書曰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婼言使人也

一二十四年春王二月云云婼至自晉

傳曰婼至自晉尊晉也

定元年春三月晉人執宋仲幾歸于京師

傳曰晉魏舒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以城成周云云宋仲幾不受功云云晉執仲幾以歸三月歸于京師

六年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犂

傳曰宋樂祁言於景公曰諸侯唯我事晉今使不往晉其憾矣云云公謂樂祁曰唯寡人說子之言子必往也云云趙簡子逆而飲之酒於綿上獻楊楯六十於簡子云云范獻子言於晉侯曰以君命越疆而使未致使而私飲酒不敬二君不可不討也乃執樂祁也

七年秋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

傳曰齊侯鄭伯盟于鹹徵會于衛衛侯欲叛晉諸大夫不使北宮結如齊而私於齊侯曰執結以侵我齊侯從之

一昭四年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執齊慶封殺之

傳曰、楚子以諸侯伐吳云云、使屈申圍朱方、八月、甲申克之、執齊慶封、而盡滅其族、云云、使言曰、無或如齊慶封殺其君而弱其孤以盟其大夫、云云、執之行人及叔姬并書至凡二十

釋例曰、古之諸侯享覜聘問、相繫於時、所以抒人情、觀頫蔵、合嘉好也、及作征伐會盟、軍之所興、兵之所加、各有本志、志於懲治不執、伐叛柔服而已、使以行人言之、言之以接事、信命之要、於是乎在、舉不以怒、則刑不濫、刑不濫、則兩國之情得通、兵有不交而解者、皆行人之勳也、是以雖飛矢在上、走驛在下、及其末節、不赦大理、更遷怒肆忿、快意於行人、譬諸豺狼、求食而已、傳曰、鄭人使伯蠲行成、晉人殺之、非禮也、兵交、使在其間也、故夫子顯行人之例、行人有六、而傳發三者、因良霄以顯其稱行人、因干徵師以示其非罪、因魯叔孫以同外內大夫、則餘三人皆隨例而為義也、諸以行人為名、通及外內、以卿出使、義取於非其罪也、若濤塗甯喜之類、罪在其身、鄭叔詹魯行父之等、以執政受罪、本非出使、故不稱行人、從實而書以罪之也、鄭祭仲如宋、非會非聘、與於見誘、而以行人應命不能死節、挾偽以篡其君、故經不稱行人以罪之也、伯仲叔季、固人字之常、然古今亦有以為名者、而公羊守株、專謂祭氏以仲為字、既謂之字、無辭可以善之、因託以行權、人臣而善其行權逐君、是亂人倫、壞大教也、說左氏者、知其不可、更云、鄭人嘉之以字告、故書字、此為因有告命之例、欲以苟免、未是春秋之實也、宰渠伯糾、蕭叔大心、皆以伯叔為名、然則仲亦名也、傳又云、祭仲足、或偏稱仲、或偏稱足、蓋名仲、氏字仲足也、按此句永樂大典無之、左傳正義所引釋例增入單伯、天子之卿也、為我如齊、故書其行、齊人無禮、逆執王使、并及叔姬、是以季文子如晉求助、晉無救卹之實、而單伯能數宣王命、以免於執、叔姬見釋、遂還致命、皆單伯之力、故魯人嘉之而告廟、傳曰、書單伯至自齊、貴之也、又曰、齊人來歸子叔姬、王故也、此皆歸功單伯、明晉無令政也、意如至自晉、傳言尊晉、罪己也、婼至自晉、傳復重發、但言尊晉者、意如以在見執、宜在罪已、婼本使人、不應見執、故尊晉而罪己也、內大夫行還、皆不書至、異於公也、今此二人執而見釋、更以書至見義也、晉在王城、執仲幾、不即歸之天子、而送歸于國、後乃致之王所、故但書其執、而不書其歸、言失節也、慶封得罪於齊、絕位奔吳、吳與之朱方、為吳大夫、今見殺而經書齊者、楚人以齊罪殺之、故告以齊、明此慶封非異人也、賈氏以為貴執行父舍於莒丘、言失其所、不書至、刺晉聽讒、已無罪也、按傳曰、因之莒丘、以別晉都、無義例也、公待于鄆、與行父俱歸、從

於公專故不書行父入至也若欲見無罪則宜於執見義今既直書其執更遠絕不書至所以示不終於見執非示無罪也

宣八年經辛巳有事于太廟仲遂卒于垂釋例以昭十五年有事于武宮為稱禘于武宮則知此事亦是禘也然曰仲遂卒不書禘而但書有事者禘事以常不書禘而下釋[illegible]年耳書以不遂止齊此書仲遂卒不言以子者此書有事而仲遂卒而書之與上相違稱是事因上有遂聞無異事廟以子之[illegible]可知也

春秋釋例 第卌七 此篇見永樂大典惟篇目佚今從敘錄補 依例補異補

傳八年秋七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

傳曰秋禘而致哀姜焉非禮也傳例曰凡夫人不薨於寢不殯于廟不赴于同不祔于姑則弗致也

秋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躋僖公

傳曰秋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躋僖公逆祀也

宣八年夏六月辛巳有事于太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

傳曰有事于太廟襄仲卒而繹非禮也

釋例曰凡君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主烝嘗禘於廟此諸侯之禮故稱君君既葬反虞則免喪故曰卒哭卒止也以新死者之神祔之於祖尸

釋例 禘祫

柩既已遠矣神形不可得而見矣孝子之思彌篤彷徨求索不知所立故造木主立几筵時特用喪禮祭祀于寢不同之于宗廟宗廟則用四時烝嘗之禮也三年喪畢致新死者之主以進於廟廟之遠主當遷入祧於是乃大祭于太廟以審定昭穆謂之禘此皆諸侯上達天子之前也莊公喪未闋閔公吉禘故傳曰速也哀姜以罪受戮不薨於寢渴而與弑故疑其禮八年乃致之也於例既不應加吉禘之禮也已過用致夫人言以此夫人與致禮也文公元年僖公之喪未終未應行吉禘之禮而於太廟行之其譏已明徒以躋僖而退閔公故特大其事

而與其文定八年亦傳書順祀皆所以起非常也有事
于武宮叕順祀傳稱禘則知大事有事于太廟亦禘也
禘於太廟禮之常也各於其宮時之為也雖非三年大
祭而書禘用禘禮也昭二十五年傳曰將禘于襄公亦
其義也三年之禘自國之常事不書故惟書此數事祭
雖得常亦記仲遂叔弓之非常也今推歷傳以十一月
薨則文元年三月於禮應葬今四月乃葬通計閏為緩
七月故為緩又禮葬訖當卒哭作主而至三年乃作主
故二年經書作僖公主傳曰書不時也以此推之傳發
葬僖公之緩又云作主非禮因開明凡例當總於文元
年葬僖公之經也既譏葬緩又重之以作主非禮明作
主當在訖葬故連譏之也今傳見於僖公之末年始簡
編之錯繆以失其次非丘明之正也舊說以為諸侯喪
三年之後乃烝嘗禘傳襄公十五年冬十一月晉侯周
卒十六年春葬晉悼公改服修官烝于曲沃會于溴梁
其冬穆叔如晉且言齊故晉人答以寡君之未禘祀其
後晉人徵朝于鄭公孫僑曰溴梁之明年公孫夏從寡
君以朝於廟君見於嘗酎與執膰焉此皆春秋明證也
舊說或以為經所書禘皆夏祭之名非三年之禘魯周
公之故也周家祭於夏則曰礿無緣兼取殷家祭名也

且按其月又非時祭之月蓋可知也凡三年喪畢然後
禘於是遂以三年為常節仍計除喪即吉之月卜日而
後行事故無復常月也是以經書禘及大事傳唯見莊
公之速但無非時之譏也賈氏以為僖公始不順祀生
則致哀姜終則小寢以慢典常故其子文公緣事生
邪志非主陵遲於是文公復有夫人歸嗣子羅咎或作名字
傳故上繫此文於僖公篇迂哉

杜預釋例第廿六 得獲 按此篇見永樂大典惟篇目佚今補

定公九年夏云云得寶玉大弓

傳曰、夏陽虎歸寶玉大弓、書曰、得、器用也、凡獲器用曰得、得用曰獲、

僖元年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酈獲莒挐

傳曰、冬莒人來求賂、公子友敗諸酈、獲莒子之弟挐、挐非卿也、嘉獲之也、

僖十五年冬云云十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

傳曰、初晉侯之入也、秦穆姬屬賈君焉、且曰盡納羣公子、晉侯許賂中大夫、既而皆背之、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既而不與、晉饑、秦輸之粟、秦饑、晉閉之糴、故秦伯伐晉、秦獲晉侯以歸、

宣二年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

釋例

傳曰、宋師敗績、囚華元、獲樂呂、

襄八年夏云云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燮

傳曰、夏四月庚寅、鄭子國子耳侵蔡、獲蔡司馬公子燮、

昭二十三年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夏齧

傳曰、吳人以罪人三千先犯胡沈與陳、獲胡沈之君、及陳大夫、書曰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夏齧、君臣之辭也、

哀十一年夏五月公會吳伐齊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齊師敗績獲齊國書

傳曰、大敗齊師、獲國書、

哀十四年春西狩獲麟

傳曰、春、西狩于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以為不祥以賜虞人、仲尼觀之曰、麟也、然後取之、

釋例曰、獲得也、得亦獲也、實同而文異、故假其異文以別事、器用亦於人可為人用者、得用焉曰獲、謂用諸物以有所獲也、又繫於器用得獲、則凡以器而獲皆在用例、敵國交兵、亦有兵器之獲、欲殊別君臣、故於君曰滅、於臣曰獲、國君者社稷之主、百姓之望、當與社稷宗廟共其存亡者也、而見獲於敵國、雖存若亡、死之與生、皆與滅同、至于偏軍元帥、君之臣僕、出身致命、榮辱得失、自其常事、傳曰、胡沈子滅、獲陳夏齧、君臣之辭也、諸以滅獲死、雖敗績而不見擒、故經皆不曰滅也、晉侯背施無親、愎諫違卜、宜在取絕、故不書君列、下從衆臣之名、同曰獲也、華元在經書獲、通死生之文也、書見獲於吳、傳云歸其元、此稱獲通生生之文也、西狩獲麟、亦是田狩之獲、獲例無來儀之文、而賈穎曰、書稱鳳凰來儀、今麟不言來、非外麟也、春秋據其得故見其來、故但曰獲、若必以內外為義、則虞舜奚獨外鳳乎、

僖四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

傳曰春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

抄補春秋釋例

執諸侯例第廿九 按此篇見永樂大典其篇目亡存

僖五年冬晉人執虞公

傳曰、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云云、師還館于虞遂襲虞滅之、執虞公及其大夫井伯云云、故書晉人執虞公、罪虞且言易也

僖十九年春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夏六月己酉邾人執鄫子用之

傳曰、夏宋公使邾文公用鄫子于次睢之社、欲以屬東夷、司馬子魚曰、云云、今一會而虐二國之君、又用諸淫昏之鬼、將以求霸、不亦難乎、得死為幸

釋例執諸侯

僖二十一年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盂執宋公以伐宋冬云十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

傳曰、春、宋人為鹿上之盟、以求諸侯於楚、楚人許之、云云、秋、諸侯會宋公于盂、子魚曰、禍其在此乎、君欲已甚、其何以堪之、於是楚執宋公以伐宋、冬、會于薄以釋之

僖二十六年春云云三月丙午晉侯執曹伯畀宋人

傳曰、晉人圍曹云云、丙午入曹、數之以其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也、且曰獻狀云云、執曹伯而分曹衛之田以畀宋人

冬云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

傳曰、衛侯與元咺訟云云

衛侯不勝云云執衛侯歸之于京師寘諸深室

成九年秋云云七月晉人執鄭伯

傳曰、秋鄭伯如晉、晉人討其貳於楚也、執諸銅鞮

成十五年春王二月云云晉人執曹伯歸于京師

十三年傳曰、秋負芻殺其大子而自立、諸侯乃請討之、晉人以其役之勞請俟他年、十五年傳曰、春會于戚、討曹成公、執而歸諸京師、書曰晉侯執曹伯、不及其民也、釋例曰、凡君不道於其民、諸侯討而執之、則曰某人執某侯、不然則否

襄十六年春云云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

傳曰、春會于溴梁、命歸侵田、以我故執邾宣公莒犁比公、且曰通齊楚之使

襄十九年春王正月云晉人執邾子

傳曰、盟于督揚、曰大毋侵小、執邾悼公、以其伐我故

昭四年夏云云楚執徐子

傳曰、六月丙午、楚子合諸侯于申云云、徐子吳出也、以為貳焉、故執諸申

哀四年春王二月云云宋人執小邾子夏云云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

傳曰、蠻氏潰、蠻子赤奔晉陰地、司馬起豐析與狄戎以臨上雒、云云、士蔑請諸趙孟、趙孟曰、晉國未寧、安能惡於楚、必速與之、士蔑乃致九州之戎、將裂田以與蠻子而城之、且將為之卜、蠻子聽卜、遂執之與其五大夫、以畀楚師于三戶

釋例曰、諸侯不道於其民、諸侯討而執之、則曰某人執某侯、諸見執者、以在罪賊之地、書曰名、非例所加、故言執某侯也、天生蒸民而樹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若乃肆惡於民、上人懷怨、諸侯致討、則稱某人執某侯、眾討之文也、不然則否、謂諸侯雖身犯不義而惡不

及民則不稱人以執之晉人執曹伯是也虞公賕于貨賄貪以自亡國非國臣非臣晉人執之若執一夫故稱人以執而不言晉滅罪虞且言易也凡諸侯無加民之惡而稱人以執皆時以赴告欲重其罪以加民為辭國史承以書於策而簡牘之記具存夫子因示虛實故左傳隨晉而著其本末明其得失也滕子鄫子皆稱人見執宋欲重二國之罪故以不見道赴或名或不名從所告之文也傳具載子魚之辭以恚二國之罪見義明非罪也宋襄志於好古貪於為善而不知其節先為鹿上之會見其易而不慮其難遂有覇心召諸侯於是諸侯與之好會因執以伐宋不稱人以執者罪不加民也不稱國者總見衆國同志也傳稱楚執宋公以伐宋者言宋公所因亡也晉許執戎蠻子以送於是深耻諱之故稱人以告欲云蠻子無道於民執衛侯當歸京師而或以歸于諸侯皆失其所從實而顯之義可知也

春秋釋例後題

吳萊

春秋左氏漢初本無傳者劉子駿始建明之欲立學官諸儒莫應然傳之者亦已衆多賈景伯服子慎並為訓解及晉而杜元凱又作經傳集解三十卷釋例四十卷且歷詆劉賈之違獨不言服氏豈或不見服氏書乎亦不應不見也世族譜本之劉向世本地志本之泰始郡國圖長曆本之劉洪乾象曆世多言其天文星曆為長然說經多依違以就傳似不得為左氏忠臣者南北分裂館閣遺世業家有服氏春秋是晉永嘉舊為華陰徐生往讀之遂撰春秋義章以教學者是永嘉時猶未尚杜

後題

氏青州刺史杜坦及其弟驥世傳其業故齊地亦多習之坦元凱之玄孫也姚文安秦道靜初亦學服氏後更兼講杜說劉蘭張吾貴之徒則又隱括兩家同異義例無窮嗚呼漢初習經者專門而今河洛習傳者宗服子慎江左尚杜元凱矣晉劉兆始取公穀及左氏說作春秋調人而今蘭吾貴又會服杜之說矣聖人之道不自是而愈散哉自唐孔穎達春秋正義一用杜氏非徒劉賈之說不存服義亦不盡見固不若兩存之以見服杜之為孰愈也今釋例具在有劉賁序賁太和中對賢良策識切人主斥罵宦者文極激學一本春秋與漢董

生天人三策相為上下篇亦自擬董生且曰昔董仲舒為漢武帝言之未盡者今臣復為陛下言之壯哉篇乎至為此序獨不類唐文之衰至此極矣

甲午十月一日校

晉裴秀為司空以禹貢山川地名從來久遠多有變易後世說者或彊牽引漸以闇昧於是甄摘舊文疑者則闕古有名而今無者皆隨事注列作禹貢地域圖十八篇奏之藏於秘府其序曰圖書録來尚矣自古立象垂制而賴其用三代置其官國史掌厥職暨漢屠咸陽丞相蕭何盡收秦之圖籍今秘書既無古之地圖又無蕭何所得惟有漢氏輿地及括地諸雜圖名不設分率又不考正準望亦不備載名山大川雖有麤形皆不精審不可依據或荒外迂誕之言不合事實於義無取大晉龍興混一六合以清宇宙始於庸蜀冞入其岨文皇帝乃命有司撰訪吳蜀地圖蜀土既定六軍所經地域遠近山川險易征路迂直校驗圖記或有差今上考禹貢山海川流原隰陂澤古之九州及今十六州郡國縣邑疆界鄉陬及古國盟會舊名水陸徑路為地圖十八篇制圖之體有六焉一曰分率所以辨廣輪之度也二曰準望所以正彼此之謂也三曰道里所以定所由之數也四曰高下五曰方邪六曰迂直此三者各因地而制宜所以校夷險之異也有圖象而無分率則無以審遠近之差有分率而無準望雖得之於一隅必失之於他方有準望而無道里則施之於山海絕隔之地不能以相通有道里而無高下方邪迂直之校則徑路之數必與遠近之實相違失準望之正矣故以此六者參而考之然遠近之實定於分率彼此之實定於道里度數之實定於高下方邪迂直之算故雖有峻山鉅海之隔絕域殊方之迴登降詭曲之因皆可得舉而定者準望之法既正則曲直遠近無所隱其形也秀又撰春秋土地名三卷 册府元龜卷五百六十國史部

杜預釋例

地名三十八

隱八年春宋公衛侯遇于垂 傳曰宋公以幣請於衛請先相見衛侯許之遇于垂犬丘也 十一年夏公會鄭伯于時來 傳曰夏公會鄭伯于時來謀伐許也 宣七年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于黑壤 傳曰盟于黃父公不與盟以賂免也故黑壤之盟不書諱之也 昭九年春 去云 許遷于夷 傳曰二月庚申楚公子棄疾遷許子夷實城父也 十八年許遷于○羽 傳曰楚使王子勝遷許于析實白羽 定十一年夏公會齊侯于夾谷 傳曰夏公會齊侯于祝其實夾谷也 十二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 傳曰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實郥氏

地有二名七十九錯綜其七

釋例曰天有列宿之號地有山川之名尚矣與人倫並今其遺文禹貢及山海經載其大畧而春秋經國邑之名又詳然書契以來歷代七百餘年數千其名號處所因緣改變加以四方之語音聲有楚夏文字有異同或一地二名或二地一名或他國之人錯得他國田邑縣以為己屬既難綜練且多繆誤疑闕自禹貢之經猶與輿地實相錯豈况傳記雜書而可必據異同端跡似是而非似非而是者甚衆非精敏兼通不能奄濟其始終以獨見於千載之表也六合之內山川國邑道塗關津春秋多見其事盟會侵伐各有所趣周旋迂直可得而推日月遠近可得而校然詳而究之非書無以志古非圖無以志形坐于堂宇之內睹天下之廣居究古今之委曲可以行可以言可以鑑可以觀多識山川分野之別賢愚成敗得失之跡雖千載之外若指諸掌圖書之謂也以據今天下郡國縣邑之名山川塗道之實爰及四表自人迹所建舟車所通皆圖而備之然後以春秋諸國邑盟會地名各所在附列之名曰古今書春秋盟會圖別集疏一卷附之釋例傳而備矣春秋地名之變易經傳有起發者有經書定十三年作瓦所改之名則傳以實明之許遷于夷實城父齊侯衛侯次于垂葭實郥氏之比是也經書未改之名傳發所改為文而稱經以為實者許遷于析實白羽公會齊侯于祝其實夾谷之比是也皆謂所在之地舊名絕於當時而史記有遺文者也若隱八年作垂二名當時並存 按正義引釋例此句作若一傳二名當時並有 則直兩文互見黑壤犬丘時來之屬是也此皆傳經起事之常猶鄉大夫名氏互見非例也傳曰閔門之外實薰隧者薰隧之地在門外非地名也其明年子產數子析之罪稱薰隧之盟是以丘明就於盟文並見薰隧參傳微旨惜多此學者推以求之其庶幾矣疆場之邑一彼一此所屬無常如陳之焦夷後為楚邑皆魯之鄆亦無一定故今地名唯

以先者為主其變改移易學者可尋而知世人以河東汾陰為齊桓所盟葵丘又謂犨縣魚山陂為楚子所次楚師分涉於彭為豫章之彭澤矣吳人入棘櫟為河南之陽翟末學之徒各年所見若此實甚多古人之教戒以闕疑苟不廣見乃亦不知所疑也今所記注雖事跡相切名號相附而未有顯證者皆稱今有並以示疑其絕無形類者則闕以待多聞之士焉今所畫圖本依官司空圖空圖據泰始之初郡國為正時孫氏僭號于吳故江表所記特示略咸寧六年吳乃平定孫氏居八郡之地隨其宜增廣今江表凡十四郡皆貢圖籍新國始通文記所載猶未詳備若足以審其大畧自荊揚徐江內郡縣人以各還其舊城故此三州未界大江之表皆改從今為正不復依用司空圖也所載博備則圖體廣大非儒學世家恐不能有之故復別為小國指舉春秋國邑盟會以參所在郡縣箪食荷糧之擊約之通焉

地名大凡一千二百一十三 其五百六十闕 其百七十周

及大小國 附庸其三十一闕 八百九十九地名 其四百十一闕 八

四十一四夷 其二十一闕 四十五山 其十闕 五十八水

其十三闕

魯地

隱元年魯 魯國魯縣 蔑姑蔑 二名魯國卞縣有姑蔑城按此句集解作卞縣有姑城 郎 高平方與縣東南有郁郎亭 二年潛 闕 唐棠 二名高平方與縣北有武唐亭 魯侯觀魚臺唐即棠本宋地也按左傳正義引釋例云舊說宋魯地據傳云公辭欲略地則在魯境也又釋例土地名棠在魯部內云本宋地蓋宋魯之界上也 七年中丘 琅邪臨沂縣東北中丘亭 八年許田 近許之田 九年防 琅邪費陽縣東南防地 十年郜 闕 十一年菟裘 泰山梁甫縣南菟裘之城 社圃 闕 桓三年讙 濟北蛇丘縣西有下讙亭 五年祝丘 闕 六年鹹 太山鉅平縣東南鹹地 七年咸丘 高平鉅野縣南有咸亭 十一年闞 闕 東平須昌縣東南有闞城 十二年曲池 魯國汶陽縣北有曲水亭 十六年向 闕 十七年趙 闕 奚 闕 莊九年蔇 琅邪鄫縣北有蔇亭 箕實 闕 十年長勺 闕 乘丘 闕 十一年鄑 闕 二十七年洮 闕 二十八年郿 二十九年諸 城陽諸縣也 三十一年薛 闕 泰 東平范縣西北有泰亭 三十二年逵泉 闕 閔二年密 琅邪費縣北有密如亭 夷 闕 僖元年鄢 闕 汶陽之田 棘 二名汶水北地也濟北蛇丘縣北棘亭口又云兗州龔鄉縣東北七十五里有林鄉 棘見成三年 貫 琅邪費縣也 七年寧母 高平方與縣東有泥母亭音如寧 十七年卞 魯國卞縣 二十二年升陘 闕 句繹 闕 丘 闕 昌衍 魯國縣東南有昌平亭 三十一年濟西田 濟水西田 重館 高平方與縣西北有重鄉城 文七年郚五梧 二名魯國卞縣南有郚鄉城 十一年鹹 闕 十二年鄆田 二名此東鄆莒魯所爭者城陽姑幕縣南有員亭或曰鄆即員也疑 闕 宣八年平陽 此東平陽也泰山平陽縣 十八年笙 魯地也闕或曰垝外疑也 成二年蜀 泰山博縣西北有蜀亭 龍 闕 陽橋 闕 九年中城 東厚丘縣西南中鄉城 十六年壞隤 闕 鄆 此西鄆昭公所出居東郡廩丘縣東有鄆城人曰又云今鄆州鄆城縣是魯西鄆也 十八

子駟之門

清卸之社

二十三年慶門

年鹿囿　闕　襄四年蒲圃（場名）闕　十年郲（魯國魯縣東南莖城也）十一
年五父之衢（魯國魯縣東南）十二年台（琅邪費縣南有台亭）十五年劉　闕
逵　闕　十六年海陘　闕　十七年桃（魯國卞縣東南有桃虛）陽關（泰山鉅平）
城　旅松　闕　十九年武城（泰山南城縣有澹臺子羽家也）二十二年
闕　二十六年高魚（東郡廩丘縣東北高魚城）三十一年楊州　闕
昭四年庚宗　闕　丘猶　闕　五年蚡泉塞關　闕　八年陘（沛國蕭縣）
西陽亭逵　闕　商衛（泰山牟縣西北有衛亭　或曰魯衛　闕　宋商宋鼓）十一年比蒲　闕
泉丘　闕　二十二年昌間　闕　二十六年郕（東平無鹽縣東南郕鄉亭）炊
鼻　闕　二十七年且知　闕　宋　四年少皞之虛（曲阜也在魯城內）
田（泰山博縣北有龜山田在其北）十三年虵淵囿　闕　十四年莒父　闕　宵

闕　哀三年啓陽（琅邪開陽縣）闕　五年毗　闕　六年邾瑕（任城亢父縣北有邾）
七年鄫衍（二名琅邪鄫縣）負瑕（高平南平陽縣西北有瑕丘城）八年闕（東平闕縣）
鄫城　闕　東陽（或曰泰山南城縣西東安城是也）蠶室　闕　十一年黨氏之溝
四年大野（高平鉅野縣東北大澤）丘輿（泰山南城縣西北有輿城）十五年輸　闕
十七年蒙（東莞蒙陰縣西故蒙陽城）二十七年平陽（西北平陽也高平有南平陽縣）
陵阪　闕

伯侯致

周地

隱元年周雉邑王城郟鄏（五名河南縣西有郟鄏伯也）三
年溫蘇（二名河內溫縣）成周（河南洛陽縣）六年周（扶風雍縣東北周城也）八年瓦
屋　闕　十一年原（河內沁水縣西北原城）絺（河內野王縣西南絺城）樊陽樊（二名）
隰郕（河內野王縣西南有陽城　二名河內懷縣西南有隰城）欑茅（汲郡修武縣北有欑城）向

（河內軹縣西有地名向上）盟孟津（二名河南孟津）州（河內州縣）陘　闕　隤（汲郡修武縣）
懷（河內懷縣）莊元年郳　闕　十六年夷　闕　二十一年
酒泉　闕　僖二十四年汜（鄭地東南有汜）甘（河南縣西南有甘水）坎欿
地名（河南鞏縣東也）二十九年翟泉（河南洛陽縣東北太倉西南池水）文十八年郪垂（河南新城縣北有郪亭）
年鞏　闕　侯田（今河內懷縣有侯人亭）十三年成　闕　襄二十一年
轘轅（河南緱氏縣東南有轘轅關）三十年平時　闕　昭元年京（周京）
（有天安始鄉京邑）四年亳（河南鞏縣西南有亳亭）岐陽（岐山之南）
宮（有豊宮邑臺）東　九年閻丘　闕　頹　闕　十三年郊　闕　十七年
甘鹿　闕　二十二年皇（河內有黃亭）榮錡氏（河南鞏縣西有榮錡澗）零
錢　闕　楊　闕　領　闕　尋時　京　京楚（二名）也　圃車　闕　前城　闕　東

圃（河南洛陽縣東南有圃）社　闕　陰　闕　侯氏　闕　鍒泉（河南鞏縣西有鍒泉）涖
闕　解（河南洛陽縣西南有大解小解）任人　闕　二十三年郛（河南鞏縣西南有郛地名）
也　中平陰（河南平陰縣）闕　訾　東訾（二名河南鞏縣西南有訾城也）厲人　闕　直
人　闕　阪道　闕　唐（河南洛陽縣東南有唐亭）西闈　闕　劉（河南緱氏縣西北有劉亭）
二十四年郥　闕　杏　闕　二十六年尹氏（二名河南鞏縣西南偃師城）
施谷　闕　渠　闕　褚氏（河南洛陽縣南有褚氏亭）崔谷　闕　闕塞　闕　外（二名河南）
（洛陽縣西南伊闕）鞏（河南鞏縣）胥靡　闕　圉澤　闕　隄上　闕　揚　闕　二十九年
鄩　闕　魯陽（南陽魯陽縣也）闕　定六年馮　闕　滑　胥
麻　負黍（河南陽城縣西南有負黍亭）狐人　闕　闕外　姑猶　闕　穀城（河南縣西南）
哀四年梁（河南梁縣也）有蕭城　闕　盂　闕　霍（河南梁縣西南有霍陽）
有穀城　定七年儀栗　闕　窮谷

郛地 隱元年郛(魯國郿縣) 翼 闕 僖元年偃 闕 虛丘 闕 三
十三年訖蔓 闕 文十三年繹(魯國鄒縣北有繹山) 襄四年狐
駘(駘上二名魯國蕃縣東南有目台之亭) 二十一年漆(高平南平陽縣東北有漆鄉)
閭丘(高平南陽縣西北有顯閭亭) 昭十九年蟲 闕 二十三年[illegible]姑 闕
三十一年濫(東海昌慮縣所治濫鄉城) 哀二年漷東田(漷水東地) 沂西
田(沂水田也) 鈇 七年茅(高平縣西南茅鄉亭)

鄭地 隱元年鄭(榮陽宛陵縣西南有新鄭城) 鄢 鄢陵(二名潁川鄢陵縣) 制
虢(二名榮陽故虢國) 京(榮陽京縣也) 廩延(二名陳留酸棗縣北有延津) 城潁 闕 潁
谷 闕 五年長葛(潁川長社縣北有長葛城) 北制 虎牢(二名河南成皋縣) 八年
祊(琅邪國東南有祊城) 十一年時來郲(二名榮陽縣東有釐城) 鄔(河南緱氏縣西南有

周氏之注

鄔聚) 劉(河南緱氏縣西北有劉亭) 鄔 闕 邘 闕 祝壤 闕 桓五年繻葛 闕
十一年祭(陳留長垣縣東北有祭城) 十二年武父(陳留濟陽縣東北有武父城) 十
四年東郊 闕 牛首 闕 十五年櫟(河南陽翟縣) 莊三年滑(陳留
襄邑縣西北有滑亭) 十四年大陵 闕 二十一年玤 闕 二十三年扈
(榮陽卷縣西北有扈亭) 二十八年桐丘(潁川許昌縣東北有桐丘) 閔二年
清(榮陽中牟縣西有清陽亭) 僖六年新城 新密(二名榮陽密縣) 二十二年
柯澤 闕 二十四年氾(此南氾也周王出居氾楚伐鄭 [illegible] 襄城縣南氾城是也) 二十
八年踐土 闕 衡雍(榮陽卷縣所治垣雍城也) 三十三年函陵 闕 氾(此東氾也)
([illegible] 榮陽中牟縣南有氾澤) 三十三年[illegible] 闕 ([illegible])
澤 鄶城(榮陽密縣東北有鄶城故鄶城) 文元年緜訾 闕 匡(潁川新汲縣東北[illegible]

桔柣之門 純門 逵市 十年修澤 渠門 皇門

城) 二年垂隴(榮陽縣東有垂隴城) 八年暴隧(二名 闕) 九年狼淵(潁川潁陰
縣西南有狼陂) 十三年棐 闕 十七年條 闕 宣元年棐林(榮陽宛陵
縣東南有林亭) 北林(榮陽中牟縣西有林亭在鄭北) 三年南里 闕 [illegible] 闕 厲 闕 九
年柳棼 闕 十二年邲(闕○又云今鄭州管城縣東有古邲城也) 管(榮陽京縣東北有管城)
(古管國也) 榮澤(榮陽縣東榮澤) 成三年伯牛([illegible])
丘輿 闕 四年氾祭([illegible]) 五年蟲牢([illegible])
[illegible] 六年繞角([illegible]) 十二年瑣澤 闕 交
剛 闕 十三年[illegible] 闕 十六年鳴鴈(陳留雍丘縣西北有鳴鴈亭) 督陽 闕
制田(榮陽宛陵縣東有制田) 十七年柯陵 闕 高氏(陽翟縣西南有高氏亭) 西
戲童 闕 曲洧(新汲縣治曲洧城 [illegible]) 襄元年鄫(陳留襄邑縣東南有鄫城) 五

年棣(陳留酸棗縣西南有棣城) 七年鄬 闕 九年戲 闕 鄟門 師之梁
梧 闕 陽陵([illegible]) 十一年亳城北 闕 蕭魚 闕 向([illegible]) 瑣([illegible])
濟隧 闕 十六年湛阪(襄城昆陽縣北有湛水東入汝) 十八
魚陵([illegible]) 上棘 闕 費滑 闕 于
雞澤 闕 二十四年棘澤 闕 二十六年敫 闕
梁([illegible]) 二十八年黃崖([illegible]) 三十年升城 闕 酸棗(陳留酸棗縣)
昭元年黃隧 四年鈞臺([illegible]) 五年薳氏
闕 索氏([illegible]) 六年祖 闕 二十年雚苻之澤 闕 定四
圍扶([illegible])

三年周氏之衢
鄭

年鼻魁榮昌縣東南有鼻亭　哀十三年黃池陳留封丘縣南有黃亭近濟水
傳曰會于黃池在縣南吳子執子服景伯以還及戶牖然則黃池當在戶牖西北或以為陳留外黃縣東溝非
矣戶牖西陳留外黃縣東昏城

宋地

隱元年商丘三名梁國睢陽縣傳曰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丘祀大火宋大火
展以之虞然則商丘在宋地也以為黃陳留外黃縣
水南虞故虞西南高丘在宋東南鄭非宋邑也今鄭取之以為十年
郜濟陰城武縣東南有郜城宋邑也今鄭取之以為
防高平昌邑縣西南有防城非郜也傳二十年郜子來朝則郜非滅也
南有西防城　老桃　閼　桓二年稷　閼　十二年穀丘
句瀆之丘閼二名　虛　閼　龜　閼　十四年虛門　莊
十二年蒙澤梁國蒙縣北有蒙城中有蒙澤揚成宋梁國蒙縣西有其子家　十六年
幽　閼　三十三年梁丘高平昌邑縣西南有梁丘鄉　僖元年檉陳留二名

年城棣陳留酸棗縣西南有棣城　七
括　閼　陽陵　閼傳曰諸侯之師還鄭而南至于陽陵　夫顏而軍此則陽陵在顏川長社以北　武陽　縣　十一年鄢陵　閼　北　濟陰　閼陵　十　北　閼　蕭魚　閼
書非陽縣西北有亭城　十六年湛阪　襄城昆陽縣北有湛水東入汝
定陵縣東有汝丘城　魚陵　南陽犨縣北有魚齒山　十八
有頃城北濟陰　閼　向　東北顏川長社縣北有向城
年汾陽城南有汝城　項　陳郡項縣
雍梁河南陽翟縣東北有雍氏城　二十四　棘澤　閼　二十六年蒙城　閼　濮　閼　獻于　閼　鄢陵
氏　閼　二十八年黃崖之虛黃水　三十年升城　閼　酸棗陳留酸棗縣
昭元年黨隧城門外也　四年鈞臺河南陽翟縣南有鈞臺陂　五年蒐氏
閼　索氏河南城皋縣東有大索城　圍　閼傳曰晉韓起如楚鄭伯勞諸圉或以為陳留
狄溝縣東北有　六年祖　閼起反鄭伯勞諸圍子產以為陳留
圉城逗遠非　二十年萑苻之澤　閼　定四

陳縣西北　二年貫梁國蒙縣西北有貫城字與貫字相
有棣城　傳曰貫澤公羊曰貫澤之
會　九年葵丘陳留外黃縣東有葵丘或曰河東汾陰縣為
地主　丘無綠之非也葵丘在濟陰有盟乃盟晉為
會高　二十一年鹿上汝陰原鹿縣有盂　閼　二十三年
縉南高平昌邑縣東南有梁國睢陽縣東北也　文十一
年承匡陳留襄邑縣長丘　閼　十四年新城梁國穀熟縣西有新城
宣二年大棘陳留襄邑縣南有大棘鄉　成十六年沙隨梁國寧陵縣北
有沙隨亭　汋陂　閼　大棘　閼　汋陵　閼　十八年彭城彭城縣也　朝郟　閼
城郜　閼　幽丘　閼　靡角之谷　閼　襄元年呂留彭城郡有呂縣留縣
瓠丘　閼　十年雲母　閼　十二年楊梁梁國睢陽縣東南有
犬丘城遲　有　楊梁
地名楊梁有
亭有梁城縣
二十七年蒙門　郟城有　二十年鬼閻胡長平

三年周氏之衢
鄭

年鼻魁榮昌縣東南有鼻亭　哀十三年黃池陳留封丘縣南有黃亭近濟水
傳曰會于黃池在縣南吳子執子服景伯以還及戶牖然則黃池當在戶牖西北或以為陳留外黃縣東溝非
矣戶牖西陳留外黃縣東昏城

宋地

隱元年商丘三名梁國睢陽縣傳曰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丘祀大火宋大火
展以之虞然則商丘在宋地也以為黃陳留外黃縣
水南虞故虞西南高丘在宋東南鄭非宋邑也今鄭取之以為十年
郜濟陰城武縣東南有郜城宋邑也今鄭取之以為
防高平昌邑縣西南有防城非郜也傳二十年郜子來朝則郜非滅也
句瀆之丘　老桃　閼　十五年襄牛濟陰國襄縣西南有牛亭　桓二年稷　閼　十二年穀丘
十二年蒙澤梁國蒙縣北有蒙城中有蒙澤揚成宋梁國蒙縣西有其子家　十六年　莊
幽　閼　三十三年梁丘高平昌邑縣西南有梁丘鄉　僖元年檉陳留二名

桐門

（縣北有閭亭）二十一年横（梁國睢陽縣南有横亭）南里 闕 桑林之門
里 闕 赭丘 闕 二十五年曲棘（陳留外黃縣城中有棘亭）定十五年
老丘 闕 哀九年雍丘（陳留雍丘縣）十一年城鉏 闕 十二年
彌作 頃丘 玉暢 嵒 戈 錫（上六邑宋鄭之閒隙地也）十四年鞍 闕 逢澤
（地里志言在梁陽開封縣東北逵缺）曹六年空澤 闕 連中 闕 空桐（梁國虞縣東
南有地名空桐有桐亭）唐孟 闕
紀地 隱元年紀（東莞劇縣）八年浮來（東莞縣北有邳鄉西有公來山號邳來閒
也）莊元年郱（東莞臨朐縣東南有郱城）鄑（北海都昌縣西有訾城）郚（東莞朱虛縣東南郚
城邑）三年酅（齊國東安平縣）
衛地 隱三年衛殷虛（二名汲郡朝歌縣）四年清（濟北東阿縣東北有清亭）

（陳縣西北有檉城）二年貫（梁國蒙縣西北有貫城字與貫字相似或曰濟有宮山澤公羊曰貫澤之
會）九年葵丘（陳留外黃東縣有葵丘或曰河東分陰縣爲葵丘非也經夏會葵丘九月乃盟晉爲
地主丘無缺敘會而不及盟者）二十一年鹿上（汝陰有原鹿縣）盂 闕 二十三年
緡（高平昌邑縣東南有東緡城）二十八年孟諸（梁國睢陽縣東北也）文十一
年承匡（陳留襄邑縣西承匡城）長丘 闕 十四年新城（梁國穀熟縣西有新城）
宣二年大棘（陳留襄邑縣南有棘鄉）成十六年沙隨（梁國寧陵縣北
有沙隨亭）汋陂 闕 夫渠 闕 汋陵 闕 十八年彭城（彭城縣也）朝郟 闕
城郜 闕 鄬丘 闕 靡角之谷 闕 襄元年呂 留 犬丘（或曰
譙國酇縣東北有犬丘城迂迴疑）十年訾毋 闕 十二年楊梁（梁國睢陽縣東南有
亭有梁聚）昭十三年良（下邳有良城縣）二十年鬼閻

桐門

（縣北有閭亭）二十一年横（梁國睢陽縣南有横亭）廚 闕 鴻口 新里 闕 公
里 闕 赭丘 闕 二十五年曲棘（陳留外黃縣城中有棘亭）定十五年
老丘 闕 哀九年雍丘（陳留雍丘縣）十一年城鉏 闕 十二年
彌作 頃丘 玉暢 嵒 戈 錫（上六邑宋鄭之閒隙地也）十四年鞍 闕 逢澤
（地里志言在梁開封縣東北汴）十六年空澤 闕 連中 闕 空桐（梁國虞縣東
南有地名空桐有桐亭）唐孟 闕
紀地 隱元年紀（東莞劇縣）八年浮來（東莞縣北有邳鄉西有公來山號邳來閒
也）莊元年郱（東莞臨朐縣東南有郱城）鄑（北海都昌縣西有訾城）郚（東莞朱虛縣東南郚
城邑）三年酅（齊國東安平縣）
衛地 隱三年衛殷虛（二名汲郡朝歌縣）四年清（濟北東阿縣東北有清亭）

共及滕

五年牧 鉄 七年楚丘（濟陰成武縣之西南有楚丘城）八年垂 犬丘（二名濟陰
句陽縣東北有垂亭）桓元年越（闕近垂地）三年蒲（陳留長垣縣西南有蒲城）十年
桃丘（濟北東阿縣東南有桃丘）十六年莘（陽平縣西北有莘亭）十八年首止（陳留
襄邑縣東南有首鄉城）莊十四年鄄（東郡鄄城）二十七年城濮 闕
閔二年滎澤（戰而又及河明非河南滎澤闕）共 滕（衛別邑也）曹（衛下邑）僖十
三年鹹（東郡濮陽縣東有鹹城）十五年匡（陳留長垣縣西南有匡城）十八年蒐
圃 闕 訾樓 闕 二十三年五鹿（衛縣西北有地名五鹿陽平元城縣東亦有五鹿）
二十八年斂盂 闕 襄牛 闕 鄭 闕 宛濮（陳留長垣縣西南有宛亭近濮水）
三十一年帝丘（故帝顓頊之墟故曰帝丘昆吾氏因之故曰昆吾之墟東郡濮陽縣也）
文元年戚（頓丘衛縣西戚城在河東又相州臨河縣東有戚城也）宣十二年

清丘東都濮陽縣東南有清丘 成二年新築闕 衛地鞠居缺 六年鍼闕
七年馬陵陽平元城縣東南有地名馬陵 襄十四年近闕 丘宮闕
阿澤濟北東阿縣西南有大澤 十九年柯魏郡內黃縣東北有阿城 二十年澶淵闕
頓丘衛縣南繁汙也 二十五年夷儀 圉缺 西鄙懿氏有懿氏城成城西北五十里
羊角東郡康丘縣所治羊角城口又清州東南有羊角故城所取邦化也 昭十三年平
丘陳留長垣縣西南有平丘城 二十年平壽闕 兒鳥缺 定四年武父
傳曰封畛武父以南之境也非河南武父 有閭之土闕 相土之東都
衛缺 六年聯闕 七年沙澤元城縣東有沙亭 八年瓦燕縣東北有瓦亭 曲濮
鄟澤闕 十三年垂葭郥氏二名高平鉅野縣西南有郥亭 十四年牽
聘上梁之間二名魏郡黎陽縣東北有牽城 五闕 哀二年鐵戚城南有鐵丘

十一

十一年外州闕 巢闕 郥闕 少神闕 十六年平陽東郡燕縣東北有平陽亭缺
十七年籍圃闕 二十五年彭缺 冷闕 城鉏外里二名
二十六年平莊之上闕

鄟地

隱元年虢 都上陽二名虢國都于上陽弘農陝縣東南有虢城 莊
二十一年拜缺 三十二年莘缺 僖二年下陽河東大陽縣也
桑田弘農陝縣東北桑田亭

莒地

隱二年莒城陽莒縣 密城陽淳于縣東北有密鄉 僖二十六年
向缺 文七年鄆陵闕 成八年渠丘城陽莒縣南有蘧里 襄
二十三年且于缺 壽舒缺 蒲侯氏缺 二十四年介根城陽黔陬縣東北計斤城又密東南有古介根也 昭元年大厖缺 常儀靡闕 五

齊國

年防茲城陽平昌縣西南有防亭姑幕縣東北有茲亭 十年郠缺
紀二名東海贛榆縣東北有紀城 二十二年壽餘缺
隱三年郕國臨 石門濟北盧縣西南有
缺城 十年艾泰山牟縣東南有艾山 琅邪臨沂縣東有艾亭
贏十七年黃齊黃縣非也 莊八年
于黃平齊紀且謀衛之間 二年禚 七年穀
故也黃在齊魯之間
營城中有井名仲地齊國臨淄縣有姑棼
有地名貝丘 八年葵丘 齊地臨淄縣西有葵丘
九年乾時 乾時齊地時水在樂安界岐流旱則竭涸故曰乾時
東吾 此因亭為名 或曰鮑叔解夷吾縛於此因以為名
二名 十三年柯
閔元年落姑缺 僖三年陽穀

十二

年防茲城陽莒縣西南有防亭姑幕縣東北有茲亭十年郰鈌十九年紀鄣
紀二名東海贛榆縣東北有紀城二十二年壽餘鈌

齊地

隱三年齊都國臨菑縣石門濟北盧縣故城西南濟水以石爲門盧濟北
盧縣故城六年艾泰山牟縣東南有艾山琅邪臨沂縣東南有艾亭桓三年嬴泰山
嬴縣十七年黃闕或曰東萊黃縣非也宣八年經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此傳曰盟
于黃平齊紀且謀衛故也黃在齊魯之間莊二年禚闕七年穀小穀二名濟北
穀城中有管仲井八年葵丘齊國臨菑縣地名葵丘姑棼闕貝丘樂安博昌縣南
有地名貝丘九年乾時時水在樂安界岐流旱即竭涸故曰乾時堂阜東莞蒙陰縣西北有
夷吾亭或曰鮑叔解夷吾縛於此因以爲名然則古堂阜也十三年柯齊北有北有東阿縣北春
二名闕閔元年落姑鈌僖三年陽穀東平須昌縣北陽穀縣四

十二

年穆陵鈌無棣闕十八年甗闕二十六年酅濟北穀城縣西北有
地名酅下文十一年周首濟北穀城縣東北有周首亭十六年郪丘闕
十八年申池或曰齊南城西門名申門齊城無池唯此門左右有池疑此即是宣元
年平州泰山牟縣西平州鄉八年舞闕成二年鞍闕袁婁闕華
闕○又云博州武水縣西北有故華城也華泉鈌○又云齊州歷城縣有華不注山不注山下有此泉
徐關闕○又云齊州章縣有故徐關城石窌濟北盧縣東有地名石窌丘輿闕馬陘
闕十七年清陽平樂縣也襄二年東陽闕郲外鈌十八年
平陰濟北盧縣東北平陰城坊門平陰城南有北坊有門京茲平陰城東南郚平陰
城西有郚山郵棠闕十九年祝柯督揚二名濟南祝阿縣也句竇之丘
闕高唐濟南祝阿縣西北高唐城灑藍闕二十五年重丘闕棠鈌弇

中或曰泰山萊蕪縣西有寬口谷鈌二十六年廩丘東郡廩丘縣故城是二十七
年崔濟南東朝縣西北有崔氏城二十八年郱殿闕昭三年莒闕
五年寧風鈌十年稷闕棘齊國西安縣東南戲里亭夫于濟南於陵縣西北有
于亭十年慶門濟國西安縣二十年鄟攜平原有郱城縣之東北有攜城
沛闕遄臺五年野井濟南祝阿縣東有野井亭定九年媦闕十年
夾谷祝其二名闕哀六年賴或曰濟南著縣南有屬莒疑駘闕及胥
淳闕八年潞闕十年鄎鈌犂丘隰二名濟南有隰陰縣轅濟南祝阿縣西
北有轅城十一年艾陵闕清濟北盧縣東有清亭博太山博縣十四年舒州
闕豐丘闕郭關闕二十一年顧鈌舟道闕二十七年留
舒闕

十三

陳地

隱三年陳陳國陳縣僖二十三年焦譙國譙縣夷父城
父二名譙國城父縣文九年壺丘鈌宣十一年辰陵潁川長平
縣東南有辰亭成十六年鳴鹿陳國武平縣西南有鹿邑亭哀六年大
賓闕

杞地

隱四年杞緣陵二名國都于緣陵陳留雍丘縣城中有禹祠也按杜氏集解云
杞國本都陳留雍丘縣本書世族譜所云與集解合考班固地理志陳留郡屬縣寧陵雍丘各自爲縣此恐有誤
牟婁城陽諸縣東北有婁鄉按杜氏集解云杞國本都陳留雍丘縣推尋事蹟桓六年淳于公亡國杞似
并之遷都淳于僖十四年又遷緣陵襄二十九年晉人城杞之淳于杞又遷都淳于正義云漢書地理志陳留
都雍丘縣故杞國武王封禹之後東樓公是杞本都此也志中文云北海郡淳于縣應劭曰春秋州公如曹左
氏傳曰淳于公如曹臣瓚按州國名淳于國之所都此淳于縣于漢屬北海郡晉時屬東莞郡故釋例土地名

云州國都於東莞淳于縣以雍丘淳于雖郎別而境連也襄二十九年晉帥諸侯城杞昭元年祁午數趙文子之功云城淳于是知淳于即杞都也觀此知淳于自桓六年後即屬杞本書仍屬州國未嘗明言杞取故附識于此

蔡地

隱四年蔡汝南上蔡縣 桓二年鄧潁川召陵縣西南有鄧城 莊十年莘 成六年桑隧汝南朗陵縣東北有桑里亭 昭十九年郹陽闕

邢地

隱五年邢廣平襄國縣 閔二年夷儀闕 僖元年聶北闕

成地

隱五年郕東平剛縣西南有郕鄉 桓十一年夫鍾闕 文十二年成圭或曰邑或曰圭闕

十四

陳地

隱三年陳陳國陳縣 僖二十三年焦焦國譙縣 夷父城父二名城父 文九年壺丘闕 宣十一年辰陵潁川長平縣東南有辰亭 成十六年鳴鹿陳國武平縣西南有鹿邑亭 哀六年大冥闕

杞地

隱四年杞緣陵二名國都于緣陵陳留守陵縣城中有高祠也援杜氏集解云杞國本都陳留雍丘縣本書世族譜所云與集解合考班書地理志陳留郡屬寧陵雍丘春自爲縣此悉有據

牟婁城陽諸縣東北有婁鄉援杜氏集解云杞國本都陳留雍丘縣推尋事蹟桓六年淳于公亡國杞似并之遷都淳于傳十四年又遷緣陵襄二十九年晉人城杞之淳于杞又遷都淳于正義云漢書地理志陳留郡雍丘縣故杞國武王封禹之後東樓公是杞本都此也志中文云北海郡淳于縣應劭曰春秋州公如曹左氏傳曰淳于公如曹臣瓚按州國名淳于國之所都此淳于縣于漢屬北海郡晉時屬東莞郡故釋例土地名

云州國都於東莞淳于縣以雍丘淳于雖郎別而境連也襄二十九年晉帥諸侯城杞昭元年祁午數趙文子之功云城淳于是知淳于即杞都也觀此知淳于自桓六年後即屬杞本書仍屬州國未嘗明言杞取故附識于此

蔡地

隱四年蔡汝南上蔡縣 桓二年鄧潁川召陵縣西南有鄧城 莊十年莘闕 陽闕 成六年桑隧汝南朗陵縣東北有桑里亭 昭十九年郹陽闕

邢地

隱五年邢廣平襄國縣 閔二年夷儀闕 僖元年聶北闕

成地

隱五年郕東平剛縣西南有郕鄉 桓十一年夫鍾闕 文十二年成圭或曰邑或曰圭闕

十四

晉地

隱六年晉大鹵太原大夏參虛晉陽六名太原晉陽縣也 五年曲沃新城下國三名河東聞喜縣 翼平陽絳邑縣東有翼城 隨闕 六年鄂闕 桓二年條闕 千畝西河界休縣南地名千畝 陘庭闕 三年汾隰闕 莊二十五年聚闕 二十六年絳故絳二名平陽絳邑縣西絳邑城 二十八年東關闕 蒲蒲城二名平陽蒲子縣 二屈二名平陽北屈縣 僖八年采桑平陽北屈縣西南有采桑津 九年高梁之虛二名平陽楊氏縣西南高梁城 十年韓韓原宗丘三名故韓國縣 十五年河外列城五河之南也焦瑕其二城其三闕 東盡虢略從河西南行而東盡故虢地也 解梁城河東解縣 陰闕 十六年狐廚平陽臨汾縣西北有狐谷亭 受鐸闕 昆都闕 二十四年令狐闕 桑泉河東解縣西桑泉城 臼衰河東解縣東南有臼城 廬柳闕

冀

（河東解縣西北有郇城）
郇郇瑕氏（二名國名）古屏闕樓闕緜上緜（二名西河介休縣南有地名緜上）
二十五年南陽（晉所始啟河內汲郡地）二十七年被廬闕二十八
年河陽（河內有河陽縣）南河（汲郡河渡而東）南三十年焦闕三十一年
清清原（二名河東聞喜縣北有清原邑）三十三年箕（太原陽邑縣南有箕城）先茅
之縣茅（二名河東大陽縣西有茅津茅亭）文三年王官闕郊闕五年
寧（汲郡修武縣）六年夷闕董（河東汾陰縣有董亭）郫郫邵闕（二名）七年堇
陰（闕傳曰先克奪蒯得田于堇陰）八年武城闕十年北徵闕十二年河
曲（河東蒲坂縣南）羈馬闕瑕（河東猗氏縣東北有瑕城）十三年桃林之塞（弘農
華陰縣東潼關）諸浮闕十七年黃父黑壤闕（二名）宣二年陰地
（晉之河南山北自上洛以東至陸渾）桃園邢丘（河內平皋縣也）七年向陰闕十二

年董澤（河東聞喜縣東北有董池陂）十五年曲梁（廣平曲梁縣也）輔氏闕稷
（河東聞喜縣西有稷山亭）雒闕瓜衍之縣闕十七年斷道卷楚（二名闕）
野王（河內野王縣）范闕成元年赤棘闕六年鹽（河東猗氏縣鹽池）
新田絳（二名平陽絳邑縣也）九年銅鞮（上黨銅鞮縣也）十三年保城
鄐闕十六年苦丘闕十七年虛闕襄元年瓠丘（河東東垣
縣東南有壺丘亭）三年長樗闕鷄澤（廣平曲梁縣西南）十年著雍（闕傳曰晉
侯還及北西疾則著雍在河之南也或曰宋地非）十一年櫟（河東北闕）十八年長子
（上黨長留縣）純留（在太原晉陽縣南陽城）二十一年著闕祁（太原祁縣）二十
三年雍榆（汲郡朝歌縣東有雍榆城）朝歌（汲郡朝歌縣）孟門闕熒庭闕東
陽（晉之山東魏郡廣平以北）二十六年鄐鄐田闕（二名）苗（河內軹縣南有苗亭）二

十七年木門闕（武曰魏邑也子鮮奔晉託于木門）三十年任（廣平任縣）昭二
年中都（西河界休縣東南中都城）州年楊楊氏（二名平陽楊縣故楊國也）八年魏
榆闕虒祁（平陽絳邑縣西南汾水上也）九年戲陽（魏郡內黃縣北有戲陽城）十七
年棘津闕二十八年乾侯（魏郡斥丘縣）鄔（太原鄔縣）平陵闕塗水
（太原榆次縣）馬首闕盂（太原盂縣）平陽（平陽縣）三十一年適歷闕
定元年大陸（汲郡修武縣西北吳津）三年平中闕九年五氏寒氏
（二名闕）中牟（滎陽有中牟縣迴遠疑）十三年河內（河內汲郡）邯鄲（廣平邯鄲）十四
年百泉闕哀元年棘蒲闕四年上雒倉野（並在上雒縣也）少
習（[illegible]商縣武關）臨闕欒（趙國平棘縣西北有欒城）鄗（趙國鄗縣）逆畤闕陰人
闕壺口（路縣東有壺口關）柏人（趙郡柏人縣）十五年冠氏（平陽館陶縣）二

十三年英丘闕
【薛地】隱十一年薛（魯國薛縣）定元年邳（下邳縣故邳國）
【許地】隱十一年許（潁川許昌縣）成四年展陂闕鉏任泠
敦之田闕十四年叔申之封闕襄十六年棫林闕函
氏闕
【鄧地】桓七年鄧（義陽鄧縣）九年鄾（鄧縣沔水之北鄾也）
【秦地】桓四年秦雍（二名秦國都扶風雍縣也）僖十五年靈臺（[illegible]）
（郃縣）王城（馮翊臨晉縣東王城今名武鄉）三十三年具囿闕文二年
彭衙（馮翊郃陽縣西北有彭衙城）汪（馮翊臨晉東有故汪城）四年邧新城闕七
年刳首闕十年少梁（馮翊夏陽縣）宣十三年麻隧闕[illegible]闕

候麗闗 襄十四年戒朱闗

曹地 祖 九年曹 濮陽郡陶縣 足十下 僖八年洮闗 襄十七年

曹隧闗 重丘闗 昭二十年鄭闗 哀七年黍丘 梁國下邑縣西南有黍丘亭 揖丘闗 大城闗 鐘闗 邗闗

楚地 祖 二年荊楚郢 三名楚國都于郢南郡江陵縣北紀南城東有小城名郢 八年沈鹿闗 十一年郊郢闗 十三年郢 襄陽宜城縣 荒谷闗 冶父闗 莊十八年䣝那處 南郡編縣東南有那口城 十九年津 或曰南郡江陵縣有津鄉 湫 南郡鄀縣東南有湫城 夕室闗 僖四年陘 陘隰二名潁川召陵縣南有 召陵 潁川召陵縣 六年武城 南陽宛縣北武城 二十五年析 白羽 析縣 二十七年睽闗 蔿闗 二十八年連穀闗

文十年范闗 商 上洛商縣 期思 弋陽期思縣東北有期思城 十四年廬 襄陽郡中廬縣 有 十六年大林闗 陽丘闗 訾枝闗 選闗 阪高闗 勾澨闗 石溪闗 臨品闗 仞闗 宣 三年萊 南陽萊縣 四年轅 陽闗 烝野闗 漳澨闗 皋許闗 十一年鄭闗 沂闗 十二年寢 汝南固始縣 十四年沈室 蒲胥之市 申闗 呂闗 口又云豫州新蔡外城 古呂國也 十五年鐘離 淮南縣也 新石闗 十六年汝陰之田 汝南之陰 近鄭之南地也 瑕闗 十七年鷰闗 蔆闗 㵐闗 襄四年繁陽 汝陰鮦陽縣南有繁陽亭 十年祖闗 或曰彭城傅陽縣西北有經水津 魯國薛縣西南有祖亭無國擯縣治 戚鄉皆去鐘離五百餘里非諸侯六月載會所至也或曰汝南安城縣西南有鍾離亭西平縣北有祖亭去偪陽近千里又非自會九日之野能治國皆非也 十三年庸浦闗 十四年棗闗 二

十六年雩婁 安豐雩婁縣 棘 譙國酇縣東北有棘亭 十八年揚豚 南郡 陽翟 郟 本鄭地襄城郟縣 三年江南之雲夢中 二名南郡枝江縣西有雲夢城 江夏安陸縣城東南亦有雲夢城或曰南郡華容縣東南有巴丘湖江南之夢也 四年櫟 汝南新蔡縣東北有櫟亭 麻闗 此麻當在汝陰之左右或曰河南陽翟縣為櫟國鄭之櫟襄縣麻陂陽縣為櫟皆非是 夏汭 漢水曲入江今夏口也 所及又惟汝陰自有夏汭 闗 年乾谿 譙國城父縣南有乾谿 七年章華 南郡華容縣有臺在城內或曰章華臺在乾谿與諸楚之道由乾谿 郢 知不在城也父者不在 九年淮北之田 夷濮西田 陳夷地也本 十一年不羑 襄城縣東南有不羑亭城父縣西北有不羑亭 十二年潁尾 潁水之尾在下蔡 縣西 十三年中犫闗 息舟闗 魚陂 竟陵城西北有甘魚陂 訾梁闗 棘闗 訾闗 豫章 定二年楚人伐吳吳軍楚師于豫章又見吳子舉 潛師子柏舉

之役吳人舍舟于淮汭而自豫章與楚夾漢 曾當在江北淮水南蓋後徙在江南豫章也 十四年宗丘闗 十七年長岸闗 十九年上陰 南鄉陰縣 下陰闗 二十年城父 襄城城父縣 二十三年雞父 安豐縣南有雞備亭 遠澨闗 二十四年圉陽闗 二十五年州屈闗 茄闗 丘皇闗 巻 南陽葉縣南有巻亭 二十七年潛 廬江六縣西南有潛城 窮闗 三十年巻闗 三十一年南岡闗 定四年容城闗 栢舉闗 大隧闗 直轅闗 冥阨闗 城口闗 雍澨闗 五年稷闗 軍祥闗 麇闗 公壻之谿闗 成臼闗 江夏竟陵縣有臼水出聊屈山南入漢 脾洩闗 哀四年負函闗 繒闗 南陽鄧縣南有鄾聚 析 南鄉析縣 三戶 南鄉丹水縣北有三戶亭 十二年棗澤 淮南 遠 十六年白 汝南褒信縣西南有白亭 慎 汝陰慎縣 澤縣亭南

哀二年伐邾盟句
繹 邾新地 十四年小邾
射以句繹來奔

隨地 桓六年隨（義陽隨縣）瑕 闕 八年速杞 闕
黃地 桓八年黃（弋陽縣）莊十九年踖陵 闕
梁地 桓九年梁（馮翊夏陽縣）僖十八年新里 闕
虞地 桓十年虞（梁夷陽縣東北吳城）僖二年顛軨（河東
名顛軨伐鄍 闕
鄖地 桓十一年鄖（江夏雲杜縣東南有鄖城）蒲騷 缺 宣
中（江夏安陸縣東南有雲夢城）
小邾地 莊五年郳小邾（二名 東海昌慮縣東北有郳城）哀
繹 闕
小邾地 僖三年徐（下邳僮縣東南大徐城）十五年婁林 十九（下邳有大

隨地 桓六年隨（義陽隨縣）瑕 闕 八年速杞 闕
黃地 桓八年黃（弋陽縣）莊十九年踖陵 闕
梁地 桓九年梁（馮翊夏陽縣）僖十八年新里 闕
虞地 桓十年虞（梁夷陽縣東北吳城）僖二年顛軨（河東大陽縣東北有地）
名顛軨伐鄍 闕
鄖地 桓十一年鄖（江夏雲杜縣東南有鄖城）蒲騷 缺 宣四年夢
中（江夏安陸縣東南有雲夢城）
小邾地 莊五年郳小邾（二名 東海昌慮縣東北有郳城）哀二年句
繹 闕
徐地 僖三年徐（下邳僮縣東南大徐城）十五年婁林 十九（下邳僮縣東大徐城有婁林鄉）
昭十六年蒲隧（下邳昌慮縣東蒲鄉）
燕地 莊二十年燕北燕（二名 燕國薊縣也）僖二十五年阪
泉（廣甯涿鹿縣涿泉）昭四年冀之北土（冀州名也北土燕代之屬）七年虢
闕 十二年陽唐（二名 中山有唐縣[illegible]地也）
鄀地 僖二十五年鄀（[illegible]商密縣也秦楚界上小 國其後遷于南郡鄀縣）商密
（南鄉丹水縣也）
麇地 文十一年麇 闕 防渚 闕 錫穴 闕
舒地 文十二年群舒（舒 舒蓼 舒庸 舒鳩 五名 廬江六縣西南有龍舒城）
蓼（安豐蓼縣）襄二十四年荒浦 闕 二十五年離城 闕
庸地 文十六年庸（上庸縣）方城（上庸縣東有方城亭）裨儵 闕 魚（魚[illegible]）

縣今巳東永咎縣

鄭地
宣四年郯東海郯縣
昭七年羽淵東海祝其縣西羽山西南也

萊地
宣七年萊東萊黃縣
襄六年棠或曰北海卽墨縣有棠鄉

吳地
成七年吳吳郡吳縣
襄三年鳩茲丹陽蕪湖縣東今皋夷也
十四年舉舟之隧闕
二十八年朱方闕
三十一年延州來闕
昭五年鵲岸廬江舒縣東南江水有鵲尾渚
六年防房鍾闕
哀九年邗在廣陵廣陵縣自邗江穿溝東北向射陽湖西北至朱口入淮今謂之韓江口
十二年鄖
發楊廣陵海陵縣東南有發繇亭
十五年良闕
十六年穎黃氏也闕
十七年笠澤闕
二十年艾豫章有艾縣也

越地
定八年越於越二名會稽山會稽縣
十四年檇李吳郡嘉興縣南

有醉李城
陘闕
哀元年夫椒吳郡吳縣西南太湖中有椒山
十三年姑蔑東陽大末縣
十九年冥闕
二十二年甬東會稽句章縣東海中洲窮地也

有窮地
襄四年有窮石闕二名鉏闕

三苗地
昭元年三苗闕
襄十四年瓜州燉煌郡燉煌縣

有虞地
哀元年有虞梁國虞縣
有綸闕

右國四十并周凡四十一經傳地名九百一十三其四百五十七闕

小國地
隱元年號滎陽
共汲郡共縣
宿東平無鹽縣
祭闕
申南陽宛縣
夷城陽莊武縣所治寅安縣
二年向譙國龍亢縣東有向城
極闕
五年燕東郡燕縣
據左傳正義云燕有二國一稱北燕此則南燕也世本燕國姑姓地理志東郡燕縣南燕國姑姓黃帝之後也小國無世家不知其君號諡唯莊二十年燕仲父見傳耳
七年滕沛國公丘縣東南有滕城
凡汲郡共縣東南有凡城
十年戴陳留外黃縣東南有戴地蕭左傳正義引漢書地理志云梁國留縣故戴國應劭曰章帝改曰考城古者留戴穀相近故鄣在詩葵韻叔戴爲職是其音大周哉漢子戴國立留縣於晉晉陳留
十一年息汝南新息縣
桓二年郜濟陰城武縣東南有郜城
三年荀馮翊臨晉縣有荀鄉
五年州淳于二名國都于東莞淳于縣
七年穀南鄉蔡城縣穀城
九年巴巴郡江州縣
荀闕
賈闕
十一年貳闕
軫闕
絞闕
州南郡華容縣東南有州陵城
蓼義陽棘陽縣東南湖陽城
十二年羅在宜城縣西山中後徙南郡枝江縣
十三年賴義陽隨縣潁鄉
十五年牟太山牟縣
葛梁國寧陵縣東北有葛鄉
莊二年於餘丘闕
十年譚濟南平陵縣西南譚城
十二年蕭沛國蕭縣
十三年遂濟北蛇丘縣東北有遂鄉
十六年滑費二名滑國都于費河南緱氏縣
十八年權南郡當陽縣東南有權城
三十年鄣東平無鹽縣東

北有鄣城
閔元年霍平陽永安縣東北有霍泰山
耿平陽皮氏縣東南耿鄉
二年陽闕
僖二年江汝南安陽縣
翼平陽皮氏縣東北有翼亭
五年弦弋陽南豬蔵縣東亭
道汝南陽安縣南有道亭
栢汝南西平縣有栢亭
六年微東平壽張縣西北有微鄉微子家
十四年鄧義陽鄧縣
十五年厲義陽隨縣北有厲鄉
韓闕
十七年英氏闕
項闕
容英陽家蓼
二十一年任任城縣也
須句東平須縣西北有須句
顓臾泰山南武陽縣東北有顓臾城
二十三年頓汝陰南頓縣
二十四年管滎陽京縣東北管城
毛闕
聃闕
雍河內山陽縣西有雍城
畢京兆長安縣西北周武王眾武王非單地
豐始平鄠縣東有豐邑事
邢邘河內野王縣西北有邘城
應襄陽城父縣西南有應城
蔣弋陽期思縣所治蔣鄉事
茅高平昌邑縣西有茅城鄉
胙東郡燕縣西南有胙城
二十六年夔建平秭歸縣也
二十八年莘闕
二十九年介城陽黔陬縣

三十年焦弘農陜縣焦城文三年沈汝南平輿縣沈亭五年六廬江六縣
六年偪閼十二年巢廬江六縣東有居巢城宣元年崇閼九年
根牟琅邪陽都縣東有牟鄉城十二年唐義陽安昌縣東南上唐鄉十五年黎上黨
壺關縣有黎亭成六年鄟閼邿鄅瑕氏二名河東解縣西北有瑕城襄
四年寒北海平壽縣東有寒城亭有鬲平原鬲縣斟灌樂安壽光縣東南有灌亭斟尋
北海平壽縣東南有斟亭過有過二名東萊掖縣北有過鄉亭戈哀十二年宋鄭之閒有戈邑
十年偪陽彭城偪陽縣也十三年郜在城光父縣有郜亭二十三年鑄濟北
虵丘縣所治鑄鄉城也二十四年豕韋東郡白馬縣東有韋城唐太原晉陽縣杜
京兆杜縣二十九年楊平陽楊縣郝閼鄅閼豳新平漆縣東北邠城鄶滎陽
昭元年觀頓丘衛縣庵始平郭縣庵鄉姺閼邳下邳縣奄商

奄閼二名爽閼奴孱年胡汝陰縣西北胡城有緡閼○又云兗金鄉城緡國
也黎或曰東男奠邑或曰魏郡黎郡縣挺五年大庭氏今在魯城中九年邰
始平武功縣所治釐城岐扶風美陽縣西北有岐山蒲姑樂安縣西北蒲姑城濮十二
年昆吾濮陽縣十三年防汝南有長防縣十五年密須安定陰密縣也
閼鞏閼十六年甲父高平昌邑縣東南有甲父亭十八年鄅琅邪開陽縣
二十七年鍾吾閼二十九年巢閼酸川酸夷氏閼二名窮
桑閼定二年桐廬江舒縣西南有桐亭四年封父閼哀元年
仍有仍閼二名
右小國一百二十九經傳唯見國名其二十八閼
洪池桓十年惡曹十一年折十一年垂棘僖二年多魚二年牡丘十五

樓垂棘成五年杜注晉地

年女栗文十年厥貉十年沓十三年上鄍成二年瑣澤十二年交剛
十二年貍脤十七年壬申公孫嬰齊卒于貍脤舊說壬申十月十五日經脤會地也傳曰庚午圍鄭然
則二日未魯之境也虛朾十八年白谷十八年善道襄五年大隧十九年商
任二十一年渠二十五年曠林昭元年祲祥二名十一年厥慭十一年郭
陵二十六年拔郯二名定三年安甫十年槖蒢十五年繒宣十八年
右地二十六未闕古屬何國並缺

戎地

隱二年戎陳留濟陽縣東南有戎城九年北戎山戎無終三名
北平無終縣桓十三年盧戎閼莊二十八年驪戎京兆新豐
閔二年犬戎別在中國者閒僖十一年揚閼拒閼泉河南
洛陽縣西南有泉亭皋閼伊雒之戎雜居伊水雒水之閒者河南洛陽縣西南有戎城二

十二年陸渾之戎九州之戎河南陸渾縣二十三年姜戎晉南
鄙成元年茅戎河東大陽縣西有茅亭徐吾氏茅戎之別種昭九
年陰戎晉陰地哀四年狄戎閼十七年戎州戎邑近衛者閼

狄地

莊二十八年廣莫北狄地之廣絶蕭于北居左右閔二年東
山皋落氏狄二名赤狄別種在晉東閼僖二十三年廧咎如赤狄別種
閼三十三年白狄故西河郡地有白狄部胡文十年長狄鄋瞞鄋瞞
長狄國閼潞赤狄潞氏二名在上黨○又云潞城縣東有古城赤狄潞氏國也宣三
年鄭狄故上黨郡地有赤沙城十一年攢函閼衆狄閼十六年赤
狄甲氏留吁鐸辰三名赤狄別種閼昭十二年鮮虞白狄別種山國
新市縣也昔陽肥國都也樂平縣有昔陽城肥白狄別種鉅鹿下曲陽縣西有肥累城十三

年中人鮮虞地也中山望都縣西北有中人城十五年鼓白狄別種鉅鹿下曲陽縣有鼓聚定四年中山鮮虞地中山國治盧奴縣

夷地

僖十三年淮夷東夷東夷居淮水者闕文十六年百濮建寧郡南有濮夷昭九年肅慎東北夷在玄菟北三千餘里哀四年夷虎闕十九年三夷闕敖三夷地闕

蠻地

文十六年群蠻闕成六年陸渾蠻氏戎蠻氏二名河南新城東南有蠻城

右四夷四十一其二十一闕也

山名

隱八年泰山奉高縣西北也桓六年二山具山武山僖四年方城南陽葉縣南十四年沙鹿陽平元城縣東有沙鹿土山也十五年華山弘農華陽縣西南也三十二年殽弘農黽池縣西文十三年繹魯國鄒縣北十六年阜山闕宣二十年首山河東蒲坂縣東南首陽山十二年敖滎陽滎澤縣西北是也鄗滎陽縣西北敖山東南成二年靡笄闕華不注闕五年梁山馮翊夏陽縣北○又云同州韓城縣有梁山襄三年衡山吳興烏程縣南十八年巫山濟北盧縣東北梅山滎陽密縣東北魚齒南陽犨縣北二十三年大行河內郡北昭四年四嶽東嶽奉高縣太山南嶽長沙湘南縣衡山西嶽弘農華陰縣西南華山北嶽中山曲陽縣西北恒山三塗河南陸渾縣南山名或曰三塗伊闕太谷轘轅三道也傳曰晉將伐陸渾而先有事於洛與三塗先祭山川也謂三道者非也陽城河南陽城縣東北潁水所出太室河南陽城縣西嵩高山縣中嶽地理志武帝置嵩高縣以奉太室與爲中嶽有少室在太室之西謂之少室荊山新城郟縣南中南始平武功縣西南有大臺山岐扶風美陽縣西北塗山淮南壽春縣東北山也五年萊山闕嵎箕之山闕七年萊柞闕羽山東海祝其縣西南也十一年閩山闕十二年桓闕十六年泰山闕二十二年北山洛北邙山是也定四年小別闕大別[illegible]十年龜太山博縣西闕哀元年會稽在山陰縣南四年蒐和上洛縣東十三年首山

右山四十五其十二闕

水名

隱三年濟自滎陽卷縣東經陳留至濟陰北經高平東經濟北東北經濟南至樂安博昌縣入海也四年濮闕桓六年漢一名漾水出武都沮縣東經漢中魏興至南鄉東南經襄陽至江夏沙羨縣入江八年淮出義陽平氏縣桐柏山東經汝南汝陰淮南譙國沛國下邳至廣陵縣入海十二年彭出新城昌魏郡東北至南鄉錫陽縣入漢十三年鄖出新城鄉東南至襄陽宜城縣入漢十八年濼濟南歷城縣故城西北入濟莊四年溠義陽厥西縣東北入鄖水九年洙出魯國東南入濟水合泗十八年涌南郡華容縣南出自江也閔二年渭出隴西首陽縣鳥鼠同穴山東經南安天水略陽扶風始平京兆至弘農華陰縣入河僖元年汶出太山萊蕪縣西南經濟北至東平須昌縣入濟也四年東海自[illegible]西北平原濟陽章武嶽海[illegible]安北海東萊也城東海廣陵長郡會穀十四郡之不以東也河出西平西南二千里從西平東北經金城故北地朔方五原[illegible]中南經平陽河東之西界東北經[illegible]郡魏郡頓丘陽平平原樂陵之東入于海也十一年伊出上洛盧氏縣熊耳山東北至河南洛陽縣入雒也雒出上洛縣冢領山東北經弘農至河南鞏縣入于河十六年汾出太原故汾陽縣東南至晉陽縣西南經西河平陽至河東汾陰縣入河十九年睢卞水自滎陽受河睢水東經陳留梁國譙郡沛國至

彭城郡入泗

二十二年汝 闕

二十年泜 南陽魯陽縣有泜水東經襄城至潁川定陵縣注汝

宣四年澨 自新城沶鄉縣南荊山東至襄陽南郡當陽入沮

八年滑 闕

十年潁 出河南陽城縣陽乾山東南經潁川汝陰下蔡入淮

成六年澮 出平陽絳縣西南入汾

十三年溱 出河南密縣東南經潁川陽城至長平縣入潁

十七年洧 出河南陽城縣陽城山東南經新鄭至潁川長平入潁

襄三年彤 闕

十六年湨 出河內軹縣東南至溫縣入河

十八年濰 出琅邪箕縣東北至北海都昌縣入海

旃然 出榮陽成皐縣東入汴

十九年沂 出東莞蓋縣東南至下邳入泗

二十一年雕 闕

二十三年少水 [redacted]

二十八年黃 出榮陽京縣東南經新鄭至陳留浚儀縣入汳

昭元年洮 闕

三年江 出蜀郡湔氐徼外東南經巴郡至廣陵入海

五年羅 闕

六年豫章 江東南郡江夏弋陽安豐至廬江有豫章水

七年濡 出高陽縣東北至河間鄚縣入易水

二十年彭 闕

二十二年泟 出魯國卞縣東南入泗

二十五年沂

二十六年渦 出陳留扶溝縣東南入淮

二十七年沙 闕

二十九年

定四年清發 闕

雎 出新城昌魏縣東南經襄陽至南郡枝江縣入江

哀十三年汝 闕

十五年桐 桐水出廣德縣白石山西北入丹陽湖

二十七年濮 自陳留封丘縣東北經濟陰至高平鉅野縣入濟

右水五十八 闕十二

盟會圖疏 附

共 晉地今衛州共城縣也

州城 丈老縣也

上陽城 在州

南宮 冀州縣

淮陽

許

高陵

滕 鄒縣東北

襄城 今許州襄城縣

平陸

中山

濟北

雲中

南趙

膠東

東平

齊國 今臨淄青州

河西

河東

南郡

梁山 沙丘

不窗故城

邢城

虞城

南陽

牧野 今衛州汲縣

宛臺 在故城

洛水

帝王紀云黃帝都有熊

耆

一州在 ■

苟城 在陝州縣 王陵 括地志云 家在

須句

曲阜 在兗州

鄭 鄶

林 蔡 文王子叔度所封

奄國 今兗州曲阜縣也

商國 今商丘

徐

祭國 在鄭州

衛

燕 南燕 今滑州胙城縣

兗國

南城

周公

王城 也

平陽

洛邑

梁

居于

樂

陽

汝陰

臨汝

舞陽

許

范陽

蕭 古徐州蕭縣

九江郡

即春壽部陵在兗州鄆城縣葵丘在曹州考城縣東南一里又青州臨淄縣有萊丘申在鄭
州南陽縣安邑在絳州沂水在兗州亦名雲水蒙山在沂州大野即鉅野括地志
云大野澤在鄆州嶧山在兗州沮水漆水出岐山沮水一名
禹雍州富平縣灃水出黔郡南縣山汶水禹萊泰蕭山縣伊水出費鉅山州塗山
在亳洲斟尋故城在北青海州縣斟灌亦在青宋州鄭二之國閒寒國在平北壽海縣
東寒亭故過鄉亭在萊州掖縣西北二十里過國括地志泉姓國也本在晉州霍邑縣
下陽在陝州河北縣蒲城在隰州山東皐落在潞州程在州邑乾侯在相
州上陽在洲湖陝州北屈在州慈故魏城在嘉陝州周祊田在州沂防鳳
氏地在武湖康州縣費在州沂孟津南河門陽外縣黃池在塗汴丘州縣丹陽
州[redacted]地巳東東云縣歸葛在新豫蔡州縣陸渾在酸洛南郟郿在南河故王城周公

二十八

牙萊在洛邑郟鄏今汝州郟縣鈞臺在許州陽翟京亳在宋州北塗山今濠州鍾離城
離[redacted]踐土在鄭州榮澤縣鄶國在兗州金鄉縣章華臺在荊州乾谿在亳州城父縣
方城在許州葉縣棠在揚州六合縣郯子國在州安濮唐括地志云故地在隨州鄉
郢城在豫州堂谿在豫州郾城頓在陳州南頓栢杜邑胡在即豫城州巢在州房虞
白城在豫州訾在州澤商於在高州內鄭洛鄉於林也上庸在竹山縣
漢在衆信上縣澤溆河外陝號重丘括地象云曹州武四
漢中在衆郢漢信洛上黨等澤州溆河外等陝州號州內鄉括於縣地也林云象曹州武山房州縣伊
關山在州萊洛國城汴州東州雍蕭臺重丘山城縣有周象云武王丘竹故城少武山
即墨州萊壽春壽春縣之州東郭中相鄖在是之恒名昔姓郟之周之東王丘封也城
給國子漢廣周商邑鄭重州武洛黎之公陽之州高後晉洛城郟之也州列之相鄭都郟在新縣
給漢給縣陽改日高陽郜承縣州郭故城州兗菫里相在
邑洛州高陽縣也是鄭在沂候本氏也云大州郊之世辛鄭在左兗姓名新之國東鄭都昔高周之東周之
郜鄭郜蕭臺重丘郕故城

北北三脊一如越今蘇州西南三十五里積山南有魯都村村內有城衆公居之河內古帝王都多在河東
費在沂州菟裘在兗州泗水縣三鬷茅辰州盧溪縣南有苞茅山武陵記云山際出茅有刺
故汴河高河內

州湯陵縣北崇國在雍州西南郭縣東故郭宮是家國姬姓國殷內周蜜王滅之無棣在倉
州無棣縣無棣濼是南蒲在州博呂縣紀國在青州壽光縣棠阜在文州句陽縣阜高三
周百步郯音炎少吳之後贏姓之國屬東海鄆譚在齊州南平陵縣遂城在兗州柯在齊
同東祠縣鄟音銷在濮州山戎今莒國是孤竹城在平州盧龍縣流沙括地袁云居延
海在甘州地理志云居延縣居延澤在東北古文以為流沙東號國之一名制邑漢之亦鄆一
縣云杞故杞國在雍州杞城縣是兆水一名出絳州穀木靡笄山括地袁云笄山亦
鄧澤在汴州東故杞國在雍丘縣是兆水一出名穀州木靡笄山括地袁云之一鹹
王禹逆類人山曰以在弟後夫飛非孤仁也以子既敬代非名王也迎共子代自
殺夫人以杞在國蒯州河北中又年崆峒山在夫怨弟州義笄唐汶州
名在汾州中年在縣有在溜年鄖在濮州平原高州縣應城在魯山縣平
州今休商濟南城陳州漢中梁王封季州戴晉州岳鄖武章國在北三濟十州
里白禹縣淮陽今州陳州漢中州千畝陽晉州縣岳謝城冀在兗州丘縣
南青韋城

二十九

戊申十月廿六丁未午時以監本校覽會閱孫一過

杜預釋例

長歷

桓十七年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傳曰冬十月朔日有食之不書日官失之也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日官居卿以底日禮也日御不失日以授百官於朝

莊二十五年夏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於社

傳曰夏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於社非常也唯正月之朔慝未作於是乎用幣於社伐鼓於朝

僖十五年夏五月日有食之

傳曰夏五月日有食之不書朔與日官失之也

文元年二月癸亥日有食之

傳曰於是閏三月非禮也先王之正時也履端於始舉正於中歸餘於終履端於始序則不愆舉正於中民則不惑歸餘於終事則不悖閏當在僖公末年

十五年夏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於社

傳曰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於社非禮也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於社諸侯用幣於社伐鼓於朝以昭事神訓民事君示有等威古之道也

襄二十七年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傳曰十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辰在申司歷過也再失閏矣

昭十七年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傳曰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祝史請所用幣昭子曰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於社諸侯用幣於社伐鼓於朝禮也平子禦之曰唯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有伐鼓用幣其餘則否太史曰在此月也日過分而未至三辰有災於是百官降物君不舉辟移時樂奏鼓祝用幣史用辭故夏書曰辰不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此月朔之謂也當四月是謂孟夏平子弗從昭子退曰夫子將有異志不君君矣

哀十二年冬十二月螽

傳曰冬十二月螽季孫問諸仲尼仲尼曰丘聞之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歷過也

歷見經傳七百七十九傳發有八

釋例曰書稱朞三百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允釐百工庶績咸熙是以天子必置日官諸侯置日御世修其業以攻其術舉全數而言故曰六日其實五日四分日之一日一日行一度而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有奇日官當會集此之遲速以考成晦朔錯綜以設閏

月閏月無中氣而北斗斜指兩辰之間所以異於他月積此以相通四時八節無違乃得成歲其微密至矣得其精微以合天道則事叙而不悖故傳曰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於是乎在矣陰陽之運隨動而差差而不已遂與歷錯故仲尼丘明每於朔閏發文蓋矯正得失因以宣明歷數也　桓十七年日有食之得朔而史闕其日　僖十五年日食亦得朔而史闕其朔與日故傳因其得失並起時史之謬兼以明其餘日食或歷失其正也　莊二十五年經書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周之六月夏之四月所謂正陽

之月也而歷數誤實是七月朔非六月故傳曰非常也唯正月之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用幣於社伐鼓於朝明此食非用幣伐鼓常月因變而起歷誤也 文十五年經文皆同而更復發傳曰非禮明前傳欲以審正陽之月後傳發例以明諸侯之禮也此乃聖賢之微旨而先儒所未喻也 昭十七年夏六月日食而平子言非正陽之月以詭一朔近於指鹿為馬故傳曰言不君君是因以明此月為得天正月也劉子駿造三統歷以修春秋日有食之甲乙者三十四而三統歷唯得一日食歷術比諸家既最疎又六千餘歲輒益一日凡歲當

累日為次而無故益之此不可行之甚者班固前代名儒而謂之最密非徒班固也自古已來諸論春秋者多違謬或造家術或用黃帝已來諸歷以推經傳朔日皆不諧合日食於朔此乃天驗經傳又書其朔日食可謂得天而劉賈諸儒說皆以為月二日或三日並違聖人明文其弊在于守一元不與天消息也余感春秋之事嘗著歷論極言歷之通理其大疑何指云天行不息日月星辰各運其舍皆動物也物動則不一雖行度大量可得而限累日為月累月為歲以新故相考參不得不有毫毛之差此自然理也故春秋日有頻月而食者有曠歲

而不食者理不得一而算守恒數故歷無有不差失也始失於毫毛尚未可覺積而成多以失弦望朔晦則不得不改憲以順之書所謂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易所為治歷明時言當順天以求合非為合以驗天也推此論之春秋二百餘年其治歷通變多矣雖術數絕滅還尋經傳微旨大量可知時之違謬則經傳有驗學者故當曲修經傳日月日日之食以考晦朔以推時驗而見皆不然各據其學以推春秋此無異度己之跡而欲削他人之足也余為歷論之後至咸寧中有善算者李修夏顯依論歷體為術名乾度歷表上朝廷其術合日行四分之數

而微增月行用三百歲改憲之章二元相推七十餘歲承以強弱強弱之差蓋少而適足以遠通盈縮時尚書史官以乾度歷與泰始歷參校古今記注乾度歷殊勝今其術具存時又并考古今十歷以驗春秋知三統歷之最疎也今具列其得失之數又據經傳微旨考日辰朔晦以相發明為經傳長歷如左諸經傳證據及失閏違時文字謬誤皆甄發之雖未必其得天蓋是春秋當時之歷也學者覽焉

大凡經傳有七百七十九日（三百九十三日經 三百八十六日傳）其三十七日食三無甲乙

乙

黄帝歷得四百六十六日一日食失三百一十三日三十六日食三無甲

乙

顓頊歷得五百九日八日食失二百七十日二十九日二無甲乙食

乙

夏歷得五百三十六日十四日食失二百四十三日二十三日食三無甲

乙

真夏歷得四百六十六日一日食失三百一十三日三十六日食三無甲

殷歷得五百三日十三日食失二百七十六日二十四日三無甲乙食

周歷得五百六日十三日食失二百七十三日二十四日三無甲乙食

真周歷得四百八十五日一日食失二百九十四五日三十六日食三無甲

乙

魯歷得五百三十九日十三日食失二百五十日二十四日三無甲乙食

三統歷得四百八十四日一日食失二百九十五日三十六日食三

無甲乙

乾象歷得四百九十五日七日食失二百八十四日三十六日食三無甲

乙

泰始歷得五百十日一十九日食失二百六十九日二十八日食三

無甲乙

乾度歷得五百三十八日十九日食失二百四十一日十八日食三無

甲乙

今長歷得七百四十六日三十三日食失三百三十三日經傳日月

頻四日食三無甲乙

漢末宋仲子集七歷以考春秋案其夏周歷術數皆與

藝文志所記不同故更其名為真夏真周歷也

經傳長歷

正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閏月

隱公元年己未

辛巳小 庚戌大 庚辰小 己酉大 己卯小 戊申大 戊寅小 丁未大 丁丑小 丙午大 丙子大 丙午小

五月辛丑二十一日 十月庚申十五日

二年庚申

乙亥大 乙巳小 甲戌大 甲辰小 癸酉大 癸卯小 壬申大 壬寅小 辛未大 辛丑小 庚午大 庚子小 閏己巳大

八月庚辰八月無庚辰七月九日有庚辰日月必有誤 十二月乙卯十六日

三年辛酉

己亥大 己巳小 戊戌大 戊辰小 丁酉大 丁卯小 丙申大 丙寅小 乙未大 乙丑大 甲午大 甲子小

二月己巳日食一日 三月庚戌十二日 壬戌二十五日 四月辛卯二十四日也 八月庚辰十五日 冬庚戌十二月無庚戌一月十七日也 十二月癸未二十日

四年壬戌

癸巳大 癸亥小 壬辰大 壬戌小 辛卯大 辛酉大 辛卯小 庚申大 庚寅小 己未大 己丑小 戊午大

戊申衛州吁弒其君完二月十七日也有日而無月也

周桓王元年

五年癸亥

戊子小 丁巳大 丁亥小 丙辰大 丙戌小 乙卯大 乙酉大 甲寅大 甲申小 癸丑大 癸未小 壬子大 閏壬午大

十二月辛巳二十九日

六年甲子

壬子小 辛巳大 辛亥小 庚辰大 庚戌小 己卯大 己酉小 戊寅大 戊申小 丁丑大 丁未大 丁丑小

五月庚申十一日 辛酉十二日

七年乙丑

丙午大 丙子小 乙巳大 乙亥小 甲辰大 甲戌小 癸卯大 癸酉小 壬寅大 壬申小 辛丑大 辛未小 閏庚子大

七月庚申十八日 十二月壬申二日 辛巳十一日

七

八年丙寅

庚午大 庚子小 己巳大 己亥小 戊辰大 戊戌小 丁卯大 丁酉小 丙寅大 丙申小 乙丑大 乙未小

三月庚寅二十二日 四月甲辰六日 辛亥十三日 甲寅十六日 六月

己亥二日 辛亥十四日 七月庚午四日 八月丙戌七月有庚午丙戌誤九月

有辛卯二十六日不得有丙戌丙戌誤也 八月 九月辛卯二十六日

九年丁卯

甲子大 甲午小 癸亥大 癸巳大 癸亥小 壬辰大 壬戌小 辛卯大 辛酉小 庚寅大 閏庚申中小 己丑小 己未小

三月癸酉十一日 庚辰十八日 十一月甲寅二十六日

十年戊辰

戊子大 戊午小 丁亥大 丁巳小 丙戌大 丙辰大 丙戌小 乙卯大 乙酉小 甲寅大 甲申小 癸丑大

正月癸丑二十六日 六月戊申六日六月無戊申五月二十三日也上有五月時誤在 壬

戌七日 庚午十五日 辛未十六日 庚辰二十五日 辛巳二十六日 七月庚

寅五日 八月壬戌八日 癸亥九日 九月戊寅二十四日九月無戊寅也上有八月

八月下有冬時誤在日也 十月壬午二十九日

十一年己巳

癸未小 壬子大 壬午小 辛亥大 辛巳小 庚戌大 庚辰小 己酉大 己卯小 戊申大 戊寅大 戊申小

五月甲辰二十四日 七月庚辰一日 壬午三日 十月壬戌十三日 十一

月壬辰十五日

桓公元年庚午

丁丑大 丁未小 丙子大 丙午小 乙亥大 乙巳小 甲戌大 甲辰小 癸酉大 癸卯小 壬申大 閏壬寅大 壬申小

八

四月丁未二日

二年辛未

辛丑小 庚午大 庚子大 庚午小 己亥大 己巳小 戊戌大 戊辰小 丁酉大 丁卯小 丙申大 丙寅小

正月戊申八日 戊申納於太廟五月十日也有日兩無月也

三年壬申

乙未大 乙丑小 甲午大 甲子小 癸巳大 癸亥小 壬辰大 壬戌大 壬辰小 辛酉大 辛卯小 庚申大

七八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一日

四年癸酉

庚寅小 己未大 己丑小 戊午大 戊子小 丁巳大 丁亥小 丙辰大 丙戌小 乙卯大 乙酉小 甲寅大

五年甲戌

光[illegible]年正月甲申中大[illegible]四年閏十二月甲申中大 五年無閏

[illegible]

大甲申 閏甲寅小 大癸未 小癸丑 大壬午 小壬子 大辛巳 小辛亥 大庚戌 小庚辰 小己酉 大戊寅

正月甲戌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也書于正月從赴己丑六日

六年乙亥

小戊申 大丁丑 大丁未 小丁丑 大丙午 小丙子 大乙巳 小乙亥 大甲辰 小甲戌 大癸卯 小癸酉

八月壬午八日九月丁卯二十四日

七年丙子

大壬寅 小壬申 大辛丑 小辛未 大庚子 小庚午 大己亥 大己巳 小己亥 大戊辰 小戊戌 大丁卯 閏丁小

邢云此不合有閏若來年五月不得有丁丑

二月己亥二十八日

八年丁丑

大丙寅 小丙申 大乙丑 小乙未 大甲子 小甲午 大癸亥 小癸巳 大壬戌 大壬辰 小壬戌 大辛卯

正月己卯十四日五月丁丑十四日

九年戊寅

小辛酉 大庚寅 小庚申 大己丑 小己未 大戊子 小戊午 大丁亥 小丁巳 大丙戌 小丙辰 大乙酉

十年己卯

大乙卯 小乙酉 大甲寅 小甲申 大癸丑 小癸未 大壬子 小壬午 大辛亥 小辛巳 大庚戌 小庚辰

正月庚申六日十二月丙午二十七日

十一年庚辰

大己酉 閏己卯小 大戊申 小戊寅 大丁未 大丁丑 小丁未 大丙子 小丙午 大乙亥 小乙巳 大甲戌 小甲辰

五月癸未七日九月丁亥十三日己亥二十五日

九

十二年辛巳

大癸酉 小癸卯 大壬申 小壬寅 大辛未 小辛丑 大庚午 大庚子 小庚午 大己亥 小己巳 大戊戌

六月壬寅二日七月丁亥十八日八月壬辰七月二十三日書八月從赴也

十一月丙戌十八日十二月晦

丙寅自執傳丙戌會鄭伯盟于武父丙戌衛侯晉卒經此書丙戌卒義例因是戌之也

十三年壬午

小戊辰 閏丁酉大 小丁卯 大丙申 小丙寅 大乙未 小乙丑 大甲午 小甲子 大癸巳 小癸亥 大壬辰 大壬戌

二月己巳三日

十四年癸未

小壬辰 大辛酉 小辛卯 大庚申 小庚寅 大己未 小己丑 大戊午 小戊子 大丁巳 小丁亥 大丙辰

八月壬申十五日乙亥十八日十二月丁巳二十日

十五年甲申

小丙戌 大乙卯 大乙酉 小乙卯 大甲申 小甲寅 大癸未 小癸丑 大壬午 小壬子 大辛巳 小辛亥

三月乙未十七日四月己巳十五日六月乙亥二十一日

十六年乙酉

大庚辰 小庚戌 大己卯 小己酉 大戊寅 大戊申 閏戊寅小 大丁未 小丁丑 大丙午 小丙子 大乙巳 小乙亥

經書冬城向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傳曰冬城向書日唐有蝕時也學者疑于冬城向在十一月上有十月而傳云書時今推校所在六月則月郎而節前水星可在十一月而正也功役之時當指總天象不與諸歷數同也其五定之方中作于楚宮此未正中也傳之釋經皆通言一時不月列也經書夏成乃如勝五月楚勝成公為無傳辭則必類成乃四月如勝推此言之城向無傳十一月也今事要故今月不相通耳不然血明無緣發書時之傳也

十七年丙戌
大甲辰 小甲戌 大癸卯 小癸酉 大壬寅 小壬申 大辛丑 大辛未 小辛丑 大庚午 小庚子 大己巳
正月丙辰日十三 二月丙午二月無丙午日月卅有誤三月四日也 五月丙
午日五 六月丁丑日六 八月癸巳日二十三 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傳曰不書日官失之也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日官
居卿以底日禮也日御不失日以授百官于朝 十月辛
卯日二十二
十八年丁亥
小己亥 大戊辰 小戊戌 大丁卯 小丁酉 大丙寅 小丙申 大乙丑 小乙未 大甲子 大甲午 小甲子
四月丙子日十 丁酉公之喪至自齊五月一日也有日無月 七月戊
戌日三 十二月己丑日二十六
莊公元年戊子
大癸巳 小癸亥 大壬辰 小壬戌 大辛卯 小辛酉 大庚寅 小庚申 大己丑 小己未 十大閏戊子 小戊午 大丁亥
十月乙亥日十七
二年己丑
大丁巳 小丁亥 大丙辰 小丙戌 大乙卯 小乙酉 大甲寅 小甲申 大癸丑 小癸未 大壬子 小壬午
十二月乙酉日四
三年庚寅
大辛亥 小辛巳 大庚戌 小庚辰 大己酉 大己卯 小己酉 大戊寅 小戊申 大丁丑 小丁未 大丙子
一六月乙丑日三
四年辛卯
小丙午 大乙亥 小乙巳 大甲戌 小大閏甲辰 大癸酉 小癸卯 大壬申 小壬寅 大辛未 大辛丑 小辛未 大庚子
五年壬辰
小庚午 大己亥 小己巳 大戊戌 小戊辰 大丁酉 小丁卯 大丙申 小丙寅 大乙未 小乙丑 大甲午
六年癸巳
大甲子 小甲午 大癸亥 小癸巳 大壬戌 小壬辰 大辛酉 小辛卯 大庚申 小庚寅 大己未 小己丑
七年甲午
大戊午 小戊子 大丁巳 大丁亥 閏小閏丁巳 大丙戌 小丙辰 大乙酉 大乙卯 大甲申 小甲寅 大癸未 小癸丑
四月辛卯日五
八年乙未
大壬午 小壬子 小辛巳 小辛亥 大庚辰 小庚戌 大己卯 大己酉 小己卯 大戊申 小戊寅 大丁未
正月甲午日十三 十一月癸未日六
九年丙申
小丁丑 大丙午 小丙子 大乙巳 小乙亥 大甲辰 小甲戌 小癸卯 閏小閏癸酉 大壬申 小壬寅 大辛未
七月丁酉日二十四 八月庚申日十八
十年丁酉
小辛丑 大庚午 小庚子 大己巳 小己亥 大戊辰 小戊戌 大丁卯 小丁酉 大丙寅 小丙申 小乙丑
十一年戊戌
小乙未 大甲子 大甲午 閏小閏甲子 大癸巳 小癸亥 小壬辰 小壬戌 大辛卯 小辛酉 大庚寅 小庚申 大己丑
五月戊寅日十六
十二年己亥

己未小 戊子大 戊午小 丁亥大 丁巳大 丁亥小 丙辰大 丙戌小 乙卯大 乙酉小 甲寅大 甲申小

八月甲午九日

十三年庚子

癸丑大 癸未小 壬子大 壬午小 辛亥大 辛巳小 庚戌大 庚辰小 己酉大 己卯大 己酉小 戊寅大

十四年辛丑

戊申小 丁丑大 丁未小 丙子大 丙午小 閏乙亥大 乙巳小 甲戌大 甲辰小 癸酉大 癸卯小 壬申大 壬寅小

六月甲子二十日

十五年壬寅

壬申小 辛丑大 辛未小 庚子大 庚午小 己亥大 己巳小 戊戌大 戊辰小 丁酉大 丁卯小 丙申大

十六年癸卯

丙寅小 乙未大 乙丑小 甲午大 甲子大 甲午小 癸亥大 癸巳小 壬戌小 壬辰大 辛酉大 辛卯小

十七年甲辰

庚申大 庚寅小 己未大 己丑小 戊午大 戊子小 閏丁巳大 丁亥大 丁巳小 丙戌大 丙辰小 乙酉大 乙卯小

十八年乙巳

甲申大 甲寅小 癸未大 癸丑小 壬午大 壬子小 辛巳大 辛亥小 庚辰大 庚戌小 己卯大 己酉大

十九年丙午

己卯小 戊申大 戊寅小 丁未大 丁丑小 丙午大 丙子小 乙巳大 乙亥小 甲辰大 甲戌小 癸卯大

六月庚申十五

二十年丁未

癸酉小 壬寅大 壬申大 壬寅小 辛未大 辛丑小 庚午大 庚子小 己巳大 己亥小 戊辰大 戊戌小 閏丁卯大

二十一年戊申

丁酉小 丙寅大 丙申小 乙丑大 乙未小 甲子大 甲午大 甲子小 癸巳大 癸亥小 壬辰大 壬戌小

五月辛酉二十七日七月戊戌五日

二十二年己酉

辛卯大 辛酉小 庚寅大 庚申小 己丑大 己未小 戊子大 戊午小 丁亥大 丁巳小 丙戌大 丙辰大

正月癸丑二十三日七月丙申九日

二十三年庚戌

丙戌小 乙卯大 乙酉小 甲寅大 甲申小 癸丑大 癸未小 壬子大 壬午小 辛亥大 辛巳小 庚戌大

十二月甲寅五日

二十四年辛亥

庚辰小 己酉大 己卯大 己酉小 戊寅大 戊申小 丁丑大 閏丁未小 丙子大 丙午小 乙亥大 乙巳小 甲戌大

八月丁丑二日戊寅三日

二十五年壬子

甲辰小 癸酉大 癸卯小 壬申大 壬寅小 辛未大 辛丑大 辛未小 庚子大 庚午小 己亥大 己巳小

五月癸丑十二日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傳曰非常也唯正月之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用幣于社伐鼓于朝辛未實當七月朔也時書曆置閏錯大失故經以為六月朔故傳正之也

二十六年癸丑

戊戌大 戊辰小 丁酉大 丁卯小 丙申大 丙寅小 乙未大 乙丑小 甲午大 甲子小 癸巳大 癸亥小

十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一日

二十七年甲寅

壬辰大 壬戌小 辛卯大 辛酉大 辛卯小 庚申大 庚寅小 己未大 己丑小 戊午大 戊子小 丁巳小

二十八年乙卯

丁亥小 丙辰大 丙戌小 閏乙卯大 乙酉小 甲寅大 甲申小 癸丑大 癸未小 壬子大 壬午小 辛亥大 辛巳大

三月甲寅二十九日 四月丁未二十三日

二十九年丙辰

辛亥小 庚辰大 庚戌小 己卯大 己酉小 戊寅大 戊申小 丁丑大 丁未小 丙子大 丙午小 乙亥大

三十年丁巳

乙巳小 甲戌大 閏甲辰小 癸酉大 癸卯小 壬申大 壬寅小 辛未大 辛丑小 庚午大 庚子大 庚午小 己亥大

四月丙辰十四日 八月癸亥二十三日 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

[illegible]一

三十一年戊午

己巳小 戊戌大 戊辰小 丁酉大 丁卯小 丙申大 丙寅小 乙未大 乙丑小 甲午大 甲子小 癸巳大

三十二年己未

癸亥小 壬辰大 壬戌小 閏辛卯大 辛酉小 庚寅大 庚申大 庚寅小 己未大 己丑小 戊午大 戊子小 丁巳大

閔公元年庚申 七月癸巳[illegible] 八月癸亥[illegible] 十月乙未[illegible]

丁亥小 丙辰大 丙戌小 乙卯大 乙酉小 甲寅大 甲申小 癸丑大 癸未小 壬子大 壬午小 辛亥大

六月辛酉八日

二年辛酉

辛巳小 庚戌大 庚辰小 庚戌小 己卯大 閏己酉小 戊寅大 戊申小 丁丑大 丁未小 丙子大 丙午小 乙亥大

五月乙酉七日 八月辛丑二十五日

僖公元年壬戌

乙巳小 甲戌大 甲辰小 癸酉大 癸卯小 壬申大 壬寅小 辛未大 辛丑小 庚午大 庚子大 閏庚午小 己亥大

七月戊辰二十七日 十月壬午十三日 十二月丁巳十九日

二年癸亥

己巳小 戊戌大 戊辰小 丁酉大 丁卯小 丙申大 丙寅小 乙未大 乙丑小 甲午大 甲子小 癸巳大

五月辛巳十五日

三年甲子

癸亥小 壬辰大 壬戌小 辛卯大 辛酉小 庚寅大 庚申大 庚寅小 己未大 己丑小 戊午大 戊子小

四年乙丑

丁巳大 丁亥小 丙辰大 丙戌小 乙卯大 乙酉小 甲寅大 甲申小 癸丑大 癸未小 壬子大 壬午小

二月戊申二十七日

五年丙寅

辛亥大 辛巳大 辛亥小 庚辰大 庚戌小 己卯大 己酉小 戊寅大 戊申小 丁丑大 丁未小 丙子大 閏丙午小

正月辛亥朔日南至一日 八月甲午十七日 九月戊申朔日食一日 十二月丙子朔一日

六年丁卯

乙亥大 乙巳小 甲戌大 甲辰大 甲戌小 癸卯大 癸酉小 壬寅大 壬申小 辛丑大 辛未小 庚子大

七年戊辰

庚午小 己亥大 己巳小 戊戌大 戊辰小 丁酉大 丁卯大 丁酉小 丙寅大 丙申小 乙丑大 閏乙未小 甲子大

大事表一年無閏 以戊子大居九年正月戊子小 七月乙卯大

昭閏七月甲寅大 省持

八年己巳

甲午小 癸亥大 癸巳小 壬戌大 壬辰小 辛酉大 辛卯小 庚申大 庚寅大 庚申小 己丑大 閏己未小 戊子大

十二月丁未二十三日

九年庚午

戊午小 丁亥大 丁巳小 丙戌大 丙辰小 乙酉大 乙卯小 甲申大 甲寅小 癸未大 癸丑大 癸未小

三月丁丑二十一日 七月乙酉十七日七月無乙酉八月二日也日月必有誤 九月戊

辰十五日 甲子十一日

十年辛未

壬子大 壬午小 辛亥大 辛巳小 庚戌大 庚辰小 己酉大 己卯小 戊申大 戊寅小 丁未大 丁丑小

十一年壬申

丙午大 丙子大 丙午小 乙亥大 乙巳小 甲戌大 甲辰小 癸酉大 癸卯小 壬申大 壬寅小 辛未大

十七

十二年癸酉

辛丑小 庚午小 閏庚子大 庚午小 己亥大 己巳小 戊戌大 戊辰小 丁酉大 丁卯小 丙申大 丙寅小 乙未大

二月庚午日食一日 十二月丁丑十一日十一月十二日也書十二月從赴也

十三年甲戌

乙丑小 甲午大 甲子小 癸巳大 癸亥大 癸巳小 壬戌大 壬辰小 辛酉大 辛卯小 [illegible]申大 庚寅小

十四年乙亥

己未大 己丑小 戊午大 戊子小 丁巳大 丁亥小 丙辰大 丙戌大 丙辰小 乙酉大 乙卯小 甲申大

八月辛卯六日

十五年丙子

閏二月甲寅大 大事表

甲寅小 癸未大 癸丑小 壬午大 壬子小 辛巳大 辛亥小 庚辰大 庚戌大 庚辰小 己酉大 己卯小

經五月日有食之傳曰不書朔與日官失之也九月戊

戌十三日 己卯晦三十日 十一月壬戌十四日 丁丑二十九日

十六年丁丑

戊申大 戊寅小 丁未大 丁丑小 丙午大 丙子小 乙巳大 乙亥小 甲辰大 甲戌小 癸卯大 癸酉小

正月戊申朔一日 三月壬申二十六日 四月丙申二十日 七月甲

子二十日 十一月乙卯十三日

十七年戊寅

壬寅大 壬申大 壬寅小 辛未大 辛丑小 庚午大 庚子小 己巳大 己亥小 戊辰大 戊戌小 丁卯大 閏丁酉小

十月乙亥八日 十二月乙亥九日 辛巳十五日

十八

十八年己卯

丙寅大 丙申小 乙丑大 乙未小 甲子大 甲午大 甲子小 癸巳大 癸亥小 壬辰大 壬戌小 辛卯大

五月戊寅十五日 八月丁亥葬齊桓公經傳俱言八月無丁亥誤也

十九年庚辰

辛酉小 庚寅大 庚申小 己丑大 己未小 戊子大 戊午小 丁亥大 丁巳小 丙戌大 丙辰小 丙戌小

六月己酉二十二日

二十年辛巳

乙卯大 乙酉小 甲寅大 閏甲申小 癸丑大 癸未小 壬子大 壬午小 辛亥大 辛巳小 庚戌大 庚辰小 己酉大

五月乙巳二十三日

二十一年壬午

己卯小 戊申大 戊寅大 戊申小 丁丑大 丁未小 丙子大 丙午小 乙亥大 乙巳小 甲戌大 甲辰小

十二月癸丑廿日

二十二年癸未

癸酉大 癸卯小 壬申大 壬寅小 辛未大 辛丑小 庚午大 庚子小 己巳大 己亥大 己巳小 戊戌大

八月丁未八日 十一月己巳朔一日 丙子八日 丁丑九日

二十三年甲申

戊辰小 丁酉大 丁卯小 丙申大 丙寅小 乙未大 乙丑小 甲午大 甲子小 癸巳大 癸亥小 壬辰大

五月庚寅二十五日

二十四年乙酉

壬戌小 辛卯大 辛酉小 庚寅大 閏庚申小 己丑大 己未小 戊子大 戊午小 丁亥大 丁巳小 丙戌大 丙辰小

二月甲午四日 辛丑十一日 壬寅十二日 丙午十六日 丁未十七日

戊申十八日 三月己丑晦二十九日

二十五年丙戌

乙酉小 乙卯大 乙酉小 甲寅大 甲申小 癸丑大 癸未小 壬子大 壬午小 辛亥大 辛巳小 庚戌大 閏庚辰小

正月丙午二十日 三月甲辰二十日 四月丁巳四日 戊午五日 癸

酉二十日 十二月癸亥十四日

己酉大 己卯小 戊申大 戊寅小 丁未大 丁丑小 丙午大 丙子小 乙巳大 乙亥小 甲辰大 甲戌小

二十六年丁亥

正月己未十一日

二十七年戊子

癸卯大 癸酉大 癸卯小 壬申大 壬寅小 辛未大 辛丑小 庚午大 庚子小 己巳大 己亥小 戊辰大

六月庚寅二十日 八月乙未二十六日 乙巳公子遂帥師入杞

九月六日也日丙無月也有十二月甲戌七日

二十八年己丑

戊戌小 丁卯大 丁酉小 丙寅大 丙申小 乙丑大 乙未小 甲子大 甲午小 癸亥大 癸巳小 壬戌大

正月戊申十一日 三月丙午十四日 四月戊辰三日 己巳四日 癸酉

八日 甲午二十日 五月丙午十一日 丁未十二日 己酉十四日 癸丑

十八日 癸亥二十八日 六月壬午十八日 七月丙申二日 冬壬申十月

十日也十二月十一日清有 壬中有□無月無以折正也 丁丑月十六日亦有丁丑 十月十五日也十二

有日無□無 以折正也

二十九年庚寅

壬辰大 壬戌小 辛卯大 辛酉小 庚寅大 庚申小 己丑大 己未小 戊子大 戊午小 丁亥大 丁巳小

三十年辛卯

丙戌大 丙辰小 乙酉大 乙卯小 甲申大 甲寅小 癸未大 癸丑小 壬午大 閏壬子小 壬午小 辛亥大 辛巳小

九月甲午十三日

三十一年壬辰

庚戌大 庚辰小 己酉大 己卯小 戊申大 戊寅小 丁未大 丁丑小 丙午大 丙子小 乙巳大 乙亥小

三十二年癸巳

甲辰大 甲戌小 癸卯大 癸酉小 壬寅大 壬申大 壬寅小 辛未大 辛丑小 庚午大 庚子小 己巳大

四月己丑十七日 十二月己卯十一日 庚辰十二日

三十三年甲午
小己亥 大戊辰 小戊戌 大丁卯 小丁酉 大丙寅 小丙申 大乙丑 小乙未 大甲子 小甲午 大癸亥
四月辛巳十五日 癸巳二十日 八月戊子二十三日 十有二月公
至自齊乙巳公薨于小寢隕霜不殺草李梅實乙巳十一月十二日也經書十二月誤也周十一月今九月霜當微而重重又不能殺草術以為異也蓋說公以十二月薨文二年經書冬公子遂如齊納幣傳言得也春其未二十五月亡喪因以閏數父母喪以數奉有加故嘗二十五月故以三年為將也善益之一月則當有喪四年者也時而計閏則當有二年而異者故重喪以三年數則不數閏推喪以月數為數閏也今十一月薨文二年十一月則二十五月喪事畢十二月遣納幣子禮無運故傳善之

文公元年乙未
大癸巳 小癸亥 [illegible] 閏壬戌小 大辛卯 小辛酉 大庚寅 小庚申 大己丑 小己未 大戊子 小戊午 大丁亥
二月癸亥日食一日傳曰於是閏三月非禮也先王之正
時也履端于始舉正於中歸餘于終履端於始序則不
愆舉正于中民則不惑歸餘于終事則不悖于僖公之末年失不
置閏設于此年三月閏故時違曆者識之 夏四月丁巳二十七日 五月辛酉朔一日
六月戊戌九日 十月丁未二十一日

二年丙申
小丁巳 閏丙戌大 大丙辰 小丙戌 大乙卯 小乙酉 大甲寅 小甲申 大癸丑 小癸未 大壬子 小壬午 大辛亥
二月甲子九日 丁丑二十二日 三月乙巳二十日 四月己巳十五日
八月丁卯十五日

主

三年丁酉
小辛巳 大庚戌 大庚辰 小庚戌 大己卯 小己酉 大戊寅 小戊申 大丁丑 小丁未 大丙子 小丙午
四月乙亥二十六日 十二月己巳二十四日

四年戊戌
大乙亥 小乙巳 大甲戌 大甲辰 小甲戌 大癸卯 閏癸酉小 大壬寅 小壬申 大辛丑 小辛未 大庚子 小庚午
閏三月 甲辰大 辛未
十一月壬寅十二月無壬寅五年正月四日也日月必誤
定本十二月壬寅是月五日

五年己亥
大己亥 大己巳 小己亥 大戊辰 小戊戌 大丁卯 小丁酉 大丙寅 小丙申 大乙丑 小乙未 大甲子
三月辛亥十三日 十月甲申二十日

六年庚子
小甲午 大癸亥 大癸巳 小癸亥 大壬辰 小壬戌 大辛卯 小辛酉 大庚寅 小庚申 大己丑 小己未 閏戊子小
八月乙亥十五日 十一月丙寅十一月無丙寅十二月八日也日月必有誤

主

七年辛丑
大戊午 小戊子 大丁巳 小丁亥 大丙辰 小丙戌 大乙卯 小乙酉 大甲寅 小甲申 大癸丑 小癸未
三月甲戌十六日 四月戊子二日 己丑三日

八年壬寅
大壬子 大壬午 小壬子 大辛巳 小辛亥 大庚辰 小庚戌 大己卯 小己酉 大戊寅 小戊申 大丁丑
八月戊申三十日 十月壬午五日 乙酉八日 丙戌九日

九年癸卯
小丁未 大丙子 大丙午 小丙子 大乙巳 小乙亥 大甲辰 閏甲戌小 大癸卯 小癸酉 大壬寅 小壬申 大辛丑

正月癸酉三日乙丑十九日二月辛丑二十六日三月甲戌二十九日
九月癸酉一日
十年甲辰
辛未小 庚子大 庚午大 庚子小 己巳大 己亥小 戊辰大 戊戌小 丁卯大 丁酉小 丙寅大 丙申小
三月辛卯二十日
十一年乙巳
乙丑大 乙未小 甲子大 甲午大 甲子小 癸巳大 癸亥小 壬辰大 壬戌小 辛卯大 辛酉小 庚寅大
十月甲午四日
十二年丙午
庚申小 己丑大 己未大 己丑小 戊午大 戊子小 丁巳大 丁亥小 丙辰大 丙戌小 乙卯大 閏乙酉小 甲寅大
二月庚子十二日十二月戊午五日
十三年丁未
甲申小 癸丑大 癸未大 癸丑小 壬午大 壬子小 辛巳大 辛亥小 庚辰大 庚戌小 己卯大 己酉小
五月壬午一日十二月己丑十二月無己丑十一月十一日也日月誤也
十四年戊申
戊寅大 戊申小 丁丑大 丁未大 丁丑小 丙午大 丙子小 乙巳大 乙亥小 甲辰大 甲戌小 癸卯大
五月乙亥四月二十九日書于五月從赴也六月癸酉二十八日七月乙卯
七月無乙卯上有六月下有八月則誤在日九月甲申十日
十五年己酉
癸酉小 壬寅大 壬申小 辛丑大 辛未大 辛丑小 庚午大 庚子大 己巳大 己亥小 戊辰大 戊戌小

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於社傳曰非禮也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于社諸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以昭事神訓民事君示有等威古之道也戊申八日
十六年庚戌
丁卯大 丁酉小 丙寅大 丙申小 乙丑大 閏乙未小 甲子大 甲午小 癸亥大 癸巳小 壬戌大 壬辰小 辛酉大
六月戊辰五日八月辛未九日十一月甲寅二十三日
十七年辛亥
辛卯小 庚申大 庚寅小 己未大 己丑小 戊午大 戊子小 丁巳大 丁亥大 丁巳小 丙戌小 乙卯大
四月癸亥五日六月癸未二十六日鄭文公二年六月壬申莊二十三年六月二十四日四年二月壬戌莊二十五年二月無壬戌三月二十七日也日月必有誤也
十八年壬子
乙酉小 甲寅大 甲申小 癸丑大 癸未小 壬子大 壬午小 辛亥大 辛巳小 庚戌大 庚辰小 己酉大
二月丁丑二十四日五月戊戌十六日六月癸酉二十二日世家云
甲寅卽位誤也
宣公元年癸丑
己卯小 戊申大 戊寅大 戊申小 丁丑大 丁未小 丙子大 丙午小 乙亥大 乙巳小 甲戌大 甲辰小
二年甲寅
癸酉大 癸卯小 壬申大 壬寅小 辛未大 閏辛丑小 庚午大 庚子小 己巳大 己亥小 戊辰大 戊戌小 丁卯大
二月壬子十日九月乙丑二十七日壬申朔于武宮十月五日也既有日
無月本又在壬申不明傳文無較例十月乙亥八日

三年乙卯
丁酉小 丙寅大 丙申小 乙丑大 乙未小 甲子大 甲午小 癸亥大 癸巳小 壬戌大 壬辰小 辛酉大
十月丙戌二十五日
四年丙辰
辛卯小 庚申大 庚寅小 己未大 己丑小 戊午大 戊子小 丁巳大 丁亥小 丙辰大 丙戌大 丙辰小
六月乙酉二十八日 七月戊戌十一日
五年丁巳
乙酉大 乙卯小 甲申大 甲寅小 癸未大 癸丑小 壬午大 壬子小 辛巳大 辛亥小 庚辰大 庚戌小
六年戊午
己卯大 己酉小 戊寅大 戊申大 戊寅小 閏丁未大 丁丑小 丙午大 丙子小 乙巳大 乙亥小 甲辰大 甲戌小
三五
七年己未
癸卯大 癸酉小 壬寅大 壬申小 辛丑大 辛未大 辛丑小 庚午大 庚子小 己巳大 己亥小 戊辰大
八年庚申
戊戌大 丁卯大 丁酉小 丙寅大 丙申小 乙丑大 乙未大 乙丑小 甲午大 甲子小 癸巳大 癸亥小
六月辛巳十七日 壬午十八日 戊子二十四日 七月甲子日食既
三日 十 十月己丑二十六日 庚寅二十七日
九年辛酉
壬辰大 壬戌小 辛卯大 辛酉小 庚寅大 庚申大 庚寅小 己未大 己丑小 戊午大 戊子小 丁巳大
九月辛酉 本十月癸酉廿八 舊文月無辛酉日誤
十年壬戌
丁亥小 丙辰大 丙戌大 丙辰小 乙酉大 閏乙卯小 甲申大 甲寅小 癸未大 癸丑小 壬午大 壬子小 辛巳大

四月丙辰日食一日 己巳十四日 五月癸巳九日
十一年癸亥
辛亥小 庚辰大 庚戌小 己卯大 己酉小 戊寅大 戊申小 丁丑大 丁未小 丙子大 丙午小 乙亥大
十月丁亥十二日
十二年甲子
乙巳小 甲戌大 甲辰小 癸酉大 癸卯小 閏壬申大 壬寅大 壬申小 辛丑大 辛未小 庚子大 庚午小 己亥大
六月乙卯十四日 丙辰十五日 辛未三十日 十二月戊寅十二月蝕
戊寅十一月九日 也日月蝕有變也
十三年乙丑
己巳小 戊戌大 戊辰小 丁酉大 丁卯小 丙申大 丙寅小 乙未大 乙丑小 甲午大 甲子小 癸巳大
三六
十四年丙寅
癸亥小 壬辰大 壬戌小 辛卯大 辛酉小 庚寅大 庚申大 庚寅小 己未大 己丑小 戊午大 戊子小
五月壬申十二日
十五年丁卯
丁巳大 丁亥小 丙辰大 丙戌小 乙卯大 乙酉小 甲寅大 甲申小 癸丑大 癸未小 壬子大 閏壬午小 辛亥大
六月癸卯十九日 辛亥二十七日 七月壬午二十九日
十六年戊辰
辛巳小 庚戌大 庚辰小 己酉大 己卯小 戊申大 戊寅小 丁未大 丁丑小 丙午大 丙子小 乙巳大
三月戊申二十九日
十七年己巳

乙亥小 甲辰大 甲戌小 癸卯大 癸酉大 癸卯小 壬申大 壬寅小 辛未大 辛丑小 庚午大 庚子小

正月庚子二十六日丁未蔡侯申卒二月四日也有日無月也六月癸卯

日食一日己未十七日十一月壬午十二日

十八年庚午

己巳大 己亥小 戊辰大 戊戌小 丁卯大 丁酉大 丁卯小 丙申大 丙寅小 乙未大 乙丑小 甲午大

七月甲戌八日十月壬戌二十八日

成公元年辛未

甲子小 癸巳大 癸亥小 閏壬辰大 壬戌小 辛卯大 辛酉大 辛卯小 庚申大 庚寅小 己未大 己丑小 戊午大

二月辛酉二十九日三月癸未二十一日

二年壬申

戊子小 丁巳大 丁亥大 丁巳小 丙戌大 丙辰小 乙酉大 乙卯小 甲申大 甲寅小 癸未大 閏癸未大 癸丑小

四月丙戌四月無丙戌五月一日也六月壬申十七日癸酉十八日也九月有

日丙月也食十一月丙申十四日

三年癸酉

壬午大 壬子大 壬午小 辛亥大 辛巳小 庚戌大 庚辰小 己酉大 己卯小 戊申大 戊寅大 戊申小

正月辛亥三十日十二月甲子十三日乙亥二十四日十一月丙午

二十九日丁未三十日十二月甲戌二十七日

四年甲戌

丁丑大 丁未小 丙子大 丙午小 乙亥大 乙巳小 甲戌大 閏甲辰小 癸酉大 癸卯小 壬申大 壬寅小 辛未大

三月壬申二月二十六日也書子三月殺赴四月甲寅九日

五年乙亥

辛丑小 庚午大 庚子小 己亥大 己巳小 戊戌大 戊辰小 丁酉大 丁卯小 丙申大 丙寅小

十一月己酉十四日十二月己丑二十四日

六年丙子

乙未大 乙丑小 甲午大 甲子小 癸巳大 癸亥小 壬辰大 壬戌大 壬辰小 辛酉大 辛卯小 庚申大

二月辛巳十七日四月丁丑十四日六月壬申十日

七年丁丑

庚寅小 己未大 己丑小 戊午大 戊子小 丁巳大 丁亥小 丙辰大 閏[illegible]小 乙卯大 乙酉大 乙卯小 甲申大

八月戊辰十三日

八年戊寅

甲寅小 癸未大 癸丑小 壬午大 壬子小 辛巳大 辛亥小 庚辰大 庚戌小 己卯大 己酉小 戊寅大

十月癸卯二十五日

九年己卯

戊申大 戊寅小 丁未大 丁丑小 丙午大 丙子小 乙巳大 乙亥小 甲辰大 甲戌小 癸卯大 閏癸酉小 壬寅大

七月丙子六月晦七月一日也從此起十一月戊申六日庚申十八日城中

城閏月在十月之後十二月之前故傳云書時也

十年庚辰

壬申大 壬寅小 辛未大 辛丑小 庚午大 庚子小 己巳大 己亥小 戊辰大 戊戌小 丁卯大 丁酉小

五月辛巳十五日丙午晉侯獳卒據傳丙午六月七日有日無月也六月

戊申九日

十一年辛巳
丙寅大 丙申大 丙寅小 乙未大 乙丑小 甲午大 甲子小 癸巳大 癸亥小 壬辰大 壬戌小 辛卯大
三月己丑二十四日
十二年壬午
辛酉小 庚寅大 庚申小 己丑大 己未大 閏己巳小 戊午大 戊子小 丁巳大 丁亥小 丙辰大 丙戌小 乙卯大
五月癸亥五日
十三年癸未
乙酉小 甲寅大 甲申大 甲寅小 癸未大 癸丑小 壬午大 壬子小 辛巳大 辛亥小 庚辰大 庚戌小
四月戊午五日 五月丁亥五日 六月丁卯十日 十五日 己巳十七日
十四年甲申
元
己卯大 己酉小 戊寅大 戊申大 戊寅小 丁未大 丁丑小 閏丙午大 丙子小 乙巳大 乙亥小 甲辰大 甲戌小
八月戊戌二十三日 閏二十五日 庚 十月庚寅十六日
十五年乙酉
癸卯大 癸酉小 壬寅大 壬申大 壬寅小 辛未大 辛丑小 庚午大 庚子小 己巳大 己亥小 戊辰大
三月乙巳四日 二日癸丑 八月庚辰十一日 十一月辛巳三日
十六年丙戌
戊戌小 丁卯大 丁酉小 丙寅大 丙申大 丙寅小 乙未大 乙丑小 甲午大 甲子小 癸巳大 癸亥小
四月辛未十三日 六月丙寅朔日食 一日癸巳二十八日甲午晦二十
十九 七月戊午二十四日 十月乙亥十二日 十二月乙丑 二十日乙酉
二十三日

十七年丁亥
壬辰大 壬戌小 辛卯大 辛酉小 庚寅大 庚申小 己丑大 己未小 戊子大 戊午小 丁亥大 丁巳小 傳閏丙戌大
六月戊辰九日 乙酉二十六日 七月壬寅十四日 十月庚午十三日
九月辛丑十四日 十一月壬申 十一月無壬申 公羊穀梁及諸儒
皆以為十月十五也十月庚午圍鄭十三日推至壬申
誠在十五日然據傳曰十一月諸侯還自鄭壬申至貍
脤而卒此非十月分明誤在日也 十二月丁巳朔日食
一日 壬午二十六日 閏月乙卯晦三十日
十八年戊子
丙辰小 乙酉大 乙卯大 乙酉小 甲寅大 甲申小 癸丑大 癸未小 壬子大 壬午小 辛亥大 辛巳小
三十
正月庚申五日 庚午十五日 辛巳二十六日 甲申晦二十九日 二月乙
酉朔一日 八月己丑七日 十二月丁未二十七日
襄公元年己丑
庚戌大 庚辰小 己酉大 己卯大 己酉小 戊寅大 戊申小 丁丑大 丁未小 丙子大 丙午小 乙亥大
正月己亥 正月無己亥誤也 九月辛酉十五日
二年庚寅
乙巳小 甲戌大 甲辰小 癸酉大 閏癸卯小 壬申大 壬寅大 壬申小 辛丑大 辛未小 庚子大 庚午小 己亥大
五月庚寅十九日 六月庚辰 七月九日也 六月經誤也 於七月庚辰七日
己丑十八日
三年辛卯

己丑小 戊戌大 戊辰小 丁酉大 丁卯大 丁酉小 丙寅大 丙申小 乙丑大 乙未小 甲子大 甲午小

四月壬戌二十六日 六月己未二十三過戊寅七月十三日已誤傳明在秋經誤也

四年壬辰

癸亥大 癸巳小 壬戌大 壬辰小 辛酉大 辛卯大 辛酉小 庚寅大 庚申小 己丑大 己未小 戊子大

三月己酉三月無己酉二月十七也經書己酉傳言三月誤也七月戊子二十八日 八月辛亥二十三日

五年癸巳

戊午小 丁亥大 丁巳小 丙戌大 閏丙辰小 乙酉大 乙卯大 乙酉小 甲寅大 甲申小 癸丑大 癸未小 壬子大

九月丙午二十三日 十一月甲午十二日 十二月辛未二十日

六年甲午

壬午小 辛亥大 辛巳小 庚戌大 庚辰小 己酉大 己卯小 己酉大 戊寅大 戊申小 丁丑大 丁未小

三月壬午二日于鄭子國之來聘 四月甲寅五年四月二十九日

也杞桓公卒之乙未此年三月十五日也丁未此年三月十七日也十二

月丙辰十日

十二月近刊本左傳作十一月大事表有
悅綠不知一爲二之誤也

七年乙未

丙子大 丙午小 乙亥大 乙巳小 甲戌大 甲辰小 癸酉大 癸卯大 壬申小 壬寅大 閏壬申小 辛丑大 辛未小

十月庚戌九日 壬戌二十一日 十二月丙戌十六日

八年丙申

庚子大 庚午小 己亥大 己巳小 戊戌大 戊辰小 丁酉大 丁卯小 丙申大 丙寅大 丙申小 乙丑大

四月庚辰十二日 庚寅二十二日 五月甲辰七日

閏十二月 癸未大

九年丁酉

乙未小 甲子大 甲午小 癸亥大 癸巳小 壬戌大 壬辰小 辛酉小 辛卯小 庚申大 庚寅小 己未大

傳 五月辛酉二十九日 八月癸未二十三日 十月庚午十日 甲戌十五日 十一月己亥十日 十二月己亥秦校上下己亥在十一月十日又十二月五日有癸亥癸亥五日則書之傳其月不得有己亥經書十二月誤也 閏月戊寅秦校上下此年

不得有閏月戊寅乃是十二月二十日也思惟古傳文
必書癸亥門其三門門五日戊寅相去十六日癸丑門
其三門門五日焉十五日明日戊寅濟于陰陵于事敘
乃歷昏合無朔又字上與門合為閏復學者自然轉日
為月也傳日晉人不傳志于鄭以語侯復伐之十二月
癸是門其三門門則向術代新門于師之梁及北門也
晉人三擒四軍以三備為待從之得倫一備進攻一故
害鄭而來楚也五日一務楚不來故使掠而還始也如
此不無則
三字發

十年戊戌

己丑小 戊午大 戊子大 戊午小 丁亥大 丁巳小 丙戌大 丙辰小 乙酉大 乙卯小 甲申大 閏甲寅小 癸未大

三月癸丑二十六日 四月戊午一日 丙寅九日 五月庚寅四日 甲午八日 六月庚午十四日 八月丙寅十一日 九月己酉二十五日 十月戊辰十四日 十一月己亥十六日 丁未二十四日

十一年己亥

癸丑小 壬午大 壬子小 辛巳大 辛亥小 庚辰大 庚戌小 己卯大 己酉小 戊寅大 戊申大 戊寅小

四月己亥十九日 七月己未十日 丙子二十七日 九月甲戌二十六日

十月丁亥十一日 十二月戊寅一日 庚辰三日 壬午五日 己丑十二日

十二年庚子

丁未大 丁丑小 丙午大 丙子小 乙巳大 乙亥小 甲辰大 甲戌小 癸卯大 癸酉小 壬寅大 壬申小

十三年辛丑

辛丑大 辛未大 辛丑小 庚午大 庚子小 己巳大 己亥小 戊辰大 閏戊戌小 丁卯大 丁酉小 丙寅大 丙申小

九月庚辰 十四日

十四年壬寅

乙丑大 乙未小 甲子大 甲午小 癸亥大 癸巳大 癸亥小 壬辰大 壬戌小 辛卯大 辛酉小 庚寅大

二月乙未朔日食 一日 四月己未 二十六日

十五年癸卯

庚申小 己丑大 己未小 戊子大 戊午小 丁亥大 丁巳大 丁亥小 丙辰大 丙戌小 乙卯大 乙酉小

二月己亥 十一日 八月丁巳日食 八月無丁巳七月一日也月少有誤 十一月

癸亥 九日

十六年甲辰

甲寅大 甲申小 癸丑大 癸未小 壬子大 壬午小 辛亥大 辛巳小 庚戌大 庚辰小 閏己酉大 己卯小 戊申大

三月戊寅 二十六日 五月甲子 十三日 六月庚寅 九日

十七年乙巳

戊寅小 丁未大 丁丑小 丙午大 丙子小 乙巳大 乙亥小 甲辰大 甲戌小 癸卯大 癸酉小 壬寅大

二月庚午 二十四日 十一月甲午 二十二日

十八年丙午

壬申小 辛丑大 辛未小 庚子大 庚午小 己亥大 己巳小 戊戌大 戊辰小 丁酉大 丁卯小 丙申大

十月丙寅晦 三十日 十一月丁卯朔 一日 己卯 十三日 乙酉 十九日

十二月戊戌 三日 己亥 四日 壬寅 七日 甲辰 九日

十九年丁未

丙寅小 乙未大 乙丑小 甲午大 甲子小 癸巳大 癸亥大 癸巳小 壬戌大 閏壬辰小 辛酉大 辛卯小 庚申大

二月甲寅 二十日 五月壬辰晦 二十九日 四月丁未 十四日 七月

辛卯 二十九日 八月甲辰 十二日 丙辰 二十四日

二十年戊申

庚寅小 乙未大 己丑小 戊午大 戊子大 戊午小 丁亥大 丁巳小 丙戌大 丙辰小 乙酉大 乙卯小

正月辛亥 二十二日 六月庚申 三日 十月丙辰朔日食 一日

二十一年己酉

甲申大 甲寅小 癸未大 癸丑大 癸未小 壬子大 壬午小 辛亥大 閏辛巳小 庚戌大 庚辰小 己酉大 己卯小

九月庚戌朔日食 一日 十月庚辰朔日食 一日

二十二年庚戌

戊申大 戊寅大 戊申小 丁丑大 丁未小 丙子大 丙午小 乙亥大 乙巳小 甲戌大 甲辰小 癸酉大

七月辛酉 十六日 九月己巳 二十五日 十二月丁巳 十二月無丁巳十一月十四日也日月出誤也

二十三年辛亥

癸卯大 癸酉小 壬寅大 壬申小 辛丑大 辛未小 庚子大 庚午小 己亥大 己巳小 戊戌大 戊辰小

二月癸酉朔日食 一日 三月己巳 二十八日 八月己卯 十日 十月

乙亥 七日

二十四年壬子

丁酉大 丁卯小 丙申大 閏丙寅小 乙未大 乙丑小 甲午大 甲子小 癸巳大 癸亥大 癸巳小 壬戌大 壬辰小
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一日）八月癸巳朔日食（一日）
二十五年癸丑
辛酉大 辛卯小 庚申大 庚寅小 己未大 己丑小 戊午大 戊子小 丁巳大 丁亥小 丙辰大 丙戌小
五月甲戌（十六日）乙亥（十七日）丁丑（十九日）辛巳（二十三日）丁亥（二十九日）六月壬子（二十四日）七月己巳（十二日）八月己巳（八月無己巳七月十二日經誤也）無閏 十月甲午（八日）
二十六年甲寅
乙卯大 乙酉小 甲寅大 甲申大 甲寅小 癸未大 癸丑小 壬午大 壬子小 辛巳大 辛亥小 庚辰大 閏庚戌小
二月庚寅（六日）辛卯（七日）甲午（十日）三月甲寅朔（一日）八月壬午（一日）十二月乙酉（六日）
二十七年乙卯
乙卯大 己酉大 己卯小 戊申大 戊寅小 丁未大 丁丑小 丙午大 丙子小 乙巳大 乙亥小 甲辰小
十一月（建申乙丑大）閏十一月（建酉乙未小）復閏（建戌甲子大）十二月（建亥癸）五月甲辰（二十七日）丙午（二十九日）六月丁未朔（一日）戊申（二日）甲寅（八日）丙辰（十日）壬戌（十六日）丁卯（二十一日）戊辰（二十二日）庚午（二十四日）壬申（二十六日）七月戊寅（二日）庚辰（四日）辛巳（五日）壬午（六日）乙酉（九日）九月庚辰（五日）辛巳（六日）經書十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辰在申司歷過也載（月）失閏矣（注乙亥十一月朔也若是十二月朔為三失閏傳不安）得言載失閏也以歷推閏者會集數年餘日因置閏以要之經書十二月誤也

之故閏月無中氣斗建斜指兩辰之間也魯之司歷漸失其閏至此年日食之月以儀審望知斗建之在申斗建在申乃是周家九月也而其時歷稱十二月故（知再）載失閏也於是始覺其謬遂頓置兩閏以應天正以叙事期然則前閏月為建酉後閏月為建戌十二月為建亥而歲之終為是以明年經書春無冰傳以為時災也若不頓置復兩閏則明年春是今之九月十一月也今之九月十月十一月無冰非天時之異無緣總書春也尋案今術諸書歷者不與春秋相符殆末世好事者為之非真也今俱不知其法術與依春秋經傳反覆其終始以求之迹得其實矣春秋終始閏法別見此下三十年也

二十八年丙辰
癸酉大 癸卯小 壬申大 壬寅小 辛未大 辛丑小 庚午大 庚子小 己巳大 己亥小 戊辰大 戊戌小
十月丙辰（十八日）十一月乙亥（八日）丁亥（二十日）癸巳（二十六日）十二月乙亥朔（十二月無乙亥朔日誤）甲寅（十七日）乙未（十二月無乙未日誤也）
二十九年丁巳
丁卯大 丁酉小 丙寅大 丙申大 丙寅小 乙未大 乙丑小 甲午大 閏甲子小 癸巳大 癸亥小（庚寅無十二月） 壬辰大 壬戌小
二月癸卯（七日）五月庚午（五日）九月乙未（三日）十月乙卯（二十四日）
十二月己巳（八日）
三十年戊午

辛卯大 辛酉小 庚寅大 庚申小 己丑大 己未小 戊子大 戊午小 丁亥大 丁巳小 丙戌大 丙辰大

二月癸未二十三日也會于承筐之歲其歲文十一年至襄三十年七十四歲其歲三月甲子朔餘人稱正月甲子朔者以夏正月數故師曠於此年四七十三年然則起文十一年無三月甲子朔盡襄三十年二月二十三日癸未七十三年積二萬六千六十日也其閏有二十七閏率丘十二月有奇則一年積閏也今計至襄二十七年十一月乙亥朔凡有二萬五千七百五十二日故傳曰再失閏也從乙亥朔之後至襄三十年二月癸未其閏當九於八百五十日而有九百八日長五十八日數夫閏復於此也雖不知春秋時歷本術今則用此錢家閏從文十年上盡隱之前年一百七年三十九閏又從家三十年下盡襄二十七年七十六年二十八閏閏之大數奇與古今家家法符與春秋安閏小有失文太凡二百五十年內有九十四閏承無違也

四月己亥十六日 戊子二十九日 五月癸巳五日 甲午六日 七月庚子十三日 辛丑十四日 壬寅十五日 癸卯十六日 乙巳十八日 癸丑二十六日 八月甲子七日 己巳十二日

三十一年己未

丙戌小 乙卯大 乙酉小 甲寅大 甲申小 癸丑大 癸未小 壬子大 壬午小 辛亥大 辛巳小 庚戌大

六月辛巳二十九日 九月癸巳十二日 己亥十八日 十月癸酉二十三日

昭公元年庚申 元 [illegible]十月乙亥大 十一月乙巳小 十二月甲戌大 有[illegible]

庚辰小 己酉大 己卯小 戊申大 戊寅小 丁未大 丁丑小 丙午大 丙子小 乙巳大 乙亥小 甲辰大 閏甲戌大

正月乙未十六日 三月甲辰二十六日 五月庚辰三日 癸卯二十六日

六月丁巳十一日 十一月己酉十二月有甲辰朔則十一月不得有己酉己酉十二月六日也經傳言十一月誤也又晉悉及趙孟適南陽皆在甲辰朔之前即是十一月也然傳文十二月誤也傳先釋經十二月事下乃更言九月也 十二月甲辰朔一日 己酉六日 庚戌七日

二年辛酉

甲辰小 癸酉大 癸卯小 壬申大 壬寅小 辛未大 辛丑小 庚午大 庚子小 己巳大 己亥小 戊辰大

七月壬寅二十一日

三年壬戌

戊戌大 戊辰小 丁酉大 丁卯小 丙申大 丙寅小 乙未大 乙丑小 甲午大 甲子小 癸巳大 癸亥小

正月丁未十日

四年癸亥

壬辰大 壬戌大 壬辰小 辛酉大 閏辛卯小 庚申大 庚寅小 己未大 己丑小 戊午大 戊子小 丁巳大 丁亥小

六月丙午十七日 八月甲申八月無甲申七月二十六日也上有七月下有九月則誤七[illegible]日 十二月癸丑二十七日 乙卯二十九日

五年甲子

丙辰大 丙戌大 丙辰小 乙酉大 乙卯小 甲申大 甲寅小 癸未大 癸丑小 壬午大 壬子小 辛巳大

七月戊辰十五日

六年乙丑

辛亥小 庚辰大 庚戌大 庚辰小 己酉大 己卯小 戊申大 閏戊寅小 丁未大 丁丑小 丙午大 丙子小 乙巳大

六月丙戌八日

七年丙寅

乙亥小 甲辰大 甲戌大 甲辰小 癸酉大 癸卯小 壬申大 壬寅小 辛未大 辛丑小 庚午大 庚子小

正月癸巳十九日 二月戊午十五日 四月甲辰朔日食一日 鑄

大事表八年丁卯無閏月丙寅小作九月乙丑大 十月乙未小 十月乙丑大作 十一月甲子大
十二月甲子大作 十一月甲子小作 九年戊辰 直至十年己巳五月丙戌小作閏五月乙
十二月甲午大 正月甲子小

顧按九年四月陳災杜氏出而杜陳杜長歷以爲四年不應閏而誤置閏
月故四月以後見今考上下傳文一年實無閏壬午實十一月十九日
定爲是而經誤至見長歷拾遺表
又十年前[illegible]杜歷庚辰是月之廿五日若從杜氏于
四年八月置閏則是月無庚辰

丑十二日 八月庚戌十五日 十一月壬午十一日 十一月無壬午壬午十月十八日傳誤也

九年戊辰

卅九

刑書之歲也二月或夢伯有介而行曰壬子余將殺帶也壬子六年三月三日或人以 二月三日夢帶以三月二日卒明年壬寅余又將殺段也壬寅此年正月二十八日八月戊辰二十七日十月辛酉二十一日十一月癸

未十四日十二月癸亥二十四日

八年丁卯

己巳大 己亥小 戊辰大 戊戌小 丁卯大 丁酉小 丙寅大 丙申大 閏丙寅小 乙未大 乙丑小 甲午大 甲子小

三月甲申十七日四月辛丑四日 癸丑十六日七月甲戌九日丁

丑十二日八月庚戌十五日十一月壬午十一日十一月無壬午壬午十月十八日傳誤也

九年戊辰

癸巳大 癸亥小 壬辰大 壬戌小 辛卯大 辛酉小 庚寅大 庚申小 己丑大 己未小 戊子大 戊午小

二月庚申二月無庚申庚申三月二十九日必有誤也經書夏四月陳災鄭

裨竈曰今火出而大陳七年梓慎曰火出於周為五月也閒在此年五月說在前年故以大四月出

十年己巳

戊子小 丁巳大 丁亥小 丙辰大 丙戌小 乙卯大 乙[illegible]小 甲寅大 甲申小 癸丑大 癸未小 壬子大

五月庚辰五月無庚辰四月二十五日也日月必有誤也七月戊子四日十二月

甲子三日

十一年庚午

壬午大 壬子小 辛巳大 辛亥小 閏庚辰大 庚戌小 己卯大 己酉小 戊寅大 戊申小 丁丑大 丁未小

卅九

三月丙申十六日 四月丁巳八日 五月甲申五日 九月己亥二十二日

十一月丁酉二十一日

十二年辛未

丙子大 閏丙午小 乙亥大 乙巳小 甲戌大 甲辰小 癸酉大 癸卯小 壬申大 壬寅大 壬申小 辛丑大 辛未小

三月壬申二十八日 八月壬午十一日 十月壬申朔一日 丙申二十五日 丁酉二十六日

十三年壬申

庚子大 庚午小 己亥大 己巳小 戊戌大 戊辰小 丁酉大 丁卯小 丙申大 丙寅小 乙未大 乙丑小

五月乙卯十八日 丙辰十九日 癸亥二十六日 七月丙寅三十日 八月辛未五日 壬申六日 癸酉七日 甲戌八日

四十

十四年癸酉

甲午大 甲子大 甲午小 癸亥大 癸巳小 壬戌大 壬辰小 辛酉大 辛卯小 庚申大 庚寅小 己未大

九月甲午四日

十五年甲戌

己丑小 戊午大 戊子小 丁巳大 丁亥大 丁巳小 丙戌大 丙辰小 乙酉大 閏乙卯小 甲申大 甲寅小 癸未大

二月癸酉十六日 六月丁巳朔日食一日 乙丑九日 八月戊寅二十三日

十六年乙亥

癸丑小 壬午大 壬子小 辛巳大 辛亥小 庚辰大 庚戌小 己卯大 己酉小 戊寅大 戊申小 丁丑大

二月丙申十五日 八月己亥二十一日

十七年丙子

丁未小 丙子大 丙午小 乙亥大 乙巳小 甲戌大 甲辰大 甲戌小 癸卯大 癸酉小 壬寅大 壬申小

六月甲戌朔日食一日 傳曰祝史請用幣于社昭子曰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于社諸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禮也平子禦之曰止也唯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于是乎有伐鼓用幣禮也其餘則否大史曰在此月也日過分而未至三辰有災于是乎百官降物君不舉辟移時樂奏鼓祝用幣史用辭故夏書曰辰不集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此月朔之謂也當夏四月是謂孟夏平子不從昭子退曰夫子將有異志不君君矣

四十一

九月丁卯二十五日

十八年丁丑

辛丑大 閏辛未小 庚子大 庚午大 庚子小 己巳大 己亥小 戊辰大 戊戌小 丁卯大 丁酉小 丙寅大 丙申大

二月乙卯十六日 五月丙子八日 戊寅十日 壬午五月無壬午四月二十三日也如有設日月

十九年戊寅

丙寅小 乙未大 乙丑小 甲午大 甲子小 癸巳大 癸亥小 壬辰大 壬戌小 辛卯大 辛酉小 庚寅大

五月戊辰五日 乙亥十二日 己卯十六日 七月丙子十四日

二十年己卯

庚申小 己丑大 己未小 戊子大 戊午大 戊子大 戊午小 丁亥大 閏丁巳小 丙戌大 丙辰小 乙酉大 乙卯小

二月己丑日南至一日也此年閏當在二月之前而在二月之後是以日南至在二

戊寅爲五月十日則壬午其十四也申九日癸卯十六日丙辰二十九日丁巳晦三十日

五月無壬午 未詳

四月庚子朔是日乃壬戌也

八月辛亥二十五日閏月戊辰十二日十月戊

昭十八年大事表云是年有閏辛卯七日

二十一年庚辰

癸未癸丑壬午壬子壬午辛亥辛巳庚戌庚辰己大小大大小大小大小大

大事表亦以壬午爲五月十四

不紀則以五月爲庚午小壬午十三日

亦不紀是年無閏

申十五日壬寅二十一日六月庚午二十九日七月

一日八月乙亥二十五日十月丙寅十七日十一月

丙戌七日

二十二年辛巳

二月己丑日南至一日也此年閏當在二月之前而在二月之後是以日南至在二月也

六月丙申九日癸卯十六日丙辰二十九日丁巳晦三十日七月戊

午朔一日八月辛亥二十五日閏月戊辰十二日十月戊辰十三日

十一月辛卯七日

二十一年庚辰

甲申甲寅癸未癸丑壬午壬子壬午辛亥辛巳庚戌庚辰己酉大小大小大大小大小大小大

五月丙申十五日壬寅二十一日六月庚午二十九日七月壬午朔

日食一日八月乙亥二十五日十月丙寅十七日十一月癸未四日

丙戌七日

二十二年辛巳

己卯戊申戊寅丁未丁丑丙午丙子乙巳乙亥甲辰甲戌癸卯閏癸小大小大小大小大小大小大酉小

二月甲子十七日己巳二十二日四月乙丑十九日戊辰二十二日五

月庚辰四日六月丁巳十二日壬戌十七日癸亥十八日乙丑二十

日丙寅二十一日辛未二十六日乙亥三十日七月戊寅三日辛卯十六

日壬辰十七日八月辛酉十七日己巳二十五日庚午二十六日辛未

二十七日十月丁巳十四日庚申十七日十一月乙酉十二日己丑

十六日十二月癸酉朔日食傳曰十二月下有閏月二十三年正月九日壬寅朔三十二年十二月不得有癸酉癸酉閏月朔也文傳十二月有庚戌計癸酉在庚戌前三十八日則十二月亦不得有癸酉朔也以此推之故十二月癸卯朔[illegible]書癸[illegible]數也庚戌八日閏月辛丑二十九日

二十三年壬午

壬寅大 壬申大 壬寅小 辛未大 辛丑小 庚午大 庚子小 己巳大 己亥小 戊辰大 戊戌小 丁卯大

正月壬寅朔一日 癸卯二日 丁未六日 庚戌九日 癸丑十二日 四月乙酉十五日 六月壬午十三日 癸未十四日 丙戌十七日 己丑二十日 庚寅二十一日 甲午二十五日 七月戊申九日 丙辰十七日 甲子二十五日 丙寅二十七日 戊辰晦二十九日 八月乙未二十七日 丁酉二十九日 十月甲申十七日

二十四年癸未

丁酉小 丙寅大 丙申大 丙寅小 乙未大 乙丑小 甲午大 甲子小 癸巳大 癸亥小 壬辰大 壬戌小

正月辛丑五日 戊午二十二日 二月丙戌二十一日 三月庚戌十五日

五月乙未朔日食一日 六月壬申八日 丁酉杞伯郁釐卒九月五日 日去月朏有 十月癸酉十一日 甲戌十二日

四三

二十五年甲申

辛卯大 辛酉小 庚寅大 庚申小 己丑大 己未大 己丑小 戊午大 戊子小 丁巳大 丁亥小 丙辰大 閏丙戌小

七月上辛三日 季辛二十三日 九月戊戌十一日 己亥十二日 十月辛酉五日 戊辰十二日 壬申十六日 十一月己亥十三日 十二月庚辰二十五日

二十六年乙酉

乙卯大 乙酉小 甲寅大 甲申大 甲寅小 癸未小 壬子大 壬午小 辛亥大 辛巳大 辛亥小 庚辰大

正月庚申六日 五月戊午六日 戊辰十六日 七月己巳十八日 八月庚午十九日 丙子二十五日 丁丑二十六日 庚辰二十九日 辛巳三十日 九月庚申十日 十月丙申十六日 辛丑二十一日 十一月辛酉十一日 癸酉二十三日 甲戌二十四日 十二月癸未四日

二十七年丙戌

庚戌小 己卯大 己酉小 戊寅大 戊申小 丁丑大 丁未小 丙子大 丙午小 乙亥大 乙巳小 甲戌大

九月己未十四日

二十八年丁亥

甲辰小 癸酉大 癸卯大 癸酉小 壬寅大 閏壬申小 辛丑大 辛未小 庚子大 庚午小 己亥大 己巳小 戊戌大

四月丙戌十四日 七月癸巳二十三日

二十九年戊子

戊辰小 丁酉大 丁卯小 丙申大 丙寅大 丙申小 乙丑大 乙未小 甲子大 甲午小 癸亥大 癸巳小

四四

三月己卯十三日 四月庚子五日 五月庚寅二十五日

三十年己丑

癸亥大 壬辰小 壬戌大 辛卯小 庚申大 閏庚寅小 己未大 己丑小 戊午大 戊子大 戊午小 丁亥大 丁巳小

六月庚辰二十二日 十二月己卯二十三日

三十一年庚寅

丙戌大 丙辰小 乙酉大 乙卯小 甲申大 甲寅小 癸未大 癸丑小 壬午大 壬子小 辛巳大 辛亥小

四月丁巳三日 十二月辛亥朔日食一日 庚午日始有謂十月十九日也

三十二年辛卯

庚辰大 庚戌大 庚辰小 己酉大 己卯小 戊申大 戊寅小 丁未大 丁丑小 丙午大 丙子小 乙巳大

十一月己丑十四日 十二月己未十五日

定公元年壬辰

乙亥小 甲辰大 甲戌小 癸卯大 癸酉小 壬寅大 壬申大 壬寅小 辛未大 辛丑小 庚午大 庚子小

正月辛巳七日 庚寅十六日 六月癸亥二十二日 戊辰二十七日 七月

癸巳二十二日

二年癸巳

己巳大 己亥小 戊辰大 戊戌小 丁卯大 閏丁酉小 丙寅大 丙申小 乙丑大 乙未大 乙丑小 甲午大 甲子小

四月辛酉二十四日 五月壬辰二十六日

三年甲午

癸巳大 癸亥小 壬辰大 壬戌小 辛卯大 辛酉小 庚寅大 庚申小 己丑大 己未小 戊子大 戊午小

二月辛卯二十九日

四年乙未

丁亥大 丁巳大 丁亥小 丙辰大 丙戌小 乙卯大 乙酉小 甲寅大 甲申小 癸丑大 閏癸未小 壬子大 壬午小

二月癸巳正月七日己子二月從走書 四月庚辰二十五日 十一月庚午

十九日 己卯二十八日 庚辰二十九日閏三十一年傳四六年十二月庚辰是入節令十一月者

昔與昔閏

五年丙申

辛亥大 辛巳大 辛亥小 庚辰大 庚戌小 己卯大 己酉小 戊寅大 戊申小 丁丑大 丁未小 丙子大

三月辛亥朔日食一日 六月丙申十八日 七月壬子四日 九月

乙亥二十八日 十月丁亥十日 十一月己丑十三日 庚寅十四日

四五

六年丁酉

丙午小 乙亥大 乙巳小 甲戌大 甲辰小 癸酉大 癸卯小 壬申大 壬寅大 壬申小 辛丑大 辛未小

正月癸亥十八日 四月己丑十六日

七年戊戌

庚子大 庚午小 己亥大 己巳小 戊戌大 戊辰小 丁酉大 丁卯小 丙申大 丙寅小 乙未大 乙丑小

十一月戊午二十四日 己巳王入于王城十二月五日有日無月

八年己亥

甲午大 甲子大 閏甲午小 癸亥大 癸巳小 壬戌大 壬辰小 辛酉大 辛卯小 庚申大 庚寅小 己未大 己丑小

二月己丑二十六日 辛卯二十八日 七月戊辰八日 十月辛卯二日 壬

辰三日 癸巳四日

九年庚子

戊午大 戊子小 丁巳大 丁亥小 丙辰大 丙戌大 丙辰小 乙酉大 乙卯小 甲申大 甲寅小 癸未大

四月戊申二十二日

十年辛丑

癸丑小 壬午大 壬子小 辛巳大 辛亥小 庚辰大 閏庚戌小 己卯大 己酉大 己卯小 戊申大 戊寅小 丁未大

十一年壬寅

丁丑小 丙午大 丙子小 乙巳大 乙亥小 甲辰大 甲戌小 癸卯大 癸酉小 壬寅大 壬申小 辛丑大

十二年癸卯

辛未大 辛丑小 庚午大 庚子小 己巳大 己亥小 戊辰大 戊戌小 丁卯大 丁酉小 丙寅大 閏丙申小 乙丑大

十月癸亥二十七日 十一月丙寅朔日食一日

四六

十三年甲辰

乙未 小 甲子 大 甲午 小 癸亥 大 癸巳 小 壬戌 大 壬辰 小 辛酉 大 辛卯 小 庚申 大 庚寅 大 庚申 小

十一月丁未十八日 十二月辛未十二日

十四年乙巳

己丑 大 己未 小 戊子 大 戊午 小 丁亥 大 丁巳 小 丙戌 大 丙辰 大 丙戌 小 乙卯 大 乙酉 小 甲寅 大 閏甲申 小

二月辛巳二十三日

十五年丙午

癸丑 大 癸未 小 壬子 大 壬午 小 辛亥 大 辛巳 小 庚戌 大 庚辰 小 己酉 大 己卯 小 戊申 大 戊寅 大

二月辛丑十九日 五月辛亥一日 壬申二十二日 七月壬申二十三日

八月庚辰朔日食一日 九月丁巳九日 戊午十日 辛巳十日 月三也有

星

哀公元年丁未

戊申 小 丁丑 大 丁未 小 丙子 大 丙午 小 乙亥 大 乙巳 小 甲戌 大 甲辰 小 癸酉 大 癸卯 小 壬申 大

四月辛巳六日

二年戊申

壬寅 小 辛未 大 辛丑 小 庚午 大 庚子 大 庚午 小 己亥 大 己巳 小 戊戌 大 戊辰 小 丁酉 大 閏丁 甲小 丙申 大

二月癸巳三十二日 四月丙子七日 六月乙酉十六日 八月甲戌

日六

三年己酉

丙寅 小 乙未 大 乙丑 小 甲午 大 甲子 小 癸巳 大 癸亥 大 癸巳 小 壬戌 大 壬辰 小 辛酉 大 辛亥 小

四月甲午一日 五月辛卯二十八日 六月癸卯十一日 七月丙子

十日 十月癸卯十二日 癸丑三十二日

四年庚戌

庚申 大 庚寅 小 己未 大 己丑 小 戊午 大 戊子 小 丁巳 大 丁亥 小 丙辰 大 丙戌 小 乙卯 大 乙酉 大

二月庚戌二十一日 六月辛丑十四日 七月庚午十四日 八月甲

寅二十八日

五年辛亥

甲申 甲寅 癸未 癸丑 壬午 壬子 辛巳 辛亥 庚辰 庚戌 己卯 己酉

事表 趙東山引長曆是年閏十月 今按景公卒於九月諸侯五月而葬則閏當在十二月 杜預氏曰杜以經書九月癸酉齊景公卒 閏月葬齊景公杜注曰三月而葬速也

六年壬子

四月甲午一日 五月辛卯二十八日 六月癸卯十一日 七月丙子十四日 十月癸卯十二日 癸丑二十三日

四年庚戌

庚申大 庚寅小 己未大 己丑小 戊午大 戊子小 丁巳大 丁亥小 丙辰大 丙戌小 乙卯大 乙酉大

二月庚戌二十一日 六月辛丑十四日 七月庚午十四日 八月甲寅二十八日

五年辛亥

乙卯小 甲申大 甲寅小 癸未大 癸丑小 壬午大 壬子小 辛巳大 辛亥小 庚辰大 經閏庚戌小 己卯大 己酉小

九月癸酉二十三日

六年壬子

戊寅大 戊申小 丁丑大 丁未小 丙子大 丙午小 乙亥大 乙巳大 乙亥小 甲辰大 甲戌小 癸卯大

卌八

六月戊辰二十三日 七月庚寅十六日 十月丁卯二十四日

七年癸丑

癸酉小 壬寅大 壬申小 辛丑大 辛未小 庚子大 庚午小 己亥大 己巳小 戊戌大 戊辰小 丁酉大 閏丁卯小

八月己酉十一日

八年甲寅

丙申大 丙寅大 丙申小 乙丑大 乙未小 甲子大 甲午小 癸亥大 癸巳小 壬戌大 壬辰小 辛酉大

十二月癸亥三日

九年乙卯

辛卯小 庚申大 庚寅小 己未大 己丑小 戊午大 戊子小 丁巳大 丁亥大 丁巳小 丙戌大 丙辰小

二月甲戌十五日

十年丙辰

乙酉大 乙卯小 甲申大 甲寅小 癸未大 閏癸丑小 壬午大 壬子小 辛巳大 辛亥小 庚辰大 庚戌小 己卯大

三月戊戌十五日

十一年丁巳

己酉小 戊寅大 戊申大 戊寅小 丁未大 丁丑小 丙午大 丙子小 乙巳大 乙亥小 甲辰大 甲戌小

五月壬申二十六日 甲戌二十八日 七月辛酉十六日

十二年戊午

癸卯大 癸酉小 壬寅大 壬申小 辛丑大 辛未小 庚子大 庚午小 己亥大 己巳大 己亥小 戊辰大

五月甲辰四日 十二月螽季孫問諸仲尼仲尼曰丘聞之

卌九

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歷過也諸傳皆以為時實周之九閏而子十二月謂之載夫閏若如其年乃成三失非也數也今以長歷推春秋此十二月乃夏之九月實周之十一月也此年書有閏而今不置閏此誤失一閏再十二月不虔更有螽故季孫問之仲尼以半東在戌大星尚未孟差據令猶見故書猶西流也夏之九月吉可有螽也季孫雖聞仲尼此言猶不可救明年十二月後螽於是始悟十四年春為置閏啟以補正時歷也傳于十五年書閏月且置閏正之啟明十四年之閏忝法當在中二年也

十二月丙申二十九日

十三年己未

戊戌小 丁卯大 丁酉小 丙寅大 丙申小 乙丑大 乙未小 甲子大 甲午小 癸亥大 癸巳小 壬戌大

六月丙子十二日 乙酉二十一日 丙戌二十二日 丁亥二十三日 七月辛

丑七日 十二月螽此年猶未置閏故十二月螽也

十四年庚申

壬辰小 辛酉大 閏辛卯小 庚申大 庚寅大 庚申小 己丑大 己未小 戊子大 戊午小 丁亥大 丁巳小 丙戌大

四月庚戌二十一日 五月庚申朔日食一日 壬申十三日 庚辰二十一日 六月甲午十六日 八月辛丑十四日

十五年辛酉

丙辰小 乙酉大 乙卯小 甲申大 甲寅小 癸未大 癸丑小 壬午大 壬子小 辛巳大 辛亥小 庚辰大 閏庚戌小

十六年壬戌

己卯大 己酉大 己卯小 戊申大 戊寅小 丁未大 丁丑小 丙午大 丙子小 乙巳大 乙亥小 甲辰大

正月己卯一日 四月己丑四月十八日有乙丑無己巳壬己 丑五月十二日也日月卅有誤

十七年癸亥

甲戌小 癸卯大 癸酉小 壬寅大 壬申大 壬寅小 辛未大 辛丑小 庚午大 庚子小 己巳大 己亥小

七月己卯九日 十一月辛巳十三日

十八年甲子

戊戌大 戊辰小 丁卯大 丁酉小 丙寅大 丙申小 乙丑大 乙未大 乙丑小 甲午大 閏甲子小 癸巳大 癸亥小

十九年乙丑

壬辰大 壬戌小 辛卯大 辛酉小 庚寅大 庚申小 己丑大 己未小 戊子大 戊午大 戊子小 丁巳大

二十年丙寅

丁亥小 丙辰大 丙戌小 乙卯大 乙酉小 甲寅大 甲申小 癸丑大 癸未小 壬子大 壬午小 辛亥大

二十一年丁卯

辛巳大 辛亥小 庚辰大 庚戌小 己卯大 己酉小 戊寅大 戊申小 丁丑大 閏丁未小 丙子大 丙午小 乙亥大

二十二年戊辰

乙巳小 甲戌大 甲辰大 甲戌小 癸卯大 癸酉小 壬寅大 壬申小 辛丑大 辛未小 庚子大 庚午小

十一月丁卯二十八日

二十三年己巳

乙亥大 乙巳小 戊戌大 戊辰小 丁酉大 丁卯大 丁酉小 丙寅大 丙申小 乙丑大 乙未小 甲子大

六月壬辰二十六日

二十四年庚午

甲午小 癸亥大 癸巳小 壬戌大 壬辰小 辛酉大 辛卯小 庚申大 庚寅大 庚申小 閏己丑大 己未小 戊子大

二十五年辛未

戊午小 丁亥大 丁巳小 丙戌大 丙辰小 乙酉大 乙卯小 甲申大 甲寅小 癸未大 癸丑大 癸未小

五月庚辰二十五日

二十六年壬申

壬子大 壬午小 辛亥大 辛巳小 庚戌大 庚辰小 己酉大 己卯小 戊申大 戊寅小 丁未大 丁丑小

十月辛巳四日

二十七年癸酉

丙午大 丙子大 丙午小 乙亥大 乙巳小 甲戌大 甲辰小 癸酉大 閏癸卯小 壬申大 壬寅小 辛未大 辛丑小

四月己亥二十五日 八月甲戌二日

[illegible]史記魯公伯禽[illegible]
[illegible]考公[illegible]煬公[illegible]
子[illegible]厲公[illegible]子獻公具子[illegible]公濞[illegible]
弟武公敖子[illegible]公戲[illegible]弟孝公
稱子惠公弗皇下接隱公矣
成公上脫宣公倭一名接即位十八年十一字

春秋釋例世族譜

魯國姬姓文王子周公旦之後也周公股肱周室成王封其子伯禽於曲阜爲魯侯今魯國是也自哀以下九世二百一十七年而楚滅魯矣

周公旦、禽父魯公伯禽、煬公熙、獻公具煬公孫、武公敖、孝公稱、惠公弗皇、隱公息姑即位十一年、桓公[illegible]子軌即位十八年、莊公子同即位三十二年、閔公啓方即位二年、僖公申即位三十三年、文公興即位十八年、成公黑肱即位十八年、襄公午即位三十一年、昭公稠父即位三十二年、定公宋即位十五年、哀公蔣即位二十七年、悼公、寧、自哀十四年獲麟已上二百四十二年

夫人、元妃孟子、惠公夫人聲子君氏、惠公繼室生隱公也夫人子氏、

軌一作允

啓方一作開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

棠公叔字當作小字

仲 生 姜 姜、宣 宋 歸、妃、 公 子 公 公
子、桓 莊 生 僖 妃 公 伯 襄 生 公 子 鉏、叔、女、
惠 公 公 閔 公 妃、姬 公 子 為 宣 子、務 公
公 也、妃 公、出 生 妃 野 之 子 公 人、子 紀
妃、孟 姜 夫 歸 母、般、公 路 伯
夫 任、夫 公 人、氏、昭 妃 莊 子、衛、公 姬、
人 莊 子 人 妃 姜 齊 妃 公 公 衛 公 果、
姜 公 殺 姜 生 氏、歸、生 夫 子 父 子、路 子、紀
氏、妃 也 氏、惡 齊 公 襄 昭 人 惡、成 公 叔
文 妃 生 哀 及 姜 妃 公 公 如 文 子、子 公 姬
姜 生 成 姜、視 成 夫 氏、公 野 貴、己 惠
桓 莊 風、文 夫 人 定 公 子 襄 子、昭 子、上 公
公 公 夫 妃 敬 人 孟 如 妃 視、公 公 遊 女
夫 人 生 嬴、如 氏 定 子 弟、公 公 杞
人 風 傳 夫 丈 氏、妃 昭 惡 衍、子 伯
姜 氏、公 人 公 定 公 公 公 子、昭 剃、子 姬
氏 莊 也 嬴 妃 如 妃 公 子 公 哀 子 莊 女
哀 公 氏、也 戍 懲 偃、公 公 公
姜 妃 夫 姜 胡 之 宣 子、為、宋
莊 人 氏 女 母、公 務 也 蕩
叔 聲 穆 姜 敬 昭 公 公 人 伯

衍訛懲

莊卅二年有公子牙杜注子姓

也 襄下雜人內有公子偃 莊十年之公子偃

傳文年經秋七月□酉伯姬卒杜注
無傳公羊疏引賈逵曰未適人故不稱國
已許嫁則以成人之禮書而不復殤也
婦人許嫁而笄猶丈夫之冠

襄廿三年臧宣叔娶于鑄生賈及為□
□為似不得謂之后

宋隱元年傳衆父卒註衆父公子
益師字 此衆父二字當接上作
小字

王植白云八

姬、女、

杞叔姬、成四八

鄫季姬、僖十四年十六

宣公女

叔姬即杞叔姬

宣公女 子叔姬 文十二文十四年齊有子叔姬 宣十六

郯伯姬 宣十六

宋伯姬 襄卅成八九

共姬 共

宣公女 共姬即宋伯姬 又成八年衛人來媵共姬

傳 杜注莊廿七年莒慶來逆叔姬 杜注慶莒大夫叔姬莊公女 卿自為逆則稱字 例在宣五年齊高固來逆叔姬

臧氏、

臧僖伯 隱五 孝公子彄字子臧

臧哀伯、臧孫達 桓二

臧文仲 莊廿八 僖廿一 文二 臧孫辰、

臧宣叔 成十八 臧孫許、

臧武仲 襄廿三 臧孫紇

臧定伯 臧為

臧昭伯 臧孫賜 昭廿五

臧賈 臧疇、

伯叔 臧會 定八 臧頃伯

臧石、

臧宣叔之甥 如 臧孫許之子 伯如 臧宣叔妻之姪 女

臧賓如 哀八

臧鑄后

伯邵公

臧宣叔子

衆氏、

衆仲 隱五 孝公子

文仲之伯、孫

孟氏 亦 叔孫 孟 公子 慶父 孟

公子益師、衆父、孝公子

衆父 隱元

公孫叔敖

公孫敖 文十五

仲孫蔑、孟獻子 宣九 襄十九

孟莊子 仲孫速

孫子

仲孫羯、孟孝伯 襄廿三

孟懿子

孟僖子、仲孫貜 昭七

南宮敬叔、說

孟僖子之子

子服何忌、之莊

叔惠 文元

公孫穀

孟獻子之子

子服、孝伯之子

當為孫字 當脫子字 秩秩然

皆服去字　皆有叢氏二字

懿子（昭七）說之弟設子也孺子（哀十一）泄懿子之子武伯彘也戴已（文七）聲已（文十五）已氏（文八）已上公孫敖妻
泉丘人（昭十一）其僚已上皆孟僖子妻子服氏懿伯（昭三）子服仲孫也什孫蔑丘子孟
椒（襄二十三）子服惠伯子服椒子服昭伯惠伯子子服回子服（哀十三）景伯子服何
叔孫氏公子（莊三十二）牙慶父同母弟即僖叔也公孫（僖四）茲牙之子戴伯也孫叔（文元）孫
得臣牙之後莊叔也宣伯叔孫僑如得臣之子叔孫宣伯叔孫豹僑如之弟穆叔
也亦穆子叔孫昭子叔孫豹之庶子叔孫婼也叔孫（定元）成子昭之子叔孫不敢叔（定十）孫
武叔成子之子叔孫州仇叔孫舒武叔之子文子也國（昭四）姜叔孫豹妻生孟丙及仲壬慶（庚）
宗婦人（昭四）叔孫豹外妻生豎牛孟（昭四）丙叔孫豹子仲（昭四）壬丙之弟豎（昭四）牛叔孫豹子
叔（昭四）仲叔仲惠（文十七）伯叔牙孫叔仲彭生也叔仲（襄七）昭伯惠伯之孫叔仲（襄七）帶叔仲
昭子即叔仲子叔仲（昭十二）穆子帶之子叔仲小也即叔仲子也叔仲（定）志定伯帶之孫也

案叔仲昭伯叔仲帶叔仲昭子叔仲子一人耳此叔仲帶三字當移上作小字

子服氏皆當提行

丘疑它字訛

椒一作湫

庚訛慶

季紀然

左昭十二年、季悼子、杜注、周大夫。昭廿五年、季公鳥杜注、公鳥季孫宿子。又季公亥、杜注、公亥即公若也。此所云三人、皆並以爲季孫宿子。

季孫氏、公子友、季友、成季、季子、公季孫行父、季文子、

之孫、季孫宿、行父之子、季友、桓公子、平子、公之意如、悼子、桓子、公之斯、平子

康子、季孫肥、季孫宿、武子、伯、紇、季紇、季平子、季孫意如、季孫如意、季寤、意如之子、言

子、小郲之子、桓子、惠伯、歎也、悼子、紡、僕、意、子

秦、姬、季孫宿夫人、生季公元夫之人、平子妻、宋元夫人、季孫、秦歂之妻、如

孫、宿孫、季女、陰忌、老、宋、季女、季公若、季孫女、曹氏、女、季歂、公鳥妻、

季孫宿女、季孫宿女、公鳥、公之季、若、齊南孺子、季公亥、宿、季公之妻、季

宿、甲氏、季姒、鮑文子之妻、女、南孺子、子南妻、生男、季姬、孫

斯女、女

東門氏、公甫氏、公鉏氏、

公子遂、東門遂、東門襄仲、仲遂、莊公子、公孫歸父、歸父、子家、仲嬰

公甫靖、公甫穆伯、紇之季、公甫文伯、弟公父叔歜、公甫歜、子

公彌、公鉏、季孫宿子、公鉏也、公鉏極、彌之孫、魯、季孫

陽作道

左甲氏之名、傳無文、陳云、紀文子之女、公鳥之妻、則不得爲甲氏矣。且明云公鳥有妻、又以季公鳥爲季孫宿女、豈公鳥之外別有季公鳥耶。按甲係季公鳥之子、豈甲字訛、甲侯行氏字耶

案襄十四年郈作厚，後改爲郈氏

□齋　厚孫□□

齊、子、昭（身年第）

叔氏

叔肸（宣十八）惠伯、文公子。

公孫嬰齊（成十六）聲伯、叔肸之子。聲伯亦子叔嬰齊。

叔老（襄十四）子叔、齊子、聲伯之子。

聲伯之母（成十一年）

子叔

嬰齊之子。

叔弓（昭三）子叔、叔老之子也。子叔、齊子之子也。

叔輒（昭二十一）子叔伯張、叔弓之子。

叔鞅（昭二十三）叔輒之子。穆伯、叔鞅之子。

叔詣（昭二十五）子叔、季子。

叔還（定八）子叔、成子叔之曾孫也。

叔青（哀？）叔還之子。

僖叔、穀伯之母、妻叔肸。

榮氏

榮成伯（定元、襄廿八）榮駕鵞、叔仲

榮成伯、明曾孫。

展氏

司空無駭（隱二、八）、孫、魯公子展之孫。

公族之夷伯（僖十五）、展氏

担父、展禽（僖廿六）、食邑柳下、諡曰惠。

展喜（僖廿六）

郈氏

郈成叔、郈孝公八世孫也。

郈昭伯（昭廿五）、郈成叔孫。

施氏

施孝叔（成十一）、惠公五世孫。

施氏婦（成十一）、孝叔妻、齊管于奚女。

子家氏

子家文伯、公孫歸父子家、莊子。

公曾孫析。

子家懿伯（昭廿五）、子家子。

子家羈、子家子。

案傳作卿

南氏、南遺[襄廿]、南蒯[昭十二]、遺之子

孔氏、鄹人紇[襄十七]、叔梁紇、孔父嘉元孫也 孔丘[定十]、仲尼、孔子、尼父 孔父嘉[桓二] 以上

定十二年傳叔還杜注云叔弓曾孫疏世族譜云叔還叔弓曾孫
世本云叔弓生定伯閱閱生西巷敬叔敬叔生成子還還是叔弓
曾孫

越之

昭五年羽主射作士中目 定八年 公鉏 國人
此遂月字 氏族譜作戴已 孫 公鉏 其條畫氏並傳子妻
己氏 公孫叔專 子羽 子羽父 公衆仲[隱元] 挾[隱九] 未賜族、申繻[桓六 莊十四]
子羣

案莊卅二年傳公子般氏杜注魯大夫
慶父 公子遂[桓十七] 柔[桓十一]、未賜族、溺[莊三]、疾其專命故去氏也、秦子[莊九]、梁子[莊九]、曹劌[莊十]

案公子翬及衆仲及挾均從兩公子翬下 衆仲下吾當空一格翬字上當有公子二字

生疑衍字

案此及下公子偃公子結並云公子疑偃之誤 莊十九年經公子結杜注魯大夫 莊廿年傳御孫杜注魯大夫 偃或御孫字當作大字 一人疾疑 孫偃

公子偃[莊廿] 公右歂[莊十一] 孫生

公子結[莊十九]、孫、接[莊廿四] 圉人犖[莊三十二] 鍼巫氏、季鍼[莊卅二] 公傅[閔二] 卜齮[閔二] 公子[閔二]

魚、斯溪、巫尫[僖廿一]

案巫尫似不得爲人名

案傳作郳

案莊廿二年讓于梁氏杜注魯大夫 僖十年高氏杜注魯大夫

案此及下公子偃不宜提行 莊十年公子偃公子蓋 成十七年所殺之公子偃也 案莊十九年經公子結杜注魯大夫 莊廿年傳御孫杜注魯大夫此以爲 二人係殺成爲孫字當作大字之 一誤寫

南氏、

南遺（哀七）

南蒯（昭十二）、遺之子

孔氏、

郳人紇（襄十七）、叔梁紇、孔父嘉元孫也

孔丘（哀十）、仲尼、孔子、尼父

孔父嘉（桓二）以上

並在宋譜、

秦氏、

秦堇父（昭廿）

秦丕茲（昭廿）、堇父之子

莒氏、

莒夷（定七）、即莒越（定八）

陽州（定八）、越之子

雜人、

曹伯（僖元）、序父

公子豫（僖九）、鞏（僖九）、子羽父、公鞏

衆仲（隱元）、狹（隱九）、族未賜

申繻（桓六、莊十四）

栗（桓三）、族未賜

溺（莊三）、疾其專命、故去氏也

秦子（莊八）

梁子（莊九）

曹劌（莊十、廿三）

公子達（僖十七）

公右歂（莊十一）、孫生

公子偃（莊十）

公子結（莊十九）、孫（莊廿）

圉人犖（莊卅二、閔二）

鍼巫氏（莊卅二）、季鍼

公傅（閔二）

卜齮（閔二）

公子（閔二）

魚、斯溪巫尫（僖廿一）

案公子豫及鞏衆仲及狹均係兩人公子豫下衆仲下各當空一格鞏字上當有公子二字

生疑衍字

案巫尫似不得爲人名

文十二年傳郕羣出郕伯之母弟
來奔書曰郕伯而生子夭後歸魯
郕伯以其外弟爲大夫會鄭得
爲魯子叔子其即郕伯之外弟
耶

襄廿三年傳有申豐杜注魯大夫

公子買（僖廿八）、叢子
夏父弗忌（文二）
侯叔夏（文十）、
縣（疑）房生（文十一）、
公冶（襄廿九）、

富父終甥（文十一）、
公冉務人（文十八）
大史克（文十八）、
舍（成二）鄭管于之子奚
匡

句須（成十七）、
鮑國（成十七）、
臣、本齊師（昭廿）巳、
匠慶（襄四）、
狄虒彌（襄十）、
臧堅（襄十七）、
秦（襄十）

周、
御叔（襄廿三）
申豐（襄廿三）、
閔子馬（襄廿三）、父閔騫
豐點（襄廿三）、
孟公綽（襄廿三）
梓（昭六）

慎、
展莊叔（襄廿九）
展瑕（襄廿九）、
展王父（襄廿九）、
顏莊叔（襄廿九）
公巫（襄廿九）、
部

伯仲（襄廿九）、
鄭鼓父（襄廿九）、
黨叔（襄廿九）、
曾夭（昭元）、
梁其踁（昭元）、
曾阜（昭元）、
莱（昭五）

書、
杜泄（昭五）洩
謝息（昭七）、
公子慭（昭十二）、
冶區夫（昭十三）、
司鐸射（昭十三）、
廬（昭十四）

癸、
司徒老（昭十四）祈（祁）、
申須（昭十七）、
琴張（昭廿）、
公思展（昭廿五）、
申夜姑（昭廿五）、

雍、
入檀（昭廿五）
秦遄（昭廿五、定八）、
寺人僚柤（昭廿五）、
鬷戾（昭廿五）
左師展（昭廿五）、
郈魴（昭廿五）

假、
汝賈（昭廿六）、
公孫朝（昭廿六）、
泄（洩）聲子（昭廿六）
泄野冉豎（昭廿六）、
林雍（昭廿六）、
顏鳴（昭廿六）

縣當縣之訛
[redacted]
舍鄭爲管于奚之子疑
大字疑本字之訛
汗十真
秦字原在廿三年孟公
綽當在襄廿九年
梓有孟綽誤
王誤壬
友當夭之訛
踁誤踁
泄傳作洩
祈傳作祁
昭廿四年申須爲申豐
鬷戾傳作鬷戾
新泄傳作洩
雍當作癰
汝傳汝作女、泄
作洩、豎作豎。

仲梁懷

公山不狃

公何藐

公斂處父

公斂陽

陽虎從弟冉會

越

公斯期

冉猛 冉會弟

澹臺子羽

卜楚丘之父

施父

東傳作周父 卷□第

□晉廿年衛有拓本銀

仲梁懷、公山不狃、公何藐、公歛處父、公歛陽、顏

高、顏息、叔孫輒、輒子爲世子、茲無還、林楚、公若藐、公若

公南、侯犯、駟赤、仲由、子路、季路、申句須、子貢、賜衛

樂頎、富父槐、正常、共劉、公賓庚、公甲叔子、

祈朱鉏、微虎、顏羽、羽子、有若、冉求、冉子、有子、邴泄、管

父周、樊遲須、孟之側、反子、林不狃、鬷童、汪錡、茲

多、本齊人名施父也、太史固、公孫有山、公孫有陸氏、羔柴、季本衛羔

臣、鬷夏、鉏商、公孫宿、公孫成也、郭重、陽虎、陽

越、陽虎從弟、冉會、冉猛、冉會弟、澹臺、羽子、卜楚丘之□、施父、

公斯期

右魯人二百九十七、

卷一萬八百六十六頁

杜預春秋釋例

周氏黃帝之苗裔姬姓后稷之後也后稷封于邰及夏之衰后稷之子不窋失其官守竄于西戎至太王為狄所逼去邰至岐（按左傳正義引釋例至作居）文王受命武王克殷而王有天下幽王見殺（按左傳正義引記文此句作幽王為犬戎所殺）平王遷都王城今河南縣是也（按是字永樂大典無之從正義所引釋例增）平王四十九年魯隱公之元年也敬王又遷成周今洛陽是也敬王三十九年魯哀公十四年獲麟之歲也四十三年而敬王崩敬王子元王九年春秋之傳終矣元王以下十有一世二百二十六年而周亡

僕當曰有皇字，索高圉則不窋九世孫，皇僕下空五世孫，今云不窋九世孫，則僕當爲衍字

后稷、棄、不窋、高圉、僕不、亞圉、靈太王、公亶、亞圉孫、王季、歷、

文王、昌、武王、發、成王、誦、康王、釗、昭王、瑕、穆王、滿、夷王、燮、

王孫、晉、厲王、胡、宣王、靖、幽王、宮涅、平王、宜臼、也、王、桓王、林、

孫、莊王、之、王、也王、僖王、王、胡、齊、王、子莊、惠王、王、子、也、王、襄、王、子惠、之平

孫也、王、之、子桓、也王、之班、子頃、王之、定、王、之瑜、子匡之、子僖、王也、王、之夷、子定、也王、之

也、頃王、之心、簡、景、匡、之遺、靈、也王、也王、王、猛、景、王也、敬、簡王、王、悼、王、之、靈

王、王、洪、子、王、元、妃、子、天、悼、王、之、子、也、也王、王、山、弟、也、伯

紀、王、后、后、穆、王、妃、姑、王、如、文、王、邑、姜、武、王、袞、如、生、后服

紀、季、姜、后桓、王、姚、莊、后、陳、嬀、惠、后、后惠、王后、隗氏、翟、后、襄

逆、王、后、于、齊、后、定、王、穆、后、后景、王、

王子、襁、王、佰、服、子、幽、王、王、子、孤、子、平、王、王、子、克、王子、子儀、也、桓、王

瑕疑誤，王子字

勾，案杜注敬王名

妙當作字訛

子帶（僖廿四）惠王之子、太叔帶、即甘昭公也

靈王子、景王弟

王子頹（莊十九）莊王子

太子壽（襄十五）景王子

儋季（襄卅）、簡王子、靈王弟

儋括（襄卅）、未子之子

王子朝（昭廿二）景王之長兄也

王子佞夫（襄卅）

祭氏（隱元、僖廿四、文十四）

祭公謀父（襄十二）為周穆王作祈昭詩者

祭伯（隱元）

祭公（桓八）

祭叔（莊廿三）

尹氏（隱三、僖廿八、文十四）

尹子（成十六、十七）尹武公也

尹圉（昭廿三）尹文公也

蘇氏（莊十九）

蘇忿生（隱十一、成十一）己姓、周武王司寇蘇公是

蘇子溫（僖十、莊十九、成十）

毛氏

毛伯衛（僖廿四、宣十五、文元）

毛伯過（昭十八）

毛得（昭十八）毛伯得、毛伯過之族

樊氏

仲山甫、宣王時樊侯

樊皮（莊廿九、卅）樊仲皮

樊頃子（昭廿二）樊齊

鄩氏

鄩肸（昭廿二）

鄩羅（昭廿二）

成氏

成肅公（成十三）成子

成簡公（昭七）

成桓公（定六）

單氏

單伯（文十四、莊元）食采于單

襄公（成元、二十六、十七）單之子

頃公（襄三）襄之子

靖公（襄十、十五、周語）頃之

季訛夭十二字　　疑兄當庶子之訛　　招訛昭　　己姓經室蘇子國于溫溫非其名也　　當服過之族三字　　皮訛支　頃訛傾

案昭十二年殺甘悼公而立成公之孫鰌杜注鰌平公也此疑有訛

傳云劉子摯子尨無子單子立劉蚡此云是獻之庶子疑訛 公孫子

僖卅年經宰周公傳作周公閱
文十四年傳有周公閱
僖廿六年傳遷原伯貫于冀杜注周守原大夫似當在此不當在下謝人內

子、

獻公（昭廿二）子、靖公之

成公（昭十二）、獻公之弟也

穆公（昭廿五）、旗、即單之子愆期

武公（定七）、穆公之

旂字單字疑

子、

平公、（襄十五）

甘氏、

甘成公（昭十二 成景之族 昭十二）

甘景公

甘簡公（昭十二）

甘悼公（昭十二）、過、簡公弟

甘平公、

公輕、成公孫

甘桓公（昭廿四）

劉氏、

康公（成十三）、王季子也、食采于劉

定公（昭元）、即劉夏（襄十五 經）、又曰官師也

獻公（昭廿二）、摯、定公之子也

伯蚡（昭廿二）

子、文公卷、獻公之子也（公別名蚡）

桓公（定四）、文公之子

南宮氏、

南宮極（昭廿三）

南宮嚚（昭廿四）、極之子也

鞏氏、

鞏簡公（昭廿二）

周氏、

周桓公（隱六 僖六）、周公黑肩（桓五 桓十八）

宰周公（僖九 僖卅）、宰孔

周公忌父（莊十六 僖十 僖廿四）、周公楚（成十一 十二）

父字下當空一格

原氏、

原莊公（莊十八）、伯原繁（僖廿四）

原襄公（宣十五）、

原伯絞（昭十二）

公子跪尋（昭十二）、曰說

案傳作尋

蚡疑當之訛案劉定公名夏、則卷乃文公名、是伯蚡當即卷

昭廿八年殺原伯魯之子

僖四年召康公 杜注周大保召公奭也

武公當在昭公上

敍第、

王叔氏、王子虎(僖廿八 文三)、王叔文公、王叔桓公(文十 宣七)、王叔陳生(襄十)、王叔之宰(襄十)

原氏、原伯魯(昭十八)、原壽過(定元)、

召氏、召穆公(襄廿四)、賦棠棣者、召伯廖(莊廿七)、召昭公(文五)、召桓公(見下 宣六成八)、召戴公(宣十五年六)

召武公(僖十一)、召襄公(僖廿五)、召莊公(昭廿二)、召伯奐(昭廿)、召簡公(昭廿四)、召伯盈(昭廿八)

召戴公宜在桓 不得先行

案宣十五年有召襄、杜注襄召戴公之子、此公字疑衍

宣六年至成八年相距祇廿一年疑即人

召桓公、宣六年有召桓公、成八年復有召桓公、未知一人支出也

凡氏、凡伯(隱七)、(僖廿四)周公之胤也

夷氏、夷詭諸(莊十六)、妘姓、

按夷氏以下永樂大典無之從孔穎達左傳正義補入。又按正義云世本夷妘姓傳無其人不知爲誰所滅釋例土地名夷國在城陽莊武縣莊十六年晉武公伐夷執夷詭諸杜云詭諸

案隱五年有武氏

案傳僅作郎

史字當在興字下作大字

成十年傳與作與釋文云本亦作與

宣十五年疏王札子雜人不知何王之子

周大夫夷采地名。釋例土地名注為附，則二夷別也。世族譜於夷詭諸之下注下妘姓，明以二夷為一。計莊武之縣遠在東垂，不得為周大夫之采邑，而晉取其地，是譜誤也。附錄于此。

雜人

周任（隱六） 史佚 檀伯達 辛甲（襄四） 聃季 陶叔（定四）

宰咺（隱元） 武氏子（隱三） 辛有（僖廿二） 南季（隱九） 家父 仍叔之子（桓五）

渠伯糾（桓四） 詹父（莊十九） 辛伯（桓十八） 榮叔（莊元） 王子突 蔿國（莊十九）

邊伯（莊十九） 子禽 祝跪 石速 王子黨 內史過 內

史叔興（僖廿八） 內史叔服（文元） 富辰（僖廿四） 伯服（僖廿四） 游孫伯（僖廿四） 頹叔（僖廿四） 姚子（僖廿四）

倉葛（僖廿五） 簡師父（僖廿四） 左鄢父（僖廿四） 隱狐 原伯貫 王孫

滿 叔服（成元） 內史叔服（文元） 王孫蘇（文十四） 聃啟（文十四） 甘歜（文十七） 子服

王子（宣十五） 札王札子 禮蓋經文因倒 禮札字即王子捷也

伯輿（襄十） 史狡（襄十） 瑕禽（襄十）

案左傳作蔿

甲說申

案傳作挑

案傳作伯輿 作王札子 札北禮要案經文

子服見宣六年傳 內史二字疑衍

案傳作狡

旗案傳作期子愆旗三字當作大字

案甘過即甘悼公已見前甘氏內此重出又甘大夫襄疑亦甘氏但不知屬某公

單公子襄卅愆旗、成愆襄卅　尹言多襄卅、王子瑕襄卅、劉毅襄卅、單蔑襄卅

案多字下當空一格　蔑誤篾茂

甘過襄卅　鞏成襄卅、王子廖襄卅、甘襄昭九、詹桓伯昭九、賓滑昭九、萇弘定四昭廿二

脫弘字

襄叔　瑕辛昭十二　宮嚳綽昭十二　王孫沒昭十二　劉州鳩昭十二　陰忌昭廿六

賓字疑

賓

老陽子昭十二　泠州鳩昭廿一　賓起昭廿二　王子還昭廿二　摯荒昭廿二　還姑昭廿六昭廿七

案還姑云云杜注分子此分爲二人疑誤又酌傳作弱旅誤祈

發酌昭廿二　敫延昭廿二昭廿三　定稱昭廿二昭廿三　王子處昭廿三　賓孟昭廿二　司徒醜昭廿三　子旅氏昭廿三

劉佗昭廿三、尹辛昭廿四、陰不佞昭廿四　王子趙車昭廿九、富辛昭廿二、石張昭廿二

儋翩定六、慶氏定七、小字蹈爲人夫　公族黨氏定七、石尚定十四、史輿、陰里襄十二、慶昭十三

史輿疑　脫子字

皮之子適列狀見傳

右周二百五人

稚預釋例　八千九百四十二卷六頁至十一頁

邾國曹姓　按曹姓二字永樂大典無之從左傳正義所引釋例增入　顓頊之後有

陸終氏產六子，其第五子曰安，邾即安之後也。按此二句永樂大典作其弟五子曰晏安之後也按從正義所引釋例改正 周武王封其苗裔邾俠為附庸，作按俠字永樂大典作挾從正義改 居邾，今魯國鄒縣是也。自挾至儀父十二世，按正義引釋例作自安至儀父十二世 始見春秋。齊桓公伯，按公字正義引釋例作行 儀父附從，進爵稱子。文公徙于繹。桓公以下，春秋後八世而楚滅之。隱元疏

按孔疏有曰晏字 弟必曰作第

世族譜、卷二千四十八頁

鄭國，姬姓，周厲王子，宣王母弟桓公友之後也。宣王封友于鄭，今京兆鄭縣是也。及周幽王無道，友徙其民于虢鄶，按徙字左傳正義引釋例作遷 虢鄶之君分其地，遂國焉。今河

杜按所引乃國語鄭語文

南新鄭縣是也按左傳正義曰漢書地理志云河南郡新鄭縣詩鄭桓公之子武公所國京兆鄭縣周宣王第鄭桓王邑志又云本周宣王弟友為周司徒食采于宗周畿內是為鄭桓公桓公問于史伯曰王室多故何所可以逃死史伯為桓公謀取虢鄶之地令寄帑與賄而虢鄶受之後二年幽王敗桓公死其子武公與平王東遷卒定虢鄶之地虢則武公始君新鄭也今按正義所引本周宣王第以下今本漢書無之當者訖朊莊公之二十二年魯隱公之元年聲公二十年獲麟之歲也三十三年而春秋之傳終矣聲公三十七年卒自聲公以下五世八十七年而韓滅鄭矣

夫當是公三字當作大字宣十二年傳鄭脫當為字說崇昭十六年傳校向之母曰子路早死無後杜注子縣鄭當是漢又成二年傳正義曰天子縣杜注子當鄭當公義當公為君子子南子皆也

桓公友、武公滑突、莊公寤生、公子忽、太子忽、公子突、厲公突、公文

公、捷、鄭公子蘭、太子、公子蘭、穆公、太子夷、靈公、公子堅、襄公堅、公、悼

公、費、成公、睔、太子髡頑、子、僖公、簡公、嘉、獻公、蠆、聲公、勝

定公寧

案文元年楚世子聖宣四年襄公立相鄭世子十三年疑所自由襄公也

案鄭九頑即僖公此子字疑誤衍

襄十九年傳圭媯之班亞宋子而相親也杜注宋子圭媯皆鄭穆公妾此昭公二字衍

襄莊十四年傳原繁曰莊公之子猶有八人陸氏釋明云傳唯見四人子忽子亹子儀並死獨厲公在八人名字記傳無聞 於文子鄭即其一

宣傳僖廿二年鄭文夫人芈氏姜氏 勞楚子于柯澤文芈送于軍取鄭二姬以歸杜注二姬文芈女也

騰穀騰 經宣傳襄二年鄭之戰 有 達杜注子皮孫傳子姚杜注子 姚罕達 九年傳武子騰杜注騰 罕達也 十二年傳注此罕達 之外又有騰子皮孫似訛

夫人、武姜(僖元)、姜氏、夫人、生莊公、鄧曼(桓十一)生忽、莊、雍姞(桓十一)、生厲

公、媯(僖八)、氏、昭、公、太叔段、武公夫人二姬

妃、文、宋(子)、妃、夫人、芈氏、文芈、公夫人、姬姜(僖廿)、氏、夫人文公、燕姞(宣三)、姞、生穆

公、妃、公、文、昭公、夫人、圭媯、妃穆公、少妃姚子、穆公生子、公、陳媯(宣三)、子儀

公、文、公、報、之、穆公

妃、公、華、及、子、臧(僖廿六)

子、華、子、臧、子亹、子、莊、公、鄭子儀(桓十八 莊十四 宣三)、莊公弟、公弟語(桓十四)、子人、莊、世子華(僖七 十六 廿四 宣三)

公、子、文、公、子、子(僖廿四 宣三)、臧、文公子、公子士、子文、公子俞彌(宣三)、子文公、公子瑕(宣三 僖卅)、公文

子、公、子、子、公子、公、子、女、公

子、公、華、濡、厲、公(宣四)、子(宣三)、蘭、公、子、疾(宣四)、子、公子、伯、良(昭七)、有、止、伯、有

良氏、子、良、子、子(成十)、去、喜、成、子、展(襄八 九)、公、孫、舍之、罕虎、子皮、罕、子、良、霄(襄卅)、有

罕、氏、罕、子、罕(成十 襄)、公子、喜、子、展(襄八 九 十)、公、之、孫、舍之(襄)、子、子家、子、齹(昭十六)、子、孫、子、孫

嬰齊、罕(襄二)、達、子、子、姚、騰、武、子、公、孫、鉏、馬、師(昭七)、氏、罕、朔、罕、魋、之、子、旗、子、皮、騰、孫、子、皮

宋楚武王夫人亦名鄧曼

宋傳廿四年有公子士洩堵俞彌廿年公子士洩堵寇

公子瑕宣傳故疑公子瑕之說見成十年宋公子瑕之見下雜人內

罕朔公孫鉏之子子展子孫師氏馬師

昭十六年傳踈子寬賦吉甫子相從諸子寬與游速渾罕為六人
駟帶子上六年孫子產別有子柳駟帶之世族譜雖入
有子上無子寬明子寬與渾罕為六也

子齹曰孫之訛 上子字當弟之訛

案傳七年傳曾仲曰陵氏孔氏子人氏所謂孔氏蓋指孔叔非此之穆之孔氏也陵氏蓋指陵氏為鄭公族是也子人氏蓋莊世子鼎以弟語子人之後見桓十四年又傳廿八年有子人九見下與人似

案傳十五年子駟乃穆公之子公孫輒字子耳駟大叔之子昭二年傳請以印為褚師杜注印子晳之子此穆公之子又孫儀子晳之訛非穆公子印氏也子晳之子某叔

案襄廿二年鄭游販將歸晉杜注游販子明公孫蠆之子太叔之孫哀叔良公子蠆蓋大叔之子案定六年鄭游速滅許杜注游速大叔子此游速之字當作大字又子寬渾罕無當作昭四年有渾罕杜注渾罕鄭大夫子寬也此子寬渾罕下游速子期四字當衍

豐氏、子豐（襄七）、穆公子、公子去疾、子石（襄廿七）、伯石、公孫段、良子、伯石、公孫豐施、旅子（昭元）、豐卷、子張（襄卅）

大季氏、子士（襄十九）、子孔、穆公子志、大季、良子、泄

孔氏、公子嘉（襄九十）、孔子、孔穆公子司徒、子孔、公孫（昭十二）、泄、孔張、公孫申、子張（昭十六）、子上

駟氏、子駟（襄十）、公子騑、穆公子、武、子西（襄十）、公孫夏、駟帶、子上、子游（昭十九）、駟偃、公子偃字子游

褒子（昭十九）、絲、子瑕、駟乞（昭十九）、子瑕、穆子、駟歂、子然（定八）、子晳（哀十）、公孫黑、駟子、子晳、公子熙、子然

子晳氏、公孫黑、穆子、子晳、子（昭元）、印、子羽（襄廿四）、公子印、穆子（襄十）、子張、子思

國氏、子國、公子發、穆公子、子產、公孫僑、子國、子張、公孫僑、子國、子產

游氏、公子偃、穆子、子游、公孫蠆、子蟜、子思、子明

子太叔、子駟、游吉（襄廿二）、游販、子明、游吉

公孫楚（昭元）、子南、穆公之孫、子南、游楚、子游、子期、游速、子寬、渾罕、子游、子期、子南氏

子南氏三字當衍

案昭十年有子寬

子當楚公子之訛

哀六年傳作子思

案襄有五公子偃

穆公子偃字子游

襄七年經作駟參

讓訛施

襄成十三年傳子印為公子班所殺
段字子張字子明孫伯似仍字

襄成十三年傳子羽為公子班所殺

公子定叔共叔段之孫見莊十六年傳

襄十八年傳子駟殺子孤子熙子侯子丁此舉子孤疑有誤
孫擊孫惡杜注子孤子

公子班當提行成十三年子駹
孫知當在孫叔下成十三年子駟
殺子如子駹孫叔孫知杜注子
如子班子駹班弟孫叔子如子孫
知子駹子

襄十年傳司氏有司臣司 襄十五
齊司臣子

印氏 公孫子倫、穆公子 子印 成十三 子張 襄廿二 公孫黑肱、伯張 印段 襄廿七 子石、子 昭十六

柳氏 印 印癸 昭公 印氏 別族 印堇父 襄廿六

然氏 子然 襄十九 子然、子孫 公然丹 昭十三 子革

羽氏 子羽 成十三 子羽 羽頡 襄廿四 子羽 馬師頡、孫 穆子 羽公子之輦 穆公之子

太叔氏 共叔段 隱元 叔京 城大叔 大叔 公孫滑 隱元 公父定 莊十六 叔 段

子孤 襄十八 孫擊、孫惡 襄十八 一 叔段 隱元 武 公孫 氏 癸仲 癸 封人 癸仲 桓十一 及 雍姬 雍糾妻 癸仲女

皇氏 皇武子 僖廿三 皇戌 成十二 皇耳 襄十 皇辰 成十六

尉氏 尉止 襄十 尉翩 襄十五 子 止之 公子班、如子孫叔、班之 公子 成十三 公子駹 艷 孫知 成十三 子駹子

司氏 司臣 襄十 司齊 襄十五

雜人 公子呂 隱元 封子 穎考叔 隱元 封穎 人谷 原繁 隱五 桓五 莊十四 伯原 洩駕 隱五 伯世 僖廿

印堇父三字當作大字 堇郟世堇輒 昭十六

非公孫揮字子羽之子羽 襄廿四年傳馬師頡 公孫鉏之子 不識羽頡何以系之羽氏 有疑 子當孫之誤 公孫段 杜注云共叔段之子見隱元年 及字疑或衍字之訛

龍 艷龍 ... 昭十九年 子駹 非駹 宜為 聞耳

冒月 曰疑

洩駕 傳作洩駕 三十二年 僖三十 杜注 隱五年傳洩駕 距此九十年疑非一人

父字疑訛 宛茂疑隱八年有宛杜注書氏亦闕
桓五年傳曼伯爲右拒杜注曼伯檀伯鄭
伯檀伯昭十二年鄭大夫
叔盈疑隱十一年有叔盈
宋桓十五年有昌 後經
鄭大夫
案陸元朗云隱十一年鄭有公
孫閼距此三十五年不容復
有公子閼若非閼字誤則
子當爲孫
隱十一年有尹氏杜注鄭大夫

臣字當作大字

洩氏、
孫閼、隱十一 都子
曼伯隱五桓五
宣伯父子 強鉏莊十六
公子閼左十六 泄駕
詹莊十七 詹叔之
堵叔僖七、
鉏、
公子歸生宣四
石甲父、僖廿四 石癸宣三
堵寇
石楚、文十七
公子宋、宣十二 家子
石制、僖十二 子服
子鱃成十五年
姚句耳、成十六
子侯、哀八
子丁、哀八
公子魚 叔臣
瑕叔盈隱十
宛茂僖八
高克閔二
堵俞彌、僖廿四
商人弦高僖卅三
師叔、僖七
共仲成七
僕
石首、成十六
堵汝父僖廿五
良佐隱七
公孫獲隱十一
駟伯、僖五年
佚之狐僖卅
侯宣多、僖廿四 宣三
公子堅、文九
公子曼滿、宣六
侯羽、成七
伯蠲、成九
唐苟、成十六
侯獳、成十六
王子伯駢、襄八
子元、隱五 公子桓五
高渠彌桓五 桓十七
孔叔僖三 孔叔
燭之武僖卅
公子龍、定
公子伯廖宣六
公子繻成十
皇辰、成十八
侯氏、襄十 晉侯使
祝聃桓五
高伯
傅瑕莊十四
申侯、僖七
孔將僖廿四 宣三
外僕—髡屯僖卅二
樂耳、文九
公子熙、襄八
子

隱七年良佐
桓五年祝聃
案莊十七年齊
人執鄭詹信
十三年鄭有叔
詹疑非一人
案宣公亦稱公子
堅
魯公子慶父字共
仲
獳傳作儒
僖二十年曾有
侯獳
侯訛使
從案傳作女

僖廿年杜注子人九孫杜謂卅九
為雜人所殺矣

師氏 僕子師 石臭 師悝 師觸 師蠲 師茷

師慧 堵狗 宛射犬 公孫揮（子羽、行人、揮） 然明（蔑）

皇頡 裨竈 裨諶 公孫聘 僕展 樂成 豐卷

子張 馮簡子 尹何 徐吾犯 富子 子上 屠擊

祝欵 豎柎 里析 公孫登 商成公 鄧析 公

孫林 許瑕 郟張 鄭羅 雍糾 子人九 公孫

申 叔會 右鄭人二百一人（一萬八千八百七十一卷第十五頁起第十七頁止）

宋國子姓其先契佐唐虞為司徒封於商成湯受命王有天下及紂無道周武王滅之而封其子武庚以紹殷後武庚作亂周公伐而誅之更封紂兄帝乙之元子微

子啓為宋公都商丘今梁國睢陽縣是也微子卒其弟
衍立穆公七年魯隱公之元年也景公三十六年
魯哀公之十四年獲麟之歲也昭公得之元年春秋之
後其後五世百七十年而齊魏楚共滅宋據宋譜永樂大

莊三年紀季姜
卅年紀伯姬
七年紀叔姬

[illegible]

譜子爵蓋取於

一既誅祿父殺管
永樂大典脫虛
叔左傳正義所

子啓爲宋公，都商丘，今梁國睢陽縣是也。微子卒，其弟微仲代立，穆公七年，魯隱公之元年也。景公三十六年，魯哀公之十四年，獲麟之歲也，昭公得之元年，春秋之傳終矣。其後五世百七十年，而齊魏楚共滅宋。按宋譜永樂大典闕，依程左傳正義、明羽釋例補之

紀國，侯爵，姜姓也，莊公四年，齊滅之，舊譜子爵，蓋取於公羊，非左氏之義。

紀侯　紀季弟　紀侯　裂繻大夫　子帛紀

衛國，姬姓，文王子康叔封之後也。周公既誅祿父，殺管蔡，而以其地封康叔爲衛侯，居殷虛。按永樂大典闕字，依左傳正義所

例增 今朝歌是也。狄滅衛，文公居楚丘，成公徙都帝丘，今東郡濮陽是也。桓公十三年，魯隱公之元年也。出公輒十二年，獲麟之歲也。悼公二年，春秋之傳終矣。悼公三年卒，自悼公已下十一世，二百五十五年，而秦滅衛矣。

康叔封　王孫牟　康伯　武公和　莊公揚　桓公

夫人、莊姜　莊公夫人　厲媯　生孝伯　戴媯　生桓公　宣公

夫人、莊姜　夷姜　宣公烝之　生急子　宣姜

姜　駱　夫人　宣姜　生壽　朔　公子　惠公　昭伯　宣姜

生　公子　衛宣公　夫人　宣姜　夫人　宣姜　文公　戴公

定公　敬姒　夫人　姜氏　公叔　衛　夫人　襄公　公孟縶　少

夫人　宣公　呂姜　公　莊　夏戊之女　夫人　夫人　出公

班師字起字當作大字 班師疑

要字十二字當作大字

林父三字當作大字

石祁子見莊十二年 但與石

石稷之上 八字或訛

亦訛以為三世孫 石稷之父

公子、孝伯、莊公 昭伯、頑 宣公 公子州吁、莊公 急子、宣公

壽子、宣公 叔武、文公 子瑕、文公 子適、子儀、文公 子鱄、宣公子鮮

子、子展、子定公 公子荊、公南楚、公孫班師 襄公子之起 子靈

太子疾、莊公 公子青、公子青、太子出公 宋桓夫人

女許穆夫人 女昭伯 公子青

孫氏、孫莊子 孫武公 孫良夫、子桓 孫文林父 孫嘉文子 孫襄

襄、父伯國 林父 孫剽 孫昭子 孫世武公 四

石氏、石碏 石厚 石稷 石成子 石碏 石買

稷之 石惡、之子 石圃 子 石曼姑 買 孫子

祁子、回 石駘仲之孫 子禮記 從惡子之子 石曼姑

祁子 靖伯 八世孫

文子下當脫子字

脫子字

孔姞二字當作大字下孔姞云云十字重出

太叔氏、

太叔儀、（襄廿九）太叔文子孫、

佚太叔八世孫、太叔申、

太叔懿子、（哀十一）

太叔（哀十一）

疾、悼子

太叔遺、（哀十一）

傳子、孔姞、太叔疾之孔姞、太叔懿之孔姞文子之子也

孔姞妻孔文子之子也

齊氏、

齊昭伯子也、其子惡為之後

齊子無子、戴公以齊惡、世孫子四

齊（昭廿）

齊惡見昭元年、戴公見閔二年

弱、齊氏、齊子

孟氏、

孟縶、（昭廿）公孟、

公子孟、襄公子（定十二）

彄、（定十四）孟縶無子、靈公以其子彄為後

孟子當作孟

甯氏、

甯跪（莊六）

文仲曾孫、

公孫武

甯速（僖廿六）

甯莊子

甯孫子

甯俞（僖廿八）

甯武子

甯相（[illegible]）成子

甯殖（襄元）惠子

甯（襄廿六）

案此甯殖見莊六年非襄元年之甯殖

甯喜（襄廿六）悼子

子叔氏、

黑背、（成十七）子叔黑背

公孫剽（殤公）

子叔穆公子

太子角（哀廿五）

子獻公

案太子角剽之子

公叔氏、

公叔文子、（襄廿九）獻公孫

公叔發、

公叔戍（定十三）子發之子

北宮氏、

北宮括（襄十四、成十七）成公曾孫

北宮懿子、

北宮遺（襄廿六）子、戍子

北宮佗（昭廿）文子

北宮（昭廿）

喜、子貢、北宮結（襄四 定七）、

南氏、公子（哀二）郢、子南、靈公子、子之、公孫（哀廿五）彌牟、文子也、

孔氏、孔達（宣十二 文元 襄十七）、莊叔、成子（昭七 成十四）、孔烝鉏、孔達孫、孔羈（昭七）、叔須、孔圉（昭七 定四）、文子、羈孫、孔 孔悝（哀十五）

烝訛丞

叔悝、孔叔孔（哀十五）伯姬、孔圉妻、太子蒯聵之姊、

王孫氏、王孫賈（定八）、王孫齊（哀廿六）、賈之子、官子也

史氏、史朝（昭七）、史狗（昭廿）、朝之子、文子也、

元咺氏、元咺（僖廿八）、元角（僖廿八）、咺之子也、

夏戊氏、夏戊（哀廿五）、夏丁、戊（哀十四）、司徒（哀十五）期、戊之子、

趙氏、趙黶、趙陽（哀十四）、黶之孫

褚師氏、褚師（哀廿六）子定之、褚師（哀十六）比、褚師定子之、子穀子也、

昭訛官見哀廿六年杜注

定十三字當作大字

虢石父 虢文公 不見內傳

按虢仲見桓九年 非僖

五年宮之奇所稱虢仲

虢叔 此二人亦當以為見 僖五年不可略

又陳一年 虢公忌父

桓十年 大夫詹父

僖十年傳作祀

又不見哀十三年

公孫發

公子荆字南楚見公子內

雍人（桓六） 右宰醜（隱四） 獳羊肩（隱四） 公子黔牟（桓六） 右公子泄（桓六） 左

公子職 渠孔（閔二） 子伯（閔二） 黃夷（閔二） 孔嬰齊（閔二） 華龍滑（閔二） 太史

禮孔（閔二） 禮至（僖廿五）及昆弟 長牂（僖廿八） 華仲（僖廿八）子伯也 公子歂犬（僖廿八） 傳作至

鍼莊子（僖廿八） 士榮（僖廿八） 周歂（僖卅） 冶廑（僖卅） 孔免 師曹（襄十四） 蘧伯 孔免疑孫免之訛見宣十八年註

王遂璫 子鱄（襄十四） 子伯（襄十四） 子皮（襄十四） 子行（襄十四） 尹公他（襄十四） 庾公

差 魚子 子朮 公孫丁（襄十四） 右宰穀（襄十四） 殖綽（襄廿六） 公孫免餘（襄廿七）

雍鉏（襄廿九） 公孫無地（襄廿八） 公孫臣（襄廿九） 史鰌（襄廿九）文 子行敬子

公孫發（昭廿） 公孫朝（昭廿） 褚師圃（昭廿） 宗魯（昭廿） 祝鼃（昭廿） 華

齊豹 慶比（昭廿） 公南楚（昭廿） 華寅（昭廿） 鴻駵魋（昭廿） 析朱鉏（昭廿） 黑背 子成 成訛成

孫 渠子（昭廿） 子玉霄（昭廿） 彪傒（昭廿） 子高魴（昭廿） 祝佗（定四） 魴子 彌（哀廿）

子瑕、彌子 滑羅、 宗朝本宋公子朝也 戲陽速、 甯跪

晉悼公子憖 行人子羽、 公文懿子公文要也

渾良夫、 仲由、季路 寺人羅、 欒寧、 黑柴、

名獲 公孫敢、 石乞、 鄢武子肸、 孟黶 司徒瞞

成世子也 還 子伯季子 許公為、 胥彌赦 司徒夾

優狡、 拳彌、 鄄子士、 祝史揮、 高禽 仲叔于奚

公孫青、石子 右衛人一百九十五

虢國姬姓文王之虢仲後也今弘農陝縣是也僖五年、

晉滅之、 虢仲、 虢石父、 虢文公、 虢公忌父、 虢公醜

虢醜 虢公林父

案桓十年傳虢仲譖其大夫詹父

大夫　祝應（莊卅二）大夫祝號　史嚚（莊卅二）大史大夫史號　宗區（莊卅二）宗人大夫號

舟之僑（閔二）大夫號　右號人十一

舟之僑後為晉大夫見僖廿八年

二萬二千三百三十三卷　五頁

莒國嬴姓少昊之後周武王封茲與于莒初都計後徙莒今城陽莒縣是也世本自紀公以下為己姓不知誰賜之姓者十一世茲丕公方見春秋共公以下微弱不復見四世楚滅之　按莒齊二國世族譜永樂大典闕佚據左傳正義所引釋例補入

齊國姜姓太公望之後其先四岳佐禹有功或封于呂或封于申故太公曰呂望也太公股肱周室成王封之于營丘今臨淄是也僖公九年魯隱公之元年也簡公四年獲麟之歲也簡公弟平公十三年春秋之傳終矣

平公二十五年卒後二世七十年而田氏奪齊太公之後滅矣

陳國嬀姓虞舜之後也當周之興有虞遏父者為周陶正武王賴其利器用以其先聖之後者也以元女太姬妃遏父之子滿封于陳賜姓曰嬀號胡公桓公二十三年魯隱公之元年也按元年左傳正義引釋例作立年繙公二十一年獲麟之歲也二十四年楚滅陳矣子而之子公孫朝滅之終鄭裨竈言五及鶉火卒亡

遏父

滿 胡公

文公 章一本作幸 胡公太世孫

夫人

元女大姬 胡公夫人

元妃鄭姬 哀公夫人 生太子偃師

二

太子晏疑訛 桓五年陳桓公鮑卒 太子免 十二年厲公躍 莊元年 二十二年莊公林 僖七年世子款穆公 十二年宣公杵臼 文元年共公朔 十三年 宣元年靈公平國 十一年成公午

案傳當有御字

案十二年傳少西氏注少西徵舒之祖子夏之名
案見表世系不言有御叔

案杜注依傳四年經陸氏德明音義云本又作
袁 袁三年傳作袁僑

妃生公子留、哀公妃
公子五父佗、文公子
公子御寇、宣公太子
悼太子偃師、哀公子
夏氏、
御叔、宣公孫
區夫、靈公四世孫
轅氏、轅濤塗、宣公九世孫
宋氏、宋暨、宣公孫
鍼氏、鍼子、僖公孫
慶氏、慶寅、桓公五世孫

下妃生公子勝、哀公妃
太子御寇
轅宣仲、宣公六世孫
公子勝、哀公子
太子免、穆公子
公子黄、成公子
夏徵舒、御叔子
御叔妻夏姬、徵舒母
鍼宜咎、鍼子八世孫
慶虎、

南夏
夏齧、悼子徵舒三世孫
轅僑、宣公濤塗四世孫
司城氏、
公孫貞子、哀公孫

公子完、敬仲、厲公子
公子過、成公子
司徒招、招公子
成公子
招弟
夏

傳作御叔音義云本亦作禦

招疑過字譌

公字疑

仲字下當有脫字
公疑仲字譌

宋案哀公十四年經作宋

司城氏當提行

孫

雜人、歜孫、輒遂、施叔、原仲、公孫寧、孔寧、泄冶、儀行父—

司徒卬、司馬桓子、慶樂、孔奐、干徵師、輿嬖

夏克、懿氏妻、逢滑、轅頗、公孫佗人、轅咺、

轅寅、芋尹蓋、賈獲及母妻、

卷之三千一百十 三頁

杞國、如姓夏禹之後苗裔此武王克紂求禹後按此武王二句左傳正義引釋例作武王克殷求禹之後得東樓公而封之于杞今陳留雍丘縣是也九世及成公遷緣陵文公居淳于按文公二字永樂大典脫去從左傳正義所引釋例增成公始見春秋按左傳正義云杞恭魯隱四年已見

案莊廿年作顓孫

案莊廿三年作洩 案宣十一年作洩

司徒卬依汲古本定十五年傳有司徒期此司徒卬之訛

案哀十四年有轅買此寅疑買之訛

案僖廿三年慶樂 杜注二慶族

悼公成 隱公乞 僖公過 閔公維

桓二年 杞侯

莊廿七年 杞伯 文 杞子

杞伯姬 魯莊公女 僖五年來朝其子

文成十五十九年 杞叔姬 魯宣公女

丐經作匄 案杞宗年三年杞
武公見于孫傳作昆孫
過一作遇疑誤一本云悼公卒
子隱公乞立是年七月隱公
弟過弒隱公自立是爲僖公
至魯哀公八年僖公卒子閼
公維立

春秋桓二年有杞侯來朝註二十七年有杞伯來朝于傳並無謚又不書其卒僖二十三年杞成公卒其謚乃見于傳未知隱四年杞國是何君當是成公之父祖耳

定 僖公子湣公六年獲麟之歲也湣公弟哀公三年春秋之傳終矣哀公十年卒自哀公以下二世十三年而楚滅之

成公（僖廿三） 桓公姑容（僖廿三 文十二 襄六） 成公 孝公匄（襄廿三） 文公益姑（昭六） 平公郁釐（昭廿四年 案桓公在位七十一年）

悼公成（定四年卒於會） 僖公過（哀八年 按過有說） 曾孫悼公

右杞八人

蔡國姬姓文王子叔度之後也武王封之于河南上蔡 汝
爲蔡侯作亂見誅其子蔡仲成王復封之於蔡至平侯
徙新蔡昭侯徙九江下蔡宣侯二十八年魯隱公之元
年也昭侯子成侯十年獲麟之歲也成侯子聲侯四年

春秋之傳終矣穀侯十四年卒自聲侯以下二世二十
八年而楚滅蔡（按蔡國世族譜永樂大典闕佚從左傳正義所引釋例補入）
郕國、周公之弟郕叔武之後也郕伯、太子朱儒
晋國、姬姓武王子唐叔虞之後也成王滅唐而封之今
太原晋陽縣是也燮父改之曰晋燮父孫成侯徙都曲
沃今河東聞喜縣是也穆侯徙都絳鄂侯二年魯隱公
之元年也定公三十一年獲麟之歲也出公八年而春
秋之傳終矣出公十七年卒自出公以下五世八十二
年而韓趙魏滅晋也（按晋薛二國世族譜永樂大典闕佚從左傳正義所引釋例補入）
薛國任姓黄帝之苗裔奚仲封為薛侯今魯國薛縣是

也奚仲遷于邳仲虺居薛以為湯左相武王復以其胄
為薛侯齊桓霸諸侯黜為伯獻公始與魯同盟小國無
世不可知亦不知為誰所滅
許國姜姓與齊同祖堯四嶽伯夷之後也周武王封其
苗裔文叔于許以為太嶽胤今潁川許昌是也靈公徙
葉悼公遷夷一名城父又居析一名白羽男斯處容
城自文叔至莊公十一世始見春秋元公子結元年獲
麟之歲也當戰國晋時為楚所滅矣
莊公 鄭人 桓公鄭 莊公弟也世本無 穆公新臣 僖公業
昭公錫我 靈公寧 悼公買 許男斯 元公成

公子 哀 世子 太子
雅人 百里 許國大夫 叔申
曹國姬姓文王子叔振鐸之後也武王封之陶丘今濟
陰定陶縣是也桓公三十五年魯隱公之元年也伯陽
立十五年魯哀公之八年而宋滅曹（按曹杞二國世族譜永樂大典闕佚
從左傳正義所引釋例補入）
楚國羋姓顓頊之後也其後有鬻熊事周文王早卒成
王封其曾孫熊繹於楚以子男之田居丹陽今南郡枝
江是也熊達始稱武王武王十九年魯隱公之元年也
武王居郢今江陵是也昭王徙都惠王八年獲麟之歲

也惠王二十一年春秋之傳終矣惠王五十七年卒自
惠王以下十一世二百九年而秦滅之
虞國姬姓周太王之子太伯之弟仲雍是為虞仲嗣太
伯之後武王克商封虞仲之庶孫以為虞仲之後處中
國為西吳（按此句永樂大典作虞中國而西吳從左傳正義所引釋例改正）後世謂之
虞公僖公五年晋滅之也
杜預春秋釋例 卷一千六百三十一 三頁
郳 犂來 郳小邾 穆公 郳犂之孫 射 哀十四年 君小邾人
三
釋例 卷二千四十八 十二頁

舒有五名舒庸舒龍舒鳩舒蓼其實一也 卷二十二 四頁
吳國姬姓周太王之子太伯仲雍之後也太伯仲雍讓
其弟季歷而去之荆蠻自號句吳或曰吳句吳夷言發
聲也太伯無子而卒仲雍嗣之當武王克殷而因封其
曾孫周章于吳為吳子又別封章弟虞仲於虞自太伯
五世而得封十二世而晉滅虞而吳始大至壽夢而稱
王壽夢以上世數可知而不紀其年壽夢之元年魯成
公之六年也夫差十五年獲麟之歲也二十三年魯哀
公之二十二年而越滅吳矣

泰伯 仲雍 吳子乘壽夢 吳子諸樊遏 吳子餘祭
吳子餘昧 州于僚 公子光闔閭 夫差

公子 厥由 壽夢子 蹶庸 壽夢子 公子掩餘 壽夢子 季
札 公子札 延州來 季子 夫槩王 闔閭弟 公子 燭庸
太子 終纍 子山 闔閭子 王子姑曹 王子地 太子
太子 波 闔閭子 太子友
大夫 公孫 庸 公子 蓋 壽越 公子 黨 慶封 本齊
雞人 公子 苦雒 但州 實 太宰 嚭 伯州犁 本楚 泄庸
孫 叔 本 王孫 公山不狃 子洩 本魯臣 徐承 胥門巢
如 王孫彌庸 行人且姚 壽於姚 中叔儀 公

昭三年 ... [illegible]

以來 ... [illegible]

卅年 ... [illegible]

... 是滕 ... [illegible]

子慶忌、伍員子 [illegible] 右吳四十一人 [illegible]

滕姬姓，文王子錯叔繡之後也。武王封之居滕，今沛郡

公丘縣是也。自叔繡及宣公十七世，乃見春秋。隱公以

下，春秋後六世而齊滅滕矣。按左傳正義云世本言齊景公亡滕 [illegible]

滕隱之前世本言隱公之後仍有六世為君而云春秋 [illegible]

七 [illegible]

漢書地理志沛郡公丘 [illegible]

王子錯叔繡 [illegible]

宣文公 [illegible] 右滕

七人 [illegible]

白狄子 姬姓 鮮虞 中山 姬姓 白狄 昔陽 肥子 綿皋 鼓子 白狄 [illegible]

赤狄子 媿姓 赤狄潞氏 潞子嬰兒 媿姓 赤狄甲氏 留吁 之餘 潞氏

廧咎如 赤狄種 隗姓 [illegible]

隱七年 十二年 滕侯

桓二年 滕子

吳四十一人 [illegible]

[illegible]

杜預釋例

長歷

桓十七年冬十月朔日有食之傳曰冬十月朔日有食之不書日官失之也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日官居卿以底日禮也日御不失日以授百官於朝

莊二十五年夏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於社傳曰夏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非常也唯正月之朔慝未作於是乎用幣于社伐鼓于朝

僖十五年夏五月日有食之傳曰夏五月日有食之不書朔與日官失之也

文元年二月癸亥日有食之

長歷傳曰於是閏三月非禮也先王之正時也履端於始舉正於中歸餘於終履端於始序則不愆舉正於中民則不惑歸餘於終事則不悖閏當在僖公末年

十五年夏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於社傳曰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非禮也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于社諸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以昭事神訓民事君示有等威古之道也

襄二十七年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傳曰十二月乙亥日有食之辰在申司歷過也再失閏矣

昭十七年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傳曰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祝史請所用幣昭子曰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於社諸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禮也平子禦之曰止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有伐鼓用幣其餘則否太史曰在此月也日過分而未至三辰有災於是百官降物君不舉辟移時樂奏鼓祝用幣史用辭故夏書曰辰不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此月朔之謂也當夏四月是謂孟夏平子弗從昭子退曰夫子將有異志不君君矣

哀十二年冬十二月螽傳曰冬十二月螽季孫問諸仲尼仲尼曰丘聞之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歷過也歷見

經傳七百七十九傳發有八

釋例曰書稱朞三百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允釐百工庶績咸熙是以天子必置日官諸侯置日御世脩其業以攷其術舉全數而言故曰六日其實五日四分日之一日一日行度而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有奇日官當會集此之遲速以考成晦朔錯綜以授閏月閏月無中氣而北斗斜指兩辰之間所以異於他月積此以相通四時八節無違乃得成歲其微密至矣得其精微以合天道則事叙而不悖故傳曰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于是乎在矣陰陽之運隨動而差差而不已遂與歷錯故仲尼丘明每於朔閏發文蓋矯正得失因以宣明歷數也桓十七年日有食之得朔而史闕其日僖十五年日食亦得朔而史闕其朔與日故傳曰其得失並起時史之謬兼以明其餘日食或歷失其正也

莊二十五經書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周之六月夏之四月所謂正陽之月也而歷數謬誤寔是七

月朔非六月故傳曰非常也唯正月之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用幣於社伐鼓於朝明此食非用幣伐鼓常月因變而起歷誤也文十五年經文皆同而更復發傳曰非禮明前傳欲以審正陽之月後傳發例以明諸侯之禮也此乃聖賢之微旨而先傳所未喻也

昭十七年夏六月日食而平子言非正陽之月以誣一朝近於指鹿為馬故傳曰言不君君且因以明此月為得天正月也劉子駿造三統歷以脩春秋日有食之甲乙者三十四而三統歷唯得一日食歷術比諸家既最疏又六千餘歲輒一日凡歲當累日為次而無故益之此不可行之甚者班固前代名儒而謂之密非徒班固也自古已來諸論春秋者多違謬或造家術或用黃帝已來諸歷以推經傳朔日皆不諧合日食於朔此乃天驗經傳又書其朔日食可謂得天而劉賈諸儒說皆以為月二日或三日並違聖人明文其弊在于守一元不與天消息也余感春秋之事嘗著歷論極言歷之通理其大疑竊指天行不息日月星辰各運其舍皆動物也物動則不一雖行度大量可得而限累日為月累月為歲以新故相考不得不有毫毛之差此自然理也故春秋日有頻月而食者有曠歲而不食者理不得一而筭守恒數故歷無有不失也始失於毫毛尚未可覺積而成多以失弦望晦朔則不得不改憲以順之書所謂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易所謂治歷明時言當順天以求合非為合以驗天也推此論之春秋二百餘年其治歷通變多矣雖術數絕滅還尋經傳微旨大量可知時之違謬則經傳有驗學者故當曲循經傳日月之食以考晦朔以推時驗而見皆不然若據其學以非春秋此無異度已之跡而欲削他人之足也余為歷論之後至咸寧中有善筭者李脩夏顯依歷體為術名乾度歷表上朝廷其術全日行四分之數而微增月行用三百歲改憲之章二元相推七十餘歲承以強弱強弱之差蓋少而適足以遠通盈縮時尚書史官以乾度歷與泰始歷參校古今記注乾度歷殊勝今其術具存時又并考古今十歷以驗春秋知三統歷之最疏也今具列其得失之數又據經傳微旨考日辰朔晦以相發明為經傳長歷如左諸經傳證據及失閏違時文字謬誤皆甄發之雖未必其得天蓋是春秋當時之歷也學者覽焉 大

凡經傳有七百七十九日（三百九十三日經 三百八十六日傳）其三十七日食三無甲乙 黃帝歷得（四百六十六日）一日食失三百一十三日（三十六日食 三無甲乙）顓頊歷得（五百九日）八日食失二百七

十日二十九日二無甲乙食夏歷得五百三十六日十四日食失二百四
十三日二十三日三無甲乙食真夏歷得四百六十六日一日食失三百
一十三日三十六日三無甲乙食啟歷得五百三日十三日食失二百
七十六日二十四日三無甲乙食周歷得五百六日十三日食失二百
七十三日二十四日三無甲乙食真周歷得四百八十五日一日食
失二百九十四日三十六日三無甲乙食魯歷得五百三十九日十三日
食失二百五十日二十四日三無甲乙食三統歷得四百八十四日一日
食失二百九十五日三十六日三無甲乙食乾象歷得四百九十五日七
日食失二百八十四日三十六日三無甲乙食泰始歷得五百十日一
十九日食失二百六十九日二十八日三無甲乙食乾度歷得五百

三十八日十九日食失二百四十一日十八日食三無甲乙今長歷得
七百四十六日三十三日食失三百三十三日經傳日月誤四日食三無甲乙
漢末宋仲子集七歷以考春秋案其夏周歷術數皆與
藝文志所記不同故更其名為真夏真周歷也

經傳長歷

正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十三月 閏月 [illegible]

隱公元年己未
辛巳小 庚戌大 庚辰小 己酉大 己卯小 戊申大 戊寅小
丁未大 丁丑小 丙午大 丙子大 丙午小

五月辛丑二十二日十月庚申十五日
二年庚申
乙亥大 乙巳小 甲戌大 甲辰小 癸酉大
癸卯小 壬申大 壬寅小 辛未大 辛丑小
庚午大 庚子小 閏己巳大
八月庚辰八月無庚辰七月九日有庚辰日月必有誤
按左傳正義云杜檢勘經傳此年八月壬
寅朔其月三日甲辰十五日丙辰二十七日戊辰其
月無庚辰也七月壬申朔則九月有庚辰杜觀上下
若月不容誤則指書日誤若日不容誤則指言月誤
此則上秋下有九月則日月俱得有誤
十二月乙卯十六日
三年辛酉
己亥大 己巳小 戊戌大 戊辰小 丁酉大
丁卯小 丙申大 丙寅小 乙未大 乙丑小

甲午大 甲子小
二月己巳日食一日三月庚戌十三日壬戌二十五日四月辛卯
二十四日也八月庚辰十五日冬庚戌十二月無庚戌十一月十七日也按左傳正
義云傳紀庚戌無月而之十二月者之經盟于石門
在十二月知此非十二月也經書十二月下云癸未
葬宋穆公計庚戌在癸未之前三十三日不得共在
一月故長歷推此年十二月甲子朔十一日有甲戌
二十三日有丙戌不得有庚戌而
月有癸未則月不容誤知日誤也
十二月癸未
四年壬戌
癸巳大 癸亥小 壬辰大 壬戌小 辛卯大
辛酉大 辛卯小 庚申大 庚寅小 己未大
己酉小 戊午大
戊申衛州吁弒其君完三月十七日也有日而無月也按左傳正義云戊申在癸未 [illegible]

周桓王元年

之後二十五日更盈一閏則八十五日但年十二月
癸未葬宋穆公則此年二月不得有戊申繼承二月
之下未必是二月之日故長曆推此年二月癸亥朔
十日壬申二十二日甲申不得有戊申也三月壬辰
朔則十七日有戊申也此經上有二月下有再戊申
當在三月之內不是字誤故□有日而無日傳二十
八年冬下無月而經有壬申公朝于王所有日
而無月全經九如此者有十四事知此亦因之也

五年癸亥

戊子小 丁巳大 丁亥小 丙辰大 丙戌小
乙卯大 乙酉大 甲寅大 甲申小 癸丑大
癸未小 壬子大 十二月辛巳 三十九日
閏壬午大

六年甲子

壬子小 辛巳大 辛亥小 庚辰大 庚戌小
己卯大 己酉小 戊寅大 戊申小 丁丑大
丁未大 丁丑小
五月庚申十一日 辛酉十二日

七年乙丑

丙子大 丙子小 乙巳大 乙亥小 甲辰大
甲戌小 癸卯大 癸酉小 壬寅大 壬申小
辛丑大 辛未小 七月庚申十八日 十二月壬申二日 辛
閏庚子大
巳 十一日

八年丙寅

庚午大 庚子小 己巳大 己亥小 戊辰大
戊戌小 丁卯大 丁酉小 丙寅大 丙申小
乙丑大 乙未小 三月庚寅二十四日 四月甲辰六日 辛亥十三日 甲
寅十六日 六月己亥二日 辛亥十四日 七月庚午四日 八月丙戌

七日有庚午丙戌誤九月有辛卯二十六日八月不
得丙戌丙戌誤也按左傳正義云庚午之後十六
日而有丙戌二十一日而有辛卯七月有庚于九月
有辛卯其閒不容一月是八月不得丙戌更適一閏
則丙戌去庚午七十七日八月亦不得有丙戌是明
丙戌為日誤長歷推七月丁卯朔四日庚午壬二十
日是丙戌九月丙寅朔二十六日辛卯其月二十一
日是丙戌八月小丁酉朔十日丙午二十日丙辰二
日戊戌十四日庚戌二十六日
壬戌未知丙戌二字誤為誤也
九月辛卯二十六日

上一冊一十三張

九年丁卯

甲子大 甲午小 癸亥大 癸巳大 癸亥小
壬辰大 壬戌小 辛卯大 辛酉小 庚寅大
閏庚申小 己丑小
己未小
三月癸酉十一日 庚辰十八日 十一月
甲寅二十六日

十年戊辰

戊子大 戊午小 丁亥大 丁巳小 丙戌大
丙辰大 丙戌小 乙卯大 乙酉小 甲寅大
甲申小
癸丑大
正月癸丑二十六日
癸丑是正月二十
六日如經二日誤
在日按左氏正義云六月
防亦在六月之內戊申在年
共在一月上有五月今別言
歷推六月丙辰朔三日戊午
六月戊申

十四日也上有八月下有冬
正義云經有十月壬午長歷
戊寅在壬午之前四日耳故
月不得有戊寅如誤在日也
十月壬午二十九日

十一年己巳

癸未小　庚戌大　戊寅大　戊申小

壬子大　庚辰小　壬午小　己酉大　辛亥大　己卯小　辛巳小　戊申大

五月甲辰二十四日　七月庚辰一日　壬午日三十月壬

戊

日十一月壬辰十五日

桓公元年庚午

丁丑大　己巳小　壬申大　壬寅小

丁未小　甲戌大　閏辛未大

丙子大　甲辰小　四月丁未二日　丙午小　癸酉大　己亥大　癸卯小

二年辛未

辛丑小　己巳小　丙申大　丙寅小

庚午大　戊戌大　庚子大　戊辰小　庚午小　丁酉大　己亥大　丁卯小

正月戊申八日戊申納于太廟　五月十日也有　日而無月也

按左傳正義長歷此年四月庚午朔暮月無月也

無戊申五日巳亥朔十日得戊申是有日而無月也

三年壬申

乙未大　癸亥小　辛卯小　庚申大

乙丑小　壬辰大　甲午大　壬戌大　甲子小　壬辰小　癸巳大　辛酉大

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一日

四年癸酉

庚寅小　丁巳大　乙酉小　甲寅大

己巳大　丁亥小　己丑小　丙辰大　戊午大　丙戌小　戊子小　乙卯大

五年甲戌

甲申大　壬子小　己酉小　戊寅大

閏甲寅小　辛巳大　癸未大　辛亥小　癸丑小　庚戌大　壬午大　庚辰小

正月甲戌四日　年十二月二十一己丑六日　也書于正月從赴

六年乙亥

七年丙子

戊申小　丙子小　癸卯大　癸酉小

丁丑大　乙巳大　八月壬午八日　丁未大　乙亥小　九月丁卯二十四日　丁丑小　甲辰大　丙午大　甲戌小

八年丁丑

壬寅大　庚午小　丁卯大　閏丁酉小

壬申小　己亥大　辛丑大　己巳大　辛未小　戊辰大　庚子大　戊戌小

卯云此不合有閏若　年五月不得有丁丑　來　二月己亥許

九年戊寅

丙寅大　甲午小　壬戌小　辛卯大

丙申小　癸亥大　正月己卯十四日　乙丑大　癸巳小　五月丁丑十四日　乙未小　壬戌大　甲子大　壬辰大

辛酉小　戊子大　庚寅大　戊午小　庚申小　丁亥大　己丑大　丁巳小　己未小　丙戌大

丙辰小　乙酉大

十年己卯

乙卯大　癸未小　庚戌大　庚辰小

乙酉小　壬子大　二月庚申六日　甲寅大　壬午小　十二月丙午二十七日　甲申小　辛亥大　癸丑大　辛巳小

十一年庚辰

己酉大　丁丑大　乙巳小　甲辰小　二十五日

閏己卯小　丁未小　甲戌大　五月癸未七日　戊申大　丙子大　九月丁亥十三日己亥　戊寅小　丙申小　丁未大　乙亥大

十二年辛巳

癸酉大　辛丑小

癸卯小　庚午大　壬申大　庚子大　壬寅小　庚午小　辛未大　己亥大

己巳小 戊戌大
六月壬寅二日 七月丁亥十八日 八月壬辰七月二十三日書八月從赴也 十一月丙戌十八日 十二月丁未十日

十三年壬午
戊辰小 閏丁酉大 丁卯小 丙申大 丙寅小 乙未大 乙丑小 甲午大 甲子小 癸巳大 癸亥小 壬辰大 壬戌大
二月己巳三日

十四年癸未
壬辰小 辛酉大 辛卯小 庚申大 庚寅小 己未大 己丑小 戊午大 戊子小 丁巳大 丁亥小 丙辰大
八月壬申十五日 乙亥十八日 十二月丁巳二日

十五年甲申
丙戌小 乙卯大 乙酉大 乙卯小 甲申大 甲寅小 癸未大 癸丑小 壬午大 壬子小 辛巳大 辛亥小
三月乙未十日 四月己巳十五日 六月乙亥二十二日

十六年乙酉
庚辰大 庚戌小 己卯大 己酉小 戊寅大 戊申大 閏戊寅小 丁未大 丁丑小 丙午大 丙子小 乙巳大 乙亥小
經言冬城向十有一月衛侯朔出

本
齊傳曰冬城向書時也學者疑於冬城向在十一月上有十月而傳云書時今推校閏在六月則月都而鄉前本曆可在十一月而正也功役之時皆指經天象不與諸歷數同也封云定之方中作于是官比未正中之傳之釋經害通言一時不月別也經書夏叔弓如勝五月整勝成小為無傳辭則以謂叔弓四月如勝推此言之城向無傳十一月但本事興故令月不相適耳不然丘明無歸發書時之傳也

十七年丙戌
甲辰大 甲戌小 癸卯大 癸酉小 壬寅大 壬申小 辛丑大 辛未大 辛丑小 庚午大 庚子小 己巳大
正月丙辰十三日 二月丙午二月無丙午日明此有誤三月四日也 五月丙午五日 六月丁丑六日 八月癸巳二十三日 冬十月朔日有食之傳曰不書日官失之也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日官居卿以底日禮也日御不失日以授百官于朝 十月辛卯二十三日

十八年丁亥
己亥小 戊辰大 戊戌小 丁卯大 丁酉小 丙寅大 丙申小 乙丑大 乙未小 甲子大 甲午大 甲子小
四月丙子十日 丁酉公之喪至自齊五月一日也有日無月 七月戊戌三日 十二月己丑二十六日

莊公元年戊子
癸巳大 癸亥小 壬辰大 壬戌小 辛卯大 辛酉小 庚寅大 庚申小 己丑大 己未小 閏戊子大 戊午小 丁亥大
十月乙亥十七日

二年己丑
丁巳大 丁亥小 丙辰大 丙戌小 乙卯大 乙酉小 甲寅大 甲申小 癸丑大 癸未小 壬子大 壬午小
十二月乙酉四日

三年庚寅
辛亥大 辛巳小 庚戌大 庚辰小 己酉大 己卯大 己酉小 戊寅大 戊申小 丁丑大 丁未小 丙子大
六月乙丑二十日

四年辛卯

五年壬辰
丙午小 癸酉大 辛丑大 庚子大
乙亥大 癸卯小 辛未小
六月乙丑二十三日
乙巳小 壬申大
甲戌大 壬寅小
閏甲辰大 辛未大

庚午小 丁酉大 乙丑小 甲午大
己亥大 丁卯小
己巳小 丙申大
戊戌大 丙寅小
戊辰小 乙未大

六年癸巳
甲子大 壬辰小 己未大 己丑小
甲午小 辛酉大
癸亥大 辛卯小
癸巳小 庚申大
壬戌大 庚寅小

七年甲午
戊午大 丙戌大
戊子小 丙辰小
丁巳大 乙酉大
丁亥大 乙卯大
閏丁巳小 甲申大

八年乙未
甲寅小 癸丑小
癸未大
四月辛卯五日
壬午大 庚戌小 戊寅小 丁未大
壬子小 己卯大
正月甲午十日
辛巳小 己酉大
十一月三日
辛亥小 己卯小
癸未六日
庚辰大 戊申大

九年丙申
丁丑小 甲辰大
七月丁酉
丙午大 甲戌小
二十四日
八月庚申十八日
丙子小 癸卯小
閏乙巳大 癸酉小
乙亥小 壬申大

十年丁酉
辛丑小 戊辰大 丙申小 乙丑小
庚午大 戊戌小
庚子小 丁卯大
己巳大 丁酉小
己亥小 丙寅大

十一年戊戌
乙未小 癸亥小 庚寅大 己巳大
甲子大 壬辰小 庚申小
五月戊寅十六日
甲午大 壬戌小
閏甲子小 辛卯大
癸巳大 辛酉小

十二年己亥
己未小 丁亥小 甲寅大 甲申小
戊子大 丙辰大
八月甲午九日
戊午小 丙戌小
丁亥大 己卯大
丁巳大 乙酉小

十三年庚子
癸丑大 辛巳小 己酉小 戊寅大
癸未小 庚戌大
壬子大 庚辰小
壬午小 己酉大
辛亥大 己卯大

十四年辛丑
戊申小 閏乙亥大 癸卯小 壬寅小
丁丑大 乙巳小 壬申大
六月甲子二十日
丁未小 甲戌大
丙子大 甲辰小
丙午小 癸酉大

十五年壬寅
壬申小 己亥大 丁卯小 丙申大
辛丑大 己巳小
辛未小 戊戌大
庚子大 戊辰小
庚午小 丁酉大

十六年癸卯
丙寅小 甲午小 辛酉大 辛卯小
乙未大 癸亥大
乙丑小 癸巳小
甲午大 壬戌小
甲子大 壬辰大

十七年甲辰
庚申大 戊子小
庚寅小 閏丁巳大
己未大 丁亥大
己丑小 丁巳小
戊午大 丙辰大

丙戌小 乙卯小 乙酉大

十八年乙巳

甲申大 甲寅小 癸未大 癸丑小 壬午大
壬子小 辛巳大 辛亥小 庚辰大 庚戌小
己卯大
己酉大

十九年丙午

己卯小 戊申大 戊寅小 丁未大 丁丑小
丙午大 丙子小 乙巳大 乙亥小 甲辰大
甲戌小
癸卯大 六月庚申廿五日

二十年丁未

癸酉小 壬寅大 壬申大 壬寅小 辛未大
辛丑小 庚午大 庚子小 己巳大 己亥小
戊辰大 戊戌小
閏丁卯大

二十一年戊申

丁酉小 丙寅大 丙申小 乙丑大 乙未小
甲子大 甲午大 甲子小 癸巳大 癸亥小
壬辰大
壬戌小 五月辛酉二十七日 七月戊戌五日

二十二年己酉

辛卯大 辛酉小 庚寅大 庚申小 己丑大
己未小 戊子大 戊午小 丁亥大 丁巳小
丙戌大
丙辰大 正月癸丑二十三日 七月丙申九日

二十三年庚戌

丙戌小 乙卯大 乙酉小 甲寅大 甲申小
癸丑大 癸未小 壬子大 壬午小 辛亥大
辛巳小
庚戌大 十二月甲寅五日

二十四年辛亥

庚辰小 己酉大 己卯大 己酉小 戊寅大
戊申小 丁丑大 閏丁未小 丙子大 丙午小
己亥大 乙巳小
甲戌大 八月丁丑二日 戊寅三日

二十五年壬子

甲辰小 癸酉大 癸卯小 壬申大 壬寅小
辛未大 辛丑大 辛未小 庚子大 庚午小
己亥大
己巳小 五月癸丑廿二日 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傳曰非常也唯正月之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用幣于社伐鼓于朝辛未實當七月朔也時司歷置閏斯失其處譏以為六月朔故傳正之也

二十六年癸丑

戊戌大 戊辰小 丁酉大 丁卯小 丙申大
丙寅小 乙未大 乙丑小 甲午大 甲子小
癸巳大
癸亥小 十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一日

二十七年甲寅

壬辰大 壬戌小 辛卯大 辛酉大 辛卯小
庚申大 庚寅小 己未大 己丑小 戊午大
戊子小
丁巳小

二十八年乙卯

丁亥小 丙辰大 丙戌小 閏乙卯大 乙酉小
甲寅大 甲申小 癸丑大 癸未小 壬子大
壬午小 辛亥大
辛巳大 三月甲寅二十九日 四月丁未二十三日

二十九年丙辰

辛亥小 庚辰大 庚戌小 己卯大 己酉小
戊寅大 戊申小 丁酉大 丁未小 丙子大
丙午小
乙亥大

三十年丁巳
乙巳小 壬申大 庚子大 己亥大
月庚午朔日有食之 日一
甲戌大 壬寅小 庚午小
四月丙辰 日十
閏甲辰小 辛未大
四八月癸亥 三二日十九
癸酉大 辛丑小
癸卯小 庚午大

三十一年戊午
己巳小 丙申大 甲子小 癸巳大
戊戌大 丙寅小
戊辰小 己未大
丁酉大 乙丑小
丁卯小 甲午大

三十二年己未
癸亥小 庚寅大 戊午大 戊子小
壬辰大 庚申大
八月
壬戌小 庚寅小
閏辛卯大 己未大
辛酉小 己丑小

閔公元年庚申
乙亥小 甲寅大 壬午小 辛亥大
六月辛酉 日八
丙辰大 甲申小
丙戌小 癸丑大
乙卯大 癸未小
乙巳小 壬子大

二年辛酉
辛巳小 閏己酉小 丙子大 乙亥大
庚戌大 戊寅大 丙午小
五月乙酉 日七
庚辰小 戊申小
八月辛丑
庚戌小 丁丑大
五二日十
己卯大 丁未小

僖公元年壬戌
乙巳小 壬申大 庚子大 己亥大
甲戌大 壬寅小 閏庚午小
七月戊辰 二七日十
甲辰小 辛未大
十月壬午 日十三十
癸酉大 辛丑小
癸卯小 庚午大
二月丁巳 日十九

二年癸亥
己巳小 丙申大 甲子小 癸巳大
五月辛巳 日十
戊戌大 丙寅小
五 戊辰小 乙未大
丁酉大 乙丑小
丁卯小 甲午大

三年甲子
癸亥小 庚寅大 戊午大 戊子小
壬辰大 庚申大
壬戌小 庚寅小
辛卯大 己未大
辛酉小 己丑小

四年乙丑
丁巳大 乙酉小 壬子大 壬午小
二月戊申 七二日十
丁亥小 甲寅大
丙辰大 甲申小
丙戌小 癸丑大
乙卯大 癸未小

五年丙寅
日十
辛亥大 己卯大 丁未小 丙子大
七九月戊申朔日食 日一十
辛巳大 己酉小 閏丙午小
正月辛亥朔日南至 日一
辛亥小 戊寅大
十二月丙子朔 日一
庚辰大 戊申小
八月甲午
庚戌小 丁丑大

六年丁卯
乙亥大 癸卯大 辛未小 庚子大
乙巳小 癸酉小
甲戌大 壬寅大
甲辰大 壬申小
甲戌小 辛丑大

七年戊辰
庚午小 丁酉大 乙丑大 甲午大
己亥大 丁卯大 傳閏乙未小
己巳小 丁酉小
戊戌大 丙寅大
戊辰小 丙申小

八年己巳

甲午小 辛酉大 己丑大 庚子大
癸亥大 辛卯小 閏己未小
癸巳小 庚申大
十二月丁未二十日
壬戌大 庚寅大
壬辰小 庚申小

九年庚午

戊午小 乙酉大 癸丑大 癸未小
丁亥大 乙卯小
丁巳小 甲申大
丙戌大 甲寅小
丙辰小 癸未大

九月戊辰十三日
三月丁丑二十一日
五月甲子十一日
七月乙酉七月無乙酉八月二日也日月必有誤

十年辛未

壬子大 庚辰小 丁未大 丁丑小
壬午小 己酉大
辛亥大 己卯小
辛巳小 戊申大
庚戌大 戊寅小

十一年壬申

丙午大 甲戌大 壬寅小 辛未大
丙子大 甲辰小
丙午小 癸酉大
乙亥大 癸卯小
乙巳小 壬申大

十二年癸酉

辛丑小 己巳小 丙申大 乙未大
庚午小 戊戌大 丙寅小
閏庚子大 戊辰小
庚午小 丁酉大
己亥大 丁卯小

三月庚午■食一日
十二月丁丑十一月十二日也書於十二月從赴也

十三年甲戌

乙丑小 癸巳小 庚申大 庚寅小
甲午大 壬戌大
甲子小 壬辰小
癸巳大 辛酉大
癸亥大 辛卯小

十四年乙亥

己未大 丁亥小 乙卯小 甲申大
八月辛卯六日
己丑小 丙辰大
戊午大 丙戌大
戊子小 丙辰小
丁巳大 乙酉大

十五年丙子

甲寅小 辛巳大 己酉大 己卯小
癸未大 辛亥小
癸丑小 庚辰大
壬午大 庚戌大
壬子小 庚辰小

經五月日有食之傳曰不書朔與日官失之也
九月戊[illegible]戊十三日己卯晦三十日
十一月壬戌十四日丁丑二十九日

十六年丁丑

戊申大 丙子小 癸卯大 癸酉小
戊寅小 乙巳大
丁未大 乙亥小
丁丑小 甲申大
丙午大 甲戌小

正月戊申朔一日
三月壬申二十六日
四月丙申二十日
七月甲子二十日
十一月乙卯十三日

十七年戊寅

壬寅大 庚午大 戊戌小 閏丁酉小
壬申大 庚子小 丁卯大
壬寅小 己巳大
辛未大 己亥小
辛丑小 戊辰大

十月乙亥八日
十二月乙亥九日
辛巳十七日

十八年己卯

丙寅大 甲午大 壬戌小 辛卯大
丙申小 甲子小
五月戊寅十五日
乙丑大 癸巳大
八月丁亥葬齊桓公經傳俱言八月無丁亥誤
乙未小 癸亥小
甲子大 壬辰大

十九年庚辰

辛酉小 庚寅大 庚申小 己丑大 己未小
戊子大 戊午小 丁亥大 丁巳小 丙戌大
丙辰小
丙戌小
六月己酉二十二日

二十年辛巳

乙卯大 乙酉小 甲寅大 閏甲申小 癸丑大
癸未小 壬子大 壬午小 辛亥大 辛巳小
庚戌大
己酉大
五月乙巳二十三日

二十一年壬午

己卯小 戊申大 戊寅大 戊申小 丁丑大
丁未小 丙子大 丙午小 乙亥大 乙巳小
甲戌大
甲辰小
十二月癸丑十日

二十二年癸未

癸酉大 癸卯小 壬申大 壬寅小 辛未大
辛丑小 庚午大 庚子小 己巳大 己亥大
己巳小
戊戌大
八月丁未八日十一月己巳朔一日丙子八日丁丑九日

二十三年甲申

戊辰小 丁酉大 丁卯小 丙申大 丙寅小
乙未大 乙丑小 甲午大 甲子小 癸巳大
癸亥小
壬辰大
五月庚寅二十五日

二十四年乙酉

壬戌小 辛卯大 辛酉小 庚寅大 閏庚申小
己丑大 己未小 戊子大 戊午小 丁亥大
丁巳小 丙戌大
丙辰大
二月甲午四日辛丑十一日壬寅十二日
丙午十六日丁未十七日戊申十八日三月己丑晦二十九日

二十五年丙戌

丙戌小 乙卯大 乙酉小 甲寅大 甲申小
癸丑大 癸未小 壬子大 壬午小 辛亥大
辛巳小 庚戌大
閏庚辰小
正月丙午二十日三月甲辰二十日四
月丁巳四日戊午五日癸酉二十日十二月癸亥十四日

二十六年丁亥

己酉大 己卯小 戊申大 戊寅小 丁未大
丁丑小 丙午大 丙子小 乙巳大 乙亥小
甲辰大
甲戌小
正月己未十一日

二十七年戊子

癸卯大 癸酉大 癸卯小 壬申大 壬寅小
辛未大 辛丑小 庚午大 庚子小 己巳大
己亥小
戊辰大
六月庚寅二十日八月乙未二十六日乙巳公子遂
帥師入杞九月六日也日而無月也有十二月甲戌七日

二十八年己丑

戊戌小 丁卯大 丁酉小 丙寅大 丙申小
乙丑大 乙未小 甲子大 甲午小 癸亥大
癸巳小
壬戌大
正月戊申十一日三月丙午十日四月戊辰三日己
巳四日癸酉八日甲午二十七日五月丙午十一日丁未十二日己酉
十四日癸丑十八日癸亥二十八日六月壬午十八日七月丙申二日
冬壬申十月十日也十二月十一日亦有壬申有日無月無以折正也丁丑十月十五日也十二
月十六日亦有丁丑有日無月無以折正也

二十九年庚寅

壬辰大 壬戌小 辛卯大 辛酉小 庚寅大
庚申小 己丑大 己未小 戊子大 戊午小
丁亥大
丁巳小

三十年辛卯

丙戌大 甲寅小 壬午小 辛巳小

丙辰小 癸未大 辛亥大

九月甲午日十

乙酉大 癸丑小

乙卯小 三 壬午大

甲申大 閏壬子小

三十一年壬辰

庚申大 戊寅小 乙巳大 乙亥小

庚辰小 丁未大

己酉大 丁丑小

己卯小 丙午大

戊申大 丙子小

三十二年癸巳

甲辰大 壬申大 庚子小 己巳大

四月己丑日十七 十二月己卯日十一 庚辰日十二

甲戌小 壬寅小

癸卯大 辛未大

癸酉小 辛丑小

壬寅大 庚午大

三十三年甲午

巳亥小 丙寅大 甲午小 癸亥大

四月辛巳日十五 癸巳日二十 八月戊子二二日十 十

戊辰大 丙申小

戊戌小 乙丑大

丁卯大 乙未小

丁酉小 甲子大

有二月公至自齊乙巳公薨于小寢隕霜不殺草李梅實 乙巳十一月十二日也經書十二月誤也周十一月今九月霜書殺而重重又不能數革所以為異也昔說公以十二月薨文二年經書冬公子遂如齊納幣傳言禮也志其未二十五月亡喪國以閏數父母喪以載薨有加故世二十五月故以三年為稱也若益之一月則當有涉四年者也略而討閏則書有二年而異者故重喪以三年數則不數閏經喪以月數乃數閏也今十一月薨文二年十一月則二十五月喪事畢十二月遺納幣於禮無遣故傳萬之

文公元年乙未

癸巳大 辛酉小

癸亥小 庚寅大

壬辰大 庚申小

傳閏壬戌小 己丑大

辛卯大 己未小

戊子大 丁亥大

戊午小

二月癸亥日食日一傳曰於是閏三月非禮也先王之正時也履端於始舉正於中歸餘於終履端於始序則不愆舉正於中民則不惑歸餘於終事則不悖 於僖公之末年失不置閏誤於此年三月置閏故時違歷昔譏之 四月丁巳

七二日十 五月辛酉朔日一 六月戊戌日九 十月丁未一二日十

二年丙申

丁巳小 乙酉小 壬子大 辛亥大

日二 十 四月己巳日十五 八月丁卯日十五

閏丙戌大 甲寅大 壬午小

二月甲子日九 丁丑二二日十 三月乙巳

丙辰大 甲申小

丙戌小 癸丑大

乙卯大 癸未小

三年丁酉

四年戊戌

辛巳小 己酉小 丙子大 丙午小

四月乙亥六二日十 十二月巳巳四二日十

庚戌大 戊寅大

庚辰大 戊申小

庚戌小 丁丑大

己卯大 丁未小

五年己亥

誤

乙亥大 癸卯大 辛未小 庚午小

乙巳小 閏癸酉小 庚子大

十一月壬寅

甲戌大 壬寅大

甲辰大 壬申小

十二月無壬寅五年正月四日也日月也

甲戌小 辛丑大

六年庚子

己亥大 丁卯大 乙未小 甲子大

三月辛亥日十三 十月甲申日二十

巳巳大 丁酉小

己亥小 丙寅大

戊辰大 丙申小

戊戌小 乙丑大

也丙
日寅閏巳壬甲
月十戊丑戌午
也二子大小小
有月小
誤八　巳辛癸
　日　未卯亥
　　　小大大
八月乙亥十日
五庚癸
十寅亥
一大小
月
丙庚壬
寅申辰
月十小大
無一
辛癸
酉巳
小大
七年辛丑
戊丙癸癸
午戌丑未
大小大小
三月甲戌十日
乙戊
卯子
大小
癸四月戊子二日
乙丁
酉巳
小大
巳丑三日
甲丁
寅亥
大小
甲丙
申辰
小大
八年壬寅
壬庚戊丁
子辰申丑
大大小大
八月戊申三日
壬壬
午子
大小
十月壬午五日
己辛
卯巳
大大
乙酉八日
己辛
酉亥
小大
丙戌九日
戊寅
大
九年癸卯

二十六日
丁乙壬辛
未亥寅丑
小小大大
三月甲戌二十九日
丙甲壬
子辰申
大大小
正月閏丙午甲戌大
九月癸酉一日
正月癸酉三日
丙癸乙
子卯丑
小大十九日
乙癸
巳酉
大小
二月辛丑
十年甲辰
辛巳丙丙
未亥寅申
小小大小
三月辛卯二日
庚戊十
子辰
大大
庚戊
午戌
大小
庚丁
子卯
小大
巳丁
巳酉
大小
十一年乙巳
乙癸辛庚
丑巳酉寅
大大小大
十月甲午四日
乙癸
未亥
小小
甲壬
子辰
大大
甲壬
午戌
大小
甲辛
子卯
小大
十二年丙午

十
三
庚戊乙甲
申子卯寅
小小大大
閏丁巳
乙己丑
酉小大大
二月庚子十日
巳丁
未亥
大小
丑己
丑辰
小大
二十二月戊午五日
戊丙
午戌
大小
年丁未
誤己乙壬甲
酉卯子申
小大小小
五月壬午一日
癸辛
丑巳
大大
十二月己丑十一月二十日十一月無己丑日也十日
未辛
亥
大小
癸庚
丑辰
小大
壬庚
午戌
大小
十四年戊申
月也
戊丙甲癸
寅午戌卯
大大小大
七月乙卯
五月乙亥四日
戊丙
申子
小小
丁乙
丑巳
大大
十月從十九月起五月上有誤在日六
九月甲申十日
丁乙
未亥
大小
六月癸酉二十八日
丁甲
丑辰
小大
下有八月無乙卯則乙卯日也

十五年己酉
癸辛戊戊
酉丑辰戌
小小大小
壬庚
寅午
大大
壬庚
申子
小大
辛己
丑巳
大大
辛己
未亥
大小
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於社
傳曰非禮也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於社諸侯用幣於社伐鼓於朝以昭事神訓民事君示有等威古之道也
戊申
有子八日
十六年庚戌
閏丁乙戊壬
卯未戌酉
大小大大
三二十日
丁甲壬
酉子辰
小大小
六月戊戌五日
丙甲
寅午
大小
八月辛未九日
丙癸
申亥
小大
十二月甲
乙癸
丑巳
大小
寅
十七年辛亥

辛卯小　戊午大　丙戌小　乙卯大
庚申大　戊子小
庚寅小　丁巳大
己未大　丁酉大
己丑小　丁未大

四月癸亥五日　六月癸未二十六日　鄭文公二年六月壬申[illegible]十二月二十三日　四年二月壬戌　無[illegible]壬戌　二十五年　三月二十二日

也日月有蝕也

十八年壬子
乙酉小　壬子大　庚辰小　己酉大
甲寅大　壬午小
甲申小　辛亥大
癸丑大　辛巳小
癸未小　庚戌大

世家云甲寅即位誤也

二月丁丑二十四日　五月戊戌十六日　六月癸酉二十二日

宣公元年癸丑

杜預釋例

己卯小　丁未小　甲戌大　甲辰小
戊申大　丙子大
戊寅大　丙午小
戊申小　乙亥大
丁丑大　乙巳小

二年甲寅

癸酉大　閏癸丑小　戊辰大　丁卯大
癸卯小　庚午大　戊戌小
壬申大　庚子小
壬寅小　己巳大
辛未大　己亥小

二月壬子十日　九月乙丑二十七日　壬申

朝于武宮　十月五日也既有日無月又在壬申不明傳文無教例　冬十月乙亥八日

三年乙卯

丁酉小　甲子大　壬辰小　辛酉大
丙寅大　甲午小
丙申小　癸亥大
乙丑大　癸巳小
乙未小　壬戌大

十月丙戌二十五日

四年丙辰

辛卯小　戊午大　丙戌大　丙辰小
庚申大　戊子小
庚寅小　丁巳大
己未大　丁亥小
己丑小　丙辰大

六月乙酉二十八■　七月戊戌十一日

五年丁巳

乙酉大　癸丑小　庚辰大　庚戌小
乙卯小　壬午大
甲申大　壬子小
甲寅小　辛巳大
癸未大　辛亥小

六年戊午

己卯大　閏丁未大　乙亥小　甲戌小
己酉小　丁丑小　甲辰大
戊寅大　丙午大
戊申大　丙子小
戊寅小　乙巳大

七年己未
癸卯大癸酉小壬寅大壬申小辛丑大
辛未大辛丑小庚午大庚子小己巳大
己亥小
戊辰大

八年庚申
戊戌大丁卯大丁酉小丙寅大丙申小
乙丑大乙未大乙丑小甲午大甲子小
癸巳大
六月辛巳十七日壬午十八日戊子二十四日七月甲
癸亥小
子日食既三十日十月己丑二十六日庚寅二十七日

九年辛酉
壬辰大壬戌小辛卯大辛酉小庚寅大
庚申大庚寅小己未大己丑小戊午大
戊子小
丁巳大

十年壬戌
丁亥小丙辰大丙戌大丙辰小乙酉大
閏乙卯小甲申大甲寅小癸未大癸丑小
壬午大壬子小
辛巳大
四月丙辰日食一日己巳十四日五月
巳九日

十一年癸亥
辛亥小庚辰大庚戌小己卯大己酉小
戊寅大戊申小丁丑大丁未小丙子大
丙午小
十月丁亥十二日
乙亥大

十二年甲子
乙巳小甲戌大甲辰小癸酉大癸卯小
閏壬申大壬寅大壬申小辛丑大辛未小
庚子大庚午小
六月乙卯十四日丙辰十五日辛未十三
己亥大

日十二月戊寅十二月無戊寅十一月九日也日月少有疑也

十三年乙丑
己巳小戊戌大戊辰小丁酉大丁卯小
丙申大丙寅小乙未大乙丑小甲午大
甲子小
癸巳大

十四年丙寅
癸亥小壬辰大壬戌小辛卯大辛酉小
庚寅大庚申大庚寅小己未大己丑小
戊午大
五月壬申十二日
戊子小

十五年丁卯
丁巳大丁亥小丙辰大丙戌小乙卯大
乙酉小甲寅大甲申小癸丑大癸未小
壬子大閏壬午小
六月癸卯十九日辛亥二十七日七月壬
辛亥大

午二十九日

十六年戊辰
辛巳小庚戌大庚辰小己酉大己卯小
戊申大戊寅小丁未大丁丑小丙午大
丙子小
三月戊申二十九日
乙巳大

十七年己巳
乙亥小甲辰大甲戌小癸卯大癸酉大
癸卯小壬申大壬寅小辛未大辛丑小
庚午大
正月庚子二十六日丁未綮使申辛二月四日也有日無月也
庚子小
六月癸卯日食一日己未十七日十一月壬午十二日

十八年庚午
己巳大己亥小戊辰大戊戌小丁卯大
丁酉大丁卯小丙申大丙寅小乙未大

乙丑小 甲午大

七月甲戌八日

十月戊（壬）戌二十八日

成公元年辛未

甲子小 辛卯大 己未大 戊午大

癸巳大 辛酉大 己丑小

二月辛酉二十九日

癸亥小 辛卯小

閏壬辰大 庚申大

三月癸未二十一日

壬戌小 庚寅小

二年壬申

戊子小 丙辰小 癸未大 癸丑小

丁巳大 乙酉大

四月丙戌二十五日

四月無丙戌，五月一日也

丁亥大 乙卯小

六月壬申 十七日癸酉

丁巳小 甲申大

八月壬午二十八日 庚寅衛侯速卒傳誤

丙戌大 甲寅小

七月己酉二十五日

十一月丙申十四日

庚寅九月七日，有日而無月也

三年癸酉

壬午大 庚戌大 戊寅大 戊申小

壬子大 庚辰小

正月辛亥三十日

壬午小 己酉大

十二月甲子十三日

辛亥大 乙卯小

乙亥二十四日

辛巳小 戊申大

十

一月丙午二十九日 丁未三十日

十二月甲戌二十七日

四年甲戌

丁丑大 乙巳小 壬申大 辛未大

甲寅九日

丁未小 甲戌大 壬寅小

三月壬申

丙子大 閏甲辰小

二月二十六日也，書於三月，從赴

丙午小 癸酉大

乙亥小 癸卯大

四月

五年乙亥

辛丑小 己巳小 丙申大 丙寅小

庚午大 戊戌大

十一月己酉十四日

庚子大 戊辰小

十二月己丑二十四日

庚午小 丁酉大

己亥大 丁卯小

六年丙子

乙未大 癸亥小 辛卯小 庚申大

二月辛巳十七日

乙丑小 壬辰大

甲午大 壬戌大

四月丁丑十四日

甲子小 壬辰小

六月壬申十日

癸巳大 辛酉大

七年丁丑

庚寅小 丁巳大 乙酉大 甲申大

己未大 丁亥小 乙卯小

八月戊辰十三日

己丑小 丙辰大

戊午大 閏丙戌小

戊子小 乙卯大

釋例
會長

八年戊寅

甲寅小 辛巳大 己酉小 戊寅大

癸未大 辛亥小

十月癸卯二十五日

癸丑小 庚辰大

壬午大 庚戌小

壬子小 己卯大

九年己卯

戊申大 丙子小 癸卯大 壬寅大

申六日

十年庚辰

庚申十八日

戊寅小 乙巳大 閏癸酉小

七月丙子 六月一日也，書七月，從赴

丁未大 乙亥小

丁丑小 甲辰大

城中賊之貳故傳云書時也 囧觗在十二月之後十二月

十一月戊

丙午大 甲戌小

壬申大 庚子小 丁卯大 丁酉小

五月辛巳十三日

丙午晉侯獳卒

逮傳丙午六 月七日有日

己亥小 辛未大

戊辰大 辛丑小

庚午大 戊戌小

無 也

六月戊申九日

十一年辛巳

丙寅大 甲午大 壬戌小 辛卯大

三月己丑二十四日

丙申大 甲子小

丙寅小 癸巳大

乙未大 癸亥小

乙丑小 壬辰大

十二年壬午
辛酉小 閏己丑小 丙辰大 乙卯大
庚寅大 戊午大 丙戌小
五月癸亥日五
庚申小 戊子小
己丑大 丁巳大
己未大 丁亥小

十三年癸未
乙酉小 癸丑小 庚辰大 庚戌小
四月戊午日五
甲寅大 壬午大
五月丁亥日五
甲申大 壬子小
六月丁卯己巳十五日
甲寅小 辛巳大
癸未大 辛亥小

■七
十四年甲申
己卯大 丁未大 乙亥小 甲戌小
己酉小 丁丑小 甲辰大
八月戊戌戊子二十三日二十五日庚
戊寅大 閏丙午大
戊申大 丙子小
十月庚寅
戊寅小 乙巳大

■十六
十五年乙酉
癸卯大 辛未大 己亥小 戊辰大 己丑三日
三月乙巳
癸酉小 辛丑小
二十四日癸丑
壬寅大 庚午大
八月庚辰日十
壬申大 庚子小
十一月
壬寅小 己巳大

一
十六年丙戌
戊戌小 丙寅小 癸巳大 癸亥小 甲午勝
丁卯大 乙未大
四月辛未
二十六日三日戊寅
丁酉小 乙丑小
六月丙寅
丙寅大 甲午大
十二癸巳朔二日食二十一八日
丙申大 甲子小
七月戊午四二日十
十月乙亥日十
十二月乙丑
十九日 乙酉 三十日 二十三日 三十三日

十七年丁亥
壬辰大 庚申小 丁亥大 傳閏丙戌大
壬戌小 己丑大 丁巳小
六月戊辰九日
辛卯大 己未小
辛酉小 乙酉大 戊子十六日
七月壬寅
庚寅大 戊午小
十月庚午日十三
十一月壬申無十二一十一月 九月有食之
二十四
日

儒皆以為十月十五也十月庚午圍鄭十三日推至壬
申識在十五日然據傳曰十一月諸侯還自鄭壬申至
貍脤而卒此非十月分明誤在日也十二月丁巳朔日
食一
月日乙壬卯午晦二三十十六日日圍

十八年戊子
乙酉大 癸丑大
乙卯大 癸未小
乙酉小 壬子大
甲寅大 壬午小
丙辰小 甲申小

辛亥大 辛巳小
正月庚申五日
庚午十五日
二月乙酉朔日
八月己丑七日
十二月丁未二十七日
辛巳二十六日
甲申二十九日晦

日

襄公元年己丑
庚戌大 戊寅大 丙午小 乙亥大
正月己亥
戊辰小 庚申小
正月無己亥誤也
丁酉大 己丑大
九月辛酉十日
己卯大 丁未小
十五日
己酉小 丙子大

二年庚寅
乙巳小 壬申大 庚子大 己亥大
甲戌大 壬寅大 庚午小
五月庚寅十日
甲辰小 壬申小
九日
癸酉大 辛丑大
六月庚辰七日
閏癸卯小 辛未小
七月也於九月
六月經誤也
十一月庚辰朔八日己丑

三年辛卯

己丑小　丁酉小　甲子大　甲午小

四月壬戌　二十六日　六月己未

戊戌大　丙寅大
戊辰小　丙申小
丁酉大　乙丑大
丁卯大　乙未小

二十三日戊寅七月十三日也據傳明在秋經誤也

四年壬辰

癸亥大　辛卯大　己未小　戊子大

三月己酉

癸巳小　辛酉小
壬戌大　庚寅大
壬辰小　庚申小
辛酉大　己丑大

三月無己酉二月十七也經書己酉傳言三月誤也七月戊子二十八日

八月辛亥　二十三日

五年癸巳

戊午小　己酉大　癸丑大　壬子大

丁亥大　乙卯大　癸未小

九月丙午　二十三日

丁巳小　乙酉小

十一月甲午　十二日

丙戌大　甲寅大
閏丙辰小　甲申小

十二[redacted]辛未　二十日

六年甲午

壬午小　己酉大　丁丑大　丁未小

五年四月十九日也

三月壬午　二日　於鄭子國之來聘

辛亥大　己卯大
辛巳小　己酉小
庚戌大　戊寅大
庚辰小　戊申小

四月甲寅

二杞桓公卒之乙未　此年三月十五日也　丁未　此年三月二十七

十二月丙辰　十日

七年乙未

丙子大　甲辰小　閏壬申小　辛未小

丙午小　癸酉大　辛丑大

十月庚戌　九日

乙亥大　癸卯大

壬戌　二十一日

乙巳小　癸酉小

十二月丙戌　十六日

甲戌大　壬寅大

八年丙申

庚子大　戊辰小　丙申小　乙丑大

四月庚辰　十二日　庚寅　二十二日

庚午小　丁酉大
己亥大　丁卯小

五月甲辰　七日

己巳小　丙申大
戊戌大　丙寅大

九年丁酉

乙未小　壬戌大　庚寅小　己未大

傳閏

五月辛酉

甲子大　壬辰小
甲午小　辛酉小

二十九日

八月癸未

癸亥大　辛卯小

二十三日

癸巳小　庚申大

十月庚午　十日　甲戌　十五日　十一月己亥　十日　十二月己亥

条校上下
巳亥在十
一月十日又十二朋五田有癸亥癸亥五日則書之傳
其月不得有巳亥閏月戊寅条校上下此年不得有閏
經書十二月誤也月戊歲乃是十二月二十
日也思惟古傳文少言癸亥門其三門門五日戊寅相
去十六日癸丑門其三門門五日為十五日明日戊寅
滑于陸陂於事叙乃歷皆合然則五字上與門合為閏

十年戊戌

己丑小　丁巳小　甲申大　癸未大

後事者自然轉日為月也傳曰晉人不得志於鄭以諸
侯復伐之十二月癸亥門其三門門則向所伐剸門于
師之眾及北門也晉人三犢四乘以三轄為侍楚之得
猶一猶進攻一故若鄭而來楚也五日一發楚不來故
役掠而還始少如
此不然則三字深

戊午大　丙戌大　閏甲寅小

三月癸丑　二十六日　四月戊午　一日　丙寅

戊子大　丙辰小
戊午小　乙酉大
丁亥大　乙卯小

九日　五月庚寅　四日　甲午　八日　六月庚午　十四日　八月丙寅　十一日

九月己酉　二十五日　十月戊辰　十四日　十一月己亥　十六日　丁未

二十四日

十一年己亥

癸丑小 壬午大 壬子小 辛巳大 辛亥小
庚辰大 庚戌小 己卯大 己酉小 戊寅大
戊申大 四月己亥十九日 七月己未十日 丙子二十七日 九月
戊寅小
甲戌二十六日 十月丁亥十日 十二月戊寅一日 庚辰三日 壬午五日
己丑十二日

十二年庚子

丁未大 丁丑小 丙午大 丙子小 乙丑大
乙亥小 甲辰大 甲戌小 癸卯大 癸酉小
壬寅大
壬申小

十三年辛丑

辛丑大 辛未大 辛丑小 庚午大 庚子小
己巳大 己亥小 戊辰大 閏戊戌小 丁卯大
丁酉小 丙寅大
丙申小 九月庚辰十四日

十四年壬寅

乙丑大 乙未小 甲子大 甲午小 癸亥大
癸巳大 癸亥小 壬辰大 壬戌小 辛卯大
辛酉小 二月乙未朔日食一日 四月己未二十六日
庚寅大

十五年癸卯

庚申小 己丑大 己未小 戊子大 戊午小
丁亥大 丁巳大 丁亥小 丙辰大 丙戌小
乙卯大 三月己亥十二日 八月丁巳日食八月[illegible]巳七月一日也月[illegible]有
乙酉小
十一月癸亥九日

十六年甲辰

甲寅大 甲申小 癸丑大 癸未小 壬子大
壬午小 辛亥大 辛巳小 庚戌大 庚辰小
閏己酉大 己卯小
戊申大 三月戊寅二十六日 五月甲子十三日 六

月庚寅九日

十七年乙巳

戊寅小 丁未大 丁丑小 丙午大 丙子小
乙巳大 乙亥小 甲辰大 甲戌小 癸卯大
癸酉小 二月庚午二十四日 十一月甲午二十三日
壬寅大

十八年丙午

壬申小 己亥大 丁卯小 丙申大
十月丙寅晦三十日 十一月丁卯朔一日 己卯十三
日乙酉十九日 十二月戊戌三日 己亥四日 壬寅七日 甲辰九日

十九年丁未

丙寅小 乙未大 乙丑小 甲午大 甲子小
癸巳大 癸亥大 癸巳小 壬戌大 閏壬辰小

辛酉大 辛卯小 二月甲寅二十日 五月壬辰晦二十九日
庚申大
四月丁未十四日 七月辛卯二十九日 八月甲辰十二日 丙辰二十
四
日

二十年戊申

庚寅小 己未大 己丑小 戊午大 戊子大
戊午小 丁亥大 丁巳小 丙戌大 丙辰小
乙酉大 正月辛亥二十二日 六月庚申三日 十月丙辰朔日
乙卯小
食一日

二十一年己酉

甲申大 甲寅小 癸未大 癸丑大 癸未小
壬子大 壬午小 辛亥大 閏辛巳小 庚戌大
庚辰小 己酉大
己卯小 九月庚戌朔日食一日 十月庚辰朔

日食一日

二十二年庚戌
戊申大 戊寅大 戊申小 丁丑大 丁未小
丙子大 丙午小 乙亥大 乙巳小 甲戌大
甲辰小
癸酉大
七月辛酉十八日 九月己巳二十五日 十二月丁巳
十二月無丁巳十一月十四日也日月必差也

二十三年辛亥
癸卯大 癸酉小 壬寅大 壬申小 辛丑大
辛未小 庚子大 庚午小 己亥大 己巳小
戊戌大
戊辰小
二月癸酉朔日食一日 三月己巳二十八 八月己卯十日 十月乙亥七日

二十四年壬子
丁酉大 丁卯小 丙申大 閏丙寅小 乙未大
乙丑小 甲午大 甲子小 癸巳大 癸亥大
癸巳大 壬戌大
壬辰小
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一日 八月癸巳朔日食一日

二十五年癸丑
辛酉大 辛卯小 庚申大 庚寅小 己未大
己丑小 戊午大 戊子小 丁巳大 丁亥小
丙辰大
丙戌小
五月甲戌十六日 乙亥十七日 丁丑十九日 辛巳二十三日 丁亥二十九日 六月壬子二十四日 七月己巳十二日 八月己巳
八月無己巳七月十二日然則經誤也
十月甲午八日

二十六年甲寅
乙卯大 乙酉小 甲寅大 甲申大 甲寅小
癸未大 癸丑小 壬午大 壬子小 辛巳大
辛亥小 庚辰大
閏庚戌小
二月庚寅六日 辛卯七日 甲午十日 三月甲寅朔一日 八月壬午一日 十二月乙酉六日

二十七年乙卯
己卯大 己酉大 己卯小 戊申大 戊寅小
丁未大 丁丑小 丙午大 丙子小 乙巳大
乙亥小
甲辰小
十一月建申乙亥大 閏十一月建酉乙巳小 後閏建戌甲戌大
十二月建亥後
五月甲辰二十七日 丙午二十九日 六月丁未朔一日 戊申二日 甲寅八日 丙辰十日 壬戌十六日 丁卯二十日 戊辰二十二日 庚午二十四日 壬申二十六日 七月戊寅二日 庚辰四日 辛巳五日 壬午六日 乙酉九日 九月庚辰五日 辛巳六日 經書十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傳曰十二月
日有食之辰在申司歷過也載失閏矣注乙亥十一月朔也若是十二月朔為三失閏傳不得言載失閏也以歷推之經書十二月誤也

閏者會集數年餘日因置以安之故閏月無中氣斗建斜指兩辰之間也魯之司歷漸失其閏至此年日食之月以儀審望知斗建在申斗建在申乃是周家九月也而其時歷稱十二月故失閏也於是始覺其謬頓置兩閏以應天正以敘事期然則前閏月為建酉後閏月為建戌十二月為建亥而歲之終焉是以明年經書春無冰傳以為時災也若不頓置兩閏則明年春是今之九月十一月也今之九月十一月無冰非天時之異無緣總書春也尋按今所謂魯歷者不與春秋相符殆末世好事者為之非真

也今俱不知其法術且依春秋經傳反覆其終始以求之近得其實矣春秋終始閏法別見此下三十年也

二十八年丙辰

癸酉大 癸卯小 壬申大 壬寅小 辛未大 辛丑小 庚午大 庚子小 己巳大 己亥小 戊辰大 戊戌小

十月丙辰十八日 十一月乙亥八日 丁亥二十日 癸巳二十六日 十二月乙亥朔十二月無乙亥朔日誤 甲寅十七日 乙未十二月無乙未日誤也

二十九年丁巳

丁卯大 丁酉小 丙寅大 丙申大 丙寅小 乙未大 乙丑小 甲午大 閏甲子小 癸巳大 癸亥小 壬辰大 壬戌小

二月癸卯七日 五月庚午五日 九月乙未三日 十一月乙卯二十四日 十二月己巳八日

三十年戊午

辛卯大 辛酉小 庚寅大 庚申小 己丑大 己未小 戊子大 戊午小 丁亥大 丁巳小 丙戌大 丙辰大

三月癸未二十三日也會于承匡之歲其歲文十一年至襄三十年七十四歲其歲三月甲子朔餘人稱正月甲子朔者以夏正月數故師曠於此年曰七十三年然則起文十一年無三月甲子朔盡襄三十年二月二十三日癸未七十三年積二萬六千六十也其閏有二十七閏率三十二月有有則一年積閏也今計至襄二十七年十一月乙亥朔凡有二萬五千七百五十二日故傳曰再失閏也從乙亥朔之後經襄三十年二月癸未其閏當九千八百五十日而有九百八日長五十八日義失閏復於此也雖不知春秋時歷本術今則用此驗衆閏從文十年上盡隱之前年一百七年三十九閏又從襄三十年下盡哀二十七年七十六年二十八閏閏之大數皆與古今衆家法稱雖春秋安閏小有失文大凡二百五十年內有九十四閏亦無違也

七月庚子十三日 辛丑十四日 壬寅十五日 癸卯十六日 乙巳十八日 癸丑二十六日 八月甲子七日 己巳十二日

三十一年己未

丙戌小 乙卯大 乙酉小 甲寅大 甲申小 癸丑大 癸未小 壬子大 壬午小 辛亥大 辛巳小 庚戌大

六月辛巳二十九日 九月癸巳十二日 己亥十八日 十月癸酉二十三日

昭公元年庚申

庚辰小 己酉大 己卯小 戊申大 戊寅小 丁未大 丁丑小 丙午大 丙子小 乙巳大 乙亥小 甲辰大 閏甲戌大

正月乙未十六日 三月甲辰二十六日 五月庚辰三日 癸卯二十六日 六月丁巳十二日 十一月己酉十二月有甲辰朔則十一月不得有己酉己酉十二月六日也經傳言十一月誤也又晉烝及趙孟適南陽當在甲辰朔之前即是十一月也然傳文十二月誤也傳先釋經十二月事下乃更言十一月也 十二月甲辰朔一日 己酉六日 庚戌七日

二年辛酉

甲辰小 癸酉大 癸卯小 壬申大 壬寅小 辛未大 辛丑小 庚午大 庚子小 己巳大 己亥小 戊辰大

七月壬寅十日

三年壬戌

戊戌大 戊辰小 丁酉大 丁卯小 丙申大 丙寅小 乙未大 乙丑小 甲午大 甲子小 癸巳大 癸亥小

正月丁未十日

四年癸亥

五年甲子
壬辰大 庚申大 戊子小 丁亥小
月下有二十九月六日朔日誤也上有七
壬戌大 庚寅小 丁巳大
六月丙午十七日
壬辰小 己未大
十二月癸丑二十七日
辛酉大 己丑小
八月甲申
閏辛卯小 戊午大
八月無甲申七
乙卯二十九日

六年乙丑
丙辰大 甲申大 壬子小 辛巳大
丙戌大 甲寅小
七月戊辰十五日
丙辰小 癸未大
乙酉大 癸丑小
乙卯小 壬午大

七年丙寅
乙巳大 丙午大 己卯小 辛亥小
庚辰大 戊申大 丙子小
六月丙戌八日
閏庚戌大 戊寅小
庚辰小 丁未大
己酉大 丁丑小

乙亥小 癸卯小 庚午大 庚子小
日食一日鑄刑書之歲也二月或夢伯有介而行壬子余
正月癸巳十九日
甲辰大 壬申大
二月戊午十五日
甲戌大 壬寅小
甲辰小 辛未大
四月甲辰朔
癸酉大 辛丑小
將殺帶也
壬子六年三月三日以三月三日以二月三日正月三月三日
明年壬寅余又
將殺段也
十月壬寅二十四日 十二月戊辰二十七日
十月辛酉二十一日
十一月癸未二十八日
十二月癸亥二十四日

八年丁卯
己巳大 丁酉小 乙丑小 甲子小
己亥小 丙寅大 甲午大
三月甲申二十日
戊辰大 丙申大
閏戊戌小 丙寅小
七月庚戌二十七日
四月辛丑十四日
丁卯大 乙未大 癸亥
十月甲戌九日
丁丑十二日
八月庚戌十五日
十一月壬

九年戊辰
癸巳大 辛酉小 戊子大 戊午小
十月無壬午十八日傳誤壬午也
二月庚申二十二日
癸亥小 庚寅大
壬辰大 庚申小
十月無九日庚申也
三月有庚申誤也
壬戌小 庚丑大 己丑
辛卯大 己未小
陳災鄭禆竈曰今火出而火陳
月五以火四月在前年故
陳災經書夏四月也閏在此於五年為火出五年
月陳也四月慎陳
傳曰閏大在出於

十年己巳
戊子小 乙卯大 癸未小 壬子大
五月庚辰五日
丁巳大 乙酉小
五月無庚辰也
丁亥小 甲寅大
丙辰大 甲申小
四月有甲辰誤也二十
丙戌小 癸丑大
七月戊子
四日

十一年庚午
壬午大 己卯大 丁未小
三月丙申二十日
壬子小 己酉小
四月丁酉二十一日
丁巳二十六日
辛巳大 戊寅大
辛亥小 戊申小
五月甲申五日
庚辰大 丁未小
庚戌大 丁丑小
九

十二年辛未
丙子大 甲辰小 壬申小 辛未小
三月壬申朔一日
閏丙午小 癸酉大 辛丑大
五月丙申二十五日
三月丁酉二十六日
乙亥大 癸卯小
八月壬午二十八日
乙巳小 壬申大
甲戌大 壬寅大
十一月

十三年壬申
庚子大 戊辰小
庚午小 丁酉大
己亥大 丁卯小
己巳小 丙申大
戊戌大 丙寅小

寅乙未大乙丑小五月乙卯十八日丙辰十九日癸亥二十六日七月丙
三十日八月辛未五日壬申六日癸酉七日甲戌八日
十四年癸酉
甲午大壬戌大庚寅小己未大九月甲午四日甲子大壬辰小甲午小辛酉大癸亥大辛卯小癸巳小庚申大
十五年甲戌
己丑小丁巳小甲申大癸未大戊午大丙戌大甲寅小二月癸酉十六日戊子小丙辰小六月丁巳朔日食丁巳大乙酉大閏丁亥大乙卯小
一日乙丑九日八月戊寅二十三日
十六年乙亥

癸丑小庚辰大戊申小丁丑大
壬午大庚戌小壬子小己卯大辛巳大己酉小辛亥小戊寅大
二月丙申十五日八月己亥二十一日
十七年丙子
丁未小甲戌大壬寅大壬申小丙子大甲辰大丙午小甲戌小乙亥大癸卯大乙巳大癸酉小
六月甲戌朔日食一日傳曰祝史請用幣于社
昭子曰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于社諸侯用幣于社
伐鼓于朝禮也平子禦之曰正也唯正月朔慝未作日
有食之於是乎有伐鼓用幣禮也其餘則否大史曰在
此月也日過分而未至三辰有災於是乎日有食百官
降物君不舉避移時樂奏鼓祝用幣史用辭故夏書曰

辰不集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者此月朔之謂也當
夏四月是謂孟夏平子不從昭子退曰夫子將有異志
不居君矣九月丁卯二十五日
十八年丁丑
辛丑大己巳大丁酉小丙申大閏辛未小己亥小丙寅大
二月乙卯十六日庚子大戊辰大五月丙子八日庚午大戊午小庚子小丁卯大戊寅
十日壬午五月無壬午四月二十三日也日月有誤
十九年戊寅
丙寅小癸巳大辛酉小庚寅大五月戊辰五日乙未大癸亥小乙亥十二日乙丑小壬辰大己卯十六日甲午大壬戌小七月丙子甲子小辛卯大

十四日
二十年己卯
庚申小戊子大丙辰小乙卯小己丑大戊午小乙酉大己未小丁亥大戊子大丁巳小戊午大丙戌大
二月己丑日南至一日也此年閏當在二月之前
而在二月之後是以日南至在十二月也六月丙申九日癸卯十六日丙辰二十九日
丁巳晦三十日七月戊午朔一日八月辛亥二十五日閏月戊辰
十二日十月戊辰十三日十一月辛卯七日
二十一年庚辰
甲申大壬子大庚辰小己酉大五月丙申十五日甲寅小壬午小壬寅二十一日癸未大辛亥大六月庚午十七日癸丑小辛巳小壬午大庚戌大

月壬午朔日食一日八月乙亥二十五日十月丙寅十七日十一月癸未四日丙戌七日

二十二年辛巳

己卯小 戊申大 戊寅小 丁未大 丁丑小 丙午大 丙子小 乙巳大 乙亥小 甲辰大 甲戌小 癸卯大 閏癸酉小

二月甲子十七日己巳二十二日四月乙丑十九日戊辰二十二日五月庚辰四日六月丁巳十二日壬戌十七日癸亥十八日乙丑二十日丙寅二十一日辛未二十六日乙亥三十日七月戊寅三日辛卯十六日壬辰十七日八月辛酉十七日己巳二十五日庚午二十六日辛未二十七日十月丁巳十四日庚申十七日十一月乙酉十二日己丑十六日十二月癸酉朔日食傳曰十二月下有閏月二十三年正月九日壬寅朔二十二年十二月不得有癸酉癸酉閏月朔也又傳十二月有庚戌計癸酉在庚戌前三十八日則十二月亦不得有癸酉朔也以此推之故十二月癸卯朔經書癸酉誤也庚戌八日閏月辛丑二十九日

二十三年壬午

壬寅大 壬申大 壬寅小 辛未大 辛丑小 庚午大 庚子小 己巳大 己亥小 戊辰大 戊戌小 丁卯大

正月壬寅朔一日癸卯二日丁未六日庚戌九日癸丑十二日四月乙酉十五日六月壬午十三日癸未十四日丙戌十七日己丑二十日庚寅二十一日甲午二十五日七月戊申九日丙辰十七日甲子二十五日丙寅二十七日戊辰晦二十九日八月乙未二十七日丁酉二十九日十月甲申十七日

二十四年癸未

丁酉小 丙寅大 丙申大 丙寅小 乙未大 乙丑小 甲午大 甲子小 癸巳大 癸亥小 壬辰大 壬戌小

正月辛丑五日戊午二十二日二月丙戌二十一日三月庚戌十五日五月乙未朔日食一日六月壬申八日丁酉杞伯郁釐卒九月五日也有日無月十月癸酉十一日甲戌十二日

二十五年甲申

辛卯大 辛酉小 庚寅大 庚申小 己丑大 己未大 己丑小 戊午大 戊子小 丁巳大 丁亥小 丙辰大 閏丙戌小

七月上辛三日季辛二十三日九月戊戌十一日己亥十二日十月辛酉五日戊辰十二日壬申十六日十一月己亥十三日十二月庚辰二十五日

二十六年乙酉

乙卯大 乙酉小 甲寅大 甲申大 甲寅小 癸未大 壬子大 壬午小 辛亥大 辛巳大 辛亥小 庚辰大

正月庚申六日五月戊午六日戊辰十六日七月己巳十八日庚午十九日丙子二十五日丁丑二十六日庚辰二十九日辛巳三十日九月庚申十日十月丙申十六日辛丑二十一日十一月辛酉十一日癸酉二十三日甲戌二十四日十二月癸未四日

二十七年丙戌

庚戌小 己卯大 己酉小 戊寅大 戊申小 丁丑大 丁未小 丙子大 丙午小 乙亥大 乙巳小 甲戌大

九月己未十四日

二十八年丁亥

二十九年戊子
甲辰小 閏壬申小 己亥大 戊戌大
癸酉大 辛丑大 己巳小
四月丙戌十四日
癸卯大 辛未小
癸酉小 庚子大
七月癸巳二十三日
壬寅大 庚午小

三十年己丑
戊辰小 丙申小 癸亥大 癸巳小
三月己卯十三日
丁酉大 乙丑大
四月庚子五日
丁卯小 乙未小
丙申大 甲子大
五月庚寅二十五日
丙寅大 甲午小

三十一年庚寅
壬戌大 閏庚寅小 戊午小 丁巳小
壬辰小 己未大 丁亥大
六月庚辰二十二日
辛酉大 己丑小
辛卯小 戊午大
十二月己卯二十三日
庚申大 戊子大
丙戌大 甲寅小
丙辰小 癸未大
乙酉大 癸丑小
乙卯小 壬午大
甲申大 壬子小
辛巳大 辛亥小

始有譎 十月十九日也

三十二年辛卯
四月丁巳三日 十二月辛亥朔日食一日庚午日
庚辰大 戊申大 丙子小 乙巳大
庚戌小 戊寅小
十一月己丑十四日
庚辰小 丁未大
十二月丁丑十五日
己酉大 丁丑小
己未五日
己卯小 丙午大

定公元年壬辰
乙亥小 壬寅大 庚午大 庚子小
正月辛巳七日 庚寅十六日
甲辰大 壬申大
甲戌小 壬寅小
六月癸亥 二十二日 戊辰
癸卯大 辛未大
癸酉小 辛丑小
二十七日

二年癸巳
七月癸巳二十二日

三年甲午
己巳大 閏丁酉小 乙丑小 甲子小
己亥小 丙寅大 甲午大
四月辛酉二十四日
戊辰大 丙申小
戊戌小 乙丑大
五月壬辰二十六日
丁卯大 乙未大

四年乙未
癸巳大 辛酉小 戊子大 戊午小
二月辛卯二十九日
癸亥小 庚寅大
壬辰大 庚申小
壬戌小 己丑大
辛卯大 己未小
丁亥大 乙卯大 閏癸未小 壬午小
丁巳大 乙酉小 壬子大
三月癸巳十九日 己卯二十八日 於正月二十七日從赴也 十二月庚辰
丁亥小 甲寅大
丙辰大 甲申小
十一年傳曰 二十九昭三 四月庚
丙戌小 癸丑大
辰二十五日 十一月庚午十日
六年十二月庚辰吳入 卯今十一月者并數閏

五年丙申
子四日 九月乙亥二十八日 十月丁亥十一日 己丑十三日 庚寅十四
辛亥大 己卯大 丁未小 丙子大
三月辛亥朔日食一日 六月丙申十八日 七月壬
辛巳大 己酉小
辛亥小 戊寅大
庚辰大 戊申小
庚戌小 丁丑大

六年丁酉
丙午小 癸酉大 辛丑大 辛未小
正月癸亥十八日 四月己丑十六日
乙亥大 癸卯小
乙巳小 壬申大
甲戌大 壬寅大
甲辰小 壬申小

七年戊戌
庚子大 戊辰小
庚午小 丁酉大
己亥大 丁卯小
己巳小 丙申大
戊戌大 丙寅小

乙未大 乙丑小
十一月戊午二十四日己巳王入于王城十二月五日有日無月

八年己亥
甲午大 壬戌大 庚寅小 己丑小 八日
甲子大 壬辰小 己未大
閏甲午小 辛酉大
癸亥大 辛卯小
癸巳小 庚申大
十月辛卯二日壬辰三日癸巳
二月己丑二十六日辛卯二十八日七月戊

九年庚子
戊午大 丙戌大
戊子小 丙辰小
丁巳大 乙酉大
丁亥小 乙卯小
丙辰大 甲申大
甲寅小 癸未大
四月戊申二十二日

十年辛丑
癸丑小 庚辰大
壬午大 閏庚戌小
壬子小 己卯大
辛巳大 己酉大
辛亥小 己卯小

十一年壬寅
戊申大 丁未大
戊寅小
丁丑小 丙午大 丙子小 乙巳大 乙亥小
甲辰大 甲戌小 癸卯大 癸酉小 壬寅大
壬申小 辛丑大

十二年癸卯
辛未大 己亥小 丙寅大 乙丑大
辛丑小 戊辰大 閏丙申小
庚午大 戊戌小
庚子小 丁卯大
己巳大 丁酉小
十月癸亥二十七日十一月丙寅朔日
食一日

十三年甲辰
乙未小 壬戌大
甲子大 壬辰小
甲午小 辛酉大
癸亥大 辛卯小
癸巳小 庚申大

庚寅大 庚申小
十一月丁未十八日十二月辛未十二日

十四年乙巳
己丑大 丁巳小 乙酉小 閏甲申小
己未小 丙戌大 甲寅大
戊子大 丙辰大
二月辛巳二十三日
戊午小 丙戌小
丁亥大 乙卯大

十五年丙午
癸丑大 辛巳小 戊申大 戊寅大
二月辛丑十日
癸未小 庚戌大
壬子大 庚辰小 九
五月辛亥一日壬申二十二日七月
壬午小 己酉大
辛亥大 己卯小
壬申二十三日八月庚辰朔日食一日九月丁巳九日戊午十日辛
巳十月三日有日無朏也
哀公元年丁未

二年戊申
戊申小 乙亥大 癸卯小 壬申大
四月辛巳六日
丁丑大 乙巳小
丁未小 甲戌大
丙子大 甲辰小
丙午小 癸酉大

三年己酉
壬寅小 庚午小 丁酉大 丙申大 十六日
八月甲戌六日
辛未大 己亥大 閏丁卯小
二月癸巳二十二日四月丙子七日六月
辛丑小 己巳小
庚午大 戊戌大
庚子大 戊辰小

丙寅小 癸巳大 辛酉大 辛亥小
四月甲午一日五月辛卯二十八日六月
乙未大 癸亥大
乙丑小 癸巳小
甲午大 壬戌大
甲子小 壬辰小 癸卯十一日
七月丙子十四日十月癸卯十二日癸丑二十三日

四年庚戌
庚申大 庚子小 乙卯大 乙酉大
二月庚戌二十一日
庚寅小 丁巳大
己未大 丁亥小
六月辛丑十四日
己丑小 丙辰大
七月庚午十四日
庚午大 丙戌小
八月甲寅二十八日

五年辛亥
乙卯小 壬午大 經閏庚戌小 己酉小
甲申大 壬子小 己卯大
九月癸酉二十三日
甲寅小 辛巳大
癸未大 辛亥小
癸丑小 庚辰大

六年壬子
戊寅大 丙午小 甲戌小 癸卯大
六月戊辰二十三日
戊申小 乙亥大
丁丑大 乙巳大
七月庚寅十六日
丁未小 乙亥小
十月丁卯二十四日
丙子大 甲辰大

七年癸丑
癸酉小 庚子大 戊辰小 閏丁卯小
壬寅大 庚午小 丁酉大
八月己酉十一日
壬申小 己亥大
辛丑大 己巳小
辛未小 戊戌大

八年甲寅
丙申大 甲子大 壬辰小 辛酉大
十二月癸亥三日
丙寅大 甲午小
丙申小 癸亥大
乙丑大 癸巳小
乙未小 壬戌大

九年乙卯
辛卯小 戊午大 丙戌大 丙辰小
二月甲戌十五日
庚申大 戊子小
庚寅小 丁巳大
己未大 丁亥大
己丑小 丁巳小

十年丙辰
乙酉大 閏癸丑小 庚辰大 己卯大
乙卯小 壬午大 庚戌小
三月戊戌十五日
甲申大 壬子小
甲寅小 辛巳大
癸未大 辛亥小

十一年丁巳
己酉小 丁丑小 甲辰大 甲戌小
五月壬申二十六日
戊寅大 丙午大
戊申大 丙子小
甲戌二十八日
戊寅小 乙巳大
七月辛酉十六日
丁未大 乙亥小

十二年戊午
癸卯大 辛未小 己亥小 戊辰大
五月甲辰四日
癸酉小 庚子大
壬寅大 庚午小
十二月螽季孫問諸仲尼仲尼曰丘聞之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歷過也
壬申小 己亥大
辛丑大 己巳大

諸儒皆以爲時實閏之九月而書十二月謂之載失閏若如其年乃成三失非但載也今以長歷推春秋此十一月乃夏之九月實周之十一月也此年書有閏而今不置閏此謂失一閏以十二月不悳更有螽故季孫司之仲尼以斗建在戌天星尚未盡法攝今猶見故言猶西流也明之九月尚可有螽也季孫雖聞仲尼此言猶不即改明年十二月復螽於是始悟十四年春乃置閏欲以補正時歷也傳于十五年書閏月蓋置閏正之欲明十四年之閏於法當在十二年也十十月而申二十九日

十二月丙申[illegible]

十三年己未
戊戌小 乙丑大 癸巳小 壬戌大
六月丙子十二日
丁卯大 乙未小
乙酉二十一日
丁酉小 甲子大
丙戌二十二日
丙寅大 甲午小
丁亥二十三日
丙申小 癸亥大
七月辛丑七日
十二月螽此年猶未置閏故十二月螽也

十四年庚申

壬辰小 辛酉大 閏辛卯小 庚申大 庚寅大 庚申小 己丑大 己未小 戊子大 戊午小 丁亥大 丁巳小 丙戌大

四月庚戌二十一日 五月庚申朔日食

一日 壬申十三日 庚辰二十一日 六月甲午六日 八月辛丑十四日

十五年辛酉

丙辰小 乙酉大 乙卯小 甲申大 甲寅小 癸未大 癸丑小 壬午大 壬子小 辛巳大 辛亥小 庚辰大 傳閏庚戌小

十六年壬戌

己卯大 己酉大 己卯小 戊申大 戊寅小 丁未大 丁丑小 丙午大 丙子小 乙巳大 乙亥小 甲辰大

正月己卯一日 四月己丑四月十八日有乙丑無己丑己丑五月十二日也日少有誤

十七年癸亥

甲戌小 癸卯大 癸酉小 壬寅大 壬申大 壬寅小 辛未大 辛丑小 庚午大 庚子小 己巳大 己亥小

七月己卯九日 十一月辛巳十三日

十八年甲子

戊辰大 戊戌小 丁卯大 丁酉小 丙寅大 丙申小 乙丑大 乙未大 乙丑小 甲午大 閏甲子小 癸巳大 癸亥小

十九年乙丑

壬辰大 壬戌小 辛卯大 辛酉小 庚寅大 庚申小 己丑大 己未小 戊子大 戊午大 戊子小 丁巳大

二十年丙寅

丁亥小 丙辰大 丙戌小 乙卯大 乙酉小 甲寅大 甲申小 癸丑大 癸未小 壬子大 壬午小 辛亥大

二十一年丁卯

辛巳大 辛亥小 庚辰大 庚戌小 己卯大 己酉小 戊寅大 戊申小 丁丑大 閏丁未小 丙子大 丙午小 乙亥大

二十二年戊辰

乙巳小 甲戌大 甲辰大 甲戌小 癸卯大 癸酉小 壬寅大 壬申小 辛丑大 辛未小 庚子大 庚午小

十一月丁卯符

二十三年己巳

己亥大 己巳小 戊戌大 戊辰小 丁酉大 丁卯大 丁酉小 丙寅大 丙申小 乙丑大 乙未小 甲子大

六月壬辰二十六日

二十四年庚午

甲午小 癸亥大 癸巳小 壬戌大 壬辰小 辛酉大 辛卯小 庚申大 庚寅大 庚申小 傳閏己丑大 己未小 戊子大

二十五年辛未

戊午小 丁亥大 丁丑小 丙戌大 丙辰小 乙酉大 乙卯小 甲申大 甲寅小 癸未大 癸丑大 癸未小

五月庚辰二十五日

二十六年壬申

壬子大 壬午小 辛亥大 辛巳小 庚戌大 庚辰小 己酉大 己卯小 戊申大 戊寅小 丁未大 丁丑小

十月辛巳四日

二十七年癸酉

丙午大 甲戌大 壬寅小 辛丑小

丙子大 甲辰小 辛未大

四月己亥二十五日

丙午小 癸酉大

閏乙亥大 癸卯小

八月甲戌二十日

乙丑小 壬申大

右正大典一萬九千一百廿五卷二十一至二十三頁

孔傳內甲十十一月借柳檢應見各冊 [illegible]

丁酉六月念五日鈔拾借抄只抄地名

長曆兩種雖稍王及也

七月日胡刻記

庚寅年得之閱書特之錢

例山長曆以辨杜氏佳 [illegible]

失今得此書不當得勤

又識又記

一氣餘三百一十七 總餘二萬一千 正月甲戌小 辛巳

百九十三 朔餘四百四

冬至二月癸卯大 三月癸酉小 四月壬寅大 五

月壬申小 六月辛巳大 七月辛未小 八月庚

子大 丁未八日 九月庚午小 十月己亥大 十一月

己巳小 經書朔合丙子八日 丁丑九日 十二月戊戌大

右僖公二十二年癸未子後

杜預釋例

地名三十八

隱八年春宋公遇于垂。傳曰宋公以幣請於衛請先相見衛侯許之故遇于犬丘也十一年夏公會鄭伯于時來。傳曰夏公會鄭伯于郲謀伐許也宣六年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于黑壤。傳曰盟于黃父公不與盟以賂免故黑壤之盟不書諱之也昭九年春云許遷于夷。傳曰二月庚申楚公子棄疾遷許于夷實城父也十八年許遷于羽。傳曰楚子使王子勝遷許于析實白羽定十一年夏公會齊侯于夾谷。傳曰夏公會齊侯于祝其實夾谷也十二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傳曰齊侯衛侯次于垂葭實郥氏地有二名七十九錯餘其七

釋例曰天有列宿之號地有山川之名尚矣與人倫並。今其遺文禹貢及山海經載其大畧而春秋經國邑之名又詳然書契以來歷代七百餘年數千其名號處所因緣改變加以四方之語音雖有楚夏文字有異同或一地二名或二地一名或他國之人錯得他國田邑縣以為已屬既難綜練且多繆誤疑闕自禹貢之經猶與與地實相錯豈況傳記雜書而可必據異同端跡似是而非似非而是者甚衆非精敏兼通不能奄濟其始終以獨見於千載之表也六合之内山川國邑道涂關津春秋多見其事盟會侵伐各有所趣周旋迂直可得而

推日月遠近可得而校試詳而究之非書無以志古非圖無以志形坐于堂宇之内睹天下之廣居究古今之委曲可以行可以言可以鑑可以觀多識山川分野之别賢愚成敗得失之跡雖千載之外若指諸掌圖書之謂也以據今天下郡國縣邑之名山川塗道之實爰及四表自人迹所逮舟車所通皆圖而備之然後以春秋諸國邑盟會地名各所在附列之名曰古今書春秋盟會圖别集疏一卷附之釋例持而備其春秋地名之變易經傳有起發者有經書所改之名明傳以實明之許遷于夷實城父齊侯衛侯次于垂葭實郥氏之比是也

經書未改之名傳發所改為文而稱經以為實者許遷于析實白羽公會齊侯于祝其實夾谷之比是也皆謂所在之地舊名絶於當時而史記有遺文者也若二名當時並存(按正義引釋例此句作若一傳二名當時互有)則直兩文互見黑壤犬丘時來之屬是也此皆傳經起事之常猶卿大夫名氏互見非例也傳曰閔門之外實薰隧者薰隧之地在門外非地名也其明年子産數子析之罪稱薰隧之盟是以丘明就於盟文並見薰隧恭傳微旨惜多此學者推以求之其庶幾矣犨犫之邑一彼一此所屬無常如陳之焦夷後為楚邑皆魯之鄟亦無一定故今地名

唯以先者為主其變改移易學者可尋而知世人以河東汾陰為齊桓所盟葵丘又謂犨縣魚山故為楚子所次楚師分涉於彭為豫章之彭澤吳人入棘櫟為河南之陽翟末學之徒各牙所見若此皆甚多古人之教戒以闕疑苟不廣見乃亦不知所疑也今所記注雖事跡和切名號相附而未有顯證者皆稱今有並以示疑其紀無形類者則闕以待多聞之士焉今所畫圖本依官司空圖據泰始之初郡國為正時孫氏僭號于吳故江表所記特示略成寧六年吳乃平定孫氏居八郡之地陵其宜狩廣今江表凡十四郡皆貢圖籍新國始通

文記所載猶未詳備若足以審其大畧自荆揚徐江内郡縣人以各還其舊域拔此三州未界大江之表皆改從今為正不復依用司空圖也所載特備明圖體廣大非儒學世家恐不能有之故復别為小圖指舉春秋國邑盟會以泰所在郡縣筭食荷擔之學約之通焉地名大凡一千二百一十三(其五百六十闕)其百七十周及大小國(附庸其三十一闕)八百九十九地名(其四百八十一闕)四十一四夷(其二十一闕)四十五山(其十闕)五十八水(其十三闕)

魯地

隱元年魯(魯國魯縣)蔑(姑蔑二名魯國卞縣有姑蔑城按此句集解作卞縣東南有姑蔑城)

二年潛(闕)唐(唐棠二名高平方與縣北有武唐亭)

南宮極郕世二年作孫土地名補

襄十六年經作郕傳及釋文郕音成傳作成

又樹名房防通尋防後為臧氏邑

隱二年莒有密又國名見僖十七年
此傳注有脣字知作如

魯侯觀魚臺唐即堂本宋地也按左傳正義引釋例云舊說棠魯地據傳云公辭欲略地則在魯境也又釋例土地名棠在魯部內云本宋地蓋宋魯之界上也七年中丘琅琊臨沂縣東北中丘亭八年許田近許之田九年防琅琊華陽縣南防地十年鄧闕十一年菟裘泰山梁甫縣南菟裘之城社圃闕桓三年讙濟北蛇丘縣西有下讙亭五年祝丘闕六年城太山鉅平縣東南成地七年咸丘高平鉅縣南有成亭十一年闞東平須昌縣東有闞城十二年曲池魯國汶陽縣北有曲水亭十六年向闕十七年趡闕奚闕莊九年蔇琅琊鄫縣北有蔇亭笙竇闕十年長勺闕乘丘闕十一年鄑闕二十七年洮闕二十八年郿闕二十九年諸城陽縣也三十一年薛闕秦東平范縣北有秦亭三十二年逵泉闕閔二年密琅琊縣北有密如亭夷闕僖元年酈

襄十四年棠楚邑
襄廿五年棠齊邑

向棠傳廿六年及宣四年皆云莒地

案傳元年左傳所引杜例曰汶水出泰山萊蕪縣西南經濟北至東平須昌縣入濟

梁國蒙縣西北有貰城貰與貫字相似 案杜注所引貰字誤

與注作與

案文十一年傳子駒之門杜注魯郭門

案文十字疑句繹之訛 又文十三年衛侯會公于沓杜注

宣元年濟西田注魯以賂齊十年齊以歸

凡文公乃魯人所補注

闕 汶陽之田 棘二名汶水北地也濟北地丘丘縣北棘亭又云兗州龔鄉縣東北七十五里有

棘讙琅邪鄉貫縣也 七年 寧母高平方與縣東有泥母亭音如寧 十七年 卞縣國

二十二年 升陘 闕 二十九年 昌衍魯國縣東南有昌平亭 三十一

年 濟西田濟水西田 重館高平方與縣西北有重鄉城 文七年 郚 五 梧

二名晉魯十縣南有部鄉城句繹 十一年 酖闕 十二年 鄆田 二名此東鄆昔魯所爭者

城陽始蔡縣南有疑 亭或曰鄆即員也 宣八年 平陽 此東平陽也 泰山平陽 西平陽

縣 十八年 笙 魯地境外也 閔或也 成二年 蜀 泰山博縣西北有蜀亭 巢

丘 闕 陽橋 闕 九年 中城 城東南中丘鄉丘縣城西 十六年 壞隤 闕 鄆

比西人又云 昭公所出居東郡廣丘縣東有鄆也 今鄆州鄆城縣是魯西鄆也 十八年 鹿囿

闕 襄四年 蒲圃 闕場名 十年 鄹 南鄹城也 東 十一年 五父

案縣傳元年無文 見成三年 又昭四年 棘從東郵邑誤 國鄆縣北東有棘

段下字

傳注無國字亭作城

案六年莊郚紀邑

昔呂書十案杜注 當爲呂邑卞之訛

案注無鄆字 案文十二年經傳皆作鄆 鄆北鄆田舊皆有 一鄆字

案二十七年有平陽

案杜注作有

案十六年衛有平陽

巢字上當脫 小傳縣字 疑龍字 龍在泰山南

案傳杜注在東海廩丘縣西南

按杜注作莅 案傳襄十一年有傳闕 杜注僖宮之門

三年武城晉地成十六年武城楚邑

之衢（魯國魯縣東南）十二年台（琅琊費縣南有台亭 案注作亭）十五年劉闕 遇闕 十（隱十一年劉鄭邑周取之）

六年海陘闕（案杜注魯陽道）十七年桃（魯國卞縣東南有桃虛）陽闕（泰山鉅平縣東陽闕城）

旅松闕（杜注近防地）十九年武城（太山南城縣有澹臺子羽家也）二十二年徵（御）闕 二（徵疑）

十六年高魚（東郡廩丘縣東北高魚城）三十一年揚州闕 昭四年

庚宗闕 丘猶闕 五年蚡泉（闕）塞闕 八年陘（紅 沛國蕭縣西 陘亭迂遠疑）（傳四年楚伐有陘 定十四年[illegible]）

商衛（太山奉高縣西北有衛亭 或曰魯衛西界商宋疑）十一年比蒲闕 泉丘闕

二十二年昌間闕 二十六年郈（東平無鹽縣東南郈鄉亭）炊鼻闕 二

十七年且知闕 定五年東野闕 十年龜陰之田（太山博縣北有龜山田在其北）

十三年蚳淵囿闕 十四年莒父闕 霄闕 哀三

年啟陽（琅琊陽縣）闕 五年毗闕 六年邾瑕（在（任）城亢父縣北有邾瑕城）七年（案杜注作任）

宣六年懷晉邑

案僖廿五年郕作城

按桓二年傳武王克商遷九鼎於雒邑注雒邑郟鄏也王城郟今河南城也故傳曰成王定鼎於郟鄏又宣三年楚子觀兵于雒杜注雒水出上洛冢領山至河南鞏縣入河又二十五年雒晉地

郚衍（二名琅邪郚縣）負瑕（高平南平陽縣西北有瑕丘城）八年闞（東平闞縣西闞鄉城）東陽（或曰太山南城縣西東安城是也疑）蠶室（闕）十一年稷曲（闕）十四年大野（高平鉅野縣東北大澤）丘輿（太山南城縣西北有輿亭）十五年輸（闕）十七年蒙（東莞蒙陽縣西故蒙陽城）二十七年平陽（西北平陽也高平有南平陽縣）陵阪（闕）

周地

隱元年周雒邑王城郟鄏伯（五名河南縣西有郟鄏伯也）三年溫蘇（二名河內溫縣）成周（河南洛陽縣）六年周（扶風雍縣東北周也）八年瓦屋（闕）十一年原（河南沁水縣西北原城）絺（河內野王縣西南絺城）樊陽樊（二名河內野王縣西南有陽城）隰隰郕（二名河內懷縣西南有隰城）攢茅（汲郡修武縣有攢城）向（河內軹縣西有地名向上）盟孟津（二名河內陽縣南孟津）州（河內州縣）陘（闕）隤（汲郡修武縣北有隤城）懷（河內懷縣）莊元年單（闕）十六年夷（闕）二十一年

宣八年有平陽 西北平陽也云 案今杜注作西平陽三字宜八年傳注今泰山有平陽縣十六年有平陽縣有南平陽 昭元年杜注有邾 本鄭地

溫襄王以與晉

原襄王以與晉

陽樊襄王以與晉

案昔晉並有向

攢茅襄王以與晉

案闕二年魯有衰 文六年衰晉地 僖廿三年衰陳地楚取之

翟泉昭廿三年傳作狄泉注今洛陽城內大倉西南池水也時在城外
孫土地名云或曰定元年城成周時乃遶之入城內也

文十八年郈垂杜注周地河南新城縣北有垂亭

柏案傳作郵莊廿四年郵衛邑哀二年
晉郵注齊衛之上邑

柏案傳作鄆杜注同有今字云溫別邑

酒泉闕 傳二十四年 郈。扶風雍縣東 南有郈亭 甘 河南縣西 南有甘水 坎欿 案傳欿作名
河南鞏縣東 地名坎埳也 二十九年 翟泉 河南洛陽新城 縣北太倉南池 成十一 杜注翟泉水在洛陽城內 大倉西南池水也
年 甄。闕 侯。田 河內懷縣西 南有侯人亭 十三年 成。闕 襄二十年 轘 有成 成蓋指成肅公所食邑也杜依傳注不明其爲何邑又桓六年魯
轅 河內緱氏縣東 南有轘轅闕 三十年 平時 闕、昭元年 京周 京周 長安
縣西有 鎬京邑 四年 景亳 河南鞏縣西南有陽 亭或言亳即偃師也 岐陽 岐山 之南 豐宮
始平鄠縣東 有豐邑臺、 九年 閻 丘田 闕、頹 闕、十二年 郊。闕 十七年 甘 文三年郊晉邑 杜注郊周邑
鹿 闕、二十二年 皇 河內鞏縣 南有黃亭 榮錡、氏 河南鞏縣西 有榮錡闕 要錢闕 闕、 僖元年宋有黃 案傳有氏字
揚、闕 領、闕 平時、闕 京 京楚 闕 二名也 圉車 闕 前城、闕 東圉、河 南
洛陽縣東 南有圉鄉 社、闕 陰。闕 侯氏 闕 谿泉 河南鞏縣西 南有明谿泉 氾。闕 解 河 南
洛陽縣西南 有大解小解 任人、闕 二十三年 鄩、河南鞏縣西南 有地名鄩中也 平陰 僖十五年晉有陰 僖廿四年又二十三年鄭有二氾

河南河陰縣也澤邑、闕。訾。東訾、二名。河南鞏縣西訾城也曆人、闕、直人、闕、阪

道、闕、唐。或曰河南洛陽縣東南有唐亭疑西圉、闕、蒯河南縣西有蒯鄉二十四

年瑕。闕、杏、闕。二十六年尹氏、尹二名河南鞏縣西南偃師城施谷、闕、

渠、闕、褚氏、河南洛陽縣南有褚氏亭萑谷、闕、闕塞、闕外、二名河南洛陽縣西南伊

闕、鞏、河南鞏縣訾。闕、圉澤、闕、隄上、闕、揚、闕、二十九年鄩、闕、彘

平陽永安縣東北彘、魯陽、南陽魯陽縣也定六年馮、闕、負黍河南陽城縣西南有

黍亭、狐人、闕、姑、蕕、闕、穀城、河南縣西有穀城哀四年梁河南有梁縣也

簡城、闕、孟。闕、霍、河南梁縣南有霍陽縣

邾地　隱元年邾、魯國鄒縣翼。闕、僖元年偃、闕、[□]闕、二十

三年、訾。婁、闕、文十三年繹、魯國縣北有繹山襄四年狐駘、

杜注有南字

案定六年傳鄭於是乎伐馮滑胥靡負黍狐人闕外杜注周六邑此負黍狐人闕外上當有滑及胥靡案滑見莊三年…胥靡見…成十三年十七年晉地…鄭地惟闕外無考春秋地名考略云疑即伊闕之外也

四年孟衛地獻于齊

隱五年翼晉地

案傳二十三年伐邾取訾婁此二字誤也

成十三年訾鄭邑 昭十三年訾楚邑

隱二年唐魯地 昭十三年唐燕地

成二年瑕楚邑 桓六年瑕隨邑 文十二年瑕晉邑

昭二十三年莒齊邑

據傳杜注增負黍

虛丘

二字

字 案傳杜注有郲

當脫一駘字

案襄十四年傳齊人以郲寄衛侯
杜注齊所滅郲國蓋郲萊通

襄十五年劉周邑杜注有劉部傳
西為王畿中周邑又僖廿年始有之

駘上、二名魯国奄縣東南有目台之亭 疑之
二十一年漆、高平南平陽縣東北有漆鄉
閭丘、高平南陽縣北有顯閭亭
昭十九年蟲、闕、
二十三年離姑、闕、
三十一年濫、東濫昌盧縣所治濫鄉城
哀二年漷東田、漷水東地
沂西田、沂水田也
絞、缺、
七年茅、高平縣西南茅鄉亭
鄭地
隱元年鄭、滎陽宛陵縣西南有新鄭城
鄢陵、二名頼州鄢陵縣
制、號、二名滎陽故號国
京、滎陽京縣也
廩延、二名陳留酸棗縣北有延津
城頼 闕
頼谷、闕
五年長苜、頼州長社縣北有長苜城
制北 虎窂 二名河南成皐縣
八年祊、琅琊国東南有祊城
十一年時來、郲、二名滎陽縣東有蓬城
鄔、河南緜氏縣西南有鄔聚
劉、河南緜氏縣西北有劉亭
鄬 闕
邘 闕、
狐瓖 闕
桓五年繻葛、闕
十一年茶、陳劉長垣縣東北有茶城
十二年武父、陳留濟陰縣東北有武父城
十四

案傳杜注當作莒鄉之字
僖三十二年茅晉邑
宣廿四年茅国名
案傳當脫一鄢字
文七年莒有鄢陵
桓十三年鄢水名
昭四年鄢楚邑
昭廿八年鄔晉邑
哀七年邘晉邑

棠傳注東郔鄭郊似非地名不得云鄭 棠傳有周氏之注非注地也周氏鄭大夫

卷棠傳注作卷文七年注同

文十四年棐林戚宋地

棠杜注無垂字 文八年經作暴無隧字成十五年有暴隧 文八年傳中杜注鄭地 棠杜注無南字

年東郊闕牛首闕十五年櫟河南陽翟縣莊三年滑陳留襄邑

縣西北有滑亭十四年大陵闕二十一年弭闕二十三年扈滎陽

卷縣西北有扈亭二十八年桐丘潁川許昌縣東北有章五亭閔二年清

滎陽中牟縣西有清陽亭僖六年新城新密二名滎陽密縣二十二年柯

闕二十四年汜此南汜也周毛出居汜楚伐鄭師于汜襄城縣南汜城是也二十八

年踐土闕衡雍滎縣卷縣所治垣雍城也三十年函陵闕汜此東汜也秦君

汜南晉伐鄭鄭師于汜滎陽中牟縣南有汜澤三十三年源圃二名滎陽中牟縣有圃田澤

鄶城滎陽密縣東北有鄶城故鄶國文元年緜訾闕匡潁川新汲縣東北匡城

二年垂隴滎陽縣東有垂隴城八年暴隧二名闕九年狼淵潁川潁陰縣西

南有狼陂十三年棐闕十七年僮闕宣元年棐林滎陽宛陵縣東

昭四年櫟楚邑 年滑晉邑 成十三年滑晉邑 定六年滑周邑 棠注有北字

隱四年清衛邑 成十七年及哀十一年清齊地 宣十二年清晉地

澤 棠傳脫澤字

昭二十二年周有汜

棠傳作原

僖十五年衛有匡 文八年傳杜注匡本衛邑中屬鄭文元年孔達伐不能古今[illegible]還衛 棠杜注作[illegible]

文十六年僮庸邑

亭宋傳杜注作郲

宋脫澤字

宋成十年傳子然盟于脩澤杜注滎陽卷縣東有脩武亭

宋襄十九年督楊齊地名取柯南宋傳杜注作揚

柯陵 按宋成十七年經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杜注柯陵鄭西地此桓陸當柯陵字之譌

宋襄七年有鄬杜注鄬鄭地此七年下當有鄬闕二字 宋襄十年傳鄭門于[illegible]師之梁杜注[illegible]鄭城門又[illegible]十年傳舍門

南有林亭北林榮陽中牟縣西有林亭在鄭北三年南里闕迎闕厲闕九年柳棼闕十二年邲闕又云今鄭州管城縣東有古邲城也管榮陽京縣東北管城古管國也榮榮陽縣東榮澤成三年伯牛闕又云汴州雍丘縣北有伯牛城鄤闕丘輿闕四年汜祭河南皋城縣陳有汜水五年蟲牢陳留封丘縣北有洞牢亭六年繞角闕又云洪州谷山縣南有繞角故一名涉城十二年瑣澤闕交剛闕十三年訾闕十六年鳴鴈陳留雍丘縣西南有鳴鴈亭督陽闕剛田榮陽宛陽縣東有制洋十七年桓陸闕高氏河南陽澤縣西南有高氏亭戚童闕曲洧頳川新汲縣所治曲洧城襄元年鄫陳留襄邑縣東南有鄫城五年城棣陳留酸棗縣西南有棣城七年鄬闕九年戲闕陰阪闕十年梧闕陽陵闕傳曰諸侯之師還鄭而至于陽陵晉與楚夾頳而軍此則陽陵在頳北也或以為襄城武陽縣者

宋傳迎當逆字之譌宣十一年郔楚地杜注鄭北地疑即此

四字杜注無

十字疑訛

宋傳杜注無河南二字皋城作成皋[illegible]宋傳杜注作桐[illegible]洪春秋地名考作汝故字下疑有脫字

昭十三年訾梁[illegible]制

澤宋傳杜注作翟

宋傳杜注無潁川二字有今字無所字有臨洧二字

北誤此

宣四年言有向 隱元年向國名 桓十六年向當北北向疑周以為鄭之向

宣十五年傳有濟隧無濟陰此陰字疑隧之訛杜注濟隧水名

地名杜地名致誤從胡傳以黃池為衛

非、十一年亳城北、闕。蕭魚、闕。向(宣四)潁川長社縣東北向鄉瑣滎陽宛陵縣西北有瑣侯亭濟陰、闕。十六年湛阪、襄城昆陽北有湛水東入汝十八年汾、襄城縣北有汾丘城魚陵、南陽摯縣北魚齒山上棘、闕。青(晉)靡、闕。獻于、闕。雍梁、河南陽翟縣北有雍氏城二十四年(年)棘澤、闕。二十六年蒙(城)麇、闕。樂氏、闕。二十八年黃崖、黃水之崖三十年抑城、闕。酸棗、陳留酸棗縣

昭元年董隧、城門外也四年鈞臺、河南陽翟縣南有鈞臺五年菟氏、闕。索氏、河辛(南)城皐縣東有大索城圍、闕。傳曰晉韓宣子如楚逆女歸起及鄭伯勞諸國或以為陳留扶溝縣東北有圍城迂遠非六年相闕。二十年雚蒲之澤、闕。定四年阜鼬、凡昌縣東南有城皐亭哀十三年黃池、陳留封丘縣南有黃亭近濟水傳曰會于黃池在縣南吳子(執子)服景伯以還、及尸牖、然則黃池當在尸牖西北、或以為陳留外黃縣東溝、非矣。

莊十二年宋有亳此經作亳城傳作亳 定七年傳衛有瑣 昭五年瑣楚地

晉訛青定六年晉靡周邑

案傳作城

案傳作斗

案傳作鈞

南訛辛

襄廿六年衛有圍

圍訛國

柤訛相案古表 十年柤楚地

當脫執子二字

正義列君經杜郜闕、
郜邑〻、

隱九年防魯地昭五年防莒地

成十七年虛晉邑

莊六年葵丘齊地

戶牖、陳留外黃縣西北東昏城

宋地 隱元年商丘、三名梁國睢陽縣傳曰陶唐氏之大正閼伯居商丘祀大火宋大火

辰之虛然明商丘在宋地或以漳水以南殷虛西為商丘者非也 黃、陳留外黃縣東有黃城 十年

管、閼 郜、濟陰城武縣東南郜城宋邑邑今鄭取之以為郜國非也傳二十年郜子來朝明郜非滅也

防、高平昌邑縣西南有西防城 老桃、閼 桓二年稷、閼十二年穀丘、

勾瀆之丘、閼二名 虛、閼 龜、閼 十五年襄 沛國襄縣西南有移亭 莊

十二年蒙澤、梁國蒙縣 薄、梁國蒙縣北有薄城中有成陽冢其西有冀子冢 十六年

幽、閼 二十三年梁丘、高平昌邑縣西南梁丘鄉 僖元年檉、榮二名陳國

陳縣西北有檉城 二年貫、梁國蒙縣西北有貫城字與貫字相似或曰濟有宮山澤公羊曰貫澤之

會 九年葵丘、陳留外黃縣有葵丘或曰河東汾陰縣為葵丘非也經夏會葵丘九月乃盟晉為地

桓十七年黃齊地 又四名

宋東注作相

宋傳注有東字

桓十四年盧門（襄十六年曰）

文十二年彭門襄十年桐門

襄二十六年傳書門杜注宋城門

又襄庚杜注吳晉往來之要道也

實襄元年傳楚侵宋呂留杜注

呂留二縣今屬彭城郡此疑

脫留字

宋傳杜注縣字上有鄭字丘字

下有城字

（二二無緣故會而不及盟者）二十一年鹿上、（汝陰有原鹿縣）盂。闕、二十三年

緡、（高平昌邑縣東南有東緡城）二十八年孟諸、（文十六宋書）（梁國睢陽縣東北也）文十一年

承匡（陳留襄邑縣西承匡城）長丘、闕、十四年新城、（梁國穀熟縣西有新城）

宣二年大棘、（陳留襄邑縣南有棘鄉）成十六年沙（襄元）隨、（梁國寧陵縣北有沙

隨亭）汋陂、闕、夫渠、闕、汋陵、闕、十八年彭（襄元）城、（彭城縣也）朝郟、闕城

郜、闕、幽丘、闕、靡角之谷、闕、襄元年呂、（彭城呂縣）犬丘。（或曰譙國

鄭縣東北有犬丘城迂迴疑）十年訾婁、闕、十二年（襄十六）揚梁、（梁國睢陽縣東南有地名楊梁

有楊亭有梁城縣）昭十三年良、（下邳有良城縣）二十年鬼閻、（長平縣有閻亭）

二十一年橫、（梁國睢陽縣南有橫亭）南里、闕、廚、闕、新里、闕、公里、闕、

赭丘、闕、二十五年曲棘、（陳留外黃縣城中有棘亭）定十五年老丘、

定八年盂周地

哀四年盂晉地

哀十四年盂衛地

宋有緡又國名

宋傳注有邑字

僖六年鄭有新

城即新密

宋僖八年衛地垂

一名犬丘

宋襄十六年傳作揚

宋傳杜注無南字

宋本傳作新傳

十六年梁有新里

莊元年郱得例音若
宋屬之扁東莞使之上
郱郚

闕

哀九年雍丘（陳留雍丘縣）十一年城鉏、闕。十二年彌作

成二年雍齊地

頃丘、玉暢、嵒戈、錫（上六田宋鄭之閒隙地也）十四年鞍、闕。逢澤、（地里志言）

（在蒙陽開封縣東北遠疑）二十六年空澤、闕。連中、闕。空桐（梁國廣縣南有地名）

（空桐桐亭有）唐盂、闕。

紀地

隱元年紀、（東莞劇縣）八年浮來、（東莞縣北有邳鄉西有公來山號邳來間）

也。莊元年郱（東莞臨朐縣東南有郱城）郚、（北海都昌縣西有訾城）郚（東莞朱虛縣東南郚）

郱宋傳作郱
文十年郚魯邑

城三年鄑（齊國東安平縣）

衛地

隱三年衛、殷虛、（二名汲郡朝歌縣）四年清（濟北東阿縣東北有清亭）

僖廿八年衛有鄗
僖卅六年齊有鄗
疑即此
閔二年清鄭地
成十七年衰公十三
清齊地宣十三
年清晉地

五年牧、缺。七年楚丘（濟陰城武縣之西南有楚丘城）八年垂、犬丘（二名濟陰

閔二年作楚丘
宋有犬丘

句陽縣東北有垂亭）

桓元年越（附近垂地）三年蒲（陳留長垣縣西南有蒲城）十年

成

已行

八號七

案杜注共及滕衛別邑則共及滕無二邑共字下當空二格又僖元年出奔共注共國今汲郡共縣

案宋注作南

傳廿六年齊有郿

案傳注古作故無昆吾氏云云十三字

誤作鹿

鞠都字

案郡傳杜注作在今

案近關不得謂之邑地點也案傳杜注地名二字在有字之下蓋此訛

桃丘、濟北東阿縣東南有桃丘 十六年華、陽平縣西北有華亭 十八年首止、陳留襄邑縣東南有首鄉城 莊十四年鄄、東郡鄄城 二十七年城濮、闕 閔二年滎澤、衛西又及河則非河南滎澤闕 共、滕、衛別邑也 曹、衛邑、下 僖十三年鹹、東郡濮陽縣東有鹹城 十五年匡、陳留長垣縣西南有匡城 十八年菟園、闕 訾婁、闕 二十三年五鹿、衛縣西北有地名五鹿陽平元城縣東亦有五鹿 二十八年斂盂、闕 襄牛、闕 鄟、闕 宛濮、陳留長垣縣西南有宛亭近濮水 三十一年帝丘、古帝顓頊之墟故曰帝丘昆吾氏因之昆吾之墟東都郡濮陽縣也 文元年戚、頓丘衛縣西戚城枯河東又相州臨河縣東有戚城也 宣十二年清丘、東都濮陽縣東南有清丘 成二年新築、闕 鞠居、缺 六年鍼、闕 七年馬陵、陽平元城地名縣東南有馬陵 襄十四年近關、闕 丘宮、闕

阿澤、濟北東阿縣西南有大澤十九年柯、魏郡內黃縣東北阿城二十年澶淵、頓丘衛縣南繁汙也二十六年茅氏、闕、圍、缺西鄫、鄫氏、戚城西北有鄫氏城

昭五年鄭有圉

羊角、東郡廩丘縣所治羊角城○又滑州東南有羊角故城所取歸化也昭十三年平丘、陳留長垣縣西南平丘城二十年平壽闕、死鳥、缺定四年武父、傳曰封略武父以南則武父衛之境也非河南武父闕也有闕之土、闕相土之東都、缺六年豚澤闕七年沙環元城縣東南有沙亭八年瓦、燕縣北有瓦亭曲

宋經作沙傳作瑣注瑣即沙也哀十二年鄭有瑣昭五年瑣楚地

濮、闕鄟澤、闕十三年垂葭郹氏三名高平鉅野縣西有郹亭十四年牽脾上梁之間、二名魏郡黎陽縣東北有牽城孟、闕哀二年鐵、戚城南有鐵丘

僖廿年孟宋地昭廿八年孟晉地定五年孟周地

十一年外州、闕巢、闕鄆、闕少祀、闕十六年平陽、東郡燕縣北有平陽亭十七年籍圃、闕二十五年彭、缺泠、闕城鉏、外里、

成七年鄆楚地又國名哀十二年鄆吳地注鄆發陽也

彭[illegible]衍右宣二年楚有彭衍本泠[illegible]杜注近魯邑

襄二十四年公伐莒取向杜注向莒邑
東海丞縣東南有向城遠疑也
隱元年莒人向注國名譙國
龍亢縣有向城又宣十一年師
於向注向地在穎川長社縣東
北十四年會吳于向注鄭地隱
十一年向周地以與鄭 桓十六年
向魯地

缺二
名二十六年平莊之上闕
鍚地
隱元年虢（僖五）都上陽
三名虢國都于上陽
弘
莊
猆陝縣東南有虢城
河東大
二十一年珪缺三十二年莘（莘）缺
僖二年下陽
陽縣也
桑（成十）田
弘農陝縣東北
有桑田亭
莒地
隱二年莒（成八）
城陽莒縣
客
城陽淳于縣
東北有客鄉
僖二十六年
襄
向缺
文七年鄢陵闕
成八年（九）渠丘
城陽莒縣
南有渠丘
二十三年且于缺舒壽缺蒲侯氏缺二十四年介根
城陽
黔陬縣東北計其城又
昭元年大厖缺常儀靡闕五
客東南有古介根也
城陽昌平縣西南有防亭
年防茲姑幕縣東北有茲亭十年郠缺十九年紀
二名東海貢榆
鄆紀縣東北有紀城
二十二年壽餘缺

杜注平莊故名也
莘訊莘按莊十年
蔡有莘僖廿年
莘故國名成二年
莘齊地桓十六年
莘衛邑
案傳杜注有陝字
後晉滅虢屬晉
閔二年魯有密之國
名見傳十七年
隱元年鄢陵鄭地
桓十三年鄢水名
昭四年鄢楚邑
案傳作壽舒
陽城當作城陽
黜疑黔之譌
隱九年魯有防
貢贛通

經字上當有宣八年三字傳曰上當有此字

宋本杜注作臨淄縣西有地名癸丘

案五年堂阜杜注齊魯境上邑

僖四年傳杜注案隱曰今淮南有故穆門是楚之境無棣在遼西孤竹服虔以為大公受封境界所至不然也蓋言其征伐所至之域也案傳是時齊桓仲相齊子文相楚正是的對楚既以伍也何故為問則齊不應辰遠之封境界以自挍當以征伐所至為正

齊地

隱三年齊、齊國臨甾縣石門、濟北盧縣故城西南濟水以石為門盧、濟北盧縣故城

六年艾、太山牟縣東南有艾山琅琊臨沂縣也東艾亭疑桓三年嬴、太山嬴縣

十七年黃、闕或曰東萊黃縣非也紀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後傳曰盟于黃平齊紀且謀衛故也

黃在之門齊莊二年禚、闕、七年穀小穀二名濟北穀城中有管仲井八

年癸丘、齊因蕭縣有地名癸丘姑棼、闕、貝丘、樂安博昌縣南有地名貝丘九年

乾時、時水在樂安界岐流旱即竭涸故曰乾時堂阜、東莞蒙陰縣西北有夷吾亭或曰鮑叔解夷吾

縛于此因以為名然則古堂阜也十三年柯、齊北有東柯縣北杏、二名闕閔元

年落姑、缺僖三年陽穀、東平須昌縣北陽穀縣四年穆陵、缺無

隸、闕、十八年甗、闕、二十六年酅、濟北穀城縣西北有地名嶲下文十

一年周首、濟北穀城縣東北有周首亭十六年郪丘、闕、十八年申池、

[illegible]第艾異地

隱元年黃宋地又國名

齊下當脫齊字

僖九年葵丘宋地

宋傳注此柯今濟北東阿齊之阿邑猶祝柯今為祝阿

北鄣經即紀之鄣僖廿六年衛有鄣宋傳注作衛

襄文十八年傳杜注城南作南城
無西字及頭第三字有無字或
及此即是三字右作右
書十年傳錄杜注不言
傳年垂衛地其疑
表十四年宋有垂
杜注穀梁傳曰表
書十有年里表
宋無作表傳作
及

襄示注作縣襄十一年清泚非宋爲衛邑
有清字陽以年作作衛邑閔二年作祀
邑宣十三年作衛邑
襄傳杜注有城在平陰西南作廣里
平陰城南有防門於門外作塹橫行廣一里故經有
門平陰城外作壍
宋穀梁傳作漢梁桓十二年句瀆
之丘即穀丘宋地
襄十九年傳揚門杜注齊西門
閭東門

戎回齊城南西西頭第一門名申宣元年平州太山
門齊城泚唯北門左右有池疑此即是年縣
西平八年垂關成二年鞍關表婁關華關又云博州
州鄉成十七武水縣西北
有故華華泉鈇又云不注山下有此泉徐關又云齊
城也濟州歷城縣有華不注山州縣有
故徐關城石窌濟北盧縣東有丘輿關馬陘關十七年
地名石郛
清陽平襄三年東陽關彤外鈇十八年平陰濟北盧
和樂也和陰城南有京磊平陰城平陰城西縣東北
城陰坊門北坊有門二名京濟南東南祝陰城郰有平郕陰山城鄆崇
關十九年祝柯瞀揭阿二名縣也祝勺實之丘關高唐南濟
祝阿高唐縣西灑藍關二十五年重丘關業缺弇中或曰太
北縣西有城西二十六年廩丘縣東郡廩丘二十七年崔山萊南
縣口谷西疑有二十八年此殿關故城是東濟燕
崔氏西北城有昭三年莒關五年宰風朝

傳六年臨邑有年之歷城十年荊故齊師於華注荼地在三十二年有神降於莘注號地桓十六年使盜待諸莘注衛邑
莊云蒙傳杜注作郛
齊留縣之亂或脫縣
字
坊蒙傳作防
郜又國名穀傳杜注無成字又傳在門杜注門或字陽穀傳作揚又成十六年督揚注
鄄東北地
堂當作棠之訛業傳五年棠邑宣十四年棠在棠邑昔宮東六年東萊萊萊邑萊萊滅萊而取其地
昭廿六年古同邑

桓二年稷宋地成十五年稷之宋邑
定五年稷楚地

清成十七年齊按隱四年傳[illegible]注清衛邑
濟北東阿縣有清亭

宣十二年傳栗門杜注陳城門　夏州
杜注州鄉屬

缺、十年稷、闕、棘齊國西安縣東南戰里亭城夫于、濟南於陵縣西北有于亭十一
年渠丘、濟國西安縣二十年聊攝、平原有聊城縣之東北有攝城縣沛、闕二
十五年野井、濟南祝阿縣東有野井亭定九年媢、闕、十年夾谷祝
其二名闕哀六年賴、或曰濟南有莒縣南有屬莒疑貽、闕、及冒淳、闕、八
年潞、闕十年息、缺犂丘隰、三名濟南有陰縣棘、濟南有祝阿縣西北有棘城
十一年父陵、闕清、濟北盧縣東有清亭博、太山博縣十四年舒州、闕、豐
丘、闕郭關、闕二十一年顧、缺舟道闕二十七年留舒、闕
陳地
隱三年陳、陳國陳縣僖二十三年焦、譙國譙縣夷父城
父、二名譙国城父縣文九年壹丘、缺宣十一年辰陵潁川長平
縣東南有辰亭成十六年鳴鹿、陳國武平縣西南有鹿邑亭哀六年大

昭四年楚有棘宋注無城字
貽當駘字誤昭九年傳有駘國名
息案傳作郎三經三之訛
焦夷爲楚取去又僖廿三年晉有焦[illegible]案傳廿三年傳焦夷爲楚所取案元年晉侵楚焦夷
武案傳杜注作代無亭字

寅、閒、

杞地

隱四年杞、緣陵、二名、國都于緣陵陳留寧陵縣
陵縣城中有禹祠也○按杜
氏集解云杞國本都陳留雍丘縣本書世族譜所云與
集解合、考班書地理志陳留郡屬寧陵雍丘各自爲縣

宣十五年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婁杜注
無婁杞邑

此恐
有誤

無婁、

城陽諸縣東北有婁鄉○按杜氏集解云杞
國本都陳留雍丘縣推尋事跡桓六年淳于
公亡國、杞以并之遷都淳于、僖十四年又遷緣陵、襄二
十九年晋人城杞之淳于、杞又遷都淳于、末正義云漢書
地理志陳留郡雍丘縣故杞國武王封禹之後東樓公
是杞本都此也、志又云北海郡淳于縣、應劭曰春秋州
公如曹、左氏傳曰、淳于公如曹、臣瓚按州國名淳于國
之所都、此淳于縣于漢屬北海郡、晋時屬東莞郡、故釋
例王地名、迺州國都於東莞淳于縣、以雍丘淳于雖郡
別而號連也、襄二十九年晋帥諸侯城杞、昭元年祁午
數趙文子之功云城淳于、是知淳于即杞都也、觀此知
淳于自桓六年後即屬杞、本書仍屬州國、未嘗明言杞
取故附
識于此

襄傳杜注桑北今上亭今云在上蔡西南

襄文十二年傳作郟郏杜注郟郏亦鄭邑

傳四 蔡地 隱四年蔡、汝南上蔡縣 桓二年鄧、潁川召陵縣西南有鄧城 莊十年莘 莘、闕、

隱十年魯有郤成九年鄭伯會楚公子成于鄧杜注不言其地東陽疑莘疑莘之誤見於莊十年

陽、闕、 成六年桑隧、汝南朗陵縣東有桑里亭、 昭十九年郹陽、

闕、

傳四 襄二十 邢地 隱五年邢、廣平襄國縣 閔二年夷儀、闕 僖元年

聶北、闕、

隱四 郕地、 隱五年郕、東平剛縣西南有郕鄉 桓十一年扶鍾、闕

襄十年作夫 文十二年傳同

文十一年成、圭 或曰邑或曰玉、闕

傳四 晉地 隱六年晉、大鹵、太原、大夏、參、唐、晉陽、六名、太原晉陽縣

縣、五年曲沃、新城、下國、三名、河東聞喜縣 翼、平陽絳邑縣東有翼城 六年

隱元年翼與鄂地

鄍、闕、 桓二年條、闕 千畝、西河界休縣南有地名千畝 陘庭、闕、 三年汾

之乃子之訛見孫氏廣異注

案傳注解縣西北有郇城 又僖廿四年郇國當爲曰文之昭也 桓九年傳有荀侯 又七年傳杜注今猗在河東當與荀首相接

案傳注在晉山南河北故曰南陽

應注此或瑕係傳字之訛

為貫所見本

隰、關、莊二十五年、聚、關、二十六年絳故絳、二名平陽絳邑縣西

絳邑二十八年東關、關、蒲之城二名平陽蒲城縣二屈二名平陽北屈

城

縣、僖八年采桑、平陽北屈縣西南有采桑津也九年高梁之虛、二名平陽

縣故西南十年韓韓原、宗丘、三名故韓國縣十五年河外列城五、

高梁城

河之南也冀瑕東盡虢略、從河而南行而東盡故虢地也解梁城、河東解縣

其二城其三關

陰關十六年孤廚、平陽臨汾縣西北有孤谷亭受鐸關、昆都關、二十

四年令狐關、桑泉、河東解縣西桑泉城臼衰、河東解縣東南有臼城廬柳、關、郇

郇瑕氏、二名國名古屏、關樓、關、綿上綿、二名西河介休南有地名綿上縣二

十五年南陽、晉所始開河內汲郡地二十七年被廬、關、二十八年、

河陽、河內有河陽縣南河、汲郡河汲西東南三十年瑕、關、三十一年清、

隰說隰你

哀廿五年蒲注近晉邑 桓三年蒲衛邑

杜注有楊氏二字

昭廿二年周有陰

傳注作谷

宋傳注有南字

宗郇又曰盤中郇

介當作界

隱四年清衛邑 閔二年清鄭邑 成十七年及哀十一年清齊邑

哀七年茅邾邑 又襄公廿六年衛有茅
氏又國名見僖廿四年

宣二年桃園

成二年郇杜注晉邑

宣四年□

宣傳杜注有東字

襄傳注無中字

襄傳杜注見襄廿四年

清原二名河東聞喜縣北有清原也 三十三年箕太原陽邑縣南有箕城 先茅之縣 茅二名河東大陽縣西有茅津茅亭 文三年王官闕 郊闕 五年寗汲郡修武縣 六年夷闕 董河東汾陰縣有董亭 郫邵二名闕 七年董陰傳曰先克奪蒯得田于董陰 八年武城闕 十年北徵闕 十二年河曲河東蒲坂縣南 羈馬闕 瑕河東猗氏縣東北有瑕城 十三年桃林之塞弘農華陽縣東潼關 諸浮闕 十七年黃父 黑壤二名闕 宣二年陰地晉之河南山北自上洛以東至陸渾 六年刑丘河內平皐縣也 七年向陰闕 十二年董澤河東聞喜縣北有董池陂 十五年曲梁廣平曲梁縣也 輔氏闕 稷河東聞喜縣西有稷山亭名 雒闕 瓜衍之縣闕 十七年斷道卷楚二名闕 野王河內野王縣 范闕 成元年赤棘闕 六年鹽河東猗氏縣鹽池 新

注有有字無之字

昭十二年郊周邑
定十三年郊曹邑

閔二年表晉邑莊廿六
年表周未地傳二十三
年楚取陳邑

襄十九年武城魯
邑成十六年武城楚
地

成十三年瑕楚邑
桓六年瑕隨邑
昭廿四年瑕周邑

陽傳杜注作陰

邢訛刑

桓二年稷宋邑
昭十年稷齊邑
定五年稷楚邑

田有殺邑

[illegible]

鹽訛盬
案傳杜注無河東
二字綺係猗鹽作盬

銅鞮見成九年[illegible]
成十三年傳[illegible]杜注滑國都於費
今緱氏縣[illegible]費滑國也
成十七年傳虛滑杜注晉二邑滑故
國為秦所滅時屬晉後屬周
又昭二十六年鄭有滑
成十年傳名桑田巫杜注桑田晉邑
案僖二年虢公敗戎于桑田[illegible]
亡後入晉
成十三年晉呂相絕秦云伐我保城
杜本書其地
案哀十八年傳長子杜注二
縣皆屬上黨郡
陽城二字案傳杜注無有在
字

田、絳二名平陽絳邑縣也九年、銅鞮、上黨銅鞮縣也十三年、河關、箕、部、關
十六年、苕丘、關、十七年、虛、關、襄元年、瓠丘、河東東垣縣東南有壺
丘亭三年、長樗、關、雞澤、廣平曲梁縣西南十年、著雍、關、傳曰晉侯還及此而疾
則著雍在河之南也或曰宋地非十一年、欒、河東北閣十八年、長子、上黨留縣長
梗陽、太原晉陽縣南陽城二十一年、著、關、祁、太原祁縣二十三年、雍榆、
汲郡朝歌縣東有雍榆城朝歌、汲郡朝歌縣孟門、關、熒庭、關、東陽、晉之山東魏郡
廣平以北三十六年、鄐、鄐田、二名關、苗、河內軹縣南有亭二十七年、朮、
門、關或曰魏邑也子絳奔晉記于木門三十年、任、廣平任縣昭二年、中都、西河
界休縣東南中都城五年、楊、楊氏、二名平陽楊縣故楊國也八年、魏榆、關、虒祁、
平陽絳邑縣西南汾水上也九年、戚陽、魏郡內黃縣北有戚陽城十七年、棘津、關、

銅鞮之誤 河下當增一縣字 箕部杜注[illegible]
桓十二年虛杜宋邑[illegible]
案傳杜注有東字無亭字
昭四年櫟杜楚邑 桓十五年櫟鄭邑
疑脫苗字
案杜注晉魏邑之榆地

二十八年乾侯、（魏郡斥丘縣）鄔、（太原鄔縣）平陵、闕、塗水、（太原榆次縣）馬

［隱十一年鄔鄭邑］

首、闕、盂、（太原盂縣）平陽、（平陽縣）三十一年適歷、闕、定元年大

［定五年周有盂　僖廿二年盂宋地　哀十四年盂衛地］

陸、（汲郡修武縣西北吴津有牢縣迴遠疑）三年平中、闕、九年五氏、寒氏、（二名闕）中牟、（滎陽）

十三年河内、（河内汲郡）邯鄲、（廣平邯鄲）十四年百泉、闕、哀元

［案河下當有内字］

年棘蒲、闕、四年上雒、蒼野、（並在上雒縣也）少習、（雒商縣口關）臨、闕、欒、

［案傳作倉］

（趙郡平棘縣西北有欒城）鄗、（趙國鄗邑縣）逆畤、闕、陰人、闕、壺口、（路縣東有壺口關）

［關訛門］

柏人、（趙郡柏人縣）十五年冠氏、（平陽館陶縣）二十三年英丘、闕、

薛地

隱十一年薛、（魯國薛縣）定元年邳、（下邳縣邳國）

許地

隱十一年許、（潁川許昌縣）許成四年展陂、闕、鉏任、冷

［案任哀三年哀四年晉邑又僖廿年國名］

敦之田、闕、十四年叔申之封、闕、襄十六年棫林、闕、函

［襄十四年棫林秦地］

[illegible]

氏、關、

鄧地　隱七年鄧、義陽鄧縣九年鄾、鄧縣沔水之北鄾也

秦地　桓四年秦、雍、二名秦國郡扶風雍縣也僖十五年靈臺、始平

案靈臺非地名杜注在京兆鄠縣周之故臺亦所以抗絕令不得通內外　陸氏德明音義云曰上天降災以下四十七字檢古本皆無服虔杜注亦不得有有是後人加也

鄭縣、王城、馮翊臨晉縣東故王城今名武鄉縣三十三年俱囿、關　文二年

案傳注有彭字

彭衙、馮翊郃陽縣西北有彭衙城汪、馮翊臨晉東有故汪城四年邧新城、關七年

刳首、關十年少梁、馮翊夏陽縣定成十三年麻隧關新楚之關侯

麗關、傳無　襄十四年棫林、關、

曹地　桓九年曹、濟陰定陶縣僖廿八年洮、關、襄十七年

曹隧、關重衛邑之丘、關　昭二十年鄸、關　哀七年黍丘、梁國下邑縣西南有黍丘亭

揖丘、關、大城、關、鍾、關、于○關、

隱當桓之訛

案宋傳作具

案杜注邧新城當秦地則邧與新城係二邑邧字下當空一格

成誤定

襄十六年棫林許地

莊廿七年洮魯地昭元年宣汾洮水名

案傳有丘字

案傳于作邘隱十一年鄭有邘

案傳鄀作部
案傳有經澨杜注家前闕宣十四年案宣□門關
范關當在文十年下案宣十七案晉有范 諸侯
案傳杜注縣郡有二字
案文十六年訾枝杜注楚邑
案傳注漳澨水邊
案宣十一年沂商水

楚地 桓二年荆楚、郢三名楚國都于郢南郡江陵縣北紀南城東有小城名郢八
年沈鹿、關、十一年郊郢、關、十三年鄢、襄陽宜城縣荒谷、關、冶
父、關、莊十八年那處、南郡編縣東南那口城十九年津、或曰南郡
江陵縣有津鄉湫、南郡鄀縣東南有湫城夕室、關、僖四年陘、陘隰、二名頳川
召陵縣南有陘亭召陵、頳川召陵縣六年武城、南陽宛縣北武城二十五年
析白羽、二名南鄉析縣二十七年睽、關、蔿、關、二十八年、連穀、關、
范關、文十年商上洛故商縣期思、弋陽期思縣東北有期思城十四年廬、
襄陽郡中廬縣有十六年大林、關、陽丘、關、遶關、阪高、關、勾澨、關、
石溪、關、臨品、關、仞關、宣三年葉南陽葉縣四年轑陽、關、烝
野、關、漳澨、關、臯滸、關、十一年郔、關、沂、關、十二年寢、汝南安始

陸德明音義云本或
案荒傳作荒音同
睭疑小國地名
案傳鄖作邔偏作編有有字
案十八年陘當是
定十四年陘吳邑
襄十九年武城晉地
隱十一年周取鄔劉蔿
范巫矞似
弋訛戈
案杜注句澨楚西界地
宣三年鄭有郔邑
案傳沈尹將中軍杜注沈或作寢寢縣也汝陰固始縣

宣傳十五年有息縣……
宣十四年傳有蒲胥杜注楚之東邑縣
宋傳杜注有縣字
成十七年即杜注楚縣 又國名 桓十一年
又衛地又吳地
陰宋傳杜注作水
宣成十七年傳有巢杜注楚邑

治疑是字訛

宋本傳作……
……

縣

成七年州來淮南下蔡呂、闕○又云、豫州新蔡外城、古呂國之也十五年鍾離、淮南縣新石、闕十六年汝陰之田、汝陰鄭之南地也、南近瑕、闕十七年篤紐闕獲、闕砥、闕襄四年繁陽、汝陰鮦陽縣有繁陽亭、十丑年柤闕或曰彭城傅陽縣西北有妘水潛魯國薛縣西南有柤亭譙國酇縣治戚鄉皆去鍾離五百餘里非諸侯六月載會所至也或曰汝南安城縣西南有鍾離亭西平縣北有柤亭去偪陽近千里又非自會九日之所能治國皆非也十三年庸浦、闕十四年棠、闕二十六年雩婁安豐雩婁縣棘譙國酇縣東北有棘亭昭元年犨、本鄭地、南陽犨縣郟本鄭地、襄城郟縣三年江南之雲夢中、二名、南郡枝江縣西有雲夢城江夏安陸縣東南亦有雲夢城或曰南郡華容縣東南有巴丘湖山南之北四年櫟汝南新蔡縣東北有櫟亭、麻闕此麻當在汝陰之左右或河南陽翟縣是鄭之櫟國為襄縣麻陂陽縣為棘皆非吳之所及又惟汝陰自有棘櫟五年瑣

貽六年柤鄭地
昭五年魯有棠 宣十五年棠邑
葉
昭十一年棘齊邑 雖說譙縣下注有東字
哀四年齊人城郟 注云城也
宣四年傳杜注有城字
宋傳作瑣 襄十一年瑣鄭地 衛地注鄭沙

闕、汝清、闕、六年乾谿、熙國城父縣南、七年章華、南郡華容縣臺在城內、或曰章
華臺在熙國城父、傳曰、楚子城章華之臺、願與諸
侯落之、如楚道由鄭、知不在城父者也、九年
淮北之田、淮水北田、夷、濮西田、夷濮本陳地也、十一年不羹、襄城縣東南有
不羹城、是陵縣西北有不羹亭、十二年頼尾、頼水之尾、淮南下蔡縣西、十三年、中
犨、闕、息舟、闕、魚陂、江夏竟陵城西北有魚陂、訾梁、闕、棘闈、闕、訾。闕、豫
章、定二年、楚人伐吳于豫章、吳見舟于豫章、潛師于巢、吳軍楚師于豫章、又栢舉之後、吳人舍舟于淮汭而
自豫章與楚夾漢、此皆當在江北淮水南、蓋後徙在江南豫章也、十四年宋丘、闕、十七年
長岸、闕、十九年上陰、南鄉陰縣、下陰、闕、二十年城父、襄城父縣、武
二十三年雞父、安豐縣南有雞備亭、遂澨、闕、二十四年圍陽、闕、二
十五年州屈、闕、茄、闕、丘皇、闕、巷、南陽葉縣南有巷亭、二十七年潛

莊十六年夷周地、閔二年夷魯地、文六年夷晉地

成十三年訾鄭邑、昭廿三年訾周邑

宋說宋按傳十五年五月有宋丘

案傳作陰無上字

巷皆曰巷字之訛、潛三年潛鼎曰邑

桓二年稷宋邑 成十五年稷晉邑 昭十年稷齊邑

案傳十當九字之訛

廬江六縣西南潛城竊關、三十年養關、三十一年南岡關、定四

年容城關、柏舉關、天隧關、直轅關、冥阨關、城口關、雍澨、

冥訛寘 城口疑

關、五年稷關、軍祥關、麇關、公壻之谿關、城臼、江夏竟陵有臼水出

案傳作成

出耶屈山、南、入溳水脾洩關、哀四年負函、關、繒關、關、酆南鄉析縣南有

鄷亭三戶、南鄉鄉水縣有三戶亭、十二年橐澤淮南逡道縣南橐澤亭十六年

案傳鄖作豐 有鄖字無縣字 亭作鄉 冊訛冊 冊三訛二 橐澤傳作橐皋之訛

白、汝陰保信縣西南有白亭慎汝陰慎縣

保案杜注作褒

隨地 桓六年隨、義陽隨縣瑕關、八年速杞關

黃地 桓八年黃、戈陽縣莊十九年踖陵關、

梁地 桓十年梁、馮翊夏陰縣僖十八年新里、關

虞地 桓十年虞、梁東陽縣東北吴城僖二年顛軨河東太陽東北有地

文十二年瑕晉邑 成十六年瑕楚邑 昭廿三年瑕周邑

杞訛杞

弋訛戈

昭廿年宋有新里

案傳注陰作陽

閼字屬北狄國名

蒯當作蒯之訛

案傳注作杜

案宣四年傳若敖娶於鄖陸元朗釋文云本亦作鄖 又成七年鄖杜注楚縣蓋為楚所滅即此地 哀十一年衛有鄖 哀十二年吳地發陽一名鄖

名類 輢阪 鄭、閼、

鄖地 桓十一年鄖、江夏雲林縣東南有鄖城 蒲騷、鈌 宣四年夢中、當脫鈌字 案注有阪字、

江夏陸安非鄖城東南有雲夢城

小鄉地 莊五年郳黎來小鄉縣東北有鄉城 二名、東海昌慮、 哀二年句 本無東字

繹、閼、

徐地 僖三年徐、下邳僮縣東南大徐城 十五年婁林、知徐城傳有婁林鄉 案杜注作下邳僮縣東南有婁亭

昭十六年蒲隧、下邳昌慮縣東蒲鄉、 昌案注作取 蒲鄉一本作蒲 始陂一本作蒲如 陂蒲一本多蒲 東一本作南 阪訛陂

燕地 莊三十年燕、北燕薊縣也、二名、燕國 僖二十五年陂阪

泉、廣寧涿鹿縣涿泉、 昭四年冀之北土、冀州名也北土燕代之屬 七年虢、隱二年唐魯邑 昭廿二年唐周地

閼、十二年陽唐二名、中山有唐縣郡北也

僖三年徐人取舒 杜注舒國今廬江舒縣 文十二年羣舒叛楚 杜注羣舒偃姓舒庸舒鳩之屬今廬江南有舒城舒城西南有龍舒
宣八年楚有方城 文三年自案文十七年僖注晉鄭之境

鄀地 南鄉丹水縣也

僖二十五年鄀 鄀國其後遷于南郡鄀縣 太山高密縣也楚界上小 商密 文十四 六 案傳注鄀本在商密秦楚界上小國

㢘地

文十一年㢘 文十六 關、防諸、關、錫穴、關、

舒地

文十二年群舒、舒 宣八 蓼、舒 成十七 庸、舒鳩、五名 西南有廬江六龍舒 舒縣 舒龍

蓼 蓼安豐縣

襄二十四年荒浦、關、二十五年離城、關、 案傳作源

庸地 縣今巴東永名縣

文十六年庸、宣十二 庸 上庸縣 方城、上庸有方城縣東 亭、禊、偁、關、魚、腹魚 案杜注禊偁當為三邑名則禊偁當作二邑禊字下當脫一鄧字又案杜注腹作復名作魚

鄭地 成六 鄭東

宣四年鄭、東海鄭縣 昭十七年羽淵、東海祝其縣西南也 羽山西北海 四　龍七

萊地

宣七年 九 萊、東萊黃縣 襄六年棠、或曰即墨有棠鄉 据注增墨字

吳地

成七年吳、吳郡吳縣 襄三年鳩茲、丹陽蕪湖縣東今皋夷也 十 案傳杜注有縣字

文十二年杜注世本偃姓舒庸舒蓼舒鳩舒龍舒鮑舒龔以其非一族言羣舒以包之 宣八年杜預

[redacted]一作楊　縣一作鄉

四年、阜舟陵之隘、闕　二十八年、朱方、闕　三十一年、延州來、闕

案傳作之隘二字杜注阜舟吳險阨之道

昭五年、鵲岸、廬江舒縣東南有鵲尾渚　六年、房鍾、闕　哀九年

宋傳作房

邗、在廣陵、廣陵自邗江穿溝東北向射陽湖、西北至末口入淮、今謂之韓江口　十二年、鄖發

邗溝刊　朱一本作邾

宋一本作橐　哀十二年鄖衛地

揚、廣陵海陵縣東南有欽縣　十五年、良、闕　十六年、頳黃氏、闕　十七

昭十二年良杜注下邳有良城縣

年、笠澤、闕　二十年、艾、艾豫章有艾縣也

德十一年艾齊地

茂　蔑一本作茂　隱元年茂魯邑姑蔑名

越地

定八年、越於越、二名會稽山會稽縣　十四年、檇李、吳郡嘉興縣南

有辟陸、李識、闕　哀元年、夫椒、吳郡吳縣西湖中有椒山　大十三年、姑蔑

本陘作吳邑　僖四年　陘楚邑　本夫椒作吳邑

有陽禾縣、大十九年、冥、闕　二十二年、甬東、會稽句章縣東海中洲窮地也

刊一本作洲

有窮地

襄四年、有窮、石、二名鉏、闕

三苗地

昭元年、三苗、闕　襄十四年、瓜州、燉煌郡燉煌縣

[illegible]

有虞地

哀元年、有虞、梁國虞縣 有倫、闕、

右國四十、并周凡四十一、經傳地名九百一十三、其四百五十七闕

小國地

隱元年虢、滎陽 共、汲郡共縣 宿、東平無鹽縣 祭闕 申、南陽宛縣

夷城陽莊武縣所洛夷安縣 二年向、譙國龍亢縣東南有向城 極、闕、 五年燕、東郡燕縣。按左傳正義云燕有二國一稱北燕此則南燕也。世本燕國姑姓地理志東郡燕縣南燕國姑姓黃帝之後也小國無世家不知其君號唯莊二十年燕仲父見傳耳

七年滕、沛國公丘縣東南有滕城

凡汲郡共縣東南有凡城 十年戴、陳留外黃縣東南有戴地。按左傳正義引漢書地理志云梁國甾縣故戴國應劭曰章帝改曰考城古者甾戴聲相近故鄭玄詩箋讀依戴為甾是其音大同故漢于戴國之甾縣於晉屬陳留城

十一年息、汝南新息縣

桓二年郜、濟陰城武縣東南有北郜

三年芮、馮翊臨晉縣有芮鄉 魏、河東河北縣

五年州、淳于、二名國都于東莞淳

倫當爲綸之訛

又五年杜注蓼國今安豐蓼縣
杜注叔守蕭大夫名大心。案蕭爲宋之附庸，莊十二年宋有蕭叔大心，[illegible]楚所滅之蕭在宣十二年。而哀十年楚子專鄭子員圍蕭，是之杜注宋邑，似宋自有蕭邑，而宋附庸之蕭國，成二年傳蕭同叔子，乃此蕭國之女也
霍爲晉滅閔元年，哀六年霍晉邑
耿爲晉滅閔元年
案傳廿三年冀晉邑
案杜注國在弋陽軑縣東南，案杜注弦子奔黃，[illegible]似不可合之

于縣）七年穀〔魯文〕（南鄉築城縣北穀城）九年巴、（巴郡江州縣）荷、闕貫〔莊十六〕闕十一年
貳、闕軫、闕絞、闕州、（東郡華容縣東南有州陵城）蓼〔文五〕（義陽棘陽縣東南湖陽城）十二
年羅、（在宜城縣西山中、後徙南郡枝江縣）十三年賴、（義陽隨縣賴鄉）十五年牟〔僖三〕（太山
牟縣）葛（梁國寧陵縣東北葛鄉）莊二年於餘丘、闕、十年譚、（濟南平陵縣西
南譚城）十二〔宣十二〕年蕭〔楚滅之〕（沛國蕭縣）十三年遂〔齊滅之〕（濟北地丘縣東北有遂鄉）十六年滑〔僖三十三〕
（秦、二名滑國都子費費、河南緱氏縣、）十八年權（南郡當陽縣東南有權城）三十年鄣、（東平
無鹽縣東北有鄣城、）閔元年霍（平陽永安縣東北有霍泰山）耿（平陽皮氏縣東南耿鄉）
二年陽、闕、僖二年江、（汝南安陽縣）冀〔傳二〕（平陽皮氏縣東北有冀亭、）五年弦、
（戈陽軑縣東南弦亭、）道〔僖五〕（汝南陽安縣南有道亭）柏、（汝南西平縣有柏亭）六年微（東平壽張縣西
北有微鄉、微子家）十四年〔文十二〕鄫、（琅邪鄫縣）十五年厲〔僖十六〕（義陽縣北有厲鄉〔隨〕）韓〔僖十〕闕。十

案傳注東作南有縣字
傳注蛇誤地
陽安杜注作安陽 弋誤戈
案注有隨字 案傳廿四年傳注韓國在河東郡界

杜注今汝陰項縣　十七年傳

案春秋時周有毛伯

案傳暨作鄭杜注同　杜注西方作鄭非䣕號

移說邦

案此偪姓非姞姓之偪陽　案始有巢之號即巢國楚滅之以為邑也

案傳杜注無郴字云東夷國也

案此棐即鄭邠乃為鄭所伐地之棐闕北同

七年英氏、關、項、關、家、樊陽縣二十一年任、任城縣也須朐東平須昌縣

西北有顓臾泰山南武陽縣東北有顓臾城二十三年傳十三頓、頓汝陰縣南二十

四年管、滎陽京縣東北有管城毛、關、聃、關、雍、河內山陽縣西北有雍城畢、京兆長安縣西北

周、武王葬畢王冢東北豐、始平鄠縣東有豐邑郇、郇有郇城邢、邢西河南有野城應、襄陽城父縣西

王、武所弒治陽、有平鄠縣邑亭、郇亭、東有平昌邑城西北有刑注城、有都城應、父襄陽城西

有應西城南蔣、弋陽期思縣有蔣鄉、茅、高平昌邑縣西北有茅鄉、胙、東燕縣有胙亭、祭、城西

二十六年蔓、建平縣與弘農陝縣東南有焦城、二十八年莘、關二十九年介、黔城陽

縣、三十年焦、弘農陝縣東南有焦城、文三年沈、汝南平輿縣北有沈亭、五年六、廬江

六年偪、關十二年巢、廬江六縣東居巢城、宣元年崇、關九

年根牟、琅邪陽都縣東有牟鄉城十二年唐、義陽安昌縣東南上唐鄉十五年黎

上黨壺關縣有黎亭成六年鄟陵、闕郇、郇瑕氏、西北有河東解縣西北名有郇城

案傳作切

案傳注有須字

案傳注有陽字

案傳注南作內下邦注同

案注有縣字

案注有縣字

案此邢當即傳廿五年衛侯所伐滑之邢

案注無城字

案晉鄭俱有茅

案注城作亭

辛說弄案蔡御羲齊俱有莘地

案陳晉俱有焦地

案巢後為楚滅

案此唐即唐侯後為楚滅又案周俱有唐地

案襄四年傳鉏杜注云鉏羿本國名 傳云遷於窮石 窮門閼杜注窮有窮杜注從國其室 有窮之號

案傳杜注有南字 有有字無亭字

石經傳杜注作傳

昭廿年傳魏駘爲姑畢所殺稱例之地名有
魏所在所北縣又名慢蓋廓殺土地名遺當取
南有慢夷

案傳作聚北邛北邛即爲聚之處之稱耶字疑誤

案傳作唐即楚王所遷之
唐杜注南吳防縣即防國

襄四年寒、北海平壽縣東有寒城亭有鬲、平原鬲縣斟灌、樂安壽光縣東南有灌亭斟

尋、北海平壽縣東南有斟亭過有過、二名東萊掖縣北有過鄉亭戈、哀十二年宋鄭之閒有戈邑

十年偪陽、彭城傅陽縣也十三年邿、任城亢父縣有邿亭二十三年鑄、濟北

蛇丘縣所治二十四年豕韋、東郡白馬縣東有韋城唐、太原晉陽縣杜、

闕、鄘、闕、鄖、新平漆縣東北卯城鄫、樂陽

始平鄭縣庸鄉媿、闕、邳、下邳縣奄、商

奄、闕二名襄闕城、闕、四年胡、汝陰縣西北胡城有繒、闕又云兗鄉城繒國地、金

黎、或曰東夷縣國或曰黎邢所黎郡縣五年大庭氏、今在魯城中九年駘、馬平汝

武功縣所治雍城岐、扶風美陽縣西北有岐山蒲姑、樂安博昌縣西北蒲姑城亳、闕、十二年、

昆吾、東陽陽縣濮十三年陘、汝南吳防縣有十五年密須、安定陰密縣也闕

案傳杜注有縣字無城字

案濟有邿山

案傳杜注亢作亢詩作邿

案此唐即成王所滅之唐

案宋有繒邑

案此駘即魏駘又駘芮姑畢之駘 哀十六年唐地

案此亳即商頌湯居之亳又鄭亦有亳地

案襄四年傳鉏杜注本國名窮石於鄩 傳遂 窮門杜注窮有窮 杜注從因羿 不注有窮之號

案傳杜注有南字 有有字無亭字

案傳杜注作傅

案黎傳作黎此黎即商紂為黎之蒐之黎 邵字疑訛

案防傳作房即楚靈王所遷之房 杜注汝南吳房縣即防國

襄四年寒、北海平壽縣東有寒城亭 有鬲、平原鬲縣 斟灌、樂安壽光縣東南有灌亭 斟

尋、北海平壽縣東有斟亭 過有過、二名、東萊掖縣北有過鄉亭 戈 哀十二年宋鄭之閒有戈邑

十年偪陽、彭城偪陽縣也 十三年邿、任城元父縣有詩亭 二十三年鑄、濟北

蛇丘縣所治鑄鄉城也 二十四年豕韋、東郡白馬縣東有帝城 唐、太原晉陽縣 杜、

京兆杜村縣 二十九年揚、平陽揚縣 邶、闕 鄘、闕 豳、新平漆縣東北邠城 鄶、滎陽

密縣東北鄶城 昭元年觀、頓丘衛縣 扈、始平鄠縣扈鄉 姺、闕 邳、下邳縣 奄 商

奄、二名闕 襄、闕 姒、闕 四年胡、汝陰縣西北胡城 有繒、闕。又云兗金鄉城繒國地

黎。或曰東夷縣國或曰黎邵黎郡縣疑 五年大庭氏、今在魯城中 九年邰、始平

武功縣所治雍城 岐、扶風美陽縣西北有岐山 蒲姑、樂安縣西北蒲姑城 亳、闕 十二年、

昆吾、東陽濮陽縣也 十三年防、汝南有吳防縣 十五年密須、安定陰密縣也 闕

案傳杜注有縣字無城字

案齊有邿山 案傳杜注元作亢詩作邿

案此唐即成王所滅之唐

案宋有繒邑

案此駘即邰又駘 古邰墨之駘 哀六年唐地

案此亳即湯所居之亳又鄭宋俱有亳地

昭本年傳說號為此異說釋例之說名有 觀所至河北縣又逆權楚郡跋 土地名逆寔都 衛有權夷

洪寔傳作共
宴藏丘享鄭伯及魯趙同盟于垂棘
杜註晉地
案定七年齊侯衛侯盟于沙杜注
陽平元城縣東南有沙亭公羊傳
作沙澤左傳曰盟于瑣杜注即沙也
汀宋傳作朾或云即宋之虛也

鞏闕十六年甲父高平昌邑縣東南有甲父亭十八年鄆琅邪開陽縣二
十七年鍾吾闕二十九年飂闕飂川飂夷氏闕二名窮桑
闕定二年桐廬江舒縣西南有桐亭四年封父闕哀元年仍
有仍闕二名
右小國一百二十九經傳唯見國名其二十八闕
洪池桓十年惡曹十一年折十一年垂棘僖二年多魚魯二年狂丘
十五年女栗文十年厥貉十年沓十三年上鄆成二年瑣澤十二年交
剛十二年貍脤十七年壬申公孫嬰齊卒于貍脤舊說壬申十月十五日貍脤闕地也傳曰庚午圍
鄭然則二日耒魯之境也虛汀十八年台谷十八年善道襄五年大隧十九年
商任二十一年泮二十五年曠林昭元年祲祥祥二名十一年厥慭十一年

折疑析
魯曾何字

耒字疑訛
定四年大隧楚地
案左傳晉侯謂自
泮林往水右

莊十六年戎伐楚杜注戎山戎也

郭陵二十六年、拔、鄭二名定三年、安甫十年、渠蒢十五年、

右地二十六、未聞古屬何國、並缺、

戎地

隱二年戎、陳留濟陽縣東南有戎城、九年北戎、山戎、無終三名

北平有無終縣

縣、閔二年、犬戎、別在中國者闕、傳十一年、揚、拒、泉、河南

桓十三年、盧戎闕、莊二十八年、驪戎、京兆新豐

洛陽縣西南有泉亭、皋闕、伊雒之戎、雜居雒水伊水之閒者河南洛陽縣西南有戎城、二

十二年陸渾之戎、九州之戎、河南陸渾縣、二十三年姜戎、晉南

鄙、成元年、茅戎、河東大陽縣西有茅亭、徐吾氏、茅戎之別種、昭九

年陰戎、晉陰地、哀四年狄戎、闕、十七年戎州、戎邑近衞者闕

狄地

莊二十八年、廣莫、北狄地之廣絕、蒲子北屈左右、閔二年東

安甫又同名
渠本一作蘧蒢宗
經作渠蒢左氏
傳作蘧挐杜
注宋地

案莊廿八年傳有大
戎狐姬杜注大戎唐
叔子孫別在戎狄
者小戎子杜注小
戎允姓之戎子女也

二當三字訛姜當姜
之北素傳襄十四年
及昭九年瓜州杜注地
在今燉煌

山皐落氏狄、二名赤狄別種在晉東閔

傳二十三年、廧咎如、成三赤狄別種

閔三十三年、白狄故西河郡地有白狄部胡

文十年長狄鄋瞞、鄋瞞

長国狄閔潞、赤狄潞氏、二名在上黨又云潞城縣東有古城赤狄潞氏國也

宣三

年赤狄、故上黨郡地有赤沙城

十一年欑函、閔衆狄、閔十六年赤

和字疑訛案宣十五年注有赤狄 欑案傳作欑

狄甲氏、留吁、鐸辰、三名赤狄別種閔

狄

昭十二年鮮虞、白狄別種山國

新市縣也

晉陽、閔國君都也樂平縣有晉陽城

肥、白狄別種鉅鹿下陽縣西南有肥累城

十三

晉說晉 曲說苗

年中人、鮮虞地也中山望都縣西北有中人城

十五年鼓、白狄別種鉅鹿下曲陽縣有鼓

叛罷

定四年中山、鮮虞地中山國治盧奴縣

夷地

僖十三年淮夷、東夷、東夷居淮水者閔

文十六年百濮、案傳惟有淮夷杞 注淮夷東夷

建寧縣南有小夷

昭九年肅慎、東北夷在玄菟東北三千餘里

哀四年夷

表注陽作陰

十字誤衍

表傳杜注無濟北二字盧作盧

虎牢關、十九年三夷關、敖(三夷地關)

蠻地 文十六年、群蠻、關、成六年、陸渾蠻山、(氏)戎蠻蠻

氏、(二名河南新城東南蠻城也) 右四夷四十一、其二十一關也、

山名 隱八年泰山、(太高縣西北也、)桓六年二山、(具山、敖山、) 僖四年方

城(南陽葉縣南) 十四年沙鹿、(陽平元城縣東沙鹿土山也) 十五年華山、(弘農

華陽縣西南也) 三十二年殽(弘農池縣西) 文十三年繹(魯國鄒縣北) 十

六年阜山、(關) 宣二十年首山、(河東蒲坂縣東南首陽山) 十二年敖(滎陽

滎澤縣西北是也) 鄗、(滎陽縣西北敖山東南) 成二年靡笄、(關) 華不注、(關) 五年、

梁山、(馮翊夏陽縣北又云同州韓城縣有梁山也) 襄三年衡山、(吳興烏程縣南) 十八

年巫山、(濟北盧縣東北) 梅山、(滎陽密縣東北) 魚齒(南脚縣北) 犨二十三年太

行、河內郡北、昭四年四嶽、東嶽奉高縣太山、南嶽長沙湘南縣衡山、西嶽弘農華陰縣西
南華山、北嶽中山曲陽縣西北恒山、三塗、河南陸渾縣南山名、或曰三塗伊闕太谷轘轅三道也、傳曰晉
將伐陸渾而先有事於洛與三塗、先祭山川也謂三道者非陽城、河南陽城縣東北、清水所出太
室、河南陽城縣西嵩高山縣中嶽地理志武帝置嵩高縣以奉太室吳為中嶽有少室在太室之西謂之少
室荊山、新城鄉縣南中南、始平武功縣西南有大臺山岐扶風美陽縣西北、塗山
淮南壽春縣東北山也五年萊山、闕、岻箕之山、闕、七年萊柞、闕、羽
山、東海祝其縣西南也十一年岡山、闕十二年、坻、闕十六年桑山、
闕、二十二年北山、洛北卬山是也定四年小別闕或曰大別在安豐西南
傳曰吳既與楚夾漢近漢之名緣及安豐焉十年、龜、太山博縣西哀元年、會稽、
在山陰縣南四年、菟和、上洛縣東十三年、首山、闕

方輿皆

案傳作坻
案杜注一本作二山

卬一本作芒

西一作北

襄十八年同
莊卅年魯濟杜注濟水歷齊魯界
在齊界爲齊濟在魯界爲魯濟
濟其邑地傳卅年傳注濟水自滎
陽東過魯之西至樂安入海

右山四十五其十二闕

水名

隱三年濟自滎陽卷縣東經陳留至濟陰北經高平東經濟北東北經濟南至樂安博昌縣入海也

四年濮闕

桓六年漢一名沔水出武都沮縣東經漢中魏興至南鄉東南經襄陽至江夏縣安縣入江

八年淮冬傳表出義陽平氏縣桐柏山中經汝南汝陰淮南譙國沛國下邳至廣陵縣入海

十二年彭出新城昌魏縣東北至南鄉錫陽縣入漢

十三年鄖出新城鄉東南至襄陽宜城縣入海

十八年濼濟南歷城縣故城西北入濟

莊四年溠公羊傳作溠義陽門西縣東北入溳水

九年洙出魯國東南入濟水合泗

十八年涌南郡華容縣南出自涯也

閔二年渭出隴西狄道縣烏鼠同穴山東經南安天水洛陽扶風始平京兆至弘農華陰縣入河

僖元年汶出太山萊蕪縣西南經濟北至東平須昌縣入濟也

四年東海

自遼遼西北平原魚陽章武渤海樂安北海東北也城

東海廣陵吳郡乃來會稽十四郡之界以東也

素成六年傳杜注汾水出大原經縣北西南入河

哀十三年有泓水[illegible]

[illegible]無三版三字服說誤案僖二十三年傳楚[illegible]夾泜而軍杜注泜水出魯陽縣東經襄城定陵入汝

文三年秦伐晉自茅津濟杜注茅津在河東大陽縣西

素成十七年由洧杜注今新汲縣治曲洧城臨洧水襄元年洧上杜注洧水出密縣東南至長平入潁

河出西平西南二千里從西平東北徑金城故北地朔方五原故雲中南經平陽河東之西界東北經汲郡魏郡頓丘、陽平、平原、樂陵之東入于海也

十一年（傳三）伊、出上洛盧氏縣熊耳山東北至河南洛陽縣入洛也

雒、名出上洛縣冢領山東北經弘農至河南鞏縣入于河

十六年（成六）汾、出太原故汾陽縣東南至晉陽縣西南經西河平陽至河東汾陽縣入河

十九年（成五）雎、卞水自滎陽受河雎水東經陳留梁国熊郡沛國至彭城縣入泗

二十二年泓、闕

二十三年溵、南晉陽有溼水東注襄城至潁川安陸縣入汝

宣四年漳、自新城卞縣南荆山東經襄陽南郡當陽入汝

八年滑、闕

十年（成十六）潁、出河南陽城縣乾山東南經潁川汝陰下蔡入淮（昭四）

成六年澮、出平陽絳縣西南入汾

十三年洓、出河東聞喜縣西南至蒲陂縣入河

涇、出安定朝那縣西南經新平扶風至京兆高陸縣入渭也

十七年洧、出滎陽密縣西北陽山東南至潁川長平縣入潁

汝、出汝陽縣大孟山東北至河梁縣東南經襄城潁川汝陰襄信縣入雎（闕）

洹、淇出汲郡林慮縣縣東北至魏鄴長樂縣

冢嶺說家爾從

水經注[illegible]汾水出太原

[illegible]乃次雎之賦

[illegible]注作雎[illegible]

[illegible]傳無溵水[illegible]

下脫四字[illegible]為證字

之說傳僖卅四年王

適鄭處於氾杜

注鄭南氾也在襄

城縣南

[illegible]十二字杜注作至

十三字

素傳杜注有南字

杜注無朝那縣三字[illegible]

[illegible]新平二字有

素傳杜注有水字

彤當彤之訛　淇訛湛　案襄十六年無淇水惟云楚合戰於湛阪杜注襄城昆陽縣北有湛水東入汝則淇似湛之訛　鄭

案杜注濰水在東莞東北至北海都昌縣入海　沂水出東莞蓋縣至下邳入泗

案杜注城作成下作汴

注作泗

案杜注作鄭

案昭廿年無彭水惟桓十二年楚師分涉於彭杜注彭水在新城昌魏縣北杜注姑尤水皆在城陽郡東南入海

入清水

襄三年彤闕

十六年湨出河內軹縣東南至溫縣入河

淇出襄城昆陽縣東北入海

十八年濰自東莞縣東北經城陽北至海邪昌縣入海

沂出東莞蓋縣艾山東

東經琅邪東海至下邳縣入泗

旃然自滎縣城皋縣東南入汴水

十九年漷魯東海合鄉縣

西南經魯國至高平湖陸縣入海

泗出魯國卞縣西南至高平湖陸東經沛國彭城下邳至臨淮縣左右

入淮水

二十三年少水闕

二十八年黃出泰陽宛陽縣西南至新鄭城西入

潩

昭元年洮闕

三年江出汶七升遷縣岷泉南經蜀郡運寧至江陽北經巴郡東

經建平亘都南郡江夏弋陽安豐陽安至廬江東南經淮南下邳至廣陵入海

五年羅闕

六年豫章豫章郡今治南昌縣縣西有水北入江當春秋時豫章在江淮之南

七年濡出高陽縣東北

至河間鄚縣入易水

十二年澠出齊國臨菑縣北經樂安博昌縣南界西入時水

二十年彭闕

姑出東萊黃縣山西北經即墨縣至城黔陬縣東南入海

二十五年沂出魯國魯

案傳杜注亦無縣字

案此爲湛之訛

注作出東

黃案傳作黃崖杜注無出字陽作陵縣字下有黃水三字潩作洧

案昭三年祇云江南之夢杜注楚之雲夢跨江南北　七當弋之訛

杜注菑作淄無經樂安云九字

案此爲沂之訛昭廿五年新出杜注魯城南自有沂水云大沂水出蓋縣南至下邳入泗

僖廿二年宋有泓

哀十五年吳雍 定四年雍澨

盟會圖疏序

縣東南入泗二十六年淄出泰山梁父縣西北入泗二十七年沙闕二十
九年毄闕定四年清發闕澨闕睢出新城昌魏縣東南後河東經襄陽
至南郡枝江縣入江哀十三年泓闕十五年桐出宣城廣德縣西南白石山西
北入丹陽湖雍闕二十七年濮自陳留酸棗縣受河東北經濟陰至高平鉅野縣入濟

案此乃沙雎之雎

据杜注增白三字刪字

据杜注改二字刪三字

右水五十八闕十二

盟會圖疏闕
共音恭今衛州共城縣也城父亳州縣也上陽城在陝州南
宮冀州縣淮陽今陳州宛丘縣襄城許州縣滕侯在徐州高陵在雍州高陽縣
隴西渭州東陽在鄧州棘陽雲中在并州榆次縣東北南越廣州中山今定州
濟北濟州盧縣汝南今豫州齊國今青州臨淄縣平陸西河縣膠東括地志云
即墨故城在萊州膠水縣東南六十里即膠東國河東蒲州北西河今汾州南郡今荊州

夫非仁也以夫經第非義也麿笄自殺選名為中牟、在河北又鄭有中本陘峒山、在原州平高縣

應城、在汝州魯山縣平州、在汾州介休西濟南城、在淄州郕、在濮州雷澤武王封季載

於地章國、在濟州北三十里西馬鄉縣南有常城淮陽、今陳州漢中、梁州千畝、晉州岳陽

聊謝城、在兗州龔丘縣費、在沂州菟裘、在兗州泗水縣三春茅、在展州鄭城有盧薄

茅山武陵記云山如越今蔡州西南三十五里積山之南陽出茅有料三春山有魯都村村內有城衆今居之

河內、古帝王都多在河來地跋呼河北為河內

乾隆丙申

丁酉冬月西堂錄於借抄

春秋集傳纂例十卷

（唐）陸淳撰

明刻本

春秋集傳纂例十卷、浙江汪啟淑家藏本

唐陸淳撰。蓋釋其師啖助並趙匡之說也。助字叔佐、本趙州人、徙關中、官潤州丹陽縣主簿。匡字伯循、河東人、官洋州刺史。淳字伯沖、吳郡人、官至給事中。後避憲宗諱、改名質。事跡具唐書儒學傳。案二程遺書陳振孫書錄解題及朱臨作是編後序、皆云淳師助匡。舊唐書云淳師匡、匡師助。新唐書則云趙匡陸淳皆助高弟。案呂溫集有代淳進書表、稱以啖助為嚴師、趙匡為益友。又淳自作修傳始終記、稱助為啖先生、稱匡為趙子。餘文或稱為趙氏。重修集傳義又云淳秉筆執簡、侍於啖先生左右十有一年、而不及匡。又柳宗元作淳墓表、亦稱助匡為淳師友。當時序述、顯然明白。劉昫以下諸家並傳聞之誤也。助之說春秋、務在考三家得失、彌縫漏闕、故其論多異先儒。如論左傳非丘明所作、漢書丘明授曾申、申傳吳起、自起六傳至賈誼等說、亦皆附會。公羊名高、穀梁名赤、未必是實。又云春秋之文簡易、先儒各守一傳、不肯相通、互相彈射、其弊滋甚。左傳序周晉齊宋楚鄭之事獨詳、乃後代學者因師授衍而通之、編次年月、以為傳記。又雜采各國諸卿家傳及卜書夢書占書縱橫小說、故序事雖多、釋經殊少、猶不如公穀之於經為密。其論未免一偏、故歐陽修晁公武諸人皆不滿之。而程子則稱其絕出諸家、有攘異端開正途之功。蓋舍傳求經、實導宋人之先路。生臆斷之弊、其過不可掩。破附會之失、其功亦不可沒也。助書本名春秋統例、僅六卷。卒後淳與其子異裒錄遺文、請匡損益、始名纂例、成於大歷乙卯。定著四十篇、分為十卷。唐書藝文志亦同。此本卷數相符、蓋猶舊帙。其第一篇至第八篇為全書總義、第九篇為魯十二公並世緒、第三十六篇以下為經傳文字脫謬及人名國名地名。其發明筆削之例者、實止中間二十六篇而已。袁桷後序稱此書廢已久、所得為寶章桂公校本、聞蜀有小字本、惜未之見。吳萊柳貫二後序皆稱得平陽府所刊金泰和三年禮部尚書趙秉文家本、是元時已為難得。其流傳至今、亦可謂巋然獨存矣。

春秋集傳纂例十卷

湖樓查藏 癸亥二月重雨錢 [illegible] 一冊

[illegible]

春秋集傳纂例目　　陸　淳　纂

啖氏所撰統例三卷皆分別條流通會其義趙氏損益多所發揮今故纂而合之有辭義難解者亦隨加註釋兼備載經文於本條之內使學者以類求義昭然易知其三傳義例可取可舍啖趙具已分析亦隨條編附以祛疑滯名春秋集傳纂例凡四十篇分爲十卷

卷第一

春秋宗指議第一　三傳得失議第二

啖氏集傳集註議第三　啖氏集註義例第四

趙氏集傳損益議第五　啖氏取舍三傳義例第六

重修集傳義第七　修傳始終記第八

卷第二

魯十二公國史并世緒第九

公即位例第十　告月視朔例第十一

卷第三

郊廟雩社例第十二　婚姻例第十三

卷第四

崩薨卒葬例第十四

朝聘如例第十五 錫命歸賵乞師附
盟會例第十六

卷第五
用兵例第十七

卷第六
都叙會例第十八　軍旅例第十九
蒐狩例第二十　賦稅例第二十一
興作例第二十二　改革例第二十三
慶瑞例第二十四　災異例第二十五

卷第七
殺例第二十六　執放例第二十七
奔逃例第二十八　畔例第二十九
至歸入納例第三十

卷第八
姓氏名字爵謚義例第三十一
名位例第三十二　雜字例第三十三

卷第九
諱義例第三十四　日月為義例第三十五
脫繆畧第三十六　三家經文差謬畧第三十七

卷第十
魯大夫譜第三十八　國名譜第三十九
地名譜第四十

春秋集傳纂例目錄

春秋集傳纂例卷第一

陸淳

春秋宗指議第一　三傳得失議第二
啖氏集傳集註義第三　啖氏集注義例第四
趙氏集傳損益義第五　啖趙取舍三傳義例第六
重修集傳義第七　修傳始終記第八

春秋宗指議第一

此經所以稱春秋者先儒說云魯史記之名也記事者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所以記遠近別同異也故史之所記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為所記之名也

啖子曰夫子所以修春秋之意三傳無文說左氏者以為春秋者周公之志也暨乎周德衰典禮喪諸所記注多違舊章宣父因魯史成文考其行事而正其典禮上以遵周公之遺制下以明將來之法杜元凱左傳序及釋例云然言公羊者則曰夫子之作春秋將以黜周王魯變周之文從先代之質何休注公羊傳云然解穀梁者則曰平王東遷周室微弱天下板蕩王道盡矣夫子傷之乃作春秋所以明黜陟著勸戒成天下之事業定天下之邪正使夫善人勸焉淫人懼焉范寗序穀梁傳云然吾觀三家之說誠未達乎春秋大宗安可議其深指可謂宏綱既失萬目從而大去者也予以為春秋者救周之弊革禮之薄何以明之前志曰夏政忠忠之弊野殷人承之以敬敬之弊鬼周人承之以文文之弊僿救僿莫若以忠復當從夏政夫文者忠之末也設教於本其弊猶

末設教於末弊乎若何武王周公承殷之弊不得已而用之周公既沒莫知改作故其頹弊甚於二代以至東周王綱廢絕人倫大壞夫子傷之曰虞夏之道寡怨於民殷周之道不勝其弊又曰後代雖有作者虞帝不可及已蓋言唐虞淳化難行於季末夏之忠道當變而致焉是故春秋以權輔正（言天王狩于河陽之類是也）以誠斷禮（褒高子仲孫之類是也）用忠道原情為本不拘浮名（不罪晉趙盾之類是也）不尚狷介（不褒洩冶之類是也）從宜救亂因時黜陟或貴非禮勿動（諸非禮悉書之是也）或貴貞而不諒（卽合權道是也）進退抑揚去華居實故曰救周之弊革禮之薄也古人曰殷變夏周變殷春秋變周（出淮南子）又言三王之道如循環太史公亦言聞諸董生曰春秋上明三王之道公羊亦言樂道堯舜之道以俟後聖是知春秋參用二帝三王之法以夏為本不全守周典理必然矣據杜氏所論褒貶之指唯據周禮若然則周德雖衰禮經未泯化人足矣何必復作春秋乎且游夏之徒皆造堂室其於典禮固當洽聞述作之際何其不能贊一辭也又云周公之志仲尼從而明之則夫子曷云知我者亦春秋罪我者亦春秋乎斯則杜氏之言陋於是矣何氏所云變周之文從先代之質雖得其言用非其所不用之於性情（[illegible]）而用之於名位（謂黜周王魯也）失指淺末不得其門者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所言變從夏政唯在立忠為教原情為本非謂改革爵列損益禮樂者也故夫子傷主威不行下同列國首王正以大一統先王人以黜諸侯不書戰以示莫敵稱天王以表無二尊唯王為大邈矣崇高反云黜周王魯以為

春秋宗指（謂隱元年黜周王魯何休作此說）兩漢專門傳之于今悖禮誣聖反經毀傳訓人以逆罪莫大焉范氏之說粗陳梗槩殊無深指且歷代史書皆是懲勸春秋之作豈獨爾乎是知雖因舊史酌以聖心撥亂反正歸諸王道三家之說俱不得其門也或問春秋始於隱公何也答曰夫子之志冀行道以拯生靈也故歷國應聘希遇賢主及麟出見傷知為哲人其萎之象悲大道不行將託文以見意雖有其德而無其位不作禮樂乃修春秋為後王法始於隱公者以為幽厲雖衰雅未為風平王之初人習餘化苟有過惡當以王法正之（此時但用周家舊典自可理之）及代變風移陵遲久矣若格以太平之政則比屋可誅無復善惡故斷自平王之末而以隱公為始所以拯薄俗勉善行救周之弊革禮之失也（啖氏說）（舊說壞故作春秋以教之）

三傳得失議第二

啖子曰古之解說悉是口傳自漢以來乃為章句如本草皆後漢時郡國而題以神農山海經廣說殷時而云夏禹所記自餘書籍比比甚多是知三傳之義本皆口傳後之學者乃著竹帛而以祖師之目題之予觀左氏傳自周晉齊宋楚鄭等國之事最詳晉則每一出師具列將佐宋則每因興廢備舉六卿故知史策之文每國各異左氏得此數國之史以授門人義則口傳未形竹帛後代學者乃演而通之總而合之編次年月以為傳記又廣采當時文籍故兼與子產晏子及諸國卿佐家傳并卜書夢書及雜占書縱橫家小說諷諫等雜在其中故敘事雖多釋意殊少

是非交錯混然難證其大畧皆是左氏舊意故比餘傳其功最高博采諸家敘事尤備能令百代之下頗見本末因以求意經文可知又況論大義得其本源解三數條大義天王狩于河陽之類亦以原情為說欲令後人推此以及餘事而作傳之人不達此意妄有附益故多迂誕又左氏本末釋者抑為之說遂令邪正紛揉學者迷宗也公羊穀梁初亦口授後人據其大義散配經文傳中猶稱穀梁子曰是其證也故多乖謬失其綱統然其大指亦是子夏所傳故二傳傳經密於左氏穀梁意深公羊辭辨隨文解釋往往鉤深但以守文堅滯泥難不通比附日月曲生條例義有不合亦復強通踳駁不倫或至矛楯不近聖人夷曠之體也夫春秋之文一字以為褒貶誠則然矣其中亦有文異而義不異者詳內以畧外因舊史之文之類是也二傳穿鑿悉以褒貶言之是故繁碎甚於左氏公羊穀梁又不知有不告則不書之義凡不書者皆以義說之且列國至多若盟會征伐喪紀不告亦書則一年之中可盈數卷況他國之事不憑告命從何得書但書所告之事定其善惡以文褒貶耳左氏言褒貶者又不過十數條其餘事同文異者亦無他解舊解皆言從告及舊史之文若如此論乃是夫子寫魯史爾何名修春秋乎故謂二者之說俱不得中

啖氏集傳集注義第三

啖子曰惜乎微言久絕通儒不作遺文所存三傳而已傳已互失經指註又不盡傳意春秋之義幾乎泯滅唯聖作則譬如泉源苟涉其流無不善利在人賢者得其深者其次得其淺者若文義隱密是虛設大訓誰能通之故春秋之文簡易如天地焉其理著明如日月焉但先儒各守一傳不肯相通互相彈射仇讐不若詭辭迂說附會本學鱗雜米聚難見易滯益令後人不識宗本因註迷經因疏迷註黨於所習其俗若此老氏曰大道甚夷而人好徑信矣故知三傳分流其源則同擇善而從且過半矣歸乎允當亦何常師今公羊穀梁二傳殆絕習左氏者皆遺經存傳談其事迹翫其文彩如覽史籍不復知有春秋微旨嗚呼買櫝還珠豈足怪哉予輒考覈三傳舍短取長又集前賢註釋亦以愚意裨補闕漏商推得失研精宣暢期於浹洽尼父之志庶幾可見疑殆則闕以俟君子謂之春秋集傳集註又撮其綱目撰為統例三卷以輔集傳通經意焉所以剪除荊棘平易道路令趣孔門之士方軌康衢免涉於險難也

啖氏集註義例第四

啖子曰予所註經傳若舊註理通則依而書之小有不安則隨文改易若理不盡者則演而通之理不通者則全削而別註其未詳者則據舊說而已但不博見諸家之註不能不為恨爾或問曰傳則每題傳名注則何不題註者之名乎答曰杜征南云畧舉劉賈許穎之遺何掾云畧依胡毋生條例范武子云博采諸儒之說然則若題此三人之名未必得其本故遂不言也又比見諸家所註苟有異義欲題已名以示於後故須具載其名氏爾予但以通經為意則前人之名與予何異乎楚亡楚得未足異也縱是予

所創意何知先賢不已有此說故都不言所託之名但以通經為意爾

趙氏損益義第五

趙子曰啖先生集三傳之善以說春秋其所未盡則申已意條例明暢真通賢之為也惜其經之大意或未標顯傳之取舍或有過差蓋纂集僅畢未及詳省爾故古人云聖人無全能況賢者乎予因尋繹之次心所不安者隨而疏之啖氏依公羊家舊說云春秋變周之文從夏之質予謂春秋因史制經以明王道其指大要二端而已興常典也著權制也故凡郊廟（郊廟常事不書）喪紀（卒葬之外[illegible]）朝聘（[illegible]）蒐狩昏取（[illegible]）皆違禮則譏之（[illegible]）是興常典也（[illegible]）非常之事典禮所不及則裁之聖心以定褒貶所以窮精理也（[illegible]）精理者非權無以及之（[illegible]）故曰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是以游夏之徒不能贊一辭然則聖人當機發斷以定厥中辨惑質疑為後王法何必從夏乎或曰若非變周之意則周典未亡焉用春秋答曰禮典者（[illegible]）所以防亂耳亂既作矣（[illegible]）則典禮非能治也喻之一身則養生之法所以防病病既作矣（[illegible]）則養生之書不能治也治之者在針藥耳故春秋者亦世之針藥也相助救世理當如此何云變哉若謂春秋變禮典則針藥亦為變養生可乎哉問者曰若春秋非變周之意則帝王之制莫盛於周乎答曰非此之謂也夫改制創法王者之事夫子身為人臣分不當耳（[illegible]）

（[illegible]）若夫帝王簡易精淳之道安得無之哉（[illegible]）問者曰然則春秋救世之宗指安在答曰在尊王室正陵僭舉三綱提五常彰善癉惡不失纖芥如斯而已觀夫三家之說其弘意大指多未之知褒貶差品所中無幾故王崩不書者三王葬不書者七（[illegible]）（[illegible]）嗣王即位桓文之霸皆無義說（[illegible]）會侵伐豈無褒貶亦莫之論（[illegible]）略舉數事觸類皆爾（[illegible]）故曰弘意大指多未之知也至於分析名目以示懲勸乖經失指多非少是啖氏雖已裁擇而蕪穢尚繁於戲聖典與[illegible]千數百年理當發揮不可以已豈苟駮先儒哉故褒貶之指在乎例（[illegible]）綴敘之意在乎體所謂體者其大槩有三而區分有十所謂三者凡即位崩薨卒葬朝聘盟會此常典所當載也故悉書之隨其邪正而加褒貶此其一也祭祀婚姻賦稅軍旅蒐狩皆國之大事亦所當載也其合禮者夫子修經之時悉皆不取故公穀云常事不書是也其非者及合於變之正者乃取書之而增損其文以寄褒貶之意此其二也慶瑞災異及君被殺被執及奔放逃叛歸入納立如此並非常之事亦史冊所當載夫子則因之而加褒貶焉此其三也此述作之大凡也所謂十者一曰悉書以志實（[illegible]）二曰略常以明禮（[illegible]）三曰省辭以從簡（[illegible]）四曰變文以示義（[illegible]）五曰即辭以見意（[illegible]）六曰記是以著非（[illegible]）七曰示諱以存禮（[illegible]）

以示臣禮（[illegible]）八曰詳內以異外（言內[illegible]皆書[illegible]之類是也）九曰闕略因舊史（宣成以前人名及甲子多不具是也）十曰損益以成辭（如鄭伯使人來渝平[illegible]不成言辭此損文也如西狩常事不合書為獲麟故書西狩此益文也）知其體推其例觀其大意然後可以議之耳或曰聖人之教以訓人也微其辭何也（[illegible]）答曰非微之也事當爾也人之善惡必有淺深不約其辭不足以差之也（如弑君有稱人[illegible]之異來盟有書名書字書官之異必假一字以示善惡淺深也）若廣其辭則是史氏之書爾焉足以見條例而稱春秋乎辭簡義隱理自當爾非微之也故成人之言童子不能曉也縣官之才民吏不能及也是以小智不及大智況聖人之言乎此情性自然之品豈非微之也今持不達之資欲勿學而能此豈里巷之言苟習而易知乎或曰春秋始於隱公何也答曰一則因平王之遷也（[illegible]）二則隱將之讓也（[illegible]）啖氏依舊說以左氏為丘明受經於仲尼今觀左氏解經淺於公穀誣謬寔繁（[illegible]）若丘明才實過人豈宜若此推類而言皆孔門後之門人但公穀守經左氏通史故其體異耳且夫子自比皆引往人故曰竊比於我老彭又說伯夷等六人云我則異於是並非同時人也丘明者蓋夫子以前賢人（論語云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如史佚遲任之流見稱於當時耳焚書之後莫得詳知學者各信胸臆見傳及國語俱題左氏遂引丘明為其人此事既無明文唯司馬遷云丘明喪明厥有國語劉歆以為春秋左氏傳是丘明所為且遷好奇多謬故其書多為淮南所駁劉歆則以私意所好編之七略（七略左氏傳丘明所[illegible]）班固因而不革（[illegible]）後世遂

以為其所謂傳虛憑誤往而不返者也或曰司馬遷劉歆與左丘明年代相近固當知之今以遠駁近可乎答曰夫求事實當推理例豈可獨以遠近為限且遷作呂不韋傳云不韋為秦相國集門客千人著其所聞集為八覽六論十二紀號曰呂氏春秋懸之秦市及其與任安書乃云文王幽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修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則遷所論不韋舊與傳自相違背若此之甚其說丘明之謬復何疑焉劉歆云左氏親見夫子杜預云凡例皆周公之舊典禮經按其傳例云弒君稱君君無道也稱臣臣之罪也然則周公先設弒君之義乎又云大用師曰滅弗地曰入又周公先設相滅之義乎又云諸侯同盟薨則赴以名又是周公令稱先君之名以告鄰國乎雖夷狄之人不應至此也又云平地尺為大雪若以為災沴乎則尺雪豐年之徵也若以為常例須書乎不應二百四十二年唯兩度大雪凡此之類不可類言（具見纂例及辨疑中）則劉杜之言淺近甚矣左氏決非夫子同時亦已明矣（[illegible]）或曰若左氏非授經於仲尼則其書多與汲冢紀年符同何也答曰彭城劉惠卿著書（[illegible]）云紀年序諸侯列會皆舉其謚知是後人追修非當世正史也至如齊人殲于遂鄭棄其師皆夫子褒貶之意而竹書之文亦然其書鄭殺其君某因釋曰是子亹楚囊瓦奔鄭因曰是子常率多此類別有春秋一卷全錄左氏傳卜筮事無一字之異故知此書按春秋經傳而為之也劉之此論當矣且經書鄭伯

莒子盟于密左氏經改爲紀子帛傳釋云魯故也以爲是紀大夫裂繻之字緣爲魯結好故褒而書字同之內大夫序在莒子上此則魯國褒貶之意而竹書自是晉史亦依此文而書何哉此最明驗其中有鄭莊公殺公子圣(春秋作閔)魯桓公紀侯莒子盟于區蛇如此等數事文與公羊同其稱今王者魏惠成王也此則魏惠成王時史官約諸家書追修此紀理甚明矣觀其所記多詭異鄙淺殊無條例不足憑據而定邪正也(此段言左氏傳既非丘明所作又恐左氏不成也)且左傳國語文體不倫序事又多乖剌定非一人所爲也蓋左氏廣集諸國之史以釋春秋傳成之後蓋其家子弟及門人見嘉謀事跡多不入傳或有雖入傳而復不同(爲謀故錄一部輯)故各隨國編之而成此書以廣其聞爾自古豈止

纂例卷一　二

有一丘明姓左乎何乃見題左氏悉稱丘明近代之儒又妄爲記錄云丘明以授曾申申傳吳起起傳其子期期傳楚人鐸椒椒傳虞卿卿傳荀況況傳張蒼蒼傳賈誼(無事見經典釋文序錄所引)此乃近世之儒欲尊崇左氏妄爲此記向若傳授分明如此漢書張蒼賈誼及儒林傳何故不書則其僞可知也(從漢初傳不能知後代何而得之是明妄也)或曰公穀定何時人也(盡緣書儒林藝文志並無年代名字故問之也)答曰此二傳雖不記事跡然其解經密於左氏是知必孔門後之門人也但不知師資幾世耳傳記無明文故三傳先後亦莫可知也先儒或云公羊名高子夏弟子也(應劭風俗通云爾)或云漢初人(何休隱二年注中云然)或曰穀梁亦子夏弟子名赤(亦云)或曰秦孝公同時人(云然)或云名俶字元始(云然)皆爲強說也(不能定)

(其時代及名字而後代方示廣非真說也)儒史之流尚多及此況語怪者哉(言雖代儒生及修史之人官守王據而適妄言此數自作爲之意)

啖趙取舍三傳義例第六

啖子曰三傳文義雖異意趣可合者則演而通之文意俱畧各有可取者則並立其義其有一事之傳首尾具處者皆聚於本經之下庶使學者免於煩疑至於義指乖越理例不合浮辭流遁事迹近誣及無經之傳悉所不錄其辭理害教并繁碎委巷之談(調戲)浮僞之言及尋常小事不足爲訓者皆不錄若須存以通經者刪取其要諫諍謀猷之言有非切當及成敗不由其言者亦皆畧之雖當存而浮辭多者亦撮其要凡敘戰事亦有委曲繁文并但敘戰

纂例卷一　十一

人身事義非二國成敗之要又無誡節可紀者亦皆不取凡論事有非與論之人而私評其事自非切要亦皆除之其巫祝卜夢鬼神之言皆不錄(其有者則存之於讚)三傳敘事及義理同者但舉左氏則不復舉公穀其公穀同者則但舉公羊又公穀理義雖同而穀梁文獨備者則唯舉穀梁公羊穀梁以日月爲例一切不取其有義者則時或存之亦非例也(以日月爲例非也)或問無經之傳有仁義誠節知謀功業政理禮樂讜言善訓多矣頓皆除之不亦惜乎答曰此經春秋也此傳春秋傳也非傳春秋之言理自不得錄耳非謂其不善也且歷代史籍善言多矣豈可盡入春秋乎此當示於後代者自可載於史書爾今左氏之傳見存必欲耽玩文彩記事迹者覽之可也若欲通春秋者即請觀此傳

焉傳文有一句是一句非皆擇其當者留之非者去之疑者則存而論之或問三傳之文多說一事解一義是當併是非當併非何謂摘取之乎答曰三傳所記本皆不謬後人不曉而以濫說附益其中非純是本說故當擇而用之亦披沙揀金錯薪刈楚之義也

趙子曰三傳堪存之例或移於事首或移於事同（事首事同例）須都撮如內外大夫名目例（三善惡事一貫如弑君有稱國稱人等差品稱敘褒貶舉例也）（入見前年）如此等三四條三傳及啖氏或有已釋之而當者或散在前後學者尋之卒難總領今故聚之使其褒貶差品了然易見其四家之義各於句下註之其不註者（謂不註云某家也）則鄙意也（鄙趙子自謂也）既不遺前儒之美而理例又明也凡公穀文義雖與本經不相會而合正理者皆移於宜施處施之其孤絕之文不可專施於經下者（謂經不可傳附也）予則引而用之（趣引用為證如人引詩書之比也）古服先儒之義片善不遺也凡三傳經文不同故傳文亦異（如盟）（作䢵之類左氏）今既纂會詳定之（義見三傳差互畧篇中）則傳文亦悉故定以一之庶令學者免於疑誤也公穀說經多云隱之閔之喜之之類且春秋舉經邦大訓豈爲私情悲喜生文乎何待春秋之淺也如此之例並不取公羊突異下悉云記災也記異也尋已於例首都論其大意自此即覩文知義不復纖載其有須存者乃存之耳公穀舉例悉不稱凡又公穀每一義輒數處出之今既去其重複以從簡要其舉例故加凡字以通貫其前後夫察微知遠識之精也故夫子云由也不得其死然是也古人立蓍龜以求前知也故

當不棄人之知然左氏所記以一言一行定其禍福皆驗若符契如此之類雖蹤比有縱不悉妄妄必多矣悉棄之乎則失於精深勸戒之道悉留之乎則多言者無懼而詭妄繁興固當擇其辭深理正者存之浮淺者去之庶乎中道也左氏無經之傳其有因會盟戰伐等事而說忠臣義士及有讜言嘉謀與經相接者即略取其要若說事迹雖與經相符而無益於教者則不取左氏每盟下皆云尋某年之盟每聘下則云報某人之聘侵伐下多云報某之役凡此類但檢前以符後更無他義今者取其事相連帶要留者留之左氏亂記事迹不達經意遂妄云禮也今考其合經者留之餘悉不取左氏集諸國史爲傳序吳楚之君皆稱爲王此乃本國臣民之僞號不可施於正傳故皆改爲吳子楚子若敘其君臣自相答對之語則非我褒貶之意且今後代知其僭僞故仍舊耳左氏序楚縣大夫皆稱曰公此乃僭爲之辭皆刊正之左氏叙諸國之君皆稱曰公此皆依彼國之史成辭殊失曾史之體今爲繁多不可改易學者宜知之凡有德之人人敬其名故稱其字左傳追修前史足得正名而役罪惡之人亦舉其字（弑父衛侯之類）取之意甚矣爲此例極多不暇悉改學者宜知之凡謚者所以褒貶善惡其有罪之人而加美謚（共仲之類）今不改削者以見當時政教之廢也後代宜戒之

重修集傳義第七

淳秉筆持簡侍于啖先生左右十有一年述釋之閒每承善誘微言奧指頗得而聞嗟乎神不與善天喪斯文筆削

纔終詰人其衰是以取舍三傳或未精研春秋綱例有所遺畧及趙氏損益既合春秋大義又與條例相通誠恐學者卒覽難會隨文覩義謂有二端遂乃纂于經文之下則昭然易見其取舍傳文亦隨類刊附又春秋之意三傳所不釋者先生悉於注中言之示謙讓也淳竊以為既自解經理當為傳遂申已見各附于經則春秋之指朗然易見或問啖氏新解經意與先儒同者十有二三焉今子重修集傳悉以啖氏目之得無似竊古人之美以黨其師乎答曰啖氏本云集傳集註已明集古人之說而掇其善者也今作傳者但以釋經之義不合在於註中標以啖氏所以別於左氏公穀耳其義亦不異於集註也啖趙所取三傳之文皆委曲翦裁去其妨礙故行有刊句句有刊字以至

精深實懼曾學三傳之人不達斯意以為文句脫漏隨即註之此則集傳之蠹也將來君子有意於斯者苟疑闕誤宜究詳覽啖趙取舍例及辨疑以校之不可援三家舊文采正新傳慎之慎之三傳義例雖不當者皆於纂例本條書之而論其棄舍之意其非入例者即辨疑中論之或問集傳先左氏次公羊後穀梁亦有意乎答曰左氏傳經多說事迹凡先見某氏然後可以定其是非故先左氏焉公羊之說事迹亦頗多於穀梁而斷義即不如穀梁之精精者宜最在後結之故穀梁居後焉事勢宜然非前優而後劣也或問曰經傳文字有犯國朝廟諱悉不改易何也答曰夫文所以傳義理也若改易之則失其義理矣禮云臨文不諱蓋謂此也但習讀之人訓而呼之則臣子之禮備

矣左氏傳所記事迹連帶經義者悉入集傳矣其無經之傳集傳所不取而事有可嘉者今悉畧出之隨年編次共成三卷名曰春秋逸傳則左氏精華無遺漏矣其他則妄僞繁碎無足觀也

修傳終始記第八

啖先生諱助字叔佐關中人也聰悟簡淡博通深識天寶末客於江東因中原難興遂不還歸以文學入仕為台州臨海尉復為潤州丹陽主簿秩滿因家焉陋巷狹如晏如也始以上元辛丑歲集三傳釋春秋至大曆庚戌歲而畢趙夫子時宦于宣歙之使府因往還浙中途過丹陽乃詣室而訪之深話經意事多響合期反駕之日當更討論嗚呼仁不必壽是歲先生即世時年四十有七是冬也夫子

隨使府遷鎮于浙東淳痛師學之不彰乃與先生之子異躬自繕寫共載以詣趙夫子夫子因損益焉淳隨而纂會之至大曆乙卯歲而書成夫子天水人也自十八代祖璜漢末避地于河東因世居焉祖靈誕文辭宏逸早年進士登科官至太府少卿父庭珍以操履貞白政事殊異官至歷陽太守夫子名匡字伯循璧淮南節度使御史大夫潁川陳公之領宣歙也始召用累隨鎮遷拜時為殿中侍御史淮南節度判官淳字伯冲吳人也自七代祖澄以儒學著周世世遵家風不隕素業祖師禮明經擢第官至宜春郡司戶參軍大人前左監門衛冑曹參軍淳幼承嚴訓務令訪學遂得請益二門參聞聖典也時又謬為潁川公所薦詔授太常寺奉禮郎

春秋纂例卷一

春秋集傳纂例卷第二

魯十二公譜并世緒第九　公即位例第十

告月視朔例第十一　郊廟雩社例第十二

婚姻例第十三 夫人內女歸寧事附 太子生附

魯十二公譜并世緒第九

魯周公之國也周公武王之弟也始受封身留輔王室使子伯禽歸國都於曲阜伯禽卒子考公酋立考公卒弟煬公熙立煬公卒子幽公宰立幽公爲弟濆所殺濆立是爲魏公魏公卒子厲公擢立厲公卒弟獻公具立獻公卒子眞公濞立眞公卒弟武公敖立武公卒子懿公戲立懿公爲兄子伯御所殺周宣王誅伯御立懿公之弟稱是爲孝公孝公二十五年犬戎殺幽王 孝公卒子惠公弗湟立 惠公三年平王東遷

隱公惠公之子名息姑立十一年爲公子翬及桓公所殺母聲子不書卒不書葬不逆夫人攝讓不外逆也

桓公惠公子隱公弟名允立十八年爲齊所殺母仲子隱二年書夫人子氏薨不書葬不祔廟夫人文姜 三年公子翬所逆書夫人姜氏至自齊 莊二十一年薨二十二年葬

莊公桓公子名同立三十二年薨母文姜 已見 夫人哀姜 二十四年公自逆夫人姜氏入也 僖元年薨于夷 齊所殺也 二年書葬

閔公莊公庶子名開莊公薨後子般立 般莊長子 公子慶父使圉人犖殺之立閔公閔公立二年慶父又使卜齮殺之母不見未取夫人

僖公亦莊公庶子名申閔公兄也立三十三年薨母成風 莊公妾也 文四年書薨五年書葬 並僭用夫人禮與哀姜並 祔夫人聲姜文十六年書薨文十七年書葬

文公僖公子名興立十八年薨母聲姜夫人姜氏 四年逆婦姜于齊子赤被殺後歸齊也 經云歸于齊左氏謂之出姜是也

宣公文公子名捷立十八年薨母敬嬴公殺謂之頃熊宣公八年書薨書葬夫人穆姜 元年公子遂所逆書以夫人婦姜至自齊有敬嬴故所以稱婦也 襄九年書薨書葬

成公宣公子名黑肱立十八年薨母穆姜 已見 夫人齊姜 十四年僑如所逆書僑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有穆姜故所以稱婦也 襄二年書薨書葬

襄公成公子名午立三十一年薨母定姒 襄四年書薨書葬 與齊姜並祔也 夫人不見

昭公襄公子名稠立二十五年書遜三十二年薨于乾侯 在齊外 母齊歸昭十一年書薨書葬 僭用夫人之禮故也 夫人吳孟子哀十二年卒不書葬不可以祔也

定公昭公弟名宋立十有五年薨母不見夫人不見

哀公定公子名蔣立十四年春西狩獲麟十六年四月孔子卒二十四年公遜于邾遂如越母定姒定十五年書卒書葬夫人不見哀公自越歸卒於有山氏子悼公寧立悼公卒子元公嘉立元公卒子穆公顯立穆公卒子共公奮立共公卒子康公屯立康公卒子景公偃立景公卒子平公叔立平公卒子文公賈立文公卒子頃公讎立頃公二十四年爲楚所滅遷

千下邑爲家人曾起周公至頃公三十四世

凡經文下所引五家之傳皆畧言其意亦不備加傳文後並故此學者宜知之

公即位例第十

隱元年春王正月（左氏不書即位攝也公羊成公意也穀梁[illegible]）

桓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illegible]繼弑君不言即位[illegible]公羊穀梁云[illegible]）

莊元年春王正月

閔元年春王正月（繼子般弑也）

僖元年春王正月

文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宣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公羊云繼弑君不言即位其意也）

成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襄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昭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定元年夏六月戊辰公即位（凡公即位皆於歲首正月定公[illegible]公喪[illegible]）（至子既殯而即位[illegible]）

哀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啖子曰凡天子崩諸侯薨既殯而嗣子爲君康王之誥是也（周書[illegible]）不就阼階之位來年正月朔日乃就位南面而改元春秋所書是也（[illegible]）行即位禮穀梁云繼正即位也此說是（[illegible]）凡先君正終則嗣子踰年先君遇弑則嗣子廢即位之禮（不忍行也）穀梁云繼弑君不書即位正也此說是也（[illegible]）凡繼弑君而行即位禮非也穀梁云桓公繼弑君而行即位則是與聞乎弑也公羊云宣公繼弑君而行即位其意也（[illegible]）左氏不達其意曲爲其說而云莊公不言即位文姜出故也閔公不言即位亂故也僖公不言即位公出故也（左氏[illegible]）（[illegible]入中之文也）公出後入不書諱故也且母以得罪去國猶曰不忍父爲他國所弑其情若何不舉其大而舉其細非通論也且三月文姜方遜何妨正月即位乎故知解莊公不言即位妄也國有危難豈妨行禮故知解閔公不言即位妄也若君出諱而不書昭公何以書乎假如實出亦當非時即位如定公也故知解僖公不言即位妄也

告月視朔例第十一

隱元年春王正月（[illegible]）（年有正[illegible]公羊所以意同正）

桓三年正月（[illegible]十八年[illegible]）（[illegible]之所[illegible]王[illegible]書之減也人）

文六年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左氏[illegible]穀梁云不告[illegible]）

也已

十六年夏五月公四不視朔（穀梁云[illegible]）

襄二十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illegible]）

昭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illegible]）（不得[illegible]所居在也[illegible]）

三十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三十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趙子曰天子常以今年冬班明年正朔於諸侯諸侯受之每月奉月朔甲子以告于廟所謂稟正朔也故曰王正月言王之所以班也因以特牲薦謂之告月亦曰告朔故論語云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也文公以閏非正不行告朔之禮而以其朔日但身至廟拜謁而已故曰猶朝于廟以此朝空廟謁故經文譏之襄二十九年書公在楚者記君之所在且明不得告朔此史家之常事諸公在外多矣悉不書者國之常事不足備書從省之義此則因公正旦在遠故舉此一事以示常法也書昭公在乾侯其義所同凡君在外不應都廢告朔之禮當是執政大臣攝行矣

郊廟雩社例第十二

啖子曰凡祭常事多不書失禮及非常乃書趙子曰凡郊廟社稷所以奉天地尊祖考而重生本成國之大禮也故過則書之

郊望

僖三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公穀云四卜非禮四月不時左氏公穀皆云譏猶三望卜郊不從而免牲足知不郊故不云不郊

宣三年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望譏穀梁云書郊牛之變猶望義同僖三十一年

成七年正月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乃免牛不郊猶三望書不郊牛之變義同宣三年望義同僖三十一年穀梁云免牛禮也

十年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穀梁云五卜強也

十七年九月辛丑用郊……

襄七年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穀梁云三卜禮也四月不時也

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四月四卜郊同僖三十一年也

定十五年正月鼷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夏五月辛亥郊五月不時也趙子曰早年常牲鼷鼠食郊牛上元二年因趕奔旅於會猶得有水旱疫鹿之牛皆書傷也所度年當而無牛有災不有死小者鼠

哀元年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改卜牛夏四月辛巳郊四月不時

郊時

啖子曰天子以冬至祭上帝又以夏之孟春祈穀于上帝禮曰於郊故謂之郊不敢斥言祀天故但言其祭處而已魯以周公之故特得以孟春周之三月祈穀于上帝亦謂之郊郊皆用辛日故以二月卜三月上辛不吉則卜中辛又不吉則卜下辛所謂吉事先近日也穀梁曰自正月至于三月郊之時也我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如不從則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如不從則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如不從則不郊矣此說非也若以冬至則不當卜若以夏之孟春則不當起周正而卜左氏云啟蟄而郊郊而後耕是也公羊傳註及鄭司農註周禮同此說皆是謬也啟蟄謂建寅之月百蟲出耳時候非必取驚蟄之節也

養牲

禮曰養牲必在滌三月滌者養牲之宮名也故自周之十一月下旬而養牲至二月中旬而牲成故得以二月下旬卜三月上辛也

改卜牛

凡養牲必養二牲一以祀上帝一以稷后稷帝牛有……

謂傷食之類則改卜稷牛以代之而別以他牛爲稷牛可也禮
曰帝牛必在滌三月稷牛唯具言稷牛但令備具可不必在滌帝牛必在滌也

不郊

凡卜三旬皆不吉則不郊牛死及牛有災害則卜稷牛而
代之若卜稷牛不吉及既養稷牛又死亦皆不郊所言稷牛義緩
同上

免牲

凡不郊皆卜免牲穀梁曰卜免牲吉則免之譏免三牲之一禮不見
不吉則但不郊而已又曰卜之不吉則繫而待龙牲也待具
明在具牲時卜用也然後左右之左右觀所用也此說是免牛凡未成牲曰
牛穀梁云牲傷者亦曰牛又曰巳牛矣而又免之何也嘗
置之上帝矣置之帝宮故卜而免之不敢專也此說是公羊云
免牲禮也免牛非禮也此說不如穀梁之義精祀前逆災子說
趙子曰郊者天子所以事上帝也魯曷爲之諸侯不合郊祀周公
故也成王尊周公之德故錫天子之禮焉不於日之至避
王室也周郊天用冬至之日卜用夏正建寅之月於農耕之始也因祭祀遂祈穀
事前敬於比旬而卜之遠怠慢也比近也謂二月下旬卜三月上辛卜吉則有司定事若遠日則卜之得吉而未龙牲卜歟之應也必更三旬禮盡於三也凡禮以三爲郊且郊
之月踰矣言此月日盡不可復郊故不復卜也

望

啖子曰尋春秋義郊後必望祭若不郊則不當望凡書猶
三望猶皆非禮也三傳義同
趙子曰三望之名公羊云泰山河海也而左氏穀梁無其
名說左氏者云分野之星及封內山川說穀梁者云泰山
淮海據禮篇云諸侯祭名山大川在其封內者而不言星
辰又淮海非魯之封內公羊云山川不在其封內則不祭
而云祀河海河海不在魯界也則三家之義皆可疑也

廟

公羊曰周公稱太廟魯之始封太祖魯公稱世室伯禽始受封廟爲世室
言世世不毀也群公稱宮尊始祖不令子孫同其稱故曰宮也
隱五年九月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趙子曰舍八佾用六佾猶僭之
皆故日譏
桓二年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太廟三傳皆云
非禮也
八年正月巳卯烝五月丁丑烝公穀皆云譏亟也
十四年秋八月壬申御廩災乙亥嘗趙子曰譏不時又不何也
莊二十三年秋丹桓公楹左穀皆云非禮也
二十四年春王三月刻桓宮桷三傳義同
閔二年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三傳並云不當吉趙云不當禘不稱
宮不及於祖也
僖八年秋七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穀梁云不宜致也
文二年二月丁丑作僖公主三傳皆云虞練之時失
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躋僖公三傳皆云逆祀也
六年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左氏云不告朔非禮穀梁云不當朝廟
十三年秋七月大室屋壞三傳皆云不敬也
十六年夏五月公四不視朔穀梁云譏公厭政也
宣八年六月辛巳有事于太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
繹萬入去籥三傳皆云卒不當繹

成三年二月甲子新宮災三日哭(公穀云禮也)

六年二月辛巳立武宮(三傳並云非禮)

昭十五年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

定元年九月立煬宮(三傳同譏)

八年冬從祀先公(公穀皆云復正)

啖子曰凡宗廟之禮有常四時之祭雖失其月亦非大故皆不書其失時及失禮之大者乃書左氏云始殺而嘗閉蟄而烝過則書公羊云春曰祠夏曰禴秋曰嘗冬曰烝常事不書(言常祭失禮乃書之非)此說皆是

趙子曰四時之祭皆用夏時(言祠禴嘗烝皆夏之四時也)從物宜也(以若周之四時用四祭於義理又所用之物翻不相合故用夏時為宜也)周雖以建子為正至於

祭祀則用夏時本月以行四時之祭故桓八年正月烝則夏之仲冬也閔二年五月禘即夏之三月也凡四時之祭蓋用孟月宜八年六月有事于太廟即夏之孟月也若有故及日不吉即用仲月桓八年五月烝是也若又有故及日不吉即用季月昭十五年二月有事于武宮即夏之季月也經文並無譏故但不失時即非僭禮啖說是也然吉事先近日苟有其故而用季月涉於怠矣當用仲月為嘉也時物既登且得二至二分之節故也此事禮制都無定證今考經推理宜耳故也(向下別無禘題亦並無每于義也皆放此)又曰禮不王不禘(禮記大傳及喪服小記並云)魯曷為之周公故也周之王也文王興之(王業大興)武王成之(伐紂有天下也)周公康治之(輔幼主治天下)是以魯得郊焉所以崇周公也(今魯子孫用天子禮所以尊崇周公故也)曰崇之宜

乎(問合禮之宜否)非宜也國之所以樹者法制也法制所以限尊卑(不得後僭)諸侯而行天子之禮非周公之意也其用乎莊又僭也(成王令魯得用禘禮已為僭矣本止施於周公之廟今以僭於莊之廟行之非禮之甚其豐備之禮可)(不能配文王也)不稱宮不及于祖也(若言吉禘于莊宮即似於莊廟祭及文王今說不所放指)(言莊公明之也)以凡祭而非者稱祭(祭而失禮則書名)以本下者稱事(非禘)(失禮為下事張本者則不書祭名大事于大廟躋僖公之類是也)又曰禘者本帝王之大祭諸侯不得行之成王以特尊周公令魯行耳閔二年逐僭用於莊廟故經書以譏之公羊云其言莊公何未可以稱宮廟也必若不合於宮廟行禘而今行之則當明書以示譏不應隱避也自緣不配文王故斥言莊公以明之啖又云譏始不三年也若然則當有衶字故知皆非也

辨魯無祠礿義(四時祭名書禘及嘗烝譏之不同故辨者紛紛異說氏所以)

閟曰周禮記四時祭名云春祠夏礿秋嘗冬烝公羊亦同毛詩云礿祠烝嘗于公先王(協韻故云礿祠烝嘗)其而春秋無礿祠二祭何也答曰春秋中一書烝(其實一書嘗書之)一書嘗兩書禘皆為失禮及有變故乃書耳於祠礿二祭無他故所以不書何足怪哉

辨禘義(傳義尤謬故趙子辨之)

趙子曰禮記大傳云禮不王不禘(明諸侯不得有也)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所出謂系之帝)以其祖配之諸侯及其太廟([illegible])大(大廟百世不遷王不禘無所不及也言諸侯不言禘者祀之所及不言禘者以不吉也)大夫有大事省於其君干祫及其高祖(有省謂有功省於君上也)(言…也上)及于據此求體勢相通皆說宗廟之祀不得謂之祭天(禘上主義並趙子亦非也)鄭注禮記從小記曰王者禘

其祖之所自出又下云禮不王不禘正與大傳同則諸侯不得行禘禮明矣是以祭法云有虞氏禘黃帝（舜祖顓頊出於黃帝）（黃帝則所謂禘其祖之所自出也）而郊嚳（帝王郊天當以始祖配天……）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亦禘黃帝（……）而郊鯀（鯀禹之父以有功配天也）祖顓頊（禹出顓頊）而宗禹（……）殷人禘嚳（殷出自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

趙子曰予以為禘郊祖宗並敘永世追祀而不廢絕者也禘者帝王立始祖之廟猶謂未盡其追遠尊先之義故又推尋始祖所出之帝而追祀之以其祖配之者謂於始祖廟祭之而便以始祖配祭也此祭不兼群廟之主為其踈遠不敢褻狎故也其年數或每年或數年未可知也鄭玄註祭法云禘謂配祭昊天上帝於圜丘也蓋見祭法所說文在郊上謂為郊之最大者故為此說耳祭法所論禘郊祖宗者謂六廟之外永世不絕者有四種爾非關配祭也禘之所及最遠故先言之爾何關圜丘哉若實圜丘五經之中何得無一字說處又云祖之所自出謂感生帝靈威仰也此何妖妄之甚此文出自讖緯始於漢哀平間偽書也桓譚賈逵蔡邕王肅之徒疾之如讎而鄭玄通之於五經其為誣蠹甚矣或問曰若然則春秋書嘗之禘何也答曰成王追寵周公故也故祭統云成王追念周公賜之重祭郊社禘嘗是其義也（郊禘天子之禮社與嘗諸侯所自有耳禮者見春秋書嘗禘以為……）

[…]之所出也故此祭唯得於周公廟為之閔公時遂僭於莊公廟行之（季氏猶因周公廟有八佾舞於私庭也）以其不追配故直言莊公而不言莊宮明用其禮物耳不追配文王也本以夏之孟月為之至孟獻子乃以夏之仲月為之（禮記雜記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祖七月而禘獻子為之也）今備引諸經書之文證之于左閔二年五月吉禘于莊公（……）又僖八年秋七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又左氏云烝嘗禘于廟又云禘于武宮僖宮襄宮又晉人云以寡君之未禘祀（……）又云魯有禘樂賓祭用之禮運云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又郊特牲曰春禘而秋嘗（……）明堂位曰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祭義曰春禘秋嘗（……）祭統曰春礿夏禘（……）下文云成王追念周公賜之重祭郊社禘嘗是也（……）記云七月之禘獻子為之也（……）仲尼燕居云明乎郊社之義禘嘗之禮治國其如指諸掌而已王制云春礿夏禘（……）又云礿則不禘禘則不嘗嘗則不烝烝則不礿（……）詩周頌序云雝禘太祖也（……）又商頌云長發大禘也爾雅云禘大祭也論語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國語曰禘郊之牛角繭栗問者曰左傳云烝嘗禘于廟何也答曰此為見春秋經前後記祭唯有此三種以為祭名盡於此但據經文不識經意所以云廟又見經中禘于莊公以為諸廟合行之故妄云禘于武宮僖宮襄宮皆妄引禘文而說祭爾問者曰若禘非

時祭之名則禮記諸篇所說其故何也曰禮記諸篇或孔門之後末流弟子所撰或是漢初諸儒私撰之以求購金（漢初以金購書故儒者私撰禮篇衆之）皆約春秋爲之見春秋禘于莊公遂以爲時祭之名（若非末流弟子及漢初儒者所著不應差互如此也）但見春秋唯兩度書禘一春一夏（閔二年五月吉禘于莊公今之三月也僖八年七月禘于大廟今之五月也）所以或謂之春祭或謂之夏祭各自著書不相符會理可見也而鄭玄不達其意故註郊特牲云禘當爲禴祭義與郊特牲同鄭遂不註其註祭統及王制則云此夏殷時禮也且祭統篇末云成王追念周公賜之重祭郊社嘗禘是也何得云夏殷禮哉遂都不註鄭又見吉禘于莊公遂云禘小於祫（[illegible]）諸儒者通之云三年喪畢小禘于廟五年大祫自此便三年一禘五年一祫若禘不迎群廟之主何得謂之大祭迎群廟之主何得於□廟迎之又曾子問篇中何得不云（注引）下文乖謬之甚也且春秋宣八年公羊云大事祫也毀廟之主皆陳于太祖（毀廟之主陳者但出其主於太祖前而祭之也）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升者明自本廟而來也）禮記曾子問篇云祫祭于太廟祝迎四廟之主（四廟謂親廟四也太祖之主本在太廟故不迎也）又云非祫祭則七廟五廟無虛主（義與公羊同）並無說禘爲殷祭處則禘不爲殷祭明矣（殷大也言祭之大者）問曰若禘非三年喪畢之殷祭則晉人云以寡君之未禘祀何也答曰此左氏之妄也左氏見經文云吉禘於莊公以爲喪畢當禘而不知此本僭禮不合施於他國故左氏亦自云魯有禘樂賓祭用之即明諸國無禘了可知矣是左氏自相違背亦可見矣其左氏虛妄之傳非一又何疑哉（具在集例辨疑中）或曰禘非殷祭則論語云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何也答曰此夫子爲大夫時當禘祭而往助祭歎其失禮故云爾也初酌酒灌地以降神之時其禮易行既灌之後至於饋薦則事繁而生解慢故夫子退而嫌之或人因而問其故夫子不欲指斥君之惡便云不知也言其禮難知也若能知者則於天下大事莫不皆知可如掌中之物言如此者是禘禮至難知以隱其前言非斥之意耳註家不達其意遂妄云既灌之後列尊卑序昭穆爲躋僖公故惡之且祫祭之時固當先陳設座位位定之後乃灌以降神郊特牲云既祼然後迎牲明牲至即殺之以獻何得先祼然後設位乎先儒不達經意相沿致誤皆此類也（或曰夫子所歎若非爲躋僖則春秋何不書[illegible]）（[illegible]）不述祭統者不達此意遂云明乎郊社之義禘嘗之禮治國其如指諸掌乎此不達聖人掩君惡之意遂云爾假令達於祭禮亦儀表中一事爾若別無理化之德何能治天下乎此並即文爲說不能遠觀大指致此弊耳問者曰王制所云禴則不禘禘則不嘗嘗則不烝烝則不禴信如鄭說乎答曰撰此篇者亦緣見春秋中唯有禘烝嘗三祭謂魯唯行此三祭遂云爾若信如鄭註諸侯每歲皆朝即遠國來往須歷數時何獨廢一時而已又須往來常在道路如何守國理民乎問者曰明堂位云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于大廟又云夏禴秋嘗冬烝此即以禘爲大祭而別祭闕一時義甚明者也答曰禮篇之中夏禴秋嘗冬烝庸淺鄙妄此篇爲甚故云四代之官魯兼用

之又云君臣未嘗相弑也禮樂刑法未嘗變也其鄙若此
何足徵乎鄭玄不相尋本討原但隨文求義解此禘禮凡
有四種其註祭法及小記則云禘是祭天註毛詩頌則云
禘是宗廟之祭小於祫註郊特牲則云禘當為礿註祭統
王制則云禘是夏殷之時祭名殊可怪也問者曰禘若非
圓丘國語云郊禘之牛角繭栗何也答曰凡禘皆及五帝
五帝之功高遂為五方之主則月令所謂其帝太昊等是
也以其功高歷代兆於四郊以祭之比之次於天帝且郊
祀稷牛角猶繭栗則大皞黃帝之牛不得不爾何足疑哉
儒者又云禘祫俱大祭祫則於太祖廟列群廟之主禘則
於文武廟各迎昭穆之主（文為穆則列武為昭則列已毀廟及毀之主各以昭穆分集於文）
武予謂凡太廟之有祫祭象生有族食之義列昭穆則敘

尊卑之義今乃分昭穆各於一廟集之有何理哉又五經
中何得無似是之說（言不得無明文亦無疑似之說）若信有此禮五廟七
廟有虛主其曾子問篇中何得不該賤此蓋儒者無以分
別禘祫之異強生此義又何怪哉

門社

莊二十五年夏六月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左氏云當伐鼓于社不當用牲）

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左氏云凡天災有幣無牲）

三十年九月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左氏云非正陽之月當伐鼓不當用牲）

文十五年六月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義同莊二十五年）

左氏曰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于社諸侯用幣于社伐
鼓于朝又曰日有食之唯正陽之月慝未作（正月謂建巳之月慝謂陰氣）於是乎用幣于社伐鼓于朝又曰凡天災有幣無牲
非日月之眚不鼓啖子曰據左氏所說正禮也此書門社
皆記非常也

雩

趙子曰凡祈澤曰雩（雩旱祭也謂祈雨也雩祭星辰山林川澤也）凡所稱大國徧
雩也（所以為大也）勤民之祀也故志之（勤憂念也建巳之月雩祭自是常事不書）

桓五年秋大雩

僖十一年秋八月大雩

十三年秋九月大雩

成三年秋大雩

七年冬大雩

襄五年秋大雩

八年九月大雩

十六年秋大雩

十七年九月大雩

二十八年秋八月大雩

昭三年八月大雩

六年秋九月大雩

八年秋大雩

十六年九月大雩

二十四年八月大雩

二十五年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啖子曰季辛下言又諸大雩承上文）

可知也

定元年九月大雩

七年秋大雩

九月大雩

十二年秋大雩

趙子曰左氏云龍見而雩過則書之又曰書不時也蓋並為踰建巳之月為不時耳若然則但言其月日雩可知也不時何用書大哉故知此說非也雩者為旱書也以明旱而雩有益也憂民故書之與書不雨義同穀梁云雩得雨曰雩不得曰旱此說是也舊說大謂禮物有加也若禮物加即書大何者是祈雨之雩乎假令實謂禮物有加故書大則禮物合度但失時者當但書雩何得總云大哉公羊曰大雩者旱祭也何以不言旱言雩則旱見言旱則雩不見此說亦非也雩祭名旱乃災也以雩言旱非舉重之義

婚姻例第十三 太子生附

啖子曰凡婚姻合禮者皆不書趙子曰凡男女之禮[illegible]之人倫之本也風教之始也是以先王敬之故紀其[illegible]耳書[illegible]之也

納幣

莊二十二年冬公如齊納幣公穀皆云親納幣非禮啖子云時居喪又親納幣女也

文二年冬公子遂如齊納幣公羊云譏喪娶趙子云又譏使公子納幣也

成八年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趙子云諸侯不當使公卿也

啖子曰魯往他國納幣皆常事不書凡書者皆譏也他國來亦如之公羊云納幣不書皆合禮者不書此說是也左氏不達此例云襄仲如齊納幣為合禮誤亦甚矣穀梁說具

趙子曰婚禮有六一納采二問名三納吉四納徵即納幣也五請期六親迎即逆女也春秋獨書其二謂納幣及逆女也以納幣方契成已前三禮並未結定逆女為事終舉重之義也

逆王后

桓八年冬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趙子曰言遂逆者譏不稟白于王

襄十五年春劉夏逆王后于齊左氏曰卿不行非禮也

啖子曰古儒者或言天子當親迎或言不當親迎二說不同未敢定也然春秋所載皆譏也合禮則常事不書也

趙子曰先儒爭此義鄭康成據毛詩義以文王親迎為證據文王乃非天子不可為證考之大體固無自逆之道王者之尊海內莫敵故嫁女即使諸侯主之適諸侯諸侯莫敢有其室若屈萬乘之尊而行親迎之禮即何莫敵之有乎問曰夫子對哀公云為天地社稷宗廟之主非謂天子乎答曰魯有郊天祀地之禮故云爾何得言天子之禮乎

內逆女

桓三年秋公子翬如齊逆女文姜也穀梁云當親迎使大夫非也啖子曰使公子非禮

莊二十四年夏公如齊逆女哀姜也穀梁云譏逆讐女

文四年夏逆婦姜于齊出姜也穀梁云譏禮成于齊故曰婦不書公不斥言

宣元年春公子遂如齊逆女穆姜也義同公子翬

成十四年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齊姜也義與公子翬同

啖子曰諸侯親迎皆常事不書穀梁云親迎常事不志是也[illegible]公子翬公子遂叔孫僑如為君逆夫人皆以非禮書翬遂公子而行婚禮尤不可也左氏以卿逆為合禮殊誤矣

外逆女

隱二年九月紀履綸來逆女（公羊[illegible]）

莊二十七年冬莒慶來逆叔姬（[illegible]）

僖二十五年夏宋蕩伯姬來逆婦（[illegible]）

宣五年九月齊高固來逆子叔姬（[illegible]）（非姊妹故加子字也皆姊妹此也）

啖子曰凡外逆女皆以非禮書公羊云外逆女不書者[illegible]書是也

王后歸

桓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illegible]）趙子曰敬王室也（[illegible]）

左氏曰凡諸侯之女行唯王后書（[illegible]）記其是以著其非（[illegible]）穀梁曰為之中者歸之也（[illegible]）

按王后者天下之母不同於諸侯自合書之不關為之媒乃書也

王女歸

莊元年冬王姬歸于齊（趙子曰[illegible]其為婚主也）

十一年冬王姬歸于齊（義同元年）

趙子曰凡外女歸皆以非常乃書（[illegible]）穀梁云為之中者即歸之也（[illegible]）若然則他公何不見有婚主之事而莊公獨兩處書乎則知書歸者皆非常也譏與讎為婚主也

內女歸

隱二年九月紀履綸來逆女冬十月伯姬歸于紀（[illegible]）

七年三月叔姬歸于紀（見上）

莊十二年春王三月紀叔姬歸于酅（啖子曰非嫁而書歸故加紀字[illegible]）

（見本）

二十五年夏伯姬歸于杞

僖十五年秋季姬歸于鄫

成九年二月伯姬歸于宋

啖子曰公羊穀梁並云婦人謂嫁曰歸是也凡內女歸嫁為夫人則書（[illegible]）但言歸而不云逆者知自來逆常事不書也

夫人至

桓三年秋夫人姜氏至自齊（[illegible]）

莊二十四年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illegible]）

僖八年秋七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illegible]）

宣元年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illegible]）

成十四年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illegible]）

啖子曰凡夫人初至皆告于廟也趙子曰文四年逆歸[illegible]

姜也出姜不書至貶成禮于齊也昭公娶吳孟子不書至恥
娶同姓不告廟也襄公定公哀公並不迎夫人文九年夫
人姜氏至不入此例者以非初逆之至

夫人如及會饗

莊二年冬十一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書姦也左氏云非）
（趙子曰姜氏齊侯之惡著矣亦所以病公誘不能正家也）
四年春二月夫人姜氏饗齊侯于祝丘（趙子曰饗甚於會）
五年夏夫人姜氏如齊師（趙子曰不當如也見其姦）
七年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義同二年）
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義同二年）
十五年夏夫人姜氏如齊（義同五年）
十九年秋夫人姜氏如莒（義同五年）
二十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如莒
僖十七年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趙子曰...）
文九年春夫人姜氏如齊（趙子曰無父母如齊非禮也）
啖子曰凡夫人行皆書比於公也趙子曰諸侯之女既嫁
父母存則歸寧不然則否今則不稱故書曰如（之名非禮）
也（人之事若合禮者歸寧則當云歸寧于某）據經文所書者皆以非禮故也若以文姜如齊為合禮
則天下無非禮事矣又書如莒並是歸寧乎穀梁每經下
皆云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禮也若然則父母存豈得
絕其歸寧乎又未嫁之女嫠居之婦豈得踰竟乎故不足
取

夫人歸本國

文十八年冬夫人姜氏歸于齊（子赤之母文公夫人左氏云襄仲殺子赤）
（夫人歸于齊）
趙子曰言歸不反之辭也左氏云夫人出曰歸于某據文
公夫人歸于齊乃是襄仲殺子赤後自歸耳不可以此為
例若夫人實有罪見出必當云出歸于某以示貶不應但
云歸爾

內女來

莊二十有七年冬杞伯姬來（趙子云無父母而來也）
僖五年春杞伯姬來朝其子（公羊云參譏之）
二十有五年夏宋蕩伯姬來逆婦（穀梁云婦人自逆婦非禮也）
二十有八年秋杞伯姬來（義同莊二十七年）
三十有一年冬杞伯姬來求婦（義同宋蕩伯姬也）
宣五年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啖子云大夫非公事與夫人出竟非禮也）
（叔姬歸寧...）
趙子曰凡內女歸來不宜來也譏無父母而歸也左氏曰
凡諸侯之女歸寧曰來言禮當來也竊謂合禮者悉常事
不書豈有二百四十二年內女唯兩度歸寧乎蓋知非禮
而來故書云爾若須歸寧即書歸寧耳公羊云內女直來
曰來此蓋見無他事故云爾殊不知經意

內女出

文十有五年十有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啖子云不言...）
（不告於齊...趙子云書來歸...）
宣十有六年秋郯伯姬來歸

成五年正月杞叔姬來歸
啖子曰內女見出皆書曰來歸大其事也三傳意同郯伯姬杞叔姬不書嫁而書出或嫁時夫未爲君也趙子曰爲婦而出著其恥也言婦道不修故被出若出非其罪經必異文但無非罪者爾

雜婚姻事

桓三年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讙左氏云諸侯不當送女公穀同

莊元年夏單伯送王姬趙子云不書送

二十有四年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戊寅大夫宗婦覿用幣穀梁云娶讐人女故云入左氏云婦人用幣非禮也公羊意亦同此

成九年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趙子云不當使卿致也

啖子曰凡雜婚姻事亦以非常乃書

媵

莊十九年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宋公盟

成八年冬衛人來媵

九年夏晉人來媵

十年夏齊人來媵

啖子曰凡媵常事不書公子結爲遂事起本也三國來媵非禮也故書禮當二國媵公羊云媵不書穀梁云媵淺事也不志也說皆是左氏云凡諸侯嫁女同姓媵之異姓則否若然則莒姓己郯姓曹此二國同姓至少如嫁女孰爲媵乎恐此禮難行今不取趙子曰左氏云異姓則不合媵則成十年直云齊人來媵足知非禮何暇先書衛乎所以先書二國者明九女已足而又來媵所以爲失禮非謂譏異姓來媵其義亦甚明

太子生

桓六年九月丁卯子同生

啖子曰君嫡子生以太子生之禮接之則史書之莊公是嫡夫人之子又以太子生之禮接之故書餘公雖有是嫡夫人之子不以太子生之禮接之故不書也趙子曰太子生多矣爲書子同禮備故也禮備於嫡是重宗廟太子將承先君之宗廟記其是以著其非也但書備禮者不備禮者自明言太子生備其禮常事也不當書爲餘公皆不備禮不可書之但舉有禮者足以示誡

春秋集傳纂例卷第三

春秋集傳纂例卷第三

崩薨卒葬例第十四

左氏曰凡崩薨來告則書不然則否

啖子曰天子卒曰崩諸侯卒曰薨皆臣子之辭外諸侯則曰卒卒終也本國不言卒（言卒如合終然）故異其文如今凶儀稱親屬亡沒異於弔者之辭情禮然也

公羊曰天子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祿（按此說不了何者天子至尊天下稱曰崩可也諸侯曰薨則本國臣子言之至於赴告皆曰不祿王史及他國之史則書卒自此已下其家臣赴告並言不祿史官書之則曰卒此則臣子及他國異辭彌何得定配以為品例邪自史記漢書已下凡有爵臣死皆言薨卒失甚矣且魯史書外諸侯猶言卒況王史乎）

王崩

隱三年三月庚戌天王崩（平王也）

桓十五年三月乙未天王崩（桓王也此後莊王僖王不書崩）

僖八年冬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惠王也）

文八年八月戊申天王崩（襄王也此後頃王不書崩）

宣二年冬十月乙亥天王崩（匡王也）

成五年冬十有一月己酉天王崩（定王也）

襄元年九月辛酉天王崩（簡王也）

二十八年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靈王也）

昭二十二年四月乙丑天王崩（景王也）

趙子曰春秋王崩三不書（譏也謂不書於經莊王僖王頃王也）見王室不告魯之不赴也（王室使告國史當書之不然魯闕王崩使卿赴弔則得其日月亦當書也）哀王室之無人（王室陵遲公卿非其人故禮闕爾）著諸侯之不臣也（王室雖不告諸侯聞之自當往）嗣王即位皆不書（逾年而即位天下更始即當書其即位以見天下新有大君也）不能

施令於天下也（但自即位而已不能有號令新致使天下知也亦猶詩有王風不爲雅也）罪諸侯不臣而莫之承也（諸侯視之與不即位同不輕重承也）哀王道積微而莫之興也（積漸也無復微興也）又曰王后世子（王之世子）廢與卒葬之不書何也王室不告諸侯不赴也（不赴不哀弔）哀其微也

公薨

隱十一年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桓公與羽父殺之）

桓十八年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齊令彭生殺之也）

莊三十二年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

閔二年秋八月辛丑公薨（共仲使卜齮賊公于武闈）

僖三十三年冬十有二月乙巳公薨于小寢

文十八年春二月公薨于臺下（非路寢也）

宣十八年冬十月壬戌公薨于路寢

成十八年八月己丑公薨于路寢

襄三十一年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

昭三十二年十有二月己未公薨于乾侯

定十五年夏五月壬申公薨于高寢

啖子曰凡公薨必書其所（小寢路寢高寢之類）詳內事重凶變也若遇弒則不地穀梁云公薨不地故也此說是趙子曰公必薨於正寢以就公卿也大位新之窺也危病邪之伺也若蔽於隱是使小人女子得行其志也莊公正終而嗣禍分位不明而閨闈不修也（事見莊三十二年）故宗嗣素定之兵權散主之閨闈嚴飭之小人女子不尸重任賢良受託鼎足交輔則篡弒之禍曷由而至哉

夫人薨

隱二年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桓公母仲子也）

莊二十一年秋七月戊戌夫人姜氏薨（桓公夫人文姜）

僖元年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莊公夫人哀姜閔公之嫡母也）

文四年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僖公妾母成風）

十六年秋八月辛未夫人姜氏薨（僖公夫人聲姜文公母也）

宣八年夏戊子夫人嬴氏薨（宣公母也）

襄二年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成公夫人齊姜也）

四年秋七月戊子夫人姒氏薨（襄公妾母）

九年五月辛酉夫人姜氏薨（成公母）

昭十一年五月甲申夫人歸氏薨（昭公妾母）

定十五年秋七月壬申姒氏卒（哀公妾母）

哀十二年夏五月甲辰孟子卒（昭公夫人）

啖子曰凡夫人薨必書而不書地婦人無外事薨有常處也其君之妾母仲子則本以夫人禮娶（事見隱元年）又隱公以桓公為先君之嗣故行夫人喪禮書薨（書夫人子氏薨）自成風之後（夫人風氏薨即僖公妾母也）妾母皆僭用夫人禮故亦書薨著其非禮也哀公母定姒卒時子未踰年（姒氏卒時定公已薨哀公初立未踰年未成君）雖行喪禮不可加於子（凡未踰年君卒亦不言薨）故書卒子既未成君故不稱夫人也孟子吳女也（昭公夫人）魯人恥娶同姓不可書曰夫人姬氏薨而曰孟子卒

趙子曰若薨于外則書地記事實也穀梁云夫人薨不地地故也（謂被殺故）此說非也假如夫人歸寧死於外豈得云不地乎且君皆記其寢被殺則不言地隱公是也桓公在齊被殺而亦書地故知在外薨不以有故無故皆當書其地理甚昭然

未踰年君卒

莊三十二年冬十月乙未子般卒

文十八年冬十月子卒（子赤也襄仲殺之也）

襄三十一年九月癸巳子野卒

昭三十二年冬十月王子猛卒（敬氏二十同年上言王居子皇足知是未踰）

啖子曰凡未踰年君卒皆書曰卒言嗣先君未成君也故（年之子卒特加義見本傳）不書崩薨而曰卒先君未葬則名之（父稱子義也）既葬則不名（子赤是也）外諸侯未踰年而卒則不書異於內也

趙子曰子般子赤以被殺故不書地義與隱同子野非被殺而亦不書地闕文也

諸侯卒

趙子曰春秋記諸侯卒著易代也不曰薨異外內也（與曾異也）名之降於天子也（惟天子不書名）

隱三年八月庚辰宋公和卒

七年三月滕侯卒

八年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

辛亥宿男卒

桓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

十年春正月庚申曹伯終生卒

十一年五月癸未鄭伯寤生卒

十二年八月壬辰陳侯躍卒

冬十一月丙戌衛侯晉卒
十四年冬十有二月丁巳齊侯祿父卒
十七年六月丁丑蔡侯封人卒
莊元年冬十月乙亥陳侯林卒
二年冬十二月乙酉宋公馮卒
十六年十有二月邾子克卒
二十一年夏五月辛酉鄭伯突卒
二十三年冬十有一月曹伯射姑卒
二十五年夏五月癸丑衛侯朔卒
二十八年夏四月丁未邾子瑣卒
三十一年四月薛伯卒
僖四年夏許男新臣卒[illegible]

七年七月曹伯般卒
九年三月丁丑宋公御說卒
九月甲子晉侯佹諸卒
十二年冬十有二月丁丑陳侯杵臼卒
十四年冬蔡侯肸卒[illegible]
十七年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
二十三年夏五月庚寅宋公茲父卒
冬十有一月杞子卒
二十四年冬晉侯夷吾卒[illegible]
二十五年夏四月癸酉衛侯燬卒
二十七年夏六月庚寅齊侯昭卒
二十八年六月陳侯款卒

三十二年夏四月己丑鄭伯捷卒
冬十二月己卯晉侯重耳卒
文五年冬十月甲申許男業卒
六年八月乙亥晉侯驩卒
七年夏四月宋公王臣卒
九年八月曹伯襄卒
十三年夏五月壬午陳侯朔卒
邾子蘧蒢卒
十四年夏五月乙亥齊侯潘卒
十八年春二月丁丑秦伯罃卒
宣三年冬十月丙戌鄭伯蘭卒
四年春正月秦伯稻卒

九年八月滕子卒
九月辛酉晉侯黑臀卒于扈
冬十月癸酉衛侯鄭卒
十年夏四月己巳齊侯元卒
十四年夏五月壬申曹伯壽卒
十七年春正月庚子許男錫我卒
丁未蔡侯申卒
十八年秋七月甲戌楚子旅卒
成二年八月壬午宋公鮑卒
庚寅衛侯速卒
四年三月壬申鄭伯堅卒
六年六月壬申鄭伯費卒

九年秋七月丙子齊侯無野卒
十年五月丙午晉侯獳卒
十三年五月曹伯廬卒于師
十四年正月莒子朱卒
冬十月庚寅衛侯臧卒　秦伯卒
十五年夏六月宋公固卒
十六年夏四月辛未滕子卒
十七年十有二月邾子貜且卒
襄二年六月庚辰鄭伯睔卒
四年春三月己酉陳侯午卒
六年三月壬午杞伯姑容卒
七年十有二月鄭伯髡原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

操
十二年秋九月吳子乘卒
十三年九月庚辰楚子審卒
十五年冬十有一月晉侯周卒
十七年春二月庚午邾子牼卒
十八年冬十月曹伯負芻卒于師
十九年秋七月辛卯齊侯環卒
二十三年三月己巳杞伯匄卒
二十五年十有二月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卒
二十六年八月壬午許男甯卒于楚
二十八年十二月乙未楚子昭卒
二十九年五月庚午衛侯衎卒

昭元年六月丁未邾子華卒
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麇卒
三年春正月丁未滕子原卒
五年七月秦伯卒
六年春正月杞伯益姑卒
七年秋八月戊辰衛侯惡卒
八年夏四月辛丑陳侯溺卒
十年七月戊子晉侯彪卒
十二月甲子宋公成卒
十二年三月壬申鄭伯嘉卒
十四年三月曹伯滕卒
八月莒子去疾卒

十五年春正月吳子夷末卒
十六年八月己亥晉侯夷卒
十八年春三月曹伯須卒
二十年十一月辛卯蔡侯廬卒
二十三年夏六月蔡侯東國卒于楚
二十四年八月丁酉杞伯郁釐卒
二十五年十有一月己亥宋公佐卒于曲棘
二十六年九月庚申楚子居卒
二十七年冬十月曹伯午卒
二十八年夏四月丙戌鄭伯甯卒
秋七月癸巳滕子甯卒
三十年夏六月庚辰晉侯去疾卒

三十一年夏四月丁巳薛伯穀卒
定三年二月辛卯邾子穿卒
四年春二月癸巳陳侯吳卒
五月杞伯成卒于會
八年三月曹伯露卒
秋七月戊辰陳侯柳卒
九年夏四月戊申鄭伯蠆卒
秋秦伯卒脫
十二年春薛伯定卒脫
十四年五月吳子光卒
哀二年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年
三年冬十月癸卯秦伯卒

四年秋八月甲寅滕子結卒
五年秋九月癸酉齊侯杵臼卒
六年秋七月庚寅楚子軫卒
八年冬十有二月癸亥杞伯過卒
十年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
五月薛伯夷卒
十一年秋七月辛酉滕子虞母卒
十三年夏許男成卒脫

趙子曰凡諸侯同盟名於載書（載書者載盟誓之辭於冊書具同盟諸侯之名而每國載一也）朝會名於要約（要約指輯及會同者也要約約事之簡牘也若今會計文牒等紙）聘告名於簡牘（聘使來聘及自言命之事告有書也）故於卒赴可知而紀也（卒來告喪國史按舊書知其名而紀之）非此則否示詳慎也（言昔未嘗往聘雖得聞其名不書於冊詳審也）示左氏云凡諸侯同盟故薨則赴以名此例於理不安豈有臣子正當創巨痛深之日乃忍稱君之名禮固不爾且禮篇所錄亦云寡君不祿而已凡曾同盟會知其名故於死將書之以紀易代左氏但見舊說知有同盟書名之事不察其理遂妄發例爾據春秋諸侯卒不同盟者凡五十二人九人不書名餘並書名左氏又云從赴而書若未同盟實不合赴以名豈有如此衆國越禮而稱亡君父之名乎左氏又云凡諸侯同盟於是稱名故薨則赴以名告終稱嗣以繼好息民（謂告亡君名也）據此意乃以稱亡父之名為求好之意何誣鄙之甚況於例之不合乎春秋中唯有九人卒不書名檢尋事迹並無朝會聘告處所以不知其名耳是其明證也餘則悉書名檢尋皆有往來事迹

則知必不同盟諸侯卒于他國（寗侯東蠻卒于楚之類）及卒于會卒于師則書之雖在國不卒於其都亦書之晉侯卒于扈宋公卒于曲棘是也公羊云諸侯卒其封內不地有何理哉解晉侯即云欲會故也解宋公即云憂內故也今按除國君更無書地者是知諸侯不卒於其國都例書地耳如魯卿卒于齊卒于貍脤之義鄭伯髡原如會未見諸侯卒于鄵此蓋從省文也穀梁云諸侯不生名此名於如會之上何也見其如會卒也言其爲如會而卒也此說非也凡諸侯卒皆書名若言鄭伯如會髡原卒于鄵則不成文辭也故云爾吳子謁伐楚門于巢卒書名於伐楚之上亦同此義

天子大夫卒

隱三年夏四月辛卯尹氏卒公羊云譏世卿趙子曰未嘗同盟會不知其如故曰尹氏王臣赴告非禮也

文三年夏五月王子虎卒同盟于狄泉故書名亦譏赴告也無采地但言王子也

定四年秋劉卷卒同盟于召陵故書名趙云亦譏內使不同列國故不言劉子卷卒亦譏其來赴故書之

趙子曰臣無外交之禮今死而赴故書以譏

內大夫卒

趙子曰外大夫卒春秋不書不書外大夫也書內大夫吾史也魯卿有王命者則書卒尊吾命卿所以尊王命也不命卿不書卒是也不書卒降於君也

隱元年冬十二月公子益師卒

五年冬十二月辛巳公子彄卒

八年冬十二月無駭卒穀梁云隱不命大夫故不書族

九年三月俠卒義與同

莊三十二年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

僖十六年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公穀皆云稱字賢之也

秋七月甲子公孫茲卒

文十年三月辛卯臧孫辰卒

十四年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魯卿卒於他國則地無皆放此

宣五年秋九月叔孫得臣卒

宣八年夏六月辛巳有事于大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義見郊廟例

十七年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肸卒穀梁云非卿而書卒得也

成四年夏四月甲寅臧孫許卒

十五年三月乙巳仲嬰齊卒

十七年冬十有一月壬申公孫嬰齊卒于貍脤

襄五年十有二月辛未季孫行父卒

十九年八月丙辰仲孫蔑卒

二十二年秋七月辛酉叔老卒

二十三年八月己卯仲孫速卒

三十一年九月己亥仲孫羯卒

昭四年冬十有二月乙卯叔孫豹卒

七年冬十有一月癸未季孫宿卒

十五年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義見郊廟例

二十一年八月乙亥叔輒卒

二十三年正月癸丑叔鞅卒

二十四年春王二月丙戌仲孫貜卒

二十五年冬十月戊辰叔孫婼卒

二十九年夏四月庚子叔倪卒

定五年六月丙申季孫意如卒

秋七月壬子叔孫不敢卒

哀三年秋七月丙子季孫斯卒

啖子曰魯卿既王命皆書卒隱公攝位不請命大夫故未命之卿亦書卒明非怠慢也俠無駭是也餘公則不命之卿無書卒者貴不尊王室也桓十一年柔會宋公莊三年溺會齊侯並不書卒是也

叔肸非卿而書弟卒美其得弟道得加之也宣公[illegible]
位[illegible]叔肸不食其祿又公孫敖既奔書卒爲喪歸故也文公八
孫敖奔莒十四年卒于齊十五年齊人歸公孫敖之喪大夫卒於他國則書國[illegible]
[illegible]卒於曾地則書地仲遂公孫茲齊是也趙子
曰魯卿凡四十三人書族而不書卒者有公子慶父公子
翬翬伯公子結叔彭生凡五人公子慶父及公子翬並以
弒君故不書卒以貶之翬伯不書者以屈子叔[illegible]及至自
齊蓋黜其卿位故不書卒叔彭生則以不發襄仲之謀令
君及禍故亦不書襄仲亦弒君爲記變禮之事也雖書其
卒則去其族以貶之其公子結不書卒從事也啖子曰非
大夫也爲嘉其及齊宋盟以安國宋故褒之[illegible]戊
曰文公時單伯又十五年是經與莊公時單伯[illegible]人
計已過百歲是復能逆叔姬乎答曰近年有孫濟於所典
十餘郡年近百歲猶更娶妻況古人壽長焉知其不然乎
不爾則父子也但莊公之單伯何故不書卒不能詳也自
此外則宋[illegible]溺[illegible]不書卒非命卿故也公孫歸
父叔孫僑如不書卒出奔故也仲孫何忌叔孫州仇叔還
獲麟時未卒也餘三十一人並書卒

內女卒

莊四年三月紀伯姬卒
二十九年冬十二月紀叔姬卒歸鄰者子
僖九年秋七月乙酉伯姬卒公子[illegible]故人之喪[illegible]故以
十六年夏四月丙申鄫季姬卒
文十二年二月庚子子叔姬卒書[illegible]日府書之文故曰子

以別非先君之女也
成八年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
襄三十年五月甲午宋災伯姬卒
啖子曰內女爲諸侯之夫人則書卒以公爲之服故也[illegible]
[illegible]諸侯則尊同以吾爲之變故卒之此說是也許嫁爲夫人
者亦然其爲媵及嫁大子公子大夫則不書凡內女嫁爲
諸侯夫人而不書卒時齊公非其兄弟及兄弟之子也
侯無大功已下之服故杞叔姬雖出猶書者爲變歸杞故
也成八年杞叔姬卒九年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也

外夫人卒

莊二年秋七月齊王姬卒
啖子曰外夫人卒不書書王姬者以其主婚公爲之服也[illegible]
[illegible]嫁則有兄弟之服也穀梁云爲之主者卒之是也公羊莊十一
年王姬不書卒者不爲之服故不書義可見也
趙子曰記是以著非也一記二年是十一年非也

葬例

王葬

趙子曰凡天王葬不會則不書志不臣也志記記是以著
非也諸會者是則知平王不書葬
莊三年五月葬桓王改葬也此後莊王[illegible]
文九年二月辛丑葬襄王[illegible]七月而葬不書葬此後
宣三年春葬匡王定王五月而葬不書葬此後
襄二年春正月葬簡王靈王五月而葬不書葬此後

昭二十二年六月葬景王(三月而葬)

啖子曰凡天王之葬魯會則書不會者皆不會也故平王之葬不書而有武氏子來求賻(若魯使人會葬豈有不行賻禮者)是其證也穀梁云天子志崩不志葬必其時也舉天下而葬一人其義不疑也(宣公七月之贈悉不書也公羊賵)盖見書葬者多不得禮稱之(合七月禮也)故有此說耳且襄王之葬正合禮何以書乎是知妄也杜元凱云萬國之數至衆封疆之守至重故天子之喪諸侯不得越竟而奔修服於國卿往弔送既葬卒哭而除凶(穀梁云諸侯皆合親弔又恐難行未知周制定如何故存以示疑也)

公葬

趙子曰葬稱我君舉其謚也(凡言葬者必舉謚若只言桓公則是他國君故須言我君以舉其新加之謚也)臣子之敬辭也(若不日月爲不須數也)

桓十八年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君桓公([illegible]九月乃葬)

閔元年六月辛酉葬我君莊公(十一月乃葬亂故也)

文元年夏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五月)

十八年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五月)

成元年二月辛酉葬我君宣公(五月)

十八年十二月丁未葬我君成公(五月)

襄三十一年十月癸酉葬我君襄公(五月)

定元年秋七月葬我君昭公(入月乃葬)

十五年九月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五月而葬國君不當無雨備故譏不克葬今爲雨止則當不書此穀梁曰雨不克葬喪不以制也)

啖子曰凡公葬皆書唯隱公閔公(並被殺見弒則)不書者言賊不討如不葬然也公羊云君弒賊不討不書葬以爲無臣子也穀梁曰君弒賊不討不書葬以罪下也此說皆是也凡未踰年之君不書葬(謂子般子赤)無子不列序於廟故也公羊云未踰年之君有子則廟廟則書葬無子則不廟不廟則不書葬此說是也

夫人葬

莊二十二年正月癸丑葬我小君文姜(桓公夫人七月乃葬)

僖二年夏五月辛巳葬我小君哀姜(莊公夫人齊殺十一月而葬)

文五年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風(僖公妾母五月而葬)

十七年夏四月癸亥葬我小君聲姜(僖公夫人文公母九月乃葬)

宣八年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宣公妾母五月而葬定公同)

襄二年七月己丑葬我小君齊姜(成公夫人三月而葬)

四年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姒(襄公妾母三月而葬)

九年秋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穆姜(宣公夫人成公母五月而葬)

昭十一年九月己亥葬我小君齊歸(昭公母五月而葬也)

定十五年九月辛巳葬定姒(哀公妾母三月而葬)

啖子曰凡夫人葬皆書仲子不書葬者(桓公母二年薨)以諸侯不二嫡雖用夫人禮猶不列於廟也(以別宮是也)自文公葬成風之後乃有二夫人祔廟非禮也定姒之葬不書小君以子未踰年故也(哀公未踰年)子未成君故母亦未成夫人後列於廟故書葬(凡君母疑史官皆書夫子修經擇其稱謂者乃書以示獨而明其僞)趙子曰孟子(昭公夫人十三年卒)不書葬者以其與夫同姓不可列於廟

諸侯葬

趙子曰凡諸侯葬皆如我之辭何也（怪不言某葬某公）志我大夫之往會也往會禮也生嘗邀好（謂朝聘會盟也）死不弔葬君子薄之記其是以著其非也（譏內之不會葬 凡卒不書葬者以）

隱三年十二月癸未葬宋穆公

五年夏四月葬衛桓公（被弑十五月而葬）

八年八月葬蔡宣公（三月）

桓五年夏葬陳桓公（月數）

十年夏五月葬曹桓公

十一年秋七月葬鄭莊公（三月）

十三年三月葬衛宣公

十五年夏四月己巳葬齊僖公

十七年秋八月癸巳葬蔡桓侯（三月[illegible]）

莊二年春二月葬陳莊公

三年夏四月葬宋莊公

九年秋七月丁酉葬齊襄公（被弑九月而葬）

二十一年冬十二月葬鄭厲公（八月）

二十四年三月葬曹莊公

僖四年八月葬許穆公

七年冬葬曹昭公（月脫）

十三年夏四月葬陳宣公

十八年秋八月丁亥葬齊桓公（九月乃葬亂故也）

二十五年葬衛文公（月脫）

二十七年秋八月乙未葬齊孝公（三月）

三十三年夏四月癸巳葬晉文公

文六年春葬許僖公（月脫）

冬十月葬晉襄公（三月）

九年冬葬曹共公（月脫）

宣三年冬葬鄭穆公（月脫）

十年六月葬齊惠公（三月）

十二年春葬陳靈公（賊討國復二十一月乃葬）

十四年九月葬曹文公

十七年夏葬許昭公（月脫）葬蔡文公（月脫）

成三年正月辛亥葬衛穆公（六月）

二月乙亥葬宋文公（七月）

四年夏四月葬鄭襄公（二月）

九年冬十一月葬齊頃公

十三年冬葬曹宣公（月脫）

十五年春二月葬衛定公

襄四年秋七月葬陳成公

秋八月庚辰葬宋共公

六年秋葬杞桓公（月脫）

八年夏葬鄭僖公（月脫）

十六年春正月葬晉悼公（三月）

十九年正月葬曹成公（四月）

冬葬齊靈公（月脫）

二十三年夏葬杞孝公（月脫）

二十六年冬葬許靈公（月脫）

二十九年秋九月葬衛獻公
三十年冬十月葬蔡景公世子般弒之而自葬之七月乃葬
昭元年秋葬邾悼公脫月
三年五月葬滕成公
六年正月葬秦景公七月
夏葬杞文公脫月
七年十二月癸亥葬衛襄公
八年冬十月壬午葬陳哀公七月乃葬國滅故也
十年九月葬晉平公三月
十一年二月葬宋平公三月
十二年五月葬鄭簡公三月
十三年冬十月葬蔡靈公國復乃葬凡三十一月
十四年秋葬曹武公脫月
十六年冬十月葬晉昭公三月
十八年秋葬曹平公脫月
十九年冬葬許悼公脫月
二十一年三月葬蔡平公
二十四年冬葬杞平公脫月
二十六年春正月葬宋元公三月
二十八年春三月葬曹悼公六月
六月葬鄭定公三月
冬葬滕悼公脫月
三十年秋八月葬晉頃公三月
三十一年秋葬薛獻公脫月

定三年秋葬邾莊公脫月
四年六月葬陳惠公
七月葬杞悼公三月
八年七月葬曹靖公
九月葬陳懷公三月
九年六月葬鄭獻公三月
冬葬秦哀公脫月
十二年夏葬薛襄公脫月
哀二年冬十月葬衛靈公七月
四年二月葬秦惠公
冬十有二月葬蔡昭公被殺十一月不葬
葬滕頃公
五月冬閏月葬齊景公
九年春二月葬杞僖公三月
十年五月葬齊悼公三月
秋葬薛惠公脫月
十一年冬十有一月葬滕隱公
十三年秋葬許元公脫月以前經所不錄並合五月之書

啖子曰凡諸侯葬魯往會則書之其有書葬不書往者往非卿也吴楚之君不書葬避其號也此說是也穀梁云變之不葬者三一曰失德不書葬按時君失德而書葬不失德而不書葬者多矣不可通也二曰賊未討不書葬本施於魯不及他國他國則從會不會之例但賊當國者多不得以常禮葬終不可為例也三曰國滅不葬言無人葬之也公羊

云諸侯記卒記葬者有天子存不得必其時也按自爲魯會故書何關不得必其時諸侯及時自葬無待天子命之禮何故云不必哉五等諸侯本國臣子皆稱之曰公葬既不請王命因而私謚爲公正謂諸侯皆請王謚從而書之以見非禮按史記世本左氏傳蔡之諸君皆謚爲侯經則皆稱公者以其私謚與僭同也惟蔡桓稱侯桓十七年葬蔡桓侯蓋告王請謚故特書之明得禮也義見本傳

外大夫葬

莊二十七年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

定四年秋葬劉文公

啖子曰陳原仲之葬書者見季友私事出境也趙子曰劉文公天子畿內諸侯列國不當與行交往之禮今會其葬非禮也

內女葬

莊四年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趙子曰紀國已亡夫人故書之自齊侯見其滅國之恩而葬之得禮

三十年八月癸亥葬紀叔姬歸于酅自守節義皆得禮也

襄三十年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宋共姬爲災而死高其志行使卿會

啖子曰凡內女之葬不書書者皆非常也以往會所書之

雜喪事

趙子曰凡國之喪紀所以裁中而體政故紀其關焉雜喪合之禮者皆常事故不書也

隱元年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趙子云天子賵毋是替禮也賵妾

三年秋武氏子來求賻穀梁曰交議之

文元年二月天王使叔服來會葬會僖公葬記是以著非也

五年春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賵成風也啖子曰承上文成風故不言來趙子曰譏天王賵妾母也

三月王使召伯來會葬會成風葬也趙子云義與歸賵同

九年冬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穀云秦人不夫人也啖子謂外之不夫人以見正

十五年夏齊人歸公孫敖之喪趙子云魯之大夫故書歸魯故不言來趙子云公孫之喪而使齊人歸之非禮也

成九年春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趙子云譏逆已棄之喪

襄三十一年冬十月滕子來會葬趙子云會非禮也

定十五年夏邾子來奔喪趙子云譏其非禮

九月滕子來會葬

啖子曰凡他國以喪事來皆非常乃書其謝

喪禮總論

啖子曰古者居喪皆斬衰三年小君喪則齊衰周年故禮曰大夫居倚廬士居堊室其吉事盟會征伐朝聘冠婚燕享皆不可衰麻從事昔魯公伯禽以戎寇來征不得已而討之自此已後失禮之國引以爲比浙染成俗既卒哭金革無避久已然矣春秋時失禮更甚故不可勝譏但引其年月即知居喪行吉事而至於未踰年不稱子桓十二年衛侯晉卒紀是也不稱子朝會是也未葬而稱爵及在喪而吉閔二年吉禘于莊公是也居喪昏莊二十二年公如齊納幣之類是也及未葬出會葵丘之會宋子是也當時

猶或未行故唯譏此數事而已其惡大也餘則不復一二罪之不可勝書也古者大夫士居喪致事於君君亦不奪其親春秋時世卿既多承襲不復循喪紀此亦實文可知亦不復具譏也趙子曰凡諸侯在喪而(謂未踰年及踰年未葬明上年僖九年)稱爵者(見譏)也而有覓外之事以喪行者稱子(謂不稱爵未葬稱子日也)以吉行者稱爵(謂以吉服從事也即書其諸侯之爵傳志)(經十三年沒侯會戰于紀之類是也)惡之淺深也(言稱子者其譏淺於稱爵)

春秋集傳纂例卷第三

春秋集傳纂例卷第四

朝聘如例第十五(錫命 歸賵 乞師 附)

盟會例第十六(遇 胥命 附)

朝聘如例第十五

啖子曰人君相見曰朝使使致問曰聘此皆受之於廟以重禮也他國來曾朝聘皆書之朝朝也以朝時相見也聘問也魯君及卿往他國則曰如如往也

趙子曰朝聘諸侯必有婚姻之好彊場之理故王者不絕其交焉(聘問禮有朝聘之義)春秋之代則多自於黨仇矣(言春秋諸侯自恣凡如此事多於亂而為之也)皆國之大事故君子志之(此謂書其朝聘意)其邪正則存乎其文矣(不合禮者則譏之類如鄧侯會世子之類是也)

朝

隱十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

桓二年夏滕子來朝

秋七月杞侯來朝

六年冬紀侯來朝

七年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趙子曰名之明夷狄也)

九年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穀梁曰譏之)

十五年夏邾人牟人葛人來朝(公羊曰夷狄之也)

莊五年秋郳犁來來朝(左氏曰未王命)

二十三年夏蕭叔朝公(啖子曰蕭附庸之君故書字公時在穀故不言來)

二十七年冬杞伯來朝

僖五年春杞伯姬來朝其子(穀梁曰譏之)

七年夏小邾子來朝

十四年夏季姬及鄫子遇于防使鄫子來朝啖子曰恭譏之
二十年夏郜子來朝
二十七年春杞子來朝
文十一年秋曹伯來朝
十二年春杞伯來朝
秋滕子來朝
十五年夏曹伯來朝
宣元年秋邾子來朝
成四年三月杞伯來朝
六年夏六月邾子來朝
七年夏五月曹伯來朝
十八年秋杞伯來朝
八月邾子來朝
襄元年秋邾子來朝
六年秋滕子來朝
七年春郯子來朝
夏小邾子來朝
二十一年冬曹伯來朝
二十八年夏邾子來朝
昭三年秋小邾子來朝
十七年春小邾子來朝
秋郯子來朝
定十五年春邾子來朝
哀二年夏滕子來朝

啖子曰凡書朝皆人君也禮所謂諸侯相朝兩君相見也
趙子曰穀梁云天子無事諸侯相朝時正也考禮修德以
尊天子也按春秋諸侯不事天子自以強弱相制無考禮
修德之事左氏云凡諸侯即位小國朝之此乃春秋事霸
者之宜非常事也據周禮五等之制以牧伯帥之則必令
相朝但不知[illegible]行耳其正禮不可得而尋也左氏
趙子曰三年前朝[illegible]見[illegible]之文[illegible]公羊曰諸侯來曰朝按諸侯以他事
來者多矣不可悉云朝
諸侯非朝事來者
桓五年冬州公如曹
六年春寔來趙子曰寔[illegible]非禮
莊三十一年六月齊侯來獻戎捷[illegible]
僖二十九年春介葛盧來[illegible]不言公[illegible]
冬介葛盧來啖子曰不[illegible]
襄十八年春白狄來[illegible]
三十一年冬十月滕子來會葬啖子曰非禮也
定十五年夏邾子來奔喪公羊曰[illegible]也
九月滕子來會葬[illegible]也
啖子曰凡諸侯來而非朝者各書其事皆譏之也介葛盧
白狄不行朝禮又無他事故但曰來
聘
啖子曰聘者致君命也主人受之於廟以重禮也
趙子曰禮以通好曰聘[illegible]公羊曰大夫來曰聘按
大夫以他事來者多矣不可悉云聘

王臣來聘

隱七年冬天王使凡伯來聘

九年春天王使南季來聘

桓四年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 趙子曰名之譏其失當也

五年夏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 公羊曰譏之者子代從政也

八年春天王使家父來聘

莊二十三年春祭叔來聘 啖子曰不言使見與寮往也書聘明其假王命以外交也

僖三十年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

宣十年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

啖子曰周禮云天子時聘以結諸侯之好人君亦有聘上之禮穀梁曰聘諸侯非正也言天子不當聘諸侯又誤矣

趙子曰王政行也天子使使聘於諸侯所以洽恩惠考政與春秋之聘通好命耳

外大夫聘

隱七年夏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趙子曰凡稟命大夫之事書名譏之

桓三年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義同隱七年

莊二十三年夏荊人來聘 啖子曰凡夷狄聘書人君臣同辭

二十五年春陳侯使女叔來聘 傳無事迹啖子曰字之義蓋知不得罪之

僖三十三年春齊侯使國歸父來聘

文四年秋衛侯使甯俞來聘

九年冬楚子使椒來聘 不稱氏義見名位例

十二年秋秦伯使術來聘

宣十年冬齊侯使國佐來聘

成三年冬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使孫良夫來聘

四年春宋公使華元來聘

八年夏宋公使華元來聘

冬晉侯使士燮來聘

十一年春晉侯使郤犨來聘

十八年夏晉侯使士匄來聘

襄元年冬衛侯使公孫剽來聘

冬晉侯使荀罃來聘

五年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

七年冬衛侯使孫林父來聘

八年冬晉侯使士匄來聘

十二年夏晉侯使士魴來聘

十五年春宋公使向戌來聘

二十六年夏晉侯使荀吳來聘

二十七年春齊侯使慶封來聘

二十九年夏晉侯使士鞅來聘

秋吳子使札來聘

三十年春正月楚子使薳罷來聘

昭二年春晉侯使韓起來聘

十二年夏宋公使華定來聘

二十一年夏晉侯使士鞅來聘

趙子曰春秋之辭從簡爲凡言聘則知君使矣曷爲又稱其君以別乎不當稱使者也 故爲來聘來盟不須書使者以別之不書使者

備見於後

錫命例

莊元年冬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趙子曰不稱天王寵篡弒以黷三綱也）

文元年夏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趙子曰錫之非禮無功德也）

成八年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錫公命（啖子曰稱天子蓋誤也餘同文元年）

趙子曰錫命者旌功德之由（以其有功德乃為之也）實苟錫之非禮也（不知無功德合錫命）穀梁曰禮有受命無來錫命此說非也按秦漢已後郡縣天下天子益尊不比三代猶就郡國加守相爵秩何得無錫命乎蓋不知譏其賞無功而遂妄為義也

歸田邑例（穀梁凡歸田邑取田邑義）

隱八年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趙子曰田邑先君所受於天子也而以予人著其罪矣）

桓元年三月公會鄭伯于垂鄭伯以璧假許田（穀梁云以璧假之非假而曰假諱易地也）

宣十年春齊人歸我濟西田（趙子曰齊西之地非魯境故言我以別之稱我故不須言來）

定十年夏齊人來歸鄆讙龜陰之田（趙子曰前未有故書來以別之他國無此田故不言我也）

哀八年冬十二月齊人歸讙及闡（啖子曰此年例經書齊人取讙及闡今書歸知此歸魯故不言來）

趙子曰歸者來致之辭（雖非我本物但自與我亦皆曰歸論語曰齊人歸女樂又歸孔子豚）

又曰凡歸田邑志改過也（取之非也今歸之為善）

乞師例

僖二十六年夏公子遂如楚乞師

成十三年春晉侯使郤錡來乞師

十六年六月晉侯使欒黶來乞師

十七年秋晉侯使荀罃來乞師

十八年冬晉侯使士魴來乞師

穀梁云乞重辭也古之人重師故以乞言之又曰非所乞也師出不必反戰不必勝故重之此說是也

趙子曰天子在上而諸侯自相請師非禮也穀梁釋乞字之義而不言其大意故辨之

王臣及外大夫以雜事來者

隱六年春鄭人來渝平（趙子曰非和致辭志其反也）

桓十五年二月天王使家父來求車（三傳並云非禮也）

莊六年冬齊人來歸衛寶（左氏曰文姜請之穀梁云以為齊讓趙子曰足以為非）

文九年春毛伯來求金（義同求車）

成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趙子云非正也）

定十四年秋天王使石尚來歸脤（啖子曰不助祭而歸脤書譏也）

趙子曰凡天子卿大夫士及他國卿士非聘來及諸例所不嘗者件之于前他國下大夫及士雖接於魯亦不得書名為須紀其事故但稱人也凡書人之來不稱君以使（稱使者皆以使避不成辭也如告云齊使人來歸衛寶則不成言辭也）

諸書來不言君使者

隱元年冬十二月祭伯來（左氏云非王命）

二年九月紀履綸來逆女趙子曰下言伯姬歸于紀足知爲君逆不假言使文也

三年秋武氏子來求賻左氏云曰未葬故不言使

桓八年冬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公羊云使我爲媒可因往逆矣或云譏本以私來故不言使也

莊二十三年春祭叔來聘啖子曰私行假言聘故不言王使以爲之

閔元年冬齊仲孫來趙子曰非我成故命使故不言使非有專故也故但言來所以病齊侯所嘉仲孫也

二年冬齊高子來盟三傳皆云稱子褒也不稱使從氏義同仲孫來

僖四年夏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穀梁云不言使權在屈完也楚子遣今其可盟則盟事在屈完

文九年春毛伯來求金左氏云王未葬故不書使

八

十五年三月宋司馬華孫來盟趙子曰不稱使意與齊仲孫楚屈完義同

啖子曰凡外臣來不言君使者皆有義

諸以離輩來有書來與不書來者

隱元年秋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趙子曰若不書來者何之所不知也

莊元年冬天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趙子曰桓公已葬若不言來卽其知所謂之公故言來

文元年夏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趙子云若不言來卽似魯人於王都受命故言來

五年春王使榮叔歸含且賵啖子曰承上言成風不言來可知也

十五年夏齊人歸公孫敖之喪啖子曰敖魯大夫如歸魯故不言來也

宣十年春齊人歸我濟西田趙子曰不言來者我取來可知也稱我者齊不并貫當國故書我以別之

成八年秋天子使召伯來錫公命穀梁義與文元年之錫同文

定十年夏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趙子曰入春秋來未書齊侯取諸侯龜陰田故書來不稱我者他國無此名不比齊西田也

哀八年冬齊人歸讙及闡啖子曰此年齊人取讙及闡與歸田同年故不言來又不言我無所疑也

下

趙子曰春秋之文從簡加減一字皆有義故分析於本傳

如例

啖子曰凡公及內卿往他國朝聘皆書曰如非卿則不書若會葬則但書彼葬而已亦書非禮會葬者

趙子曰凡內朝聘稱如以異外也周之制朝聘也有數王朝各如其分之義而朝春秋畢書之謂書朝王及諸侯見如京師之簡也所以傷王室之微著諸侯之不臣也凡書會遇亦如之

九

公如

隱五年春公觀魚于棠書地也左穀皆云非禮

桓十八年春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時會齊侯于濼從宋從行故曰不書人備故及夫

莊二十二年冬公如齊納幣公穀皆云非禮

二十三年夏公如齊觀社三傳皆云非禮

二十四年夏公如齊逆女穀梁云親迎譏娶讎女

僖十年正月公如齊

十五年正月公如齊

二十八年夏公朝于王所趙子曰稱王所言非京師也尊其不地也乎

朝王而祀典乎盟會所

冬壬申公朝于王所河陽也義同踐土

三十三年冬十月公如齊

文三年冬公如晉

十三年冬公如晉

宣四年秋公如齊

五年春公如齊

九年春正月公如齊

十年春公如齊

夏公如齊

成三年夏公如晉

四年夏四月公如晉

十年秋七月公如晉

十三年三月公如京師

十八年春公如晉

襄三年春公如晉

四年冬公如晉

八年正月公如晉

十二年冬公如晉

二十一年春正月公如晉

二十八年十一月公如楚

昭二年冬公如晉至河乃復晉辭公故復也凡倣此

五年春公如晉

七年三月公如楚

十二年三月公如晉至河乃復

十三年冬公如晉至河乃復

十五年冬公如晉

二十一年冬公如晉至河乃復

二十三年冬公如晉至河有疾乃復

二十七年春公如齊

冬公如齊

二十八年春公如晉次于乾侯

二十九年春公如晉次于乾侯

定三年春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

啖子曰凡公行書其事者皆非常也皆合常道則詭如常

卿如

桓三年秋公子翬如齊逆女爲君逆也公卿非禮逆

莊二十五年冬公子友如陳

二十七年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左氏云非禮也書葬原仲者

二十八年春臧孫辰告糴于齊趙子曰譏臧孫辰取糴不蓄也故以自請

季友救之爲文

三十二年冬公子慶父如齊

僖五年夏公孫茲如牟

七年秋公子友如齊

十三年冬公子友如齊

二十六年夏公子遂如楚乞師穀梁云乞非也

二十八年秋公子遂如齊

三十年冬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
三十一年春公子遂如晉
文元年夏叔孫得臣如京師
冬公孫敖如齊
二年冬公孫遂如齊納幣公羊云譏喪娶趙子曰僖禮又不當使公子也
五年夏公孫敖如晉
六年夏季孫行父如陳
秋季孫行父如晉
冬十月公子遂如晉
九年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
十一年秋公子遂如宋
十四年冬單伯如齊
十五年春季孫行父如晉
秋季孫行父如晉
十七年冬公子遂如齊
十八年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趙子曰志非度也
冬季孫行父如齊
宣元年春公子遂如齊逆女
夏季孫行父如齊
夏公子遂如齊
八年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
九年夏仲孫蔑如京師
十年六月公孫歸父如齊
秋季孫行父如齊

冬公孫歸父如齊
十八年秋公孫歸父如晉
成五年春仲孫蔑如宋
六年夏公孫嬰齊如晉
冬季孫行父如晉
八年春公孫嬰齊如莒
九年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義見婚婿關
十一年夏季孫行父如晉秋叔孫僑如如齊
十四年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公譏背云卜禮
襄二年秋叔孫豹如宋
四年夏叔孫豹如晉
五年夏叔孫豹鄫世子巫如晉胡氏曰鄫比之內大夫故不言及也
六年冬叔孫豹如邾
冬季孫宿如晉
七年秋季孫宿如衛
九年夏季孫宿如晉
十六年冬叔孫豹如晉
十九年春季孫宿如晉
二十年秋叔老如齊
冬季孫宿如宋
二十四年春叔孫豹如晉
冬叔孫豹如京師
二十八年秋仲孫羯如晉
二十九年冬仲孫羯如晉

三十年秋七月叔弓如宋
昭二年夏叔弓如晉
冬季宿如晉
三年夏叔弓如滕
六年夏季孫宿如晉
冬叔弓如楚
八年夏叔弓如晉
九年秋仲孫貜如齊
十年九月叔孫婼如晉
十一年二月叔弓如宋
十六年秋季孫意如如晉
二十三年正月叔孫婼如晉

二十五年春叔孫婼如宋
定六年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襄十八年同文
十年冬叔孫州仇如齊
哀五年冬叔還如齊
啖子曰凡卿行除盟葬之外若有書其事者皆非常也

外相如

桓五年夏齊侯鄭伯如紀趙子曰譏其許
冬州公如曹趙子曰外相如譏
趙子曰外相如不書凡書皆譏也

盟會例第十六

趙子曰盟者刑牲而徵嚴於神明者也王綱壞則諸侯恣而仇黨行故干戈以敵仇盟誓以固黨天下行之遂為常焉若王政舉則諸侯莫敢相害盟何為焉賢君立則信著而義達盟可息焉觀春秋之盟有以見王政不行而天下無賢侯也或曰周官司寇有司盟掌盟載之法又禮記云殷人作誓而人始畔周人作會而人始疑如此則何獨於衰世哉答曰周官之僞予已論之矣趙子曰若是五經後人僞撰蓋說也所稱其官三百六十舉其人數耳何得三百六十司哉作僞者旣廣立名目遂有此官耳且盟誓者季世皆有之不必在周而聖人建邦創義豈先立此官禮記所言亦擬二代之衰時耳

內外諸侯盟

隱元年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眛
二年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啖子曰凡戎狄皆不分其部號所稱

鄭臣同
冬紀子帛莒子盟于密啖子曰闕文也非兩會也義見叛亂例
三年冬十有二月齊侯鄭伯盟于石門
六年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于艾
八年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
桓元年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
二年九月公及戎盟于唐
十二年夏六月壬寅公會杞侯莒子盟于曲池
秋七月丁亥公會宋公燕人盟于穀丘
冬十一月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
十七年春正月丙辰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黃
二月丙午公會邾儀父盟于趡

莊十三年冬公會齊侯盟于柯

十六年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滑伯滕子同盟于幽啖子曰諸侯同會而盟詭其得文趙子云不言公諱與讐同盟志其無恥於諸侯也

二十三年十有二月甲寅公會齊侯盟于扈

二十七年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

閔元年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

僖二年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

五年夏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戴八月諸侯盟于首戴鄭伯逃歸不盟啖子云盟主諸侯尊王世子不敢與盟也鄭伯逃歸著其罪也趙子曰齊不爲盟主故不云會齊侯也

纂例卷四　六一

七年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甯母

八年春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款盟于洮鄭伯乞盟啖子曰王人與盟非禮也又曰書鄭伯乞盟者書其逃歸不智也

九年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九月諸侯盟于葵丘重言諸侯義同首戴

十五年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牡丘遂次于匡

十九年夏六月宋人曹人邾人盟于曹南鄫子會盟于邾己酉邾人執鄫子用之

二十一年十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

秋會盂之諸侯也見會例承上文故不序也

二十五年冬十有二月癸亥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洮

二十六年正月己未公會莒子衛甯速盟于向衛子衛侯也子在喪之稱也啖子曰莒慶爲魯釋怨故書之同於來魯者許內也

二十七年十有二月甲戌公會諸侯盟于宋前會宋之諸侯

見圖例亦承上文不別序也

二十八年五月癸丑公會晉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陳侯如會穀梁云如會外乎會也於會受命也

文三年十有二月己巳公及晉侯盟在晉故不言地

七年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趙子曰諸侯不敘公不與也啖子曰會諸侯盟者言與之盟也而曰會諸侯不可與盟主之大夫盟也

纂例卷四　七一

十四年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癸酉同盟于新城

十五年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扈啖子曰不敘諸侯公之不與也

十七年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穀

宣十一年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

十七年六月己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斷道

成五年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子杞伯同盟于蟲牢

七年秋八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救鄭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

九年春王正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于蒲
十五年三月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邾人同盟于戚
十七年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鄭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illegible]不重言諸侯[illegible]盟）
襄三年夏四月壬戌公及晉侯盟于長樗
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己未同盟于雞澤（下特言諸侯單子與盟）陳侯使袁僑如會（[illegible]）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illegible]之盟也）
九年冬公會晉侯宋公（諸侯）伐鄭十有二月己亥同盟于戲
十一年夏公會晉侯宋公衛侯（諸侯）伐鄭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亳城北
二十年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于澶淵
二十五年夏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illegible]重言諸侯[illegible]事也）
昭十三年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丘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不重言諸侯劉子與盟）公不與盟
二十六年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子杞伯盟于鄟陵

定四年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illegible]）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于召陵侵楚夏五月公及諸侯盟于皐鼬（[illegible]不言諸侯劉[illegible]與盟也）
七年秋齊侯鄭伯盟于鹹
秋齊侯衛侯盟于沙
八年冬衛侯鄭伯盟于曲濮
十二年冬十月癸亥公會齊侯盟于黃

公與大夫盟

隱元年九月及宋人盟于宿（趙子曰不書公諱與大夫盟可知也不名大夫非大夫之罪）
八年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包來（[illegible]）
莊九年春公及齊大夫盟于暨（[illegible]）
二十二年秋七月丙申及齊高傒盟于防（[illegible]書高傒者[illegible]）
僖十九年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illegible]）
二十九年夏六月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illegible]）
文二年三月乙巳及晉處父盟（[illegible]）
十年秋七月及蘇子盟于女栗（[illegible]）

成二年十有一月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鄫人盟于蜀趙子曰識公畏楚而與其臣盟故深識之特書公義同齊大夫也大夫不名義同宿之盟也

三年冬十有一月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

十有一年三月己丑及郤犨盟襄七年冬十月壬戌又及孫林父盟

襄十五年二月己亥及宋向戌盟于劉

趙子曰凡盟不目內人如隱元年及宋人盟于宿之類皆指公以示非也與大夫歃血或足為恥也之雖以臣盟吾故罪之也徵而與之盟非徵之過故但書人而已外大夫稱人言非其罪也[illegible]僖書名以其罪穀梁云可言公及人不可言公及大夫按經書公及齊大夫盟于暨何得云不可言哉詳攷經意書公及人與公及大夫皆譏公屈從而與之盟耳其書外大夫名則是罪外大夫及處父盟之類是也非外大夫之罪則但書人以譏公義例昭然

大夫特盟外諸侯

桓十一年九月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

莊十九年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宋公盟公羊云書媵為遂事起也叔曰大夫無遂事此大夫受命不受辭出竟有可以安國家定社稷則專之可也

文二年夏六月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穀盟于垂斂

十六年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齊侯盟于郪丘

成元年夏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

十八年十有二月仲孫蔑會晉侯宋公衛侯邾子齊崔杼同盟于虛朾

昭十一年夏仲孫貜會邾子盟于祲祥

定三年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

哀二年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句繹

趙子曰凡大夫特盟公侯非禮也言特者明更有諸侯良具可兼大夫也言公侯者謂可以會子男也之其伯男其無譏非強之也公子遂會[illegible]彼自盟[illegible]

內大夫與外人盟

文八年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乙酉公子遂會伊雒之戎盟于暴

成十六年十二月乙丑季孫行父及晉郤犨盟于扈

襄三年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

襄十六年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湨梁戊寅大夫盟趙子曰晉侯在是故大夫盟

二十年正月辛亥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

二十七年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云云于宋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illegible]

外人盟

桓十一年春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

僖十九年夏六月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鄫子會盟于邾

二十年秋齊人狄人盟于邢[illegible]

二十一年春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

三十二年秋衛人及狄盟（啖子曰凡言人者其國人往至盟處也既至狄國中不可言人又不可言衛人盟于狄故攻其文）

宣十二年冬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

趙子曰凡盟會稱人皆不命卿也傳例見僖十八年

啖子曰凡同盟者謂其盟辭同也若言大無侵小爾無我詐齊人出師會以兵革從如此之類彼此之辭非同盟也若言同獎王室之類載書之內衆國共其信搭無彼此之異乃同盟也左氏諸言尋盟者若前是同盟尋所同盟前但言盟尋亦但言盟故知尋者申明前約而略用其舊辭也凡諸侯及王臣盟皆譏也（此辭不特諸侯盟者）言臣無疑君之理故王臣在位但會而已多不與盟而其時或有王臣與諸侯盟者皆書以示譏（故譏之也）

趙子曰公羊云同盟者同欲也予謂小國被制而至豈皆同欲穀梁云同尊周也同外楚也且盟會之辭因當云同救災恤患及勸善止惡等辭豈止尊周外楚一辭而已故知啖氏說同盟之禮當矣又曰凡經不書名而左氏言盟者皆非也

來盟

桓十四年夏五鄭伯使其弟語來盟（闕夏五文）

閔二年冬齊高子來盟

僖四年夏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

文十五年三月宋司馬華孫來盟（見三人並不言使當聘問以本條）

宣七年春衛侯使孫良夫來盟

趙子曰來盟彼欲之也（欲之故來此為志同戰）與不書其[illegible]敵者也（名位敵細辭也）簡辭也（若言內盟則又須書來者則辭頗也）又曰公羊云來盟者來盟于我也此說是穀梁云來盟者前定也按但以來會即曰來盟何必前定乎又云不言及者以國與之也不言其人亦以國與之也按若言及又書內卿則文煩辭重故從簡耳無他義

莅盟

僖三年冬公子友如齊莅盟

文七年冬公孫敖如莒莅盟

昭七年三月叔孫婼如齊莅盟

定十一年冬叔還如鄭莅盟

啖子曰他國來聘而盟者曰來盟魯往他國盟者曰莅盟皆為盟而行故直以盟為文也若因朝聘而盟者則先書聘

書如後乃言盟（如成十一年晉郤犨來聘己丑及郤犨盟又三年公如晉及晉侯盟之類）

趙子曰莅盟者我欲之也（與及同義）不書其誰敵者也簡辭也（與來盟同）又曰公羊云莅盟者往盟于彼也此說是穀梁云內之前定之盟謂之莅盟此傳對來盟為義故云耳此說非也（義見上）

平

宣四年春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穀梁云不肯者可以肯也）

十五年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趙子曰皆書人兩貶之也）

昭七年春正月暨齊平（趙子曰反及同暨異齊取賂于燕也義亦以齊求平為辭也）

定十年春王三月及齊平（公羊云及我欲之）

十一年冬及鄭平（義見十年）

啖子曰凡和而不盟曰平平者皆不言其名舉二國和平而已

趙子曰隱六年傳曰平和也穀梁曰平者成也理亦通公羊云平者以道成也按平者但以和為義有何道乎

桓三年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

趙子曰苟循其命會不以禮匹夫之事也非之也（若以胥當偏會）蝎二傳俱言不盟穀梁又云善其約言而退按會遇亦並不盟皆是約言而退何得獨異其文且二君並非賢君又無殊異之迹據經文直譏其無人君之禮耳

會

啖子曰會者就也故卿往會於他處則書曰會若公在外彼來就公則曰會公（文十三年公還自晉鄭伯會公于棐之類是就之義也）

趙子曰凡相見于外曰會（彼此俱不在國中）凡會遇諸侯之事也春秋之代則多自於黨伐矣

公會（因盟而會見盟門因伐而會見伐門）

隱二年春公會戎于潛

九年冬公會齊侯于防

十年春壬正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

十一年夏公會鄭伯于時來

桓元年三月公會鄭伯于垂鄭伯以璧假許田（義見本傳）

二年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趙子曰言宋之亂遂自此成也以成內也）

三年春正月公會齊侯于嬴

六月公會杞侯于郕

九月公會齊侯于讙

六年夏四月公會紀侯于郕

十年秋公會衛侯于桃丘弗遇（趙子曰書不遇者見衛侯之無信）

十一年秋九月公會宋公于夫鍾

冬十二月公會宋公于闞

十二年八月公會宋公于虛

冬十二月公會宋公于龜

十四年春公會鄭伯于曹

十五年夏公會齊侯于艾

十六年春正月公會宋公蔡侯衛侯于曹

十八年春正月公會齊侯于濼

莊二十七年冬公會齊侯于城濮

僖元年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人于檉

十一年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趙子曰記非禮）

十三年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

十六年冬十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邢侯曹伯于淮

二十八年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子秦人于溫

文十三年冬衛侯會公于沓

十有二月己丑公及晉侯盟公還自晉鄭伯會公于棐

宣元年夏公會齊侯于平州
七年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于黑壤
成十二年夏公會晉侯衛侯于瑣澤
十六年秋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人于沙隨
不見公（賤[illegible]不見公晉）
襄五年秋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
邾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鄫人于戚
七年十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
子于鄬鄭伯髠原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鄵（[illegible]）
十年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
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柤夏五月甲午遂
滅偪陽（以子日先為會又[illegible]晉吳故再書會地）

十一年秋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
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會于蕭魚
十六年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
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湨梁戊寅大夫盟（趙子曰[illegible]伐在襄故）
也
二十一年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
子于商任
二十二年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
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沙隨
二十四年八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
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
定八年夏公會晉師于瓦

十年夏公會齊侯于夾谷
十四年夏公會齊侯衛侯于牽
邾子來會公（時公）蒐
哀七年夏公會吳于鄫
十二年夏公會吳于橐皋
秋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鄖
十三年夏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

外相會

桓二年秋七月蔡侯鄭伯會于鄧
莊十三年春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
十五年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鄄
僖二年秋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

二十一年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
于盂執宋公以伐宋
文十七年六月諸侯會于扈（趙子曰不列序諱公之不與也）
宣元年秋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棐林伐鄭
九年九月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扈
十一年秋晉侯會狄于欑函
昭四年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
胡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
定十四年秋齊侯宋公會于洮

公會外大夫

成二年十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
襄二十六年夏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

啖子曰凡公與他國卿盟則恥之會則不恥故蜀之行書
楚公子嬰齊澶淵之會書鄭良霄左氏言澶淵之會趙武
不書（左氏言晉人趙武也尊公故書人也）尊公也若如此良霄何不尊公乎
蓋時會者非趙武別是末命之卿會耳而左氏曲狥之理
甚乖越殺梁言蜀之會書嬰齊伉也（注言明書嬰齊伉敵公也）殺梁
之義云處父高傒以伉故不言公而嬰齊之伉何以書公
乎理亦自相反也（殺梁之義蜀之會以公爲嬰齊伉敵處父高傒以不書公爲伉敵故曰理自相反）

內臣會（外臣附）

莊十四年冬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鄄

文元年秋公孫敖會晉侯于戚

十一年夏叔彭生會晉郤缺于承匡

十六年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啖子曰大夫求盟諸侯宜其弗盟也言公不親往也）

宣十四年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

十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

秋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婁

成五年夏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

十五年十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
元衛孫林父鄭公子鰌邾人會吳于鍾離（啖子曰再書會者既會士燮又別往會吳）

襄二年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罃宋華元衛孫林父
曹人邾人于戚

冬仲孫蔑會晉荀罃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
邾人滕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

五年夏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稻

八年夏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人于
邢丘

十四年春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人宋人衛
人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
會吳于向（趙子曰魯書二卿非度也十八年重書會者義同此）

冬季孫宿會晉士匄宋華閱衛孫林父鄭公孫蠆莒
人邾人于戚

十九年冬叔孫豹會晉士匄于柯

二十七年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
衛石惡陳孔奐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秋七月辛巳
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三十年冬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
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左氏云尋諸侯竟不歸宋財趙子云宋稱人義於人也）

昭元年春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
戌衛石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
于虢

九年春叔弓會楚子于陳

十一年秋季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衛北
宮佗鄭罕虎曹人杞人于厥憖

二十五年夏叔倪會晉趙鞅宋樂大心衛北宮喜鄭
游吉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黃父

二十七年秋晉士鞅宋樂祁犂衛北宮喜曹人邾人滕人會于扈

三十一年春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

定十年冬齊侯衛侯鄭游速會于安甫

哀六年夏叔還會吳于柤

啖子曰凡會皆不書其事（但言會于某處而已）唯桓二年會于稷以成宋亂襄二十一年會于澶淵書宋災故蓋各見本傳餘即無他故但言會而已

遇

隱四年夏公及宋公遇于清

八年春宋公衛侯遇于垂

莊四年夏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

二十三年夏公及齊侯遇于穀

三十年冬公及齊侯遇于魯濟

三十二年夏宋公齊侯遇于梁丘

啖子曰古者有遇禮本制此禮恐忽有邂逅相遇簡略而行故與會禮不同時雖非相遇而從省易以遇禮相見者亦書曰遇公羊曰遇者不期也穀梁曰不期而會曰遇（此說是本）趙子曰簡禮而會曰遇（行此禮解會意為時所見）穀梁云遇者志相得也按文但以所行之禮定名耳何用相得為義乎穀梁為桓十年傳云不遇者志不相得遂云遇為志相得謬僻之甚公羊又云遇者一君出一君邀之假如倉卒忽以會禮相見豈得書遇哉

唁

昭二十五年九月齊侯唁公于野井（公在齊地故不書）

二十九年春齊侯使高張來唁公（上文云公至自齊居于鄆故但云）（唁公而不書地以加來字）

三十一年夏晉侯使荀躒唁公于乾侯（乾侯在晉地不言來）

趙子曰弔生曰唁穀梁曰弔失國曰唁非也且古人作此字豈因爲失國者爲之乎自生死異文耳

啖子曰凡夫人內女本無會遇之禮時有越禮行之者亦從而書之（莊二年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年季姬及鄫子遇于防之類也）十如師五年在莊饗（莊四年夫人姜氏饗齊侯于祝丘）義亦同

春秋集傳纂例卷第四

春秋集傳纂例卷第五

用兵例第十七

用兵例第十七

趙子曰春秋紀兵爲無曲直之辭與[illegible]曰兵者殘殺之道滅亡之由也故王者制之[illegible]王政既替諸侯專恣於是仇黨構而戰爭興矣爲利[illegible]爲忿[illegible]王度廢矣故春秋紀師無曲直之異[illegible]闕矣[illegible]一其非也[illegible]不一之則禍亂之門存乎其文矣[illegible]其差者[illegible]甚者[illegible]則[illegible]正名位也[illegible]又曰兵出殊稱何也[illegible]王命之大夫曰某[illegible]君命之大夫曰某人[illegible]不稱帥師避不成辭[illegible]也[illegible]年遠人多[illegible]下大夫稱師[illegible]委重於卑也[illegible]內之師少則但稱伐或稱及許內以興外也[illegible]大夫書帥師紀其爲將也[illegible]不書帥師不成師也[illegible]外則一之莫能詳也[illegible]君不稱師重君也[illegible]戎狄舉號賤之也[illegible]諸侯稱國狄之也[illegible]公羊曰將尊師[illegible]曰某帥師將尊師少曰某此例施於內師則可於外則不可何者凡外國來告侵伐但言其將何能悉以衆寡來告乎且春秋意在褒貶其事之是非不必須知其寡也故外大夫一切稱帥師內事不得云不知故須詳言其衆寡以異於外耳公羊又云將卑師少稱人按前後稱人以圍者凡十五[illegible]若將卑師少何能圍國若知外師不可以多少爲目也凡內外事皆異又況用兵大事不必一例也明矣又凡師稱罪致討曰伐[illegible]無名行師曰侵[illegible]左氏曰有鐘鼓曰伐無曰侵按前後凡書侵者齊侯侵蔡[illegible]晉侯侵楚[illegible]之類皆用大師而總數國若無鐘鼓何以行師乎又狄師亦有稱伐者豈是能有鐘鼓乎則知左氏之例非矣國語亦有序鐘鼓爲伐之義此則一門之書自相扶會不足疑也公羊則云觕者曰侵精者曰伐此則以深者爲精淺者爲觕按前後有侵師至破其國伐師不深者殊多則公羊之例又非矣穀梁則云苞人民毆牛馬曰侵斬樹木壞宮室曰伐按齊桓伐楚不戰而服無壞宮室伐樹木之事又豈有二百四十二年行師悉皆如此暴亂乎則知穀梁亦非也今以趙氏爲長我伐凡伯者大天子之使非正例也

或問淳曰三傳侵伐之例不當理則然矣今用趙氏之例何知必然答曰据春秋書侵者凡五十有七無事迹者莫知其可驗者亦可略舉如僖二十六年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巂弗及据公羊有寇追之已不及則無名之驗也定四年大會于召陵侵楚据左氏本謀伐楚以荀寅之言而止足明不稱罪致討只侵掠而已又僖四年齊桓侵

蔡遂伐楚文十五年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宣元年楚鄭侵陳遂侵宋定八年晉士鞅侵鄭遂侵衛其伐師而言遂者唯襄二十三年齊侯伐衛遂伐晉一處而已此又益明侵為無名行師之意也又自成公已前書侵者凡四十我狄居其半即又夷狄侵掠無名之驗也成公之後狄為晉所滅乃不見爾或曰侵伐之文皆從告也據魯有侵有伐則非從告也又曰師衆曰伐少曰侵據齊侯侵蔡又晉侯會于召陵侵楚皆衆國故知非又曰自與師而告者曰侵據會亦言外來伐此又非矣又曰與師而直曰伐曲曰侵據前後夷狄伐中國多矣豈是直乎故知又非矣推據侵伐之例已上者皆似是而非故悉不用已上例推前後都不成文義如此切慮學者生疑故發明也咲子曰凡侵伐不至國都則但書侵伐而已若至國都則書圍若他國伐魯不至國都則言某鄙至國都則但言伐我皆不深言之理當然也又曰公羊云戰不言伐圍不言戰入不言圍滅不言入皆舉重也此說是有與例不合者則隨義釋之

內伐

隱七年秋公伐邾

桓八年秋伐邾

莊二年夏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

九年夏公伐齊納子糾

二十六年春公伐戎

僖二十一年冬公伐邾

三十年夏公伐邾

秋公子遂帥師伐邾

文七年春公伐邾

十四年春叔彭生帥師伐邾

宣四年春公伐莒

十年公孫歸父帥師伐邾

十八年春公伐杞

襄二十年秋仲孫速帥師伐邾

二十三年春公伐邾

昭十年秋七月季孫意如叔弓仲孫貜帥師伐莒

哀元年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二年春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取邾東田及沂西田

六年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七年秋公伐邾八月己酉入邾以邾子益來

伐我

莊十九年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

僖二十六年夏齊人伐我北鄙

文十四年春邾人伐我南鄙

十七年夏齊侯伐我西鄙

成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

襄八年夏莒人伐我東鄙

十年秋莒人伐我東鄙

十二年三月莒人伐我東鄙圍邰

十五年夏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穀梁曰書遇公

秋邾人伐我南鄙

十六年春齊侯伐我北鄙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成

十七年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

齊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防

冬邾人伐我南鄙

十八年秋齊師伐我北鄙

二十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

定七年秋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八年夏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哀八年春吳伐我

十一年春齊國書帥師伐我

外伐

隱二年冬鄭人伐衛

四年夏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五年秋邾人鄭人伐宋

七年冬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 公穀皆云天子之使故曰戎伐用兵也變例也

桓五年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啖子曰不言會受臣從君之辭也

十四年冬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 趙子曰凡不用我師而用彼師曰以以言用齊等兵而不自交錄也何以知其然經書以晉雖北與諸二十六年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及定四年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三處而已柏舉之戰左氏所敘事迹並吳與戰部不言蔡經丁文又二與辰吳入楚亦不言蔡師吳楚自戰蔡不交錄左氏云凡師能左右之曰以齊桓晉文用諸侯師悉能左右之何不言以穀梁曰民君之本也使民以其死非正也則諸侯用兵悉不能死乎非嫌法云本非所得制而今得制之豈言宋素不制齊所今制之則莊十五年宋人齊人邾人伐郳何不言以又定四年蔡侯以吳子豈是能制之哉

莊十四年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

十五年秋宋人齊人邾人伐郳

十六年夏宋人齊人衛人伐鄭

秋荊伐鄭

二十年冬齊人伐戎

二十八年秋荊伐鄭

三十年冬齊人伐山戎

三十二年冬狄伐邢

僖元年秋楚人伐鄭

三年冬楚人伐鄭

七年春齊人伐鄭

八年夏狄伐晉

十年夏齊侯許男伐北戎

十一年冬楚人伐黃

十五年春楚人伐徐

秋七月齊師曹師伐厲

冬宋人伐曹

十七年春齊人徐人伐英氏

十八年春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

冬邢人狄人伐衛 凡夷狄用兵雖舉國號如與者侯列序侯氏盟會則稱人以便文而君臣同辭也皆放此

十九年秋衛人伐邢
二十年冬楚人伐隨
二十一年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盂執宋公以伐宋
二十二年夏宋公衛侯許男滕子伐鄭
二十三年秋楚人伐陳
二十四年夏狄伐鄭
二十六年夏衛人伐齊
二十八年春晉侯伐衛
三十三年冬晉人陳人鄭人伐許
文元年夏晉侯伐衛
衛人伐晉
二年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
三年夏秦人伐晉
四年秋晉侯伐秦
七年冬徐伐莒
九年春楚人伐鄭
十年夏秦伐晉書秦者狄之也晉無罪志在伯稱國者以[illegible]狄之也他倣此
十一年春楚子伐蔡
十七年春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
宣元年秋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棐林伐鄭晉師先在棐林故言會以伐也
冬晉人宋人伐鄭
二年春秦師伐晉

三年春楚子伐陸渾之戎
四年冬楚人伐鄭
五年冬楚人伐鄭
八年夏晉師白狄伐秦
冬楚師伐陳
九年夏齊侯伐萊
秋晉荀林父帥師伐陳
冬楚子伐鄭
十年六月宋師伐滕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
冬楚子伐鄭
十二年冬宋師伐陳
十三年春齊師伐莒
夏楚子伐宋
十四年夏晉侯伐鄭
十五年夏秦人伐晉
十八年春晉侯衛世子臧伐齊
成三年夏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
秋晉郤克衛孫良夫伐廧咎如趙子曰外大夫將兵凡七十餘條五處不言帥師闕文也
鄭伐許書鄭者狄之也衛無事迹
四年冬鄭伯伐許
六年夏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
七年春吳伐郯

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
九年秋晉欒書帥師伐鄭
冬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庚申莒潰秦人白狄伐晉
十四年秋鄭公子喜帥師伐許
十五年夏楚子伐鄭
十八年夏楚子鄭伯伐宋
襄元年夏晉韓厥帥師伐鄭
二年春鄭師伐宋
三年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
冬晉荀罃帥師伐許
五年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陳
八年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鄭

九年冬楚子伐鄭
十年夏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
晉師伐秦
十一年秋楚子鄭伯伐宋
冬秦人伐晉
十四年秋楚公子貞帥師伐吳
十七年春宋人伐陳
夏衛石買帥師伐曹
十八年冬楚公子午帥師伐鄭
十九年夏衛孫林父帥師伐齊
二十三年秋齊侯伐衛遂伐晉
二十四年夏楚子伐吳

秋齊崔杼帥師伐莒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
二十五年冬鄭公孫夏帥師伐陳
十有二月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卒（義同鄭伯髡原如會未見諸侯卒于[illegible]見）
二十六年冬楚子蔡侯陳侯伐鄭
昭四年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
淮夷伐吳執齊慶封殺之遂滅賴
五年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
吳
六年秋楚薳罷帥師伐吳
冬齊侯伐北燕

十二年冬楚子伐徐
晉伐鮮虞（[illegible]左氏）
十五年秋晉荀吳帥師伐鮮虞
十六年春齊侯伐徐
十九年春宋公伐邾
秋齊高發帥師伐莒
二十二年春齊侯伐莒
三十二年夏吳伐越
定二年秋楚人伐吳
四年秋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伐鮮虞
十二年夏衛公孟彄帥師伐曹
十三年夏衛公孟彄帥師伐曹

十五年夏鄭罕達帥師伐宋
哀元年秋齊侯衛侯伐晉
三年夏宋樂髡帥師伐曹
五年夏齊侯伐宋
晉趙鞅帥師伐衛
六年春晉趙鞅帥師伐鮮虞
吳伐陳
冬宋向巢帥師伐曹
九年夏楚人伐陳
秋宋公伐鄭
十年夏宋人伐鄭
冬楚公子結帥師伐陳

十一

十二年秋宋向巢帥師伐鄭
十三年夏楚公子申帥師伐陳
會伐例以及
隱四年秋翬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十年夏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
桓十五年冬十一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袲伐鄭
十六年夏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
十七年秋及宋人衛人伐邾
莊三年春正月溺會齊師伐衛
五年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
十四年夏單伯會伐宋在北杏會齊陳曹伐地
二十六年秋公會宋人齊人伐徐

僖四年春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
曹伯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illegible]
秋及江人黃人伐陳
二十六年冬公以楚師伐齊取穀[illegible]
文三年春正月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人衛人鄭
人伐沈沈潰
宣七年夏公會齊侯伐萊
十一年夏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
成三年春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八年冬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人邾人伐郯
十年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十三年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

十二

曹伯邾人滕人伐秦
十六年秋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
十七年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
邾人伐鄭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
冬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人邾人伐鄭
襄九年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
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
十年秋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
光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諸侯之師城虎牢戍鄭在
十一年夏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
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秋七月己未同盟
于京城北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

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會于蕭魚
十四年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宮括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伐秦
十六年夏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
哀十年春公會吳伐齊
十一年五月公會吳伐齊
內侵
莊十年二月公侵宋
成六年二月仲孫蔑叔孫僑如帥師侵宋
襄二十四年春仲孫羯帥師侵齊
定六年二月公侵鄭

八年正月公侵齊
二月公侵齊
九月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衛
侵我
僖二十六年春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巂弗及 趙子曰寇至不知追而不及宮內之無戒警
文七年夏狄侵我西鄙
十五年秋齊人侵我西鄙
冬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
襄十四年夏莒人侵我東鄙
外侵
莊十五年秋鄭人侵宋
二十四年冬戎侵曹
二十九年夏鄭人侵許
僖二年冬楚人侵鄭
十三年春狄侵衛
十四年秋狄侵鄭
二十一年春狄侵衛
二十八年春晉侯侵曹
三十年夏狄侵齊
秋介人侵蕭
三十二年夏衛人侵狄
三十三年夏狄侵齊
文四年夏狄侵齊

九年夏狄侵齊
十年冬狄侵宋
十一年秋狄侵齊
十三年冬狄侵衛
宣元年秋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
冬晉趙穿帥師侵崇
二年夏晉人宋人衛人陳人侵鄭
三年夏楚人侵鄭
秋赤狄侵齊
四年夏赤狄侵齊
六年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 趙子曰不書帥師闕文也
成二年冬楚師鄭師侵衛

六年春衛孫良夫帥師侵宋
八年春晉欒書帥師侵蔡
十年春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
十六年夏鄭公子喜帥師侵宋
十七年春衛北宮括帥師侵鄭
十八年冬楚人鄭人侵宋
襄元年秋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
二年夏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illegible]
八年夏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燮
十一年夏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
十二年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
十九年秋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左氏
公穀皆云衛也
定七年夏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
八年秋晉士鞅帥師侵鄭遂侵衛
哀七年春宋皇瑗帥師侵鄭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十年夏晉趙鞅帥師侵齊
十三年秋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會侵

僖四年春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
曹伯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
冬十二月公孫茲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
曹人侵陳

定四年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
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
邾子齊國夏于召陵侵楚
趙子曰凡書侵伐不書勝敗殺掠而還也主人不出戰人猶掠略

王師敗績

成元年秋王師敗績于貿戎
啖子曰王師不言戰無敵也敗則但書敗而已人臣無敵
君之義也故雖君能敗臣之師亦不言敗不許其有師徒
以敵君也鄭伯敗段之師曰克即其義也[illegible]但書能破
之而已時若有王師敗諸侯之師亦當言克也但春秋時無王敗
諸侯之師故無此文也

內戰及敗

隱十年六月公敗宋師于菅辛未取郜辛巳取防
桓十年冬十二月丙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趙子曰不書及罪於彼也
十二年十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十一月公會鄭伯盟于武父十二月遂伐宋
十三年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衛侯
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紀已言會故不須言及[illegible]
十七年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
莊九年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illegible]敗不書此書者[illegible]內也

十年春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夏公敗宋師于乘丘

十一年夏五月戊寅公敗宋師于鄑

僖元年九月公敗邾師于偃

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酈獲莒挐

二十二年秋八月丁未及邾人戰于升陘

文十一年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

成二年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手及齊侯戰于鞌齊師敗績（桓十二年書敗績義同）

昭五年秋戊辰叔弓帥師敗莒敗于蚡泉

啖子曰凡魯勝則曰敗某師穀梁云內不言戰舉其大者（[illegible]）此說是也敗則但書戰而已不可斥言也公羊云內不言戰言戰乃敗績也穀梁云內諱敗舉其可道者二說並通

趙子曰凡內戰公戰也（[illegible]）不書公諱也（[illegible]）穀梁曰不言其人（[illegible]）以吾敗也（[illegible]）故若貴公敗故不書公以示諱若大夫敗則[illegible]以示罪在行陳蔽之理乎

外戰及敗

莊十年九月荊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illegible]）

（[illegible]）

二十八年三月甲寅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illegible]）

僖十五年冬楚人敗徐于婁林

十八年春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夏師救齊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甗齊師敗績（啖子曰據左氏事迹乃是齊伐宋也故反常例書之）

二十二年冬十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

二十八年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

三十三年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于殽（[illegible]）

秋晉人敗狄于箕

文二年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

七年夏戊子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illegible]）

十二年十二月戊午晉人秦人戰于河曲（[illegible]）

宣十二年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

成二年夏四月丙戌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衛師敗績

十二年秋晉人敗狄于交剛

十六年夏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illegible]）

昭元年夏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太原
十七年冬楚人及吳戰于長岸（不言敗義同文七年）
二十三年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胡
子髡沈子盈滅獲陳夏齧（[illegible]）
定四年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
柏舉楚師敗績（[illegible]）
十四年五月於越敗吳于檇李
哀二年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戰
于鐵鄭師敗績
啖子曰凡外戰皆先書被伐之國以及來伐者僖十八年
宋師伐齊宋師及齊師戰獨違常例按左氏二國之和好
又伐宋（[illegible]）以殷此乃齊伐宋也故
可云宋及齊戰若得內與他國戰則皆先書魯以及外此
內外之體也凡外有不書勝敗者公羊云敵也言勝敗等
也此說是左氏曰未陳而薄之曰敗某師言師未成列則
某戰也又曰大崩曰敗績言功績敗散也此說為外戰例
則可通如內戰用此例並非也若是未陳則曰敗某師據
魯敗外師凡八皆言敗某師豈是盡未陳乎唯兩處書敗
績者則別有義（[illegible]）
趙子曰凡戰先書主人見不服也（[illegible]）
（[illegible]）又曰凡外師敵者曰戰（[illegible]）
（[illegible]）戰而書及以主及客也（[illegible]）以華及夷也（[illegible]）
（[illegible]）掩敗之曰敗某
師（[illegible]）公羊曰伐者為主伐者為客夫文字

本以記分別令同其文誰能了之又據晉楚戰皆以晉及
楚則是內中國而外四夷也又戰之道以主及客也（[illegible]）
（[illegible]）凡戰不言及交為主也（[illegible]）
杜云秦晉之戰已逐敵略之（[illegible]）今按經定書日
月又書地則是一戰耳何得云數哉蓋不曉交為主之意
遂妄為此說

滅獲

莊十年九月荊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illegible]）
僖元年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麗獲莒
挐
十五年十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
宣二年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
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
襄八年夏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燮
昭二十三年秋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胡
子髡沈子盈滅獲陳夏齧（義已見上[illegible]）
哀十一年夏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齊師
敗績獲齊國書
啖子曰凡戰而死者君曰滅胡子沈子是也言與國滅同
也生禽曰獲獲晉侯是也言以力得之也大夫死生皆曰
獲（鄭獲華元生也陳夏齧死也）吳但舉得之也諸侯滅則書名以其死
也獲則依執例以失地不失地言之（[illegible]）蔡
侯獻舞戰敗之後隨楚子歸非見獲也（[illegible]）

依國滅以歸例書名

圍

莊八年夏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秋師還[illegible]
[illegible]
僖六年秋楚人圍許
十九年秋宋人圍曹
二十五年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illegible]
二十七年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illegible]
[illegible]
二十八年冬諸侯遂圍許遂會諸侯圍許[illegible]
會例
三十年秋晉人秦人圍鄭
三十一年冬狄圍衛
文三年秋楚人圍江
十二年夏楚人圍巢
宣三年秋宋師圍曹
九年冬宋人圍滕
十二年春楚子圍鄭
十四年秋九月楚子圍宋
成九年冬鄭人圍許
襄四年冬陳人圍頓
七年冬楚公子貞帥師圍陳
十八年冬十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
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圍齊[illegible]

昭十一年夏楚公子棄疾帥師圍蔡
定四年秋楚人圍蔡
五年冬晉士鞅帥師圍鮮虞
十年夏晉趙鞅帥師圍衛
哀元年春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
三年冬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
七年秋宋人圍曹
啖子曰凡以兵圍其國都曰圍諸侯同心圍齊故特曰同
[illegible]

圍邑

隱五年冬宋人伐鄭圍長葛
僖六年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圍新
城
二十三年春齊侯伐宋圍緡
二十六年冬楚人伐宋圍緡
襄元年春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
人邾人滕人薛人圍宋彭城
十五年夏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illegible]
十六年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成
十七年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
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防
昭二十三年春晉人圍郊
十三年莒人伐我東鄙圍台
哀三年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

趙子曰凡圍他國之邑皆繫其國(伐宋圍緡長葛之類)不繫者皆叛也(其義[illegible])

內圍

成三年秋叔孫僑如帥師圍棘

昭十三年春叔弓帥師圍費

二十六年夏公圍成(歸[illegible]公)

定六年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圍鄆

十年夏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

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費

十二年十二月公圍成

趙子曰凡內自圍者皆叛邑(據[illegible])

伐國圍邑

隱五年冬宋人伐鄭圍長葛

僖六年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圍新城

二十三年春齊侯伐宋圍緡

二十六年冬楚人伐宋圍緡

趙子曰伐國而圍邑皆書之不可偏遺也(言[illegible])公羊曰強也夫一邑之強亦何能為而特書乎且隱五年圍長葛明年又書取若長葛能強何可取乎穀梁曰久也據春秋書伐國而言圍邑者凡四(事)無久師之事蓋見圍長葛明年書取以為經年不解圍故云爾殊不知今年自圍明年自取耳其二傳見圍者例不言伐故作而發例耳凡圍不言伐自為圍國都成例不關圍邑耳或問曰外諸侯相伐甚多其圍邑者四處而已曾一國而被伐圍邑亦四何也(入[illegible])答曰內事詳故多外事不告則不書故少不足疑也

內入

隱二年夏無駭帥師入極

十一年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

桓二年九月入杞

僖二十七年秋公子遂帥師入杞

襄十二年春季孫宿帥師救邰遂入鄆(鄆莒邑)

哀七年八月己酉入邾以邾子益來

外入

隱二年夏五月莒人入向

五年秋衛師入郕

十年秋宋人衛人入鄭

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伐郕

莊十四年秋七月荊入蔡

閔二年十有二月狄入衛

僖二十年夏鄭人入滑

二十八年三月丙午晉侯入曹

三十三年春王二月秦人入滑

文五年夏秦人入鄀

十五年夏晉郤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趙子曰[illegible]伐入而[illegible]言伐之[illegible]不[illegible]入[illegible])

冬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郛

宣十一年冬丁亥楚子入陳
成七年秋吳入州來
九年冬楚人入鄆
襄二十五年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
昭十八年六月邾人入鄅
定四年冬十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
舉楚師敗績楚囊瓦出奔鄭庚辰吳入楚
五年夏於越入吳
哀八年春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
十三年夏於越入吳
趙子曰入者公羊所謂得而不居是也左氏曰弗地曰入
言入其國而不有其地按侵伐圍滅等亦是不有其地何
獨於入云爾乎穀梁曰入內不受也按侵我圍滅皆用兵
之事安有彼國願受之乎獨隱五年我入邴義與餘入之
入同言不當入也與用兵之入不同

滅

莊十年冬十月齊師滅譚譚子奔莒
十三年夏六月齊人滅遂
僖二年夏虞師晉師滅下陽趙子曰言虢滅之罪由於虞於此言滅以見虞也
檥覬
五年秋楚人滅弦弦子奔黃
十年春狄滅溫溫子奔衛
十二年夏楚人滅黃
十七年夏滅項魯滅之也
二十五年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滅同姓故名
二十六年秋楚人滅夔以夔子歸趙子曰楚滅同姓夔失國處敵人俘不名者貴得而知之也明未與魯通也
文四年秋楚人滅江
五年秋楚人滅六
十六年秋楚人秦人巴人滅庸
宣八年夏楚人滅舒蓼
十二年冬十二月戊寅楚子滅蕭
十五年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趙子曰所以書者為其地邇晉主東諸侯書之故嬰兒賢也
十六年春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
成十七年冬楚人滅舒庸
襄六年秋莒人滅鄫
十有二月齊侯滅萊
十年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
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柤夏五月甲午遂
滅偪陽
二十五年楚屈建帥師滅舒鳩
昭四年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
淮夷伐吳執齊慶封殺之遂滅賴
八年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
十一年冬十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
用之趙子曰稱執者內蔡之也趙子曰稱用者義同僖十九年邾人用鄫子傳
十三年冬吳滅州來

十七年八月晉荀吳帥師滅陸渾氏之戎
二十三年秋七月戊辰胡子髡沈子逞滅
二十四年冬吳滅巢
三十年冬十二月吳滅徐徐子章羽奔楚（啖子曰……）
祀（趙子曰……能自奔也）
定四年夏四月庚辰蔡公孫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
歸殺之（啖子曰書殺……也）
六年正月癸亥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
十四年二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孫佗人帥師滅頓
以頓子牂歸
十五年二月辛丑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
啖子曰凡滅國有身滅者罪來滅者其於見滅者（……）
……滅……是也……之言力屈而死故也凡書滅又書其君奔者（……）
（……）則兩罪之且責其不死社稷也諸侯失地則名（……）
（……）國滅而奔者何以不名以（……）既書其滅罪已昭
矣緣隨敵人歸者書名以重其罪故奔者不名以示等差
也凡書滅又書以歸及書名者罪重於奔者也既責其不
死位又責其無興復之志也（……）所
以不名者位或未絶也以歸者則位必絶矣同滅君奔者
四其三不書名（……）唯徐子章羽書名傳以
服吳後乃奔楚故依以歸例書名以罪之（……）
（……）隨之以歸者皆名之（……）
（……）
趙子曰凡覆邦絶祀曰滅其惡著矣皆罪之也（……）

（……）左氏曰用大師焉曰滅竊謂但敢
而絶祀則書滅何必大師乎春秋用大師多矣何不盡書
滅乎公羊曰滅上下同力者也孫侯伐國襲未必不同力
也這止滅乎又曰亡國之善辭甚有絶祀而得稱善辭者
哉此直當滅亡之文耳至於惡更深者則更異其文以彰
罪重（……是也）

滅同姓

僖二年夏虞師晉師滅夏陽（趙子曰不名……見本傳）
二十五年春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
二十六年秋楚人滅夔以夔子歸（趙子曰楚……）
傳
啖子曰凡諸侯滅同姓則名之（……）三傳意同（……）
（……已上注）

得國不書滅

莊四年夏紀侯大去其國
十年三月宋人遷宿
三十年秋七月齊人降鄣
閔二年春正月齊人遷陽
僖三年夏徐人取舒
五年冬晉人執虞公（趙子曰以不絶……見本傳）
二十一年春公伐邾取須句
宣九年秋取根牟
成六年春取鄟
襄十三年夏取邿

昭四年九月取鄫

趙子曰凡得國而不言滅者〔[illegible]〕取不絕其祀也〔以屬[illegible]〕

又曰杞侯使弟以國屬齊為附庸宿及陽遷入封內為附庸鄣則降服為附庸虞則以君被執遂屬焉附庸〔[illegible]〕言取者並為有所繫屬而取之也但為得之事異所以異辭耳

其義各見本傳

內取田邑〔邑歸附田〕

隱八年三月鄭伯使宛來歸邴

十年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辛未取郜辛巳取防

僖二十二年春公伐邾取須句

二十六年冬以楚師伐齊取穀〔[illegible]〕

三十一年春取濟西田

三十三年春公伐邾取訾婁

文七年春公伐邾三月甲戌取須句〔[illegible]〕

鄟〔[illegible]〕

宣四年春公伐莒取向

九年秋取根牟〔啖子云不繫其國邑〕

十年春齊人歸我濟西田秋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繹

成二年秋取汶陽田

六年春取鄟〔啖子云不繫其國邑〕

襄十三年夏取邿

十九年春取邾田自漷水

昭元年三月取鄆

四年九月取鄫

三十二年春取闞〔邑〕

定十年夏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

哀二年春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伐邾取漷東田及沂西田

八年夏齊人歸讙及闡

外取邑

隱四年春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

六年冬宋人取長葛〔[illegible]〕

十年秋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

僖三年夏徐人取舒

啖子曰凡先言伐國下言取邑者明其國之邑也伐莒取向伐杞取牟婁之類是也伐邾取須句亦同如取郜取防上言敗宋師則宋邑可知也又曰凡取田者得其土田而不得其國邑也歸田亦然

趙子曰凡力得之曰取〔[illegible]〕不當取也〔[illegible]〕不是其專奪雖復取本邑亦無異辭〔[illegible]〕

左氏云凡書取言易也穀梁亦曰取易辭也按取者收奪之名何關難易假令取之難而得之欲如何書之乎又云凡克邑不用師徒曰取今經文見云伐何得云不用師徒乎今謂凡係屬外而我克有之不論難易一切稱取其言伐某取某者是用師徒也取者或以師威偪或招收而得之既不侵伐方可是不用師徒耳然取之非正皆為

方得春秋之義在辨其得之邪正（賂得詐謂[illegible]國不當[illegible]）以

師徒爲例又曰凡內取之邑不繫國者皆本是魯邑今爲

外國所奪今却取之既是本國邑不可繫之他國耳又曰

凡有邑稱邑（諸取邑皆是也）無邑稱田公羊曰田多邑少稱田

邑多田少稱邑按田繫於邑若有邑則稱邑舉重也無邑

自然稱田皆據實事耳

外取內田邑

宣元年六月齊人取濟西田（宣公賂齊）

成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

昭二十五年十有二月齊侯取鄆（居公也）

哀八年夏齊人取讙及闡（[illegible]不[illegible]季[illegible]故取二邑也）

趙子曰凡外取田邑多不書所繫取於我也不言我諱之

也（[illegible]）其不書者非我封也（[illegible]）

守地內取悉書可別知也（[illegible]）

（一可分別書之也故）穀梁但師資相傳知有外邑不書之義而

不知其非魯本封之故遂云內不言取言取授之也言授

以賂外者乃書之且以賂外者是內之罪也以強取者是

外之罪也若賂者則書而被兵取者不書斯乃掩外之惡

揚內之醜考之情理豈然乎且疆邑社稷之本若失而不

書豈成史冊故知穀梁之說非也

取師

哀九年春宋皇瑗取鄭師于雍丘（趙子曰不言[illegible]師闕文也）

十三年春鄭罕達帥師取宋師于嵒

趙子曰凡悉俘之曰取某師（[illegible]）左氏曰覆而敗

之曰取某師按取者得之之稱若但敗之彼不死者則走

歸何名爲取則當書云敗某師耳不當云取也公穀並云

取易辭也按經以得爲義故名爲取不論難易假令用力

甚難而悉取得豈得不名爲取哉（[illegible]以得爲義三傳之說並未安）

救

莊六年春王正月王人子突救衛（[illegible]）

二十八年秋公會齊人宋人救鄭

閔元年春王正月齊人救邢

僖元年春王正月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illegible]）

六年秋諸侯遂救許

十五年春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illegible]）

十八年夏師救齊　狄救齊

二十八年春楚人救衛

文三年冬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

九年春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

宣元年冬晉趙盾帥師救陳

九年冬晉郤缺帥師救鄭

十二年冬衛人救陳

成六年冬晉欒書帥師救鄭

七年秋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杞

伯救鄭

襄五年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救陳

十年冬楚公子貞帥師救鄭

十二年春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鄆

二十三年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先書救明魯君之命也後言次罪叔孫也

哀七年冬鄭駟弘帥師救曹

十年冬吳救陳

啖子曰救者救其患難凡救患皆貴爲美也凡救當奔命而往救次失救道也公羊穀梁云救不言次言次非救此說是也救邢之師譏不速赴故先書次于聶北而救邢竟得其援故又言救邢言有救辭又救晉之師君命往救而叔孫次止故先書救晉明魯君之命也下言次于雍榆罪叔孫也

次

莊三年冬公次于郎

八年春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

十年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

三十年夏師次于成

僖元年春正月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

十五年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牡丘遂次于匡

文十年冬楚子蔡侯次于厥貉

襄元年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人杞人次于鄫

二十三年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

定九年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

十三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

十五年夏齊侯衛侯次于蘧蒢

趙子曰凡師駐曰次惡興師也言非奉王伯之命以討罪致討則不當興之以過其典猶卿以兵名之故書兵者亂之大者也次猶不可次止名耳經典用之況侯伐乎言況其次者猶誡之唯莊八年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俟寇以免其譏耳即明無寇而次是欲自爲寇也皆譏之也左氏云凡師一宿爲舍再宿爲信過信爲次按經無信舍之文此例亦妄也公穀解次悉云有畏非也夫子直以刺其無王命而興師書之以懲亂耳豈譏其怯懦哉若譏其怯懦則當褒其勇者春秋乃鼓亂之書也決無是理

遷

莊元年冬齊師遷紀郱鄑郚啖子曰齊欲滅紀故遷其三邑

遷國一例不與諸同

十年三月宋人遷宿穀梁云其不地宿不復見也

閔二年春正月齊人遷陽義與上同

僖元年夏六月邢遷于夷儀

三十一年十二月衞遷于帝丘

成十五年冬許遷于葉

昭九年春許遷于夷

十八年冬許遷于白羽

定四年夏許遷于容城

哀二年十一月蔡遷于州來

啖子曰凡書遷者有二義如宋人遷宿齊人遷陽之類是

移其國於國中而爲附庸也公羊云遷之者非其意也被逼之恥此說是也如邢遷于夷儀衛遷于帝丘之類或自請遷或見強遷皆猶爲列國故不言某人遷之言所遷之地但言其移國都而已非爲附庸也公羊云遷者其意也言其意欲自遷此說是也

趙子曰凡非所遷而遷之非其邑而遷也其惡著矣凡遷他邑思邪必知其非也又曰能以國遷曰某遷邢遷于夷儀之類言存爲列國也徙而臣之曰遷某宋人遷宿之類言入其地以爲附庸也

興兵雜事

隱元年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鄢

啖子曰克者君殺臣之稱也不言殺而言克以異其文

襄二十三年冬齊侯襲莒

趙子曰掩其不備曰襲此左氏家舊說左氏云輕曰襲君不掩其輕丘侵掠不得云襲

莊十八年夏公追戎于濟西啖子曰去社稷

僖二十六年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酅弗及趙子曰追者追非公也云寇到不知追及言例之無戎備也

啖子曰追者寇已去而躡之也

僖二十八年春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

襄五年冬戍陳

十年冬戍鄭虎牢

啖子曰戍者以兵守之也

莊三十年秋齊人降鄣

啖子曰凡服從內附曰降言內附爲附庸不言滅不絕祀也不言取異乎有繫也不言鄣降降由於齊也

桓七年二月己亥焚咸丘

公羊云以火攻

僖十九年冬梁亡

三傳云自取滅亡故不書滅而以自亡爲文其實亦因秦取之乃亡也

莊十七年夏齊人殲于遂

啖子曰殲者自滅之義不言遂人殲之言齊人自取其殲也

閔二年冬鄭棄其師

啖子曰罪其不以禮退臣臣謂高克故特異其文

昭元年秋叔弓帥師疆鄆田

趙子曰凡疆田而有師師者皆有難也城亦同此文十二年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之類

莊八年秋師還

趙子曰凡師還告廟則書重之也用師所繫國之安危故重之記其是以著其非也記此則他皆不告者也其後可知也又以二百四十二年唯一處書師還告廟義可疑也

春秋集傳纂例卷第五

春秋集傳纂例卷第六

都敘會例第十八　　軍旅例第十九
蒐狩例第二十　　賦稅例第二十一
興作例第二十二　　改革例第二十三
慶瑞例第二十四　　災異例第二十五

都敘會例第十八

啖子曰凡朝聘盟會用兵皆有會例今總論之非朝聘盟會用兵亦有列敘位之處同用此例天子大夫上雖微亦在諸侯上尊王室也（僖八年公會王人齊侯云云盟于洮之類是也）盟會則會主為首用兵則主兵者為首（不以爵也）附庸主兵亦在列國上邾人鄭人伐宋是也（隱五年）諸侯大夫主兵則不在諸侯上會荀偃是也（襄十六年叔老會鄭伯晉荀偃云云伐許之類是也）餘皆以國小大為次當時失禮故不依爵命夷狄常在中國下義可知也齊太子光或在小國上非禮也故因書以示譏卿奉王命者曰某人而在既命者下向之會（襄十四年）齊人宋人在衛北宮括鄭公孫蠆上澶淵之會（襄二十六年）晉人在鄭良霄上非禮也故因書以示譏陳本在衛下齊桓霸後（莊十六年）乃序衛上蓋齊桓以其近楚故優寵之今來歸也杜元凱云或問曰諸侯之會先後何如答曰左氏云叔孫豹曰宋衛吾匹也又曰諸侯之會寡君未嘗後衛君據此魯在衛上宋先代之後其國又大襄公後曾一會諸侯則魯當次在宋下凡朝聘同時至同行禮則列序之滕侯薛侯是也（隱十一年）前一後不同行禮則各書之穀伯鄧侯是也（桓七年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故穀梁云雖言同時也（謂四時之時也）累數皆至也是也凡會盟以國為地者國主亦與會（桓二年蔡侯鄭伯會于鄧襄二十七年晉楚會于宋之類是也）省文從可知也

趙子曰凡盟會侵伐城等前已列序而又須重言者皆前曰後凡（前曰謂列序宋公鄭伯杞子之類後曰謂言諸侯從可知也）凡公再與他國序（謂已會畢又盟）則但言諸侯盟于首止（僖五年公及諸侯會王世子于首止云云諸侯盟于首止）諸侯盟于葵丘（義同首止在僖九年之類是也）魯卿再與他國序則再言其名豹及諸侯之大夫盟（襄二十七年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云云于宋已豹及諸侯之大夫盟所以異者毋恐疑也臣故言豹）公則無二也（不假重言公也）皐鼬之盟再序獨言公者以盟會異處（定四年三月公會劉子晉侯云云于召陵侵楚五月公及諸侯盟于皐鼬）故須言公以審之重丘之盟（襄二十五年公會晉侯宋公云云于夷儀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盟會亦異處不言公者以言同盟並會可知也（言同盟與會者皆盟也）凡召盟而後至則曰會盟鄫子是也（僖十九年宋人曹人邾人盟于曹南鄫子會盟于邾）召伐而後至則曰會伐單伯會伐宋是也（莊十四年齊人陳人曹人伐宋單伯會伐宋是也）凡歸未及國而會則曰遂曹伯遂會諸侯圍許是也（僖二十八年公會晉侯云云盟于踐土）文亦為已舉諸侯故但書會從省文也屈完不言會者（僖四年公會齊侯宋公云云伐楚次于陘屈完來盟于師）本非召盟又非其君使請盟故特異其文凡非召盟而來既會乃謀盟則先言如會如師後乃言盟袁僑（襄三年公會單子云云同盟于雞澤陳侯使袁僑如會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國佐（成二年季孫行父云云及齊侯戰于鞌齊師敗績齊侯使國佐如師及國佐盟于袁婁之類是也）凡他國自盟會多不書卿名唯昭二十七年晉士鞅宋樂祁犂衛北宮喜曹人邾人滕人會于扈定十年冬齊侯衛侯鄭游速會于安甫書名餘皆不書謂告辭例不具其名于扈會為納公（昭公）故獨具安甫

則不詳其事迹(三傳無其事迹)然則外盟會不書卿名者乃是其常而左氏妄為義說(左氏見外盟會書人皆為貶)何不尋前後大例乎征伐會盟自僖公以前諸國卿書名者至少文公之後則多也成公之後齊晉宋衛陳蔡鄭等七國唯三兩會書人餘並書卿名蓋東周之初諸國皆不請命及弱者漸興則多請命以爭長又遠事雖詳或有遺落所謂傳聞異辭也文宣間三十年中經書人者多矣左氏言其名氏而言貶之以他時雖有此類不書為義說夫子豈於此時偏貶諸卿又貶之而不名是隱其惡也何名貶乎凡魯與一兩國盟及用兵而言及者乃是魯為之主(盟在魯地)若諸國大會而盟及用兵悉是盟主所召故往就之非魯起意故悉不言及唯僖四年云及江人黃人伐陳是齊所命以伐我及江黃人同行耳非魯主也據上言齊人執陳轅濤塗義即可知又僖五年公及齊侯宋公會王世子于首止尊王世子齊不敢為會主故不言會齊侯而言及也並變例也凡外諸侯自盟及侵伐皆以謀上居首義即可知無會及之異唯二十三年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者衍及字耳僖三十二年衛人及狄盟緣就狄國中不可言衛人盟于狄故也凡魯會盟主之盟(謂大會也)若於會日便盟者即但云某日公會某侯盟于某若既行會禮別日又集而盟則書日以隔之以明會後更盟也(文十四年公會宋公云云癸酉同盟于新城是也)云與他國戰亦然(凡戰伐伐書日若不行會禮但合戰則云某日會某及某戰成二年鞌戰是也皆先行會禮別日合戰則書日以隔之桓十三年公會紀鄭及齊戰是也)若魯與他國同侵伐不行會禮而便侵伐者則但言會其伐某(桓十六年公會宋公伐鄭之類也)若成會禮而後行伐則書曰會于某伐某(桓十五年公會宋公云云于袲伐鄭是也)此並略舉大綱以示常例但文異者即皆有義各自見本傳矣

軍旅例第十九

桓六年秋八月壬午大閱(三傳並云簡兵車也穀梁又云平不修戎事非正也)

莊八年春甲午治兵(穀梁云治兵[illegible]至言得[illegible]之道也)

夏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秋師還([illegible]以告廟[illegible]是以書[illegible])

三十一年六月齊侯來獻戎捷([illegible])

僖二十一年冬楚人使宜申來獻捷(左氏云當使不當稱遺俘[illegible])

([illegible]宋捷[illegible]是宋捷故不言宋[illegible]人同年上)

成元年三月作丘甲(穀梁云甲非人人之所[illegible]為令丘作甲[illegible]之也)

襄十一年春王正月作三軍(公穀皆云不當作也)

昭五年正月舍中軍([illegible])

[illegible]子曰凡軍旅國之所以安危也故紀其善否焉([illegible]書之)

([illegible])觀民以定賦(什一不過)量賦以制用於是經之以文韋之以武使文足以經緯武足以禦寇故靜而自保則為禮樂之邦動而救亂則為仁義之師是以天子六軍([illegible])大國三之一([illegible])小國半大國([illegible])數不必常所以示稱也([illegible])因蒐狩以訓之([illegible])有事則聚之無事則散之今政弛民困而增虛名以奉私欲危亡之道也([illegible])

蒐狩例第二十

昭八年秋蒐于紅([illegible])

十一年夏大蒐于比蒲

二十二年春大蒐于昌閒

定十三年夏大蒐于比蒲

十四年秋大蒐于比蒲（上譏失禮邱大為之）

啖子曰蒐閱車馬逐田獵示威武也公羊曰蒐簡車徒足也蒐狩合禮者常事不書非時及越禮而為之則書以示譏也或曰言春包今之正月言夏包今之二月三月皆不失時也書春秋者非時也

桓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公羊云譏遠也）

莊四年冬公及齊人狩于郜（譏與讎國狩非禮也兄讐不狩）

僖二十八年冬天王狩于河陽（為晉文諱召天王之名也三傳意同）

哀十四年春西狩獲麟（西狩常事為獲麟故書之）

趙子曰四時之田其事各殊其名亦異春以閱武擇材故以蒐為稱夏以為苗除害故以苗為名秋則順天時以殺物故以獮為義冬則因守禽獸以習戰故以狩為日左氏曰春蒐夏苗秋獮冬狩是也（爾雅亦同公羊則春曰苗秋曰蒐冬曰狩）（穀梁曰春曰田夏曰苗秋曰蒐冬曰狩）公羊穀梁冬狩秋蒐並同而苗則公羊在春穀梁在夏公羊則夏時無名穀梁則春曰田田者四時獵之總名不當專在於春故非也公羊之義夏時務農不苗然則自非警急及有獸害苗則不苗也

賦稅例第二十一

宣十五年秋初稅畝（公羊云譏履畝而稅之也）

成元年三月作丘甲（公羊云雖工人籍作甲使丘作用非也）

哀十二年春用田賦（以田多少出軍賦也）

趙子曰賦稅者國之所以治亂也故志之（總論賦稅之意）民國之本也取之甚則流亡國必危矣故君子慎之（詳國語賦稅）

興作例第二十二

城及築（邑凡二十五城四）

隱七年夏城中丘

九年夏城郎

桓五年夏城祝丘

十六年冬城向

莊元年秋築王姬之館于外

二十八年冬築郿

二十九年冬城諸及防

三十一年春築臺于郎夏築臺于薛冬築臺于秦

三十二年春城小穀（闕在陀）

僖二年春城楚丘（闕在陀）

文七年春城郚

十二年冬季孫行父城諸及鄆

宣八年冬城平陽

成四年冬城鄆

九年冬城中城

十八年秋築鹿囿

襄七年夏城費

十三年冬城防

十五年夏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郛

十九年冬城西郛城武城

昭九年冬築郎囿

定六年冬城中城
十三年夏築蛇淵囿
十四年冬城莒父及霄
十五年冬城漆
哀三年夏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啟陽（有晉難也）
四年夏城西郛
五年春城毗
六年春城邾瑕
雜興作七
莊九年冬浚洙
二十九年春新延廄
僖二十年春新作南門（左氏云不時穀梁云譏加其度）

文十六年秋毀泉臺（公羊云先祖為之已毀之不如勿居而已）
定二年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
十二年夏叔孫州仇帥師墮郈（義見下文）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公羊云孔子之謀又云墮正也）
啖子曰凡土功皆當以農隙之時若有難亦有非時城者非得禮也穀梁云凡城之志皆譏也此說非也凡城國之急也但問時與不時不應一切是譏浚洙作兩觀延廄之類皆當從土功之時王姬之館以非常不論不時也新作南門左氏云不時也凡啓塞從時謂作門戶為啓當用春分以後城郭為塞當用秋分以後順天時以開閉也延廄（莊二十九年春）又曰不時也凡馬日中而出日中而入（謂春分秋分）亦言馬春分入廄秋分入牧縱馬合依時出入新廄何妨用農隙之時既非開閉之物又何象乎故皆不用此義墮費及郈毀泉臺亦以非常書毀全除之也墮但損之令不周匝城與築義見凡例篇

城他國例
莊三十二年春城小穀（左氏云為管仲城之不繫齊非為齊也說具本傳註中）
僖元年夏六月齊師宋師曹師城邢（邢來告故書）
二年春正月城楚丘（不言城衛衛未遷也）
十四年春諸侯城緣陵（不言城杞杞未遷也不序諸侯闕也）（同楚丘）
襄二年冬遂城虎牢
襄二十九年夏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儀鄭公孫段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

昭三十二年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申鄭國參曹人莒人邾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
啖子曰凡興作必書重民力也（勤衆則書之觀其時而是非昭）矣（春秋頌夏則得書凡外興作春秋不書）凡外興作春秋不書闕於魯及來告故書之

改革例第二十三
隱五年九月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義見郊廟例）
文二年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躋僖公（義見郊廟例）
宣十五年秋初稅畝（義見賦稅例）
成元年三月作丘甲（義見賦稅例）

六年二月辛巳立武宮（義見[illegible]）
襄十一年春正月作三軍（義見軍旅例）
昭五年正月舍中軍（義見軍旅例）
定元年秋立煬宮（義見廟制例）
八年冬從祀先公（義見廟制例）
哀十二年春用田賦（義見稅賦例）
趙子曰凡變常之事皆書公穀皆云用者不宜用也用田賦是也作者不宜作也作三軍是也立者不宜立也立武宮煬宮是也凡改舊而遂以爲常者則曰初稅畝及六羽是也言自此始而常行也躋僖公作三軍不言初者暫作暫用非常行也又云法者以保邦也中才守之久而有敝況淫君邪臣從而壞之哉故革而上者比於治革而下者比於亂（[illegible]）察其所革而興亡兆矣（[illegible]春秋中凡[illegible]之意）

慶瑞例第二十四
桓三年冬有年（[illegible]）
宣十六年冬大有年（[illegible]）
哀十四年春西狩獲麟
趙子曰符瑞者天地所以答人也是以志之（[illegible]）敬先也凡豐年告于宗廟勤民而（[illegible]）公羊云書有年按合禮故書以表他年之不書爲怠慢此存禮以示後世豈獨爲喜哉二百四十二年唯兩度書之是知他年不告廟耳不應豐年如此之少也

災異例第二十五
日食（三十六計）
隱三年春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桓三年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
十七年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莊十八年春王三月日有食之
二十五年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二十六年冬十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三十年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僖五年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十二年春三月庚午日有食之
十五年夏五月日有食之

文元年二月癸亥日有食之
十五年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宣八年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
十年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
十七年六月癸卯日有食之
成十六年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十七年十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襄十四年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十五年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
二十年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二十一年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
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二十三年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二十四年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
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二十七年十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昭七年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
十五年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十七年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二十一年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
二十二年十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二十四年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三十一年十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定五年春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十二年十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十五年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地震

文九年九月癸酉地震
襄十六年五月甲子地震
昭十九年五月己卯地震
二十三年八月乙未地震
哀三年四月甲午地震

震電

隱九年三月癸酉大雨震電
僖十五年九月己卯晦震夷伯之廟

山崩

僖十四年秋八月沙鹿崩
成五年夏梁山崩

星異

莊七年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啖子曰爲奔流者衆如雨之多詩曰衆多如雨傳曰謂臣如雨言亦多也
昭十七年冬有星孛于大辰又十四年有星孛入于北斗
哀十三年冬十一月有星孛于東方
十四年冬有星孛

火災

桓十四年秋八月壬申御廩災
莊二十年夏齊大災
僖二十年五月乙巳西宮災
宣十六年夏成周宣榭火趙子曰以樂器之所藏見焉之所以示人焉示義焉
耳
成三年二月甲子新宮災三日哭
襄九年春宋災
三十年五月甲午宋災
昭九年夏四月陳災
十八年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
定二年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
哀三年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
四年六月辛丑亳社災

大水

桓元年秋大水

十三年夏大水
莊七年秋大水
十一年秋宋大水
二十四年秋大水
二十五年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
宣十年秋大水
成五年秋大水
襄二十四年秋大水

大雨雹

僖二十九年秋大雨雹
昭三年冬大雨雹
四年春王正月大雨雹

大雨雪

隱九年三月庚辰大雨雪
桓八年冬十月雨雪
僖十年冬大雨雪

無冰

桓十四年春無冰
成元年二月無冰
襄二十八年春無冰

雨木冰

成十六年春王正月雨木冰

不雨

莊三十一年冬不雨　趙子曰凡經時不雨不告則書

僖二年冬十月不雨
三年春王正月不雨
夏四月不雨
文二年自十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十年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十三年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大旱

僖二十一年夏大旱
宣七年秋大旱

螽

桓五年秋螽　杜預曰螽蝗之屬按爾雅螽蝑乃其蟲盛所謂螽者未知是何物
僖十五年八月螽
文三年秋雨螽于宋　趙子曰自空而下又多有以爲[illegible]雨皆非類

緑葉

八年冬螽
宣六年八月螽
十三年秋螽
十五年秋螽
襄七年八月螽
哀十二年十二月螽
十三年九月螽
十二月螽

螟

隱五年九月螟

八年九月螟
莊六年秋螟

饑
宣十年冬饑
十五年冬饑
襄二十四年冬大饑

麋
莊十七年冬多麋

蝝
宣十五年冬蝝生

蜚
莊二十九年秋有蜚

蜮
莊十八年秋有蜮

隕石 鷁退
僖十六年春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

鸜鵒
昭二十五年夏有鸜鵒來巢

霜
僖三十三年十二月隕霜不殺草李梅實
定元年冬十月隕霜殺菽

無麥 無麥苗
莊七年秋無麥苗
二十八年冬大無麥禾
已上陰沴所亡

春秋集傳纂例卷第六

弒例第二十六　　執放例第二十七

奔逃例第二十八　　畔例第二十九

至歸入納例第三十

弒例第二十六

隱四年春戊申衛州吁弒其君完（[illegible]）

桓二年春正月戊申宋督弒其君與夷

莊八年冬十一月癸未齊無知弒其君諸兒

十二年八月甲午宋萬弒其君捷

僖十年春晉里克弒其君卓

文元年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弒其君髡

十四年九月齊公子商人殺其君舍（[illegible]）

十六年十有一月宋人弒其君杵臼

十八年夏五月戊戌齊人弒其君商人

冬十月莒弒其君庶其

宣二年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弒其君夷皋（[illegible]）

四年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弒其君夷

十年五月癸巳陳夏徵舒弒其君平國

成十八年正月庚申晉弒其君州蒲

襄二十五年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弒其君光

二十六年二月辛卯衛甯喜弒其君剽

二十九年閽弒吳子餘祭（[illegible]）

三十年夏四月蔡世子般弒其君固

三十一年十有一月莒人弒其君密州

昭十三年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弒其君虔于乾谿

十九年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弒其君買

二十七年夏四月吳弒其君僚

定十三年冬薛弒其君比

哀四年春二月庚戌盜殺蔡侯申

六年秋九月齊陳乞弒其君荼

啖子曰凡魯君見弒止皆書薨不可斥言也他國公子篡大夫弒必書名志罪也（[illegible]）稱國以弒自大臣也（[illegible]）不書大夫君無道也（[illegible]）稱人以弒目賤人也（[illegible]）亦惡其君也（[illegible]）

稱盜以弒非君之惡也（[illegible]）以自罪也人之賊之也不書其名罪已彰矣（[illegible]）此君有道則大臣稱名卑者稱盜君無道則大臣稱國卑者稱人其理甚明然不足疑也三傳之義例皆不安矣

殺未踰年君

莊九年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

僖九年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

文十四年秋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illegible]）

趙子曰魯君未踰年而見殺亦但書卒不可斥言也他國未踰年見殺者二晉奚齊以本不正故曰君之子明國人並不以為嗣君意立之明里克雖有罪而合晉人之心[illegible]未踰年而為亂故夫子原情特以成君書之哉

梁曰成舍之爲君所以重商人之弑此說是也齊人攻子糾殺之雖未嗣位而以未踰年稱之以其正故特書以罪國人殺正而立不正也（小白不正）

殺篡弑賊

隱四年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

桓六年秋蔡人殺陳佗

莊九年春齊人殺無知

僖三十年秋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

昭十三年夏楚公子弃疾殺公子比

趙子曰凡作亂自立爲君而國人殺之者皆稱人以殺言衆所共棄不君之也且明無所累也公羊穀梁皆云稱人以殺殺有罪也此說是也楚公子比稱公子者弃疾脅立爲君國人心亦未服比雖立亦未如君故以兩下相殺之辭言之也衛公子瑕卽元咺所立瑕立而背其國從瑕亦未如君也故以君殺大夫之辭言之而反在元咺之下以咺罪重於瑕也（僖二十八年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元咺立公子瑕三十年衛侯歸殺元咺及公子瑕）

殺大夫公子

趙子曰凡殺卿皆書雖未命亦書之大之也殺公子公孫雖非卿亦書重親也或曰志其罪也（或殺死者之罪或殺者之罪）

內殺公子

僖二十八年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

成十六年乙酉刺公子偃

啖子曰內殺大夫謂之刺（周禮有三刺之法）避惡名也唯有二人此非卿而特書明其是公子也偃無罪而有刺者有罪當殺也買則上言晉人伐衛下言買不卒戍明不勝而還非其罪也不斥言無罪申臣禮也穀梁傳誤矣

外殺大夫公子

莊二十二年春陳人殺其公子禦寇

僖五年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

七年夏鄭殺其大夫申侯

十年夏晉殺其大夫里克

十一年春晉殺其大夫㔻鄭父

二十八年夏楚殺其大夫得臣

三十年秋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

文六年春晉殺其大夫陽處父

九年春晉人殺其大夫先都

三月晉人殺其大夫士縠及箕鄭父

十年夏楚殺其大夫宜申

宣九年冬陳殺其大夫洩冶

十三年冬晉殺其大夫先縠

十四年春衛殺其大夫孔達

十五年夏王札子殺召伯毛伯

成八年夏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

十五年秋宋殺其大夫山

十六年夏楚殺其大夫公子側

十七年冬晉殺其大夫郤錡郤犫郤至

十八年春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

齊殺其大夫國佐

襄二年冬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五年秋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

十年冬盜殺鄭公子騑公子發公孫輒[illegible]也義見於本傳

十九年秋齊殺其大夫高厚

鄭殺其大夫公子嘉

二十年秋蔡殺其大夫公子燮

二十二年冬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

二十三年夏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

冬晉人殺欒盈出奔而還非大夫也

二十六年秋宋公殺其世子痤

二十七年夏衛殺其大夫甯喜

三十年夏天王殺其弟佞夫

秋鄭人殺良霄[illegible]

昭二年秋鄭殺其大夫公孫黑

五年楚殺其大夫屈申

八年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

秋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

十二年夏楚殺其大夫成熊

十三年夏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

十四年冬莒殺其公子意恢

二十年秋盜殺衛侯之兄縶

二十七年夏楚殺其大夫郤宛

哀二年蔡殺其大夫公子駟

四年夏蔡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霍

十三年冬盜殺陳夏區夫

啖子曰凡他國殺大夫公子曰君者惡其君也[illegible]稱人者討罪之辭也[illegible]稱國以殺者罪累上也[illegible]衛大夫殺無罪而死也[illegible]兩下相殺稱名曰罪人[illegible]稱盜者自罪人之賤者也[illegible]出奔而復入見殺不言大夫者言已絕也[illegible]凡君命之大夫奔反乃殺皆書之紀邦政也又齊高厚楚郤宛莒意恢等據左氏傳事迹並是兩下相殺而經以國討為文者蓋殺者承君之命故經書國以累上傳雖記之事或在專恣於殺者故遺君命耳且當依經以為正也

諸殺大夫不書名

莊二十六年夏曹殺其大夫

僖二十五年夏宋殺其大夫

文七年夏宋人殺其大夫[illegible]

八年冬宋人殺其大夫司馬[illegible]

[illegible]

啖子曰稱國者明死者全無罪累君甚深也死者既無名節故不紀官與字也稱人者明死者無罪又非君意而殺

之者衆不可書名特加人字以别之若守節以死特書官以美之

諸大夫國君被弑而見殺者三（忠義見殺故不入常例特與之）

桓二年春正月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

莊十二年秋八月甲午宋萬弑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

僖十年春晉里克殺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

趙子曰皆忠義見殺與君而死故言及以連之美其能死節也孔父之節最高故又特書字以嘉之（公羊曰孔父正色於朝則人莫敢致難於其君）

殺他國君

桓六年秋蔡人殺陳佗（佗篡嫡代立蔡人殺之故不成之為君與無知同）

宣十八年秋七月邾人戕鄫子于鄫（公羊曰戕賊也帶加杖於人曰戕）（尊卑異於常殺也）

昭十一年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於申（兩罪之故兩書名也）

十六年春楚子誘戎蠻子殺之

啖子曰凡殺他國君御亂辭也（若被殺者有罪殺者無罪）稱人以殺殺者無罪死者無道也兩書名俱罪之也（楚子虔誘蔡侯殺之是也）楚子誘戎蠻子殺之不名莫得而知也（知其不名之故也）故楚子不名均其辭言罪之均也（不知蠻子名故楚子亦不書名令其罪惡均也）

殺他國大夫

宣十一年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為弑靈公楚入陳殺之）

昭四年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執齊慶封殺之（襄二十五年與崔杼同弑莊公奔吳故殺之）

八年夏楚人執陳行人于徵師殺之（于徵師告楚以偃師被殺楚人殺之）

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殺陳孔奐（陳侯之弟招殺世子偃師楚入陳執招放之于越殺孔奐招黨故殺之也）

趙子曰三者皆宜見討唯于徵師無罪故稱陳行人以別之也

執放例第二十七

執諸侯

僖五年冬晉人執虞公（執天子三公故不書名）

十九年春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六月己酉邾人執鄫子用之（取其血釁社）

二十一年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盂執宋公以伐宋

二十八年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不稱晉人執者承上晉侯入曹文故不可重言晉人也）

冬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以其殺叔武元咺訴之受臣之訴入其君不可以稱侯故）

成九年秋晉人執鄭伯

十五年春晉侯執曹伯歸之于京師（以其篡立故執歸京師以伯討也）

襄十六年春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

十九年晉人執邾子

昭四年楚人執徐子

哀四年春宋人執小邾子

夏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

啖子曰春秋時以強暴弱故執諸侯皆稱人亂辭也（以私不歸京師）唯言晉侯執曹伯（義見僖公）趙子曰彼執失地則名不然則否（戎蠻子赤失地也）凡執不言釋唯言釋宋公為公往會而見釋著我公之救患也

執外大夫

桓十一年九月宋人執鄭祭仲（左氏曰宋誘而執之[illegible]公羊以其賢[illegible]）[illegible]行人也

莊十七年春齊人執鄭詹（不知以何罪執也）

僖四年春齊人執陳袁濤塗（[illegible]）

文十四年冬齊人執單伯（[illegible]）

成十六年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苕丘（左氏云[illegible]）[illegible]之也

襄十一年秋楚人執鄭行人良霄（鄭人使告[illegible]故也）

十八年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責其伐曹也[illegible]行人）

二十六年秋晉人執衛甯喜（[illegible]其君故也）

昭四年楚子伐吳執齊慶封殺之

八年夏楚人執陳行人干徵師殺之（[illegible]）

十三年秋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以其伐莒故也）

二十三年秋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婼（責伐邾也非其罪[illegible]）人故稱行人

定元年春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左氏云[illegible]）受功故也

六年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犂（左氏云使於晉趙簡子逆而飲之酒[illegible]子譖之云未致命而私飲酒故執之）

七年秋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illegible]人執之）

啖子曰凡稱行人而執以其事執也（言為使事）不稱行人而執以己執也（[illegible]）穀梁曰稱人以執大夫執有罪也稱行人以執怨接於上此說皆通也

執內女

文十四年冬齊人執子叔姬（[illegible]）

趙子曰內女見執係內大夫例書之左氏言是齊侯舍之母春秋例別無書執本國人者故知左氏誤此乃魯女嫁齊齊以非禮不肯受而執之耳公穀之義為是也（義見本傳）

放

宣元年夏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

昭八年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

哀三年冬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

啖子曰放者有之以遠謂君以禮命令去也作殺例言之則稱國者罪累上也稱人者宜放也

天王居

僖二十四年冬天王出居于鄭（[illegible]）

昭二十二年夏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

二十三年秋天王居于狄泉

啖子曰天子以天下為家故不言出襄王獨書出者自絕天位雖居於鄭猶若出在四海之外然王者至尊故不曰

奔雖在外皆曰居諸侯奔在竟內亦曰居皆言猶有其地但不得其所耳（公居于鄆之類是也）

公及夫人孫

莊元年三月夫人孫于齊

閔二年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邾（哀姜也）

昭二十五年九月巳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

啖子曰凡公及夫人出謂之孫不可斥言奔公羊曰內諱奔謂之孫是也

奔逃例第二十八

諸侯奔

桓十五年五月鄭伯突出奔蔡

十六年十一月衛侯朔出奔齊

莊四年夏紀侯大去其國（以大國所偪而云大去所以惡齊也）

僖二十八年夏衛侯出奔楚（今叔武攝位去故不名也）

文十二年春正月郕伯來奔

襄十四年四月巳未衛侯衎出奔齊

昭三年冬北燕伯款出奔齊

二十一年冬蔡侯朱出奔楚

二十三年秋七月莒子庚輿來奔

哀十年春二月邾子益來奔

啖子曰凡人君奔例書名者罪其失地言非復諸侯也或曰臣出其君非至公而其罪不彰無以懲姦乎答曰出君之罪史氏知之也春秋舉王綱正君則而治道興矣不善之積莫非己招也

未踰年諸侯奔

桓十一年秋鄭忽出奔衛

莊二十四年冬曹羈出奔陳

昭元年秋莒展輿出奔吳

趙子曰未踰年之君出奔但書名不書爵言不能嗣先君也鄭忽曹羈是也莒展輿雖踰年猶不書爵其罪大也

王子王臣奔

成十二年春周公出奔晉

襄三十年夏王子瑕奔晉

昭二十六年冬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

啖子曰天子公卿奔者不言出天下皆周土也唯周公自絕於王故書出界之也左氏云凡自周無出周公自出故也穀梁云周有入無出皆是也王子朝書尹氏以者能制之也

內大夫奔

閔二年九月公子慶父出奔莒

文八年十月公孫敖如京師弗至而復丙戌奔莒（[illegible]）

[illegible]

宣十八年十月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遂者事畢也）

成十六年冬十月乙亥叔孫僑如出奔齊

襄二十三年冬十月乙亥臧孫紇出奔邾

昭十二年冬十月公子慭出奔齊

外大夫奔

莊十二年冬十月宋萬出奔陳

僖二十八年六月衛元咺出奔晉
文六年冬晉狐射姑出奔狄
七年夏晉先蔑奔秦不言出奔言不返命也
八年冬宋司城來奔左氏云非其罪也為官故也
十四年秋宋子哀來奔左氏云不義宋公
宣十年四月齊崔氏出奔衛公羊云稱崔氏譏世卿也
成七年冬衛孫林父出奔晉
十五年秋宋華元出奔晉　宋魚石出奔楚
十七年秋齊高無咎出奔莒
襄六年夏宋華弱來奔
十七年秋宋華臣出奔陳
二十年秋蔡公子履出奔楚
陳侯之弟光出奔楚穀梁云書弟罪其兄也
二十一年秋晉欒盈出奔楚
二十三年夏邾畀我來奔
二十四年冬陳鍼宜咎出奔楚
二十七年夏衛侯之弟鱄出奔晉
二十八年夏衛石惡出奔晉
冬齊慶封來奔
二十九年九月齊高止出奔北燕
三十年七月鄭良霄出奔許
昭元年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
冬楚公子比出奔晉
六年夏宋華合比出奔衛

八年夏陳公子黃出奔鄭
十年夏齊欒施來奔
十五年夏蔡朝吳出奔鄭
二十年夏曹公孫會自鄸出奔宋據鄸以叛今出奔
冬十月宋華亥向寧華定出奔陳
二十二年春宋華亥向寧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前年自陳入南里以叛今復出奔故須言南里以著前事
二十七年邾快來奔
定四年冬楚囊瓦出奔鄭
十年秋宋樂大心出奔曹
宋公子地出奔陳
冬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彄出奔陳暨者以彼及此也蓋聽命於辰
侯之奔辰之奔
十四年春衛趙陽出奔宋
夏衛北宮結來奔
秋衛世子蒯聵出奔宋
衛公孟彄出奔鄭
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
哀四年二月蔡公孫辰出奔吳
六年夏齊國夏及高張來奔
十一年夏陳轅頗出奔鄭
冬十一月衛世叔齊出奔宋
啖子曰內外大夫奔例則書君之股肱也治亂所寄故重而書之凡奔皆惡也有非惡者則與其文宋司城是也有

美若又發之宋子哀是也不是從國都而出奔此書所自爾下和逐不言貴政於邦也來奔不言出異於外也稱弟者罪其兄也非兄之罪則曰公子惡甚曰共鄭段是也

逃三

莊十七年秋鄭詹自齊逃來

僖五年八月諸侯盟于首戴鄭伯逃歸不盟（晦齊桓大會以尊王室鄭伯不當逃歸也）

襄七年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于鄬陳侯逃歸（二慶告陳侯曰楚人執公子黃矣君若不來群臣不忍社稷懼有二圖遂逃歸也）

趙子曰凡言逃者皆謂義當留而竊去也故穀梁云逃義曰況君臣同所逃者匹夫之事也

諸叛例第二十九

莊三年秋紀季以酅入于齊（紀季受兄之命也不書名言季非叛也不書叛言兄無罪也書入以罪齊也）

成十八年夏楚子鄭伯伐宋宋魚石復入于彭城（十五年奔楚至此時入左氏云以惡入曰復入不稱所自以楚為重不稱叛者非復臣也不稱叛不止于叛也言其志在叛本國也）

襄二十一年春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以地來奔即叛也）

二十三年夏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二十一年奔楚不稱所自晉至也下稱叛本非叛也）

二十六年春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

三十年秋鄭良霄自許入于鄭（不言叛與宋華亥向寧華定同不稱絕也不言復入志在復國不爾歸惡於晉也）

昭五年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義同鄭庶其）

二十一年宋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

三十一年冬邾黑肱以濫來奔（義同庶其）

定十一年春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彄公子地自陳入于蕭以叛

秋宋樂大心自曹入于蕭

十三年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

冬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

趙子曰凡據土背君曰叛叛者皆書不必命卿也以地來者而不言叛從可知也又凡叛而書所自非君無道也

至歸入納例第三十

公至自會

僖十五年九月公至自會

十七年九月公至自會

文十四年七月公至自會

宣八年春公至自會

十七年秋公至自會

成六年正月公至自會

七年公至自會

九年正月公至自會

十五年三月公至自會

十六年秋公至自會

冬公至自會

十七年秋公至自會

襄三年秋公至自會
五年秋公至自會
十年公至自會
十一年公至自會
十六年夏公至自會
二十年秋公至自會
二十二年正月公至自會
冬公至自會
二十四年冬公至自會
二十五年八月公至自會
昭十三年八月公至自會
二十六年公至自會

定四年七月公至自會
十四年五月公至自會
哀十三年秋公至自會
公至自其國某地
桓二年冬公至自唐
莊二十三年春公至自齊
夏公至自齊
二十四年秋公至自齊
僖三十三年冬十二月公至自齊
文四年春公至自晉
十四年正月公至自晉
十七年秋公至自穀

宣四年秋公至自齊
五年夏公至自齊
九年正月公至自齊
十年春公至自齊
五月公至自齊
成三年夏公至自晉
四年秋公至自晉
十一年三月公至自晉
十八年夏公至自晉
襄三年四月公至自晉
五年春公至自晉
八年夏公至自晉

十三年春公至自晉
二十一年夏公至自晉
二十九年五月公至自楚
昭五年七月公至自晉
七年九月公至自楚
十四年公至自晉
十六年夏公至自晉
二十六年三月公至自齊居于鄆
二十七年春公至自齊居于鄆
冬公至自齊居于鄆
二十九年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鄆
定八年夏公至自瓦

十年夏公至自夾谷
十二年十一月公至自黃
公至自侵伐圍救
定六年二月公至自侵鄭
八年正月公至自侵齊
三月公至自侵齊能肥處上至
桓十六年七月公至自伐鄭
莊六年秋公至自伐衛
二十六年夏公至自伐戎
僖二十六年冬公至自伐齊
宣七年秋公至自伐萊
成三年二月公至自伐鄭
十三年七月公至自伐秦
十七年十一月公至自伐鄭
襄十年冬公至自伐鄭
十一年七月公至自伐鄭
十九年春公至自伐齊
哀十年五月公至自伐齊能肥伐上至
僖二十九年春公至自圍許
定十二年十二月公至自圍成能肥處上至
襄五年十二月公至自救陳
致前事
僖六年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圍新城
秋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

冬公至自伐鄭
襄十年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
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柤
夏五月甲午遂滅偪陽公至自會
致後事
僖四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
男曹伯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
八月公至自伐楚
襄十一年七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
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會于蕭魚公
至自會

雜致

成七年秋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
杞伯救鄭
八月公至自會
十六年秋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
十二月公至自會
定四年春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
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
小邾子齊國夏于召陵侵楚
秋七月公至自會致肥祉上以不會以致本事
襄十八年十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
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圍齊
十九年春正月公至自伐齊以伐事不致以

桓十八年夏公之喪至自齊

啖子曰凡公行總一百七十有六書至者八十有二不書至者九十有四此因時君告廟不告廟也左氏傳桓二年公至自唐曰告于廟也此說是告廟則書之于策故夫子隨其所致而書以示功過且志其去國遠邇遲速也其有一出而涉兩事者則或致前事(若宣六年伐鄭書至自伐鄭之類)或致後事(若僖四年侵蔡遂伐楚書至自伐楚之類)蓋夫子擇其重者志之也又有不致本事者蓋本事非功也十二公獨隱公不告蓋謙讓不以人君之禮自處也其餘不告或耻也或怠也

歸

桓十一年九月突歸于鄭

莊二十四年冬赤歸于曹

僖三十年秋衛侯鄭歸于衛

昭十三年秋蔡侯廬歸于蔡

陳侯吳歸于陳

定十三年冬晉趙鞅歸于晉

哀八年夏歸邾子益于邾

十年衛公孟彄自齊歸于衛

桓十七年秋八月蔡季自陳歸于蔡(此已下皆自某歸)

成十四年夏衛孫林父自晉歸于衛

十五年八月宋華元自晉歸于宋

十六年秋曹伯歸自京師

襄二十三年夏陳侯之弟黄自楚歸于陳

昭十三年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

復歸(來歸逃歸附)

桓十五年五月鄭世子忽復歸于鄭

僖二十八年六月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

冬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

曹伯襄復歸于曹

襄二十六年二月甲午衛侯衎復歸于衛

閔元年八月季子來歸

僖五年八月鄭伯逃歸不盟

襄七年十二月陳侯逃歸

入

隱八年庚寅我入邴

桓十五年夏許叔入于許

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

莊六年夏六月衛侯朔入于衛

九年夏齊小白入于齊

二十四年秋夫人姜氏入

襄二十五年秋衛侯入于夷儀

三十年秋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

昭元年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

二十二年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

二十六年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

定十一年秋宋樂大心自曹入于蕭

哀六年秋齊陽生入于齊

復入(入某以叛見叛例)

成十八年夏宋魚石復入于彭城
襄二十三年夏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
納
莊九年夏公伐齊納子糾
僖二十五年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
文十四年秋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
宣十一年冬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
昭十二年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
哀二年夏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
已上啖趙之辭也

春秋集傳纂例卷第八

姓氏名字爵謚義例第三十一
名位例第三十二　雜字例第三十三

姓氏名字爵謚義例第三十一

姓氏

陸淳曰古者一字不成文辭皆以氏字配之姜氏子氏以氏配姓也季氏臧氏以氏配族也哭于賜氏以氏配名也仲氏吹篪及不念伯氏之言以氏配字也滅赤狄潞氏以氏配國也母氏聖善以氏配親也然則通而言之皆得言氏別而言之單言氏者皆謂族也姓則百代不易謂唯天子建得特賜姓故曰因生以賜姓舜賜禹姓曰姒伯夷曰姜武王賜胡公姓曰嬀是也又曰胙之以土而命之氏舜賜禹曰夏伯夷曰呂是也又公子之子例以謚配氏(僖伯文伯)宣叔襄仲之類是也而後代子孫因以其字為氏示所出不亂所謂別子為祖也自餘則或以官以邑為其氏族以自分別凡此皆如近代之論房也又古者男子皆以氏配名(華元高固)之類是也不言其姓婦人乃稱姓(姜氏姬氏子叔之類)禮曰男子稱名婦人稱姓是也公子公孫以子孫為氏明與君一體以異於衆臣也不以國為氏者異於君也曾孫以下去君稍踈則可書其氏矣晉之荀氏經常稱荀氏左氏分為中行氏智氏魯之仲孫氏傳則謂之孟氏蓋當時或私自稱氏(於仲孫氏之中又自分為小氏以叙相別也)傳從而書之經則必從其正諸氏之中又為諸氏者如晉之魏氏分為呂氏廚氏魯之季氏分為公鉏氏皆就中自分別如今同房之中又論房也

名字

子生三月父名之二十而冠敬其名而立其字[illegible]十五十乃爲大夫則又敬其字而呼伯仲之字凡稱其字者必加子字於上子美稱也且以便於言也子突子哀是也宋孔父以子是其姓氏可言子孔故改曰孔父父美稱也加之者亦以便於言也古者或有名父者如荀林父胥甲父之類而無以子字爲名者以子者配其字之美辭故避之父則本非配字之言故可爲名但夫子時書之耳又家父者天子大夫家[illegible]是無兄弟者無伯仲可稱故但以父配氏而已[illegible]

[illegible]

爵謚

古者無謚周始有之武王追王三代而王季獨無謚蓋初制之時加謚者如殷祖之號有大功大德乃加之故三祖之中無謚者一并諸侯君公卿大夫有大功大德及大惡者乃特賜謚不盡有謚也故史記世本厲王以前諸侯有謚者少其後乃皆有謚蓋後代僭差遂以爲常[illegible]之號本以尊有功德而漢以來一切加之亦皆臣子之心願尊其君父之所致也楚之大夫有土者皆僭封公[illegible]僭用諸侯禮也秦之大夫多僭爲子僭畿內諸侯禮也[illegible]於諸侯皆當依爵而時多僭謚爲公[illegible]天子大夫亦有僭諸爲公者[illegible]諸侯之大夫皆以伯仲配謚而時或僭爲子[illegible]以其采地欲自同於畿內諸侯也侯伯子男之臣皆得稱其君曰公其子孫亦曰公子而謚不得云公者謚是王所賜也大夫之臣得稱其主曰子而謚不得稱子者謚是君所賜也婦人從夫謚後代訛謬無別有謚非正也若公之夫人稱小君言位比君而小耳大夫之妻曰內子亦比於夫人尊之曰子而在內耳左氏傳所序當時人或言本爵或言公吳楚則或言王皆隨本國他國之史文也楚國史則曰王他國之史則曰子其言人臣或稱爵位或言名氏或言其官亦或從其家傳或從其國史或從當時雜記故不一也一行之內則有數名故知傳采諸記錯綜而爲之也經書名氏傳言爵位及自謚等經無名而傳有之今並存其文以示當時人解釋其經者則削之舊解春秋經傳人名皆原其譜牒今以非褒貶之意故不復具言唯魯之世卿則獨於註中言之爾

名位例第三十二

王者無上故加天字言如天也而有不言天者三[illegible]者也[illegible]又有言天子者一[illegible]或依策命之文以譏失禮或傳寫誤也天子無上無以褒之故褒子突[illegible]則王美可見也天子自絕於天下而奔者曰出[illegible]言自棄天下如在四海之外然

諸侯

諸侯唯宋稱公餘(並)稱侯伯子男四等各隨本爵書之唯葬皆稱公是其非王謚也(義見隱五年)時吳楚雖僭稱王經但依其本爵書之(不可依其僭傳之號)諸侯位尊無以褒之但託辭以見美而已紀侯不言奔而言大去即其類也(左氏以為國滅紀侯大去在莊四年)(紀季今其害齊以存宗社所身去之義見莊四年)諸侯失地則書名(衛侯衎出奔齊襄十四年)(之類是也)諸侯滅同姓(衛侯燬滅邢之類僖二十五年)及誘人(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昭十一年)(于甲之類是也)亦書名其惡大當絕之不以為人君也國滅而不能死又不奔他國者(定四年蔡公孫姓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是也)亦如之責其不求與復也諸侯有夷狄之行者則以狄書之(君臣同辭但晉名而已)晉人敗秦師于殽(左氏云秦人[illegible]晉人敗之于殽義見僖三十三年)鄭伐許(在成三年鄭無事遂)晉伐鮮虞(在昭十二年左氏云晉荀吳偽會齊師假道於鮮虞遂入昔陽)(時又晉伐)鮮之類是也荊人來聘(在莊二十三年)楚人圍宋(在僖二十七年)(宣因經也文公時晉霸諸侯從楚子圍宋)楚人使宜申來獻捷(七年公羊曰晉八楚子呼以人諸侯也)亦同(在僖二十一年荊人即楚子也)諸侯純用夷禮者以國稱之荊吳徐越之類是也諸侯殺其臣皆書國而已(僖七年鄭殺其大夫申侯之類是也)不書其爵言以國法誅之也若殺臣之全無罪者則稱爵以罪之(僖五年晉侯殺其世子申生之類是也)魯侯爵而曰公臣子之敬辭也非與僭用其禮同也又曰滕薛杞初皆書侯莊公之後貶則稱子(桓公二年稱子為在喪未正名也)薛杞則自莊公之後或稱侯或稱伯或稱子者義具微旨本非夷狄又非附庸故不書人也(言本中國諸侯非夷狄所以殊之也)附庸之君例書名介葛盧(僖二十九年來)郳黎來(莊五年來朝)是附庸之君也雖用夷禮者以人稱之邾人牟人葛人來朝(在桓十五年)是也邾儀父亦名也三傳謂之字誤矣(說見辯疑)畿內諸侯在天子公卿例中也

未踰年君

諸侯未踰年則稱子(僖二十五年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洮之類是也)言未成君也未葬又加名(莊三十二年八月公薨十月子般卒是也未葬故書名)對尸柩前父前子名之禮也出外則亦不名非對尸柩故也王猶據衛當書曰子恐似群王子故特曰王子明正也又書名異成君也(哀二年見昭二十二年)未踰年君出奔不曰子但名而已言不能嗣先君也鄭忽(桓十一年鄭忽出奔衛)曹羈(莊二十四年奔陳)是也陳佗(桓六年蔡人殺之也)齊無知(莊九年齊人殺之也)首陵輿(昭元年)雖踰年猶不書爵以其不正不許其有爵也(以其本不正故也)鄭忽復歸猶書曰世子者明其正也(在桓十五年)齊侯舍未踰年而書爵重商人之罪也(見文十四年)

太子

稱太子者皆父已命之上告於王周禮所謂誓於天子者也衛太子蒯聵父已命之後雖廢立猶謂之太子(哀二年晉趙鞅納衛太子于戚)陳禦寇父命之故傳稱太子未誓於王故經書公子(義見莊二十二年)蔡侯般身殺喪未歸太子有未嗣位故稱太子(昭十一年夏四月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冬楚師滅蔡執太子有以歸用之)其弒逆者則不必待王命以重其罪(楚世子商臣弒其君是也義見文元年)

夷狄

夷狄之君臣皆書其國而已若狄荊吳徐越之類是也朝聘列會例加人字不可言荊來聘不可連言吳鄫人故也但君臣同辭異於中國耳夷狄之君不能自通者但貶稱戎狄而已閔僖之時狄頻伐中國或列於盟會皆但書狄

曾敗長狄亦但書狄皆謂不審其名號隱桓之時戎或盟會亦但書戎莊僖之後或稱北戎山戎陸渾戎宣公之後自稱白狄赤狄及淮夷皆謂以名通也(乃稱白狄知其名爾)後又有戎蠻子赤及赤狄潞子皆戎有爵者也潞(氏)[illegible]甲氏留吁[illegible]之有國號仍標戎字者以別中國也荊[illegible]越之[illegible]全同夷俗故依夷狄書之不標戎狄之字明其本非夷狄也楚人初同夷俗則書曰荊以州言之如曰荊州之夷其後自通又不同夷則遂同中國之例吳唯黃池之盟(在哀十三年)以爭長降號[illegible]故稱爵於柏舉之戰以蔡人以之舉重也(定四年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故書爵使札來聘[illegible]以合禮故稱爵[illegible]餘則皆依夷狄例稱國[illegible]濫亦狄也越曰於越者乃越中之別也如群舒[illegible]亦夷舒鳩舒庸亦舒中之別也

后夫人

天子之妃曰后諸侯曰夫人凡稱姑者有姑之辭也公羊曰在塗曰婦殊失之矣

凡婦人皆以字配姓伯姬仲子季姜之類是也以謚言之亦以謚配姓穆姜定姜其姬之類是也女者未嫁之稱至夫之國乃曰夫人[illegible]天下皆王土故在父母國亦曰王后[illegible]以王后辭也凡取必親迎至夫國始爵成禮文公成禮於齊故不得言逆女而曰逆婦齊高固宣履成禮於魯故曰逆叔姬見其不言女則知失禮也[illegible]諸侯之妾母雖臣下尊之然不得稱夫人以體先君自成風之後乃皆僭矣

春秋時有子叔姬者三[illegible]公羊穀梁皆云同母姊妹非也據稱子直謂時君之子以別先君之子耳乃云姊妹有何理哉難者或云若是文公女不應有兩叔姬按伯仲之外餘稱叔管叔蔡叔等即其類也

天子之公卿大夫

三公稱公曾爲三公而有土爲畿內諸侯者亦曰公皆以其地配公字言之祭公[illegible]周公[illegible]皆見爲三公[illegible]州公[illegible]郭公[illegible]或曾爲三公也或見爲三公未可定也天子卿大夫有封爲畿內諸侯者皆曰子殷制已然箕子微子是也周亦因之故王臣稱子者皆畿內諸侯也溫子劉子單子尹子是也有采地不封爲國者不得謂之子菜采也采其租稅而已不臣其人也其封上有宗廟社稷專其人民如在天子畿內若諸侯國內之附庸然天子有六卿冢宰無所不統故爲冢宰者皆加宰字宰渠伯糾[illegible]是也兼爲三公則曰公宰(宰周公是也)不兼三公者但書氏字而已[illegible]天子大夫皆稱氏稱字字謂伯仲叔季也諸侯不敢名也召伯毛伯榮叔兄弟無伯仲可言但謂之叔叔美稱也是以當字[illegible]禮也[illegible]天子大夫唯渠伯糾一人兼書名以譏其不達禮也宰[illegible]子突書字以褒之渠伯兼名以貶之義可知也又曰王子王孫有大故亦書之王子札殺召伯毛伯是也[illegible]

諸侯之卿大夫士

魯宋齊晉衛蔡陳鄭八國之卿自齊桓霸後無不稱族除
國則否公羊穀梁皆曰無大夫者無命大夫也舊說或
謂無君命者無君命何以得為大夫乎禮諸侯之卿皆命
於天子（王制云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小國二卿皆命於其君此蓋見春秋經不書……不知自是……也）平王東遷諸侯之卿無復
請命故隱桓及莊公之初少有書族者蓋齊桓既霸列會
頗多凡列班位未命者在已命者之下故此諸國皆請書
族自餘小國不能自通於王室亦以能爭長故皆不請王
命終於春秋秦雖大國少列盟會故不請命楚既僭號固
當不請及公子嬰齊入會中國（成二年公子嬰齊會于蜀）楚不可以未
命而長諸國故請王命焉所以自嬰齊之後楚卿亦書族
有王命者則通於諸國故書族書名未王命者但曰某人
言但某國之人耳同於衆大夫及庶士也如此書者所以
重王命尊周室也諸國之卿本當三人時多僭越其數頗
多皆非禮而請也魯卿雖未命者書其名詳內略也無駭
翬柔溺是也（……）他國非命卿不書既
無王命不通於佗國也來魯及事連魯者皆書其名詳內
事也紀履緰（隱二年）鄭宛（隱八年來歸祊）莒挐（僖元年）慶之季楚宜申（僖二十一年來獻捷）莒慶（僖二十五年盟于洮）秦術（文十二年來聘）吳札（襄二十九年來聘）之
類是也

諸國大夫王賜之畿內邑為號令歸國者皆書族書字同
於王大夫敬之也鄭祭仲（桓十一年宋人執鄭祭仲）單伯（莊元年單伯送王姬）陳
女叔（莊二十五年）是也左氏謂單伯是周大夫若然何得會
鄭之時不列序而言單伯會齊侯乎（莊十四年單伯會齊侯于鄄）又自
齊來魯何為皆言至乎（文十四年齊人執單伯十五年單伯至自齊）女叔則左氏
……之故不名（……）結好者多矣何獨於女
叔乎公羊云……以發君
命之賢者……教之甚也……內外命卿沒之後既不稱名當
稱謚及字原仲（莊二十七年陳人葬原仲）夷伯（……）是也
凡天子之三公稱公……其大夫氏字之
尊王官也……士曰人示等差
也天子大夫……來則名之詳內以異外也
……列國命卿皆名之……降王
室也……
……命之卿……會伐稱人所以昭輕度別貴賤也
……來則名之執……殺
……亦書之紀刑辟之……徵亂政也……不稱氏
以別乎王命者也……外來稱人皆下大夫也
……其或異此例之變也
內外大夫名位差品既多諸家既不總論而各釋之或有
未悟今故總而序之又曰凡諸侯子弟稱公子以氏者有
二種曾受王命為卿者以公子為氏公子慶父之類是也
自此之外則被殺者非卿亦書公子重耳刺也……故不言大夫而直稱公子陳人殺公子禦寇是也
其不稱公子而以國帶名謂之國氏亦有二種其君自命
為卿稱國以氏莒慶之類是也其篡弒及為國人所立則
雖非君命之卿亦以國氏……齊無知……

衛晉[illegible]鄭突[illegible]曹赤[illegible]之類是也公羊所
謂國氏者是也或問曰列國之卿唯左氏稱卿公穀但云
大夫何也答曰大夫於王者但稱大夫所謂上大夫也[illegible]
[illegible]國人加稱之即曰卿[illegible]
其下大夫不在於經左氏亦呼為大夫[illegible]
則左氏據時世所稱言之公穀依正名言之義可知
也

兄弟

隱元年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鄢[illegible]段是弟
以無弟心故不言弟兄亦如之衛州吁楚公子比之類皆
是也[illegible]舉此一例以明之他可知也[illegible]

隱七年夏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桓三年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illegible]
也

十四年夏五鄭伯使其弟語來盟

宣十七年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肹卒[illegible]

成十年春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illegible]

襄二十年秋陳侯之弟光出奔楚[illegible]

二十三年夏陳侯之弟光自楚歸于陳[illegible]
不書[illegible]也

二十七年夏衛侯之弟鱄出奔晉[illegible]

三十年夏天王殺其弟佞夫[illegible]

昭元年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illegible]

八年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illegible]

陳侯之弟[illegible]

二十年秋盜殺衛侯之兄縶[illegible]

定十年夏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彄出奔陳[illegible]

十一年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彄公子地自陳入
于蕭以叛[illegible]

十四年秋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illegible]

穀梁云天子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何者君臣重於
兄弟也凡書兄弟皆有義也鄭段不弟故不言弟[illegible]
公子[illegible]此義左氏及公羊皆曰凡稱弟皆母弟也蓋
[illegible]侯之弟或稱弟或不稱弟不能通其義而曲為此說
且聖人之教[illegible]及其兄弟之子猶引而進之安有異母耶
[illegible]說是也[illegible]
[illegible]然猶曰殺太子母弟目君亦非也[illegible]或問曰君殺弟及弟奔則書曰弟若
殺君逐公子公孫雖不為卿亦書曰公子公孫罪君虐其
骨肉也[illegible]而君之兄弟及公子公孫殺君何不重其
[illegible]而使衆臣倒書之乎答曰君殺臣逐臣義有輕重故可
分別之弒君至逆罪無加矣如加兄弟之罪為重則衆臣
弒君未為極重歟太子輕於君故於陳招書弟以明其重
也人倫大紀君臣父子其次則兄弟故諸侯兄弟來接於
我及在國有大故則書之以示勸戒

人

三傳皆稱卿有罪者貶之曰人夫人有善則欲人知之稱

惡則欲人掩之若有惡貶書曰某人逆足以成姦人之計且夫命者猶特書以懲惡豈既命者反隱其名乎凡稱人為惡者唯楚子稱人以圍宋既在諸侯之上明貶之同夷狄也所以然者罪許國從夷狄也僖見十七年其餘則宜申獻捷僖二十一年并朝聘之禮用夷禮者同人之年鄧人執諸侯及執他國大夫皆覽文可知其貶故可行也餘則不用此例矣經中一字偏施於諸例而義不同者唯人字耳其通凡成例者義各見本例其不可推以成例而又不可別加褒貶者亦用人字以示義楚人使宜申來獻捷之類是也此所謂即文見義者也今畧之于後

凡朝稱人夷狄之君也邾人牟人葛人來朝是也

凡聘稱人夷狄之臣也荆人來聘是也

凡列國使來稱人下大夫也齊人來歸衛寳鄭人來渝平之類是也

凡他國盟會稱人皆不命卿也王人則士也

凡公及他國大夫盟非大夫之過皆稱人及宋人盟于宿之類是也

凡他國用兵稱人皆不命卿也宜公已前稱人者多遠宜難詳從舊史也王人則士也

凡執諸侯執大夫皆稱人亂常也惟成十五年執曹伯歸于京師書晉侯

凡弒君稱人目賊人也

凡殺大夫稱人殺有罪也

凡殺弒君之賊皆稱人討有罪也

凡殺他國君卿稱人皆亂辭也凡殺諸侯有罪殺君亦非討故曰亂辭也

凡放大夫稱人放有罪也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是也

右並通凡成例義各見本部

僖二十一年冬楚人使宜申來獻捷楚子伐宋故獻捷人狄之也

二十七年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人楚子故云所以人諸侯也

宣四年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以其不肯故人之也

十五年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以平稱人貶二國也

襄三十年冬晉人齊人宋人衞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左氏曰不書其不信也

右並不可推以成例但用人字以示貶

氏

卿大夫稱氏者唯尹氏隱三年尹氏卒昭二十三年尹氏立王子朝昭二十六年尹氏以王子朝奔楚武氏隱三年武氏子來求賻崔氏宣十年崔氏出奔衛皆譏世卿也言氏則世卿之意可見也時世卿既多不可勝譏因尹氏私赴不以名因齊人崔氏出奔因武氏以子代父故特書之及尹氏立王子朝奔楚皆以世卿亂王室故從而書之譏此數者足以見世卿之惡也

盜

襄十年冬盜殺鄭公子騑公子發公孫輒

昭二十年秋盜殺衛侯之兄縶

定八年秋盜竊寳玉大弓

哀四年春王二月庚戌盜殺蔡侯申

十三年冬盜殺夏區夫

夫殺君及竊國之重寶重合書名而其人微名不合見經故經稱之曰盜公穀之說非也已見殺例中左氏云齊豹爲衛司寇作而不義其書爲盜齊豹衛之公子擿殺衛侯兄縶此蓋左氏不達春秋非上卿不書名妄云爾據上大夫殺君例書名齊豹若信是上大夫而書盜是乃殺君之兄罪大於殺君也

論特書

命卿已上有善有惡皆備書之足以彰示後代未命之卿及衆大夫已下若一例書之人何以懲勸故有特書之叛逆者雖非命卿亦書衛州吁隱四年州吁弑其君完見弑例宋督桓二年宋督弑其君與夷見弑例齊無知莊八年齊無知弑其君諸兒見弑例宋萬莊十二年宋萬弑其君捷鄭庶其襄二十一年以漆閭丘來奔莒牟夷昭五年以牟婁及防茲來奔黑肱昭三十一年以濫來奔之類是也卿者君之股肱若奔及見殺亦國之大故雖未命亦書之楚得臣僖二十八年殺之宋萬莊十二年奔宋子哀文十四年奔宋山成十五年殺之邾畀我襄二十三年來奔邾快昭二十七年來奔之類是也子哀之奔合義左氏義不稱公孫五年殺之故書字以褒之宋司城之歸不書亦疑是未命特書之也文八年宋司城來奔無歸文凡殺公子公孫雖不爲卿亦特書之陳樂寇莊二十二年殺之公子偃成十五年莒蔑昭十四年殺之宋地定十年奔陳之類是也其自以爲君而來爭國者則不論命與不命皆但名而已不言公子公孫言非從人臣也所謂當國者也齊小白莊九年陽生哀六年鄭捷僖十年衛莒去疾昭元年之類是也楚比稱公子者初歸之志未爭國也昭十三年齊糾書子明正也莊九年外大夫奔皆爲書雖不來魯亦書其名莒慶之盟是也僖二十五年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洮莒挐則我獲之而書也僖元年公子友敗莒師于酈獲莒挐楚屈完來附中國功美尤高故同既命之例特進之也僖四年義見傳魯公子結莊十九年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宋公盟能安國家美之也特書公子結以明之諸侯兄弟以國連字者有蔡叔桓十七年蔡季自陳歸于蔡許叔隱十一年見鄭伯入許蔡季紀季莊三年紀季以酅入于齊見莊三年皆國而字之言與君一體也魯宣公弟叔肸宣十七年義見季友僖十六年見傳最賢故於其卒字之以示惜而褒之也肸非命卿特書之也

都論褒異

春秋時爲惡者多貶者則衆其理易見其見褒者前已論訖今又總而序之以繼道人之善也夫諸侯去國之美者莫過於紀侯莊四年紀侯大去其國義見彼傳復歸之正者莫過於鄭忽桓十一年本太子也兼聖而位居十五年爭國不克而死者莫過於子糾齊人當立之人義見莊九年王師之正者莫過於子突義見莊六年諸侯兄弟外附之美者莫過於紀季義見莊三年入繼之美者莫過於蔡季以嘗立蔡人召之莊二十五年與復之美者莫過於許叔義見隱十一年魯公子兄弟之忠賢者莫過於季友立僖公定社稷見閔元年其合義者莫過於叔肸不食宣公之祿義見宣十七年卿大夫死節之美者莫過於孔父正色立于朝則人莫敢過而致難於其君者義見桓二年奔亡之美者莫過於子哀不義宋公義見文十四年歸正之大者莫過於屈完義見僖四年守職不失者莫過於司城司馬義見文八年存鄰國之美者莫過於高子閔元年來盟仲孫閔元年來省難故皆褒而進之如曰不然請聞其論蔡叔桓十七年不見其事不見事迹蓋亦美之

雜字例第三十二

春秋之文至簡故字皆有義但見其文則知其義必須解釋但相承曲說遂令迷其指歸何者夫子制作本教中人故簡易其文昭著其義若能以質直見之則可不俟傳註而自通矣故言滅國則知滅者之罪見諸侯生名則知非復人君見言歸則正此類皆文勢常理何必立異乎又上言伐衛次言王人救衛下言衛侯朔入于衛則知逆王命（義見莊六年）又上言成宋亂下言納鼎則知貪賂縱罪（義見桓二年）見正月烝五月烝則知黷祀（義見桓八年）凡此類則上下相屬而見其理并一事再見卒名（公子遂逆女夫人至自齊之類也）以簡目後凡（請前例序後但言諸侯也）皆存簡易之道諸事各從本篇論之而文義或有未盡者今皆序之

以用立吉不肯

公羊穀梁皆云以者不宜以也用者不宜用也立者不宜立也吉者不可以吉也不肯者可以肯也如此類甚多謂若宜以宜用宜立宜吉宜不肯則不書也以者行其意也皆謂能制之也劉單以王猛（義見昭二十二年）尹氏以王子朝（義見昭二十六年）遂僑如以夫人（見至自齊婦姜也）及以他國之師（義見用兵中）皆不宜以者也用者用鄫子（見僖十九年）用致夫人（見僖八年）用蔡太子（見昭十一年）用牲用幣（見莊二十五年）用郊（見僖三十一年）亦皆不宜用也立者立武宮（在成六年）立煬宮（在定元年）立晉（在隱四年）立王子朝（在昭二十二年）皆不宜立也立晉得變之正故不言石碏以許之也

還復

公羊云還善辭也比復爲善也穀梁云還者事未畢復者事畢文正倒也當爲還者事畢復者事未畢師還（在襄十九年）公還自晉（在襄十年）歸父還自晉（在宣十八年）士匄聞齊侯卒乃還（在襄十九年）皆不當更往又並合禮故曰還事畢也善辭也公如晉至河乃復（在昭十二年公如晉至河乃復之類也）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在文八年）仲遂至黃乃復（在宣八年有疾而復）皆事未畢而復也故知穀梁之說倒倒也

求告乞

求者得未得未可知也（求車求賻之類）乞者亦然而又重辭乞盟乞師皆可重故特曰乞重辭是也告糴不言乞者以用財益之彼此之利不比乞師乞盟也

獻錫畀假

獻獻上也（獻捷之類）錫錫下也（錫公命之類）畀與也（畀宋人在僖二十八年）謂非上非下者也三者據尊卑言之（三者謂獻錫畀也）假借也（鄭伯以璧假許田）謂易田遜辭也

得獲克

用力爭之曰獲（獲人之類獲華元之類也）非用力爭之曰得得寶玉是也（在定九年）克段于鄢（在隱元年）能破之也不克納（在文十四年）不克葬（在宣八年雨不克葬我小君）皆謂不成納不成葬也左氏曰得儁曰克春秋意在辨邪正豈論儁哉

辭

之乃而之類皆辭（論語謂之辭）穀梁云之于緩辭也之口緩辭也乃亡乎人之辭也而緩辭也穀梁迂僻之甚且之但以與奪而言何有緩辭乎執衛侯歸之于京師（義見僖二十八年）亦

從強說至于郊牛之口曰有食之殺之用之之類並緩辭乎故皆不足從也若言乃難於而（宣八年）則是也又曰既者盡而有繼之辭（是也之類）且者兼之之辭此說並通故用之也

出來歸入納取

凡出者自國而出來者自外而來此並據事實書之其邪正各隨事之是非不以此二字為褒貶也唯天子及周大夫出即以書出為貶王者無外故也唯內外不當歸不則書來以示貶男女之禮合禮者不書故也歸字其義亦非一諸侯及大夫反國者有歸與復歸之義內女嫁于外亦曰歸外將物與我亦曰歸（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齊人來歸）我將物與外亦曰歸諸侯用兵破敵國將其君同還亦曰歸除諸侯歸入之外諸事各以本事為邪正不以歸字為褒貶也入字亦有數諸侯反國有入與復入之義用兵入敵國亦曰入故入者多非善也庚寅我入祊（隱八年）亦不可入也紀季以酅入于齊（莊三年）既不可言叛故言入亦明非正所以罪齊也而書季以明季之無罪天王入于成周說其自外而入不同諸侯之貶取字已見用兵例自此之外有取郜大鼎于宋（桓二年）齊人取子糾殺之（莊九年）亦並不當取也以前字並為交互涉嫌故分析之其他不足疑者不復論也初者遂以為常也初獻六羽初稅畝之類是也作者皆不宜作也新作南門作僖公主是也致者不宜致也用致夫人如宋致女是也常事曰視禘則是也非常曰觀觀魚觀社是也如此之類並更無交互所以不從第舉之也凡以者不宜以也用者不宜用也立者不宜立也皆舉數字觸類皆然此並為春秋省文以一字為褒貶合禮者則常事不書故凡此等皆以示譏耳此止施於春秋義例之內不可備求之於五經也學者宜知之

春秋集傳纂例卷第八

春秋集傳纂例卷第九

諱義例第三十四　日月為義例第三十五

脫繆畧第三十六　三傳經文差謬畧第三十七

諱義例第三十四

啖子曰公羊云春秋為賢者諱為尊者諱穀梁云為尊者諱恥為親者諱疾為賢者諱過舊說隱諱也乃隱其惡耳若隱其惡何名為直筆乎蓋諱避之也避其名而遜其辭以示尊敬也猶魯諱具敖以鄉名山非謂隱諱言齊無此山也但諱為避則近春秋之義也今言他人之過也否罪戾死喪恥辱則正言之至於所尊所敬則婉順言之此蓋是人情常理春秋諱避之道亦當公夫人見殺及魯師敗不書不可斥言也公則以不地見殺夫人則以薨人以尸歸見獲師敗則書戰而已[illegible]凡惡皆必須書者則避辭言之猶公夫人奔則曰孫殺大夫曰刺之類是也趙子曰凡君之過惡以諱為示殺見其遜辭亦足以知其不當為也[illegible]為尊者諱不書王師敗[illegible]不言天王奔及出[illegible]凡伯不言執[illegible]及不書魯君弒[illegible]若敗臣師則曰克[illegible]若殺大夫則曰刺[illegible]公與王人盟則不言公[illegible]何存其禮而已為親者[illegible]則避其辭不書魯師敗[illegible]入鄭[illegible]但言入鄭[illegible]但遜其辭而不隱其實又穀梁云為尊者諱恥為親者諱疾觀經意為尊者親者之諱亦隨事有宜不可定言為尊者諱恥則親者之恥不諱乎至於為賢者諱過則都妄也公羊亦多言為賢者諱考其義理一無適者又公羊曰外大惡書小惡不書內大惡不書小惡書殊非也立教之體事無巨細皆論其可否何得論其小大乎且外事於例合書即書小小侵伐等及大夫出奔已來悉書之何名小惡不書乎內惡如弒君等但隱避其文以示臣禮然而不地不葬以見事實至於諸惡無不書者何言大惡不書乎

日月為義例第三十五

啖子曰公穀多以日月為例或以書日為美或以為惡夫美惡在於事迹見其文足以知其褒貶日月之例復何為哉假如書曰春正月叛逆與言甲子之日叛逆又何差異乎故知皆穿鑿妄說也假如用之則蹐駮至甚無一事得通明非春秋之意審矣左氏唯卿卒以日月為例亦自相乖戾[illegible]杜元凱曰凡朝聘會遇侵伐用兵執殺土功之屬例不書日盟戰敗入滅崩薨卒葬弒君日食之屬例多書日自文公以前書日者凡二百四十九宣公以下書日者四百三十二年數畧同而日數加倍故知久遠遺落不與近同予竊謂公羊所謂不日遠也所見異辭所聞異辭亦久遠多遺落也凡例當書而不書者皆舊史之文明非褒貶所要也例當書日而不書者蓋為遺闕其例不當書日而書者皆有意也義各見本傳杜元凱云經首不書王者為王室不班曆故不書王也檢尋二百四十二年除桓公之外應年首之事未有事在書時之例而書王者亦未有事在書日月之例而不言者

則知自緣史體成文不關曆也

即位

凡公即位皆不記日以其必是朔日故也唯定公以昭公之喪六月乃至故書日以明其既殯而即位且志非常也

郊廟

凡郊及廟祭皆記日敬大事也其或不日者（[illegible]）不關文也其次序郊廟即不日非祭事故也（[illegible]）其雩祀爲記旱之所在而非正祭故月而不日其社祭自有定日其他所載者皆雜事爾故亦不日（[illegible]）

婚姻

凡婚姻禮初往納幣及逆女不知定成否故依聘例書時

凡逆夫人至國禮既定成故至時書月唯莊公逆文姜以取讎女之故特變文書入而又書日以示懲切

凡他國以婚事至納例皆書月重婚禮也

凡內女歸外永離本國故亦書月外女歸外皆情不比內但書其時

凡內女自夫家來者但書時不比嫁時也

凡內女被出即書月事切於常也夫人被出亦如之

崩薨卒葬

凡崩薨卒葬例皆日重喪事也雖未踰年之君卒亦書日葬書月以紀得禮失禮也

朝聘如

凡諸侯來朝常事也但紀其時（[illegible]）也

凡諸侯以喪事來即書月（奔喪會葬是也）

凡他國使使來聘亦常事也故但書時雜事來者亦書時其有事大者乃書月耳（天王錫命是也）

凡公如京師及如他國合書月或不書者因舊史也故夫子存其書月者以示義也

凡內大夫如外常事也但書時會葬者即書月爲葬生文也（文六年公子遂如晉葬晉襄公是也）

凡盟結二國之好國之大事故例皆書日內盟有不書者闕文外盟多不書者或告辭畧闕文也其來盟及莅盟不書日者來盟者不以至日莅盟者但紀其去盟時所以不日也

凡平者皆書月事輕於盟也

凡公會諸侯皆書月重公也

凡外諸侯會皆但書時

凡內大夫會外大夫亦不書月

凡公與諸侯遇理合書月不書者因舊史也

用兵

凡諸侯相侵伐例但書時輕於入滅等故也

凡內侵伐當書月經中書月者少因舊史也故夫子存其書月者以示義也

凡內被侵伐當書月經中書月者少不書者多意與上同

凡內與外共侵伐義亦同上

凡圍襲追等用日月與侵伐並同

凡內與外取國邑悉書月重於侵伐也

凡內外救皆書月稱記其善也
凡內外次例但書時
凡遷皆書月重於侵伐也降（齊人降鄣）克（鄭伯克段）並同此例
凡弃師（鄭弃其師）殲（齊人殲于遂）亡（梁亡）皆積久自致非一日之事故不書日
凡內兵入他國例合書日不書日者史闕文也
凡戰及敗及滅及焚（焚咸丘）是皆書日事重故也

軍旅

凡軍旅雜事唯大閱及治兵是一日之事故書日其餘但記非常及改作故隨事輕重或月或時以明變常之始耳故皆不書其日

蒐狩

凡蒐狩之禮四時有常變者則書紀其失也故但書其時桓四年公狩于郎為公非禮之行故書月也

賦稅

凡賦稅但記變常之時故不必標其日月

興作

凡興作皆合於農隙故但紀其時是非著矣僖二十年正月城楚丘內為外城故特書月

改革

凡改革但紀其初故唯書月不必言日唯躋僖公書日者為上言祭故也（大事祭也）

慶瑞

凡有年冬收後則知之故但紀時耳西狩獲麟依狩例書時也

災異

凡日食皆書朔及日其不書日皆史闕文也其不書朔者則或非朔日（三年朔是晦）
凡星變及隕者有定日有書其月者或繫月或累月故不可書日也
凡山崩地震皆一日之事故書日
凡內災皆書日內事自詳也
凡外災或書月或書時其能定知也故外事皆略也昭十八年夏四月壬午宋衛陳鄭災皆書日者以四國同日有災天下所異故可得而書也
凡水旱皆書時者為其久乃成災故不可書日月也

凡不雨皆書月既不成災但記其若干月不雨耳
凡雨雪雷不踰時但以為災故書即不書日月也隱九年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書日者言震後復寒與其異且與震相近也桓八年冬十月雨雪（今八月）記非時也故書月昭三年冬大雨雹亦記非時也
凡冰霜皆記異無冰記時者獨時無之記月者其月無之冬霜不殺草獨冬不異也十月隕霜記其早也（今八月）
凡螽災多書時明累月有之不在一月也其書月者即當月有之不連月也其書時者即連月有之也其記蟲及禽獸以異書者但記其異故不假日月也
凡歲飢年終之事故不繫於日月也皆於冬後書之

救

凡弑君皆書日大其事也殺他國君亦然
凡外殺公子大夫皆但書時降於君也內刺公子大夫即
書日比之卒也

執

凡執諸侯皆書月
凡諸侯執他國大夫皆書時若執魯大夫即書月[illegible]

放奔叛

凡天王出僔公夫人公孫皆書月而不書日者出與至彼
不同日故不書日也
凡諸侯出奔皆書月大夫奔及逃叛則但書時內大夫奔
即書月

歸入納王

凡天王歸入例書月[illegible]諸侯歸入納
亦然大夫歸入但書時
凡公自外還至國皆書月內大夫至但書時不可比君也

序例

凡合書日而或不書者蓋告辭不具或舊史脫闕不合書
日而或書者因舊史誤不削耳內大夫奔書日是
凡合書月而不書者其故有三焉一則隱公時不書正月
以明讓德故隱公時悉無正月二則為同月上文已有革
也[illegible]
則舊史闕文也[illegible]
凡不合書月而書月其故亦有三焉一則同月下文有大
事須書月故上文亦書之[illegible]

書之故也他二則同時上文有大事書月矣若下文不書月則
亦同月故以別之上[illegible]三則舊史存之誤不削耳
凡用日月史體當耳非褒貶之意故經文粗成大體亦不
知精加考覈理可知也
又傳十六年傳曰凡日事而遇晦朔則書言事合書又值晦朔日者
晦朔也正厤數也惟言因記時則以為之證驗也謂僖十五年己卯晦震
夷伯之廟僖十六年戊申朔隕石于宋五成十六年甲午
晦戰于鄢陵是也

朓朒第三十六

隱三年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桓元年春王正月不加王字義見本傳
二年春王正月義同元年
四年無秋冬
五年甲戌己丑陳侯鮑卒甲戌下脫也
七年無秋冬
十年春王正月義同元年
十二年冬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丙戌衛侯晉卒
多丙
十四夏五鄭伯使其弟語來盟
十七年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十八年春王正月義同元年
莊十八年王三月日有食之
二十二年夏五月以五月[illegible]
二十四年冬郭公

僖十二年王三月庚午日有食之

十五年夏五月日有食之

宣二年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重言宋華元衍文）

八年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

十年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

十七年夏六月癸卯日有食之

襄十五年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

昭十年無冬字

定六年夏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費（仲孫名何忌也並無何字此脫也）

十四年無冬

啖子曰夏五之下必知脫月字（在桓十四年）郭公之下必知有字（在莊二十四年）四時不具者亦必知是脫（其例甚多不具載也）其餘不可得而詳也左氏傳事迹倒錯者甚多文十二年傳言杞伯請無絕婚當在成八年也襄四年夫人姒氏薨傳曰不殯于廟無櫬不虞宜在定十五年姒氏卒下哭侵陳傳云延州來季子帥師（救陳計此時季子已百許歲矣故知謬也）此傳當在前數十年如此類甚多不可備舉皆由作傳之人采舊說既多故不免有所交錯公羊例不言會當在公經下而誤在會下（例）穀梁虞山林藪澤之利當在築鹿囿之下而誤在築微下此例亦甚多皆由傳文本別為卷後人散配經文不免至差舛也並畧舉例（例）其類甚多

三傳經文差謬畧第三十七

趙子曰三傳經不同者或以音相近而致誤昧蔑潛晉之類是也有字義同而文異者帥率克剋之類是也有字[illegible]而改易者裂繻君氏之類是也有字體相似而致誤者杞紀郜晉之類是也有義類致誤者及會侵伐之類是也有端然而誤者衛侼弋氏之類是也又有誤脫者其類非一今編之如後

隱元年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昧（昧左氏作蔑公羊皆作昧）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鄢（克公羊作剋）

二年春公會戎于潛（公羊作[illegible]）

夏無駭帥師入極（無駭公羊作無侅）

秋九月紀履緰來逆女（履緰公羊穀梁作裂繻左氏作）

冬紀子伯莒子盟于密（帛左氏作伯非也）

三年夏四月辛卯尹氏卒（尹左氏作君誤也）

冬葬宋穆公（穆公羊作繆）

四年春戊申衛州吁弒其君完（州吁穀梁作祝吁公羊[illegible]）

五年春公觀魚于棠（觀左氏作矢）

秋衛師入郕（郕公羊作盛）

六年春鄭人來渝平（渝公羊作輸皆非也）

八年春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祊作邴左氏）

秋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包來（包來左氏作浮來）

冬十有二月無駭卒（無駭公羊作無侅）

九年冬公會齊侯于防（防作邴公羊）

十年秋宋人蔡人衛人伐戴（戴公羊作載）

十一年夏五月公會鄭伯于時來（左氏無五月字時來公羊作祁黎）

桓二年秋七月杞侯來朝杞公穀作紀事也

五年夏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仍穀梁作任

螽螽公羊作蝝

六年夏四月公會紀侯于成成穀梁作郕

十一年秋公會宋公于夫鍾鍾公羊作童

十二年夏六月壬寅公會杞侯莒子盟于曲池杞公穀作紀曲池公羊作毆蛇

秋公會宋公于虛虛公羊作郯

十四年夏五月鄭伯使其弟語來盟語穀梁作禦

十五年夏公會齊侯于蒿蒿公羊作鄗左氏作艾案若是艾不應穀梁為蒿若從公羊而穀梁則得為鄗不得為艾也未知孰是

冬十一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袲伐鄭袲公羊作侈

十七年二月丙午公及邾儀父盟于趡趡左氏作會或作浸穀梁戰也

夏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奚左氏公羊無夏字穀梁奚作郎

莊元年夏單伯逆王姬逆左氏作送誤也單伯魯大夫也義具名位例故知言送誤也

二年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禚公羊作郜

三年冬公次于郎郎左氏作滑

四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饗齊侯于祝丘饗左氏作享

冬公及齊人狩于郜郜左氏作禚

五年秋郳黎來來朝郳公羊作倪

六年冬齊人來歸衛寶寶左氏公羊作俘

七年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穀梁作昔昔非也夜中星隕如雨隕公羊作霣

八年春甲午治兵治公羊作祠非也周禮有治兵禮也

九年春公及齊大夫盟于蔇蔇公羊作暨

夏公伐齊納糾糾左氏作子糾

十年冬十月齊師滅譚十月公羊作十有一月

十二年秋八月甲午宋萬弒其君捷捷公羊作接

十三年春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齊侯穀梁作齊人

十六年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滑伯滕子同盟于幽公羊作公會左氏無曹伯字

十七年春齊人執鄭詹詹公羊作瞻

夏齊人殲于遂殲公羊作瀸

十八年秋有蜮蜮作蟚

二十年冬齊人伐戎戎穀梁作我

二十四年冬曹羈出奔陳羈公羊作覊

二十六年秋公會宋人齊人伐徐左氏無公字

二十八年秋荊伐鄭會齊人宋人救鄭公羊作公會齊人宋人邾婁人

冬築微微左氏作郿

臧孫辰告糴于齊辰穀梁作臣

三十年秋七月齊人降鄣鄣左氏作障

閔元年秋公及齊侯盟于洛姑洛左氏作落

二年秋八月辛丑公薨丑公羊作酉

僖元年夏六月邢遷于夷儀夷儀公穀皆作陳儀

秋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人于檉（檉公羊作朾）

九月公敗邾師于偃（偃公羊作纓）

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師師敗莒師于麗獲莒挐（麗左氏作酈公羊作犂）

二年夏虞師晉師滅下陽（下陽公穀作夏陽七里下陽與虢邑鄰故左氏爲是也）

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貫公羊作貫澤）

四年春許男新臣卒（新公羊作辛）

齊人執陳袁濤塗（袁左氏作轅）

冬十有二月公孫茲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侵陳（公孫茲公羊作慈）

五年夏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戴（戴左氏作止）

七年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盟于甯母（陳世子款下又有鄭世子華穀梁之九字左氏作甯）

曹伯般卒（般左氏穀作班）

九年秋晉侯佹諸卒（佹公羊作詭）

十年春晉里克殺其君卓（卓公羊作卓子）

冬大雨雪（雪公羊作雹）

十一年春晉殺其大夫丕鄭父（丕公羊作邳）

十二年冬十有二月丁丑陳侯杵臼卒（杵公羊作處）

十四年夏六月季姬及鄫子遇于防使鄫子來朝（鄫穀梁作繒）

秋八月辛卯沙鹿崩（鹿公羊作麓）

十五年春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牡丘（左氏陳侯下又有衛侯公羊亦有衛侯而在陳侯之上）

十六年春王正月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是公羊作提誤也）

十七年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公羊左氏或作弁 左氏公羊作鵲）

十九年夏六月宋人曹人邾人盟于曹南（宋人左氏穀梁並作宋公誤也）

二十年夏郜子來朝（郜穀梁作鄗）

二十一年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雩（雩左氏作盂公羊作霍穀梁或作宇）

二十二年春取須句（句公羊作朐）

二十三年春齊侯伐宋圍緡（緡穀梁作閔）

二十六年春王正月己未公會莒子衛甯速盟于向（速公羊作遬）

公追齊師至巂弗及（巂公羊左氏或作酅）

秋楚人滅夔以夔子歸（夔公羊作隗）

二十八年冬公會晉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子秦人于溫（溫下左氏有齊侯）

二十九年夏六月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會公羊作公會）

三十二年夏四月己丑鄭伯捷卒（捷公穀皆作接）

三十三年夏公伐邾取訾婁（訾婁公羊作叢穀梁作訾樓）

文元年春二月癸亥日有食之（公羊有朔字）

二年夏六月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縠盟于垂斂（斂左氏作隴）

九年冬楚子使椒來聘(椒穀梁作萩)
宣元年秋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棐林(棐公羊作斐)
冬晉趙穿帥師侵崇(崇公羊作柳)
二年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弒其君夷皋(皋公羊作獆)
三年春楚子伐陸渾之戎(陸渾公羊作賁渾)
五年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子叔姬(左氏無子字)
八年夏夫人嬴氏薨
楚人滅舒蓼(蓼穀梁作鄝)
葬我小君敬嬴
十年秋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繹
十一年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
十三年公孫歸伐莒
十五年秋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婁
饑(公羊穀梁無)
十六年夏成周宣榭火
十八年秋楚子旅卒
冬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
成元年秋王師敗績于貿戎(公羊作茅戎)
二年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手及齊侯戰于鞌
齊師敗績
秋七月己酉及國佐盟于袁婁
冬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許人曹

叚

人邾人薛人鄫人盟于蜀(左氏無許人)
三年秋晉郤克衛孫良夫伐牆咎如(牆公羊作將)
四年春鄭伯堅卒(堅公羊作賢)
五年夏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首公羊作秀)
六年冬晉欒書帥師救鄭(救公羊作侵)
七年秋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救鄭(左氏有齊侯)
吳入州來
十二年夏公會晉侯衛侯于瑣澤(瑣公羊作沙)
十六年秋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苕丘(苕公羊作招)
十七年春衛北宮括帥師侵鄭(括公羊作結)
秋晉侯使荀罃來乞師(罃公羊作嬰)
冬公孫嬰齊卒于貍脤
十八年冬晉侯使士匄來乞師
襄元年夏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人杞人次于鄫
四年秋七月戊子夫人姒氏薨
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姒
五年夏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稻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救陳
六年夏宋華弱來奔
七年冬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操

八年夏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燮（燮穀梁作濕）

十年夏遂滅偪陽（偪穀梁作傅）

冬盜殺鄭公子騑（騑公羊作斐按騑字子駟宜為騑也）

十一年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京城北（京左氏作亳）

十二年莒人伐我東鄙圍郃（郃左氏作台）

十三年夏取邿（邿公羊作詩）

十四年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人宋人衛人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吳于向（向公羊作嚮）

夏衛侯衎出奔齊（左氏無衎字）

十五年夏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郛（成公羊作[illegible]）

十六年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成（成公羊作郕）

十七年春王二月庚午邾子瞯卒（瞯左氏作牼）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桃公羊作洮）

齊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防（左氏無防字）

十八年秋齊侯伐我北鄙（[illegible]）

十九年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柯（柯公羊作阿）

秋鄭殺其大夫公子嘉（嘉公羊作喜）

二十三年夏邾畀我來奔（畀公羊作鼻）

秋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illegible]）

二十五年冬鄭公孫夏帥師伐陳（夏公羊作蠆）

十有二月吳子謁伐楚門于巢卒（謁左氏作遏）

二十七年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奐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奐公羊作瑗）

衛侯之弟鱄出奔晉（鱄穀梁作專）

二十九年夏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儀鄭公孫段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儀公羊作齊左氏無邾人）

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薳罷來聘（罷公羊作頗）

五月甲午宋災伯姬卒（左氏災下又有宋字）

秋葬宋共姬（葬下穀梁有宋字）

昭元年春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齊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漷（漷左氏作虢[illegible]）

夏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太原（原左氏經作鹵傳作原[illegible]未知孰是）

莒展出奔吳（展左氏作展輿）

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卷卒（卷左氏作麇）

四年春大雨雹（雹公羊穀梁作雪）

秋遂滅厲（厲左氏作賴）

五年秋叔弓帥師敗莒師于濆泉（濆左氏作蚡[illegible]）

七年叔孫婼如齊涖盟（[illegible]）

九年夏四月陳災（[illegible]）

十年夏齊欒施來奔（[illegible]）

秋季孫意如叔弓仲孫貜帥師伐莒（[illegible]）

十有二月甲子宋公成卒（[illegible]）

十一年春王二月叔弓如宋（公羊作正月）

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illegible]）

仲孫貜會邾子盟于祲祥祲祥公羊作侵羊
秋季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衛北宮佗鄭罕虎曹人杞人于厥憖厥憖公羊作屈銀
冬十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有穀梁作友
十二年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北燕伯左氏作北燕伯款
夏楚殺其大夫成熊熊公羊作然穀梁作虎
十三年秋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甲戌穀梁作庚戌
十五年春王正月吳子夷末卒末公羊作昧
夏蔡朝吳出奔鄭公羊作昭吳又無出字
十六年春楚子誘戎蠻子殺之蠻公羊作曼
秋八月己亥晉侯夷卒亥公羊作丑
冬十月葬晉昭公十月公羊作十一月
二十年夏曹公孫會自鄭出奔宋鄭穀梁作夢
秋盜殺衛侯之兄縶縶公穀作輒[illegible]
冬十月宋華亥向寧華定出奔陳寧公羊作甯
二十一年秋叔輒卒輒公羊作痤
冬蔡侯朱出奔楚朱穀梁作東
二十二年春大蒐于昌閒閒公羊作姦
二十三年秋胡子髡沈子盈滅盈左氏作逞公羊作楹
冬公如晉至河有疾乃復公穀河字下更有公字
二十四年秋杞伯郁釐卒郁釐公羊作鬱釐
二十五年夏叔倪會晉趙鞅宋樂大心衛北宮喜鄭游吉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黃父倪左氏作詣大心公羊作世心
有鸜鵒來巢鸜公羊作鸛
秋九月乙亥公孫于齊乙亥左氏公羊作己亥
次于陽州陽州公羊作楊州
二十六年夏公圍成成公羊作郕
三十年冬十有二月吳滅徐徐子章羽奔楚羽公羊作禹
三十一年春季孫意如會晉荀櫟于適歷櫟左氏作躒
三十二年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申鄭國參曹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世叔穀梁作大叔
定元年冬十月隕霜殺菽菽公羊作叔
四年夏四月庚辰蔡公孫姓帥師滅沈姓公羊作歸姓
五月公及諸侯盟于皋鼬皋鼬公羊作浩油
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敗績柏舉公羊作伯莒
庚辰吳入楚楚左氏作郢
五年春王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三公羊作正
七年秋齊侯衛侯盟于沙沙公羊作沙澤
八年秋晉士鞅帥師侵鄭遂侵衛衛公羊作[illegible]
九年夏四月戊申鄭伯蠆卒蠆公羊作囆
十年夏公會齊侯于頰谷頰谷左氏作夾谷
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郈公羊作費誤也
宋公子地出奔陳[illegible]
冬齊侯衛侯鄭游速會于安甫安甫公羊作鞌父

十二年冬十月癸亥公會齊侯盟于黄 齊公羊作晋
十三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 葭公羊作瑕 穀梁無衛侯
冬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 公羊荀寅下又有及字
十四年春衛趙陽出奔宋 衛公羊作晋
二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孫佗人帥師滅頓以頓子
牂歸 公孫公羊作公子 牂作牄
五月於越敗吳于檇李 檇公羊作醉
公會齊侯衛侯于牽 公羊作堅
十五年夏齊侯次于渠蒢 渠左氏作蘧
秋七月壬申姒氏卒 姒穀梁作弋
秋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 昃穀梁作稷
秋葬定姒 姒穀梁作弋
哀元年夏四月辛巳郊鼷鼠食郊牛 穀梁牛下有角字
二年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戰于鐵鄭
師敗績 鐵公羊或作栗
三年夏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啓陽 啓公羊作開
四年六月辛丑亳社災 亳公羊作蒲
五年春城毗 毗公羊作比
六年春城邾瑕 瑕公羊作葭
秋齊陳乞弒其君荼 荼公羊作舍 誤也
八年夏齊人取讙及闡 闡公羊作僤
十年夏薛伯夷卒 夷公羊作寅
十二年秋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鄖 鄖公羊作運

十三年夏許男成卒 成公羊作戊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公羊無曼字 誤也
冬盜殺陳夏區夫 區公羊作彄

以前凡二百四十處

趙子曰凡三傳經文不同考校義理必知其誤者則從理
正而定之若但無別義則從多書之內有事迹如三傳並
不同 桓十五年盟于蒿之類 亦考其有理者爲定如悉無別義從左
氏爲定爲左氏多說事迹恐或在公穀前也今按所有義
可推者並見於本經註云

三傳經文緣補闕

隱九年春三月庚辰挾卒 挾公羊穀梁作俠
桓十四年冬宋人以齊人衛人蔡人陳人伐鄭 左氏穀梁
衛人在蔡人之下
莊八年夏師及齊師圍郕 郕公羊作成
十五年秋宋人齊人邾人伐郳 郳公羊作兒
二十二年春王正月肆大眚 眚公羊作省
二十六年春公伐戎 公羊無春字
三十年夏次于成 公羊穀梁作師次于成
三十二年冬十月己未 公羊穀梁作乙未
僖三年冬公子友如齊涖盟 穀梁作公子季友
八年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
陳世子款盟于洮 公羊於陳世子下有款 穀梁世子華
九年三月丁丑宋公御說卒 御公羊穀梁作禦
十八年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 公羊衛公下有

會字

二十三年夏五月庚寅宋公茲父卒 茲公羊作慈

文元年冬十月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頵 頵公穀作髡

三年冬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 公穀無以字

六年冬晉狐射姑出奔狄 射公羊作夜姑

七年夏晉先蔑奔秦 蔑公羊作眛

十年冬楚子蔡侯次于厥貉 厥貉公羊作屈貉

十一年春楚子伐麇 麇公羊作圈

十二年春王正月郕伯來奔 郕公羊作盛

秋秦伯使術來聘 術公羊作遂

冬城諸及鄆 鄆公羊作運

十三年秋七月大室屋壞 公羊作世室

冬十二月公還自晉 公穀無

十六年夏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齊侯盟于郪丘 郪公作犀 穀梁

十七年夏四月癸亥葬我小君聲姜 聲公羊作聖

宣十一年冬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 寧公羊作甯

成八年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錫公命 錫公羊作賜

十二年春晉侯使郤犨來聘己丑及郤犨盟 犨公羊作州

襄元年夏晉韓厥帥師伐鄭 厥公羊作屈

九年春宋災 災公羊作火

十九年秋七月辛卯齊侯環卒 環公羊作瑗

二十年秋陳侯之弟黃出奔楚 黃公羊穀作光

二十二年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沙隨 公羊於薛伯上有滕子

三十年夏五月天王殺其弟佞夫 佞公羊作年夫

昭三年春王正月丁未滕子原卒 原公羊作泉

十二年冬十月公子慭出奔齊 慭公羊作整

二十年冬宋華亥向寧華定出奔陳 寧公羊作甯後皆同

二十一年夏宋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 叛公羊作畔

二十三年秋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 父公羊作甫

三十一年冬黑肱以濫來奔 肱公羊作弓

定三年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 拔公羊作枝

十年夏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 鄆公羊作運田上有之字

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彄出奔陳 公羊暨下有宋字

十五年鄭罕達帥師伐宋 罕公羊作軒

哀五年秋九月癸酉齊侯杵臼卒 杵公羊作處

十一年夏陳轅頗出奔鄭 轅公羊作袁

右四十六處前例闕今續補

春秋集傳纂例卷第九

春秋集傳纂例卷第十

魯大夫譜第三十八　國名譜第三十九

地名譜第四十

魯大夫譜第三十八

公子

子般 莊公子　子惡 文公子

子視 子惡弟　公子偃 宣公子

公子鉏 宣公子　公衡 成公子

子野 襄公子　公衍 昭公子

公為 公叔務人也昭公子　公果 昭公子

公賁 昭公子　公子荊 哀公子

公女

紀伯姬 莊公女　紀叔姬 莊公女

杞伯姬 莊公女　宋蕩伯姬

鄫季姬　子叔姬

郯伯姬　宋伯姬

共姬 宣公　杞叔姬 宣公

叔姬 宣公

臧氏

臧僖伯 公子彄字子臧孝公子　臧哀伯 僖伯之子達也

臧文仲 哀伯孫辰　臧宣叔 文仲子許

臧武仲 宣叔子紇　定伯 為宣叔子

臧昭伯 武仲孫為　臧會 昭伯之從弟

臧賓如 昭伯子會　臧石

十一

臧石 賓如之子　臧賈 宣叔子

衆氏

公子益師衆父 孝公子衆父公字也　衆仲 孝公

仲孫氏

慶父 桓公子共仲也　公孫敖 慶父之子穆伯也

難 慶父之子惠叔　穀 敖之子文伯

孟獻子 穀之子仲孫蔑也　孟子速 獻子之子莊子也

孺子秩 莊子之子　仲孫羯 莊子之弟孝伯也

孟僖子 孝伯之子仲孫貜也　南宮敬叔 僖子之子說

何忌懿子 僖子之子也　孺子泄 懿子之子武伯

戴巳　聲巳

巳氏 紀巳其妻公孫上妻皆孟　泉丘人

其娣 僖子妾

子服氏

懿伯 仲孫蔑之子也　孟椒 子服惠伯

子服昭伯 惠伯之子　子服景伯 昭伯之子何

叔孫氏

公子牙 即僖叔也　公孫茲 牙之子戴伯

叔孫得臣 莊叔之孫　叔孫僑如 得臣之子宣伯

叔孫豹 僑如之弟穆子　叔孫昭子 豹之子婼

叔孫成子 昭子之子不敢　叔孫武叔 成子之子州仇

叔孫舒 武叔之子文子　國姜 孟丙仲壬之母

庚宗婦人 豎牛之母　孟丙 叔孫豹子

十二

子

仲壬 弟丙之

叔仲氏

叔仲惠伯 叔牙孫叔彭生也

叔仲帶 叔仲昭子即叔仲子

叔仲志 定伯帶之子也

豎牛 叔孫豹子

叔仲昭伯 惠伯之孫

叔仲穆子 帶之子叔仲小也即叔仲子也

季孫氏

公子友 季友成季季子公子季友莊公子

季孫宿 季武子行父之子也

平子 意如之子

康子 肥桓子之子

公之 季孫紇之子

季寤 子言意如子

季孫行父 季文子公子友之孫

悼子 紇宿之子

桓子 斯平子之子

惠伯 鞅

季魴侯 意如子

小邾夫人 生宋元夫人季孫宿女

壬子妻 宋元夫人曹氏女

會忌老 季孫宿之女

季公烏 季悼子之子

南孺子 季桓子妻生男

秦歂之妻 季孫宿之女

季公亥 季公若也

季姒 公烏之妻齊女

季姬 季孫女

公鉏氏

公彌 季孫宿子公鉏也

公鉏極 公彌之曾孫

公南氏

公南靖 季孫紇子

公南文伯 桓子從父昆弟公子駟

東門氏

公子遂 東門襄仲莊公子

公孫歸父 子家歸父

仲嬰齊 襄仲子

叔氏

叔肸 公子惠伯文

叔老 齊子 嬰齊之子

叔輒 子叔伯子之子

叔詣 叔輒之子

叔青 叔詣子

公孫嬰齊 叔肸之子

叔弓 叔老之子也

叔鞅 穆伯子弓

叔還成子 叔弓曾孫

聲伯之母 叔肸之妻

榮氏

榮成伯 榮駕鵝叔肸曾孫

展氏

司空無駭 公子展之孫

展禽 食邑柳下惠

夷伯 展氏父

展喜

郈氏

郈成叔 郈瘠孝公八世孫

郈昭伯 郈孫

施氏

施孝叔 惠公五世孫

施氏婦 孝叔妻齊管于奚女

子家氏

子家文伯 子家莊公曾孫

子家懿伯 子家子羈

南氏

南遺

南蒯 南遺之子

孔氏

鄹人紇 叔梁紇孔父嘉玄孫

孔丘 仲尼孔子

秦氏

秦堇父

秦丕茲 秦堇父之子

苦氏

苦夷 苦越即

陽州 苦越之子

雜人

費伯 費庈父　公子豫
翬 羽父公子翬　挾 挾夫 賜
申繻　公子達
柔 [illegible]　溺 溺挾其 氏也
秦子　梁子
曹劌　公子偃
公右歂孫生　公子結
御孫　圉人犖
鍼巫氏 季鍼　公傅卜齮
公子魚 [illegible]　巫匠
公子買 子[illegible]　夏父弗忌

侯叔夏　縣房生
公冶　富父終甥
公冉務人 子叔 大夫　太史克
僉鄭 之官 子 大夫　匡句須
鮑國 臣 大夫　師巳
匠慶　狄虎彌
臧堅　秦周
御叔　申豐
閔子馬 閔 [illegible]　豐點
孟公綽　梓慎
展莊叔　展瑕
展王父　顏莊叔

公巫　召伯仲
郈鼓父 黨叔　曾夭
梁其踁　曾阜
衆書　杜泄
謝息　公子慭 子[illegible]
冶區夫　司鐸射
虞癸　司徒老祁
申須　琴張
公思展　申夜姑
雍人檀　秦遄
寺人僚柤　臧庚
左師展　郈魴假

汝賈　公孫朝
泄聲子 泄野　冉豎
林雍　顏鳴
仲梁懷　公山不狃 子泄
公何藐　顏高
公斂處父 陽 公斂　顏息
叔孫輒 子張　茲無還
林楚　公若藐 公若
公南　侯犯
駟赤　仲由 季路
申句須　子貢 端木賜
樂頎　富父槐

正常　共劉
公賓庚　公甲叔子
析朱鉏　徵虎
顏羽（羽子）　有若
冉求（冉有子）　邴泄
莞周父　樊遲須
孟之側　林不狃
嬖童汪錡　弦多（各本季臣旅也）
太史固　鬷戾
公孫有山（公孫有山氏）　高柴（季高衛臣公）
鉏商　公孫宿（公孫成也）
郭重　陽虎
陽越（陽虎從弟）　冉會
冉猛（冉會弟）　澹臺（子羽）
卜楚丘之父　施父
公斯

國名譜第三十九

周姬姓黃帝之苗裔后稷之後也后稷封於邰及夏之衰后稷之子不窋失其官竄於西戎至大王為狄所逼去邰居岐文王受命武王克殷而王有天下至幽王為犬戎所殺平王遷都王城今河南縣是也平王四十九年魯隱公之元年也敬王又遷成周今洛陽是也敬王三十九年獲麟之歲也四十二年而敬王崩

平王　桓王　莊王　僖王
惠王　襄王　頃王　匡王
定王　簡王　靈王　景王
敬王　悼王

諸侯有譜系者二十三國

魯國姬姓侯爵文王子周公旦之後也周公既相周室成王封其子伯禽於曲阜為魯侯今魯國是也隱公是惠公之子伯禽七世孫也哀公以下九世二百一十七年而楚滅之

晉姬姓侯爵武王子唐叔虞之後也成王滅唐而封之今太原晉陽是也燮父改唐為晉燮父孫成侯徙都曲沃今河東聞喜縣是也穆侯徙都絳鄂侯二年魯隱公之元年也定公三十一年獲麟之歲也自定公以下六世而韓趙魏滅之

衛姬姓侯爵文王子康叔封之後也周公既誅祿父殺管蔡以其地封康叔為衛侯居殷墟今朝歌縣是也狄滅衛文公居楚丘成公徙居帝丘今東郡濮陽是也桓公十三年魯隱公之元年也公輒十二年獲麟之歲也自公輒已下十一世二百五十八年而秦滅之

鄭姬姓伯爵周厲王子宣王母弟桓公友之後也宣王封友於鄭今京兆鄭縣是也及幽王無道友徙其人於虢鄶滅虢鄶之君分其地遂國焉今河南新鄭縣是也莊公二十二年魯隱公之元年也聲公二十年獲麟之歲也聲公三十七年卒自聲公已下五世九十一年而韓滅之

蔡姬姓文王子叔度之後武王封之於汝南上蔡為蔡侯

作亂見誅子蔡仲成王復封之於蔡至平侯卒徙封新蔡
昭侯徙九江下蔡宣侯二十八年魯隱公之元年也昭侯
子成侯十年獲麟之歲也自成侯以下三世而楚滅之
滕姬姓侯爵文王子叔繡之後也武王封之居滕今沛郡
公丘縣是也自叔繡至宣公十七世乃見春秋隱公以下
後春秋七世而齊滅之
曹姬姓伯爵文王子叔振鐸之後也武王封之於陶丘今
濟陰定陶縣是也桓公二十五年魯隱公之元年也伯陽
立十五年魯哀公之八年而宋滅之
北燕姬姓伯爵召公奭之後也周武王封之於燕居鹿陽
薊縣其國僻小不通諸夏自召公至簡公款二十九世始
見春秋簡公子獻公十二年獲麟之歲也獻公以下七世
始大霽王十三世二百四十年而秦滅之

吳姬姓子爵周太王之子太伯仲雍之後也武王克殷而
封其曾孫周章於吳爲子至壽夢而稱王壽夢元年魯成
公之六年也夫差十五年獲麟之歲也二十三年而越滅
之
虞姬姓公爵武王克商封虞仲之庶孫以爲虞仲之後處
中國爲西虞後世謂之虞公在河東太陽縣也僖公五年
晉滅之
隋姬姓侯爵不知始封僖二十年經書楚人伐隋自是以
後遂爲楚之私屬不與諸侯會同至定四年吳人入楚昭
王奔隋隋人免之卒復楚國楚人德之列於諸侯哀元年
隋侯見經其後不知爲誰所滅

齊姜姓侯爵太公望之後也其先四岳佐禹有功或封於
呂故太公曰呂望也太公股肱周室成王封之於營丘今
臨淄是也僖公九年魯隱公之元年簡公四年獲麟之歲
也後田氏奪齊太公之後遂滅矣
宋子姓公爵其先契佐唐虞爲司徒封於商成湯受命王
有天下及紂爲無道周武王伐紂而封其子武庚以紹殷
後武庚作亂更封紂兄帝乙之元子微子啓爲宋公今梁
國睢陽縣是也穆公七年魯隱公之元年也景公三十六
年獲麟之歲也後六世齊魏楚滅之
陳嬀姓侯爵虞舜之後也當周之興有虞遏父者爲周陶
正武王賴其利器用以爲先聖之後以元妃之女太姬配
遏之子滿封於陳賜姓曰嬀號胡公桓公二十三年魯隱
公之元年滑公二十二年獲麟之歲也二十四年楚滅之

杞姒姓公爵夏禹之後也武王克殷求禹後得東樓公而
封之於杞今陳留雍丘是也九代及成公遷緣陵文公居
淳于成公始見春秋滑公六年獲麟之歲也後二世而滅
滅之
莒嬴姓子爵少昊之後也周武王封茲輿期於莒今城陽
莒縣是也自紀公以下爲己姓不知誰賜之也十一世茲
丕公始見春秋共公以下微弱不復見四世楚滅之
秦嬴姓伯爵隴西山谷之名也於漢則隴西郡秦亭秦谷
是也堯時有伯益佐禹治水有功帝舜賜其姓曰嬴氏其
後世之孫曰非子事周孝王使之養馬於汧渭之間封之
爲附庸邑之於秦谷非子曾孫秦仲周宣王又命爲大夫

始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秦仲之孫襄公平王之初興兵討西戎以救周平王既東遷以岐豐之地賜之始列爲諸侯九世穆公始見春秋悼公十一年獲麟之歲也悼公子厲共公厲共公三十四年而卒自厲共公以下十三世百八十八年而秦王政立并天下始稱帝至二世而漢滅之

楚芈姓子爵顓頊之後也其後有鬻熊子事周文王早卒成王封其曾孫熊繹於楚以子男之田居丹陽今南郡枝江縣是也熊達始稱武王武王十九年魯隱公之元年也武王居郢今江陵是也昭王徙鄀惠王八年獲麟之歲也惠王五十七年卒自惠王以下十一世二百九年而秦滅之

越姒姓其先夏后氏少康之庶子也封於會稽自號於越

於越者夷言發聲也濵在南海不與中國通後二十餘世至允常魯定公五年始伐吳允常卒子勾踐立是爲越王越王元年魯定公十四年也魯哀公二十二年勾踐滅吳霸中國春秋後七世爲楚所破遂微弱矣

邾曹姓顓頊之後有陸終氏産六子其第五子曰安邾即安之後也周武王封其苗裔邾挾爲附庸居邾今魯鄒縣是也自挾至儀父十二世始見春秋齊桓公行霸儀父附從進爵稱子文公徙繹桓公以下春秋後八世而楚滅之

許姜姓男爵堯四嶽伯夷之後也周武王封其苗裔文叔於許今潁川是也自文叔至莊公十一世始見春秋元公子結元年獲麟之歲也二十四世爲楚所滅

薛任姓侯爵黄帝之苗裔奚仲封爲薛今魯國薛縣是也仲遷居薛爲湯左相武王時復封其胄爲薛侯齊桓公霸諸侯黜爲伯至獻公始與魯同盟小國無紀世不可知亦不知爲誰所滅

小邾曹姓子爵挾之後也夷父顔有功於周其子友別封爲附庸居於郳曾孫犂來始見春秋數從齊桓公以尊周室王命以爲小邾子穆公之孫惠公以下春秋六世而楚滅之

春秋時國大數總一百二十四國

正國一百一十五　附庸國九

姓爵具者四十六國

魯 侯爵姬姓	晉 侯爵姬姓	楚 子爵芈姓	齊 侯爵姜姓
蔡 侯爵姬姓	吳 子爵姬姓	越 子爵姒姓	宋 公爵子姓
衛 侯爵姬姓	鄭 伯爵姬姓	陳 侯爵嬀姓	秦 伯爵嬴姓
邾 子爵曹姓	曹 伯爵姬姓	許 男爵姜姓	莒 子爵己姓
杞 公爵姒姓	滕 侯爵姬姓	薛 侯爵任姓	小邾 子爵曹姓
息 侯爵姬姓	隋 侯爵姬姓	虞 公爵姬姓	紀 侯爵姜姓
北燕 伯爵姬姓	巴 子爵姬姓	鄧 侯爵曼姓	郕 伯爵姬姓
徐 子爵嬴姓	鄀 子爵[illegible]	芮 伯爵姬姓	胡 子爵姬姓
南燕 伯爵姞姓	州 公爵姜姓	梁 伯爵嬴姓	荀 侯爵姬姓
貫 [illegible]	凡 伯爵姬姓	祭 公爵姬姓	宿 男爵風姓
郜 子爵姬姓	原 伯爵姬姓	夔 子爵芈姓	舒鳩 子爵偃姓
滑 伯爵姬姓	郯 子爵己姓		

有姓無爵者一十八國

黄 嬴姓	羅 熊姓	邢 姬姓	魏 姬姓

霍姬姓 郜姬姓 鄋瞞隗姓 向姜姓
偪陽妘姓 韓姬姓 舒庸偃姓 焦姬姓
楊姬姓 夷妘姓 申姜姓 密姞姓
耿姬姓

有爵無姓者一十七國

滕子爵 萊子爵 頓子爵 沈子爵
穀伯爵 譚子爵 舒子爵 宗子爵
邢子爵 白狄子爵 賴子爵 肥子爵
鼓子爵 戎蠻子爵 唐侯爵 潞子爵
弦子爵

姓爵俱無者三十三國

江 郳 權 道
柏 貳 軫 絞
蓼 六 遂 崇
戴 萁 溫 厲
項 英氏 介 巢
庸 根牟 無終 鄀
奴 蔣 狄 房
鮮虞 陸渾 桐 鄅 於餘丘

附庸國九

一國姓爵具

須句風姓子爵

三國有姓無爵

顓臾風姓 任風姓 蓟[illegible]

五國姓爵俱無

蕭 牟 鄣 極 郭

四夷國共四十三

夷狄蠻戎皆氏羌之別種周衰交侵雜居中國自隱二年潛之會見於春秋桓莊僖世頗盛爲中國患其後種族遂分

大戎唐叔子孫別在夷狄者晉獻公娶姬姓見莊二十八
小戎允姓居晉州者
犬戎西戎之在中國者 驪戎西戎之別
揚拒泉皐伊洛之戎揚拒泉皐皆戎邑及諸戎居伊水洛水之間者
陸渾之戎入居陸渾者 茅戎戎別種之
徐吾氏茅戎之別 戎子駒支即姜戎氏
陰戎陸渾之別 九州之戎在晉陰地戎蠻之別也
狄戎楚之戎居者 戎州戎邑之在衛者
北戎山戎也 山戎北戎也
狄隗姓赤狄別種 東山皐落氏赤狄別種
廧咎如赤狄別種 白狄狄別種西
鄋瞞長狄國名防風氏之後 赤狄狄之在者
潞氏赤狄別種 甲氏
留吁赤狄二別種 鐸辰同上
無終山戎國名 肅慎北狄
鮮虞白狄別種在中山 肥白狄別種
鼓同上 東夷淮夷徐夷之屬
群舒舒庸舒鳩之屬皆東夷國 根牟

夷虎（楚之叛者）　　淮夷（魯東夷）
三夷（從越之叛者）　　盧戎（南蠻國）
山夷（今屬之洞）　　蠻氏（戎別種）
戎蠻（居中國者）　　黎（東夷國）

地名譜第四十

陸淳曰天有列宿之號地有山川之名尚矣與人倫並今其文禹貢及山海經載其大畧而春秋經國邑之名又詳然書契以來歷代千百餘年其名號處所因緣改變加以四方之語音聲有楚夏文字有異同或一地二名或二地一名或得他國田邑以為已屬既難綜會又多繆誤疑闕自禹貢之經猶與地里相錯又況傳記雜書而可必處其異同似是而非似非而是者甚衆非精敏兼通不能淹濟其終始以獨見於千載之表也六合之內山川國邑道塗關津春秋多見其事盟會征伐各有所趣周流迂直可得而推日月遠近可得而校凡地名之變易經傳有起發者有經書所改之名則傳以實言之許遷于夷實城父齊侯衛侯次于垂葭實郥氏之比是也經傳未改之名傳發所改為文而稱經以為實者許遷于析實白羽公會齊侯于祝丘實夾谷之比是也皆謂地理舊名絕於當時而史記有遺文者也若二名當時並存則通兩文互見畢壤大丘時來之屬是也此皆經傳起事之常猶卿大夫名氏並見非例也傳曰閭門之外實薰隧薰隧之地在門外非地名也其明年子産殺子析之罪稱薰隧之盟是以丘明就於此明薰隧傳發之學者推求之其厥乎疆埸之邑一彼一此所屬無常如陳之焦夷後之楚邑莒魯之鄆亦無一定故令地名唯以先者為主其變改私易學者可尋而知世人以河東汾陰為齊所盟葵丘又謂雙縣魚陵為楚公子黑肱所次魚陂楚師分涉於彭澤為豫章之彭澤吳人入棘為河南翟末學之徒各互所見若此甚多古人之教戒以闕疑苟不廣見亦乃不知所疑也

隱

蔑（魯地元年）　極（附庸十二年）　牟婁（杞邑四年）　棠（魯地五年）　邴（鄭地八年）　郎（魯地九年）　時來（鄭地十一年）

鄢（鄭地）　唐（魯地）　清（衛地）　艾（[illegible]六年）　祊（鄭邑）　防（魯地）

宿（國名風姓）　密（莒地）　濮（陳地水名）　中丘（魯地七年）　瓦屋（周地）　菅（宋地十年）

潛（魯地二年）　石門（齊地三年）　長葛（鄭地）　楚丘（衛地）　浮來（紀地）　郜防（宋地）

十一

桓

許田（魯朝宿之邑也近許之田元年）　郜（國名姬姓）　郕（國名姬姓）　咸丘（魯地七年）　夫鍾（郕地）　虛（宋地）　袲（宋地）　奚（魯地）

鄧（蔡地）　讙（魯地）　桃丘（衛地十年）　闞（魯地）　龜（宋地）　向（魯地十六年）　濼（水名在濟南十八年）

越（衛地）　嬴（齊地三年）　祝丘（魯地五年）　惡曹（地闕十一年）　曲池（魯地十二年）　武父（鄭地）　黃（齊地十七年）

稷（宋地二年）　蒲（衛地）　成（魯地十年）　折（地闕）　穀丘（宋地）　櫟（鄭地十五年）　趡（魯地）

莊

郱鄑郚 元年紀三邑
禚 齊地二年
滑 鄭地三年
鄣 紀邑
穀 齊地七年
蒢 魯地九年
乾時 齊地
洙 魯地
長勺 魯地十年
乘丘 魯地
莘 蔡地
鄑 魯地十一年
北杏 齊地十三年
柯 齊地
鄄 衛地十四年
郳 犂地十五年
幽 宋地十二年
遂 小國十七年
齊西 魯地或曰曹地十八年
扈 鄭地二十三年
洮 魯地二十七年
城濮 衛地
郿 魯地二十八年
諸 魯地二十九年
郭 紀邑二十年
魯濟 魯地水名
薛 魯地三十一年
秦 魯地
小穀 齊地三十二年
梁丘 宋地

閔

落姑 齊地元年
陽 國名閔二年

僖

夷儀 邢地元年
檉 宋地
偃 邾地
酈 魯地
楚丘 衛地二年
江 小國
下陽 虢邑
貫 宋地
陽穀 齊地三年
陘 楚地四年
召陵 楚地
牟 小國五年
弦 小國
首止 衛地
新城 鄭地六年
寧母 魯地七年
葵丘 宋地九年
鹹 衛地十三年
緣陵 杞邑十四年
沙鹿 晉山
牡丘 闕十五年
厓 衛地
婁林 徐地
韓 晉地
淮 水名十六年
卞 魯地十七年
甗 齊地十八年
曹南 曹之南鄙十九年
邢 國名二十年
鹿上 宋地二十一年
盂 宋地
薄 宋地
升陘 魯地二十二年
泓 闕
向 莒地二十六年
踐土 鄭地二十八年
溫 周邑
河陽 晉地
翟泉 周地二十九年
帝丘 衛地三十一年
介 小國
殽 晉要地或曰山名三十三年
箕 晉地

三

文

戚 衛地元年
彭衙 秦地二年
垂隴 鄭地
令狐 晉地七年
須句 魯地
郚 魯地
衡雍 鄭地八年
暴 鄭地
女栗 闕十年
厥貉 闕
承匡 宋地十一年
諸 魯地
河曲 晉地十二年
鄆 魯地
沓 闕十三年
棐 鄭地
新城 宋地十四年
郪丘 齊地十六年

宣

棐林 鄭地元年
平州 齊地
大棘 宋地二年
黑壤 晉地七年
平陽 魯地八年
犢函 狄地
辰陵 陳地十一年
邲 鄭地十二年
清丘 衛地
無婁 杞地十五年
斷道 晉地十七年
笙 魯地十八年

成

赤棘 晉地元年
新築 衛地二年
鞌 齊地
袁婁 齊地
汶陽 魯地
蜀 魯地
棘 楚地二年
鄆 魯地四年
蟲牢 鄭地五年
馬陵 衛地七年
州來 楚地
中城 魯地九年
瑣澤 鄭地十二年
交剛 闕
鍾離 楚地十五年
葉 闕
戚 闕
鄢陵 鄭地十六年
沙隨 宋地
苕丘 晉地
柯陵 鄭地十七年
貍脤 魯地
彭城 宋地十八年
虛朾 闕
鹿囿 魯地

襄

鄫 鄭地元年
虎牢 鄭地二年
長樗 晉地三年
雞澤 晉地
善道 吳地五年
鄬 鄭地七年
費 魯地
鄟 鄭地
邢丘 晉地八年
戲 鄭地九年
柤 楚地十年
蕭魚 鄭地
亳城北 鄭地十一年
台 魯地十二年
鄆 莒地
邿 齊地十三年
遇 魯地十五年
成郛 魯地
劉 魯地
溴梁 晉地十六年
成 魯地
桃 魯地十七年
柯 衛地

柷柯（齊地九年） 西郛（魯地） 武城（魯地） 澶淵（宋地二十年）
漆閭丘（邾地二十三年） 曲沃（晉地） 雍榆（晉地）
重丘（齊地二十五年）

昭

鄟（邾地元年） 太原（晉地元年） 鄆田（魯地） 蚡泉（魯地五年）
紅（魯地八年） 比蒲（魯地十一年） 祲祥（闕） 厥憖（闕）
申（國姜姓） 乾谿（楚地十二年） 平丘（衛地） 長岸（楚地十七年）
白羽（楚地） 鄭（晉地二十年） 昌間（晉地二十二年） 皇（周邑）
郊（周邑） 雞父（楚地二十三年） 狄泉（周地） 黃父（晉地二十五年）
陽州（齊地） 野井（齊地） 曲棘（宋地） 鄆陵（闕二十六年）
乾侯（晉地二十九年） 適歷（晉地三十一年） 成周（周地三十二年）

定

拔（闕二年） 皋鼬（鄭地四年） 柏舉（楚地） 沙（晉地七年）
瓦（衛地八年） 曲濮（衛地） 五氏（晉地九年） 夾谷（齊地十年）
鄆讙龜陰（齊地） 郈（魯地） 費（魯地） 安甫（闕）
蕭（宋邑十一年） 垂葭（齊地十三年） 晉陽（晉邑） 蛇淵囿（魯地）
朝歌（晉地） 檇李（越地十四年） 牽（衛地） 莒父（魯地）
霄（魯地） 渠蒢（闕十五年） 漆（魯地）

哀

漷東（邾地二年） 沂西（邾地） 句繹（邾地） 鐵（衛地）
州來（楚地） 啓陽（魯地三年） 西郛（魯地四年） 毗（魯地五年）
邾瑕（魯地六年） 闡（魯地八年） 雍丘（宋地九年） 艾陵（齊地十一年）
橐皋（楚地十二年） 鄖（吳地） 嵒（宋鄭之間地十三年） 黃池（吳地）

啖子曰天下有道諸侯各守疆域非有王事未嘗敢自出其境春秋時諸侯恣其朝聘盟會侵伐圍襲遷逝奔邈如入出居之類未嘗休息也甚者踰一二年或數千里而不知有社稷人民之守夫子惡之故因其所適而紀其地以示去國之遠邇行事之當否且言志其事也（不書其地者皆不實）則然地名雖存而不係所屬國分（如言晉陽之類不在下）滋多學者不知處所故今總會其名各從所屬使學者易曉其左氏傳有此當時地名經所不載者此不論焉其有一地再見者則於前年題之後不再敘其未論者則闕焉以俟來者

春秋集傳纂例卷第十 終

春秋權衡十七卷

（宋）劉敞撰

明鈔本

春秋權衡十七卷、內府藏本

宋劉敞撰。敞字原父、臨江新喻人。慶曆中舉進士。官至集賢院學士。事蹟具宋史本傳。據其弟攽作敞行狀、及歐陽修作敞墓誌、俱稱敞春秋傳十五卷、權衡十七卷、說例二卷、文權二卷、意林五卷。王應麟玉海所記亦同。陳振孫書錄解題曰、原父始爲權衡、以平三家之得失。然後集衆說、斷以己意而爲之傳。傳所不盡者、見之意林。然則傳之作在意林前、此書又在傳前。敞春秋之學、此其根柢矣。自序謂權衡始出、未有能讀者。又謂非達學通人、則亦必不能觀之。其自命甚高。葉夢得作石林春秋傳、於諸家義疏多所排斥。尤詆孫復尊王發微、謂其不深於禮學。故其言多自牴牾、有甚害於經者。雖概以禮論當時之過、而不能盡禮之制、尤爲腐淺。惟於敞則推其淵源之正。蓋敞邃於禮、故是書進退諸說、往往依經立義、不似復之意爲斷制。此亦說貴徵實之一驗也。

春秋權衡序　　劉敞原父著

劉子作春秋權衡權衡之書始出未有能讀者自序其首曰權準也衡平也物雖重必準於權權雖移必平於衡故權衡者天下之公器也所以使輕重無隱也所以使低仰適中也察之者易知執之者易從也不準則無以知輕重不平則輕重雖出不信也故權衡者天下之至信也凡議春秋亦若此矣春秋一也而傳之者三家是以其善惡相反其褒貶相戾則是何也非以其無準矣輕重邪且昔者董仲舒江公劉歆之徒嘗蓋相與爭此三家矣上道堯舜下括周孔是非之議不可勝陳至于今未決則是何也非以其低仰不平邪故利聽說者害公議便私學者妨大道此儒者之大禁也誠準之以其權則童子不欺乎之以其衡則市人不惑今此新書之謂也雖然非達學通人則亦必不能觀之矣耳牽於所聞而目迷於所習慊恐見破之私意而無從善服義之公心故亦譬之權衡矣或利其寡而畸權如羸或利其多而畸權如縮若此者非權衡之過也人事之變也雖然以俟君子耳孔子不云乎知我者以春秋罪我者亦以春秋於權衡何傷哉於是卒定其書為十七卷

春秋權衡卷第一　　左氏第一

前漢諸儒不肯為左氏學者為其是非繆於聖人也故曰左氏不傳春秋此無疑矣然為左氏者皆恥之因共護曰丘明受經於仲尼此欲以自解免耳其實非也何以言之邪仲尼之時魯國賢者無不從之游獨丘明不在弟子之籍若丘明真受經作傳者豈得不在弟子之籍哉豈有受經傳道而非弟子者哉以是觀之仲尼未嘗授經於丘明丘明未嘗受經也仲尼然丘明所以作傳者乃自用其意說經汎以舊章常例通之於史策可以見成敗耳其褒貶之意非丘明所盡也以其不受經也學者可勿思之哉

杜氏序曰仲尼因魯史策書成文考其真偽而志其典禮上以遵周公之遺制下以明將來之法其教之所存文之所害則刊而正之以示勸戒其餘皆即用舊史史有文質辭有詳略不必改也此未盡也苟推文之所害則刊而正之其餘皆因而不改則何貴於聖人之作春秋也而傳人何以云非聖人莫能修之

乎大凡左氏本不能盡得聖人之意故春秋所有義
同文異者皆没而不説而杜氏患苦左傳有不傳春
秋之名因爲作説云此乃聖人即用舊文爾觀丘明之意
人不必然按隱公之初始入春秋丘明解經頗亦殷勤故
克段于鄢傳曰不言出奔難之也不書城郎非公命
也不書之例一年之中凡七發明是仲尼作經大有
所刪改也豈專用舊文者乎又曰春秋何以始乎
魯隱公曰周平王東周之始王也非也魯惠公亦即
位在周平王之初何不始於惠公乎又曰魯隱公讓
國之賢君也非也知左氏所説則隱賤桓貴桓當
立而隱不能奉之以立而已篡其位雖爲讓言誰
知其心哉此桓所所以疑而殺之乃非弑君也閔公
即位甫一歲哀公即位甫四歲不聞魯特廢兄尊子
敢代之始者雖不代之治二君亦君矣假令有庶兄
尊子代之治春秋又可許其讓乎且隱公以謂己不
代桓公治則魯國不存乎哀公無代治者何故魯
不亡也若魯之存不待隱公者則隱公之攝吾見
其篡不見其讓且讓非隱所得名也所謂讓者謂
其推己之有以與人也不謂其奪人之有以與人也能
知吾言者可與言春秋矣或曰周公亦攝吾曰周公

之攝成王使之也且隱公周公也哉其攝也

隱公

傳惠公元妃孟子孟子卒繼室以聲子生隱公而仲
子爲夫人生桓公是以隱公立而奉之如傳所言者明
隱長而卑桓幼而貴也隱公立而奉之者明隱爲
桓立也即元年傳所云攝也十一年羽父請殺桓公
以求太宰公曰爲其少也吾將授之矣明隱本不當
立故攝位以待桓壯也又元年傳曰惠公之薨也太
子少太子則桓矣今杜氏注云繼室子當嗣世以禎
祥之故追成父志立桓爲太子非也若隱本當立則
傳應云不書即位讓也不應乃云攝也未有當其
位而云攝者也未有攝其位而云讓者也知攝讓
之名所爲施則知隱公之當立與不當立矣且君隱公
本當立則羽父無緣請殺桓公也惟羽父所以請殺
桓者蓋見隱公本不當立今久攝不還疑隱公欲遂有
之也使隱公不當立者則羽父必能知桓公之已絶
望何故來殺之哉且桓公之母乃夫人隱公之母乃
妾妾主不同貴賤可知矣然此傳言桓隱貴賤自未
足信而杜氏於其中又錯貴賤之分何爲未足信乎
曰讓則不攝攝則不讓而傳謂隱公攝是非其位

而括之者也於正法所不得爲於王法所不得爲則桓之弑隱惡少減矣春秋不宜深絶之今以其深絶之知隱公乃讓也非攝也今以攝言隱公是不盡春秋之情也何謂錯貴賤之分乎吾既言之於前矣盡注與傳盡傳與經盡非深知春秋之情者不能考也

元年春王正月傳曰春王周正月杜氏曰周王之正月也杜氏所說非也周之諸侯即用周曆春秋豈嫌魯不用周曆加王以明之哉且傳乃云王周正月不云周王正月使傳云周王正月者可云傳過非杜氏過今傳云王周正月此傳不過杜氏過也何以言之邪傳先王而後周明王在周外也王在周外非特王者矣杜氏豈唯異於經哉又異於傳

不書即位傳曰攝也杜氏云公不行即位之禮故史不書非也尋傳此文諸公不書者似指仲尼作春秋不書之意耳故隱公曰攝莊公曰文姜出閔公曰亂僖公曰公出復入然此未得仲尼之意也左氏見春秋闕此數君即位故以己意推而解之耳杜氏既矯其私異難通因說云此四君者但朝廟告朔而不即位豈實論哉若以國家擾亂不皇行禮邪則豈獨不得即位而已亦無暇朝廟告朔矣朝廟告朔亦何異於即位即位亦何異於朝廟告朔朝廟告朔同見百官豈獨朝廟告朔則暇行之即位見百官則不暇行之此殊不足信也且杜氏未曉傳文傳曰不書即位者固言仲尼不書也若云隱莊初不即位傳當但云公不即位攝也公不即位文姜出故也不當云不書即位不得即位也且杜氏注定無正月曰公未即位也此言公即位則得書正月公未即位則不得書正月也若公即位則得書正月未即位則不得書正月則隱公等初不即位何故又書正月此自相伐也

公及邾儀父盟于蔑傳云未王命故不書爵曰儀父貴之也非也諸侯本不得妄盟盟亦何善哉乃褒見致何貴之有丘明未學受經見儀父稱字心固怪之又頗聞仲尼立素王之法遂承其虚說不復推本道理直曰貴之云且是事也三傳皆曰貴儀父故字之唯公羊以春秋當新王故其說似有理者而亦終不可通至於左氏穀梁乃未有可貴之道也又曰公即位而求好於邾故爲蔑之盟然則繼好息民更是會善也邪不當褒矣又是後與桓公盟亦稱儀父又何善邪

鄭伯克段于鄢左氏曰段出奔共不言出奔難之也

非也若段得生奔他國則鄭伯有伐弟之惡無殺弟
之惡春秋但當云鄭伯伐段于鄢即辭云段不弟故
不言弟稱鄭伯譏失教也不言出奔難之也乃可爾
何有改伐為克哉傳例又曰得雋曰克若大叔奔共
是不得雋也何以書克邪此年十月傳曰共叔之亂
公孫滑奔衛公孫滑為段子父子宜相從今於傳
數見段子不見段身也蓋段見殺之後其子出奔左
氏所据注記誤云段身出奔爾又云如二君故曰克
春秋二君相伐多矣皆曰伐不曰克不知何据而以
為二君言克邪傳曰不言出奔難之也此語無乃非左
氏之利而自疚病乎如此是春秋之作刪除者多
矣左氏何獨辭此一事而二百四十二年之間遂黙
不言而皆以為史闕文從赴告因舊史不赴告乎且
此事也如左氏之說史策乃本有段出奔共而仲尼
除之也則鄭伯公子五爭晉文公不言出入之類亦
為仲尼有所避匿而捐之矣何不二辭之曰為此不
書乎為此不書乎若彼不書者為史策所無也安知
此共叔出奔非史策所無者而必云仲尼除之乎觀
此一節似左氏亦以春秋為据百二十國寶書作者
君子曰潁考叔純孝也非也莊公既自悔其與母誓
矣考叔已閑其心若此矣考叔當明言於君曰君之
誓母不孝也鬼神所惡也雖有醜誓鬼神弗聽也君
不如迎母反之此所謂遷善從義君子之道鬼神所
福也彼莊公聞若言必欣然不辭何者彼悔誓其母
又耻自發之左右莫能導其君者故至於此使考叔
能為此言莊公何遽不從而施詭致說苟公不恠其
舍肉事未可知也又闕地作隧自云黃泉上之不足
誑鬼下之不足誑人內之不足欺心而徒教其君耻
過作非此孟子所謂又從而為之辭者也何謂純孝
乎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左氏曰緩且子氏
未薨故名非也此以宰為宰周公之宰咺為天子大
夫之名惟其以名既宰妄云子氏未薨欲以就其貶
咺之說耳按惠公以仲子為夫人以桓公為太子事
相發也今天王歸賵史記其事應曰惠公及夫人子
氏之賵何故但言仲子不稱夫人乎杜云婦人無謚
故以字配氏審如杜說天王則生賵人之母會之群
臣亦生謚其君夫人也且周德雖衰不應生歸人賵
覲惠公仲子與僖公成風何異而皆以謂兩人此不
知妾母繫子之義而虛設不信也
公子益師卒左氏曰公不與小斂故不書日非也公

孫叔叔孫婼公孫嬰齊皆爲公預小斂乎何以得書日大凡春秋所書者史也史之所記非聖人也有日不日有月不月其事可以考核其日月不可必知也假令益師卒時公實預小斂或史誤不日或年久闕脫仲尼寧得虛增甲子乎昔魯國史官世世皆賢人人皆智知仲尼將修春秋以日月之例見君臣厚薄故每記卿大夫之卒謹守此法則可矣若人自爲意家自爲法或日或不日或月或不月皆由此也安可於數百歲之後信其此文以褒貶人君乎爲左氏者旣自云史有文質辭有詳略不必改也今大夫卒或日或不日亦詳略之一端矣何以必其皆詳邪學者當如何解此吾欲聞之

二年無駭帥師入極杜氏曰無駭不賜族故不書氏八年傳曰無駭卒羽父請氏皆非也公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之子以王父字爲氏乃常禮也若此無駭者繼公孫者也則其賜氏久矣豈及其死而未賜氏乎如其公孫也則公孫乃其氏矣又何賜乎若以謂公子公孫亦必賜然後稱也是不達於禮矣夫禮所以賜氏者非以爲榮也乃以爲公孫之子其族無稱也其族無稱故請之於君君賜之氏而後稱之也則族者固公子公孫之類也公子公孫不待賜而稱之也以親屬爲氏也公孫之子必待賜而立氏者公孫不敢以親屬爲氏也所謂繼大宗者也柰何以公子公孫爲賜族哉然則無駭之不氏非以其未賜族也

紀裂繻來逆女杜氏曰逆女或稱使或不稱使昏禮不稱主人史各隨其實而書非例也非也如此苟一史足爲春秋何待仲尼哉且昏禮不稱主人公羊說耳吾於公羊旣言之

紀子帛莒子盟于密傳曰魯故也杜氏曰莒魯有怨紀侯旣昏于魯使大夫和解之故子帛爲魯結好也比之內大夫序於莒子之上又稱字以嘉之非也若紀侯使子帛平二國之怨則善在紀侯不在子帛子帛不當攘君善也又云比之內大夫若比之內大夫當曰紀子帛及莒子盟不當去及也

夫人子氏薨左氏曰桓母也審如此桓未君其母稱夫人是仲子稱夫人久矣桓公爲太子必矣杜氏何以云隱當嗣立追成父志以立桓邪此明杜氏誤解傳傳又誤解經也何以言之如杜之說則隱公誠讓國於桓如傳之說則隱公爲攝桓之國推此二者俱

非是然杜氏述之然稱毋亦非夫人也
三年庚戌天王崩左氏曰壬戌平王崩赴以庚戌故
書之杜云欲諸侯速至故遠日以赴春秋不書實崩
日而書遠日者即傳其僞以懲臣子之過也非也王
實以壬戌崩而赴以庚戌崩則天下皆謂真以庚戌
崩也此史自當書庚戌聖人雖欲還正亦不可得豈
故傳其僞者乎且於春秋何以見平王非庚戌崩壬
君氏卒左氏曰声子也不赴于諸侯不反哭于寢不
祔于姑故不曰薨不稱夫人故不言葬皆非也妾母
不得稱夫人自當禮也假令実為声子雖不稱夫人
猶應比定十五年姒氏卒及葬定姒之例書之何忽
稱君氏又不葬乎又曰不書姓為公故曰君氏春秋
以昭公娶呉故諱其姓謂之孟子則諱姓者避同姓
也今聲子非魯同姓諱姓無義也杜氏云不書姓避
正夫人亦非也若書子氏卒非正夫人亦明矣又何
避乎又曰隱見為君故特書於經曰君氏亦非也哀
公未即位姒氏卒猶得書隱公見為君子氏卒無不得
書書之何謂特書乎且所謂君氏者又不足以彰其為
君母也若曰君母氏乃可矣直云君氏未可謂之君母
武氏子來求賻左氏曰王未葬也傳不解武氏子但

云王未葬似傳本但說爾時王未葬故來求賻也若强
通之可益云來賻非禮也至於稱武氏子聖人之意
甚微而左氏不言此明左氏未嘗受經於仲尼而自
以己意作傳者杜氏之注是取公羊義牽合此傳爲
傳飾其短闕耳
傳曰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又取成周之禾按春秋
乃惡相伐者況伐人喪乎伐人喪尚惡之況伐天子
乎今不獨伐天子又伐其喪也則春秋何以無貶鄭
文邪左丘明魯太史也鄭事若不赴告魯左丘明無
由知之苟赴告魯則必書於策苟書於策則春秋必
當有之今春秋無此是不書於策也不書於策則丘
明何從見此邪非傳聞而聽者乎學者莫知信春秋
則外物不能惑矣春秋云甲傳云乙傳雖可信勿信
也孰信哉信春秋而已矣
又曰周鄭交惡君子曰信不由中質無益也非也王
欲分政虢公何以不可而鄭伯怨王此鄭之過一王
以子狐質鄭鄭當辭曰君臣無質而遂以子忽質周
此周於諸侯此鄭之罪二王崩周人將畀虢公政實
未畀也鄭當送往事居以待天命而遂伐王之喪此
鄭之罪三鄭有三罪不思無辭貶之而君子但惡信

不由中使周與鄭脩此爲縱鄭之惡急周之信孟子
所謂人診其兄之臂教之徐徐云爾者也
又曰宋宣公可謂知人矣立穆公其子饗之非也宣
公知人之狀何如哉知其必反國于己子邪則是挾
詐而讓也知其賢足以任國爲君邪則穆公竟不能
止後嗣之亂若但以穆公今能反國因曰知人則堯
讓舜〃〃不讓丹朱舜讓禹〃〃不讓商均堯舜反爲不
知人也且吾論之自古讓者多安者少宋穆公讓魯
隱公讓吳三王讓燕子之讓後皆大亂宋襄公欲讓
目夷目夷不聽鄭穆公欲讓去疾〃〃不聽楚昭王
欲讓公子閭公子閭不聽後皆無亂使此三子從而
利之亦皆亂矣然皆三子又非惡爲君也讓不得聖
人不止非聖人亦不可蒙讓於人也故堯讓舜〃〃讓
禹太伯讓文王而天下國家安之彼所謂知人也若
旦得讓名暮有讓禍此乃讓非其人不知人之甚者
何謂知人哉
又曰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寵而好用兵公弗禁
石碏曰將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猶未也階之爲禍石
碏之意則是石碏之言則非使君聽石碏而立州吁
又當大亂〃之作是石碏教之也石碏何義以免此

責乎則不若謂君曰先王有禮長幼有序君必黜州
吁以杜亂君之愛州吁乃可謂愛矣君聽州吁好兵
以凌太子百歲之後州吁必爲亂國人必討之君雖
欲全之不可得矣君之愛州吁乃害之也如此則可
然左氏亦不須此四句自足爲義無用連之以誤後
世也
四年衛州吁弑其君完按州吁公子也不書公子杜
作釋例以謂從赴辭也非也左氏稱族舍族亦自有
義豈得但云從赴哉此明仲尼作春秋雖據舊史其
稱族舍族皆出於聖人之手左氏本不受經故各自
以己意推之如翬溺崔氏之比則因著爲說如州吁
之類不稱族者不知何故則闕而弗論而杜氏則以
爲苟從赴而已如實從赴傳所云翬溺皆虛辭也如
皆有義不得云從赴也
公及宋公遇于清杜氏云二國各簡其禮如道路相
逢遇故曰遇也非也如二國各簡其禮此當會也非
遇也遇者正謂相逢耳君遇爲會見之名故當如會
例書云公遇宋公于清不得云及宋公遇也且遇者
相遇無疑矣季姬及鄫子遇于防彼豈各簡其禮者邪
翬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左氏曰羽父請

師公弗許固請而行故書曰翬帥師疾之也非也翬
溺爲貶無駭爲未賜族皆怪春秋有書氏不書氏之
異而不得其說因以己意推言之爾如傳無說則翬
溺可以無駭言之無駭可以翬溺言之如此春秋不
足獨任將又求決是非於傳也且翬之固請有異於
元年公子豫之遂行子豫不書於經翬書而不氏賞
罰頗矣何以爲春秋

衛人殺州吁于濮杜氏云未列於會故不稱君例在
成十六年今按成十六年傳曰先君若有罪則君列
諸會矣杜據此文是以每云諸篡弒之人已當會諸
侯則無咎矣不亦甚哉若世太平也教化未衰天下
必無弒君親者及王道既衰諸侯力政而臣弒君子
弒父列國擅盟會於此之際會豈難致哉楚貪一乘
一馬囚兩國君鄭以鞶鑑王爵怨王而叛之彼固無
忌憚也若弒逆之人入乘馬以市楚分王爵以賂鄭
推楚鄭之意將欣然領會此豈王法哉以此說經恐
倍於經以此解傳恐遠於傳何以知之邪傳曰厚問
定君於石子石子曰王覲爲可然則列於諸侯之會
未可也

五年考仲子之宮杜氏云仲子桓母也惠公欲以爲
夫人而諸侯無二嫡故隱公成父之志別立宮也非
也若仲子實桓母又非夫人則不當別立宮春秋應
與立煬宮武宮等書立宮以見譏不當委避云考宮
也春秋所貴者禮而已矣孝經曰從父之令焉得爲
孝今惠公無令隱公遂爲成之此去孝遠矣春秋何
以又不譏邪且誠若傳所言仲子爲桓之母桓母夫
人也其薨亦稱夫人矣今何故不曰考夫人仲子宮邪

初獻六羽左氏曰公問羽數於衆仲衆仲對曰天子
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故自八以下公從之杜
注云先將僭用八佾故今復古非也左氏云王命諸
侯名位不同禮亦異數若五等之君均於六佾無乃
同之乎推傳此言是衆仲之言誤傳因具記之見失
禮耳非美之也何以明之經言初獻者乃識始僭也
猶初稅畝矣若非始僭者經不言初也又杜氏云是
後季氏舞八佾則知唯仲子廟用六佾若如所言經
又不當言初言初者是魯有國已來至今始作此事
爾不然一切復古皆用六佾猶可言初也若但據一
廟又非創始不可謂初也蓋魯隱以前未嘗舞六佾
於群公之廟今立仲子廟又當下群公疑於所舞故
問衆仲也衆仲不知諸侯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因天

子八佾逸蕩僭諸侯六佾致使魯僭諸公之禮也此
春秋所以書其初也此後所以又僭八佾也且吾論
衆仲之誤無疑矣仲云士二佾所謂士者特牲少牢
皆士禮也無用樂舞之儀安得二佾而施之乎周禮
舞師之職凡小祭祀則不興舞小祭祀者王服玄冕
之祭也王服玄冕不興舞矣士服玄冕反舞之乎且
玄冕又非士所當服者討衆仲之傳學視師未如寧
我之於仲尼史佚之於周公也寧我言社仲尼非之
史佚葬殤周公非之衆仲之誤魯使僭無疑也以謂
不然則春秋書初之義不可解今欲成杜氏說邪欲
從春秋邪必有春秋必無杜氏必有杜氏必無春秋

六年鄭人來渝平左氏曰更成也杜氏云渝變也若
如左氏杜氏之說經但當云及鄭平或云暨鄭平或
云鄭人來平或云鄭人請平則足矣不得言渝〻以
變爲義則是變其舊平非新爲平也明此渝平當云
輸平二傳亦云輸平蓋是字誤

冬宋人取長葛左氏作秋杜氏云秋取冬來告也非
也史之記事雖據赴告而書至其日月猶當依先後
次序假令宋鄭同用二月出師宋則即時來告鄭則
逾時來告所告雖是其告之言猶曰二月也國史豈
得但據告時編之於夏乎必若云豈唯大混亂爭實
哉亦顛倒天時矣然左傳日月與經不同者多或丘
明作書雜取當時諸侯史策有用夏正者有用
周正者錯雜文舛往往而迷故經所云冬傳謂之秋也

傳云京師來告饑公爲之請糴此虛言也若其有之
經無緣不書也杜氏以　稱京師告饑則非王命故
不書非也告饑雖不書　粟猶應書也必以謂非虛
語者則是雖來告糴而魯不肯歸粟且以請糴於諸
侯給周故春秋諱之也不然無緣不書也若曰稱京
師則非王命彼傳云京師敗曰王師敗績于某者指
誰言之哉

春秋權衡卷第一

春秋權衡卷第二　　左氏第二

七年叔姬歸于紀杜氏云伯姬之娣待年者也非也
春秋不言內女爲媵於諸侯者以媵卑不足言也叔
姬何以得書邪苟云史之記事有詳有略又何以爲
春秋

滕侯卒左氏云不書名未同盟也非也嘗同盟者卒

未必皆名未嘗同盟者卒未必皆不名而左氏又云赴以名則書之不然則否若實從例則不當從赴若實從赴則無用設例今進不必從赴退不必從例徒用是紛紛也且吾論同盟諸侯卒不必書名何者欲以名別同盟邪則同盟已見於經不必書名乃知之也然必欲謂同盟乃書名者似見春秋諸侯盟會多欲因此推言之爾禮云諸侯不生名生名不可死名乃常也唯天子崩告於諸侯則不名諸侯甍赴於諸侯無不名其不名是有僭君之心非謂不同盟故略之也大凡天下有道王巡狩四岳則四方諸侯各隨其方伯州牧朝于天子以聽天子黜陟故一方諸侯共事方伯一州諸侯共事州牧死則相哀患則相卹朝聘通焉赴告及焉苟異方殊州生不共事患不共憂則朝聘不相通赴告不相及左氏所云同盟則赴以名蓋緣此也言同盟赴以名非也同盟則相赴是也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杜氏云戎鳴鐘鼓以伐天子之使非也若謂鳴鐘鼓則得云伐苟戎不鳴鐘鼓則可云戎侵凡伯乎侵伐雖以鐘鼓為辨要當施之國邑非施之一夫也

八年鄭伯使宛來歸祊杜云宛鄭大夫不書氏未賜族非也苟取不氏者以未賜族說之耳人誰知之翬溺則以為貶柔挾則以為未賜族僑如及遂則以為尊夫人宋督宋萬之比則以為從赴人豈能知之乎

我入祊杜氏云桓元年乃卒易祊田知此入祊未肯受而有之非也經云入祊者既入之矣又何未肯受而有之乎若魯未肯受祊經書其入是仲尼誣君之惡也原杜氏之意蓋見桓元年傳云鄭伯以璧假許田為周公祊故也此自傳誤隱公時鄭人歸祊者鄭自欲與隱公也桓元年以璧假許田者桓公以許田與鄭貿易璧玉也傳乃并而言之謂鄭人以祊易許田而不顧隱八年已有我入祊之文且許田者魯本受封之地詩云居常與許是也地名與國同者魯多有之莊公築臺于秦築臺于薛豈真近秦近薛哉傳見許國近鄭不悟魯自地名許田因謂鄭欲得近許之田故以祊易許混合兩事并為一說而杜氏遂倍經信傳扶成其偽可謂有功於左氏矣未可謂知經也

公及莒人盟于浮來杜云莒人微者不嫌敵公侯故直稱公例在僖二十九年今按僖二十九年翟泉之盟傳曰在禮卿不會公侯會伯子男可也然則傳例以卑不會尊杜意反謂卑可會尊也公侯之卿不可

當公侯子男之微者而當公侯乎且鄭不會公侯非爲嫌也爲其不敵也鄭可以會伯子男非爲不嫌也爲其足相敵也若以微故不嫌敵者鄭不嫌於公侯而嫌於伯子男不可會伯子男可會公侯也

無駭卒傳曰羽父請族公命爲展氏杜云無駭公子展之孫非也若無駭真公孫之子當其繼大宗也賜氏久矣何待其死而賜氏乎且禮云公孫之子以王父字爲氏曾非言其死而後氏之也然則無駭固公孫也羽父請族者爲無駭之子請族也子展稱公子無駭稱公孫無駭之子未有稱也此其所以請之也若必公孫之子死然後賜族則無駭爲終身無所氏也故曰不明於禮矣

九年大雨震電傳曰大雨霖以震凡雨自三日以往爲霖杜氏云此傳解經書霖而經無霖字經誤也非也經有電無霖傳有霖無電傳不解經經又誤哉無丘明不宜筆電爲霖蓋其所據簡策錯誤不能決之於經直因循舊記而已杜氏遂專謂經誤篤於左氏至如此不已惑乎且左氏之言未必可信也三日之雨豈非常者乎此固經所未嘗書者若以雨三日以往而必書之是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三日雨者一雨而已是豈足信也

庚辰大雨雪左氏云平地尺爲大雪亦非也按左氏諸言凡者皆史書之舊章然則此大雨霖大雨雪亦皆舊章常例所必書者也則春秋固應書此二者宜甚多矣何以言之三日雨平地尺雪皆非可怪者也曷爲二百四十二年之間獨此而一哉用此推之左氏凡例亦不必皆史書之舊也乃丘明推己意以解經爲凡爾其合於道者則周公之典又仲尼所取也其考之不合於經如此類者則其臆議而腹斷之加凡於其者云爾非周公之典仲尼本意也

傳曰宋公不王鄭伯爲王左卿士以王命討之伐宋宋以入郛之役怨公不告命公怒絕宋使推驗此文及其前後知宋之怨公不獨以不救入郛也何者宋魯相睦而同怨鄭鄭伯伐宋宋人請救而使者失辭故公不肯救宋明年則鄭人來輸平此必鄭伯知公與宋有隙也鄭雖輸平公亦未許又因爲宋伐邾則未知公欲結宋邾狄市於鄭也而宋尚銜之故明年鄭遂致其祊田公因受之許其爲平自然宋人怨公與鄭和而不告命也宋之怨公不以入郛明矣其端自入郛起則誠有之然此傳事爾吾聊明之

十年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左氏云癸丑盟于鄧爲師期按經無盟鄧之文杜氏以謂告會不告盟非也國史所記皆時君政事政事既行則皆書之豈待告廟乃書哉唯公行而還告廟則書不告廟則不致此乃君有境外之事歸當告致也不謂政事大小一一告廟也公盟則書盟會則書會豈在告廟乃書乎明此本無盟鄧之事左氏所得記注横生此語而杜氏飾說實之又播其癸丑謂經書二月誤傳書正月真皆倍經任傳不可信者也

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杜氏云翬不待公命貪會二國之君疾其專進故去氏非也按元年公子豫亦不待公命帥師而去彼則都不書姓名此但去氏而已輕重頓異非春秋意也

辛未取郜辛巳取防左氏曰公會齊侯鄭伯于老桃公敗宋師于菅庚午鄭師入郜辛未歸于我庚辰鄭師入防辛巳歸于我此皆不實也經無會老桃之事又但書公敗宋師取郜取防曾不言鄭伯吾聞者豈得如傳言哉且如傳言春秋爲縱漏鄭伯取邑之罪反移之其君也爲人臣子固若此邪傳又曰君子謂鄭莊公可謂正矣不貪其土以勞王爵亦非也鄭雖以王命討宋得其土地當歸之王鄭何得專而有之專而裂之邪專而有之專而裂之不臣甚矣反謂之正乎周之末世人尤不知義哉其以此類爲正也此丘明不學於仲尼之蔽也

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左氏曰取三師焉非也三國之師衆矣鄭何以能悉取之邪且三國伐戴爾不入戴也鄭伯圍戴爾何以能取三師邪假令三國已擧戴居之鄭來圍戴則三國亦各自去戴非其社稷所寄也何爲共守此地邪是不足信然爲此說者蓋讀春秋而不曉其趣乃飾而說之耳

十一年滕侯薛侯來朝左氏曰公使羽父請於薛侯曰周之宗盟異姓爲後乃長滕侯此皆非禮也晉侯使荀庚來朝衛侯使孫良夫來聘魯尚不敢同日而與之盟豈有南面之君來朝而令同日並見邪異姓爲後固應謂朝天子時耳魯不當援見二君又不當引天子自況

傳曰鄭伯使許大夫百里奉許叔以居許東偏君子曰鄭莊公於是乎有禮非也許若有罪鄭已破其國鄭當請王而立君許若無罪鄭固不當妄破其國妄逐其君今許罪不可知而專爲威福政不由王而制

於已私其邊圉之固皆大罪也何謂知禮乎
傳曰公之爲公子也與鄭人戰于狐壤止焉按謂之
公子則非太子也因此觀之知左氏之意謂惠公不
以隱爲太子而以桓爲太子隱攝桓位也而杜氏謂
隱公追成父志以國讓桓蓋非左氏之意矣然其非
左氏之意乃實春秋意也
公薨左氏云不書葬不成喪也非也桓本首謀弒君
欲人不知之故歸罪寪氏豈更令其喪禮不成以自
發露邪此乃事之不然又明左氏初不授經于仲尼
不知薨不書葬之意

桓公

元年鄭伯以璧假許田左氏曰爲周公祊故也非也
祊自祊田許自許田以祊易許陸云以璧易許乃是
爲鄭伯諱不爲魯公諱也且入祊久矣經有明文何
故至此乃卒易祊田乎若實以祊易許則隱八年我
入祊爲春秋增誣其君若実以祊易許殆諱云璧假
是又春秋諱鄭不諱魯実說祊者鄭所以平怨於魯
也許者鄭見桓篡立利得其地以璧易之桓旣不肖
貪嗜寶貨又適初立欲得鄭歡故聽其易也許則許
所謂君常與許蓋周公受封之地非謂近許也傳本
誤謂許田者近許之田又見鄭許鄰國數相侵伐疑
鄭欲求近許之田又見鄭前入祊遂牽引傳致成此
說爾不然無爲倍經害義也故學者莫若信經莫若
信義
秋大水左氏曰凡平原出水爲大水非也水之爲害
何必乎原出之乎連雨不解禾稼不成所在汎濫亦
大水也江河逆溢壞民廬舍亦大水也山岳崩折泉
源發洩往往爲害亦大水也至於平原出水蓋最鮮
爾限此爲凡亦非周公仲尼之意也
二年宋督弒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杜氏云孔父
稱名內不能治其閨門外取怨於民身死而禍及君
故貶之非也仇牧荀息皆稱名春秋雖以字爲褒然
已名其君於上則不得字其臣於下此所謂君前臣
名禮之大節也用杜氏之意者乃當名君字大夫顛
倒人倫乎已不通經則亦已矣又誣彼三人者爲有
罪不亦厳惑甚乎
會于稷以成宋亂杜氏云成平也非也春秋有輸平
又有暨齊平又有公及齊侯平莒及郯皆直稱平若
春秋欲諱受賂之惡言其平宋亂乃是矣今不曰平
而曰成此豈平之謂乎且按傳曰會于稷以成宋亂

爲賂故立華氏也則此傳以受賂立華氏解經之成宋亂也豈不明哉

杞侯來朝左氏曰杞侯不敬歸乃謀伐之九月入杞非也按公羊經紀侯來朝竊以謂當作紀不當作杞春秋雖亂世至於兵革之事亦慎用之杞來朝會有小不敬未宜便入其國也左氏誤紀爲杞遂生不敬之說

三年春正月杜氏云不書王者時王不頒歷非也十七年十月朔日有食之傳云不書日官失之也謂日官推歷不得其正耳非謂不班曆也何爲其年亦不書王乎若謂官失之者即不班曆矣莊十八年春王三月日有食之亦不書朔者亦當不書王而反書王何哉故以桓十七年爲不班曆則與莊十八年不合且傳云官失之者是實班曆而有失耳非不頒曆明矣由是觀之不書王者不爲曆也

齊侯衛侯胥命于蒲左氏曰不盟也非也兩君相聚必有故矣雖復不盟猶應以會書之何忽謂之胥命乎且胥命善乎不善乎若善也不見所善兩君相聚而不盟何善也若不善也不見所不善兩君相聚而不盟何不善也然則胥命者固常會也何足異而書之哉

公子翬如齊逆女左氏曰修先君之好故曰公子非也春秋非修先君之好而稱公子者多矣何必脩先君之好乃稱公子哉若脩先君之好乃稱公子者翬帥師適其宜矣無謂疾之去氏也

四年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左氏曰父在故名非也武氏子來求賻言世武氏也仍叔之子來聘言幼弱也褒貶不既明矣乎若糾攝父位自取冢宰者其貶猶應甚彼不得但以父在名之而已捨大責小非春秋也又宰咺歸賵小惡爾左氏以謂宰官咺名也以名配宰貶之甚者矣今糾乃自攝父位不待王命王官之宰其任豈小哉春秋貶之反輕於咺何邪杜氏曰渠氏伯糾名此亦非也渠伯爵也糾名也凡說經者宜以逆順深淺爲義得其義是得聖人之意得聖人之意者雖有餘說勿聽可也不得其意則摹於衆說摹於衆說而逆順深淺失義之中是有功於衆說而非求合於聖人也故吾求合於聖人而不敢曲隨於衆說聖人之意可求也求在義而已矣

五年甲戌己丑陳侯鮑卒　杜氏云陳亂再赴非也陸淳論之矣

傳曰祝聃射王中肩夜鄭伯使祭足勞王且問左右
杜氏云傳言鄭忠在苟免王討之非此言不可以訓
於世柰之何其以解經哉且是使亂臣賊子喜也何
謂懼乎
大雩傳曰書不時也非也龍見而雩常事爾遇旱而
雩非常也非常當書書爲旱發非爲過時發也且此
下書螽螽之爲物常因旱而生則此雩非失時者自
爲旱故也又曰啓蟄而郊亦非也魯郊以周正周郊
以夏正不專啓蟄而已
六年寔來左氏云自曹來朝書曰寔來不復其國也
非也州公如曹如知其國有難必不如曹矣假令度
其國危而逐不復方其來朝猶是州公爾何得不言
乎盛伯來奔實太子也徒君以諸侯逆之逐以盛伯
書此親左氏義豈嘗頗盛太子不復其國奪其伯爵
哉則州公既行朝禮矣何以獨不書朝夫公之與州
公元朝禮猶與盛太子元諸侯禮也盛太子以公故
故書盛伯州公豈不得以公故書朝邪且盛伯不
復其國州公亦不復其國其不復其國也均而一予
一奪焉可以信左氏之說非也
大閱左氏曰簡車馬也杜云蓋以備鄭此以鄭事相

接續爲說甯非必然也
蔡人殺陳佗杜氏云佗立踰年不稱爵者未會諸侯
非也雖會諸侯庸得不討　纂乎吾已論於州吁之
事矣
七年焚咸丘杜氏曰以火田也非也禮有火田豈得
譏其盡物哉又文稱焚咸丘咸丘乃邑也邑非田則
不得但謂火田也即實以火田春秋譏之者當如狩
于郎狩于郜蒐于紅之例加于以託之矣今乃云焚
咸丘此其意豈譏火田而已者乎
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左氏曰名賤之也杜氏云
僻陋小國賤之禮不足故書名非也穀伯爵鄧侯爵
侯伯之爵豈小哉近上杞侯來朝雖不敬猶不書名
計杞之國又非大於鄧穀也彼何故不名且先王制
禮不敢遺小國之臣豈嘗惡其僻陋而賤之哉此
非春秋之意也又經書夏朝傳云春朝此傳所據者
以夏正記時也杜云以春來夏乃行朝禮爲之蔽短非
實矣
八年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左氏曰禮也非也若其
得禮文何以無天王使祭公乎先儒論天子親迎多
矣或以謂王者無敵不當親迎或以謂在郃之陽造

舟于渭即親迎之事然以理言之謂王者不親迎非
也謂造舟親迎此文王事紂時制不可通於天子矣
然則天子娶后當使同姓諸侯主其辭命而天子之
卿逆之父母之國諸卿送之至於京師舍而止然使
天子親迎以入也凡諸侯來朝天子猶駕而逆焉況
於王后所與其事天地宗廟繼萬世之重者哉其親
迎不疑矣

九年紀季姜歸于京師杜　云書字者伸父母之尊
二傳亦然皆非也紀季姜歸于京師爾何忽伸父母
之尊乎彼齊侯送姜氏于讙則可言曰雖爲鄰國夫
人猶曰吾姜氏當是時齊侯親送之故必去夫人以
伸父母之尊今此紀侯不親送女無故伸父母之尊
義不相附也又三家所以云云者見其不稱氏而稱
字耳此猶知二五而不知十也但言姜氏歸于京師
則似別一姜氏故須冠紀以別之既冠紀以別之不
得復云紀姜氏也婦人以字配氏乃其常例譬猶伯
姬叔姬矣然齊侯送姜氏不言孟姜者孟姜即魯之
夫人魯之臣子所不敢字也魯於季姜亦臣子耳何
諱字之魯雖臣子然諸侯也有不純臣之義曹又主
婚文復不可言紀姜氏故得書紀季姜也此監人作
經隨所淺深各盡其義而不相亂也

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左氏曰賓之以上卿禮也
然則傳言曹之得禮非言曹也杜云諸侯之適子攝
其君則以皮帛繼子男此周禮文也然則杜以曹世
子爲得禮矣非也周禮稱繼子男者諸侯朝天子有
時不得從其期故老疾者使世子攝己事而往其位
繼子男之後而見天子急述職也諸侯閒於王事則
相朝相朝本無時曹伯雖有疾何急於朝魯而使世
子攝哉是欲使其子亢諸侯之禮審也何可謂之禮

十年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左氏曰我有辭也鄭
人請師於齊齊人以衛師助之故不稱侵伐先書齊
衛王爵也非也經云衛侯傳云衛師自不同矣又主
爲此戰者鄭人也鄭當先序以見其罪故何反推齊
爲先乎雖欲明魯不失周班不應反匿鄭人之惡也
且魯之以周班後鄭乃在數年之前今此三國固顛
倒班次而來矣順其事而書之足以見鄭人首惡不
言侵伐而言來戰足以明魯人有辭而反蔽匿鄭志
非褒貶之旨也且鄭忽救齊之時經無魯人往齊者
又明其妄矣

十一年宋人執鄭祭仲杜氏云不稱行人罪之也非

也傳云請祭仲而執之此乃非行人假令仲無罪猶
不書行人也何足以効其褒貶哉
突歸于鄭杜氏云爲宋所納故曰歸非也自祭仲君
之爾若宋納之何不言納乎又曰不稱公子從告也
亦非也諸侯之子未爲大夫自不稱公子也稱公子
皆以爲大夫貴者也又曰文連祭仲故不言鄭亦非
也此下有鄭忽出奔衛文亦與祭仲相連何故獨言
鄭乎
鄭忽出奔衛杜氏云莊公既葬不稱爵者鄭人賤之
以名赴非也諸侯在喪於其封内三年稱子又一年
不二君故逾年改元此通制耳豈有既葬稱爵者乎
杜氏見春秋亂世諸侯既葬稱爵者多意以謂禮
當若此矣獨不顧一年不二君逾年改元之義乎且
苟以春秋諸侯既葬稱爵爲非失禮者彼臣弑其君子
弑其父亦常常有之寧復何以信其爲禮哉又曰鄭
人賤忽以名赴亦非也春秋之褒貶仲尼蓋自謂丘
有罪焉豈專從赴而已假令突賢而不令之臣汚毀
其君以赴諸侯春秋固亦從之邪且以義觀之忽正
突不正而突簒忽二者孰爲可賤乎何以顛倒若此哉
十二年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左氏曰宋無信也
杜氏云尤其無信故以獨戰爲文非也近上三國伐
魯會有辭故三國以獨戰爲文今尤宋無信反使魯
以獨戰爲文何哉向令不以獨戰爲文者可云及鄭
師及宋人戰于宋乎又可云及鄭師伐宋宋人及我
師鄭師戰乎要是魯鄭伐宋戰于其國宋人不出主
名故文須先言伐後言戰耳此與齊人伐衛衛人及
齊人戰相類也所緣之端内外異故如此爾豈苟欲
尤宋哉且凡春秋盟會未嘗不惡也又非獨於此尤
宋無信而已也
十三年公會紀侯鄭伯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
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左氏曰宋多責賂於鄭鄭不
堪命故以紀魯及齊與宋戰不書所戰後也公後其地期而又其戰
非也若宋鄭相怨鄭爲此戰者鄭當序紀上宋
當序齊上何故反顛倒之乎公雖不及其會期而及
其戰期自當沒會地而舉戰地今何故反沒戰地乎
以例理推之前年我師及鄭人伐宋戰于宋地故宋
人今歲來報怨也宋雖報怨齊實主之故齊序上也
戰于宋時在其城下可得言戰于宋今亦戰于城下
不可得言戰于魯故不舉地也豈鄭以紀魯戰者乎
又豈魯不及其會地者乎左氏又曰鄭人來修好技

魯鄭同好未嘗有隙何故忽脩之是見明年會于曹
因說此爾
十四年乙亥嘗左氏曰書不害也非也記災而書其
不害何益於教乎火不害粟此亦物之不為災者於
例當不書何故自書於上又自解釋於下乎苟令御
廩災在乙亥之後當不復見其不害矣
十五年鄭世子忽復歸于鄭杜氏曰稱世子者逆以
太子之禮非也忽出奔時非君也又不言世子則讀
春秋者未知忽之為正欲突之為正欲然而突稱鄭伯
矣突之稱鄭伯非正也謂忽世子者所以見正也
豈以其用太子之禮逆乎哉鄭人雖以太子之禮逆
忽及忽之至豈不君忽乎其赴於諸侯故當謂忽歸
為君也豈曰忽歸為太子也春秋欲貶忽者寧在
其以太子之禮逆忽乎蓋不知而言之
郜人牟人葛人來朝杜氏云皆附庸世子也非也世
子不當攝君朝凡春秋所記世子朝皆貶也不應沒
其名
十六年伐鄭按傳例與謀曰及不與謀曰會此稱公
會則不與謀者也而正月會于曹傳云謀伐鄭乃是
與謀與謀而稱會何邪杜云魯諱納不正非也本欲
與謀與不與謀之例者欲以微文見褒貶也所謂主
人習其讀而問其傳未知己之有罪者也而又反易
事實以會為及以及為會則奚知本不誤會及例邪
春秋王法也非苟徇人之情而已如魯人自知其罪
而辭避不言此固春秋所當正也何故緣其不肖之
意與之比周掩匿邪且魯人唯不知義故伐鄭豈復
稍避與謀之名哉伐鄭固不恥也與謀何足恥乎
十七年公會邾儀父盟于趡按隱元年傳曰嘉之也
彼時嘉之似云隱公初即位繼好息民耳今與桓公
盟則亦何嘉若諸侯盟會每輒見褒是春秋不譏盟
也何為獨儀父受褒他國未嘗受褒乎明此不知春
秋之意謬說之爾且鄧穀皆大國身自朝魯反以為
辟陋名而賤之邾附庸也尤會而盟盟輒見褒何春
秋之難曉若此哉
蔡季自陳歸于蔡左氏曰蔡人嘉之也按此蔡人嘉之則必蔡
人逆之矣蔡人逆之於左氏例當言入不當言歸何故言歸乎
蔡季稱桓侯杜氏云稱侯蓋謬誤豈非不知而作者邪讀聖
人所為書已所不曉因以為謬矣非不知而作何以及此

春秋權衡卷第二

莊公

元年正月左氏曰不稱即位文姜出故也非也此年三月文姜始遜于齊此時未出何故不即位原傳此意當為文姜與桓俱行未有至文故云出耳不知夫人行不以正者至昝不書也且文姜弑君自絶於魯莊公何故不忍即位乎莊公不忍即位文姜感之而還則莊公已忘文姜之弑其父矣何以文姜又遜于齊乎實說桓公薨于齊禍起於文姜而成於齊侯而死於彭生魯人知彭生之殺公而不知齊侯之怒公故於赴齊曰請以彭生除之齊人殺彭生魯人則以謂怨已報矣久之事泄乃始責讓文姜文姜用是遜于齊也若桓公之喪獨歸文姜不歸則魯人固以知文姜殺其君何有獨請於齊誅彭生而已又何能遷延明年三月乃始責文姜而出之

夫人孫于齊左氏曰不稱姜氏絶不為親禮也杜氏云姜氏齊姓於文姜之義宜於齊絶復奔齊故於其奔去姜氏以示義非也尋左氏之意似云魯絶文姜不以為親乃中禮尋杜氏之意則云文姜絶齊不以為親乃中禮杜氏非也夫文姜親弑其君今事覺出走假令不奔齊猶不足以自贖春秋豈為此示法哉令復有一文姜通其兄弟謀殺其夫而出奔異國者寧可為礼邪宋襄之母獲罪於君歸其父母之國及襄公即位欲一見之而義不可得作河廣之詩以自悲然宋襄亦不迎而致也為嘗獲罪於先君不可以私廢命也孔子論其詩而著之以謂宋姬不為不慈襄公不為不孝況文姜之罪天絶不為親何嫌於義哉

單伯送王姬杜氏云命魯為主故單伯不稱使也非也若命魯為主單伯稱使以見王命之來乃宜矣不稱使非義也又十四年經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鄄稱單伯會諸侯單伯則為魯人明也猶曰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矣若單伯為周大夫則應書單伯齊侯會于鄄不得為會於單伯也為會於單伯單伯非周人審矣

築王姬之館于外左氏云為外礼也非也為雖主婚而不知辭乃以築外自訴曰我庶幾得礼哉是何足以言礼也按公羊以謂主王姬者必改築則館為王姬之舍矣而據杜氏之說則館為親迎之所二者雖所是不同竊以謂如公羊之說是何者路寢則不可小寢則嫌群公子之舍則已卑其道必為之改築此理之必然者

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杜云寵稱其德也非也若實然者王何以去天乎

王姬歸于齊杜云不書逆公不與接非也若不與接則向者何得云厭其親迎築館於外乎築館於外本厭其親逆故避廟中相接耳非都不與接也如實都不與接則厭其親迎築館於外之說為虛如厭其親迎築館於外之說為實則公不與接之說為繆

三年溺會齊師伐衛左氏云疾之也杜云疾其專命非也若專命者固應如公子遂之例不書於經矣公子豫何以都不書溺何以書名而去氏貶罰不可知誰能通之哉柔會宋公非專命也俠卒非專命也又何以不氏邪如本自當不氏何以獨謂溺專命邪

四年紀侯大去其國杜氏曰以國與季季奉社稷故不言滅非也紀國未滅紀侯去之勢不得言滅非為季也又曰不見迫逐故不言奔亦非也若不見迫逐何故去乎所以去者正為齊所逼耳又曰大去者不反之辭非非也大去即奔耳義有所諱故云大去非大去之外別有奔也

齊侯葬紀伯姬杜云齊侯加禮初附以崇厚義故攝伯姬之喪以紀國夫人禮葬之如杜此說謂春秋襃齊得禮也非也逐人之君葬其夫人此正春秋所貶者何謂以崇厚義固若此乎凡葬者臣子之事也齊侯葬伯姬其貶已見矣

五年郳犂來來朝左氏曰名未王命也若然則未王命者當名何以儀父不名乎若曰儀父與公盟継好息民故字以貴之則來朝者豈不欲継好息民乎獨不貴之何哉豈謂朝者不如盟者乎且禮諸侯有朝禮無盟禮則朝宜更褒過於盟今反不及盟乎

六年衛侯朔入于衛杜云朔為諸侯所納不稱歸者朔懼失衆心以國逆告也非也當是時公親納朔朔之入國公所親也假令衛不來告史猶自書之也何待衛告哉且衛人惡朔而諸侯強納之其赴於諸侯固當從諸侯納之例以歸為文明此諸侯之力也何敢忘諸侯之力而以國逆誑諸侯哉且令朔懼失衆心故改歸為入者彼足以罔諸侯耳何足以結衆心乎衆心之得失不在於改歸為入也設令以入赴於諸侯而能使衆心安之猶有可疑今雖以入赴諸侯實無預於得衆心也衛又何為忘諸侯納己之惠改歸為入乎用此言之歸不主於諸侯入不主於國逆故使其說錯亂而不可訓說者也

傳曰君子以二公子之立黔牟為不度非也王人子突救衛春秋貴之則是黔牟王所欲立也黔王所立朔則有

罪令朔不見既而黜年顧先蒙惡豈春秋意哉又朔
比衛黜年比剛爾爾相似而左氏君對而退黜年存
朔而絶衛賞罰無章莫此甚焉
七年星隕如雨左氏曰與雨偕也非也甚於穀梁既言
之矣無麥苗左氏曰不害嘉穀也非也大水無麥苗此
聖人為記災而書耳言其不害嘉穀何益於教乎且隱
元年例曰凡物不為災不書今不害嘉穀是水不為
災也水不為災不應書大水也大水矣無麥苗矣而猶謂
不害嘉穀妄也
八年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甲午治兵左氏曰治兵
于廟禮也非也凡出曰治兵入曰振旅是以秋治兵春振
旅今書以春治兵治兵非其時何以為禮乎且若中禮
是則常事爾亦何足書乎又言于廟夫廟中嚴矣非治
兵之地也若師之出先謀於廟是則可爾於是焉習號
令鍾鼓丁寧旌旗不乃太瀆乎又郎者魯邑師以于邑
則其無廟明是為己次于郎又復入城治兵于廟者乎
九年公及齊大夫盟于蔇左氏曰齊無君也杜氏曰大夫
非一故不稱名非也大夫雖衆閒應名其貴者一人而已
經曰及諸侯晉大夫盟彼豈晉國大夫皆在邪
齊小白入于齊八月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杜云
小白既定公猶不退師歷時而戰、遂大敗未必然也
夏伐齊納糾八月復戰耳何必一事乎又曰不言公敗
諱之非非也春秋記内戰唯此不諱敗當言不諱敗
之由不當言諱敗也
齊人取子糾殺之杜云公子為賊亂則書非也子糾豈
賊亂者乎又曰書齊取殺者皆史惡齊志在譎以求
管仲亦非也此乃仲尼之意特史豈暇為之哉
十年公敗齊師于長勺左氏曰戰于長勺曹劌請見
云云杜氏曰齊人雖成列魯以權譎稽之列成而不
得用故以未陳為文非也傳本設皆陳曰戰未陳曰
敗之例者見正不正也此既皆陳矣是正也雖復戰之有
先後亦何謂之以權譎稽之列成而不得用乎要是
傳所據者當特雜記妄出曹劌及戰事耳不足為據
齊師宋師次于郎杜氏曰不言侵伐齊為兵主皆蔇
之盟義與長勺同長勺之傳曰齊師伐我杜氏曰不
書侵伐齊皆蔇之盟我有辭皆非也凡諸侯為盟不
曰繼好息民乎今春盟於蔇夏公伐齊秋與齊戰其
背盟多矣且蔇之盟齊大夫之盟也長勺之師齊桓
之師也公與齊桓怨讎已深責齊背盟非事之理也
且謂我有辭則不書侵伐乎我無辭宜書侵伐矣十、

一年公敗宋師于鄑魯有何辭而不書宋侵伐邢侵
元年公敗邾師于偃傳曰虛丘之戍將歸者也將歸之戍非所得罪於魯〻無故背檉之盟要而敗之然亦無侵伐之文安知長勺之敗非偃之類也長勺之敗不書侵伐謂有辭乎也偃之敗不書侵伐謂之有辭可乎今吾試謂長勺直偃也偃直長勺也有以辭之乎苟無以辭何故謂我有辭則不書侵伐乎

荊敗蔡師于莘杜氏曰楚始通上國告命之辭猶未合典禮故不稱將帥非也楚來告命苟不言將帥當如何爲告命之辭乎無告命則已若有告命勢不能無言將帥也

十一年王姬歸于齊杜氏云不書齊侯逆不見公非也魯爲王主昏若齊侯來逆女而公欲不見何謂主昏矣乃常事自不書者也

十二年宋萬弑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杜氏云仇牧書名無善可襃非也吾於孔父既言之矣

十四年單伯會齊侯宋公衞侯鄭伯于鄄杜氏曰齊桓平宋亂宋人服從欲歸功天子故赴以單伯會諸侯爲文非也本單伯者魯之孤也左氏見周有單子遂誤以單伯亦爲周大夫凡王人出會諸侯無不序公侯之上者字周公劉子之類是也既序公侯之上則是主會之人矣何必赴以單伯會諸侯乃成主會乎彼見春秋記外之盟會無分別主會之人者唯魯公及大夫會之則分別爲左氏既誤以單伯爲周大夫杜氏因爲之辭說欲證單伯使必爲周人而委曲求合非解經之體也

十五年春齊侯宋公陳侯衞侯鄭伯會于鄄左氏曰齊始霸也非也凡霸者則當主諸侯諸侯莫先焉此年秋伐郳宋序齊上明年夏伐鄭宋亦序齊上齊之未主諸侯明矣然則齊始霸在十六年十二月九國同盟于幽之時也自此始爲諸侯主矣

十六年同盟于幽杜氏云言同者服異也按春秋書同盟者凡十餘或服異或未嘗服異大約相半若一以服異解之則不可通者多清丘斷道之類是矣此吾所不從也

十七年齊人執鄭詹杜云不稱行人詹有罪也非也凡使而被執稱行人可也非使人而被執不可稱行人也稱行人欲以明使與非使非以正有罪無罪也鄭詹之不稱行人猶祭仲之不稱行人也不得以行人爲解

十八年公追戎于濟西左氏曰不言其來諱之也非也杜云戎來侵魯〻人不知去乃知之非也戎來侵魯必有兵衆魯何由不知其來不見其來乎若戎能傳羽

翼不踐地忽然從空而下魯可不知耳若但旅進旅
退魯無緣不知也凡事有害於義有耻於國諱之可
也戎狄無義以侵伐爲常魯安得耻之而安得諱之
郎之戰不言侵伐以謂我有辭也今此不言侵伐又
以謂諱之也若實我有辭乎實諱之乎戰與追之一
也不言其伐而言戰與不言其侵而言追何以異而
相反若此哉
十九年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宋公盟
杜云大夫出境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
結在鄄聞齊宋有會權事之宜去其本職遂與二君爲
盟故備書之本非魯公意而又失媵陳之好故冬各來
伐然則杜氏謂結所行是乎非乎以爲是不得云
本非魯公意而失媵陳之好也以爲非不得云大夫
出竟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專之可也且齊宋有會
結權事之宜而與二君盟何事之權也安社稷利國家
專之爲可今結與二君盟而三國來伐是社稷不安國
家不利也社稷不安國家不利而結去其本職是專
命矣翬溺專命春秋貶去其族結亦專命今何故不貶
其族也然則杜氏欲言結之行事而不得其義者也是非
不決難以敎後世矣

二十二年陳人殺其公子禦寇左氏曰殺其太子杜云陳
人惡其殺太子之名故不稱君父以國討公子告皆
非也陳若惡之自不以告于諸侯矣且苟殺其太子
而赴以公子則仲尼安得不改而正之此豈非敎之
所存文之所害而可示勸戒者邪其卽用舊史何哉
及齊高傒盟于防杜氏曰高傒齊之貴卿而與魯微
者盟齊桓謙接諸侯以崇霸業非也齊桓雖欲謙下
諸侯寧得謂魯人曰吾請以貴大夫從于微者盟乎
此理之不然者然則實公盟也所謂卿不可會公侯
故沒公爲齊桓必不故遣其貴大夫從魯微者盟亦
不請魯遣微者與其貴大夫盟以邀謙巽之名也
二十三年祭叔來聘杜云祭叔爲祭公來聘非也此乃祭
叔使人來聘耳祭叔無臣故不得言使人也若曰祭
叔爲祭公來聘雖不言使而叔稱己尊非祭公所宜也
荊人來聘杜云不書荊子使某來聘者楚始通未成
禮非也若其禮不備妨於聘爾稱荊子使某人者此魯
國史氏所當書也彼來使者豈其自稱荊子使某人乎
蕭叔朝公杜氏云叔者蕭君名非也郳蕭同是附庸郳
與魯盟得褒稱字蕭來朝公猶不免名何哉且叔之
爲字可不疑矣專以名解不亦泥乎凡春秋褒貶自有

輕重聖人所以教後世賞罰也若盟而蒙加等之賞朝而
無勞來之意則賞罰已亂於春秋何能教人
二十四年公如齊逆女杜氏云禮也非也若其當禮則常
事爾法當不書書之是非常者也
丁丑夫人姜氏入杜氏云丁丑入而明日乃朝廟非也即
朝廟何以不書至自齊于文姜初歸書至自齊此朝
廟之文也哀姜歸寧而後書至自齊亦致廟之丞也凡
公行而書至皆告廟者也無不言入一以入非告于廟之意
矣
二十五年陳侯使女叔來聘左氏云嘉之故不名非也諸侯
相聘常事耳亦何可嘉而不名乎蓋疑書女叔有若字
者因爲此說爾若使諸侯其卿大夫來聘輙爲一褒春
秋之中來聘者不可勝紀則何不一一存也
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左氏曰非常也唯正月之朔慝未作
於是有幣于社伐鼓于朝非也夏書記日食之變季秋月
朔亦有伐鼓之事豈必正陽之月哉懷夏禮與周不同
乎然日有蝕之變之大者人君當恐懼修省以答天意
豈但非正陽之月者則安而視之哉左氏之說謬矣春
秋所以書者蓋譏其不鼓于廟朝乃鼓于社又用牲耳
二十七年公子友如陳葬原仲左氏曰非禮也原仲季友之舊也

杜云季友違禮會外大夫葬故具見其事皆非也季友則莊公母弟
度其年不能二十餘未嘗去魯何故得與陳國大夫有舊也且季友
違禮逾國以葬其故人事非公命應如公子豫不書於策不
然則如叔孫豹會溺之類貶去其族今一無所貶何也且文稱
公子友如陳此常使文也季友爲受命而行非自行也何以得
貶之
二十八年衛人及齊人戰杜氏云實齊侯稱人者以賤者告不地者史失之
皆非也稱人則謂之從赴不地則謂之史失之如此無復有春秋矣何貴
於仲尼之爲春秋也天王狩于河陽獨非晉諸召王以王狩告乎故春
秋之作正褒貶是非而已存褒貶是非之不能正而以謂從赴亦不足矣
築郿左氏曰邑曰築都曰城非也築者作邑耳詩云築室百堵百堵皆興
鼛鼓弗勝不謂城邑也邑之與都相較無幾欲差邑於都而殊築城之
名則亦當殊於師又當殊而自都以上通以城名之何邪
大無麥禾左氏云饑杜云書於冬者計食不足而後書也則未知曾何故饑
邪水旱當曰水旱螟蟲當曰螟蟲若不作無緣忽饑無饑而言大無麥禾
此何說也又謂計食不足而後書之者則當云冬大無麥禾不得云大無也夫不足者未盡乏
稱大無者已盡乏之稱仲尼豈於此錯亂之哉
二十九年春新延廄左氏云不時也非也廄有損壞及民之間暇新之是也何害於出爲乎
杜云牧馬未入而修之此因[illegible]
[illegible]

少賢也又諸侯雖失國謂之寓公寓公自繫其國而稱之此紀叔雖則寓公之事繫紀當事耳又何見其執節守義乎

三十二年子般卒杜云先君未葬故不書葬非也未逾年則不成君不成君則不書葬苟逾年矣先君雖未葬同當君之苟未逾年先君雖已葬猶非君也君則葬之非君則不葬之所謂一年不二君也然則以年為限不以先君葬為限

公子慶父如齊杜云慶父弑子般還而適齊欲以求援特無君假赴告之禮而行非也傳云成季奔陳立閔公然則立閔公者少慶父也慶父雖弑子般未敢便取其國利閔公之幼而立焉其如齊者真告立君也又何假矣若慶父自見無君假赴告而出欲以求援春秋當微著其罪不當掏賊子之志書如齊也又魯既無君慶父託事而出非公命審矣以左氏例考之非公命應不書〻之應去其族不得一無所貶也

閔公

元年春王正月左氏曰不書即位亂也杜云國亂不得成禮皆非也去年十月子般卒子般卒則閔公立至今已三月亂亦定矣言亂不得成禮非也且少若古何以能朝廟乎朝廟豈非即位乎

季子來歸杜氏曰齊侯許納故曰歸非也向者公及齊侯盟于落姑請復季子齊侯許之然則本復季子者公也季子前有位於國以左氏例考之應曰復歸不應曰歸也若以齊侯許納故得言歸向使魯獨召季子不因齊侯者用左氏例當云季子來入乎來入不可施於季子季子來歸亦不繫齊侯也以此知左氏之例未可用也

齊仲孫來杜氏云齊大夫以事出疆因來省難非齊侯命故不稱使非也若稱仲無君命而來是私行也春秋豈宜賢之大夫而許諸侯禮乎若以不稱齊侯使即自來者楚屈完豈以因事私行者乎杜氏又謂仲孫者湫之字秋者仲孫之名不審湫者何氏乎春秋書入之字則不繫其氏乎邾義父也原仲也蕭叔也蔡季也何以皆氏也

二年吉禘于莊公杜云時莊公別立廟非也此直謂莊公主耳即別立廟無緣不書

公薨杜氏曰實弑書薨又不地者皆史策諱之然則杜意以謂史當諱國惡矣諸稱公薨者皆時史之文仲尼因之也非也古者史不諱國惡恐有不記者其

罪死以直為職者也女史與彤管之法記宫中之事
事有不記者其罪可死明史之任一也董狐書趙盾
弑君以示於朝仲尼謂之良史以其書法不隱若史
本當諱國惡者董狐不應明趙盾之罪以示朝衆也
董明狐趙盾之罪以示朝衆而仲尼謂之良史是史
不諱國惡也崔杼弑其君太史書之以示於朝崔子
殺之其弟又書書而死者三人然後舍之若史本當
諱國惡者齊大史為繆妄輕死于礼之人也崔杼殺
之是矣然為左氏者皆以齊太史非繆妄輕死于禮
之守人職之士也崔杼殺之虐也以崔杼殺齊大史
為虐齊太史又非繆妄輕死于禮之人是史不當諱
國惡也齊晉皆大國其史官皆良士見称於聖賢以
不諱國悪為是知魯之史亦不諱國悪也魯之史不
諱國惡則所諱由仲尼新意非史策旧文也謂之史
策舊文仲尼因之非也寗殖將死謂其子曰吾得罪
於君名藏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寗殖出其君夫寗
殖所謂諸侯之策則諸侯之史也諸侯則晉魯是矣
史則春秋是矣今驗春秋実不言孫寗出君而云衛
侯出奔者仲尼改之也後可謂史策諱之乎然則魯
史実書公弑仲尼改云薨晉史実書孫寗出君仲尼

改云衛侯出奔矣魯史一官之守而春秋天下之法
聖人之志也其所以不同也謂諱國悪為史官之事
是謂董狐非良史也古者非正直之臣亦不為史公
子鱄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衛人命為史為史之
以職為直又可知矣

夫人姜氏孫于邾杜氏曰哀姜外淫故孫稱姜氏非
也文姜殺其夫哀姜殺其子罪有輕重故文不得一
不為分别其内淫與外淫也婦人内夫家而外父母
以文姜為内淫哀姜為外淫是乱内外之実矣昭公
娶于吳諱同姓謂之孟子匿其氏也以文姜淫其兄
無孫不稱姜氏是春秋為齊襄公諱同姓也夫弑君
之賊而猶去孟子之姜諱其同姓而已何春秋不知類

而儆人失其倫乎

春秋權衡卷第二

春秋權衡卷第四　　左氏第四

僖公

元年正月傳曰不稱即位公出故也非也去年八月閔公書弑僖自邾入為君至此久矣國內已相定不應猶以出奔之故不行即位禮也即位与朝廟相較何如朝廟則得即位則不得皆非春秋本意妄釋之者也

傳曰公出復入不書諱之也諱國惡禮也杜氏曰掩惡揚善義存君親皆當時臣子率意而隱故無淺深之準非也傳所云者書似言仲尼作春秋改舊史有所不書之意也非當時史官以諱為禮也何以知之邪按御孫謂莊公曰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以御孫之說論之君之不法無所不書也既無所不書則是諱國惡者非史官之事春秋之意也謂之臣子率意為君父諱非也臣之意莫不欲尊其君子之意莫不欲美其親如此國史為無有實事皆虛美也謂之史可乎故春秋以也魯人記之則為史仲尼修之則為經經出於史而史非經也史可以為經而經非史也譬如攻石取玉玉之產於石必也而石不可謂之玉披沙取金金之產於沙必也而沙不可謂之金

魯國之賢史人之記汝之與石也春秋之法仲尼之
筆金之于玉也金玉必待揀擇追琢而後見秋春亦
待筆削攷易而後成也謂春秋之文皆舊史所記無
用仲尼者是謂金玉不待揀擇追琢而得非其類矣
獲莒挐左氏曰非卿也嘉獲之也非也莒挐與鄭詹
二者何異哉何以必其非卿邪就令非卿但是主將
亦當書也若非卿又非主將徒一賤者亦何可嘉而
春秋詭正法書之乎
夫人氏之喪至自齊杜氏曰不稱姜闕文非也春秋
之義以一字爲褒貶苟所不通者則謂之闕文春秋
何文不闕也夫人孫于齊不稱姜氏亦闕文邪知不
稱姜氏之為貶而不知不稱姜之為貶此猶知二五
而不知十者也
正月城楚丘杜氏曰不言城衛衛之未遷也非也傳云封
衛于楚丘詩序云文公徙居楚丘始建城市而營宮
室然則先徙而後築城明矣且詩云定之方中作于
楚宮定星之中十月也夏之十月周十二月也今經
書正月城楚丘傳曰不書所會後也然則衛人以十
月築城而魯以十一月會之後其期也魯雖後其期
然衛必先徙而後築城先城而後營宮室故詩人美而後
其得時也營宮室得十月之時則其徙都在十月前
明矣徙都在十月前則十一月城楚丘不得言未遷也
虞師晉師滅下陽杜氏例云用大師曰滅非也滅國
曰滅君死其位曰滅非此二者則不可以滅書之別
國邑也若滅邑與滅國同稱則滅邑毋滅國亦同其
罪乎君子之所慎正名而已矣安可亂哉
三年徐人取舒杜氏例曰勝國而不用大師亦曰取
非也滅國重於附庸附庸重於都邑春秋凡記稱亂
宜分別此三等之異知其罪有大小輕重深淺者也
今顧不然又為不道者記師行難易而已何益於褒
貶哉吾又驗之於事按衛侯燬滅邢因礼至昆弟殺其
守臣而取之可謂易矣何以不書取邢公以楚師伐
齊取穀以魯之衆又加以楚而公親將可謂用大師
矣何以書不滅邪然則滅取之名不為難易出也可
知矣
四年許男新臣卒左氏云卒于師非也若實卒于師
經何以不記邪召陵地屬潁川潁川今許昌郡也許
昌許國矣明許男有疾歸其國而卒故不得書卒于
師也其云葬之以侯者似當時臣子欲追美君父故
引許男方會諸侯而卒私以加等之礼葬之猶漢時

群臣議咸而議引其欲作明堂群雖以褒之矣其实非礼左氏謬以為礼何以言之許男卒于師是則可褒令卒于国不足褒也卒于師者言其圖義毀身知命不惑也已去師而歸其國此則貪生徇私不知命人矣于公子遂至黄乃復専光廢命何異而妄以為褒之得礼邪

救江人夷人伐陳杜氏曰受齊命討陳而以与謀為文者時齊不行使魯為主非也与謀曰及不与謀曰會或实与謀而不曰及或实不与謀而不曰會皆妄也又所謂　者謀乎奇衰之譯乎謀所侵伐之譯〇乎若奇衰之謀也春秋之中會及多矣不必尽譯奇衰也若謀所侵伐而已凡諸侯之會將有所討且會之国皆與之矣又安有不與者乎改曰妄也

五年晉侯殺其世子申生左氏傳去年十二月太子縊于新城杜云晉春從告非也告雖後時猶當舉其實月此則丘明所据史書是用夏正記時者夏十二月於周為春本當書于春設之於冬也

杞伯姬來朝其子杜云朝其子者因有諸侯子得行朝義而卒不成朝禮非也若不成朝何以得書朝邪又諸侯之子雖有攝其君之說殆非謂歆事而朝有矣乃若周公使伯禽既封而身留周者有父老傳政其子猶宗子傳家也堯老使舜攝舜老使禹攝之類是乃可稱苟厭政事以国與子不可也

晉人執虞公左氏曰晉襲虞滅之而修虞祀且歸其職貢于王故書曰晉人執虞公罪虞且言易也非也虞晉同姓滅之大罪也雖其自欲文飾修祀歸貢不足以掩其大惡春秋曷為聽之邪滅人之国廢王者所封絕先祖　祀歸貢者可無譏矣天下之強誰不暴猾天下之衆誰不暴虜哉此無他左氏本不受經不知其義徒其文理畧當因彫琢還就為此耳

傳正月月辛亥朔日南至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望而書禮也凡分至啓閉必書雲物為備故也然則舊史盡記公之書雲物矣傳所言凡是皆舊史者也仲尼修春秋而去之以謂常事不足書也以是觀爲常事不書於王傳爲通

六年圍新城左氏曰鄭所以不時城也非也齊桓公會諸侯于首止正王太子之位尊王太子而不敢與盟其禮甚恭其義甚高諸侯莫不尊盟獨鄭伯逃歸伐之不為無名此豈強取新城後建其罪哉蓋疑伐

不言圍者蓋為此說
諸侯救許左氏云許男降楚〻子赦之實無此事皆
妄也何以言之侯諸救許〻圍已解何若自屈還降
于楚哉此非人情也又是後許男常與諸侯會亦是
以知其初不降楚也
七年盟于甯毋按傳鄭伯使太子華聽盟於會言於
齊侯曰洩氏孔氏子人氏三族實違君命君若去之
我以鄭為內臣齊侯將許之管仲曰會而列姦何以
示後嗣記姦之位君盟替矣君其勿許齊侯辭焉子
華由是得罪於鄭尋此諸文則齊侯為用管仲之言
不與子華盟也今甯毋之盟實有子華與傳異矣是
何故哉
八年鄭伯乞盟杜預云服未與會故不序列別言乞
盟非也若已于盟文自當序若盟畢乃至當言如會
不當但云乞盟又不見諸侯與之盟也明此乃韵之
耳且左氏亦但云請服不言其來
禘于太廟用致夫人左氏云致哀姜也非也哀姜之死
以夫人之禮葬之諸侯莫不聞曷為更八年乃致于廟
哉又曰凡夫人不薨于寢不殯于廟不赴于同不祔
于姑則弗致也按哀姜於此四者唯不薨于寢爾其
餘皆備矣則是凡國君夫人於四者一不備則不致
于廟也設令夫人歸寧而死亦將致不乎
天王崩前年傳曰惠王崩襄王惡太叔帶之難懼不
立不發喪而告難于齊今年盟于洮謀王室也然則
盟于洮之時諸侯已知王崩矣不應隸而告諸侯也
假使當時有難亦不能匿喪彌年況實無難但欲假
外援者乎然則洮之會本不謀王室也左氏既誤謂
王以前年閏月崩則遂謂洮之會謀王室也以洮之
會謀王室見經書王崩在今年十二月則謂襄王定
位而後發喪矣皆不可信
九年會于葵丘按去年十二月王崩此會宰周公臨
之然則七年傳所云告難于齊者實八年十二月事
也八年會于洮謀王室者實今葵丘事也古說不同
以致差互云
十年正月晉里克弒其君卓左氏傳云去年十一月里
克殺卓子此據夏正十一月即周正月矣來獲兩書
誤其前後爾杜云從赴非
及其大夫荀息杜云曰荀息稱名者雖欲復言本無
遂謀從君於昏亦非也南容三復白圭孔子以其兄
之子妻之徒口誦之爾猶見褒揮況如荀息身踐之

者乎夫復言者信也責其謀遠非也文曰從君於昏
君謂息從君殺申生之昏邪殺申生時荀息但傅奚
齊爾非執政大臣也息不當坐其責君謂息從君立
奚齊之昏邪申生已死國無冢嗣君明立奚齊是則
君矣何以為昏然則荀息之名非褒之也吾既言之矣
晉殺其大夫里克杜云稱名罪之按里克弒君固當
侯國佐等同例何不若鄭蠻無知之類稱人以殺之乎
大雨雪杜據傳例云平地尺也非也平地尺雪常常
耳何足稱大而異之乎
十一年晉殺其大夫丕鄭父按釋去年冬晉殺丕鄭
今經不同者杜云從赴非也傳所據者簡牘所記以
夏正記時故使春冬錯互自知謬矣乃後以為晉號
來告來告雖晚史所書自應正之不容顛倒時月也
十四年季姬及鄫子遇于防使鄫子來朝左氏曰鄫
季姬來寧非也按經季姬不繫鄫此未嫁之文也又
是後季姬歸于鄫始嫁之文也若實來寧何故再
其書歸乎杞伯姬來亦來寧也何以不書其歸也
十五年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按傳例與
謀曰及不與謀曰及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人邾人
伐鄭本實謀曰云受盟主之命非匹敵和戎之類

不得言及也然則此公孫敖亦受盟主之命應不言
及者何故獨言及邪
季姬歸于鄫杜云來寧不書此書者明中絕非也去
年傳云公怒止之止之者豈絕之哉魯人為國諱醜
雖斷止之之說以救掩其迹仲尼之作經雖例以知
義因文以盡情繁而不憂亂變而不憂惑者也主人
習其讀而不知學者原其事而知之此類是也傳既
不可信注因遂其妄皆非也
震夷伯之廟左氏云展氏有隱慝如此則夷為展氏
之謚非也春秋國史也君前臣名縱不可名之猶當
繫字於氏寧有稱其謚遂舍其族哉經若伯王　不
繫國者王至尊也又曰吉禘于莊公不繫魯者君至
尊也唯此二者可以爵謚通其餘雖大國必繫謚於
國別內外也雖貴臣必繫字於氏別尊卑也齊桓晉
文皆繫國原仲高子皆繫氏臣無專謚於君側者也
君之謚通於國臣之謚通於家魯非夷伯之國夷伯
非魯國之君春秋非展氏之私請仲尼非展氏之家
臣如欲記夷伯之事應舉其氏而繫字為不應直書
謚去族以侵亂至尊之名稱也
戰于韓獲晉侯杜云得大夫曰獲與侯故不從

臣之例而不言以歸非也獲者獲得之也以歸者非
獲得之也觀文自了矣以歸何可以獲言之獲何可
以以歸言之大凡君死其位曰滅生得曰獲大夫生
死皆曰獲此所以異君臣之詞也不限獲於臣也杜
氏又云不書敗績晉師大不崩亦非也君將不言師
師者君重於師也君傷不言師敗績者亦君重於師
也是獲不言師敗績者亦君重於師也此三者異文
同義杜氏信其一不信其二亦不知類矣且傳曰三
敗及歸又曰懲深矣膚非大崩乎
十六年公子季友卒杜云稱字者貴之非也前此公
子友見經者多矣何不悉貴乎春秋褒貶各以其事
故獲莒挐雖有功猶不稱季子來歸以知權見褒
其餘無稱字者死獨貴乎若以友賢故當貴之則
仲遂又何賢矣而貴之乎若以謂將君賢之故史字
之按公子彄卒隱公曰叔父有憾於寡人寡人不敢
忘葬之加一等是隱公賢彄也何以不字之乎季文
子卒大夫入斂公在位宰庀家器為葬備無衣帛之
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君子是以知季
文子之忠於公室也最賢矣而何以不字之乎
十七年夏滅項左氏曰淮之會公有諸侯之事未歸

而取項齊人以為討而止公按此自相伐也去年十
二月會于淮傳曰城鄫役人病有夜登丘而呼曰齊
有亂不果城而還則是諸侯之事已畢矣諸侯已歸
矣滅項在今年夏何故云有諸侯之事未歸乎即此
傳是從言不果城而還非也即從傳是此言有諸侯
之事未歸非也然則公自會還過項因而襲取之事
定乃還也春秋諱其惡故滅不言公並不言滅矣
十八年邾人狄人伐衛杜云狄稱人者史異詞傳無
義例非也自是傳無義爾何足為史異詞乎
十九年宋人執滕子嬰齊杜云稱人執者宋以罪及
民告非也宋為不道誣人之君以告諸侯而春秋不
為辨則是春秋同其忠也若苟赴者而書之不擇真
偽為又何以為孔子又曰傳例不以名為義書名及
不書名皆從赴亦非也自是傳例不以名為義爾何
是謂書名不名皆從赴乎按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
來朝傳曰名賤之也衛侯燬滅邢傳曰同姓故名尋
此二者傳以亦名為義也記事駁雜是非淆混例不
能推此傳之大病所以自伐賊莫李其本在不受經
於仲尼也學者固謂傳不以名為義矣不亦妄乎
鄫子會盟于邾己自邾人執鄫子用之左氏曰宋公

使邾文公用鄫子于次睢之社此太妄也六月會于曹南此自一會是時雖有邾人即非邾子今此會盟于邾者詳驗經文是邾國自為盟會鄫子生參之因見執耳非復會向者曹南之盟也若即會向者曹南之盟應但云如會宋未嘗盟何得言會盟邾又宋為伯主而使邾子用鄫之君罪乃在宋不在邾也杜氏以為不書宋使邾者南面之君善惡自專不得託之他命非也季姬鄫子來朝鄫子亦南面之君春秋著季姬使之者內見其惡也今春秋亦云宋公使邾人執鄫子用之亦內見其惡豈不可乎以此推之知宋公未嘗使邾人執鄫子也若實宋公使邾人執鄫子者理無不書宋公也若宋公使邾人執鄫子而春秋赦宋理邾者是為首惡者不誅而貴從者見討也夫邾之於宋可謂脅從矣宋能執人之君而用之其暴強甚甚為邾微國也不得不畏而從之即有不畏不從者宋猶能用鄫之君乎以是觀為邾乃所謂脅從者生處輕不宜而偽宋受惡也春秋原心定罪豈其若是哉吾固曰宋不使邾用鄫子也杜氏又云稱人執者宋以罪及民告吾何者既言之矣

二十一年楚人使宜申來獻捷杜氏云不言宋捷者從可知非也齊侯伐山戎後來獻捷聞亦無戰事則曷為不從可知而復云戎捷乎又曰不稱楚子使來不稱君命行禮亦非也若不稱君命則賓主如何為詞楚人者即楚子爾稱使者即君使臣爾若本不稱君命當曰楚宜申來獻捷而已不當復加楚人使也加楚人使為楚宜申來　稱君命者乎

傳曰邾人滅須句須句子來奔若然經何以不書邾杜氏曰須句雖別國而削弱不能自通為魯私屬若顓臾之比謂之社稷之臣故滅奔及反其君皆不備書非也顓臾雖謂之社稷之臣然受王命為魯附庸自不得見經爾須句非附庸又傳曰實司大皡與有濟之祀以服事諸夏非魯私屬明矣假令為魯私屬亦不得稱來奔々者皆列國也今傳稱須句子來奔是非私屬也且魯亡其私屬則自宜救之又何待成風為之言哉成風為之言是又見非魯私屬也須句非魯私屬其國滅其君來奔經不宜不書也以經不書知無有此事也然則是須句前滅於邾其國為邑矣其民不服故魯人往伐取之爾無他也

二十二年公伐邾取須句左氏曰反其君焉非也若

誠有之謚何以不書弑得罔而反其君義事也脅栢
書文所難也今而不書是不時顧其美乎
乃邾人戰于升陘杜云邾人獲公胄懸之魚門故深
恥之不言師敗績非也如杜所說苟不深恥則不諱
敗矣所以深恥者以公表胄危辱切迫也然則乾時
之戰公衆戎路左右皆止反獨不恥而書敗績何哉
表胄之辱孰與衆路之深亦理之恥孰與乾時見逼
魯之急是太不然者也
宋師敗績按傳宋公傷股門官殲焉然則當書宋公
敗績不當云宋師也成十六年楚子敗績杜云楚師
未大崩以楚子傷目而退故曰楚子敗績若是則楚
子身敗楚師不敗猶曰楚子敗績今宋公身敗宋師
又敗何以但記宋師敗績邪即以謂楚師不敗楚子
身敗得言楚子敗績宋師既敗宋公者敗不得言宋
公敗績者按傳例大崩曰敗績楚子雖傷實非大崩
大崩者師衆之稱不得施於楚子之身今施於楚子
之身者明是乃楚衆敗也且楚師豈非大崩者乎其
言曰敗者一大又曰薄於險又曰覆師徒又曰臣之
卒實奔微大崩也胡以當之然則宋楚大崩類也宋
楚之傷亦類也一言師敗一書君敗不類何也若謂
君敗師不敗是反於傳而繆於經二之言敗績乃大
崩也若謂君敗師不敗者是未嘗大崩豈得直敗績哉
二十五年杞子卒左氏云杞夷也杜云仲尼以文賤
之非也仲尼作春秋雖以文褒貶乎猶不擅進退諸
侯也諸侯之惡有甚於杞者仲尼無所貶盡不以匹
夫使天子之事豈若是類之亂名実哉
二十五年衛侯燬滅邢左氏曰同姓也故名非也晉
滅虢又滅虞齊滅紀楚滅夔皆同姓也何以皆不名邪
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洮杜云衛文公既葬成公不稱
爵者述父之志降名從未成君故書子以善之非也
諸侯逾年即位即位稱君未即位不稱君此乃常禮
以年爲限不以葬爲限若即以葬爲限葬畢可以稱
君何待明年乃改元邪春秋之時禮法敓絕見諸侯
葬畢輒称君因謂礼矣此衰世習俗之敝何足据邪
蓋杜所言天子諸侯喪制皆若此非古法也吾向者
既言之矣
二十六年楚人滅夔杜云夔有不祀之罪故不識是
滅同姓非也夔雖有罪楚亦非得專滅也如此是征
伐自諸侯出乃可矣且楚乃使人滅夔勢不得此衛
侯衛侯燬滅邢此觀之之又也且夔不祀祝融鬻熊

礼也非所以為罪也衛祖康叔不敢祀后稷尊祖周公不敢祀公劉祝鮀猶后稷當熊猶公劉矣寧可復責此二國邪

二十七年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杜云子玉也書人者恥不得志以微者告非也傳云楚子及諸侯圍宋此則非子玉矣杜又云楚人叙上者主兵故亦非也趙肴主兵序諸侯下允云主兵序上者皆謂班列同者爾如侯伯與大夫其尊卑不嫌雖伯主之卿猶序君下也又按經公會諸侯盟于宋若楚人非楚子者應如意之盟書云公會諸侯大夫乃可矣

二十八年晉侯侵曹晉侯伐衛杜云再舉晉侯者曹衛兩來告非也若晉人又自來告者寧可復書晉侯侵曹伐衛乎

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左氏曰公懼於晉殺子叢以說焉然則魯公妄以罪惡誣殺買耳非買之實不卒戍也則春秋曷為遂從其誣辭乎以不卒戍罪買哉疑買見機設權不卒戍事而公畏于楚故遽以不卒戍罪買不復計其有權也按此經殺公子買畢楚人乃救衛而傳云楚人救衛不克公乃殺子叢與經相背也其言詎可盡信哉

及楚人戰杜云楚子玉班敗告文略故稱人非也赴告者豈有常哉或以白為黑曲為直寧可亦不正邪又此下有楚殺其大夫得臣此必楚人來告其敗軍違命也而告子玉之罪豈諱子玉之敗乎足知子玉稱人非從赴而已

盟于踐土左氏曰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今按經無王子虎如左氏之說則為天子已在是也諸侯應先朝後盟今按盟訖公乃朝于王所用此推之必知盟時王未來也若盟時王已來者諸侯豈得先盟後朝哉其所言作王宮及王子虎要言之事皆虛也

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左氏曰晉人復歸書復歸例為諸侯納之也當曰歸不當曰復歸書復歸是衛人復之非晉人也杜云以謂晉人感叔武之賢故復衛侯衛侯之復由於叔武故以國逆為文然則蔡季自陳歸于蔡因蔡人召之傳有明文何故不曰入而從諸侯納之之例書歸也晉人感叔武之賢而復衛侯有以異於陳人順蔡人之召而納季乎書蔡季則遺其本意書衛侯則探其本情又未必與傳合也傳無晉人感叔武之語杜氏何用知之乎然則傳與注皆繆亂不足以解經

元咺出奔晉左氏曰叔武聞君至喜捉髮走出前驅
而殺之公知其無罪也枕之股而哭之歂犬走出
公使殺之元咺出奔晉非也如傳此言殺叔武者衛
侯為不知情又以為叔武報殺其讎又親枕之股而
哭之兄弟之恩篤矣元咺何緣奔晉愬其殺弟乎假
令咺欲證其君至其訟也咺當不勝衛侯何故反不
勝乎假令咺為人矯虔强辯足以飾非晉人豈不知
其嘗為叔武殺歂犬乎用此推之衛侯寔殺叔武者
也故元咺往愬于晉矣故衛侯與之訟而不勝矣不
然則咺無義以愬其君既含怨之必無說以勝其君
不亦顯然乎

天王狩于河陽左氏曰晉侯召王一使王狩仲尼曰
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言諸左
氏述賊此說心未能了何者本但晉侯召王自嫌不
順故使王狩以匿其罪耳狩不當書今改書者所以
起狩為晉侯召也其義已足而左氏既云晉侯使王
狩矣又云仲尼為其不可以訓故書狩即實使王狩
非仲尼故書也即實仲尼書之非使王狩也其言苟
尼相反由述惑故也又曰言非其地且明德也亦非
也昔又召王亦在尊周其禮雖悖其指甚順仲尼原
心定罪故寬其法耳亦何德之明然則左氏固昧於
王道而非仲尼之徒者邪吾聞仲尼之徒乃耻言伯

元咺復歸于衛杜云從國逆例者明衛侯無道於民
國人與元咺非也假令國人與元咺寔非也道從諸
侯納之例自足何强变易彼此哉且左氏本設此納
入例者非為褒貶也乃以存事實也今更异事實横
執褒貶誰能知之哉

二十九年春介葛盧來按隱元年傳改葬惠公衛侯
來會葬不見公故不書然則此葛盧來亦不見公何
以反書邪杜云雖不見公國賓禮之故書也然則當
隱元年衛侯來會葬來不賓禮之邪所謂賓禮之者
即傳所云饋之芻米者也方衛侯之會葬也魯之臣
子曾不誰何聽其所為乎如是何謂會葬矣乎以此
推之隱元年之說妄也非實事也會王

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左
氏曰公會王子虎卿不書罪之也非也若公不應會
王大夫為之諱者沒公可矣乃貶王大夫使從人稱
何哉且從會也必王子虎受王命而盟矣是則非魯
侯之所能制魯侯能身從之方存乎見褒又曷為諱避

三十年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左氏云元咺立

公子瑕然則瑕已為君當與衛剽同不當冠公子而
名之也即以謂國人不與諸侯不助者當與陳佗同
不當仍冠公子也瑕冠公子此其不君明矣假令元
咺實立瑕者猶當書云衛殺其公子瑕及其大夫元
咺元咺以瑕為君瑕以元咺為臣正其君臣則非罪
忠明矣無為先咺以及瑕者衛剽称侯陳佗不氏皆
出左氏義何忽至此而述亂其說哉
衛侯鄭歸于衛杜氏云魯為之請故從諸侯納之例
今按傳文魯但能請免衛侯於獄而周歡始壓遣衛
侯歸耳遂從諸侯納例与傳不合傳又与其例不合
要之左氏歸入之例盡不可通其幸而合則說曰例
如此其有不合則說曰從某例假令本書衛侯鄭入
于衛吾知杜氏必曰國逆納之故書入矣苟以是推
之則何不可通哉衛侯衎復歸于衛事又與此相類
復言復歸此獨言歸于不可知也
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杜氏云公既命襄仲聘周又
令自周聘晉非也凡言遂者皆大夫生事專行耳非
素受命者也即以遂為受命之辭者公子結亦為受
命行非權事也一以為權一以為非權何哉
三十一年取濟西田左氏曰使臧文仲往非也若實
臧文仲往不應不書也謂仲但請田非聘饗會同
故不書者非也告糴乞師牙弁致女皆書不獨從田
聘書請田非常自應書又叔孫豹鄫世子巫如晉亦
書即請田之比也礼曰卿非君命不越竟越竟則書
之何限請田獨不書哉明此請田者即去年公子遂
非臧文仲也遂既聘周聞晉人領諸侯之田因便宜
聘晉以故得濟西田也魯人惜遂而好臧文仲推遂
之美稱者臧氏左丘明承虛說之角不無經無緣不
言臧孫辰如晉也又曰分曹地自洮以南東傳于濟
若然當謂之取曹田自濟水不得云取濟西田而已
四卜郊不從乃免牲左氏曰非礼也礼不卜常祀而
卜其牲日按如此說是也所謂不從者即謂日不吉
耳不吉故不敢郊故須免牲也又曰牛卜日曰牲牲
成而卜郊上怠慢也非也牲者即牲之名久矣豈
必卜日哉且魯人亦必不先卜牲日而後卜郊卜郊
者卜其日吉否也非卜其郊可否也左氏疑魯之卜
卜郊可否也是以誤之爾
三十三年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杜云晉諱背喪
用兵以微者告非也若乱常廢礼而諱可以免則春
秋褒貶安所施哉又曰晉人角之諸戎掎之不同陳

故言及亦非也戎子駒支雖為此語正以捕鹿為譬
耳非畢異也也而戰也且凡戰者豈常同陳乎成十六
年戰于鄢傳曰鄭陳而不整是異也然而經書楚子
鄭伯不加及以總也
晉人敗狄于箕左氏曰晉侯敗狄于箕又曰先軫入
狄師死焉然則敗狄者晉侯先軫也其曰人何邪杜
氏曰郤缺稱人者未為卿杜之此言据傳有郤缺獲
白狄子耳按經不言白狄又不言獲狄子也傳既與
經違矣又與傳違經但云狄傳云白狄經但云敗傳
云獲其君傳謂襄先軫親之法乃引郤缺而已耳
二三不可說者也
傳曰葬僖公緩作主非禮也杜氏讀緩字以上為一
句作字下為一句非也僖公以十二月薨以明年四
月葬凡五月也不得云緩杜氏本欲還僖公之薨在
十一月僖公之薨在十一月則除喪在文二年十一
月因以文納幣為十二月文納幣為十二月則与傳
合矣而不顧理乖也傳云葬僖公緩作主者緩以下
乃當為一句言葬僖公而作主緩耶文二年經書作
僖公主是也今欲屬緩於葬僖公以明僖公為十一
月薨獨不顧作主非禮也話無所叢是傳譏葬緩
又譏不當作主乎苟欲遂己之說莫其所嚮不求之道
真可怪也哉

春秋權衡卷第四

春秋權衡卷第四　　左氏第五

文公

元年公即位杜氏曰先君未葬而公即位不可曠年無君然則稱公者固以年為限不以葬為限審矣何獨書於他國則去以葬為限乎

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杜氏云諸侯即位天子賜以命圭合瑞為信然則杜氏謂禮然也非也諸侯喪畢以士服見於王王乃於廟命之古者五十而命至周喪畢則命矣喪未畢而命非禮也

晉侯伐衛按傳先伐衛者先且居也衛人伐晉按傳先伐晉者孔達也杜氏曰先且居而稱晉侯者從告辭也孔達而稱衛人者貶之也安知衛人非當時之告乎一則云告一則云貶苟便其說而已何經之道

公孫敖如齊左氏曰始聘焉礼也杜云盟諸侯諒闇則國事皆用吉礼皆非也左氏見時諸侯釋喪而聘故推以為礼杜氏見左氏有礼之言遂推以為當喪而吉皆反經越礼不可以教後世者也此又明丘明不聞道於仲尼矣仲尼不云乎三年之喪自天子達

傳曰晉師獲衛孫昭子衛人使告于陳陳共公曰更伐之我辭之衛孔達帥師伐晉君子以為古古者越國而謀非也古者雖越國而謀所謀者必義事也今陳與衛何謀哉謀畔命侵小者也謀畔命侵小是非古矣何以謂之古

二年及晉處父盟杜云處父不能匡君以礼而親與公盟故貶其族非也既沒公如晉又沒公於盟諱莫備矣復去處父氏反不明豈其然乎

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左氏曰卿不書為穆公故尊秦也非也於經何以知其非卿者稱人乎

公子遂如齊納幣左氏曰礼也則是以喪娶為礼不亦悖乎杜預遷僖公薨月以就傳說然文公此年大事於大廟則已自除喪矣彼尚能通祀何故不能於此娶乎明此傳誤無為歸過於經而疑之也

四年逆婦姜于齊左氏曰卿不行非礼也非也假令卿行獨可謂之礼乎

五年王使榮叔歸含且賵王使召伯來會葬左氏曰礼也非也妾子為君為其母無服不敢貳尊者也妾母稱夫人王不能正而又使公卿會之葬何礼之道

六年晉殺其大夫陽處父左氏曰侵官也按左氏此事始末罪處父獨有稱趙宣子為能耳改蒐易將允出晉侯何以謂處父侵官邪人君任賢不稱必將致

敗苟食祿者奉當諫爭況處父晉國大傅邪事有不
便言之宜矣以此爲侵官是教大臣拱默也左氏又
曰陽子成季子屬也故黨於趙氏此欲致其法必於
侵官以塗汚處父且凡言黨者謂其陰私比周不以
正舉者也若舉不失人亦何謂黨乎如處父之舉趙
盾趙盾亦爲良大夫其退賈季賈季卒爲亂而奔狄
可謂當矣非故有所厚薄也春秋豈忽於此敗之邪
如使大臣見賢而舉謂之侵官見賢而不舉乃其職
矣不亦繆乎

七年公伐邾取須句左氏曰寘文公子焉非也傳公
取須句反其君義事也經不褒今文公取須句以封
叛臣忘事也經不貶不雖不褒貶而已又豈無所見
豈春秋之實邪

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杜氏曰趙盾背先蔑而外求君
故與稱人晉諱背先蔑而夜薄秦師以戰告族知此
說安知稱晉人者非趙盾諱無信而以敗告者乎在
春秋中杜氏所注若此者多矣何獨至此晉人而謂之
春秋敗乎此乃見事在可以說之域則說之事在不可
說之域則不說也智足以辭季者矣何辭經之固

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左氏曰公後至故不書所
會非也按經公與盟矣何謂後會乎杜云公後其會
而及其盟此飾非之言爾會盟同地會所以爲盟也
今及其盟不得云後會且盟重會輕不當稱責其輕
又已邾公會諸侯是豈不及其會者乎若實不及其
會而及其盟者書公及諸侯晉大夫盟乃可耳左氏
又曰凡會諸侯不書所會後也按十五年會于扈亦
不序諸侯寧獨魯侯後會邪未可以類推也

徐伐莒杜云不書將帥徐夷告辭略非也傳言徐伐
莒莒來請盟然則莒來告也且徐不來告則已苟其
來告若不稱君必當稱將帥豈亦自云徐而已乎杜
氏之意自以謂從赴告而已何者晉人戰于令狐又
何以云敗趙盾稱人哉

八年公子遂會雒戎盟于暴左氏云珍之也言遂權
與戎盟得事之宜故褒稱公子非也若再稱公子爲
褒者僖三十年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則敗矣被不
謂敗何邪

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杜云不言出者
受命而出自外行按敖以乙酉出以丙戌奔此豈自
外行者邪又歸父還自晉至檉遂奔齊杜云笙在境
外故不言出然則在境內者當言出矣教之齊未能

致妾母榮子爲重所謂毋以子貴者也必謂僖公成
風二人也者則是毋孝子下亂上下之次豈春秋之
情邪
十一年叔孫得臣敗狄于鹹傳所爲長狄也按經無
長字安知其是長狄戎亦狄也白狄也山戎也其戎
也陸渾戎也春秋書之未嘗略何至於長狄而獨不
書哉傳又曰鄋瞞由是遂亡杜云長狄之種絶按外
傳仲尼對吳使者云周爲長狄今爲大人今即孔子
時也孔子之時長狄更爲大人大人長狄一意也不
得云亡亦不得云絶杜氏云絶據何見哉左氏云亡

則自相反也
十二年郕伯來奔左氏曰郕太子以夫鍾與郕邽來
奔公以諸侯逆之故書曰郕伯來奔不書地尊諸侯
也皆非也即實郕伯來奔又何以辨哉且曾但以諸
侯逆之便謂之郕伯春秋又遂没其專土叛君之罪
反謂之諸侯而尊之則何以稱不登叛人哉意者先
郕伯以去年卒太子今即位而不能自安遂出奔此
乃真郕伯矣以其即位日淺或謂之太子而左氏則
誤以爲太子出奔也
子叔姬卒左氏云不言杞絶也書叔姬言非女也此
出境焉爲不言出乎昭十二年公子慭及郊而奔亦
言出也
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左氏云司馬握節
以死司城蕩者以出公以其官逆之故皆書官非也
討司馬握節未知倪牧之手歟司城奉身以退不及
荀息之死之而左氏推彼二人爲敗中此兩人爲賢
輕重貿易賞罰舛錯莫甚如此且身居亂兵之中苟
棄節偷生則爲大罪握節而死大臣之常事耳既無
智力以禦亂又欲買節而私逃亦大罪也棄節而出
自求免罪而已未見可貴之美也魯公庸人不識大
義則妄以其官逆之春秋亦何爲珍之邪
九年毛伯來求金傳云王未葬也杜云雖逾年而未
葬故不稱王使非也諸侯逾年尚稱公王者逾年不
宜反不稱王毛伯來求金非王命可知也書顧自曰
伯相命士須材此則冢宰當國之文矣
二月辛丑葬襄王杜云卿共葬事禮也非諸侯爲
天子三年禮無使卿共葬之文使卿共葬周末之變
替也奔與之正也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杜云追贈僖公并及成風
非也僖公成風者即妾毋榮子而言諸侯無二

事當在戒九年而誤置於此僖傳已言之矣
秦伯使術來聘杜云術不稱氏史略文非也內大
夫不氏或以為貶或以為未賜族未賜族者在內猶
不氏安知此術非未賜族者而以為史文略也若有
以明術非未賜族者吾聽其說若無以明之直妄說
爾非失論也
十四年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左氏云晉趙盾以
諸侯之師八百乘納捷菑按如傳說經不應但言晉
人也杜云趙盾雖有服義之善無所興為廣所害者
衆故貶人又安知非趙盾耻不能納而以微者告乎
甲申公孫敖卒于齊按傳例曰公不與小斂則不書
日今敖卒于齊公之不與小斂審矣何為又日邪敖
本有罪出奔幸而死得復歸公又矣不與其小斂何
足謹詳其日月而書乎
單伯如齊左氏云王使單伯如齊非也若單伯為周
大夫何以明年書單伯至自齊乎
十五年宋司馬華孫來盟左氏云宋華耦來盟其官
皆從書曰宋司馬華孫貴之也杜云華孫奉使鄰國
臨事制宜至魯而後定盟故不稱使皆非也周之禮
經諸侯相聘其使介有常數矣不聞其官皆從以為

與也又宋魯無怨華孫無故不待君命而自來以請
臨事制宜則當先有可制之事今此按乎無變多從
官屬而自尊大者也何云制宜乎以此為貴豈春秋
意哉
曹伯來朝左氏曰禮也諸侯五年再相朝以脩王命
古之制也非也按尚書周官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
王乃時巡則諸侯於天子五年一朝矣於天子五年
一朝不得於諸侯亦五年一朝也且以春秋時事考
之曹小國也魯既當朝晉亦當朝宋衛亦當朝楚鄭
秦杞陳齊蔡滕又皆當朝朝無已乎其禮安出其制
安在周禮大行人之職曰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
殷相聘也世相朝也此為得中焉
齊人歸公孫敖之喪左氏曰齊人送之非也若實齊
人送之應曰齊人來歸矣杜云大夫喪還不書書者
善魯感子以赦父亦非也若如杜言但書公孫敖之
喪至自齊以善魯可耳今書齊人歸公孫敖之喪豈
善魯者乎
諸侯盟于扈傳曰無能為也又曰凡諸侯會公不與
不書諱君惡也予謂君諱而不書與貶而不書同則
二者相亂不復可辨矣

十六年公四不視朔杜云十二公以疾不視朔非一也義無所取故特舉此以表行事因明公之失有疾非詐齊非也若史欲為公辭紛於齊而書此乃可云責己失今史雖書公不視朔齊侯未之嘗見則其書之無以異於不書之齊侯唯不信公故不肯盟今魯史雖書公不視朔齊侯亦未肯信也設史書之欲以取信齊侯為可仲尼亦何為之乎

宋人弒其君杵曰左氏曰宋昭公無道國人奉公子鮑因襄夫人殺之如傳所說則公子鮑為不臣襄夫人為不母而宋公未有無道之實也且公子鮑欲並其國而先施於民襄夫人欲通於鮑而淫殺其君春秋宜推公子鮑使首惡不得歸此內人之罪又專忠宋公也傳曰君雖不君不可不臣於此何獨異哉晉靈公楚靈王皆極惡而貪殘然其弒也春秋明書趙盾公子比之名何者盾比皆賢之宜責之備以謂賢而弒君則開篡亂之門也今鮑私為惠以結民情偽為禮以事公卿如此而弒其君春秋忽其罪則亂臣賊子無懼而勸矣

十七年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左氏曰卿不書失其所也按襄二十五年齊崔杼弒其君光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子杞伯小邾子于夷儀以伐齊齊人賂晉〻師遂解杜云不譏晉受賂者齊有喪師自宜退也與此相反矣夫宋齊俱弒君而一以不伐喪雖受賂猶免於譏一以不伐喪雖不受賂不免於敗是受賂者賢乎何其類哉

葬我小君聲姜傳云有齊難是以緩今按聲姜薨後乃無齊難聲姜既葬而有齊師耳且何用為君解

十八年子卒杜云先君既葬不稱君者魯人諱弒以未成君書之非也假令不諱遂書公薨子一年不二君之義何所施此乃明稱君者之不以葬為限累是

莒弒其君庶其左氏云莒太子僕因國人弒之如傳所言則子弒其父也父雖無道子可弒乎子之弒父可匿其罪乎宣公賴僕之賂則欲投之邑而寵之春秋亦豈賴僕之賂哉曷為蔽其惡名曾謂仲尼不如季孫行父乎其以君無道書夷譏也

宣公

元年公子遂如齊逆女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左氏曰遂不稱族尊夫人也此所謂一事而再見名名其君之使臣固有族不稱族史之書之所謂失錄也非尊君命夫人之謂也且必若云公子結

滕侯陳人之婦逆及齊侯宋公盟此權事而非受命者
也非受命何以亦稱族邪豈專以為君命哉劉敞意
知其姓也氏其氏也皆不氏無有夫人居間也何以
亦舍族邪豈尊以敵夫人哉杜云不稱姜氏史闕文
亦非也寧知莊元年不稱姜氏非闕文者乎以莊元
年推之寧知闕文非仲尼意乎
二年趙盾弒其君夷皋左氏叙孔子之言曰惜也越
竟乃免非也君臣之際當以義為斷使盾逆去晉國
雖未越竟不能討賊非其責也今盾還為大夫雖已
越竟而不能討賊此則罪矣然則盾之免與不免在
乎討與不討而不在越與不越也杜云越竟則君臣
義絶可以不討賊知杜此言於左氏之説未能自合
閒也哀八年公山不狃曰君子違不適讎國未臣而
有伐之奔命焉死之可也安在越竟則君臣之義絶
乎吾以謂此非仲尼之言
七年公會齊侯伐萊左氏曰凡師出與謀曰及不與
謀曰會非也古者行師初無奇術秘策以絶人者也
諸侯相率而討罪伐畔則是與謀已焉有連兵合衆
人若親將而曰不與謀者哉且用左氏考之凡先謀
而後伐者稱會多矣不必云及也此其自相反者也

既書之矣
八年仲遂卒于垂杜云稱字時君所嘉非也春秋之
作褒貶出於仲尼故曰其義則丘竊取之未有嘉時
君之意以為上下也如春秋之作褒貶無所在苟唯
時君所貶而已矣夫何以為仲尼
九年取根牟左氏曰言易也非也根牟雖小不以兵
革不能取也能取其國何謂易乎不分别國邑取滅
之名而苟記其難易而已豈春秋意哉
十年崔氏出奔衛左氏云書曰崔氏非其罪也且告
以族不以名非也齊雖告以族春秋固當正之若曰
崔杼無罪又舉族出奔故春秋因舊史而書之則欒
盈亦無罪亦舉族出奔何以不曰欒氏出奔邪且春
秋所記大事而已故使舉上人戮叁元卽雖有衆大
夫不與焉者略所微也今何為區區崔氏之族邪
天王使王季子來聘杜云季子字也非也審季子為
王之母弟字季子者宜若叔服稱季子而已即欲分
别其為王母弟者且冠母於字不當冠王也王者尊
稱非所以冠大夫之字也冠大夫者稱王子王孫以
屬為重不以王為貴去屬而著王是季子王也梏於
文而害於實不可為教矣

十一年晉侯會狄于攢函杜云晉侯往會之故以狄為主非也夫不可得言晉侯狄會于攢函故云會狄耳譬如曰公會戎于潛尚何可疑哉而以謂使狄為主也即以此為使狄為主者公會戎于潛亦使戎為主乎

十二年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按經文晉楚為成列而戰者也左氏以謂晉人自使軘車逆趙旃而楚人疑之為晉師且至遂車馳卒奔而乘晉軍晉中軍栢子不知所為士爭渡河而遂大敗而若此則晉軍未嘗成列何以得書戰邪杜云雖而晉上軍成陳故得書戰按傳文所敘無上軍成陳之事惟云使帥七覆於敖前又云晉師右移上軍未動是則上軍深溝高壘備不虞耳蓋未嘗出陳也且經云荀林父及楚子戰若縱上軍不動故得稱戰則經又不應指言荀林父也荀林父實不戰須會自戰戰之事當舉須會不當舉荀林父也今經稱荀林父及楚子戰若林父之師初不成陳何得書戰乎又長勺之役齊魯成列唯以魯侯鼓之差後左氏謂春秋忠其　謂不以偏戰為文今此楚師乃出不意以乘晉師其謬甚矣反謂之戰何邪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左氏曰卿不書不實其言也予謂春秋之世不實其言者衆矣奚獨此邪設本微者又何以辨之且華椒無恐不宜被貶杜氏云華椒承群偽之言以誤其國故亦不免於譏予以謂凡盟誓者所以結信也寧能早知後將背之乎背盟者自當貶爾守盟者亦何貶乎

十三年楚子伐宋左氏曰清丘之盟唯宋可以免焉然則十二年下當貶華椒稱人也以謂不實其言又曰唯宋可以免自相伐矣

十五年宋人及楚人平杜氏曰平者總言二國邪故不書其人非也凡平者蓋因而已公及齊侯平莒及鄭又曰暨齊平又曰及鄭平無稱人者今此獨稱人之書其人矣固當辨書其人之意不得又謂之不書其人也若平莒及鄭暨齊平及鄭平此三者乃可云不書其人耳

蝝生左氏云幸之也杜云幸其冬生不為物害若然則有蝝不為災亦何不幸而書之乎且經之書之固為其害也而傳以為不害所以為害者因為其生也而遂以為死矣是其失也

十七年公弟叔肸卒傳曰凡太子之母弟公在曰公

子不在曰季如傳此言者是謂母弟稱弟也母弟杯
弟公子友如陳不稱弟何邪

成公

元年作丘甲杜云長轂一乘戎馬四匹牛十二頭甲
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此甸所賦而魯今使丘出之
子謂丘者十六井甸乃六十四井使丘供甸賦是
加四倍之歛魯亦必不為也且經當云丘乘不當云
丘甲

二年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會晉郤
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鞌杜云曾乞師
於晉而不以與謀之例者從盟主之令上行於下非
匹敵和戒之類非也魯雖從伯主之命其實與謀矣
且本殊會及者非為褒貶正為與謀不與謀耳今真
與謀者又以不與謀書之誰能辨之哉宋公使邾人
用鄫子於五氏以謂南面之君善思自孝故不敗宋公
也晉雖盟主然魯亦其等齊耳以與謀書之尚何不
宜而必推而遠之乎臧孫辰如楚乞師此內接外之
辭也晉郤錡來乞師此外接內之辭也聖人依春秋
無不輕外而重內至於乞師則內外同之者以兵為
重也伯主之尊猶以乞師為文則其說師行與謀曰

反何足多怪哉

六年立武宮左氏曰聽於人以救其難不可以立武
立武由己非由人也然則丘明以武宮為武君矣杜
氏知其繆妄因護曰既立武軍又作先君武公之宮
然傳無先君武公之語要之二說者皆非是左氏欲
解經誤以武宮為武君杜氏欲解傳遂取武軍為武
宮此雖以通者也

傳曰晉遷于新田又曰季孫如晉賀遷然則晉之遷
也必告于魯魯則往賀矣使晉不告魯魯安得而賀
之今晉告遷而經不書何邪衛遷于帝丘蔡遷于州
來皆無賀者猶書于策晉為盟主魯所服事遷國而
賀何以不書也意者晉實無遷事乎

八年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左氏曰禮也子謂若誠
禮者常事耳春秋何書乎

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左氏曰趙莊姬譖之杜云原
屏皆之族明本不以德明自居且其見討子謂春秋
聖人所作也襃貶進退不宜不明浸潤之譖膚受之
愬不行焉乃所謂明矣今二子者既已罹於讒佞之
口而春秋又不察焉苟縱莊姬之賊橫被原屏之咎
詩云取彼譖人投畀豺虎曷其然哉

天子使召伯來賜公命杜云諸侯即位天子賜之命
圭八年乃來緩也非也諸侯喪畢以士服見王乃受
命於廟耳不親受命諸侯之法也賜以命圭天子之
弱也即欲責其緩者當責諸侯之不往不當責王賜
之晚來也且此又非錫命接桓公之公皆稱天王錫
命惟此言天子又言錫翬人以一字為褒貶者也
其必異物矣不原其異而以謂通耳若是其汰哉我
則不敢
衛人來媵左氏曰凡諸侯嫁女同姓媵之異姓則否
非也諸侯三歸歸各一娣姪同姓耳若嬴曹娜嬀弋
之君嫁女者必同姓媵之則諸侯之媵或不能備矣
天子之妃百二十又可一姓乎
九年二月伯姬歸于宋杜云宋不使卿逆非禮也非
也凡春秋諸侯逆女而不書者君自逆也君自逆則
常常則不書矣王姬歸乎齊齊侯實來而不見于經
是其明驗也豈以卿逆為禮乎
十年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左氏曰晉
侯有疾立太子州蒲以為君而會諸侯于誦今按經
但言晉侯也無以明其是州蒲若欲貶者書其名乃
明耳此大事也仲尼豈忘之哉

傳曰鄭伯討立君者殺叔申叔禽君子曰忠為令德
非其人猶不可况不令乎予謂君子之言過矣叔申
豈能忠者哉君執而立其子又使晉人得言其釁以
殘其國為叔申謀者不若謹脩守備而和其人民以
委誠晉使內在從諸侯之好我者莫不動心則君必
歸矣若是莫有殺之禍歟
十一年晉侯使郤犨來聘己丑及郤犨盟左氏曰欲
犨來聘且涖盟季孫行父如晉左氏曰報聘且涖盟
然經何以不云涖盟邪杜云郤犨文子交盟晉魯
之君其意一也故但書來盟舉重略輕不知聘禮重
邪盟禮重邪若聘禮重盟禮輕略盟可也何者郤犨
之盟又何故不略乎若盟禮重聘禮輕是不得略盟
矣若盟與聘均重書如晉涖盟豈不明白哉
十二年公會晉侯衛侯于瑣澤左氏曰宋華元克合
晉楚之成鄭伯于晉聽成會于瑣澤成故也然則瑣
澤之會不以合楚鄭也今楚鄭不至晉衛是盟何邪
且合晉楚者宋也宋亦不與又何邪凡晉楚為平則
應大合諸侯以申成好今三國會而已又何邪然則
傳之言未足信也
十三年公自京師遂會晉侯伐秦左氏有劉康公成

爾公而經不書又云戰于麻隧秦師敗績而經不說
然則皆虛也

春秋權衡卷第五

春秋權衡卷第六

十四年叔孫僑如如齊逆女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左氏曰稱族尊君命也舍族尊夫人也非也一事而再見者卒名之此春秋之常耳非為尊君命故舉尊夫人故舍族也杜云成公逆夫人最為得礼亦非也諸侯親迎今成公使卿豈曰禮乎且使得禮則應不書書者以其非常者也

十五年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左氏云書晉侯執曹伯不及其民也凡君不道于民諸侯討而執之則曰某人執某侯不然則否非也負芻殺太子而篡之國人不義舉欲隨太子欣時而亡此非不道而何且大者天地其次君臣有人殺其君反輕於不道其民乎有忍其君而非不道其民乎夫負芻之惡未見於經也晉侯執之然後可見其罪今以左氏例推之則負芻非不道於民而晉侯妄執之爾豈其然耶

宋華元自晉歸于宋杜云華元欲挾晉以自重故以外納告非也如左氏之說則魚石止華元耳大凡奔者在外而內無强援則有挾大國之勢以重其身求入而已今華元內有魚石之援則不待挾晉以為勢而自入也尙何求而挾晉哉杜氏據傳與經捂故左

右還就以成其說此可謂信傳未可謂通經也
宋殺其大夫山左氏曰不書氏言背其族也非也宋
折鄭詹莒慶紀履緰皆直舉名若其見殺者則亦皆
其族乎左氏又曰華元自止魚石五大夫予謂此傳
未可信也華元賢臣討其一族何乃及彼五子且經
又無之非必信之語也
會吳于鍾離杜氏曰晉帥諸侯大夫而會之故殊會
明本非同好非也當是之時晉爲伯主雖齊秦楚之
強皆畏焉宣肯帥諸侯大夫以就會吳乎蓋不知文
不可宜稱吳耳
十六年楚殺其大夫公子側按左氏楚師既敗王使
讓子反子反因自殺王使止之弗及此則非楚殺之
經何以書楚殺乎
曹伯歸自京師左氏以晉侯赦之乎謂經云歸自京
師則非晉侯專之矣杜云或書名或不名或言歸自
某或言自某歸傳無義例從告辭乎謂傳自無義例
爾何必從告辭耶
晉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苕丘左氏以舍之者處之云
爾按昭二十六年晉執叔孫婼因之於箕共是晉地
共是魯卿共是執之彼何以不云舍之于箕此何以
獨去舍之于苕丘乎
叔孫僑如出奔齊左氏云出叔孫僑如而盟之若然
者乃當書放叔孫僑如不當書其自奔也
十七年九月辛丑用郊杜云書用郊從史文非也史
之記事雖甚質不應如用於郊雖史加用於郊仲尼
猶當筆削焉不然則是爲因史之繆也苟因史之繆
又何以稱存刪之徒不能措一辭
十八年宋魚石復入于彭城左氏曰凡去其國國逆
之曰入本無位者復其位曰復國逆書諸侯納之曰歸以惡曰
復入今按左氏國逆之未必言入言入者未必國逆
復其位者未必言復歸諸侯納之者未必言歸以惡
入者或言復入或不言復入事與例合者少而與例
違者多不託之從赴則諉以從某例唯注者推言之
而已不復可信也

襄公

元年圍宋彭城左氏曰非宋地追書也由是言之則
孔子作春秋所筆削多矣豈專因舊史者乎
四年冬十月傳曰邾人莒人伐鄫臧孫救之敗於臺
駘然則經何以不書耶杜曰敗不書魯人諱之非也
升陘之戰邾人獲公胄亦恥矣諱公不諱戰乾時之

戕公喪戎路左右皆止王危矣蒲公不諱敗徒皆公
親之猶著其文不從其實此乃滅紀耳何足諱之而
都不書乎意者春秋為君諱淺為臣諱深乎不然喪
師逃遁之恥不若直敗者甚乎何其詳略異也
五年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傳曰楚人討陳叛故曰
由令尹子辛實侵欲焉乃殺之書曰楚殺其大夫公
子壬夫貪也此傳解經所以書壬夫名之意言壬夫
貪殺之當也又曰君子謂楚共王於是乎不刑夫共
王殺壬夫春秋謂之貪而當是共王之刑無失也如
令共王之刑有失則春秋不應名壬夫以見其罪傳
指言貪以著其惡也春秋名壬夫以見罪傳指言貪
以著其惡共王殺之何謂不刑乎然猶謂共王不刑
則是春秋亦不刑也解經若此取舍安從哉
六年季孫宿如晉左氏曰晉人以鄫故來討曰何故
亡鄫季武子如晉見且聽命非也五年夏叔孫豹鄫
世子巫如晉鄫始屬魯其年秋穆叔以屬鄫為不利
使鄫人聽命于會故經書吳人鄫人是則魯已辭鄫
矣晉已知之矣今鄫之滅非魯責也晉人何以來討
耶又曰莒人滅鄫鄫恃賂也若鄫於魯有屬無絕或
恃賂賂莒以取滅亡今魯已絕鄫鄫無賦於魯矣尚
何所恃而取滅哉然則傳所言皆不實也
七年會鄬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鄵左
氏曰子駟使賊弒之而以瘧疾赴于諸侯言經所以
從赴而書也非也凡譏春秋者必曰亂臣賊子懼亂
臣賊子懼者以其書法不隱而善惡明也左氏亦云
求名而亡欲蓋而彰善人勸焉淫人懼焉夫賊弒其
君欲蓋者也春秋順其欲而不彰則何懼矣從亂臣
賊子知偽赴之可以免於貶絕則又毋乃勸乎且是
由春秋啓之也柰何哉
八年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燮杜云鄭間稱人 恩其
無故生患以佗日合之安知非告辭略乎
會于邢丘左氏云大夫不書尊晉侯也安知非貶大
夫會公侯者乎為例若此誰能識哉
九年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
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十有二月己亥同盟于
戲杜云伐鄭而書同盟則鄭受盟可知未必然也成
公十七年公會單子尹子晉侯等伐鄭而同盟于柯
陵如杜此注則柯陵之盟鄭亦受盟矣考之左氏鄭
實未服不得與同盟也且春秋記同盟甚多左氏[illegible]
以謂書同者由服異也服異雖似可信按之前後則

不能盡通豈十二年同盟于清丘是時無新服者十
于年同盟于斷道亦無新服者成九年同盟于蒲亦
無新服者十五年同盟于戚亦無新服者十八年同
盟于虛打亦無新服者襄七年盟于鄬鄭始服于
齊而不言同二十八年盟于踐土諸侯始服于晉而
亦不言同襄二十年盟于澶淵請戚而亦不書同
知此者舉甚則同不為服異殊明矣他日稱同盟其
新服之因猶列於會至伐鄭則但以同盟見鄭亦與
盟而舉設令鄭不與盟與柯陵者又不可知襄公二
十五年會于夷儀無伐齊之文也盟于重丘而稱同
若以司馬斧受盟出于則不自伐齊之文若以為服
吳出于則諸侯無服鄭者書同盟何哉
傳曰晉侯以公宴于河上問公年季武子對曰會于
沙隨之歲寡君以生晉侯曰十二年矣大天盡為冠
具武子對曰君冠必以祼享之禮行之以金石之樂
節之以先君之祧處之今寡君在行未可具也請及
兄弟之國而假備焉晉侯曰諾公還及衛冠于成公
之廟假鍾磬焉禮也夫武子言君冠必具禮樂可矣
言及兄弟之國假具而冠無乃亟乎衛與魯接地相
接鄰冠於衛不能冠於魯乎衛君之廟非先君之祧
也成公之神非祼所宜也則武子所得者金石而
已矣魯豈無金石乎何至於而然以他國之廟為己
君之祧他廟之神為己君之先而傳又謂之禮不亦
過乎
十年會吳于柤杜云吳子在柤晉以諸侯往會之故
曰會吳非也晉為伯主悼公其賢君也軍帥方強豈
肯帥諸侯以會吳乎黃池之會晉猶於吳為爭盟焉
況其方強哉又曰吳不稱子從所稱也亦非也吳子
豈自作吳而已凡吳子鄭伯之類亦皆人稱之爾
非其君自稱也且若從其所稱而然之乎則吳當稱
王楚亦當稱王必不但曰吳也
遂滅偪陽五氏曰以偪陽子歸獻于武宮謂之夷俘
偪陽妘姓也使周內史選其族嗣納諸霍人禮也夫
偪陽子竟何罪乎欲取其國以封向戌耳既已擅滅
諸侯又擅以其地予人罪孰大焉謂之禮何哉即以
選其族姓納諸霍人為禮者諸侯雖不樂滅國乎苟
滅國矣取其子孫償以一邑雖不可為此乎且經書
滅偪陽君死其位也傳云以偪陽子歸安得此乎
乎偪陽一國有二君可爾
十一年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

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秋七月同盟于亳城
北杜云曰伐鄭而書同盟與列鄭與盟可知非也吾於
九年既言之矣
十二年吳子乘卒左氏曰臨於周廟礼也凡諸侯之
喪異姓臨於外同姓於宗廟同宗於祖廟同族於禰
廟杜氏曰周廟者文王之廟皆非也礼諸侯不祖天
子大夫不祖諸侯則文王之廟魯何以得有之孔子
曰公廟之設於私家非礼也自三桓始也然則魯君
僭而立周廟三桓僭魯而設公廟矣丘明不知又
習見之遂真謂礼然豈不謬哉以实言之凡諸侯之
喪異姓臨於外同姓於祖廟同族於禰廟於義是矣
十三年取邿左氏曰凡書取言易也用大師焉曰滅
弗地曰入非也春秋之與褒善貶惡所以示後世法
非以難易而已也難易何足記且滅国言滅如滅国
既執其君又滅其社稷故君死其位亦曰滅如滅国
而謂之取則未知君死其位敦如取邑而謂之滅則
未知邑安取君死其位乎如是二春秋記滅国也略
記用師難易也詳其然也哉
十四年會于向傳曰將執戎子駒支范宣子親數於
朝曰今諸侯之事我寡君不如昔者則言語漏洩職

汝之由此皆不貴也諸侯解體非此戎之過害矣范
宣子豈不知耶何以証之哉去年蔑于鄬上傳曰晉
因田是大和諸侯遂睦則此一年間何故遽有言語
漏洩不如昔者之事耶言與事不相應矣又曰宣子
辭言使即事於會以成愷悌然則專責戎列於會矣
経何以不序乎杜氏曰戎為晉屬不得特達非也近
上會人請屬鄫已而以為不利使鄫大夫聽命於會
則経亦書鄫人誠以鄫既与會則列国故也今范宣
子亦使戎子即事於會去私屬此諸侯矣与鄫人相
似何故不書乎即以姜戎微故不當書者殽之戰何
以書也即以殽戰所姜戎未為晉屬故得書者按戎
子自云為先君不侵不叛之臣乃在文公之前不得
云殽戰時未屬晉也推此數者知傳所叙都非实信
伐秦左氏曰齊宋大夫不書惰也杜氏括書於伐秦
攝也非也於春秋何以辨之且又無大體非春秋本
意也
衛侯出奔齊按左氏云名藏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
甯殖出其君今経乃書直如此明仲尼作春秋皆刪
撥大義不與衆史同也然則謂春秋即用舊史從史
文從赴告者皆謬妄矣

十六年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
伯杞伯小邾子于湨梁左氏曰晏于温使諸大夫舞
曰歌詩必類齊高厚之詩不類荀偃怒使諸大夫盟
高厚然則高厚在會矣經何以不書耶杜氏云高厚
逃歸故不書也按傳五年冬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
侯鄭伯許男會王世子于首止八月諸侯盟于首止
鄭伯逃歸不盟夫鄭伯之逃猶高厚之逃無以異也
鄭伯逃盟猶記其會高厚逃盟何以不記其會耶或
者伯逃盟不逃會故得記其會高厚乃逃會者故
不得記其會延上十七年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于
鄬陳侯逃歸亦逃會者何以獨記邪且驗傳文高厚
逃非會也已與於會矣忿荀偃之盟已故逃盟耳然
則方其會時厚不得不書也然而不書獨奈何哉
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左氏曰以我故執之且曰通
齊楚之使然則非爲[illegible]遺於其民以及左氏例考之
當云晉侯執耳何以得稱晉人耶杜氏患於其不合
因以不道誣二國之君文過乎哉謂人乎哉
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左氏云書曰
會鄭伯爲夷故也言諸侯之卿可以會伯子男故亦
之義云爾非也主兵者居上自其班列同者也諸侯

与諸侯相從卿大夫与卿大夫相從若名位不敵卿雖主兵
猶序諸侯之下貴王爵也去諸侯而言主兵者自可
見爾何疑哉
十八年白狄來杜云不言朝不能朝也非也聖人[illegible]責夷狄禮耳來
朝者則謂之朝何待其與中國均然後謂之朝哉且君必待其與中國
均然後謂之朝是無賓享也
十九年晉人執邾子杜云稱人以執虐民也予謂傳叙其事自爲
伐我故執之耳未嘗有虐民之實也杜氏患其予例不合則以虐民爲
之非也[illegible]也矣二十年仲孫速帥師伐邾左氏曰邾人驟至以諸侯之事
弗能報也孟莊子伐邾以報之按邾人驟至謂十五年十七年也至十
九年晉子祝柯晉人執邾子又取邾田自漷水歸之于我則亦謂報
矣然矣何謂未報乎報則仲孫速自以他故伐邾不爲報其驟至也
二十三年陳殺其大夫慶虎慶寅杜氏曰慶氏以陳叛殺役人相命各殺其長
然則何以不曰陳人殺慶虎邪又稱及者杜氏云[illegible]異辭則是春秋非從仲
尼之法也專用史而已豈其然哉
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杜云待命于雍榆故書
次非也救者赴急之師也受命以出又何待焉即待
晉命者豈救人之急方待命而行哉言之遠理莫甚
於此矣
十月乙亥臧孫紇出奔邾杜氏云書名者何[illegible]

名則貶矣字則褒矣獨不討名不必皆貶字不必皆褒乎謂字者皆褒猶之可也猶不當引凡無罪者一以字見之耳且褒者當字貶者當名如善不足褒惡不足貶者柰何

二十四年會于夷儀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左氏曰諸侯還救鄭然則何以不書於經邪諸侯相會而救患義事也春秋豈諱之哉且必若云救許救徐何以得書也

二十五年會于夷儀左氏有晉侯伐齊齊變封如師之文而經無之何邪又言晉人數晉侯及其六正五吏三十帥三軍之大夫百官之正長師旅及處守者皆有賂是成亂也亦不及何邪杜氏曰不識受賂者齊有喪師自宜退非也若齊侯以壽沒師退可也今臣弒其君為惡大矣何故退乎假使晉遂討齊破其城殺其賊汙其宮亦可謂之伐喪也曰夫弒君而謂之喪諱護其無討賊者矣

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左氏曰陳侯免擁社使男女別而纍以待於朝子展執縶而見子美入數俘而出祝祓社司徒致民司馬致節司空致地乃還若爾則陳已服罪矣何為其冬公孫夏復帥師而伐陳乎且數俘而出是無獲虜也則子產何用獻捷于提者俘獲也何以知之哉成二年傳曰蠻夷戎狄則有獻捷兄弟甥舅告事而已不獻其功今傳謂子產獻捷則非告事矣如曰數俘而出是安取捷而獻耶

二十六年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左氏曰趙武不書尊公也向戌不書後也鄭先宋不書失所也予謂此皆不足信於經無以見之

晉人執衛甯喜左氏云使女齊以先歸若實無者經何故不云以歸乎

二十七年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左氏曰不書其族言違命也非也蔡沈失位左氏貶之今魯欲自同邾滕是私失位甚矣貢賦雖重所不得已也大夫出境有可以重社稷猶曰專之今命出季氏而以謂不可違何哉設使豹徇季氏之命輕貢賦之數雖偷得一時之益而其貶魯國之秩已多矣反不當疾之邪又是會也楚晉歃而經先書晉左氏以謂仲尼逆正之也今此視邾滕之事仲尼亦必知其非公命審矣苟謂史不知而貶豹焉仲尼猶宜正之況知之乎夫知其非公命且辱國而猶責豹以不從命者是開彊臣抗君以令於國而莫之違也不亦悖乎

十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左氏曰於是辰在申司歷過
也再失閏矣明年春無冰杜氏曰頃置兩閏以應天
正故正月建子得以無冰爲災皆不然也曆家之
術求閏餘易求交朔難今司曆能正交朔又不能置
閏乎此非人情也頓置兩閏詭聽駭俗亦非人情也
且以君云其亂天時多矣春秋何能不譏乎故曰未然
二十九年公在楚方氏曰釋不朝正于廟也非也苟爲
不朝正而書乎他日公在外不朝正多矣何爲不
悉書耶去年公如楚未有至之文也公之不朝正
亦審矣雖不釋於此猶足知也胥何春秋之不憚煩
三十年宋伯姬卒左氏曰君子謂宋共姬女而不婦女
待人婦義事也非也如共姬之守禮死義不求生以害
仁亦可免矣又謂之不婦乎易曰恒其德貞婦人吉其
姬得之矣所謂婦也
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左氏曰伯有聞鄭人之
盟已也怒聞子皮之甲不與攻已也喜曰子皮與我
矣晨自墓門之瀆入因馬師頡介于襄庫以伐舊北
門然則是惡入也惡入之例當書復入曷爲但書入乎
杜氏云不言復入獨還無兵非也所謂以惡入曰復入
皆以其意害也意害矣以兵入與雖不以兵入而資
兵作亂等耳豈特以兵入者惡而資兵國者無惡乎
即以謂獨還無兵得不稱復入者是良霄之入爲直
入國中無有惡也夫伯有入鄭與欒盈入晋有以異
乎欒盈窘身因曲沃之兵以與居闕伯有徒還資馬
師之衆以伐國門竟無異也欒盈書復入以明
其惡伯有獨不書何哉
會于澶淵宋災故左氏曰謀歸宋財既而無歸故不
書其人非也他日會而歷盟諸惡之未有專其事
者直貶其人而已矣今獨專其事又貶其人何耶
由是論之此非特惡失信而已也失信者如清丘及
蜀之盟是也
三十一年莒人弒其君密州左氏曰莒犁比公生去
疾及展輿既立展輿又廢之犁比公虐國人患之展
輿因國人以攻莒子弒之乃立如是則子弒其父也
子弒其父春秋不書乎又曰書曰莒人弒其君買朱
鉏言罪之在也如是則父有罪子得而弒之也恭世
子被弒其君國之惡最甚矣何以亦貶乎且經曰
密州傳曰買朱鉏書諱適從哉亂天地之性莫甚於
斯言矣此固左氏不受經之蔽也
傳曰鄭裨諶能謀謀於野則獲於邑則否此不然也

語曰爲命裨諶草創之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修飾
之東里子産潤色之亦銅逢之常耳傳者不知以爲
草也更草記者不辨遂揖適野之事

昭公

元年三月取鄆傳曰季武子伐莒取鄆杜氏注經云
不稱將帥將卑師少書取言易也此則注與傳異矣
經但言取傳又言伐此則傳與經異矣紛錯如此誰
能聽之哉

秦伯之弟鍼出奔晉左氏曰其車千乘又曰后子享
晉侯歸取酬幣於事八反吾謂出奔者勢不得以千
乘行又一日之享取幣八反非朝夕所可至皆不近
事實者也蓋舊說秦伯以千乘之富而不能容其母
弟傳者不知則以謂鍼以千乘出奔矣記者不辨又
增取幣八反之事

莒展輿出奔吳左氏曰展輿立而奪群公子秩公子
召去疾于齊ゝ人納去疾展輿奔吳君子曰莒展之不
立弃人也若是不哉君子之言也夫展輿親弒其君
而不譏棄人而譏之是謂棄人重於弒父也藉使展
輿但勿棄人以齊其不以之身則固以爲賢矣不亦
害天下之教乎

楚子麇卒左氏曰公子圍入問王疾縊而殺之杜云
楚以瘧疾赴故不書弒也楚公子比出奔晉左氏曰
遂殺其二子幕及平夏右尹子干出奔晉杜云名書
罪之皆非也若圍弒其君託於瘧疾而可以免則亂
臣賊子何懼矣而公子比又奚罪哉彼君弒國亂不
忍其惡而出奔者也方將予見褒又何貶爲見如傳
言則是公子圍罪大而經爲之諱公子比無罪而經
致其貶輕重失序非仲尼意矣

三年北燕伯款出奔齊杜氏曰不書大夫逐之而言
奔罪之也非也如傳言者款多嬖寵欲去諸大夫而
立其寵人故大夫比而殺其外嬖公懼而奔齊〇此
則公之自奔爲有逐之者乎又曰書名從告亦非也
殺伯殺鄭侯吾雖以名爲赦衛侯燬是亦以名爲〇
與此傳又云書曰北燕伯款出奔齊罪之也是譏款
之名者乃罪矣杜氏獨以爲從赴何哉卽以名爲從
赴而已衛侯燬何用知其非從赴乎

四年大雨雹左氏曰季武子問於申豐雹可禦乎對
曰聖人在上無雹雖有不爲災古者日在北陸而藏
冰西陸朝覿而出之其藏之也周其用之也徧則冬
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淒風秋無苦雨雷出不震無

災當雹竊疾不降今藏川池之冰壽而不用雹之為災誰能禦之夫豈言聖王在上無雹可也言雹之為災由藏冰故非也魯雖藏川池之冰未為不藏冰如今之天下莫有藏冰何故雹不輒降乎且豈之為人姦佞人也業於季氏不敢端言其罪故推雹災歸之藏冰欲以諭姻強臣抹擻災異此與張禹谷永何異哉所以使昭公死於外者未必非此人也

楚人執徐子杜云稱人以執以不道於民告非也春秋為褒貶是非作也如苟從赴而已矣是懲善者無所理也賊亂之人何所懲而畏乎

遂滅賴左氏曰賴子面縛銜璧非也經所謂滅者國謂君死其位者矣既曰死其位尚能面縛乎又曰成莊克許許僖公如是是亦不然吾既言之矣

取鄫左氏曰莒亂著丘公立而不撫鄫鄫叛而來故曰取凡克邑不用師徒曰取非也若鄫自來則非魯取不可書取鄫矣且鄫之叛者誰乎上大夫也固當見經下大夫微也亦當如邾庶其書之何故匿其名也杜曰不書奔者潰散而來將帥微也亦非也杜恐傳所説不與例合又耻左氏有不傳春秋之名遂為之文飾爾且傳言叛不言潰潰者在下叛者在上可知也縱其微甚猶當書之所謂雖賤必書重地也何遽違例而掩叛人乎所謂不登叛人之名安在哉

五年舍中軍左氏曰卑公室也毀中軍于施氏成諸臧氏然則非公意也以左氏凡例推之非公意者則當不書就今書之猶應有貶今左氏言作三軍舍中軍之事可謂甚害矣而經無所貶何也杜氏又曰季氏稱左師孟氏稱右師叔孫氏則自以叔孫為軍名如是竟未嘗舍中軍也徒以軍為師名號之以異耳何謂舍中軍

六年宋華合比出奔衛杜云合比事君不以道自取奔亡書名罪之非也杜氏信以謂苟無罪而出奔舉字之乎則彼有殊絶之美者宜以何謂夫春秋非其所褒不加字焉非謂苟奔而無罪者皆字之也

叔弓如楚左氏曰楚令尹子蕩帥師伐吳師于豫章吳人敗其師于房鍾獲宮廐尹弃疾子蕩歸罪於薳洩而殺之叔弓如楚聘且弔敗也非也若如傳言吳真敗楚經何以不書乎杜氏曰歸罪於薳洩不以敗告故不書亦非也若楚不赴於魯則魯亦不敢弔矣今魯弔之是楚嘗赴敗於魯也經何得無其事乎且

七年暨齊平左氏云齊求之也杜云齊伐燕〔伐燕在上年未〕

燕人賂之更從事乎邑予謂杜云之說與傳意錯傳
所云齊求之者似指齊求與魯爲平也其下乃云癸
巳齊侯次于虢燕人行成若謂齊已既燕平則齊侯
無緣更進次于虢而燕乃行成也且齊侯伐燕之人
賂之則傳當云燕求之經當書暨燕平不當反云齊
求之暨齊平也杜又注經曰前年冬齊伐燕閔無異
事故不重言燕從可知此杜似引州公寔來爲比較
州公寔來之文卑詭非常乃可爾非此之類也試後
以事推之自昭即位以來未嘗與齊通好此年三
月叔孫婼如齊涖盟此則魯與齊平之驗矣亦猶定
十一年冬及鄭平叔還如鄭涖盟云其又也其理也
其事也三傳爲卓均不疑
八年蒐于紅傳云大蒐與經不合矣
葬陳哀公左氏曰輿嬖袁克殺馬毀玉以葬楚人將
殺之請寘之既又請私私於幄加絰于顙而逃此則
葬陳哀公者袁克也非諸侯也何以得書於經乎若
曰魯往會之是又不然楚尚不聽袁克葬其君豈聽
諸侯赴其葬乎且魯能何不畏楚也
十年季孫意如叔弓仲孫貜帥師伐莒杜氏曰三大
夫皆卿故書之非也使舉上客帥言元帥此乃春秋
之常所謂尊無二上者亦此之謂也豈卿則悉書之
哉晉嘗爲六軍六軍之將盡命卿十有二人未嘗皆
得並書者何邪
十一年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杜云蔡大夫深
怨故以楚子名告非也即如所言春秋爲無襃貶而
從赴告而已衛侯燬滅邢寧非邢大夫怨之邪
十二年公子慭出奔齊杜云書名謀亂故予謂慭本
忠季氏事孫公室謀是以與公謀去季氏也此則季氏
之仇而魯忠臣矣謀世事变卒爲孫臣所逐豈謀亂
者哉苟使忠無罪而奔逐書其字乎豈於季氏失君
臣之義矣
晉伐鮮虞杜以不書將帥足罰文子謂以狄之戰推
之安知非晉恥以詐襲而人不以將帥告乎在敵之
戰則以謂晉恥背盟用兵在鮮虞則以謂又自罰文
春秋之義何其變且至於此也
傳曰公如晉晉人辭公公子慭遂如晉按經無慭如
晉之文也杜云慭還不復命而奔故史不書於策如
所說也公孫歸父如晉還自晉至檉遂奔齊此亦不復命
者何以書其如晉乎檉也在晉外慭奔在鄭不得獨
不書也公孫敖如周丙戌奔莒此亦自外奔者也亦

先記其知日不以不復命而略其出境已且史之記
事始還使則書矣何待其復乃書於策耶欲為傳文
過而不知例有相反不可通者不亦誣乎
楚殺其大夫成熊傳曰或譖成虎於楚子成虎知之
而不能行書曰楚殺其大夫成虎懷寵也杜云解經
所以書名者非也人譖成虎成虎不行者自恃無罪
或冀君不信讒也但當貶楚子信讒專殺大夫不當
貶成虎不能行也成虎不能行小過耳楚專殺大夫
大罪也大罪不見譏小過先受貶此豈春秋者哉傳
徒以名為貶字為褒不知輕重有權未可一槩也
十三年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弒其君虔于乾谿左
氏曰觀從以蔡公之命召子干以傳例推之則比宜
以國逆例書入而今書歸何邪杜云依陳蔡以入言
陳蔡猶列國非也陳蔡是時滅而為邑矣楚公子比
之衆豈可復為國哉正令可號以為國其召公子比
者亦楚人也晉國逆而立當失書諸侯納之不亦悖
哉以杜氏筆元歸例推之又安知非比欲假晉為援
以起於諸侯者乎
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傳曰齊服也非也在此以前
齊未嘗不服以同盟之文孫云齊服欲以成其說[illegible]
槩使盧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杜氏不辯二君稱名
之意直云受封于楚故稱爵諸侯納之故曰歸于謂
二國前滅二君後封義有卓詭春秋所據譚也又諸
侯納之曰歸謂本有國者爾若杜據已除一旦復立
此則非歸不得以歸為例也
吳滅州來左氏云州來楚邑用大師曰滅非曰國滅
曰滅州來其位曰滅滅之名施於國審也國有宗廟
曰滅此滅之義所為施也言若滅大絕其後也非縣
邑所得充也邑雖大必謂之邑國雖小必謂之國夫
滅取之不可貿易乃國邑之不可相亂也州來小國
世服於楚為楚執事者皆特與諸侯盟會世皆謂州
來同楚邑也以此而謂州來是楚邑則背於經矣且
春秋記滅取者為褒貶也正其所為名者所以正其
罪也取人之邑滅人之國是以為罪大師小師何分
別焉

春秋權衡卷第六

春秋權衡卷第七　　左氏第七

十四年春意如至自晉傳曰尊晉罪已也以族舍非也此亦一事再見卒名耳魯本無罪何罪已之有旦春秋假魯事以達王義非專為魯記其憂樂之情而已也假使魯當時不敢怨晉安於受辱固非春秋所特書也況魯本無罪乎

莒殺其公子意恢杜云意恢與亂君為黨故書名惡之非也傳所言意恢死特事無有黨於亂君者正為君自與意恢善而亂臣忌之欲先殺意恢乃逐其君耳是意恢於君兄弟也雖黨無惡詩人同姓之義猶曰不能奮飛況且善之何傷若君有小惡不務親輔而同姓之臣先懷貳心欲肆其虐如是自謂不黨乎宋督有無君之心而後動於惡故先書弒君此視左氏義非異人說也今公子鐸及蒲餘侯亦皆懷無君之心而先殺意恢者春秋不錄其罪既異孔父矣又專疾意恢何哉抑君之勢或臣之亂不亦甚乎若曰莒子不感國人弗順此其罪有甚大者則又不然自殷祖甲不能無不順故伊尹放諸桐宮三年復歸于亳卒為賢王今鐸與蒲餘非有伊尹之心欲其君善者也直伎很犯上出君以自便耳如是春秋何以不殺鐸與蒲餘乎

傳曰南蒯將叛侍飲酒於景公公曰叛夫對曰臣欲張公室也子韓皙曰家臣而欲張公室罪莫大焉又南蒯之初叛也盟費人司徒老祁慮癸二人南氏家臣僞廢疾使請於南蒯曰臣願受盟而疾興若以君靈不死請待閒而盟許之二子因民之欲叛也請朝衆而盟遂劫南蒯復歸費于季氏然則南蒯以家臣張公室而為罪二子以私臣謀卿邑而為功者也若南蒯信有罪則二子亦固有罪若二子信有功則南蒯亦固有功今季氏專魯南蒯叛南蒯專費二子叛所以為家臣同也所以諫公室同也一藏一否孰為合於義祁曰與不合也臣而叛之則非所謂臣矣從而為惡又非所以事君也知其不善則莫若正之正之不能得則莫若去之君子之道如此而已矣叛非義也

十五年蔡朝吳出奔鄭杜云朝吳不違讒人所以見逐而書名非也如傳所述則無極譖之蔡人如之朝吳非有罪也乃所謂禍出於不意者朝吳安能防之哉且少君云是管蔡流言周公居東亦為有罪乎夫春秋以字為褒者未必皆字也字者亦未必皆褒也以名為貶者未必皆名也名者亦未必皆貶

如謂字者皆褒則邾儀父何褒矣如謂褒者皆字則凡諸侯之善何不字而褒之也如謂名者皆貶則公子翬及凡大夫之名何貶矣如謂貶者皆名則仲遂之字何爲而書也夫諸侯之不以字爲褒猶大夫之不以名爲貶諸侯可以爵通不可以字通大夫可以名通不可以字通故也欲一以名爲貶字爲褒則必不合患其不合則誣人之惡以納之飾人之善以出之可謂義乎

十七年六月日有食之傳曰唯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伐鼓用幣又引夏書以正之今按夏書乃季秋月朔非正陽之月詩云十月之交朔月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然則古人不獨以正月日食爲醜矣傳之所言未可信也

十八年傳曰鄭子產爲火故簡兵大蒐將爲蒐除子大叔之廟在道南其寢在道北其庭小使除徒陳於道南廟北曰子產過女而命速毀乃毀於而向子產朝過而怒之除者南毀子產及衝使從者止之按道上十二年鄭簡公卒將爲葬除及游氏之廟將毀焉子大叔使其除徒執用以立而無庸毀曰子產過女而問何故不毀乃曰不忍廟也諾將毀矣既如是子產乃使辟之竊謂此兩傳實一事也魯鄭異據說者不同或謂葬時事或謂蒐時事而丘明則兩記之何以明其然耶曰其但狀小數而不知也非子大叔事也前既不忍毀以爲患矣俄而又自懟之亦非子產事也

二十年曹公孫會自鄭出奔宋按春秋大夫之奔也矣未有言其自者獨此言自鄭是變例也而左氏無說杜氏不解何哉

盜殺衛侯之兄縶左氏曰齊豹殺之求名而亡非也齊豹不名者僅未爲大夫耳設春秋欲見豹罪書其名不愈於況謂之盜乎且豹亦何求名之有此夫殺人不忌者也而曾以是求名乎

二十一年宋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畔按左氏例以惡入曰復入今此三大夫乃叛也何故不書復入邪豈以叛非惡之謂乎

蔡侯朱出奔楚左氏曰費無極取貨於東國而謂蔡人曰朱不用命於楚君王將立東國若不先從王欲楚必圍蔡蔡人懼乃出朱此非必無也君重失蔡人雖畏楚獨能不審其同異是非而信單辭無驗之語以逐其君乎若讒人之言一朝至而君可逐也方域以北無災君矣此乃惡無極之爲人而多爲之罪以

深其愚者不然不至於此
傳曰日有食之公問於梓慎梓慎對曰二至二分日有食之不爲災非也詩云十月之交朔月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周之十月夏之仲秋也若不爲災君爲醜之

二十二年叔鞅如京師葬景王王室亂杜云本叔鞅之言而書之未知誰是故但曰亂非也左氏凡例當以捂簡書赴告而録故曰威不告敗勝不告克亦不書也未有詢於使者之口而書之者也此其說自相賊矣且王室雖亂景王已葬王猛在喪位矣叔鞅豈得不知其是非哉又傳稱閔子馬聞叔鞅之言而稱曰子朝必不免則是叔鞅已知子朝之非正矣非獨叔鞅親見其事者知之也閔子有言是魯國之人亦遍知之也何謂未知誰是邪

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杜氏曰王猛書名未即位也是也此明未即位雖先君已葬猶未得稱王者也及其論諸侯之禮則以謂先君既葬其子得稱君矣又何戾哉夫諸侯稱君猶天子稱王也天子稱王必待踰年諸侯稱君亦待即位獨謂諸侯既葬可以稱君者不識竊也

二十三年正月叔孫婼如晉左氏曰取邾師獲徐鉏丘弱茅地邾人愬于晉晉人來討叔孫婼如晉此不然也按是年正月有壬寅朔有庚戌有癸丑傳叙邾事在庚戌之後經記叔孫如晉在癸丑之前夫庚戌癸丑四日耳邾人已能訴于晉晉人已能來討何其神速也故曰不然

吳敗頓胡沈蔡之師于雞父傳曰楚師大奔又曰不言戰楚未陳也予謂楚未陳而吳以詭謀動之使至於大奔此乃正當從未陳而敗之例不書戰而已不書楚何哉杜云不書楚楚不戰也非也傳云薳越帥師及諸侯之師奔命救州來又曰七國同役而不同心然則楚乃頓胡等皆實在也但自不得成列爲吳所詐耳法當不書戰不當不書楚向若楚師獨先諸侯俱敗書諸侯之敗而不書楚猶有可議今楚等敗耳吳之詐衆人一也曷爲偏有所遺乎推驗事理疑楚本與諸侯同救州來既而令尹卒楚軍留而諸侯先至故吳得獨敗之楚師實未與吳相接則經無緣書楚也傳所云七國同役楚師大奔楚未陳之類皆不與經合似是而非者也

尹氏立王子朝按左氏諸稱氏皆曰舉族此豈舉族

聞於左氏不忠譎言之說遂者乃如此可憫笑也

傳曰楚囊瓦爲令尹城郢沈尹戌曰子常必亡郢苟不能衛城無益也或曰昔子囊將死遺言城郢君子以爲忠囊瓦其孫也城郢之意亦豈異乎而沈尹譏之何哉曰子囊之時其國事治其民親上其鄰國無虞所以城郢欲防患也今囊瓦之時其國事不治其民惡上其鄰國多怨所以城郢欲外民也是善惡之趣異也故設險者強恃險者亡子囊之慮安得不忠而囊瓦之名安得不陋哉

二十四年吳滅巢杜氏曰巢楚邑非也勝國曰滅君死其位曰滅國大而君重也如取邑可以同滅國之號是履臣亦可以同滅君之稱乎書曰巢伯來朝巢爲諸侯審矣非楚邑也

三十六年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傳曰召伯盈逐王子朝杜云召伯當言召氏經誤晉非也召伯既逐王子朝而歸敬王矣又何爲以子朝奔乎君子召伯當作召氏者則又不與經合且召伯既自歸周則其族亦必隨之何故猶奉子朝爲亂乎且召伯尊也召族卑也今召伯不奔召族自出法不當書於經而叙毛伯之上也又不得以尹氏爲比尹氏所以書者以有尹固也固尊自得書耳召族無盈則少卑何故書乎

二十七年楚殺其大夫郤宛杜云無極楚之讒人宛所明知而信近之以取敗亡故書名罪之非也周公遭變孔子被逐如有不幸而死則亦且罪之乎今讒人之忠不見理而不幸之人反先致非仲尼作春秋懲勸之本心也

二十八年公如晉次于乾侯傳曰公使請逆于晉晉人曰君淹恤在外亦不使一个辱在寡人非也去年會于扈杜云謀納公若魯不告于晉晉何納之謀其謀納公也是魯既告晉矣晉且爲公謀納其得謂其不告哉

三十年公在乾侯傳曰不先書鄆與乾侯非公且徵過也非也向者公雖去國然猶居鄆古人所謂若在竟內則猶君者也是以不歲歲書鄆耳去年公如晉次于乾侯但是暫時止次之名猶以鄆爲居自然不得書公在乾侯也今鄆又潰散公無所入羈旅他國國非其有故書公在以禁一國之事是聖人至意深淺各有所出豈但徵過哉公雖有過猶不若季氏之悖也仲尼謂八佾舞於庭是不可忍春秋之作略外

而詳內尊君而畢臣其寧繼失季氏專公身身而已
吳滅徐徐子章羽奔楚杜云徐子稱名以名告也非
也若必從赴告者安知衛侯燬非當時以名告諸侯
而左氏謂其滅同姓何邪
三十一年黑肱以濫來奔左氏因此推言春秋之美
且曰衛齊豹求名而不得非也豹挾怨儲憤發兵為
亂耳本無不畏強禦之名不畏強禦之名亦非豹所
求也欲言春秋之美何患無有而必牽此難信不通
之語乎于謂齊豹作亂不能不心愧此正欲蓋者非
求名者又曰若艱難其身以險危大人而有名章徹
攻難之士將奔走之乎謂設春秋書齊豹教衛侯之
見禁其貶甚於稱盜矣人亦未肯奔走其名也
三十二年公在乾侯傳曰言不能內外又不能用其
人也非也公以三十年始居乾侯春秋歲歲書之傳
亦歲歲為說說之盡異此明不知春秋本意也設公
今歲未死明年正月亦書之耳復欲以何事為解乎

定公

元年春王杜云不書正月公即位在六月故然則正
月所以正即位也即位則書正月未即位則不書正
月矣如隱公初不即位何故亦書正月邪

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傳云執仲幾以歸三月
歸諸京師杜云知不可故復歸之京歸師然則晉人
不掩其不義于諸侯者也何以不告于諸侯乎
立煬宮傳云季平子禱于煬公故立其廟按左氏例
苟非公命則事無載於策者立煬宮既本由季孫何
以得書邪
二年楚人伐吳傳云囊瓦伐吳師于豫章杜云囊瓦
稱人見譏以敗罪非也安知非囊瓦恥敗以微者告
乎且經又不言其敗也何以知經之取其敗乎
四年三月會于召陵五月公及諸侯盟于皐鼬杜謂
此共是一會復稱公者會盟異處故也非也襄二十
五年會于夷儀盟于重丘亦會盟異處矣何不別出
公又邪推驗傳文召陵之會本為蔡謀楚也范獻子
聽荀寅之言逆辭蔡侯則諸侯亦自此散矣不得至
五月乃盟也且既辭蔡侯則亦無緣重盟又傳叙召
陵之事曰天自召陵鄭子太叔卒趙簡子哭之言天
自召陵則無皐鼬矣其下乃云沈人不會于召陵晉
人使蔡伐沈亦不言皐鼬及盟時事明此非一會也
且傳不記皐鼬之盟耳實說召陵之會晉辭蔡人不
為伐楚故蔡人憤怒伐滅沈因并殺其君晉見蔡侯

忍亦恐夫蔡歟柏舉夫爲皐鼬之盟也今傳但云伐
沈經云滅沈已自不同傳云晉辭蔡侯又云晉使蔡
伐沈獲未可信且沈又嘗役屬楚未嘗通晉晉不當
責其不會也又獲招之沈所以滅者由蔡侯怨楚而已
〇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杜云囊瓦稱人貪
以致敗是也但於左氏例則稱無由知之
吳入郢杜云不稱子史略文非也公牧是矣
六年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左氏曰季桓子如晉獻
鄭俘也陽虎強使孟懿子往報夫人之幣晉人無享
之審如左氏言者何忌之行非公命也非公命而行
以左氏例推之不書於經矣然且書經者謂仲尼不
患陽虎可視以爲公命乎其異於公子遂奈何
城中城杜云公爲晉侵鄭故懼而城之按傳無此說
當時或自以他故築城又可必乎
八年從祀先公左氏曰陽虎欲去三桓順祀先公而祈焉非也傳有常
例非公命者不書于策若虎欲作亂而順祀祀雖禮非公命審矣
何以得書邪且虎之謀三桓實使三桓不知今明白而祈三桓閔以虎
何以能集其意邪意者虎實畏季氏季氏以臣而凌君猶僖公
以子而先父矣不敢察察言故先正逆祀以微諭其意功成事
立而後其指可見耳虎既敗走魯人又薄其行則謂虎之順祀祈

作亂也其實無何以知之曰祈則謀泄則事危虎少不爲也
九年齊侯衛次于五氏杜云不書伐者諱伐盟主以次告非也春秋
亂世至于定哀之間又亂之尤也至于弒君而無耻何諱伐盟主之有
得寶玉大弓左氏曰書曰得器用也凡獲器用曰得得用焉曰獲
非也向曰竊者失之也今曰得者得之也失得相對言得所以見
也若器必言得邵大鼎何以云取乎其用不專言得亦明矣
十年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彄出奔陳杜云稱弟亦首惡也
按隱元年之例段不弟故不言弟然則辰亦不弟者不稱弟可
也反以見首惡稱弟何哉段不言弟矣又非首惡乎
十三年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傳云范氏中行氏伐趙氏之宮趙鞅
奔晉陽然則鞅不叛也范中行逼之耳經何以得言其叛乎春
秋之原情定罪固有如此邪晉趙鞅歸于晉杜云韓魏請之故曰
歸言韓魏之强也非其地晉明書公而大蒐不言公公不在
故也不得言邾子來會于比蒲莊公遇齊侯于穀蕭叔朝公
不言來者朝在外也杜已言此矣設公在比蒲而邾子會之其在外
與穀等固當言會不當言來言來非在外辭也
十五年定姒卒左氏云不稱夫人不赴且不祔也非也安有夫人卒
而不書夫人者乎凡夫人始卒則史書之書之固云夫人矣不
待赴祔而書其夫人也此姒氏要爲哀公之母定公之妾哀
公未成君故亦未敢尊其母夫人耳葬定姒左氏云不稱小君

不成喪也非也若叔氏實夫人者固當書夫人叔氏薨已而曰葬
叔不稱小君明不成喪以責臣子可也今曰叔氏卒此非夫人也非夫
而書葬究叔宜矣何足以見不成喪乎欲責不成喪而發一
稱夫人是適足貶小君之尊而不足見臣子之罪也

哀公

三年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杜云曼姑為子圍父知其不義
故推齊使為兵首非也虞師晉師滅夏陽左氏以謂虞受賂
荀息故使首之是春秋褒貶之辨也今何故為從赴為不義者飾非
四年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杜云晉恥為楚執諸侯故稱人
以告君蠻子不道於民也非也晉苟不恥則已若猶有恥敖則諱
而不告矣不然則雖告而匿其歸于楚矣豈當誣人以不道而
自發揚其歸于楚乎
猶列國非也仲尼曰必也正名韓魏猶為大夫而列國視之則何正名矣
大雅曰不畏強禦如韓魏以強而視列國是畏之也
傳云荀寅言於晉侯曰君命大臣始禍者死今三臣始禍而獨
逐鞅 刑已不鈞請皆逐之子謂尋傳前云董安于
勸趙孟先為備孟不肯曰不欲始禍則始禍者非鞅也可言二
臣始禍不可言三臣也此事三傳說之雖各不同然公羊似直
十四年衛世子蒯聵出奔宋左氏叙蒯聵事曰蒯聵欲殺夫
人夫人啼而走公執其手以登臺太子出奔宋子謂蒯聵
雖不去猶安有此事哉且殺夫人蒯聵猶得全乎彼所羞者以
夫人名惡也如殺其母為惡傳曰冉求帥左師樊遲為右季
孫曰須也弱有子曰就用命焉按有子當為子有子有者冉
求字也仲尼門人字多云子某者不得云有子也傳寫誤之矣
大率左氏解經之蔽有三從赴告一也用舊史二也經闕文三也
所以使白黑混淆不可考校按史雖待赴告而錄然其文非
赴告之詞也春秋雖据舊史而作然其義非舊史之文也篇
牘雖有闕夫其失非聖人所遺也如謂史之所記從赴告而
已則亂臣賊子何由而書如謂春秋用舊史而已則何貴
於聖人之筆削也且春秋書良霄入于鄭鄭人殺良霄欒
盈入于晉晉人殺欒盈其文同也至哀十四年非仲尼所修矣
其記陳宗豎乃曰陳宗豎入于陳陳人殺之明史之所記與
仲尼所修異矣又仲尼所修無記內邑叛者哀十五年獨記成
叛此亦史文不與仲尼相似仲尼不專用史文驗也如謂經
之闕文皆聖人所遺者苟傳有所說而不異經同盡可據適
於經何賴於傳之解經哉故春秋者出於舊史者也而春
秋非舊史之文也舊史者出於赴告者也而舊史非赴告之辭
也傳者出於經者也而傳非經之本也今傳於經違者本末
反矣安得哉明於此者可以無惑於春秋矣

春秋權衡卷七

春秋權衡卷第八　　公羊第

公羊之所以異二傳者大指有三一曰據百二十國寶書而作二曰張三世三曰新周故宋以春秋當新王吾以此三者皆非也以謂夫子作春秋祖述堯舜下包文武又為大漢用之訓世故不專據魯史而已然則齊高偃帥師納北燕百于陽公羊以諸公子手生也文當曰齊高燕帥師納北燕公子陽生於北燕有所譏有所闕故云爾不知百二十國寶書悉爾書謬乎君悉爾書謬僖公羊之說可也若百二十國寶書有一二不同仲尼何不去彼取此乎且百二十國之書衆矣不容悉謬又不宜悉同今奈何不革其不革也無緣知所據魯史而已且公羊見晉既入春秋則曰彼治同姓同姓之晃治者又不可遂數皆泥於百二十國寶書而不知本據魯史而作魯史所書有詳有略仲尼正考核是非加褒貶而已非必百二十國書也又所謂張三世者本無益於經也何以言之傳曰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則是言仲尼依經記記傳聞而已說者乃分裂年歲參差不同欲以蒙澳其說務使私學假令雖日月之例書之詳而中其義則曰當若此矣適不中其義則猥曰此傳聞若所聞若所見故略故詳也以是通之以是扶之無往而不入要之無益於經而便於私學而已捨三世而言春秋豈不明乎又傳曰隱亦遠矣曷為為隱諱隱賢而桓賤也然則本設三世欲辨遠近近者諱而遠者不諱也今更不然賢者諱之不肖者不諱之通春秋之內無不如此亦何用分三世乎公羊以謂國君以國為體故先君之恥猶今君之恥雖百世猶可復讐不言春秋之義遠則不諱豈不横出三世又戾其言乎

又所謂新周故宋以春秋當新王者亦非也聖人作春秋本欲見褒貶是非達王義而已王義苟達雖不新周雖不故宋雖不當新王猶是春秋也聖人曰不怨天不尤人知我者其天乎今天不命以王天下之任而聖人因憝而自立王天下之文不可訓也且周命未改何新之說傳既以百二十國寶書為据又見記成周宣榭火則謂外災不書今忽書者新周也既無足以輔經而厚誣聖人不亦甚乎說者又謂作春秋為漢制達意職書以傷為真其端出於欲干合時君排抵二傳也今而觀之而不掩口笑也幾希矣又曰變周之文從殷之質夫春秋所褒貶本也文質末也車服器械封建制度皆春秋所後言也君周之世食周之粟擅合其爵（伯子男）擅易其時（[illegible]滿周夏時立）豈仲尼所謂非天子不制度不議礼不考文者乎此不可通之尤者而儒者世世守之意乃欲尊顯仲尼而不知陷

子非義也雖然爲章句者則守之夫爲道者則未之守也
元年者公羊以謂諸侯不得改元春秋王魯故託稱亦非也元
者始爾君之始年謂之元年猶歲之初月謂之正月非有天子
諸侯之辨也說者以謂變一爲元元者氣也言天地由之始生夫人
君即位何乃遠及天地未生之前乎又曰上無所繫故使春繫
之夫例元年者人君也非實太極也以一爲元氣何當於義
哉其過在少欲成五始之說而不究元年之本情也上無
所繫者文勢當無聖人雖欲損之不可損雖欲益之不可
益又何云云乎
王者孰謂謂文王也亦非也公羊言王者正受命是矣其言文
王則非矣春秋者王政之本故假王以正萬事置之春正之間者明天子
受命於天諸侯受命於君不但指文王也又公羊以謂黜周王魯即言文王
非黜周也又公羊云王通三統即指文王非三統也此其自相背也
曷爲先言王而後言正月此問之非也文不可先正月而後王也則問曰曷
爲先言春而後言王（指春秋時之王）則可謂之備已矣又公羊以謂春者天之
所爲正者人之所爲所以先春而後王也亦非也元年獨非人之所爲乎何
以獨在春上大凡元年春正月公即位此八字者文理相須苟載事
者必皆爾爲非聖人必意也唯王一字在春之閒爲聖人新意耳
則所謂五始者殆虛言乎何休又云諸侯不上奉王之正則不得即位
按桓公書即位非能奉王正也此皆臆說衍其辭飾春秋
焉可矣非傳道必之語也

事豈兩歧者所定事皆有兩歧者豈春秋固不書之
歟則此自公也諱之沒公矣
祭伯來公羊以謂奔也不言奔者王者無外也非也
周人未義降以為國魯人不王進以為君修虛文而
害實義仲尼為之乎且王者無外言奔不言出足
矣而猶言入不言歸也又欲不言奔則與祭公來何
以異乎
公子益師卒公羊以謂何以不日遠也何休曰所見
之世恩已與父之臣尤深大夫卒有罪無罪皆日録
之吾謂已與父之臣雖識有可見昔者有罪如季孫
隱如者又可思之何以訓後世乎使實逐其君得以
卜思猶大義乎又曰於所聞之世王父之臣恩少殺
大夫卒無罪者日録有罪者不日吾謂公孫敖非無
罪者實著甲申敖孫得臣傳無罪忌卒而不日何休
乃引公孫敖以為諱耻而排叔孫得臣以見知不以証
乎又曰所傳聞之世高祖曾祖之臣恩淺大夫有罪
無罪皆不日吾謂春秋治十二世之事善善惡惡今
知所言是使善惡混淆善不見旌惡不見貶也且公
羊謂春秋以隱公當所王也有王者作方治內之附
而忘恩於其御先乎彼事豈可以然之域則歸之三
世在不可以然之域則歸之於新王使其言如循環而
不可訓矣遠世固民也此學者之禍也故辨者能惑
人以言而不能服人之心此之謂歟
二年無駭帥師入極公羊以謂入者滅也無駭不氏
者疾始滅也非也春秋雖無國諱然皆使其之不害
實今更滅為入則是文害實也且無駭不氏亦非疾
始滅也滅人之國重矣始滅終滅其並應同且公羊
以春秋王魯所傳聞之世治起於衰亂之中用心尚
粗豈非謂刑新國用輕典乎今疑無駭反特重貶黜
進遠夷故輕殊不求既也故春秋之初侯近而府
先王餘法猶存諸侯佚猶輕致魯爾執致多存命
罪扶無駭皆是也公羊不知見無駭不氏因謂疾也
又惡貶之遇例因謂入者滅也此皆求其義不得而
強為之詞也
紀履綸來逆女公羊以謂不稱使昏禮不稱主人非
也扶孔國君衣昏之亂曰請君之王女與寡人共有
宗廟之事豈非主人乎又公羊外使文稱使內使文
稱如若昏禮不稱主人履綸不稱使可也為養廉遠
恥也公子遂如齊逆女何故稱使乎豈聖人於他國
之君則欲使養廉遠恥於己國之君則欲使勿養廉

違經乎此其不通也
夫人子氏薨公羊以謂隱之母也此公羊以妾母得
稱夫人故謂隱母為夫人也然妾母實不得稱夫人
當此之時禮法尚少存惠公仲子是而隱公又貴豈
其違禮者責其母哉
三年二月己巳日有食之公羊以謂或日或不日或
失之前或失之後非也公羊以日月為例故為此說
然聖人據魯史以作經是以稱日其事則史其存則
主會者為之其義則丘有罪焉若夫日月有詳略此
皆史文也聖人所不得改之又非不欲改也無所據
也事有善惡史文雖不實聖人則正之何則事從與
日月不同也假令舊史無日月今例當日據增之則
不信不增之則又於例如此者聖人所無可柰何也
是以春秋不取日月也若夫人事之善惡令令之得
失聖人嘗上考三五之世矣與天下共之故加其意
而損益焉不復疑也故吾論春秋不以日月為例豈
不然乎
天王崩公羊以謂記崩不記葬必其時也非也公羊
據百二十國寶書故云不及時書過時書我有往者
書不知其書者皆為我有往者耳其名氏著者命

命其名氏不著者微者也其不志葬則公自往也春
秋當事不書故奔喪會葬朝京師皆不書也若以必
其時則不書是無以見公自往與不自往
葬宋繆公公羊以謂不及時而日渴葬也渴當作急不及
時而不日慢葬也過而日隱之也過時不日而謂之
不能葬也當時而不日正也當時而日危不得葬也
予謂渴之與慢因施於葬元特耳若謂慢與渴有別
則何不出過時而慢之例又所謂過時而日者直據
指公而言爾當是時公子爭國隱之可也若夫
葬衛公宋文公三年無所指之責無爭國之志過
時而日有何可慮之乎若如傳所言者齊桓公宋文
公與他患難而過時乃葬宜不日以見其慢無為乃
隱之也又所謂時而不日者謂平安無故而解葬焉不
能葬也若國有憂亂嗣子致殺雖使過時豈臣子
本情而當責以不能葬乎諸如此義不可勝已故據
舉焉其義在於以日月為例也無既言之矣
四年莒人伐杞取牟婁公羊以謂外取邑不書疾始
取邑故書非也公羊以百二十國書言之故云爾不
知從國取邑有赴也赴也者書之不赴者不書之
其書之則春秋所有也其不書之則春秋所無害

也且代人取邑要為不可則爽始與文等耳未易為文等為
取邑而書何必分別外取邑哉何休又云外小惡不
書故此屢見疾始也然則傳聞之世外小惡不書則
所聞所見之世應治外不惡諸取邑者何不盡書二
十國寶書惡書之而獨汎謂外取邑不書乎
衛州吁弑其君完公羊以爾不稱公子當國也非也
諸弑君而稱公子公子而為大夫者也公子而不稱
公子公子之未為大夫者也弑君其三命稱氏其
再命稱名其不命稱國通乎春秋亦不待說已當
國與不當國何足辯乎公子公孫弑其君有不當國
乎非公子公孫弑其君有當國乎宋督宋萬寔當國為
君者竟公子商人豈不當國為君者哉乃曰宋督為
馮取國故氏國然則齊陳乞以為陽生取國何不氏
乞氏齊哉又曰商人次正當立故氏公子然則陽生
亦本正當立何不是公子哉以謂陽生為讓故去公
子商人豈不先讓舍而後弑之哉其讓之同而氏不
氏異何也以謂陽生讓成于乞商人已自讓之則是
讓成于人者不得次正之名而已自讓之者猶
日月次正之稱當使其罪差輕不亦失輕重乎且
春秋書陳乞弑君見讓成于乞是矣何不氏陽生以公
子火明其次正乎此皆非聖人本意也
公及宋公遇于清何休云言及者起公要之其意謂
及汲汲也非也及者與耳義不俱稱曰公會宋公遇
于清若當使以遇者別一朝會之名非卒然相遇也
公羊既無以釋及遂強云一君要之如欲使有汲汲
之意而附以符元年之言而何休因就成之其去道
不亦遠乎
翬帥師會宋公伐鄭公羊以謂翬不氏者與弑公賤
也非也當此之時翬未弑君可得貶乎且公羊說仲
遂卒不以弑時貶者曰於文則無罪於子則無年是
明不貶人於無罪也今此雖在隱年而固在無罪之
時如何乃貶之乎又何休以謂指三年乃無王者三
年之前未無王也然則必及其已無王而後貶也於此
貶翬可謂當乎是皆公羊何休之說而忽自違之謂
他人何
五年考仲子之宮公羊以謂仲子猶母非也說已見
元年歸賵
初獻六羽公羊以謂僭諸公近之矣而未合也魯祭
周公宜用八佾祭魯公宜用六佾祭群公宜四佾今
祭群不用六佾是以仲子僭魯公以仲子晉魯公則

且又僻公僭用公言六羽之僭而不言八佾之僭者在春秋之中而不可言也此所以季氏得僭八佾也

宋人伐鄭圍長葛公羊以謂邑不言圍非也圍之為義施於聚守而已無擇於國與邑也苟有遍告者則書之何為而不言乎且春秋之所以不擇於國與邑而悉書之者有說焉民害傷財也何謂邑不言圍

春秋權衡卷第八

春秋權衡卷第九　　公羊第二

六年春鄭人來輸平公羊以謂是時戰於狐壤隱公獲焉本當言獲為諱大惡則當言戰而君獲不言敗績故不得言戰而言輸平也非也先是榮與諸侯伐鄭未有平文何謂吾成敗乎何休乃曰外平不道據魯之公子與鄭為平理無不道者且元年宰咺來歸賵何休云外小惡不書書歸賵者接內故也今此譽及鄭乎可得不以接內書乎又且置此乎虛論之戰而見獲而謂之輸平者失事實文與義乖非聖人本心也

又曰鄭人為共國辭且諱公羊辭之何以能必其非將卑師少乎文何以異於齊人來歸衛寶而獨出於共國之語乎大凡國君使卿大夫大夫無其通君故常知其君使其人以聚之若使微者往卑無稱故況鄭人耳歸成風之禭歸齊西田者與此一類也齊西田不言來者魯公反魯人出走齊國內受之也何以異哉

七年叔姬歸于紀公羊以謂叔姬者伯姬之媵也非也媵賤不書春秋之通法假令其後為嫡有賢行者書葬紀叔姬及紀叔姬歸于酅足以見矣雖然猶恐非也何乃又為書其初歸哉且公羊以謂許人臣者

此使臣許人子者正使子今叔姬非寡獨也伯姬死
而攝嫡爾於攝嫡之時既已從法書其賢又欲上叉
初歸之日文與伯姬並矣無乃許人勝者乃使勝
乎嫡勝之法自春秋亂之何哉
勝侯卒公羊以謂不名者微國也非也公羊說蔡侯考父
卒（隱八年）曰卒從正葬從主人然則勝雖小國可獨不從正乎
計許與勝大小猶等許爵為男在傳聞之世卒且
書名（僖四年許男新臣）況勝侯乎何休又云春秋王魯託隱公以為
始受命王勝子先朝隱公春秋褒之以禮嗣子得以
其禄祭故稱侯是何迂僻也若嗣子得以其禄祭則
先君得稱侯而嗣子豈不得以其禄傳世而後君何以
獨不得稱侯迺妄至此可悲也哉且勝君猶以其子
致故稱侯則其不得以其子故故書名哉吾謂假令
勝侯卒見有名何休尤且曰其子弱魯其父慮見隸
故從大國例以是說經又何往而不得齊侯使其弟
年來聘公羊以謂母弟稱弟母兄稱兄非也天子諸
侯絕期者族人不得以其戚戚君也致為親親則
有矣何得以其屬通哉公子慶父伐於餘丘公
子牙卒則以謂貶不稱弟也公子友如陳（莊二十五年）則無
以說之不亦二三乎

八年我入邴公羊曰言我者非獨我也齊亦欲之
非也經但言我實不言齊設齊亦欲失其眞矣
宿男卒何休曰宿男先與隱公交接故卒褒之
也不名不書葬者與微者盟功簿當褒之為小
國故從小國例按宿當是時真小國矣又何說
從小國例乎君宿本無國今褒為小國可矣宿
自有國無說褒乃為小國也有王者作必不比天
下之諸侯而誅之況肯比天下諸侯而褒之乎
諸侯不廢國固其國也宿雖不與公盟猶是小
國君也何雖（須）紛紛乎
公及莒人盟于包來公羊以謂實莒子稱人則從不
疑也非也無故貶莒子為人意以謂書使微者通公
不使公通小國之君也夫公及小國君盟何不可而
又欲通微者屏稱乎欲為隱公張義其實乃損之耳
無駭卒說已見二年
九年挾卒公羊以謂未命大夫近之矣未合也
俠者再命耳
十年壬戌公敗宋師于菅公羊以謂偏戰也非也按
公羊以日月為例故云爾君衛師燕師敗績豈非
偏戰而內勝乎言戰言敗明偏戰乃得言戰也

言敗而不言戰明此乃爲敗非偏戰也觀文自
了亦不假日月爲例矣故魯於諸侯偏戰而勝
則言戰言敗偏戰而不勝則言戰而不言敗詐
戰而勝則言敗某師詐戰而不勝春秋無其文
未知偏無之邪亦其諱詐而不勝者邪鄭師爲敗績於秦蓋
又公羊以謂內不言戰亦非也內不言戰而敗耳
戰而勝何故不言即不當言乾時之戰何以言
也
辛未取郜辛巳取防公羊以謂言其日者一月
而再取甚之也非也公敗詐勝宋師用二十
日間得其兩邑若不著日則似同時取之此理
當然非所甚也又曰內大惡諱小惡書按
春秋可諱則諱可書則書大惡有不諱者隱
僖公是也又曰外大惡書小惡不書按外小惡
書者多矣豈謂不書乎詳傳此言文指百二
十國寶書而說不知據魯史也
宋人衛人蔡人伐戴鄭伯伐取之公羊曰易也何休
云因其困而滅之易若取邑故言取欲起其易皆非
也公羊以取邑爲小惡滅國爲大惡今變滅爲取者
是去大惡就小惡縱失鄭伯之罪而反錄其雖易哉

爾可謂春秋乎且春秋何不言鄭伯伐戴之豈不棄
見其因人之力而滅人之國乎而何爲區區然記其
難易而已滅國而難者於罪有者乎抑無者乎國滅
而易者於罪有加乎抑無加乎均之滅國而已者無
爲分別其難易以顛倒滅取之名也且取之名何獨易
乎宋人伐鄭圍長葛明年冬之更年而得邑公羊
以爲疆又何謂易乎
十一年滕侯薛侯來朝公羊以謂其兼言之者微國
也非也雖天子不敢遺小國之臣聖人作經乃遂略
微國之臣乎此乃同時旅見者春秋據事而書欲見
義耳且滕薛從鄭爵位差同而較鄭失也滕薛先附
何故畧此而厚彼乎何休又曰滕序上者春秋變周
之文從殷之質質家親親先封同姓亦非也知休之
意以謂滕是後常稱子薛是後常稱伯知本小國春
秋王魯故褒爲侯耳然則薛本爵加滕一等以同姓
之故故滕得與並稱侯又撓使居下不乃乎何乎猶
有可議曰位均夫先朝者可褒則先叛者可貶矣鄭
人親獲隱公而爵列不降以謂稱人則足見矣公子
翬弒隱之篇貶鄭伯何獨不於隱之篇貶乎是皆委
曲不通於道者也滕薛王者之充也鄭王者之亂臣也公羣隱公也舊己矣哉王亂臣理當悉隱之

筍氏義三見于執宋公伐宋公羊皆以誑
傳之篇匙之知其亂人于得但一點而已

公薨公羊曰隱無正月者讓乎桓也非也適無正月耳若以輸

乎爲揺輸乎何足恃乎

桓公

元年璧假許田公羊以謂許田者魯朝宿之邑也謂之許者繫之許也非也詩云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然則周公受封本有許也非孔子作春秋故繫之許也且地邑各自有名或曰許田或曰龜陰田猶是而書豈擅改易哉

二年杞侯來朝何休云稱侯者天子將娶於杞故封之百里不知休何意者謂杞侯已自受封於周邪亦春秋見王將娶杞女故進其爵爲侯者耶若以杞侯實自受封者安知滕薛侯不稱侯非天子黜之邪若以春秋爲王見義者又可謂新周王魯邪凡封建諸侯當自天子出而春秋私自進退名爵雖亂亦知所統矣可謂禮邪又曰天子得娶庶人女其得專封亦非也天子者養天下之民居天下之尊守天下之法者也能行人能爲人則侍其職矣雖然刑人當以罪爲罰人當以德賞以其得專之逆妄刑人妄爵人哉況撓以情欲疏以私愛而擅百里之命於匹庶之人哉輕宗廟社稷甚矣使後世不肖君因緣此義欲以下里賤人之女而共天地之事豈不甚矣哉

蔡侯鄭伯會于鄧公羊曰離不言會而言會者蓋鄧與會也非也二國相會理不可言蔡侯鄭伯盟于某且實行會禮非會者何必赴而書哉不甚見聞乃揺齊侯鄭伯如紀以爲此例復自出言哉何可揺乎所謂離不言會者左氏得之矣

公至自唐何休云致者君子疾賢者安所不肖者反以相親故與隱相違也明前隱與戎盟雖不信猶可安也今桓與戎盟雖信猶可危也所以將抑小人也非也按元年會于垂休亦不致者奪臣子辭也致休又云坤小人若誠奪臣子辭會戎有危而不致適可見矣何故反書其至與徐公一例邪且隱公與戎盟不書致亦奪臣子辭耶大凡務巧辭曲通者卽有乏曰焉非焉猶可通也但恐繫而不要亂道真耳

三年春正月何休曰不書王者見桓公無王而行也二年有王而見始也十年有王數之終也十八年有王桓公之終也不就元年見始者未無王也非也弑君之罪不輕於成人亂易地之惡不差於納鼎大廟而以爲元年未無王輕重失序刑罰不當民殆無所措其手足且夫休所指桓無王止於數事矣弑君見於即位成亂迫於納賂易地著於璧假其迹已明雖使春秋歲歲書王其可謂桓有王乎然則不書其不齊侯衛侯爲於數事亦明矣非公羊何休所能見

齊侯衛侯胥命于蒲公羊以謂結言而不盟春秋善之也非也先王爲民之不信言之難恃故殺牲約誓以告於神明而爲盟盟禮所以齊信也然則盟固先王之所有矣春秋之惡盟者惡其瀆也非惡盟之不及結言也春秋亂世齊衛皆君會相命

蓋何足算陽穀之會公羊以謂遠國皆至桓公發誓於諸侯諸侯微
無用盟誓矣豈非結言而退乎則何不謂之胥命哉
四年公狩于郎公羊以謂春曰苗秋曰蒐冬曰狩非也周禮春蒐夏
苗秋獮冬狩得其正矣周禮雖非仲尼所論著然制度粗存焉
蓋周公之舊也仲尼嘗執之矣子所雅言執禮其有駁雜封國之制似周衰諸侯
所增益也不足以害其大体蒐狩之名則吾從周何休曰不言夏
田者春秋制也以謂飛鳥未去於巢走獸未離於穴恐傷推幼
也亦非也公羊子承絕學之後口授經傳顛倒蒐狩且有所遺
爾何誠春秋制乎評仲尼之聖不過三王故曰尚書無闕然史
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三王四時皆田矣而春秋獨闕一者其意
欲推仲尼之仁賢於三王也即有妄人四時俱田始可謂賢於仲尼乎
且以是而論聖人不亦淺哉礼記王制記四時之田亦復闕夏蓋王
制出於漢時諸儒而諸儒承公羊之謬遂至於此不足以據也鄭
康成乃云是夏時制度殊其號耳夫夏后非王者也何為若是之多
忌諱乎何休又云狩例時月者譏不時也其意謂仲尼作春秋
欲令於夏冬狩也夫仲尼之制作在哀十四年而桓公自用
周礼以田狩桓公非得素受道於仲尼也在於為於彼為
彼仲尼安得而譏之是今日適越而昔至也不亦妄乎
宰渠伯糾來聘公羊以謂下大夫也繫官氏名且字非也
理不可書名而又書字仲尼之筆一何繁乎且迂至此哉又何

休曰下去二時者為毀天子下聘也亦非使有遺闕日月者仲
尼皆不特益之日月無足見義而益之似不信故不為也苟為四
為生義者又何不得
五年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公羊以謂甲戌之日亡己丑之日死而
得君子疑焉故以二日卒之非也陸淳既言之矣
齊侯鄭伯如紀公羊以謂離不言會故言如也非也春秋之記
與會者所以刺讒諸侯義不書隱二年注非善群聚而恚諱會
也離會何而不可書哉何休云譏外離會常書故變文見
意以別嫌明微亦非也所謂嫌微者為善害道是之以必別
之明之不知記離會何害於春秋而仲尼必欲改會為如以
亂事實哉夫與會同物而春秋獨不記離會又何為哉春秋
離四其國而公與諸侯國等列也記內離會而不謂之離會乎而
以為離不言會失其類矣其意在於百二十國書也何叔
之子來聘公羊以謂父老子代從政若是則世卿也何不
曰仍氏之子乎何休以謂不稱氏者起其父在夫春秋所
以貶貶其世卿也今稱失世卿之罪而錄其父在而已無
乃失輕重且武氏不言之子今此言之子亦可以見父在矣
而不曰仍氏知非父老子代者也且文稱仍叔之子不足以知其
父老子代義故難信也
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公羊何休以謂賢三國之君猶令從不

疑非也若吳國君則天子非權詐令以不能從諸侯而獨得其人所
以見弱微也且若宋國君從天子者春秋方書之以見褒義何
謂乃損其名哉大雩公羊以謂言雩則旱見言旱則雩不
見非也凡雩者為請雨者也若書雩以見旱是謂雩者必
不得雨也若雩必不得雨則雩可以見旱矣若雩可得雨而
以雩見旱豈雩之情乎又且旱而雩〻而得雨春秋將何
以書之若書旱則失得雨若書雩又不足以効其得雨雩
解以見旱者都勿書則廢其應變之精誠未知公羊何
以解耶

州公如曹何休曰稱公者申其尊悲也　將王魯之則進爵邾子是　春秋
王魯之則進爵滕侯是　有所責惡而見其尊亦進爵州公是　春秋所
嘉而見者亦進爵杞子是　凡二百四十二年而據實爵四八焉是何
嘗乎且謂州公寔來亦足矣又何申之

六年寔來公羊以謂慢之也非也君子躬自厚而薄責於
人人雖無禮我可不為禮乎何故慢之何休云州公
過魯都而不朝是慢之亦非也諸侯相過安得
必行朝禮假令過十國亦當處〻朝乎蓋假塗
則有之矣主為客禮則有之矣何必盡行朝禮乎
先王之制諸侯相朝者禮王刑一德以軌有道之
國今桓公無道而人不朝乃其宜也不敢棄先王也春秋方宜

為魯內諱何假責人乎且若春秋謂之書入都必朝則
是不擇有道而苟以行過為禮也春秋何以判邾人
牟人哉

大閱公羊以謂以罕書也何休曰三年簡車謂之大
閱刺桓公忘武備也不知所謂罕者謂自入春秋今
始一閱耶謂桓公過其三年之期今始一閱也若自
入春秋今始一閱者則非獨桓公忘武備隱亦忘也
如此者為桓公過其三年之期而始一閱故得以罕
書也然必閱而後書又假令桓公終身不閱春秋遂
不得書則是與隱公無以辨也又非必桓公終身不
閱春秋不得書為可疑也假令桓公初歲一閱終歲
又一閱春秋書之公羊必以謂書罕也則未知中間
罕乎亦不罕乎若謂罕則中間無又以見若謂不罕
則中間實未嘗閱此文之不通難以強合者也又何休
所說簡車歲有此年三年五年之日在桓公之世獨
閱以罕書是明此年五年屢不罕也桓公又非終不閱
者也今已閱之矣且失其旨耳如此桓公之於武備
何謂忘之乎

蔡人殺陳佗公羊以謂外淫于蔡蔡人殺之非也蔡
人者討賊之辭也佗本篡故以討賊又許言之宜府

人殺州吁齊人殺無知楚人殺陳夏徵舒是也范雖
自君內不爲國人所附外不爲天子所命是以累於
商人而不得以適年例言也公羊子失其事實聊爲
設罪論耳
子同生公羊云喜有正也非也國之嫡則莫重焉夫
無得不書以爲感隱桓之禍故以喜書不亦淺近乎
何林又曰不稱世子者明欲以正見無正亦非也諸
侯之嫡雖當世嗣然必誓於天子而後稱世子今此
未誓故不稱世子耳以見正不正不亦鄙乎
七年焚咸丘公羊以謂咸丘者邾婁之邑其君在焉
故不繫國焚之者燕之也非也按公羊凡春秋所書
內取邑苟不繫國者歸之邾婁今此亦其比也又按
邾人執鄫子用之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
諸若此類不以之甚者春秋明書之不從又亂實若
誠火攻人君應書曰伐咸丘焚之與伐戴又之相符
矣今但曰焚咸丘而無兵戈之意安知不以火田乎又
公羊解取詩等曰諱亟也然則設爲亟故不繫國此爲
君存亦不繫國亟於取邑小惡之小也焚人之君大
惡之大也尤不足以相起而實相亂未可謂善爲春
秋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公羊以謂名者失地
之君也非也若實失地何故猶朝且朝者託於有國
有家者春秋不以禮假人如之何以弁爲朝也又諸
侯失地者不必名溫子狄子譚子是也何林之說以
謂名者見不世也若如此彼三子者亦寧世乎
八年已卯烝公羊以謂譏亟也非也春秋欲見王月
耳烝故於此不得不書已卯烝猶將書壬午猶繹者不得
不先書有事乎太廟也此其實矣又何亟乎何林云
爲十二月已烝者其意謂常事不書則凡以非常
書不知常事有不得已而書者亦不居於非常書也
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公羊云不稱使婚禮不稱主
人非也祭公來魯非魯家也稱使何傷又不稱主
人者豈權論乎吾既言之於紀履緰矣
九年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何林曰雖非禮有尊
尊之心故曹伯卒卒詳錄非也春秋豈爲說之不
以道而說于古之制私者非取其過厚也爲之中節
而已故過之不得不貶不及之不得不譏
十年公會衛侯于桃丘弗遇公羊以謂公不見要也
何林云時實公欲衛侯不肯見公非也
衛侯于桃丘者即公本約衛侯爲會于桃丘也弗遇
者公俟其期衛侯已去不相逢遇也公羊本辭過爲

一君出一君要之設謂此爲公要衛侯推其文而不可爲說何者公羊既云會者期辭矣又云一君要之若實期辭非要之也若實要之非期辭也二者不可並而雖折和逕非經意也要曰遇者相遇云爾何用紛紛乎

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公羊以謂稱來戰者近乎圍也非也近乎圍豈實圍哉聖人豈探其近乎圍之意而書之哉且春秋惡戰耳不分別遠近遠近何當於義乎又曰內不言戰言戰乃敗矣亦非也內不言敗爲言戰何傷

十一年宋人執鄭祭仲公羊以謂知權非也若祭仲知權者宜效死勿聽使宋人知雖殺祭仲猶不得鄭國乃可矣且祭仲謂宋誠能以力殺鄭忽而滅鄭國乎則必不待執祭仲而劫之矣如力不能而姑爲大言何　之且祭仲死焉足矣又不能是則若雖許焉還至其國而背之執突而殺之可矣何故黜正而立不正以爲行權亂臣賊子孰不能爲此者乎古之人既有知之者矣

突歸于鄭公羊曰突何以名問之非也突之名猶小白許叔矣何故問乎當曰突何以不繫國則曰挈乎祭仲可矣又曰其言歸何順祭仲也非也若仲之爲者春秋之亂臣也如何順之乎

鄭忽出奔衛公羊曰忽何以名春秋伯子男一也辭無所貶非也故周之文從殷之質非聖人之意吾既言之矣且在喪稱子者禮也公侯伯子男者爵也又同而義異聖人豈以爲嫌而避之且避成君而稱名無義之甚以謂辭無所貶則孰與直稱子哉

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公羊曰柔者何吾大夫未命者非也柔命耳

十二年陳侯躍卒何林云不書葬者佗子也佗不稱侯嫌疑在名例不當絕設使躍葬不亦甚乎其說之巧也凡公羊以謂葬者据百二十國寶書也其法應書則得書不應書則不得書然則宜書曰某國葬某公若曰某葬葬公然今春秋所書皆曰葬某國公者是由內錄也因內錄者善惡何別焉而以謂有得書有不得書甚無謂也雖弒君滅國不書葬耳豈以錯無臣子也凡何林所說諸葬不葬義類不可信皆若此丙戌衛侯晉卒何林云云者非也直史有謬誤者仲尼因史作經知日月不可爲例故悉置不革可以示必信耳非他也

丁未戰于宋公羊云内不言戰言戰乃敗矣非也若偏戰而内勝何得不言戰若曰内不言敗言戰則敗矣可也

十二年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燕師敗績公羊云何以不地近也然則近故不地則郎之未戰非為近也明矣而方解之曰郎猶可以地不亦誣乎又曰其言戰從外也非也戰者聖王所有假令春秋實王魯猶不為諱戰戰而勝何故諱乎其意以為則敗言戰言戰則敗也今實不敗不可言戰故云從外矣不知凡書戰而不言敗績者乃諱敗耳書戰而言敗績者敗者他國也以言戰而後見其敗何待不言譬如傳曰全曰牲傷曰牛而經曰鼷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然則改卜之牛未有傷也何不曰改卜牲乎蓋以謂稱牛不疑於傷也今書戰亦不疑於敗故牛實不傷而謂之牛有不疑也戰實不敗而謂之戰亦不有疑也又何以為從外乎

十四年御廪災何休云天自出燒之曰災按公羊例天曰災小曰火大者朝廷也小者宮寢也即有天自出而燒宮寢與非自出之火燒朝廷欲如何書之

乙亥嘗公羊以謂御廪災不如勿嘗而已矣非也天災可畏而不可知為國家者見災而懼則足矣何廢宗廟之祭乎以謂當須天意是推難測之神道而曠明白之人事也若天道可畏則莫若恭敬祀事以謝之矣昔堯之時大水九年湯之時大旱七年若必廢祭以自責者吾見荊棘生於宗廟矣

春秋權衡卷第九

十五年鄭伯突出奔蔡公羊以謂突之名奪正也非也突之不
正明矣雖勿名之可勿奪乎
鄭世子忽復歸于鄭公羊以謂復歸者出惡歸無惡歸者出入
無惡非也如忽之奔蓋有不得已亦何惡乎若以為惡猶有可
議求知突之篡國亦何故出入無惡乎以謂突之言歸顧祭仲
也夫突親篡兄奪國以順祭仲而得言歸忽本宜為君者也方
其出亦何獨不使順祭仲乎在突之入則得順祭仲而使為入
無惡在忽之出則不得順祭仲而使為出有惡如是春秋乃助
突而不助忽也不亦悖乎何休曰忽之出惡者為不如死之榮
也亦非也公羊許祭仲為知權者固以祭仲為能以生易死今
又責忽之不死若忽死為是則無以權許祭仲若忽生為是則
又何死之榮而言祭仲則欲其以生易死言鄭忽則欲其以死
易生不亦惑哉孔子曰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
鄭伯突入于櫟公羊曰曷為不言入于鄭末言爾非也實入于
櫟未入于鄭豈得言鄭哉何休因援陽生為比夫陽生入陳乞
之家者誠在齊也又何疑乎衛侯入于陳儀蒯瞶入于戚公居
于鄆皆一例爾
伐鄭何休以謂征突非也蓋休不知之
十六年公至自伐鄭何休曰致者善公非也元年不致以為奪
臣子辭二年致以為深抑小人今書致以為善公行義桓會不
致以為無憂可危知休之言致者乍善乍惡乍安乍危無一可
通也
十七年公及邾儀父盟于趡何休云本失爵在名例中朝桓公
稱人今此不名者明元功之臣有誅無絕非也若元功之臣有
誅無絕故儀父雖有罪猶不失初褒則滕侯薛侯未嘗有罪一
褒之後便黜稱伯子何也
及齊師戰于奚何休云云者鄙俗之言耳
蔡季自陳歸于蔡何休以季不稱弟者見季不受父兄之尊非
也以季為名乎季未命為大夫則名氏不通以季為字乎先君
已沒則不合稱弟理適然耳諸休所據者皆非也
葬蔡桓侯何休云奪臣子辭非也春秋之時禍亂有甚於封人
者未聞奪也
十月朔日有食之何休云云者非也日之食非專為魯春秋
豈得強附著之魯哉聖人之記災異欲人懼耳若眭孟京房指
象求類知與鬼神通言者也
十八年葬我君桓公公羊曰賊未討何以書葬讎在外也讎在
外則何以書葬君子辭也非也君弒臣不討賊非君子不復讎
非子復讎者以死敗為榮故曰父母之仇不與共戴天齊襄公
復九世之讎公羊賢之柰何為讎在外則勿復乎必曰量力而

動不責逾國而討者又何以稱復讎者以死敗為榮乎伍子胥借吳之力以復楚公羊是之即以量力不責者知子胥乃可耳焉有挾千乘之勢而知讎不報乎

莊公

元年夫人孫于齊公羊曰正月以存君念母以首事非也夫人始與公俱知齊公薨喪歸則夫人固亦歸又不得特見爾非為念母乃貶之也且公羊例夫人行惟奔喪致姜氏之不致適宜矣又何疑乎弟子不曉故妄問之公羊子忘其本例遂妄對之實說公薨于齊事起夫人而國人初不知也徐而知之則共責讓夫人夫人用是奔耳

單伯逆王姬公羊以謂單伯者吾大夫之命乎天子者也非也春秋之義許人臣者必使臣若以命於天子之故而不名是使不臣也又禮曰君前臣名公羊說公子糾不稱公子亦曰君前臣名豈有己國大夫受己君命但以命於天子遂得不名乎且公子糾異國之人單伯朝廷之臣於外國之人則正君臣之禮朝廷之臣反不務正君臣之禮甚可怪也又所謂命於天子不名者禮經未有不稱使天子召而使之也亦非也又何不曰天子使單伯逆王姬凡天子嫁女而使魯為主必有告命魯既受命則使人逆女禮也何至天子自召單伯使之乎且主嫁女者魯侯也非單伯也天子何乃專召單伯而使之此事之不然

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公羊曰加我服也非也周人雖愚豈其以不服死者而畀既葬之人哉且何以為儀齊師遷紀郱鄑郚公羊曰遷之者取之也為襄公諱也非也有遷而不取者有取而不遷者有且遷且取者春秋據實而書耳非諱也以遷邑為愈乎宋人遷宿公羊以謂當坐滅國然則齊師取邑諱從遷邑實言遷邑復坐滅邑安在諱也且襄公獨非懷惡而討不義者乎其何諱焉

二年公子慶父伐於餘丘公羊以謂於餘丘邾邑也非也公羊見邑不繫國者可疑者悉附之邾婁爾何休云慶父少將其不識者從不言弟意亦起之其意謂公弟也二十五年公子友如陳不言弟又何起哉

三年葬桓王公羊以謂改葬非也若誠改葬經曰改葬如改卜之類矣今不言改非改葬也何休云榮奢改葬葬非其宜故惡錄之按休所引皆讖記也理不可信說者又謂生義云王崩七年改葬必然也夫世衰禮廢何事不有豈能必桓王前已葬哉固當據經文然改葬足以為實矣

紀季以酅入于齊公羊以謂賢紀季服罪故不名非也原春秋所以不貶季為叛者以季受命於紀侯也若齊欲滅紀紀季不能同心守國專析其地以事讎敵外託服罪實私享其利者是春秋所惡也且春秋責死位無緣以專地事讎之人而褒之此明齊紀本非讎也襄公貪其土地紀侯自見不忍鬬其人又

恥事惡人欲棄去之師法太王而患宗廟殄絕其心又未肅故使紀季以酅入齊為附庸也是紀侯輕南面之位而惜百姓之命不患終身無位而憂宗廟之祀其仁心忠厚最為春秋所賢者也趙鞅入于晉陽以叛以無君命雖有功不除其惡假令季實服罪以存宗廟猶與趙鞅無君命等耳不得役其叛又稱其字也

四年紀侯大去其國公羊以謂滅也不言滅為襄公諱也非也文稱紀侯大去何以謂之滅乎蔡侯弒父惡莫大焉楚子討之書曰楚子虔誘蔡侯般者固惡其懷惡而討不義也紀侯九世之惡不深於蔡般齊襄懷惡心而討不義不滅於楚子而春秋深抑紀侯以難明之事尊信齊侯以一偏之辭何故且烹哀公者王也非紀侯也紀侯有罪罪在譖人不在烹人奈何滅紀以為賢哉以辯持之以曲通之公羊之義固勝以直觀之以義推之公羊之義未有一可也

齊侯葬紀伯姬公羊以襄公為賢吾既言之矣

公及齊人狩于郜公羊以謂齊侯也非也春秋有不待貶絕而見罪惡者若實齊侯書之乃宜矣又何更之乎

五年倪黎來來朝公羊曰黎來者何名也其名何微國也非也諸侯無生名凡生名者為貶之耳

伐衛公羊以謂不言納朔辟王也 按公羊以納為篡然則書納足明其罪矣今不務褒貶而反隱惡非春秋之意也

六年王人子突救衛公羊以謂實貴子突繫諸人耳非也衛侯不臣王不能誅也遣貴子突救衛不能克也書王子突適足以見其微矣此亦不待貶絕者何有繫諸人哉

衛侯朔入于衛公羊曰其言入何何休云據頓子不復書入非也去年五國納衛侯實不能入今衛侯因利乘便遂能自入也納則言納入則言入初不相干無所多疑也推公羊之意所以為君言者疑在以納者入辭也不知納者自納辭入者自入辭爾以謂不然無為去年冬諸侯既入之今年六月乃又入也何休又云不書公子留出奔者天子本當絕衛不當復立公子留亦非也休以據百二十國寶書作春秋若留者無宜不書故云爾仲尼曰興滅國繼絕世有王者作猶曰興之繼之況以一朝之惡遂絕康叔之祀哉理不適也推不通之理欲以成百二十國寶書之驗而不悟建失聖人之意可憫笑者此也

公至自伐衛公羊曰得意致會不得意致伐何休文說二國一國之别皆詭亂不經有為而為非凡例之體故不語也

齊人來歸衛寶公羊曰此衛寶也齊人曷為來歸之衛人歸之也非也宋人致鼎謂之郜鼎鼎本郜物也齊人歸寶謂之衛寶寶本衛物也事類相明無足可疑豈以謂之衛寶則必衛人歸之伐郜鼎者豈郜人送之哉且經書齊人來歸至明白矣又何

云乎
七年星隕如雨公羊謂不脩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復君子
脩之曰星隕如雨此妄語也若令不脩春秋其文如此仲尼何
得改之乎若彼言雨星非少衆星也令言如雨則衆星少也是
仲尼横設不實之事以誣罔後人也又仲尼不書尺而復若實
尺而復無為不書若尺而復不足書如雨亦不足書何者如何
休之言以隕則為異耳
秋大水無麥苗公羊云一災不書待無麥然後書無苗非也若
春秋一災不書豈愛民之謂乎詳公羊之意謂當是時麥殭而
苗弱苗當先敗麥當後敗不當先書無麥也審如公羊言一災
不書待無麥乃書無苗則何不曰無苗麥乎
八年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公羊以謂託不得已也非也仲
尼豈為不實無狀以逆人哉蓋聖賢諱國惡者有之矣亦不從
而為之辭而已矣從而為之辭者此小人之事也何以辱春秋
甲午祠兵公羊以謂為久也非也若魯欲以是月與鄭國之齊
共伐盛何至正月出師自取淹久乎
成降于齊師公羊以謂成者盛也諱滅同姓也不言降吾師辟
之也非也實其國盛改謂之成實滅其國改謂之降實降于魯
又獨言齊皆非聖人之文也凡聖人諱國惡亦在可諱之域不
在不可諱之域如改白為黑回己為人豈獨非道亦不可得也
矣春秋之書要在與傳而自違非回經以合傳也且所貴聖人
之文者不貴其革易名字以惑人也如必革易名字然後可見
褒貶諱避者誰不能為春秋哉
師還公羊曰病之也曰師病矣非師之罪也然則理當貶之何
言善之乎又凡春秋所刺譏苟滅國伐邑誰則非君之罪乎既
曰君罪師則無罪何至於此獨以為非師之罪乎則彼不記師
還者皆非君罪而師罪乎
九年公及齊大夫盟于暨公羊以謂不沒公者齊無君也非也
齊之有君猶當沒公齊今無君何以反不沒公且以不沒公為
尊內耶按高子來盟公羊云不稱使當我無君蓋以謂君不行
使乎大夫也春秋尊魯無君猶不使齊侯敵魯大夫君齊無
君春秋何得舟公以敵齊大夫哉又曰何以不名諱與大夫盟
也使若衆然若諱與大夫盟沒公是矣今不沒公非諱與大夫
盟也何休曰是時齊人來迎子糾魯不與之盟齊為是更迎小
白吾謂魯若不與齊糾者何緣與齊大夫盟所盟復何事哉
公伐齊納糾公羊云納者入辭也非也納者納辭耳得入不得
入未可知也非入辭也又曰伐而言納者猶不能納也亦非也
有伐而納者有闔而納者有未嘗伐未嘗闔而納者各據實書
之耳又云糾不稱公子君前臣名也非也糾失國在魯本非魯
臣何故疑以君前臣名乎且若稱公子糾則可謂非君前臣名

乎齊小白入于齊公羊云以國氏者當國也非也凡言當國之
說皆無通例不可條貫吾於州吁弒其君既言之矣
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公羊曰內不言敗此言敗者伐敗
也非也若魯實以復讎而戰者春秋不宜不言公若以復讎者
在下故不言公春秋豈奪人臣子意哉臣有善言君行之則君
善也故書曰股肱良哉言一體也奈何以復讎者在下則不以
其美歸公哉且謀之者臣也行之者君也旨謀而君不行疑君
可也臣謀而君行又欲何嫌
十年公侵宋公羊曰觕者曰侵精者曰伐似近矣未合也又曰
戰不言伐是也戰重也其曰圍不言戰則非也圍未必重於戰
不可詐國而暴戰
宋人遷宿公羊曰以地還之非也直宋人以其力遷宿使臣千
已與說遷之與不遷之
齊歸宋師次于郎公敗宋師于乘丘公羊曰我能敗之故言次
也何休云二國稽止次未成於伐不知二國之師進至於乘丘
而我能敗之郎抑亦退至乘丘而我能敗之耶今推傳文及注
意是自郎進至乘丘也然則郎非近邑猶十年未戰于郎何以
謂之近乎國耶枝時至郎則恐見圍此時至郎則猶未成於伐
郎一地也何二三乃爾乎
荊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公羊以謂荊者州名也非也楚
之有荊號非一日也詩云撻彼殷武奮伐荊楚非孔子改之也
且楚在荊州以其疆大故抑而謂之荊若荊州之地復有一國
疆若楚者當有兩荊不亦妄乎人徐亦夷也徐在徐州不聞以
州名名之則徐猶荊也可得謂徐者州名之乎又曰國不若氏
亦非也甲氏潞氏同為赤狄而國殊族異故分名耳譬猶漢之
西域乃有三十六國總而名之謂之西域析而名之自然分別
有何輕而甄云進之稱氏乎又曰氏不若人假令赤狄治行奄
備者可云晉師滅赤狄甲人乎又曰蔡侯獻舞何以名絕曷為
絕獲也曷為不言其獲不與夷狄之獲中國也亦非也按公羊
謂秦者夷也匿嫡之名然則僖十五年秦獲晉侯何故與夷狄
獲中國耶凡春秋有獲某人者有以某人歸者又自不同非一
物也以理言之獲蓋斬是得之以歸蓋執虜而不殺者
十一年宋大水公羊云外災不書此書者及我也按春秋內其
國而外諸夏若水災及魯自可記魯災而已無為詳宋而略我
也公羊以百二十國寶書為據故云爾非實可信也
王姬歸于齊公羊云何以書過我也非也元年所書逆王姬及
築館者皆以非常書則知當逆王姬及築館不當書故此王姬
書歸而已若以謂過我而書者自周之齊何乃過魯
十三年冬公會齊侯盟于柯按公羊例曰會猶最也及及汲也信
斯言者柯之盟曹子手劍以劫齊侯可謂非汲汲乎而不稱及

術武或者為公羊文過以謂諱之按春秋但不書耽陂陽田足
矣又改及為會則是都喪事實使後人無由察其是非豈聖人
意乎
十四年單伯會伐宋公羊云後會也非也伐宋之時魯本不預
謀後聞乃遣大夫往會之耳與陳侯如會同意非後期也
十七年齊人執鄭詹公羊云書甚佞也按春秋未有微者而得
書於經若詹為大夫而未命又何以別乎多麼何休於此云云
非春秋意也不曰為災乎
十八年公追戎于濟西公羊以謂大其未至而豫禦之也非也
若未至而禦何得謂之追乎此不待攻而自破者雖多言須說
猶不可解也又曰于濟西者大之也此欲引追齊師至酅以立
褒貶耳後自以弗及故得書至柯足悟乎
十九年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公羊以謂媵者諸侯娶一國
則二國往媵之陳人者陳侯也非也云公子結以妾媵陪陳侯
之婦則文理不成又無故貶損陳侯使從人稱非正名之義蓋
媵者送女也陳人者陳大夫也不煩說矣又曰諸侯一娶九女
諸侯不再娶亦非也假令諸侯之正妃卒則右媵攝事右媵復
卒則左媵攝事而左媵復卒豈可以宗廟社稷與衆姪娣共之
哉獨不為輕宗廟社稷乎禮云宗子雖七十無無主婦由是而
言宗廟不輕於族人國君不輕於宗子宗子猶不以妾為婦國
君何故及得以妾為婦哉然則諸侯自合再娶再娶者不備三
歸可矣昔武王崩成王年十二若不再娶安取此子哉苟令武
王三十而娶其后亦二十而嫁比武王之崩后亦八十三矣詎
生成王時不減七十此非人世所有也可得強云不再娶乎成
王又自有冊命事皆驗著非一娶明矣
二十年齊大災公羊曰大災者何大瘠也大瘠者何痢也非也
春秋何以不言大瘠大痢而亂大災之名乎又曰何以書及我
也亦非也春秋豈其詳外而畧內哉
二十二年肆大眚公羊以謂譏始忌省也非也經云肆大眚而
傳謂之忌省其文與其理不可訓解蓋不是難也
陳人殺其公子禦寇何休之意以謂大夫相殺也非也稱人
則是殺有罪之辭耳孟子曰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
可殺勿聽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故曰
國人殺之也
夏五月何休於此云云者非也
公如齊納幣何休云實淫泆不可言故因其自納幣見之非也
公不當喪娶又不當自納幣此春秋所貶也又何起淫泆之有
二十三年公至自齊公羊云危之也公一陳佗也非也有致善
有致不善皆妄說也不可以通
祭叔來聘何休云不稱使者公一陳佗故使若我無君以起其

當絶非也假令莊公外淫天子詎能使知之而春秋尋其勝小人乎

公如齊觀社何休云諱淫也非也假令君子諱國惡豈可灌出不然之事乃文過飾非乎

荊人來聘公羊云荊何以稱人始能聘也非也稱人即其大夫之辭耳何休乃云春秋王魯因其始來聘明夷狄能慕化脩聘禮當進之若然者隱二年會戎于潛何不曰會戎人乎且荊人來聘明非其君自來矣今所言州國氏人名字爵七等之制皆進退人君者也知之何又欲移用於其臣乎何休又曰不繫國而繫荊者許夷狄者不一而足若然是後何不且書楚氏而遂足與楚人盟于扈公羊曰危之也妄說耳

二十四年戎侵曹曹羈出奔陳於公羊云曹無大夫非也經曰不敢遺小國之臣聖人作春秋豈遺之哉人曹伯伯也鄭伯亦伯也若以小國故無大夫鄭亦宜無大夫豈獨曹哉今公羊不曰鄭無大夫而獨曰曹無大夫以見曹之大夫著於經者少耳非確語也

亦歸于曹郭公按此一事推尋傳注初無義理不知先儒顛倒繆妄何乃至如此

二十五年陳侯使女叔來聘何休云稱字敬老也非也春秋以名字褒貶非有殊功異行亦不執字之籍使女叔實有賢行則稱字為不見矣

衞侯朔卒何休云云者飾非之語也無可信用

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何休云書得禮非也若得禮則春秋當不書矣

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公羊曰于社禮也于門非禮也非也若于社為得禮春秋亦當不書矣

公子友如陳按公羊例母弟稱弟此公弟也則何以不曰公弟乎吾於齊侯使其弟年來聘既言之矣

二十六年曹殺其大夫公羊云不名衆也然則殺三郤何故名乎又云不死于曹君者也宋殺其大夫又何以辨哉危公羊以大夫相殺稱人而君殺大夫稱國而不論大夫有罪無罪故使曹宋同文異義是非聽斷也又曰此蓋戮也殺也亦非也曹羈雖賢何能掩君臧之禍乎以曹羈之賢遂諱曹伯之臧又何異乎晉之假道於虞也宮之奇諫推宮之奇之賢則無以異於曹羈矣春秋為曹羈諱曹伯不為宮之奇諱虞公何哉

二十七年公子友如陳葬原仲公羊云通乎季子之私行非也文稱如陳非私行也且當是時內難未作何避之有若以季子見幾遠舉者是謂忘宗國之亂而貴一身之全非賢智也且季子於此奔陳亦見釁端已成乎則莊公既病而召季子其釁端宜益深矣季子何以得入而與國政夫莊公病季子羈旅在外

一旦召至捘之權柄人莫能禦者此公(子)公子牙之徒猶猶未措也若彼之時禍猶未措況去莊公沒尚數年而遂云避內難出奔乎且季子與其奔也孰若勿奔以銷解其謀譖識其勢若孔父之禦亂也而胡為背君捐國使同生於亂臣之手此皆事之不然者也

杞伯來朝何休云不稱公者春秋黜之非也吾既言之矣

二十八年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公羊曰曷為使衛主之衛未有罪爾非也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當此之時公羊以晉師爰狄之不若則何以不使楚子主之豈晉師未有罪楚子有罪乎是何自相戾也又曰敗者稱師衛何以不稱師未得乎師也亦非也苟衛未得成師則春秋曷為書以偏戰之辭此為不知春秋之文甚矣

冬築微大無麥禾公羊曰諱以凶年造邑非也築微在冬初五穀畢入然後制國用在冬末故有前後耳豈故諱哉

二十九年城諸及防何休云諸君邑防臣邑非也臣之有邑臣之祿也可得而尊乎苟不可尊則臣邑猶君邑也且假令與臣邑者又可曰城諸防乎則與彼須朐何辨焉

三十年齊人降鄣公羊曰紀之遺邑也非也紀滅入矣猶有乎又曰降之者取之也不言取之為桓公諱也亦非也取之因曰取之降之因曰降之遷之因曰遷之非可相假借為諱避也

齊人降鄣猶曰宋人遷宿遷之不可諱為降也猶取之不可諱為遷也文如日月不可巧誣而猶云云多見其惑也

齊人伐山戎公羊曰此齊侯也其稱人何貶曷為貶子司馬子曰蓋以操之為已蹙矣非也為桓公取鄣諱之為降又迫上滅譚滅遂而無所貶夫桓公滅中國而不貶今戰山戎而貶侯以人此可謂識輕重乎且識春秋意者是問桓公得滅中國而不得戰山戎也此所謂小辯破道小說害義君子之所疾也

三十一年築臺于郎公羊云何以書譏何譏爾臨民之所漱浣也非也譏在築臺不在臨民若不臨民臺可為乎臺若不可為雖不臨民雖不臨國雖不過遠猶譏之也何必以二者限之

三十二年公子牙卒公羊云不稱弟殺也其意欲以不稱弟起牙見殺非也二十五年公子友如陳不稱弟又何故哉大夫君殺大夫舉當言殺外則見其專殺之罪內則分別善惡之趣今季子誅牙內得親親之理外得尊尊之義春秋無所復責故予其文使若自死然孔子曰大夫強而君殺之義也自三桓始如也正謂此也不稱弟適其常文又何足括乎若事制公子手則爵當生

殺大夫何休曰莊不卒大夫亦非也彼溺不卒者自以非執政故爾何謂莊不卒大夫哉

公子慶父如齊何休云奔也非也若奔而言如是春秋縱有罪也而曰起季子不探其情不暴其罪亦非也若季子不探其

情不暴其罪但不殺之緩追逸賊書奔足矣又何故改之為
如哉焉有臣弑其君不戚而出推親親之意遂并諱其奔意
者獨慶父可親親哉子般不可親親哉且季子不殺慶父非
義也故季子曰公子不可入入則殺矣由是言之緩追逸賊者
季子之心也如令慶父居國而不去季子安得而不殺且當
殺之又何有諱其奔

春秋權衡卷第十

春秋權衡卷第十一　　公羊第四

閔公

元年公羊曰誅鄧邑衆而歸獄焉季子至而不變也又曰既而
不可及不探其情而誅焉親親之道也非也慶父弑般欲歸其
獄是將季子力不能誅故遁逃他國爾設令季子力能誅之則
慶父誅死矣何謂不探其情乎

齊仲孫來公羊曰公子慶父也非也孫以王父字為氏此乃慶
父之身也未可以稱仲孫且經實繫之齊若之何謂魯仲孫哉
此不近人情之尤者

二年公薨公羊云云說同元年

公子慶父出奔莒何休云慶父弑君不當復見所以復見者起
季子緩追逸賊也若然何不但書公子慶父知莒以與在二十
二年之文同哉彼特起季子不探其情故言如此所求不得其
情何故不言如知彼所說妄矣實說慶父使人弑叔救本季子
所欲立者故季子出奔慶父同立閔公不知慶父利其幼以易
取之明所求其勢未可得篡欲假閔公既立則誅弑殺者而歸罪
焉又召季子而用之焉不知慶父之意欲厭民心而欲自解釋
於國人耶季子知力不足以討慶父故與之並立於朝已而慶
父又弑閔公而國人皆從季子莫從慶父故於是出奔于莒此
其正也

高子來盟公羊曰不稱使我無君也非也齊高子是屬先文義一也不可復附異說矣且慶父出奔則僖公已立也高子稱來盟則僖公之盟也何謂我無君乎公及齊大夫盟于蔇當是時齊與君又不及公即魯無君何故及齊故我此自相反也

僖公

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公羊曰救不言次言次不及事也邢已亡矣非也有救而次者有救而不次者有次而救諸者次而不救者事自如此春秋明書之耳何足以起邢亡乎又曰曷爲不言狄滅之爲桓公諱亦非也又先次後救即譏其怠墮矣何諱之有公羊以百二十國寶書爲据故如此說耳又曰曷爲先言次而後言救君也亦非也向謂救言次者不及事也今謂先次後救者君也若今救所及事春秋自不書其次不書其次是無以見其是君也語自相戾也又春秋所書救正欲其急病救急耳若稱師安次則失救災之義理不得不書所次以見之理既當書不得以救不言次也救不言次似道仲尼作經見救國及事者則不言次見救國不及事者則加言次如此是率己作經非複傳者也又公羊說凡楚救江云爲諼也夫伐楚之與次于聶北其文不同而勢同也爲諼之與皆緩其意不同而指同也爲諼者不直赴所急而更伐他國所援者亦不直赴所急而奄止他邑又爲事生非爲辨君臣也又次于聶北救邢君惡其不直赴所急而遂爲邢援而已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者言其本當救晉中有難故止于雍榆也論二者之文則有相似論二者之情則終始不同情異而文異亦其宜也且謂大夫將必先遂君命乎則晉陽處父帥師伐楚救江亦何不先救後伐哉又曰不與諸侯專封亦非也經有救邢又有邢遷救邢則邢未滅之辭也邢遷則邢自遷之辭也邢能自遷諸侯城之而已非邢亡又非專封也何得與衛一例哉齊師宋師曹師城邢公羊曰此一事也非也三國以春救邢以夏城之同事異時何謂一事乎

獲莒拏公羊謂莒無大夫吾既言之矣

二年虞師晉師滅下陽公羊曰使虞首惡非也春秋之例主兵者序上蓋惡其也虞實主兵矣又何使之自惡乎何休云晉至此乃見者晉楚俱大國後治同姓也不知春秋之作小國先治爾大國先治我若小國先治齊秦晉宋俱當後見也若大國先治杞莒陳蔡俱當後見也今一後一先知其妄亂都非統理其要欲說百二十國寶書語耳又哀公元年蔡侯見經不知蔡君大國那小國那若大國宜與齊晉相接見經若小國宜與莒杞相接見經又不知蔡君同姓那異姓那若同姓那衛亦同姓也若異姓莒杞亦異姓也如彼都無所說此獨紛紛何哉

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澤公羊以謂大國言齊宋小國言
江黃以爲其餘皆來至也非也即貫澤同會豈可略哉且四國
會盟多矣雖以推類爲褒又江黃者何必極遠之國乎周末時
諸侯分爭水陸壞斷不相往來齊魯之儒未嘗以江黃之境
又聞其名如在海外更致疑以爲最遠
二年徐人取舒公羊云易也非也若曰滅國豈得言取何休云
易者猶無守禦之備亦非也若諸侯有守禦之備豈有能滅之
者哉諸見滅者皆無守禦備也豈獨此乎又獨以無備之故更
滅言取是輕滅國耕同於取邑春秋豈爲爾乎
會于陽穀公羊曰此大會曷爲末言爾此非問也春秋會而不
盟可略言乎其能必令此盟乎且謂不言盟者仲尼之意乎桓
公之意乎若仲尼之意者是其本盟而今隱之欲以成就桓
公仲尼豈對私附黨者乎若桓公之意者是本自不欲且
揺爭而書無所謂異也
公子友如齊莅盟何休云諸王於魯云云者非也莅者就其勢
不可書莅盟曰來盟來盟曰莅盟無屬飾虛說也
四年蔡潰公羊曰國曰潰邑曰叛非也潰者民潰叛者臣叛非
繫國邑爲別也
遂伐楚次于陘公羊云其言次于陘有俟也非也若實俟無爲
不言盟先來盟于師公羊曰何以不言使尊屈完也曷爲尊屈
完以當桓公也按春秋之義大夫不得敵君故貶臣不氏今乃
尊屈完使當桓公自相反也又曰其言盟于師盟于召陵何師
在召陵師在召陵則曷爲再言盟喜服楚也非也盟于師者屈
完之意也盟于召陵者齊侯之意也文爲事出非虛加之也何
有喜服楚哉何休乃引國佐爲據夫國佐本不來盟于師諸侯
遂與之盟耳非此比也
公至自伐楚公羊曰何以致伐楚叛盟也按諸致例有可通者
有不可通者其縣多妄不足守其一遂信其二五年杞伯姬來
朝其子公羊曰內辭也非也此實自朝其子耳譬如曹伯使世
子射姑來朝之類又理不發何謂內辭
鄭伯逃歸不盟公羊曰其言逃歸不盟何不可使盟也非也公
羊猶上會實有鄭伯中不諸侯盟于首戴若鄭伯實逃歸者
當在首戴之前故云爾不知鄭伯本自嘗盟及盟之日更自逃
去所以又先序諸侯盟後言鄭伯逃也又但書逃歸則在已盟
而逃故出不盟者在盟前逃也亦猶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
邾人次隨不見公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
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丘公不與盟辱其先文如
會已盟後得後語乃知不與耳與此相類無多疑也而以謂不
使寡小衆可謂責甚高而理不要
晉人執虞公何休曰稱公者奪正爵起從滅也非也春秋奪者

降爵去子豈曰曾爵云子盍起知者之聽
六年圍新城公羊云邑不言圍非也吾既言之矣
八年禘于太廟用致夫人公羊曰脅于齊媵女之先至者非也
僖公賢君桓公亦賢君僖公豈受脅於齊者桓公亦豈必欲
脅魯者且於文無以見齊脅魯之意異於取子糾歸公孫敖不
可爲若說
九年盟于葵丘公羊曰桓之盟不日此何以日危之也非也葵
丘桓之盛也孟子審言之矣雅以日月爲例速亂於安危嗚呼
慎言哉
十年晉殺其大夫里克公羊曰里克弒二君則曷爲不以討賊
之辭言之惠公之入天也非也按惠公曰甯既殺夫二孺子矣
又將圖寡人然則惠公之殺里克本以討賊殺之無爲不稱人
以殺也且天爲國家者不賞私勞既令惠公本因里克得
國其可遂不以正義討之乎公羊謂定公受國於季氏而誅其
不能致誅即定公能誅無乃又郤里克之不以爲賊乎此進退
相戾者也又曰晉之不言出入踊爲又公諱亦非也郤詩序
曰公子五爭秦穆有罪思見經不知復誰爲諱乎凡諱施於
功德已着猶有可諱今重耳之美未見而爲之狩猶諱過不
亦誣人哉
十四年諸侯城緣陵公羊曰不言徐莒脅之爲桓公諱非也吾
既言之矣
沙鹿崩公羊曰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爲天下記異也非也聖人
肩能獨知沙鹿崩爲天下異乎傳曰子不語怪若知沙鹿崩之
爲天下異者可不爲怪乎又曰沙鹿河上之邑亦非也此自山
名之不須繫山者以可知故也書禹貢導淮自桐柏導河自積
石積石桐柏皆山也而不繫山至言荆山岷山則皆繫山者不
以可晚故也
十五年己卯晦震夷伯之廟公羊云晦者冥也非也晦者晦朔
耳又曰夷伯者季氏之孚也亦非也當是時季友未卒公亦未
失政欲推天假命以說災異非聖人之意矣至使漢世儒者爭
言陰陽誣數善人其悪豈小哉
十六年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公羊云是月者僅逮是月也不
日者晦也非也夫晦朔者天之所有春秋取朔棄晦何嘗於義
于此取偶之乎者又成十六年實書晦朔晦朔之相發備首尾
也尚何言哉
季友卒公羊云其稱季友何賢也非也季友之賢在莊閔之間
於彼稱季子足矣羸宮孥不加褒焉死何乃復賢之乎且若稱
季友爲賢稱仲遂亦可謂賢矣
十七年齊人徐人伐英氏何休曰稱氏者春秋前無之非也
英氏者國也國之號或一字或二字或三字非若甲氏潞氏

也今與有討氏者亦可討國又謂何乎夏歲質公手以謂指
公裁之非也桓公雖信賢豈宜裁人哉且桓公既已功高天下
而威震王矣又欺人裁人此春秋亦惡也而又為之諱是既有
功者得橫行天下而無忌憚也且桓公與山戎戰春秋貶之降
從為人夫戰山戎狄與戰中國戮中國又可諱以功除而戰山
戎又不得此奇達戲不然者也
十八年宋師及齊師戰于甗公羊曰曷為不使齊主之與襄公
之征齊也非也晉荀林父及楚子戰于邲穿何不曰與晉荀林
父之征楚乎所異於晉者何哉邢人狄人伐衛公羊何休曰狄
稱人者善能救齊非也春秋之本内諸夏而外夷狄夫以夷狄
者夷狄亦外之是以仲尼攘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其
末晏路隨必能為是也天下中國至大不能無禍而間夷狄使憂
之吾見禍以益多憂以益長甚非仲尼意也
十九年宋人執滕子嬰齊何休云名者發正之塈致仲者也非
也若其誠然歷曰宋公執矣休又云不為伯討者執之不以其
罪亦非也若其誠然則何故名休又云所以著有罪者為襄公
殺恥于謂為襄公被恥者書宋公執之足矣且襄公執人之君
不得其罪所以使霸業不就者此也且書其失以示後世不
亦明于又何殺恥之患
鄫子會盟于邾何休於此說為襄公諱之意在曲附會於聖人

本指也且襄公以不能盡用道故致大敗功未足以及人德未
足以懷遠尚何可貴而春秋事事諱之此蓋狗己之私說非通
方之大經
二十年郜子來朝公羊云失地之君也非也若失地之君何得
言朝朝者就於有國有家之辭爾又公羊以郜蔵在春秋前按
春秋以來且九十年矣郜子失地殆三世矣猶能自歸同姓躬
行朝禮無乃太不近人情乎
二十二年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公羊以謂雖文王之
戰不過是也非也如公羊之意盛於泓及可曲而已泓雖水名
其陸地猶可以水名之若謂以今知所由者過于曹齊豈眞遇
於水中乎敗于貴泉豈眞戰於泉中乎今天下以水名地者尤
多不必吾水中乃得以水名也且文王何容易武德不如焉則
不以力爭義不遇焉則不以威刮漸之以道厚之以仁而因万
自服爾故詩曰肆不殄厥愠亦不隕厥問如是而伐崇猶奇驚
而降虞民之至也今襄公退不務修文王之業而進徒守匹夫
之信夭其守信敗是也則不若稷修善德無致大功以殘百姓
也今論其守信之節而忘其殘民之本而以比之文王其不知
聖人亦深矣且夫守信而不詐戰於楚人則有慕矣無德而不
大功於己國則不為損矣未知文王獨為爾乎
二十四年天王出居于鄭公羊以謂不能事母者非也王者不

孝宜去天以見今不去天知其非不孝也何休又云下無廢上
之義得絶之者明毋得廢之臣不得從毋命嗚呼後世所以多
發置之禍也不亦謬乎
二十五年宋殺其大夫公羊曰不名者宋三世無大夫三世內
娶也非也又稱大夫是有大夫非無大夫明矣且君娶一卿而
一國之內何得悉無大夫哉凡娶之父毋所不臣也至其弟例
禮不及也何謂無大夫乎詭僻不經乃至於此可憫矣者
此也
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公羊曰何以不言遂兩之也非也頓子
之奔由陳攻之故楚必圍陳乃得納頓子其又與其事辭矣豈
矣不可加矣豈得言遂哉遂者生事也非此之比也
公會衛子莒慶何休曰莒無大夫書慶者尊敬婚之義劉子曰
推此言也觀之其妄可勝計乎
二十六年公追齊師至酅弗及公羊曰其言至酅弗及何侈也
非也以公追人孰令勝之向何可侈哉且是役齊侵伐我此明
齊不畏魯甚矣叔見卑侮猶曰以為大如此乎君子又無耻也
楚人滅隗以隗子歸何休曰不言獲者舉滅為重非也獲之與
以歸非一物也何得并言之
楚人伐宋圍緡公羊以謂邑不言圍言圍刺道用師也非也圍
緡者乃楚人將卑師少爾伐齊者則楚卿將卑師衆爾何以證

配合之乎
公以楚師伐齊取穀何休曰稱師者順上又非也諭國而乞師
是必求多非求少也若少魯亦自能辦之何若外求乎故此自
楚師無疑也何休欲類上圍緡將意故析之爾又所謂圍者非
旬日所能為者也設楚人道用其師於伐宋則庶幾信矣何者
伐非久事也設楚人道用其師於取緡亦庶幾信矣何者取邑
未必久也今正圍邑久者或累年短者或累月公又安能得其
衆伐齊取穀乎且因楚至魯非近地也伐宋圍緡非易事也由
魯至齊又非一日也勝齊取穀又非一日也自齊還魯又非一
日也用一冬之間往公至自伐齊公羊曰此已取穀矣何以致
伐京公羊之意者謂得意致會不得意致伐則今得意不當致
伐故如此問也曰何以致伐者是問不致會而致伐也然伐齊
取穀者獨公以楚師自往耳無諸侯之會也無諸侯之會則不
得致會此理之通然耳公羊乎述妄其本未達經之意之與必
自此始何休覺其難通又必欲掩覆其過故注莊五年曰公與
一國行師得意不致不得意致伐以彫飾此文也然公羊本問
何以致伐不問何以致問何以致伐者是問得意致會今不然
耳問何以致者乃可說云得意不致不得意致伐耳今遺其問
致伐之本意更出不致之别說欲以蒙換其語皆亂耳曰豈通
也哉且用公羊又說公伐齊取穀有何不得意哉乃云患之起

必自此始按是役乃與齊患雖何休曲為之說寧足掩其妄乎
二十七年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公羊曰其稱人爲執
宋公貶也非也宋襄公死久矣春秋前貶之明矣又於僖之篇
貶何為乎
二十八年晉侯侵曹晉侯伐衛公羊云未侵曹也非也若未侵
曹者春秋豈狩其惰而先書之
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公羊曰不可使往也非也若不可使
往而刺之是得其罪矣又何更其文為不卒戍乎且殺大夫何
必著其罪哉其著之罪則是加之加之則虛矣春秋豈記之者
見虛也傳不曉此意而妄云云何休乃援引曰不日以明有罪
不方近乎及楚人戰于城濮公羊曰此大戰也曷為使微者此
自敗城者也按公羊本云楚無大夫前年伐宋圍緡雖以師行
猶自從本稱稱人而已今忽如此問則是楚有大夫也即今言
之是前所言非也即前言之是今所言非也何休乃引屈完及
彼屈完自為尊之以當桓公特設此文耳非當之辭何得引此
乎又諸侯自用師楚自使微者豈得不謂之大戰乃曰大戰曷
為使微者亦問之無理者也
陳侯如會公羊云後會非也陳本不預盟約聞會自至其意其
文與陳侯使袁僑如會一耳不可擅出兩說公朝于王所公羊
曰天子在是也不言天子在是不與致天子也非也若不與致

天子則不書天子在是彼云天王狩于河陽豈與致天子乎
陳侯款卒何休曰不書葬者為晉文諱按此言也而觀之其妄
可勝說乎
天王狩于河陽公羊曰不與再致天子也何休曰一失禮尚愈
乎謂傳語有理而不合經左語無理而不可訓豈有以臣召君
云一失尚愈乎一失尚愈者謂小德出入耳若顛倒君臣肴亂
尊卑此罪之大者尚云愈哉
二十九年介葛盧來公羊曰夷狄之君非也向狄無名介何以
得名
三十年衛侯鄭歸于衛公羊曰其言歸何歸惡乎元咺也非
也公羊常例以歸者出入無惡復歸者出有惡歸無惡維春秋
歸惡於元咺善衛侯復歸亦足矣又謂之出入無惡可乎
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公羊曰公不得為政爾非也僖公之時
大夫初本強豈敢專行哉此殆誣之矣
三十一年取濟西田公羊曰諱取同姓之田言曹此地本為晉
侯所遷當時不取又而取之故坐取邑也非也諸侯受封自有分
矣彼雖侵奪去矣有王者作皆當還之魯取己物假令本無倘
主之命猶應以功獲是故魯頌美僖公能復周公之宇何有文
生取同姓之田哉又公羊指二年傳曰至乎地之與人則不然
俄然可以為其有矣然則為取可以為有乎曰不可若楚王之

妻猶無貶焉可也以是推之明曹不得於周曹地曹錄納王
之命而取之又何足誚哉
二十二年衛人及狄盟何休云言及者知不厚狄君非也晉衛
人狄盟則不成又書衛人會狄則實盟非會曰及狄者使又埋
相成耳亦猶晉侯會狄會吳之比也尚何疑乎

文公

元年天王使叔服來會葬何休曰當事書者又公不肖諸侯莫
肯會之故書天子之厚以起諸侯之薄非也又公始即位有何
不肖而諸侯能逆闇之乎向若天子亦不遣叔服會葬則春秋
便都無又以見又公之不肖矣又曰叔服不稱王子者貶天子
諸侯不務求賢而專貴親親故尤其在位子弟刺其早任以權
也亦非也天子之子得稱王子當諸侯之子得稱公子也王子
有封國為諸侯者不得復稱王子當以爵為重其未命為諸侯
者因宦從大夫之制或字或名理適宜之非為刺親親也又云
魯得言公子者方錄異辭故得不言弟也然則曹不言弟乃春
秋之常而公子慶父侶於僖公乃云不言弟起其幼少得其凡
此云云公羊本無其說假出何休解而亦錯如是可為怪歎
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公羊曰加我服也非也命為諸侯耳
二年作僖公主公羊曰刺欲久喪而後不能非也文公自情發
不作主耳何以知其欲久喪

及晉處父盟公羊曰何以不氏諱與大夫盟也非也諱與大夫
盟及公是矣何為去其氏即內微者及晉處父盟何以辨乎何
休曰使若得其君如經言邾婁儀父矣若然又不當貶公也
三年晉陽處父伐楚救江何休曰若兩之當先言救非也若實
伐楚又往救江豈非兩之乎明此但脫以字耳四年逆婦姜于
齊公羊曰娶乎大夫者略之也此雖孤經無他證據然曾初納幣
乃用上卿書娶大夫者禮豈如此異乎
五年王使榮叔歸含且賵公羊曰其言歸含且賵何兼之非禮
也非也孔國君薨鄰國弔之其嚴盟也猶含賵襚共一大夫兄
王者於其臣妻子何休曰不從含晚言來者本不當含據公羊
例下及事言來其當也今含不及事自可言來何害於不當含
而又去其字又傳譏並之不譏含也則傳意以含為允注以
含為非禮其自相反戾至如此
王使召伯來會葬何休曰去天者不及事刺此天喪禮也非
天子會葬諸侯而有早晚小失耳未可棄以為過也何至遂
貶去天乎
六年葬晉襄公何休曰刺公不自行非禮也諸侯薨大夫弔
自會葬喜不知此在何禮周有千八百諸侯惣計五十年死
者略盡是一歲凡有三十六君死也如一一會葬雖疲死
道路猶未能備况又外有朝會內有祭祀如何得暫殺而

行之手言不近理無甚此者晉殺其大夫陽處父晉狐射姑出
奔狄公羊曰晉殺其大夫陽處父則狐射姑何為出奔射姑殺
也此問之非也處父見殺射姑出奔有何可疑而明射姑殺處
父乎成十五年宋殺其大夫山宋華元出奔晉然則殺山者亦
華元乎

閏月不告朔猶朝于廟公羊謂不告朔禮也猶朝于廟非禮也
非也閏雖無常而政有常安得不告假令閏十二月者必有立
春立春之政所當告也若就前月告之則先時若就後月告之
則不及時夏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由是觀之
閏自當告也

七年公伐邾婁甲戌取須朐公羊曰取邑不日此何以日內辭
也使若他人然非也僖公時亦嘗伐邾取須朐矣何不為內辭
哉何休曰所以深諱者扈之盟不見序并為取邑故恥僖公
取須朐之年與邾戰于升陘敗內之師理亦可諱而何故不日
以為內辭哉又僖二十六年伐齊取穀書公至自伐齊者公羊
以謂雖得意且有後患故從不得意之例以致公也然僖公殺
卒無患今此緣取邑之故扈之盟不見序可謂後有患矣何
不書公至自伐邾婁以起不得意乎夫取穀無患也書公至取
須朐有患不書公至何二主哉

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公羊曰諸侯不可使與公盟昳晉大
夫使與公盟非也在會者皆諸侯也既與公盟矣又何云昳晉
大夫乎且諸侯不欲與魯侯盟乃敢昳晉大夫使之盟乎皆事
之不然者也

徐伐莒何休由謂之徐者前其滅王者後故狄之非也徐亦夷
耳書云徐戎並興非至今乃狄之也

八年公孫敖如京師不至復丙戌奔莒何休曰日者嫌敖罪明
則起君弱故諱使若無罪按公羊所說經義明矣而何休搆以
此例紛亂之是畫蛇足者也且敖之罪加日何以能諱不日何
以能益

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公羊曰曷為皆官舉宋三
世無大夫非也僖二十五年宋殺其大夫不舉名氏以謂宋無
大夫也今此舉官亦云無大夫者實內娶無大夫者都無所
舉是矣或官舉或不舉何哉

九年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公羊曰兼之非禮也非也
僖公成風猶惠公仲子耳若以謂兩人者豈可敘母於子下哉
禮曰婦人三從是謂婦人無專行耳如遂令母在子下不
可謂知禮

春秋權衡卷第十一

十一年叔孫得臣敗狄于鹹公羊曰長狄也非也春秋有赤狄白狄山戎陸渾戎狂夷之類記夷狄如此之詳也苟有長狄如公羊所說蓋長百尺無爲不言長狄也

十二年盛伯來奔公羊云失地之君也非也邢遷于夷儀此自遷也宋人遷宿此亡國之文也盛降于齊師此亦自降也齊人降鄣此亦亡國之文也此類分明理無可疑然則郕本未亡公羊強謂之亡此盛伯自來奔魯公羊謂郕莊公時所滅者且莊公至今七十餘歲矣又曰與郜子相似亦可怪也

子叔姬卒公羊云母弟也非也子叔姬者子叔姬也晉人秦人戰于河曲公羊曰曷爲以水地河千里而一曲也非也河曲者亦地名爾豈謂千里一曲乎若千里一曲悉可名之河曲是三河之間無他地名直曰河曲而已不亦妄乎何休又曰起兩曲蓋非也戰于漬泉公羊曰漬泉者直泉者可謂兩直耳

十三年陳侯朔卒不書葬何休曰蓋爲晉文諱也劉子曰推此言也而觀之其妄可勝記乎

十四年齊人執單伯齊人執子叔姬公羊曰道淫也非也按齊舍未踰年魯人豈以女予之縱令世衰多君喪而娶者春秋猶應書子叔姬歸于齊

十五年宋司馬華孫來盟何休曰不稱使者來無大夫按司馬即大夫之官華孫即大夫之名何謂無大夫乎又祭叔來聘何休云不稱使起我無君今此不稱使又云無大夫其言雜亂不可條理豈不害歟

齊人歸公孫敖之喪公羊曰不言來內辭也脅我而歸之筍將而來也按此言脅我則近矣其說不言來之意則謬矣有來者有不來者此其不來者也春秋據實而書耳非爲內辭也且文稱齊人歸公孫敖之喪見魯明矣何必去來也哉又曰筍將而來按敖死殆十月豈可置之編輿以行此又理之不然者

諸侯盟于扈何休曰不序不日者順上諱文使若扈之盟都不可得而知非也扈地雖同文公之行有善惡惡自當貶善自當褒何有貶其前會之惡遂牽地而諱之乎若以文公之行無改者此扈之會猶前扈之會也是又不然按十三年還自晉註曰文公前扈之盟不見序後能救鄭之患不逆天王之求上得尊尊之義下得解患之恩一出三爲諸侯所崇若此文公可謂能變矣春秋能變公羊以爲賢文公能變春秋反追其舊惡乎何謂順上諱文使扈之盟爲不可知哉

齊人來歸子叔姬公羊曰其言來何閔之也非也加來何以爲閔不加來何以爲不閔此直來歸耳無強說也凡公羊言來歸之類多若此

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郛公羊曰入郛書乎曰不書此何

以書動我也非也入郛殆矣幾乎入矣勢不輕於圍豈得不書哉

十六年公羊例曰大夫弑君稱名氏賤者窮諸人大夫相殺稱人賤者窮諸盜非也大夫弑君有稱名氏者有獨稱名者有稱人者所謂賤者也至於盜則皆盜賊矣非所謂賤乎賤者也大夫相殺正當明其罪王札子殺郡伯毛伯是也稱人者其有罪者也其文意分明可不諱而得又何紛紛乎凡弑君者公羊或云當國或云不當國使春秋之例此可通也固足信也今當國者或不當國不當國者或當國例與文反豈可類乎且公羊分別當國以謂見輕重也夫弑君者何惡於輕重乎而固分別之哉

宣公

元年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公羊曰君放之非也大夫待放正也非也大夫待放者以道去其君者也君放大夫者寬其罪於死投之於遠者也君放驩兜於崇山之類也無去足云爾豈非正乎

晉趙穿帥師侵柳公羊曰柳者天子之邑也不繫乎周者不與伐天子也非也審如公羊之言柳為天子之邑趙穿伐之晉罪大矣春秋曾無文貶之乎郤缺所以稱人者納捷菑也無駭所以不氏者始滅也衛侯朔所以絕者犯命也以郤缺論之則晉當稱人以無駭論之則趙穿當名以衛侯朔論之則此誅絕之罪也其無文以貶之何哉

二年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何休曰復出宋者非獨惡華元明恥辱及宋國非也一國之卿戰而大敗敗而見獲其恥可知矣春秋雖不明之人獨不見乎又成十五年宋華元自晉復歸于宋何休曰不去宋者華元賢大夫故繫之大之也此一華元之身或冒宋以惡賤之或冒宋以美大之是何淆亂哉

四年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公羊曰其言不肯何辭取向也非也聖人作經曰諱國惡云爾豈曰文過云乎誣人甚矣

五年齊高固及子叔姬來公羊曰何言乎高固之來言叔姬之來而不言高固之來則不可非也肪以高固之來故并書以識之爾無他義也

六年晉趙盾衛孫免侵陳公羊曰趙盾弑君何以復見此罪之逮者其意欲發盾非弑君也不知例不可通也凡弑君復見者寧止盾乎以謂盾復見則非弑君宋萬復見亦非弑君乎說者乃巧辭飾之如此誰不能者然去道已遠矣

八年仲遂卒于垂公羊曰不稱公子貶也是也何休曰貶加字者起嬰齊為歸父後大宗不得絕也非也必如休言季友卒復欲起誰為後乎且古之人賞善罰惡不私其親弑君者誅其人

汚其宮何大宗不可絶哉

九年取根牟公羊云邾婁之邑也何休曰爲有小君之喪邾婁子來加禮未期而取其邑故諱不繫邾婁也劉子曰推此言也而觀之其妄可勝記乎

十年齊人歸我濟西田公羊曰言我者未絶于我也非也君未絶于我經何故得書齊人取濟西田乎何休又云明齊不當坐取邑如此春秋書齊取之者乃非也迷惑至如此按僖公取濟西田本當得之何休以謂坐取田今齊又取濟西田本不當得之何休以謂不坐取田詩議詭僻非所謂使民無所措手足者乎

十一年晉侯會狄于攢函何休曰所聞世治近升平記外離會言會者殊夷狄也非也會狄者便文耳他時中國離會可曰某人某人會于某狄不當稱人又不可曰晉侯狄會于某書會狄者便文故也休不曉其意而妄異端其實於道無所損益

楚人殺陳夏徵舒公羊曰此楚子也其稱人何貶實非也此譬猶蔡人殺陳佗耳何以異哉且外討弑君之賊何不得乎假令於義小貶尚未可貶稱人也田恒弑簡公孔子沐浴請討之聖人豈不知義而欲陷其君使至於貶者如公羊意是謂仲尼不知義也

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公羊曰納公黨與也 按公羊則立納入皆爲篡此公孫寧儀行父稱納者篡大夫乎其謂之公黨何哉何休曰徵舒殺君二子如楚訴之徵舒之黨從後絶其位然則二子之位本不絶也困於賊臣故失職爾今何以謂之納又從篡書乎

十二年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公羊曰大夫不敵君此其稱名氏以敵楚子何不與晉而與楚子爲禮也非也大夫不敵君而荀林父獨得稱名氏以敵楚子此何謂與晉而不與楚子爲礼而非不與晉而與楚子爲礼也城濮之戰子玉得臣不見名氏公羊以謂大夫不敵君也彼子玉以不見名氏爲不敵君此林父以見名氏爲不敵君二者孰能知之乎又城濮之戰晉文公也今邲之戰楚莊王也二君者皆公羊所賢同爲設義而乖異如此雖使公羊復生吾知其必不能合也而諸儒乾爲文飾以戒後進豈不可怪也哉

十四年曹伯壽卒何休曰日者公子喜時父也劉子曰推此言也而觀之其妄可勝記乎

十五年宋人及楚人平公羊曰大其平乎己也非也臣無專美古今之通誼也且莊王非不賢者司馬子反何不退與其君謀而遂擅與宋平且吾觀子反既以宋情告莊王而莊王更怒者其意非必獨惡子反之以軍粮告宋也亦惱子反之擅乎於外也故曰舍而止如使莊王素懷不仁之行必且窮國之力而

丼心焉是由子反激之也而子反乃令劫君以先歸而後權
克城其功亦幸莊王素有仁人之心爾故子反進則挾君之
美退有邀君之罪二者無一可而春秋乃大其平乎已可謂
義乎

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羊曰以潞何以稱子潞子
之為善也躬足以亡爾非也赤狄狄也潞氏狄之別也潞子其
君也夷狄之君稱子周礼也非為善而亡也蓋迷於有爵爾

十六年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何休曰言及者留吁行微不
進非也言甲氏留吁則似一國言甲留吁則一國愈明故以及
絶之為二國也又氏者所以配甲也非為行進也文固不可
曰晉人滅赤狄甲及留吁又不可曰晉師滅赤狄潞以潞子嬰
兒歸故以氏足之爾公羊乃謂國不若氏非通論也

成周宣謝災公羊曰新周也非也吾既言之矣

郯伯姬來歸何休曰嫁不書為賤也來歸書者後為嫡也若
其始嫁時郯子未為君亦當不書休何用必之乎此非君子
之言也

成公

元年作丘甲公羊云譏始丘使也何休云使丘民作甲非也若
如此經自當言丘作甲非作丘甲也且如何休所識春秋當為
惡其使農為工亂四民之業爾然則當言農作甲或言民作
甲何故云丘乎丘者井邑之類若丘民作甲丼民獨不作甲
乎春秋但曰丼作甲豈不益明而度邑指丘其意何哉

二年戰于鞌公羊曰曹無大夫公子首何以書憂內也非也春
秋不王魯吾既言之矣且曹何以獨無大夫乎若曹以小國故
無大夫鄭亦伯也亦無大夫乎且春秋之正諸侯也以王爵不
以土地廣狹也曹鄭同儕一有大夫一無大夫何哉

齊侯使國佐如師公羊曰君不行使乎大夫此其行使乎
大夫何佚獲也非也君不行使乎大夫者謂安平無事耳
令兩國治戎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苟君命有所不受其
重且專也可知矣行使何傷又諸侯會晉師于棐林實趙盾
師令此亦言晉師足矣乃其常文何以為不行使大夫乎

取汶陽田何休曰不言取之齊耻黍勝脅齊求賂色也非也
此乃取齊所侵地耳何耻之有

公及　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婁人薛
人鄫人盟于蜀公羊曰其稱人何得一貶焉爾吾不識此語
得貶云者竟何事也吾欲聞之

五年梁山崩公羊曰外異不書非也迷於百二十國寶書不
知据魯史爾

八年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公羊云內辭也
脅我歸之也非也此直書其事耳亦何内辭哉又云鞌之戰

齊侯弔死問疾七年不飲酒不食肉亦妄也仲尼稱顏子三
月不違仁以謂難也如齊侯違能者此過顏回遠矣國人歸之
諸侯畏之死何以復謚頃公乎
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公羊曰録伯姬也非也伯姬雖賢然
當此之時未有可賢者賢在其守死善道非礼不動耳豈
可先事褒之哉
天子使召伯來錫公命公羊曰元年春王正月正也其餘皆通
矣是謂天子天王等耳而何休説之又異其文意自相伐也是
非之説可勝紀乎
衛人來媵公羊説與納幣同非也
九年季孫行父如宋致女公羊説與納幣同亦非也
十年乃不郊公羊曰其言乃不郊何不免牲故言乃不郊也
是矣何休乃言諱使若重難不郊其意欲指乃難乎而也
不知本不可稱而不郊也此所謂知其一不知其二者也休
又云不免牲當坐盗天牲夫不免者直繫之耳何説盗乎且
此又小惡不足以深諱也
十五年宋華元自晉歸于宋何休曰不省文復出宋華元
者以憂国忘大夫山所謂大之也非也此但常文耳無所見義
必欲為之造説者宜二年書宋華元以謂賤耻之若賞賤耻
乎若賞美大乎何二三其説宋魚石出奔楚何休云後言復入者

出無惡知非君言魚石不殺山非也此本不當為樹且不可指
之也猶向令魚石不復入彭城便當指之為殺山者矣休意欲
為隱言護短故為此辭短不可護而拙彌甚會吳于鍾離公
羊曰曷為殊會吳外吳也非也一地而再言會者明一會也
吳則其君矣未可以爵通又不可稱人稱人則下從大夫之
例故須云會吳以成其文也若實外吳者後吳人會向何
以不殊之又會于申有淮夷猶何以不外之吳豈不若淮
夷哉夫太伯至德寔始有吳以族言之則周伯父也春秋
豈端外之乎
十六年會于沙隨不見公公羊曰公不見見大夫執何以致會
不耻也曷為不耻公幼也非也按公即位至于今十有六年矣
豈得云幼哉迭上不郊不免牲等公羊輒云公怨天命懟有
不敬心也若此時尚幼彼時固甚幼幼不當耻何苦責之
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苕丘公羊曰代公執故仁之非也
凡国有罪而執其正卿礼也又公羊説公時尚幼則罪非
公為罪非公為則正卿當執矣此乃行父致耻於公春秋何
故反仁之乎理苟不足仁之則舍于苕丘都不如公羊之語
也又晉人來乞師而不與何休云不書者無惡亦非也晉為
伯主伐叛討罪所以恭王命也乞師於屬謂侯其意甚恭
而魯人靳不予之是惡矣何謂無惡乎

十七年九月辛丑用郊公羊曰九月非所用郊也非也五月郊何不加用乎五月豈所宜郊乎且如公羊之言春秋但譏郊失時爾直曰九月郊理豈不明而加用乎又曰用然後郊明公羊初未了經意聊如此説爾

壬申公孫嬰齊卒于貍軫公羊曰非此日明也待君命然後卒大夫非也君之許嬰齊為大夫固在前矣君至而復明之而然則卒嬰齊當在致公之前無疑也若以嬰齊及未至故不得以大夫卒之者嬰齊之卒竟未為大夫則嬰齊終不合卒無為但移卒於致公之後也若以公許之則成大夫矣先公來至卒之何傷乎假令國人未知公命不録其卒公後告之乃追録其卒既追録之固應在致公之前明公之許之為大夫也固在前爾豈不可乎又公孫敖卒于齊彼不待公命何為卒之哉物有似是而非者此之謂也

襄公

三年陳侯使袁僑如會公羊曰後會也非也吾於陳侯如會巳有之矣又曰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何休云復出陳者喜得陳國亦非也成二年戰于鞌齊侯使國佐如師巳酉及國佐盟于袁婁當此之時亦得齊國矣則何不復出齊國佐乎

五年叔孫豹鄫世子巫如晉公羊曰相與往殆乎晉也非也請辭之於臧

會吳人鄫人于戚公羊曰吳何以稱人吳鄫人云則不辭是也言不可以為文辭也然公羊問吳何以稱人者是謂吳不當稱人也則非矣各有所施此年會吳于善稻其君在會也今會吳人于戚其臣來會也君臣異辭此所以不同非為欲抑鄫人故進吳子為人也且若所言春秋序吳於鄫上則是抑鄫矣亦無緣更進吳也

六年莒人滅鄫公羊曰鄫取莒公子為後故春秋書之同於滅也劉賀曰若鄫取莒人為後者罪在鄫子不在莒人也春秋應以梁亡之例書鄫亡不當但責莒人而已此言七也

七年鄭伯髠原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鄵公羊曰大夫弑之為中國諱不忍言也非也臣弑其君孰與乎弑其父哉子弑其父春秋不為中國諱也今何故忽為中國諱弑君乎又臣弑其君不務正其罪而顧欲避覆掩匿使為惡者不顯而啣寃者不報此所謂以利口覆邦家者也非君子之辭之又曰未見諸侯其言如會何致其意也亦非也未見諸侯者記事之次序耳何足問乎

十二年莒人伐我東鄙圍台公羊曰邑不言圍伐而言圍者取邑之辭也伐而不言圍者非取邑之辭也非也伐一事也圍一事也取一事也三者不相亂明矣而猶云云不

亦惑乎又此下有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鄆莒人已取之者尚何救哉又十五年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公羊曰其言至遇何不敢進也是謂齊已取成矣明年又有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即已取之者安得又有一成而取之乎又十五年公救成至遇下云季孫宿帥師城成郛即齊已取之魯安得郭之乎

十八年白狄來公羊曰何以不言朝不能朝也似近之矣其實非也王者正朔本不及夷狄豈責夷狄以行朝禮哉苟爲傾其俗而至者其有慕中國之心斯可謂朝矣

十九年公至自伐齊公羊曰何以致伐未圍齊也非也若諸君實未嘗圍齊者春秋何得書之乎且春秋所謂記事之書而非記意之書豈得探意以爲事哉取邾田自漷水公羊曰漷移也非也向者執邾子乃爲此爾且如公羊言魯以漷自移而取田春秋乃生其君以盜地乎何悖也

晉士丐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公羊曰大夫以君命出進退在大夫也非也若兵未出境其得擅還哉春秋記其至穀者乃所以明境外得專之也與公子結于鄄一例爾何休曰言乃者士匄有重難廢君命之心亦非也乃猶即再譬如箕子乃言之類直謂遂然非必重難也大凡以乃對而則而輕乃重謂若乃克葬而克葬二者文通而字異故得以別輕重若文不可通則以不可通也乃不郊乃遂乃十三題若此之類訓與即相近非復乃克葬之等也然則理自不合言而非不欲言也

二十一年邾婁庶其以漆閭丘來奔公羊曰邾婁無大夫非也其曰重地是也假令賤者竊邑來奔不可但云邾人故須著見其名示有以懲勸也

二十三年邾婁鼻我來奔公羊曰以近書也此文過飾非之詞非妄言也

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公羊曰欒盈將入晉晉人不納由乎曲沃而入非也若盈能入晉楊已猜矣且何能勿納乎夫盈之不單身入晉審也苟爲不能入晉矣則雖由乎曲沃亦何能入乎然則由曲沃之士衆以入者也春秋宜先明其復入曲沃乃更言其入于晉今何故反顛倒之乎按盈入于晉晉人不納盈爲未嘗得入也春秋不當書人矣由乎曲沃而入是得入也春秋當書入矣不當書而書當書而不書是何謂春秋乎

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渝公羊曰先救後次先通君命也非也大夫受命而出豈有君命不通哉何必爲此文乎

二十五年諸侯同盟于重丘何休曰會明再出不舉重者起諸侯欲誅崔杼按是後遂無誅杼之事則此妄語也

衛侯入于陳儀公羊曰曷爲不言入于衛諼君以弑也非也衎雖失位非剽臣也剽雖得國非衎君也春秋豈謂衎爲諼君乎哉何休又謂衎不能自復遂詐爲剽臣此非人之情何有此事哉入于陳儀者猶寔入于𨻶公在鄆爾不須多疑而更紛紛也

二十六年宋公殺其世子痤何休曰痤有罪故平公書葬如休言者痤何以不若鄭段省其氏乎痤不省氏無惡明矣且凡葬者臣子之事也君弑不討賊不書葬者以爲無臣子故可以至此焉今以誅大夫之故故去其葬謂誅大夫與弑君比乎且凡君殺母弟世子則直稱君殺大夫則稱國所以貶之已明矣何賴於葬不葬乎

晉人執衛甯喜公羊曰不以其罪執之非也晉爲伯主不討賊不執人則已矣今欲討賊且執人而反不以其罪執之何哉此殆不然

二十七年衛殺其大夫甯喜公羊曰已約歸至殺甯喜然則喜非復有他罪也衛侯以弑君誅之耳以弑君誅之何爲不以討賊之辭言之乎謂衛侯不當誅喜乎何以責定公不能討季氏也

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曷爲再言豹殆諸侯也曷爲殆諸侯衛石惡在是也曰惡人之徒在是矣非也此乃一事再見者前目而後凡耳何謂殆諸侯乎假令衛石惡實惡人者何至能變亂諸侯之盟乎衛比諸侯亦小國爾何至諸侯遂危懼之乎皆事之不然者且石惡名惡耳行未必惡也謂名惡者行惡名善者則行善矣董賢可謂賢乎

三十年葬宋共姬公羊曰外夫人不書葬非也内女不書卒者常礼也嫁於諸侯則書之既已録其卒矣何得不録其葬乎惟所貶乃不書葬耳

會于澶淵宋災故公羊曰録伯姬也非也宋災故者豈善之乎又曰此大事也曷爲使微者亦非也諸侯相聚而更宋之所喪何大事之有又曰卿則其稱人何卿不得憂諸侯也亦非也大夫受君命以出爲會是諸侯耳何用必其非諸侯之命乎

春秋權衡卷第十二

昭公

元年叔孫豹會晉趙武陳公子招云云公羊曰此陳侯之弟招也何以不稱弟貶也非也公羊以母弟稱弟故云爾不知母弟可以稱弟而不可常稱常稱皆以重書也且招之罪在殺世子偃師不在會于虢也聖人襃貶各於其事豈有迎其未然之事探其且然之罪以為貶哉推此而言傳云母弟稱弟不可通也又曰招之罪已重矣何為復貶於此著招之有罪也言楚之託乎討招以滅陳也亦非也夫殺世子此招之罪也滅陳之國此則非招之罪也以楚討招而滅陳而遂移罪於招豈春秋之理哉

三月取運公羊曰運者內之邑也非也運常見於春秋皆與莒事相附此莒之附庸明矣

秦伯之弟鍼出奔晉公羊曰秦無大夫仕諸晉也有千乘之國而不能容其母弟故君子謂之出奔也非也凡春秋所言出奔皆貶也今如傳所說鍼者乃秦伯之過此自當貶秦伯而不當貶鍼也向若春秋書曰秦伯放其弟鍼于晉則可問曰秦無大夫此何以書曰仕諸晉也以千乘之國而不能容其母弟故君子謂之故也今經言奔此罪在鍼不在秦伯明矣何以見秦伯仕之於晉乎由是言之所謂秦無大夫者直虛言爾

莒去疾自齊入于莒莒展出奔吳何休曰不從莒與大夫去氏者繇重不嫌本不當氏也非也莒去疾猶曰齊小白莒展猶曰鄭忽此乃常文見貶爾自不得從大夫例也

疆鄆田公羊曰畏莒也非也成公九年楚人伐莒莒潰楚人入鄆襄公十二年莒人伐我圍台季孫宿救台遂入鄆今又因莒之亂疆鄆田此明鄆為莒附庸明矣鄆本屬莒故魯取邑其未得其地故因莒亂帥師而往分明疆土此乃欺之非畏之也且以理言魯強莒小魯安莒亂何為乃畏莒哉季孫宿帥師入鄆豈自入其邑哉

三年北燕伯款出奔齊何休曰名者所見世責小國詳此乃大繆且不可信自是以前出奔而名者不為失地師大惡也今至款獨云在太平世責之詳亦幸見款無他大惡故令休得如此云即令款身有惡如衞朔比者豈可連書兩名以見之哉不連書兩名不足以見法也何者款負大惡而名之休必謂款以大惡名不曰見治太平名也

四年會于申何休曰不殊會淮夷者楚子主會行義故君子不殊其類所以順楚而病中國此亦無理不可信也休謂楚今行義故春秋以病中國然則楚自合進與中國等矣甫宜殊會淮夷以起其事今乃云欲順楚義而不殊其類是足見楚與淮夷未有異也何能病中國哉原其所以云云者欲成向者

殘會吳之說耳按會于戚吳人鄫人在例又何故不殊取鄫公羊曰諱滅也非也莒已滅鄫矣此又能重滅之乎公羊本謂鄫未滅故因而爲之辭爾

五年叔弓帥師敗莒師于濆泉公羊曰濆泉者直泉也非也此地名爾豈謂戰而泉湧乎戰而泉涌因當舉戰地於上而後書曰有濆泉不得遂引濆泉以爲戰地也且公羊說戰于泓以水地者善其不薄人於險也戰于河曲者河曲疏矣非水地也戰于乾時者著時之乾亦非水地也戰于邲者又善楚莊王不阨人也則是以水地者必水戰矣今此舍地之名更著泉稱是豈莒魯之師居泉中戰乎

秦伯卒公羊曰秦者夷也匿嫡之名也非也謂秦爲夷則經書秦伐晉乃其理自適然矣非貶之也或謂秦是夷或謂秦非夷何哉且諸侯卒不名者多矣可以悉謂之夷乎允夷狄之爵雖大不過子秦爵伯也非夷亦明矣又詩序晉獻公之女爲秦穆公夫人而生康公康公爲太子時贈送晉文公于渭之陽作渭陽之詩則康公者嫡子也今學公羊以文十八年秦伯罃卒爲穆公則宣四年秦伯稻卒爲康公驗此兩者又各有名非匿之也公羊乃云嫡得之然則秦伯亦未盡用夷禮安知彼不名者自與中國諸侯不名同哉

七年葬衛襄公何休曰當時而日者世子輒有惡疾不早廢之臨死乃命大臣廢之自不廢上辭不爲亂故危録之未知休何以見此事耶推此言也而觀之其妄可勝說乎

八年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按此但殺世子爾而元年公羊說云自是弑君非實事也

蒐于紅公羊曰以罕書非也吾既言之矣

九年陳火公羊曰存陳也何休謂陳爲天所存非也此自聖人欲存之故録爾安知天意乎

十一年楚師滅蔡執蔡世子友以歸用之公羊曰其稱世子何不君靈公不成其子也予謂不成其子而稱世子義與文反難以說也又鄭忽亦稱世子豈復不成其子哉又曰用之築防此似兒戲非可信也

十二年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公羊曰伯于陽者公子陽生也非也公羊謂孔子作春秋用百二十國寶書也豈百二十國書悉如此殘缺乎曷爲不革又孔子作春秋用百二十國書而見於春秋者纔六十餘國耳所以不悉見者師說事非卓佹則不取也如陽生此事殘缺乃爾又非卓佹蓋何足復録乎明春秋之作據魯史審矣以是論之伯于陽非公子陽生其所云云者皆誣聖人也

十三年公不與盟公羊曰不恥不與是也言諸侯遂亂反陳蔡非也陳蔡滅而復封此豈非所謂力能救之則救之可也者乎

何故耻之

十五年有事于武宫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公羊曰君有事于廟聞大夫之喪去樂卒事非也曾子問君在祭不得成禮者幾仲尼語之詳矣而不及此此所以知其非也

蔡昭吳奔鄭何休曰不言出者始封名言歸嫌與天子歸有罪同故奪其有國之辭明專封非也以昭吳為蔡侯之身邪蔡侯始歸名廬後卒亦名廬此不得謂之昭吳也以昭吳為蔡大夫邪國非大夫之有奈何於大夫之身奪有國之辭哉以謂欲見專封也蔡侯廬歸于蔡其專封不既明已乎且齊桓魯專封衛邢杞三國矣未見春秋復奪三君之國也今此何故獨奪之邪

二十年曹公孫會自鄸出奔宋公羊曰為公子喜時之後諱也非也春秋之義善惡各以其事進退之何有賢其祖而遂諱其後子孫惡乎且所以諱賢者之過者謂小不足以妨大短不足以毀長而可以成人之美者也若乃大惡至叛君專地反臣子之義亂人倫之常矣而猶為之諱乎如必賢者子孫則罪皆可諱是管蔡不誅於周也由是觀之所謂為公子喜時諱其義安在哉何休又曰有明王作喜時當還國亦非也伯夷叔齊讓國其弟當武王之興不聞還孤竹之封於伯夷也豈伯夷為不及公子喜時哉武王非王者哉

二十一年宋華亥向甯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公羊曰南里者何若曰因諸者然非也宋南里者入宋而居南里也又何疑焉

二十二年王室亂公羊曰言不及外也非也此不問可解矣謂王室亂者嫡庶並爭亂在宗室者也本不得言京師亂成周亂王城亂其理適然而何休又云云皆翹文而遺意者也　羊

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公弟云其稱王猛何當國也非也王猛乃王矣未逾年是以不可稱天王而又不可以諸侯例稱子也何則獨言子則似曹之子冠王於子則又與他王子相亂故稱王猛猛者明是乃王者在喪之常稱可無疑也殷人作書以君名命篇明都不諱也周人以諱事神死則諱之生亦不諱也逾年之後臣子可稱之曰天王未逾年則以王繫名通謂之小子王生名之死亦名之明尊未成也今此王猛是生名之也後曰王子猛是死亦名之也而公羊不達此見文稱王猛則謂與小白鄭突等矣不知文無所移易也甚矣其陋也且春秋書王猛居于皇耶猛不正可言居乎

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公羊曰王城者何西周也何休云得京師地半自稱西周非也此休不知之耳又曰其言入何篡辭也亦非也向王猛居于皇亦何不言入乎必若以入為篡者下有天王入于成周亦可謂篡乎

王子猛卒公羊曰不與當父死也子繼兄死弟及之辭也非也向言猛者以文不可繫子今言王子者死當以子札治之明是乃王之子也言卒者未踰年之君猶子奚子般皆言卒也言卒則可言薨則不可猶夷狄之君言子則可言男則不可也札之次序各自有所以不必未踰年之諸侯則當稱卒未踰年之王則當稱薨也何休云春秋纂成者皆與使當君之非也春秋視纂奪之人無可奈何爾隨其自所稱呼而書之者見其罪也豈與使君之乎若纂成則與使君之是春秋獨患不善纂而縱所善纂也大為之防民猶踰之又開其利然者衆矣

二十三年吳敗蔡胡沈頓之師公羊曰此偏戰也曷為以詐戰之辭言之不與夷狄之主中國也然則曷為不使中國主之中國亦新夷狄也非也此欲自文飾其短爾按戰者凶事非礼讓之事比今夷狄主之又何不得而春秋不肯乎又夷狄所以為夷狄者正以狡詐無義爾中國所以為中國者亦正以礼義尊尊爾今春秋所以退中國不使主戰者以其不為中國之行也而夷狄能結日偏戰不狡詐何故不得主中國乎中國有惡則不能得進夷狄有善又不得進此豈褒貶之指哉且王室亂非蔡胡沈頓所能任其憂也何故責之為夷狄乎故於矣則沒其偏戰之善而誣以詐戰之惡於中國則罔以夷狄之行而禁誣以罪此皆由用日月為例也苟不用日月之例則戰自戰敗自敗了然分矣

獲陳夏齧公羊曰吳少進也然則吳猶得獲中國豈不得主中國且所主者但戰而已何嫌不得哉

天王居于狄泉公羊曰此未三年其稱天王何著有天子也非也其意以謂未三年不當言天王爾王者雖諒闇三年然踰年之後臣子可以天王稱之矣而王者未可自決政事也豈謂都無天王之稱哉毛伯來求金不稱天王明命自上下不合稱之也天王居于狄泉臣子稱之理自得稱天王也聖人之意可見矣

二十四年叔孫舍自晉二傳皆無叔孫公羊獨有此似聖人本意所謂辭繁而不殺者也但說之非爾

二十五年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公羊曰聚衆以逐季氏也非也若七月聚衆則何至九月公乃出奔乎何休又說日為君辰為臣去辰者逐季孟之意盡逐而不與

二十六年天王入于成周公羊曰其言入何不嫌也何休云不嫌為纂但起其難然則於王猛何以獨惜此義

二十七年吳弒其君僚何休曰不書闔廬弒為季子諱非也季子之不討闔廬者蓋勢不可也豈義之乎故託不忍父子兄弟相殘耳而春秋何為遂為之諱夫弒君之惡大矣尚可諱乎若弒君之惡而可諱何則不可諱乎季子賢者也賢者之

心豈止於不欲父子兄弟相殘殺乎雖殘他人亦不可也苟愚春秋但順賢者之意而為之諱是一國有賢通國無罪也其大者至弒君而猶為之諱則其小者戕人賊人固不當問矣且季子之不討閭廬其義安在哉知力不足討而外託不忍者也然則季子之不忍親親之私恩也春秋之襃貶天下之公義也以天下之公義而觀季子之行事苟非其力不足者則季子未免於貶何者私親親之愛而亂尊尊之序聖人不為也是以周公致辟二叔而不疑今季子何得擅以私愛廢公義哉然所以仲尼美之不貶者知其力不足而能外託親親若是者可謂達權矣此其指也以謂順賢者之意則可以縱弒君之罪不亦悖乎

三十一年黑弓以濫來奔公羊云通濫也非也以叔術為賢賢既不足又懸隔數十世之外而通叛君之黑弓便當有國誰能信之乎漢諸儒辨此多矣是非紛拏者惑於辭也不若以大義格之使在度外且仲尼稱雍也可使南面居敬而行簡尚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有如叔術之為者乎平居講道則多雍也退而作春秋反責叔術是自相駮也其非聖人意亦可知矣

定公

二年雉門及兩觀災公羊曰兩觀微也又曰主災者兩觀也皆非也災有先後指見而書譬猶六鷁退飛也視之則六察之則鷁審之則退飛何至顛倒先後强出尊卑乎尋繹其意所以迷惑者以謂桓宮僖宮災不言及也彼自大並出燒之莫知次序故直以遠者序上耳又去冐為不言雉門災及兩觀其意以下新作雉門及兩觀為此亦非也新作可序上不可序下災可序下不可序上此亦制作之常理何足致疑而闕之乎

四年公及諸侯盟于浩油何休曰再言公者昭公數如晉不見答卒為季氏所逐定公初即位得與諸侯盟故喜錄之非也春秋諸侯之會常事耳非王道之正也無故繁文推以為喜春秋何書於此哉

六年仲孫忌公羊曰譏二名其意以謂二名難諱也古者蓋雖君之名臣不諱矣父之名子不諱矣及至於周臣諱君之名子諱親之名然猶諱其死不諱其生諱其同不諱其嫌二名則不偏諱也仲尼之母名徵在言徵不言在言在不言徵自仲尼不偏諱二名況其他乎夫已不能諱二名反譏人之二名豈理也哉

十年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彄出奔陳何休曰辰言暨者明仲佗石彄强與俱出非也若如休所言辰非為輕何故反序上乎又何為明年入于蕭而書及乎按隱元年公羊曰暨猶暨暨也不得已也未知不得已者謂已不得已乎謂他人不得已乎以

吾觀之則暨使他人不得已是也何者暨之意強也蹤也故曰
暨暨以暨暨之故人不得已從之此可知矣昭七年暨齊平者
是時魯數侵莒邑莒者齊兄弟之國又元年莒去疾自齊入莒
有姻親之恩故齊與魯積怨不平也於時昭公外娶於吳而朝
聘于楚深得其歡因此以強通齊為平春秋惡其貪殘不知恥
而服人不以禮故書暨齊平不盡其事微以見意也今此暨仲
他石彊亦猶彼矣若如休言昭七年暨齊平者齊魯初未有
惡何怨有乎哉然說經者愚各執一偏吾言及者自通之文無
汲汲也言暨者乃強人之文是我強人非人強我也彼人強我
者如韓穿來言汶陽之田及晉處父盟之類皆自見矣用是求
之及非汲汲暨非強我明矣且若必謂暨為我不得已者及晉
處父盟亦可謂不得矣已則其言及何

十二年薛伯定卒何休曰不日月者子無道當廢之而以為後
未至三年失衆見弒故略之劉子曰推此言也而觀之其妄可
勝記乎且公羊曰立嫡以長不以賢蓋防亂也如休所言更相
遠矣

十四年衛世子蒯聵出奔宋何休曰子雖見逐無去父之義
此不違於支也諸侯以國為家四境之內力能專制之若蒯聵
不去為靈公所殺則宜效死勿聽者也亦當坐弒君公子比隨
父於大惡今奔身逃竄者故小惡於己也以小易大其情甚
頃此非春秋所惡也

哀公

二年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公羊曰曷為不言入
于衛何休云據弗克納言于邾婁非也彼以弗克納故得言于
邾婁耳此但得入戚未得入衛故不得言衛亦其理自然何
以見父得有子乎允父得有子子不得有父豈不識道乎然於
此經則害於義故其言則是也其於說經則非也

三年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公羊以為可古人已有能辨
之者矣

桓宮僖宮災公羊曰復立也不言復立見者不復見也非也古
之人豈無所省文哉亦不若是而省之耳且必若云襄公作三
軍舍中軍曷為獨書哉

六年齊陽生入于齊陳乞弒其君舍公羊曰弒而立者不以當
國之辭言之此其以當國之辭言之何為讓也非也如公羊之
說陽生本正與商人相似弒而代立與商人相弒陽生讓而弒
之商人亦讓而弒之所以讓之雖殊所以為讓則同今何故陽
生商人乖異若此哉公羊本欲引商人以求與之合而事同文
別互更大繆乃知例有不通者雖曲說愈勞也何休以謂不舉
陽生弒者積成于乞然則是公子比之類也公子比脅於棄疾
宜效死勿聽故坐弒君陽生亦宜效死勿聽者也亦當坐弒君

公子比首惡陽生不當首惡何哉
七年秋公伐邾婁八月己酉入邾婁以邾婁子益來公羊曰內辭也使若他人然非也邾魯相近故初秋伐之八月又入之此自兩事理當並書無取於內辭也入邾婁使若他人猶有可諱以邾婁子益來又可云他人乎又曰曷為不言其獲內大惡諱也亦非也諸侯擅入人之國為大惡可矣戰而獲人獲者則大惡矣獲之者豈可同其科哉又此自入而以歸不得以獲辭也吾既言之矣
八年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公羊曰不言其滅諱同姓之滅也非也當此之時魯入自救不暇豈有不救同姓之滅春秋遂責之乎且責魯不救而諱曹之滅縱失宋公之惡苟責無罪之魯甚非札也
十二年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公羊曰吳主會也按吳主會必非晉所願也春秋宜曰公會晉侯暨吳子于黃池則與公羊例合矣今乃曰及吳子此豈晉魯汲汲我欲之者邪又曰吳在是則天下莫敢不至也何休以謂云爾者欲為魯侯殺恥故不書諸侯也吾謂春秋審欲為魯侯殺恥者書諸侯乃宜矣無為乃沒之也
十四年西狩獲麟公羊曰春秋何以始乎隱祖之所逮聞非也聖人作經為天下法不苟記祖所逮而已蓋不得聖人之意而言之也且如所言祖者謂曾祖乎高祖乎如謂曾祖孔子曾祖防叔則孔父三世之孫如謂高祖孔子高祖祁父亦孔父二世之孫孔父死於桓二年其孫不得見隱審矣討防叔祁父之時應在閔僖之間春秋則當起於閔僖不宜始隱公也凡公羊之書其乖繆大體粗正之矣至於委曲微密似是而非察言之則不可勝言非講學辨論者不能及也故闕焉以俟知者亦將有起予者乎云爾

春秋權衡卷第十三

隱公　　穀梁第一

元年春王正月穀梁曰雖無事必舉正月謹始也按此實有事者以見隱公讓故不書公即位爾何謂無事乎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穀梁曰及者內為志焉爾非也及齊高傒盟及晉處父盟豈復內為志者邪又曰儀字也父猶傅也男子之美稱也言善其結信於魯故以字貴之亦非也春秋來會于魯者多矣不聞悉可貴也若以初入春秋故得貴之則桓十七年會邾儀父盟于趡又何為乎且春秋之作貶諸侯明王道以救衰世者也凡記盟會者於王法所不得為皆貶也甫當貶之何有於褒且以私結盟之故而褒之後有善焉何以加其身

鄭伯克段于鄢穀梁曰克能也何能爾能殺也非也未有一字轉相訓詁而可弃兩義者也誣人已甚矣

及宋人盟于宿穀梁曰內卑者也吾謂二國為盟非內卑者所定孰有內卑者盟春秋亦不書之何也事小而多不信可以略故也

公子益師卒穀梁曰日卒正也不日卒惡也非也公孫敖仲遂季孫意如豈正者乎而皆日叔孫得臣不聞有罪而又不日皆妄也

二年公會戎于潛穀梁曰會者外為主焉爾非也若令內為志者可曰公及戎于潛乎

五月莒人入向穀梁曰入者內弗受也此義疏矣凡將兵攻人之國而能勝之入焉者斯謂之入矣非必以內弗受辭也有入人之國而可以受之者乎然則穀梁今所者歸入之例也去并之矣

無駭帥師入極穀梁曰入者內弗受也又曰不稱氏者滅同姓貶也按入則不得謂之滅而穀梁先既以入解之末又以滅通之此似穀梁作傳時自以入為義後竊見公羊之書以入為滅又因注焉者也故兩義雖不相合而猶並存也又八年無駭卒不稱氏穀梁亦先曰隱不爵大夫也又云或說曰故貶之也此兩者皆出公羊又皆係之初說之後明穀梁私見公羊之書而竊附益之云爾不然無為兩事各自終始又戾也

紀履綸來逆女穀梁曰以國氏者為其來交接於我故進之也非也諸侯昏姻聘使相往來亦常耳何妄得進之且履綸國氏何異鄭詹而曰進之乎謂履綸進之者詹亦進之乎

紀子伯莒子盟于密穀梁兩說皆無足取者

夫人子氏薨穀梁曰不書葬夫人之義從君者也非也隱薨在十一年今夫人薨相去九年可得預知君當不葬而先除其葬乎夫人之義雖曰從君至於卒葬非其所能自制也柰何以必從君限之哉文姜親與弒君春秋猶書其葬況於此非弒君之人乎

三年日有食之穀梁說雖與公羊異而謬與公羊同吾既書之矣

宋公和卒穀梁曰諸侯日卒正也非也齊小白晉重耳皆可謂正乎若曰晷明則不疑者此妄說矣本設日不日例者非後有他義也明正不正而已耳苟正者日不正者不日則其義可信而無疑今正者日晷明者亦日不知春秋何能不憚煩於晷明之人而必加其日哉若晷明之人乃去其日豈不益至公至明哉後為此紛紛何也又曹伯使世子射姑來朝則曹伯之嫡也荘二十三年曹伯射姑卒有月無日此復何也

葬宋繆公穀梁曰日葬故也危不得葬也非也宋繆公之葬有何危也邪春秋日葬者多不必皆有危也但欲以日月為例而不知理有不可者以謂人雖有難已者而事無可指擬如說神怪者也夫以說神怪自况人亦以說神怪况之矣曾何足致詰

四年莒人伐杞取牟婁穀梁曰言伐言取所惡也非也若不言伐則牟婁為杞邑不明理自當爾何惡之有若言伐言取然後云惡則凡伐而不取取而不伐者皆不惡之哉

衛州吁弒其君完穀梁曰大夫弒其君以國氏者嫌也弒而代之也非也宋督宋万亦可云弒而代之乎公子商人豈非弒而代之乎而督万氏國商人不氏國何也

公及宋公遇于清穀梁曰及者內為志焉爾非也若外為志可曰公會宋公遇于清乎又曰遇者志相得也按八年傳不期而會曰遇若內為志又志相得非不期也

翬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穀梁曰不稱公子貶之也非也欲貶翬者宜於此稱公子既弒君而除之無為先事而貶也觀傳此意與公羊同病吾既言之矣

衛人殺州吁于濮穀梁曰其月謹之也吾為春秋苟不舉月則曷謹之乎何必為此文哉

五年考仲子之宮穀梁曰考者成之也成之為夫人也非也若成之為夫人經當曰考者夫人子氏之宮今但曰仲子非夫人明矣又曰仲子者惠公之母隱孫而脩之非隱也亦非也若實非隱經當曰立仲子之宮今曰考宮非非隱明矣實說仲子之卒在惠公末年故元年天王使宰咺來歸賵後其葬期也不謂仲子之卒在惠公之前而平王因惠公之喪以賵仲子也為穀梁者覩其前後故謂隱公追祀惠公之母其實仲子與惠公同年而卒故隱公疑仲子未嘗祭於子不可便已欲通其意作宮祭之終己而已春秋許其知禮之變故以考宮書不以立宮書也

初獻六羽穀梁曰始僭樂矣尸子曰始厲樂矣劉子曰言僭樂是也詎得厲樂乎

螟穀梁曰甚則月不甚則時劉子曰此亦說神怪之比也審甚而時無以詰之實不甚而月亦無以詰之若因而更之曰甚則

時不甚則月入亦莫我辨也
公子彄卒穀梁曰隱不爵命大夫其曰公子彄何也先君之大夫也非也隱雖讓國當此之時實魯君也爵命大夫何有不可哉周公攝政猶專廢置天下諸侯况隱公明為魯君乎又不知君隱公者苟爵命大夫則不成謙國乎何其疑隱公之小也
宋人伐鄭圍長葛穀梁曰伐國不言圍邑非也有伐者有圍者理當並書不得以輕重相覆也又曰苞人民敺牛馬曰侵斬樹木壞室宮曰伐亦非也古之行師不必盡如此其暴也或問罪或討亂師之所至而百姓不憂猶謂之侵伐也亦可如傳所言名之乎春秋雖亂世會有一國以直侵伐不苞人民敺牛馬亦不斬樹木壞宮室者春秋何以書之夫抱文之師誠有節制也其所侵伐寧得盡如傳所言哉又有可疑即使一國以兵加人既苞其人民敺其牛馬矣又其斬樹木壞其宮室春秋可遂兩書侵伐乎
六年鄭人來輸平穀梁曰輸平者不果成也其意以謂春秋前魯與鄭平至四年時翬帥師伐鄭故鄭人今請絕前也非也凡元平者蓋兩國約不相背云爾今魯已伐鄭平絕可知若鄭人不來輸平者寧可謂舊平未絕乎有伐人之國而猶自謂有平乎然則魯鄭之平不待告而絕亦明矣又安有不果成事乎七年叔姬歸于紀穀梁曰其不言逆何也是也知此叔姬必非媵也故得見於經矣又曰逆之道微無足道焉甯非也不言逆者則君親逆者也常事不書故不舉也范甯以叔姬者伯姬之媵也若然穀梁子不當問其不言逆何也礼豈有夫逆妾媵者哉胡為問之其問之也乃知叔姬非伯姬之媵也
滕侯卒穀梁曰滕侯無名狄道也非也春秋諸侯卒或名或不名者多矣豈盡狄道哉不可信之語此故為甚
城中丘穀梁曰城為保民為之也民衆城小則益城益城無譏故譏也非也若民衆城小可得勿城乎穀梁明知城為保民為之而又嫌其為民衆益城自相反戾矣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穀梁曰其弟云者以其來接於我貴之也非也諸侯交聘亦常事耳何處分別貴賤哉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穀梁曰國而曰伐此一人而曰伐何也大天子之命也不知穀梁之意謂此伐者真亦斬樹木壞宮室邪毋乃直以天子之命進之言伐邪若真斬樹木壞宮室者此一人之身安得樹木宮室哉若直以大天子之命進之言伐者又未知戎所以施無道于凡伯之身者實何事而春秋直以伐易之也今註者覩以謂戎執凡伯也然則變執言伐爾而傳又言以歸猶愈乎執也若伐非執者如傳言可矣今伐則執也譬如曰戎執凡伯于楚丘以歸云爾安得猶愈者乎且以歸何以能愈於執乎又曰戎者衛也如此春秋乃縱失衛侯之惡歸罪於戎也八年鄭伯使

究來歸邴穀梁曰名宛所以貶鄭伯非也魯為大國猶有未命
大夫獨稱其名者況如鄭小國乎
宿男卒穀梁曰未能同盟故男卒也審如傳言又何以知其非
狄道而無名者乎
公及莒人盟于包來穀梁曰可言公及人不可言公及大夫非
也莒人郎莒大夫微故稱人耳若可言人不可言大夫及晉處
父盟何不曰及晉人盟乎
九年天王使南季來聘穀梁曰聘諸侯非正也范甯矯之是矣
三月癸酉大雨震電穀梁曰雨月志正也非也此不著癸酉則
不足以見八日之間再有大變莊七年辛卯星隕如雨不日又
不見夜又夜中著定公雨不克葬不日又失葬期理自合日豈
關不正乎僖三年六月雨者無他事遠書月足矣豈關正乎
十年公敗宋師于菅穀梁曰內不言戰舉其大者非也此語乃
與公羊相似吾於公羊既言之矣
十一年公薨穀梁曰隱十年無正隱不自正也非也無事偶不
書正月耳不足以為據

桓公

元年王正月穀梁曰桓無王其曰無王何也桓弟弒兄臣弒君
以為無王之道非也弟殺兄臣弒君見矣雖盡書王猶可謂之
有王乎

鄭伯以璧假許田穀梁曰假不言以言以非假也諱易地也非
也實以邴易許者豈可云璧假乎且經但言璧假諱易為假已
足矣歸邴為璧何差於罪乎且今實以璧易許田者何以為
文乎
二年王正月穀梁曰桓無王其曰王何也正與夷之卒也非也
但不書王與夷之卒遂不正乎
七月紀使來朝穀梁曰朝時此其月何也桓內弒其君外成人
之亂於是為齊侯鄭伯討教日以賂已即事而朝之惡之故謹
而月之非也六年冬紀使來朝猶是前紀侯爾行不加進恩不
益減而紀侯過而不改文之是謂過矣其責宜深深則宜日反
書時何哉是宣春秋不惡之乎
公至自唐穀梁曰桓無會其致何也遠之也非也隱亦無會何
遠之有
三年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穀梁曰相命而信諭謹言而退以
是為近古也非吾於公羊既言之矣
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穀梁說曰春而月狩蓋用冬狩之禮非
也周之正月夏之十一月云狩是也事在周礼穀梁子自顛倒
之耳
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穀梁說與公羊相近非也
五年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穀梁曰何為以一日卒之陳侯

以甲戌之日出己丑之日得不知死之日故舉二日以包也非
也國君猶行獨出安所之乎若入於民臣之家則必有知者若
獨死曠野是非人情且何以能歷十六日而人不覺乎依倚古
事人所不見遂回意妄說不顧道理其可怪也
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穀梁曰仍叔之子者錄父以使子也故
微其君臣而著其父子非也文稱天王使矣何謂錄父使子乎
又何謂微其君臣乎又曰父在子代仕之辭亦非也若子攝代
父仕者與仍叔可矣今曰天王使仍叔之子既曰天王使之矣
豈父在使子自代者耶若曰天王使任叔子代父仕者則是天
王已命任叔之子矣無所復譏且不得繫任叔言之也父老命
使其子仕亦常事耳天王既已命之與衆卿士何殊哉而穀梁
又不當言錄父以使子
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穀梁曰舉從者之辭也其舉從者之
辭何也為天王諱伐鄭也非也直言從王伐鄭文順事明可不
煩解矣又妄云舉從者之辭何益哉且安見諱伐鄭之義哉所
謂無病自灸者
六年大閱穀梁曰平無修戎事非正也蓋以觀婦人也非也但
曰大閱安知觀婦人乎
蔡人殺陀穀梁曰與公羊相近吾既言之矣
子同生穀梁曰疑故志之非也聖人豈至此乎若聖人疑之誰
復不疑之乎且詩云展我甥兮展者信也詩人貫者信魯莊公
為齊侯之甥何有仲尼反疑其先君為齊侯之子乎就令當時
國人有疑之者是國惡無大於此矣聖人曷為明明揭之乎
七年焚咸丘穀梁曰其不言邾咸丘疾其以火攻與公羊說相
近吾既言之矣
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穀梁曰失國也與公羊相近吾既
言之矣
八年正月己卯烝穀梁說與公羊同非也
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穀梁曰其不言使不正其以宗廟大事
即謀於我也非也若不正其即謀於我者言遂逆足矣不言使
何哉言豈妨其即謀於我乎十年王正月曹伯終生卒穀梁曰
桓無王其曰王何也正終生之卒也非也五年陳侯鮑卒亦在
王月何以不書王王之乎
公會衛侯于桃丘弗遇穀梁曰弗遇者志不相得也非也此公
與衛侯約會于桃丘公後其期矣恥失信故託行為不相遇者也
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穀梁曰來戰者前定之戰也不言其
人以吾敗也不言及為內諱也此皆非也若來戰為前定之辭
者自無緣復出其人且言及也豈可曰某人及齊侯衛侯鄭伯
來戰于郎乎又豈可曰齊侯衛侯鄭伯及某人來戰于郎乎且
凡結日偏戰皆前定之戰也何不一一言來戰乎然則不言某人

不言及者非以吾敗也來戰者又非以前定也皆妄說矣
十一年宋人執鄭祭仲穀梁曰宋人者宋公也其曰人所貶之也
此非穀梁例也穀梁之例常以稱人執之為是稱人執之為是
向令書宋公執者得無云斥宋公以執祭仲乎且齊人執鄭詹
何以獨不曰貶乎文同而義異何哉
鄭忽出奔衛穀梁曰其名失國也非也春秋失國者多矣豈皆
名之乎
十二年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丙戌衛侯晉卒穀梁曰再稱
日決日義也非也此飾說爾
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穀梁曰非與所與伐戰也不言與鄭
戰恥不和也非也言之遠理乃至於此乎苟能讀春秋者皆足
以知之矣
十三年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穀梁曰戰稱人敗稱師重衆
也非也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何為獨不重衆乎
且春秋將卑師衆稱師此常例矣無為忽改
十四年壬申御廩災乙亥嘗穀梁曰御廩之災不志非也此蓋
災焉何以不志乎又曰以其未易災之餘而嘗志不敬也亦非
也若壬申之日而災乙亥之日而嘗嘗之粟出廩久矣乃其未
災者何謂災之餘乎又曰夫嘗必有兼旬之事焉若此者明粟
非災之餘可也欲明以為災之餘則非也

十五年會于袲伐鄭穀梁曰地而後伐疑辭也非其疑也非也
此先會後伐耳亦何疑辭哉且此又非出於仲尼者也記事之
體也
十六年公至自伐鄭穀梁曰桓無會其致何也危之也非也去
年伐鄭穀梁云非其疑也者似言諸侯為忽討突也若非為忽
討突則不得云非其疑矣今云危之者又似言諸侯乃助突攻
忽也若非助突攻忽則亦不得云危之矣二者誰能辨乎
衛侯朔出奔齊穀梁曰朔之名惡也天子召而不往也非也何
以不還鄭忽例自為失國名之乎
十八年公會齊侯于濼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穀梁曰濼之會不
言及夫人何也以夫人之伉弗稱數也非也濼之會伉故不書遂
如齊書矣可云不伉乎濼之會時夫人自不在會會畢公更召夫
人與之如齊耳非伉也
葬我君桓公穀梁曰君弒賊不討不書葬此其言葬何也不責踰國
而討于是也非也父之讎不與共戴天豈限國哉君以齊強魯弱量力不
討故君子不責是復讎者當行於柔弱而回於強禦也不亦妄乎

莊公

元年夫人孫于齊穀梁曰接練時錄母之變始人之也非也夫
人前隨桓公之喪還國今復出奔耳豈錄母之變橫生孫文乎
如此是聖人率意作經不復記事實也

單伯逆王姬穀梁曰命大夫故不名也非也若單伯爲王朝大夫者如穀梁說可矣今單伯乃魯大夫雖命於天子猶魯臣也君前臣名何得不名也

築王姬之館于外穀梁以謂變之正也非也魯本自當以仇讐不可接昏姻上告請夫子不當黙黙受命此乃春秋譏其捨大郵小以謂未盡臣子道者也何謂變之正乎凡變之正者謂亡於禮者之禮若權死亡者也非謂可爲而不爲以傷禮害義者也若莊公者可謂變於邪矣未見變於正也

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穀梁說與公羊相似非也

齊師遷紀郱鄑郚穀梁曰紀國也郱鄑郚國也計齊一師必不能並遷三國又春秋自當分別以見滅兩國之惡不當合之也未取郜辛已取防兩邑兩內小惡尚猶恐而諱之況兩國乎況外大惡乎

二年公子慶父伐於餘丘穀梁曰於餘丘邾邑也公子貴矣師重矣而敵人之矣公子病矣非也春秋之戰伐多何獨病此乎若伐人之國則勿病乎且必若云是果於伐國不果於伐邑也何以爲懲且勸乎又曰其一曰君在而重之也此似說見公羊之說而附益之者矣

三年葬桓王穀梁曰改葬也非也若改葬何爲不言改乎謂改不可言改卜牛何以言改

紀季以酅入于齊穀梁曰入者內弗受也非也此自往入之入而非歸入之入者可受者遂云歸于齊乎其守文而不達理至如此且季之以酅入齊當以紀侯使之爲說不然是季專上盈邑以畔其君也何以得字於春秋乎而穀梁曰入于齊者以酅事齊是真謂季畔矣吾未見其善也

四年紀侯大去其國穀梁曰不言滅而曰大去者不使小人加乎君子也非也既全言滅滅人之國豈非不使小人加乎君子哉又變滅言大去其義不類何休以穀梁爲縱失襄公之惡是矣鄭康成強爲文過吾無取焉

齊侯葬紀伯姬穀梁曰吾女也失國故隱而葬之非也若但書葬紀伯姬者如穀梁說可矣今曰齊侯葬紀伯姬此非常文也此其重在齊侯不在吾女甚明公及齊人狩于郜穀梁說與公羊相似非也

五年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穀梁曰是齊侯宋公也非也安知其不是微者乎若實齊侯宋公而謂之人即實微者又以書乎

六年齊人來歸衛寶穀梁曰分惡於齊也使之如下齊而來我然非也固齊人歸我耳何分之也

七年星隕如雨穀梁以如猶而也言星隕且雨也非也春秋記星隕爲異耳夜中而雨何足記乎又曰著於上見於下謂之雨

以言雨螽則可也以言雨雪則何著於上之有又曰著於下不見
於上謂之隕以言隕石可也以言星隕則何不見於上之有
狄大水穀梁曰高下有水災曰大水非也假令大水終不能令
高下皆有但沒城邑已劇矣况山岳不可沒則大水不必高
下皆有也

春秋權衡卷第十四

春秋權衡卷第十五

穀梁第二

八年甲午治兵穀梁曰治兵而陳蔡不至矣兵事以嚴終其意
謂春秋多之非也軍出必治兵治自有常地矣今魯人先出兵
而後治治又非其常地故春秋記其非常爾春秋非教戰之書貴
其善陣不戰也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穀梁曰不使齊師
加威於郕故使若齊無武功而郕自降者如此春秋為縱失齊
師之惡也其意雖欲貶齊存郕其實乃為齊文過了不可曉
師還穀梁曰還者事未畢也遯也云欲避滅同姓之國亦不卒
事非也郕雖降齊國實未滅又穀梁向云不使齊加威於郕然
則加威於郕者獨齊師耳魯故無罪豈可謂滅同姓哉
齊無知弒其君諸兒穀梁曰大夫弒君以國氏者嫌也弒而代
之也非也宋萬豈亦弒而代之者乎公子商人豈非弒而代之
者也
九年齊人殺無知穀梁曰無知之挈失嫌也稱人以殺大夫殺
有罪也非也無知弒君以代其位不可復氏公子又上有齊人
下有無知明無知者齊人之賊亦不煩再氏國爾非謂失嫌故
挈之也無知又非大夫而以殺大夫例解之似仍失指
公及齊大夫盟于蔇穀梁曰大夫不名無君也非也齊雖無君
大夫猶應有名假令書大夫之名使云齊有君乎
宋萬弒其君捷穀梁曰卑者以國氏是也非弒而代之明矣十

一年齊人宋人陳人蔡人郭人會于北杏穀梁曰是齊侯宋公
也非也經無異文倒例無所推安知是齊侯宋公乎
公會齊侯盟于柯穀梁曰曹劌之盟也尋其意與公羊相似吾
既言之矣
十四年單伯會伐宋穀梁曰會事之成也尋其說與公羊相似
吾既言之矣
荊入蔡穀梁曰荊者楚也其曰荊何也州舉之也州不如國國
不如名名不如字按穀梁十年傳云其曰荊者狄之也今又云
州舉之也若實狄之則非州舉之若實州舉之則非狄之而兩
說並存不知聚為狄之邪其亦州舉之邪若曰州舉之所以為
狄之者允任君狄尚不州舉之况楚非真君狄乎尋究二說以
前說本出穀梁後說則掇取公羊之例而縮焉者也不然無為
相異
十六年同盟于幽穀梁曰同尊周也非也但云同盟不足以効
其同尊周
十有七年齊人執鄭詹穀梁曰人者衆辭也以人執與之辭也
非也宋人執鄭祭仲邾人執鄫子亦可謂與之乎又曰鄭詹鄭
之卑者卑者不志此其志何也以其逃來志之也亦非也紀屨
緰鄭宛之類亦同氏國並卑者則不志乎且若所言卑者不志
而鄭詹以逃來故得志也諸侯之國逋逃之臣不可勝紀何不

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穀梁曰不諱敗惡內也非也言之
人有能知之者矣
齊人取子糾殺之穀梁曰言取病內也非也言取病齊耳內何
病乎
十年宋人遷宿穀梁曰遷亡辭也非也宿雖見遷國實未亡不
得與滅人者同
荊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武歸穀梁曰蔡侯何以名絕之也何
為絕之獲也非也秦獲晉侯何故不名又曰中國不言敗此其
言敗何中國不言敗蔡侯其見獲乎亦非也但言敗蔡師何足
以見其是獲乎設直言獲蔡侯何害於義而諱獲為敗乎欲絕
蔡侯自合言獲無為諱其獲以匿其惡書其名以發其獲進不
成諱退不成絕徒為此紛紛也又曰以歸猶愈乎執也亦非也
有執者有獲者有以歸者非一物也獲不輕於執執不重於以
歸按文觀指亦可見矣
十一年秋宋大水穀梁曰外災不書此何以書王者之後也非
也杞亦王者之後未嘗紀其災何歟又曰高下有水災曰大水
亦非也丘山之頂亦有水乎
王姬歸于齊穀梁說同公羊吾既言之矣
十二年紀叔姬歸于酅穀梁曰國而曰歸此邑也其言歸何吾
女也失國喜得其所故言歸焉爾非也紀季以酅入齊自為小

國非邑也且邑何故不得言歸乎且鄭者紀之別也紀者叔姬之家也人歸其家可不曰歸乎以謂吾得其所乃言歸何哉盡書乎假令鄭詹就執於齊不逃來魯者春秋遂不書齊人執鄭詹乎然則書齊人執鄭詹不為鄭詹甚佞而書亦不為與齊人執之而書為詹逃來書耳如此又安取書甚佞及與齊執之之義哉

齊人殲于遂報梁曰何以不言遂人盡齊人也無遂之辭也非也春秋本責齊殲人之國而又咸之以自取死亡故令其文如齊人自死于遂耳不謂以無遂故不言遂人盡齊人也又曰無遂則其言遂何其循存遂也亦其非也齊人實死于遂自當記其死所遂國雖殲遂地猶存理合必書豈強存遂乎若春秋不存遂者可云齊人殲于齊乎又曰此謂狎敵也亦非也殲人之國使兵戍之齊則無道矣今齊不殲人國不戍人地者安取此禍乎今穀梁識其狎敵似惡齊人殲遂未盡戍遂未察不顧遂不可殲地不可戍也

十八年日有食之穀梁曰不言朔夜食也非也春秋闕疑據見而錄何以知其夜食而書乎何休難之得矣鄭玄強為文過不亦誣人哉假令日始出其虧傷之處未復者是即朔日食矣如不見其虧傷云夜食可也見其虧傷足驗其食非朔日食何邪又曰一日一夜合為一日此適足以證其當為朔日食耳穀梁又云何以知其夜食曰王者朝日諸侯朝朔尋穀梁此意似云王者月月朝日故日之始出而有食者得見之也按禮記天子朝日於東門之外聽朔於南門之外南門之外者謂明堂位也然則天子每朔先朝日而後聽朔諸侯每月先視朔而後朝廟乎古禮既已散亡今之說者不同未足怪也雖然如穀梁之言以述朝日則是以解夜食則非

公追戎于濟西穀梁曰其不言戎之伐我何也以公之追之不使戎邇於我也非也戎若不來公則無追今以戎來故得追之先言戎伐後言追戎何害於義而必欲隱其一端之實帶虛說不使戎邇於我之末節如此及為戎未嘗伐我公自妄追之也若不言戎之伐我欲以明不使戎邇於我者則春秋所書伐我楚皆使其邇於我乎又曰于濟西者大之也亦非也既不言戎之來又不言濟西則當但云公追戎矣未知追之於何所邪然則此理所必書何大之之有

十九年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宋公盟穀梁曰媵淺事也不志此其志何也辟要盟也非也魯誠欲自託於大國者豈敢以媵婦之名而遣使者以取戾於霸主哉使者銜媵婦之命而遂要大國之盟是乃要盟矣何謂辟要盟乎假令魯以專使參盟於大國雖不得盟而無愆今乃餘卑者之任而于大國之重魯何倒行逆施而為此哉且魯乃欲辟要盟故使者以媵

婦往不以要盟往也其意欲持兩端若得盟則因曰吾參盟也不得盟則將曰吾非盟之求而婦是媵爾今結既得盟而春秋猶記其媵陳人之婦何哉且魯之為此謀者欲以誑齊宋乎則亦必誠有陳人之婦乃可施其謀矣無陳人之婦則不成為媵而得又言以輕事遂乎國重無說乃擬虛為此名爾非實有陳人之婦也推其意無可曉者豈誠魯人之事哉豈誠魯人之事哉

二十二年肆大青穀梁曰為嫌天子之葬也非也若魯欲葬文姜而自為此者子固無叔母之道若仲尼嫌文姜之葬而書此以示義者則春秋之文無從而生若赦出於天子者何必錄之姜之葬哉且文姜之存猶莫之討也今死矣友待天子而葬乎

此者不然者陳人殺其公子禦寇穀梁曰言公子而不言大夫公子而不言大夫公子未命為大夫也其曰公子何也公子之重視大夫今以親公子然則穀梁謂凡公子未命為大夫皆得稱公子矣非也公子雖親然天下無生而貴者是以命為大夫則名氏得通未命為大夫則得稱名不得稱公子觀小白去疾亦可以見之矣

二十三年荊人來聘穀梁曰其曰人何也舉道不待再非也此乃使臣得言荊人爾即欲進之使稱人者何不變荊云楚而又冠人以荊乎荊為狄之人為進之且進且狄乎賞罰亂矣此吾所不曉也

二十四年大夫宗婦覿用幣穀梁曰禮大夫不見夫人非也若登於廟大夫夫人俱在其中可復勿見乎然則不見者殆謂不常見耳今夫人始至而大夫見之是禮然矣何謂非禮乎

赤歸于曹郭公穀梁曰赤者郭公之名然則春秋何若不曰郭公赤歸于曹乎言郭公赤是以見其為國為媵而傳又言以轉事遂乎國重然曰乃似虛為此名爾非實有陳人之婦也推其意無一可曉者豈誠魯人之事哉

二十二年肆大青穀梁曰為嫌天子之葬也非也若魯欲葬文姜而自為此者子固無赦母之道若仲尼嫌文姜之葬而書此以示義者則春秋之文無從而生若赦出於天子者何必錄文姜之葬哉且文姜之存猶莫之討也今死矣支待天子而葬乎

此者不然者陳人殺其公子御寇穀梁曰言公子而不言大夫公子未命為大夫也其曰公子何也公子之重視大夫命以穀公子然則穀梁謂凡公子未命為大夫皆得稱公子矣非也公子雖親然天下無生而貴者是以豈無命試諸侯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小國三卿一卿命於天子大國之卿三命次國之卿再命小國之卿一命其於王朝皆一也三命以名氏通再命名之一命略稱人周襄禮廢強弱相并卿大夫之制雖不能盡如古見於經者於皆當時之實錄也故隱桓之間其去西周未久制度頗有存者是以魯有無駭柔使

鄫有宛詹秦楚多稱人至其職節無不名氏通矣而邾莒滕薛
之等曰已益削轉從小國之例稱人而已說者不知其故因謂
曹秦以下悉無大夫患其時有見者書其贖說因復精架無端
以飾其僞然此不足怪也彼固不知王者諸侯之制度班爵云
爾其又足辨乎
二十七年公子友如陳葬原仲穀梁曰諱出奔也非也吾於公
羊既言之矣
莒慶來逆叔姬穀梁曰不正其接內故不與夫婦之稱也非也
春秋刺諸侯之不親迎而使臣者則奪其使文奪其使文矣故
莒慶之來不得復曰逆女亂於逆君夫人者也然則書叔姬自
其理然豈惡其接內哉凡大夫而越竟逆女此誠春秋所貶者
然而以謂書叔姬者不與夫婦之稱不亦繆乎不亦繆乎
二十八年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穀梁曰戰則是師也其曰
人何也微之也非也九通春秋通例皆曰將卑師少稱人何忽
至於此而以謂微之乎又曰其人衛何也以其人齊不可不人
衛也亦非也齊有罪則微齊衛有罪則微衛則可謂明矣今欲
微齊因遂微衛齊則有罪矣衛則不知也而曰不可不人衛所
謂不可者安在哉又曰衛小齊大其以衛及之何也以其微之
可以言及也亦非也衛欲戰則衛及齊齊欲戰則齊及衛春秋
惡戰故常分別禍之所從起耳不為國大小也又曰其稱人以
敗何也不以師敗於人也亦非也設令齊將專師衆而敗衛將
卑師少而勝豈得不書師敗於人哉春秋之義王道也春秋之
事史記也聖人豈必私以己意增損舊史而後見其道哉
築微穀梁曰山林藪澤之利所以與民共也虞之非正也非也
此自築邑爾非囿圃也以圃內辭之意矣大無麥禾穀梁曰大者有顧之
辭也於無禾及無麥也非也於是經無水旱之變安得患無麥
禾哉說者或云實秋水傷稼諱之不言或云土不稼穡二物不
成或云不勤農事故無災而饑皆失也若有秋水何故不書苟
民食不足國家且危而顧避耻諱忘過災而慎之意豈春秋之
訓哉若上不稼穡不勤農事者魯應猶有倉廩之舊不應遂至
告糴於鄰國也又春秋當書麥禾不為不當反書大無麥禾也
且麥禾之相去遠矣方其無麥則固書麥不為方其無禾則固
書禾不為何乃待無禾然後書無麥哉近上七年秋大水無麥
苗知水傷之也麥強而苗弱二者俱無非待苗乃書麥也或謂
一災不書是又不然隕霜殺菽菽一物也何以獨書乎推驗事
矣由魯不務蓄積日損月削以至於麥禾大盡而後覺之非今
歲之事也是以不言水旱亦不言饑明是歲實無水旱民實不
饑或曰如此當曰麥米不當曰麥禾吾曰古者無道禾非米者
將礼有米不云禾非米也古之行礼用禾者多然則魯實無禾
不足以待國用非無米也二十九年城諸及防穀梁曰以大及

小也非也若言諸防則似一城故從所先城記爾
三十年齊人降鄣穀梁曰鄣者紀之遺邑非也何以必知其紀
之遺邑乎
公及齊侯遇于魯濟穀梁曰及者內爲志焉爾遇者志相得也
非也設若外為志又志相得者便云公會齊侯遇于魯濟乎
齊人伐山戎穀梁曰其曰人何也愛齊侯乎山戎也又曰則非
之乎善之也非也春秋以人貶之云爾豈曰以人愛之云爾歟
則人之愛則人之誰且能識其善惡哉
三十一年齊侯來獻戎捷穀梁曰內齊侯也不言使內與同不
言使也非也去年齊人伐山戎穀梁所以知其當為齊侯者正
以今年來獻捷者乃齊侯故也然則齊侯故也然則齊侯已伐
山戎又來獻捷爾何以見其是使人于魯雖欲內齊豈可使不
殊齊侯之使假令稱齊侯使人來獻捷又何以異於齊侯來獻
捷也若都不稱齊又不言來則信可謂與同矣今既稱齊又曰
來獻齊非吾國也來非不外也雖匿其使名猶是齊來獻捷也
安見內乎又曰軍得曰捷戎菽也按菽者豆耳齊侯伐山戎乃
取其豆與諸侯不近事理疑菽者北狄字也穀梁解此戎者即
北狄也北字類什狄字類菽將焉訛繆反并為一字不然無為
如此妄解
二十二年宋公齊侯遇于梁丘穀梁曰大齊桓也非也諸侯相
遇常事耳何大之有
子般卒穀梁曰日卒正也不日故也有所見則日非也若有所
見又不曰者豈不益明乎何若日之與正卒相亂哉用此觀之
非聖人之意明矣
公子慶父如齊穀梁曰奔也其曰如何也諱莫如深深則隱苟
有所見莫如深也非也閔公不書即位足以起子般之弒爾不
足以見慶父之賊也春秋記諸侯大夫之奔甚多不必皆弒君
也書慶父奔亦何不可哉且慶父親弒其君此魯國人人之所
棄何反掩匿蔽覆不明白其奔使弒君之賊不見乎又文十八
年十月子卒其下則季孫行父如齊子卒不日亦有所見也若
以慶父之例推之則行父亦弒子赤者邪何謂書如齊

閔公

元年齊仲孫來穀梁曰外之也孰之也非也吾於公羊既言
之矣
二年公薨穀梁曰不書葬不以討母葬子也非也所謂君弒賊
不討不書葬者言此其葬時而賊未討則不書葬也既葬而後
乃討賊賊雖已討葬猶不追書也此閔公是已討賊雖遲而葬
在討賊之後則葬得書此陳靈公是已不以討母葬子何足為
義乎又所謂君弒賊不討不書葬者公穀有其說而不盡何也
凡君弒賊不討不敢葬父弒雖不復不敢葬不敢葬則以不敢

除其服是故寢嚭抗戈志必復而後已此賊不討不書葬之義也此所以春秋有其賊未討雖父弗葬而弗非也

慶父出奔莒穀梁曰其言出絶之也非也内大夫之奔亦自多言出不必慶父爾

齊高子來盟穀梁曰不言使不以齊侯使高子也非也齊桓前不討慶父者微有所歸曹又立君不得討也今慶父復弑閔公自知罪大而出齊桓能遣其賢臣鎮撫魯國之社稷功已學矣爲之者高子謀之者桓公也今獨褒人臣而不及人君欲逞學有功之臣使不繫於其君豈春秋之意耶僅陳力建功人臣而獨專其美則九牧之君何望焉堯任伯鯀治水而水害益甚誅鯀命禹烝民乃乂不聞仲尼畢堯德於禹高禹功於堯而以爲不以帝堯使伯禹也何况齊桓而反深責乎可謂闇於大體矣

僖公

元年齊師宋師曹次于聶北救邢穀梁曰救不言次言次非救也非救何也救而曰救何也遂齊侯之意也非也此若當貶則春秋方貶之又何遂其意乎此若當褒則次非救者乃非所褒亦不可遂其意也吾欲問褒貶之意矣何若哉又曰何用知其是齊侯曰曹無師曹師者曹伯也其不言曹伯以其不言齊侯不可言曹伯也亦非也曰次于聶北救邢者其判桓公之意已見已見矣何至又更齊侯曰齊師哉即實齊師又何以明哉且齊侯自以過取稱師爾書伯非有過也何乃亦貶從師乎且直言齊師曹伯者何不可乎且曹何以無師先王之制大國三軍其次二軍小國一軍軍即師也曹又次國不宜獨無師又曰以其不足乎揚不言齊侯也亦非也如穀之意宜曰以其貶之亦齊侯乃可爾如不足乎揚未可便貶也言齊侯適中矣然則穀梁於此都失褒貶之所在

齊師宋師曹師城邢穀梁曰是向之師也使之如改事然美齊侯之功也非也審如穀梁言者齊侯乃足揚矣猶曰齊師何也且使之如改事何故見其美即不改事及不美乎

獲莒挐穀梁曰惡公子之紿非也古之人有知之者矣夫人氏之喪至自齊穀梁曰其不言姜以其殺二子貶之也非也向者孫于邾何以不去姜乎又曰或爲齊桓公諱殺同姓也亦非也夫人挾小君之尊而弑二子魯人終不敢討也桓公伯爲主疾禍亂之所生豈得顧同姓哉此非春秋所恥也非春秋所恥則亦非春秋所諱矣

二年城楚丘穀梁曰國而曰城此邑也其曰城何也非也邑亦謂之城爾若不謂之城當謂之何哉又曰其不言城衛何也衛未遷也非也定之方中之詩曰文公徙居楚丘始建城市而營宮室其詩曰定之方中作于楚宮揆之以日作于楚室又曰升彼虛矣以望楚矣望楚與堂景山與京降觀于桑卜云其吉終

然允藏由此以言文公先從君而後趨域而不得云衛未遷也又曰其不言衛之遷焉何也不與齊侯專封也非也不言衛之遷者魯史所無爾非仲尼擇焉而不在者也凡事有當記而經不見者可勝說邪獨奈此而言似穀梁亦以春秋為据百二十國寶書作者

虞師晉師滅夏陽穀梁曰虞無師其曰師何也以其先晉不可以不言師也非也假令書虞人晉師者豈不以見其罪乎春秋之例主兵者序上蓋惡用兵也豈曰以國大小為序乎若誠以國大小為序者如穀梁說可矣如不以國大小為序又何必妄觧哉

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穀梁曰不期而至者江人黃人也非也誠有此美者春秋之文何能勿棄之又曰遠國稱江黃為諸侯皆來至也亦非也周之諸侯千八百餘其後稍稍相并猶應有十餘若貫之會皆來至則江黃之外尚有遠國遠國不獨江黃而已不當率江黃為最遠吾於公羊既言之矣

春秋權衡卷第十五

春秋權衡卷第十六　　穀梁第三

許男新臣卒穀梁曰死於師何為不地內桓師也非也書卒于師不足貶桓公不書卒于師不足褒桓公諸侯之死當地不當地自有常義不必繞文以伸桓公也

齊人執陳袁濤塗穀梁曰齊人者齊侯也不正其踰國而執也若然齊人執鄭詹何以謂之與執乎且齊為伯主陳其屬國大夫有罪所當執也必毋踰國執之者將安執之乎

公至自伐楚穀梁曰有二事偶則以後事致後事小則以先事致其以伐楚致大伐楚也非也凡穀梁所說致君之義苟取臨時而無通理不足致詰者也知致者歸格告致之事乎

五年晉人執虞公穀梁曰其曰公何也猶曰其下執之之辭也其猶下執之之辭何也晉命行乎虞民矣非也五等之爵有尊卑矣褒貶進退宜以其類豈有貶之而反崇其爵哉且仲尼欲以見虞公不仁猶其民執之者則宜若亡之例書虞執其公則可謂云爾已今春秋乃曰晉人執虞公非其下矣何謂其下執之邪

八年用致夫人穀梁曰言夫人而不言氏姓立妾之辭也近之矣未盡也夫稱夫人而謂之用致此立妾之辭也不言氏姓不為見其妾也蓋有深義矣非穀梁所能見

九年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穀梁曰其君之子云者國人不

子也非也欲云弒其君則一年不二君欲云弒其子則子不可特稱故宋子胥宋且亂於里克之子欲云晉里克殺晉子則子當繫先君而言且不當殊晉子於里克也故云君之子爾以謂國人不君故繫於君可謂言辯而理非

十年晉殺其大夫里克穀梁曰其以累上之辭言之何也殺之不以其罪也其殺之不以其罪柰何里克所為殺者為重耳也非也假令重耳賢便可弒彼以立此乎又曰夷吾曰是又將殺我乎故殺之不以其罪也亦非也夷吾曰云是又將殺我矣此其弒二君之言也可謂殺不以其罪者乎

十二年楚人滅黃穀梁曰管仲死楚伐江滅黃桓公不能救故君子閔之也非也書楚人滅黃何以見其閔乎且穀梁謂滅國有三術中國日卑國月夷狄時夫黃非夷狄也今滅而書時是屈之使從夷狄矣曾以是為閔乎

十四年沙鹿崩穀梁曰無崩道而崩故志之也非也春秋正名名者出於理者也無崩道則亦無崩名矣今謂之崩而曰無崩道可謂理乎然則沙非山名也鹿非山足也謂沙鹿山足也謂沙山之鹿非也

冬蔡侯肸卒穀梁曰諸侯時卒惡之也非也君薨臣赴赴以日月此理之常也臣子少慢則赴不具日月大慢則都不赴春秋不致者因文可以見也若必以惡此君則卒書時者鄭厲公衛惠公內則篡國外則叛主何為春秋不惡之哉

十五年齊師曹師伐厲劉子曰以穀梁例言之曹無師曹師者曹伯也於此宜問曹無師其曰師何曹伯也曹伯則曷為不言曹伯以其不言齊侯不可言曹伯也其不言齊侯何也以其不足乎揚不言齊侯也乃可以充穀梁子之例矣而於此遂都不言何哉豈齊侯伐厲為有罪當貶稱師乎抑齊師無罪曹伯有罪貶稱師乎向者牡丘之會亦先次後救事與此同何不曰齊師宋師陳師衛師鄭師許師曹師盟于牡丘遂次于匡乎推此以較前後知所謂曹無師以其言不齊侯不可言曹伯皆妄說雖使穀梁復生殆亦不能持其論

己卯晦震夷伯之廟穀梁曰晦冥也安知非晦朔之晦乎又曰夷伯魯大夫也說者因謂夷諡伯字也亦非也吾於左氏既言之矣

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穀梁曰晉侯失民矣以其民未敗而獲也非也凡為君而見獲苟不失民將焉取之顧春秋所以不書師敗績者舉君獲為重耳且穀梁以宣二年宋師敗績獲宋華元為盡其眾以救其將明華元之得民然則華元以敗績得民為褒晉侯以不敗失民為貶即有上不及華元下不為晉侯而獲者春秋欲何書之今以一為褒以一為貶未有常辭也吾請求其常辭如何

十六年六鷁退飛過宋都穀梁子曰　石無知之物故日之鷁
微有知之物故月之非也言是月者衆不告日嫌與五石爲一
日故分別之耳穀梁本以日月解經因此以誣聖人欲後世信
之豈實然乎
公子季友卒穀梁曰稱公弟叔仲賢也非也言季友之賢不過
季子來歸足矣死之日非復賢也且書季友云賢則書仲遂亦
可謂賢乎
十七年臧項穀梁曰孰臧之桓公也何以不言桓公爲賢者諱
也非也吾既言之於公羊矣
十八年宋師及齊師戰于甗穀梁曰戰不言伐客不言及言及
惡宋也非也正月伐齊者宋公也五月戰于甗者宋師也戰不
言伐於此何妨乎又客不言及言及以謂貶矣莊二十八年齊
伐衛衛人及齊人戰彼時穀梁亦以春秋惡齊則何不使齊及
衛乎鄭玄爲穀梁起廢不能深見穀梁之病反舉衛人以爲
比是舉之使亟也
邢人狄人伐衛穀梁曰狄稱人何也善累而後進之伐衛所以
救齊也功近而德遠矣非也吾於公羊既言之矣
二十年西宮災穀梁曰謂之新宮則近爲禰宮以謚言之則如
疏之然以是爲閔宮也非也穀梁不云親之非父尊之非君雖
之如君父者受國焉爾者乎何爲不可謂之新宮且新宮非
禰宮也以新宮近禰宮而更謂之西宮是推而遠之矣比稱謚
不亦愈疏二十一年執宋公以伐宋穀梁曰以重辭也非也直
云執宋公以伐宋文理盡矣不可改易非於其間曲有輕重也
二十二年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穀梁曰春秋三十有
四戰未有以尊敗乎卑以師敗乎人者也非也適宋公以師敗
乎人爾春秋據事實錄非以爲褒貶也今年及邾人戰于升
陘穀梁曰不言及之者爲內諱也蓋指魯公公尊人卑何謂未
有以尊敗乎卑者哉又曰以尊敗乎卑以師敗乎人則驕其敵
襄公以師敗乎人而不驕其敵何也責之也吾不知於春秋何
以爲驕其敵何以爲不驕其敵其驕其敵也如何褒之其不驕
其敵也如何責之所以爲褒之責之也如何書之今此宋公穀
梁以謂不驕其敵者於經何以驗之哉又曰衆敗身傷七月而
死如此何不書宋公敗績乎鄭玄雖強爲解不足文之又曰道
之貴者時其行勢也以責宋公不早擊楚於險而失機會也何
其悖乎如宋公之用心不鼓不成列慓慓乎忠厚有德之人哉
雖師敗國削猶非其恥也春秋豈惡其不能以詐取勝哉凡泓
之戰公羊以爲襃穀梁曰以爲貶言貶者非也言襃者亦未是
吾各論之矣
二十三年齊侯伐宋圍閔穀梁曰伐國不言圍邑此其言爲邑
何也不正其以惡報惡也非也假令但書伐宋不書圍閔豈不

惡之哉惡之不待圍閔而見亦何必書圍閔哉若後一國以惡
報惡伐而不圍則春秋遂可虛增圍邑以見之乎
宋公茲父卒穀梁曰其不葬何也失民也其失民何也以其不
教民戰則是棄其師也非也宋公不忍厄人於險而致敗甯豈
不教民戰者乎審如穀梁言泓之敗何不書宋棄其師乎周宋
時諸侯交爭恥守信而好奇功故穀梁子亦以宋公為非
二十五年宋殺其大夫穀梁曰其不名以其在祖位尊之也非
也春秋非孔氏家諜當為後世書法耳何得禮諱其祖名哉且
傳曰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又曰臨文不諱若詩書執
禮皆雅言而臨文不諱安得諱祖之名遂不書乎
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穀梁曰蓋納頓子者陳也非也觀其文
可以見其謬矣又足辨乎
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洮穀梁曰莒無大夫其曰莒慶何也以公
之會目之也非也直云衛子莒人豈不可乎在春秋之中此類
多矣何獨通於慶也而目之乎向令但會莒慶而無衛子謂之
目之猶有可諉今衛子之外又目慶也吾知穀梁必窘於此而
莒無大夫之說不可復行矣
二十六年公會莒子衛甯速盟于向穀梁曰公不會大夫其曰
甯速何也以其隨莒子可以言會也此例亦多矣何為獨發於
此

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酅弗及穀梁曰人微者也侵淺事
也公之追之非正也按穀梁例苞人民驅牛馬曰侵今齊為無
道至此矣追之是也反冢不正之貶乎又曰弗及者弗與也可
以及而不敢及也內辭也然則穀梁乃譏公之弗敢及又何云
追之非正乎
楚人伐宋圍緍公以楚師伐齊取穀穀梁曰伐國不言圍邑此
其言圍何也以吾用其師目其事也非道用師也非也楚自以
師伐齊人之與師異矣豈一哉吾於公羊既言之矣
二十八年晉侯侵曹晉侯伐衛穀梁曰再稱晉侯忌也非也
那實再出何以知之
公子戍衛不卒戍刺之穀梁曰先名衛刺刺有罪也非也會不
言所為言所為皆譏也然則刺不言所坐言所坐皆會也
少文矣
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穀梁曰以晉侯而斥執曹伯惡晉侯
也非也向若稱晉人執曹則穀梁毋乃又如齊人執陳轅濤塗
而譏其踰國以執乎
盟于踐土穀梁曰諱會天王也非也若實會天王者罪大矣
可得諱乎
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穀梁曰復者復中國也歸者歸其
所也此語無理蓋不足辨又曰鄭之名失國也亦非也諸亡國

者春秋尚不悉名之況鄭之國未亡乎又衛侯前出奔今復歸出特可謂失國未嘗名復歸可謂得國反名之此乃吾所不解也

天王守于河陽穀梁曰全天王之行也非也天子巡守巡守者巡所守也云天王巡于河陽可矣云天王守于河陽何哉

公朝于王所穀梁曰朝于外非禮也然則天王在是諸侯可勿朝乎又曰會于溫言諸侯溫河北地以河陽大同小殊非一地也言諸侯天王大小叕不明必待地乃明乎又曰日繫月月繫時以晉文之行事已顯矣亦非也晉文行事之顯豈患不見乎必待日月乃見哉此皆不足以論春秋

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穀梁曰此入而執非也正自執之爾何必入乎

曹伯襄復歸于曹穀梁曰天子免之因與之會其曰復通王命也非也即天子免之何故猶名乎且衛使鄭復歸于衛穀梁謂其名者失國也今如曹伯襄但見執爾非復國也何故亦名

二十九年介葛盧來穀梁曰其曰來卑也非也卑人葛人亦可謂卑矣何以得言朝哉

三十年衛侯鄭歸于衛按穀梁前二十八年云鄭之名失國也然則此非失國者何以亦名之又前云復者復中國歸者歸其所然則此亦復中國此亦歸其所何不曰復歸乎

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穀梁曰此言不敢叛京師也然則此固魯公當時意耳春秋據事先後而書本無異者何強解乎

三十一年乃免牲穀梁曰乃者亡乎人之辭非也此文自當云乃非若乃免葬而克葬可移易者也何謂亡乎人

三十二年十有二月己卯晉侯重耳卒按十七年齊侯小白卒穀梁曰此不正其日之何也其不正前見矣然則小白不正卒不得書日以其不正前見故得書日也今重耳亦不正者其不正前未嘗見則卒不當日而日之何哉

三十三年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穀梁曰不言戰而言敗狄秦也非也此傳云晉人及姜戎要而擊之殽夫要而擊之則非戰矣春秋可得強書戰乎且平心論之晉則背殯危人於險而秦反見狄不亦誤哉又曰徒亂人子女之教無男女之別此所不知也又云秦之為狄自殽之戰始也吾則知之矣此傳妄也穀梁公羊左氏三家說經多同異不相能久矣此之所是彼以為非彼之所是此以為非未嘗據此難彼也吾欲且置彼二家之言秦穆賢而以詩書決之儻可乎按詩秦自襄公始為諸侯及穆公而大矣言穆公之事不聞自殽之戰而狄也若求於書秦穆公敗於崤悔過自責作秦誓仲尼取以次三王之末因此論之秦之不為狄自崤之戰始則可以矣未見其始為狄也

文公

元年楚世子商臣弒其君䍐穀梁曰日髡之卒所以謹商臣之弒也非也即不日者乃不謹商臣之弒乎日之何當

二年及晉處父盟穀梁曰何以知其與公盟以其日也非也公盟不日者多矣何以能必之

四年逆婦姜于齊穀梁曰逆者誰也親逆而稱婦或者公與曰公也非也穀梁既云親迎而稱婦則稱婦乃宜也又何以見其非成禮於齊乎非貴也又令非成禮於齊者云公如齊逆婦要足矣文不當沒公殺公者唯所隱諱乃然耳至於刺譏常事未有沒公也此似不識春秋不但失辭而已

五年王使榮叔歸含且賵穀梁曰兼歸之非正也非也春秋患歸之云乎豈曰惡兼之云乎又曰其不言來不周事之用也亦非也宰咺豈周事之用者乎何以言來六年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穀梁曰閏月者附月之餘日也天子不以告朔而喪事不數也非也閏月亦有政可得勿告乎吾於公羊既言之矣

七年三月甲戌取須朐穀梁曰取邑不日此其日何也不正其再取故謹而日之非也諱不日則聽其取乎諸取邑不日者皆聽之矣

宋人殺其大夫穀梁曰稱人以殺誅有罪也非也若有罪何不名之乎

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穀梁曰其曰諸侯略之也不知略之者何故哉此似不了直強言之爾

八年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穀梁曰其以官稱無君之辭也鄭玄解云謂無人君之德皆非也既有其大夫矣何謂無君又晉殺其大夫郤錡郤犫郤至並尸三卿傳曰自禍於是起矣亦可謂無德君者則曷為不以官稱之

九年葬襄王穀梁曰志葬危不得葬也日之甚矣其不葬之辭也非也上云得臣如京師者即會葬之人矣何謂不葬乎故以日月為例其膠固至如此

夫人姜氏至自齊穀梁曰卑以尊致病文公也非也夫人歸寧禮也反致於廟禮也夫人出不致者皆非禮也致者何病乎文姜哀姜縱恣出遊反皆不致也知穀梁言是不病哉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穀梁曰秦人弗夫人也非也秦人唯以夫人之禮視成風故來襚之耳豈云弗夫人乎且穀梁謂魯人通秦使來襚乎固秦人自來襚也若魯通秦云秦人弗夫人可矣若秦自來豈端欲慢魯君之祖母弗夫人哉

十一年叔孫得臣敗狄于鹹穀梁曰不言帥師而曰敗何也直敗一人之辭也非也不言帥師者將尊師少耳有何可疑哉又曰何為不言其獲古者不重創不禽二毛故不言

獲為內諱也云魯既射長狄之目又斷其首是以諱之亦非也穀梁本意謂長狄一人力足敵衆故變獲言敗者起長狄之強也既變獲言敗敗即獲矣又安得不言獲為魯諱之說乎且如何為文哉季子敗莒師獲莒挐穀梁以為春秋貶之今得臣獲長狄穀梁以謂春秋諱之事相同也而是非不一雖能知之耶要如此非長狄吾既言於公羊矣

十三年公及晉侯盟還自晉穀梁曰還者事未畢也自晉事畢也非也畢則云畢未畢則云未畢且畢且未畢如何可為義乎

十四年齊人執單伯齊人執子叔姬穀梁曰私罪也非也何不用陳袁濤塗鄭祭仲例以辭齊人乎

十五年宋司馬華孫來盟穀梁曰以其官稱無君之詞也非也有司馬矣何謂無君乎必無君者如齊大夫盟于蔇乃可通耳且華孫來不稱使以辭無君可也指司馬而謂之無君不亦悖哉

齊人來歸子叔姬穀梁曰父母於子雖有罪猶欲其免也非也郯伯姬來歸者此有罪見出者也齊人來歸子叔姬者此無罪齊人強出之者也曰齊人來歸子叔姬者猶曰齊人來歸子叔姬云爾凡諸侯出夫人禮皆有大夫將命則郯伯姬亦當云郯人來歸伯姬所以春秋直云郯伯姬來歸者伯姬有罪父母當受之而辭不教者也

十六年毀泉臺穀梁曰喪不貳事貳事緩喪也以文為多失道矣非也但毀一臺何能令喪緩乎聲姜九月而葬所以緩者亦猶作僖公主矣豈為毀臺乎又曰自古為之已毀之不如勿居而已矣按穀梁本以緩喪為譏復出此者又以晚得公羊之說而附益之耳非一家學也

十八年子卒季孫行父如齊吾既言之於莊公末年矣

宣公

元年會晉師于棐林穀梁曰大趙盾之事也非也即大趙盾名之是以無為沒其名也且卿大夫不得會公侯春秋之常也今晉文侯不行趙盾專國亦無貶黜矣曷為大之耶

二年獲宋華元穀梁曰言盡其衆以救其將也然則韓之戰不得獨云晉侯矣

三年乃不郊穀梁曰乃者亡乎人之辭吾既言之矣

五年齊高固來逆子叔姬穀梁曰不正其接內故不與夫婦之稱非也吾於莒慶既言之矣

六年晉趙盾衛孫免侵陳穀梁曰其不言帥師何也不正其敗前事非也將尊師少稱將此通例也為穀梁者皆用之矣何忽昏妄乎即以謂命卿之將衆當言帥師者十一年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不言帥師以何事貶之哉

八年公子遂如齊至黄乃復穀梁曰復者事畢也非也遂受
命而行辭病而反此春秋所惡也乃加事畢之文為之文過
何以訓事君
仲遂卒于垂穀梁曰其曰仲何也疏之也是不卒者也非也
即春秋欲疏之何不書遂卒若無駭所俠乎且春秋欲疏弑
君之臣不書其氏反書其字何為哉葬我小君頃熊雨不
克葬穀梁曰葬既有日不為雨止禮也非也朝會當事平
雨霑服失容則廢朝會况葬者大事所謂慎終追遠人情
之所不忍忍者也豈反冒雨不待成禮哉徐邈云士喪禮
有潦車載蓑笠疑葬當不為雨止亦非也潦車載蓑笠者
國未葬禦雨之用爾
九年晉侯黑臀卒于扈穀梁曰其地於外也其曰未逾竟也
非也未逾境猶在國耳何得書其地然則扈者他國之地
名非晉地也
十年齊崔氏出奔衛穀梁曰氏者舉族而出之之辭也非
也凡春秋褒善貶惡而已矣舉族而奔何足記哉且穀梁
曰使舉上客而不稱介客重而介輕故也今崔杼則重崔族
則輕輕重相冒書於春秋何不其僻煩乎
天王使王季子來聘穀梁曰其曰王季王子也其曰子尊之
也非也若不尊之但云王季乎則與王猛何異哉且王季何
以得指以為王子哉以義理推之季者少也曰王弟可耳紀穀
梁之言季既王子矣何以不直言王子乎意者王者之尊其
子不得以其屬通哉王子虎何以書也今斷王季於上析
子於下不可訓解皆謬說也
十一年楚人殺陳夏徵舒穀梁曰此入而殺其不言入何也
外徵舒於陳也非也言楚人殺者乃明徵舒有罪爾且先
言入後言殺可謂内徵舒於陳乎夫春秋記事之書也先
殺而後入皆其實錄矣豈紛紛然更易古事以便私意哉
十五年宋人及楚人平穀梁曰平稱衆上下欲之也非也豈
齊平何以不曰暨齊人平乎又曰外平不道以吾人之存焉道
之也非也楚人圍宋經歷三年特幸而得平以告侯諸故
魯史有事爾且外盟會當書外平何以不可書
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穀梁曰滅國有三術中
國謹日卑國月夷狄不月皆非也項遂譚温梁繒萊虢皆中
國也不曰潞子甲氏舒鳩陸渾皆夷狄也不特又穀梁傳不
見說附庸滅者今學者則皆以卑國為附庸而穀梁乃指
潞子嬰子為微國按爵稱子非附庸明矣不知穀梁誤以
潞子嬰子為附庸耶抑學者誤以卑國為卑附庸耶有
卑國無附庸有附庸無卑國了不可推也又曰其曰潞子賢
也亦非也其意以謂夷狄稱子則是褒矣不知夷狄之爵正

自當子非以賢故進之也豈有國滅身虜而得爲賢者哉

王札子殺召伯毛伯穀梁曰不言何也兩下相殺也非也凡殺大夫稱其者皆君也豈可云王札子殺其大夫召伯毛伯乎又曰兩下相殺不忘乎春秋亦非也春秋撥亂君臣皆識苟有兩下相殺亂孰甚焉可得勿書乎

十六年成周宣謝災穀梁曰周災不志非也宋災猶志况周災乎人凡災異之發主人告災不告異諸侯弔災不弔異禮當然也後世道衰災異並告春秋因書而之以通人情無擇於周獨志也

十八年邾人戕鄫子于鄫穀梁曰戕猶殘也捝殺也按穀梁但言捝殺而已不言邾人何人也鄫子何爲以見殺有罪乎無罪乎淺不可知

春秋權衡卷第十六

春秋權衡卷第十七　穀梁第四

成公

元年無冰穀梁曰此未終時言無冰何也非也今所書正謂建丑之月是乃終時矣何云未終時乎者待建寅之月而書無冰建寅月令東風解凍不得更以無冰爲異也

作丘甲穀梁曰丘爲甲也非也魯爲使民作甲者春秋何不云并作甲邑作甲農作甲而必云丘作甲乎吾於公羊既言之矣

二年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穀梁曰其曰公子何也亢也非也向者及晉處父盟去處父之氏以明亢今此更益嬰齊之氏亦以明亢二者孰能別之乎且穀梁以楚無大夫其有大夫者進也狄雖見經向未得氏以明許夷狄者不一而是今又以驕亢之人而進之有氏是褒貶亂矣何以爲春秋

盟于蜀穀梁曰會與盟同月則地會不地盟不同月則地會地盟此其地會地盟何也以公之得其所申其事也非也會時一國盟時十一國十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鄫人盟于蜀此乃兩會也各自書地乃其理矣何申之有

五年梁山崩穀梁曰不日何也高者有崩道也有崩道則何以書也曰梁山崩壅河三日不流晉侯召伯宗而問焉云

云尋穀梁此文似云山有崩道崩不當書今以晉侯問伯宗
故稱書也是豈春秋意邪
七年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穀梁曰又有
繼之辭也此亦常耳何足以多解又曰其緩辭也非也前云
鼷鼠食郊牛角者文不可言其角非不緩也今云其角者
亦文當如此非故緩也又曰所以免有司之過也亦非也春
秋記災異判譏時君且明鬼神享德所以鉤深致遠者微
矣豈為免有司之過乎乃免牛穀梁曰免牛者為之緇
衣纁裳有司奉送至于南郊未必然也雖理與散殘不可考
校至於牛衣人服如何襲被乎凡郊牛擇牛必皆在滌三
月滌者牢也今既有傷則不復在滌是為免之其不免者是
留以須後郊非禮不敬故春秋亦譏焉不如穀梁所説作
玄衣纁裳何休所説盜天性也
大雩穀梁曰冬無為雩也非也周之十月今之八月若久不
雨可得雩乎又傳例謂得雨曰雩若此年雩不得雨書旱必
矣且將書旱可得不雩哉
八年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穀梁曰于齊緩
辭也不使盡我也非也此直記事以判晉爾不使盡我了無
所用也
天子使召伯來錫公命穀梁曰天子何也見一稱也言欲見
天子與天王各為一稱不亦淺乎不亦淺乎衞人來媵穀梁
曰媵淺事也不志此其志何也以伯姬之不得其所故盡其事
也非也伯姬雖賢春秋一褒其身已足矣又何為及其媵哉凡
春秋所急者禮也所制者欲也以禮制欲則治以欲敗禮則
亂而諸侯娶十二女則是以欲敗禮矣故春秋備書之所以
戒也非賢伯姬以亂禮也
九年季孫行父如宋致女穀梁曰是以我盡之也非也穀梁
言宋共公失德不葬者以其與伯姬不相入也即我能盡之何
故不相入乎又曰不正故不與內稱也説者云內稱謂稱使接
內大夫受命而出無稱使者假令與內稱則曰公使季孫
行父如宋致女乎又曰逆者微故致女詳其事賢伯姬也亦
非也穀梁向云致者不致也譏以我盡之今又云詳其事賢
伯姬者實賢伯姬則致女為伯姬發非譏魯也若實譏魯
則致女為譏魯發非賢伯姬也二者孰能知之乎
晉人執鄭伯晉欒書帥師伐鄭穀梁曰不言戰以鄭伯也
非也春秋伐而不戰多矣豈伐則必戰乎且晉實不執鄭伯
以伐鄭何以能必其以鄭伯乎此皆妄説也又曰為親者諱疾
亦非也執其君以伐其國無道甚矣方事疑之何故諱乎
莒潰穀梁曰其日莒雖夷狄猶中國也然則蔡亦中國蔡
潰何故不日乎又曰大夫潰莒而之楚亦非也經但云莒潰不

云之楚穀梁安所受此語乎且潰者非大夫所為何故專
以大夫解之乎此似不曉潰之說凡潰者取其如水之決爾
城中城穀梁曰非外民也非也若不外民則都不為城郭乎
則與夷狄何異哉夷狄可謂不外民乎
十三年曹伯廬卒于師穀梁曰閔之也非也諸侯死於行則
記其地死於國則不記其地所以別內外也例則如此何謂
閔之
十五年仲嬰齊卒穀梁曰子由父疏也非也此公孫之子以
王父字為氏非公子之子也公羊說是矣若必云子由父
疏不得稱公孫則歸父何故稱公孫乎
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穀梁曰以晉侯而斥執曹伯惡晉
侯也非也若云晉人執曹伯穀梁得毋又知齊人執袁濤塗
而非之乎
葬宋共公穀梁曰月卒日葬不葬者也以其葬共姬不可葬
共公也夫人之義不逾君非也若以葬夫人則必葬其君莊
二十九年葬紀叔姬而不葬紀侯何哉
會于鍾離穀梁曰會又會外之也非也吾於公羊既言之矣
十六年曹伯歸自京師穀梁曰不言所歸歸之善者也出
入不名以為不失其國也非也曹伯之惡學者知之穀梁子
不知爾曹伯何善乎又曰歸為善自某歸次之亦非也衛
元咺衛侯鄭何善之有乎且自某者明某有奉焉爾本不善設
不善設也
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苕丘穀梁以舍為次舍之舍又其所
論皆之辭也蓋不足信
刺公子偃穀梁以謂殺無罪非也且以理觀之先刺後名是得
其罪者先名後刺是不得其罪不訊於羣臣不訊於羣吏不訊
於萬民者可知矣
十七年用郊穀梁以謂以秋之末承春之始不可郊也非也吾
於公羊既言之矣
壬申公孫嬰齊卒于貍脤穀梁曰致公而後錄臣子非也昭公
狂外叔孫婼卒則何不待致公而錄乎

襄公

二年晉師宋師衛寗殖侵鄭穀梁曰其曰衛寗殖如是而稱于
前事也說者曰初衛侯速卒鄭人侵之故舉寗殖之報以明稱
其前事晉非也將尊師少書將例然也何至於此獨為異乎孔
子曰以直報怨以德報德若人伐己喪己亦伐人喪是以怨報
怨也豈以直報怨者乎春秋豈為是書之哉
城虎牢穀梁曰若言中國焉內鄭也非也鄭不服晉諸侯伐之
可謂外之矣又謂之乎
三年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橋盟穀梁曰及以及與之

也非也此兩叉者文當然耳何謂與之何謂不與之哉又曰諸諸侯盟又大夫相與私盟是大夫張也亦非也袁僑則陳大夫大夫不敢與君盟故使大夫與之盟耳觀穀梁之說似解溴梁之會大夫盟非解此雞澤之會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也

六年莒人滅鄫穀梁曰非滅也來立異姓以莅祭祀滅亡之道也非也吾於公羊既言之矣

七年鄭伯髠原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操穀梁曰其不言弒不使狄夷之民知中國之君非也鄭伯欲宗中國其大夫不從而弒之春秋當明其罪以懲亂臣何有反匿首惡謂之不使夷狄之民加中國之君乎夫匿首惡之名使亂臣無所懼是乃使夷狄之民加中國之君矣何言哉且穀梁子謂春秋書首惡則是乎夷狄之民加中國之君乎弒君三十六年豈乎使弒之獨髠原為不使也何其悖哉

八年會于邢丘穀梁曰見魯之失正也公在而大夫會也非也公以正月如晉叉未之國令季孫宿徃會晉侯耳若公在而大夫會不應無文以起之

九年宋災穀梁曰外災不志此其志何也故宋也非也齊大災又豈故齊乎

十年會吳于柤穀梁曰會又會外之也非也會于戚吳人亦在何不外之乎會乎中推夷亦在何不外之乎

盜殺鄭公子騑公子發公孫輒穀梁曰稱盜以殺大夫弗以上下道惡上也非也若以道者指其君乎君殺其臣而謂之盜是不正名也若以盜者同賊盜乎稱盜乃宜矣又何云弗以上下道也知穀梁乎之意以上下道則曰盜殺其大夫乎則是大夫為盜之臣盜為大夫之君乃可耳

戍鄭虎牢穀梁曰其曰鄭虎牢決鄭乎虎牢也非也戍人之邑戍人之都勢必繫其國而言有不繫其國者乃變例也如其繫國矣此乃常文又何決哉

十二年莒人伐我東鄙圍台遂入鄆穀梁曰取邑不書圍安是書也非也取邑不書有所避耳非小之不書也

十四年衛侯出奔齊說者曰衎結怨于民自棄於位君弒而歸與紐逆歸故出入皆曰非也以剽為君以衎為賊吾不知春秋何為乃爾舍哉然則昭公出奔亦當絕也有知季氏立一公子為君者春秋且亦奪昭公而成之邪

十五年劉夏逆王后于齊穀梁曰過我故志之非也王后尊矣禮當自當志豈與諸侯一例以過我而書哉然則使王后不見者太子立則祀為后自無繇見爾

十六年同圍齊穀梁曰非圍而曰圍非也春秋之信史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會則主會者為之矣若未圍而言圍是豈得為信史哉

曹伯負芻卒于師穀梁曰閔之也非也是亦記事而已矣
何閔之有
十九年公至自伐齊穀梁曰春秋已盟而復伐者則以伐致
盟不復伐者則以會致祝柯之盟盟復伐齊與曰非也然則
何為以伐致也曰與人同事或執其君或取其地非也執君
取地邾事也以伐齊致齊事也今欲以齊明邾以邾明齊乎
則無義以通之且書晉人執邾子貶晉已明矣取邾田自漷
水判魯已明矣又何不足而以齊起邾乎
晉士丐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穀梁曰還者事未畢也
士丐外專君命故非之也非也謂之未畢則以為貶矣公子
遂至黃乃復公孫敖如周不至而復復者穀梁所謂事畢也然
則春秋反不貶遂與敖乎按士丐不伐喪可謂知禮不免於貶
遂敖專命可謂非禮反無貶乎且士丐何貶哉大夫以君命
出境進退在大夫者可也
二十六年衛甯喜弒其君剽穀梁曰此不正其日何也殖也
立之喜也君之正也非也文王事紂武王殺之亦為不正乎言
春秋者要論其行事邪正而已矣衎也於殖其獨非君而逐
之何哉
二十七年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穀梁曰豹云者恭也諸
侯不在而曰諸侯之大夫大夫臣也非也稱諸侯者常文耳
不稱諸侯者乃變文也又豹不氏亦前目後凡一事而再見
卒者之例爾不以是為恭也
二十九年公至自楚穀梁曰喜之也致君者殆其往而喜其
反非也公如晉如齊而致者多矣又何喜乎且春秋公出不必
盡致也是為臣子或喜或不喜者邪
三十年正月楚子使薳罷來聘説者曰聘例特此月何也欲
書王以正蔡般之罪劉子曰推此言也而觀之其妄可勝記乎
蔡世子般弒其君固穀梁曰其不曰子奪父政是謂夷之非也
向者書日者可遂云非奪父政乎又可云非夷之乎奪父政也
夷之也不待不書日而後見則不書日何足以託義哉
葬蔡景公穀梁曰不日卒而月葬不葬者也卒而葬之不忍
使父失民於子也非也君弒賊未討不書葬此乃春秋之常耳
凡不書葬者豈失民之謂乎苟為此言以應問可以非折以
明春秋也
會于澶淵宋災故穀梁曰善之也非也一國失火自焚其財
小事耳諸侯何至群聚而謀之乎以此為善是春秋貴小惠
而不貴道也又曰其曰人何也救災以衆亦非也宋以五月失
火諸侯以冬會于澶淵是可謂救災乎
昭公
二年公如晉穀梁曰恥如晉故著有疾也非也但云至河乃復

安知有疾哉

七年暨齊平穀梁曰以外及內曰暨如此何不取外為志之例書會乎春秋尊魯避所可恥審為齊強逼魯為乎者何不如乞盟乞師來獻捷之例殺恥乎

衛侯惡卒穀梁曰王父名子也蓋言臣之子不敢與世子同名有生在世子前王後名之者則亦不改也以吉衛齊惡蓋王父名之爾說者不恍以謂雖王父名子王父卒則稱王父命名之是則不可

八年陳侯之弟招穀梁曰向曰陳公子招今曰陳侯之弟招向也云云此閒之非也向曰陳公子者乃其常稱爾

秋蒐于紅穀梁曰正也非也蓋不學周禮者

葬陳哀公穀梁曰不與楚殺之閔也非也此與齊侯葬紀伯姬何異哉

十二年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穀梁曰納者內弗受也非也諸侯失國諸侯納之救患哀禍也顧以為弗受反當逆其亂臣賊子之心乎又曰燕伯之不名何也不以高偃挈燕伯也亦非也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穀梁以謂納頓子者陳也陳之挈頓子可矣即何不名頓子乎

十三年公不與盟穀梁曰可以與而不與譏在公也非也公於晉唯令之從豈其獨能遠衆不盟乎推穀梁之意以與為相與之與推春秋之意則與為與及之與

葬蔡靈公穀梁曰不與楚殺且成諸侯之事非也楚本不當殺蔡則蔡雖殺非也今蔡侯復國例得葬耳不為諸侯而成之也

十五年叔弓去樂卒事穀梁曰君在祭樂之中大夫有變以聞可乎大夫國體也古之人重死君命無所不通非也按禮記衛侯曰柳莊死雖當祭必告然則當祭不告者禮也當祭而告者變也其亦可知矣

十七年楚人及吳戰于長岸穀梁曰進楚子故曰戰非也戰則云戰敗則云敗豈擇於夷楚哉且楚其與中國並久矣豈至此而進之哉

十八年宋衛陳鄭災穀梁曰或曰人有謂鄭子產曰某日有災子產曰天者神子惡知之是人也同日而為四國災此非智者之語何足為說也

十九年許世子止弒其君買穀梁曰日弒正卒也冬葬許悼公穀梁曰日卒時葬不使止為弒父也皆非也州吁宋萬甯臣商人歸生夏徵舒崔杼寗喜此皆弒其君而書日者可云皆正卒乎春葬陳靈公可云不使夏徵舒為弒君乎大凡春秋所書褒貶豈不明哉待日月而後見之此所以泥而不通也

二十年公孫會自夢出奔宋穀梁曰自夢者專乎夢也

曹無大夫其曰公孫言其以貴取之而不以叛也非也若臣不叛君當事爾何足褒哉褒其有功貶其叛國兩者之中勿皆勿譽可也

二十一年蔡侯東出奔楚穀梁曰東者東國也何為謂之東王父誘而殺焉父執而用焉奔而又奔之曰東惡之而貶之也非也即仲尼欲如此貶東國當著東國不亦足乎徒貶其半名何謂即貶半名為去者使蔡侯正名東當後貶去其上下而云蔡侯田乎

二十二年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穀梁曰王猛嫌也非也若王猛嫌豈得云居乎

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穀梁曰入者內弗受也非也必以入為內弗受則天王入于成周亦弗受乎

王子猛卒穀梁曰此不卒者也非也猛雖未成君然謂之小子王卒固當告於諸侯諸侯之未成君而卒乃不書爾又曰其曰卒失嫌也亦非也猛未逾年不可言崩又不可言薨是以通言卒爾何嫌之失

二十三年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穀梁曰中國不言敗非也敗者偏敗戰者偏戰偏敗詐也偏戰信也夫夷狄者多詐春秋自宜書以見之何有反匿其詐乎夷狄敗中國則曰敗中國敗夷狄則曰敗雖真夷狄與中國不言戰此為異耳至於吳楚乎雖有夷狄之名哉其實兄弟侯支也今一槩以吳楚之君比赤狄白狄山戎戎蠻不亦差太佾甚哉

尹氏立王子朝穀梁曰其不名何也別嫌乎尹氏之朝也非也春秋豈嫌於尹氏之朝哉衛人立晉衆所欲立也不曰公子君位定矣尹氏立王子朝獨尹氏所欲立也己僭位號猶稱王子言莫自君也此固逆順之差安可不詳哉

二十六年公圍成穀梁曰言圍大公也非也公失國而圍成師在封內而書之比小之甚者不可謂大

定公

二年雉門及兩觀災穀梁曰其不言雉門災及兩觀何也災自兩觀始也非也吾於公羊既言之矣

新作雉門及兩觀穀梁曰其以尊者親之何也雖不正也於美猶可也非也此自記事之體爾雉門先災兩觀後災不得不曰雉門及兩觀災若不言及則似雉門之兩觀災雉門乃無恙也既災之後魯人修復理當先門門者所出入也觀者門歸也亦名順其序而書之非聖人特出此意見也

四年公及諸侯盟于臯鼬穀梁曰一事而再會是也其曰公志於後會則非也當此之時魯國微甚會之進退非其所敢專何與於責而謂之疑乎

劉卷卒穀梁曰此不卒而卒者賢也天王崩為諸侯主也折

謂天王崩則昭二十二年景王失為諸侯主則劉子單子以
王猛居于皇是矣以兩者論之巷既為諸侯主而春秋又稱
其賢是王猛本正也王猛本正而穀梁謂其篡何哉
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穀梁敘其事曰何以不言救
也救大也云夷狄漸進未可同於中國此妄矣狄人救齊穀梁
以謂功近而德遠不惟得稱救而已矣又進之稱人曾謂吳
不如狄乎何所賞罰之偏也
吳入入楚穀梁曰何以不言滅欲存楚也非也楚實未滅當言
入而已矣豈春秋囯之哉且凡滅國春秋未嘗不存也豈於
楚也獨存之邪
五年丙申季孫意如卒按穀梁例大夫不日卒惡也意如逐
君可謂惡矣其日卒何哉豈謂入人之國重於逐己之君哉
七年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穀梁曰以重辭也衛人重
北宮結非也執其使伐其國丈加以則見之不如以則不見也
乃理然豈為重乎
八年公至自侵齊穀梁曰公如往時致月危致也往月致時危
往也往月致月惡之也非也公如往時致月此則文公十三年
冬公如晉十四年正月公至自晉是也是時公來至晉而衛
侯會公于沓至晉而得其君盟盟而反鄭伯又會公于棐一
出而三國附最榮矣何以危致之也夫往月致時此則宣十
七年六月同于盟斷道秋公至自會是也是時諸侯協心而同
外楚是中國為一無有他變何以危往也夫往月致月此則僖四
年正月侵蔡蔡潰遂伐楚八月公至自伐楚是也是時齊桓
主諸侯穀梁以齊桓為知所侵又曰以伐楚致大伐楚最盛矣
何以惡之也且穀梁欲言其危當得其危之狀欲言其惡當
指其惡之形今謂之危無狀也謂之惡無形也設空文而無
實驗不可致詰非所以解經也故略舉三事以彰其不然
十年公至自頰谷穀梁曰離會不致致危之也非也返上八
年公會晉師于瓦亦致又何危乎且如穀梁所說頰谷之會
聖人相之齊侯震懼歸地謝過齊則危矣魯何危乎又曰
其以地致何也危之也亦非也內國會盟致皆以地此常例爾
何獨危哉
十一年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彄自陳入于蕭以叛穀梁曰辰
未失其弟也非也公子不去國而辰棄親出奔挾黨為亂以謂
未失其弟何妄甚也
十三年晉趙鞅歸于晉穀梁曰其言歸貴其以地反也非也苟
使趙鞅為之不義雖以地反能免於貶乎然則鞅之得言歸非
貴其以地反也貴其忠信足恃也
十四年天王使石尚來歸脤穀梁曰石尚欲書春秋諫曰久矣
周之不行禮於魯也請行脤不知石尚欲書孔子之春秋乎魯

國之春秋乎若孔子之春秋也孔子是時未作春秋石尚安得書如魯國之春秋也王人至則書之矣何足以為榮耶凡人之欲書春秋者以有殊功異德欲使後世見也石尚何有而欲書乎是殆不然

哀公

二年納衛世子穀梁之說非也江熙是矣

四年盜弑蔡侯申穀梁曰稱盜以弑君不以上下道道也非也盜即微者耳辟稱人故去盜也即不以上下道道曷為稱弑乎

五年閏月葬齊景公穀梁曰不正其閏也非也喪以年斷者不以閏數以月斷者則以閏數葬之為事以月斷者也以閏數豈矣何謂不正乎

六年陳乞弑其君荼穀梁曰陽生正荼不正然而荼受命陽生不受命如此陽生得罪於先君荼乃其君也弑先君所命是則弑其君矣又何云不以陽生君荼乎假令先君廢陽生為非義自可聽天子伯主治之耳令至躬弑其君春秋猶說其罪以與陳乞何哉且令陳乞無預陽生之事春秋又將強委一卿以弑君之罪乎要之陳乞主陽生而弑荼可知也

七年入邾以邾子益來穀梁曰其言來者外魯之辭非也春秋褒善貶惡直言入邾又言以邾子益來於君親之過而無所隱義已足矣豈以一失之故遂外其君乎且令春秋不外其君則當曰以邾子益歸乎夫歸可施於人不可施於我來可施於我不可施於人詳於此之意者可以知春秋之文矣

十二年孟子卒穀梁曰其不言夫人諱取同姓也非也孟子者孟姬而曰孟子則是諱同姓矣不曰夫人豈諱同姓乎

十四年獲麟穀梁曰不言其來不外麟也不言有不使麟不恒有也皆非也謂之獲麟矣則不得言其來不得言其有記事之理同何說乎即以言其來為外之季子來歸亦外之也即以言其有為使不恒有大有年亦使不恒有也故守一而廢百謂之章句之儒去道遠矣

春秋權衡卷第十七

沈先生春秋比事二十卷

題（宋）沈棐撰

明祁氏淡生堂鈔本

春秋比事二十卷（浙江吳玉墀家藏本）

舊本題宋沈棐撰。棐始末無可考。惟是書前有陳亮序，稱其字文伯，湖州人，嘗為婺之校官。陳振孫書錄解題曰，案湖有沈文伯，名長卿，號審齋居士，為常州倅，忤秦檜，貶化州，不名棐也。不知同父何以云然。豈別有名棐而字文伯者乎。然則非湖人也云云。其說與亮迥異。都穆聽雨紀談又據嘉定辛未廬陵謝月卿序，以為衡陽劉朔撰，併稱月卿親見劉氏家本。此本不載月卿序，亦未審穆何所據。疑以傳疑，無從是正。以陳亮去棐世近，姑從所序，仍著棐名。其書前以諸國類次，後以朝聘征伐會盟事蹟相近者，各比例而為之說，持論頗為平允。本名春秋總論，亮為更此名。元至正中嘗刊於金華。其版久燬，世罕傳本。故朱彝尊經義考注曰已佚。此本前有中興路儒學教授王顯仁序，蓋猶從元刻傳錄者也。

至元戊寅冬十有一月朔中奉大夫山南江北道肅政廉訪使圖魯公奉禮成廟學乃登崇文閣遍閱典籍得春秋比事一部叙沈文伯先生之所作也觀其引事連類天理人欲剖析明甚可謂得聖人誅心之法惜乎雋本不能廣及於是命教官許學廩之餘錢梓以壽其傳然微憲府官僚志同道合深識遠慮焉能俾聖賢大經大法流布於天下耶是不可不書也顕仁忝乏郡教不揆愚鄙輙為短引以識其題名歲月云己卯春正月望日中興路儒學教授王顕仁謹書

頃得劉氏家本特表而出之且釐正三十六字乙者十有三減者六注者十有七云嘉定辛未暇日廬陵譚卿月浚明謹書

人之志客有恵余以春秋總論者曰是習春秋之秘書也余讀之灑然有當於余心雖其論未能一一中的而即經類事以見其始末使聖人之志可以捨傳而獨攷此其為志亦大矣惜其為此書之勤而卒不見其名也或曰是沈文伯之所為也文伯名棐湖州人嘗為婺之校官以文辭稱而不聞以經稱

憲司官

從仕郎山南江北道肅政廉訪司管勾承發架閣

　兼照磨趙君庸

徵事郎山南江北道肅政廉訪司知事范勿

登仕郎山南江北道肅政廉訪司經歴伯家奴

朝列大夫僉山南江北道肅政廉訪司事李執中

僉山南江北道肅政廉訪司事

奉政大夫僉山南江北道肅政廉訪司事李世藩

奉訓大夫僉山南江北道肅政廉訪司事保保

朝列大夫山南江北道肅政廉訪副使李守仁

亞中大夫山南江北道肅政廉訪副使木八剌沙

山南江北道肅政廉訪使

中奉大夫山南江北道肅政廉訪使圖曾

沈先生春秋比事目錄

第一卷

周天王

聘魯者八　來求者三
來錫命三　公及大夫朝如者八
諸侯勤王者五　王臣與諸侯盟
周戰伐敗救者四　王臣奔他國者三 侵伐者十有一
王室亂者四　叔帶之亂
子朝之亂　儋括之亂
子孔之亂　總論

王臣見經者三十一

第二卷

二霸

齊桓公 小白
會十五　諸侯十四國從齊終始
小白會衛諸侯抑強楚　小白侵伐并吞執大夫
救城救國　三伐戎
晉文公 重耳
六國背服終始　總論

第三卷

魯隱公

攝位非正　及宋鄭仇好
事齊伐邾　與戎盟會
受聘不朝　始失禮

桓公

不書王　好鄭仇宋
齊魯交惡　朝聘於桓
書烝嘗　狩郎大閱
凌蔑小國

莊公

不道有三　伐戎

閔公

遇弒責季子

僖公

既不能霸諸侯又不能守信義以衛中國
伐邾　不朝王而事齊晉
書不雨

文公

始附晉而易齊終好齊而肆晉
大夫始僭

不修政不愛民不能馭臣

宣公

好齊仇晉　　不協災異

公孫歸父專權奔亡與公孫敖相類

第四卷

成公

事晉背齊　　盟楚子蜀

襄公

大夫專恣　　夷狄盛強

邾莒來侮

昭公

季平子專權逐公

定公

紛紛多故　　陪臣叛逆盜寶玉分城邑

哀公

伐邾會吳　　魯大夫

第五卷

晉

晉世家

獻公　　惠公

與秦他好　　襄公

晉與戎狄仇好終始　　靈公

成公　　景公

厲公

第六卷

悼公　　平公

昭公　　頃公

定公　　晉大夫

第七卷

齊

齊世家

僖公　　齊僖與紀終始

襄公　　孝公

孝公與狄終始　　昭公

懿公　　惠公

與莒國終始　　頃公

靈公　　莊公

景公　　齊燕終始

悼公　　簡公

齊大夫

第八卷

宋

宋世家

穆公　殤公

莊公　閔公

桓公　襄公

襄公仇曹　成公

昭公　文公

共公　平公

平元景三公與晉交好稠密 平公殺世子附

元公　景公

宋大夫

第九卷

鄭

鄭世家

莊公

莊公與齊衛宋曹陳蔡仇好終始

厲公　宋曾與鄭祭篡立

鄭在小白叛齊即楚

文公　穆公

靈公　襄公

悼公　成公

鄭宋仇好　衛鄭仇好

鄭許仇好　釐公

簡公　簡公與陳蔡宋仇好

定公　聲公

鄭大夫

第十卷

蒐狩總論　蒐

狩　治兵大閱 作丘甲作軍舍軍附

城築總論 內城者十八　城兩邑者二

鄉師師城者三　書築者八

外城六　獻捷總論

田邑總論 讓田歸邑附

第十一卷

郊總論　雩論

禘論　烝嘗

逆祀從祀　宗廟宮室

宮室　正朔

書卽位不書卽位

第十二卷

盟

經書公盟者十有五　經書魯大夫盟十

公與外大夫盟諸侯之國必書其主盟而不

書者有四

至若來盟五　涖盟四

經書諸侯交盟者四十其間霸主盟者十

散盟者十六　大盟十四

諸侯散盟十六　大盟十四

經書大夫盟八其間散盟四大盟四

大盟四　經書楚之盟六

總論

第十三卷

會

經書公會一國者十有八

經書稱會公者三

經書內大夫會一國者八

經書霸主會者十

經書諸侯大會者十

經書諸侯散會者十

經書外大夫會者七

經書會楚七

經書會吳九

經書如會者三

經書夫人及內女會者六

總論

第十四卷

朝

按經來朝者十六國

聘

經書聘而盟者四　經書夷狄來聘者五

總論

第十五卷

侵伐

經書公侵者四　經書大夫侵者三

經書侵我者四　經書諸侯侵者二

經書大夫侵國十八

經書楚侵國七介人侵國一

第十六卷

伐

經書公伐六　内大夫伐七
伐我者二十一　經書霸主伐者九
平　逆
經書王臣逆者　經書霸主逆者
經書諸侯逆者　經書大夫逆者
經書夷狄逆者　次
第十七卷
戎狄　戎之交亂諸侯者八國

沈先生春秋比事目録終

周天王

春秋之時周自平王至敬王歷十三王其間王臣聘魯者八隱七年凡伯九年南季桓四年宰渠伯糾五年仍叔之子八年家父莊二十二年祭叔僖三十年宰周公宣十年王季子○来求者三隱三年武氏子来求賻桓十五年天王使家父来求車文九年毛伯来求金○来歸物者三隱元年宰咺来歸賵文五年榮叔歸含且賵定十四年石尚歸脤○来錫命者三莊元年榮叔錫公命文元年毛伯来錫公命成八年

召伯錫公命○王臣来會者二文元年叔服會僖公葬五年召伯會成風葬　内大夫往會葬者二文元年叔孫得臣如葬襄王昭二十二年叔鞅如葬景王○王臣来者二隱元年祭伯来桓八年祭公来○公及大夫朝如者八僖二十八年公兩朝王所三十年公子遂如京師文元年叔孫得臣如京師八年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宣九年仲孫蔑如京師襄二十四年叔孫豹如京師昭二十二年叔鞅如京師○諸侯勤王室者五桓五年從王伐鄭僖五年會首止八年盟洮昭二十三年晉大夫師師圍郊三十二年晉

合大夫城成周、○王臣與諸侯盟會侵伐者十、僖五年會王世子于首止、八年會王人于洮、九年公會宰周公七國于葵丘、二十九年會王人于翟泉、文十一年及蘇子盟于女栗、成十六年會尹子伐鄭、十七年會尹子單子伐鄭、襄三年公會單子盟于雞澤、昭十一年會劉子盟于平丘、定四年會劉子于召陵、侵楚、○周戰伐敗救者四、隱七年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桓五年蔡衛陳從王伐鄭、莊六年王人子突救衛、成元年王師敗績于茅戎、○王臣奔他國者三、成十二年周公出奔晉、襄三十年王子瑕奔晉、昭二十六年

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天王會諸侯者二、僖二十八年踐土之盟、溫之會、○王室亂者四、僖二十四年天王出居于鄭、宣十五年王子札殺召伯毛伯、昭二十二年王室亂、二十三年天王居于翟泉、尹氏立王子朝、二十六年天王入於成周、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襄三十年天王殺其弟佞夫、○執諸侯大夫歸京師者三、僖二十八年晉人執衛侯歸于京師、成十五年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定元年晉人執宋仲幾歸于京師、○逆后嫁姬者五、桓八年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九年紀季姜歸于京師、莊元年

王姬歸于齊、單伯送王姬、十一年王姬歸于齊、襄十五年劉夏逆王后于齊、○王臣見經者三十一、隱元年咺祭伯、二年武氏子、七年凡伯、九年南季、桓四年渠伯糾、五年仍叔之子、八年家父祭公、莊六年王人子突、二十三年祭叔、僖八年王人、九年宰周公、文元年叔服伯、三年王子虎、五年榮叔、召伯、九年毛伯、十年蘇子、宣十年王季子、十五年王札子、成十三年周公、十六年尹子、十七年單子、襄十五年劉夏、三十年王子瑕、昭十三年劉子、二十三年王子朝、尹氏、定四年劉卷、十四年石尚、

聘魯者八

古者諸侯朝於天子、天子報聘於諸侯、所以嚴君臣之分、通上下之情也、東遷以來、王綱不振、諸侯未嘗朝天子、而遣使聘魯者八、春秋備書之者、所以怨諸侯之不臣、而悼周室之弱也、然桓王在位、凡聘於魯者五、自隱七年凡伯來聘、至桓八年家父來聘是也、至若惠襄定三王、皆不過一聘而止耳、桓繼平而立、王室雖微、人心未厭周德、猶可興衰振治、統制四海、光昭文武之業、使周道粲然復古、亦不美乎、不此之務、反同列國之君、下聘魯國、長諸侯傲易之心、寵桓

公簒逆之志、遂端於後、蓋自桓王始也、雖然春秋自宣公十年、定王使王季子來聘之後、曾歷五公、周更四王、皆無來聘之文、何哉、蓋文宣已前、周固微弱、然莊僖之際、尚有二霸為之扶持、禮文猶足以交諸侯、爵命猶足以寵諸侯也、至文宣之後、二霸既遠、王室多故、定王初立、楚使問鼎、已有窺周室之心、而當時王臣、有卿士而相戕、三公而出奔者、則周室之衰猶甚於前、是以春秋之書來聘、則止於宣公、來錫命、則止於成公、來求、則止於文公、來聘則止於宣公者、自宣以後、雖有禮文、不足以結諸侯也、來錫命則止

於成公者、自成以後、雖有爵命、不足以寵諸侯也、來求則止於文公者、自文以後、天子雖求之、諸侯亦弗與也、然天子之聘、皆遣大夫、唯僖三十年獨遣宰周公、皆稱天王使、唯莊二十三年獨不稱天王使、蓋亦有說、魯之群公、唯僖最賢、且與二霸盟會、扶獎王室、不為無助、故特以三公下聘者、加禮於僖公也、當莊十九年、五大夫作亂、立王子頹、王出奔溫、至二十二年、鄭虢納之、乃克歸周、故二十三年祭叔來聘、不言天王使、蓋以天王之尊、而見逐於臣下、傷其威柄不足以使人也、嗚呼、遣使致聘、諸侯敵國之禮也、故經書外臣來聘者三十一、若宋衛諸國與魯為敵、是以有聘問之好、至邾莒滕薛則朝而不聘、莫敢抗魯矣、嗟夫、東周之初、自桓至定、交好諸侯、尚能同於列國、至其甚也、雖聘問且不敢致、僅若邾莒等耳、不亦可痛也哉、

來求者三

先王制九等之賦、貢以令天下、無有遠邇、畢獻方物、是以車服器用、非特供王之奉、而又可班寵邦國、盡聞有錫諸侯、而未有求於諸侯也、周室既東、封土之君、各擅其利、貢賦下入、帑藏蕭然、雖表紀之具、車服

之用、且不能自給、切切然遣使以求之、蓋勢有不得已也、是以經書天王來求者三、在桓王時則求賻於隱公、求車於桓公、在頃王時則求金於文公、且天王即位、諸侯會葬禮也、平王之崩、隱無痛君之心、輒墮此禮、至使天子大夫遠來求賻、其罪大矣、況隱元年惠公仲子之賵、天王尚使宰咺歸之、政使獻已猶當俟報、而況天子之尊乎、周知有魯、魯不知有周、則隱公之惡不容誅也、及桓即位數年之間、天子三聘、其待遇之禮、可謂厚矣、桓公曾無毫髮之奉、而致天子之使求車於魯、其不恭亦甚矣、且車服者、人君錫

臣下所以崇功德隆寵眷也今反求之於諸侯則知四方之貢久絶於王庭矣雖然求賻求車猶可也至於求金則又甚焉說者以為襄王未葬而毛伯來求金故春秋書之以著其惡夫賻不過用於襄禮車不過用於出入禮以不給而求之猶未見其困弱也至於金則王之所資㝡急於此今且求之其困乏不振至是極矣是以經於求金之文不稱天王使者諱以王室之富而求金若非天王之命也

來錫命者三

昔韓侯能纘祖考勤王室宣王因其入覲而賜命蓋

天子之於諸侯雖有錫命之禮然必有功於王室述職於王庭然後受之可也春秋之時天子錫命者三莊王使榮叔錫命於桓公襄王使毛伯錫命於文公簡王使召伯錫命於成公彼三公既無功德之可褒又未嘗朝覲天子而周王方且遣使就國錫之是長其驕傲之心也何以勸天下乎然於桓公則稱王於文公則稱天王於成公則稱天子所書之文皆不同何也說者以謂天王天子皆王者之通稱若然則何以見春秋之褒貶蓋嘗論之桓公有簒弒之惡天子所當誅也莊王既不能誅而於其死也又錫命以襃寵之是豈承天之意哉夫天命人主君臨萬方賞善罰惡所以助天之生殺也若有罪不誅而又加賞則是背天者也故經於此不書天王所以甚莊王之不天也至文在位既無大惡是以春秋之書亦無甚貶而正以天王名之然至錫成公命則又稱天子按覲禮諸侯入郊王遣使迎勞則稱天子既至王庭則稱王以命之蓋迎勞稱天子者謙下之辭也當簡王時周室益弱諸侯愈強故聖人於此特變文示義稱天子錫者以見周之甚微屈於諸侯不敢以王禮自命也嗚呼孔子傷周之意求於筆削可見矣

公及大夫朝如者八

春秋之時禮法靡壞諸侯視盟主為甚重視天子為甚輕故公及大夫如齊如晉者不可計至於朝王所如京師雖間見之殆不過因事以往而已初非致禮於天子也僖二十八年踐土之盟溫之會兩書公如王所者是時晉文主霸致天王於會故僖公之朝以從晉侯盟會實非朝天子也成十三年晉侯使郤錡來乞師公如京師經之曰公自京師遂會晉侯八國伐秦是晉厲公初立將有伐秦之役使來乞師成公特往會伐而道過京師故經以如書之實非朝京師

也其餘大夫如京師者五或以事往或以私出請援
經以辨之僖三十年天王使宰周公來聘公子遂如
京師遂如晉文元年天王使毛伯來錫命叔孫得臣
如京師左氏謂仲遂之行以報聘於周得臣之行以
報命于周攷之經文理或然也然宣九年仲孫蔑如
京師左氏謂王使來徵聘故孟獻子聘于周襄二十
四年叔孫豹如京師左氏謂齊人為王城郏故穆叔
如周聘且賀城竊有疑焉夫春秋備載當時之事以
貽後世若周王使來若聘齊人為王城郏經安得而
不書哉經既不書則二大夫之行蓋非為周也至文

八年天王崩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左
氏謂穆伯如周弔喪不至以幣奔莒夫當文公時臣
下專政國君之命已不行於大夫則公孫敖如周不
至蓋無足怪矣嗚呼諸侯知有天子則大夫知有諸
侯此上下相持之禮也彼魯之國君既蔑無周王又
安使魯之大夫受吾命而不廢哉然則諸侯欲令其
臣之無他尊天子則臣自服矣又文九年毛伯來求金叔孫得臣如京師

辛丑葬襄王

諸侯勤王者五

古者威權出於一人命令行於天下諸侯有不服也者
王命方伯以討之嗣位有柴立也王命卿士以定之
兄弟甚鬩之變則有大臣為之鋤治王都有城築之
役則有大臣為之服勤當是時內而三事大夫外而
列國諸侯莫不聽命於王此其權所以獨尊也東周
不競權勢浸微征討之事扶救之功或主於諸侯或
主於霸主或出於大夫賴借力於人以紓一時之難
比之三代雖若不足而在春秋亦有可言者孔子
書之蓋傷周道衰微幸諸侯之近正也故桓五年鄭
伯不朝蔡衛陳從桓王伐鄭經書從王者喜三國之
助也書王伐者譏天子之親伐也前所謂出於諸侯

者此也僖五年惠王廢太子小白會世子以定其位
八年告難於齊小白及盟王人以靖其難經書齊侯
且序爵諸侯之上者喜其定世子寧周室書會世子
盟王臣者疾其恃霸主之威而奸分也前所謂出於
霸主者此也昭二十三年王室有子朝之亂鄭伯言
於晉晉大夫帥師圍郊以討子朝三十二年敬王懼
子朝之黨使富辛言於晉徙成周而避之晉合諸侯
城成周以固周室經書晉人圍郊仲孫何忌會晉韓
不信合十國大夫城成周者喜晉大夫有功於王室
也專繫之晉而不書王卿士者見天子之權愈微而

專於列國大夫也前所謂出於大夫者此也嗚呼隱桓之間天子雖微而猶有諸侯從王以侵伐者其後諸侯益強蔑視周室幸二霸繼興託名尊周可以倚重下至昭定之世中國無霸諸侯失措而天子遣使請命卒使圍郊之役成周之功歸於列國諸侯之卿豈非衰弱之甚耶

王臣與諸侯盟會侵伐者十

春秋自隱至閔無王臣盟會之文蓋是時齊晉未霸諸侯雖強亦未敢伉王室也至僖公五年小白會王世子于首止始有王臣會盟之事晉文繼起乃致天

子盟王人其事有甚於小白者然考二霸之會盟皆在服楚之後蓋其克服強楚威振中國霸業已盛自矜其功謂雖天子之尊亦莫或忤矣是以偃然致王臣於盟會雖外假尊君之名而其實以尊己也故僖五年小白會王世子盟于首止八年會王人盟于洮九年會宰周公于葵丘二十八年重耳致天子于踐土于溫二十九年盟王人于翟泉夫小白始會世子以定位盟王人以尊周雖不當召從盟會然以扶奬王室託於大義則猶可言也至葵丘之會初非為周而坐致天子之三公與己盟會則其徼易之心猶甚於前矣晉文襲其蹟侈其惡是以踐土之盟溫之會皆致天王而翟泉之盟又以諸侯之大夫盟天子之大夫小白雖致宰周公而未敢召天王雖盟王人而未敢以大夫敵之也至晉則以己召君以大夫敵王人恃己威勢直與天子等耳其無君之罪尤有甚於小白也馴致乎成襄之後晉主霸盟更會王人以從侵伐若成十六年會尹子伐鄭十七年會尹子單子伐鄭襄十三年會單子盟于雞澤昭十三年會劉子盟于平丘定四年會劉子侵楚凡此皆晉主之而雞澤之盟以去年合諸國大夫城虎牢平丘之盟以楚

公子比弒靈王皆合諸侯以謀楚者也蓋二霸盟會則假周之名率諸侯以尊己厲公以來則假周之名以伐楚伐鄭故王臣間見於經然始而會盟終而會伐則以周室益衰諸侯益強其伉礼好義非止於二霸之時也其他諸侯獨盟王人者唯魯文十年及蘇子盟于女栗左氏以謂頃王時欲以親魯故與之盟夫以霸主合諸侯盟會王臣猶且不可況魯國乎然則文公之惡可知矣

周職伐敗救者四

周衰夷狄侵侮諸侯暴橫天子之師屢貽挫衂聖人

書之於經者四，所以甚傷之也。隱七年天王使凡伯來聘，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成元年王師敗績于茅戎，此夷狄之侵侮也。桓五年蔡衛陳從王伐鄭；莊六年王人子突救衛，此諸侯之暴横也。據經例伐國則書伐，凡書伐者皆重事也。而凡伯奉幣以聘，非有帥兵之衆，安得與伐國同文乎？蓋書伐者重凡伯之罪也。重凡伯，譏天王也。自入春秋未有來聘之文，今隱公即位未嘗朝周，而桓王首聘於魯，以長諸侯不臣之心，則其非禮甚矣。故因凡伯聘魯見伐於戎而書伐以重之。重凡伯之惡，則譏桓王可知矣。發微謂楚

丘衛地也，稱楚丘者責衛不能救難，稱凡伯以歸責凡伯不能死職，理或然然也。按左氏晉侯使瑕嘉平戎於王，劉康公邀戎將遂伐之，叔服諫不聽，遂伐茅戎，敗績於徐吾氏。說者以謂王者至尊，天下莫敵，非茅戎可得敗也。定王庸暗，為茅戎所敗，惡之大者，故經以王師自敗為文，所以譏天王也。孟子曰：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鄭伯不朝，王命諸侯討之，此古之制也。今桓王從三國之師，屈天子之尊，親伐諸侯，效敵國之交兵，則傷威毀重，從弱甚矣。按左氏載王師績敗而經不書，諱之也。以天子伐諸侯，固已可

恥，況敗績乎？此經所以不言也。至莊王救衛之師，待書王人之字，則善其救者之善也。衛朔負罪出奔，諸侯黨惡背義，納朔於衛，時無霸者以討其惡，而王人獨能救衛，則其於名義為得正矣。然兵寡力弱，卒不成救衛之功，故聖人雖字以貴之，亦以傷周室之微，不能勝諸侯之惡也。嗟乎！周之興也，玁狁蠻荊速賓，荒陲屈膝効順，而九伐之法足以威制諸侯之不臣，是以王師一出，有征無戰，孰敢拒天子之命而干鈇鉞之誅乎？及其衰也，兵威墮弱，戎狄諸侯兵起而凌蔑之，師出無功，動以取敗，可勝嘆哉！

王臣奔他國者三

周衰，天子之權不行於天下，卿士無服職之心，諸侯有容姦之罪，是以見於經者，或無事而私來，或因來而逆事，或因罪出，或以亂奔，聖人備書之者，參譏之也。故隱元年書祭伯來，公羊謂來奔，穀梁謂來朝，皆非經意。唯左氏謂非王命近之，蓋祭伯私來也，所謂無事而私來也。桓八年書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左氏謂禮，亦非經意。蓋桓王取后於紀而魯主之，祭公將如紀逆后，故當謀期，既謀之則當復于天子請命而逆之行可也。今祭公不復命于王，遂由魯如紀，故

春秋書之惡其專也所謂因事而遂事者此也成十
二年周公出奔晉、按左氏周公楚惡惠襄之族、
且與伯輿爭政怒而出、王使劉子復之入而復出奔
晉、經書出奔者凡自周無出、周公自出故也、故經書
周卿士奔未有言出此獨出奔者杜預謂周公為王所
復而自絕於周故書出以非之也、襄三十年王子瑕
奔晉、按左氏靈王崩、尹言多劉毅單蔑甘過鞏成殺
王弟佞夫括瑕廖奔晉、蓋儋括欲立佞夫王子瑕括
之黨也、佞夫既死瑕遂出奔、經書奔晉不言出者周
無外言出則有外之辭、昭二十六年尹氏召伯毛伯

以王子朝奔楚、按左氏晉荀躒帥師納敬王、召伯盈
逐王子朝、王子朝及召氏之族、毛伯得尹氏固南宮
嚚奔楚、經書以子朝奔者、疾其助篡奪之惡權制於
於三卿故顯誅之耳、然立子朝、獨書尹氏奔楚、并奉
召伯者、明罪本在尹氏、當先誅逆首、後治其徒也、所
謂或以乱奔或以事出者、此也、隱桓以來有周卿士、
雖以私事而外交專命而逆事得罪於春秋、然未有
以乱出奔者也、至襄成之間周王子瑕則又因篡成
乱、自罪奔國非止私來矣、然猶未有篡奪之大惡其
所奔之地且未離乎中國也、下至昭公尹氏毛召之

徒始有篡逆之事、及其敗而出奔、則又轉會於夷狄
矣、豈非裏乱之極哉、說者以聖人所書專在罪卿士
愚切謂天子縱之諸侯受之皆春秋之罪人也、凡言
來奔者、蓋參識耳、

王室乱者四

春秋自隱至哀王室之変見於經者四、其間天王被
難而出居者二、叔帶之乱出居於鄭、敬王有子朝之
難出居于翟泉定王時王札子殺召伯毛伯、景王時、
殺其弟佞夫、凡此皆王室之変也

叔帶之乱

按經僖五年齊小白合諸侯會王世子于首止、左氏
謂謀周也、杜預云、惠王以惠后故將廢太子鄭立叔
帶、故齊侯會世子以定其位、八年惠王崩、襄王惡叔
帶之難、懼不立告難于齊、故小白復會王人諸侯盟
于洮、左氏謂謀王室也、及十一年左氏載叔帶召戎
伐周、秦晉伐戎以救周、十二年王以戎難故討王子
帶、子帶奔齊、十三年齊侯使仲孫湫聘、請召子帶、王
不許、至二十二年富辰言於王、請召太叔、子帶自齊
復歸于京師、二十四年鄭師伐滑、王使如鄭請滑、鄭
不聽王命、王怒、以狄師伐鄭、王德狄人、以其女為后、

子帶與狄后通、王替狄后、頹叔桃子奉太叔以狄師
攻王、王御士將禦之、王曰、先后其謂我何、寧使諸侯
圖之、王出適鄭、處于氾、太叔以狄后居溫、故曰天王
出居于鄭、辟母弟之難也、二十五年晉文公納王、王
入王城、取太叔于溫、殺之、此襄王時叔帶之难、天王
出鄭歸周之迹也、

子朝之乱

按史記景王十八年太子早卒、景王愛子朝、欲立之、
會崩、子丐之黨與爭立、國人立長子猛、子朝攻殺猛、
猛為悼王、晉人攻子朝而立子丐、是為敬王、夫子朝

子猛、嫡庶長幼、傳不載、孜賈逵註、以子朝為景王庶
子、敬王為猛母弟、而史記以猛為長子、以愚推之、則
太子子猛、敬王皆後所生子、猛嫡子之長、子朝庶子
之長、猛當立、而朝不當立也、左氏謂王子朝與其傅
賓起有寵於景王、景王與起欲立之、劉伯蚠、單穆公
惡賓孟之為人、欲殺之、又惡子朝欲去之、王田北山、
將殺劉單、會疾崩、劉單攻賓起、殺之、子朝作乱、逐劉
子、單子逆王猛於莊宮以歸、王子還子朝之黨夜取
王猛以如莊宮、單子殺還及其黨八人、子朝奔京、單
子伐之、劉子入于王城、周鞏簡公、甘平公為子朝所

敗、單子以王次于皇、子朝之黨伐皇、大敗、晉籍談、荀
躒帥九州之戎以納王于王城、劉單為子朝之黨所
敗、王猛卒、敬王即位、子朝在京、楚王師軍於京楚、伐
京、毀其西南、二十三年王師、晉師圍郊、討子朝也、郊
潰、子朝敗自京入于尹、劉單伐尹、不勝而還、以敬王
如劉、避子朝也、子朝入于王城、子朝之黨尹辛敗劉
師、敬王居狄泉、尹氏遂立子朝、在王城居西、敬王在
狄泉居東、謂之東西、二十四年子朝稍強、入于鄔、攻
瑕及杏、皆潰、鄭伯如晉、言於范獻子、請圖王室、二
十五年晉趙鞅合諸國大夫會于黃父、謀之、二十六

年、單子如晉告急、敬王之黨劉人與子朝之黨王城
之師戰、劉師敗績、劉子以敬王出、晉知躒、趙鞅帥師
納敬王、克鞏邑、召伯盈逐王子朝、子朝及召氏之族、毛
伯得、尹氏固、南宮嚚奉周典籍以奔楚、王入于成周、
晉人戍周而還、此敬王時子朝之难、天王居狄泉歸
周之迹也、

儋括之乱

初、靈王弟儋季卒、其子括將見王而嘆、單公子愆期告
王曰、必殺之、不殺將害王、王曰、童子何知、及靈王崩、
括欲立王子佞夫、佞夫弗知、周尹言多、劉毅單蔑甘

過輩成殺佞夫括瑕廖奔晉書曰天王殺其弟佞夫罪在王也此襄三十年景王時佞夫之事也

子扎之乱

王孫蘇與召伯毛伯爭政使王子扎殺召戴公及毛伯衛卒立召襄此宣十五年定王時王子扎殺毛伯召伯之事也

總論

傳曰王不立愛公卿無私古之制也故䏰愛寵私並后匹嫡未有不產禍者觀東周二百四十餘年王室變乱載於經凡四而以嫡庶不分嗣統不正乱者居

其二焉襄王嫡子也叔帶母弟也而惠王以惠后之愛欲廢鄭立帶雖賴小白主覇盟會諸侯以定其位而小白既沒卒不免叔帶之難使襄王越在草莽暨晉文紹覇王使克歸然則摩房闥之私情貽社稷之深患者實惠王啓其端也子猛嫡長也子朝庶長也而景王以賓起之請欲廢猛立朝且結劉單以定其位及景王即位子朝作乱盤結黨與交兵攘奪可五年五年之間子猛被禍敬王播越賴劉單之賢倚晉為援戡定禍患逐子朝歸敬王而王室始安然則啟僥倖之私議貽社稷之深患者實景王啓其端也夫以景王乘變乱之際克紹周統劉單救子輔相而立權不在己而不能即去子朝固不可責也而襄王已即君位有齊晉以為援重叔帶之難非若子朝之強有能斷以大義而懲艾之何至委宗廟而出奔哉彥何拘匹夫之孝牽母后之恩既不能防於未萌之前又不能制於已危之後柔懦不斷養成其慾卒致㪚弟再入而身逐失守則叔帶之禍非特惠王之罪抑亦襄王醞釀之也故經於襄王書天王居于鄭者貶其出也於敬王書天王入于成周者喜其入也貶其出則不與其入故經不書襄王之歸則雖貶其

出而亦譏其入用見聖人去取輕重之異也夫春秋之法凡諸侯之專殺者皆重譏之以其不請命于天子而自專生殺之柄也諸侯專殺且猶不可況王之卿士朝夕委質王庭其分義之親非諸侯比也詎可以專殺哉而王孫蘇與毛召爭政遂使子扎殺召毛君之權莫甚於此以見天子之柄非獨不行於諸侯而且不行於卿士矣故經書曰王子扎殺召伯毛伯者罪王子扎之專殺所以譏天子之不能制也左氏以瑕括欲立佞夫佞夫弗知大夫殺之則殺弟之罪不在王明矣而經書天王殺其弟佞夫者蓋使佞夫

果有簒奪之意則殺之固宜今欲立之意出於括而佞夫弗知則景王容之可也反縱五大夫殺其母弟雖曰大夫之罪實景王使之耳春秋之義惟天子得專殺故無天王殺大夫之文此特書之者以見景王尊為天子而不能容一母弟傷艾[illegible]手足賊恩悖義莫大於此故特書以甚其惡嗚呼東周之衰也嫡庶之位不正生殺之柄不行兄弟爭國卿士檀專上下相夷無所畏忌王室益衰不可救止為天下之本且如此安能望諸侯之理乎

王臣見經者三十一

按例天子三公稱公卿書爵大夫字士名士之微者不名所以等列定尊卑也三公稱公者若桓八年祭公僖九年宰周公成十二年周公是也卿書爵者若隱元年祭伯七年凡伯（祭伯凡伯國）文元年毛伯五年召伯十年蘇子（毛伯召伯蘇地）十六年尹子十七年單子昭十三年劉子爵是也大夫稱字者若隱元年南季（南氏）桓四年宰渠伯糾（渠氏伯糾字）五年仍叔八年家父莊元年榮叔二十三年祭叔（祭地）文元年叔服宣公十年王季子襄三十年王子瑕是也士稱名者若隱元年宰咺襄十五年劉夏（劉地）定十四年石尚是也士之微者不名若僖八年王人是也然隱三年昭二十三年二十六年三書尹氏隱三書武氏子皆以族稱譏世卿也莊二十六年王人子突微者而特書字善其救衛也宣十五年書王札子大夫而名貶其專殺也唯文三年王子虎定四年劉卷皆以卒書名而昭二十三年書王子朝孟庶子之長也夫列國之君以爵稱其卿以名稱其或見褒者以字稱夫天子之卿書爵所以視諸侯其大夫書字所以視列國卿之賢者也其士稱名所以視諸侯之卿也當周室之衰王室之微而先王之典猶在故孔子必正其爵秩以王人之

微必序諸侯之上不使諸侯加得乎天子所以示萬世之法也嗚呼春秋尊王之義雖名爵之間亦不敢忽豈直為虛文哉

沈先生春秋比事卷之一

二霸

齊桓公小白會十五

莊十三年北杏。○十四年鄄。○十五年鄄。○十六年幽。○二十七年幽。○僖元年檉。○二年貫。○三年陽穀。○五年首止。○七年甯母。○八年洮。○九年葵丘。○十三年鹹。○十五年牡丘。○十六年淮。○孔子稱齊侯九合諸侯不以兵車。攷之春秋自莊十三年終僖十六年大會諸侯凡十有五。谷云衣裳之會十有一自北杏至葵丘是也兵車之會四自洮至淮是也

按莊十三年北杏之會左氏謂平宋亂然此會小白未霸而經獨書其爵諸侯皆稱人者先儒謂聖人望其攘夷狄救中國以尊周室始合諸侯首國大衆故獨尊小白蓋欲責之深必先待之重也○十四年鄄之會左氏謂宋服故蓋宋雖預北杏之會而復叛齊故十四年經書齊陳曹伐宋既伐而宋服故是年為鄄之會此左氏所謂宋服也○十五年又會于鄄左氏謂齊始霸也夫齊侯之會已三合諸侯至是而始霸者蓋中國諸侯莫難服於陳鄭今宋鄭再會而陳又始服則小白之霸業成矣此所謂齊始霸也

○十六年同盟于幽左氏云鄭成也蓋宋鄭兩貳鄄會實其同好相結不復相侵而鄄會始伐鄭乃侵宋故十六年宋齊衛三國伐之於是率諸侯為幽之盟蓋桓自主霸未嘗修盟而宋有貳於北杏鄭有貳於鄄必待兵威乃始克服齊既服宋鄭非盟無以結之所以稱同盟者以諸侯同志於桓也然曹鄭既同盟而十七年書齊人執鄭詹十九年書齊宋鄭伐曹西鄙者左氏謂鄭不朝齊執鄭詹疑其說未然竊意鄭介于楚有貳齊之志故齊侯執之既而詹逃於曹此三國所以伐曹也○二十七年復同于幽左氏謂陳

鄭服按二十八年荊伐鄭公會齊宋救鄭則知是盟鄭已服齊也然十六年同盟于幽衛侯與盟而此盟不與故二十八年齊人伐衛討其不與盟也○元年檉之會左氏謂救鄭蓋自二十七年與盟于幽而楚再伐鄭故小白會諸侯謀以救之此左氏所謂謀救鄭也○二年貫之盟左云服江黃也○三年陽穀之會左云謀伐楚也蓋江黃楚之與國既背楚而歸齊則齊之威德至此為盛於是可以伐楚矣是年四年諸侯伐楚屈完請盟孫楚挫辱使斯民免於左衽之患則其功就當時無以加於此者左云謀伐楚者

蓋在是也然服楚之後齊人執陳轅濤塗及江黃伐陳冬又大會諸侯侵陳則知陳復叛齊矣○建五年首止之會左云謀寧周也陳再見伐與盟首止之會而鄭伯逃歸不盟則鄭又叛齊而從楚也○故六年公會齊侯合六國伐鄭而楚人圍許救之七年齊又伐鄭故是年甯母之盟鄭使子華聽命於會此左氏所謂謀鄭也○八年洮之盟左謂謀王室也鄭伯乞盟請服也蓋襄王有叔帶之難故小白會盟以謀之而鄭伯自七年再被齊伐再來乞盟左氏謂謀王室鄭服者此也○九年會于葵丘左云尋盟且修好然

小白九會諸侯莫盛於葵丘而霸業之衰亦自此始故孟子特舉是會以警戰國諸侯而三傳例皆不取經文又稱諸侯盟于葵丘沒齊侯爵而稱諸侯者所以貶之則知桓德之衰自此始也○十三年會于鹹左云淮夷病杞故且謀王室蓋杞迫東夷故會以謀之觀十四年諸侯城緣陵則知此會為杞謀也○十五年會于牡丘左氏云救徐蓋是年春楚人伐徐故齊侯會諸侯以救之觀經書遂次于匡公孫敖及諸侯之大夫救徐則此會為救徐可知也然楚至是稍橫而齊攘救之心亦怠故經言次言救諸侯救徐而

遣大夫往見其緩於救患也○十六年會於淮左云謀鄫且東略也按齊侯前後盟會鄫未嘗與左氏之說疑為未然攷十七年春齊人徐人伐英氏藏項先儒謂英氏楚與國蓋齊既救徐遂連徐人伐楚之與國切急淮之會謀伐英氏非為鄫也凡此皆齊侯主霸盟會之始終也揔而言之諸侯與會者十四宋陳魯邾曾衛許滑曹滕江黃邢鄫結盟者八而孔子稱其九合者蓋洮之盟為謀王室鹹之會為城杞牡丘之會為救徐淮之會為伐英氏此皆兵車之會也而北杏與鄄之始會齊侯未霸故孔氏稱其九先儒以謂

聖人貴礼義賤武力之深意其說是矣

諸侯十四國從齊始終

齊侯主霸諸侯與盟會者十四國其閒小國如滕滑江黃邢郜皆間於見經國隨人後不得掩狩唯宋衛曹鄭陳魯許蔡八國或服或叛其始終可考今摭其事迹而録之宋自北杏與會嘗一叛齊迄十四年齊陳曹魯四國伐之自後服從盟主自鄄至淮悉與盟會此當時諸侯最為賢者○曹始不與北杏之會鄄之始會止書單伯二會後不與幽雒書公說者謂為公諱也至十七年齊人執鄭詹

自齊迎來十九年齊伐魯西鄙觀經之文雖以鄭詹
之故齊伐之然齊霸數年盟會者四而公未嘗往
則齊之見伐蓋亦討其不從霸非止為鄭詹也自此
一伐之後二十七年幽之盟及淮之會凡十一會公
皆親與而不復背齊矣○陳始與北杏鄄初會不與
二會再從兩盟於幽至檉復不與僖四年伐楚之後
復背齊從楚故齊人執其臣濤塗冬又合諸侯大夫
侵之遂畏齊兵威與盟首止及甯毋洮之二會遣世
子款受盟至葵丘復不與會見其未純服也然葵丘
之會霸業最盛其後諸侯無背盟者故自洮至淮三

會陳侯皆來服從也○鄭始不與北杏而兩從鄄會
是時雖有同會之好而未有服齊之心也故鄄會始
霸即背齊侵宋明年齊宋伐之於是兩盟于幽然幽
之始盟經書齊人執鄭詹切意鄭有即楚之意而齊
人執詹則鄭雖與盟而服齊之心未純也齊既伐其
國又執其臣鄭始帖服不敢貳齊故檉貫陽谷伐楚
之後鄭伯皆從逮首止之會又畏楚而逃歸不盟六
年七年齊兩伐之故甯毋之盟始遣世子聽命而逃
之會遂來乞盟自此以後始純服中國不復向楚矣
○衛雨與鄄會與幽之盟至二盟不來齊遂伐之故

莊二十八年經書衛人及齊人戰言戰者以見衛之
貳齊有力拒之意也自從十年伐楚之後從齊霸益強
中國乖服衛始復來淮甯毋之盟一不與餘皆見經
○許自莊十年從幽之盟已後並不見經至僖四年
始從齊伐楚復會首止之盟至僖六年諸侯伐鄭圍
新城楚人圍許以救鄭而諸侯救之自後會盟並從
中國惟甯毋之盟不與而已○曹自齊霸終小白之
時七與盟會檉首止洮葵丘鹹牡丘是也伐楚之師
曹伯亦從○唯蔡始與北杏其後畏楚不復歸齊故
四年齊侯之師先侵蔡而後伐楚而經於莊十年書

荊敗蔡師以獻舞歸又十四年經書入蔡則知蔡為
楚屬國其所以不從齊霸者蓋畏楚之甚又非陳鄭
比也凡此數國宋背齊者一曹不與會者二背齊者
一鄭不與會者一逃歸者一背齊者三衛不與會者
五背齊者一許與會者七曹與會者七皆未嘗叛齊
也夫當周室之衰夷狄暴橫小白奮起首倡大義以
安中國可謂盛矣而當時諸侯或叛或從難於率服
如此其間終始從齊盟會不叛者唯宋一國而已
此以觀則諸侯慕礼義而識所向蓋亦难乎其人哉
小白抑強楚衛諸侯

當小白始霸之時方合諸侯未暇兵楚楚雖有易齊之心然是時中國既有盟主楚有侵擾者不過蔡鄭而已其於宋衛諸國未嘗有小窺伺也故莊十年敗蔡師以獻舞歸十四年入蔡十六年伐鄭二十八年又伐鄭僖元年稱楚人伐鄭二年侵鄭三年伐鄭小白攫其暴横浸入中國四年遂大合諸侯問罪於楚而陘次之兵威未加楚已恂懼遂遣使請盟自是楚人帖服不敢犯中國者十五年其間遠小國之間或被害若滅弦圍許滅黄伐徐雖略見經而隨楚如陳鄭者亦賴召陵之威不復如曩日之侵擾矣其後小

白既無重耳未興楚於是復肆强暴憑陵中國始與會盟馴致盂之會執宋公泓之戰敗宋師虎狼之威日以熺熖嗚呼小白之功其大矣哉

小白侵伐并吞執大夫

先儒謂小白會土地之廣恃甲兵之衆驅逐脅逼强制諸侯假尊周之名以自封殖夫當春秋時列國諸侯務相侵伐搶者肆凌暴弱者受并吞殘民暴骨不勝其患聖人幸霸之出以礼義交大邦以仁恩綏小國革干戈之乱還敦厚之風庶幾乎西周之治也柰何小白之與霸德不純二十六年之間盟會諸侯雖

仁義號尊王室然其實則逞志威侮肆侵奪以尊己也故自入齊以來大國則侵伐之小國則并吞之而春秋皆例稱人者所以惡齊侯也故之於經莊十四伐宋十六年伐鄭十九年伐魯二十八年伐衛僖四年伐陳侵陳六年伐鄭七年又伐鄭凡此皆侵伐大國者也莊十年滅譚十三年滅遂十五年伐郳二十六年伐徐三十年降鄣閔二年遷陽僖十七年伐英氏滅項凡此皆并吞小國者也莊十七年執鄭詹僖四年執陳轅濤塗此則執諸侯之大夫也雖然宋衛不服陳鄭叛楚則用兵侵伐雖害霸德其罪尚輕至

若凌虐小國則罪之重者而滅譚滅遂滅項尤為甚焉蓋恃兵威以滅國此夷狄事也小白主霸中原攘卻夷狄不以德服諸侯而反蹈夷狄之惡不亦可耻哉例貶稱人宜矣

救國城國

救難恤災存亡繼絕霸者之美事也當小白時楚與夷狄交侵中原鄭許徐三國則病楚邢衛二國則病狄所賴以驅攘者唯小白也故之春秋齊侯主霸者救國者五書城國者三然有救之而成功者有雖救而不成功者若莊二十八年救鄭鄭遂與檉之會僖

六年救許許遂與洮之盟使背楚即中國此則救之成功者閔元年救邢僖元年又救邢而邢不免於夷儀之遷僖十五年救徐而徐不免於婁林之敗此則救之而不成功者也夫以霸主之威合諸侯之師救一小國則旌麾所向宜其蔑不濟矣然而救難之師或濟或否其故何耶蓋二十八年荊伐鄭經書公會齊人宋人救鄭僖六年楚人圍許經書諸侯遂救許是皆合中國之兵赴難直前而無所次故能折楚之暴救患之功也至莊三十二年狄伐邢閔元年齊人救之則未能率諸侯以往故其功未見春秋

稱人以譏之至僖元年雖舉三國之師声言曰救然次于聶北逡巡顧望是致邢人有夷儀之遷則實非救也又僖十五年楚人伐徐齊侯雖合諸侯盟于牡丘以謀救徐方且遠次于匡遣諸侯之大夫以為救援之名是致徐有婁林之敗則亦非救嗚呼既不能力救諸侯於救難之時待其社稷喪亡國祀遷徙則雖往城之何益哉故經書二年城楚丘蓋譏其不救患而城之也僖元年書邢遷夷儀三師城邢蓋譏其緩於救患而城之也十四年書諸侯城緣陵蓋譏其不能攘郜東夷而城之也先儒曰與其既亡而城之

不若未亡而救之小白之罪蓋見於此

三伐戎

按齊侯伐戎者三莊二十年伐戎三十年伐山戎皆稱人僖十年伐北戎則稱齊侯何也說者謂貶之故稱人與之故書爵夫攘夷狄正中夏此正霸者之功耳春秋何所貶哉蓋稱人者非抑小白也此春秋重世之法也夫小白有北戎之功春秋例許之則後世有襲其事勤遠夷而殘中國者也故春秋兩人之以戒後世之勤兵者然而後不書爵則以小白之功然不可見故復書齊侯以與之一以戒後世一以顯齊

侯此所以為春秋也

晉文公重耳

攷之春秋重耳主霸五年侵伐各一僖二十八年侵曹伐衛是也入國一二十八年入曹是也圍國二二十八年圍許三十年圍鄭是也執諸侯二二十八年曹伯衛侯是也盟諸侯二踐土翟泉是也會諸侯一會溫是也按左氏晉侯將伐曹假道於衛衛人弗許還自河南濟曹伐衛蓋曹衛楚之與國為楚之捍蔽者晉侯將服楚救宋然不得曹衛楚未可服是以先侵曹伐衛而後戰楚也是年晉侯入曹執

曹伯畀宋人蓋晉為宋楚為曹楚既為宋矣故晉執
曹伯以畀宋所以怒楚使戰也及四月合四國之師
及楚戰于城濮楚師敗績經於三國稱師獨出晉侯
所以顯晉侯霸功之成晉既敗楚於是率諸侯為踐
土之盟而致天王於會故經於下文書公朝於王所
蓋不使晉侯得以致天子故上文不言王又不言諸
侯獨特言公朝于王所以明晉侯召君之惡也冬會
諸侯于溫晉侯復致天王則其惡又甚矣故經書天
王狩于河陽左氏以謂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
故書曰天王狩蓋諱以天王之尊而從霸主之脅致

若王廵狩而諸侯會方岳也及二十九年會王人六
國盟於翟泉說者以謂會諸國大夫故稱人然王人
不可與盟今使大夫盟之則晉文之惡又可知也嗚
呼晉人一戰敗楚於是恃其威勢驕傲不臣至以身
召天子以大夫盟王人豈非萬世之罪人哉其不及
小白遠矣

六國皆服始終

自小白沒楚來中國無霸欲驅率諸侯驟主盟會宋
襄雖有紹霸之志而力不敵楚反貽挫辱故盂之會
執於楚子泓之戰敗於楚人僖二十六年楚伐宋圍
緡二十七年又合諸侯圍宋逮重耳之出始終仇楚
者唯宋一人其他國若曹衛許則一於附楚至齊魯
陳鄭之屬則又視晉之成敗而為向背者也故城濮
之戰從晉侯止齊宋秦三國蓋齊以霸者之後宋以
疾楚深秦以納公之好故當時無顧望之心而皆銳
於從晉也至陳鄭魯衛蔡邾莒則自敗楚之後始從
晉盟故踐土之盟鄭魯蔡衛及莒子始至溫之會邾
子始至踐土之盟稱陳侯如會者蓋以陳侯畏楚猶
緩於從晉特稱如會以見其不與盟也至衛則始終
從楚唯元咺及國人力於附晉故敗楚之後衛侯懼

而奔楚是時衛國無君元咺奉公子瑕以受盟於此
見衛侯雖奔楚其國人皆欲從晉也晉以子瑕結盟
故許衛侯復歸於衛衛侯既入而殺叔武則猶有二
晉之心是以元咺奔晉以訴之及溫之會陳鄭畢至
衛獨不來於是晉人執衛侯歸之於京師且歸元咺
于衛然則當時諸侯畏楚之威懼於從晉者唯衛為
甚故經書衛事亦多也至多則踐土與溫皆不從盟
會故溫會之後諸侯圍許鄭雖兩與盟會而翟泉之
盟有二晉之心乃復不至是以三十年晉秦圍鄭以
討之也夫小白之霸經營中國者二十五年諸侯懷

德畏威從服既久然後率衆以伐楚故當時諸侯信附不疑而盟會之間携貳者少及小白歿距晉之霸已十一年諸侯事楚其心已固重耳無盟會之素一旦大興征伐驟覇中夏宜乎諸侯信服不堅而糾合之難也

總論

孔子曰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此聖人即春秋之旨以定二霸之優劣也昔者宣王中興伐玁狁威荆蠻使之竄伏荒陲屏氣自遁不敢內顧自平王東遷周道復衰時無宣王之明無吉甫方叔之佐

楚以荆蠻醜類後爾跳梁入蔡伐鄭侵陳圍宋猖狠狼戾所向披靡率猶小白重耳相望而興或盟會以聲其威或克伐以折其氣是以楚僭不逞中原少寧則二霸之功亦云盛矣考之經筆其行事終始相背馳請條論之以伸孔子之說周惠王以惠后之愛欲廢太子鄭立王子帶而小白親率諸侯會世子於首止以定其位此正天下之功也至重耳敗楚未幾已致天王於踐土則與首止之盟異矣及惠王即位襄王以叔帶之難懼不得立使告于齊小白於是率諸侯以謀之此定王室之功也至重耳會溫未幾又

盟王人于翟泉則與洮之盟又異矣小白以禮義柔中國胡盟會諸侯八然後有陘之師則先禮義而後征伐者也重耳以兵革威中國故未嘗盟諸侯而遽有城濮之戰則先征伐而後禮義者也小白之服楚先侵蔡以示其威又次于陘以耀其衆及楚畏服遣師乞盟於是結盟而還未嘗接刃則志在於全師而已及重耳戰楚城濮則侵曹伐衛及又執曹伯畀宋人以怒之然後合四國之師一戰屠楚兵革之威疾若風雷則服楚之功與小白異矣小白盟楚之後楚雖不敢憑陵大國而滅弦圍許滅黄伐徐速歲侵軼

不少衰止至重耳既敗楚師不見經者七年雖徐許小國亦無楚患則服楚之功與小白又異矣小白之霸諸侯未服固嘗侵伐之然不過伐其國執其臣使諸侯自懼而後已故莊十七年執鄭詹鄭伯遂同盟于幽僖四年執陳轅濤塗陳侯遂盟于首止此皆未嘗執諸侯也至重耳則執曹伯以畀宋人執衛侯以助元咺而曹衛兩國終不與其盟會其所以服諸侯者異矣小白之霸也伐戎者三救諸侯者四城國三雖不能盡其成功然驅攘夷狄救恤災患其於諸侯亦不可謂無功也至重耳則戰楚之外不復有攘却

之功故三年扶侵齊而晉侯不能三十一年衛遷帝丘而晉侯不能城則其所以勤諸侯者又異矣二霸行事載在春秋其不相侔如此切當究其心矣方小白之伐楚非不欲戰也然當春秋時諸侯恣横干戈相尋殘民暴骨不勝其患小白主霸方崇礼義去侵伐以救當時之弊故端委正笏雍容乎壇陛之間兵革不施而諸侯已諭其志矣况當時楚雖浸强其患尚小不過侵優鄰境若蔡鄭諸國而已及齊侯一出楚既畏服則召陵之師盟而不戰小白之心也然而夷狄之性易以威制難以信結故自齊之伯而楚之

驕暴甚於曩時至伐宋大國執天子上公脅制諸侯使東身從己齊魯之君俛首帖耳委命下吏無復懃色中國之風幾爲夷虜矣故重耳之興尚懷仁厚不奮兵威則何以折楚之暴以懲艾諸侯然則晉文之霸又不得不用征伐也雖然小白之會止致世子重耳之興乃召天王其罪之輕重固不待較而明矣然循流究源則小白之罪又加於重耳何則春秋之作爲尊王也當周之衰諸侯跋扈陵傲天子君臣之礼掃地殆盡所賴於振興者二霸而已使小白主霸之後即帥諸侯朝天子以令天下則重耳雖不臣安敢

致天王哉惟小白不朝京師致王世子是以晉文得侈其惡無復嚴憚論春秋之義則小白之罪誠過於重耳也嗚呼賢如二霸且假尊周之名而忘其實况當世諸侯哉孟子謂三王之罪人誠矣

沈先生春秋比事卷之二

魯

隱公

攝位非正

三傳皆稱公遜桓之志今攷之經人君雖立當書即位以正其始而公之元年不書即位入國必告廟行飲至之禮而入不書至凡國之大夫鮮有不稱族者說者謂隱不以爵命大夫故經稱無駭翬挾三大夫皆不稱族此皆隱公志在遜桓而不以人君之禮自居也五年書考仲子之宮說者謂仲子桓公母也隱既

有授桓之志故為桓立母之别廟成其為夫人以此考之則三傳遜桓之說俟矣然則遜桓正乎曰不正隱之與桓皆媵隱長又賢固所當立不能斷以大義而狠欲遜桓以邀謙遜之名至其末年卒被篡弑實隱以召之也

及宋鄭仇好

按隱元年及宋人盟于宿四年公及宋公遇于清秋翬帥師會宋公伐鄭始與之盟中與之會伐則魯宋交好非一日固當恪信執義久而不渝以同恤社稷可也然鄭以四年被伐故至六年而來輸平八年而歸祊邑隱公於是貪得忘好敗宋人之盟故於十年會鄭伯于中丘翬逆与鄭伐宋復敗宋於菅連取其邑是隱公一渝宋盟而三獲邑也隱惟土一是利棄信義而不顧使宋復以邑歸之則又當背鄭而又与宋矣幸其在位不久故時來之會入許之師與鄭終好無可尋之隙不然則無厭之心未可知也

事齊伐邾

齊與魯鄰國也邾與魯亦隣国也考之經六年公與齊盟七年而齊來聘九年公會齊侯于防十年復會于中丘夏又會齊伐宋十一年又与齊侯入許終隱

之世與齊同好不聞小有侵伐蓋魯畏齊強而奉事之謹故經之所書有盟會而無侵伐者良以此也及邾以弱小之国介于魯境雖元年公與之盟至七年則伐之矣使隱公待邾之心如待齊之心則安有敗盟伐邾之事嗟乎隱公畏強夌弱以啓後日之爭端其春秋之罪首乎

與戎盟會

或者以謂隱公與戎盟會猶爭乎豺邢之藏蓋以戎狄豺狼心狠易肆方其強不可侮固當柔以餌之則與之會盟其勢有不得已者然考之經戎與戾未嘗

有盟會之交、而隱獨與之交好、及會潛、夫求盟而後盟于唐、如舊婚姻、終致蠻夷交亂中國、蓋隱公之作俑也、

受聘不朝

周官時聘曰結諸侯之好、則天子故有聘問之禮、然諸侯四時述職、莫敢怠違、故天子行聘於諸侯、所以答其誠意而通上下之情耳、隱公在位十一年、未聞一至京師、以脩朝覲之禮、而天王來聘者二、七年凡伯、九年南季、以魯爲周之宗親、世秉周禮、賢如隱公、且不能率先諸侯盡尊王之義、吁、周實其衰矣乎、

始失禮

隱公失禮者二、考仲子之宮、矢魚于棠是也、左曰、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然則諸侯所以昭示子孫、不可不謹也、隱公矢魚于棠、至莊公則如齊觀社、隱公考仲子之宮、至莊公則丹楹刻桷、究拉之過、未必非隱啓之也、至其末流、抑又甚焉、春秋謹始於此二者、可見聖人惡隱之甚、

桓公

不書王

君臣兄弟夫婦、人之大倫也、而桓公亂之、故生非正立、死非正終、按其罪惡以第群公、猶春秋之桀逆也、蓋隱公之與桓、以分言之、則有堂陛之嚴、以親言之、則有手足之愛、隱公有遜桓之心、而桓遂起篡逆之惡、則其不臣不弟甚矣、故春秋於其首年特書即位、此正名其罪、言其不正無君而自立也、考之經、桓公在位十八年、唯元年二年十年十八年書王、餘皆不書、說者曰、元年所以正其始、十八年所以正其終、明桓躬蹈大惡、故終始以王法治之、若曰桓雖無王、王法固在、聖人書王以顯其惡、所以惧亂臣賊子之心也、二年亦書王者、爲其宋督有弒君之事、故亦以王

治之、來宋督、所以絕桓也、又於十年書王者、春秋未嘗十年無王、十年無王則人道絕矣、此春秋之大閑也、蓋桓篡弒自立、始起於不君、不君則無王、無王則不天、故經於四年七年不書秋冬、十四年有冬無月、十七年有月無冬、所以示不天之意也、嗟乎、桓公則君臣之義傷、兄弟之恩亂、人倫而不恥、安能正夫婦之道哉、觀其結婚于齊、春秋書曰、公子翬如齊逆女、言逆之不以禮也、又書齊侯送姜氏于讙、言送之不以禮也、又曰公會齊侯于讙、言會之不以禮也、諸侯親迎不使卿、父母送女不踰境、翬逆而齊侯送之、既

皆失礼、而公又往會、則婚姻失道、莫此爲甚、至其末年親會齊侯于濼、遂以姜氏如齊、旋致肘脇之禍、殞身辱国、貽笑後世、原其始之不正、故終及於禍如此、在桓固不足責、而礼義凌遅、人倫衰絶、良可傷也、

好鄭仇宋

好鄭仇宋自隱公已然、及桓即位、其間反覆尤甚、元年以鄭伯許田之故、與公會盟、二年公會鄭伯以成宋亂、自是數年無復侵伐、至十年魯以周班後鄭、鄭仇魯、故十一年後修宋好、柔盟于折、公會于夫鍾、又會于闞、十二年又盟于穀丘、又會于虛、于龜、二年之

間、會盟者六、魯之好宋、非不勤、而宋終不協于魯、原魯之初、怨鄭棄好、及來戰、故激憤而交宋、宋以魯不誠其好、故會礼未終、而背心起矣、公於是即鄭仇宋是年與鄭伯盟于武父、遂與鄭伯伐宋、十三年復會鄭伯與宋戰而取之、十四年公又會鄭伯于曹、而鄭伯使其弟來盟、及十五年鄭屬公出奔於蔡、而世子忽復歸於鄭、屬公宋雍氏出也、故公會宋公伐鄭、以納突、至十六年又會宋公于曹、遂與宋公伐鄭、於是魯復與鄭仇矣、大抵宋鄭積憾、其來久矣、而魯介其間、與宋則背鄭、與鄭則棄宋、勢不兩立、義志久要、交兵結怨、殆無虛歲、誠春秋大亂之本也、

齊魯交怨

齊魯隣国、世爲婚姻、而仇好不常、於桓爲甚、觀其初継前好、二年會于稷、三年會于嬴、秋娶於齊、會于讙、而冬又齊侯使其弟來聘、其合黨締交、可謂固矣、至十年魯以周班後鄭、而齊遂稱兵、不顧姻好、故經書來戰于郎、言由在齊也、十三年齊以郎之戰、未得志於魯、因宋鄭取賂之仇、帥衛燕宋以伐魯、桓會紀以此鄭故以絶侯鄭伯以敗齊師、四国稱師者、惡其無名之衆、殘暴於干戈、不道是甚矣、十五年公會齊

侯于艾、於是復修齊好、而左氏以爲定許、十七年又盟齊侯于黄、左氏以爲平齊紀、且謀衛也、夫齊魯衛積釁交怨、不能自固二国之歡、而區區平定、不亦左乎、故黄之盟口血未乾、遂及齊師戰爲終事十八年復會于濼、而内遅不制、殞身於齊、蓋桓公自取之也、

朝聘於桓

桓有簒逆之大惡、天子當誅、不當聘、諸侯當討、不當朝、凡書朝聘、皆惡之也、然孜之群公、雖類有朝聘之文、惟桓居多、凡言聘者三、四年宰渠伯糾、五年仍叔之子、八年家父是也、言朝者七、二年滕杞、六年紀侯

七年穀伯鄧侯、九年曹世子、十五年邾人牟人葛人是也、夫以桓之不道、宜棄絶於當時、使不得與諸侯齒、而其朝聘獨多於群公、意其暴横自肆、故小国畏之、天子礼之、聖人備書於冊、以明春秋之世、礼義凌遅、而禁逆者得以逞其志也、

桓書烝嘗

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唯桓公一書有年、宣公一書大有年、而四時之祭、唯桓書烝嘗各一、而餘皆不書、蓋桓簒弑自立、宜其饑饉荐臻、而反獲有年之報、故聖人以非常書之、曰有年者、言其不宜有也、烝嘗所以

事宗廟、桓負大逆、不以義享先君、而區區爲蓍以爲礼、則先君將吐其祀、其何福之有、故獨於桓書烝嘗、蓋爲此也、

狩郎大閲

經書狩三、閲大一、於莊公書公及斉人狩于禚、蓋爲斉人書、於襄公書西狩獲麟、蓋爲獲麟書、唯桓狩于郎、獨譏其狩、蓋桓簒逆不道、不能反身修徳、四年狩郎、六年大閲、徒阻兵安忍、以爲威強而已、故聖人書之以見意、

夌蔑小国

隠元年盟邾于蔑、七年伐邾、至桓八年、復有伐邾之役、及十五年邾人來朝、故十七年始與邾儀父修好、則桓凌蔑於此可見、

莊公

不道有三

魯十二公驕淫不道、莫甚於莊公、攷其行事、其罪之尤者三、忘廉耻而事仇讎、一也、蔑礼教而急婚姻、二也、忽災異而尚奢侈、三也、始桓與夫人如斉、以致彭生之禍、則莊公於斉、義當有不共戴天之讎、固宜嘗膽痛心、強兵力致、内以防閑其母、外以問罪於斉、焚

舟破甑、卷土一戰、以雪父讎、可也、既不能然、乃甘心忍耻、坐視文姜恣桑中之亂、且復委身事斉、連歲奔走、不知莊公之心、其有父乎、其無父乎、以国君而無父、謂之禽獸可也、有父而忘父之讎、是無父也、嗚呼天下安有無父之国、而莊公忍爲此哉、是以春秋所書、元年夫人孫于斉、二年會斉侯于禚、三年溺會斉侯伐衛、夫人如斉者再、而公不禁、反連讎敵之人、以伐兄弟之国、則公之無耻不義甚矣、四年姜氏享斉侯于祝丘、冬公及斉人狩于禚、五年姜氏如斉、冬公會斉人伐衛、六年斉人來帰衛俘、夫姜氏之與斉侯

始享於祝丘、至於如齊師、則其淫亂尤甚於前、莊公之心、亦可醜矣、方且與之出狩、與之伐衛、而又受其俘、是姜氏之醜愈著、而莊公之事齊愈親也、七年姜氏會齊侯于防、冬會于穀、八年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夫市井小人、忘義而忍交讎人者、以利奪也、今莊公收事齊之惡於己、歸降郕之利於齊、是小人之不若矣、唯九年以伐齊納糾、與齊侯戰于乾時、至是始與齊戰、雖魯弱齊強、不免於敗、使莊公即位之初、能本是戰、以靈桓之恥、則師雖不利、君子猶將取之、而莊公之戰、能用之於子糾、又不能用於其父、不

亦左乎、前所謂忘廉恥而事讎敵者此也。如齊納幣、逆女婚姻之礼、春秋之所甚嚴也、齊与魯雖世為婚姻、然莊公父弑母乱、有重讎于齊、雖百世絶之、未為非義、今乃急於結婚、不顧父母之大讎、固已不勝誅矣、而又不待親迎之期、奔走齊境、亂違礼典、其悪不亦甚乎、故二十一年書夫人姜氏薨、二十二年公如齊納幣、夫三年之喪、古今通義、雖閭閻市井、亦不敢廢先王之礼、莊公身為國君、而敗俗亂常、居喪納采、是與禽獸等耳、故二十三年公如齊觀社、又及齊侯遇于穀、冬又會於扈、二十四年遂如齊逆女、原莊公之心、蓋以夫婦重於父母、婚礼急於喪制、今姜氏既終、唯恐齊之我絶也、是以不顧讎而交婚、不終喪而納幣、而又急急於會盟、以求婚於齊、且如齊而逆女、夫親迎雖古有之、然諸侯親迎、當迎於其所館、故有親御授綏之礼、豈有委社稷宗廟、遠啟他國而逆婦者乎、然則經書公如齊逆女者、譏公瀆礼而如齊也、前所謂瀆礼義而急婚姻者此也。城築宮廟、春秋之法、凡城築之妄與宮廟之踰制、必書於冊、不少隱焉者、所以防僭乱、抑奢侈、節財用、重民力也、周室中衰、侈宮室、小寢廟、詩人美之載於斯干、不幸東迁

之後、諸侯僭侈、礼制放壞、宮室與築、競為奢異、而莊公最其甚者、故二十三年書丹桓宮楹、二十四年刻桓宮桷、而是年姜氏入、公使大夫宗婦覿用幣、原莊公之心、蓋欲崇飾宗廟、以夸齊女、將為廟見之美觀、而忘其奢侈之大悪、自後連歲災異、數示警戒、而莊公不恤天変、侈心日滋、是以二十四年秋大水、二十六年又日食、二十八年冬築郿、無麥禾、臧孫辰告糴于齊、二十九年新延廄、秋有蜚、冬城諸及防、三十二年城小穀、夫大水日食矣、而且築郿、無麥禾告糴矣、而且新延廄、有蜚矣、而城諸及防、日又食矣、而三築

臺、不雨矣、而城小穀、是莊公之心、不懼天變、不恤民力、唯城築是務、宜乎春秋書之以甚其惡、前所謂災異而尚奢侈者此也

伐戎

魯自隱桓與戎會盟、至莊公始伐之、夫戎之不可不伐久矣、必其勤修國政、在己無慝、而後能攘却之耳、今莊公驕逸不道、致彫民疲、遂致羣戎醜類得以乘間侵侮、而莊公拱手無計、俟其既去、使往追之、其來既不能禦、則去而追之、何益也、是以十八年書公追戎于濟西、蓋病公之追戎也、追之無及、如二十六年書公伐戎、公至自伐戎、書至者危公之伐戎也、追之伐之皆不能成功、故攘却之功、歸於齊侯、是以三十一年書齊侯來獻戎捷者、所以愧魯也、嗚呼、魯以周公之後、守天子之東藩、土地之廣、人民之衆、非不可以致伐也、而莊公疲弊國政、不能成功、反借力於人、以禦國難、其不同邢衛之滅亡、幸矣、

閔公

遇弑責季子

按左傳、莊公薨、其子繼立者三、般閔僖是也、子般出於孟任、閔公出於叔姜、僖公出於成風、其弟三、慶父叔牙季友、所謂三桓也、始公疾、問後於叔牙、叔牙欲立慶父、季友欲立子般、季友之意、以公黨氏之合、嘗以夫人許之、故公死之後、欲實其言、遂酖叔牙而立子般、及子般即位、慶父爭立、遂賊子般、而季友奔陳、閔公繼立、按杜注云、閔公、莊之庶子、僖公、閔之庶兄、則僖與閔皆庶也、而僖為長、曷不舍閔而立僖、蓋閔公哀姜娣叔姜之子、哀姜叔姜則皆齊女也、故齊人私閔公而立之、非礼也、夫閔公冲幼、初嗣國統、而慶父爭權、魯國多難、故元年公及齊侯盟于落姑、請復季氏于陳、以靖國難、經書季子來歸、冬齊仲孫來、蓋魯借力於齊、欲以除慶父之惡、故仲孫來者、省魯難也、及二年公薨、左氏備載其事、以為慶父弑之、既弑而奔莒、季友乃立僖公、以賂求共仲于莒、莒人歸之、及密而縊、自是魯難始息矣、夫以季友之賢、舉國仰望、然當子般被弑、不以死守、乃避難出奔陳、及閔公既立、盟齊侯以召之、季子始歸、夫公之所以眷眷於季子者、蓋將以除慶父之惡、輔己而安社稷者也、及其來歸、公卒不免於慶父之手、則罪於季子可知矣、或者恕之、以為子般既死、閔公未立、魯國之祚、危如綴旒、使季子不去、則禍并及於季子、死則魯統絕矣、故

季子去之所以存魯也逮其歸魯而慶父暴橫盤結已久未能遽誅遂致閔公之弒原季子之心非不欲殺慶父特勢有所未可耳是不然古之賢者當危疑之時負幼君之托必也忠足以犯難智足以應變勇足以濟功然後可以安國家利社稷而不負其所以今季子始以死奉般閔已弒乃避難奔陳是不忠也魯召而歸不能即誅慶父而捨或其釁是不勇也慶父之惡熖熖於魯雖庸人孺子亦料其必變以季子之賢禍萌而不知變起而不測是不智也夫既無忠以死難勇以赴功智以應變而欲任魯國之托要賢者

之季不亦難乎三傳以經書其字且曰來歸皆見取於聖人殊不知其書來歸者乃外之之辭也嗚呼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唯其人也久矣閔公幼年即位遭值多難國勢委靡所望以扶持者季子一人而已而忠義不立臨難苟免卒使閔公不得死於牖下豈不哀哉

僖公

既不霸諸侯又不能恪守信義以衛中國

魯十二公唯僖最號賢君其終始值齊晉更霸與諸侯從盟會是時強楚畏服中國帖然故侵伐之事罕見於經方小白主霸從盟會者九十元年會檉四年會伐楚五年會首止六年會伐鄭七年會甯毋八年會洮九年會葵丘十三年會鹹十五年會牡丘十六年會淮是也唯二年貫之盟三年陽穀之會經不書公然二會齊霸最盛雖遠國亦來特舉齊宋則公與會可知也是重耳既與一戰敗楚公與會盟者三二十八年踐土溫二十九年翟泉是也夫以僖公之賢守土東藩國可以與霸業尊周室以光周公之烈在位三十三年卒不能率諸侯以圖霸而使其功歸于齊晉豈可謂之賢哉小白既霸公親受盟當固信堅

好無渝附齊之心可也及齊侯既沒十八年宋公連三國伐齊公雖有救齊之美然自是以來與楚交好故二十一年楚來獻捷於是有薄之盟至二十六年齊西侵我公子遂如楚乞師伐齊取穀始附楚而離齊矣二十七年又會楚盟于宋則與楚交好如此之固說者以謂為齊師見侵公當報齊連楚伐齊非公罪也是不然夫楚以荊蠻醜類陵駕中原小白既沒所賴合諸侯以折服之者在曹宋諸君爾今公既不能服之又且忘齊大德援楚之強以報齊役是重可罪也且使魯必於伐齊而求援於人則帥中國之師同

以赴難、將無不可、安可皆華卽夷、以長楚之驕暴哉
及二十八年晉侯奔城濮之戰、又不與意者、德楚之
助、挾兩觀以觀望、楚勝則附楚、晉勝則從晉、幸而晉
侯兵威丕振、大紉楚師、紹霸中國、故踐土翟泉之盟
溫之會、奔走晉命、不敢向楚、嗚呼、賢如僖公、詩人頌
之、猶不免視夷夏強弱以為向背、況其他乎、

伐邾

僖公在位三十三年、加兵於邾者六、元年書敗邾師、
二十一年書公伐邾、二十二年書公伐邾取須句、及
邾人戰于升陘、三十三年書公子遂帥師伐邾、是年

公又伐邾取訾婁、書敗一、書伐二、書伐而取邑者二
及戰者一、夫邾魯附庸之國、朝當于魯、自隱桓以來、
雖間與盟而每被侵伐、然未有如僖之甚者、考桓以
來至僖之時、邾當來朝、則僖之數加侵伐者、意自
恃其賢、故責邾之不朝猶深也、夫以功賢自居則當
帥先諸侯朝覲天子、然後可以責人、爾在位之久、未
嘗一至京師、至若天子以三公來聘、乃遣一大夫報
之、則僖之不君、蓋有甚於邾子者、己則不恭而反傲
然責邾之不服、賢者固如是乎、是以春秋書伐書取
書戰、皆以罪僖公也、經書公如晉朝也、內諱朝、故以
如書之、

不朝王而事齊晉

自隱桓莊閔未嘗事齊晉、至僖十年始書公如齊、及
十五年三十三年書公如齊者凡三、而大夫書如齊
者三、如晉者二、當時小白重耳未嘗遣使聘魯、而魯
數往事之者、蓋以二公主霸威令行乎諸侯、故公及
大夫奉事之禮如此其謹也、說者以為齊晉既霸糾
合諸侯、抑強楚尊王室、而公能附從、以託于名義、有
足嘉者、故春秋書之、是不然、春秋之義、莫大于尊王、
罪莫大於不尊王、致之于經、踐土之盟溫之會雖兩

書公朝於王所、然不能朝於京師、及使天子委身從
之、雖曰朝王、猶不朝也、至三十年天王使宰周公來
聘、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取濟西田、而公子遂復如
晉、夫以天子之尊、屈三公之重、下聘于列國、其禮之
可謂至矣、僖公不能因是以朝王、乃使陪臣報聘、況
仲遂之出、意在適晉、以取濟西之田、又非主於朝王
也、夫天子之聘而已不朝、大夫報聘而禮不專、則公
尊王之心果何在哉、待天子蔑然如此、至於齊晉、則
連車結軌、切切然奉事之不暇、其負文武周公之制
蓋亦甚矣、大抵春秋之世、列國諸侯皆以強凌弱、齊

晉强國則其心事之至於周室凌遲天子微弱刑威既不加于諸侯是以諸侯視之僅若滕薛之君耳可勝嘆哉

書不雨

春秋書不雨三〇莊公三十一年冬不雨僖二年冬十月不雨三年春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文二年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十年十三年皆自正月不雨至於秋七月穀梁云僖公每於首時三書不雨者勤雨也勤雨者有志乎民者也至文公則歷時而不言雨者不憂雨也不憂雨者無志於民也發

微之言不雨一時即書者僖公憂民懼災之甚也文公三時不書悉文公無閔雨之心則春係之以王時向使莊公之年如僖不雨則聖人書之亦當等於公文矣豈復係之以首月哉用是以觀聖人之戒畏天恤民可知

文公

始附晉而易齊終如齊而疎晉

魯君之事齊晉久矣蓋當僖公特齊晉更霸而齊與魯壤地相接世為婚姻尤其親者魯所奉事之禮當不減于晉可也然攷之文公自即位之初數睦晉好比歲奔走而待齊邈然至十四年以叔姬之故交兵於齊始結盟會而事晉頻繁故元年公孫敖會晉侯二年及晉處父盟是年公孫敖又會晉士縠盟三年公始如晉及晉侯盟蓋去年公及陽處父盟嫌大夫與君抗故次年遂如晉改盟而與晉侯盟也夫晉與魯雖強弱不等然皆列國諸侯也今晉以大夫盟可謂輕魯矣公不恥之既越禮與盟而又親往朝晉就盟晉庭則屈身辱國於此為甚其所以事晉者又同一大夫耳及五年公孫敖如晉六年季孫行父如晉冬公子遂如晉會葬八年晉趙盾盟于衡雍十一年

叔仲彭生會郤缺于承匡十三年公如晉衛侯會公于沓公及晉侯盟十五年季孫行父如晉冬又就盟凡此公如晉就盟者二大夫如晉者五大夫會盟者四蓋公自即位以來所以事晉者如此其謹也至於齊則自元年公孫敖一往聘之其後不過納幣逆婦而至齊境至袤好朝聘之禮則茂然不聞逮十四年以叔姬之難單伯始如齊矣攷左氏初子叔姬妃齊昭公生舍叔姬無寵舍無威及昭公卒舍即位公子商人弒舍自立公子遂始告于王請以王命求昭姬于齊冬單伯逆如齊請子叔姬齊人執之又執叔姬欲以

辱曹。至十五年齊人許單伯請而赦之使來致命。故
經書單伯至自齊。又書齊人來歸子叔姬。是年秋齊
人侵我西鄙。季文子告於晉。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
扈。以謀伐齊。齊人賂晉侯。諸侯不克伐。故冬齊人又
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郛。左氏曰齊侯侵我。謂諸侯
不能也。伐曹入其郛。討其來朝也。至十六年季孫行
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左氏以爲公有疾。使
行父請盟。齊侯不肯。曰請俟君間。盖未欲好於魯也。
至是年公子遂及齊侯盟于郪丘。左氏謂公使仲遂
納賂於齊。齊侯許盟。十七年齊侯伐我西鄙。遂公及

齊侯盟于穀。盖自單伯如齊至是四年。魯連歲病齊
之侵。故三請于齊以求盟會。於是齊魯始平矣。故十
七年冬公子遂如齊。十八年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
東季孫行父又如齊。兩年之間僅免彼伐。而魯以齊
故聘問之礼必謝於晉。故自十五年季孫行父而如
晉聘而後不復往晉焉。夫諸侯有朝聘會盟所以講
信脩睦輯寧邦國。則弱小之國動事大邦固所不免
也。今魯公始則附晉而易齊。及齊見伐則好齊而疏
晉。始終反覆。不能自固於未患之前。而見屈於臨難
之際。以苟紓患禍。何使晉復加兵。又將背齊乎。嗚呼。

國君無礼以自困。則納侮於人。固其宜者。此魯之所
弱所以自文公始也。

大夫始僭

春秋以文公以來多變文示義。[illegible]當是時諸侯失政
大夫擅權。盟會侵伐之事。始專於臣下。今攷之經。元
年公孫敖會晉侯于戚。此時專會也。五年又晉處父
盟。此始專盟也。三年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鄭人陳
人衛人伐沈。此始專伐也。八年公子遂會晉趙盾盟
于衡雍。是二大夫專盟。公子遂會雒戎盟于暴。此時
專會戎也。九年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

此大夫專救也。十一年叔彭生會晉郤缺于承匡。此
二大夫專會也。十二年季孫行父師師諸城及鄆。此
內臣始專城邑也。十八年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此
二大夫同如國也。夫自隱公以來内臣嘗出會矣。未
有獨會一國諸侯者。至此元年救會晉侯。所以爲專
會之始也。嘗有兩國盟矣。未有大夫自盟諸侯者。公
及處父盟。所以爲專盟之始也。前此隱元年及宋人
盟。八年公及莒人盟。莊二十三年及齊高傒盟。不過
附見于經。未有若文公之後之盛也。嘗有大夫會伐
矣。然必帥師。亦未有數國大夫會伐者。盖帥師者。伐

雖在於大夫、而命實出於諸侯、至此不稱師、師又會五國大夫、所以為專伐之始也。嘗有大夫盟諸侯矣、未有二大夫自盟者、此年遂與趙盾、所以為二大夫專盟之始也。嘗有公會戎盟矣、未有大夫盟戎者、此言遂盟雒戎、所以為內臣盟戎之始也。嘗書大夫救矣、未有不言帥師者、此遂會諸大夫救鄭、不言帥師者、所以為大夫專救之始也。嘗有大夫與諸侯會矣、未有二大夫自會者、此叔彭生卻缺會于承匡、所以為二大夫專會之始也。嘗有城邑矣、未有大夫帥師自城者、此行父城諸及鄆、所以為內臣城邑之始也。

嘗有內臣如他國矣、未有二大夫同如者、此敖與得臣如齊、所以為二大夫同如他國之始也。嗚呼、東遷之後、始也諸侯僭天子、今也大夫僭諸侯、則名分不正、天道之衰、至此甚矣。陵遲至於湨梁之盟、天下之政盡歸大夫、不復有諸侯可歸、嘆哉。

不修政不愛民不能馭臣

人君之大槩有三、曰修政、曰愛民、曰馭臣。此三者治國之大本也。文公不君、荒墜厥緒、臨政無憂勤之誠、是不能修政也、遇災無惻怛之心、是不能愛民也、御下無威福之柄、是不能馭臣也。是以春秋備書以識之、致夫六年閏月不告朔、猶朝于廟、十六年四不視朔。夫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本在焉、則班朔布政、誠國之典也。文公怠于國政、始以閏月不行告朔之禮、然猶朝于廟、則猶之可也。至于四不視朔、則其廢禮甚矣、豈非不能修政乎。二年自十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十年十三年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穀梁云、歷三時而書者、不憂雨也、不憂雨者、無志於民也。夫一年之間、而三時不雨、孔子直書之、與僖公異辭、則其無勤恤之心可知矣、豈非不能愛民乎。經於文公書大夫會盟侵伐及聘問他國者、三十而公孫

敖六、叔孫得臣五、季孫行父七、公子遂九、叔彭生二、單伯一。夫自隱桓以來、大夫出境、如它國專事者、固有之矣、然未有如文公之時、如他國專事、如是之甚者。按公孫敖七年如莒涖盟、八年如京師、不至而復、遂奔莒、夫敖始以涖盟而如莒、然猶為國事也、至次年如京師、不至而遂奔莒、則是廢君之命、私適他國、其遂恣可知矣。其後季孫行父、公子遂、得臣、彭生、不請公命、專盟專伐、踰國越境、往來自如、而公弗能制、則威福之柄、已陰奪矣、豈非不能馭臣哉。夫魯國之弱、自隱起之、然自僖公猶能增修國政、愛民馭臣、倫見

詩人之頌文公嗣位不能光昭前烈以經其衆之志卒使僖公之業墜地不振惜哉

宣公

好齊事晉

魯自文公十四年以叔姬之難齊晉仇魯故其事齊之禮頗加於晉而宣公有甚者孜其在位公之如齊者五（四年五年九年十年二）會齊侯者一（元年）會伐者一（七年）及齊平國者一（四年平莒及郯）大夫如齊者六（公子遂行父八年公子遂十年歸父行父冬公孫歸父）逆女者一（元年）此公與大夫事齊之始也夫以文公之事齊雖謹於前人然不過聘問會盟以固兩國之好而已未有割先君之地而與齊者也至宣公即位遂以濟西之田求寵於齊（晉齊田自此始也）故經書齊人取濟西田蓋甚齊之強病魯之不當與也至十年齊人歸我濟西田左氏謂齊侯以我服故歸之杜預謂公既朝齊則齊之所以歸田者蓋以魯之服也然當特雖出於魯自爾侵啓齊侵奪之心故汶陽之田復歸于齊至鞌之戰四大夫帥師敗齊乃克取之則魯國之田所以或予或取而不能自固者實自宣公始也雖齊晉皆當時強國而宣所奉事者常

切切於齊至晉則聘問闊略唯十七年斷道之盟與晉同會至十八年公孫歸父一聘而止耳蓋晉雖盟主而齊鄰國也晉霸既衰魯惟懼齊之侵伐其待三國獨加於齊者以紓目前之禍也嗚呼魯之事齊比歲奔走不敢寧處而齊之待魯終宣公不過一聘則其削弱蓋又甚於文公也

不恤災異

昔宋大水公使臧文仲弔之公子御說曰孤實不德天降之災臧文仲謂是宜為君有恤民之心蓋古之賢君遇天之變則恐懼修省約己厚民庶幾感動天心潛消災異使中國之民不至於困斃也魯自莊公之後災異之見惟宣公為多若六年十三年十五年三書螽七年一書旱十五年一書大水十年十五年二書饑十五年一書蝝生是皆病農困民之災也宣公不知修德省災輕賦薄斂以弭天變乃始壞周公之法踰十年之制屢斂而稅作俑於魯重困民力於彫瘵之餘其貪暴無厭蓋亦甚矣幸而稅畝之明年五穀皆熟故春秋以大有年書之蓋喜其上下僅足以少紓民力使公不至於暴斂不然則聚斂之政殆見甚於稅畝者矣公羊傳什一者天下之中制什一

行而頌声作矣宣公変古易常首為許政致使後世藝之作丘甲用田賦紛然並作民不聊生豈非不貲之悪哉

公孫歸父専權奔亡與公孫敖相類

文公怠于国政公孫敖専制會盟故元年會晋侯于戚二年盟諸侯于垂隴自是擅權于魯至八年廢君之命出奔於莒皆文公不能馭之故其放恣如此也宣公継文而立不能鑒前覆轍而自十年以來委政歸父 會于[illegible] 十年[illegible]如斉一[illegible]伐邾十一年[illegible]伐莒十四年十五年會楚子 出會諸侯聘問侵伐得自肆其専恣有甚於敖者是以十八年如晋而還遂奔于斉其廢命出奔之悪大與敖類得非宣公不制之於其始故其貽患至此乎

沈先生春秋比事卷第三

沈先生春秋比事卷之四

魯

成公

事晋背斉

宣公委身事斉遂免侵伐及成公即位元年臧孫許及晋侯盟始背斉即晋斉由是致怨於魯故二年春斉侯伐我北鄙魯始堅晋之好免斉之患故是年因郤克憾斉四卿請于晋師遂連晋衛與斉侯戦于鞌斉師敗績乃遣国佐如師請平盟于袁婁於是以汶陽之田復帰于魯而斉魯之憾平矣然魯挟鞌之戦倚晋之強謂既已敗斉恐斉之釋憾于我也遂結晋愈深奔走聘會略無寧歳故自三年以來公如晋者四 三年四年十年十八年 會盟者五 五年虫牢七年馬陵九年蒲十五年戚十六年沙随十七年柯陵是也 會伐者六 三年十年伐鄭十三年伐秦十六年伐鄭十七年再伐鄭 特會者二 十二年瑣澤十六年沙随 大夫如晋者三 六年嬰斉行父十一年行父 會伐者一 八年僑如伐郯 大夫特會者二 五年僑如會晋荀首十五年嬰斉會士燮會呉于鍾離 盟者二 十六年叉郤犨十八年仲孫蔑會晋侯盟 晋來乞師者四 十三年

郤錡伐秦十六年郤犨會伐鄭十七年荀罃伐鄭十八年士魴襄元年圍宋來聘者二、八年士燮十八年士匄來聘而盟者二、三年荀庚十一年郤犨來蒞者一。九年凡此魯結晉之始終也。齊懲鞌之戰，畏晉之強，故終成之世，無復加兵于魯，且于晉之盟會未嘗不預。魯由是有易齊之心，聘事之禮，闕然不講。唯十年齊人來媵，故十一年僑如如齊，十四年再如齊逆女，而止則其簡齊可知也。然至牢馬陵之盟，晉以齊服五年七年，故八年使韓穿來言于魯，請歸齊汶陽之田。按左氏季文子言于韓穿，以義拒之，故經于齊無取

田之文，則知晉雖來言，而魯不與也。至十六年公會晉侯于沙隨，不見公。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苕丘。按左氏，晉楚以是年戰于鄢陵，公後戰期。魯僑如使告郤犨曰：魯侯待于壞隤以待勝者。郤犨取貨于僑如，而訴公於晉侯，晉侯是以不見公。是年公又會晉侯伐鄭，僑如復譖于郤犨曰：魯季孟謀曰：晉政多門，不可從也。寧事齊楚，蔑從晉矣。請止行父而殺之。晉人遂執季文子于苕丘。公使子叔聲伯請季孫于晉，乃許魯平，赦季孫。於是晉魯之好復如初矣。夫以魯之事晉非不勤，而僑如挾穆姜之淫，欲去季孟，一譖于晉，晉遽聽之，則晉何信僑如之厚而待魯之薄也。大抵成公之時，諸侯失政，大夫擅權，無國不有。僑如亂魯，郤犨專晉，交扇兩國，幾致盟好。魯既衰弱，不能禁一大夫，則屈匠事晉，雖車轍不停，玉帛荐至，安能保其無患哉。

盟楚子蜀

楚夷狄之國，春秋之所甚疾也。自僖公與之交好，雖嘗會盟，然皆合諸侯，未嘗特會也。至成二年，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始獨於楚會。夫中國之君，反會夷狄，固可恥矣。然使文公與楚子同會，猶云可也。今以列

國之尊，而下交夷狄之大夫，其屈中國不亦甚矣。其後襄公、昭公之事，於是往朝于楚，而春秋書之。雖其國勢日微，迫不得已，然自成公啓之也。

襄公

大夫專恣

襄公之時，大夫專恣，夷狄盛強，小國侵陵，凌夷不振。至此爲甚。考之於經，三家子孫，縱橫于諸國之境，侵伐會盟，皆得專之，故自元年以來，始則仲孫蔑五見於經元年會晉又會齊二年兩會晉五年會吳，次則叔孫豹、季孫宿，更與國事。叔孫豹見之於經者凡十

四、二年如宋三年及厲叔偕盟四年如晉六年如晉
四年伐秦十五年城成郛十六年如晉十九年會晉
士匄二十三年救晉二十四年如晉又如京師二十、
七年會盟于宋是也　季孫宿之見經者凡十、六年如
晉七年如衛八年會邢丘九年如晉十二年救台入
鄆十四年會吳于向及會晉于戚十五年城成郛十
九年如晉二十年如宋　又其次則叔老仲孫速仲孫
羯叔弓、合嗣世緒、分秉魯政、而公之如他國與會盟
十無四五、叔老見經者三、十四年會吳于向十六年
會伐許二十年如齊　仲孫速三、二十年盟莒又伐邾仲二十三年卒

孫羯四、二十四年侵齊二十八年如晉二十七年會
城杞 孫弓一、三十年如宋　此大夫專恣可知也

夷狄盛彊

當時晉楚爭鄭、奔走會盟、勞師侵伐、中國諸侯固已
不勝其患矣、柰何強吳復起、欲長中夏、屢合諸侯以
伺憑陵之隙、故五年善道之會、十年柤之會、十四年
向之會、皆起離會之文以爲夷狄之強、雖晉與盟主
亦率諸侯會之、此夷狄之強盛可知也

邾莒來侮

夫邾莒弱國、皆朝事魯者、自隱桓以來、唯邾人伐我
南鄙、一見於經、實文十四年也、至莒則未嘗小有侵
擾、今莒人連歲興師、來寇疆場、而邾亦西嘗、是故
經書莒人伐我者三、八年十年十二年侵我者一、十
四年與莒盟者一、十年邾伐我者三、十五年十七
年夫以魯國之力、固十倍於邾莒、宜其畏服不敢抗
衡、然魯又被二國之伐、莫能捍禦、既不勝邾、則假晉
以執之、十九年執邾又不勝莒、則會盟以求之、二十
年盟向蓋非邾莒之能強也、以魯國之弱、無以勝之
耳、此小國侵侮可知也、夫以襄公在位、內則大夫專
恣、小國侵侮、外則夷狄強勝、亦可謂多故矣、然而享

國久長、不至於危殆者、蓋有晉以倚重也、嗚呼、向使
魯不得晉、則內外交亂、朝不及夕、安能傳嗣於數世哉、

昭公

季平子專權逐公

按左傳二十五年、宋元夫人生子、以妻季平子、叔孫
婼如宋逆之、大夫昔公將勿與、公告樂祁、樂祁曰、與
之、魯君必出、政在季氏三世矣、魯君喪政四公矣三世
文子武子平子　四公宣成襄昭也　無民而能逞其志
者、未之有也、魯君失民矣、焉得逞其志、是公若以
季平子殺皮姑　怨平子、郈昭伯以鬪雞之故、平子

侵其室且責之、郈昭伯亦怨平子、臧氏以平子拘其老、且以衆萬自歸、而以二人梏衷公、故大夫亦怨平子、公若告公爲謀去季氏、公爲告公果公賁、公果公賁使侍人僚柤告公、公伐季氏、平子登臺而請曰、君不察臣之罪、使有司討臣以干戈、臣請待於沂上以察罪、弗許、請囚于費、弗許、請以五乘亡、弗許、司馬鬷戾帥徒以往、逐公徒、孟氏亦伐公徒、公與臧孫謀逐行、此季氏逐君之由也、故經書公孫于齊、次于陽州、言孫者諱公之見逐於臣也、齊侯取鄆之邑以居公、故是年書齊侯取鄆、二十六年公至自齊、居于鄆、是公圍

成、杜預謂成孟氏邑、蓋公至鄆圍成也、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子杞伯盟于鄟陵、左氏曰謀納公也、又至自會、居于鄆、言不成于納公也、至二十七年兩書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以見公屢求於齊、齊卒不克納、故公復居于鄆、齊既不納、公遂往請于晉、故二十八年二十九年兩書公如晉、次于乾侯、言如晉而曰次于乾侯、不與其如齊同文者、言公不能通于晉而待命于乾侯也、杜預曰乾侯晉境內邑、齊晉二國既不知季氏之惡、復昭公之位、故終公之身、不能反魯、卒不免死乾侯、然自昭公之出、始居于鄆、次于乾侯、播越

於外、國已非已之有、而聖人於八年之間、每歲必書公之所在、及其居乾侯也、正月必書公在乾侯、不與季氏之專國也、夫季氏專政、始於宣成之時、逐君之惡雖非驟致、然以千乘之國、不能保一身、則亦自昭然失政有以致之耳、公既不君、自致失國、然自即位以來、奔走齊晉、奉承無缺、則所救援者、實二國之君也、齊侯居公于鄆者三年、公之求晉待命于乾侯者四年、亦非不久也、以晉爲盟主、齊爲強國、土地之廣、兵車之衆、豈不能勝季氏、向使齊晉合諸侯之師、仗義而起、則納公於魯無難者、既不能然、乃徒使人唁之、

二十五年齊野井 二十九年齊高張 三十一年晉荀躒乾侯是也、是齊晉雖有恤公之名、無納公之心、考之經、公自二年至二十三年如晉凡七、惟五年十五年能通于晉、餘則至河而復、至叔弓、季孫宿、叔孫婼、季孫意如前後如晉凡七、往則見納、用是知晉以季氏之專昭公失政、故知有季氏而不知有公也、又按史記晉世家、昭公居乾侯、衛宋請晉納公、季平子私賂范獻子、是以晉不果納、是時六卿罰分公室、晉國蓋弱、則晉之權臣、自專國柄、使晉侯雖有納公之心、亦勢有所不可行也、嗚呼、晉之威勢既不能逞逐始

季氏積怨日深、無後忌憚、卒使昭公之失國、夫以魯
之事晉、奉奉若此、猶不能保公之位、况其平居遇齊
不逮晉十五、又安能責齊之致力哉

定公

紛紛多故

晉自文公主霸、其後厲悼平公維與、當時諸侯間有專
盟會侵伐之事、然大率皆晉主之、則中國猶有所恃
重陵夷、及乎定公之時、外則夷狄交橫、二年楚伐吳、四
年吳敗楚、又入郢、五年越伐吳、十四年越敗吳於檇李
事、內則專臣背叛、十年宋大心、公子地奔陳、公弟辰、仲佗、石彄
石彄奔陳、十一年辰仲佗彄地入于蕭以叛、十三年晉趙
鞅入于晉陽以叛、晉荀寅、士吉射入朝歌以叛、十四
年衛公叔戍來奔、衛趙陽出奔宋、北宮結來奔、衛公
孟彄出奔鄭、而六卿競起、割分晉國、晉方外畏內虞
之職、是以諸侯叛晉、肆為仇讎、十五年間書滅者四
四年蔡滅沈、六年鄭滅許、十四年楚滅頓、十五年楚
滅胡、書盟會盟者八、七年齊盟鄭、八年衛盟鄭、十年
公會齊侯鄭于安甫、十一年叔還如鄭涖盟、十二年
公會齊侯于黃、十四年公會齊衛于牽、秋齊宋會于
洮、書侵伐者十三、六年公侵鄭、七年齊侵衛
齊國伐我西鄙、八年公兩侵齊、齊國夏伐我西鄙、晉
士鞅侵鄭、侵衛、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衛、十年叔
晉趙鞅圍衛、十二年衛公孟彄伐曹、十三年又伐曹
十五年鄭伐宋、紛紛多故、莫甚於此、擾擾國不可望二霸
之盛、求如蕭魚之會、亦不可也、故雖以魯之弱國、亦
侵鄭侵衛、前此所未有者、今屢見於經、蓋自入春秋
以來中國交亂於此為甚矣、嗟呼、以五霸望三王國
不免於罪人、以定哀之間望二霸、則其功被一時、不
亦卓乎、

陪臣叛逆盜寶器竊城邑

按五年、左氏陽虎囚季桓子、盟于稷門之內、六年、又
盟公及三桓于周社、盟國人于亳社、七年、齊人歸鄆、
陽關、陽虎居之以為政、八年、季寤、公鉏極、公山不狃
皆不得志於季氏、叔孫輒無寵於叔孫氏、叔仲志不
得志於魯、故五人因陽虎、欲去三桓、以季寤更季氏
以叔孫輒更叔孫、己更孟氏、將享季氏於蒲圃
而殺之、公斂處父告孟孫曰、季孫戒都車何故、孟孫
曰吾弗聞、處父曰然則亂也、亂必及子、先備諸、遂與
孟孫為期、設兵以備難、欲以兵殺孟氏、陽虎季氏將如蒲圃、桓子
道適孟氏、陽虎劫公與武叔以伐孟氏、公斂處父與

陽氏戰陽氏戰敗說甲如公宮取寶玉大弓以出入于讙陽關以叛九年陽虎歸寶玉大弓魯伐陽關討之虎奔齊請師以伐魯齊侯將許之鮑文子諫乃止齊侯執陽虎囚諸西鄙虎逸奔晉適趙氏此陽虎在定公時亂魯之實也又按左氏定十年叔孫成子欲立武叔公若藐固諫不聽立之公南爲馬正使公若爲郈宰武叔使郈馬正侯犯殺公若弗能武叔之圉人殺之侯犯以郈叛武叔懿子圍郈弗克秋二子及齊侯使圍郈弗克郈工師駟赤僞謂侯犯曰子盍求事於齊以臨民不然將叛侯犯從之齊侯至赤宣言

於郈中曰侯犯將以郈易于齊齊人將遷郈民衆兇懼侯犯請行郈人許之犯遂奔齊十二年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墮郈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率費人以襲魯公與三子入于季氏之宮仲尼命申須句樂頎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不狃輒奔齊遂墮費將墮成公斂處父謂孟孫墮成齊人必至于北門且成孟氏保障也無成是無孟氏也子僞不知我將弗墮冬公圍成弗克此定公時魯墮三都之實也夫國以寶器爲重城邑爲國皆國君之所當守今借亂之臣得以刼其重器據其地

邑是無國也然當定公之時魯國衰微至此爲極則陪臣作亂宜非公所能制蓋其禍出於昭公失政季氏專權馴致逐君之惡當時魯國知有季氏不知有昭公是以陪臣襲其叛逆之迹盜器以出專邑自強無復顧憚而三桓縮手受制惴惴畏慄歃盟囚辱反下同於奴隸所賴孔子之聖仲由之勇僅能逐之故魯稱不至於遷亡其亦幸歟

哀公

伐邾會吳

嗚呼甚矣哀公之不君也繼昭定之昏寶器既去而

復得強邑既失而僅存陵遲廢壞至此極矣公既不能振興魯國則區區保守封域僅免於難可也曾不是懼且勤師外討慿陵小國務爲吞并抑何昏庸如耶夫元年仲孫何忌伐邾二年三卿復伐之取漷東田及沂西田左氏謂邾人以二田賂魯故州仇何及邾子盟于句繹魯既得田而結盟亦可已矣然三年州仇何忌又帥師圍邾六年何忌又帥師伐邾七年公親伐之且入邾而以邾子益來至八年吳爲邾故將伐魯齊亦如吳請師欲伐我乃始歸邾子益于邾則其貪暴之心前所未有也夫公之伐邾若此其

甚則至于吳則切切奉事之不暇六年叔還會吳于柤七年公會吳于鄫至八年吳以邾故加兵伐我而公之事吳尤加於前故十年公會吳伐齊十一年又會吳伐齊十二年會于橐皋十三年會于黃池蓋當時諸侯之國其強盛可恃者莫加於吳故魯是事之如是其謹也意魯以周公之後守土東藩而屈以事人莫適為主方晉主盟則背齊而事晉及齊見伐則舍晉以求齊齊晉既衰則又轉而歸吳矣夫以中國諸侯而卑事夷狄魯不知恥尚欲挾強陵弱以規目前之利若哀公者其何以為國哉昔楚囊瓦城郢沈

尹戍曰子常必亡郢苟不能衛城無益也諸侯謹其四境結其四援民狎其野三務成功民無內憂而又無外懼國焉用城今吳是懼而城於郢守已小矣能無亡乎然則國家之衰以城為固其興也以德為固疲民以城邑可以紓目前之患非保國家之長策也哀公當昭定衰陵之餘不務修德以強其國而唯城築是務故三年城啓陽四年城西郛五年城毗六年城邾瑕比歲勞民以虣無恩殊不知亟城弗處民罷弗堪吾恐魯國之憂不在諸侯而在蕭牆之內也悲夫

魯大夫 自襄後見經者唯三家及叔肸之後耳更無它族

魯大夫書於經者四十七人其間不稱族者五人無駭翬挾柔溺陸淳云疾溺專命故去氏是也先儒謂皆大夫之未命者唯翬於桓三年稱公子則至是時始命以族故也按經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若公子益師公子彄公子結公子買公子偃公子遂公子慭皆群公之子也若公孫敖公孫茲之類皆群公子之子也益師 孝公子字眾父 公子結公子買公子偃 宣公之子 公子慭皆無子孫見者翬柔溺世緒亦不可考今採其族類前後可見者別言之。

無駭公子展孫字子隱八年公命為展氏至僖十五年經書震夷伯之廟杜預謂夷伯展氏之祖父則知無駭之先也。公子彄孝公之子左氏以謂臧僖伯其後則有臧孫辰 臧孫文仲 臧孫許 辰子宣叔 臧孫紇 宣叔子武仲。公子遂左氏以謂東門襄仲 莊公子 其子曰公孫歸父 子家 於宣十八年自晉奔齊後其繼遂之嗣曰仲嬰齊 歸父弟 叔肸 惠伯 宣公之子也其子曰公孫嬰齊 子叔聲伯亦曰子叔嬰齊 嬰齊之子曰叔老叔老其子曰叔弓叔弓曰叔輒叔輒叔伯 叔伯 之子叔鞅 叔弓之子 叔詣叔鞅之子也 季子其魯

孫曰叔還（成子）。若夫慶父（共仲）、叔牙（僖叔）、季友（成季）友子則皆桓公之子也。三人在莊公皆為卿，其後三家共秉國之政，所謂三桓子孫是也。慶父之子曰公孫敖，左云孟穆伯，敖之孫曰仲孫蔑（孟獻子），蔑之子曰仲孫速（莊子），速之子曰仲孫羯（孟孫伯），羯之子曰仲孫貜（孟僖子），貜之子仲孫何忌（孟懿子），此慶父之族也。○叔牙之子曰公孫茲（叔孫戴伯），茲之孫曰叔彭生（叔仲惠伯），茲之子曰叔孫得臣（莊叔），得臣之子曰僑如（宣伯），僑如之弟叔孫豹（穆叔叔孫穆子），豹之庶子曰叔孫婼（叔孫昭子），婼之子曰叔孫不敢（成子），不敢之

子曰叔孫州仇（武叔），此叔牙之族也。○季友之孫曰季孫行父（文子），攷文子之子曰季孫宿（武子），宿之子曰季孫紇（悼子），紇之子曰季孫如意（平子），意如之子曰季孫斯（桓子），此季友之族也。凡此皆魯之世卿族類見於經之大畧也。今攷其行事，係於政者，請原其終始。○隱之大夫曰公子益師、公子彄、無駭、翬、挾，五人，益師、彄、挾以卒見，無駭、翬以事見，夫以無駭、翬、挾非卿，故不稱族，則不當登於冊書，亦不當以恩錄其卒。蓋古者諸侯之卿，皆受命於天子，春秋之時，諸侯自命之而已，賜族者則書族，未賜則書名，無駭、翬、挾

亦卿也，以未賜族，故特書其名，以明非世卿也。且周室既東，禮樂征伐之柄專於諸侯，故盟會侵伐自出其意。今隱公在位，凡盟會雖親莅之，而侵伐多付於臣，故二年無駭入極，四年翬帥師會宋陳蔡衛伐鄭，十年又會齊鄭伐宋，夫入國重事也，而以卿行，是見隱公弱於主威而輕威于臣也。按左氏伐鄭之役，公不出師，翬固請而行，故不書族，疾之也。夫征伐國之大事，而不由君命以出，是隱不能制其臣，而長羽父之專恣也。至十年伐宋之師，又不待公命，貪會二國，故亦去氏以貶之。使翬專恣如此，故隱公卒隕翬手，

不獲令終，誠隱不善遏之之過也。○桓公之大夫曰公子翬、柔二人，公子翬以三年如齊逆女，柔以十一年會宋陳蔡盟于折。夫逆女親迎之禮也，而使大夫逆之；盟諸侯所以結信而衛社稷也，而使大夫會之，則其失禮損威也甚矣。○莊公之大夫曰公子慶父、溺、公子結、公子友、臧孫辰、公子牙，慶父、友、牙則桓之三公子也。公子牙事不見經，慶父二年伐於餘丘，三十二年如齊，友以二十五年如陳，二十七年如陳，葬原仲。三家之禍已萌於此矣。蓋莊公以兄弟之愛使三弟共執魯政，逮其卒也，三家各爭所立，更三君

歷數年禍始定其末世子孫終為魯患蓋基禍於莊
公也溺以三年會齊師伐衛左氏謂疾其專命故去
氏公子結以十九年媵陳人之婦于鄄與齊宋盟結
乃矯命專盟書遂以惡之君曰結之盟出於安國家
利社稷可以專之到是年冬齊宋陳加兵於魯豈所
以安國家利社稷哉夫溺專伐結專盟皆弗之禁是
是莊失君之柄也然莊公內不能防閑其母其餘制
臣之專乎唯二十八年臧孫辰告糴于齊雖天災流
行國家故有而公之為國不能預畜以待飢是亦莊
公之罪也。至閔公在位不久大夫罕見唯元年書

季子來歸二年書慶父奔莒當是時國難未已故或
歸或奔自作弗靖莫能制之。逮僖公即位禍難始
夷其大夫則有公子友公孫茲公孫敖公子遂公子
買五人友之見經者五元年敗莒師三年如齊涖盟
七年十三年如齊十六年始卒茲之見經者三四年
侵陳五年如牟十六年卒敖之見經一十五年救徐
遂之見經者六二十六年如楚乞師二十七年入杞
二十八年如齊三十年如京師如晉三十一年如晉
三十三年伐邾買之見經者一二十八年伐衛衛不卒
戍刺之當時更二霸主盟中夏故事多主於齊晉其

間唯敗莒如牟如楚乞師入杞伐邾乃專為國事
然大抵不過奉君師旅及從盟主之命救伐諸侯聘
事霸主交好小國無他專僭之事則僖公御得其道
故也。文公繼袮其大夫曰公孫敖公子遂叔孫得臣
季孫行父叔彭生五人敖之見經者八元年會晉侯
冬如齊二年會陳宋陳鄭晉盟五年如晉七年如莒
涖盟八年如京師不至奔莒十四年卒于齊十五年
齊以喪歸遂之見經者九二年如齊納幣六年如晉
會葬襄公八年會晉趙盾盟于衡雍又會雒戎盟于
暴九年會晉宋衛許救鄭十一年如宋十六年及齊

侯盟郪丘十七年十八年兩如齊得臣之見經者五
元年如京師三年會晉宋陳衛鄭伐沈九年如京師
葬襄王十一年敗狄于鹹十八年如齊行父之見經
者七六年如陳秋又如晉十二年城諸及鄆十五年
如晉秋又如晉十六年會齊侯陽穀十八年如齊謁
生之見經者二十一年會晉郤缺于承匡十四年伐
邾大文公怠忽荒政不能紹箕裘之業凡會盟侵伐
聘好列國皆委諸臣故其在位十八年見於經者
無幾用見權奪於臣而不能自制其威福也是以聖
人多變文以示譏在文公例自隱至僖國之紀綱猶

正於君、自文以後則紀綱廢弛、浸以衰弱、蓋至此而一變矣。○立宣公之朝者凡五大夫、公子遂見經者四、元年如齊逆女、要又如齊、八年如齊至黃乃復、卒已有事於太廟、仲遂卒于垂是也。叔孫得臣見經者一、五年書卒是也。季孫行父見經者二、元年十年如齊是也。仲孫蔑見經者二、九年如京師、十五年會齊高固于無婁是也。公孫歸父見經者八、十年如齊葬惠公、秋帥師伐邾取繹、冬又如齊、十一年會齊人伐莒、十四年會齊侯于穀、十五年會楚子于宋、十八年如晉、冬還自晉、至笙奔齊是也。夫宣公居位之年、與文公

等、事屬於臣者、鮮於文公之半、豈其懲文公之過、知稍正其維綱乎。唯是十年以來、委政於歸父、故終十八年、公卒書經、而歸父預國事者特多。逮公方沒、歸父即自晉奔齊、此亦專任之過也。○成公繼宣之緒、其大夫七人、季孫行父見經者六、二年連三卿帥師會晉郤克衛曹、又齊侯戰于鞌、六年如晉、九年如宋致女、十一年如晉、十六年晉人執之舍于苕丘、冬又晉郤犨盟于扈是也。仲孫蔑見經者三、五年如宋、六年又僑如侵宋、十八年會晉侯宋公衛邾齊崔杼同盟虛打是也。臧孫許一見於經、四年書卒是

也。仲孫蔑六見於經、元年會八國圍宋彭城、又會四國次于鄫、二年會五國于戚、冬會九國于戚城虎牢、五年會吳于善道、十九年書卒是也。叔孫豹見經者十四、二年如宋、三年及諸侯之大夫盟、四年五年如晉、六年如邾、十四年會十二國伐秦、十五年城成郛、十六年如晉、十九年會晉士匄于柯、二十三年救晉、二十四年如晉、冬如京師、二十七年會八國于宋、秋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是也。季孫宿見經者十、六年如晉、七年如衛、八年會晉侯鄭伯齊宋衛邾人于邢丘、九年如晉、十二年救台入鄆、十四年會晉士匄十

二國會吳于向、冬又會六國于戚、十五年城成郛、十九年如晉、二十年如宋是也。叔老見經者四、十四年會十二國會吳于向、十六年伐許、二十年如齊、二十二年書卒是也。仲孫速見經者三、二十三年卒是也。仲孫羯見經者五、二十四年侵齊、二十八年如晉、二十九年會十國城杞、冬又如晉、三十一年書卒是也。叔弓見經者一、三十年如宋葬共姬是也。夫襄公之時、三家浸盛、盟會侵伐之舉、專其任、行父以五年卒、則宿以六年繼其政、蔑以十九年卒、則速以二十年繼其政、速以二十三年卒、則羯以二十四年繼其

政、至羈則偪政尤久、其事梏詳、雖叔老叔弓間見於經、然權非所專、故其事亦畧、紇以出奔書、初未嘗獲與國事、則知當時之權、分居三家可知矣○昭公在位三十二年、其大夫十人、叔孫豹見經者二、元年會十国大夫于虢、四年書卒是也、季孫宿見經者三、二年六年如晉、七年書卒是也、叔弓見經者十九、元年疆鄆田、二年如晉、三年如滕、五年敗莒師于蚡泉、六年會楚子、八年如晉會陳、十年同意如仲孫貜伐莒、十一年如宋葬宋平公、十三年帥師圍費、十五年書卒是也、叔孫婼一見經者七、七年如齊涖盟、十年如晉葬晉平公、二十

三年如晉、晉執之、二十四年婼至自晉、二十五年如宋、冬十月戊辰書卒是也、仲孫貜見經者四、九年如齊、十年同意如叔弓帥師伐莒、十一年盟邾子于祲祥、二十四年書卒是也、季孫意如見經者六、十年伐莒、十一年會七国于厥慭、十三年晉人執以歸、十四年至自晉、十六年如晉、三十一年會晉荀躒于適歷是也、叔輒見經者一、二十一年書卒是也、叔鞅見經者二、二十二年如京師、二十三年書卒是也、叔詣見經者二、二十五年會九国大夫于黄父、二十九年書卒是也、仲孫何忌見經者一、三十二年會十国城成

周是也、夫自襄至昭、三家日強、昭公不君而逐季氏而弗克、反見逐於季氏、次于陽州者一年、居于鄆者四年、在乾侯者三年、卒隕于乾侯、不能使国諸侯、不能討国人、不能誅、蓋權在其手、而得以自恣故也、況滔滔天下之卿、不知其幾、季氏既為故常、恬莫之恤、故使僭叛之徒、得逞其姦心而不顧焉○定公纔世、其大夫六人、季孫意如一見於經、五年書卒是也、仲孫何忌七見於經、三年盟邾子于拔、六年同季孫斯如晉、冬又圍鄆、八年又同斯帥師侵衛、十年同州仇帥師墮郈、秋又圍郈、十二年同季孫墮費是也、叔孫

不敢一見於經、五年書卒是也、季孫斯四見於經、六年同何忌如晉、冬又及何忌圍鄆、八年又及何忌侵衛、十二年又及圍費是也、叔孫州仇四見于經、十年及何忌圍郈、秋又圍郈、冬又如齊、十二年帥師墮郈是也、叔還一見於經、十一年如鄭涖盟是也、夫定公之時、非特三家之強盛、專制魯国、而陪臣陽虎之流、又出而乘三家之後、至相劫制、日趨乱亡、故經於八年書竊盜寶玉大弓、国之重器、而盜得竊之、見陪臣之僭叛也、故經於定公書圍郈、圍鄆、墮費、墮郈、皆以陪臣強暴劫制三家、是以墮其強邑、以抑其勢也、且叔

弓在昭公時，常主國事，子孫亦屢繼其政，至定哀之際，唯三家秉權，叔弓之後殊罕見經矣。用知魯之季世，其權專在三家，猶六卿之於晉也。○哀公乘紇之末，大夫見經者四人，仲孫何忌五見於經：元年伐邾，二年同州仇及邾子盟于句繹，三年同州仇圍邾，六年成邾是也。季孫斯三見于經：二年同州仇何忌伐邾，三年及州仇城啓陽，秋書卒是也。叔孫州仇四見于經：二年同季孫斯仲孫何忌伐邾取田，又及邾子盟于句繹，三年同季孫斯城啓陽，冬又同何忌圍邾是也。叔還二見于經：五年如齊，六年會吳子柤是也。

天三家名氏多連書于經，自哀七年以後至于獲麟，則名氏絕不見矣。蓋三家至此日微，故有事則協力以相濟扶持目前，苟安之計耳。逮其盡也，雖欲協力以張國事，且不可得。此三家名氏自哀七年以來所以寂無聞也。嗚呼！春秋一經，更二百四十二年，歷十二公，諸侯僭天子，自隱公始；大夫專國政，自文公始；三家之盛，則始於襄；陪臣之強，則始於定。皆反獲相制，以從危亡。雖以孔子之聖，道不行於時，君徒齎寃於筆削，以律萬世而已。可重嘆哉。

沈先生春秋比事卷第四

沈先生春秋比事卷第五

晉

世家

按史記世家，成王封弟叔虞於唐，在河汾之東，唐叔子燮為晉侯，至穆公凡七世，穆侯伐條，生太子曰仇；伐千畝有功，生少子曰成師。穆侯卒，仇立，是為文侯。文侯十年，周東徙，三十五年卒，子昭侯立，昭侯封文侯弟成師於曲沃，曲沃邑大於翼，翼，晉都也。成師封曲沃，號桓叔，潘父弒昭侯，迎桓叔，晉人攻之，桓叔敗，還曲沃，晉立昭侯子孝侯。桓叔卒，子鱓為曲沃莊伯，

弒孝侯于翼，晉復立孝侯子鄂侯。鄂侯二年，魯隱初立。鄂侯六年卒，子哀侯立。哀侯二年，莊伯卒，子稱立，為曲沃武公。哀侯九年，武公伐晉，虜哀侯，弒之。晉立哀侯弟緡。二十八年，齊小白始霸，武公伐晉，滅之，周釐王命武公為晉侯，列為諸侯，盡并晉地而有之，更號晉武公，始都晉國。武公伐晉二年卒，子獻公立。十八年，晉始見春秋，實僖公二年也。凡此蓋晉之始封，自唐叔在春秋前世系，自入春秋始獻公，終定公，傳祚十二君，合一百七十七年。今攷其行事見於經者，次第論之。

獻公 名詭諸莊十九年立僖九年卒

按史記莊十九年、獻公立、在位二十六年、至僖二年始以滅夏陽見經、前此未有聞者、蓋獻公之初、晉祚始定、齊方主霸、未敢與中國抗衡、故獨守一國、未嘗有侵伐之事、亦不與霸者會盟、是以終獻公之世、不過加兵於虞虢而已、然獻公之為君、驕淫暴虐、惑驪姬、殺二伍寵奚齊、內則賊世子之親、外則殘兄弟之國、故見於經者、无一善可錄、而累遭筆削之誅焉、按經僖二年虞師晉師滅下陽、左氏謂晉以璧乘假道於虞以伐虢、虞公許之、且請先伐虢、晉會虞師滅夏陽、先書虞、賄故也、五年書晉人執虞公、左氏謂晉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圍上陽、冬滅虢、師還、館於虞、遂襲虞、滅之、執虞公、而脩虞祀、書晉人執虞公者、罪虞、且言易也、夫虞虢皆同姓之國、而晉滅之、其惡固可知矣、然滅夏陽先書虞師者、虞貪晉之賄、而假以道、且請先伐之、則虞為首兵、故先言之、左氏之說然矣、至執虞公稱晉人、則深罪晉侯者也、蓋諸侯之義、不得專執、執得其罪者、其惡小、故或稱爵、執非其罪者、其惡大、故特稱人、今晉侯既專執、又詐虞公以假道襲而執之、其惡尤甚、故稱晉人、左氏所謂罪虞且言易者非也、五年、晉侯殺其世子申生、稱晉侯、稱殺者、罪晉侯也、稱世子申生者、明無罪也、蓋鄭克段于鄢、譏鄭似以兄逐弟也、晉侯殺其世子申生、譏晉假以父殺子也、鄭伯不兄、晉侯不父、皆有罪也、然克段不稱弟者、以段之不弟也、殺申生稱世子、以申生之無惡也、言世子之無惡、所以重晉侯之罪也、猶曰以父之親而殺其繼世之子也、嗚呼、獻公以驪姬之愛、殺世子申生、立奚齊、及其死也、里克丕鄭乃因三公子申生重耳夷吾之徒以作亂、卒使奚齊卓子荀息見害於里克、而里克丕鄭又見殺於夷吾、是以春秋書曰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言君之子、奚齊未立也、又曰晉里克弒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稱君者、卓已立也、殺里克丕鄭皆稱晉者、君殺之也、稱大夫名者、其罪當殺也、嗟呼、春秋之義、莫大於同姓、而獻公滅之、莫重於世子、而獻公殺之、卒使骨肉卿佐相繼殂隕、殘暴不仁、未有若此、其流緣遠亦幸扎

惠公 晉與秦仇好

晉獻公以女配秦穆公、則秦晉婚舊之国也、而惠公始立、秦晉遂交戰于韓、惠公見獲於秦、何其棄姻好、事兵戎如是之遽耶、按左傳、初秦納惠公、惠公入秦、

穆姬屬賈君焉、且曰盡納群公子、晉侯烝於賈君、又
不納群公子、賂秦伯以河外列城、旣而不與、秦輸晉
粟、晉閉秦糴、故秦伯伐晉、則韓之戰、直在於秦、而曲
在晉也、又晉請於秦、許晉平而歸惠公、惠公卒、懷公
立、重耳奔秦、秦伯納之、文公用霸、則秦之德晉深矣、
文公圖伯中原、秦伯率先請諸侯、佐佑其績、是以城
濮之戰、溫之會、翟泉之盟、圍許伐鄭、皆與晉戮力一
心、莫有攜貳、是文穆公有大惠於晉也、文公卽世、襄
公踐祚、秦伯聞晉之喪、圍鄭之滑、取怨於晉、於是有
殽之師、蓋鄭晉之與國也、當文公將薨、晉連兵服鄭

及文公沒、秦先背晉、以圍鄭不克而入滑、是以晉牽
姜戎敗秦于殽、爲晉之說曰、我文公主霸、於秦尤親、
盟伐同之、用圖將好、今君雖終、言猶在耳、而秦伯不
哀吾喪、伐吾同姓、憑陵諸國、與晉爭霸、蔑視我君、敗
我盟好、則殽之戰、秦實致之也、爲秦之說曰、驪姬起
難、惠文出奔、吾旣納惠公、定晉之嗣、惠公背好、交兵
于韓、吾念穆姬之親、旣獲而釋之、惠公不祿、復納重
耳、是用主霸中原、大與晉國、今襄公忘我大德、儕我
小怨、遽興戎伐、覆我師旅、則殽之戰、實晉之罪也、秦
晉兩君各挾私怨、由是累世之好、一旦棄絕而日尋

干戈、以相攻討、終於悖平、不復盟好之事矣、故自殽
師以來、秦晉戰者三、秦伐晉者七、晉伐秦者五、請按
經傳而論之、文二年、書晉侯襄公及秦師戰于
彭衙、秦師敗績、左氏謂秦孟明報殽之役也、
○七年、晉人靈公及秦人康公戰于令狐、按左氏、初
公子雍奔秦、及襄公卒、秦康公欲立之、乃納子雍于
晉、是時晉太子靈公也、趙宣子患穆嬴之泣、乃立靈
公而拒秦、遂敗秦師於令狐、夫彭衙之戰、雖秦報怨
于晉、然令狐之役、據左氏以折衷之、則晉直而秦曲
也、○十二年、晉人秦人戰于河曲、左氏謂秦爲令狐

之役、故秦伯伐晉、秦懼晉而夜遁、復侵晉、入瑕、凡此
秦晉之三戰也、○文二年、晉連宋陳鄭伐秦、三年、秦
人伐晉、左氏謂晉報彭衙之役、秦濟河焚舟、取晉地
王官及郊、封殽尸而還、遂霸西戎、此秦晉之交伐一
也、○文四年、晉侯伐秦、左氏謂圍邧新城、以報王官
之役、十年、秦伐晉、左氏謂是年春、晉人伐秦、取少梁、
經不書、夏、秦師伐晉、取北徵、以報少梁之役、此秦晉
之交伐二也、○宣二年、秦師伐晉、左氏謂元年、晉欲
求成於秦、趙穿曰、崇秦與國、我侵崇、秦必救之、吾以
求成焉、冬、趙穿侵崇、秦弗與晉成、故二年伐晉、以報

崇之役也。八年晉師白狄伐秦。左氏謂六年赤狄伐晉。八年晉及狄平。遂會晉伐秦。此秦晉之交伐三也。宣十五年。秦人伐晉。秦穆公 左氏謂秦師次于輔氏。晉魏顆敗之。獲秦力人杜回。成九年。秦人白狄伐晉。左氏謂諸侯貳晉故也。夫晉以秦兩見伐。故十三年。晉師齊魯宋衛鄭曹邾滕大與兵以伐之。左氏謂秦桓公既與晉厲公為令狐之盟。經不書 而又召狄與楚欲通道以伐晉。諸侯是以睦於晉。蓋當時厲公主盟。故能糾率諸侯同報秦怨。此秦晉之交伐四也。○襄十年。晉師伐秦。景公 左氏謂九年秦景公乞師于

楚。將以伐晉。楚子出師以為秦援。秦人侵晉。晉饑弗能報。經不書 十年。晉荀罃伐秦。報其侵也。十一年。秦人伐晉。左氏謂是年晉侯會諸侯伐鄭。秦庶長鮑伐晉以救鄭。秦晉戰于櫟。晉敗。晉人以秦見伐。故十四年叔孫豹會晉荀偃齊宋衛鄭曹莒邾滕薛杞小邾諸大夫從大與兵以伐之。左氏謂報櫟之役。此秦晉之交伐五也。○自後訖春秋。晉無戰伐之事。蓋晉合諸侯大舉伐秦。秦畏晉之强。是以不敢犯晉。則晉亦弭兵於秦。至昭元年。秦景公弟鍼有寵而富。或譖之恐誅。遂奔晉。秦伯之弟鍼出奔晉是也。景公卒。哀公

立。鍼遂歸秦。夫秦欲誅鍼而鍼亡於晉。使秦不畏晉。則必伐晉矣。然而自鍼出奔前後無秦晉交伐之文。是以知秦之畏晉也。○昭十六年。楚平王立。求女於秦。秦哀公以女妻太子建。平王取之。遂與楚交好。而晉公室卑。六卿强。故秦晉又不相攻。蓋當是時。晉国既弱。秦多附楚。楚方患吳之强。比歲侵伐。爭主夏盟。中国之所以交兵者。惟吳楚而已。故秦晉有侵陵之意。懼吳楚之乘其隙。亦所不敢也。○雖然經書秦晉戰伐之文三出。晉侯爵。至秦則未嘗書曰秦伯。而文十年狄秦伐晉者。說者謂晉中国也。秦夷狄也。以中

國待晉。故雖惡晉而猶書爵。貶也。至貶秦之惡。則待以夷狄之禮。故特書秦而不稱其爵。然秦晉自殽之役。結怨甲兵。價報不已。故彭衙之戰。猶書晉侯秦師。至令狐之役。則疾之為甚。遂貶稱人。然猶書及以為别異之文也。至十二年河曲之戰。則二国之讎既易世矣。而秦康晉靈尚尋舊怨。殘民以逞。其惡尤甚。故孔子於此不書及焉。蓋惡其迭起。賞報互興師徒。一貶之也。嗚呼。秦晉匹国。且有相舊之好。宜其玉帛相加。不替於終始也。而自文公沒。兩国結怨。交兵攻討。曾無夙昔之歡。是豈先王睦四隣之意乎。春秋屢貶

而深識之非溢惡也

晉襄公

名驩僖三十三年立文六年卒

襄公在位七年伐国者四秦不与僖三十三年書晉人帥陳鄭伐許左云討其貳於楚也文元年書晉侯伐衛左云討其不朝於文公也三年書晉人合六国大夫伐沈沈潰左氏以其服於楚也是年楚人圍江陽處父伐楚以救江左云門于方城遇息公子朱而還蓋楚聞晉起師而圍江解故晉還也夫文公之霸諸侯患從惟衛侯許男不與盟會文公嘗執衛侯且

合諸侯圍許而城濮之戰又羣大夫楚矣又襄公繼立有紹霸之志故始伐許次伐衛次伐沈及楚圍江則帥師以救之蓋患楚之強暴畏諸侯之從楚故伐其與国解其圍師皆所以折楚之驕塞也夫當文公戰楚伐衛之時聲威所加孰敢抗晉今襄公親帥師伐衛而衛敢報伐雖伐沈伐許示畏於楚而圍江之師楚始見經則襄公之威力殆替於文公矣况處父救江不亟赴其難乃先伐楚欲其引兵自救而江圍解非救患之師也是故明年楚人滅江又明年滅六蓼使楚復肆侵暴豈非襄公之罪哉

晉與戎狄仇好終始

按僖十八年邢人連狄伐衛二十五年衛侯燬滅邢蓋燬雖有滅邢之惡然邢連狄以伐衛是自滅之也晉自襄公始與戎狄同兵以伐中国其後或假狄師或會狄人或滅之敗之伐之執之與戎狄交乱雖晉之強不至於敗亡而蹈邢之失則一也故僖三十三年襄公及姜戎敗秦師于殽宣元年成公師白狄伐秦此連兵以伐中国二也宣十一年景公會狄于攢函此會狄一也僖三十三年襄公敗狄于箕成十二年厲公敗狄于交剛昭元年敗狄于大鹵此敗狄三也

宣十五年景公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十六年景公滅赤狄甲氏及留吁昭十七年頃公滅陸渾之戎此滅戎狄三也成三年景公伐廧咎如此伐戎一也哀四年定公執戎蠻子赤歸于楚此執戎一也夫戎狄不可與共功也久矣以晉之大国雄長諸侯莫不聽命襄公雖為秦仇率中国諸侯以伐之當無不可而借力於豺狼無厭之人為一時之勝遂使後世子孫緣襲其悪或與同好則連兵以伐之或乘其弱則伐之滅之無所不至皆非中国禦戎之道也先儒謂戎狄乱華黜之可也滅之則甚矣夫先王盛時中

國強足以制禦四夷閒有侵擾者不過疆場之害而已如是則驅之逐之不盡誅伐可也若夫春秋季世王道衰微夷狄暴横雜處華夏不勝其害非懲艾剪滅禽獮而草薙之則蠻戎醜類愈肆暴驕中國之患無時而息矣然而先儒之論可施於三代全盛之時不可用於春秋也雖欲攘戎狄救中國霸者之美功也觀晉國諸君滅戎敗狄不過利其土地逞其威强而已安能攘驅拯救紹文公之烈乎若夫晉平公時執戎蠻子亦歸于楚則其惡尤甚按左氏楚人圍蠻氏蠻子奔晉陰地楚使告于晉趙孟孟曰晉國未

寧安能惡楚遂執而歸之夫楚亦夷狄也今執夷狄以與夷狄是長其殘暴也噫晉國之衰何其甚耶

靈公

名夷皐文七年立靈二年趙盾弑之

靈公盟者三會者一救國二侵伐六文七年經書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左云晉侯立故也公後至故不書所會先儒以謂文公怠政事多廢緩既約晉盟而後後至故書往會而隱其不及不序諸侯以見其不在故明年公子遂再與晉盟夫經既書公會書盟則不應公不在會此說非也蓋靈公初立禮當覲與諸侯盟會以講信修睦靈公不明不自如會乃遣大夫以往自是以後終靈之世盟會侵伐皆出於大夫聖人疾其專恣而深惡晉靈之不君故即位之年因其會盟寓筆削之意不使大夫得抗諸侯也○八年經書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左云晉人以扈之盟討公後至故襄仲會晉趙孟盟于衡雍報扈之盟也左氏以去年之盟公後至故衡雍之盟附會其說以為報盟耳然魯自文公之初敦睦晉好比歲奔走攷元年公孫敖會晉侯二年又處父盟是年敖及盟士穀夫一歲之間而兩與晉盟況間歲尋盟蓋

晉君事晉之常禮也安得因晉討而後報盟也哉至十四年經書公會宋公晉趙盾合八國同盟于新城左氏謂從於楚者服耳謀納邾捷菑也杜預以從于楚者謂陳鄭宋攷經文自晉文既霸三國皆服從盟主未嘗叛晉惟衛許不與盟會故襄公即位元年伐許二年伐衛至此始同盟則左氏所謂從楚者服蓋衛許耳非陳鄭宋也按左氏邾文公元妃齊姜生定公二妃晉姬生捷菑文公卒邾人立定公捷菑奔晉趙盾盟諸侯以納之然以庶亂嫡名義不正故卒不克納凡此晉主盟者三也○文十一年經書叔彭生

會郤缺于承匡左云謀諸侯之從于楚者夫當文公時魯晉大夫修好而會多矣則彭生郤缺之相會盖以継前好也若以謀諸侯之從楚者則晉當合諸侯之大夫豈獨魯彭生一人哉凡此晉主會者也○九年經書楚人伐鄭公子遂會晉宋衛許救鄭左氏謂不及楚師卿不書緩也以懲不恪盖自文公霸諸侯楚懲城濮之敗不敢加兵于鄭鄭亦服從中國歷襄至灵莫有貳心今楚復強與晉爭鄭而晉合諸大夫不能力救使得亟志晉已無及矣自此之後晉楚交兵不息使中国疲於奔命盖是役也故晉宋衛

許皆貶稱人所以深罪晉也○宣元年書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晉趙盾帥師救陳則楚至是亦強矣文九年楚人伐鄭鄭猶未服楚也故十四年新城之盟十七年伐宋之役皆與晉戮力同其好惡至宣元年鄭始叛晉故與楚連兵侵陳陳宋晉既失鄭懼陳為楚所得故趙盾帥師救之然不能也○文十五年書晉郤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者蔡服楚也蔡在文公時畏晉之強每與盟會文公既沒蔡不能復從晉文十年書楚子蔡侯次于厥貉則知蔡之與楚久矣而十四年新城之盟蔡不見經故十五年郤缺伐之然

伐而服之可也入其國不可也經書入蔡所以罪晉不能服之而以兵威殘暴國也○十七年書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者討其弒君也十六年經書宋人弒其君杵臼晉為盟主故帥諸侯以討之然宋[illegible]立文公諸侯不能平宋無功而還故四國皆貶稱人也宣元年書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於棐林伐鄭冬又會晉人宋人伐鄭討其貳於楚也鄭人與楚連兵侵陳宋二國趙盾帥師救陳遂致四國諸侯并力伐鄭鄭未屈服故冬又與宋伐之然稱晉師者即趙盾救陳之師也不曰趙盾而曰晉師不與盾致四国

之君故去其名氏以貶之所以抑強臣伸諸侯也○鄭雨被宋伐而畏楚之強猶未服晉故二年春受命于楚以伐宋是以晉人帥宋衛陳人侵鄭以報宋耻鄭於是始服晉矣故三年書楚人侵鄭則知鄭之始服晉也○宣元年書晉趙穿帥師侵崇者崇秦與国也按左氏晉欲求成於秦趙穿曰我侵崇秦必救之晉以求成焉是以侵崇盖晉方病楚比歲舉師若秦又見侵其何以進故欲伐崇以求成將以紓秦之難也而秦弗克成故二年伐晉是徒重秦之禍也其為許不亦左乎此晉侵伐者六也嗟呼灵公驕淫暴虐

盟會侵伐皆制於其臣文公霸業至此始衰矣使楚
人乘間得逞九年聘魯十年會蔡十一年伐麇十三
年圍巢十六年滅庸其間服鄭侵陳伐宋屢見於經
晉服能制方且勤兵救鄭僅能扶持於目前比之襄
公其不逮遠矣卒致身被賊殺蓋不可逭之禍也

成公名黑臀宣三年立九年卒

成公在位不久事罕見經即位之初國難未寧方務
內靖未暇勤諸侯也是以宣三年楚人侵鄭四年伐
鄭五年復伐鄭晉曾無救鄭之師四年鄭公子歸生
弒其君夷晉曾無討亂之命是時晉楚禍難未能遠

恤諸侯故即位三年無一事見經至宣六年始有侵
陳之役請條言之○經於宣六年書趙盾衛孫免侵
陳左云陳即楚也陳以即楚見侵至是請成故八年
書楚師伐陳是知請成於此年也然元年趙盾救陳
稱師師此年侵陳不稱師師者盾有弒君之惡諸侯
不能討成公不能誅則亂臣賊子何所懲懼故聖人
因其初見于經沒言師師蓋不與其師君之師以討
人也○陳以八年楚師見伐復求成于楚故九年晉
荀林父帥師伐之按左氏扈之會陳侯不至林父以
諸侯之師伐陳晉侯卒乃還然使諸侯同伐則經必

書卿佐之名今獨書林父或者謂林父帥之無將帥
也夫兵重事也諸侯豈委一林父而不以將帥統之
或者之說似未安也是知晉侯帥諸侯以待于扈而
林父自將以伐之耳　是年書楚子伐鄭晉郤缺帥
師救鄭蓋楚因晉喪乘間以伐鄭也鄭自宣二年
晉人合諸侯侵之遂服於晉雖屢被楚難而七年黑
壤之會九年扈之會鄭皆在列故楚子至是問晉而
復伐之雖救鄭而不能成救之之功遂使鄭又楚平
此經於十年所以書晉伐鄭也○七年書公會晉侯
合六國於黑壤者左氏謂晉侯之立魯宣公不朝晉

人止公於會盟于黑壤公不與盟不書盟者諱之也
蓋左氏以宣公比歲事齊而盟主初立魯無朝聘之
禮是勤於齊而怠於晉也故起是說以為公不得盟
識如左氏之說則若成十六年沙隨之會不見公當
有以別異其文曰公不與盟不當以公見止於晉而
沒言諸侯之盟也　九年書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
伯會于扈左云討不睦也杜云謀齊陳按經文會扈
之後書荀林父帥師伐陳則為是會者蓋以謀伐陳
也且晉主諸侯魯當聽命於扈之會宣公不與者蓋
魯鄭於齊者也是時晉霸頻衰齊方強盛故齊自晉

文既沒盟伐不與晉同而書自文公末年事齊頗加
於晉至宣公則尤甚矣在位幾二十年惟黑壤之會
不至蓋篤於晉也　夫晉侯在位七年侵伐救國者
三為會者二其爭諸侯營中國之大要事鮮於靈公時
當是時也齊不來從會不深服陳鄭往來于晉楚或
服或叛莫有常所則霸業之衰可知矣成公繼晉靈
之禍務欲自靖其國故不區區於盟會侵伐之事雖
其在位不久亦以國勢至此不得不爾者歟
景公名獳宣十年立成十年卒
晉之勍敵者楚也其所從晉者齊魯宋衛陳鄭諸列

國也景公在位十九年大抵始衰弱而中稍復振故
諸國之服叛可見矣楚自宣公十二年敗晉於邲聲
威不振諸侯翕然歸之至成二年楚入主盟于蜀其
間與盟者上自齊宋魯衛下逮邾薛凡十二國悉從
楚命則其強盛莫甚於此也齊自宣十八年晉衛連
兵伐之逮成二年晉郤克大率魯衛之師敗齊于鞍
國佐請盟至五年蟲牢之盟始同晉好矣魯自文宣
以來皆一於事齊至宣十七年公會晉侯同盟于斷
道而成二年挾晉敗齊始堅事晉之心矣宋衛自宣
十年伐鄭之役十二年清丘之盟皆一於從晉而衛

背清丘之盟其叛晉者五年至宣十七年同盟斷道
始服於晉矣宋以病楚之伐宣十三年十四年十五年其叛晉者七年至成三年會晉伐鄭始服於晉矣
陳鄭自宣十一年與楚子盟于辰陵既而叛楚故是年
楚子有入陳之役十二年有圍鄭之師陳終景公之
世不復從晉而鄭僅以成五年始服晉而同盟矣觀
六國之背晉皆在景公即位之初蓋是時晉弱楚強
諸侯畏楚横潰而往晉亦何能制之哉至鞍之戰敗
齊之後兵威再強諸侯始有懼晉之心故晉之霸業
隆而復舉者在是一戰之功也請復究其終始而備

言之景公之盟會七侵伐八敗戰二救國二宣十二
年書晉宋衛曹同盟于清丘會晉侯以是年邲之戰
敗于楚師懼失諸侯故為是盟以結之然其從晉者
止於宋衛曹三國而已齊魯陳鄭皆不在列則知諸
侯之向楚而晉霸之衰也按左氏同盟之言曰恤病
討貳卿不書不食其言也蓋是時宋伐陳衛救之是
衛不討貳也明年楚伐宋晉不救是晉不恤病也然
則晉之弱楚甚矣衛易晉而救陳晉懼楚而不救宋
晉為盟主坐視諸侯之從夷其何以恢霸業強中夏
哉此聖人所以皆貶抑人也。十七年書公會晉侯

衛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斷道者晉勢未强諸侯猶未
服從前年清丘之盟宋在而魯不與此年斷道之盟
魯服而宋不來得魯失宋是見諸侯之携貳也按左
氏以為討貳齊使四大夫來盟晉辟齊盟執其三大
夫既而逸之觀是年經書晉侯伐齊則左氏之說似
可信也○成元年書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者魯
堅晉之好以拒齊也故魯宣公在位奔走事齊甚於
盟主至十七年始有即晉之心故是年公與晉侯同
盟斷道明年歸父如齊成公繼立懼齊以附晉見侵
故復為此盟以深結晉好為齊釋憾於我得倚晉以

為重也〔成二年齊伐魯故敗之於鞌〕五年書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
侯鄭伯曹伯邾子杞子同盟于蟲牢者左謂鄭服也
夫景公自戰鞌以來會諸侯者唯此盟為盛齊宋鄭
衛咸與盟會豈獨鄭哉蓋成二年齊已受盟于袁婁
三年宋已從晉侯伐鄭至衛則宣十七年同盟斷道
其服晉亦為久矣然鄭自宣十年叛晉從楚至是始
受盟左氏所謂鄭服者為此故也○七年書公會晉
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救鄭同盟于
馬陵者左氏云尋蟲牢之盟且莒服故也蓋楚以鄭
服晉公子嬰齊帥師伐之景公新得諸侯患鄭之難

故大合諸侯之師以救之既而同盟馬陵所以堅衆
好而禦彊楚左氏謂莒服者蓋莒本屬齊既服
晉故莒亦從之所以云莒服也○九年書公會晉侯
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于蒲者左
云為歸汶陽之田故諸侯貳於晉〔八年[illegible]〕晉人懼
會于蒲以尋馬陵之盟楚人重賂鄭鄭貳於楚鄭
伯如晉執之討其貳也蓋成六年楚人伐鄭晉欒書
救之七年楚復伐鄭景公合諸侯救之則晉之急鄭
非不至矣今此復會于蒲盟以相保盟墨未乾牲血
未掃而鄭已有即楚之心是罪在鄭而不在晉也故

晉既執鄭伯又使欒書伐之所以深罪其反覆者歟
○戊五年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此晉魯結好之
常礼也魯既與晉親故合諸侯同盟之外嘗私結
晉好成元年臧孫許及晉侯盟五年僑如與晉荀首
會所以致親於晉尤此七者皆景公之會盟也○宣
十二年書晉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者前年楚子伐
鄭晉郤缺救鄭不克鄭與楚平故晉與三國伐之取
成而還自此終景公之世三服而三叛是年服晉至
宣十一年楚鄭盟于辰陵一叛也十二年再服于晉
故經書楚子圍鄭至十四年書晉侯伐鄭二叛也成

五年鄭伯同盟于蟲牢則又服于晉矣至九年晉執鄭伯欒書伐鄭三叛也然其間伐鄭之役必書晉侯書欒書此獨稱人者惡晉不能救之於始使鄭無所援不得已而歸楚又復連兵以伐之故貶稱人也○十四年書晉侯伐鄭考鄭以鄢之戰晉敗于楚遂即楚背晉不與清丘之盟此晉侯所以伐之○十八年書晉侯衛世子臧伐齊者齊不從晉久矣景公欲服諸侯以復興霸業則莫若先服齊齊服而諸侯從之此晉於是年所以始伐齊也○成三年書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者鄭自邲之戰晉敗于楚遂堅楚

好宣十四年雖一伐之未能遽服自此成元年凡六年間無討鄭之文蓋自知力不能得鄭也及成二年晉敗齊于鞌諸侯稍稍輯睦故三年合四國諸侯伐之左氏謂討邲之役蓋追本其服楚之始且以謂鄭覆師于鄤敗晉偏雩夫以晉之强會衆諸侯壓兵于鄭如破朽耳鄭亦安能敗之假如左氏之說則成五年蟲牢之盟鄭何為與盟而服晉也○八年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人邾人伐郯者七年書吳伐郯吳始見經晉主諸侯使蠻夷入伐而莫之恤則罪在晉矣故晉於是年帥諸侯以伐郯討郯之罪以塞已過不

知郯成于吳非郯之罪晉當用師于吳吳服而郯從之矣今晉侯畏吳之强不能致討而區區陵蔑小國亦何為哉大抵春秋之時懼强凌弱雖晉亦然觀晉與楚爭久矣其舉兵於楚者不過一二而伐鄭之師屢不少息其不能服楚以得鄭猶不能服吳以得郯也然晉楚相仇未嘗有盟會之好今晉伐郯以仇吳而自成十五年屢與吳會用見晉之畏吳尤甚於畏楚矣○九年書晉人執鄭伯晉欒書帥師伐鄭義見同盟于蒲○十年書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者左氏謂鄭納賂以求盟晉歸鄭伯則鄭服于

晉矣故為公即位三年鄭從晉以伐秦用見請成于此故也○八年晉欒書帥師侵蔡者蔡之服楚不與陳鄭同陳鄭雖畏楚時或叛之惟蔡魯於楚不敢攜二諸侯不能爭故經書蔡之文殊略於陳鄭惟晉文興霸楚弱晉强故蔡侯三與盟會自後不復從者文十年書楚子蔡侯次于厥貉言次不言盟則知蔡之從楚久矣不必盟會以相結也十五年郤缺雖伐蔡而入之亦不能使其服從至是復書侵蔡距伐蔡之師踰三十年則晉之憤蔡可謂咎矣其憤之蓄者蓋不可覘其從故也凡此八者皆景公之侵伐也○宣

十二年書晉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者景公自宣十年即位至此二年齊會皆好陳鄭附楚景公於是遂纂二霸之續欲服楚以宗諸侯故困楚子圍鄭遂以林父帥師而與邲之戰然晉自是成以來國勢稍弱而楚值莊王之興有為敖為之佐計其強弱晉固不能敵楚矣此林父所以取敗也○成二年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鞌齊師敗績者晉為楚敗楚勢愈張魯會楚子宋及楚平陳鄭堅事楚之心齊衛忘會盟之好景公欲収合諸侯故宣

十七年修斷道之盟魯衛雖服而齊猶倔然無從晉之意故十八年晉衛伐齊未得志也至成二年因魯衛之仇合三國之師一戰敗齊晉之威令始震於此矣蓋景公之失諸侯者以邲之敗其得諸侯者以鞌之戰觀二戰之勝負以究諸侯之服叛則景公之業所以墜而復振舉在是矣凡此二者景公之大戰也○成六年書晉欒書帥師救鄭七年公會晉侯合九國救鄭者成五年鄭伯會晉同盟蟲牢故六年楚師伐鄭晉欒書帥師救之七年楚復伐鄭晉復合諸侯救之夫晉之强弱與諸侯事晉之勤怠皆係鄭之服叛而已晉之所以區區於鄭者意非止於爭鄭所以與楚爭衛也其與楚爭衛所以制諸侯也故鄭或叛晉則晉必伐之楚或伐鄭則晉必救之鄭之二境交被侵伐中國諸侯從以多事其原起於兩雄之相爭故其害之流蔓積數世而不息焉凡此二者皆景公之救國也雖然律春秋以三伐之法則晉楚均獲罪於聖人乘中國以抑夷狄之强則晉為有功於春秋矣方景公初立楚人暴横入陳圍鄭伐宋侵衛中國諸侯苦其兵敏而蜀之盟其從楚十一國使景公不能再命諸侯則華夏變而為夷狄惟景公不失舊業

故自成三年以來楚雖强不致甚熾終景公之世惟伐鄭兩見於經無他侵伐之事則其攘戎狄衛中國之功亦豈小哉

厲公名州蒲成十一年立十八年卒弒

厲公在位八年經之所書特多晉事當是時也諸侯侵伐會盟一聽於晉莫有攜二而私仇好者此經書晉事所以特多也考其終始而參酌之其阻兵安忍務為威權雖一時畏服莫敢與抗而身卒不免於禍蓋阻兵無衆安忍無親衆叛親離何以自保宜其及於難也夫晉之勍敵惟秦與楚而厲公大合諸侯敗楚

伐秦秦不敢加兵以報伐楚不敢爭鄭以畏侵楚惟
成十五年一伐鄭自十六年敗於不競中國則其兵
威所震可謂强矣由是上致王臣以會伐下攬諸侯
以聽命奔走左右惟晉之從然不務以德綏之而徒
恃威力為强故自敗楚之後踰年之間三合諸侯之
師并力于鄭則其阻兵可知矣以外則厚兩諸侯成
十五年執曹伯十六年不見公又執季孫行父以內
則殺四大夫十七年殺三郤十八年殺胥童則其安
忍可知矣夫惟殘暴如此故君臣之間弒殺之禍相
尋而並起所以不免於程滑之手也請具其事而條

言之○厲公之會諸侯者三盟者二伐國者三秦不與
大戰一成十二年書公會晉侯衛侯于瑣澤者厲公
初立魯衛欲侵晉故為此會按成十年衛侯之弟黑
背帥師侵鄭左以為晉侯命十一年厲公使郤犨來
聘魯及郤犨盟夏又使行父如晉用見衛魯二國交
結晉好尤異於他諸侯宜乎有瑣澤之會也○十五
年書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邾
人同盟于戚者左氏謂討曹成公也按十三年曹伯
廬卒于秦成公負芻殺其太子而自立故晉侯會諸
侯于戚討而執之先儒謂晉侯書爵者執得其罪也

然曹伯之立既三年矣諸侯欲討其罪則不當與之
盟既與之盟則不當討其罪今既盟而執之稽天討
瀆齊盟雖曹伯罪在不赦而晉亦不為無罪則特出
晉侯之爵乃所以深貶之也○是年冬書叔孫僑如
會晉士燮合七國大夫會吳于鍾離故特起離會之
文以見夷狄盛而中國衰也按左氏楚申公巫臣結
怨於子重子反巫臣奔晉請使於吳吳子壽夢說之
乃通吳於晉巫臣教之叛楚故自成七年始大通吳
於上國是時晉方與楚為敵欲扶吳以為强吳晉同
則楚不足懼矣故晉士燮帥諸侯大夫會之然以大

夫會之猶可也至其後則中國之尊諸侯之衆往属
於吳莫以為耻則中國衰微殆有甚於前矣○十六
年公會晉侯合六國于沙隨者謀伐鄭也書不見公
者譏在晉侯也按左氏晉將戰楚來魯乞師齊衛魯
皆後戰期魯僑如譖于晉欲犨故晉獨不見公蓋魯
有僑如之難公待于壞隤申宮儆備設守而後行是
以後戰厲公不恤魯難而聽郤犨之譖則晉不見公
非魯之罪故經直書而不諱所以罪晉侯也十七年
同盟于柯陵見下伐鄭蓋凡此皆厲公之盟也會○
十六年書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

績者十五年楚子伐鄭鄭成于楚故是年鄭公子喜
帥師侵宋以救晉晉侯為是與楚鄭結戰厲公方強
故能敗二國之師以報邲戰之耻而上言欒黶乞師
又戰不言公者公不出師也於戰言楚子鄭伯而於
敗績言鄭師者貶必稱師此獨言楚子所以罪鄭也
其罪鄭者見其屬楚以致敗也○是年書公會尹子
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者鄭雖敗於鄢陵猶未服晉
故晉帥諸侯以討之○十七年書公會尹子單子晉
侯合八国伐鄭同盟于柯陵者前年晉合諸侯伐鄭
鄭未克服又合諸侯伐之左氏謂盟于柯陵尋戚之

盟也楚子救鄭諸侯還則鄭不受盟可知矣是年冬
公會單子晉侯合八国伐鄭者鄭雖屢被侵伐而挾
楚愈固故晉侯又以諸侯伐之夫自襄灵以來與楚
爭鄭久矣未有三合師徒而不能服鄭者況厲公鄢
陵之戰有震楚之威宜乎蕞尒之鄭不討而自服矣
今晉大與諸侯之師三伐而不能服鄭豈其兵威之
不強盖德不足以懷之也凡此者厲公之戰伐也
○夫厲公三乞師于魯十三年郤錡乞師公遂會晉
侯合八国伐秦十七年荀罃乞師公遂會晉侯合八
国伐鄭惟十六年鄢陵之役欒黶乞師而公不往會

無他諸侯與晉戮力如伐秦伐鄭之師者盖諸侯畏
楚之強不敢必於從晉使晉能勝楚因十国之福苟
惟一敗不振則禍不旋踵矣此鄢陵之戰所以獨稱
晉侯也然自戚之盟宋齊急於從晉故其會盟會伐
皆以大夫從之亦晉侯暴厲不道不足以結之故也
噫小白召陵之盟重耳城濮之戰皆足以威之強楚
以伸中国之氣固有功於春秋矣然其恃功而驕貳
傲王室故小白盟楚之後則會王世子盟王人致宰
周公重耳敗楚之後則兩致天王一盟王人此風一
起至於厲公幸勝於鄢陵則自許以二霸之功故敢

蹈二霸之罪伐鄭之役三致王臣則其陵傲王室又
非止於盟會而已矣夫以二霸之賢且猶不免况厲
公之暴者乎嗚呼周室其衰矣

沈先生春秋比事卷之五

晉

悼公名周成十八年立襄十五年卒在位十六年

晉自文公與霸其子孫更五君皆無顯迹足以昭前人悼公自外至國人賢而立之遂能率服諸侯外强内安用成霸業比功重耳可謂盛矣攷其大要始勤宋次服陳鄭次又服鄭後制秦定衛書休身後猶能扗强楚之侵陵而中國賴以不擾自襄昊以來未之有也請列其事而言之○宋共公卒蕩澤作亂殺公子肥華元奔晉魚石奔楚逮十八年楚鄭問晉之亂

伐宋彭城以納魚石冬又侵宋宋人告難于晉悼公遂會諸侯同盟于打左氏謂謀救宋也宋緩諸侯而請師以圍彭城故十八年晉侯盟以謀之襄元年晉樂黶合九國大夫圍宋彭城左氏彭城非宋地追書也於是為宋討魚石遂稱宋且不登叛人也蓋楚子伐宋取彭城使魚石守之所以逼宋也伐取宋邑寵其叛臣則楚之惡可知矣故雖入楚孔子還繫之宋所以抑强扶而黜叛逆也按左氏云彭城降晉晉人以魚石置諸瓠丘若此者悼公勤宋之績也○晉韓鄭之比楚故是年韓厥帥師伐之而楚使公子壬夫侵宋以救鄭明年鄭師伐宋又師來衛侵之是年秋晉荀罃會六國大夫于戚冬又會九國大夫于戚遂城虎牢以逼鄭鄭乃求成公羊謂虎牢鄭邑言城之不言取之為中國諱伐喪也是年鄭伯卒故夫不言伐取且不係之於鄭皆所以與晉也鄭叛去中國與楚此周荀罃再會于戚城虎牢以逼之然後始服故不繫之於鄭使若自城中國之邑然後鄭服以安諸侯晉之美也公羊以為諱伐喪豈不陋哉且戚之始會齊滕薛小邾不與而次會皆與者左氏謂元年鄫之會崔氏有背晉之言滕薛小邾不至皆齊故也晉

請於齊齊懼晉伐故戚之再會齊帥小國從之然終悼公時盟會侵伐唯崔氏太子在列齊侯未嘗親至其間如彭城之圍鄫之會齊又不來則知齊雖名為從晉而其實有貳晉之心也逮三年晉已得鄭故大合諸侯盟于雞澤以結鄭之好而陳侯使袁僑如會遂以諸侯大夫共盟袁僑夫陳之比楚久矣唯重耳定霸于城濮始來會盟自後一於附楚雖間從晉好不旋踵而叛之則晉之得陳尤難於得鄭也今悼加兵于鄭僅得就盟于陳不舉一戰乃能使慕德悅義背强楚而即中国則其霸業之强殆不減於重耳為

若此者悼公服陳鄭之績也雖然陳之勢不與鄭等蓋其地遠國弱脅制於楚雖中國盛強可使楚來而不可使久故鄭可爭也陳不可得也五年晉爲戚之會合十四國以戍陳未幾而楚師伐之晉侯雖以諸侯之師戮力救陳而七年鄬之會陳侯逃歸自是不復盟會矣非悼公德不足以懷之強不足以服之蓋其勢不可也楚既得陳復欲爭鄭故八年晉侯會諸侯于邢丘左氏謂鄭伯獻捷于會遂親聽命故是年冬楚公子貞帥師伐之討其侵蔡也鄭懼楚之伐遂與楚平故九年晉侯合十一國以伐鄭鄭又兼從於

是同盟于戲盟會方罷楚楚復伐鄭鄭人又與楚平是以十年楚鄭連師伐宋而晉侯合十二國伐鄭以報之遂戍鄭虎牢二年城虎牢而鄭服此年戍虎牢而鄭不服故城虎牢則不繫之鄭戍虎牢則以鄭言之蓋諸侯與楚爭久矣自襄二年至于此年鄭凡再服而再叛始也諸侯大夫城虎牢而鄭服今以十二國之師重兵戍之而不能得鄭是諸侯之無能也故虎牢雖諸侯所戍孔子還繫之鄭蓋譏之也至十一年鄭師師侵宋晉以諸侯伐鄭同盟于亳城北鄭雖受盟旋以叛晉故與楚子伐宋而晉侯又以諸侯伐

之會于蕭魚鄭始服也至此蕭魚之會鄭凡三服而三叛自是一服之後中國能有鄭二十年蓋自二霸以來服鄭之功未有若此之懿也夫言伐而復言會者得鄭伯之辭也故下文云公自至會不以伐鄭致又云楚人執鄭行人良霄則其得鄭可知矣然既得而不以盟結之乃獨書會者蓋九年戲之會是年亳城北之盟非不盟也然其反側之心雖盟無益今鄭知楚不足恃而堅從晉好不假盟約故特會之而已若此者悼公服鄭之績也○夫楚已懼矣鄭已服矣為晉之敵者惟秦而已蓋秦晉結怨自襄至悼凡六

君矣交兵不息償報無時而悼公於襄十四年服鄭之役使荀偃合十三大夫并力伐秦自此終於春秋秦不復窺晉若此者悼公制秦之績也○是年衛侯不君為甯殖孫林父所逐出奔于齊晉士匄合七國大夫于戚左氏謂謀定衛也是時衛已立剽晉侯欲討之中行獻子曰伐之未可以得志而勤諸侯不如因而定之蓋使衛侯無罪而見逐則剽不可不定衛不可不討今衛侯得罪於衛自取奔逐之禍則立衛剽而安諸侯可也若此者悼公定衛之績也

○至若強吳則自厲公之時與之會于鍾離悼公繼

好凡三與吳會襄公五年晉侯合十四國於戚吳人聽命于會夫吳負夷狄之性强狡猛狠不易制也今茲遠慕中國來會諸侯非悼公威會足以制之也故聖人於此特書吳人所以進之也十年晉侯合十二諸侯會于祖左氏謂吳子壽夢也於是荀偃士匃請伐偪陽而封宋向戍焉遂滅之而戍偪陽乃與宋公偪陽中夏之微國也夫遠會强夷以滅中夏之微國此則悼公之罪也至十四年晉士匃合十三大夫會吳于向左氏謂吳告敗于晉為楚敗會于向為吳謀楚也范宣公子數吳之不德以退吳人致之經楚伐吳

在襄三年距向之會踰十年矣何為至此始藉晉以謀之以吳之於中國諸侯猶悍而從之何畏楚哉左氏之說似未安也雖然吳者楚之仇讎而中國之声援也故中國得吳可以鉗楚之眷而吳楚交構則中國益微而夷狄益盛矣然則晉凡三會强吳進不與之結盟退不與之攻伐特為會以禮之誠得所以援時之宜而以霸主臨帥諸侯而往會焉亦足以傷中国之衰微也夫悼公盟諸侯者三莫盛於三年雞澤之盟會諸侯者八莫盛於五年戚之會伐国者六莫盛於十一年伐鄭之役欲覩晉霸之盛即此三者可以曉然矣

平公　名彪　襄十六年立　昭十年卒　在位二十六年

平公在位二十六年即位之初承悼公之烈鄭已服從中國故侵伐罕見惟齊晉好數與魯仇衛邾皆一叛盟會伐曹伐魯而衛且有弑君之乱故見於經者特有執伐之文自襄二十年以後大夫交乱無國無之自二十七年以後夷狄親中國之柄浸逞残暴是特晉雖有盟會以親諸侯而與夷狄押主夏盟混然無别至昭二年以來則諸侯各救国乱不暇相攻而中國之盟會寂然不復講矣嗚呼悼公之業一跌不

復晉主諸侯使衰乱至此豈非平公之罪哉請揔其事而言之○襄十六年平公始即位合十一諸侯會于溴梁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以魯故也蓋在悼公時邾莒數侵魯境襄八年莒伐魯十年十二年又伐魯十四年侵魯十七年邾伐魯魯與邾莒常與盟會服從中夏而邾莒背盟棄好敢陵大國故平公於此執之然而邾莒既預盟會退復執之非所以正其罪也執而以歸不歸京師非所以尊王室也至十七年經書邾子牼卒則知前年晉執邾子尋已赦之故也邾人不悛是年冬復伐魯南鄙故十九年祝柯之盟

晉執邾子以討其罪自是之後不復加兵於魯矣○
齊以十六年伐魯北鄙十七年兩伐魯十八年又伐
之衛以十七年伐曹皆背盟好而尋干戈在諸侯不
可不討也十八年晉人執衛行人石買以曹故也是
年大合諸侯圍齊以魯故也衛已服罪故圍齊之役
衛侯在列圍齊既終故十九年諸侯盟于祝柯以固
前好而齊猶未肯服也故經於是年書士匄侵齊聞
齊侯已卒乃還彼三傳皆取之是不然宣成而下政
在大夫至此而尤專矣故士匄受命以出廢命而還
雖有不伐喪之善而墮君之命其罪又有大於此者

齊以晉數見伐故十二年澶淵之盟來從晉好至此
而齊始服矣○齊至二十三年又復叛晉伐衛伐晉
連見於經故二十四年平公會諸侯于夷儀以謀伐
齊而二十五年崔氏弒其君以說於晉晉侯許之故
盟于重丘左氏云齊成故也二十六年衛甯喜弒其
君孫林父竊邑以叛晉人會于澶淵以林父故謀討
衛故疆戚田又執衛甯喜書晉人執得其罪也平公
能終始力服齊衛故二十七年衛石惡受宋之盟二
十九年齊高止與城杞之役皆從晉好莫有携貳則
齊衛於此又復矣○許雖小国常叛中国之盟會在

襄三年悼公嘗一伐之至十六年許欲叛楚遷于晉
許大夫不可左氏云故荀偃帥五国之師伐許討其
不遷也凡此數者皆平公營中国而正諸侯之事也
然晉為盟主崔氏弒君以求成平公不能討治其罪
而受賂於乱臣之手苟欲其服降而不顧名義之重
何以合諸侯哉逮衛之乱雖能執衛甯喜而受林父
之竊邑則執甯喜者非討其弒君之罪蓋討其伐孫
氏也事見前於齊則苟悅其服於衛則苟利其邑區
區糾糾率諸侯為不義之舉則晉德至此尤衰矣夫
崔氏負滔天之悪人所弗容林父有叛君之罪宜誅

戮不貸者也晉不能討又擊寵之以臣志君是長權
臣之禍乱也○蓋自襄二十年大夫專恣奔乱浸不
可制故經書大夫之事或殺或奔或叛比国皆然二
十年蔡殺公子燮公子履奔楚三十年蔡世子般互
有弒君之乱二十年陳侯之弟奔楚二十三年殺兩
大夫二十四年陳宜咎奔楚昭八年陳侯之弟招殺
世子偃師公子留奔鄭陳殺公子過二十一年邾庶
其以邑奔魯二十三年邾畀我奔魯二十一年晉欒
盈奔楚二十三年入于曲沃二十二年楚殺公子追
舒昭元年楚公子比奔晉五年楚殺大夫屈申襄二

十三年魯臧紇奔邾二十五年齊崔杼弒其君二十
八年慶封奔魯二十九年高止出奔北燕昭十年欒
施奔魯二十六年衛甯喜弒其君孫林父入于戚以
叛二十七年衛弒甯喜衛侯之弟鱄奔晉二十八年
石惡奔晉三十年天王殺其弟佞夫王子瑕奔晉鄭
良霄奔許自許入于鄭鄭人殺之昭二年鄭殺公孫
黑襄三十一年莒人弒其君昭元年莒去疾自齊入
于莒莒展輿出奔吳昭五年莒牟夷以邑奔魯秦伯
之弟鍼奔晉六年宋華合比奔衛凡此者上自天王
次及盟主下至小國權臣起亂莫此為甚原其禍端

蓋起於襄十六年溴梁之會政在大夫諸侯會而大
夫盟也晉宗諸侯平公方立不能一正綱維而使權
移臣下故數十年之間權臣之亂所以相尋而作也
襄十七年宋華臣奔陳十九年齊殺高厚鄭殺公子
嘉雖有大夫之亂未始如二十年後之甚 由是楚
人乘間得逞故二十七年晉楚會諸侯于宋夫晉與
楚敵國也前此有征伐而無會盟蓋中國諸侯倚晉
為重賴以屈服強楚不使與中國之禮文也今晉不
能服楚既合諸侯大夫同會又復與之結盟則中國
之衰夷狄之強可知矣故二十八年書魯公如楚以

見中國諸侯不莫朝于楚矣三十年書楚使薳罷聘
魯以見中國諸侯莫不受其聘好矣是以昭元年晉
楚大夫會九國大夫于虢昔之從晉者今轉而與夷
狄交至昭四年楚遂得專制諸侯之會合十三國于
申而堂堂之晉於此蔑聞矣楚得肆其暴橫遂因會
而執徐子因伐吳而殺齊慶封 慶封以襄二十八年
奔吳 又以諸侯滅賴五年復以諸侯伐吳八年滅陳
殺陳行人于徵師陳孔奐執公子招天下之政中國
之事皆制於夷狄之手而晉及諸侯不復盟會之好
是見中國不振衰亂日甚幅裂橫潰權在夷狄於斯

時也天下知有強楚而不知有晉也故平公之盟五
止於襄二十七年為會六止於昭元年侵伐圍各一
止於襄十九年自是而降天下紛紛權臣盡其內夷
狄擅其外如前之所云云中國之氣不可望其復奮
焉春秋之法責其禍首皆晉平之罪也嗚呼悼公之
賢其興也如彼平公之昏庸其衰也如此舉天下之
盛衰係於一晉而一晉之強弱係於二君彼紹霸業
為盟主者且猶若是況後世有天下者可不鑒其覆
轍乎平公之盟五自溴梁止於宋是也會六自商任
止於虢是也城一杞是也攻之經襄十六年平公會

諸侯於溴梁戊寅大夫盟執莒子邾子以歸按三年
雞澤之盟叔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言諸侯
之大夫此直曰大夫盟不言諸侯者雞澤之會諸侯
始失政至溴梁則尤甚矣政在大夫故不言諸侯之
大夫大夫無諸侯故也○十九年諸侯盟于祝柯即
十八年圍齊之諸侯也於是執邾子討其伐魯也
○二十年合十三諸侯盟于澶淵左云齊成故也
齊始與晉平
二十五年盟于重丘左又云齊成故也
蓋齊二十三年背晉之好伐衛伐晉二十五年伐魯
晉合諸侯將伐齊齊人懼弑莊公以求成諸侯許之

遂同盟于重丘莊公背澶淵之盟加兵晉衛信不道
矣然齊人弑莊公以求成是之大者晉侯不能伐討
何以宗諸侯宜乎大夫日熾自是卒不可制也故先
書崔氏之弑以著其惡焉○二十七年晉趙武楚屈
建會諸侯大夫于宋按左氏宋向戌善於趙文子又
善于楚子木欲弭諸侯之兵晉楚許之故召諸侯而
為此會復與之盟故經於會宋之下書曰豹及諸侯
之大夫盟于宋然晉不能制楚及與盟會使得請諸
侯而制之則中國之衰前此未之有也凡此五者平
公之盟也○襄二十一年平公合諸侯于商任左云

錮欒氏也無是年欒盈奔楚恐復奔諸侯為晉之患
故為此會使諸侯不得受也○二十二年合十二國
諸侯會于沙隨左云復錮欒氏也於是欒盈在齊齊
侯在此會明年遂棄好伐晉則知欒盈有以間之故
也○二十四年合十二國諸侯會于夷儀謀伐齊也
○二十六年晉襄會四國大夫于澶淵以討衛疆戚
田取衛西鄙懿氏六十井以與孫氏趙武不書尊公
也向戌不書後會也蓋是年衛甯喜弑其君剽納衛
侯衎攻孫氏孫林父以戚如晉衛人侵戚東鄙孫氏
愬于晉故晉趙武為此會以討衛也

三十年晉人會十一大夫于澶淵宋災故皆稱人貶
云諸侯之大夫謀歸宋財既而無歸故卿不書無信
也○昭元年晉趙武帥公子圍會諸侯之大夫于虢
左云尋宋之盟也凡此六者平公之會也○襄二十
九年晉荀盈會十一大夫城杞左云平公杞出也故
治杞夫合諸侯以救諸侯之患盟主之事也今平
公私杞而役諸侯以從其命則可以使其懷服者孰
凡此者平公之城國也
昭公名夷昭公十一年五十六年卒
晉自平公時昭公元年會楚于虢其後楚靈擅制中

國諸侯無會盟者十年昭公繼立務親諸侯故即位
之初為會厥慭者一同盟于平丘者一而晉德既衰
楚益暴横諸侯貳晉故自平公一盟之後諸侯無盟
會者又十一年雖鄭已服從中國無他侵伐然楚之
陵衊諸侯肆其毒螫非不甚也使晉能與楚爭則必
帥諸侯之師抑其驕鋒使之狼顧脅息不敢復逞今
昭公在位坐視陳蔡之夷滅而不能援師一救徒知
兵於鮮虞同姓之國則晉之衰弱可知矣請攷經而
備論之○昭十一年晉韓起帥七國大夫會于厥慭
左云謀救蔡也蓋是年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

公子弃疾帥師圍蔡故韓起為此會謀以救之然而
中國既衰力不敵楚徒為是會而不能救故是年冬
經書楚書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用見中國之
無能而愈增楚子之驕暴也○十三年晉侯會劉子
合十四國同盟于平丘左公晉成虒祁左傳八年諸
侯朝而歸者皆有貳心叔向曰諸侯不可以不示威
乃並召會合諸侯於平丘晉將尋盟齊人不可叔向
因告于齊齊人懼遂同盟于平丘齊服也邾人莒人
愬於晉曰魯朝夕伐我晉侯不見公故經書不與盟
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以邾莒也夫自襄二十五年

重丘之盟至此平丘之盟中國不尋盟者十九年今
晉昭一旦致劉子合諸侯同盟于此非能示威於諸
侯也蓋乘楚靈弑逆之禍耳雖乘其禍而晉寔不能
抗楚則上會王臣下合諸侯雖盟會之好其寔無益
也公不與盟者晉侯不與公盟也晉侯與公同事而
不同盟又執意如以歸非所以宗諸侯也天下孰不
解体故自是訖召陵定四年諸侯不出者二十四年
至如鄟陵之會晉不主盟則不足以宗諸侯昭二十
六年○十二年書晉伐鮮虞稱國伐者狄之也楚
靈殄滅陳蔡晉不能救其惡已甚今又與楚交伐同

姓之國此夷狄之道也故於此狄之十五年荀吳帥
師再伐鮮虞此不狄之者義已見十二年也夫襄二
十五年重丘之盟皆稱諸侯之爵自澶淵之會來
之盟城杞之役又三十年澶淵之會皆大夫主之諸
侯不見者十九年至于平丘之盟諸侯幸一見經然
攷其前後會盟大抵多出於臣則知平昭之際中國
之禍非特遠在夷狄而近在於大夫者尤甚也嗚呼
惜哉

頃公 名去疾昭十七年立三十年卒

頃公在位十四年盟會侵伐特少於群公蓋盟以結

信會以合好侵伐以救患討貳皆盟主之事也然當晉盛強德禮威刑足以制服方國以命則從以討則正此盟會侵伐所以協力同心而不廢逮頃公時承平昭之後浸以衰微頹波至此挽潰莫救諸侯各有貳心而晉之命令不足以攝威之是以四者所書寥寥不見於經雖僅有之然出於勉焉故盟不足以為盟會不足以為會侵伐不足以為侵伐用見晉之季世德祚不延區區自正其國之不暇又何以主諸侯哉今攷其事而詳之○昭二十五年晉趙鞅會九國大夫于黃父左氏謂謀王室也趙簡子令諸侯之大

夫輸王粟具戍人曰明年將納王蓋二十二年王室有子朝之亂二十三年天王居于狄泉是會之後二十六年天王入于成周攷經之前後則左氏之說似可信也當是時晉已失諸侯欲以大義令之觀其歸心故假王室之亂而為此會耳然勤王室者諸侯之任今大夫專之則知列國諸侯太阿之柄久已委於臣下矣○二十七年晉士鞅會五大夫于扈左氏謂令戍周且謀納昭公也宋衛皆利納公固請之范獻子取貨於季孫不克納昭二十五年孫于齊夫以晉德不競大夫專權黨私背義以貨自汚坐視諸侯之

出逐而不能納之則滔滔天下非諸侯之國皆大夫之國[illegible]國也且黃父及此兩會齊皆不與而黃父之會從晉者九國今此從晉者五大夫益知頃公不君莫能致齊而特晉者尤寡矣○自是訖無盟會而侵伐之事特兩見經一以戍陸渾之戎一以圍周之郊已而雖然晉之衰弱若此之甚而強楚不乘其勢殘暴諸侯何也蓋有吳以為之故也陳蔡頓胡沈許皆為楚所有不復覬心中原而又強吳沓起從以病楚故昭十七年楚人及吳戰于長岸二十三年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戍胡沈獲陳夏齧皆楚

之屬國也為是楚不敢暴摘中國而諸侯得以少休然則中國之有吳雖夷狄迭盛可傷蓋亦一時少假助力也

定公名宋昭三十一年立未季而春秋終

晉自定公衰弱尤甚前[illegible]平昭頃三公雖不能力強霸業然諸侯猶與晉同好未敢相侵若敵國然逮定公時內則大夫搆亂外則諸侯見伐至若城周之役侵楚納衛世子之師似皆近於正者而詳攷其故寔皆衰亂之舉也請備載其事而言之○昭三十二年晉韓不信帥十一大夫城成周者二十六年天王入于成

周諸侯戍之至此王使如晉請城成周以無勤戍人
故晉合大夫城之然天子微故諸侯不城京師而大
夫城之是天下無諸侯也故不曰京師而曰成周不
與大夫城京師也然則城周雖曰美矣而權在大夫
是亦見其衰亂也○定四年晉侯合十九國于召陵
侵楚者楚與吳為讎敵吳方盛強楚人憚之故晉侯
挾吳之強乘楚之衰大合諸侯以侵楚蓋蔡許頓胡
其臣服於楚久矣而晉不能抗楚亦久矣今臣服於
楚者又從晉以侵之而晉侯一旦能合諸侯以兵楚
用見楚方病吳故諸侯乘其勢耳夫假吳威強以伐

人國已可恥猶不能戮力一戰破其城邑使修臧無
餘以快天下之心徒耀師召陵輕侵而退則晉之無
能可知矣然則侵楚雖曰美矣而不能成服楚之功
是又見其衰亂也○哀二年晉書趙鞅帥師納衛世
子蒯聵于戚夏四月衛靈卒衛人立輒輒蒯聵之子
故晉帥師納蒯聵于戚其言于戚者為輒所拒不得入
于衛也案定十四年衛世子蒯聵出奔宋今輒已立
而經於納奔皆稱世子者蒯聵當嗣輒貪國叛父違
乱入倫以惑天性孔子正其名以書之也則晉納蒯
聵於名義為得正矣然以晉大國兩舉得義而卒不

克納衛何以長中晏孔然則納蒯聵雖曰美矣而力
不足以納之是又見其衰亂也蓋當是時內外多虞
晉之所以為晉日趨於亡故定十三年書晉趙鞅入
于晉陽以叛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繼書趙鞅
歸于晉前此襄二十一年欒盈奔楚二十三年復入
于晉入于曲沃經不書以叛者晉之威刑猶足以制
之也故於是年冬書晉人殺欒盈見君之威刑足以
制之也逮此趙鞅荀寅士吉射將変文以叛名之又
書趙鞅歸于晉而無執殺之文如殺欒盈者知君之
威權季于鞅于或叛或歸莫敢誰何此則在內之亂

也○定八年書晉士鞅帥師侵鄭遂侵衛者定七年
齊侯鄭伯盟于鹹又書齊衛盟于沙是衛鄭兩國已
附齊而叛晉故鞅於此侵之又於十年趙鞅帥師圍
衛然皆不服至哀六年齊侯衛侯更連師伐晉二年
晉趙鞅及鄭罕達結戰于鐵蓋知晉之不足懼也晉
為是交怨愈深故哀五年趙鞅伐衛七年魏曼多侵
衛十年趙鞅侵齊十三年晏多復侵衛而三國終不
服夫齊為春秋强國猶時敢抗晉衛則附晉為多鄭
雖教叛晉從楚未嘗敢與晉戰也齊衛交兵于晉而
義不之鄭且戰于鐵以爭兩國之勝負則晉之衰弱

至此極矣此又在外之亂也。衰亂如此不能爭所必爭而獨用師於鮮虞故定四年晉士鞅帥師伐鮮虞五年圍之哀六年又伐之是循豺狼擋道避而不顧而竭力於雀鼠之微也觀其盟會之事瞭然不講獨定四年盟于皐鼬此特侵楚而為此盟也皆不關大合諸侯尋盟修會以固中國之好如襄時者蓋諸侯不覩則晉雖為此勢所不可惜乎文公踴躍基業至定公而墜地中國復何所賴哉宜乎聖人傷之而絕筆於獲麟也

息王鄭之始以見叛書皆不以盟會侵伐得書於經也歷惠至文經皆書晉侯晉人亦未有以名氏見者逮襄公即位之二年始書處父盟會自是以後大夫尋盟會侵伐不可勝舉皆自襄公之作俑也當是時處父盟魯文公伐楚救江士縠盟三諸侯宋陳鄭顯然抑名於冊書於是盟伐之柄得專於臣下矣。靈公驕淫不君未嘗出預國事皆其臣下專之故扈之盟書晉大夫衛雍新城之盟書趙盾承匡之會書郤缺伐蔡入蔡亦書郤缺救陳書趙盾侵崇書趙穿其他或稱人或稱師會無晉侯之舉是見主威奪而權

臣僭蓋太甚於襄公也。成公在位不久治亂無可攷然懲靈公之惡兩會諸侯皆身親之如趙盾侵陳荀林父伐陳郤缺救陳不過繞帥以當危事此亦臣之常職未若尋盟會之僭也。景公無襄桓作爵見經者居多雖邲之戰書荀林父牽之戰書郤克伐廧咎如書郤克侵蔡書欒書伐鄭書士燮伐鄭書欒書合諸侯而大盟會則非諸臣所得預。厲公狂愎不仁阻兵安忍固非晉之賢君然權綱不移於臣凡會盟侵伐所以營中國而長諸侯者多出於己惟三乞師成十三年郤錡十六年欒黶十七年荀罃兩盟

會戚十二年邾事來聘又會盟十六年行又見邾犖因

經書大夫蓋乞師與國政大國之君所躬為者而戒
十一年郤犨因聘魯而盟十六年犨以晉卿盟魯卿
不過會郤結好於晉而勢不敢與晉侯抗故因聘而
結盟達上卿而盟晉卿通魯侯事晉之勤非晉大夫
專盟之過也至雞澤之會士燮合六國大夫以會吳
此蓋不以諸侯屈於彊吳猶未至於甚專也悼公與
霸服陳得鄭功烈固亦美矣而當時列國大夫各擅
其政植黨比私勢焰愈熾悼亦因仍不革雖功烈可
紀而羁於威制故大夫專恣遂甚於前者由悼公主

盟之起也大夫襄元年欒黶合八大夫圍宋彭城二年荀
罃會五國大夫于戚冬又會九國大夫于戚遂城虎
牢十四年士匄合十二國大夫會吳于向荀偃合十
二國大夫伐秦士匄合六國大夫于戚類皆揔諸侯
之師主會伐之柄非專恣而何三年雞澤之盟又其
甚者諸侯失政蓋始於此矣夫悼公同盟于雞澤既
而諸侯使袁僑如會諸侯既盟則袁僑如無盟可也
已未諸侯盟戊寅大夫盟是大夫強而諸侯始失政
也為悼意若曰陳侯使袁僑來非盟無以結之徒知
急於服陳而不知盟以結信國政係焉是得一陳而

失諸侯之政也。平公繼世國勢浸微即位之初會
于湨梁諸侯會而大夫盟則其政在大夫又有甚於
雞澤之盟也蓋雞澤之盟諸侯猶有盟也又稱諸侯
之大夫則猶有諸侯之辭今諸侯為會而大夫結盟且
直曰大夫盟不復諸侯之大夫無諸侯故也至二十
七年趙武合八國之大夫于宋遂盟于宋復係之諸侯
者不與大夫無諸侯也不與大夫無諸侯者孔子傷
天下之亂疾之甚也自是以前十六年荀偃合三大
夫一諸侯伐許十九年士匄侵齊廢命而還士匄會
叔孫豹于柯雖曰大夫之專而諸侯會盟猶屢見於

經自是以後諸侯尤微天下之政中國之事皆大夫
持之故二十九年荀盈合十國大夫城杞三十年晉
人合十一大夫會于澶淵昭元年趙武會十大夫號
諸侯莫有見者是知天下之政中國之事皆主於大
夫故也。昭公承衰微之緒享國不長事罕見經而
十一年韓起會之國大夫于厥慭是亦悼平之故風
也然猶能糾帥諸侯盟于平丘。至于頃公則未
嘗親出盟會昭二十五年趙鞅會九國大夫于黃父
二十七年鞅會五國大夫于扈皆屬諸臣則其衰削
殆有甚於昭公矣。陳逵至于定公顛危赤持將剖

心於卿之手雖召陵之役黃池之會兩見於經而侵
伐之事大抵皆六卿專之故昭三十一年荀躒會季
孫意如于適歷憂唁昭公于乾侯此則知知氏之專
也。定四年士鞅伐鮮虞五年圍之八年侵鄭遂侵
衛十三年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此則范氏之專也
。定十三年荀寅入于朝歌以叛此則中行氏之專
也。昭三十二年韓不信合十三國大夫城成周此
則韓氏之專也。定十年趙鞅圍衛十三年入于晉
陽以叛復歸于晉哀六年納衛世子蒯聵于戚及鄭
師戰于鐵五年伐衛六年伐鮮虞十年侵齊此則趙

氏之專也。哀七年魏曼多侵衛十三年復侵衛此
則魏氏之專也。凡此六卿磨牙鼓毒吞有晉之
心外則諸侯已離內則權臣僭叛定公於此曾不一
舉手焉晉雖曰晉其實六卿之有也聖人筆削之際
蓋不忍言所以絕筆於獲麟也晉自獻至定無慮三
變獻惠文公則國政一出於君故經於盟會侵伐無
書卿者襄灵成景厲公則國政漸奪於臣故經書侵
伐會盟多主於卿自悼以來國政一委於大夫故末
流尾大之患卒致滅亡不可復救然則人君威福之
柄可不戒哉

沈先生春秋比事卷第六

齊

世家

按史記世家武王平商封太公於齊營丘東太公修政於齊通商工之業便魚鹽之利而民多歸齊齊為大國都營丘自太公至哀公凡五世哀公時紀侯譖之周周烹哀公而立其弟靜是為胡公徙都薄姑哀公母弟殺胡公自立是為獻公徙臨淄自獻公至僖公祿父凡七世而入春秋蓋隱三年也自僖公至簡公終春秋之年傳祚十四君合二百四十二年今攷其行事見於經者次諸公論之

僖公 名祿父惠公二十九年立桓十四年卒

齊自太公之興在春秋最為強國僖公當隱公時連結諸侯務為威強故三年盟鄭伯六年盟魯公八年盟衛侯又盟宋公相與同心協力以安社稷然其盟情之情不能相保一旦務利忘義則棄禮文尋兵革怨連禍結轉為仇敵故隱八年與宋盟而十年伐宋六年與魯盟而桓十年十三年與魯戰隱三年與鄭盟而桓十三年與鄭戰其間終始相好不加兵侵伐者惟衛國而已故隱八年桓三年胥命於蒲十年戰暴秋郎十一年又盟十三年戰暴鄭紀三國皆與衛同其好惡而不至反覆也夫暴宋衛鄭諸國其交兵易爽此伐之彼必報之興兵報復不能相下以其勢相抗也惟齊視諸國最強故在僖公時每連諸侯以伐人而未聞諸侯敢連兵以伐之者蓋其土地之廣甲兵之衆威勢之強足以凌蔑諸侯故非特皆好結怨與四國為敵而弱小之國亦屢被其患以隱十年入郕十一年入許桓五年如紀其凌暴小國若此其甚也嗚呼僖子始文而交惡口血未乾而背盟春秋之世擧國一也而齊能太公之裔稱當世為諸侯之所倚重使僖公能以信義撫大邦以仁義交小國將合同盟藩屏王室其誰敢不聽不務為而逞其威勢致以自強遂使諸侯稱兵相伐紛然四起無復忌憚則僖公其禍亂之始歟

齊僖與紀始終

按桓五年齊侯鄭伯如紀左氏謂欲以襲紀紀人知之當是時齊鄭交好故鄭附齊國紀而魯與紀婣國會以十年郎之戰於齊鄭素好至十一年鄭莊公卒厲公立鄭始與魯結好于武父故十三年桓公連紀侯鄭伯及齊宋衛燕戰蓋鄭始與齊好則附齊以謀

紀及與魯平則逮紀以讐齊是齊紀之相讐耶未嘗不與也及齊僖公卒襄公即位桓十五年春會齊侯于艾象於是好齊仇鄭故十七年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黃蓋紀魯同心會與齊平則紀亦與齊平矣洎桓公以姜氏之亂見弑於齊齊襄復為讐齊既卷戕紀之心無復假借故莊公元年書齊師遷紀郱鄑郚杜謂徙三邑之民而取其地也言以師遷見師以兵威逼脅而種遷之也紀既受制於齊不自能安其國故三年紀侯之弟季以酅入于齊為齊附庸之國先儒謂季以邑入齊先祀不廢社稷有奉書字以

貴之事大不然夫酅紀侯邑非紀所得專也今季雖割弱而紀侯猶在季安得專而與人哉四年紀侯大去其國而齊逆并紀夫并人之國取人之地齊襄固不容誅然使紀侯亡國者實季之罪也不言戕者齊未嘗加兵於紀由季以酅入而紀侯以自去所以重季之惡也公羊謂襄公復齊之讐蓋附會云耳

襄公名諸兒桓十五年立莊公八年無知弑之

襄公之惡罪不在赦者有三通文姜以亂大倫一也貪土地而戕紀國二也拒王命而納衛朔三也南山之詩也曰鳥獸之行淫乎其妹夫襄公以國君之尊而為污行上悖天理下戕人倫使桓公見賊於彭生以起兩國之害按其罪雖裂肝碎首未為過也時無王政九伐之法不加焉使如襄公之惡尚能有國數載始見殞於國人亦可為太息夫春秋之法罪莫重於戕國蓋以無并其土地賤艾其民人為惡之甚者也況自入春秋諸侯未有戕國者自襄公作庸於紀使紀侯忘宗廟社稷播越於外不得祀其先君襄公惡為殘暴而莫之恤自是春秋諸侯例以戕國為常非公其誰啟之敟衛宣無道嬖庶殺適伋之死也朔實造之則朔得罪於衛其不當立明也宣公既沒朔

假然自立得志於衛者五年洩職知義所在立黔牟以奉康叔使衛統援正則黔牟之不當廢亦明也朔不當立黔牟不當廢襄公擅衛朔之附己乃會諸侯之師拒天子之命伐而納之豈徵紊亂大義教所不赦哉蓋亦幾其周室矣故等諸侯之罪則齊為重會次之諸侯又次之而朔之惡有不足論焉嗚呼人倫不可紊也而襄公亂之敵國不可凌也而襄公戕之王命不可奸也而襄公拒之犯此三惡則何以紹桓太公雄長諸侯乎其不能令終宜矣

桓公見二霸

孝公 名昭 僖十八年立二十七年卒

按左氏齊小白夫人無子多內寵內嬖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無虧少衛姬生惠公鄭姬生孝公葛嬴生昭公密姬生懿公宋華子生公子雍小白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爲太子雍巫有寵於衛共姬爲請於公亦有寵公許之立無虧管仲卒五子皆求立小白卒易牙與寺人貂殺羣吏而立無虧孝公出奔宋僖十八年宋襄公以諸侯伐齊立孝公四公子之徒拒之宋遂戰于甗齊師敗殺無虧故宋襄公立孝公而還夫有嫡則立嫡均庶則立長此古今通義小白無嫡六子皆庶而無出於衛姬爲羣庶之長以義正之則無虧當立明矣小白惑於私愛始屬孝公於襄公又許易牙以管仲之賢不能斷以大義卒致五公子之亂而齊之禍實小白管仲啟之也及孝公既立二十一年與宋襄公盟于鹿上是時宋楚爭霸故宋襄邀二大國主盟鹿上而宋楚二君霸業未定孝公未敢背宋而卒叛也至二十一年盂之會二十二年泓之戰敗宋師中國之勢已在於楚而宋不足恃孝公於是始伐宋衛縱以譬宋恩楚與夫宋襄公天子之上公而楚夷狄也孝公之立出於襄即位之初既不能伐楚以雖小白之業又不能補宋襄以翊定立之恩乃忘德背義棄華即夷使先君之功一旦墜地可勝歎哉

孝公與狄盟始

小白與霸天下稱之聖人許焉以其當夷狄暴強之時而能糾協諸侯攘狄人之鋒振中國之氣是可嘉也自孝公起狄之禍獻之役求救於狄且與之結盟 僖十八年狄救齊二十年盟 自後狄恃其功侵犯不已 僖三十年三十三年文四年九年十一年宣三年來伐四年侵狄 蓋夷狄不可與共功與之共功則終受其禍孝公即不能掾之却之以紹先君之烈復啟其貪婪貽患子孫使霸業不能梳惜哉

昭公 名潘僖二十八年立文十四年卒

晉文公事見二霸例齊桓事見桓公例

懿公 名商人文十四年立十八年齊人弒之

按左氏晉叔姬妃齊昭公生舍叔姬無寵舍無威公子商人小白之子昭公弟也驟施於國而多聚士盡其家貸於公有司以繼之昭公卒舍即位商人弒舍而立其兄元元弗受及商人自立元不順其政後五年齊邴歜閻職弒商人齊人立公子元經曰齊人弒

其君商人稱商人者以見商人之慕弑自立國人不共
也夫齊自小白之没歷孝至懿凡三君或以戰伐立
或以纂弑且皆起於小白之没不正故互相摽奪不
勝其禍然昭公之時商人驟施聚士逞意已萌而公
不早圖之養成其志卒至殞軀則昭公之死蓋亦自取
之也嗚呼商人弑君據國逞志於齊自謂長其封土
無敢睥睨者然而數年閒見殞僕豎身任而亡蓋甚
好逞事每君此悲夫說者謂晉主盟中國諸侯之
所恃仗也齊國之亂而君被弑曾未嘗來救於晉晉
亦莫之救何耶蓋當是時晉靈昏國勢積不

君自不免於趙穿之難安能救卹他國以振盟主之
威哉

惠公 名元宣公元年立十五年卒

與莒國終始

惠公在位十年事鮮係於他國惟魯以娶婦取田交
際為多已見齊魯例並十年書元年齊崔氏出奔衛
崔氏亂齊事始于此禍雖起于惠公而崔氏之出惠
公已没亦移之于齊大夫例惟齊伐莒自惠公後屢
見於經遂次其事而論之考之春秋書滕邾莒以下
皆小國也然各有係屬春邾係魯許係鄭曹係宋其
所又被伐者不過其素事之國也惟齊于莒亦然棄
宣四年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
蓋莒魯久同信好至宣公始加侵伐故十一年公孫
歸父會齊伐莒自是魯無譬莒之文而齊每加兵于
莒矣故十三年齊師伐莒襄二十三年齊侯襲莒二
十四年齊崔氏伐莒昭十九年齊高發伐莒二十二
年齊侯伐莒並自宣至昭伐莒者六雖宣十七年馬
陵之盟服晉以結盟好而終不免齊之侵伐蓋其壤
地相接齊之強盛足以拄其喉襟也然齊自僖至懿
更歷數君非不逞威小國而經無伐莒之文至惠公

始六者蓋齊魯交結久矣而莒魯之好前此未嘗替
也暨既事齊則齊故重於侵莒至是襄公平莒及郯
莒人不從其請兩國之好始相翻二魯既連齊以伐
莒齊求魯之意移兵于莒者勢使然也雖然使齊侯
能懷柔小國終始不變翼向之役以大義規魯使
其悔禍于莒降心相從則惠公之德亦美矣哉

頃公 名無野宣十年立成九年卒

齊晉相雄久矣景公紹晉霸業未衰而齊至頃公國
勢浸弱魯衛諸君皆附晉背齊故從晉以征伐也歲
宣十七年晉侯為斷道之盟使郤克請會于齊齊

使婦人觀而笑之克怒誓報齊役乘京廬待命于齊
而歸自是伐齊之役鞌之戰皆郤克主事此齊晉
交怨之由也故十四年書晉侯衛世子臧伐齊成二
年魯四大夫合四國伐齊齊師敗績衛以附晉為斷
道之盟故成二年衛孫良夫戰齊于新築魯亦附晉
取汶陽之田故是年四大夫戰于鞌蓋是時諸侯從
晉齊師益寡故敗鞌之後遂使請盟晉侯許之自是
終成之世齊不復加兵于晉則其懼晉可知矣憲齊
霸之衰其基于此乎
靈公 名環 九年立 襄十九年卒

齊自晉靈耳汶陽從晉好至頃公時鞌之戰敗於郤
克請盟袁婁遂聽命於晉自成五年蟲牢之盟至襄
十四年伐秦之役凡盟會征伐晉者二十八年其間
盟者凡七 成五年蟲牢七年馬陵九年蒲十五年戚十八年虛朾 襄三年雞澤 湨梁
九年戚十一年亳城北凡九 會同者六 成十五年
鍾離 襄十五年戚八年邢丘 成十六年沙隨 襄十一年
蕭魚十四年向 同伐者十一 成八年伐郯十八年伐
鄭 十三年伐秦十六年伐鄭 襄九年十年十一年伐
鄭 十四年伐秦及伐鄭也 同救者二 成七年救陳 襄
襄五年救陳 戍者一 襄五年 皆附從盟主以正

中夏郤抗楚也及襄十五年晉悼即位平公嗣立齊
侯乘間復叛屢與魯仇故四年之間侵伐魯鄙者凡
六蓋魯皆齊事晉齊蓄憾已久賴景公一戰兵威足
以折之而屬公悼公或以威強或以德義皆能制齊
而幸賴以無恐一旦悼公之亡遂憾于魯矣平公
情齊之橫欲繼前烈以撫諸侯是以襄十八年合十
二國之師同圍齊十九年率諸侯為祝柯之盟是時
晉雖強而齊猶未服故衛孫林父晉士匄復帥師以
侵伐之逮靈公卒莊公光立齊始服從晉矣然方齊
未叛晉之初其聽命於會者自虛朾之盟以後或崔

杼或世子光或齊人皆不書齊侯何也按世家靈公
十年晉悼伐齊齊令公子光質晉十九年立公子光
為太子高厚傅之令會諸侯於鍾離蓋當時公子光在
晉故合諸侯皆光攝齊事光既在晉齊無監國則靈
公不敢親往宜矣是以或遣崔杼或遣齊人間見
於經也嗚呼齊國之強不逮晉久矣為靈公者能崇
德義修政刑使諸侯服從以勝晉則可不然則事之
可也既不能強又不能弱而乘間抵隙乍叛乍服自
取危辱亦謬矣哉
莊公 名光 襄二十年立 二十五年崔杼弒之

莊公鑒靈公之失畏晉見伐即位之初首從晉盟故
襄二十年澶淵之盟二十一年商任之會二十二年
沙隨之會齊皆與焉及晉有欒盈之禍莊公於是伐
衛伐晉既讐與國又虐盟主復失晉國之好故魯仲
孫羯帥師侵齊以為晉之犄角蓋方莊公初立國有
子牙高厚之難懼晉來問侵伐不勝其患故勉從盟
好以紓目前之禍及國難果平於是伺晉之隙故肆
徼倖而復怨于晉矣按左氏莊公為勇爵以登勇士
作先驅之屬以任武功故晏平仲歎之曰君恃勇
力以伐盟主若不濟國之福也由是知莊公崇尚武

力不修禮義故結怨大國曾莫之恤殊不知國勢已
頹諸侯離叛非可力爭也然莊公雖逞志於晉卒不
能成尺寸之功身沒之後子孫不免屈膝從盟晉
則強國則侵伐之事果何所恃哉按世家初靈公取
魯女生子光以為太子戎姬生子牙戎姬嬖請牙為太
子公許之遂徙光於東陲使高厚傅牙為太子靈公
疾崔杼逆光而立之是為莊公莊公即位殺子牙崔
杼殺高厚此崔杼立莊公之實也按左氏崔杼娶棠
公妻莊公通焉崔子怒又以其間伐晉也欲弒公以
說於晉莒子朝齊公享之崔子稱疾不視事公問崔
子崔子遂弒公此弒莊公之實也夫崔氏弒君循國
其患國不容誅矣然方靈公之嬖戎子欲立子牙崔
子獨明大義迎公於外立以為君其始非不正也而
莊公淫亂不道乃通其室家卒致殞身失位蒙不朽
之恥非其自取之歟雖然齊十四君其被弒者五無
知弒諸兒商人弒舍邴歜閻職弒商人崔杼弒光陳
乞弒荼其禍皆起於當時之君溺愛寵私定嗣不正
故後世子孫據國竊位互相殘滅為患有不可勝言
者夫以小白之賢於此且猶失之而況於庸君乎然
則有國家者立嫡定嗣不可或也

景公 名杵臼襄二十六年立哀五年卒

齊晉兩國相為強弱晉強則齊同諸侯以附晉晉弱
則齊合諸侯以自強若魯衛鄭諸國則睹齊晉盛衰
而為向背者也攷之春秋自襄二十九年至定七年
則晉之勢未弱於齊自是以後晉國既弱故齊以易
晉而敢與抗衛夫邲故以齊從叛及魯衛鄭三國之
向背而知之按襄二十九年城杞之役三十年澶淵
之會昭元年虢之會十一年厥慭之會十三年平丘
之會二十六年鄟陵之盟三十二年城周之役定四
年召陵之會皋鼬之盟七年按是會皆晉主會而齊

與諸侯與焉則知晉勢未弱齊未敢叛晉諸侯亦未
敢遽超齊也至定七年則魯鄭三國頻皆舍晉適齊
○故衛自是年齊執其行人侵之遂與齊侯盟于沙
九年次五氏十年會安甫十三年次垂葭十四年會
牽盛會蓮蒢哀元年齊衛伐晉三年圍戚例皆叛晉
與齊衛謀而終伐之也○魯自齊莊時仲孫羯侵齊
之後與齊爲雠故崔杼伐北鄙逮景公立昭七年暨
齊平叔孫婼如齊莅盟仲孫貜如齊其後春昭爲季
氏所逐二十五年孫於齊齊侯唁公於野井取鄆以
居公公自齊居鄆二十七年而如齊二十九年又唁

公蓋齊逆魯境故昭公投身於齊恃齊以復國也至
定公七年齊與衛盟相結以圖晉國晉則亦歸魯故
是年齊國夏伐我公兩侵齊齊國夏又伐我十年始
及齊平爲夾谷之會齊人歸魯鄆讙龜陰田十二年
公會齊侯於黄十四年公會齊衛于牽於景公之世
齊魯衛皆平而始無携貳也○鄭自定四年召陵之
會皋鼬之盟晉會齊諸侯交好至定六年晉使魯討
鄭之伐胥靡胥靡周地周儋翩因鄭人以作亂故晉使
魯討之魯於是爲晉侵鄭鄭畏魯之患故明年盟齊
侯於鹹蓋欲結齊以禦之也八年晉士鞅帥師侵鄭

遂侵衛是年冬衛侯鄭伯盟於曲濮蓋是時衛鄭皆
附齊叛晉故晉侯侵鄭則必侵衛而衛交盟歡一心
以圖齊好也自定十年齊魯交平之後叔孫州仇如
齊明年遂及鄭平叔還如鄭衛盟則魯非特與齊好
而鄭之怨以解矣十四年衛公叔戌北宮結來奔
是年公會齊侯衛侯於牽則魯以非特以鄭好而衛
之怨亦解矣大抵自定公以來魯則附晉以背齊衛
鄭則附齊以譬晉齊衛晉則與魯平魯平則鄭衛以
平矣雖然齊晉爭强自前已然而齊未嘗得鄭衛也
至是始從齊者蓋由哀定之間頃當定國晉出六卿

之雜國勢愈微故景公得以侵權也嗚呼晉雖剖分
六卿霸業對也不可支吾然以景公於齊好宮室聚
大馬窮奢極侈厚賦重刑殺攬衆惡無庇善之可求
處國君此又安能代晉主盟雄長諸侯哉宜其身沒
之後傳祚不久而氏子得攻之也

齊燕錄始

燕自稱侯按春秋至宣侯當桓十二年及十三年秋
人見經自後出百餘年絶不復書建襄二十九年燕
高止出奔北燕昭三年北燕伯款出奔齊六年齊侯
伐北燕十二年齊高偃納北燕伯事始復見按孟子

戰齊伐燕與經所書前後戰伐齊納之事多為齊
國以其比考之則燕僻居北陲迷壤戎狄故不與諸
侯通而經特書北燕以見其遠且罕見故異之也惟
齊受封山東距燕甚遠而事每相接何哉蓋景公之
夫人實燕姬也則齊與燕乃婚姻之國宜其急難相
求雖遠必赴此景公時齊納之事所以四見於經也
按左氏襄二十九年公孫蠆公孫竈放其大夫高止
於燕書曰出奔罪高止也高止好以事為功且專故
難及之昭三年燕北奔齊左氏謂燕簡公欲去諸大
夫而立其寵人燕大夫比殺公之外嬖公懼奔齊書
曰北燕伯奔罪之也蓋寵其私嬖而欲制臣下至
于出奔其惡可知矣燕伯既適齊是以六年齊侯伐
北燕以納之左氏謂晏子曰不入燕有君矣民不貳
吾君賄左右諂諛作大事不以信未嘗可也齊侯為
是不克納故十二年高偃復帥師納之於唐左氏謂
因其衆也夫齊侯之納燕伯禮也春秋之法君雖不
君臣不可以不臣燕伯溺寵私嬖不能撫綏其臣固
不君矣然為大夫者安得犯象奸分脅制人主而使
播越於外哉然則齊侯納之誠有得於春秋之法而
晏子之言殆非所以戒後世也

悼公名陽生哀七年立十年卒

按左氏并齊世家景公太子未冠而卒庶子荼嬖公
疾使國惠子高昭子立荼逐群公子於萊景公卒荼
立為晏孺子群公子畏誅皆出亡荼異母弟陽生奔
魯陳乞偽事高國曰子得君大夫皆自危欲謀作亂
又謂諸大夫曰高子可畏及未發先之大夫從之乃
殺高昭子使召陽生盟諸大夫而立之是為悼公使
朱毛殺晏孺子於萊下此悼公即位之實也當悼公
時晉已衰弱不能有諸侯而齊與鄭衛自景公時已相
結好齊以晉不足畏而晉可陵也故哀公八年鮑
牧伐魯取讙及闡按左氏悼公在魯季康子以其妹
妻之及即位而逆之季魴侯通焉女言其情魯弗敢
與悼公怒故伐取魯之二邑尤季姬而娶於公故公
復歸魯二邑然則悼之不君甚矣以婦人而取魯邑
又以婦人而歸之寵嬖私昵不顧禮義則魯雖陽受
其邑而陰實有憾齊矣故十年背齊從吳而會吳伐
齊齊人畏吳之強欲解國難逆弒悼公以說於吳故
經於伐齊之後雖書陽生之卒蓋以其驕淫不君則
內外離心宜致難也晉趙鞅乘齊之亂帥師侵齊則
齊晉至此蓋并弱矣以堂堂之晉前此齊所服從奔

夫盟會而不敢後令不戚齊侯于未亡之前乃棄其
喪而侵之則晉之衰微殆反出齊下中國之所畏懼
者惟諸吳而已是所以為春秋之末流也

簡公名壬表十一年立末年而春秋終

按世家悼公卒齊人共立其子壬是為簡公簡公元
年以魯連吳見伐使國書帥師伐魯其年公會吳伐
齊齊以吳而見伐與欲吳爭魯而齊不能敵吳也故
吳晉伐齊之後國書帥師及吳戰於艾陵齊師敗
績獲國書自是一敗而齊之兵威掃地矣故終春秋
不復見經天下所知者惟一強吳而齊晉莫不然得

王盟中夏蓋晉雖削弱苟齊侯能修其德攻出諸侯
以繼紹小白之烈使中國有所倚仗不至于靡然從
夷則禮義之柄猶有所持也今晉齊俱弱而強吳方
霸中國淪胥逮此而盡此聖人所以絕筆也

齊大夫

齊大夫見經者十有八人高氏八人國氏八人仲孫
崔杼慶封㚃施陳乞皆以見經按左氏傳僖十二年
管仲平戎于王王享以上卿之禮仲辭曰臣賤有司
也有天子二守國高在則高氏皆天子之所命為齊
上卿者也故其族輒書於經者最盛於諸臣高傒以
莊二十二年始載春秋閔二年書高子即高傒也其
後有高固無咎厚止偃發張凡七人皆高傒之族也
國歸父以僖三十二年來聘書其後國佐弱夏書皆
歸父之族也仲孫蓋公族大夫魯仲孫蔑之稱是也
然仲孫高子崔氏皆不以名書褒貶之意各有在
閔元年齊仲孫湫來省魯難書曰仲孫嘉之也蓋是
時魯有慶父之難仲孫能教桓鄰好遠來勤恤雖非
君命而義有可嘉故特不書名二年齊高子來盟杜
謂齊侯使來平魯僖公新立因遂結盟故不稱使蓋
是時閔公被弒慶父出奔成季立僖僖非正子高子

結盟於魯以定僖公之位則其援魯之功大矣故亦
不書名至宣十年齊崔氏出奔衛左氏謂崔杼有寵
於惠公高國畏其逼也及惠公卒而逐之奔衛故書
曰崔氏非其罪也且告以族不以名是不然春秋書
氏者所以譏世卿若尹氏卒之義是也崔氏世為齊
專恣危甚終致弒君之惡故聖人因其出奔首起其
義以戒天下後世之寵世臣者其禍必至于僭亂也
若夫無知子糾商人陽生皆公子也無知子糾未至
未嘗為君故稱人殺之商人陽生皆即君位故於弒一
與卒皆以君禮書之至襄五年癸十一年世子光乞

王見於經按禮諸侯之適子咪誓於天子則以皮帛繼子男當其之上卿故經凡書世子皆在子男之下國卿之上者此其義也雖然考春之大夫善惡輕重係於國政者其先後終始可按經而言也請以次而論之春自隱三年入春秋至莊之二十一年皆不稱卿之名氏蓋是時諸侯擅政大夫未專也自宣成以來大夫稍侵君權故盟會侵伐類專其任而弑君出奔之變始見于經在僖公時高傒不因君命來魯以子叔姬又與子叔姬來至惠公卒崔氏奔衛則大夫之亂蓋起於此至頃公時高固專會於無婁靈公時國佐者諸侯盟伐皆無咎出會大夫崔杼三與諸侯盟會皆大夫之專也終之無咎奔莒國佐高厚見殺而崔氏竟弑莊公蓋其專自恣不能棄故其禍亂相尋而作也景公繼莊公即位享國雖久而大夫奔亡他國尤多於前襄二十八年慶封奔晉二十九年高止奔北燕昭十年欒施奔魯哀六年國夏高張奔晉考所致之由類以披竊國柄市威弄權至其甚也不能相容自取竄辱在大夫固有罪矣而人君恭成至此是又可重責也馴致末流悍簡之閭陳乞弑君立君皆出其手則其悖亂為甚是以終

二君之世爵不書經蓋其國勢頹委君弱臣強國事之所付伏者有臣而無君矣譬猶中人之家閫內之主上下無制而強奴悍婢儼然自恣驕蹇之氣陵轢亂離而不恤也嗚呼王制亡而春秋作春秋衰而戰國興觀定哀之間天下之俗將流入縱橫以亂從亂又非特春秋所書而已也此孔子所以傷之而絕筆也

滮先生春秋比事卷之七

宋

世家

按世家宋出於微子之後微子紂之庶兄周公輔成王誅武庚殺管叔放蔡叔乃命微子代殷後奉其先祀國於宋自微子至武公凡傳十三君與魯衛相衛武公生女為魯惠夫人生桓公卒子宣公立宣公太子與夷宣公病遜其弟和和三讓而受之宣公卒和立是為穆公穆公即位於惠四十二年見春秋二年而卒自穆公至景公頭曼亦十三年君合二百四十二

年今考其事終始次諸公而論之

穆公名和惠四十二年立隱三年卒

定嗣立君王制之所甚嚴也義不可主而以愛立之未有不產亂也觀宋宣之事可見矣初宣公謂穆公曰吾愛與夷不若愛汝汝盍為君宣公死穆公立及穆公疾召孔父而屬宣公之子與夷為君是為殤公公使己子馮出居鄭以避殤公即位公子馮在鄭鄭欲納之時衛州吁初立將修怨於鄭姑告於宋而伐鄭宋人許之故宋鄭交怨連兵數年至桓二年宋督弒與夷及孔父左氏謂宋殤公十年十一戰民不堪命督因作亂殺孔父而弒殤君召馮於鄭而立之是謂莊公而公羊傳謂莊公馮弒與夷與左傳所載不同左氏取宣公為知人公羊罪宣公為起禍左氏曰宋宣公可謂知人矣立穆公其子饗之公羊曰君子大居正宋之禍宣公為之也折衷二傳則公羊之說為近理大傳謂以枉不以恩古今通義也昔吳鄭諸樊欲遜國季札札不受以次受餘祭餘昧而立之及昧當國而卒札逃去國人立昧之子王僚諸樊之子光以其立僚而逆父之位遂與專諸刺王僚蓋使諸樊不遜季札則無光之害矣禍實起諸樊耳與夷

無罪宣公為義當立之也而溺於私愛遜廢大義而立穆公是致穆公報兄之德遜其子而與夷卒有子馮之難其與諸樊之事均也公羊謂宋之禍起於宣公諒矣然則有國家寵愛以遺子孫之患固不可妄名過義而召國亂以為春秋之罪人也

殤公名與夷隱四年立桓二年卒

殤公在位十年十一戰民不堪命卒致宋督之禍觀其連結齊魯衛陳蔡五國動兵於鄭意在推長諸侯阻兵為強使諸國莫敢抗也然無德而威反以賈禍非惟鄭不畏服振兵報怨而齊魯二君疾其暴橫亦

接兵境上共憤而攻之攻之經自公子馮奔鄭衛州
吁欲修怨于鄭告宋伐之故宋鄭交怨連兵十餘年
經書隱四年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翬帥師會四
國又伐鄭五年鄭連邾報伐是年宋復伐鄭圍長葛
十年翬帥師會齊鄭伐宋宋衛人入鄭報之宋蔡衛
伐戴鄭伯伐取之此宋與鄭交怨之迹也魯自桓公
時盟於宿遂與宋交好至隱四年桓公立遂於清以
尋宿之盟是年翬會伐鄭六年鄭與魯平以祊歸魯
魯始背宋親鄭故十年翬會鄭伐宋公敗宋師於菅
取郜取防此宋與魯仇好之迹也衛自隱二年鄭人

伐衛有怨於鄭故四年西同宋伐鄭八年遇宋公於
垂盟於瓦屋十年同入鄭伐戴此宋衛交好之迹也至
齊則自隱八年與宋盟瓦屋十年背宋之盟與魯
鄭伐之就宋莊公始及宋平陳隱四年同宋伐鄭蔡
止隱四年同宋伐鄭十年同伐戴他無宋仇好之事
此宋與三國交結之迹也蓋以子馮居國故與宋殤
終始不和衛以州吁當國之時結宋以仇鄭其後州
吁雖沒宋終不與鄭好以敗衛盟故正殤公之世宋
衛兩國絕無嫌隙唯魯猶連宋以仇鄭及鄭渝平
歸祊之後乃好鄭而貴宋以為雠矣至齊則以威強
自恃初無畏宋之心宋公雖盟以結之而隨以見伐
若陳蔡則比宋為弱故有同伐之好而無交伐之事
凡此諸國皆攷之經傳其從背之實如此嗟呼暴惡
如州吁天下之所切齒而殤公終始與之結好至鄭
同姓之國於宋為親而連歲侵伐魯不少悔好其所
當讐讐其所當好其無恥不義亦甚矣然則見伐於
魯豈見弒於國人宜哉

莊公名馮桓三年立十一年薨春秋莊三年卒

春秋之法君弒而賊不討則深責其國以為無臣子
也宋督弒一國君殺一賢臣莊公即位義當首誅桀

逆以為賊亂之戒既不能然方且恩其召立用為
股肱此為督之罪無以異矣而魯齊諸國取其重賂
不能誅討而反平之故經書以成宋亂蓋非特重賂
莊公亦所以罪諸侯也然莊公初立鑒殤公好兵之
禍卒致殞斃故自桓三年紹祚至于十年經無宋事
及其暴心縱踏前轍遂連諸侯再與鄭仇故桓十
一年以雍氏之故誘祭仲而立之誅逐忽以立突
夫忽當立而突不當立而莊公乃欲傾人之國殺嫡立
庶其惡可知矣魯桓公念宋鄭之怨欲平兩國而莊
公不許故十二年魯鄭伐宋而戰之十三年又與宋

郳十四年宋以齊蔡衛陳伐鄭左氏謂報宋之戰十五年宋以蔡衛伐鄭左氏謂納厲公十六年公會宋衛陳蔡伐鄭杜謂復納厲公蓋宋鄭兩不相下原宋公之心正欲讐鄭以快宋積故在厲公特則以責賂而致伐在昭公特則以納突而致伐其所以連年興兵者止欲病鄭而已初無心於厲公也魯自桓十一年兩會宋公十二年之盟又兩會之蓋魯欲平宋鄭是以屢為盟會及宋不許則又連鄭以伐之十三年又會鄭以伐之及十五年鄭突奔蔡昭公復歸魯於是棄鄭好宋是年遂連鄭以伐宋蓋魯以後鄭之與

忽結怨十年嘗有郎之師前此厲公當國不與郎伐及突立忽入遂尋舊怨故背鄭以同宋連兵以伐鄭也自是與宋堅好故十六年會宋伐鄭十七年同宋伐邾凡此皆魯鄭與宋在莊公時仇好之實也至齊衛蔡陳四國則有同好之文無相伐之事故桓十三年戰魯鄭紀之役則齊衛同之而衛在宋比齊尤親故十五年同伐鄭十六年又會伐鄭十七年伐邾衛獨與而齊不至此齊衛兩國之實也桓十四年十六年伐鄭之役則陳蔡同之而陳抱蔡比宋尤親故十五年伐鄭則陳獨與而蔡不至此陳蔡兩國之實也

夫以鄭之伐宋昭公以前不過魯往會之而已諸國未嘗從也至宋伐鄭則齊衛諸國連車結軌從師於宋豈宋嘗隱桓之間而為強國是以帥服諸侯故耶莊公即位之初雖征伐之事寂然無聞而其暴虐侵臧厲復不減於殤公其保身以終幸也昔皇武子使於周周孔寧曰宋天子之上公於周為客天子有事膳焉有喪拜焉是以孔子序魯自齊以下類加宋於諸侯之上惟隱八年瓦屋之盟序於齊先蓋以當時殤宋為公東齊強大與宋相埒至他諸侯則不可得而亞也噫以宋公之爵如此之尊宋國之勢如此之

強未嘗得一賢君紹祀微子使後之國君皆如殤公莊公則雖爵尊國強何足惜哉

閔公　名捷莊三年五十二年宋萬弒之

宋自殤公於衛交好訖莊公之身終無嫌隙會盟侵伐靡不同之及閔公立始倚齊以伐衛蓋是時齊方強盛宋國削弱伐衛之役齊為主兵宋往從之按左氏為納惠公故有此伐夫朔與宣姜同搆急子負罪出奔而齊帥諸侯以納之致已非矣宋從齊伐衛厥罪均也蓋六年王師救衛不克朔入放黔牟寧跪殺左氏公子而即位則齊宋諸侯拒天子之命納罪

之人其惡尤甚也夫宋與衛兼世交好義非不積當
衛之亂為宋公者宜率諸侯奉王命以固黔牟之位使
朔不得以亂衛可也今乃害救戚義與齊同惡使朔
奉祀於衛而兩國盟好一旦墮地豈諸侯相與之義
我魯自莊九年伐齊納糾與齊為仇乾時之戰敗於
齊齊殺子糾復有長勺之役而齊魯交惡其宋閔即
位既與齊好魯為齊敵於是伐宋故十年敗齊師於
勺既得志於齊遂侵宋是年齊師宋師次郎以纍魯
而魯敗宋師於乘丘十一年宋為乘丘之役侵魯魯
復敗宋師於鄑蓋是時宋國衰弱故卒違齊之師而

不能勝魯救為魯所敗也宋魯兩君既不相下故終
閔之世與魯不平而宋莊之好不廢矣按左氏謂
乘丘之役魯莊公以金僕姑射南宮長萬公右歂孫生
搏之宋人請之宋公靳之宋萬以為病十二年遂殺
閔公及殺仇牧又殺宋督立子游夫閔公敗先君之
好結怨魯衛內無賢臣之助外無敵國之援表武辱
國齊取已甚而猶以不執之言押侮臣下致使懷怨
蓄憤而身殞臣手宋萬之罪固所不貸抑亦閔公自
取之殃

桓公　名御說莊十二年立僖九年卒

宋萬之亂羣公子奔蕭公子御說奔亳宋萬弟牛猛獲
圍亳叔蕭大心戴及武宣穆莊之族與曹師伐之殺
南宮牛於師殺子游於宋遂立桓公桓公紹嗣值小
白主霸往從盟會國事頗顯考其從違之迹宋比諸
侯復齊最多叛亦最少自莊公十三年北杏之會從
宋一叛齊齊從遂陳曹會伐之宋遂屈服故十四年
鄄之會宋公復與自是以後類皆齊終小白之霸
不復背叛而在當時最為賢者故十五年再會於鄄
又同伐郳是年郳侵宋故十六年齊為宋伐鄭同盟
於幽十九年與齊魯盟及同齊伐徐二十七年同盟

於幽二十八年同齊救鄭三十二年與齊遇梁丘僖
元年與齊次聶北救邢城邢又會於檉又盟於貫三
年會陽穀四年會伐楚次陘又會侵陳五年會王世
子於首止六年會伐鄭圍新城七年同盟於甯毋八
年同盟於洮終御說之世自鄄以後於齊盟會侵伐
無一不與非若許衛陳鄭乍叛乍從不終始於齊也
按左氏閔公時宋大水魯莊公使往弔宋對曰孤實
不敬天降之災臧文仲曰宋其興乎禹湯罪己而興
桀紂罪人而亡列國有凶稱孤禮也言懼名禮其庶
乎既而聞之曰公子御說之辭也臧孫達曰是宜為

君有恤民之心則御說之賢著名當世其來已久覩
其躬率諸侯服從齊霸同心協力以驅攘夷狄拯救
中夏端委冕弁儼然在諸侯之先其亦有功于霸者
歟

襄公名慈父僖十年五二十三年卒

襄公即位之初小白尚霸故從齊盟會者三十九年
會葵丘十三年會鹹十五年盟牡丘是也及十七年小
白卒襄公欲紹齊霸顯名諸侯故十八年戰齊師以
示彊十九年執滕子以示威夏盟曹南以服曹邾鄫
子後曹南之盟於邾遂使邾人執而用之秋後圍曹

以討其貳則襄公急於定霸殘虐諸侯蓋如此其甚
也夫施虐於弱小之國則其強易逞而遇強則折矣
襄公不度德量力恐此暴氣至二十一年欲邀齊楚
而主盟之是年秋覩合楚于陳蔡鄭許曹六國同盟
於盂其意求霸矣如服楚吾能長楚則霸業成矣然
楚勢十倍於宋謂宋能屈楚非愚則誑故為會未幾
襄公遂為楚所執雖見釋於薄盟然其屈辱猶有甚
於滕子也滕子微弱不敵於諸侯則見執於宋猶未
足為中國恥今宋公以先代之後天子之上公而執
於夷狄是非特茲父之深恥實中國之大辱也襄公
於是發憤於一戰故二十五年連衛許滕伐鄭以先
病楚之與國王共怒又覩其楚之微者戰於泓竟敗
以死不能一奮武者傷襄公之志則翅截之功經營
中夏畢不陷於夷狄而志不克就國挫身殞徒長楚
人之殘暴是可憫也然以春秋之法責之罪不在楚
而在宋夫人操千金之產者不敢覬百金之資操百
金之產者不敢覬千金之資蓋利有所止而力之小
者不可圖大也襄公無小白之德而苟求大功其敗
亡固宜又何憾焉原襄公之始以十八年戰齊師而
敗之妄意無威可以陵轢諸侯謂莫吾若也故肆行

暴虐不恤孔慕求長楚人以主憂殞盡亦反而思之
而規摹小白之為乎小白之霸也諸侯不服不過伐
之甚則執其臣耳今則執滕子嬰齊用鄫子其威割
諸侯不亦異乎自北杏之會糾合諸侯者二十五年
諸侯奔走其命者十四國僅能伐楚而盟之今曹
南之盟從宋者雖曹邾二小國大夫伐鄭之役從宋
者惟許滕三國而使欲服楚於泓之戰其懷從諸侯
不亦異乎小白衣裳之會十有一兵車之會四救國
五滅國三伐國九侵陳一招攜撫二急救災可謂至
矣今戰覩盟曹南圍曹皆一而止則其撫柔之功

又不逮小白遠矣由是觀之不鑒小白之所為而欲
比肩其功是由適燕而南轅終不可至必頓楚而後
已也然則如襄公者誠圖霸之轍矣

宋襄公伐曹

襄公病曹者二僖十五年宋人伐曹十九年宋人圍
曹是夫以襄公始紹齊霸伐齊之役曹南之盟而從
宋者惟曹邾二國而已若陳鄭則一於附楚矣然不
志于曹無齊又視宋楚勝敗以為向背而襄公無可
勝之理蓋已絶暴於宋衛雖與伐齊之役而曹南之
盟又復不來則其待宋可見矣為襄公者蓋亦增

修於得善還曹伯以親諸侯可也而專事威強殘戕
小國致命以力爭不[illegible]雖乎晉鄭胡桓王桓王不礼
周桓公言於王曰我周之東遷晉鄭焉依善鄭以勸
來者猶懼不蔇況不礼焉鄭不來矣襄公欲靈中國
而戕曹為威將以致諸侯之服宜乎身敗國辱而莫
之振也

成公名王臣僖二十四年立文七年卒

自襄公敗於楚宋力不振成公踐祚無霸主之威斜
卑諸侯同心協力一洗前恥強楚愈橫興師病宋當
時齊魯諸君靡然從之莫有攖其鋒者而宋之被患
於此為甚故二十六年楚人伐宋圍緡二十七年楚
人陳人鄭人蔡人圍宋宋既患楚不能為敵於是背
制於楚屈膝受盟故國宋諸侯遂盟於宋則宋之服
楚也及晉文興霸侵曹伐衛執曹伯畀宋人城濮之
戰楚師大敗宋於是始得棄楚即晉從中國之盟會
故踐土之盟溫之會翟泉之盟宋皆與焉而終成公
之世無患楚者有晉文以為倚賴也其後重耳雖沒
宋猶得從晉以盟伐故二年盟垂隴伐秦三年伐沈
皆晉為主而宋輔之則宋孩過於襄公之時遠矣嗚
呼自齊小白亡中國無霸楚之為患不可勝枚襄公

雖有意援初而終致敗辱為天下笑僅非晉文興起
厲其兵威以折之則宋孰何不脅而為夷狄然則二
霸之功誠有補於春秋矣

昭公名杵臼文八年立十八年宋人弑之

宋十二君其驕淫不道莫甚於昭公故其在位國中
之亂凡三文七年宋人殺其大夫一也八年宋人殺其
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二也十六年宋人弑其君
杵臼三也三者之禍皆起於公族之爭權而實昭公
致之何哉按左氏載文七年宋成公卒昭公將去群
公子樂豫諫不從穆襄之族帥國人以攻殺公孫固

公孫鄢於公宮夫公族公室之枝葉也古今天下未有離持家而去其宗族者況戴武桓莊公族盤結於國牢不可破昭公即位不能親睦之而欲賤加翦之則其致亂必矣八年戴宋襄夫人昭公之嫡祖母也而公不禮焉夫人因戴氏之族以殺昭公之黨公孫孔叔公孫鍾離公子卬樹卿以死蕩意諸效節而出夫人雖不賢然昭公當念祖父之恩而奉事之可也乃偕徵鮮體以悖其祖母遂致大夫卿懸猜根因戴氏之族誅勦黨無為君國雖曰夫人之罪是亦昭公不孝有以致之而已十六年戴宋公子鮑禮於

國人昭公無道國人奉公子鮑以因夫人昭公將田孟諸夫人王姬使帥甸攻而殺之蕩意諸死之書曰宋人弑其君杵臼君無道也夫以諸侯之尊據有一國當修德愛民使國人推戴而顧臣之可也今使宋國之人奉其公子因夫人以戕公則昭不道抑又可知矣嗚呼宋自襄公敗楚屈辱已甚成公倚霸而立僅能國耳而其後嗣邪人厭之若此則何以紹嗣微子先昭居之烈哉宜乎子哀恥食其祿而出奔也

文公名鮑文十七年立成二年卒

鮑以柔嫚之容得寵於襄夫人乘昭公無道國人奉而立之弑君據國雖非鮑親為之而乘間立之曾無逐避之意以蹈其惡無異也是年晉衛陳鄭伐宋討宋之亂然卒不克討乃定文公而還則四國之大夫其志可知矣故春秋皆貶而人之罪其成宋之亂也自是晉與宋好宣元年因鄭連楚侵宋與陳衛曹三國會晉師於棐林伐鄭七年會晉盟於黑壤九年會於扈十年會伐鄭十二年盟於清丘終宋文之世晉之盟會侵伐一不與也鄭自文十七年連晉伐宋至宣元年又與楚侵之故是年宋從晉而加兵於鄭二年鄭歸生及建華元戰於大棘宋敗獲華元自是宋

鄭兩國仇怨愈深及三年鄭靈公弑襄公立始及晉晉鄭既和則宋怨亦解故七年黑壤之盟九年扈之盟宋鄭皆同至十年鄭背晉即楚宋始從晉以伐之而復與鄭伯仇矣楚自晉重耳汶居文及成不敢窺宋至宣十二年邲之戰晉景公敗績於楚晉弱楚強驕恃後成十三年始伐宋十四年圍宋十五年晉公孫歸父會楚子於宋遂及楚平自重耳之霸至此宋始服楚焉蓋宋之所以與楚者以晉而已晉既敗於楚即委靡不振則宋受制於楚屈勝於楚勢必然也凡此皆鄭楚三與宋仇好止文公時哉於[illegible]

如此夫自成公以來事晉最固叛晉最少其得晉之
功最重卿之敗晉霸雖微而景公之為君亦非庸謬
不道者也使宋文能孚結晉援糾合諸侯併力攻楚
亦未棨勝何至俛首夫狄長其驕氣而貽患後人哉
宋文之不道甚於是賢云

共公名固成公二年立十五年卒

自公文鮑及楚平建武附楚洎共公繼位之初晉與
楚人會盟於蜀成二年當時中國諸侯雖晉不與齊
魯以下畏服然而推則晉楚之勢強弱可知也及三年
晉合諸侯伐鄭鄭服於晉晉霸稍強宋於是始得背
楚歸晉從同盟會故五年蟲牢之盟六年馬陵之盟
九年蒲之盟十年伐鄭之役十三年伐秦之役十五
年戚之盟皆晉為主而脅宋附之非宋敢叛楚也晉
足以制楚故也自是以後晉楚爭鄭屢盟屢伐雖鄭
有反覆而宋則純於附晉不敢向楚矣然共公於晉
雖數與盟會無侵伐之事至於魯衛或遣使以交聘
或務兵以相攸和之情不能終始攻之經傳有可言
者魯自成四年宋公使華元來聘以通嗣君五年魯
使仲孫蔑如宋報華元之聘皆未嘗有侵伐也至六
年仲孫蔑叔孫僑如帥師侵宋仕棗姆文患按左氏

謂二子侵宋承晉命而晉之怒宋者以其辭會也
辭會之事不見於經左氏以宣元年宋楚平從華元
使公子圍龜為質於楚五年圍龜逃宋思華元使已
伐質欲攻華元共公救之其蟲牢之盟諸侯謀復會
宋公使向為人辭以子靈之難晉以宋二故會故伐
之宋病魯晉七年再從馬陵之盟於是晉悉逆釋亦
交好如初故八年宋書兩國始為婚契成公妹姊
姜之女為宋共公夫人而華元來聘公孫壽來納幣
明年伯姬歸宋季孫行父如宋致女於共公之世與
魯為好也至衛則成六年孫良夫帥師侵宋以見於

經而左氏謂伯宗夏陽說衛孫良夫甯相鄭人伊雒
之戎陸渾蠻氏侵宋以其辭會也謂不然使晉衛諸
國皆有憾於宋同往侵之則春秋當書曰某人某人
帥師會某人侵宋豈得獨稱衛孫良夫哉豈魯衛兩君
皆受盟於晉以晉疑宋故魯衛侵之謂二國大夫奉
晉命以懼宋則可謂晉遣衛侵宋則不書於經兼未
安也亦晉屬之意以謂吾得諸侯糾合會盟倫樂強
楚而蟲牢之盟宋以難辭若將擕貳吾伐之則敗盟
容之則長惡是以受命魯衛伺隙於宋侵以示威既
可以回宋公之心又足以示晉侯之德彼不被患而

已不損威此霸者之事嗚呼其遏諸侯君此則主盟
中國霸業不墜亦宜哉
平公名彪成十六年立雜十六年卒
平公繼共而立值蕩澤作亂殺公子肥華元魚石各
實強國始元奔晉既而歸宋石長元之逆乃出奔楚
楚以魚石之故興師病宋故成十八年楚子鄭伯伐
宋魚石復入彭城是年冬楚又建鄭侵宋宋人告難
於晉悼公遂會諸侯同盟虛打左謂謀救宋也既盟
以謀之故襄元年欒黶合九國大夫圍宋彭城逆魚
石寘諸晉也楚人積之故是年公子壬夫又帥師侵

宋鄭以楚故二年亦與師伐宋而晉師宋師衛寧殖
侵鄭以報之此魚氏起禍晉宋楚鄭相抗之迹也夫
宋附鄭晉附楚其結援已久楚病宋鄭亦病之晉病
鄭宋亦病之宋自共公以來純於附晉不俊向楚故
訖平公之世盟會伐侵皆從晉命而數與楚鄭相抗
自成十六年沙隨之會十七年柯陵之盟是年兩會
伐鄭十八年同盟虛朾襄元年圍宋彭城二年侵鄭
兩會于戚城虎牢三年同盟雞澤五年同會戚同救
陳七年會鄬八年會邢丘九年伐鄭十年會吳又會
伐鄭十一年又會伐鄭楚以晉師違戚病鄭欲報晉

也侵故十二年公子貞帥師侵宋蓋是時晉霸方强
楚是以不敢犯晉而嫁禍於宋也宋以楚故事晉愈
堅故十四年會吳于向又會伐秦又會于戚十六年
會湨梁又伐許十六年同圍齊十九年盟祝柯二十年又盟
澶淵二十一年會商任二十二年會沙隨二十四年
會夷儀二十五年又會夷儀盟重丘二十六年會澶
淵二十七年會宋是年大夫盟宋二十九年會城杞
三十年會澶淵昭元年會虢凡此三十餘年宋之從
晉未嘗少有攜貳則其事晉之心可謂勤且至矣
鄭自襄十一年蕭魚之會同盟中國晉楚宋鄭抗

怨既平故宋亦不受楚鄭之患而經無侵伐之文然
鄭之服晉也以悼公之強而不敢争楚之同盟也
以平公之弱而晉不敢抗陵夫至昭四年申之會楚
子為主而宋世子佐與焉蓋是時晉勢愈弱楚勢愈
強天下之政中國之事皆已在楚而宋鄭諸君事
楚如事晉矣夫當晉悼之時楚雖間侵宋國而宋力
於附晉敢以抗楚以晉之強為可恃也今晉平微弱
不能有宋使宋不遠世子從楚靈之會則當先諸侯
而受禍矣是以申之會齊衛諸君未肯速從而宋世
子先至也嗚呼赫赫之晉既不足以敵楚宋靡然從

之則楚之暴横日熾中國諸侯其誰與爭乎昭公之
後盟會日疎不逮於襄昔也
平元景三公與魯交好稠疊 平公秋世子附
會自襄公八年穆姜之女歸宋共公與宋爲好故歷
平元景公春秋之世宋魯兩國有聘好之文無侵伐
之事本書特表公十五年宋公使向戌來聘及向戌
盟於劉十九年季孫宿如宋三十年伯姬卒叔弓如宋
葬宋共姬昭接其女昭十一年平公卒叔弓如宋會
葬昭二十年元公初立使華定聘魯以通舊好二十五
年叔孫婼如宋以報之及景公時雖無與魯合諸侯

盟會至於聘好之事蔑然不講蓋始以伯姬好姻禮
文稠疊至是伯姬之卒歷年既久故恩意亦衰不逮
於前也經書殺世子二晉獻公殺申生宋平公殺座
矣也稱君殺者甚之也稱世子者君之貳不可殺也
申生以驪姬之愛座以伊戾之誣皆死於無罪
而二君不恤父子之親國統之重輕聽讒慝寘
之死其惡甚矣故聖人顯書其爵以戒後世昏闇之
君寵倖讒佞戕艾國本如二公者
元公 名佐昭十年立二十五年卒
元公紹宋煩晉恤之世青霸衰弱盟會侵伐罕見於
經昭公即位致從與會盟以親諸侯故昭十一年
厥慭之會十三年平丘之盟宋之君臣皆與諸侯聽
令於晉然方是時諸侯攜貳已久而晉昭不德驟致
渙合同盟昭嗣先業其何以使之懷服哉故自盟平
丘之後中國無盟會者十二年至昭二十五年頃公
鮮立欲修大事以合天下始復會於黃父謀定子朝
之亂是以終元公之世十五年間預晉盟會惟此三
者而已然自昭四年申之會以後楚强晉弱則會元
公時楚宜建節伐宋以爲中國經無伐宋之文非楚
有長於晉宋也蓋以強吳横出楚方患之惡然備

禦之不暇奚暇逞志於宋也然元公雖免外難而華
向氏之禍盤結於內不可禁制左云宋元公無信多
私而惡華向故華亥殺群公子拘向勝向行於其廩
公請弗許遂劫公太子欒等以爲質公亦取華向之
子與華氏盟以爲質後公殺華氏殺向之質向氏叛
陳公與華費遂誅遂華貙貙因華向入合之邊以南
里叛夫華向二族自昭公以來至於元公更歷數世
專制宋政根盤節錯牢不可解元公無撫循之愛威
制之術而一旦忍其威强誅殺之是激其亂也宜
乎出奔之叛以禍宋國者數年而始定非特公殺之

罪實元公召之也

景公 名頭是昭二十六年立未年而春秋終

景公終春秋三十五年外無強霸內有叛臣內外交亂莫此為甚攷其行事始從晉次結齊又其次交兵於鄭邇盟於曹啻倚大陵小以苟四時之利而國內多虞權臣叛亂莫之能制請按其實以言之昭二十七年會于扈三十二年城成周定四年會召陵侵楚皆從晉命同其會伐是時晉雖衰猶糾合諸侯動王室謀強楚故宋尚貳從之自從六卿專晉稱雖日熾不復主盟諸侯故景公於是專而從齊定十四年會齊侯於洮時齊宋方好未有怨也及是年衛世子奔宋明年齊衛侯次於蘧篨元年齊衛伐晉晉既怨衛明年趙鞅帥師納世子蒯聵於戚明年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夫衛逐蒯聵而宋受之晉納蒯聵而衛拒之則宋之有昔於齊衛矣齊以衛故御患於宋故哀五年齊侯伐宋宋之弱不能報伐於齊而殘虐小國數為曹患自哀三年六年宋兩伐曹七年宋人圍曹八年入曹以曹伯陽歸夫曹與宋非有重怨宋既伐其國又執其君其殘暴不仁益亦甚矣至鄭與宋則恃晉楚更衰中國無霸徒相構兵以快私憤彼伐之此報之終春秋見經者凡七定十五年鄭伐宋哀七年宋侵鄭九年宋皇瑗帥師取鄭師於雍丘宋公伐鄭十年宋又伐鄭十二年宋向巢帥師伐鄭十三年鄭罕達帥師取宋師於嵒終於景公宋鄭兩國未嘗一歲息兵也雖然宋能病曹執鄭而不能自制其國使公族之親亂而出奔奔而入叛若無君之國焉故經定之十年宋公子地出奔陳公弟辰暨仲佗石彄出奔陳十一年公弟辰及仲佗石彄公子地自陳入于蕭以叛樂大心自曹入于蕭十四年公弟辰自蕭來奔左師寵向魋故也初公子地嬖寵擇分其室與之公嬖魋取公子地白馬與之也怒扶之逐出奔陳辰始請地曰出奔意公必留及地亡而公弗止故辰及仲佗石彄亦出奔陳在年四人入叛樂大心亦從之而辰復奔晉大宋公寵魋不豪之臣致怨於族以召禍亂其何以為國哉嗚呼微子之祚至此其衰極矣

宋大夫

宋大夫見經者三十人公子地公弟辰皆元公之子也其公族之盛者唯華氏其次樂氏仲氏華氏凡九督耦元孫閱臣定合比亥是也樂氏三人大心祁黎髡

是也向氏三人戌字粜是也仲氏二人仲幾仲佗是
也獨見經者九人孔父萬仇牧子哀公孫壽山魚石石
彄皇瑗是也惟司馬司城不書名氏杜云司馬公子
卬司城蕩意諸而左謂書其官蓋貴之也樂氏貴氏
華氏皆出于戴公之族向氏魚氏蕩氏皆出於桓公
之族孔父子哀書字按公羊云孔父義形於色皆許
我殤公孔父生而存則殤公不可殺故先攻其家而
後殺殤公故聖人書字以貴之杜謂孔父內不能治
其閨門外取怨於民身死而禍及其君故稱名以貶
之折衷其實當從公羊之說蓋伯仲皆此也此曰

孔父見書字以貴之也子哀當昭公之時能謹身避
禍宗今汚君之祿故亦書字以貴之此二大夫稱字以
貴之義也督萬山皆不稱氏或謂督萬實殺君
之惡山有罪而見殺故皆去氏以貶之是不然以爲
殺君者去氏則華見趙盾何爲不去氏也以爲有罪
見殺者去氏則經以罪殺者多矣何爲書其名氏哉
按經未命大夫類不稱氏如魯之翬挾是也今大夫
不書名氏亦未命故也司馬司城特舉其官者公羊謂
宋三世無大夫三世內娶也穀謂無君之辭左謂司
馬握節以死司城效節而出故書官以貴之至僖二

十五年書宋殺其大夫文七年書宋殺其大夫不曰
某氏公羊亦曰宋三世無大夫三世內娶也穀梁曰
以在祖之位尊之也又曰稱人以殺誅有罪也
左謂稱人衆也不稱名非其罪也先儒曰貶之也夫
公羊之說失之僻穀梁之說失之私而先儒以爲貶
之則何名華耦之奔魯是蓋非其罪故也若乃文十
五年書宋司馬華孫來盟書以官且不書名者貴宋
自魯僖會諸侯於薄釋宋公之後未嘗與魯通好一
旦華孫結盟於魯以尋舊好故聖人特嘉異之且不
稱使也且群公之子稱公子如公子地是也公子之

子稱公孫如公孫壽是也公子之孫則以王父字爲
氏如蕩意諸其受氏出於公子蕩魚石出於公子子
魚是也生於群公所以治御其臣子得失載於經而
可考者請以次而言之○宋自穆公入春秋於景公
十四公殤公閔公禍起肘腋之間并與大夫孔父仇
牧殘於督萬之手桓公是賢值齊之霸外攘內安
推正於上大夫名氏無見經者○襄公雖受辱於楚
抱憤以死然國內無虞紀綱不失盟會侵伐之柄未
付於大夫也○成公雖祚十六年而兩殺大夫經沒
其名蓋不以其罪故也然則君雖猶矣而臣未至於

專僭○遠大昭公不君朝廷起禍於是殺其大夫司
城子表來奔而華孫結援與國來盟於魯經特書其
官或書以字言罪不在臣而在昭公也○文公之時華
元始一帥師見經自是大夫專恣稍浸不可制矣
○共公卽位華元始以來聘書公孫壽以納幣書
至共公沒華元奔晉魚石奔楚宋殺大夫山變亂也
於諸臣各以強國爭權擅私制宋之爲非君之有其
暴横自恣矣則於其臣也魯成十五年華元會諸大
夫會吳於鍾離於是始有出會之文○在平公特華
元會於衛晉四君於是始有臣會諸侯之文未幾而

魚石復入彭城借楚之援以宋國賴晉救恤之力
來歷合元八國大夫圍彭城逐魚石救宋之禍難始
平矣原其禍端所起蓋自文共以來偏任華元以制
國大夫住俯寵固怨端之府也必有出而相仇者矣
是以魚石之亂自華元召之自文共致之由是華
之族日以浸盛於平公之世華元而于戚會華閱繼
合諸大夫後會于戚襄十七年華臣奔陳二十九年
華定城杞昭六年華合比奔衛其横據宋國皆華氏
黨也而向氏復起更與國政故襄公十五年平公使
向戌來聘遂盟于曹夫以君命出聘而擅及曹盟則

向氏之專始不下於華氏也至昭□□未會晉楚大
夫同盟于宋則二氏之強可知矣○陵夷至於元公
不能深鑒前轍收其威柄又復甚焉故二氏之族
終爲宋患昭二十年華亥向寧華定出奔陳二十一
年自陳入宋南里以叛二十二年自宋南里出
奔楚大□奔楚出奔亂也入叛逆也爲人臣
而致爲逆亂又非特專僭而已也向華之禍方
息而樂氏之族復起樂大心以昭二十五年會諸侯
大夫于黄父○至景公時樂祁犁又會大夫于
扈則樂氏專治宋權又可知矣終於大心奔曹又

其甚也亂生於兄弟之間公子地奔陳公弟陳
暨仲佗石𫐄亦奔陳後入於蕭以叛樂大心自曹入
蕭以從叛黨而辰又自蕭來奔按左氏以爲景寵向
魋以致禍則景公之罪重可責也蓋當大夫擅政之
時不能爲政善人遠屛私昵稍正國紀以折群臣
逞之心而寵向魋不義之人叢生亂則以春秋之法
貴其首惡榮誰之咎哉嗚呼易戒履霜經譏世卿言
人君御臣不可不蚤正也觀春秋之世莫不以人君
禍於威制或怠於改柄是以大阿之柄稍假於寵臣
生其末流極弊則君之所以爲君惟名位僅存而權

蔿已陰移於下然是患非特宋也卉卿分晉三家專魯七穆擅鄭田氏盜齊君出一轍可勝嘆哉

流先生春秋比事卷第八

流先生春秋比事卷第八

二十七

流先生春秋比事卷第九

鄭

世家

按世家鄭桓公友周宣王庶弟也宣王封于鄭百姓愛之幽王以褒后政治多邪諸侯叛之公問大史曰王室多故予安逃死大史對以雒之東土河濟之南地若虢鄶其君貪利百姓不附公誠居之虢鄶之民皆公之民也公于是使其君子雒東而虢鄶獻十邑竟國之桓公後為犬戎所殺鄭人立其子掘突是為武公娶申侯女曰武姜生大子寤生少子叔段自

春秋比事卷第九

莊公入春秋傳閱十二君合二百四十二年今攷其行事終始次諸公而論之

莊公名寤生惠二十六年立桓公十一年卒

昔舜立于嚚母傲弟之間克盡孝友終全天倫之愛使母與弟烝烝不至于姦故萬世之下稱為人子為人兄者必以舜為歸焉共姜之惡不若嚚母之殘戾段之不恭不若傲弟之难馴而莊公无帝舜之德終致母子乖離兄弟相殘噫誰之咎哉罪在莊公閑之不得其道故也蓋從父之命君子猶猶不許其孝況莊公繼鄭之祚列為諸侯而制于共姜之命是誠孝

乎否也舜之毋非不愛其弟也舜非不欲富貴之然
封象于庳處之僻小之國不又以政則象雖有圖舜
之心亦何能為哉今共姜以愛段故為之請京公遂
使居之馴致尾大之患逮其釁成行兵交攻僅乎其
難則莊公之不忍于初是乃忍之至也或者罪其克
段于鄢謂當緩追逸賊始得親親之道是大不然今
大義者不顧其親故周公誅管蔡以衛王室叔向尸
叔魚以正邦刑聖人均有取焉段挾强邑欲回干戈
以據賊莊公則雖殺之可也况以請徒討之而不殞
其身則莊公之罪蓋不在克段明矣然罪不在于克
段而聖人深貶之特書其爵罪其不戒履霜之漸也
入莊公以不逆共姜之請為小人又罪寘姜城穎又
以固守誓言為小信不知乎毋賤弟之惡蓋百倍于
此然則若鄭莊者誠瑣瑣小人哉

莊公與齊衛宋魯陳蔡仇好終始

周室東播王綱不立諸侯肆行而莫禁故干戈敵仇
盟誓固黨各出私意而未嘗請于王命當是時强者
附之弱者陵之同和相趨同患相䘏同好相仇同惡
相譬初不以礼義合也惟後不以礼義合是以仇好
不常朝從夕変反覆无信莫此為甚請援鄭以質之

莊公之與向背者凡六國齊衛宋魯陳蔡是也于齊
則倚其威強終始无怨于魯則終始為宋而相仇中為
袮而相好終又為齊而相攻于宋則終始兩相怨于
衛則始中結隙終從齊伐魯遂與釋怨修好至陳蔡
二國則力寡勢卑不與諸國等不能自為德怨姑從
附于諸侯之後耳故始從宋而與鄭仇中從齊而与
鄭好終從王而又與鄭仇矣○大抵鄭以蕞尒之國
雖自桓公武公開國未久其先猶足以自支然而敢
於諸侯抗者蓋恃齊以為援也故鄭之力固不能敵
鄭背宋諸国之衆而得齊為援又有魯以助之則衛
宋戴国不足畏又其甚也敢抗天子之命而世子忽
有功于齊且連齊以伐魯則以憑恃強齊起禍中国
開干戈之路實自鄭始然則鄭莊之罪是可責也觀
隱三年齊侯鄭伯盟于石門觀兩国之好至十年因
魯成求齊復會中丘是年合三国伐鄭為宋故也○
齊人又會鄭入郕而十一年齊侯魯隱又及鄭伯入
許桓二年平宋五年如紀十年戰郎鄭皆與齊同之
終始无虐疑之隙則以齊强盛故鄭堅于從附耳所
謂于齊則倚其威强終始无怨者此也○衛以隱二
年鄭人伐之又州吁當阻兵安忍欲修舊怨于諸侯

故四年請宋陳蔡伐鄭以報伐衛之役十年宋衛入鄭既又建蔡伐戴鄭伯憤三国之師遂因其伐戴復伐其師而取之至桓公五年衛因王國有怨于鄭又從王伐之則鄭衛積憾如此之深也宜乎自手是以後建兵不解未嘗修好數年之間郎之戰斉為鄭以伐魯衛欲厚結于斉遂與斉鄭同戰于郎十一年復伐之盟于悪曹以堅斉鄭之信則衛之好鄭非畏鄭之強蓋畏斉而親之尓于衛則始中結憾終從斉而好鄭有此也○宋以隠四年州吁以于馮為請故殤公以師從之親為主兵五年邾鄭伐宋以報四年之憾是

年牙復伐鄭囲長葛而取之十年入鄭伐戴皆與鄭衛兵文怨然至桓二年鄭乃與斉魯諸国會于稷以成宋乱鄭伯之意豈欲報怨以徳平宋禍于倉卒哉蓋利其禍難欲乘釁以伐之耳建晉以重賄來諸侯解兵鄭亦不得独致之也故經書以成宋乱又郜大鼎于宋言魯之取鼎則他国可知矣自是訖莊公世宋人厭衬不起推于鄭鄭以宋不見伐亦不敢加兵于宋故十餘年間无両国侵伐之文然終未嘗與之修好于宋終始相怨者此也○曹以隠四年帥師會宋衛諸国伐鄭六年鄭來渝平八年且以

枋歸魯隠公利宋之邑則不得不修好于鄭修好則不得不致憾門宋故十年會斉鄭于中丘遂使翬會伐宋則魯至是不復與宋好矣十一年時來之會入許之後及桓元年會于垂假許田盟于越二年會于稷皆魯鄭二国朋比輯睦如一无少二也逮十年怨有功于斉而魯以周班後鄭故斉鄭來戰于郎書來戰而不書伐罪斉鄭也夫鄭伯恃怨之功挾斉之強責魯不以其過而粒棄両世之好則罪在莊公亦明矣故經変文以訛之所謂于魯則始為宋而相仇中為枋而相好終又為斉而相攻者此也○若夫陳蔡二

国則知以宋衛可依鄭不足懼故連宋衛以伐鄭又鄭結斉魯其勢稍強故桓二年陳侯與稷之會蔡侯修鄭之好遂與鄭伯結為與国逮五年王欲伐鄭則又依王室以為名復從王伐之相仇如初是其終始仇好初不出于己国故苟一時之便耳所謂不能自為徳怨而徒附于諸侯之後者此也凡自斉至陳蔡六国與鄭仇好之迹其反復如此是无礼義以維持而求便一己之私所以至紛然者歟嗟呼鄭莊之不君甚矣始不能制弟之悪而兄弟至于相残又不能定思之位而公子至于五争外雖倚斉之強不見剪

戚于諸侯而內制于權臣之手卒貽後禍或者稱為
賢君一何妄哉

厲公名突

鄭自莊公卒嗣統不正鄭國之權專歸祭仲及宋執
祭仲來立厲公迄莊十四年厲公復立國難方定四
子之亂相尋而作二十餘年忽一出而一歸突再出
而再歸子亹子儀皆以國人見弑不終其位是以詩
人閔鄭之亂也曰公子五爭兵革不息蓋謂厲公兩
立以忽子亹子儀皆一立凡五請也請公攷經傳論之
初祭仲有寵于莊公莊公使為卿為公娶鄧曼生昭

公故祭仲立之宋雍氏女于鄭莊公曰雍姞生厲公
雍氏有寵于宋莊公故誘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
死亦執厲公而求賂焉祭仲遂與宋人盟以厲公歸
而立之是歲昭公奔衛厲公立故經書宋人執祭仲
突歸于鄭鄭忽出奔衛稱人以執罪莊公人突歸之
文不加貶者罪祭仲也突篡忽而立國人不與故十
五年出奔蔡忽歸鄭是年厲公自蔡入櫟據鄭別都
都以逼昭公魯會諸侯伐鄭謀納厲公弗克而還明
年公復會伐之諸侯之事未竟至十七年高渠彌尋
怨讐忍弑昭公而立其弟子亹子亹立一年為齊人

所殺祭仲逆子儀于陳而立之是為鄭子儀子儀當
歸十有四年傅瑕殺之更納厲公厲公復立鄭亂始
平此自桓及莊鄭公子三大夫殺君立君終始之迹
也夫昭公雖厲禍難而在位不久經不書殺固宜若
子儀君鄭十四年自莊四年會于諸侯已稱鄭伯而
于入與弒經亦不書何哉蓋春秋之作以辨君臣之
名分為急不書其入與殺不與其當國也夫突篡自
立篡雖不正然已嘗紹君之位成君之禮則終其身
為君可也方子儀之立突已在櫟櫟鄭邑也有君在
國六可立乎謂突非正不當有鄭則子儀桑鄭之亂

竊一國君位亦非正也是以孔子于厲公之入也曰鄭
伯突入于櫟于其死也曰鄭伯突卒而子儀則于二
者皆沒不書意可知矣嗚呼祭仲食君之祿而不能
死君之事懾宋逼君脅偷生苟免廢君立君以起禍
難如婢妾賤人俛首人後見利則從无足訊者惜乎
鄭莊之賢不早正國統以定大義寵任權臣委棄國
柄卒使太阿倒持國祚幾絕豈非春秋之罪
人者哉

宋魯與鄭廢立

自莊公卒諸侯與鄭廢立之事二宋為首書次之至

齊衛陳蔡燕則徒與魯同其侵伐而已未嘗主兵也
宋自桓十一年雍氏宗恃莊公之寵執祭仲始納厲
公祭仲與盟而許之故是年突歸于鄭忽出奔衛宋
之力也然雍氏雖納利公而莊公嘗執之以求賂突
未嘗德宋也故厲公之入宋鄭不和魯桓公以六年
伐齊齊人饋之餼魯以周班後鄭忽嘗惎魯而為郎
之師有怨于乎故當厲公入國之初力平宋鄭十一
年鄭會于夫鍾會于闞十二年盟于穀丘會于虛又
會于龜後會鄭伯盟于武父夫魯之所以平宋與鄭
以厲之入宋為地平國兩平則突之位可久也為突
求于宋欲以固其位者非位突也意在修怨于忽
也宋既不受桓公之意屢請屢辭故是年魯遂及鄭
伐宋與宋戰桓公自是始好鄭而仇宋矣明年宋
責賂于鄭鄭不堪命故以紀魯及齊宋衛燕戰而敗
之宋既不得鄭賂又怨鄭魯之仇己故十四年遂以
齊蔡衛陳伐鄭報宋之戰及十五年國人不與厲公
獨公本蔡昭公復歸厲公入鄭居櫟魯復惡昭公之
入始復修好于宋連兵以病鄭故是年公会宋衛陳
于袲伐鄭洎高渠彌弒昭公立子亹魯始息意于鄭
人矣原宋魯二君之心皆非為鄭也宋以利故欲立

厲公取賂魯以怨故欲立厲公以怨二國者始則
相親以相結終則相怨以相攻无非競錐刀之利肆
蠭蠆之毒懷讐則欲報國利則欲取如閭巷乍離乍
合而已曷有仁義之心哉嗚呼自子儀立國難畧平
是時齊雖未霸曷以姜氏之禍衛以惠公之難諸侯
兵師互相侵伐未嘗臨鄭故鄭國之事比前為少其
後子儀被弑厲公初立則又遭值齊霸盟會侵伐皆
往從之故終厲公之世兩会于鄄鄭皆與焉雖然使
鄭國諸君能服從中國倚霸自強則鄭之境土可恃
以長安矣楚雖強安敢彎弓而向鄭哉惜乎其昧于
此也

鄭在小白時叛齊即楚

楚為鄭患自魯莊已然幾與春秋相終始也故莊十
六年始書荊伐鄭夫鄭以弱小之國介乎強楚驅逐
逼窮兢兢然保疆土之不暇所恃者中國霸而已
國有霸則楚不敢向鄭鄭亦不得而從楚不幸霸業
不興戎狄暴橫則鄭委身于楚惟其所命雖欲顧膺
中國不可得已當厲公時楚勢未盛齊霸方興中國
可恃而戎狄可卻也然鄭雖兩與齊會而會鄄之後
猶間宋伐郳與侵宋故十六年齊衛伐鄭以服之

則其不純服霸主一也以盟幽之後狄二于齊慢而不
朝故十七年齊執鄭詹以威之則其不純霸二也嗚
呼小白圖霸之初楚勢亦微矣鄭猶二齊若以况其
既沒之後中国无霸强楚熾焰十倍于前欲冀鄭之
无叛亦不难乎哉

文公 名踕莊二十一年立僖三十一年卒

鄭自厲公從霸至于文公践祚以来倚齊為重歷數
年間国内晏然靡有侵伐之事逮莊二十三年同盟
于幽固齊好也楚以鄭從齊故明年又為伐鄭之役
齊人于是會魯宋以救之僖元年楚復伐鄭齊又會

于檉左云謀救鄭也二年楚又侵鄭三年又伐
鄭鄭以楚師嵗嵗侵伐欲求成于楚孔叔不可曰齊
方勤我棄德不祥故四年鄭伯從齊伐楚然方是時
齊雖主霸而楚以盛強鄭方依齊為援听命以伐楚
又惧楚之釋憾于我也故五年首止之會鄭伯逃歸
不盟盖其病楚之兵威而不敢奉齊盟也夫鄭既不
能堅事齊之心指好背盟狠趍楚虜故六年齊侯會
六国伐鄭圍其新城七年又復伐之而莫之能救于
是殺申侯以説于齊又使世子華盟于甯母猶惧
齊之未平也故八年乞盟于洮後修舊好自是一于

事齊莫有二心是以九年葵丘之盟十三年鹹之会
十四年緣陵之役十五年牡丘之盟十六年淮之会
皆奔走奉事未嘗少懈而楚亦畏服齊霸不敢犯鄭
故鄭得以靖節于盟主也逮明年小白既沒中国无
霸鄭患楚之蓄已久将修怨于其国故十九年與
楚盟于齊二十一年復会于盟又盟于薄二十七年
盟于宋去華即夷苟免一時之难而已然宋以二十
二年合四國之師以伐鄭者宋欲圖霸而悪鄭之從
楚故也鄭以楚故受伐于宋故是年冬楚又宋戦敗
宋于泓報鄭之役也暨二十八年晋文興霸城濮

之楚師大敗是年踐土之盟温之會皆晋主之盟
鄭諸国罔不率從越明年翟泉之盟諸侯從晋者
六国而鄭独不至故三十年晋人圍鄭左氏謂无礼
于晋且二于楚也夫文公在位四十餘年始則援齊
為強同結盟好中則背齊歸楚叛中国之盟會而依
附豺狼戎狄之国又其終也則又從而歸晋然且有
携二之心而不能敦信好盖其乍服乍從取陵于大
国豈奕世之賢諸侯哉觀其悪高克而使将兵卒致
棄師之耻信寔仲之譖申侯而殺大夫之悪其昏闇
不明柔懦不断又若此之甚也

穆公名蘭僖三十二年立宣三年卒

鄭自晉文公霸服從中國至穆公時仲耳既沒襄公既立雖霸業稍衰尚能主盟諸侯脩盟會故其始也鄭以听命于晉不敢向楚攷之春秋僖三十三年從晉伐許宣二年從晉伐秦三年從晉伐沈七年與晉盟扈皆未嘗叛晉也九年楚始伐鄭而晉合五國大夫救之猶足以抗楚未至于失鄭故十三年鄭會公于棐十四年同盟于新城十五年盟于扈十七年從晉伐宋又盟伐于扈凡此皆穆公從晉之迹也然十　年扈之盟晉以齊數病魯將謀伐齊又是受賂

春秋比事卷第九　十二

而晉師遂止十七年伐宋之役晉以宋殺昭公師問罪又是實受賂于宋而晉師亦止夫為盟主伐叛柔服用彰威德而勤勒受賂以貽諸侯羞則晉德其衰矣穆公為是謂晉不足與而受盟于楚宣元年始與楚子侵陳宋宋陳衛曹會晉師于棐林伐鄭晉人宋人又伐　盖晉宋之與國也鄭既附楚勢必病宋宋有鄭患則必連晉衛以報之此理之必然也明年宋華元鄭歸生為大棘之戰宋師敗績鄭獲華元大敗其師獲其臣則宋不敵鄭可知矣晉宋懲此之敗不勝其耻遂連陳衛四國之而徙以侵鄭師楚伐陸渾鄭勢單寡遂又晉手士會入盟楚以鄭叛過奉兵侵之棲灵公之世二歲之間楚兩病鄭盖自宣元年以來至此鄭又服晉也嗚呼觀鄭子家遺趙宣子之書曰古人有言畏首畏尾身其餘幾又曰鹿死不擇音小國之事大國也德則其人也不德則其鹿鋌而走險急何能擇詳味其言則鄭雖鄰楚以非有心于叛晉者由晉衰貪利失道无撫綏之術有以致之而已噫二霸其賢哉

靈公名夷四年立是年歸生弒之

靈　在位不久事不見于春秋无可論者按左傳灵

春秋比事卷第九　十三

公　弒出于子家以食黿之憾遂陷大惡夫為人臣而逞口腹之欲憤其小忿忍弒君父如刈竹管此真夷狄禽獸者也子公雖知君不可弒而權不足制脅以從命厥罪惟鈞経沒不書盖以惡矣嗚呼二子之惡固不容然灵公御失其權自貽禍难不可謂无罪何則知子家為可殺則殺之可也何至養成其惡使得肆豹狼之暴哉嗟夫春秋之君孫者過于殘忍弱者失之優柔觀魯隱于羽父鄭灵于歸生皆孱弱不斷禍及其身為天下笑易曰履霜堅冰至為人君者可不戒哉

襄公名堅宣五年立成四年卒

襄公在晉值晉成景之世霸業稍衰強楚傲然无忌晉之意是以屢病于鄭夫襄公維祚二十三年從晉盟者四伐者一會者一其從楚侵陳宋者不過一再而止蓋是時晉之襄靈尚能糾合諸侯以衛中國而去重耳之霸未遠其聲威猶足以震楚也故楚不能易晉而力于爭鄭逮襄公時晉成遭靈公之虐方務內靖未暇勤諸侯也又其在位不久威柄未施而景公繼之邲之戰大挫于楚楚為四鼓肆掠數為鄭患鄭一欲堅事于是晉其勢有所不能故襄公校伐于楚

者一多而從楚之迹以多晉之伐鄭者鮮而鄭從晉者亦鮮請按其實以言之鄭在晉成公時宣五年楚人伐鄭九年楚復伐之晉雖以郤缺救鄭而不能解禍难遂致鄭人求成于楚十年晉宋衛曹并力伐鄭以討其二鄭復請成于晉原鄭向晉之心不可謂不切矣楚師兩伐而附晉楚命一討而歸晉則襄公之不忘盟主可知也奈何楚復致伐其晉之力不能急鄭襄公始合楚子結盟于辰陵然亦非其願也故之而背之楚子遂大舉圍鄭舉之師以責辰陵之盟當此之時晉苟能以戰敗楚鄭將欣然從附中国求堅

事晉之志矣不幸荀林父敗師于邲楚勢愈張則雖晉為鄭處亦當俛首從楚以紓一時之難也故自是以後終襄之世皆以于附楚成二年從楚侵衛又同盟于蜀遂與楚同好棄仇无復敢去晉雖以宣十四年成三年兩加兵于鄭而終莫從晉如曩昔者非成公背華即夷樂于附楚撥晉之勢不足以捍吾国耳嗟乎襄公屢制于楚使不得內附中国雍容礼文而樂于夷狄之氣豈鄭之罪哉蓋以晉之成景无重耳之賢不能威楚而反致敗衄竟使襄公不得已而歸之一晉可責哉

悼公名費成五年立六年卒

悼公在位踰年而卒事无可考惟成五年蟲牢之盟一服晉而已是時晉景公懲邲之敗復修霸業諸侯稍稍歸晉故衛自宣十七年同盟斷道齊自成二年請盟袁婁宋自成三年從晉伐鄭鄭如晉勢後與文至是五年遂背楚歸晉自是以後按成公之世鄭之于晉屢叛屢服兩国交伐矣下詳見成公

鄭成公名睔成七年立襄二年卒

鄭介于晉楚之間事晉則楚伐之事楚則晉伐之自穆公以來數服不常然致其從違之迹實視兩國之

強弱晉強于楚則從晉為多楚強于晉則從楚為多觀成公當晉景之時晉雖多難其世以強故鄭雖叛而較之于楚事晉為久楚不足以敵晉故也是以成六年楚公子嬰齊伐鄭晉欒書救之七年嬰齊復伐鄭晉侯合九國救之晉懼鄭有二楚之意是年楚遂同盟于馬陵以固鄭八年晉為汝陽之田諸侯二晉人懼會于蒲以尋馬陵之盟楚人間諸侯之二以重賂來鄭鄭會楚公子成于鄧蓋成公至此一叛晉也以鄭叛故因其如晉遂執鄭伯晉欒書伐鄭十年晉合五国伐鄭鄭以晉屢見伐乃復背楚歸晉故年會晉伐秦十五年同盟于戚又會吳于鍾離十六年楚使公子成以汝陰之田求成于鄭鄭遂叛晉因楚故是年同楚侵宋又合楚子戰晉侯于鄢陵楚鄭敗績鄭雖敗師猶未服晉故十七年晉侯合八国伐鄭同盟于柯陵是年又伐鄭鄭亦未服至十八年復合楚子伐宋故襄元年韓厥帥師伐之二年鄭師伐宋終成公之世不復歸晉矣夫鄭有二心于楚雖陽示服晉而楚一謗之則隨以背好晉知鄭之不可保也故叛必伐之必盟之要之以神明但之以禍福餌之以利害其欲故鄭之計以力矣況鄢陵之勝晉有震楚之威宜乎鄭伯扶伏請罪懷改事之心不待再伐而後服也然自鄢陵之後晉三伐鄭鄭終不從而連楚侵伐仇晉愈深者蓋知晉之不足恃故也夫霸者之服諸侯非獨兵威之盛足以鋤強去暴亦在有德以懷服之耳厲公敗楚伐秦摧折勍敵秦不敢稱兵報伐楚不敢爭鄭屢侵其兵威非不盛也然暴虐无親阻兵安忍曾无柔服之德而三郤擅權國內多難禍將起于蕭牆則為鄭之計與其從晉不若附楚之安是以雖屢被伐而訖楚自如也然則霸者欲長有諸侯主盟中夏盍亦增修其德乎

宋鄭仇好

宋鄭自入春秋至厲公二国仇好事皆已論之于前及二霸之興中國諸侯稟命盟主莫有携貳故宋鄭皆與盟會同心修好无有侵伐至文十七年鄭始從晉伐宋宣元年鄭又連楚侵伐是年宋會陳衛曹伐鄭又獨伐鄭自是以後宋鄭兩国侵伐交好多見于經惟襄十一年蕭魚之會鄭純服晉中國帖然故宋亦鮮仇于鄭者二十年大抵宋一于晉而鄭多附楚從叛不一方鄭歸楚則必連楚以陵宋晉之與國叛晉則仇宋理之必然也宋既為鄭所侵則晉必為宋

釋怨亦倚晉之強間鄭而伐之故終晉之世宋或独伐鄭或連晉以伐鄭鄭或独侵宋或連楚以侵宋其間惟鄭叛楚固晉則兩无侵伐矣或曰攷之春秋中國諸侯交附晉楚不一而從違強國交鋒抗衡独多宋鄭何也蓋鄭宋壤地相比疆埸之事玉帛之使易成仇好況當時鄭恃楚以強宋恃晉以強晉楚既不相下則附賦之國称兵相交宜矣

衛鄭仇好

衛與鄭自二霸極盟諸侯委順侵伐之事蔑无聞焉至成二年楚鄭伐衛三年衛連晉宋伐鄭以報之十

紀事表第九　十六

二年衛独侵鄭又会諸侯以伐之十七年衛猶侵鄭襄二年又連晉宋侵鄭原衛之意所以屢仇于鄭者以晉故也鄭既叛晉則衛必倚晉伐之又晉自平昭以來霸德既衰不能主諸侯衛知晉不可恃也故自襄公二年伐鄭之後六年間不復加兵許鄭以助晉之威強于是衛鄭始弭兵矣至定之八年晉以衛之叛盟又侵鄭侵衛而衛鄭之好愈固于前是年衛侯鄭伯盟于曲濮十年會于安甫故此年盟會无復曩時之称兵見衛之仇鄭所以屢見于經者其原起于附晉也

鄭許仇好

春秋之時王綱不正諸侯恃強陵弱无國不然故魯之于邾宋之于曹鄭之于許皆恐其勢力足以并吞而搏噬之且以其壤地相近兵車易臨是以加兵侵暴每每見經觀鄭自莊公入許之後後世子孫肆其前軌陵蔑尤甚文公侵之穆公伐之襄公三伐之至于悼成之世圍伐各一簡公合晉衛之師又一伐許至獻公而遂滅其国焉夫鄭加兵于許者如此其数而許未嘗報鄭之伐其間君僖二十二年襄十六年而嘗伐鄭不過恐恃諸侯国借人之力以少快

紀事表第九　十九

一時而已所以然者鄭足以制許許不足以仇鄭也嗚呼以鄭之猶制于楚切切然臣事之不暇盍亦增修其德撫循小國繼好息民以保封疆不務又此而逞志于許是猶螳螂捕蟬而不知異鵲之從其後也

釐公　名髡襄公三年立七年卒

釐公維立值晉悼興霸故鄭以于從晉未嘗叛而歸楚自襄公二年晉欲服鄭連宋衛以侵之鄭既服晉故三年会九国盟鄭雞澤五年合十四年国会鄭于戚皆以堅鄭好也自是以後終釐公之世悉從晉命故五年晉会七国救陳鄭伯與焉七年会于鄬公未

又會而卒然則鞏公之純于從霸異乎先鄭襄二者蓋以悼公霸業之盛以威服之故也

簡公名嘉襄八年立昭十二年卒

鄭自鞏公之時雖嘗服晉及簡公嗣位初畏楚見偪而叛晉者三主十一年蕭魚之會悼公霸業既盛楚之力不足以抗晉故自此以会之後至襄二十年凡十五年間不服背晉以歸楚然是時晉霸浸衰中国之權晉楚卯制故二十七年晉趙武楚屈建会良霄于宋而盟之是會雖晉楚同列異于前文而圣抗序晉于其之上者以見晉雖衰猶足以主盟也

昭四年楚子主會于申鄭信委晉而國之自是天下之政中国之事皆專于楚鄭始交事兩国无純附晉之心如悼公之時然則非是鄭有二心實中国无霸有以召之也攷之于經襄八年鄭伯會晉侯諸国于刑丘楚公子貞帥師伐鄭鄭遂服楚此一叛晉也九年晉侯會諸国伐鄭而盟之鄭始服晉矣楚子憤鄭子二絳而伐之鄭又從楚此二叛晉也十年晉侯復合諸国伐鄭戍虎牢以逼之楚人救鄭故鄭特以倚楚之援未肯率服是以晉侯率諸侯以伐鄭同盟于亳城北鄭始再復晉矣既又復叛故襄十一年晉侯合諸国伐鄭同盟鄭又復晉于是會于蕭魚自是以後鄭一心事晉不敢向楚者二十年蓋自晉景以來服鄭之功至此為特盛也楚以鄭二己故是年執鄭行人良霄十八年伐鄭二十四年二十六年再伐鄭雖兵師屢而鄭終不服向楚非鄭之德晉而仇楚也以晉霸之兵足以勝楚鄭可恃以无恐也至[illegible]四年晉霸浸微權制于楚申之會楚子主之鄭氏或向楚或從晉本事之心少損于前矣嗚呼晉盛則鄭從晉衰則鄭叛其從違實視晉之強弱然則昭之間所以不純于晉者非鄭之罪蓋晉之削也

鄭簡公與陳蔡宋仇好

簡公在位最久其侵凌敵國四見于經攷之經傳皆未嘗以私憾報復无非奉事強国因以致仇而已陳蔡楚與国也宋晉與国也方其附晉則侵蔡伐陳又其從楚則背晉伐宋故襄八年刑丘之會鄭始服晉則侵在獲公子燮又亳城北盟之後鄭復叛晉則連楚以伐宋至是蕭魚之會以後鄭純附晉不復向楚于是與楚為惡故二十五年入陳伐陳以仇楚之與国矣嗚呼善盟會惡征伐春秋之義也夫被以兵加惡我以兵復之此季世末俗報復之常理耳春秋且

猶惡焉況於己无私憾而師兵四出殘民暴骨以求
媚于大邦其惡豈不甚乎然則簡公之罪不容貸矣
定公 名寧昭十三年立二十八歲卒
春秋至昭公時晉悼既沒霸業已墮楚靈驕暴諸侯
不從強吳乘間扼其喉牙使不得特食中原如曩時
之盛則楚以衰矣然攷之春秋晉楚兩國雖同于衰
而晉尚能糾合諸侯以申盟會鄭以楚不足依猶往
從晉不復向楚故昭十三年會盟平丘二十五年會
黃父建獻公即位昭三十二年同城成周定四年同
盟皐鼬晉雖衰鄭猶從之如此者以楚勢削弱

不與晉爭鄭鄭猶得以悉意於晉故也或曰楚子
于鄭其來久矣今雖稍衰楚必能委鄭以與晉也而
經書昭公以來莫無楚伐鄭之文何耶曰諸侯之勢
足以自保然後敢以圖人當昭公之時強吳躡楚之
跡浸以肆橫故四年大會諸侯伐之五年六年又伐
之楚方拒吳之不服何暇于討鄭耶楚雖欲圖鄭鄭
亦安能屈身以後之乎然則楚之不敢謀鄭勢使然
也
聲公 名勝定十年立未卒春秋終
魯定之初晉霸雖衰猶能會盟諸侯故城周之役侵

楚之會皐鼬之盟鄭皆與焉則鄭猶從也及声公即
位晉德愈微盟會侵伐茂然不講鄭始東結齊魯與
晉為敵故定十年會齊侯于安甫十一年又魯叔
還涖盟于鄭哀二年鄭罕達及晉趙鞅戰于鐵而鄭
敗蓋是時魯與齊交好晉與齊為仇鄭既交通齊魯
背晉之盟于是即師戰晉不顧惜哉嗚呼以晉國之
君自襄昭以來屈屈于保鄭其盟會非不堅也一旦
來[illegible]遂背盟棄好交結敵國称兵相陵雖曰晉
之衰不足以收鄭為鄭伯其以可罪哉

鄭大夫 二

夫見經者二十四人宛及唐不氏未命也祭仲
侯非鄭之公族蓋祭仲初一封人有寵于莊公遂
執鄭政而申侯自楚奔鄭則皆非公侯明矣自穆公
以來終春秋專政鄭者皆鄭之族裔攷之子經公子
七人公子歸生子家 公子去疾子良公子吉
子罕公子騑公子發子國公子騑子駟公子嘉子孔
是也公孫五人公孫輒子耳舍之子展蠆子蟜夏子
西段伯子石子印是也公族七人良霄輒子伯有字
虎子皮罕達游吉子大叔游速太叔子國三子產子
駟弘是也駟歂唐武平一傳穆公生十一子子然又三

子孔三族七子羽不爲卿惟子罕子駟子良子國子
游子印子豐七族子孫世執國政故稱七穆然見于
經者惟罕駟良國游五人而印與豐无聞焉罕虎罕
達出于子罕游吉游速出于子游國三出于子國良
霄出于子良駟帶出于子駟是皆穆公之裔也其他
繫于行事者按經傳言之○宛以歸祊見於隱八
年或者以謂去宛之族所以深貶鄭伯擅易天子之
田是不然歸祊易田罪在鄭伯于宛何與杜謂未賜
族故不氏其說當矣○祭仲以宋人見執桓十一年
或以祭氏仲孫爲字命大夫是不然春秋凡書字貴

祭仲專鄭之權不能死命義見執于宋廢忽立
乃春秋之罪人安得而貴之哉然則仲當爲名稱
矣以報者罪祭仲也○詹以莊十七年齊人執之又
自齊逃來兩見于經蓋當時小白既霸鄭既伐宋又
不朝齊故齊侯同幽之盟遂執其臣討前愆以辱鄭
伯然詹爲鄭國之臣不能伏節守死以解國難迺自
齊而逃魯其罪大矣故稱人以執又曰自齊逃來者
貶鄭詹也○申侯以鄭殺之見于僖七年按左氏申
侯以結賦于陳轅濤塗遂譖于鄭伯曰申侯美城虎
牢將有叛意故鄭伯因齊之怒用濤塗之譖殺申侯

以說于齊观經上下是年齊人伐鄭秋鄭世子華聽
命于会則左謂說于齊信矣凡此四人者不係于公
侯者也○公子歸生以宣二年與宋戰獲華元四年
弒其君夷兩見于經先儒謂大棘之戰既敗其師又
獲其帥悪其賊中國公故圣人備書之以甚歸生
之悪然夷公之弒實子公經書子家知君之不可
而不能制于公其權不足故也○其餘若公子去疾
以成三年伐許公子嘉以成四年伐許十六年侵宋
公子騑以十六年會吳公子發以襄五年聘魯公孫
輒以十年伐宋公孫舍之以十一年侵宋二十五年入陳

良霄以二十六年會澶淵二十七年會于宋蠆以十
年会吳伐秦会戚夏以二十五年伐陳跂以二十
九年城杞罕達以昭元年会厥慭游吉以二十五年
会黄父國五以昭三十二年城成周游速以定六年
城許十年会安甫罕達以定十五年伐宋哀二年与
晉戰十三年取宋師駟弘以哀七年救曹况此盟会
侵伐或出于盟主之命或出于國君之命其善悪褒
貶雖不專在于陳下然七穆子孫遞遞相維盤根固
節侵權遞上漸不可制圣人顯其名字著于篇前者
所以傷君之弱而齊臣之專也○至若襄十年盗殺

公子騑公子發公孫輒三十年良霄奔許入鄭鄭人殺之十九年殺其大夫公子嘉昭二年殺公孫黑則者之左傳幾可以擇筆削之義按襄十年諸侯伐鄭伐于牛首鄭將禦諸侯子駟黜尉止之車尉止獲俘又弗使獻于駟爲田洫司氏堵氏侯氏子師氏皆喪田故五族聚群不逞之人因公子之徒以作亂殺子駟子國子耳夫盜者微賊之稱一日而殺三卿其思國不必言然鄭伯為國君不能選賢而委柄於公族卿執國政不能御下而見殺於群盜以春秋之法責則君臣皆不免為罪人也聖人列數之盡所以著惡歟○襄十九年鄭殺其大夫公子嘉鄭子孔之為政也專國人患乃討尉止之難子孔知而不言及前年楚師伐鄭純門子孔實召之子展子西率國人殺之書曰鄭殺其大夫以國討為文罪子孔之專也夫子孔已為公族與三卿同執國政知尉止作亂莫而不言是亦為盜而已且貴召師專權盜竊人臣之惡無以過此其見殺於國人豈不宜哉

襄三十年鄭伯有嗜酒為窟室而夜飲酒將使子晳如楚子晳伐之伯有奔許鄭伯盟國人伯有怒伐鄭北門駟帶帥國人以伐之伯有死於羊肆書曰鄭人殺良霄不稱大夫言自外入也○昭二年公孫黑將作亂欲去游氏而代其位駟氏與諸大夫欲殺之子產使吏數黑之罪使吏黑遂縊經曰鄭殺其大夫以國討為文罪在黑也夫伯有嗜酒而奉修飲怨國人負罪出奔不能悔過自咎乃回戈以攻其國黑覬伯有之亂不鑒覆轍反欲更代手足據其位二子見殺於國人皆自取之也故經於良霄不稱大夫於黑稱鄭殺其國罪二子明矣嗚呼以鄭小國介于晉楚之間左右攻討扶持不暇國當選賢任德君臣協心同力國難以保其宗社可也乃以一國委弄公族致使權國黨挾兵相殘者殲殆而起向無子產之賢以執書安臣室左提右挈維持鞏固則鄭國之丘墟當不終於春秋矣

沈先生春秋比事卷之九

沈先生春秋比事卷第十

蒐狩總論

古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有常禮故周置大司馬之職各以其時候農隙而講行之春秋以來干戈相尋諸侯日弊于征伐蒐狩之事雖未必盡廢然當時疆埸有難朝不及夕何暇于待時王綱弛墜僭逼甚何暇于顧禮故有師次而治兵者有踰禮而大閱者其僭分失時殆未可盡責也

蒐

書蒐者五昭定之間說者謂昭八年秋蒐于譏其失時十一年夏大蒐于比蒲二十二年夏大蒐于昌間定十三年夏大蒐于比蒲十四年秋大蒐于比蒲蓋譏其僭禮嗚呼以是度聖人之意蓋亦淺矣必曰五蒐所書意在明禮謹時則自隱至襄歷九君無慮數百年豈無可譏者乎左謂紅蒐革車千乘十一年比蒲之蒐以當脊歸之喪為非禮公羊例以為罕書穀以紅之蒐為得正昌間之蒐謂秋而用春事皆不書褒貶之論者又謂按成元年作丘甲使丘出甲士一人以見當時兵寡勢弱其賦役不得不繁也逮襄十一年始作三軍三家分公室以專其權民愈勞而兵威愈不振矣故循沿以至昭定之間軍旅困弊日廣于戈雖屢舉大蒐之禮耀威鄰國名修實違適所以見其弱耳是說雖未甚合經然頗勝前說蓋嘗思而得之當昭公時國柄專以季氏定公時國柄移于陽虎故昭公之蒐三定公之蒐二特書于春秋異于他公蓋聖人之意以謂當二公在位君不得有其國而委于大夫大夫不得專其政而制于陪臣各恃兵威以為強使國人莫敢睥睨終致于不可收救臣臣錄此于簡削者蓋傷二君之闇弱而疾二臣之強梗也夫背叛之臣其初未嘗不收攬兵權歸于己待其聲迫脅足以陵轢天下是以賊其國敢為逆亂無復顧憚季氏之逐昭公陽虎之竊寶器豈非以兵威自專故其流至此耶然則有國家者慎無以兵柄與人

狩

狩冬田也天子諸侯四時必田者蓋謂治安不忘危亂所以講武經而教民戰也豈徒肆盤遊逐禽獸而已哉然先王之制田必以時不妨于農穫必以禮不殄天物故此禮一行而講武重農愛物三德備焉春秋書狩者三唯桓四年獨書公狩于郎至莊四年公

又齊人狩于禚則為齊人書哀十四年西狩獲麟則
為獲麟書○為齊人書者蓋以彰生之難桓公見殞
于齊莊公之與齊仇義不戴天不能雪恥報怨迺連
車結軌縱馳逐之樂不以為醜其惡甚矣故公穀皆
以為齊人者齊侯也其稱人者公羊謂諱與仇狩穀
謂卑公之敵刺不便讐而釋怨也二說皆可取而
梁之說最為詳明然則經于莊書狩豈非主于齊人
乎○為獲麟書者蓋孔子當周之季傷聖人不作中
國文武之道掃地而麟雖嘉瑞出非其時是以哀
傷絕筆焉聖人之意以謂定哀之前尚冀王道之

復麟為時出以為祥至定哀末年夷狄暴橫
紀氏借窮世道交喪不可復興而麟方見獲不足以
為瑞是重可哀而已故經于狩未有言其所獲至此
獨書獲麟且絕筆也豈非主于獲麟乎○至于桓公
書狩于郎則地非越境礼非過時筆削之意自有
意左氏以為礼公羊以為遠夫既合于礼則春不書
苦以為遠則郎蓋魯地聖人未甚重責也先儒則以
謂不時夫周之正月蓋夏之十一月則于此而狩正
其時也安得為不時哉紛紛之論皆不足以尽聖人
意以桓公篡弒自立身負大惡日聚諸侯之封已無

欲阻兵安忍自為威強將以耀武於鄰国声威於国
人使人莫敢睥睨故經書大閱一又此郎之狩皆在
桓公他无及焉然則所書之旨果可考矣

治兵大閱 作甲 作軍 舍軍附

古者軍制之著威之數講武之礼莫不有常法焉
法既一定

請其國使丘出甲士一人古者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出戎馬一疋牛三頭而無甲士今始增之以理推之此義甚安○襄公書作三軍昭公書舍中軍左謂季武子固請於叔孫穆子請為三軍各征其軍穆子盟之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季氏使其乘之人以其役邑入者無征不入者倍征孟氏使半為臣若子若弟叔孫氏使盡為臣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于公經曰舍中軍公室也公羊曰譏三卿也古者上卿下卿上士下士舍軍中責役正也夫先王之制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魯以次國而作三軍三軍亂正室也若以作而非正則舍之為是矣然當襄昭在位三家專權并吞公室其勢日甚於前安得於昭之時能復古之事哉是則公穀之說徒泥於經文而不究當時之意也折衷論之蓋當以丘明為證雖然變古易常春秋之所甚惡故作之舍之胥書於經以見上不由天子之命下出於權臣之手其衰頹弊壞至此極矣此春秋之意也

五

城築總論 城者十八

養民之道在愛其力民力足則生養遂生養遂則教化行而風俗美故為政以民力為重春秋凡城一邑築一囿時不時必詳而錄之皆譏其輕用民力也然得其時者其惡小非其時者其惡大故經書城築雖例以示譏而必書其時者此也請按經傳而備論之經書內城者十八城兩邑者二卿師師城者三書者八若隱七年夏城中丘九年夏城郎桓五年夏城祝丘十六年冬城向宣八年冬城平陽成四年冬城鄆九年冬城中城襄十三年冬城防定六年冬城中城四年夏城西郛五年春城毗六年春城邾瑕左氏以時與不時為傳蓋謂春夏秋當農之時不可築族民故例以為不時至冬則農既畢無妨民事故例以為得時傳曰凡土功龍見而畢務戒事也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則左氏之例之意以冬為得時可知矣公羊推七年傳中丘之以重書蓋其意謂以土功之重故書於經穀梁則曰城為保民為之民衆城小則益城益城無極凡城之志皆譏也及成九年城中城之義則曰非外民也范甯以為譏公不務德政恃城自固不復能衛其人民而定六年城中城之義則曰三

六

家張也光甯以謂三家張侈故公懼而脩內城攻三
傳先後之意則左氏失之拘公羊失之晦穀梁失之
鑿蓋凡此書城雖無他義皆譏國君勞民費財不務
脩德其政以為安強之計特其時不時罪有輕重之
別耳○至於莊二十二年書春城小穀左氏曰為管
仲也杜預以為小穀齊邑也公感小白之德故為管
仲城其私邑而先儒則為小穀魯城在曲阜西北以
理推之則左氏之說大為不然管仲相小白霸天下
王人許之為仁蓋春秋賢大夫也詎肯不由天子之
命而受其城邑況又好興土功於群公尤甚於春秋

所書初無異文若以小穀聖人安得而設言之哉然
則今當為魯邑書之者亦以譏莊公之困民力也○
文七年書公伐邾三月甲戌取須句遂城郚公羊二
傳皆泥於甲戌謹日之義而不明聖經之本意其說
皆無足取蓋譏師徒以取人之邑又勞民以城其
之邑則其困極民力莫此之甚故經先書取須句繼
曰遂城郚所以甚文公之惡也○襄七年夏城費左
氏謂南遺為費宰故仲昭伯為遂正主役徒欲光季
氏而求媚於南遺謂遺請城費吾多與而役故季氏
城費蓋費季氏邑也季氏以不時城

所食邑則其專擅自恣可知矣○襄十九年冬城西
郛城武城左氏皆曰懼齊也蓋魯自成公以來至于
襄公凡五十年皆專於事晉而怠於齊若寡之又
敗齊而盟之魯既與齊接壤而釋猶未服於晉則在
魯不可不慮也○十九年而城其邑特異於他公豈
非朝夕虞齊之急故耶○定十五年冬城漆左氏
不時告也杜謂實以秋城冬乃告廟魯知其不時故
緩告從而書之以示識其餘傳皆亡義然此出於左
氏之臆說未知當時之意其是非未可質也書內城
者八其義見此

城兩邑者二

莊二十九年冬城諸及防定十四年秋城莒父及霄
穀梁謂以大及小無所褒貶蓋城一邑春秋且猶譏
之況一時而城兩邑其殘民之力不益甚乎莊定之
罪不容貸矣書城二邑者二其義見成

卿帥師城者三

文十二年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左云書時也穀
曰稱帥師言有難也先儒謂帥師而城畏莒也莒
魯所爭者○襄十五年夏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
郛左謂齊侯圍成式於晉故也於是乎城成郛○哀

三年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啓陽杜謂魯黨范氏
故懼晉而城啓陽以諸家之說三反則凡書帥師城
邑者蓋有懼難之意然自僖以前經無大夫帥師城
邑之文獨於文公始變文而有帥師城者蓋春秋自
文公以來大夫專政國事之權多出於大夫然專之
大夫多矣獨三家專恣尤甚故大夫之城非叔孫
季氏以免帥師城邑皆君所不得專而擅於三家故
也卿帥師城邑皆其義於此

書築者八

凡築之事不同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無曰

春秋[illegible]事卷第十　九

邑曰築都曰城謂左氏此例止於築邑他築非
邑蓋築臺築囿亦謂之築而非築邑也先儒謂功大
曰城小曰築則城築固自有辨○觀經莊元年書秋
築王姬之館于外則所譏在王室之館不專於與築
也左曰為外非禮也公羊曰築之禮也于外非禮
築之何以禮主王姬者必為改築於路寢則不可小
寢則嫌群公子之舍則以卑矣其道必為之改築者
也穀曰築之外變之正也仇讐之人非所以接婚姻
也衰麻非所以接弁冕也其不言齊侯之來迎不與
齊侯得與吾為禮三傳之說左氏最失公羊雖以為

非禮而不原其失禮之由穀梁之義似迎經意而謂
變之正則又不然蓋莊居桓公之喪則齊之婚有害
於禮教又有彭生之讐則主齊之婚復傷於私恩為
魯之計當力辭於天子可也今為齊主婚而築館于
外以處王姬則禮教傷私恩甚矣故曰築王姬之
館于外譏莊公其失禮畏齊之強而不敢卻也
莊二十八年冬築郿左謂非都穀謂山林藪澤之利
所以與民共也虞之非正也按穀梁之說謂規固山
林之利則築郿非邑也然果非邑則春秋所書當與
築囿同文而止曰郿哉是築郿築邑也時

春秋[illegible]事卷第十　十

非城城高大其耳二十一年書三築臺公羊謂
築臺于郎譏臨民也築臺于薛譏遠也築臺于秦譏
臨國也穀梁之義同於築郿之文皆失聖人之旨蓋
莊公比歲興作一年而三築臺其妨農害民莫甚於
此春秋屢書之所以甚公之惡也○成十八年秋築
鹿囿左謂書不時公謂譏有囿矣而又為也穀亦同
築郿之文○昭九年冬築郎囿左謂書時○定十三
年夏築蛇淵囿三傳無義夫池臺苑囿皆非賢君所尚
春秋書此所以深疾三君困黎庶之力廣遊觀之地
借曰得時亦不免於罪也使聖人以其得時而書之

則是起後世驕淫之君借閒暇之時縱太侈而不恤耳豈垂世立訓之義哉雖然詳觀魯君自隱歷家更二百餘年未有不書城築者其不城一邑不築一囿愛民力而重農事者惟僖一人而已至於莊公則驕奢淫佚特甚於諸公故春秋於其季年書城築以為尤多幸僖公嗣位元荷其業故魯之宗社得以綿遠而不墜使繼其位復如莊公則魯已并吞於他國將不得與春秋並終矣宜乎僖公見頌於詩人而莊公之見刺也

外城六

春秋書外城六其一皆出於霸主其後出於晉大夫或以衛中國而禦夷狄或以合諸侯而勸天子論其得失皆得罪於三代而有功於春秋者也何哉古者天子在上諸侯以藩為職凡城國之事必請命而後行此王制也周衰天子微弱諸侯恣橫中國之事不以自專未嘗請命於上侵權犯分王法所宜誅此謂得罪於三代者此也然莊公以來夷狄暴橫弱小之國不能自存王室多難天子之位不能自安於有見滅於狄人者有見脅於強楚者有見逼於夷夷者至於天子則手足相殘顛越草莽王國之墜危

如綴旒使當時無霸主之賢又無大夫之助以抑強扶弱存亡救難維持而鞏固之則國非其國矣所謂有功於春秋者此也請備論之○僖元年齊師宋師曹師城邢三傳之義皆美小白有存亡繼絕之功矣小白固可取然邢為狄患小白帥三國之師而往救焉則急於救患使邢不至於亡可也乃次于聶北逡巡顧望待其遷而城之雖城之美不若救之之功為全且善也先儒謂與其既亡而城不若未亡而救之其深得春秋之旨歟○二年城楚丘三傳之說皆不盡春秋之意蓋救邢之師雖不能

或謂觀閔元年書齊人救邢而僖元年更書三師救邢則齊侯猶有救援之名也今衛為狄滅齊侯擅霸主盟中國坐視其困不舉一援之力待其既遷而往城之歟以收繼絕之功蓋亦難矣春秋直言城楚丘不出齊侯者不以齊侯亡仁義之實而受仁義之名也曰非齊侯之封也○十四年諸侯城緣陵左曰諸侯城緣陵而遷杞焉不書其人有闕也公曰城杞也曷為城杞滅也蓋徐莒脅之不言其脅者為小白諱也穀曰諸侯散辭也聚而曰散何也小白之德衰矣[若曰非小白所制故]三傳之說穀梁為近先

儒又謂會鹹諸侯故不序若是則春秋何所寄褒貶哉蓋杞以微弱之國迫近東夷小白恐其脅制沒人於夷狄故率諸侯城以衛之此小白之德也而經總書諸侯不出主盟者蓋自葵丘之會以後霸業已衰中國多有叛者故聖人沒其爵使若小白衰與諸侯等也○襄二年遂城虎牢左曰會于戚謀鄭故也孟獻子請城虎牢以逼鄭遂城虎牢鄭人乃成公羊曰虎牢鄭之邑其言城之何取之也不言取諱伐喪也大夫無遂事言遂歸惡于大夫穀曰若言中國焉則鄭也先儒謂鄭叛去中國與楚比周荀罃

城之逼之然後乃成故不係之鄭使若自城中國之邑然服鄭以安中國善也乘人之喪取人之邑其可哉此大不然蓋城虎牢所以逼鄭而絕其援使服中國而已亦曾取其邑也且服鄭以安中國此霸者之美功聖人豈區區罪其伐喪者哉然戍虎牢則繫之鄭城虎牢則不係之鄭者鄭以楚逼脅屢服屢叛自城虎牢逼之之後歸晉者四年乃始背之至襄十年雖戍之而未服故虎牢不係之鄭以鄭請服故內之於中國也至戍虎牢鄭既不服則外之宜矣此所以係之鄭也○二十九年仲孫羯會

晉荀盈十一大夫城杞左曰晉平公杞出也故知悼子合諸侯之大夫城杞穀曰古者天子封諸侯其地足以容其民其民足以捍城以自守也杞危而不能以自守故諸侯之大夫相率以城之此變之正也蓋杞以微弱比隣夷邑不能自保故晉荀罃合諸侯大夫相與協力以承霸主之事求之當時庶乎其可取矣○昭三十二年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合十一國大夫城成周左曰王使富辛如晉請城成周穀曰天子微諸侯不享覲天子之在者惟祭與魏故諸侯之大夫相率以城之此變之正也蓋當時敬王有

子朝之難出居於狄其後還周請於晉罷戍而城之以晉韓不信會諸侯大夫而城之書者喜晉大夫有功於王室也嗚呼天子失政權在霸主諸侯失政權在大夫周之衰微蓋亦甚矣故當僖公之時城邢城楚丘城緣陵則出於小白及襄公之後虎牢城杞城成周則出於晉大夫小白侵天子之權為可罪也然時無明主則善之晉大夫侵諸侯之權為可罪也然時無霸主則善之觀春秋者責之以三代之法恕之以一時之美庶幾其無負於筆削之旨矣

獻捷總論

古者諸侯出師則由王命伐國則為王討既戰而勝則獻俘于禮也春秋諸侯跋扈不臣出師不由王命伐國不為王討所獲之俘又不歸王而反獻之弱國焉其意欲夸大功使之畏威而屈服也故春秋所書獻捷皆在齊楚以齊楚大國在春秋最為雄[illegible]區之魯臣事之不暇何為獻捷以夸魯哉是以所獻之之意使欲夸功而耀威耳請攷經傳言之○莊三十一年齊侯來獻戎捷左氏曰非禮也凡諸侯有四夷之功則獻于王王以警於夷中國則否諸侯不相

遺公曰威我也以獲而過我也穀曰齊侯也不言使內與同也戎菽也○僖二十一年楚人使宜申來獻捷杜曰獻宋捷也公羊曰楚子也其稱人為執宋公貶也穀曰不曰宋捷不與楚捷於宋也○按莊三十年齊人伐山戎明年來獻捷即山戎之所俘也夫齊魯交好久矣莊公自二十二年結婚于齊同盟告糴納幣觀社奉事奔走魯無虛歲以齊大國小白方霸而親來獻捷非畏魯也蓋二十六年宋嘗伐戎不克今齊師克之而遂獻捷于魯是所以夸大之也夫獲夷狄尊王室霸者之事也齊侯獲捷不

獻之於王而徒以夸魯故春秋正名其爵以貶之君曰霸主之賢且猶輕蔑天子無臣事之意使當諸侯誰肯協力以尊王乎然則出其爵者所以惡齊侯也左氏公羊蓋略得其意而穀梁失之遠矣○楚小白之沒國無霸欲驅率諸侯聚主盟會宋襄雖有紹霸之心而力不敵楚反貽埋辱故二十年盂之會執宋公以伐宋是年遂來獻捷則所獻之捷蓋宋捷也然盂之會楚強宋弱實楚為主陳蔡鄭許曹[illegible]就會而魯獨不來楚以魯未服故假以捷之禮以[illegible]其威而迫魯之君曰宋襄大

國猶俘之魯於宋必不敢外我而不歸也觀是年獻捷之後公遂會諸侯就盟于薄則知獻捷而魯遂畏楚是以屈膝而往盟也公假之說經意或然嗚呼小白當莊十一年霸業方興諸侯未盡服也當時中國所望於霸主者豈止伐一山戎而哉為小白者正宜謙冲抑畏以全大業可也而遽自驕滿以夸功於人蓋亦小矣夫以楚之暴橫鴟張虎視陵轢中國則蹈獻俘之惡無足深怪小白以驅攘之功領袖當世而首為厲階以啓夷狄跋扈之計則其獲罪聖人蓋百倍楚子矣

田邑總論

諸侯之田邑上則受之於天子下則受之於先君強者不可取弱者不可與也春秋之時諸侯恣横上不知有天子下不知有先君故紆一時之難者挈地與人而不恥貪一時之利者并人之地而不恤夫子疾其弊是以凡一壹邑一田必備録之所以戒貪激衰懦而存王法也請攷經傳而論之經有書假田者有書歸田者有書彊田者有書歸邑者有書墮邑者皆因當時取與之實以示褒貶○隱八年鄭伯使宛來歸祊左氏鄭伯請釋泰山之祀而祀周公以

泰山之祊易許田公羊鄭伯使宛來歸祊不祀泰山也公羊曰祊鄭湯沐之邑天子有事泰山諸侯皆從有湯沐之邑焉穀曰名宛所以貶鄭伯惡與地也左氏之意以防近魯許田近鄭故鄭以祊易許田各從所近也今考經文上下乃知左說不然按隱四年夏公及宋公遇于清是年衛州吁連鄭圍宋東門是以宋公伐鄭而尋會之盖清之遇魯親送東門之役宋讐鄭故魯助宋以謀鄭也及五年宋圍鄭長葛於是鄭來輸魯平六年宋取長葛八年鄭遂歸祊以結魯矣魯既得祊於是背宋親鄭故十年會鄭伐宋敗宋師于菅取郜取防然則鄭所以歸祊者志在求魯貴宋而已非為易許田也丘明見桓元年有璧假許田之事遂為是說夫祊自祊耳許田自許田耳隱公去桓盖一世矣祊之歸魯亦已久矣使鄭以祊易許田當於隱取之豈有更一世而始責償哉經既不書則丘明之說吾不信也穀謂貶鄭伯惡與地其說固然而不知魯取鄭防厥罪均也故下書入祊以惡魯桓元年鄭伯以璧假許田左氏泥於前說以是年鄭始取許田以結祊成固非矣而公穀又生異說謂以假璧特設為此文諱魯直以

許與鄭耳是又不然使鄭不以璧假則春秋何私於魯鄭而諱其惡哉大抵隱公之時魯宋比周侵陵鄭國不得已歸祊奉魯以紓禍難隱公既沒桓負大惡慮諸侯之見討欲歸於鄭故鄭餂其罪惡而取之聖人書此以徒病鄭亦病魯也夫寶玉大弓天子之所與國之所守也今鄭以璧歸魯魯以田與鄭亡天子之賜棄國君之守其罪大矣○僖三十一年取濟西田左氏謂分曹地也杜謂二十八年晉文討曹分其地境界未定至是乃以賜諸侯公羊曰取之曹也不言取之曹諱取其同姓之田也

晉侯執曹伯頒其所侵地與諸侯也三傳之意皆
謂分曹田者蓋以重耳之出過曹而其公不禮焉又
既霸復有附楚之罪曹之負晉也深晉之讐曹也
重故二十八年入曹執曹伯畀宋人至是分曹之地
以與諸侯而魯得濟西田也然考之經凡書田邑
取或歸或出主名鄆歸祊而繫之鄭齊得濟西
而繫之齊是也使濟西田果曹地則經當書曰取
曹濟西田不當沒而不書也且重耳經霸以大義
分諸侯強中國曹雖有讐於晉何至入其國執其君
而剖分其地以與諸侯哉使重耳復分天子之

田以與人則春秋所書必有以顯重其惡而經不
剖非曹田明矣況曹小國也晉侯既分與魯侯則
齊宋衛陳皆應得之以一小國裂其土地徧賜諸侯
則曹不能國也而又十四年新城之盟曹伯來會終
春秋其國復存何哉然則濟西田當為魯之
地因晉而復之也文既罷率服同盟欲正其封
抑諸侯之侵叛故復魯所侵之地使得取而歸
之也○宣元年齊人取濟西田左曰為立公故以
賂齊也公羊曰以賂齊為弒子赤之賂也
穀曰言取授之也十年齊人歸我濟西田左

曰公如齊齊人以我服故歸我濟西田公羊曰齊
已取之矣其言我者未絕于我也齊以言取之其
未之齊也穀曰公娶齊齊由以兄弟反之不言來公
如齊受之也○成二年取汶陽田左曰晉師及齊國
佐盟于袁婁使齊人歸我汶陽之田公羊曰安之
戰故也八年晉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
左曰季文子私於韓穿曰汶陽之田敝邑之舊也而
用師於齊使歸諸敝邑今有二命曰歸之齊七年
之中一予一奪二三孰甚焉霸主將德是以而二
三之其何以長有諸侯乎公羊曰來言內辭也

脅我使歸之也穀梁曰于齊緩辭也不使盡我也
○定十年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左曰春及齊平
夏公會齊侯于祝其孔丘相將盟齊人加於載書曰
齊師出境而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
子使茲無還揖對曰而不反我汶陽之田吾以共命
者亦如之故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 三邑皆汶陽之田
公羊曰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齊人為是來歸
之穀曰夾谷之會孔子相焉齊人鼓譟而起欲執
魯君孔子命司馬止之罷會齊侯使優施舞於魯
君之幕下孔子使司馬行法首足異門而出齊

人來歸鄆讙龜陰之田蓋為此也○哀八年齊人取讙及闡冬齊人歸讙及闡左曰齊悼公來魯子以妹妻之即位而逆季魴侯通焉魯弗敢與怒而伐我取讙及闡秋及齊平齊閭丘明來盟且逆季姬以歸冬齊人歸讙及闡公羊曰賂齊也為以邾婁子益來也邾婁與國畏齊怒而賂之歟諱內也凡此皆齊魯自宣以來取田經傳終始之迹也蓋齊與魯鄰而齊強魯弱故魯之壤地多見迫於齊日削月朘不能自保其間雖盡奉事之禮藉强國之力得其故地然衰微不振亦已甚矣故聖人備書於冊以傷魯之弱而病齊之強也○故經書文公十四年魯以子叔姬之難齊嘗讐魯其事齊之禮重於事晉而宣公又其甚者蓋其弑立自立懼齊見討故即位首年遂以濟西田賂求寵于齊而魯與齊田實自此始自是以來公親如齊者三大夫如齊者四公會伐及平國者一其連而書者執委身事齊略無虛歲齊既魯既屈服故因公來而歸濟西之田書我者明本魯地也不書來歸者說者謂公親受之齊也○及成公即位臧孫許及晉侯盟始背齊歸晉齊由是致怨于魯故二

年春齊人伐我北鄙魯恃堅晉之好免齊之難故是年因郤克臧孫四卿請晉師戰齊而敗之齊師既取請命表妻而受盟于晉晉致命于齊使以田魯故魯遂得取汶陽之田不曰歸我而曰取者蓋彼欲歸之則曰歸力能取之則曰取汶陽之田非所欲歸乃假晉而歸之故曰取也然五年無牢年馬陵之盟晉以齊服復與齊好故八年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夫晉為盟主號召諸侯務存信義可也前年已魯從晉既以命齊歸田于魯今以齊事晉又命魯以田與齊其背信違義終始反覆謂甚矣故是有晉侯使韓穿來言者甚晉侯之不仁也又既魯之土地天子所封非晉侯可得制也今晉使一大夫來言使歸于齊則是魯國之命制在晉也故經詳書以惡之然汶陽之田經不直曰歸齊人無齊取之文以左氏載季文子之言則似魯與之而定公十年歸鄆讙龜陰田傳謂孔子與盟約反汶陽之田故齊人來歸之杜又謂三邑皆汶陽田使如二家之說則鄆讙龜陰田即汶陽田此三邑既為汶陽之田則經當直書曰齊人來歸汶陽田何得異其文哉蓋嘗論之春秋書歸田

有二例或曰歸或曰來歸以理推之歸我某地以
還我若書取濟西田歸我濟西田是也來歸者契地
以與我若書讙來歸祊我入祊是也鄆讙龜陰田
經不書取而曰來歸者則是齊田來以與魯明矣三
傳以謂夾谷之會孔子相故齊人畏魯而歸田也
子一旅人徹環入下一君無所鈞用自定七年齊
夏伐我西鄙八年公兩侵齊夏國夏復伐魯至十年
始與齊平而修夾谷之會則三邑之歸蓋齊魯釋
怨修好故以此奉魯也然齊强魯弱其來久矣
今一旦無故奉齊何會而還與之田耶蓋齊非畏魯

會以兵也按定八年公以齊國夏伐我遂會晉師
于瓦左謂晉士鞅趙鞅荀寅救我故公會之則
齊所以歸田者懼魯晉連師以伐之況當時齊景公
在位崔氏之禍方息而田氏之權日盛景公不恤
國勢之將危而尚淫奢侈厚賦重刑則其衰亦甚
甚。又荀加以晉魯之師將不勝其患則歸田亦
魯柳亦紆禍者歟。哀八年取讙及闡左謂以季
姬之故結怨于齊故齊取二邑及季姬歸齊
讙及闡（詳見齊悼公及前例）其言無所經見蓋去年入
邾以邾子益來益齊出也故齊人怨魯遂取讙

及闡及是年公既歸邾子益于邾是以齊人歸之凡
諸侯土地取之歸之皆書者惡其專也取而不歸則
又甚矣經書歸田取田其義見此。昭元年叔弓帥師
師疆鄆田左曰季武子伐莒取鄆莒展與立而奪群
公子秩秩奔齊去疾展與奔吳叔弓帥師疆鄆田
因莒亂也公羊以爲帥師而往畏莒也左氏止
其事無所褒貶公羊以爲畏莒是矣按文十二年季
孫行父城諸及鄆鄆本魯邑地鄰於莒其後爲莒所
奪而後取之故昭元年經書取鄆然魯雖得鄆而
猶懼莒之侵奪故叔弓必帥師疆之也然經書帥

師多以譏之入之事也是以大夫帥師城邑至
文公而始見經帥師疆田至昭公而見經今此之書
以見昭公不能討專國柄擅威權於臣下也。循
公至定八年非特大夫之專而陪臣且得恣横故定
十年兩書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定
十二年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左氏事實
已見於魯公定論公羊曰孔子行乎季孫三月
不違曰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於是墮費
郈穀曰墮猶取也左氏紀其事甚詳而明穀梁
大不然公羊似得其意當時陪臣僭竊據強

邑而亂公室其皆叛數矣是以季孫墮城邑擣其巢穴使下不得肆其搏噬而魯之宗祏可以僅存也或者謂墮邑之討實出孔子嗚呼聖人治國必先修政刑固基本為不拔之計政刑不修基本不固區區墮其封邑以紓目前之禍何淺也抑聖人經營天下慮必先圖遠不苟於目前故季康子患盜而孔子戒以不欲其問政也戒以正身以是推之則當時之陪臣強悍若此孔子所以處之者必不為墮邑之淺也然而春秋必書此以見何也私家自取侵陵以國君今也陪臣僭暴侵侵

三家上下相承如出一轍所以甚傷魯之削弱也陵上入春秋季世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國國皆然也使當時諸國壤地自守各遵王制強不吞弱大不并小則干戈征伐何自而起惟其貪暴無厭侈心日恣務廣封土自為富強是以侵伐起而爭鬪以求田邑之利一彼一此曾無定時嘆哉

沈先生春秋比事卷之十

沈先生春秋比事卷第十一

郊總論

郊祀之禮尚矣按禮天子以冬至祭上帝又祈穀于上帝于郊故謂之郊皆天子之禮也魯自僖公以來終於春秋例皆一郊先儒皆謂成王賜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故魯得用郊則魯之郊非魯罪也故春秋一譏魯郊特因其失禮而書之以貶其瀆亂先王之典耳是不然記曰魯之郊禘周公其衰矣則魯郊非禮也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故於沒也賜魯用天子之禮樂以祀周公成王固未免失禮然特周公之廟得

用之而已後世之來春秋之季禮法廢壞因而僭仍之於群廟皆用天子之禮且僭郊焉其實成王未嘗許魯以郊謂魯得用郊者非也說者又謂魯之僭禮自隱已然歷桓及莊經未嘗書郊而特始於僖公季年豈僖公首以僭亂之階耶蓋春秋之作所以興禮嚴分際也興禮之辨猶深望於賢故其書之也亦重觀隱桓以來考仲子之宮丹楹刻桷僭慢典禮無所不至則循前軌僭用郊祀蓋无足怪者僖公遵伯禽之法復周公之宇修泮宮而禮教興伐淮夷而兵威振在群公之中最為賢者固當矯拂前人之

慾以正先王之墜典而因仍不革自蹈僭瀆之罪是可深責故春秋書郊首於僖公若曰魯之郊自僖公啓之也然先王之制卜郊卜牛養牲免牲及望祭山川載於經籍自有常典而春秋所用大抵各立私意肆而違時故或用郊之不時或郊而屢卜或養牲不謹或免牲非禮或不應望而望於先王典禮無一不失春秋詳書其事非特譏郊之僭且罪其紊亂禮重而不顧也請按禮言之○夫祈穀之郊禮以孟春孟春周之三月也郊用辛日故以二月卜三月上辛不吉則以三月中辛又不吉則卜下辛所謂吉事先近日也今

群公書郊用以四月五月九月未嘗書啓月爲所謂用郊之不時者此也○凡卜三旬皆不吉則不郊今書群公郊或四卜或五卜皆爲違禮唯襄七年三卜郊不從乃免牲雖卜郊之數合禮而免牲又非矣所謂郊而屢卜者此也○禮曰養牲必在滌三月故以周之十一月下旬而養牲至十二月中旬而牲成乃得以二月下旬備三月上辛之用詩曰秋而載嘗夏而福衡言謹牲如此今或郊牛之口傷或兩書鼷鼠食郊牛角見不能謹牲以嚴郊祀以致牲牷不備且郊禮遂廢所謂養牲之不謹者此也○凡不郊皆卜免牲吉則免之不吉但不郊而已禮曰卜之不吉則繫曰而待死牲死且待明年用然後左曰之今或郊之卜從而遂免牲或鼷鼠食之而遂免牛用見牲不待既卜而免牛不得成牲而用所謂牲之非禮者此也○說者謂春秋之義郊然必望祭不郊則不當望亦書猶三望者皆之禮今書望者三皆以不郊而用之故經曰猶猶者可以已之辭也夫既不郊則望亦已矣今不郊而猶三望用見群公馮祭祀以徼福於神而不知反爲失禮所謂不應望而望者此也然祭之辨之牛之義說者不同穀梁謂牲曰牲傷曰牛

未牲曰牛公羊之說傷者曰牛左氏曰牛卜日曰牲公穀之說以經書卜郊則曰牲牛傷則曰牛且以定十五年哀元年有改卜牛之文雖非傷而亦曰牛則以未牲故也三家之說以經驗之似或可取若以左氏謂牛卜日曰牲書卜郊不從者屢矣或書乃免牲或卜既不從則曰不協吉用之牛當不得謂之牲而經何以書免牲乎然則左氏之傳不如二家之長也說者又謂卜而養之曰牛養成而將用之曰牲玫之礼然此義或然乃望祭之義或以謂礼天子祭天諸侯祭土天子有方望之事無所不祭諸侯山川

有不在封内者則不祭則望祭諸侯所得用魯雖不
當郊而猶望也攷之周官言四圭有邸以祀天旅
帝兩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則四望為天子之事
也夫天子四望則諸侯三望蓋不為僭矣然則為今
之說望祭者諸侯所得行特不得因郊而望也
以三望為海岱淮公羊謂泰山河海杜預以為分野
之星及國中山川以意考之三傳皆未為得蓋天子
祭四方諸侯不得用天子禮故缺其一而二之耳經
自僖公終於定哀書郊書望書免牲書免牛凡此皆
譏其非禮也而於成十七年九月辛丑用郊曰用

之言以九月非用郊祭之時成公於此而郊見其
僭亂尤甚故別異其文甚之也至於定哀二公止兩
書郊皆不言卜與用則以當時之卜既從而後郊於
禮為近所書止不時耳嗚呼典禮之大莫大於郊自
周之衰禮法廢壞先王之制掃地殆盡聖人傷其
亂之不可復救將以行而未得故垂意於筆削之間
天下後世知禮之不可僭也噫孰謂褒貶為虛文哉

雩論

按周官旱暵則舞雩者旱祭之名然天子雩于上
帝用盛樂故稱大雩諸侯雩于境内山川其禮殺于
天子則不得謂之大矣而春秋於羣公之年書大雩
者二十有一以諸侯而用天子之禮其僭亂可知已
凡書之意皆謂此也左氏謂龍見而雩過則書之
曰書不時也公羊謂言雩則旱見言旱則雩不見凡
書者譏災也穀梁以謂雩月正也雩得雨曰雩不
雨曰旱又曰冬無為雩又曰秋大雩非正也毛澤
盡人力未竭未可以雩也月雩正也其時窮人力盡
然後雩雩之正也何謂其時窮人力盡是月不雨則
無及矣是年不艾則無食矣雩者謂旱請也古之
人之請以為非正也夫左氏以為龍見而雩則建巳

之月也以於是月雩為常禮故經不書六月雩
而至於他月則書之所以譏其過禮也夫先王之制
雩禮急民為民而已天時不雨害民稼穡則雩之可
也何必於建巳之月使必建巳之月然後為正則
他月有旱暵之災先王豈有拘於禮文坐視民之
饑而不恤哉此左氏之說非也公羊謂記災是亦
聖人之旨夫春秋之書災異自有常文若大水大旱
載於經者多矣聖人豈以祭祀之禮記災異乎
公羊之說亦非也穀梁以月雩為正時雩非正夫為
民父母救民之急將匍匐之不暇而曰毛澤未盡人

力未竭以行其區區之邇不亦鄙哉此穀梁說亦非
也蓋凡憚者為旱禱也一月之旱故雩書月一時之
旱故雩書時以是論之說皆為未得然書雩之例
月而不舊唯昭公季年八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一
月之間兩書雩〻曰又者公羊謂聚衆以逐季氏
似得其意而未〻說者曰借禮瀆禮皆常誅也考
經是時昭公失位季氏專權國人不與故兩舉祈而
之祀以〻愛民之誉求免禍而已是以春秋兩書而
後之嗚呼古者先王脩德應天勤恤民隱無或豫怠
是以雨暘得時　以虞旱不幸水旱之災出於非常

則〻識以思形　公祀所以存事夫愛民之心而已
豈區區恃以要徒倖之福哉春秋之時暴君汙吏殘
民以逞干戈相尋賦斂百出淫泆無時使斯民困於
塗炭蓋亦極矣方且舉雩祀之虛文以悉其匱人
吁可笑哉

禘論

按禮記曰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
祖配之則諸侯不得用禘明矣蓋禘者先王立
祖之廟猶為未盡追遠尊先之義故追又始祖所出
以追配之以其祖配之者為於始祖廟祭之即以始
祖配祭也成王追寵周公賜之重祭故魯得用禘〻嘗
之用禘蓋於周公之廟而上及文王即周公所出之
也此祭惟得於周公之廟用之○而閔公時遂僭
莊公之廟故經于閔二年書夏五月吉禘于莊公譏
其〻當吉又不當禘于莊也夫三年之喪致新死
主於廟廟之遠〻當遷入太祖之廟因是大祭以審
昭穆是〻謂禘莊公喪制未闋而別立廟廟成而吉
祭又不〻太廟故詳書以示譏左以為速公羊以為
言〻吉未可以吉未三年也其言莊公在三年之中
未〻以禘宮廟　穀曰吉禘者不吉者也譏喪事

未吉而　吉祭　之說其意畧同然知未吉之不
可禘而不知禘之不可用於魯況私用之於莊公乎
則其僭〻八子之分亂天王之典於此甚矣○僖八年
秋八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左氏謂禘而致哀姜非
禮也凡夫人不〻〻于寢不殯于廟不赴于同不祔〻
姑則弗致也公〻謂夫人何以不氏譏以妾為妻也
蓋脅于齊媵女之先至者也穀梁謂用者不宜
用者也致者不宜致者也不以氏姓非夫人也
妾之詞也攷穀梁之意以為成風然成風之薨在
成四年則安得於未死之前而致之於廟乎無是

理也公羊之意以為僖公本聘於楚楚女為嫡而以
女為媵齊先致其女脅僖公使立為嫡故僖公從之
是年因禘而使之廟見夫僖公賢君非桓莊比也
昔背禮違義以妾為妻而亂嫡之分哉是皆未然
惟左氏以為哀姜此為近當娶哀姜以僖公元年
于夷二年葬則[illegible]年致之于廟實哀姜也然哀姜
通慶父幾危魯統淫而被弒得罪宗廟不應干哭且
非莊公之嫡室於礼不應致而僖公以其子閔公嘗
為君故追尊之殊不知其失礼也故經書夫人而
不書名以明言[illegible]妾之非正不得為夫人也探僖公

之[illegible]是其[illegible]閔哀姜風皆非正嫡使哀姜得致則成風
之薨亦可祔于太廟以尊其母曲全人子之孝而不
知僭慢其礼為春秋之罪人盖亦未之思也先儒又
謂啟成風[illegible]公妾母嫁非廟見不得與祭僖公欲
尊其母故因禘以夫人之礼致于太廟使之與祭
說[illegible]迂似非筆[illegible]之旨

烝嘗

詩曰礿祠烝嘗則烝嘗當礼也先儒謂凡宗廟之礼
有常雖或失時亦非大故故皆不書其失礼及失[illegible]
之大者乃書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歷十二公於四[illegible]

當祀豈無矣礼失時聖人沒而不書盖以其事[illegible]
而其罪小可得而略畧也獨桓八年兩書烝一書[illegible]
者考公穀之大意或以譏黷祀或以譏不恭左則
以嘗為不害皆未盡筆削之旨盖桓有篡弒之大惡
不可以祀先君一人因其失禮而特書之所以事[illegible]
惡也

[illegible]祀從祀

桉文二年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躋僖公盖以親言
之則僖為閔之兄以義言之則閔為僖之君且先當
閔[illegible]僖[illegible]不可先[illegible]明矣文公欲尊其父乃欲躋僖於

閔[illegible]欲[illegible]已私[illegible]行之不恤而不知亂君臣之分紊
昭穆之序其黷礼傷教適貽万世之譏耳故春秋明
書以昭之[illegible]其實禘也而變文曰大事盖祭祀之礼莫
大於禘故聖人大其事者所以重文公之惡且僖公
之薨喪制未終[illegible]應吉禘而遽用大事之礼其罪
知[illegible]彼公欲以[illegible]祫祭非也定八年從祀先公左[illegible]
謂季寤公鉏極公山不狃皆不得志於季氏叔孫輒
無寵於叔孫氏陽虎欲去三桓以寤更季氏以叔[illegible]
輒更叔孫氏已更孟氏冬順祀先公而祈焉欲以[illegible]
媚於神公羊謂從祀者順祀也穀梁謂貴復正[illegible]

皆僭丈公之逆祀左氏猶為諱覈蓋當時陽虎竊
之柄鴟張虎踞莫敢誰何以定公之為君季孫之
政皆制於其手故雖典礼之重而一陪臣敢正之
豈陽虎之賢知昭穆之紊不可不正而舉明廢典於
歷世之後哉其要耆國人覬魯之歸已耳故經
從祀先公継書盜竊寶玉大弓則知順祀之事
於陽虎可知矣嗚呼魯之闢公當春秋衰乱之時先
王礼法殘壞已久故遂肆行而莫之顧隱公考仲子
之宮莊公丹楹刻桷閔於未吉而禘莊公僖於禘祭
而以夫人於文則又躋其父於閔之上其視先王

之礼昕者 何不幸後世陪臣僭乱雖從祀復
正之舉而出於陽虎不出於定公適以見魯之弱
實重當時之禍耳夫子一切傷之不忍明言其然故
止曰從祀先公異乎躋僖之文所以示悼魯之意歟

宗廟

宗廟之制尚矣 王雖盡孝思之誠重追遠之礼 必
宗廟制度自有降等非所立者不敢以私意創之非
所飾者不敢以僭侈乱之守其典秩無所增損而
敬已寓乎其間矣後世人君昧於禮法或以妾之子而
考宮或以泰侈而過制或以遠祖而立廟敗典

取譏後世將以為孝適所以黷其先君也故春秋
書以示譏不必隱為諱得而論之○隱五年考仲子
之宮公羊曰考猶入室也始祭仲子也桓未君則
為祭仲子隱為桓立故為桓祭其母也然則何言爾
成公意也穀曰考者成之為夫人也礼庶子為君
母築宮使公子主其祭於子祭於孫止仲子者惠
公之母隱孫而修之非隱也按左氏惠公元妃孟
子卒継室以聲子生隱公又娶宋武公女是為仲子
生桓公則仲子惠公之妾桓公之母也礼諸侯無再
娶則仲子不得為夫人隱以桓故遂考仲子之宮使

上於其 甚矣○莊二十三年丹桓宮楹二
十四年刻桓宮桷左曰皆非礼也御孫諫曰儉德之
共侈惡之大先君有共德而君納諸大惡無乃不可
乎穀曰礼天子諸侯黝堊大夫蒼士黈丹楹非礼也
天子之桷斲之礱之加密石焉諸侯斲之礱之
大夫斲之士斲本 刻桷非正也夫人所以崇宗廟
非礼與非正亦言桓公以惡莊也蓋公將納齊女為
夫人故飾宗廟示侈以為廟見之美觀意不在
廟也今按二年新宮災新廟切近不忍稱其謚故曰
新宮災此亦言桓公惡莊公不子忘父之怨侈宗廟也

以夸豐文也公穀梁之說盖得其意○成六年立武宮
左曰季文子以鞌之功立武宮非礼也聽於人以救
其難不可以立武立武由己非由人也公穀皆曰立
者不宜立也非礼也盖武公去成公已十二世矣在
天子七廟諸侯五則武公之宮其毀已久宗廟右也
故不言立此特曰立其失礼可知原當時之意盖
鞌之戰以敗齊師故至此年立宮以告成事侍人
之威以晉強國雖幸一勝尤當兢兢然以後患為慮
可也何至僭越礼制立宗廟以夸僥倖之功哉○定
元年六月立煬宮　左曰昭公出故季平子禱于煬

宮公羊穀梁曰立者不宜立也　宜立也盖煬公伯禽之子去定公
二十世矣其遼絕又非武公比也立武宮且不可而
況去武公之尤遠者乎此左氏以季平子逐君逆祔會
其說為季平子立之然經無他文左氏之說未必然也
嗚呼礼莫大於宗廟罪莫重於僭侈以是而律
秋之君皆得罪於聖人也然而天下之事謹之於
始之不謹而救其末流則無及觀魯之羣公失礼僭
度實始於隱公惟其考宮於先是以後世子孫承之
侈汰沿襲而行之恬然莫恤則春秋譏首惡隱何逃
焉

宮室

昔僖公修泮宮復閟宮春秋不書而魯頌歌之後之
以為疑曰春秋嚴宮室重土功而僖公之事經沒
書豈孔子私之耶春秋所筆削者以其勞民而妄作
也若廢復古有國之先務如是而用民力乃所當用也
已若僖公者又何譏焉詳觀春秋宮室之制或新
或毀之凡書于策皆所以抑僭侈存礼法也請凡論
之莊二十九年春新延廄左曰書不時也凡馬日中
而出日中而入公羊曰譏修舊也凶年不修穀曰延
廄之廄也何以　古者居人必時視吾之所勤民勤

於人則以築　勤於財則貢賦以民勤於食則百
事廢冬築郿春新延廄以其用民力者為已悉矣盖
當莊公之時連歲灾咎而功築屢興二十八年冬大無
麥禾臧孫辰告糴于齊則民方飢饉延廄既壞未修可
也柰何不愛民力而遽新之昔廄焚子退朝曰傷
人乎不問馬盖貴人命賤畜產仁人之心也今莊
公不以民困為念而以新廄為急其輕重倒置亞亦
甚矣○僖二十年春新作南門左曰書不時也凡啓
塞從時公羊曰譏也門有古常也穀曰作為也有加
其度也非作也南門法門也盖城郭門戶皆有常也

制壞即修之今書者譏其汰侈輕民力改舊制也
延廄不言作此言作者改舊制可知矣○文十六年
毀泉臺公羊曰泉臺即臺也築之譏毀之譏先祖
之已毀之不如勿居而已矣穀梁與公羊同議左氏
之說妖妄不典 羊之說其義爲取蓋春秋之旨
抵惡勞民無補 雖毀而亦譏之○定十一年新
雉門及兩觀公羊曰言及兩觀微也言新作脩大也
譏不務乎公室也穀曰言新有舊也作爲也有加其
度也蓋雉門兩觀天子之制先君居之既已非矣雖
門、觀之災 以警戒于魯也定公當鑒天災哉

指而制 可矣今乃不恤天變又加其度作
而新之其惡豈不甚哉嗚呼僖宮室小寢廟宣王之
美也自魯東藩諸侯矣禮專務奢侈無復先王之執
競夫以僖公之賢且猶新作南門貽僭天子之譏況
莊定之庸君哉

正朔

周官太史職曰頒告朔于邦國閏月詔王居門終月
則正朔之礼先王所甚重也夫天子頒朔諸侯受而
藏之祖廟每月朔廟北面受而奉行之不可廢也
久矣周衰天子正朔雖頒之邦國而諸侯專恣

爲虛文鮮克奉行故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孔子
我愛其礼蓋當時怠於告朔名存實亡聖人之意不
欲遽棄先王之礼姑欲存以示後世也是以春秋
歲之首年不以有事無事必書春王正月其間或不
告朔或不視朔 權王僭竊而必書正月或國君在
外而不脩正朔 而皆且載於春秋所以奉天時謹
事端 始以立王法也請備論之○文六年閏月
不告月 朔朝于廟十六年夏五月四不視朔夫先王
以閏月定四時成歲非閏無以正時非時無以作事
非事無以厚生 閏雖積餘而成寔生民之本也春

秋二百十二 閏月固多矣未有書不告月獨文
公書之者僖公之年皆告月可知也文公怠棄國政
以閏月爲非時之正始廢此礼其失先王之意甚矣
夫朝曰爲告月也既不告月則無朝于廟可也文公
於可告而不告於不必朝而朝是以經書不告月
朝于廟者惡其 告月而甚其朝廟以欺先君也
侯奉行正朔國之大事文公既不告月又四不視朔
以廢邦國之常礼豈惟怠棄國政得罪於春秋哉
亦幾有天子賜不臣之誅矣故經書四不視朔者深
譏公之荒怠不復上也雖然自十二年後其怠棄國

莫甚於文昊又六年始以閏月廢告朔之礼其意亦
以閏餘月可閏僖宜服皆不當書春正月而春秋可
以書之故知二家之說皆曲論也嗟乎淺儒之論一一
正次王王次春王者上承天之所為下以正其所為
故知人筆削之於元年必書春王正月其意以
正朔天子之礼有國之重事不可不謹也夫書一一
朔而足以抑強臣戒荒怠存典礼則春秋之旨亦
微而顯也哉

書即位不書即位

夫以之……授受之際故魯之羣公嗣國繼統

天下一……事必書即位繫於春王正月所以
端本正始而謹國君之礼也然考之經隱莊閔僖皆
不書即位……定書即位而不繫之正月何哉○孟隱不
書即位不成其為君也隱桓皆庶子隱長當立而要
遜避之名猥欲以桓卒致羽父蹤讚以成篡逆是
之不能君也故秋不書即位不與其君左氏以
攝公穀皆以為成公之意夫隱當有國而春秋正名
曰公安得為攝哉若以隱有授桓之意而春秋成之
則是聖人與其要名以啓後世之僭乱非所以正大
法也先儒又謂隱公自立不由王命故不書即位

群公之立皆自王命乎○莊公不書即位杜謂文姜
毋出不忍行即位之礼穀亦曰先君不以其道終則
子不忍即位二家之說雖明而未盡蓋莊公父讐
復毋淫不制失子之道以絕於先君故春秋不書其
即位不與其繼之統也○閔僖不言即位以閔
國乱以僖為公……公穀皆謂繼弒君不言即位如
穀說則……皆未成為君安得謂之繼弒君乎謂弒君
不言即……則桓宣書即位何也蓋閔僖之時國有憂
難而變起倉卒不得備即位之礼故經不書然
桓以……君……立宣弒賊而立此皆皆天理逆人倫負

惡之大……誅絕使不得有國也又何以書乎
蓋書之者所以著二公之惡也隱雖要遜位之名莊
雖未……之道然未至於大惡至桓及宣忍受篡弒
之罪自求為君使春秋不書是隱之也故特書二公
即位以明其……使懲惡於萬世不可得而貸也
羊……如公意……謂與閔乎弒蓋得之矣○若定
書即位不繫正月則當時薨于乾侯越明年三月公
喪始歸然後得備礼以即位故不繫之正月蓋據
實也或曰閔僖即位以國乱不書當昭公之薨季氏
專權……國無君國亦亂矣則定何書即蓋閔僖之

慶父作亂氣所易者三君國難始定肘腋之禍朝
莫夕非若無事之時得其典礼也季氏之權雖甚於
慶父然不至於篡逆其盤結魯國侵擾政柄為禍
久亦不若慶父之起於倉卒也是以定公得書即位
不御閔僖等　嗚呼國君之立莫重乎其始也
始立以正僭　以正繼之況以不正立者乎是以
秋於公即位必謹書于冊間有不正則変之云義
使凡　世知所戒懼不得以非正立也然則後之
有國者盖以春秋為戒

沈先生春秋　卷第十一

盟

嘗讀周官司盟掌盟詛之法凡邦國有疑會同則掌
其盟約之載初有疑於周官夫當周全盛之時聖王
在上方國諸侯同心協力以藩屏王室朝覲會同各
以時至九伐之法雖設而不施也安得有疑會同哉
盟者乱世之事盡出於衰周之際王德不競信義不
足以服遠威刑不足以制強諸侯攜貳不能協一是
用　展牲歃血之事以要一時之信而皆虐乱
之　詩曰君子屢盟乱是用長此也　出於成康
之　周公輔佐成王建卜年之基而慮
人之不信區區恃盟詛以時綰約之盖亦危矣然則
司盟之職載於礼典果可疑也嗚呼東遷之後列國
交盟紛然並起或會諸侯而同盟或合一國而自盟
其甚出於大夫其甚出於夷狄去古浸遠盟約浸
繁顛波横潰難以禁制雖或質之鬼神鎮之以禍福
實之以載書然口血未乾兵刃已接則回視前日之
盟適資狙詐之計耳然則按春秋所書以想觀先王
之盛則司盟之職載於典礼又可疑也聖人傷信義
之不復見而諸侯変古易常以啟乱後世故自隱迄

衰九盟詛之行皆僃書於春秋所以疾當時而律萬
世也請攷經次第論之夫經有書内盟者有書外盟
者内盟謂魯與一國自盟也其間有公盟有大夫盟
有涖盟有來盟有聘而盟外盟謂諸侯交盟也其間
有諸侯盟有大夫盟有夷狄盟此内外書盟之大
要也

經書公盟者十有五

隱三　桓三　莊三　閔一
文三　襄一　定一

隱元年公及邾儀父盟于蔑隱公初年諸侯未有盟
者隱　盟　啓此階故書之以変　首惡也况
小國所以結盟大國者欲賴其撫綏也今元年公及
邾盟蔑七年伐之則隱之背信蔑義陵侮小國甚矣
○六年公會齊侯盟于艾左謂始平齊杜以春秋前
齊魯不平今始平之然考之於經鄭始與齊好三年
有石門之盟○四年公會諸侯伐鄭而魯鄭交怨矣
六年鄭來渝平既釋二國之憾公遂與齊侯盟則魯
之盟齊者實因鄭也自是終隱之世與齊同好不聞
有侵伐之事如邾者則艾之盟雖曰能保其不渝然
實是齊之強也○八年公及莒人盟于浮來蓋莒魯

前此未嘗有以好侵伐之事今與莒盟者以紀故也
紀魯親也二年莒及紀嘗爲密之盟及七年叔姬歸
紀故魯因紀之親遂盟莒人以結二國之好然莒稱
人者大夫也先儒謂公與外大夫盟内斥言公外大
夫稱人者惡之也内不言公外書大夫名氏者惡稱
大夫以意推之理或宜然夫鄰國之交講信修睦無
用於盟也公及莒盟既以失礼以國君之尊而盟小
國大夫則其屈辱甚矣故公及莒人盟於浮來惡公
與莒大夫盟也○桓元年公及鄭伯盟于越攷經書
三月公會鄭伯于垂鄭伯以璧假許田則越之盟爲
假田　之罪鄭伯乘其危懼　利其土田
故　會以謀假田之事鄭既得田魯恐其叛已於是
要盟于越以固其好魯鄭之君皆有罪也經於會不
書及者垂之會出於鄭志而越之盟出於魯故也○
十二年公及鄭伯盟于武父蓋宋以立突之功責賂
于鄭鄭不堪命而與宋交惡公與力平兩國屢會宋
公而宋辭魯請故公盟鄭伯將連鄭以伐宋夫公既
不能信於諸侯使宋辭平則公勿與焉可也始於欲
平人之難終則連結諸侯伐人之國是重其怨故也
故經書公及鄭伯盟于武父惡公盟鄭以伐宋也○

十七年公及邾儀父盟于趡左氏曰尋蔑之盟蓋桓以八年伐邾而邾懼魯之見陵至十五年而來朝至是而盟則知邾實仇之也經書者惡魯之不能存小國伐而後盟之也○莊九年公及齊大夫盟于蔇將納子糾也齊大夫不名者莊公不復父讐而與齊人謀納子糾是公之罪非大夫也故亦言公而不名齊大夫所以甚公之惡○十三年公會齊侯盟于柯是時小白興霸北杏之會諸侯皆從而魯獨不至懼其見討故盟以結之書者惡公之未能信齊侯也觀明年鄄之會衛宋與鄭皆與公不自行而遣單伯以往則

其不見信於齊明矣○十九年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及諸侯宋公盟其詳見遂例　二十三年公會齊侯盟于扈謀逆姜氏也莊公納讎人之女二年之中納幣觀社以急婚期今將逆女又盟齊侯于扈害禮賊義罪不可貸故春秋書以甚莊公之惡也小白以霸德令諸侯而因婚以盟亦可罪也○閔元年公及齊侯盟于落姑者將復季子也閔公沖幼慶仲亂政思得季子以平內難故盟齊侯以復之○文三年及晉侯盟者改盟于晉也蓋二年晉使處父來盟故公與之盟夫以大夫而盟公非禮甚矣故此年公如晉改盟遂及晉侯盟也○十三年公及晉侯盟是時魯方結晉好故三年及此年因朝晉而就盟也夫晉魯敵國而公朝之固已失礼又因朝而就盟則其屈辱甚矣故經書以惡之不地者盟於晉也○十七年公及齊侯盟于穀魯以叔姬之難結怨于齊魯連歲病齊之見侵前十六年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而齊侯弗及盟則憾魯之心未釋也至是年公親與齊侯結盟而齊魯之好復講矣然季孫往會齊侯而齊侯不與之盟魯又遣公子遂盟齊侯于郪丘至十七年方 公親盟于穀齊始不 為魯患者

齊侯 親至而遣二大夫盟 則猶有頑晉之心而未誠我也故必待親結盟始無疑魯之心經書之者見晉為魯不足為重魯而傷文公之弱也○襄三年公及晉侯盟于長樗襄公初立結好於晉也蓋魯自成二年晉敗齊而齊服于晉其後悼公之業愈盛齊不敢窺魯故魯事晉益謹訖襄公世不復事齊則長樗之盟其事晉之謹蓋有日也而經書此者悼公主霸當合諸侯同盟以大義令天下今晉盟魯魯私結晉皆非春秋之義定十二年公會齊侯盟于黃是時六卿專晉晉勢愈微鄭衛皆已從齊而魯當

定十年夾谷之會已與齊平至是又結盟以固其好也
凡此魯諸君之盟也

經書魯大夫盟十

莊一　文三　成二　襄一　昭一　定一　哀一

莊十九年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宋公盟見遂門○文八年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者文公之時大夫專權而晉靈不君亦委政於趙盾經書此者惡仲遂及趙盾不由君命私相結盟也○十六年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公欲於　父往會齊侯將以求　齊侯弗許

云　者見魯之屈於齊　而弗得也○是年公子遂及齊侯盟于郪丘齊侯不受行父之盟魯人　以懼齊見伐再遣仲遂以求盟于齊也此者魯不當以仲遂盟齊侯齊侯不當以仲遂盟也○成元年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宣公委身事齊比齊奔也及成公初立始改事晉故於元年遣臧孫許盟晉侯以結晉侯之好也○十六年季孫行父及晉郤犨盟于扈按是年鄢陵之戰魯不出師晉人憎之故沙隨之會不見公及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苕丘晉既釋行父而魯猶懼晉故請盟以固之夫見執者行父也故魯以行父受盟則晉亦當以卿敵之耳夫魯以弱國懼晉之難屈膝請盟固所不免而晉侯暴矣不仁辱其君執其臣惜且區區結約之信則晉侯不德蓋有甚於魯也○襄二十年仲孫遬會莒人盟于向莒數伐魯魯病其難故結之以盟夫莒小國也與魯比肩受盟于晉者屢矣而敗信棄好敢以陵魯則晉之不足援固可知矣自是一盟之後莒不復侵魯魯之得以免莒難者寔結盟之力非晉之援也○昭十一年仲孫貜會邾子盟于祲祥者邾魯與國也

盟　魯嬗絕而句隱盟蔑桓盟趡至昭哉

云　之盟者蓋莊僖以來邾數病魯于戈相尋故盟好不講昭公之時始息兵于邾是以贖慝　禮結祲祥之盟然在隱桓時公親與盟至昭公時政在三家非公所得專矣經特書貜之盟邾以見政不出於　公也○定三年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者是邾莊公卒邾隱公立欲修好於魯故為是盟也○哀二年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句繹元年仲孫何忌帥師伐邾是年春三卿帥師伐邾取漷東田及沂西田左謂魯將伐絞邾邑邾人愛其土故賂以漷沂之田而受盟為　定盟者懼魯之侵其

邑故假土田以安之也夫邾以小接於魯國小力弱
受其困弊而魯不恤自昭公以來既盟之且伐之
貪利其地不能以義自省經書此者皆所以惡魯也
此書魯大夫之盟也

公 大夫盟諸侯之國必書其主盟
不 者有四

隱元年及宋人盟于宿皆內外之微也外微者稱人
內微者稱及蓋內不可言魯人故特以及言之耳莊
二十二年及齊高傒盟于防○文二年及晉處父盟
先儒 也不書公者不使高傒處父以

之也 當時強國然禮之明 不可偕令
齊晉蔑魯遣二大夫以敵公則其失禮僭分甚矣故
經不書公以著高傒處父之罪罪高傒處父則譏齊
晉之君可知矣○文十年及蘇子盟于女栗左謂頃
王立故也按九年頃王初立使毛伯來求金二月叔
孫得臣如京師則魯之不奉周不志王室如此故
是年遂相結盟以申前好然以諸侯而盟天子之臣
固已非禮況內之微者而盟天子大夫則視魯之視
周直與邾莒小國等耳其叛王法紊名義莫甚於
此故經書以深之凡此四者不言公或實內之微者故經
書及而不名人此又春秋之義例也

至若來盟五

春秋別異其文此所以示內外之辨焉桓十四年鄭
伯使其弟語來盟者鄭與宋仇而公附鄭十二年盟
于武父是年會于曹且兩與宋戰皆為故也鄭伯
德魯之附己故欲堅魯之好然交盟列國遣卿行且
不可而況於其弟乎○閔二年齊高子來盟尹語
來盟鄭伯稱使且名之今不稱齊侯之命而高子不
名則以高子請來結盟于我故沒言所以褒異之
公 討季友立僖僖又非 高子請結

盟于 之法則其善可嘉 聖人書以
善之○文十五年宋司馬華孫來盟宋自僖會諸侯
于薄宋公之後未嘗與魯通好一旦華孫請盟于
我以尋舊好故經不稱使且著其官而不名亦嘉之
也○宣七年衛侯使孫良夫來盟公即位衛欲通好
故遣良夫來盟然是時晉靈不君見殺趙盾之手成
公初立方靖內難未暇合諸侯也故自宣三年立中
國未嘗盟會而衛欲好魯私遣良夫來盟夫以列國
私盟而同盟誓信大義合諸侯不出於霸主則中國
之衰可知矣襄二十九年杞子來盟經未有言諸

侯而來盟者小曰杞子深見其小也是年仲孫羯會
諸侯大夫以城杞則杞子之來盟因魯城杞有功
于我故歆乘是以結好也若此五者來盟之義也

涖盟四

僖三年公子友如齊涖盟自閔二年齊高子來盟定
僖之位僖未嘗報盟於齊故至是年遣友如齊涖
盟以尋前盟也○文七年公孫敖如莒涖盟者是年
冬徐伐莒莒人病徐故結魯援遂來盟則敖之如莒
寔莒意也○昭七年叔孫婼如齊涖盟是時晉德
不足深倚故是年春暨齊平至三

月如楚 以結暨之平也○定十二年叔還如
鄭涖盟鄭自定七年叛晉從齊自十年亦與齊好夫
魯鄭皆從齊寔同心之國則魯雖與鄭不協至此宜
相好矣故是年冬魯及鄭平則遣叔還如鄭涖盟
寔齊故也凡此四者涖盟之義也

又因聘而盟者五

成三年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丙午
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十一年晉侯使郤犨來
聘己丑及郤犨盟襄七年衛侯使孫林父來聘壬
及孫林父盟十五年宋公使向戌來聘己亥及向戌
盟于劉此皆侯來聘而魯要之使盟 其辭見聘例
孟春秋者明魯不當要盟諸大夫不當自盟也

經書諸侯交盟者四十其間霸主盟者十

散盟十六大盟十四

莊十六年會齊侯 宋陳衛 鄭許同盟于幽二十七
年公會齊侯 宋陳鄭 同盟于幽僖二年齊宋江黃盟
于貫四年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五年公及齊
侯 宋陳衛鄭許曹 盟于首止鄭伯逃歸不盟七年公
會齊侯 宋陳鄭世子 盟于甯母八年公會王人齊侯
宋衛許曹陳世子 盟于洮二十八年公會晉侯 齊宋衛

蔡鄭莒 盟于踐土凡此結霸主之盟也 小白之盟
無適糾合諸侯驅攘夷狄以安中國而已然考之當
時貫之盟為嗣盟以大國齊宋遠國江黃皆來就盟
則知中國諸侯無不服也至九年葵丘之盟以後則
霸業稍衰故十五年牡丘之盟將以救徐而遠次于
匡卒不能救其衰可知重耳紹霸唯踐土之盟雖敗
楚之功未成於小白然召天王以就盟其不臣之罪
百世所不貸也故孔子論二霸優劣以晉文為譎
齊桓為正其在茲乎雖然小白自莊十五年始霸止
僖四年二十一年間不過四盟 侯至伐楚後止於

狂丘九十二〻而盟者五其盟〻多寡前後不等何
也蓋小白之霸以伐楚為盛僖四年以前所以盟諸
侯止欲服宋服鄭率諸侯以伐楚也至召陵之盟後
楚已畏服中國無夷狄乃始註王室定世子令諸侯
謀弱國以全〻謂將以圖此非盟無以結之此所以
特多於前也其詳已見霸例此不復舉

諸侯散盟十六

隱二〻年紀子帛莒子盟于密左云魯故也杜謂〻莒魯
有怨紀侯既婚于魯使大夫盟莒以和解之子帛為
魯結好息民故比之內大夫而莒子上稱字以嘉之

〻帛　〻之說皆不可考惟左〻　〻於經今
當從之○三年齊侯鄭伯盟于石門左謂尋盧之盟
在春秋前不可考而齊鄭自此盟之後終隱相好十
年會中丘又會伐宋十一年入許皆因是盟結之也
○八年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魯宋衛自隱四年
嘗與鄭仇至六年鄭來渝平於魯諸國之怨遂解故
是年公會齊侯于艾八年齊宋衛遂盟也然春秋未
有參盟者實始于此故書以識盟之漸侈也○桓十
一年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將以禦鄭也攷
五年蔡衛陳從王伐鄭則蔡衛陳有怨于鄭矣十年

齊衛鄭來戰〻〻郎則鄭有怨于〻〻矣○魯以郎之戰
鄭連齊衛以病我懼復見伐故柔會三國盟之以為
緩急之援盟宋公者宋方有立突小功可藉之以解
鄭也盟陳蔡者陳蔡常有伐鄭之怨欲藉之以助己
也欲好鄭則藉力於宋欲仇鄭則借威於陳蔡〻〻之
盟為魯計亦甚深矣雖然鄭魯敵國初非有畏於鄭
而桓公區區以禦之非突病鄭病鄭之連齊衛也然
吾大夫前此未有盟諸侯寔自柔始故經書以惡之
柔稱氏未命也蔡叔蔡侯弟也○十二年公會杞侯
莒子盟于曲池左謂平杞莒也隱四年莒人伐杞取

牟婁　〻公以杞之故有德於莒故盟以平之
○是年公會宋公燕人盟于穀丘左謂公欲平宋鄭
秋及宋公盟于句瀆之丘蓋宋恃立突之功責賂於
鄭宋鄭有怨故公盟以平之也觀是年公兩會宋公
又會鄭伯宋公辭平遂連鄭伐宋而戰之則穀丘之
盟為平鄭審矣○十七年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黃左謂
平齊紀且謀衛故也蓋齊欲滅紀而魯與紀親也衛
以宣姜之難朔出奔齊朔本齊甥故齊及魯盟欲結
諸侯以納之莊三年溺會齊師伐衛五年公會齊宋
陳蔡伐衛六〻年朔遂以國則知〻〻之盟為平紀以謀衛

明矣○僖十九年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鄫子會
盟于邾小白既沒襄公圖霸前年納孝公至此盟邾
曹浸欲經營中國而力微德薄諸侯不歸所致者纔
邾曹耳而鄫子後至遽使邾人執而用之其殘暴不
仁甚矣則挫辱於楚身殞國危豈非自取之乎○二
十五年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洮二十六年公會莒子
衛甯速盟于向左謂衛人平莒於我盟于洮修衛文
公之好且及莒平也蓋莒以僖元年公子友敗莒師
于酈獲莒挐有怨于魯衛文將平之未及而卒
之　故盟于洮以平莒之怨　以尋洮

之盟　之霸中國諸侯同心歸　圖大義
未嘗私相結盟以修伉好也小白歿襄公繼不成
霸之當時諸侯為自營之計雖曰釋怨修好其實
産亂之端也○文七年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按
經書諸侯大夫必列主名此總言諸侯而不名晉大
夫者疾大夫之專至此盟浸盛故垂隴之盟循爵諸
侯名士穀至此總曰諸侯曰晉大夫者言諸侯大夫
其勢相抗無得而別異也况是時靈公荒淫未嘗親
與國事會盟侵伐悉使大夫主之經特書晉大夫蓋
亦深疾靈公大夫之專恣歟十五年諸侯盟于
扈左曰諸侯伐齊齊人賂晉不克而還曰諸侯
盟于扈無能為故也當齊背晉侵魯魯使行父告于
晉故諸侯為是盟晉既與魯則當討齊之二不得而
病魯可也晉靈不道声言謀齊而兵師未嘗一舉受
齊之賂卒不克而還夫身為霸主雄長諸侯伐國
國受賂可乎此總言諸侯甚晉灵之不道不足以為
霸直與諸侯等也○昭二十六年公會齊侯莒子邾
子杞伯盟于鄟陵謀納公也蓋莒會於齊而邾杞附
於會故謀納公者惟此四君然季氏據國逐君諸侯
不　昭公卒死乾侯則鄟陵之盟　曰救公

初無　○定七年齊侯鄭伯盟于鹹齊侯衛
侯盟于沙八年衛侯鄭伯盟于曲濮是時晉頃當國
六卿擅國勢愈微故諸侯相繼歸齊盟以詰之春
秋詳錄者傷魯之弱不能有諸侯凡此皆散盟也

大盟十四　○

文十四年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
盾癸酉同盟于新城左謂從於楚者服且謀納捷菑
也杜以從於楚者謂陳鄭宋三國然考之經是時楚
雖伐鄭至宣元年始連鄭侵宋陳鄭宋自重耳沒皆
未嘗從楚謀納捷菑耳邾公元妃齊姜生定

公二妃晋姬以促留文公卒邾人立定公捷菑奔晋
故盟以誅之夫重耳之後諸侯同盟始見此年宜春
秋之所善也而廢嫡立庶乱人之國豈霸者之義哉
況晁公無似而主盟之事出於趙盾國柄倒持尤不
足取於春秋是以顯書趙盾以疾之也盾在下者
會後盟盟定也○宣十七年公會晋侯衛侯曹伯
邾子同盟于斷道左謂討貳也晋侯自郲之戰敗于
楚子諸侯携貳莫有固心至此始鳩集同盟復興霸
業欲為斷道之盟将以伐齊也明年晋侯衛世子臧
伐齊成二年會諸侯敗齊師于鞌則斷道之盟晋亦

春秋左言卷第二　二

少挫之○成五年公會晋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
伯邾子杞伯同盟于虫牢左謂鄭服也蓋景公成二年
敗齊師于鞌晋霸復興三年又以諸侯伐鄭以至此
鄭来就盟書此者喜晋之能服鄭而卻楚也然非特
鄭之屈服而諸侯亦從則虫牢之盟盛於斷道岂襄
公以來未之有矣然有大可罪者是年定王即位景
公不能率諸侯以奔命而同盟講要修礼文之事不
恤天王之喪其惡可知也○七年公會晋侯齊侯宋
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救鄭八月戊辰同盟于
馬陵楚以虫牢之盟鄭伯服晋令子嬰齊帥師伐之

景公新得許人急鄭之難且慮鄭之病楚復與晋貳
於是大合諸侯以救鄭鄭既再服故同盟馬陵以固
鄭心夫楚以一國伐之而晋有九國救之同盟之後
楚不敢以争鄭鄭不敢向楚也然不過二年鄭復歸
楚乎雖命将帥師執其人伐其國終景公之世卒不
足以得鄭則馬陵之盟其權亦淺矣○九年公會
晋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于蒲左謂
歸汶陽之田故諸侯二於晋晋懼會于蒲以尋馬陵
之盟蓋晋為是盟非特慮諸侯之貳且虞鄭之從楚
也然當　是時鄭猶無意從晋雖得　而不能終

春秋左言卷第十二　三

之故曰　晋人執鄭伯使欒書伐之十年晋再
稱兵鄭皆不服則以晋之兵威不足以攝楚故也○
十五年公會晋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
邾人同盟于戚是時厲公當國雖國勢未衰然纔不
足以懷諸侯諸侯事晋稍怠故是盟唯衛鄭曹三國
親来聽命宋以世子齊以卿邾以大夫而其君不親
至較之虫牢馬陵亦以替矣左謂討曹成公攻之傳
成公殺世子而自立故晋侯於此討之觀經十三年
伐秦之役曹伯廬卒于師則左氏之傳信矣晋侯討
得其罪又執之以歸京師可謂二矣故執曹伯獨出

晉侯之爵所以異於他文也○十七年公會尹子單
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鄭六月乙酉同
盟于柯陵鄭自十六年同楚子戰于鄢陵楚鄭雖敗
然至此猶未服故厲公復合諸侯伐鄭而同盟也觀
經異年又書八國伐鄭柯陵之盟尚未服也夫齊侯
之霸致王人　盟會春秋猶且譏之況同伐哉今厲
公致王二人　與之伐國既無服鄭之功又有致王人
之過　得罪於春秋也嗚呼盛衰無常理勝敗無常
勢會稽之棲句踐以霸黃池之會夫差以強則恃　人
而亡　而興者從古以然景公繼霸　業德中
春秋比事卷第二十　八
衰鄭　辱於楚景公深自懲艾　不忘倚
盟會勤諸侯者意未嘗不在鄭也是以諸侯浸浸
歸而鞌之戰遂一舉而服齊伐鄭之役再舉而得鄭
晉文之業　景公中興則鄭之敗是乃所以為勝也
厲公蒙景公威烈而驟勝鄢陵不能何負驕矜日滋
鄭伯陰睨其不德不懼鄢陵之敗附楚愈固故終
即世鄭訖不從卒之禍起肘腋國內相殘三郤誅胥
童死晉厲弒欒書中行偃幾不免於禍則鄢陵之勝
是乃所以為敗也然則為人君者鑒景公之所以興
懲厲公之所以亡天下國家可以保矣○十八年仲

孫蔑會晉侯宋公衛侯邾子齊崔杼同盟于虛朾左
謂謀救宋也蓋宋平初立以蕩澤之亂殺公子肥魚
石奔楚楚為魚石而興師病宋故十八年楚鄭伐
宋魚石入彭城是年冬又連鄭侵宋宋告難于齊悼
公會諸侯　盟虛朾以謀救之是以襄元年欒黶
合九國大夫圍宋彭城晉雖力救終不能息楚之病
宋故是年公子壬夫帥師侵宋而鄭以楚故二年亦
興師伐宋則虛朾之盟足以逐魚石而不能抗楚兵
也○襄三年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
子齊世子光己未同盟于雞澤是時　同圍彭城　況
春秋比事卷第二十　九
之言服故晉合諸侯復　國
侯以晉德可依鄭已畏服不待盟會之糾合
威之　制遂遣袁僑遠來如會則雞澤之盟蓋悼公
之餘烈可以亞踐土之盛矣○九年公會晉侯宋公
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
光伐鄭十有二月己亥同盟于戲蓋晉自雞澤之盟以
後會戚救陳會鄬會邢丘鄭皆未叛至八年楚公子
貞伐鄭鄭始及楚平故九年會十二國伐之同盟于
戲下書楚子伐鄭則知戲之盟鄭常復服晉矣然明年
柤之會鄭又以不來且與楚伐宋至復合十二國伐之

戍鄭虎牢鄭亦未服至十一年十二侯復合十二國伐之同盟亳城北鄭猶未服且連楚伐宋晉侯合十二國伐之會于蕭魚鄭始純服晉矣夫以鄭之難服如此非悼公德業之隆兵威之強盟會益堅諸侯不携則雖窮師旅斃兵革吾知其不能得鄭也然則雞澤之盟蕭魚之會其悼公之盛乎○十九年諸侯盟于祝柯齊自敗于秦純附于晉不敢病魯悼公既沒附晉、襄數侵魯鄙是以十八年平公合十二國同以圍齊十九年盟于祝柯既盟之後齊遂殺高厚以說於晉二十年遂同澶淵之盟而魯亦侵伐

貝盟

一公亦足以沒齊也晉 杜畏 侯

合諸侯盟于澶淵明年商任之會又明年沙隨之會齊侯亦皆與雖又以見晉之功然不及一年齊侯敢以伐晉晉平之霸不逮悼公遠矣○二十五年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六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左謂齊成故也蓋晉以齊叛再合諸侯將以伐齊齊人懼弒莊公以求成晉侯許之於是同盟重丘夫莊公復背澶淵之盟加兵晉衛信不道矣然齊人弒君以求成爲霸主者討之可也晉侯不能明與刑以討齊亂而聽

其結平則是亦齊人弒君之惡亦何以宗諸侯而長諸夏乎是以春秋先書崔子之弒而後書重丘之盟所以著晉侯之惡也○昭十三年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丘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公不與盟春秋自宋之會諸侯不出大夫專盟十年而至于申自申之會大夫不出夷狄專盟者又十年而至于此是時、楚橫行中國殘幾陳蔡諸侯俛首帖耳無敢抗者晉昭一旦會王人携諸侯而同盟以修

以 楚靈弒 之禍諸 無年

了亂也 聲言同盟亦虛文耳 亦會

陵諸侯侯不出者二十四年鄢陵之盟邾紀亦晉矣、出主盟之事寔歸于齊則其衰頹不振日甚於前宜乎諸侯解体莫肯聽命也平丘之盟公不與者左以邾莒愬于晉曰魯朝夕伐我幾亡矣故晉侯不與公盟夫魯為伐莒邾侵陵無厭晉為霸主則聲其罪以討之可也今聽小國之言遂外魯而不與之盟何以令諸侯哉經書公不與盟亦以惡晉侯也○定四年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

齊國夏于召陵侵楚夏五月公及諸侯盟于皐鼬是
時強吳特起楚勢已衰蔡陳胡頓悉歸中國故晉侯
乘其衰替合諸侯以侵之同盟皐鼬然中國之勢至
是愈弱兵革雖衆卒不能以病楚故止書侵而已
侵云者見其不能伐之也晉率諸侯既不能病楚
敗績也嗟乎平丘之盟秉篡弑之德皐鼬之盟合諸
侯之衆尚能成尺寸之功彼區區之吳乃能一戰
敗楚豈以吳之一國反大於中國諸侯哉當時大夫內
亂夷狄外橫逐君者有之簒位者有之頹波橫流
可文 天下之衆曾不如一國之 可勝嘆

哉前人 者此也

經書大夫盟八其間散盟四大盟四

桓十一年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惡曹之盟以十
年戰魯于郎故盟以結之然郎之戰經書齊侯衛
侯鄭伯而此貶稱人若書大夫盟者惡其伐有辭旁
師旅不自省其不義而又盟之以遂其欲也故貶而人
之夷諸侯若大夫也○文二年公孫敖會宋公陳侯
鄭伯晉士縠盟于垂隴垂隴之盟左謂討衛故也書
士縠堪其事也按經元年衛人伐晉故士縠盟諸
侯及大夫以討之然自春秋以來未有大夫專盟敖與
士縠首啓其端自是諸國大夫仍專盟會故春秋
謹書之以懲其不軌也○宣十二年晉人宋人衛人
曹人同盟于清丘清丘之盟左謂晉先縠宋華椒
衛孔達曹人同盟于清丘曰恤病討貳宋為主盟故
伐陳衛人救之夫諸侯之大夫例皆書名氏此貶稱
人者是年宋伐陳而衛救之是不討貳也明年楚伐
宋而晉不救是不恤病也斯違於清丘之盟矣故人
以微之然宋師伐陳正得討貳宜無可貶而亦稱人
者按經十五年宋人及楚人平經書宋人今人之者
以其 與夷狄平也孔子進治 不必隱

且書 當稱人無所褒貶○成二年袁婁之盟
以鞌之戰晉敗齊師齊侯屈服故遣國佐如師請盟
夫頃公數疾諸侯以啓此戰信不道矣然魯出四卿
會晉曹衛敗而盟之亦為得也此大夫之四散盟
也

大盟四

僖二十九年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
盟于翟泉左謂尋踐土之盟且謀伐鄭也卿不書罪
之也在禮卿不會公侯會伯子男可也夫小白致王
世子盟寧母以身親之春秋猶譏其僭況晉人

使大夫以盟〻又哉此晉文之〻所以不逮乎小白
也○襄三年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
邾子齊世子光盟于雞澤悼公霸業至是而盛既
合諸侯同盟矣而袁僑適至以諸侯盟之則嫌於
不敵使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盟袁僑經兩書及者
美袁僑之得〻盟諸侯大夫之僭盟也○十六年公
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
邾子于溴梁溴梁之盟以大夫敵君故書戊寅大夫
盟矣大夫專盟雖始於文公時然或會而同盟或合
一國而自盟未有獨書大夫至此溴梁　諸侯同會

而盟　〻見諸侯之失政也蓋自　一國
之言專可否之權而使大夫主之則諸侯失政可知
○二十七年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者按左氏宋
向戌欲弭諸侯之兵故合晉楚及諸國大夫會而
盟之兩言于宋者以見事起于宋故即而盟也然自
春秋以來未有晉楚交盟今晉平失道使大夫
與楚同盟是挈中國而歸之夷也其何以望霸
哉聖人深疾其然故會與盟以顯書之所以甚中
國之弱而疾夷狄之愈橫也此大夫之四大盟也
經十、楚之盟六　僖十九年盟于齊三十一

〻盟于鹿上是年又盟于薄僖二十七
年盟于宋宣十一年盟辰陵成二年
盟于蜀
齊之盟宋楚爭霸故是年宋則率曹邾盟于曹南楚
則率陳蔡魯鄭盟于齊夫宋盟之則兩國爭雄可知
也曹邾附宋故從宋盟陳蔡魯鄭附楚故從楚盟
制經之文〻會盟于齊則魯與齊皆與矣而宋不
出主〻齊不書人諱以齊魯大國小白方殁而從夷
狄盟也諱從夷狄盟而陳蔡鄭不諱三國受〻
楚盟　〻文深諱也楚寔主盟而加喟〻恭於

上者　〻中國也雖然宋盟〻　齊
其勢猶足以相敵至二十一年宋人齊人楚人盟
于鹿上鹿上之盟宋之力已弱于楚故經書宋齊
楚人盟于鹿上夫宋始與之爭霸而今與之同盟
其弱可知也迨盂之會見執于楚則襄公自受其辱
又非止于同盟而已楚既執宋公故宋公畏其強〻
委身聽命往盟于薄經于執與釋皆不係之楚者
不與楚之辱中國也故薄之盟憫言諸侯使若諸
侯共執焉嗟夫小白既亡中國之勢一旦不振宋襄
勉強扶持〻不成功師敗身傷而國幾亡是致

楚勢愈橫□無厭故二十八年伐宋圍緡至二
十七年連陳蔡衛許圍宋宋不勝其患乃始請盟于
楚以求免於兵革此經所以書公會諸侯盟于宋曰
盟于宋則知宋之請盟也其後晉文興霸敗楚城
濮雪宋之恥宋國賴以少安逮重耳沒至景公時及
蜀戍之後晉德復替陳鄭從楚故楚子盟之于辰陵
以固兩國之附也然陳鄭是時猶有顧晉之心是
時楚子入陳明年圍鄭而邲之戰又敗晉師自是陳
鄭兩國始帖服于楚用見晉之衰弱也逮成二年楚
宣邲之　暴橫諸侯俯歸之故　公又楚

矣

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鄫
人盟于蜀蜀之盟從楚者十一國齊秦宋衛皆
諸侯而屈膝受盟不以為恥蓋自重耳殁楚人強盛
未有加於此也使前無二霸後無悼公則中國之大
幾何不合為楚哉此楚之盟見於經者也

總論

夫總諸盟以論同盟者十六伐而盟者四救而盟者
一會而盟者三 癸丑 新城 夷儀 盟王臣者八盟于
師者二其閒或諸侯或大夫或夷狄或盟而合義或
盟而非正□□備言於前矣就其中以等之莫善

於同盟何則□桓之間不過列國諸侯自結盟好固
其私欲而已未有大合諸侯以名義安中國也小白
之興始有同盟之事後世襄□之晉國諸君遂得循其
執轍凡係中國之利病必合諸侯而同盟其閒雖閒
有把貳而駢肩接武并力一心亦足以維持中國使
不致於橫潰故雖吳越之強橫兵車馬跡交亂天下
而不能亡天下者係同盟之力也考之諸盟在小白
之時莫盛于貫之盟至牡丘則稍衰矣在景公時莫盛
於蟲牢之盟至蒲則稍衰矣在悼公時莫盛於雞澤
之盟也　□紀服二十一年叛晉則　盟　時隆

於一時　二十之淩夷何也自悼公　□昭
霸業墮地合國同盟雖間有之然既不足以得　又
不足以敵楚無侯景時強盛雖盟亡益也然夷狄之
國在春秋有三唯楚之盟六見於經至吳與秦則甚
然無聞何也蓋楚雖數病中國而諸侯從之者不過
陳蔡鄭而已　其往來晉楚服叛不常其修盟之事
宜於寧見至秦則僻處西土鮮通中原吳雖攝楚之
迹累會諸侯然絕無與國以為肘腋之助將誰與盟
哉嗚呼向使春秋無齊晉之君齊晉無同盟之事主
盟之柄歸於吳楚則中國之民被髮左衽久矣然則

陪臣四任淵之二霸者誠有功於衰周也

春秋比事卷第十二

沈先生春秋比事卷之十三

會

會同之禮設於宗伯掌於行人周之常典也成康盛時諸侯率服因時而會莫敢怠遑頌之所美揚和鸞鳴佩王以形容禮儀之盛而已未嘗言會諸侯也會諸侯不言者　當周隆興會同常禮不以此為盛美也厲王不道周室毀危宣王中興鳩散討貳侯〻諸侯而〻之於是有東都之會詩人紀之車攻以美宣王復古其後犬戎作難周又不競平王東播權移諸侯〻〻之賢以振皇綱中都之會　見始

紛亂於　云　〻諸侯有王王有巡狩以　習之非是不舉則古者之會一於宗王非假禮文而滋私欲也春秋衰世王德不足以懷天下法制刑威之柄又不足以〻〻東之於是諸侯傲然自張無復為　而會凡諸委弁冠群賢乎邦國者非干戈敵仇則盟誓固黨非寇人土地則保我疆邑車輪四馳幾有寧歲始也諸侯專之其次大夫專之其次夷狄攘之禮法變蕩不可扶持回視西周之美無復冀其髣髴矣聖人傷之稱據舊史具載筆削使天下後世所尊者王凡春秋書會皆文武成康之罪人也謹按經所書有

內與一國自會者有外與諸侯交會者有合諸侯而
大會者或主於霸主於大夫或主於吳楚要不可以
不辨請次其說
經書公會一國者十有八
隱九年公會齊侯于防左謂請伐宋也蓋經自六年
公與齊侯結艾之盟七年齊侯使其弟年來聘故九
年會防是時魯鄭交好已久則公為是會蓋為鄭
謀伐宋也十年中丘之會伐宋之役齊鄭皆與則左
氏之說信矣。十一年公會鄭伯于時來左云謀伐
許也蓋　許久矣而事起于此　故會

鄭伯謀　夫以私好而謀人之國其惡可知也
。桓元年公會鄭伯于垂將假許田鄭伯欲利魯受
田歸其罪　故會以謀之夫鄭之假田魯之受田皆
為非義則　之會實起罪之由也。三年公會齊侯
于嬴秋會齊侯于讙公始即位謀欲結昏于齊故春
為嬴之會及齊侯送姜氏于讙公又往會之夫諸侯
親迎不使卿父母送女不踰境公使公子翬逆女既
失親迎之禮及齊侯送之而又往會于讙可往逆而
不逆不當會而往會公之失禮甚矣。是年公會杞
侯于郕二年杞侯來朝既而入杞至是又往會之夫

杞既來朝則公無入其國可也既入其國則無會焉
可也今恃撫自懟恩怨不常信不道矣。六年公會
紀侯于成左謂紀來諮謀齊難也蓋齊以五年與鄭
伯如紀將以滅紀紀恃魯與齊好且屬親舊且故告
難于魯而公為是會也觀是年紀侯來朝終桓之世
紀無齊難至莊元年齊始遷其三邑則成之會是魯
平齊紀也。十年公會衛侯于桃丘弗遇齊衛鄭將
為郎之戰公雖欲會之而衛欲附齊鄭以病魯於是
失期不至故經書弗遇也。十一年公會宋公于夫
鍾冬公會宋公于闞十二年會宋公于虛冬會宋公

于龜公盟于武父鄭故冥會宋公以　公之
所以力欲平宋鄭者何也始魯以郎之戰有怨于鄭
忽及宋人納突忽出奔衛魯之所欲者在突立而忽
出也今宋多責賂於鄭鄭不堪命而求鄭交怨矣宋
使連接齊衛納忽以逐突則非魯之利矣此公之所
以欲平宋鄭初非為兩國冥已好惡也觀是年宋公
辭平公遂連鄭以伐之則魯之思突明矣。十四年
公會鄭伯于曹公既與鄭結盟又再與伐宋故使為
是會以修前好也觀是年鄭伯使其弟語來盟則鄭
之與魯恩好　結可謂密矣。十五年公會齊侯于

爻謀定許也蓋魯以隱十一年鄭伯及齊侯入許莊
公奔衛至是而許叔入故公會齊侯以謀定之也。
十八年公會齊侯于濼姜氏在也桓公不嚴幃箔恣
姜氏之淫奔終致身殞國危其污穢瀆甚矣然遂如
齊則書姜氏而濼之會則書公者罪公之深者曰公
自會之也。莊二十七年公會齊侯于城濮公以二
十四年娶齊姜氏則恩好往來宜倍於他國故同盟
之外特為是會也然公娶讎女會讎國其得罪於先
君可勝哉。宣元年公會齊侯于平州左謂以定公
位蓋公以是年娶齊之女又使行父如齊復會齊侯

于平州　如是其謹者公弒赤　見討
故結齊之深如此觀齊於此取濟西田則平州之會
魯求、齊可知。定八年公會晉師于瓦齊以病魯
侵其鄙邑晉趙鞅士鞅荀寅帥師救魯故公會　齊
懼晉魯併力　見討至十年遂及魯平而脩夾谷之
會魯亦知晉之衰不足恃也於是捨晉從齊夫魯
以齊見偪告難于晉晉既出師以援之而齊難既平
遽忘晉德轉而從齊則反覆觀望其不義可謂甚矣
凡此皆魯與一國自會者也

經書獨會公者三

言會公者皆公會在外初無會期而要會之也文十
三年衛侯會公于沓鄭伯會公于棐是時公朝于晉
於始往也衛侯要會于沓及其歸也鄭伯要會于棐
夫諸侯私會亦已非禮況初無會期因其往來于晉
而要之于道以脩交際之禮乎左謂衛鄭二公請平
于晉公皆成之杜謂鄭貳楚有畏於晉故因公請平
會以求之理或然也。定十四年邾子來會公當是
時公大蒐于比蒲故邾子來會公夫蒐國之大禮講
武之地非兩君合好以脩禮文之所也邾急於會公
而公與之會皆非禮矣凡此皆經書、會公者也、

經書內大夫會一國者八

文元年公孫敖會晉侯于戚左謂晉侯疆戚田故公
孫敖會之是時文公初立魯方附晉故遣公孫敖往
會晉侯夫文公始嗣國親往會焉可也乃以大夫上
抗強國之君失事大之禮起專僭之患經書此者非
特惡敖亦所以惡公也況魯以前未有大夫自會諸
侯者專會之弊實始于此其產亂豈不重乎。十一
年叔彭生會晉郤缺于承匡左謂諸侯之從於楚者
考之春秋是年楚伐鄭而魯與晉宋衛許救鄭至十
四年新城之盟鄭伯與焉則鄭未從楚也陳及宣公

時方往從楚則陳於是時亦未嘗從楚也左氏之說其信然乎蓋魯事晉之謹不敢廢怠故是年遣郤缺以尋戚之會也宣十四年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十五年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婁魯自宣公與齊交好公與大夫交執事之至十年齊人歸濟西之田而魯事齊愈謹親齊人愈固故十四年為穀之會十五年為無婁之會皆所以結齊之援○成五年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左謂晉荀首如齊逆女故宣伯餫諸穀然考經無荀首逆女之文則左說似不可考。

穿業々　歸之魯自鞌之戰以後　晉故

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也○襄十九年叔孫豹會晉士匄于柯左謂齊及晉平盟于大隧故穆叔會范宣子于柯然是年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齊殺高厚以說于晉以魯十八年晉合諸侯以圍齊實起於　會今齊晉既平使齊釋憾則魯必甚危故急晉之　使齊不敢病魯晉亦不忘魯好也柯之會可以戚齊而堅晉也○昭三十一年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意如逐君于外懼大國見討會晉以自固也昭公在外也七年晉不能殺季氏以納之又使荀躒與意如同意而又區區以官之是晉陰

取季氏陽恩於公也援其罪惡何劣於季氏哉此八者內大夫會一國之迹也

經書霸主會者十

注十三年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十四年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鄄十五年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會于鄄僖元年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人于檉三年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五年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止九年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公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邱十三年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十六年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邢侯曹伯于淮二十八年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子秦人于溫是也凡此小白之會一無非率諸侯攘夷狄以安中國獨然考其終始惟陽穀之會為獨盛蓋北杏之會宋人始服鄄之二會齊侯始霸足以服近而未足以及遠也至陽穀之會齊宋既從江黃亦至中國諸侯無不率服霸者之功無與為美雖然伐楚之後即合諸侯會首止以定世子之位所謂一匡天下其會非不盛也而獨稱陽穀者蓋首止之會雖有定世子之功

而有致世子之惡夫世子天下之根本國君之儲貳
不可得而屈也小白矜恃霸功敢以致之則其翼戴
之功不足以贖犯分之惡矣故首止之會君子謂名
盛而德衰春秋所不取也至葵丘之盟小白震而矜
之諸侯多叛霸業已衰故十三年鹹十六年淮所會
者不過八國　諸侯歸齊至此少替矣重耳之會止
於一而下書天王狩于河陽公朝于王所則知是會
天王在焉夫以首止之致世子猶曰不可況敢致天
子乎然則論二霸優劣小白盟楚重耳敗楚重耳之
功雖不　而溫之會較之首止則　於小

白矣此十者皆霸主之會也
　經書諸侯大會者十
宣七年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于黑壤左謂
鄭及晉平公子宋之謀也故相鄭伯以會蓋晉成公
即位三年楚　伐鄭晉以靈公之亂成公方務內靖
未暇外勤諸侯而楚逼鄭故始為此會實欲挾諸侯
以固鄭也。然晉雖為此會而楚之驕心浸侈八年
滅舒蓼又伐陳復有凌鄭之志故晉於九年會宋公
衛侯鄭伯曹伯于扈蓋晉所以為扈之會非特區區
於恤鄭且恐諸侯之攜貳故復合之定深為保鄭計

也。成十六年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人于
沙隨不見公者左謂謀伐鄭也蓋鄢陵之戰晉雖敗
楚厲公驕傲無德以服鄭鄭之據楚自如是以復會
沙隨以謀伐鄭然既會之既伐之鄭終不從則厲之
不德可知也不見公者郤犨之譖也。襄七年公會
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于鄬鄭伯髡頑如
會未見諸侯卒于鄵陳侯逃歸者悼公紹霸諸侯歸
心雖、、得之陳亦使袁僑如會蓋自文公以來未有
若此之盛然陳以弱小之國密邇強楚故自服晉以
後屢被　雖合諸侯成陳又以諸　而楚

病陳不　　悼公復會諸侯修鄭　陳侯
畏楚侵偪自會逃歸非晉悼之德不足以孫陳其勢
有所不可耳。八年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
邾人于邢丘左氏之說謂命朝聘之數於經既、故
而春秋諸國朝聘自有常制二霸以來未有因此而
為會者按經、八年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燮則邢丘之
會晉侯寔鄭以屬諸侯也是時鄭新服晉楚人爭之
未已晉方懼楚偪鄭鄭有貳心今鄭既叛楚從晉又
能侵楚之與國獲其主帥則其懷附中國可謂力矣
是以悼公喜為此會以表著其功且堅鄭服從之意

也然經於此書楚甲公自帥師伐陳九年晉合諸
侯伐之夫鄭旣從晉雖楚與國宜手未易叛去而楚
師一伐隨而向楚何背晉之速也蓋鄭旣從晉侵蔡
獲燮則楚蔡之怨必使二國併力以圖之則鄭之受
禍必重不止於獲燮而已故楚兵一臨不得已而從
之以紓一時之難及十年十一年晉連合諸侯累舉
伐鄭之師兵威強盛可以盛楚鄭遂絶服中國迄二
十年無有異志則知獲燮之後鄭迹雖從楚心實從
晉也○十一年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
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會于蕭魚者

鄭服也 欲得鄭可謂勤矣十年 伐
而兩盟鄭雖暫從然兵戈方廻已復向楚至是伐
會之鄭始帖服自後不叛中國二十年蓋盟起於
信至於會 不盟則彼此相保不待盟約而後信也
故自重耳歷襄靈成景厲凡五君為會者雖多唯此
會獨盛而後此無以儷然而蕭魚之會鄭已服而
盟鄭者信鄭之深不列數諸侯所以內鄭也○十六
年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
伯小邾子于湨梁晉平初立欲繼悼公之業故修此
會以謀諸侯 雖是時齊貳晉 鄭而邾莒亦間為

魯患故下言晉人執莒子邾子而十八年合諸侯以
圍齊則湨梁之會蓋亦修悼公之烈以謀諸侯之不
率也○二十一年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
伯莒子邾子于商任二十二年公會晉侯宋公衛侯
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沙隨左皆
曰錮欒氏也初欒盈之母通於老州賓懼其討愬諸
范宣子宣子逐盈至是奔楚二十二年
又奔齊晉侯懼其肇患於兩國以為諸侯病故
沙隨之會以欒子在楚而錮之商任之會以商
者使諸 得受所以 也

○二十四年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子莒
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將謀齊也齊以二
十三年伐衛伐陳二十四年伐莒是時崔氏為政數
病諸國連歲不已故晉會夷儀以謀之至二十五年
崔子弑其君光以說于晉再會夷儀同盟于重丘魯
始免齊之難 齊晉得以交平矣凡此皆諸侯之大
會也

經書諸侯散會者十

隱十年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將伐宋也公始與宋
好連宋伐鄭 八年得鄭祊田遂好鄭而伐宋故會

鄭于中丘將以伐之敗宋于菅取其二邑經惡公末
年出入無度不顧憂患於內數諸侯於外也。桓二
年公會齊侯衛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成宋督
弒君之亂也弒君之賊諸侯皆得討之齊侯與四國
為援之會本　討賊而已賊不能討乃取其賂以一
之桓公弒隱宋督弒殤同惡相濟此春秋所以甚諸
公助一叛。惡也。是年蔡侯鄭伯會于鄧左謂始
懼楚　謂楚武王始僭號稱王是時楚未入中國則
其說疑未然蓋蔡以隱十年從宋伐鄭與鄭有　一
心乎來　宋亂宋鄭既平蔡　是

年會于　修好也況蔡鄭鄧　講信
脩睦以備不虞亦諸侯之常事爾。十六年公會宋
公蔡侯衛侯于曹將納突也昭公復歸突入于櫟
以郎之戰　怨于鄭忽故謀欲突夫尋私怨背公義
以亂人之國其惡可知。文十七年諸侯會于扈左
謂平宋也按十六年宋人弒其君杵臼十七年晉人
衛人陳人鄭人伐宋故諸侯會扈以平之夫昭公雖
以無道見弒而文公尤宜以弒君受封也故林父伐
宋以夫所稱人晉侯平宋以無功不序蓋君雖不君
臣不可以不臣所以督大義也。成十二年公會晉

侯衛侯于瑣澤左謂成故也杜謂晉與楚成合諸侯
以申成好然考之經無晉楚交成之文左說不信矣
蓋曹衛二國自景公時力於事晉故十年衛為晉侵
鄭十一年曹及郤犨盟及　景公沒厲公立故兩國
率先為會以修晉好也。定十年齊侯衛侯鄭游速
會于安甫是時晉已衰微齊侯晉權衛鄭二國皆附
齊而叛晉定七年齊鄭盟于鹹齊衛盟于沙八年衛
鄭盟于曲濮九年齊衛次于五氏蓋自七年以來齊
衛鄭三國盟會交好如是之數故十年會于安甫以
修前好　十四年公會齊侯衛侯于牽齊侯宋公

會于洮　齊　而諸侯宗之也曹　石
之會即與齊平衛之好齊又先于曹蓋諸侯所附非
晉即齊晉既衰猶諸侯去之是以宋公亦捨晉從齊
為洮之會也。哀十二年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鄖春
秋至哀公末齊晉並衰諸侯亡所依賴其閒僅可與
者唯宋衛而已故公不閒會齊晉而會宋衛者將假
之以為緩急之援耳凡此皆散會也

經書外大夫會者七

襄二年仲孫蔑會晉荀罃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
人于戚左謂謀鄭也蓋鄭久叛晉故謀討之觀冬復

會于戚逐城虎牢則知此會為討鄭明矣○十四年
季孫宿會晉士匄宋華閱衛孫林父鄭公孫蠆莒人
邾人于戚左謂謀定衛也盖衛侯衎孫文子寗惠子
食日旰不召從於射圃不釋皮冠而與之言二子怒
故文子因其子蒯之言作乱於衛逐衎立剽是以士
匄會諸侯之大夫謀定剽位是時齊已叛晉而衎出
奔齊晉以衎之從齊怒其貳也遂會林父諸大夫以
固剽而拒衎夫衎之奔齊雖背盟主然林父逐其君
制其手不臣之罪晉所當討也既不能討而使聽命
於會以　則是助林父之逐君其心○二

十六年公會晉侯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按經此
年衛寗喜弒其君剽孫林父入于戚以叛衛侯衎復
歸于衛則澶淵之會所以討衛之弒君也盖戚之會
衎出而孫林父聽命於會則知為定剽之位矣此
年剽弒而衎復衛不與會下書晉人執衛寗喜則知
是會將為剽討喜也夫喜弒君晉執之是矣然執之
而不歸于京師而不能弒之以除乱使殺喜之事歸
於衛則澶淵之會與不能執喜等耳故皆貶稱人也
獨書鄭良霄者楚建蔵瘡鄭鄭不從澶淵之會執殺
討賊於名得、而良霄與焉聖人喜其来故顯書其

名以善之也○三十年晉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邾
人滕人杞人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有罪其不信
之甚也盖宋之災諸侯之大夫會以謀之歸其財既
而無歸其不信孰甚焉且救災恤患仁人之心也苟
信忘約小人之事也名為君子之行實則小人之事
宜春秋深貶之也○昭十一年季孫意如會晉韓起
齊國弱宋華亥衛北宮佗鄭罕虎曹人邾人杞人于
厥憖謀救蔡而不能也按經是年楚子虔誘蔡侯般
殺之于申、公子棄疾帥師圍蔡故晉韓起會大夫救
之然中、驕暴天下之勢　人

雖會以　能成救蔡之功故　世
子有以歸周之然則使楚灵之暴虐實晉之罪也○
二十五年叔詣會晉趙鞅宋樂大心衛北宮喜鄭游
吉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黃父左謀王室
也趙簡子令諸侯之大夫輸王粟具戍人曰明年將
納王盖周以王子朝之乱尹氏立子朝天王居翟泉
故諸大夫謀納之觀明年天王入于成周王子朝奔
楚則黃父之會盖有功於王室矣然納王之事當在
諸侯今諸侯失柄大夫專之益見其衰乱也○二十
七年晉士鞅宋樂祁犂衛北宮喜曹人邾人滕人會

于扈左云令戍周且謀納公也范献子取貨於季孫逐不克納夫戍周納公皆義所當為也使諸大夫能力行之雖二霸之烈無違過就納公而取賂敗謀卒使昭公不能復國戍周急於成功越五歲而使能城之則扈之會雖假大義之名而忘其實也凡此皆大夫會也

經書會楚七

僖二十一年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盂宋襄圖霸與楚爭雄而力屈於楚卒不能 故盂之會 宋雖先楚而受 務德而 以歸敗身蝎而 盂之會陳蔡鄭許皆楚之肘腋服屬於楚者 惟一曹伯而以敵數國勢之強弱已不等矣 於會又誰 哉。宣十五年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十四年楚子圍宋晉勢微弱歷三時而不能救故公孫歸父會楚子以平之夫諸侯服從中國唯宋魯二公可賴以終始與我不苟於從夷今邲之戰晉師一敗於楚而諸侯已不堪離攜求從之雖不救晉如魯宋者猶為交會修平後晉夷虜況它國乎經書此甚疾楚之復會一惡晉之從夷也。成二年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景公繼立晉業衰微楚人畏之謂晉與諸侯不足力爭故自邲之戰敗晉之後積數年間楚無有與諸侯盟會者及是年晉以鞌之戰勝齊霸威少振始慮晉之復與謂若齊之強國獨受其師盟魯宋諸君 奔走馬而不暇矣於是始於力爭諸侯要魯而會 魯以晉雖敗齊猶慮其不能久制齊也齊使一 晉則必釋憾於我晉勢稍衰則 我以援是以固結楚會尋晉宋之好且虞晉之一

○襄二十七年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奐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 晉楚同好 公沒 公即位 凌夷思楚為患勢不能敵始欲結盟會以苟 而已。溴自是之後夷狄強横控中國之侯 合好修戌 力之不勝雖欲角敵而不可得故昭元年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齊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虢尋宋會而愈見衰於夷狄矣夫宋之會舉中國以從楚者不過衛鄭兩國而已至是則齊宋大國亦來聽會用見楚勢愈強晉愈不敵也。昭四年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小邾子宋世

子佐淮夷會于申則楚軒然主會晉不復爭中國
之柄倒持於楚夷狄之橫前未有也天下之事必謹
於始始之不謹而救其末流則無及矣平公之會楚
姑苟安以圖目前之計而不知豺狼之心可狃可啓
而不可謔以　入遂使楚人乘此得逞乎猾中國之
權終春秋晉不復興其患實起於宋之會也○九年
叔弓會楚子于陳六年叔弓如楚七年公如楚至奚
年叔弓又如楚會盟所以事楚如此者以當
衆陵不能與楚爭故楚遂晉而歸之也夫會
曰三與　　　　　　　　　　　　　　　　心
之義亦足以伯
十八
不得已　　　　夷　罪不等　　　　才
德有以使之也凡此皆會楚始終也

經書會吳九

成十五年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衛
孫林父鄭公子鰌邾人會吳于鍾離襄五年仲孫蔑
衛孫林父會吳于善道是年秋公會晉侯宋公陳
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吳
人鄫人于戚十年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
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柤十四
年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人宋人衛人鄭公孫蠆
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吳于向凡
此五者皆吳會諸侯也蓋吳自成七年伐郯始見于
經是年入州來其勢浸盛晉　方與楚爭鄭欲結吳
為援故以士燮率諸侯大夫就會吳于鍾離夫以中
國會夷狄諸侯之恥也在二霸特非無楚患然其所
以禦楚者合諸侯修盟會厲兵威以攘却之而已未
聞求援於夷狄也厲公雖病楚之強而不能遵經
二霸如當特之盛而區區援夷狄以抗夷狄豈不益
長其驕暴哉故自成十五年會鍾離始起以
之端　　　　　　　　會　諸侯　　　　　以
十九
十年又　　林　　　及會于　　掉
蠻而不改焉夫鍾離之會經雖書離會然
夫其勢未甚屈也至善道之會則魯衛兩國
而不及於　侯齊之會雖皆列國諸侯尚能致吳
人聽命于會以存中國之分也至柤之會則親屈盟
主合諸侯之　就會蠻夷其陵慢屈辱至此甚矣
至向之會則又以大夫從之上自諸侯下及大夫皆
委身交好恬不為耻是又見中國之微也大抵春秋
之法疾夷狄誅首惡最其嚴者厲公會于鍾離開
強吳之禍　及於黃池之會吳子遂霸中國夫

當吳楚之盛鴟張虎據持噬中原晉之二君雖未能
挫其鋒刃芟夷而翦滅之苟能力為之隄障則其末
流之患未必如是之亟也雖然平厲二公固無足多
稱若悼公在位攘楚服鄭蕭魚之會去重耳無幾亦
與吳會何也蓋楚自莊公以來橫行中國至襄之、
大勢已衰矣　自成入春秋止有伐郯入州來之文
勢焰方熾　師未衄以晉承厲景之餘畏匿㮚楚
不暇又益以方張之吳苟非假攘文之好僊
氣籠絡其驕心則吳楚交橫中國其淪胥
公之[illegible]不得已也[illegible]六

吳子柤[illegible]鄫[illegible]公會[illegible]此
吳三會魯國也按經前未有魯獨會吳之文
時始[illegible]會之者是時齊晉並衰楚下從汶
於經所以[illegible]諸侯者唯吳一國而已魯以吳強[illegible]無
大國之援於[illegible]荐往會之蓋欲深結其好苟紓
目前之難也嗚呼自吳敗齊于艾陵晉亦震恐
至十三年黄池之會吳子儼然推霸諸侯會晉從
之中國盡制於夷狄矣故經書公會晉侯及吳子于
黄池諱書晉侯正傷者晉之弱不能抗吳而反制於
吳也夫以申之會雖楚子為主然當時齊晉不從

楚所會者不過蔡陳鄭小國而已至此黄池之會
雖晉之強亦俛仰以聽命中國至此不可復振矣
此聖人所以未幾而絕筆也雖然楚之會莫盛於申
而其衰也亦起於申之盛吳之會莫盛於黄池而其
亡也亦自於黄池之會蓋盛極必衰興極必亡古今
之常理使中原之君當其雄盛不能持滿居勝猶及
放敌兇蠻夷醜類侵奪中原一旦得志加以楚吳之
驕暴夫差之侈汰其不亡何待哉凡此吳楚
也

經書如會者三

僖二十八年晉盟踐土陳侯如會襄三年陳侯使袁
僑如雞澤襄七年鄭伯髠頑如會夫書如會
國降[illegible]上遠來從服也然踐土之盟陳侯親來
不書與陳[illegible]以至雞澤之會使袁僑來則叔孫豹及
諸侯之大夫[illegible]之何也蓋重耳之霸感於悼公雞澤
之盟不逮踐土重耳威震強楚信服諸侯於其[illegible]
不屈霸主之尊特為陳侯而盟雖不盟陳侯而陳亦
不敢叛去故歷襄至昊終於服晉者幾三十年則其
畏服之心如此其久也悼公勉強興霸扶持故業雖
澤之會僅[illegible]之大夫悼公以得陳為主且遲其後

失故於秦僑之來須盟以結之觀是盟之後不踰四
年鄢之會逆畏楚而逃歸雖悼公大合諸侯率師旅
戍之救之辛不足以得陳則其服陳之功去重耳遠
矣至鄭伯如會則以辛故書義無可論此經書如會
之旨也

經書夫人及內女會者六

莊二年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七年夫人姜氏會齊
侯于防又冬會齊侯于穀僖十一年公及姜氏會齊
侯于陽穀十七年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會
二十七年公會杞伯姬于洮 內女 襄
公三會 之亻世乱人倫 寺
人會判之矣至若小白兩會姜氏則雖無
婦人迎送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閾小白身為
會姜氏于 魯公不嚴內外之分不見文姜之
與夫人遠出 會皆非禮也故經書公會齊侯姜
以參議之至伯姬之會按二十五年伯姬歸于杞莊
二十七年公會之于洮杜以伯姬為莊公之女左識
其非諸侯之事夫莊公雖殺父之讎出會伯姬然諸
侯非民事不舉公之會於父子之恩則得矣其如禮
何是以春秋顯書以識之也

總論

夫總諸侯以論之霸主之會齊莫盛於陽穀晉莫盛
於蕭魚其最不善者桓之時莫盛於稷棄之時莫盛
於澶淵陽穀之會服江黃蕭魚之會純服鄭致之蔵
後無與此者 春秋非常之功也至稷之會成宋
之惡澶淵之 晉歸宋之財其不信不義甚矣故經
特書所會 曰成宋亂曰宋災故者顯者其一
嗟夫、因之會其盛如此而合於義者不過
當時諸侯大夫所以修會之意果何
春秋

洸先生春秋比事卷之十三

朝

古者邦國唯諸侯入覲天子歲有常禮至於列國必嗣君繼立然後得以相朝所以修先君之好嚴謹始之禮也春秋之時王綱不施朝覲之禮浸以廢弛孱君弱國無所宗嚮區區欲保守疆土幸免并吞苟其勢力強盛足以肆陵轢者莫不劇車重研奔走而臣事之是以魯國之君則朝於晉齊而邾莒滕薛則朝於魯蓋各以強弱相制勢使然也夫以先王盛時方國諸侯所以朝事不懈者唯天子一人而已未聞有

強國也及周之衰是禮不行於天子而雄強之國侵樓僭禮體然以王者自居其於天子殊無尊事之心僅同一小國爾聖人傷周之不振而悼弱之無依是以參相朝之禮具載筆削請得而論之

按經書來朝者十六國

滕自隱十一年朝魯其後桓二年滕子來朝文十二年滕子來朝襄六年滕子來朝哀二年滕子來朝滕子來朝凡五○邾子自桓十五年朝魯其後宣元年邾子來朝成六年邾子來朝十八年邾子來朝襄元年邾子來朝二十八年邾子來朝定十五年邾子來朝邾子來朝者凡七○杞自桓二年杞侯來朝其後莊丑年二十七年伯來朝僖二十七年子來朝文十二年伯來朝成四年伯來朝十八年伯來朝○曹自桓九年來朝其後凡五文十五年曹伯來朝十五年伯來朝成七年伯來朝襄二十一年伯來朝○小邾之朝四僖七年襄七年昭三年十七年○郯子之朝二襄七年昭十七年○紀以桓六年穀鄧以桓七年牟葛以桓十五年邾黎來以莊五年蕭以莊二十三年鄫以僖十四年郜以僖二十年各一朝此其大凡也夫春秋書來朝之意皆以魯不當受彼不當來寔交

譏之也其間筆削之文有可論者請摭言之○隱十一年滕侯薛侯來朝三傳之說左氏公羊無取穀梁庶幾雖然魯十二公受小國之朝與往朝諸國皆有罪然首替朝禮罪始隱公夫魯周公之後守天子之東藩固當恪守周禮率先諸侯以朝天子可也隱公當東遷之後首嗣魯統不聞講朝王之禮而傲然自尊受人之朝遂使後世子孫例以為常幾有天子則隱公作俑之罪蓋甚於群公矣○桓七年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三傳公穀無取左氏雖當而未究經意蓋春秋之法諸侯不生名名惡之

大者也桓公弒君自立諸侯皆得而誅之穀鄧合諸
侯不能以致討反交臂來朝其罪尤大故生而名
之特異於他文也○九年曹侯使其射姑來朝三傳
穀梁之說為近蓋當春秋時爭國竊位簒弒攘
奪不可勝數今曹伯有疾而使世子來朝居亂
之本也世子狥父之命委國而出尤其罪之大者
故書以譏之○十五年邾人牟人葛人來朝按經來
朝之大未有書人此三人來朝皆貶称人惡其朝桓
亦穀鄧称名之義也○莊五年郳黎來來朝按春秋
附庸之國例書字若蕭叔朝公是也此独名者謂弱

小之國土地微陋其礼不足故賤之此固不可攷其
理或然莊二十三年蕭叔朝公蓋礼犧象不出門嘉
樂不野合莊公急齊之婚不顧父讎及齊侯遇于穀
國已非矣而蕭叔又往朝之朝于内且不可况在外
乎故曰蕭叔朝公以譏之也○僖十四年季姬及鄫
子遇于防使鄫子來朝蓋内嫁曰歸于某故春
秋於郯杞莒諸國凡内嫁之女必書其歸季姬前此
無歸鄫之文則是未嫁也是年及鄫子遇使鄫子來
朝明年季姬歸于鄫是先遇後嫁其使來朝實請婚
期于魯也季姬之行不正可知矣季姬之不正魯之

耻也故書及書遇所以顯其惡雖然春秋於朝魯小
國所書之爵不同若杞或称侯或称伯称子滕或称
侯称子皆以例降何也說者謂杞迫近東夷礼文隨
化故聖人貶之然則滕之國亦豈近夷狄哉蓋聖王
不作諸侯自恣朝會不常彼三國者或以侯礼而朝
或以伯子而會春秋從而録之以典礼毋廢壞名爵
不正也若夫小邾子說者謂邾之別封書小邾以別
邾子理或然歟

聘

諸侯相聘雖著於國典然三代盛時聘問之礼玉帛

之使所以交通於京國者盖欲講信脩睦此小事大
同心協力以藩幹王室也春秋以來此礼雖存大抵
連衡合黨以相比周非欲保我社稷則利彼疆土是
以揖遜儀營私意覘為緩急之援而已非若先王時
示恩結好經營以衛上也故聖人載於策削以傷其
礼存而義廢焉詳備書之○經書晉聘十二或三年
晉荀庚來聘八年晉士燮來聘十一年郤犨來聘
十八年士匄襄元年荀罃八年匄十二年士魴二
十六年荀吳二十九年士鞅昭二年韓起二十一年
士鞅○齊聘五隱七年弟年桓三年弟年僖三

十三年齊國歸父宣十年齊國佐襄二十七年齊慶封。宋聘四成四年華元八年華元襄十六年向戌昭十二年華定。衛聘四文四年甯俞成三年孫良夫襄元年公孫剽七年孫林父。陳聘一莊二十五年女叔。鄭聘一襄五年公子發。楚聘三莊二十三年荊人九年椒襄三十年薳罷。秦聘一文十二年術。吳聘一襄二十九年吳子使札來聘凡此三十一聘或敵國內聘而相報或大國因朝而下聘或假聘以圖事或因聘而結盟左氏所載雖各有事實然筆削之意大旨略同無可深議今摟其

可言者而論之。隱七年桓三年齊侯使其弟年來聘三傳皆不盡經意蓋御命出聘國之重事乃卿佐之職不可以叔其任也今齊侯以其弟年來若曰親爲母弟而使之聘魯將以隆恩好於魯也然使弟年不稱使職傷辱國體又致嫌怨爲齊侯將何以處之罪之則傷恩貸之則撓法然則使弟非禮也故春秋特書其弟所以責齊侯也莊二十五年陳侯使女叔來聘夫以女叔爲天子之命大夫則當時列國若晉宋齊衛來聘之卿豈無命大夫者而經例皆書名何獨於女叔稱字哉若以陳爲結好嘉之而不名則凡諸國來聘結好者多矣何獨嘉女叔也然則女叔當爲名二傳之說不通矣

經書聘而盟者四

成三年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十一年晉侯使郤犨來聘己丑及郤犨盟襄十五年宋公使向戌來聘二月己亥及向戌盟于劉按經書諸國來聘未有盟者此皆因聘而盟者故春秋異其文以書之然先書來聘而後及其人盟書法以聘來而此要之以盟也

按成二年四大夫帥師會晉衛及齊侯戰于鞌齊師敗績蓋魯自宣公背齊從晉齊嘗伐魯又伐衛魯衛不勝其忿遂因郤子請於晉而爲鞌之戰則此戰實主於魯衛而晉助之也齊雖服晉而魯懼其蓄憾復以伐我於是因晉衛之來聘而請結盟以堅其好堅其好者實所以防齊也至于十一年晉厲初即位使郤犨來聘是時魯雖與齊四同盟會然以景公之沒厲公始立恐慢晉好而復有齊難故又因其來聘而請盟之自是終成之世魯無齊虞者以晉強齊弱晉足以制齊而魯不失晉好晉故也襄十五年宋公使向戌來聘遂及向戌盟于劉杜謂尋亳之盟夫諸

侯結盟自有常礼豈有因而尋盟哉故經文上下襄十四年衛侯出奔齊十六年齊侯兩伐我自是魯棄與齊交然兵連禍結比歲不解則知魯之好盟於宋抑必有益盖魯自成公時交結晉衛以偪齊則魯之所仗者晉衛也衛侯既出奔齊是魯失一臂之助魯懼齊衛比周反以謀伐是以同宋來聘而與之盟堅其信好以為緩急之援焉觀十五年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郛左謂偪齊則魯之盟宋其為齊也益矣夫盟以結信聘以修好礼制不可踰也苟於修好講礼玉帛交薦之時而展牲歃血以虞人之不信則其

害礼也亦甚矣故書其來聘及其盟示魯之國君因聘而要盟晉衛大夫不受君命而與盟所以交譏之也

經書夷狄來聘者五

莊二十三年荆人來聘文九年楚椒襄三十年楚為霸文十二年秦術二十九年吳札說者以謂聖人之於夷狄來聘以其能慕中國修理交故喜而錄之是不然春秋之時吳楚暴橫交乱中原秦以蠻夷之冑數為晉患其所以來聘者非好尚礼文欲交通中國也實假聘問之礼而覘諸侯之尊事若齊晉之君耳君曰吾以強雄之國振怵諸侯令命一介之使將吾重命致聘弱國則可以號召諸侯聆宰歸己使之俯首屈膝請命下吏朝事會盟土地方物唯吾所命無不如意是假聘問之虛名以為驅迫之貢也聖人深疾其然是以明載春秋且不氏其臣以別異於中國也然吳秦楚三國之使例皆去氏而遂罷獨名氏其人說者謂春秋於夷狄以漸進之故始稱人次爵其君而名氏其臣所以漸進也雖似得其意而未盡乎聖人非進夷狄也傷中國之衰微而疾夷狄之強盛故進夷狄所以病中國也當莊僖以來楚雖強橫

於前有小白後有重耳景悼厲三公亦克紹霸是以駕強楚故召陵之盟城濮之役鄢陵之戰蕭魚之會皆有服楚之功至襄十五年悼公既卒溴梁之盟大夫專政中國始無霸主是致楚人得逞桀驁不制馴致昭四年遂主會于申則其憑陵天下蓋數倍於曩時矣故聖人於襄三十年特氏其臣以同諸侯之文又進楚於諸侯所以甚傷中國之削弱也三傳不明聖人大旨或謂褒楚子賢繆公善使季子義亦淺矣

總論

夫總中國而論之則齊晉於魯大國也宋衛陳鄭敵國也吳楚秦夷狄之強也接大國勢足以陵我比肩之國勢足以抗我故其交結於者者止有來聘之文而無朝事之禮蓋齊自隱七年已來聘魯而晉自成三年始見經者蓋晉以僖二年始入春秋比之於齊未甚強也重耳興霸晉勢文盛然在位不久此禮未舉歷襄公及靈公晉霸中微魯方勤齊交晉趙盾至宣十一年景公即位斷道之盟始同晉會明年遣公孫歸父一聘于晉及成即位魯數被齊難方堅晉之好禮文綢繆故一年敗齊于鞌三年晉遂來聘

則知晉之於魯至是而始聘者以魯奉事之謹晉於是修聘以答其意也自是以後魯一於事晉故晉之聘禮驟多於齊而齊之聘魯不過襄二十七年一聘而止耳至陳則在隱先莊僖之間交通中國其後齊制於楚禮文疎絕故莊二十五年一聘而止鄭以小國介乎晉楚左右脅迫干戈日侵不敢一於許嚮故於諸侯禮文缺闕暨襄二年悼公與霸五年城虎牢以逼鄭鄭始歸服中國寒聘絕之禮求以自新故特於襄五年來聘也若夫衛宋兩國則自文宣以來止襄昭之間始有聘禮蓋前此者二

霸狀與諸侯一心服從霸主盟會脩舉信好敦固不侍聘問而相親也後此者霸業不競諸侯攜貳各懷異心雖盟會之禮且猶墮廢況玉帛之使乎洎吳楚秦三國聘魯先後抑又可言蓋楚以莊九年始入春秋是時小白雖經營霸業而未成服楚之功楚勢方張欲北結諸侯與齊為抗故二十三年始來致聘雖中更二霸或盟或戰足以挫其鋒銳二霸既沒楚復儼然有窺中國之心至文九年乘晉靈之驕暴遂復修聘以求諸侯及襄三十年晉悼即世平公継之不能克修先烈以張中原故自襄二十七年以後爽

狄復猖與晉交盟晉遂潔諸侯委屬於楚魯莫之止是以三十年又來一聘吳自成七年蹦楚之蹤傲睨天下當時諸侯病楚之強力不能勝方欲假吳為援於是驅率同盟屈意執會故吳得以交通諸侯復入強楚此襄二十九年所以來聘魯也若夫秦則僻居遐壤罕接中土故自僖以前闕無聘問之文及文公時與晉為仇屢與大戰至十二年間其衰弊文結諸侯欲以解晉之援故修聘禮然則此二國者雖名聘好原其心非服諸侯以逞志則結諸侯以求援也嗚呼先王裁別聘禮以示後世將要敦睦之實不獨

於區區之文也春秋衰世物具而意遷名侈而實衰
故交聘之礼雖舉行於列國當時諸侯規利背義佚
好不常玉帛方加兵刃已接則繁文末礼適以長禍
乱耳吁可嘆歟

沈先生春秋比事卷之十四

沈先生春秋比事卷之十五

侵伐

周官九伐之法負固不服則侵之賊賢害民則伐之
侵宜輕於伐也三傳及先儒著例其說不同皆不合
於春秋左曰有鍾鼓曰伐無曰侵按經定四年合十
九國侵楚以十九國之衆其士卒行伍雲屯蟻集苟
無鍾鼓以號令三軍則何以為進退之節此左說不
通也公羊麤曰侵精曰伐其意以伐則整軍容鋭器
械嚴號令謹行伍以是為精也侵則師旅不衆行伍
不肅條去條來兵不久之以是為麤也然春秋有以

中國而書侵夷狄而書伐者豈夷狄用師軍旅器械
行伍號令悉如先王之制反過於中國乎此公羊說
不通也穀曰包人民驅牛馬曰侵斬林木壞宮室曰
伐然經書侵伐多矣有師雖入境而次以待者若僖
四年伐楚之師是也有師未入境而復還者若襄十
九年侵齊之師是也是侵豈必包人民驅牛馬伐豈
必斬林木壞宮室乎此穀說又不通也先儒試三說
而自立其義則以聲罪致討曰伐無名行師曰侵然
若蔡之附楚不從中國小白合七國侵之謂無名
行師不可也若齊侯不義背盟主而伐晉楚子夷狄

伐中國而伐鄭謂稱罪致討可乎此又非通論也折衷諸說則侵役事伐重事君陵之會雖侵雖衆不成伐楚之功故經止書曰侵至伐則有書取其邑有書入其國而書侵之文無有及此則伐為重事可知嗟乎春秋衰世規一時之利運無名之師列國相吞而先王之疆理城郭盡壞矣故侵伐之事夫子必謹而書之蓋古者有分土無分民諸侯之侵地者猶不敢於春秋也然經所書侵伐或主於內而內有書公有書大夫有書侵伐我者或主於外而外有書諸侯有書大夫有書夷狄者其得失輕重不可不詳論也

經書公侵者四

莊十年公侵宋自入春秋以來魯數與宋仇而齊宋自隱至莊此年不過一伐魯以乾時之戰敗於齊齊殺子糾魯不勝忿遂敗齊師于長勺既敗齊師慮齊連宋報魯於是侵宋是年及十一年又兩敗宋師經書者惡公既敗齊師又退而侵宋結怨兩國也○定六年公侵鄭左謂晉討鄭之伐胥靡故之經文無鄭伐胥靡之文又無晉鄭交惡之事蓋當定公時魯方事晉以意推之似為晉侵觀七年齊鄭盟于鹹八年晉士鞅侵鄭而鄭與齊盟齊以鄭故使國夏伐魯故公侵以報之○然自春秋以來未有書公侵齊至是歷一年而兩侵之則亦倚晉為援故也當時齊晉之勢相敵而其與國各挾之以相仇宜乎稱兵而不息也觀下言齊國夏帥師伐我公會晉師于瓦則公兩侵齊其倚晉可知凡此皆公侵國之義也

經書大夫侵者三

成六年仲孫蔑叔孫僑如帥師侵宋按左氏同盟蟲牢諸侯復謀會宋人辭以子靈之難是年衛孫林父侵宋以其辭會也子叔聲伯如晉命伐宋秋孟獻子叔孫宣伯侵宋晉命也故之經無宋叛晉之文而魯

宋衛方同盟蟲牢亦無嫌隙則魯衛連兵侵宋似為晉故左說疑然也○襄二十四年仲孫羯帥師侵齊故經二十三年齊闚晉欒盈之難遂伐衛伐晉叔孫豹救晉而次不成救患之功故是年仲孫羯帥師侵齊為晉討也○定八年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衛七年齊衛盟于沙明年士鞅侵衛衛雖無怨於魯然是齊侵伐魯晉師救之則晉之協魯可謂勤矣魯之事晉不可不謹故魯二大夫於是為晉而侵衛也凡此內大夫書侵之義也

經書侵我者四

僖二十六年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酅弗及左氏謂齊討魯與衛莒盟也夫齊魯鄰國世爲婚姻小白方霸魯嘗事齊盟會之礼不可廢也攷之經自小白沒魯未嘗與齊盟會至是二十五年及是年春乃再與衛莒結盟宜乎取怒於齊而齊師見侵也於是公追其師弗及識魯無備不能敵齊及齊既去而始追之也侵稱人追稱師不可言公追齊人故也○文十五年齊人侵我西鄙冬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郛蓋自重耳之霸謹於事晉至文十四年齊聞晉霸之衰憤魯之不親故因子叔姬釋憾于魯而

侵我西鄙魯使季孫行父求救於晉諸侯爲扈之盟不能爲魯討齊是致齊侯復侵我西鄙且伐曹入其郛以討曹伯之來朝也夫商人弑舍自立身負滔天之惡其得免鈇鉞幸矣又恃其強大數侵姻國不道之甚也故經出其爵以著其惡○襄十四年莒人侵我東鄙杜謂莒既滅鄫魯侵其西界故侵魯東鄙左說無證考之經莒自八年伐魯東鄙至十四年侵我東鄙其閒凡四稱兵當是晉悼方興糾牧討二以正諸侯莒之病魯如此宜無所貸而晉未嘗爲魯致討魯亦未嘗報伐者切意魯侵莒境故莒致怨焉

曲在魯也不然以魯列國豈畏一莒焉凡此書侵我之意也

經書諸侯侵者二

僖四年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蔡楚之與國小白於霸二十餘年雖遠若江黃亦來從命而蔡畏楚之強不歸中國故齊侯合諸侯以侵之於蔡言侵於楚言伐齊侯意在伐楚不專於侵蔡也書蔡潰言侵之而民已叛其上用見小白兵威之盛也○定四年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

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侵楚是時楚勢已衰蔡吳暴橫雖陳蔡頓胡服楚不貳者至此亦同中國共舉侵楚之師自入春秋諸侯有事於楚未有若此之盛也然師旅雖衆而晉勢已衰以將攻將卒不成功致使敗楚入郢之功歸於吳子故書曰侵者傷中國之大合十九國之衆而不能勝楚止侵之也凡此皆諸侯侵國之迹也

經書大夫侵國十八

莊十五年鄭人侵宋小白圖霸欲服諸侯再會于鄄鄭已聽命而復叛齊侵宋故十六年宋齊衛伐鄭至

是年幽之盟鄭始服齊也○二十九年鄭人侵許許鄰於鄭數為鄭病觀十六年幽之盟許已從齊至二十七年再命盟于幽許男不至故鄭假討二之名得以陵許也○成六年衛孫良夫帥師侵宋八年晉欒書帥師侵蔡蔡自晉文沒盟會侵伐不從中國者幾五十年今景公方欲得鄭而楚為鄭患楚既病鄭則晉亦病蔡交侵其與國亦懲楚之一端也○十年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九年蒲盟方退鄭向楚故是年晉人執鄭伯且使欒書伐之則黑背之侵鄭為晉討也○十六年鄭公子喜帥師侵宋宋鄭

相仇久矣鄭附晉則與宋同好歸楚則與宋為敵自十五年楚子伐鄭鄭逐歸楚宜是年侵宋助楚子以禍中國也○十七年衛北宫括帥師侵鄭鄢陵之戰晉既敗楚而鄭易晉厲之不德附楚益堅厲公既合諸侯伐鄭而未服故又使北宫括侵之然合中國之力兵車之衆猶不能得鄭則區區一衛安足以病鄭哉○襄二年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自厲公至此鄭皆附楚楚雖數臨之以兵未嘗服從按成十八年楚子鄭伯伐宋冬又侵宋元年晉韓厥伐鄭以報宋之怨而楚公子任夫侵宋又報伐鄭之役是年鄭

師伐宋侵連宋仇晉宋不勝兩國之患於是合三國之師以侵之至是年冬會諸大夫于戚城虎牢以偪鄭明年雞澤之盟鄭始來服而宋亦始得息兵矣然則晉之服鄭非特可以却楚亦可以衛宋其利於中國亦不小也○八年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燮是時鄭已服晉故侵楚之與國楚人讀之故是年冬使公子貞伐鄭鄭逐與平夫始侵蔡者將以仇楚而助晉也及楚見伐則背中國而歸之雖迫於兵威不得已而從楚然其反覆不義亦甚矣孰若不為蔡病而苟安於中國哉○十一年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鄭以八

年與楚平晉凡兩會諸侯大舉伐鄭之師而鄭猶授權楚不服至此始侵宋以婿楚則其姦宄不循可謂雖制矣悼公力於圖霸是年城鄭虎牢十年戍之凡經營於得鄭者無所不至至蕭魚之會鄭始純服非鄭之強敢與晉抗特恃楚之援也○十九年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齊自晉悼公沒始背晉而病魯故十五年伐北鄙十六年兩伐之十七年又兩伐之十八年一伐之晉於是大合諸侯以圍齊十九年衛孫林父又帥師伐齊晉欲深懲齊患故又使士匄侵之齊遂發憲厚以與晉平然士匄既受命出

師當逐君之命可也今以斉侯之辛回戈而還會不
伐莒之善掠吳於已而廢君之命盍有甚於伐莒矣
經書之惡其專也○定七年斉人執衛行人北宮結
以侵衛左謂斉盟鄆于鹹君會于衛衛侯欲叛晉諸
大夫皆曰不可使北宮結如斉而私於斉侯曰執結
以侵我斉侯從之迺與衛侯盟于沙盖晉德至此衰故
斉敢爭諸侯據左說則衛侯欲叛晉從斉斉人執結
以侵衛實衛侯使之也夫斉侯恃其威徒徇其詭計
執其臣而侵其國固有罪矣然以衛之從晉非不久
且故也一旦乘晉之衰遂為詐謀以急於從斉若此

其背德反義罪可逃乎○八年晉士鞅帥師侵鄭遂
侵衛晉以鹹之盟鄭伯從斉沙之盟衛侯又從斉晉
失二援則諸侯離叛孰肯歸心此士鞅所以侵鄭侵
衛欲挽二國之服從也柰何晉德不競不足以來諸
侯故是年曲濮之盟鄭衛方結以自固明年五氏之
次斉衛之好愈堅又明年夾谷之會曾亦從之矣然
則霸主不德而欲力爭諸侯難哉○哀七年宋皇瑗
帥師侵鄭晉魏曼多帥師侵衛鄭自定八年鹹
之盟背晉從斉十年與斉會于安甫自是之後不復
向晉故宋皇瑗為晉討之然當時諸侯附斉已衆獨

宋未會以宋素與晉好服屬之心不與諸侯等故
當定哀之間諸侯紛紛與斉盟會唯宋不與焉以宋
視諸侯豈不賢哉衛自沙之盟亦背於晉至哀元年
且連斉伐晉五年晉雖伐衛而衛從斉自如是以七
年曼多再侵之也○十年晉趙鞅帥師侵斉晉以斉
攬諸侯自為封殖蓄忿已久特其勢衰力屈度不足
勝斉故雖數痛其與國不敢稱兵斉境至是吳人伐
斉斉陽生卒晉乘其喪釁故趙鞅侵之然終春秋之
世諸侯不復歸晉則晉閒斉以侵之何益哉○十三
年晉魏曼多帥師侵衛晉以衛久於附斉屢討不從

故至是復侵之也晉之衰頽方見屈於強吳苟得一
衛豈能長有之乎況時有六卿之患國勢已憂裂於
權臣而猶勤兵於外覬諸侯之屈服是猶商賈經營
於四方而不知強取悍婢陰竊其帑藏也凡此皆大
夫侵國之迹也

經書楚侵國七 介人侵國一

僖二年楚侵鄭小白既霸中國鄭已附斉十六年及
二十七年幽之盟僖元年會於檉鄭皆在焉楚以鄭
附斉之堅於是侵之然不知小白之勢方張非楚所
能爭是以召陵之盟終見屈於斉○宣元年楚子鄭

人侵陳遂侵宋鄭自文公服晉至此始叛而從楚而陳猶附晉不貳楚既得鄭且欲服陳故侵之宋以晉之與國在春秋時屢與鄭敵鄭既歸楚宋必受患是以楚鄭連兵侵宋夫侵陳者欲陳服侵宋者欲宋懼而楚子之意尤甚於得陳故先侵陳遂侵宋也○三年楚人侵鄭鄭以二年戰宋大棘獲華元晉以宋故合四國侵之大棘之戰鄭逆卽晉故楚人復侵之也○成二年楚師鄭師侵衛景公始替霸業楚人易之所以爭諸侯者未力也及鞌之戰晉威復振楚欲抗之始患諸侯而衛較之他國依晉尤重觀斷道之盟

伐齊之役及敗齊于鞌衛侯患從楚欲去晉肘臂宜莫先於衛是以連鄭師侵之也十八年楚人鄭人侵宋是年魚石作乱奔楚楚居之彭城謀欲納之必先病宋故復連鄭侵宋及是年諸侯盟虛朾襄元年盟宋彭城晉韓厥帥師伐鄭於是公子壬夫又帥師以侵宋自晉楚爭雄宋鄭交代訖三年而稍定夫鄭之病宋有自來矣況魚石奔楚則楚鄭侵宋勢必然也向無悼公安能定宋之乱救鄭於雞澤哉○襄十二年楚公子貞帥師侵宋蕭魚之會鄭已終服中國楚爭鄭未已既執良霄又帥師侵宋楚雖暴橫力欲得

鄭而晉霸方盛終莫之抗自是楚無病中國之文者二十年非楚之弱實晉之威德有以折衝之也○介人侵蕭按前年介葛盧來朝以介為東夷微國蕭亦附庸國也仇怨之由無所考證然其未稱名侵蕭稱人惡其蠻夷異類凌弱小國故微之也凡此皆夷狄之侵國也

沈先生春秋比事卷之十五

伐 以小者為客伐者為主

經書從王伐者一

桓五年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是也孟子曰天子討而不伐蓋敵國交兵則曰伐王師問罪則曰討伐有勝負討無不服此尊卑之異也盛周盛時設九伐之法以正邦國諸侯負罪則王命討之旄麾所向莫不震疊未嘗屈萬乘之尊親臨軍旅而交兵於列國也不幸周室陵遲諸侯暴捷敢抗天子是以鄭伯不朝而王親伐之夫以天子而親伐諸侯其屈辱已甚

矣然當春秋時征伐之柄潛移於下諸侯跋扈不臣國非一日東遷以來未有能伐之者至是始親伐鄭三國之君又能舉衆以從是雖有愧於三代亦幸見於春秋也故書從王伐鄭以喜其僅得正焉三國稱人者蓋卑諸侯所以尊天子明人臣不得與王抗也

經書公伐六

隱七年伐邾僖二十一年公伐邾桓八年秋伐邾莊九年公伐齊納子糾宣十八年公伐杞襄七年公伐邾是也

內大夫伐七

莊二年公子慶父伐於餘丘僖三十三年公子遂帥師伐邾文十四年叔彭生帥師伐邾襄二十年仲孫速帥師伐邾昭十年季孫意如叔弓仲孫貜帥師伐莒哀元年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六年仲孫何忌帥師伐邾是也

伐我者二十一

莊十九年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僖二十六年齊人伐我北鄙文十四年邾人伐我南鄙十七年齊侯伐我西鄙成二年齊侯伐我北鄙襄八年莒人伐我東鄙十年莒人伐我東鄙十二年莒人伐我東鄙圍台十

五年齊人伐我北鄙圍成秋邾人伐我南鄙十六年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十七年齊侯伐我北鄙圍桃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防十七年邾人伐我南鄙十八年齊人伐我北鄙二十五年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定七年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八年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哀十一年齊國書帥師伐我哀八年吳人伐我是也夫楚自莊十年入春秋其所以蹂女者不過鄭也小國未幾值齊晉之霸驅攘夷狄楚已少沮當時諸侯之從齊者或叛或從間有携貳唯宋堅附小白終始不替故楚畏齊不敢病宋及小白沒襄公勉

強國霸終不克就德小力弱不能自量乃為會于盂受致楚子而欲抗之是以受其執辱而伐宋之禍造端于此宋既為楚所凌故楚得以易之自是屢以兵伐故僖二十六年伐宋圍緡以討宋之未服明年又與諸侯圍宋而盟之則宋之推刃甚矣賴晉文維與戚振強楚二十六年宋志楚患至宣十二年晉景戰楚於邲為楚所敗楚復得以輕慢中國十三年又興師伐宋以討宋之伐陳也其後景公稍與霸業厲亦不墮前緒及以鄢楚宋故宋無楚患至厲公末宋有魚石之禍十五年魚石奔楚十八年楚遂連鄭

伐宋以納魚石於彭城是年冬及襄元年又兩伐之幸悼公聿與力於鄢楚以定宋難故十餘年間宋免楚之侵凌至襄十年以來晉楚相抗力於得鄭兩國之師比歲不息楚病宋之所謂附晉还鄭人患其罷悼始抒兵臨魯矣歷成宣及襄魯更事齊晉倚以為重故五十年間邾不侵伐魯至襄十五年晉悼已沒平公即位齊間晉衰連兵伐魯邾亦乘魯之難故十五年十七年兩伐魯鄙及晉平合諸侯以勤魯齊已服晉於是邾亦息兵是邾之病魯無非視魯之仇隙也然遂八年書伐邾獨不出公先儒以微者故不出

主明然書公伐邾者多矣何獨於桓公以微者言蓋公有大惡尚寬鈇鉞之誅不自省懼而加兵以伐人其惡甚矣故不出公不与公之伐邾甚惡公也夫魯數受齊患宜其興師報復快忿釋恨而經書會伐止於一而事主納糾非魯以私怨自伐之也然則魯之畏齊可知矣雖然隱桓莊閔之間齊未嘗以兵臨魯至僖二十六年始憾魯而伐之何也蓋隱公之世列國惟齊為強魯特魯所奉事莫謹於齊也桓莊再世姻婭情好稠膠閔公在位不久僖公奉事小白終其身不懈故歷此數公齊未嘗仇魯至小白沒僖公棄

齊從楚齊始致怨故二十六年伐我北鄙公遂以楚師伐齊取穀自是兩國交憾魯始間有齊患矣觀文公以來洎于宣成或事齊或事晉從違不常仇好不一大抵晉強則齊服晉弱則齊判齊服則好魯判則仇之雖間有侵伐獨襄公時為多焉蓋方晉悼即位平公繼立晉之威力稍墮於前是以齊敢易晉侵魯比歲而不已也其餘已見齊魯門若夫莒僻小之國介在魯表宜不能抗魯而經書莒伐我者三魯伐莒者止於一則莒似強於魯矣然魯列國之弱者也莒小國之強者也觀經書莒人戕鄫又曰季孫宿帥師

城郛先儒以為畏莒夫以小国而能病人以魯而畏之則其強可知矣況魯介于三国之間北畏強大之齊南虞蜂蠆之邾莒小而強宜其不能與敵也若夫莊二年慶父伐於餘丘宣十八年伐杞止書内伐而役無報伐之文蓋於餘丘附庸之小国而杞迫近東夷皆有微者魯勢足以壓之故兩国被伐而不敢為報焉夫以經文考之斉称伐者曰西鄙北鄙莒曰東鄙邾曰南鄙則斉居魯北莒在其東邾在其南所伐者各以其所近也然公伐之文凡六而隱桓莊僖之時居其四内臣伐七而文宣以來居其五用是見莊

僖以前政出於諸侯故侵伐之事国君專之者多文宣之後政出於大夫故侵伐之事權臣專之者多春秋明正善悪扶弱而抑強是以凡侵伐之文必顯書主名此又不可不論也凡此皆魯及諸侯交伐是也

經書霸主伐者九

莊十四年斉人陳人曹人伐宋夏單伯會伐宋十五年宋人斉人邾人伐郳十九年斉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二十八年斉人伐衛二十六年公會宋人斉人伐徐僖十五年斉師曹師伐厲僖四年公會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秋及江人黄人伐陳二十八年晉侯伐衛其義之詳已見二霸例然有可論者方小白未或服楚之功經営霸業雖以盟會綏諸侯而糾教討貳伐国者尚多及盟楚之後伐陳伐厲伐英氏干戈所臨猶未息也及重耳興霸所伐者止衛一国及城濮敗楚之後諸侯悉從間無伐国之事何也蓋小白之霸也以徳而功緩重耳之霸也以威而功速故當小白之時楚勢雖熾方且收合諸侯務強中国而不亟於伐楚是以三十年間且會且盟以懐之間有不服者小則侵大則伐如是中国諸侯遠近帖服方率伐楚之師而

陘之役又不過恃威強楚結盟而還于伐未嘗試也惟其務徳不務威用盟不用戰是以盟楚之後陳猶未懲而英屬小国亦或不率以待伐而始服焉至重耳則入晉未幾驟興霸業盟會不講純用兵威故一舉而伐衛再舉而戰楚旄麾所向風掃電掣雖狼虎之楚猶表氣折角畏服之不暇況諸侯手觀夫践土之盟温之會大国不敢貳小国不敢逃雖難服之陳亦遠来聽命則戰楚之後無伐国之事者蓋其兵威震耀有以服之也況小白初與春秋未有霸者時楚勢方張諸侯畏懼斉侯驟起以圖霸功欲服諸侯則

慮遠近之未馴欲戰強楚則慮兵師之或挫是以逡廵計畫以信義交大邦以仁恩綏小國思慮並濟中外歸心而不疑然後率師臨楚以圖萬全之計及至晉文去小白未遠諸侯知有霸者荆蠻知有中國盟會不用兵威易施是以一戰敗楚疾如振槁而四方諸侯率無叛者然則小白以盟服楚重耳以戰勝楚謀其緩急之效則重耳之功若過小白然論當時之勢則小白之用力蓋難於重耳此二霸伐國所以詳畧不同也

經書齊晉宋伐鄭者三十二其間齊伐者三

莊十六年齊人宋人衛人伐鄭僖七年齊人伐鄭僖六年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圍新城

書宋伐一

僖二十二年宋公衛侯許男滕子伐鄭

晉伐十五成三

公會晉侯衛侯宋曹伯伐鄭九年晉欒書帥師伐鄭十年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十六年公會尹子晉侯齊国佐邾人伐鄭宣元年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棐林伐鄭冬晉人宋人伐鄭十年晉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十四年晉侯伐鄭襄元年晉

韓厥帥師伐鄭九年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十年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十一年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秋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秋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會于蕭魚是也

楚伐十七

莊十六年荆伐鄭二十八年荆伐鄭僖元年楚人伐鄭三年楚人伐鄭襄九年楚子伐鄭文九年楚人伐鄭宣四年楚人伐鄭襄八年楚公子貞帥師伐鄭十八年楚公子午帥師伐鄭成六年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成十五年楚子伐鄭宣五年楚人伐鄭七年楚子伐鄭十年楚子伐鄭襄二十四年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二十六年楚子蔡侯陳侯伐鄭是也

夫鄭以弱小之国介于晉楚閒事楚則中国伐之從中国則楚伐之故其在春秋被患最多諸侯所以爭之者最力夫所以力爭者非區區於一鄭也以其密

迎荊蛮貢晉楚之藩屏中国得之則可以抑楚楚得
之則可以抗中国是以兵師变偏左攻右討亘百有
餘年而不息也致之春秋鄭自莊十五年會鄄會盟
始從楚而後宋斉以三国之師為宋報伐鄭鄭亦畏
斉見偪遂來服從自是以後皆堅附中国至于召陵
之役左右小白併力伐楚楚雖以十六年二十八年
僖年年三伐其国而鄭終不從不叛斉也然服斉未
幾而五年首止之會乃畏楚逃帰故小白再合諸侯
聲罪致伐圍其新城明年斉人又伐之鄭知斉覇之
強不可貳也遂殺申侯以説于斉遣世子華受盟甯

母又舉年乞盟于洮終小白之没楚不敢争鄭鄭亦
不敢從楚則其服鄭之功蓋亦悲矣○其後小白卽
世鄭雖帰楚宋襄力小德薄図覇不克雖二十二年
嘗連衛許鄭三国而泓之戦敗衄于楚故鄭之從楚
愈固不復嚮顧中国非鄭之罪也蓋無覇主足以懐
之也○重耳継兵戦楚城濮兵威震聾諸侯聞風而
畏之践土之盟温之會鄭始帰晉然翟泉之盟鄭懐
二心猝而不至故三十年晉人秦人圍之夫以二覇
之強盛如此雖顛頑之徒猶或憚之而服楚之後鄭
又反側首止翟泉不肯受盟必待斉晉再加兵而始服

皇鄭其心於夷狄視中国為軽乎不然棄對捉腥羶
之俗就華夏礼文之盛此人情之所欲鄭非樂於附
楚也柰何壤地相錯兵車易臨朝夕迫脅無所控告
從之則難可紓拒之則禍必重是以乍叛乍從畏首
畏尾而不能絶於中国蓋其勢有不可得已也○自
晉文没其子孫紹業凡歷六君前後服鄭之迹備著
于経可按而論襄公承文烈中国之勢尤盛晉之威
声尚能懾楚而未替也故終襄之世楚不偪鄭鄭亦
未嘗携楚霊公幼立驕淫暴虐政移權臣覇德稍諳
侯不協故即位三年楚遂有伐鄭之師然鄭伯猶在

晉未遽叛也至其末年知晉不足恃重始棄而即楚
連結楚子侵陳侵宋為中国患至成公即位因宣二
年四国侵之鄭後帰晉楚雖以四年五年両伐之鄭
亦未叛晉者蓋其自小白而來從中国之久盟會存
修情好綢繆不敢軽於從楚也及扈之會成公在會
而楚争鄭成之世復加兵伐鄭鄭遂背晉而帰之此
自重耳之没訖成公得鄭失鄭之大槩也○厥後
景厲悼三君纂成先緒扶持覇業与楚争鄭又多於
前考三君服鄭之迹第其優劣則悼為最景次之厲
又次之景公始失而中得既得而復失之厲公始得

終失皆不得保鄭之始終雖悼公力爭十餘年間得
鄭最久庶乎二霸之業身沒之後餘波所及猶足以
芘其子孫則其功可謂卓矣請詳論之在景公時宣
十年晉宋衛曹伐鄭鄭又與楚平至十二年邲之戰
晉敗於楚力屈不能爭鄭故叛晉者九年及成二年
晉敗齊師于鞌齊人請盟兵威復振明年合諸侯再
夆伐鄭之師蟲牢之盟鄭遂來服然不一年間楚公
子嬰齊兩帥師以伐鄭晉合諸侯救之雖同盟馬陵
欵國鄭好而鄭終悼楚至九年蒲盟方退又回車而
向楚矣晉憤鄭之叛是年執鄭伯又使欒書伐之終

景之世雖君臣交兵臨之終不足以固鄭前謂始失
而中得既得而後失之者此也○厲公以成十一年
即位至十三年伐秦之後役鄭伯與焉則自景之後又
服矣又十五年楚子伐鄭又背晉而從之鄢陵之戰
晉雖敗楚而鄭援楚自如十六十七年二合諸侯之
師伐之不服蓋自灵成以來鄭援楚敵晉未有如是
之甚也所以然者厲公雖侈倖一盛而殘戾不德諸
侯不和三郤亂国士燮祈死欒書胥童相繼被禍厲
亦不保其身終致隕弒當時使鄭從之晉不足以芘
鄭徒資楚人之忿耳故鄭不畏鄢陵之師不恤諸侯

之伐晉之病鄭愈多而鄭之依楚愈固矣前謂始得
之終失之者此也○及悼公聿興鑒厲公失道取禍增
修霸業光寵前人諸侯歸之唯鄭未服故襄元年韓
厥帥師伐之二年合諸侯之大夫兩會于戚城虎牢
以逼鄭鄭畏而從凡歷六年鷄澤之盟戚之會鄬及
邢丘之會悉同晉好無有二心及襄八年楚公子貞
伐之遂復歸楚悼公大合諸侯伐而盟之于戲雖得
其暫從然是年楚師一伐隨而叛去悼公又合諸侯
伐鄭戍其虎牢明年又兩伐之會于蕭魚鄭始純服
無復曩時之反覆故自蕭魚之會以後雖十八年二

十四年二十六年楚三伐之終不足以得鄭鄭不叛
中国者二十年前謂得鄭最久庶幾二霸之烈者此
也○自悼公沒平公雖號為霸晉室衰弱不克維持
至襄二十六年遂及楚臣交會合盟敗棄中国之維
綱新喪先君之盛業其流至申之會楚子為主中国
諸侯交臂而賓楚鄭亦委身從之蓋晉楚既通好是
鄭之向楚者實晉挈而歸之無事於力爭也自後終
春秋晉楚兩国同於衰替鄭雖間與諸侯從晉盟會
而楚梗於独吳區區自虞之不暇不能與中国爭鋒
故鄭如罷晉矣是以自蕭魚之後晉楚所以息兵於

鄭也此齊晉宋楚伐鄭始終也

經書諸侯同伐国者八

隱四年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秋翬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按經二年鄭人伐衛左謂州吁立將修先君之怨于鄭而求寵於諸侯以和其民告於宋使伐鄭以除其害宋人許之於是陳蔡方睦於衛故四国伐鄭秋諸侯伐鄭宋公使來乞師公辞之羽父固請而行書翬帥師疾之也蓋鄭以桓公欲立殤公使公子馮居鄭又殤公即位州吁因鄭之怨告于宋同伐之故宋連四国伐鄭以經考之左説信矣

然傳言魯鄭宋之請羽父固請而行則於經無文疑不可信蓋公以元年及宋人盟于宿四年及宋公遇于清則翬帥師以會伐者魯宋方好故以助宋也夫入春秋未有諸侯連兵伐国者此實始之州吁弑君而立阻兵安忍固無足責而魯宋陳蔡黨乱逆之人勞師以伐国其亦(不)義甚矣○桓十五年十六年两書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皆以納厲(厲)公也(鄭突囙)(詳見宋例)然宋以雍氏之愛始執祭仲而納厲(厲)公而廢忽又是年忽国厉公入櫟故會諸侯伐鄭以納厉而弗克故明年又帥諸侯復納之魯以郎之師有怨於忽故助宋納突陳蔡无怨於鄭其從之者忽宋也夫忽世子也突毋弟也宋魯諸侯挾私情廢公義稱兵助乱宜得罪於王法矣○僖十八年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將納孝公也○宣十八年晉侯衛世子臧伐齊左謂斷道之盟討貳也齊自晉景即位不同盟好景公方務收諸侯而斷道之盟齊又不來故晉侯連衛以伐之書衛世子者譏衛世子之伐国也夫国有君有卿世子奉冢祀社稷粢盛以朝夕視君膳而已其可以主兵事哉○成十三年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人(伯)邾人滕人伐秦按成九年

秦人白狄伐晉景公未及致討而卒厉公即位修景之怨故大合諸侯以伐之然書自京師者是年春晉侯使郤錡來乞師公會諸侯伐秦因過京師而朝天子可知矣○哀元年齊侯衛侯伐晉是時晉德衰弱齊侵晉推以結固諸侯按經自定七年齊衛盟于沙九年次五氏十年會安甫十三年次于垂葭十四年會牽十五年次渠蒢是年遂同伐晉蓋齊衛相好叛晉已久故至此連兵病晉也凡此諸侯同伐義也

經書諸侯獨伐国十一

僖二十三年齊侯伐宋圍緡左謂討其不與盟于齊

杜以十九年盟于齊以無忘齊桓之德而宋獨不會後召齊人共盟鹿上故今討之以經義考之二說皆不然蓋宋襄乘小白之德欲抗楚圖霸楚人憤之假無忘小白之名結黨于齊欲以屈宋當時從盟于齊皆楚會制之國則是盟實出於楚也宋安得而會之宋以齊之盟既附楚勢必孤弱故二十一年要齊楚盟于鹿上以結兩国之好時齊既與宋而又與楚宋楚強弱之勢未分齊未敢以凌宋也及盂之會楚執宋公泓之戰楚敗宋師齊知宋之屈弱於是乘其積伐而圍之然孝公之立實宋為之援既立之後未嘗

交悪而齊背宋之德遽伐其国何也蓋宋襄初有紹霸意抗強楚主中国而齊遽受楚人之盟則與宋之意異矣宋以齊楚交盟知勢弱不敵遂修鹿上之盟餌齊楚以楚兩国之勢宋既蓄憤於齊勉為是盟既盟之後復欲外齊而壓楚致楚子于盂之會而所從者皆楚宋與国齊不與焉又宋敗於楚齊復修盂之怨是以首稱兵而不恤也襄公不負小白之託弱帥宋師敗齊于甗而孝公得立為宋之德於齊大矣一旦乘宋之衰興師伐之是襄公不忘小白之德孝公忘之也且齊之病宋者不過託楚而已安有霸者之

後去小白纔一世而其子孫遂病中国以媚夷狄孔聖人顯書齊侯所以甚著孝公之悪也○文元年晉侯伐衛左謂晉文公之季年諸侯朝晉衛成公不朝使孔達侵鄭晉襄公既祥使告以諸侯而伐衛按文公之與晉伐衛国又因元咺以執衛侯及三十年衛殺元咺衛侯反国則衛有怨於晉矣晉憤衛殺元咺而文公季年不暇致討而卒襄公初立所以晉伐衛者承文之志也○宣九年齊侯伐萊按左夾谷之會齊使萊人以劫魯侯孔子以萊為裔夷之俘則萊蓋遠夷之微国經書伐萊悪齊侯勞師襲遠凌蔑小

国也○成四年鄭伯伐許按前年鄭兩伐許蓋許近鄭之小国屢被鄭患故經書唯鄭病許無報伐者然鄭襄受制於楚不能自強其国區區逞志于小邦其畏強凌弱不義甚矣故書鄭伯以悪之○襄二十三年齊侯伐衛遂伐晉昭六年齊侯伐北燕按經三年北燕伯款出奔齊則齊侯伐北燕將納燕伯款也按左氏晏子之言以燕已立君齊師不能入齊雖伐燕納款定不克納也○十六年齊侯伐徐左謂徐人行成會齊侯盟賂以甲父之鼎按左說齊人伐徐而受賂是貪殘不仁也況經無徐病齊之事蓋齊侯以其

小国特強凌之耳○十九年宋公伐邾按經前年邾
人入鄫左謂鄫夫人宋向戌之女也故向寧請師伐
邾以報怨盡歸鄫俘則宋公之伐為鄫明矣然師為
向寧而出是宋公之不君也○二十二年齊侯伐莒
按左是年齊北郭啓伐莒大夫諫莒子曰不如下之
弗聽敗齊師于壽餘齊侯怒而伐莒莒子行成莒於
是大恐其君故明年莒子來奔夫齊以大国輕用師
旅挫辱於小国不能自懲而復伐之夫一莒不足為
齊難而齊侯特強凌弱之罪也不可貸也○哀五年
齊侯伐宋按經齊鄭自定七年盟鹹之後恪守信好

而定十五年鄭罕達帥師伐宋則宋鄭因有怨矣則
齊侯之伐宋為鄭故也觀是一伐之後宋鄭之怨遂
深七年宋皇瑗侵鄭九年又敗鄭師秋宋公又伐鄭
至十年又伐鄭宋所以深仇鄭蓋憤鄭之附齊而齊
為鄭以伐宋則是事起於鄭此宋所以報伐之多也
凡此皆諸侯獨伐国之義也

　經書大夫同伐者十四

隱五年邾人鄭人伐宋按前年宋合四国伐鄭是年
鄭之伐宋報前怨也然宋怨鄭有邾亦從伐者左謂
宋取邾田因邾人告于鄭鄭以王師會伐宋邾之所
以從伐者以宋取田故也序邾於鄭上伐起於邾罪
邾之首禍也○十年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魯始
與宋謀鄭又六年鄭與魯平八年以祊歸之魯於是
好鄭仇宋故翬會齊鄭以伐宋也○桓十四年宋人
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按十二年及鄭師伐宋丁
未戰于宋宋人怨突之背己也故以四国之師伐鄭
以者乞師而用之也謂四国本不出師宋以力弱乞四
国師以伐鄭耳故曰以罪宋之深也○十七年及宋
人衛人伐邾按隱五年邾以宋取田請于鄭而伐之
此宋連衛以伐邾報前怨也衛自十十二年伐鄭之

後又十五年又會伐鄭十六年會曹又伐鄭皆與宋
同故於此附宋伐邾然魯以是年春方與儀父盟趙
牲血未乾而已助宋伐之其悪尤甚也○莊三年溺
會齊師伐衛欵納朔也按桓十六年衛侯朔出奔齊
會魯伐衛以納之然朔得罪於衛齊助納之則齊之
伐衛於義為不正魯與齊同好故溺會之○五年公
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亦納朔也蓋三年伐衛
未成納朔之功故建三国併力伐之必於納朔觀明
年王人子突救衛衛朔入諸侯之師拒天子之命黨
罪逆之人其悪大矣○僖三十三年晋人陳人鄭人

伐許左謂討其貳於楚也蓋文公之霸許獨不與盟會故二十八年諸侯嘗圍許及翟泉之盟許又不來襄公纂修先志故再會三國之師以伐之觀文九年會晉宋衛許五国救鄭則知是年伐許遂歸晉矣○文三年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沈沈潰左謂以其服於楚也觀昭四年申之會沈子從楚及伐吳之役沈又從之則知沈蓋楚之近国以其貳楚故晉伐之也○文十七年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討其弒君之惡也按前年宋人弒其君杵臼左謂昭公無道国人奉公子鮑因昭公田使帥甸攻而殺之晉

所以伐之者討宋之弒君明矣○成八年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人邾人伐郯按七年吳伐郯左謂是年之伐以郯事吳然晉之既惡郯之從吳不能討吳而徒病其從吳者是猶醫者之治病不攻其受病之源而徒藥其膚腠何益哉○襄十六年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左又杜謂許男請遷于晉許欲叛楚諸侯遂遷許諸大夫不可故晉伐之討其不可也鄭與許有宿怨故鄭伯親來會伐然其君欲遷其臣不可執其臣而罪之可也何至併伐其国哉○定四年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伐鮮虞鮮虞之伐起於

昭十二年春秋書狄晉矣以晉世為盟主不動遠圖而伐同姓之微国見絕於聖人故特狄而外之不與中国同文自後昭十五年及此年又再伐之晉之殘虐不仁甚矣是時衛未叛晉故孔圉士鞅同舉是伐然以晉之大国不能容一鮮虞又借力於衛則其国勢衰弱又可耻也凡此大夫同伐之義也

經書大夫獨伐二十九

隱元年鄭人伐衛左謂討公孫滑之亂也按傳元年鄭共叔之亂公孫滑出奔衛滑共叔子衛人為之伐鄭則是年之伐以討公孫滑信矣然春秋書伐首于

此年則鄭之伐衛宜受首惡之誅也○五年宋人伐鄭圍長葛左謂報入郛之役蓋是年邾鄭伐宋入其郛故宋於此報之然宋鄭之怨比義不解邾之伐宋止於一見則宋怨深於鄭矣此所以獨伐鄭而貸于邾也○僖十五年宋人伐曹曹近宋故屢為宋患然十三年宋與曹方同盟于鹹此遽伐之宋背盟主變小国不義甚矣○十九年衛人伐邢按前年邢人狄人伐衛衛憤邢連狄見伐故於此伐以報之夫衛與邢在小白時皆為狄所滅賴霸主之力社援援存小白既沒邢擺中国無援故韜狄以伐衛然淮之會衛

與邢方同信好而處以狄師相殘則邢之見伐於衛宜哉○二十六年衛人伐齊按二十五年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洮是年又盟于向而齊人兩侵魯鄙故衛人伐之盖衛與魯好而齊病魯是以衛為之報伐也○文元年衛人伐晉是年晉侯伐衛以追討殺元咺之罪而衛侯不共盟主使孔達帥師以報前怨故貶以稱人也○十五年晉郤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左謂郤缺以上軍下軍伐蔡曰君弱不可以怠戊申入蔡以城下之盟而還盖蔡自翟泉之盟從役晉霸襄公維立糾合諸侯諸侯同盟新城蔡侯不至則貳晉

從楚故郤缺帥師伐之討其叛也○宣九年晉荀林父帥師伐陳自晉文霸中國遂來服從歷襄至成不叛盟好至宣元年楚始楚之交六年陳遂叛晉歸楚故晉趙盾衛孫免帥師侵陳自是堅於附楚甚靈及扈之會陳皆不與故林父伐之討其貳也○十年宋師伐滕按前年宋人圍滕左謂因其喪也滕人事晉而不事宋故比年又伐之夫滕小国服從霸主分所當然宋不修德而強其從已且因其喪比歲加兵宋之不德可知也○十二年宋師伐陳陳自六年歸楚之後十一年遂同楚子盟于辰陵以堅附楚之好清

丘之盟晉人合諸侯以恤病討貳故宋伐之討陳之貳楚也○十三年齊師伐莒左謂莒事晉而不事齊故也盖莒與齊鄰故齊得以病之然齊侯不能精修德業使諸侯懷服而窮兵勞師以病鄰国信不道矣成三年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左謂子罕伐許敗焉鄭伯復伐許庚子入其郛許人平以叔申夫鄭之伐許一責其不朝一貪其土地許其有負於鄭哉大抵許隣於鄭而弱於鄭此鄭許以稱師屢加而殘虐之也○襄二年鄭師伐宋按成十五年宋魚石出奔楚十八年楚鄭伐宋又侵宋納魚石襄元年晉樂黶會

諸侯圍彭城楚士夫侵宋則是年鄭之伐宋為楚伐也夫與楚比周以侵擾中国則鄭之罪亦幾於夷矣○三年晉荀罃帥師伐許左謂許靈公事楚不會于雞澤故知武子伐之夫許去中国久矣至此始伐之盖是時晉悼與霸鄭伯就盟雞澤服之陳亦使袁僑如會既得陳鄭故於是伐許以并楚之與国也○十七年宋人伐陳為晉討也按十六年溴梁之會曹鄭亦來陳獨不至是年宋伐之者盖宋附晉之堅故為晉討陳不從溴梁之會也○是年衛石買帥師伐曹晉平繼悼即位霸德稍衰諸侯懷貳雖溴梁之盟曹

衛同晉信好而衛尋復叛之師師伐曹從諸是役也
曹人愬于晉觀明年晉人執衛石買以討伐曹之罪
則左説信矣○十九年衛孫林父帥師伐齊自悼公
沒齊復背盟而病魯魯不勝患告難于晉故十八年
晉侯大合諸侯之師以圍齊魯衛同好久矣而溴梁
之會圍鄭之役又同魯以從晉是以此年林父帥師
伐齊以晉魯伐齊故為之伐也○二十四年齊崔杼
帥師伐莒攷澶淵之盟沙隨之會齊與晉平而莒在
焉二十三年齊叛晉好伐衛伐晉不共盟主夫晉為
大国齊猶抑兵伐之則於莒為何足恤然上復事晉

之礼下無比小之仁則齊之不德甚矣此明年之所
以見弑于崔杼也○二十五年鄭公孫夏帥師伐陳
按經是年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左謂初陳侯會楚
子伐鄭當陳隧者井堙木刋鄭人怨之故伐陳蓋楚
子以二十四年連蔡陳許伐鄭於此年而抑兵以報
其怨夫陳之病鄭為楚故也然經前此未嘗有鄭伐
陳之文至是迺敢伐陳以病楚之與国以悼公之覇
中国强盛蕭魚之會鄭得以純服中国楚之病鄭比
前為少故鄭敢抑兵於陳也○昭十五年晉荀吳帥
師伐鮮虞晉自昭十二年始伐鮮虞至此復伐之夫

鮮虞晉同姓之国最微於春秋晉不加撫柔而屢伐
之何以帥諸侯長中国哉然自十二年之前聞無伐
鮮虞之文至此始伐之者是時晉德衰微不務遠圖
以安中夏當楚靈虐吳人强横之時既不挫其雲焰
區區貪小国之利是以見晉之不競也○十九年齊
高發帥師伐莒杜謂莒不能事故其理宜然蓋莒之
封疆密迩於齊朝夕奉事僅免於难苟小有嫌隙則
齊兵已至境矣故齊之伐莒屢見於經是年高發伐
之至二十二年齊侯又伐之莒兩受伐求成于齊是
以二十六年鄟陵之盟齊莒遂結好矣○定十二年

十三年兩書衛公孟彄帥師伐曹曹之惡不載於經
以意攷之齊衛鄭三国屢脩會盟左提右挈以相協
済宋獨儌然不同諸侯之好曹寔宋之與国諸侯與
宋為仇曹必不免此所以兩受伐焉○十五年鄭罕
達帥師伐宋攷經無宋鄭交惡事罕達驟起此伐以
結怨于宋者蓋是時衛蒯聵得罪靈公出奔于宋衛
鄭寔親好之国則鄭之伐宋蓋為衛討宋之受蒯聵
也大抵定哀之末中国無盟主諸侯蜂起角立自為
仇怨或因與国而伐人或因小嫌而致釁輕用干戈
務相抗折故求經所書之文非若隱桓莊閔之間出

師有由可按經而論也○哀三年宋樂髡帥師伐曹是時晉德既衰不能主諸侯中国紀律蕩然而盡諸侯称干戈各逞其弱国此宋所以屢病曹而不止也故是年樂髡伐曹六年向巢又伐之七年又圍之八年宋公入曹卒以曹伯陽帰宋之深病曹者豈曹有怨於宋哉蓋自恃其強以逞虐之耳○哀五年晉趙鞅帥師伐衛左謂范氏之故也杜謂衛助范氏蓋士吉射以是年奔斉斉衛同盟故也又衛必助之故左云耳孜經士吉射以定十二年叛距今已八年初無奔斉之文則左説未然是時衛輒立世子蒯聵以晉

公之助出奔於外故哀二年趙鞅帥師納蒯聵于戚而三年斉国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則是年趙鞅帥師伐衛為蒯聵也夫晉納蒯聵而拒輒於義正矣然使衛違斉以拒晉而卒不成納蒯聵之功則晉之衰甚弱甚矣哉○六年晉趙鞅帥師伐鮮虞左謂治范氏之乱也孜四年傳荀寅奔鮮虞斉国夏伐晉會鮮虞納荀寅于栢人是以趙鞅討之然鮮虞晉同姓微国力不敵晉不啻十倍豈敢助荀寅之乱而與晉仇哉大抵定哀之末中国諸侯無覇主以維持之各逞弱小国以逞其志故魯病邾宋病曹鄭病許晉所以

屢伐鮮虞亦若魯宋鄭之虐三国也○哀十年宋人伐鄭鄭自定七年鹹之盟背晉而從斉皆晉則必病宋故十五年罕達帥師伐宋宋以鄭之見伐至七年皇瑗帥師侵鄭以報之九年皇瑗又取鄭師于雍丘至此年又伐鄭十二年宋向巢又帥師伐鄭夫宋鄭當定哀之時未嘗有私怨也而興師侵伐獨多於此以宋附晉鄭附斉各挾所附以相仇報也然以鄭比宋則鄭弱於宋故鄭之病宋也少而宋之伐鄭也多故自哀以来宋之伐鄭取鄭師者四而鄭自定十五年終春秋不過両加而已豈非鄭弱於宋歟凡此皆大夫

獨伐国之義也

經獨称国伐與狄同文者四

文七年徐伐莒文十年秦伐晉成三年鄭伐許昭十二年晉伐鮮虞徐以遠小之国屢辱楚僖十五年楚人伐之公孫敖及諸大夫嘗往救矣雖怠於赴患不能救徐之難然中国諸侯無害於徐也況二霸之起徐未嘗一同盟會及重耳没乃肆蜂蠆敢以伐莒則其自棄於中国也甚矣○秦自僖十五年與晉文怨起韓之戰至僖三十三年殽之戰文二年彭衙之戰凡戦者三其労師害民極矣而致怨不悛又両與

師伐晉故十二年復與晉戰於河曲秦夷狄也而交兵於中国如此使兩国之民伏于干戈比歲不已者寔秦起禍之罪也○鄭以姬姓之規為周所依而俛首曲膝于楚此諸侯之甚耻也而成公之初方且比周夷狄又中国二年連楚侵衛三年公子去疾伐許冬又伐許明年又伐許稱兵遠伐未婚于楚其蔑礼義忘廉耻亦甚矣○晉与鮮虞同姓之国也罪莫大於伐同姓晉為霸者之後表率諸侯歸於大義而貪殘不仁以伐同姓此為悪之大矣聖人以[illegible]者其得罪尤重不可與他伐等故特書其国不出主名使

與夷狄同文也然鄭三伐許而經獨於成三年一狄之之明年遂出其爵蓋鄭伯雖悪而亦中国之君不可使純於狄故止一書以見義也昭十五年荀吳伐鮮虞不以狄名者伐起於十二年筆削之意止罪首悪此經特書国伐義也

書夷狄伐国者

呉楚秦三国最為强盛秦事已見晉門攻楚伐国二十五其間伐宋六僖二十一年執宋公伐宋二十六年楚人伐宋圍緍宣十三年楚子伐宋成十八年楚子鄭伯伐宋襄十年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十一年楚子鄭伯伐宋○伐陳六僖二十三年楚人伐陳宣八年楚師伐陳襄五年楚公子貞帥師伐陳襄九年楚人伐陳十年楚公子結帥師伐陳十三年楚公子貞帥師伐陳○伐呉七襄三年襄公子貞帥師伐呉昭四年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呉昭六年楚公子貞帥師伐呉定二年楚人伐呉昭五年楚子蔡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呉襄十四年楚公子貞帥師伐呉襄二十四年楚子伐呉○伐徐二僖十五年楚人伐徐昭十二年楚子伐徐○伐黄一僖十一年楚人伐黄○伐隨一僖二

十年楚人伐隨○伐慶一文十一年楚人伐慶○伐戎一宣十一年楚子伐陸渾之戎○夫楚自莊十年入春秋其所以狡女者不過鄀比小国未幾值齊晉之霸驅攘夷狄楚已畏沮當時諸侯之從齊者或叛或從間有携貳唯宋堅附小白終始不替故楚畏齊不敢病宋又小白没襄公勉强圖霸終不克就德小力弱不能自量乃為會于盂要致楚子而欲抗之是以受其執辱而伐宋之禍造端于此宋既為楚所凌故楚得以易之自是屢以見伐故僖二十六年伐宋圍緍以討宋之來服明年又與諸侯圍宋而盟之則

宋之挫衄甚矣頼晉文繼興威振强楚歷二十六年
宋忘楚患至宣十二年晉景戰楚於邲爲楚所敗楚
復得以輕慢中國十三年又與師伐宋以討宋之伐
陳也其後景公稍興霸業厲亦不墜前緒是以郤楚
從宋故宋無楚患至厲公末宋有魚石之禍十五年
魚石奔楚十八年楚遂連鄭伐宋以納魚石於彭城
是年冬及襄元年又兩伐之幸悼公聿與力於郤楚
以定宋難故十餘年間宋免楚之侵至襄十年以
來晉楚相抗力於得鄭兩國之師比歲不息楚病宋
之所謂附晉不貳者莫如宋晉能囷宋則晉意少阻

而其爭鄭之心可使少懈矣故未得鄭則伐鄭旣得
鄭則連鄭以伐宋勢之必至也是以十年楚公子貞
鄭公孫輒伐宋十一年楚子鄭伯伐宋兩國君臣連
兵而出也然則楚之伐宋豈特其勢之足以得宋哉
實欲假此以囷鄭而已此楚伐宋始終也○陳鄭二
國皆密邇於楚攷之春秋楚之伐鄭也多中國之爭
鄭也亦多楚之伐陳也少中國之爭陳也亦少在二
霸時陳之服中國也純於鄭在景厲悼特陳之叛中
國也久於鄭其從違終始若相背戾者蓋陳之勢非
鄭比也鄭介晉楚之間虎牢之間可以藩翰中國楚

得之則楚重中國得之則中國重是以二霸以來奇
晉楚三國交爭不息至陳雖介于楚而地遠勢偏不
足爲夷夏輕重方其在中國則楚不急於服之及其
在楚則中國亦不急於欲服之小白重耳素業强盛
楚不敢力抗故陳雖純於中國及景厲悼時强楚勢
張晉之勢不逮二霸故陳雖久於從楚而晉不及此
書伐陳之文所以與鄭異也攷僖二十三年楚人伐
陳左謂討其貳於宋也然陳自小白沒隨卽歸楚故
十九年盟于齊二十一年會于盂陳嘗在焉大陳旣
從楚如此而楚復伐之至二十五年又圍之蓋宋寒

雖不賢不足以抗楚而亮陳然陳久服中國不忍遽
棄楚子連蔡疾之陳旣失援於宋且苦楚之兵威是
以二十七年圍宋之役聽命於楚雖欲不叛於晉不
可得也及晉文興霸踐土之盟陳侯自至其遠慕中
國有足嘉者故特書如會以喜之自是服從晉命歷
襄靈而不攷及靈公末楚旣得鄭宣元年連鄭侵陳
陳雖不服楚然不過五年畏楚之偪卒不免從之六
年晉以陳叛趙盾連孫免侵之陳又歸晉八年楚復
伐陳陳方向楚九年孫林父又伐之然是時晉勢方
微不能敵楚故陳自後純於附楚晉不克爭及襄三

年悼公與霸雞澤之盟諸侯駢集陳懷晉德使袁僑
適如會楚憤陳之貳故襄五年公子貞伐之悼公合
七国救之七年公子貞又圍之陳畏楚迫脅鄢之會
於是逃歸自是又復附楚盟會不來車轍遠矣然究
陳之心初非甘心夷狄而自外於中国者特以楚之
迫脅不得已耳及哀公特楚勢不競爭吳攜起陳始
轉楚歸吳故哀九年十年十三年楚三伐之而吳之
救陳一見於經夫陳向之附楚者非懷之而不忍棄
今楚勢已衰陳無畏楚叛以歸吳理之必理楚君不
勝修德以綏之而區區斃師旅勞兵革以強陳之見

從不亦難哉是以終春秋世楚雖三出師終不足以
得陳此楚伐陳終始也○其餘小国君隨黃徐麇皆
近楚微国以楚之驕暴殘虐侵凌無厭則其虎狼之
毒持噬而并吞之勢必然也故僖十一年伐黃十二
年滅之十五年伐徐公孫敖諸大夫不克救而楚敗
之則昭十二年又伐之夫黃徐在小白時蓋嘗服從
齊霸於遠小之国最為可矜者以昭公之時中国勢微
楚之伐徐固難責晉之必救然伐黃伐徐小白之
所親見者而安視不恤諸大夫雖嘗救徐又不成公
卒使楚人敗徐滅黃抑亦小白之罪也至麇則於經

無可攷左謂厥貉之會麇子逃歸叛楚文十一年楚
則伐之隨則左謂以漢東諸侯叛楚故楚伐隨取成
而還按左氏說則兩国皆以叛楚故楚遂致伐然黃
與麇後不見經徐以昭四年從楚會申隨以哀元年
從楚圍蔡則皆依附楚国與之終始者也○書吳楚
交伐見者春秋夷狄始有楚次有吳吳入春秋雖後
於楚然其凌駕中原亦不減於楚自成公七年始見
於經然伐郯滅州來方張之勢與楚相偪楚慮之捷
故三伐之襄三年公子貞伐之二十四年楚子伐之
十四年公子貞伐之吳憤楚侵凌且欲抗衡中国故

二十五年吳子遏伐楚以報之門于巢卒及昭四年
楚靈合中外諸侯主會于中国以伐吳五年六年又
兩伐之是特楚之勢猶能摠合諸侯而吳之兵威未
甚揚於中国故吳雖屢受楚伐未遑報復及十三年
滅州來二十四年滅巢是年楚勢方衰吳始擅強中
国故於二十三年書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
父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夏齧是時楚之伐吳者於
定二年止一見於經而吳以四年又敗楚于柏舉既
而入郢楚幾亡国則楚向之大伐吳蓋不償柏舉之
一戰也自是終于春秋吳愈盛楚不敢力爭故自定

三年以來楚無伐吳之文至吳則伐陳伐魯敗齊艾陵會晉黃池捴攬中國之權盡歸于己其兵威殘暴蓋又倍於楚也然楚屢伐吳蓋在吳未熾之時而吳之振楚蓋當楚已衰之所攷經所以則盛衰强弱之迹斷然判矣凡此吳楚交伐是也

經書吳伐國六

成七年吳伐郯　昭三十二年吳伐越　哀六年吳伐陳　哀八年吳伐我　十年公會吳伐齊　十一年公會吳伐齊

郯春秋微國也夷狄欲逞志諸侯則微弱之國必先受禍故楚之見春秋者以敗蔡而吳之見春秋者

必先伐郯蓋蔡與郯皆當時微國其壤地褊小兵革寡弱不足以嬰剽悍之鋒故夷狄稱兵必自此始而其受禍亦先於他國也○昭三十二年吳伐越是時吳勢已強而越亦與吳仇故是年吳伐越至定五年於越入吳十四年又敗吳于檇李至哀十三年遂入吳而滅之大抵夷狄盛衰更乘其釁吳乘楚之衰而偪之終至於敗楚越乘吳之虛而襲之終至於滅吳譬如犬狼懷狠肆毒更相噬齧是乃夷狄之常也○哀六年吳伐陳陳為楚之屬國附楚最深是時楚勢已衰吳方抗楚欲斷其肘腋以孤楚之勢故於此伐陳陳畏吳之強暴背楚而歸之故九年十年楚兩伐陳以討其貳吳遂稱兵救之則楚人數世之陳一旦見持於吳矣○哀八年吳伐我攷六年七年魯兩會吳與吳同好不復侵伐而是年吳乃伐我左以七年公伐邾吳以邾故伐魯觀伐魯之後遂歸邾子于邾則左說信矣是以吳與魯平十年十一年遂會吳伐齊終于春秋凡四會吳是時齊晉俱弱魯所倚者吳而已所以屢與會而奉事之謹也雖然吳以魯伐邾故八年伐之是吳惡魯伐人之國也及與魯平乃會以伐齊豈齊之惡有甚於邾哉蓋夷狄之性樂於

殘害徒知責人之伐國而不知自蹈其惡也此吳伐國事也雖然楚自莊十年見經歷春秋二百年綿地之廣亘數千里其勢與齊晉相仇下視衛僅同一微國耳非不強且久也然終春秋未嘗有伐齊伐魯之文至吳最後見經較其威勢當楚又盛時未可敵也而伐魯伐齊兵威牧又有過於楚者方楚之盛前有小白有重耳後有景厲悼雖興霸之業或有優劣皆能執中國之柄以障楚之狂瀾則楚雖暴横猶有畏憚中國之心是以病楚者不過脅制之國雖欲逞志齊魯有所不能也至吳之興則齊不能抑晉不能抗

定哀以來又畏讐而不敢伐中国諸侯俛首喪氣并心自屬不併力而一奮故吳得以彷徉天下凌轢諸侯雖強大如齊畏事如魯亦被其禍然則卽是論之晉齊更霸其所以賜諸侯者多矣嗚呼春秋之法善盟會惡侵伐夫盟會非先王盛礼春秋且善之以當時諸侯侵伐相尋殘民敵国為害最大聖人疾之且幸其有會盟也考經終始當隱桓閒雖師旅更與而諸侯之權未奪於臣下侵伐之事亦未至紛乱無節也二霸之後權雖稍移於臣下而歴晉數君猶能主中国會盟掌握侵伐之柄故當時却夷狄得中国者

悉稟晉命敢有叛盟卽率諸侯共討之是以經之所書合諸侯以征伐類出於晉君否則大夫主之罕有專於他国者是征伐之權猶有所屬也逮定哀之閒晉不足以主盟諸侯使離叛不一或邾邑或叛君或擾位以拒父或以小国而抗盟或以夷狄而敗中国征伐四起交乱天下国君弱於大夫齊晉夷於魯衛求如悼平之時且不可得也况二霸乎然則征伐之事首乱之隱桓扶持於二霸而縱横於定哀頹波末流不可勝救夫子所以感麟而絶筆蓋傷之也

沈先生春秋比事卷第十六

沈先生春秋比事卷之十七

戰

大司馬掌九伐之法以正邦國諸侯有不率者告于王王命方伯伐之鋤乱去暴所向披靡故天子之師有征無戰周衰征伐之命不請于上諸侯各恃兵威以相抗敵始有列國交戰之事故春秋於戰必謹其時月日而書之以見王道之不行諸侯各以力爭也然攷之於經有内於敵國自戰有外諸侯交戰有戰夷狄曲直勝負不可論也請略言之

經書内與敵國戰者四

桓十年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左曰我有辭也鄭忽有功於齊齊人餼諸侯魯以周班後鄭鄭人怒請師於齊齊人以衛師助之故不稱侵伐先書齊衛王爵也三傳之說公穀甚非經意左氏近而未詳蓋郎者魯地經不曰三師伐我而變文曰來戰者起於三國非魯之意不與三國伐魯也况前此未有書戰者今無故稱兵以啓爭戰之端其惡甚矣故顯書其爵以貶之然鄭寔首惡而加齊衛于上惡齊衛以師助惡其罪大於鄭也○十七年及齊師戰于奚左曰疆事也夫經於乾時之戰書我師敗績則豈以諱敗而

不書敗績以為內諱敗故止言戰一何陋也左以是
年公會齊侯盟于黄明年又與齊師會于艾觀經前
後所書則齊魯無嫌隙之事安得遽爾交兵設以為
疆埸自相侵凌非齊魯二君本意是以不出主名以
見魯之微也○莊九年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
左曰公伐齊納子糾小白自莒入秋及齊師戰于乾
時公喪戎路乘傳而歸公羊之論遂辭不當蓋不言
公者齊魯有讎公伐齊納讎人之子喪師乾時惡之
大者故諱之也○僖二十二年及邾人戰于升陘左
曰邾人以須句故出師公卑邾不設備而禦之臧文

仲言弗聽及邾人戰于升陘我師敗績夫經於乾時
之戰魯書敗績若升陘果敗安得而獨諱哉夫邾魯
與國也僖公不能撫綏小國乃伐而取其邑以起升
陘之戰則書之罪可知然伐邾言公而戰不及言者
伐魯邾志也故斥言公甚甚惡升陘之戰及邾人報
魯明非魯意故不書公觀左謂邾以須句故出師則
經所書意可究矣此四者皆魯與敵國自戰也

經書諸侯交戰者八

桓十二年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左曰公欲平宋
鄭秋公及宋公盟于句瀆之丘宋成未可知也故又
會于虛冬又會于龜宋公辭平故與鄭伯盟于武父
遂伐宋戰焉宋無信也蓋十一年宋公執鄭祭仲逐
忽立突以親于鄭突既而背宋與魯故宋鄭交惡公
欲平兩國而宋公挾立突之功數求賂于鄭力辭魯
請是以公及鄭伯伐之也地以宋則宋與戰可知不
出主名不與公及鄭伯伐宋以魯鄭自戰為文十二
年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
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左曰宋多責賂于鄭鄭不堪
命故以紀魯及齊與宋衛燕戰不書所戰後也蓋宋
公以十二年之戰與魯鄭交惡故鄭各連所好之國

與師以交戰而齊衛與魯仇故附宋紀與魯鄭好
故附鄭而燕則從齊者也春秋於戰則出爵於敗則
稱師惡諸侯連諸國之衆起不義之師殘民以逞志
也不書戰地或者謂聖人於隱桓之世遠當時史失
其地故不書此理或然先儒謂戰於魯故不地然郎
與奚戰皆魯地經何以書則知此說與經背戾未可
信也○莊二十八年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師
敗績左曰齊侯伐衛師數之以王命取賂而還公羊
曰春秋伐者為客見伐者為主故使衛主之也蓋齊
方與魯以服諸侯前年為幽之盟衛侯不至故齊人

至是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不服罪也皆稱人者衛侯不能同心協力以從霸主齊侯不能撫綏諸侯擅用兵威故貶之也於敗則稱人非衆之辭也○僖十八年宋師及齊師戰于甗齊師敗績左曰宋襄公以諸侯伐齊齊人將立孝公不勝四公子之徒遂與宋戰人宋人敗齊師立孝公而還夫小白六子均庶而無嫡爲長以義言之則無嫡當立齊侯既已立之則宋襄雖受小白之託亦當以義自制聽齊人之立可也乃不顧名義伐人之喪而易其君則襄公之惡甚矣故經以宋主兵與齊衛交戰之文異者不與宋

襄之伐齊也○宣二年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蓋宋附晉鄭附楚久矣元年鄭連楚侵宋而宋合晉師而伐鄭以報之故宋鄭積怨叅大衆以相抗經書宋師敗績獲宋華元惡鄭與楚[illegible]周而戕艾中國而傷宋之弱不能助中國以程夷狄之黨與也○成二年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衛師敗績左曰衛侯使孫良夫石稷將侵齊與齊師遇遂敗○是年又書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嬰孫齊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鞌齊師敗績蓋魯自文宣以來一於事齊至宣十七年公會晉侯同盟于斷道始背齊從晉衛自宣十年至十七年皆奔走晉命齊爲是與魯有隙故是年齊師伐我又戰衛而敗之魯衛憤齊之見陵因郤獻子憾逐請命于晉合四國之師以伐齊齊敗齊于鞌春秋書宣公數行侵伐以病諸侯自貽桂晉[illegible]晉以二國而主名魯以四卿而敗之皆未免曰罪人也故列數諸侯之卿又稱敗績以著其惡○哀二年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戰于鐵鄭師敗績左曰齊人輸范氏粟鄭罕達駟弘帥師送之士吉射逆之趙鞅禦之遇于戚簡子誓曰范氏中行氏欲擅晉

國而殘其君今鄭爲不道弃君助臣二三子順天命除耻庚在此行也遂戰鄭師大敗獲齊粟千鐘蓋鄭自定四年召陵之會從晉侵楚其後背晉從齊故八年書士鞅帥師侵鄭則知此年趙鞅罕達之戰蓋晉鄭不睦故也然鄭以弱小之國交事晉楚前此雖被晉伐而未嘗敢稱兵相抗也今此鄭始與戰雖鄭敗於晉亦見晉之弱矣凡此八者皆外諸侯交戰也○

經書戰夷狄者八

僖十五年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左曰秦納惠公惠公入秦穆姬屬賈君焉且曰盡納羣公子

晉侯烝於賈君又不納群公子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既而不為晉飢秦輸之粟秦飢晉閉之糴故秦伯伐晉殺以晉失民矣民未敗而君獲也文三年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左曰秦孟明視帥師伐晉以報殽之役晉師禦之及秦師戰秦師敗績七年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左曰秦康公送公子雍于晉范宣子為穆嬴日抱太子以啼于朝曰舍適嗣不立而外求君將焉寘此宣子患穆嬴且畏福乃先蔑而立靈公以禦秦師敗于令狐十二年晉人于河曲左曰秦為令狐之役故秦伐伯晉取羈馬晉人禦之從

秦師于河曲出戰交綏秦師夜遁此秦晉交怨經傳所載也夫秦晉姻舊之國宜其玉帛相加不替終始而患務產禍搆兵以变前好責之春秋皆罪人也然就其中而論之則韓之戰晉曲而秦直故書獲晉侯而不言敗績言晉以不義失民兵未敗而先見獲也然春秋用兵大事生得曰獲未有諸侯獲諸侯者今此獲晉侯賤晉侯而疾秦伯也晉霸失道以起此戰秦伯獲之則又甚矣自韓之戰以後文公興霸率服諸侯自是秦晉交好同盟同伐復固兩國之讎文公方沒肉未及寒而彭衙之戰兩國已從事於鋒鏑矣

聖人深疾其然故寓於筆削之間以重其惡蓋彭衙之戰猶書晉侯秦師及令狐之役則疾之為與逆敗稱人然猶書及以別異其文也至河曲之戰則二國之讎既易世矣二國之戰可以已矣而秦康晉靈猶尋舊怨則暴國殘民相[illegible]甚於先君孔子自令狐之戰不復名其將帥曰某人至此又不復書及蓋惡其償報不已亘覆師徒[illegible][illegible]之也不言敗勝負敵也傳二十二年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三傳之說公羊失經為甚獨得其旨蓋宋襄無小白之資圖紹其烈驅率諸侯賺主盟會不度德量力而猥欲屈服

強楚是故辱身喪師貽辱中國故曰宋人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疾楚而病宋也況薄之見釋幸脫於虎狼之口為宋公者可以懲創矣方且復合衛許滕三國伐鄭伏楚與之力爭致楚因是伐宋救鄭而大敗其師然則泓之敗實宋自取之也楚既敗宋其勢愈張中國諸侯奔走從之而宋益被其患及僖二十八年重耳興霸憤楚之強傷宋之弱故城濮之戰晉侯一舉敗楚自是楚人遠屏不犯中國者十五年則是戰之功罔有利春秋多矣故孔子特書晉侯之爵以褒顯之公羊曰此大戰也而楚使微者敗子玉得

臣大夫不敵君也夫春秋書戰雖多此爲獨盛公羊不能發明聖經之旨使晉侯之功暴耀於後乃區區釋其稱人不亦鄙哉然晉自文公既後歷靈成二君霸業稍衰不能光翼前人景公嗣世值楚莊當國晉弱楚強諸侯畏楚横潰而往景公雖欲興霸功而力不及楚故宣十二年楚戰于邲晉師大敗按經十一年楚鄭盟于辰陵既而背楚從晉故十二年楚子圍鄭荀林父帥師救之是以有邲之戰也夫夷狄敗中國之師此春秋所以深痛也而公羊乃謂聖人與楚子則是扶夷狄抑中國非春秋垂世之本意甚矣

景公雖丧師于邲而鞌之戰大勝強齊諸侯浸浸歸晉於其季年霸業稍興建厲悼二公繼之晉威愈熾故成十六年因鄭公子喜帥師侵宋以叛晉遂與楚鄭結戰鄢陵大敗二國之師自文公没唯此一戰足以髣髴城濮之功故春秋亦與晉侯而不沒其爵按經書敗績之文例皆稱師未有出爵而鄢陵之戰獨出楚子至鄭則稱師所以甚貶鄭也楚以蠻夷醜類跳梁中國其敗固宜而鄭以中國之君甘心夷狄挈一國之師自取禍敗按其罪惡盖重於楚子矣嗟夫楚自莊僖以來交亂天下鴟張虎踞近二百年至定哀之間雖稍稍衰息而強吳繼起復踵其轍至哀十年魯以吳強遂會伐齊齊以吳兩見伐故十一年國書帥師與吳爲艾陵之戰是時吳勢方熾中原無霸晉已不足爭諸侯抗夷狄所賴區區之齊敢爲吳敵耳而勢微力單不免取敗而國書見獲備至黄池之會吳遂桂主諸侯則中國之削弱盖不可救是以春秋終書艾陵之戰曰齊師敗績獲齊國書傷中國之不振疾強吳之暴虐也雖然詳考春秋書戰雖多唯晉文城濮之戰厲公鄢陵之戰盖當時是以得聖筆之褒美其餘或戰而敗績或戰而致勝無非起無名

之師快一時之憤重使當時之民彫殘兵革暴骨原野非春秋之所取也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誠知言哉

沈先生春秋比事卷之十七

救

古者有救民無救國湯伐桀而拯夏武王伐紂以拯商此救民也當時方國分布以法相持諸侯講信脩睦若出一家干戈相陵未嘗聞也安得有救國哉下逮春秋王制不行強者并吞而無厭弱者讋懼而不保稱兵侵伐從事於湯火矢石之場於是始有援救之師然則救者亂世之事非三代盛德也雖然即春秋而論之則提師赴難亦衰世之幸有不可謂無取於聖人特當時本無救患之心徒敢外示声援盜名

掠美不足以盡得聖經之褒耳故凡經之書救有出於王臣有出於霸主有出於諸侯有出於大夫有出於夷狄雖有所書之意不同而急於救患無功而還者居多焉

經書王臣救者

莊六年王人子突救衛蓋衛朔殺父之變起釁於衛得罪出奔是時黔牟已立衛有君矣而齊侯恩朔附己廼會四國之師伐衛而納之莊王雖固守名義遣師救衛而勢孤力微卒不克救黔牟不免於失位衛朔不免於復歸子突之出其挫衄也甚矣夫子疾諸侯之暴横傷周室之衰微故書曰王人子突救衛曰救所以傷之也曰子尊王命也蓋天子之師有伐無救今曰救則傷之可知公穀謂貴子突似得其意然不知尊王命者乃所以重諸侯之惡也此王命之救

經書霸主救者

莊二十八年公會齊人宋人救鄭夫荊楚病鄭小白圖霸會宋師而救之自此以後鄭遂帖服來從盟會則非救而無功也春秋安得人之哉蓋小白自莊十六年至二十七年兩合諸侯同盟于幽則霸功已盛宜乎楚人畏遁不敢寘弓以向鄭矣至此尚猶伐鄭

兩齊合宋魯之師乃能救則小白之霸未可以為盛是以春秋書齊人惡其未能卻楚也按莊二十七年伐徐二十八年伐衛閔元年攻荊例皆稱人則伐國救國春秋未與小白明矣○閔元年齊人救邢左曰狄伐邢管敬仲言於齊侯請救邢僖元年齊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先儒以閔元年救邢小白未能率諸侯以往故貶稱人致之經意似或然矣然謂聶北之師同合三國能為救援其驅攘之功漸見故小進之則非也蓋稱師者罪小白也春秋書次有二義伐而次之則善之救而次之則惡之今邢為狄患朝

不及夕小白主霸合三國以救邢急之可也乃逡巡顧望次于聶北坐待邢人之罷敝及其既遷而始往城之而要救患之名豈霸者救哉故書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譏齊侯合三師以救邢而不能救也公謂不及事穀謂言次非救其說不取○僖六年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夫小白自四年召陵之盟析服強楚兵威大振至五年會王世子以定其位則霸業盛矣而鄭畏楚歸逃不盟故六年齊合諸侯伐之楚以齊伐鄭欲為鄭援於是圍許是以率諸侯而救許焉經書曰遂云者大齊侯能伐鄭又能救許也諸侯

不序者遂事也穀謂善救許蓋得之矣○成七年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救鄭蓋景公即位之初晉弱楚強齊宋諸君畏楚肆虐橫潰而往晉不能制至鞌之戰大敗齊師兵威浸強諸侯不從者稍稍歸晉故鄭自宣十二年即楚之後及成五年蟲牢之盟始背楚而向晉焉楚以鄭服晉故公子嬰齊帥師伐之景公新得諸侯急鄭之難且慮鄭之痛楚復與晉貳於是因嬰齊之再伐大合諸侯之師以救鄭夫楚以一國伐之而晉以九國救之其師旅之衆蓋十倍於楚宜乎既救之後楚不敢以爭鄭

鄭不敢以向楚也然干戈既回楚已收鄭於掌股之間晉雖命將與師執其國君以伐其國終景公之世卒不足以得鄭則晉雖區區於救鄭徒勞師動衆敝於兵革耳故經書此傷晉之弱而疾楚之強也○襄五年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齊世子光救陳蓋陳之比楚久矣自重耳定霸城濮始來會盟自後一於附楚雖間從晉命不旋踵而叛之則晉之得陳尤難於得鄭也當魯襄公時晉悼繼霸外強內安中國諸侯靡然歸之雖難服之陳亦遠來從晉故襄三年陳侯使袁僑如會叔孫豹及諸大夫盟而春秋兩

書及以善袁僑則晉悼之功亦云盛矣至五年尋戚之會合十四國以戍陳未幾而楚殺壬夫立子囊之舉兵以伐陳晉侯雖合諸侯之師戮力救援然陳人畏楚之威不違事晉至七年鄬之會逆逃歸自是盟會不來東隸遠矣然則陳之叛晉非悼公罪特勢有所不可也故經書之亦以傷晉而疾楚也前謂霸主救者此也

、經書諸侯救者

僖十八年宋師救齊夫無嫡立庶庶均立長古今通義也小白六子均庶以義言之則無虧當立易牙寺

人雖微而立之正矣宋襄公固守信義欲立孝公而會出師救之則公之救齊為得正也而經何無善魯之文蓋擬兵出師扶危救難苟合於義則聖人幸其成功而已禧公以一國之師救齊而不能保一無虧辛使師敗於宋孝公篡立其削弱可知也故書曰師傷其舉魯之衆而不能救也○宣十二年宋書伐陳衛人救陳左氏之意以陳人貳於晉而清丘之盟晉宋同心協病討貳故宋於此為晉伐之蓋當景公之初晉德衰微諸侯離叛邲之戰見敗於楚是以陳人無向晉之意而即楚焉夫楚蛮夷也陳中國也以中

國而從蛮夷則陳為可伐而宋伐之正也而衛人狥孔達之言國守先君之舊好不顧夷夏大義方且出師救陳則是衛人助夷狄拒中國其救為不正也故經於宋稱師於衛稱人則罪衛之意可知○襄十五年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蓋魯自成公背齊從晉鞌之戰晉敗齊師請盟袁婁自是齊不犯魯者三十年非魯能拒齊也以悼公與霸晉强齊弱晉足以制齊故魯賴以無患也及悼公末年晉霸稍衰衛侯奔齊閔齊之好齊侯始優偕怨於我伐我北鄙而圍成是年悼公既沒平公嗣位諸侯衆悼之亡各

相攜貳征四伐起莫適為主求如悼公之時聽命於晉不可得矣故圍成之師公雖往救不過至遇而已遇晉邑也救成而至遇是魯畏齊而不敢進也畏齊而不敢進以為不足為魯援故也故書曰公救成至遇非徒病魯亦傷晉也凡此皆諸侯之救也

經書大夫救者

僖十五年公孫敖及諸侯之大夫救徐夫徐以弱小之國見戕於楚是時齊侯主霸牡丘之盟諸侯悉至將以援徐拒而經乃言公孫敖及諸侯之大夫救徐何哉蓋小白自葵丘之會霸業已衰故楚人乘間浸

以驕暴覩僖十年伐黃十二年滅黃至是時滅徐則其服齊之心不及於前可知也牡丘之盟雖糾率諸侯將為徐援而憚楚之强不敢赴難是以公孫敖率諸大夫以往救之而又不足以成功故此年書楚人敗徐于婁林則諸大夫之師初無補於徐可知也且小白經營中國功蓋當時宜乎提師救難蔑無不濟而救徐之師遠次于匡委之大夫卒不克濟則罪不知矣何則能以身任難然後能使人赴難今小白畏楚之患自處於安而推難與人宜乎諸大夫之不及事也故經書曰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責

諸大夫之輕而罪齊侯之重也○文三年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蓋楚自重耳之没復寇中原至是圍江而陽處父伐楚以救之然楚爲江病處父之意以楚方敵圍江其鋒必鋭吾直救之必貽挫衄從事於楚則江圍自解殊不知救人之師急於水火先於伐楚非江利也是以晉師雖出而楚卒滅江則處父之救江寔非救也故書先言伐楚而後言以救江惡不能救也○九年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夫楚自城濮之戰畏晉之强不敢加兵于鄭今晉人既没中國不振於是始復伐鄭是以趙宣子會諸

大夫之師以救之觀十四年鄭伯與會則趙盾之師亦不可謂無功於鄭也然當時灵公繼文而立不能援鄭却楚克紹先烈而使救鄭之事出於大夫則灵公之罪可知也故稱人微之也諸大夫不使救鄭之事大夫得專之也○宣元年晉趙盾帥師救陳九年晉郤缺帥師救鄭成六年晉欒書帥師救鄭凡此三大夫救陳救鄭無非以楚之侵伐而已然以春秋致之陳鄭二國雖皆鄰楚而文宣以來楚之病鄭也急向則重耳之没不過十年楚遂伐鄭晉雖力争而楚不息也至陳則雖重耳之霸凡二十年盟會侵伐蔑不從晉及宣元年始有侵陳之師而趙盾救之夫既得鄭又連鄭以侵陳則楚之强横至此甚矣趙盾黽勉救難棐林之師伐鄭威楚足以得陳不及四年陳已回車而向楚則盾之救陳非謂久遠之功也至鄭則自宣已來無歲不有楚師雖黑壤及扈略同盟會而豺狼廹脅隨即叛去故宣十一年辰陵之盟十二年圍鄭之役楚曾無憚晉之意焉則九年郤缺之救鄭亦非功也及成十二年晉以鞌戰敗齊霸德稍興僅能服鄭然蟲牢之盟鄭伯始來而楚兵已臨鄭境矣故六年楚嬰齊伐鄭欒書救之七年嬰齊又伐鄭

景公不勝其忿合諸侯之師同以救鄭鄭始從晉盟于馬陵則欒書之救亦非功也夫以陳鄭之難服如此然則爲三卿者蓋亦輔佐景公增修德業糾合諸侯大合兵車以達城濮之戰使荆蠻之楚消縮衰沮遁逃竄伏則霸功可繼陳鄭可服而救難之美有倍於前矣不務爲此乃區區以孱弱之師声名救援是猶百川崩潰而一簣障之多見其不知量也故經所書例皆曰某師師救某者傷晉德之不競三臣之無功也○襄十二年季孫宿救台遂入鄆按是年莒人伐我東鄙圍台故季孫宿救台而遂入鄆先儒狥穀

梁之說皆以謂受命而救台不受命而入鄆故書遂
以譏之夫當襄公時三家擅權專恣日甚其無君之
心久矣矧自文公以來政在大夫歷宣暨成至于襄
公齊魯諸臣紛然歸權盟會征伐出於國君十一也
安得而受命哉襄十二年距聖人之生未久使季孫
果受命于公則經所書宜有以別異之也蓋宿之出
師本欲竊魯之鄆自為封殖而已非有意於救台也
然必於救台而入鄆者其意若曰使吾無尺寸之功
而李魯之師竊據強邑則諸侯國人必有譏我者今
以魯人之圍台出師救之因是而得鄆則吾有救台

之功諸侯國人將必恕我是鄆可長得也夫命令國
君所出也土地國君所守也必若假其命令盜其土
地則聖人之意寧不救台也故書曰季孫也○襄二
十三年叔孫豹救晋蓋晋自成二年敗齊之師諸侯
歸命其後悼公更霸晋德中興齊廼事晋不敢爭魯
及悼公卒平公不競齊始易晋而與兵矣故二十三
年齊侯伐衛遂伐晋叔孫豹帥師救之次于雍榆救
而次者畏齊之強不敢奔難故也夫以晋之恩魯深
矣齊雖得志無大造于魯也為魯大夫者忍忘疇昔
之好視晋之困敝不惜一臂之援哉今叔孫豹雖曰

救晋而次于雍榆與不救等也故書救晋而次罪豹
之不赴晋難也○哀七年鄭駟弘帥師救曹按是年
春宋皇瑗帥師侵鄭又圍曹故駟弘救之鄭寔有惡
於宋初非德曹也夫雖非德曹然使鄭之師足以勝
宋而釋曹之圍則排難恤災人之事春秋亦許之
也奈何鄭雖救曹而明年宋公入曹執曹伯以歸則
鄭師之出曾無毫髮之助適以堅宋之靈曹宋故書
鄭駟弘帥師救曹病其不能也凡此大夫之救也

經書夷狄救者

僖十八年狄救齊蓋齊以五公子作亂宋伐之戰敗

于甗故狄救齊先儒以謂是年伐衛經書狄人善其
救齊故人之也夫春秋苟善其救齊則必曰狄人救
齊何救齊稱狄伐衛稱人哉蓋稱狄救齊病狄之強
也救難而病狄罪不在狄傷中國之不能救難也○
僖二十八年楚人救衛蓋曹衛楚與國也重耳與霸
欲克服強楚無定中原而曹衛附楚梗其喉牙故先
侵曹伐衛以折楚之肘臂楚方爭雄諸侯不能存衛
則靈焰未可遏故力於救衛以遏晋師則楚之惡可
知書曰楚人救衛罪衛不當從楚楚人不得救衛也
○襄十年楚公子貞帥師救鄭哀十年吳救陳蓋自

襄二年城虎牢之後至于此年鄭九叛服而再叛晉也晉以鄭之難服故合諸侯城虎牢以逼之是以楚公子貞帥師救鄭夫晉楚爭鄭自靈公以來無慮四十年且救之且伐之且城之其爲鄭與楚非不力也然楚未嘗出師以救鄭至此始救之靈公昏懦不君隤墜先業固無足道成公在位不久景厲雖號爲霸而不競厥初終無赫赫之功是以數君雖力於救伐終不足以郑楚而與鄭楚人之意若曰吾雖不救鄭不我棄也洎悼公聿與同盟歸向虎牢之城甚城之盟始足以威荊蠻而衛中國故自蕭魚之會鄭不叛

晉者二十年則攘郑之功自重耳以來未有若此之懿也是以楚人至此始與師以救鄭則楚人之弱力不敵於晉可知及哀公之末晉德既替楚亦衰微吳騰然橫行中夏侵齊伐魯敗楚服陳兵師四出橫肆莫制雖欲有陳鄭而不可得故哀十年楚公子結伐陳而吳救之經書曰吳救陳傷晉楚之微而救難之師歸於吳也前謂出於夷狄者此也凡經之書救或出於天王或出於霸主或出於諸侯或出於大夫或出於夷狄雖皆有救難之名然考其事迹有師次而不及事有及事而不成功有成功而不正者違礼失

義若出一律其間僅可取者唯莊二十八年公會齊人宋人救鄭僖六年諸侯救許襄五年公會七國救陳而已然則扶患恤災仁人之難得也如此是宜春秋重許可也嗚呼使東遷已後王道之正如三代盛事則列國無侵伐之亂天子無救患之師諸侯大夫夷狄雖妄自興兵盖一時之舉不可得也不幸王室不競出於二霸又不幸而出於諸侯出於大夫重不幸而出於夷狄政如閨門之内礼法廢壞骨肉相殘而求救於奴隸委身於盗賊也可勝嘆哉

杜曰和而盟曰平春秋凡書平者以其釋怨結好棄干戈而修礼文也考群公之年書平者六隱六年鄭人來渝平三傳之說左氏及杜爲近然亦未盡經意盖是時魯與宋好四年翬帥會宋伐鄭五年宋圍長葛故是年遂來渝平盖欲絶好於魯以絶宋之援觀八年鄭來歸祊則知渝平爲結好明矣○宣四年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年言公者深譏之也○十五宋人及楚人平按經文十四年九月楚子圍宋十五年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夏宋人及楚人平則魯實平之也盖宋被楚圍九月諸侯莫

有救者魯比楚親宋使歸父會而平之禮也然春秋皆稱人者傳謂大夫未盡經意蓋宋先代之後天子之上公而楚蠻夷之國宋不可被屈於楚楚不可得志於宋故兩國皆貶稱人○昭七年書暨齊平左謂齊伐北燕蓋燕與齊平也夫經書外平若楚宋者、曰某與某平也若齊與燕平安得與魯同文哉蓋魯自襄公以來與齊結怨接襄二十四年仲孫羯帥師侵齊二十五年崔杼伐我及至七年以前雖兩與齊同會然未嘗有修好之事至是始與魯平故是年叔孫婼如齊涖盟則知與魯平明矣說者曰齊來求平

不得已而從之明非魯志也夫齊強魯弱尚矣齊何畏魯而求成哉蓋自昭公以來夷狄暴橫日甚於前四年楚子主會于申又連諸侯以伐吳而魯嘗結交於楚故六年叔弓如楚七年公如楚是時齊有田氏之權國勢漸微則求成於魯恐魯結楚以謀之也然則書暨明非魯志明矣○定十年及齊平夫齊魯兩國雖伐好不常而經書齊伐魯倍於魯之侵齊以齊強魯齊之勢可以凌魯魯不敢易齊也至定八年齊未嘗伐魯魯兩侵齊者蓋魯倚晉為重屢齊報伐晉必救援故八年國夏伐我繼書公會晉師于瓦左謂

晉趙鞅帥師救我則其再侵齊魯倚晉明矣齊懼晉之援而欲收魯之好於是遂及魯平魯亦自是舍晉以從齊焉終定之世十三年盟齊侯于黄十四年會齊侯于牽而無好晉之文則魯之背晉從齊又可知也○十一年及鄭平蓋鄭當定公時背晉從齊故定七年齊侯鄭伯盟于鹹而八年晉士鞅帥師侵鄭魯方好晉則為晉以侵鄭及與齊好則因齊以好鄭然則魯之與鄭或伐或好皆為齊晉而已然杜謂和而不盟曰平攷之經昭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三月叔孫婼如齊涖盟定十一年及鄭平叔還如鄭涖盟蓋

有平而盟者矣杜說不通也嗟夫春秋之時諸侯日尋干戈務相吞滅強大者以力自肆弱小者不能自保大抵尚征伐者多修情好者少經於侵伐圍入戰取之文不可勝數而書平者終春秋纔六爾然則釋怨結平雖未盡講信修睦之道而使益於此蓋亦春秋之所書歟

沈先生春秋比事卷之十八

逐

爲天子之臣而專天子之命爲諸侯之臣而專諸侯之命以王法正之皆春秋所誅也故二百四十二年書逐者十有九雖事各不同大抵譏其專命自恣而叛王法也然其間興霸一時攘夷狄正中夏之諸侯之顯功雖得罪於名義而就春秋以論之亦衰世之幸不可謂全無取焉何則事有可逐者有不可逐者弑國君之命重侵戚之惡叛難而次取邑而城若此之類是不可逐者也聲兵威以抑強敵合同盟以扶弱國若此之類是可逐者也是不可逐而春秋不誅何以懲後世之僭事可逐而春秋不與何以勸後世之功然則考當時之逐而較其善惡利害則褒貶輕重之義可得矣請援此論之凡書逐或出於王臣或出於霸主或出於諸侯或出於大夫或出於夷狄皆自有次序也

經書王臣逐者一

桓八年祭公來逆王后于紀蓋礼天子不親迎取后則三公逆之元王取后于紀魯實主婚今使祭公來謀親迎之期也既謀之則當復命于王王命逆則逆不可專也今不復命逐自魯如紀逆女故曰祭公來惡祭公之專命也然不言使者三公代王親迎礼所宜然不必言使此譏於王臣也

經書霸主逐者

僖十五年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牡丘遂次于匡蓋是年楚人伐徐小白帥諸侯合盟將以救徐而畏楚之強不敢進師遂次于匡則其緩於救患可知故曰公會諸侯盟于牡丘遂次于匡譏小白有救徐之名而無成事之功也○二十八年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子秦

人于溫諸侯遂圍許晉文興霸敗楚城濮踐土之盟溫之會兩合諸侯許皆不至故會諸侯圍之也夫小白圖霸許未嘗不服重耳驟服強楚有震諸侯之威宜如許之小國俯首會息聽命於下風也今兩會不至則知晉文之德益歉於齊侯矣不能以德綏諸侯而因會以圍之及明年盟于翟泉許又不至終重耳之世不能得許則威德不信於諸侯可知也故春秋書此惡重耳以霸主之威合諸侯之衆壓之以兵不能致一小國也然此一事也而經兩書逐者下為曹伯復歸于曹故再書以起文也此出於霸主者也

經書諸侯遂者

桓十八年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盖男女之別国之大節礼所當謹也桓公昏乱不能治其室家乃與之出會諸侯又與如斉終致禍難身殞賊手故直書公與夫人姜氏遂如斉言公之禍起於姜氏也然下言公與夫人遂如斉則濼之會姜氏在矣而經止書公不及夫人先儒以夫人之行甚矣不可言及也不可言及公弗能制此說雖通而未甚明盖姜氏淫乱賊君桓公固可誅矣而罪起於公之不制故濼之會没言夫人專歸罪於公也若曰彭生之難起於公會斉

侯而濼之會公自專之而已非姜氏所得與也。文七年公伐邾三月甲戌取須句遂城郚僖二十三年公伐邾取須句雖得而不能守故至是復伐而取之然此書春伐邾而又書三月甲戌不與僖公同文者公始伐邾恐邾必争而未敢遽取必逡巡而後取也雖取須句而猶畏邾之難故下書遂城郚以備之夫既伐人之国而取其邑又從事於城築之労其疲敝師旅不恤民力不亦甚乎故書遂所以甚公殘民之不仁也。十五年斉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郛盖斉懿弑昭公而立患晋盟之會睛念魯事晋之久礼

跡於斉故因子叔姬之事是年秋始侵我西鄙季孫行父如晋將以假晋之力除斉之難而扈之盟諸侯不能討是以冬復来侵且伐曹入其郛以討其朝魯(是年曹伯來朝)夫斉侯不顧婚舊兩侵魯鄙又伐其與国其罪固不可貸矣然魯憑恃晋力奉事不懈以圖緩急之援也今魯見屈於斉而晋不能救使斉侯得逞其重豈非晋之罪歟。成十三年三月公如京師遂會晋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三傳皆不書經意盖成公之行本以會諸侯伐秦道過京師而朝也觀上文書晋侯使郤錡來乞師則知成公之行

為伐秦明矣夫因戰伐之事假朝王之礼此諸侯不義之罪春秋所宜誅絶也而夫子婉其辭以書之若真如京師者疾當時諸侯不朝天子而幸其一見於衰世故公之行雖不主於朝而春秋之文使若正爲用見夫子之心切切然在尊周也。襄十年公會晋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斉世子光會呉于柤夏五月遂滅偪陽盖偪陽微国也悼公與霸不能郤強楚綏小國乃畏呉之横率諸侯而往會之因之以滅偪陽則其悪甚矣且所貴乎霸主者以其抑強扶弱也今強者不能抑弱者反見

陵豈霸主之事哉故書公會諸侯會吳于柤五月遂
滅偪陽畀晋悼公會強吳而弱小國也○二十三年齊
侯伐衛遂伐晋按十四年衛侯衎出奔齊而剽繼立至
十七年衛石買伐曹十八年晋執石買討其背盟伐
曹之罪衛人懼晋是年冬剽遂會晋圍鄭然衎猶在
齊也及二十一年經書晋欒盈奔楚左謂盈自楚適
齊晏子曰禍將作矣齊將伐晋不可以不懼是年商
任之會明年沙隨之會衛侯剽皆從晋不貳以經傳
攷之則知齊侯之伐晋衛實衛侯衎及欒盈開之也
蓋晋自悼公沒平公繼立國勢削弱衛之所恃者晋

沈先生春秋比事卷 五

也晋弱則衛亦不競故齊侯敢肆憂侮伐衛伐晋經
書遂者惡齊侯背盟棄好連伐兩國不義之甚也先
衛後晋則明衛之伐起於衛衎而欒盈助之也凡此
皆諸侯之遂事也

經書大夫遂者

莊十九年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宋公
盟蓋結受命以媵婦不受命以結盟今乃矯君之命
專事自盟其罪大矣故經書以惡之按是年冬齊人
宋人陳人伐我西鄙然則結之出旣失媵婦之好且
賈齊宋之讎陳人之意以結本媵婦而与齊宋盟其
待我輕矣齊宋之意謂吾大國也而魯使二卿因事
以盟我其待我亦輕矣是以交致侵伐不恤舊好且
結一出而召禍於三國也○傳三十年公子遂如京
師遂如晋按是年天子使宰周公來聘則仲遂之行
所以報聘于周也明年取濟西田公子遂如晋左謂
晋分曹田故魯拜晋之賜則仲遂之行將求田於晋
也夫僖公旣不能朝王天王反來致聘則僖公可因
是而往朝矣已不能朝乃遣一大夫而大夫之行本
以如求晋田而不主於聘周則其慢王之罪不可赦
也說者多罪仲遂專命如晋夫諸侯知有天子則大

沈先生春秋比事卷 六

夫知有諸侯此上下相待之禮也僖公不知有天子
而責仲遂不尊君不亦難哉然則遂之專命實僖公
啟之也○宣十八年公孫歸父如晋冬歸父還自晋
至笙遂奔齊三傳之說皆非經意而穀梁失之尤甚
蓋仲遂弑惡及視而立宣公宣公思其援立有德於
遂故其子歸父亦有寵於魯當宣公時魯國之柄多
出於遂之父子方宣公未沒國人以公之故不敢討
也及使晋而還聞公之薨懼魯人追討其罪不復反
命至笙遂奔齊夫人臣之義受命而出君雖薨猶復
命也歸父還至笙不復命遂奔齊則其慢君之命甚

矣音楚鬪椒之族充黄自外而入人或止之對曰君
天也天可逃乎且使成公果欲進治婦父婦父當沓
愆念咎所命於君可也詎可卸命而出奔哉然則經
書公孫婦父如晋至笙遂奔奔惡婦父之專權而叛
國也。襄十二年季孫宿救台遂入鄆惡宿假救難之
名入邑以自專也。定八年晋士鞅帥師侵鄭遂侵
衛蓋當定公時國勢愈微鄭衛兩國背晋而歸斉故
經於七年書斉侯鄭伯盟于鹹又書齊侯衛侯盟于
沙晋人念鄭衛之叛已且失兩國之助於是侵鄭衛
以強其見從然是時晋國六卿擅專國政而士鞅尤

其甚者故四年伐鮮虞五年圍之皆出於鞅則侵衛
侵鄭之意實鞅為之非定公所得與也故經書晋士
鞅帥師侵鄭非特惡鞅之專且見晋國衰微權不在
君是致諸侯閒晋而相攜貳也此大夫之遂事也

經書夷狄遂者

宣元年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夫陳鄭二國晋楚所
必争而宋以附晋常與楚仇者也襄者重耳之霸陳
鄭悉服中國楚不敢争重耳既没襄公嗣立而晋霸
雖稍衰而襄公尚能扶持先業未至殞墜楚猶懲創
城濮之師雖有得陳之心而未敢力争也既且襄公
没靈公驕昏淫亂怠棄國政楚始易晋然即位之初
猶有趙盾維持國柄故十餘年間楚雖一侵陳而陳
鄭猶未失也及宣元年晋德愈衰不足以保鄭鄭始
向楚楚既得鄭又欲得陳而仇晋之與國故於是侵
陳侵宋經書此者甚傷晋之弱而疾楚之強也然楚
病中原已久聖人以夷狄待之不足深責故稱楚子
君鄭以中國諸侯委心事晋一旦棄其衰弱轉而歸
楚又連楚以侵宋則其得罪百倍於楚子矣是得特
書而人之也。昭公四年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
胡子沈子淮夷伐吴遂滅賴楚靈弒君而立乘晋之

微驅率諸侯主會于申張其威勢既以諸侯伐吴且
恣特虐殺斉慶封又以滅賴則其殘暴不道極矣
故經書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胡子淮夷伐
吴甚惡楚之貪殘也或謂申之會楚勢最盛然楚子
自是逞其驕心凌滅諸侯肆溪壑之欲縱虎狼之貪
終於被弒乾谿楚遂不競則其衰皆實基於申之會
也此夷狄之遂也。凡此數者或貳國君之命或重
侵滅之惡或救難而次或取邑而城要皆得罪聖人
其間所可取者惟小白之伐楚救許悼公之城虎牢
皆有功於當世春秋不得而貶之也按傳四年公會

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ヒ潰八國遂伐楚次于陘夫小白圖覇雖以服楚為急然經営二十餘年其勢非不盛也至此始舉伐楚之師且不直搗其巢窟方徘徊於侵蔡然後伐楚又次于陘以待楚之服從者斉侯非有畏於楚也以謂克敵之功小全師之功大始欲外示威聲以折楚之心使兵未壓境而楚心已沮是不戰而先勝之也故陘之次不折一戟而楚已攝服遣使請盟自是中國維綱一正而楚人不敢逞則陘之次小白之功大矣○僖六年公會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圍新城楚人圍

許諸侯遂救許其許見救許例然書遂者大斉威能伐鄭又能救許也説者謂僖四年召陵之盟服楚未幾而鄭已叛斉逃帰楚已背盟伐許斉侯區ヒ再舉伐鄭之師又勤諸侯救許是楚未嘗服而中国未嘗寧也春秋安得嘉之曰小白之所失者在未服楚而已不在救許也且使楚人圍許而小白坐視不救則其得罪豈不重於此哉觀洮之會鄭來乞盟許男亦與小白之救許不可謂無功也○襄二年仲孫蔑會晋荀罃斉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蓋服鄭以安中國覇者之美功也悼公合諸侯以伐鄭城虎牢之強邑自是鄭帰晋者四年則功大於戍虎牢矣故虎牢不繫之鄭以鄭既服而内之内之所以美悼公也前謂聲兵威以抑夷狄合同盟以扶弱国盖在於此嗚呼經書遂者如此其事俚可取者止於三而已矣况三者之事又皆出於覇主自是之外皆不免於王罰之誅也而公羊以為安国家利社稷則專之然當時諸侯大夫孰為安国家利社稷者乎斯言無補於春秋實重擅臣之僭君子不取也

次

古者諸侯分國列爵維藩内屏其於救患討貳禦亂國安衆能守正引義赴難直前而亡所畏焉春秋衰世王道息蔑侯伯奸義干戈日尋列国之君不能自保無患雖師徒以救伐国君之奔亡亦以逡巡顧望不敢質進故聖人書次以識之按經書次十有六或以救伐次或以失國次而事各不同大抵救而以者或得聖經之褒失國與救而次者皆所以惡之也

沈先生春秋比事卷之十九

夷狄

古者天下未嘗不有夷狄之患然古者明王在上則驅攘之功一出於天子故蠻夷醜類雖病中原而兵威震討礼義柔服海内卒賴以安若文王柔徵之師宣王六月之伐是也周衰王道不振夷狄寇侮漸深躪蹂中國浸不可制時無賢主尸驅攘之柄故列國諸侯被其害者在所皆然始也假好於礼文終也逞志於鋒鏑侵陵大邦夷滅小國諸侯恐懼不敢操戈而角力焉雖然終春秋之世稍稍衰亡而犬狼之毒

于中國者蓋不淺矣聖人傷聖王之不作夷狄肆擾擾無魯史其具載筆削雖其種類之微必一一書之而不少略焉請得而備論之詩曰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狁之難所謂昆夷即春秋之戎也所謂玁狁則春秋之狄也戎之類有六曰山戎曰北戎曰姜戎曰雒戎曰茅戎曰陸渾之戎而戎蠻子則又諸戎之種也狄之種有二曰赤狄曰白狄而潞氏甲氏留吁則又赤狄之種也攷之經書戎者十三書狄者三十六許狄之見經而倍於戎蓋戎自隱桓以來雖先入春秋而侵擾中國比狄為少類小白主霸中國之威稍立稱兵屢伐其勢遂衰僖文之後於經罕見不過助晉敗秦會晉結盟及敗王師而止耳既宣至襄戎無侵伐之文而陸渾滅於晉蠻子殺於楚晉又執蠻子赤而歸之則其衰弱可知矣至狄則自莊公末年始入春秋驟陵華夏遂以盛強興師侵掠幾無虛歲觀其伐邢入衛滅溫最為害之大者雖當時二霸相望以起糾合同盟折服強楚安視狄人之禍未嘗回戈而北向焉馴致文公之時二霸既沒諸侯無所倚重狄之跳梁又甚於前脅晉來魯諸國交被侵擾終宣之四年見經者凡二十有一厥後賴晉之力乘狄衰纍擣

其巢窟拄其鋒刃諸侯始得以紓難焉然則就二者而果其強弱則狄盛於戎可按此而見也○攷夫隱二年公會戎于潛左曰脩惠公之好也戎請盟公辭穀梁曰智者慮義者行仁者守有此三者然後可以出會會戎危也秋公及戎盟于唐左曰戎請復修舊好也說者以謂隱公能以礼文接好戎虜使遠仇怨息干戈誠得治戎之術也是不然戎醜異類譬若禽獸可以兵威制不可以信義結今隱公削弱不能揚威遠戎乃以中國礼文而交通之示明信於豺狼薦玉帛於氈毳是誘其驕心而來其侵侮也故經書會

盟于戎必斥言之所以著公之惡也年戎伐凡伯于
楚丘以歸公羊曰此執也言伐之大凡伯也曷為大
之不與夷之執中國也梁曰戎衛也為其伐天子之
使貶而戎之也夫天子之使出聘列國而見伐於戎
則諸侯當赴救之可也諸侯不能赴救為凡伯者當
盡死節無辱君命可也今戎伐王使執之以歸見衞
侯之不救雖凡伯之不盡死節矣故經書楚丘書以
歸者所以交惡之也然執使一臣無事兵威而與伐
國同文者大天子之伐不使戎得以執之故以伐國
為文所以重王命也○桓二年公及戎盟于唐左曰

修舊好也夫與戎會盟隱固矣桓公復蹈其轍而盟
之雖以修好為辭其實有畏於戎也然隱不書至而
此至其歸者隱無大惡春秋猶且恕之桓篡殺之人
而遠及戎盟則有取危之道故特書至以危之也○
莊十八年公追戎于濟西三家之說皆戾經意夫諸
侯保守封土以衞社稷必堅城壘繕兵革選將帥嚴
烽燧謹斥候使夷狄不敢輕以肆侮不幸而來則吾
有以備之可也莊公驕逸不道政弊民疲不為備禦
之計使戎見侵又不能提師一戰挫其驕蹇使得坐
去而始追之何益哉且濟西魯地也言追及濟西則

戎之侵我可知也經書無戎侵之文止書追戎其言
公之無備來而不知既遠去而始追之也二十年齊人
伐戎二十四年戎侵曹二十六年公伐戎凡此三傳
皆無義三十年齊人伐山戎左曰以其病燕故也
穀梁曰齊人者齊侯也曰人愛齊侯乎山戎也小白
內無因國外無從諸侯越千里之險而北伐山戎危
之也則非之乎善之也燕周之分子也貢賦不至山
戎為之伐矣○僖十年齊侯許男伐北戎三傳亦無
義此戎侵諸侯齊魯伐之事也夫經自隱桓及莊止
言及戎會盟與追戎而已至此始言中國伐之及戎

來侵中國則戎之勢已強也然經於莊二十年與三
十年皆稱齊人至僖十年始曰齊侯者蓋莊公之時
齊雖伐戎而戎無懼心猶逞志于中國故二十年齊
伐戎而二十四年戎乃侵曹致曹羈出奔則是前年
之伐不足以禦戎而戎敢易之故至此也至二十六
年公伐戎三十年齊人伐山戎皆不成驅攘之功是
以春秋倒貶齊而人之然於公不貶者貴霸者重而
責公輕也洎僖十一年一伐之後戎遂帖服終文宣
之世不復為中國患故中國於戎亦無侵伐之事則
小白攘夷狄救中國之功至此始云盛矣經特書齊

侯之爵所以婦姜之也僖三十三年晉人及姜戎敗
秦師於殽盖晉以韓之戰結怨於秦及晉襄繼立復
修前怨遂連姜戎伐秦而敗其師夫伐人之國其罪
固已深矣然連中國猶云可也今晉襄交結荒夷剪
伐同好自春秋已來聞禍於此則其獲罪聖人寧可
責乎故經書晉人深貶之也○文八年公子遂會雒
戎盟于暴左曰襄仲會晉趙盾盟于衡雍遂會伊雒
之戎書曰公子遂珍之也按杜預釋傳之旨謂伊雒
之戎將伐魯公子遂與晉盟衡雍不及復君專命與
盟春秋善其解國患故稱公子遂以貴之詳觀經文

此說未然夫經書遂事未嘗離文也今壬午盟衡雍
而乙酉盟暴春秋兩稱公子遂安得為遂事哉蓋經凡
書戎狄盟者皆有畏於戎故屈札而與之盟也使雒
戎果欲侵魯仲遂既為卿佐任國重事則當稟命文
公率國人而拒之何至優柔畏懦而與之盟哉況自
文公以來大夫專政實始此時按其專恣仲遂居最
故當時會盟征伐類出於遂則經書此者非特惡其
盟戎亦惡其專政也○成元年王師敗績于茅戎盖
王者至尊天下莫得而敵定王庸暗無宣王之烈驅
除戎虜而王師反為所敗則其削弱可知也故孔子

以王師自敗為文非特存周亦以傷周之衰也○昭
十六年楚子誘戎蠻子殺之左曰楚子聞蠻氏之亂
也與蠻子之無質也使然丹誘戎蠻子嘉殺之遂取
蠻氏既而復立其子焉札也公羊曰楚子何以不名
夷狄相誘君子不疾也不疾乃疾之也夫戎蠻與楚
均夷狄也楚特強暴而殘害之固可罪也而又誘以
殺之設狙詐之計肆虎狼之毒則其罪又甚於伐其
國而執殺之者宜乎春秋名楚子與十一年楚誘蔡
子般殺之同文也而經於此不名楚子者盖夷狄相
殘自古以然非若中國兒害於夷狄可深言而重責

也故聖人特異其文以為夷夏之別耳○十七年晉
荀吳帥師滅陸渾之戎左氏曰晉侯使屠蒯如周請
有事於雒與三塗萇弘謂劉子曰客容猛非祭也其
伐戎乎陸渾氏甚睦於楚必是故也君其備之乃警
戎備晉荀吳帥師滅陸渾數之以其貳於楚也陸渾
子奔楚○哀四年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左氏曰
楚單浮餘圍蠻氏蠻子赤奔晉陰地晉趙孟曰晉國
未寧安能惡於楚必速與之士蔑將裂田與蠻氏而
城之且將與之卜蠻子聽卜遂執之以畀楚公羊曰
赤戎蠻子之名也其言歸于楚何子北宮子曰辟晉

伯而京師楚也夫蛮戎夷狄氣類雖殊其就利避害樂生惡死亦與人同耳先王討叛懷服仁威並行曷嘗視之如草木禽獸不分臧否不辨去來悉文殺之哉當昭襄之時戎未嘗為晋患而荀吴滅其國晋執其長以歸楚雖曰中國之禦夷狄當以兵威然彼不我患而殘虐之如此盖亦幾於不仁矣雖然按左氏之言荀吴滅陸渾戎則是晋與楚爭強也而襄四年執戎蛮子以歸于楚何哉盖當是時晋頃初立晋國雖微猶能與楚抗也至襄四年晋霸愈微吾不能於是鉗制于楚俛首以听命而已然則執戎蛮子亦

歸于楚豈非制命在楚故歟聖人書此非特譏晋之殘暴亦以傷其衰弱也凡此者皆西戎見經之始終也

狄之交亂諸侯者八國

邢衛斉晋魯宋温鄭是也邢以荘三十二年見伐於狄按閔元年斉救邢盖當時霸主急邢之難偏比之次夷儀之城雖能存邢而不能却狄邢知中國之不可深恃又懼狄師之再臨於是厚結狄人與同好悪故僖十八年連狄伐衛二十年且及斉盟狄則邢之所以區區交狄以保其封土而有貳於中國者寔小白之過也。衛以閔二年狄入其國喪其宗社雖賴小白之德合諸侯之助遷之楚丘不至滅亡然不免於夷儀之遷遷之國後數被侵伐僖十三年侵之十八年伐之二十一年又侵之三十一年之終僖之世狄病衛者凡四衛人不勝其憤故三十二年侵狄以報積年之怨然則衛之所以稱兵于狄者非誠欲勝之也盖以累困於狄示之太弱非張吾三軍被吾甲兵以肆威於狄人則不可以要其盟好姑假是以結之所以侵狄之後遂與狄盟也雖然衛之勢終不可以勝狄而狄之心終不肯以貸衛於是文十三年狄

復侵衛而衛卒不能以報伐然則衛之所以疲於狄者寔小白不能攘却救衛於未亡之前也。斉以僖十八年五公子爭亂宋襄欲立孝公與斉師戰甗斉師敗於宋晋師救之不克狄遂救斉考之傳無虧衛姬所出當是時狄方仇衛故狄救斉者有悪於衛欲出無虧而立孝公也孝公既立德狄人之助二十年遂與狄盟終孝公在位狄不侵斉是知狄人之救斉其助孝公明矣。及昭公継立二十年狄遂侵斉歷懿至恵狄之侵斉者凡七焉然當時斉之子孫無小白之賢不能宣威攘犹而坐受狄人之侵侮未聞敢

一稱矣嗟乎斉强國也距小白之淺終十餘年中国
諸侯猶憚斉而狄敢易之則其强暴可知矣。僖八
年狄伐晋蓋是時晋始入春秋國勢未强故狄敢伐
無所畏憚自文公興霸雄長諸侯狄人自是無復加
兵及宣八年晋與白狄伐秦賴掎角之力晋人德之
故十一年晋侯會狄于欑函以固狄好然晋人既賴
其助且與之會恃其强足以勝狄於是肆其殘虐芟
其種類故經於十五年晋人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
兒歸十六年書晋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成三年晋
郤克衛孫良夫伐廧咎如左氏謂討赤狄之餘夫狄

雖　之借可伐可滅然必其罪可討雖夷狄之不
恤也今狄未嘗一為晋患晋既與伐秦又與同盟一
旦反好致仇剪滅芟除如刈草芥是則晋之罪也狄
人懟晋不德故成九年背晋從斉連秦人以伐晋蓋
晋秦仇也狄既憤晋無所釋憾是以從晋仇国併力
攻之然則晋之所以失狄者實自取之也自後晋狄
交惡兩敗狄師成十二年晋人敗狄于交剛昭元年
晋荀吳敗狄于大鹵終於春秋雖不甚弱亦復為中
國病然晋之貪殘之者初非其道也。若夫文七年
值中國无霸魯文豫息狄人間而小侵之故是年書

狄侵我西鄙至十一年叔孫得臣敗狄于鹹以服其侵
魯既勝狄而屈服之狄用是懲懼服特不敢窺魯且
又遠來從好故襄十八年白狄來所以見狄之屈於
魯也。至鄭國以弱小之国左斉右楚脅制不暇且
當狄陸梁之時未易角敵故僖十四年二十四年兩
被狄侵伐而鄭不敢報迄無伐狄之事蓋鄭國褊小
勢不能與狄爭且日虞楚患不遑勞兵於遠也。唯
宋國且遠於狄其被患也比諸侯為少不過文十年
狄一侵之而已。至溫小国而且近狄其被患也比
諸國為甚故唯僖十年特書狄滅溫而它無滅國之

文焉凡此者皆比狄見經之始終也。雖然考春秋
而論之戎自僖十年斉侯許男伐之後浸以衰微罕見
中國此霸者攘却之功也至狄始於閔僖盛於文公
至襄昭之後則不能病中國而中國反病之其貪暴
之勢浸衰於前何也說者以謂襄昭以來諸侯同盟
同會特多於前雖列国自相誅夷而中國之威猶足
以駕馭夷狄譬若權門世族雖其礼法廢壞箕裘之
業不競而雄強悪少尚能隄防門户使閭里小盗不
敢侵侮也是不然夫以二霸赫赫之功實春秋之領
袖而狄之貪惏侵伐自如亡所畏憚況其後嗣子孫

不及先君之万万乎盖夷狄興廢自古不常或盛而後衰或衰而後盛惟其時而已當襄昭之後而戎无熄北狄亦微則其衰微不復曩時之盛者亦時適然也然則戎狄可得而治乎曰古人有言叛則討之服則懷之嚴守禦以備不虞脩政刑以威不軌此先王治禦之道也

沈先生春秋比事卷之十七　十一

此書餘姚黃國學主一贈蓋其父梨洲先生所藏而東海公刻經解時所未及見者也案宋志比事凡二十卷書錄解題亦云然今其卷數正合但目錄有遺誤耳其序第二無考第三係陳龍川筆前後闕略尙多不敢輒補以存其舊待暇時詳審而是正之

康熙四十有六年九月朔庚戌　　書